//2014年拿破仑基金会评审团大奖/

/拿破仑现代传记的权威之作//

甲骨文

拿破仑大帝

Napoleon the Great

〔英〕安德鲁·罗伯茨/著
(Andrew Roberts)

苏然/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摄影师：Nancy Ellison）

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

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和皇家艺术学会会员，杰出的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索尔兹伯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泰坦》（获 1999 年沃尔夫森历史奖）、《战争风云：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史》等诸多广受赞誉的作品，他还是诸多报纸的撰稿人。为撰写本书，他先后走访了位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以色列、比利时、意大利、捷克、奥地利、德国、法国的拿破仑战场（60 处中的 53 处），并去圣赫勒拿岛调研。他关于拿破仑的三集电视短剧也在 BBC2 台放映。

苏然，1991 年生，安徽黄山人，2014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拿破仑时代历史的爱好者。

Napoleon the Great By Andrew Robe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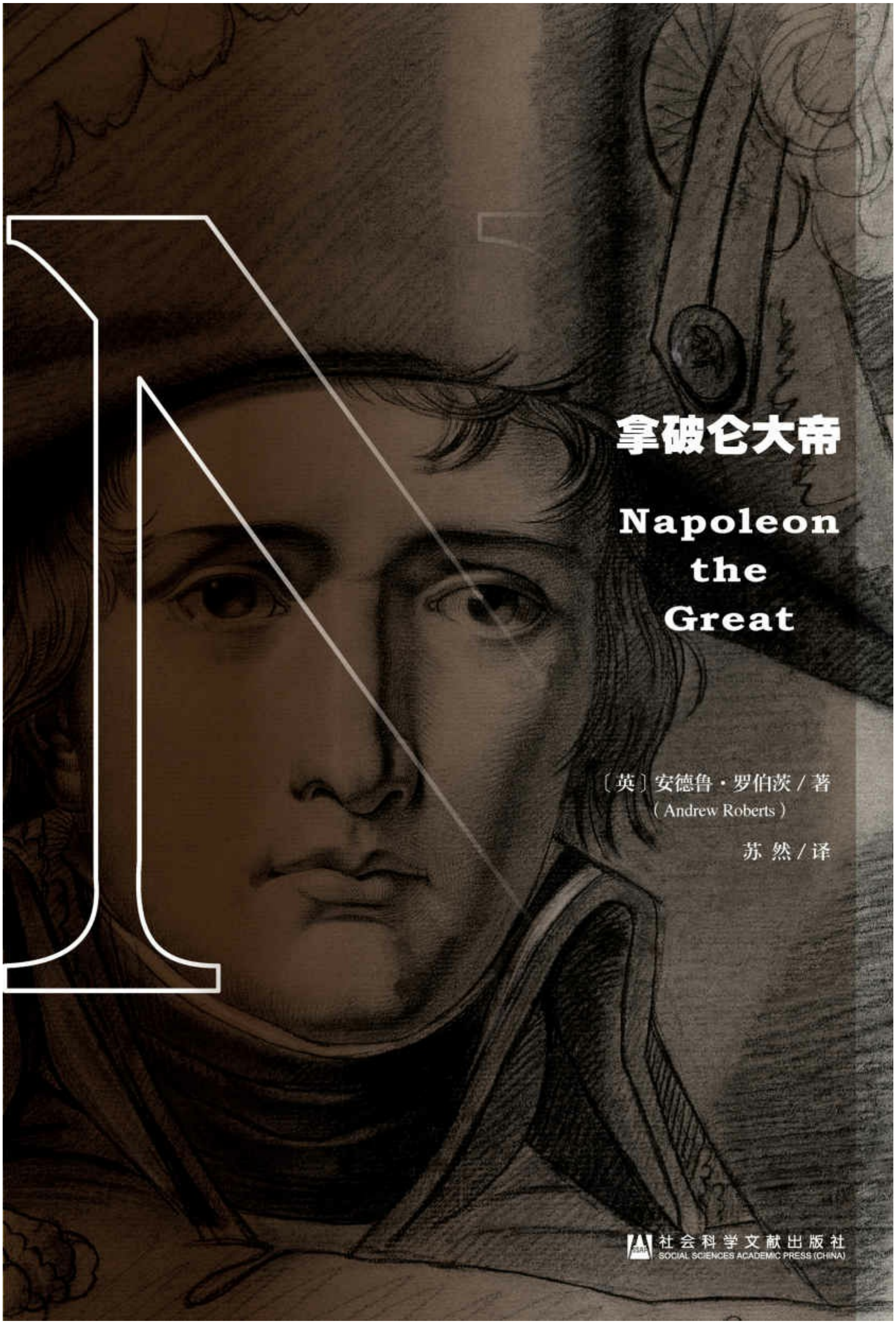
Copyright：©Andrew Roberts 2014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eorgina Capel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6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CASS

All Rights Reserved.



拿破仑大帝

Napoleon the Great

〔英〕安德鲁·罗伯茨 / 著
（Andrew Roberts）

苏 然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1.干劲十足、意志坚定的意大利军团司令波拿巴将军，时年**27**岁。

2.19世纪中期阿雅克肖中心地区阔大的波拿巴宅，比**1769**年拿破仑出生在宅内一堆壁毯上时高了一层。

3.布列讷军校同学所作漫画。图中，**16**岁的拿破仑毅然前去保卫科西嘉民族主义领袖帕斯夸莱·保利，一位老师抓着他的假发，想阻止他。图下文字写道：**“**波拿巴飞奔去**P**那儿，要帮他对付敌人。**”**

4.1796年**5**月**10**日法军在洛迪占领的狭长桥梁，它连接通往米兰的道路。这是拿破仑的首次重要胜利，大大增强了他对自身军事能力的信心。此图作者路易**-**弗朗索瓦·勒热纳参加过拿破仑战争中的很多战斗。

5.艺术气息浓厚的宣传肖像，刻画了**1796**年**11**月**15**日拿破仑在阿尔科莱会战中举旗，安托万-让·格罗作。拿破仑才举了片刻就被挤进水沟里。

6.1798年**7**月**21**日的金字塔会战中，秩序井然的法军方阵粉碎了马穆鲁克的势力。**“**士兵们！四十个世纪正从金字塔顶凝视你们。**”**次日，拿破仑占领开罗。

7.1799年**3**月，拿破仑在雅法海滨医院照料法军中的瘟疫患者，他的确展示了真正的勇气。

8.1799年**11**月**9**～**10**日，拿破仑在混乱的雾月政变中夺权。在圣克卢宫橘园厅，五百人院议员对拿破仑动武，掷弹兵救走了他，然后用刺刀清场。

9.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雾月政变关键人物。拿破仑反对吕西安的婚事，导致两人疏远彼此，但是滑铁卢会战前，吕西安终于回来支持拿破仑。

10.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拿破仑都亲近聪明但软弱的兄长约瑟夫。拿破仑封约瑟夫为那不勒斯国王，后来又封他为西班牙国王，但是对拿破仑来说，约瑟夫带来的政治负担胜过政治利益。

家人

11.太后，拿破仑那精明的母亲。拿破仑给了太后很多钱财，但她仍然很节俭，被问及为何时，她回答：**“**也许有一天，我得给所有这些国王孩子找面包吃。**”**

12.拿破仑的妹妹埃莉萨。拿破仑封她为卢卡和皮翁比诺公主、托斯卡纳女大公。

13.拿破仑的弟弟路易。拿破仑封他为荷兰国王。因为路易把荷兰利益置于法兰西帝国利益之前，拿破仑后来废黜了他。

14.拿破仑和约瑟芬一同撮合约瑟芬之女奥尔唐斯与路易的婚姻。这是桩不幸的姻缘，虽说两人生下了未来的皇帝拿破仑三世。

15.拿破仑的兄弟姊妹中，迷人的妹妹波利娜最亲近他。她的确对他展示了爱与忠诚。

16.拿破仑封卡罗琳为那不勒斯王后，但她和两人共同的姊妹波利娜不同，为了挽救自己和丈夫若阿基姆·缪拉的王位背叛了他。

17.拿破仑的幼弟热罗姆性格冲动，不经他同意便迎娶一位美籍女继承人。热罗姆被迫离婚，后来娶了符腾堡的卡塔琳娜公主（图中坐着的人）。他当了短短一阵威斯特伐利亚国王。

18.约瑟芬·德·博阿尔内。**1796**年**3**月，拿破仑和约瑟芬结婚，四十八小时后离开她去前线。虽然两人都有出轨，且最终离婚，他却始终认为她是自己的幸运星。婚礼上，他送给她一枚涂瓷釉金圆牌，上刻**“**致命运**”**。

19.约瑟芬之子欧仁·德·博阿尔内脾气和蔼，非常讨拿破仑喜欢。拿破仑让欧仁当意大利总督，还在多场战局中任命他为高级将领。

20.约瑟芬的盒子，中心饰品是拿破仑的画像。

Traités de
18 Brumaire.
Concordat.

21.第一执政拿破仑，安托万-让·格罗作。图中，拿破仑指着**1801**年和**1802**年他签订的和约。奢华的红色天鹅绒短外套旨在鼓励里昂奢侈服装业。

22.宣传漫画，表现拿破仑在魔鬼面前保护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1802**年，拿破仑和教皇庇护七世签署《政教协定》，恢复了法国天主教，这一协定是其最受欢迎的改革措施之一。

23.法兰西学院制服。**1797**年，拿破仑当选学院院士，他经常穿此制服。他因自己既是军人又是学者而自豪。

24.拿破仑征战在外时，让-雅克·康巴塞雷斯成功地代他统治法国。康巴塞雷斯是大革命时代的律师、弑君者、政治家，他拟出了《拿破仑法典》中的很多内容。拿破仑不介意康巴塞雷斯的断袖之癖。

友人

25.1800年**6**月，在马伦戈，拿破仑最亲密的朋友路易·德塞将军前额中弹后身亡。假如德塞没死，他将会成为帝国元帅。

26.让·拉纳元帅属于少数能和拿破仑坦率交谈的人，但是**1809**年**5**月，他在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中丢了一条腿，几天后他痛苦地死去。

27.让**-**巴蒂斯特**·**贝西埃元帅。**1813**年**5**月，贝西埃在侦察敌军阵地时胸口中了一发加农炮炮弹，就此身亡，生前他一直是拿破仑的心腹。

28.除了拿破仑的家人，只有宫廷司礼官热罗·迪罗克将军能用亲切的**“**你**”**称呼他。**1813**年**5**月，继贝西埃之后，迪罗克在赖兴巴赫之战中被加农炮炸得肠子外流。

29.法国漫画。图中，小威廉·皮特骑在乔治三世背上，并躲在小土丘后观察强大的法国侵略舰队。从**1803**年起，这支舰队就一直在威胁英国，直到**1805**年**10**月特拉法尔加海战爆发，此战中，霍雷肖·纳尔逊将其大部分船只击沉。

30.法国傲慢地设计了旨在庆祝**1804**年成功侵英的纪念章，章上题字为**“**伦敦制造**”**（**Frappé à Londres**）。

31.1804年**7**月**14**日，拿破仑首次封授荣誉军团勋章。和旧王朝勋章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荣誉不同，它对法国社会所有阶层开放。

32.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将皇冠戴到自己头上。像之前安排的一样，庇护七世只是旁观。此乃这位白手起家之人的至上时刻。

33.1805年**12**月**2**日，在拿破仑的最大胜利奥斯特利茨会战中，让·拉普将军把缴获的军旗带到他面前。

元帅

33.一丝不苟的亚历山大·贝尔蒂埃，拿破仑所有战役（除了最后一场）的参谋长。贝尔蒂埃是拿破仑成功的必要因素之一。

35.安德烈·马塞纳号称**“**胜利的宠儿**”**，直到他在里斯本城外被强大的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所阻。半岛战争中，拿破仑一直没有充分支持马塞纳。**1808**年**9**月，拿破仑在一次狩猎事故中击中马塞纳的眼睛。

36.“勇中之勇**”**米歇尔·奈伊。**1812**年，他是最后一个离开俄国的法国人。三年后，奈伊对路易十八许诺道，他会用**“**铁笼子**”**把拿破仑押到巴黎。事实与之相反，滑铁卢会战中，奈伊成了战场指挥官。

37.半岛战争中，让**-**德**-**迪厄**·**苏尔特非常能干，但他比不上同在那儿的威灵顿公爵。滑铁卢战役中，事实证明他是个不合格的参谋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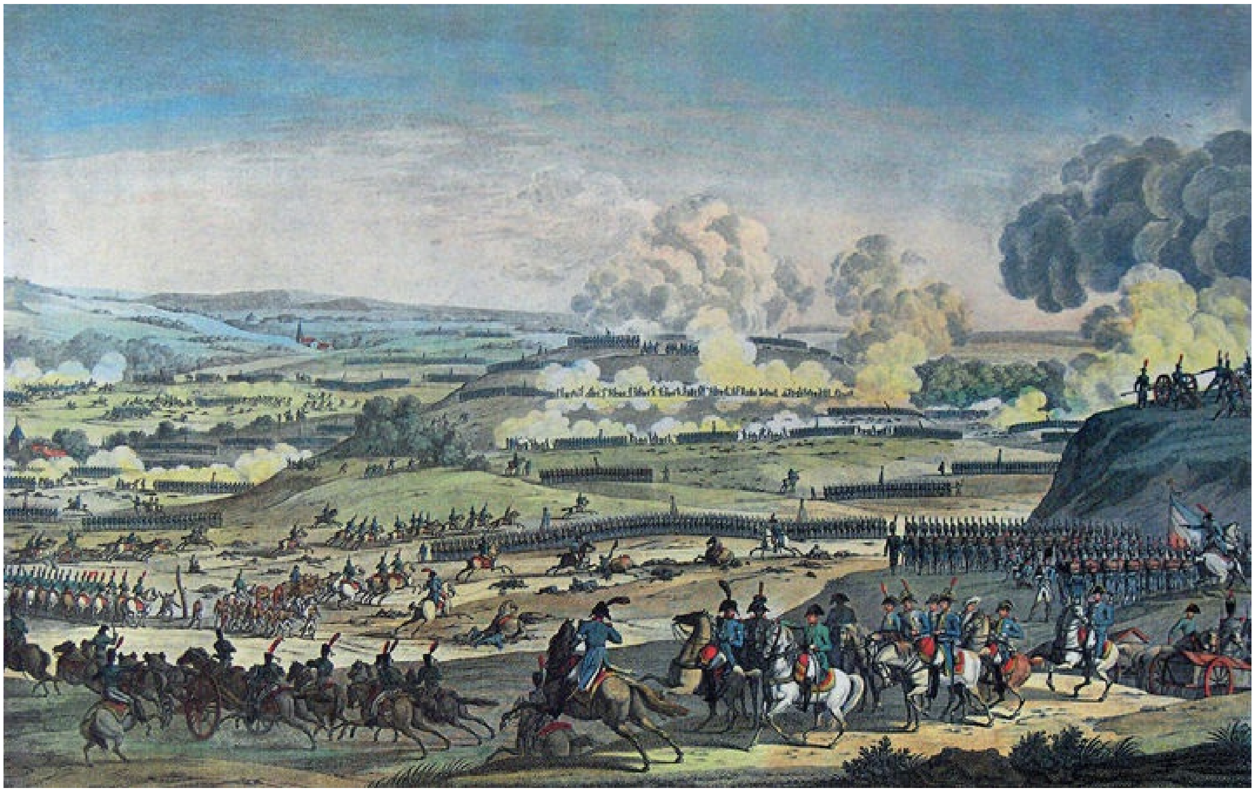
38.“铁元帅**”**路易**-**尼古拉**·**达武。他从未战败，于**1806**年在奥尔施泰特击败兵力三倍于己的敌人。达武是最擅长独立指挥的元帅，但他和拿破仑关系不佳。

39.酿酒商之子尼古拉·乌迪诺。他曾**34**次受伤，在这一点上，拿破仑时代高级指挥官无出其右。**1793**年**12**月，乌迪诺首次负伤。**1814**年，他在阿尔西最后一次负伤，当时，一发冲力已尽的子弹撞上他的荣誉军团勋章，于是变了方向。

40.皮埃尔·奥热罗身材高大，趾高气扬。他当过雇佣兵、钟表贩子、舞蹈教师，靠决斗杀死两人，还在斗殴中打死一名骑兵军官。埃劳的暴风雪中，奥热罗指挥了一次步兵进攻。

41.若阿基姆·缪拉，他是自己所属时代最伟大的骑兵军官。缪拉身着奇装异服，所以他在战场上夺人眼球。缪拉娶了拿破仑的妹妹卡罗琳，被封为那不勒斯国王，但他是第一个背叛拿破仑的元帅。

普鲁士人



42.1806年耶拿会战中，一支普军一败涂地。在此图最右端，法军在俯瞰耶拿镇的兰德格拉芬贝格高原上用加农炮轰击普军阵地。

43.“前进元帅**”**格布哈特·莱贝雷希特·冯·布吕歇尔，他经常被拿破仑击败，但滑铁卢会战中，他的到来起了决定性作用。

44.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拿破仑在蒂尔西特鄙视他，把他晾在一边，但他让自己的国家走上变革与新生的道路。

45.帝国雄风：身着加冕袍的拿破仑。雅克-路易·大卫作。

46.1807年**2**月，缪拉在埃劳的万人以上大型骑兵冲锋。这是拿破仑战争中规模最大的骑兵冲锋。

47.1807年**6**月，弗里德兰会战。这是拿破仑最辉煌的胜利之一，它迫使俄国求和。

48.1807年**7**月，在蒂尔西特附近的涅曼河中段，拿破仑迎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进入系于岸边的特制木筏上的帐篷，法俄与普鲁士的和谈就此开始。亚历山大的第一句话是：**“**我将是仅次于你的英国之敌。**”**

49.沙皇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在蒂尔西特交好，但是**1810**年年末，沙皇在那儿签署的条约就令他恼火了。没过多久，他开始谋划让拿破仑倒台。

恋人

50.德西蕾·克拉里是拿破仑的初恋，他向她求婚时遭拒。德西蕾后来嫁给贝纳多特元帅，并成为瑞典王后。

51.拿破仑发现约瑟芬与骠骑兵伊波利特·夏尔偷情后，他在开罗把**20**岁的骑兵中尉之妻波利娜·富雷斯收为情妇。

52.1800年，拿破仑和**27**岁的歌剧院歌手朱塞平娜·格拉西尼在米兰开始长期的风流关系。

53.1802年，**15**岁的玛格丽特·魏默尔成了拿破仑的情妇，当时她的艺名是**“**乔治小姐**”**。

54.1807年元旦，拿破仑遇见波兰伯爵夫人玛丽·措隆纳-瓦莱夫斯卡，当时她**20**岁，嫁给了**72**岁的波兰地主。拿破仑有**22**个情妇，瓦莱夫斯卡成了最得宠的一位。**1814**年和**1815**年，她分别来厄尔巴岛和枫丹白露宫探望他。

55.拿破仑的私生子亚历山大·瓦莱夫斯卡伯爵，他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期担任外交部长和立法院议长。

56.1806年，拿破仑把**17**岁的埃莱奥诺尔·德努埃勒·德·拉普莱涅收为情妇，她是个“美人，瞳色

黝黑，发色深棕”。拿破仑和埃莱奥诺尔生下私生子莱昂伯爵。莱昂长得特别像皇帝，以至于在其后来的人生中，街上的人们经常盯着他看。

57.女演员安妮·伊波利特·布泰·萨尔韦塔，艺名为“火星小姐”。**1815**年，她用紫罗兰向拿破仑致敬，象征春天时他返回巴黎。

58.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找的最后一个情妇阿尔比娜·德·蒙托隆。她把一个女儿取名为约瑟芬-拿破仑，这个孩子可能是他的。

帝国风格

59.塞夫勒制造厂生产的长瓷瓶，属于拿破仑的母亲。瓶上是大卫的名作，描绘的是**1800**年拿破仑跨越大圣伯纳德山口。

60.立法院的皇帝御座，**1805**年。

61.体现了君权的金制船形调味碟，它叫舟碟（**Nefs**）。亨利·奥古斯特（**Henry Auguste**）为**1804**年的拿破仑加冕礼制作了这只舟碟，碟盖上印有他的个人徽记蜜蜂。舟碟上展示的其他象征物代表名望、正义与慎重，以及塞纳河、马恩河、埃及（棕榈树）、法国（小公鸡）、胜利（月桂树叶）、查理曼的王冠，以及巴黎的**12**个区。

帝国建筑

62.旺多姆柱。它建于**1803**～**1810**年，其柱顶立着拿破仑的雕像，其基座则称赞**“**拿破仑大帝**”**。**1870**年巴黎公社起义时，旺多姆柱被毁。

63.布龙尼亚公馆（**Palais Brongniart**）是拿破仑热衷于古典建筑的典型例子，巴黎证券交易所位于此地的时间将近两百年。

64. 1803～1813年，克洛德**-**弗朗索瓦·德·梅纳瓦尔担任拿破仑的忠实秘书。

65.阿加顿·费恩男爵接替了梅纳瓦尔，并且也像他一样崇拜自己的上司。梅纳瓦尔和费恩都提供了表现皇帝工作时的样子的私人肖像。

66.弗朗西斯科·戈雅描绘半岛战局的《战争之灾》的插图。在此战局中，人们发明了游击战，双方都实施骇人的暴行。

67.1809年**7**月，瓦格拉姆会战第一日与第二日之间的晚上，拿破仑在营地。贝尔蒂埃元帅在火堆后的桌边忙活，拿破仑的警卫马穆鲁克鲁斯塔姆则躺在此图前景处。

奥地利人

68.1805年奥斯特利茨会战后奥地利皇帝弗朗茨（左）、约翰·利希滕施泰因亲王（中）与拿破仑的会面。五年后，弗朗茨成了拿破仑的岳父。

69.奥地利驻法大使、外交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他最后成了首相。梅特涅是狡猾的外交官，完美地把握了奥地利最终倒向拿破仑敌对面的动机。

70.卡尔·冯·施瓦岑贝格亲王，他让兵力远超法军的军队实施谨慎机动，这是拿破仑在**1813**年战败的关键因素。

71.玛丽·路易丝皇后，弗朗索瓦·热拉尔作。创作此图的那一年，玛丽·路易丝成了拿破仑的第二任妻子。当时，她才**18**岁，而他已经**40**岁，但他们的婚姻起初非常成功。

72.拿破仑溺爱他和玛丽·路易丝的儿子罗马王（未来的赖希施塔特公爵）。罗马王**21**岁时死于肺结核。

73.时髦的独眼奥军将领亚当·冯·奈佩格。**1813**年，拿破仑在战场上击败奈佩格，但次年皇帝第一次退位后，奈佩格成了玛丽·路易丝的情夫。

74.卡尔·韦尔内协助设计了法军的军旗，正如他绘制的此图一般，大军团常有华丽制服。拿破仑的军队入侵俄国时就穿着这类制服。

75.1812年**9**月，法军刚占领莫斯科，俄国人就在城中放火，超过三分之二的城市遭焚毁。

76.从莫斯科撤退途中，拿破仑（中间偏左）在取暖。**“**渡过涅曼河的雄壮大军几乎认不出自己了。**”**此图作者法布尔·迪福尔（**Faber du Faur**）如此写道。

77.1812年**11**月下旬，拿破仑的军队奇迹般逃生**——**在两座栈桥上穿过结冰的别列津纳河。

变节者

78.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四任法国外交部长。拿破仑封塔列朗为亲王，但是**1807**年，此人密谋反对他。两年后，皇帝叫塔列朗**“**丝袜裹着的一泡屎**”**。

79.约瑟夫·富歇，警务部长。从雅各宾派到波旁王朝，富歇侍奉了所有政权，成功地永远站在赢家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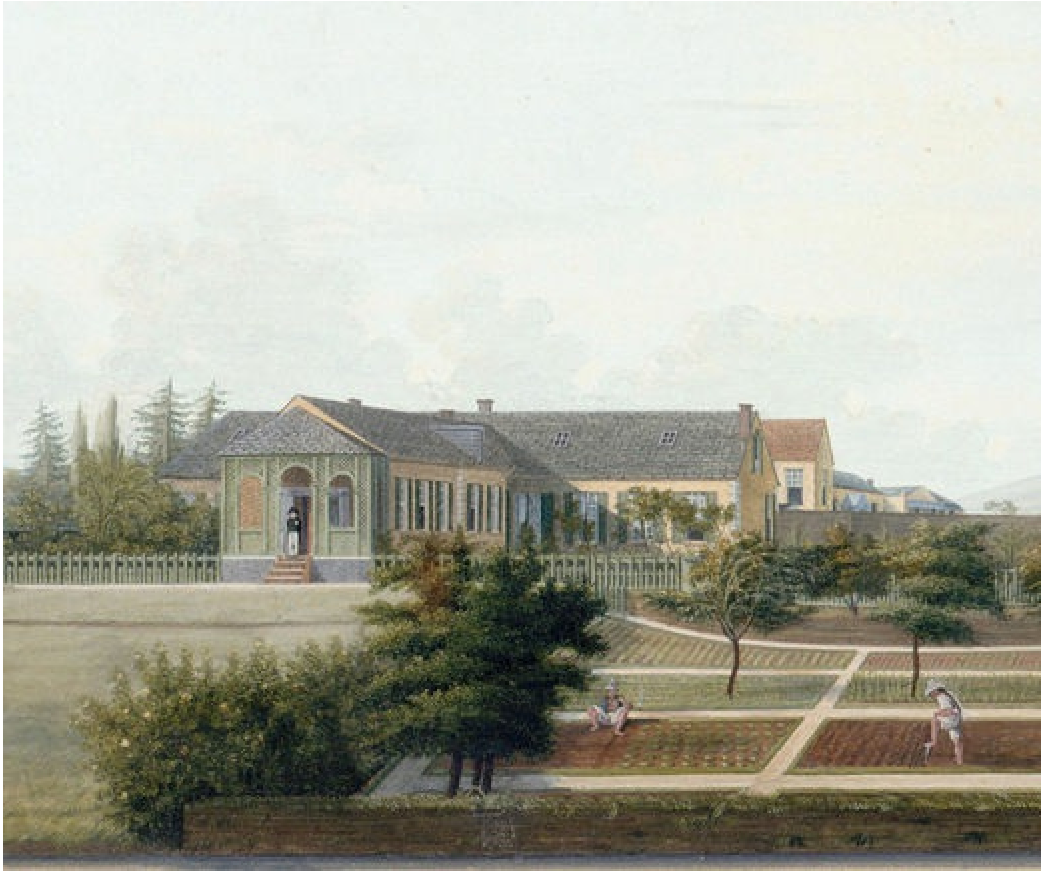
80.夏尔**-**让·贝纳多特元帅，拿破仑允许他成为瑞典王储。**1812**年大军团遭受致命打击后，贝纳多特随即反对拿破仑。

81.奥古斯特·德·马尔蒙。他是拿破仑交情最久的朋友，被拿破仑封为元帅，**1814**年**3**月，马尔蒙把巴黎献给联军，背叛了拿破仑。

82.1814年**4**月，皇帝即将流放厄尔巴岛。临行前，他在枫丹白露宫告别老近卫军，这是拿破仑史诗中最动人的时刻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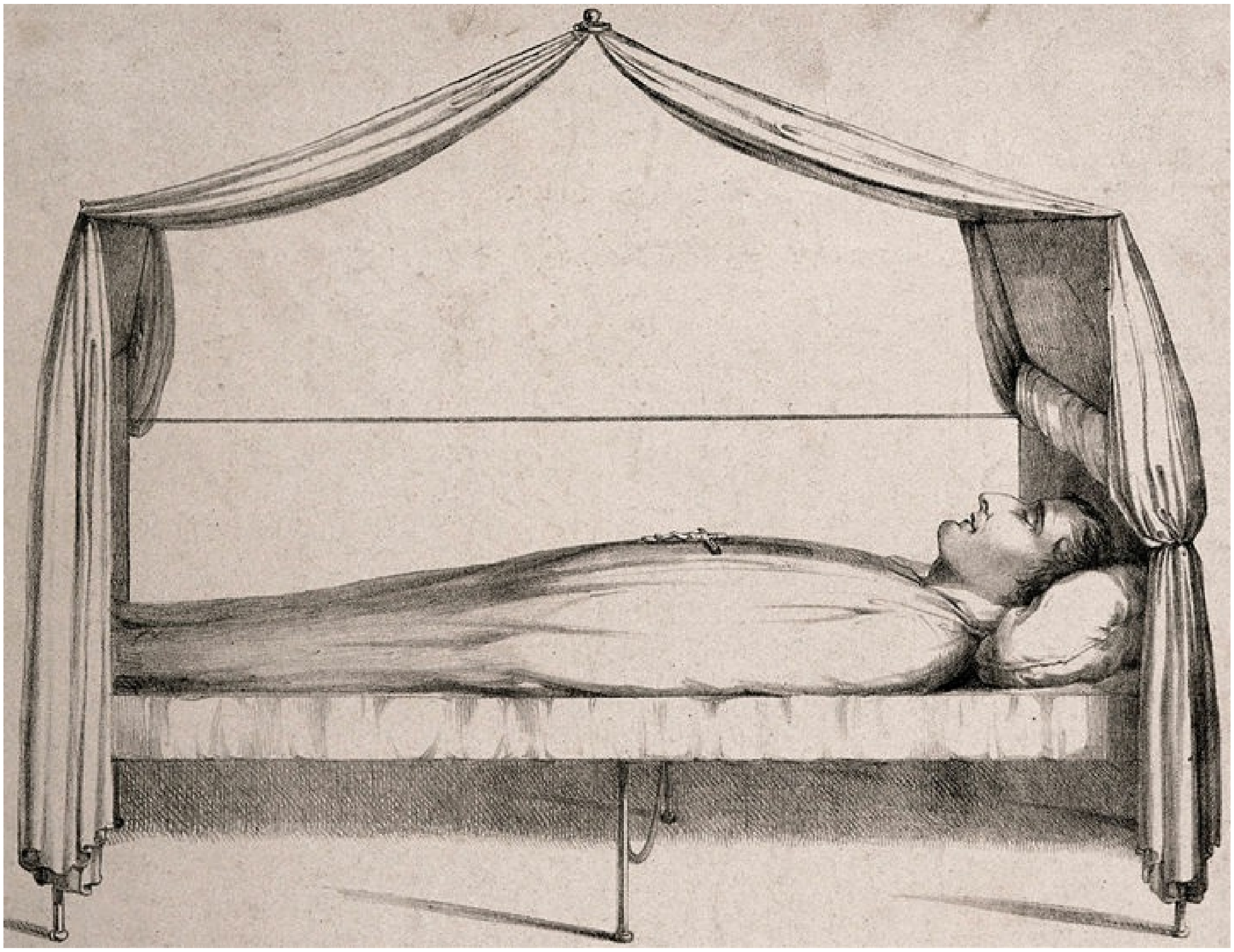
83.1815年**6**月**18**日，如英国漫画家乔治·克鲁克香克所绘一般，拿破仑逃离滑铁卢战场。

圣赫勒拿



84.圣赫勒拿岛上的长林，拿破仑（门口处）在此住了五年半。

85.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肥胖且秃顶。



86.在长林客厅，刚刚去世的拿破仑躺在其铁行军床上。草图作者是一名皇家海军指挥官。

目录

- 插图说明
- 致谢
- 波拿巴家族家谱
- 引言
- 第一部 发奋为雄
    - 第一章 科西嘉
    - 第二章 大革命
    - 第三章 渴望
    - 第四章 意大利
    - 第五章 克敌制胜
    - 第六章 和平
    - 第七章 埃及
    - 第八章 阿克
    - 第九章 雾月
- 第二部 文治武功
    - 第十章 执政
    - 第十一章 马伦戈
    - 第十二章 正法直度
    - 第十三章 阴谋
    - 第十四章 亚眠
    - 第十五章 加冕
    - 第十六章 奥斯特利茨
    - 第十七章 耶拿
    - 第十八章 受阻
    - 第十九章 蒂尔西特
    - 第二十章 伊比利亚半岛
    - 第二十一章 瓦格拉姆
    - 第二十二章 登峰造极
- 第三部 尘埃落定

    - 第二十三章 俄国
    - 第二十四章 进退维谷
    - 第二十五章 大撤退
    - 第二十六章 重整旗鼓
    - 第二十七章 莱比锡
    - 第二十八章 困兽犹斗
    - 第二十九章 厄尔巴
    - 第三十章 滑铁卢
    - 第三十一章 圣赫勒拿
- 结语：拿破仑大帝
- 尾声
- 参考文献
- 索引
- 译后记

插图说明

衬页：路易·拉菲特，波拿巴将军像（局部）。Bibliothèque Thiers，Paris. Photograph © RMN-Grand Palais/Agence Bulloz

文中插图

页边码xxxiv-xxxv页：雅克-路易·大卫，拿破仑像草图，1797年。Musee d’Art et d’Histoire，Palais Masséna，Nice. Photograph：Giraudon/Bridgeman Images

页边码204页：多米尼克·维旺-德农男爵，《埃及记》封面，1809年。Photograph：akg-images/Pietro Baguzzi

页边码632～633页：夏尔-约瑟夫·米纳尔，解释1812～1813年俄国战局中法军连续损失的图表，1869年发布。Photograph：© Bibliothèque Nationale，Paris

页边码804页：塞夫勒制造厂制作自安托万·德尼·肖代，皇帝拿破仑一世半身像，1806年。Bibliothèque Marmottan，Boulogne-Billancourt，Paris. Photograph：Giraudon/Bridgeman Images

彩图页

1.大安德烈·阿皮亚尼，《拿破仑一世·波拿巴》，1796年。Pinacoteca Ambrosiana，Milan. Photograph：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 Veneranda Biblioteca Ambrosiana-Milano/Bridgeman Images

2.莱昂纳尔-亚历克西斯·达利热，《阿雅克肖波拿巴宅》，1849年。Photograph：© RMN-Grand Palais（musée des châteaux de Malmaison et de Bois-Préau）/ Jean Schormans

3.保利和波拿巴的漫画，出自学生瓦古迪的地图册，约1785年。Photograph：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4.路易-弗朗索瓦·勒热纳，《洛迪之战》，约1804年。Photograph：© 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 Daniel Arnaudet/Gérard Blot

5.安托万-让·格罗男爵，《拿破仑在阿尔科莱桥》，1796年。Photograph：© RMN-Grand Palais（Château de Versailles）/ Gérard Blot

6.路易-弗朗索瓦·勒热纳，《金字塔之战》，1806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de Versailles）/ Gérard Blot

7.安托万-让·格罗男爵，《拿破仑在雅法探望伤员》（局部），1804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 Thierry Le Mage

8.I.埃尔曼与J.迪普莱西-贝尔托描画自夏尔·莫内，《1799年雾月十八日政变》，1800年发布。Photograph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

9.弗朗索瓦-格扎维埃·法布尔，吕西安·波拿巴像。Photograph：The Art Archive/Napoleonic Museum Rome/Gianni Dagli Orti

10.让-巴蒂斯特·维卡尔，约瑟夫·波拿巴像，1808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Gérard Blot

11.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玛丽亚-莱蒂齐娅·拉莫利诺像（局

部），1803年。Photograph ©RMN-Grand Palais（musée des Châteaux de Malmaison et de Bois-Préau）/Daniel Arnaudet/Jean Schormans

12.萨洛蒙-纪尧姆·库尼，玛丽-安妮·埃莉萨·波拿巴像，1813年。Photograph ©RMN-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Gérard Blot

13.查尔斯·霍华德·霍奇斯，路易·波拿巴像（局部），1809年。Photograph：©Rijksmuseum，Amsterdam

14.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奥尔唐斯·德·博阿尔内像。Private collection. Photograph：Bridgeman Images

15.罗贝尔·勒菲弗，波利娜·波拿巴像，1806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de Versailles）/Droits réservés

16.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卡罗琳·缪拉像，1800年代。musée des Beaux-Arts，Palais Fesch，Ajaccio. Photograph ©RMN-Grand Palais/Gérard Blot

17.弗朗索瓦·金松，热罗姆·波拿巴与其妻符腾堡的卡塔琳娜的画像。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de Versailles）/Franck Raux

18.安托万-让·格罗男爵，约瑟芬皇后像，约1809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es Châteaux de Malmaison et de Bois-Préau）/Daniel Arnaudet/Gérard Blot

19.大安德烈·阿皮亚尼，欧仁·德·博阿尔内像，1810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es Châteaux de Malmaison et de Bois-Préau）/Daniel Arnaudet/Jean Schormans

20.费利克斯·勒蒙制作，约瑟芬皇后的盒子（Nécessaire）。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es châteaux de Malmaison et de Bois-Préau）/Gérard Blot

21.安托万-让·格罗男爵，《第一执政拿破仑》。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Gérard Blot

22.法国画派，《〈政教协定〉讽喻》，1802年。Bibliothèque Nationale，Paris. Photograph：Bridgeman Images

23.路易·卡龙描画自普瓦松，《法兰西学院院士服》，约1802～1810年。Private collection.Photograph：Archives Charmet/Bridgeman Images

24.让-巴蒂斯特·格勒兹，让-雅克·德·康巴塞雷斯像。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Agence Bulloz

25.大安德烈·阿皮亚尼，《路易-夏尔-安托万·德塞向两名埃及人宣读波拿巴将军的命令》。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de Versailles）/Gérard Blot

26.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让·拉纳像。Private collection. Photograph：Giraudon/Bridgeman Images

27.亨利-弗朗索瓦·里瑟内（描画自他人）让-巴蒂斯特·贝西埃像，1805年。Photograph©Paris-Musée de l’Armée，Dist. RMN-Grand Palais/image musée de l’Armée

28.阿内-路易·吉罗代·德·鲁西-特里奥松，热罗·克里斯托夫·米歇尔·迪罗克像。Musée Bonnat，Bayonne. Photograph ©aRMN-Grand Palais/René-Gabriel Ojéda

29.法国画派，小威廉·皮特和乔治三世观察法国海军分舰队的漫画，1803年。Musée de la Ville de Paris，Musée Carnavalet，Paris. Photograph：Giraudon/Bridgeman Images

30.米迪，拿破仑计划的侵英行动的庆功勋章复制品，1804年。Photograph©Ashmolean Museum，University of Oxford

31.让-巴蒂斯特·德布雷，《1804年7月14日首次封授荣誉军团星章》，1812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de Versailles）/Droits réservés

32.雅克-路易·大卫，拿破仑自己加冕为皇的草图，约1804～1807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Thierry Le Mage

33.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1805年12月2日奥斯特利茨会战》，1808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de Versailles）/Droits réservés

34.皮埃尔-米歇尔·阿利克斯描画自安托万-让·格罗男爵，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元帅像，1798年。Photograph©Paris-Musée de l’Armée，Dist. RMN-Grand Palais/ Pascal Segrette

35.弗拉维·雷诺描画自安托万-让·格罗男爵，安德烈·马塞纳元帅像，1834年。Photograph：©Paris-Musée de l’Armée，Dist. RMN-Grand Palais/image musée de l’Armée

36.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米歇尔·奈伊元帅像，约1805年。Photograph：©Christie’s Images

37.路易·亨利·吕德尔，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像（局部）。

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Franck Raux

38.蒂托·马尔佐基·贝卢基，路易-尼古拉·达武元帅像（局部），1852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Gérard Blot

39.雷蒙-坎萨克·蒙瓦森，1792年的尼古拉-夏尔·乌迪诺像。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Daniel Arnaudet/Jean Schormans

40.罗贝尔·勒菲弗，夏尔-皮埃尔-弗朗索瓦-奥热罗元帅像（局部）。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Droits réservés

41.安托万-让·格罗男爵，若阿基姆·缪拉像（局部）。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Jean-Gilles Berizzi

42.埃德姆·博维内描画自雅克-弗朗索瓦·斯韦巴克，《1806年10月14日耶拿会战》。Photograph：JoJan

43.乔治·道，陆军元帅、格布哈特·莱贝雷希特·冯·布吕歇尔亲王像，约1816年。The Wellington Museum，Apsley House，London.Photograph：Bridgeman Images

44.W.赫尔比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像（局部）。The Wellington Museum，Apsley House，London. Photograph：Bridgeman Images

45.雅克-路易·大卫，《身着御袍的拿破仑一世》，1805年。Palais des Beaux-Arts，Lille. 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 Philipp Bernard

46.雅克-安托万-西梅翁·福尔，《1807年2月8日埃劳会战》。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 Droits réservés

47.托马·诺代，《弗里德兰会战，1807年》，约1807～1812年。Photograph：Anne S. K. Brown Military Collection，Brown University Library，Providence，RI

48.阿道夫·勒恩，《1807年6月25日拿破仑一世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蒂尔西特会面》。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 Franck Raux

49.弗朗索瓦·热拉尔，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像，约1814年。Musée Cantonal des Beaux-Arts，Lausanne. Photograph：akgimages/ André Held

50.弗朗索瓦·热拉尔，德西蕾·克拉里像。Photograph：Alexis Daflos. The Royal Court，Sweden

51.让-巴蒂斯特·伊萨贝，波利娜·富雷斯像。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 Droits réservés

52.费迪南多·夸利亚，朱塞平娜·格拉西尼像。Photograph：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 A. Dagli Orti/ Bridgeman Images

53.皮埃尔-奥古斯特·瓦夫拉尔，玛格丽特·魏默尔（乔治小姐）像，1805年。Photograph©Collections Comédie-Française/ P. Lorette

54.让-巴蒂斯特·伊萨贝，玛丽·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像。Photograph Fine Art Images/ Heritage Images/ Scala，Florence

55.马耶尔与皮尔逊，亚历山大·措隆纳-瓦莱夫斯卡的相片。Photograph：©Musée d’Orsay，Dist. RMN-Grand Palais/ Patrice Schmidt

56.皮埃尔-保罗·普吕东（据说），《据说名唤埃莱奥诺尔·德努埃勒·德·拉普莱涅的女士与其子的画像》，1814年。Private collection. Photograph©Christie’s Images/Bridgeman Images

57.让-巴蒂斯特·伊萨贝，安妮·伊波利特·布泰·萨尔韦塔（火星小姐）像，1819年。Photograph：©By kind permission of the Trustees of the Wallace Collection，London.

58.阿尔比娜·德·蒙托隆。Photograph：Roger-Viollet/ Topfoto

59.塞夫勒制造厂，太后的纺锤形花瓶，上绘跨越阿尔卑斯山脉大圣伯纳德山口的拿破仑，1811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 Droits réservés

60.弗朗索瓦-奥诺雷-乔治·雅克-德马尔特、贝尔纳·普瓦耶和阿古斯坦-弗朗索瓦-安德烈·皮科，立法院会议中拿破仑的御座，1805年。Photograph：©Les Arts Décoratifs，Paris/ Jean Tholance. Tous droits réservés

61.亨利·奥古斯特，皇帝的舟碟，1804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Fontainebleau）/Jean-Pierre Lagiewski

62.法国画派，《建造旺多姆柱》，约1803～1810年。Musée National du Château Malmaison，Rueil-Malmaison. Photograph：Giraudon/ Bridgeman Images

63.亨利·库瓦西耶-瓦赞，《证券交易所公馆》（*The Palais de la Bourse*），约1826年。Musée de la Ville de Paris，Musée Carnavalet，Paris. Photograph：Giraudon/Bridgeman Images

64.克洛德-弗朗索瓦·德·梅纳瓦尔。Photograph：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Epic

65.勒梅西埃，阿加顿-让-弗朗索瓦·费恩像。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 Photograph：Roger-Viollet/ Topfoto

66.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英雄业绩与死者！》，《战争之灾》插图，1863年出版。Photograph：Index/ Bridgeman Images

67.阿道夫·勒恩，《1809年7月5～6日夜，瓦格拉姆战场上拿破仑的营地》（局部）。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 Gérard Blot

68.安托万-让·格罗男爵，《1805年12月4日拿破仑与弗朗茨二世于奥斯特利茨会战后会面》（局部）。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 Daniel Arnaudet

69.托马斯·劳伦斯爵士，克莱门斯·梅特涅亲王像（局部），1815年。Royal Collection Trust©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2014. Photograph：Bridgeman Images

70.托马斯·劳伦斯爵士，施瓦岑贝格亲王卡尔·菲利普像，1819年。The Royal Collection©2014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 Photograph：Bridgeman Images

71.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玛丽·路易丝皇后像，1810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 Hervé Lewandowski

72.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罗马王像。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Fontainebleau）/ Daniel Arnaudet/ Jean Schormans

73.大约瑟夫·兰泽代利，亚当·阿尔贝特·冯·奈佩格像（局部），约1810年。Photograph：©Stadtverwaltung，Schwaigern

74.安托万·夏尔·奥拉斯·韦尔内描画自艾蒂安·亚历山大·巴尔丹，《一名战列步兵和一名准旗手的制服》，巴尔丹规章的插图。Photograph：©Paris-Musée de l’Armée，Dist. RMN-Grand Palais/ Pascal Segrette

75.克里斯蒂安·约翰·奥尔登多普，《1812年9月莫斯科大火时所见克里姆林宫景象》。Photograph：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 M. Seemuller/ Bridgeman Images

76.法布尔·迪福尔，《1812年11月8日离普涅瓦不远的路上》，《1812年战局中我的公文包里的作品》插图，约1830年代。Photograph：Anne S. K. Brown Military Collection，Brown University Library，Providence，RI

77.V.亚当（描画自他人），《渡过别列津纳河》。Brown University Library，Providence，RI. Photograph：Bridgeman Images

78.皮埃尔·保罗·普吕东，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像（局部），1817年。Purchase，Mrs Charles Wrightsman Gift，in memory of Jacqueline Bouvier Kennedy Onassis，1994. Accession Number：1994.190.©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

79.法国画派，约瑟夫·富歇像。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Gérard Blot

80.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画室，夏尔-让·贝纳多特元帅像，1811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Gérard Blot

81.让-巴蒂斯特·保兰·介朗，奥古斯特·德·马尔蒙元帅像，1834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Gérard Blot

82.佚名，《1814年4月20日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城堡庭院告别他的军队》。Bibliothèque Nationale，Paris. Photograph：Roger-Viollet/Topfoto

83.乔治·克鲁克香克，《拿破仑随向导逃离滑铁卢战场》，1816年。Private collection. Photograph：The Stapleton Collection/Bridgeman Images

84.路易-约瑟夫-纳西斯·马尔尚伯爵，《长林景象》（局部），1820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es châteaux de Malmaison et de Bois-Préau）/Gérard Blot

85.佚名，圣赫勒拿岛上生命还剩最后几周的拿破仑像。©Bodleian Library，Oxford（Curzon Atlantic a1 folio 19）

86.查尔斯·约瑟夫·赫尔曼德尔描画自指挥官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平躺的拿破仑·波拿巴遗体》，1821年。Photograph：Wellcome Library，London

致谢

我进行研究与创作这本书的时间已超出拿破仑本人在圣赫勒拿岛和厄尔巴岛度过的岁月，现在我要感谢一大群人一贯的慷慨、善意、时间与帮助，他们的人数多得令我心下难安。这些人包括：尼古拉·萨科齐总统，感谢他针对今日法国人回忆拿破仑的现象提出的深刻见解；戴维·卡梅伦与罗德尼·梅尔维尔，感谢他们允许我查阅契克斯的拿破仑通信集；法兰西学术院院士、法兰西学院院士格扎维埃·达尔科，感谢他在巴黎时替我做介绍；默文·金，感谢他对拿破仑战争中英法债务融资的看法；卡罗勒·奥普瓦，感谢他给我看了一只虱子，这种昆虫传播斑疹伤寒，摧毁了拿破仑在俄国的军队；已故的奥托·冯·哈布斯堡大公，感谢他对玛丽·路易丝“屈尊”嫁给拿破仑一事的观点；玛丽·贝里女士，感谢她给我看了维也纳会议时使用的椅子；杰恩·赖茨曼，感谢她给我看了她收藏的拿破仑时代书籍的装帧设计；罗伯特·皮里，感谢他鼓励了我；已故的亚历山德拉·戴克女士，感谢她的欧亨妮皇后回忆录；奥斯特利茨的杜尚·弗里博特，感谢他让我用他的拿破仑时代的滑膛枪射击；埃文·拉蒂默女士，感谢她给我看了据说是拿破仑的“肌腱”的东西；夏尔-亨利·特拉尼耶与让-帕斯卡尔·特拉尼耶；杰里·德尔·米西尔与简·德尔·米西尔，感谢他们在日内瓦湖畔盛情款待我；尼古拉斯·斯蒂德，感谢他对拿破仑的马耳他岛事迹所做的报告；卡那封伯爵夫妇，感谢他们给我看了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宫的座椅以及在杜伊勒里宫的书桌；罗宾·伯利，感谢他的极其慷慨之举；罗斯伯里伯爵夫人，感谢她给我看了皇帝的移动图书馆；亨利·基辛格博士，感谢他对维也纳会议的看法；查尔斯·埃斯代尔教授，感谢他在2007年邀请我去利物浦大学出席

他的“巅峰时期的拿破仑”讨论会，这次会谈极其精彩；德博拉·埃德尔曼；鲁里克·英格拉姆；我的表亲菲利普·恩格伦与桑德拉·恩格伦，感谢他们在我的圣赫勒拿岛之旅（我的旅程花了两周，其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王家游轮上）经过开普敦时供我食宿；扎克·格特勒，感谢他在特拉维夫给我的招待和表现出的慷慨；卡罗琳·达尔梅尼，感谢她借给我一绺拿破仑的头发，它一直待在我的书桌里，激励着我；法国巴黎银行的博杜安·普罗，感谢他允许我参观拿破仑和约瑟芬结婚时的房间。我还要向热罗姆·特雷卡和枫丹白露宫员工致以深深歉意，因为我在陈列拿破仑御座的房间里至少三次弄响警报。

不考察战场的军事史学家好比懒得勘查犯罪现场的侦探。在为本书做研究的过程中，我去了拿破仑的60处战场中的53处，杰出的军事史学家约翰·李陪伴我造访了大部分战场遗址。创作本书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和李一同走在蒙特诺特、蒙多维、洛迪、曼托瓦、阿尔科莱、卡斯蒂廖内、里沃利、罗韦雷托、代戈、马伦戈、乌尔姆、奥斯特利茨、耶拿、埃劳、弗里德兰、阿本斯贝格、兰茨胡特、埃克米尔、雷根斯堡、阿斯佩恩-埃斯灵、瓦格拉姆、小雅罗斯拉韦茨、吕岑、包岑、德累斯顿、莱比锡、赖兴巴赫、布列讷、拉罗蒂埃、尚波贝尔、蒙米拉伊、蒂耶里堡、沃尚、蒙特罗、克拉奥讷、拉昂、兰斯、奥布河畔阿尔西和圣迪济耶的土地上。我们之间通了海量的电子邮件，它们蕴藏着约翰无与伦比的建议与洞见。事实证明，他对拿破仑征途所做的战斗记录全都非常宝贵。他的友谊也令我快乐。约翰的妻子西莉亚容忍他如此频繁地陪我探访战场，我对他们感激不尽。

研究过程中，我在15个国家走访了69个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在那些地方，我遇上的全是帮助和友谊。我尤其想感谢以下人士：

法国：巴黎国家档案馆的萨沙·托帕洛维希和弗洛朗斯·塔尔诺；法

国国家图书馆托尔比亚克馆的Y.邦拉塔和黎塞留馆的洛朗斯·勒布拉；拉库尔讷沃外交档案中心的安妮·若尔容-利斯凯纳；万塞讷国防部历史司的克洛德·波努和蒂西奥·贝尔纳；梯也尔图书馆的西尔维·比耶和达妮埃勒·沙尔捷；卡纳瓦莱博物馆的热拉尔·莱里斯；英国驻巴黎大使彼得·韦斯特马科特爵士和他的管家本·纽威克，感谢他们带我参观了波利娜·博尔盖塞在巴黎的宅邸，如今它是英国大使馆；德国驻巴黎大使苏珊·瓦苏姆-雷内，感谢她给我看了自己的住所博阿尔内公馆，那是约瑟芬给其子欧仁的完美礼物；圣约瑟夫-德-卡姆教堂的莱奥诺尔·洛瑟朗；前圣克卢宫馆长达维德·德芒若；巴黎王家军校的奥萝尔·拉科斯特·德·拉瓦尔；美国驻巴黎大使馆首席秘书克里斯托弗·帕尔默和塔列朗公馆元帅中心的主任罗班·斯密特夫人；布列讷堡拿破仑博物馆的安格利克公爵；荣军院和陆军博物馆的范妮·朱布古；蒂埃里·伦茨和彼得·希克斯教授，感谢他们在杰出的拿破仑基金会如此热情地欢迎我；马尔迈松城堡的阿兰·普热图；王家宫殿（原保民院所在地）内的参政院的格扎维埃·卡永；拉纳元帅的迈松拉耶特城堡的玛丽安娜·朗贝尔；伯努瓦·德·阿邦维尔夫妇；汝拉省茹堡的康坦·艾莫尼耶；我的儿子亨利和女儿卡西娅，感谢他们陪我去了科西嘉岛；巴黎荣勋宫博物馆工作人员；巴黎警察局博物馆；圣但尼的荣誉军团学校；先贤祠；科西嘉阿雅克肖的费施博物馆、波拿巴宅国立博物馆。

俄罗斯：博罗季诺国立博物馆的亚历山大·苏哈诺夫和埃尔薇拉·丘拉诺娃，感谢他们带我参观博罗季诺战场遗址；三鲸旅游公司的奥列格·亚历山德罗夫，感谢他带我去了小雅罗斯拉韦茨战场遗址；城市事件公司的马切伊·莫拉夫斯基，感谢他带我去了俄国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埃劳和弗里德兰战场遗址；小雅罗斯拉韦茨军事史博物馆的康斯坦丁·纳扎罗夫；埃劳战场遗址上的巴格拉季奥诺夫斯克历史博物馆的亚历山大·潘琴科；莫斯科的俄国国家军事史档案馆的瓦列里·沙巴诺夫和弗拉基米尔·乌基维奇·卡茨；莫斯科博罗季诺全景博物馆的玛丽娜·兹博耶夫斯卡娅。

白俄罗斯：伊戈尔·格鲁佐教授，感谢他带我看了别列津纳战场遗址；鲍里索夫联合博物馆的拉霍维奇·纳塔利娅·斯捷帕诺芙娜。

以色列：埃阿多·赫克特博士，感谢他带我看了卡孔、雅法和塔博尔山战场遗址；阿隆·克布兰诺夫博士，感谢他带我看了阿克围攻的遗迹；特拉维夫大学的阿扎尔·加特教授；泰勒多尔考古博物馆的利亚特·马尔戈利特。

圣赫勒拿岛：极其勤奋的法国名誉领事与长林管理员米歇尔·当夸纳·马蒂诺，感谢他让我在那儿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阿伦·莱格，感谢他带我参观了快乐山、黛安娜峰、普罗斯珀勒斯湾、荆园、沙湾与詹姆斯敦；安德鲁·韦尔斯，前圣赫勒拿布政司。

比利时：伊恩·弗莱彻和约翰·休斯·威尔逊上校，感谢他们带我观看了滑铁卢；利尼之战博物馆馆长伯努瓦·伊斯塔斯，感谢他带我参观了利尼战场故地；拉艾圣的主人弗朗索瓦伯爵和苏珊·科尔内·德尔丘斯伯爵夫人。

大不列颠：牛津大学罗德楼图书馆的露西·麦卡恩；牛津大学博得林图书馆特藏品阅览室的利·麦基尔南；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赫伯登钱币室的尼克·梅林教授；剑桥大学丘吉尔档案馆的艾伦·帕克伍德；阿普斯利邸宅的约瑟芬·奥克斯利；大英博物馆的保罗·罗伯茨；国家陆军博物馆的凯蒂·卡纳勒和皮姆·多德；切尔西王家医院的希拉里·伯顿和约翰·罗切斯特；伦敦传媒学院的理查德·丹尼尔斯；英国军事史委员会的理查德·坦南特；朴次茅斯皇家海军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和伦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意大利：里沃利博物馆的拉里奥·泽尔比尼；我的女儿卡西娅，感谢她陪我去了厄尔巴岛；厄尔巴岛马尔恰纳山上马东纳圣殿的内洛·安塞尔米；米兰塞尔贝洛尼宫的塞尔贝洛尼基金会的伊丽莎白·拉拉塔；

曼托瓦总督府的里卡尔多·比安切利；罗马拿破仑博物馆、斯皮内塔马伦戈的马伦戈博物馆、蒙扎的雷阿莱别墅、厄尔巴圣马蒂诺别墅的工作人员。

捷克：和平纪念博物馆石标处的西莫纳·利波夫斯卡；奥斯特利茨斯拉夫科夫城堡的亚娜·斯卢科娃。

奥地利：阿斯佩恩与埃斯灵博物馆的赫尔穆特·蒂勒；瓦格拉姆博物馆的鲁珀特·德比克；维也纳的美泉宫与军事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葡萄牙：马克·克拉索恩和路易斯·萨尔达尼亚·洛佩斯，感谢他们带我看了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的40、41、42、95号要塞；里斯本军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德国：英戈尔施塔特的拜恩陆军博物馆、耶拿科斯佩达的1806博物馆、莱比锡战场遗址上的马克-克莱贝格门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艾伦室的杰伊·巴克斯代尔和福兹海默室的伊丽莎白·登林格；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的德克兰·凯利；耶鲁大学的拜内克图书馆的凯瑟琳·詹姆斯和斯特林纪念图书馆的史蒂夫·罗斯；康奈尔大学卡尔·A.克罗克图书馆手稿藏品室的伊莱恩·恩斯特和劳伦特·费里；梅里尔一家，我在康奈尔大学做访问教授时，他们给予我慷慨赞助；康奈尔大学的巴里教授和马西娅·斯特劳斯博士，感谢他们的周到招待；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就拿破仑为何侵略俄国给出了自己的理由；拿破仑和法国大革命研究所所长雷夫·布劳法布教授，感谢他让我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之行如此愉悦；纽约历史社会图书馆的埃里克·鲁宾逊；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罗伯特·曼宁·斯特罗齐尔图书馆特藏品室的凯蒂·麦考密克；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的伊丽莎白·费尔曼；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的吉尔克里斯博物馆馆长罗伯特·皮克灵博士；海军战争实验室战争推演部部长威廉·J.拉德曼博士。

瑞典：阿维瓦·科恩-西尔伯，感谢他带我看了斯德哥尔摩王宫的贝纳多特室。

瑞士：日内瓦湖畔勒科佩城堡的保拉·贾诺利·图埃纳。

加拿大：布鲁斯·麦克尼文，感谢他带我参观了蒙特利尔艺术博物馆的拿破仑画廊。

我还要感谢乔希·萨顿、查利·米切尔、凯蒂·罗素，特别是不知疲倦的吉勒·沃克莱尔所做的历史研究，以及朱莉·迪·菲利波的德语翻译，贝娅塔·维杜林斯卡的波兰语翻译，蒂莫西·查普曼的西班牙语翻译，埃阿多·赫克特的希伯来语翻译，加林娜·巴布科娃博士的俄语翻译和安娜莉丝·埃里奇-韦弗、海伦娜·福什、玛克辛·哈菲尔德-奈朗、吉勒·沃克莱尔、卡罗勒·奥普瓦的法语翻译。巴黎那五个研究所的街道有时让人感觉神神秘秘，穿越它们时，玛克辛给我的鼓励与帮助格外大。

写作本书时，我正在为BBC拍摄关于拿破仑的系列纪录片。我要感谢戴维·诺特曼-瓦特、西蒙·沙普斯、戴维·巴里、戴维·丹吉尔、帕特里克·杜瓦尔和托尼·伯克，感谢他们让整个拍摄过程如此快乐又如此发人深省。

因为拿破仑之死变得富有争议（在我看来这不必要），我听取了蒂姆·巴里医生、康奈尔大学教授艾拉·雅各布森、艾伯特·纳普医生、罗伯特·克拉斯纳医生、阿沙纳·瓦茨医生、詹姆斯·勒法努医生、帕梅拉·亚布隆医生、盖伊·奥基夫医生、迈克尔·克伦普林医生对皇帝之死的专家级医学意见，我要感谢他们。我还要感谢弗兰克·雷兹内克医生对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所患牙病的诊断。

我要感谢海伦娜·福什、苏迪尔·哈扎雷辛、约翰·李、斯蒂芬·帕克、于尔根·萨赫特阅读我的手稿，并提出宝贵的改进建议。

我的代理人卡佩尔与兰德公司的乔治娜·卡佩尔，以及我的出版商企鹅出版社的斯图尔特·普罗菲特和乔伊·德·梅尼尔，像往常一样处于完美的高效、专业与迷人状态；我的文字编辑，充满灵感的彼得·詹姆斯和夏洛特·赖斯丁亦然。斯图尔特和乔伊为这本书耗费了大量心血，大大地完善了它，我对他们着实感激不尽。我也非常感激企鹅出版社的理查德·杜吉德、伊莫金·斯科特和莉萨·西蒙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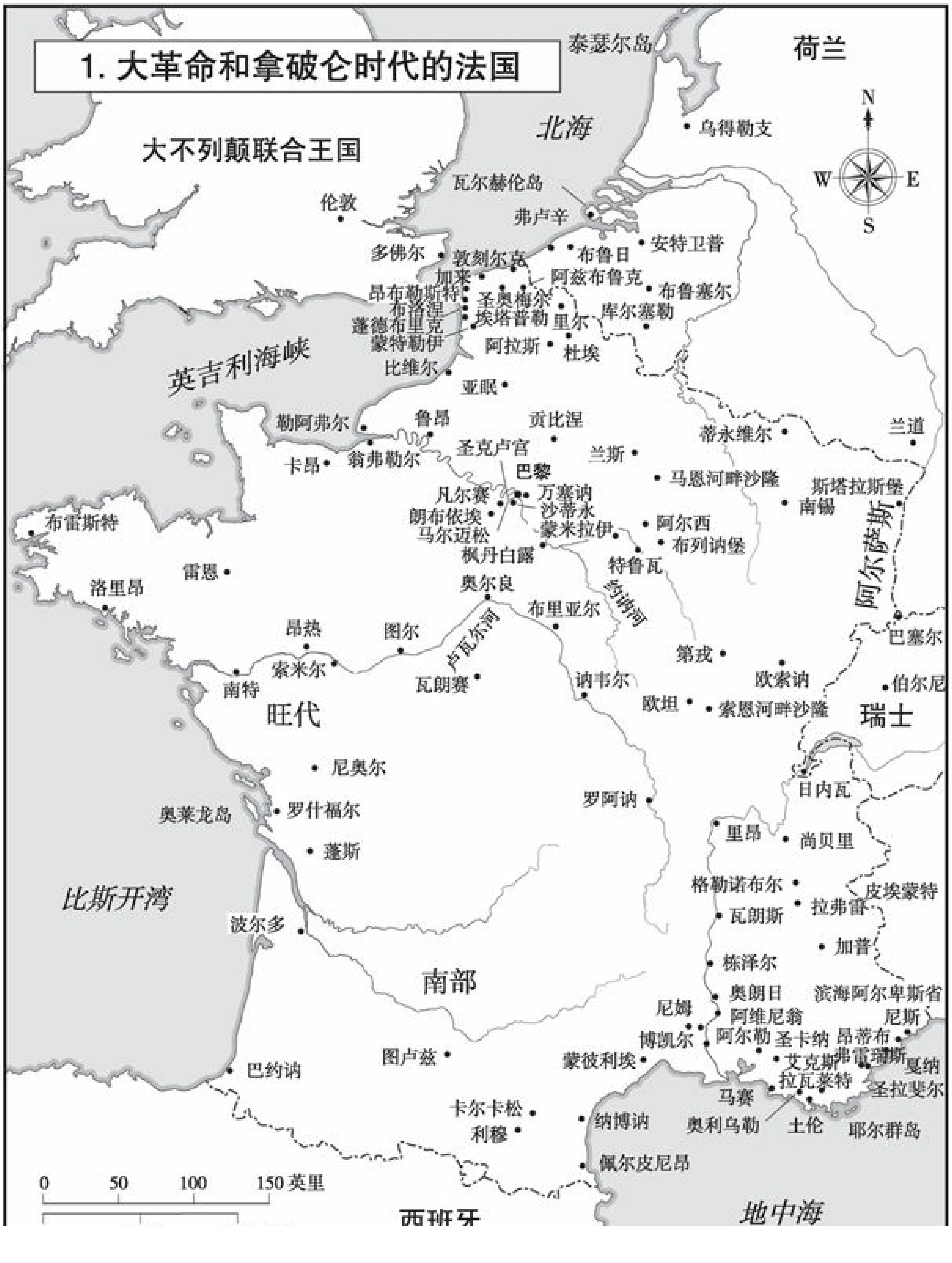
我那极好的贤妻苏珊·吉尔克里斯特陪我一同查看断头台的斩刀、在关押约瑟芬的教堂地窖里数被屠杀的教士的头骨、和我一起驾车驰过拿破仑之路、随我前往开罗爱资哈尔大清真寺，我们去那儿不仅仅是因为它内含的考古与文化趣味，还因为它是1798年起义开始与结束的地方。没有她的持久爱意与支持，我不可能写出本书。对我来说，她是融为一体的约瑟芬、玛丽·路易丝与玛丽·瓦莱夫斯卡。

本书献给我的弟弟妹妹们——阿什莉·格登·罗伯茨、马修·罗伯茨、埃利奥特·罗伯茨。因为他们在那么长时间内非常友善地容忍了自己的万事通大哥。

安德鲁·罗伯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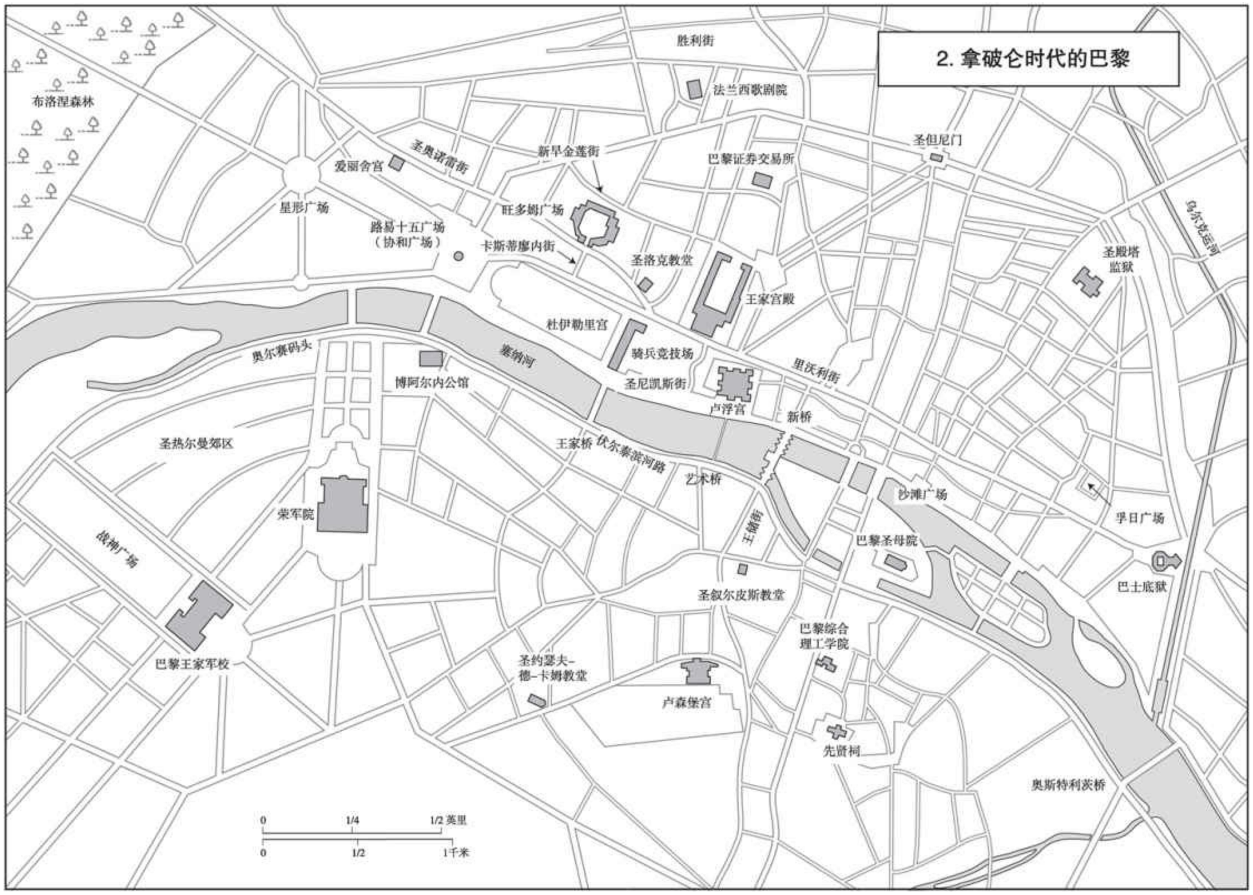
巴黎，奥热罗街2号

www.andrew-roberts.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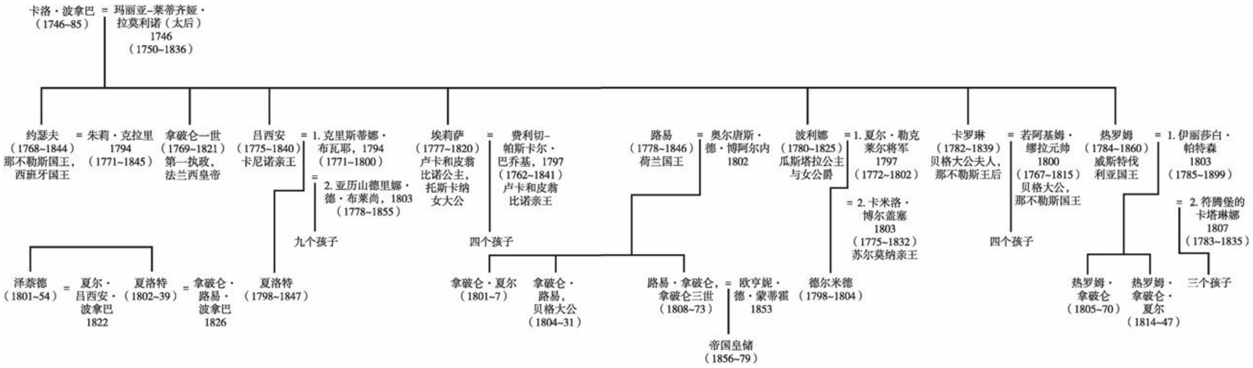
1. 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法国
泰瑟尔岛
荷兰
北海
乌得勒支
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瓦尔赫伦岛
伦敦
弗卢辛
多佛尔
敦刻尔克
布鲁日
安特卫普
加来
阿兹布鲁克
昂布勒斯特
布洛涅
圣奥梅尔
布鲁塞尔
蓬德布里克
埃塔普勒
里尔
库尔塞勒
蒙特勒伊
阿拉斯
杜埃
英吉利海峡
比维尔
亚眠
勒阿弗尔
鲁昂
贡比涅
蒂永维尔
兰道
卡昂
翁弗勒尔
圣克卢宫
兰斯
巴黎
马恩河畔沙隆
斯塔拉斯堡
凡尔赛
万塞讷
南锡
布雷斯特
朗布依埃
沙蒂永
马尔迈松
蒙米拉伊
阿尔西
布列讷堡
枫丹白露
阿尔萨斯
雷恩
特鲁瓦
洛里昂
奥尔良
约讷河
布里亚尔
巴塞尔
昂热
图尔
卢瓦尔河
第戎
索米尔
南特
瓦朗赛
讷韦尔
欧索讷
伯尔尼
欧坦
索恩河畔沙隆
旺代
瑞士
尼奥尔
日内瓦
罗阿讷
奥莱龙岛
罗什福尔
里昂
尚贝里
蓬斯
格勒诺布尔
皮埃蒙特
比斯开湾
拉弗雷
瓦朗斯
波尔多
加普
栋泽尔
南部
奥朗日
滨海阿尔卑斯省
尼姆
阿维尼翁
尼斯
博凯尔
阿尔勒
圣卡纳
昂蒂布
弗雷瑞斯
艾克斯
热纳
巴约讷
图卢兹
蒙彼利埃
马赛
拉瓦莱特
圣拉斐尔
卡尔卡松
纳博讷
奥利乌勒
土伦
耶尔群岛
利穆
佩尔皮尼昂
0
50
100
150 英里
西班牙
地中海

0
100
200 千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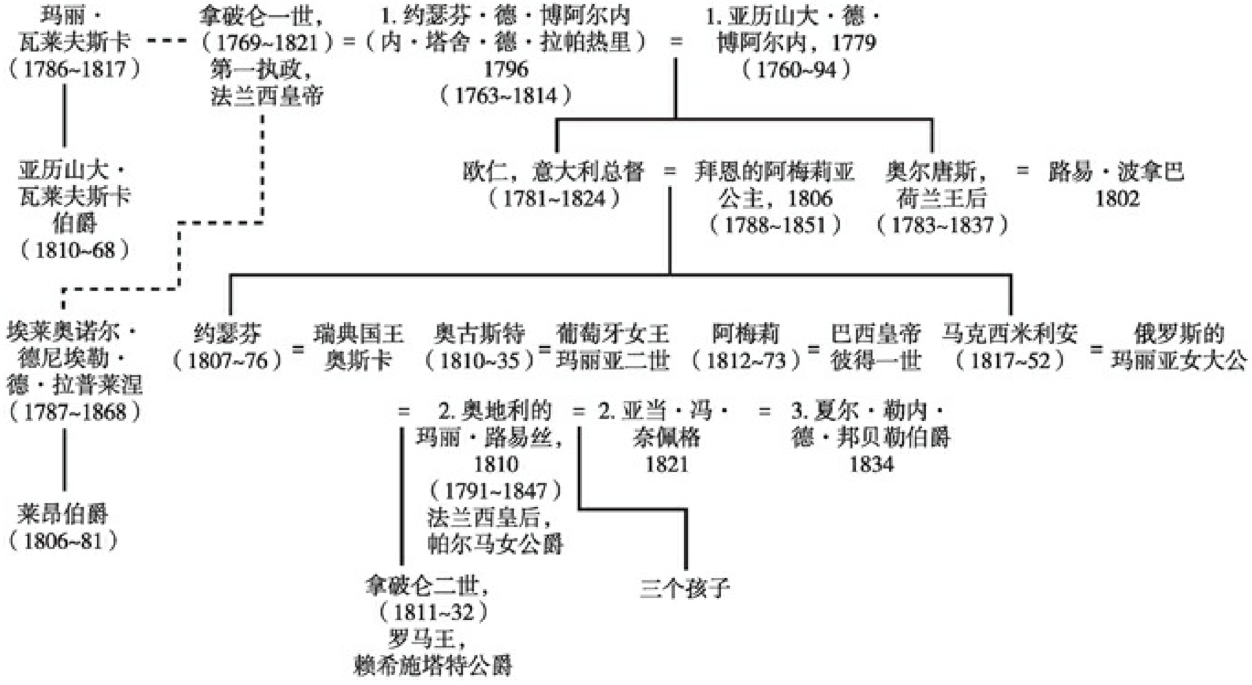

2. 拿破仑时代的巴黎
胜利街
法兰西歌剧院
布洛涅森林
圣奥诺雷街
爱丽舍宫
新早金莲街
巴黎证券交易所
圣但尼门
星形广场
旺多姆广场
路易十五广场
（协和广场）
卡斯蒂廖内街
圣洛克教堂
王家宫殿
圣殿塔
监狱
乌尔克运河
杜伊勒里宫
骑兵竞技场
奥尔赛码头
塞纳河
博阿尔内公馆
圣尼凯斯街
卢浮宫
里沃利街
新桥
圣热尔曼郊区
王家桥
伏尔泰滨河路
艺术桥
沙滩广场
孚日广场
荣军院
王储街
巴黎圣母院
战神广场
巴士底狱
圣叙尔皮斯教堂
巴黎王家军校
巴黎综合
理工学院
圣约瑟夫-
德-卡姆教堂
卢森堡宫
先贤祠
奥斯特利茨桥
0
1/4
1/2 英里
0
1/2
1千米

波拿巴家族家谱

波拿巴家族



拿破仑和约瑟芬的近亲



引言

1944年10月，正当荷兰从纳粹手中获得解放之际，伟大的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海尔（Pieter Geyl）写完了他的拿破仑相关作品[1]。此前215年间有数万本关于拿破仑的书出版，海尔的这本是其中最富有创意的之一。此书的独创性不在于海尔自己对拿破仑的看法（尽管他肯定在书中明确阐述了对拿破仑的见解），而在于它复述了其他人的观点，并追溯了在1815年和他所处的时代之间拿破仑名声的不同变化阶段。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拿破仑既是历史风云人物，又是如此重要的政治巨人，他的这两个身份都经历了很多浪漫化或诽谤，所以海尔摘录的观点（不出意外地）经常激烈对立，它们一般都反映了作者自身的政治立场。海尔写完这本书后，二战期间的欧洲历史影响了人们对拿破仑时代欧洲大陆上的事件的观点，而且有时仍让它们黯然失色。这一点也不出意外，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写作本书时，我努力不让自己被之前的阐释过度影响，而是尽量回溯到拿破仑本人和私下认识他的人的言论。当然，对他的本能分歧也延伸到了这里，几乎所有同时代人的叙述都立足于拿破仑生前或死后作者所处情境，具有严重的倾向性。数十个例子表明，在那些他逊位后不久写出来的文字中，工作的诱惑、津贴的诱惑，抑或仅仅是在波旁王朝治下出版的权利都损害了其内容的客观性。举个例子，1803～1814年，拿破仑的廷臣之妻克莱尔·德·雷米萨（Claire de Rémusat）在写给丈夫的信中对皇帝满怀情意，但1818年时，她在回忆录中说他是“不懂慷慨”的怪物，此外他挂着“撒旦般的”笑容。这两个时期之间发生了什么？那是其夫想在波旁王朝谋得省长的差事。1815年，克莱尔烧掉了她的实时文

字，设法恢复夏多布里昂所谓的“回忆中的回忆”（memories of memories）。

或者再看这个例子。我们接受的对拿破仑的很多理解其实受其同学路易-安托万·布列纳的回忆录的影响，但那本书相当可疑。1797年拿破仑在莱奥本与奥地利议和时，布列纳任其私人秘书。布列纳已经不能亲昵地称拿破仑为“你”，他说比起荣升拿破仑的私人办公室之首，这不过是个“小损失”，但因为他贪污，拿破仑只好两度将他解职，他们最终不欢而散。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布列纳的回忆录比较客观，哪怕它其实只是包括幻想家夏尔·马克西姆·德·维尔马雷（Charles Maxime de Villemarest）在内的很多人写的。1830年，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等熟识拿破仑的人出版了共有800页的两卷本著作，用论辩语句粉碎了布列纳的很多说法。因此，我在引用布列纳的文字时存疑，只有他本人据信在场时，我才用他的文字来例证我的叙述。

拿破仑时代的经典著作中，到处是这类需要谨慎对待的“同时代”材料。蒙托隆伯爵曾在圣赫勒拿岛陪伴拿破仑，离岛二十年后，此人写下了他所谓的关于岛上生活的“自述”，但他甚至都没有那个时期的笔记。蒙托隆的回忆录其实是小说家大仲马（Alexandre Dumas）代笔的，拿破仑最喜欢的演员塔尔马的回忆录也是他代写的。1813年，拿破仑禁止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进入巴黎。19世纪30年代，她的回忆录问世，彼时她是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可她仍声称自己记得与皇帝的私下长谈。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的18卷本回忆录有不少是巴尔扎克（Balzac）代笔的，其写作目的是摆脱债主纠缠。拿破仑的警务部长富歇的回忆录其实是受人雇佣的穷酸文人阿方斯·德·博尚（Alphonse de Beauchamp）写的。拿破仑宠爱的情妇乔治小姐的回忆录也是代笔的，但她觉得内容太无聊了，于是在书里添油加醋，写了拿破仑把一卷钞票塞进她的胸衣的故事。

在著作权法出现之前的年代，人们甚至可以出版约瑟夫·波拿巴、马尔蒙元帅、拿破仑的外交部长阿尔芒·德·科兰古等尚在人世的有关人员的回忆录，而后者没有任何诉诸法律的权利。1837年，有个叫夏洛特·德·索尔（Charlotte de Sor）的骗子出版了她所谓的科兰古回忆录，创作此书的基础是1826年他俩的一次简单会面（直到1934年，真正的科兰古回忆录才出版。）19世纪20年代，塔列朗写了回忆录中关于拿破仑的部分，但是19世纪60年代，激烈的反拿破仑主义者阿道夫·德·巴古（Adolphe de Bacourt）全面重写了塔列朗回忆录。梅特涅亲王的回忆录亦是代笔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私的。约瑟芬曾经的爱人保罗·巴拉斯的回忆录则是恶意与自怜的典范，旨在报复拿破仑。拿破仑在雾月政变中推翻了路易·戈耶，此人在回忆录序言中承诺道，他将是“公正的作者”，给予拿破仑“完全的公道”。可事实上，戈耶的两卷本回忆录几乎都是愤愤不平的咆哮。大臣拉扎尔·卡诺与格鲁希元帅都没写回忆录，但是他们根据自己留下的文件拟出了稿子，其中有的是实时的，有的则不然。外交官安德烈-弗朗索瓦·米奥·德·梅利托的所谓回忆录其实是其女婿写的。在梅利托的女婿动笔时，书中描述的事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无论如何，因为有那么多人想要记下自己对这位非凡人物的印象，也有些亲近拿破仑的人做了实时记录，他们既没有靠诋毁他在即将建立的政权下谋职，也不曾靠夸大自己与他的亲密关系谋财。举个例子，科兰古侯爵描写的1812～1814年、亨利·贝特朗写的关于圣赫勒拿岛上事件的日记，以及康巴塞雷斯的回忆录，直到20世纪30年代、50年代、70年代才分别问世，不是为了马上出版而写这一点就大大增强了它们的可信度。身为拿破仑的宫廷总管，不太知名的路易·德·博塞-罗克福比布列纳更亲近他。波旁王朝统治时期，博塞勇敢地出版了回忆录。克洛德-弗朗索瓦·德·梅纳瓦尔和阿加顿·费恩担任过拿破仑的秘书，他俩刻画的拿破仑形象与博塞描写的达成相称与均衡。当然，我们需要把这三本书和所知的其他资料核对，此外它们也要经历互相核对。然而，核对工作

完成后，比起皇帝的敌人与其代笔者在他死后描绘的“黑色传奇”，这三本书描述的他往往更具一致性与可信度。

循着引线走出这座迷宫时，2014年拿破仑传的作者有个胜过所有前辈的巨大优势：从2004年开始，巴黎拿破仑基金会开始对拿破仑现存的33000封信件进行卓越的编辑与出版工作，其中多达三分之一的信要么没出版过，要么经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删减后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通信集旧版中露面。这一内容浩大的新版本使人们可以重新评价拿破仑，它也是本书的基石。

自从200年前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其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被记录、研究、挑拣过，这些工作细致到了最惊人的程度。比如说，1804年7月19日，他在皮卡第（Picardie）比尼圣马克卢（Buigny-St-Maclou）附近的铁匠家停下，喝了杯加牛奶的咖啡，然后他分了些金币给惊讶喜悦的住户。为了这区区一件事，就有人写了一篇15页的论文。关于他的事实内容上极其精细，数量上多如牛毛，但它们并未导出对其人格、政策、动机乃至成就的一致结论。正如我在第一章里所说，拿破仑未满30岁时，他的第一本传记就出版了。从那以后，关于他的争论成了长期传统，本书显然也是其组成部分。1817年，瑞士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吕兰·德·沙托维厄（Frédéric Lullin de Chateauvieux）写道：“像强烈的飓风一般，他扫清前进路上的僵化障碍，为民族铸就业绩——它们盖过统治了800年的哈布斯堡和统治了600年的波旁。”1818年，斯塔埃尔夫人死后出版的作品管拿破仑叫“没有礼貌、没有祖国、没有道德的雇佣兵，他是东方暴君、新阿提拉，只知道如何破坏与毁灭的士兵”。1808年，德意志最伟大的文学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与拿破仑会面，他说对方“永远处于开明状态”。拿破仑是摧毁者还是建设者？是解放者还是专制者？是政治家还是冒险家？“争论继续进行。”海尔之书的最后一句话如是说。在本书结尾，我希望读者能完全明白为何我用的标题是“拿破仑大帝”。

[1] 这是指海尔的*Napoleon*：*For and Against*。——译者注

第一部 发奋为雄

第一章 科西嘉

为了让我们感兴趣，悲剧英雄既不可十恶不赦也不可清白无瑕……所有软弱和矛盾都令人心生不快，并呈现格外悲哀的色彩。

——拿破仑论弗朗索瓦-朱斯特-马里·雷努阿尔的戏剧《圣殿骑士》

读史立刻让我觉得，我能如我们的史书中最伟大之人一般成就业绩。

——拿破仑致科兰古侯爵

1769年8月15日（周二）正午将临时，在地中海岛屿科西嘉岛（Corsica Island）上的一座较大城镇阿雅克肖（Ajaccio），拿破莱奥内·迪·波拿巴（Napoleone di Buonaparte）出生，成年之前，他签名时都用这种拼写。“从教堂回家的路上，她感到分娩阵痛，”他说自己的母亲莱蒂齐娅，“她一到家我就出生了，我没有生在床上，而是生在一堆壁毯上。”[1]父母给他选择的名字不同寻常，但并非不为人知，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中就有这个名字，所属时代离他更近的一位叔祖父也叫此名。

波拿巴家族先祖原是佛罗伦萨（Firenze）和里窝那（Livorno）之间的领主，1261年，一个佛罗伦萨人首先采用姓氏波拿巴。家族长子一脉留在意大利，而1529年，弗朗切斯科·波拿巴（Francesco Buonaparte）移民科西嘉，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其后代大都在法律界、学术界和教会谋求体面职业。[2]拿破仑出生时，波拿巴家族处于包含中产阶级上层（haute bourgeoisie）和极弱小贵族的社会圈子外围。

拿破仑统治法国后，人们试图证明波拿巴家族后人源自13世纪的特拉布宗（Trebizond）皇帝，他便告诉他们，他发动军事政变后，波拿巴王朝才开始。“有的系谱学者能把我家的历史上溯到大洪水时期，”拿破仑告诉奥地利外交官克莱门斯·冯·梅特涅（Clemens von Metternich）亲王，“也有人假称我出身庶民。真相介于二者之间。波拿巴一族是个不错的科西嘉家族，我们很少离岛，所以不太出名，但要大大胜过那些开始诽谤我们的纨绔子弟。”[3]拿破仑偶尔会谈起自己的意大利血统，并自称古罗马人的后代。“我属于创立帝国的种族。”有一次他如此自夸道。[4]

虽然波拿巴家族远远算不上富裕人家，但他们有足够的土地，以至于阿雅克肖领班神父、拿破仑的叔祖父卢恰诺（Luciano）说波拿巴家的葡萄酒、面包或橄榄油从不用买。自从1682年起，波拿巴家族就住在波拿巴宅（Casa Bonaparte），这栋三层大屋位于今阿雅克肖圣夏尔街（rue Saint-Charles），今人仍可在屋内地下室看到用于磨面粉的磨石。拿破仑的父母另有一幢乡间住宅。除了阿雅克肖，至少三个城镇有他们的财产。此外，他们有一群绵羊、一座葡萄园，还雇了一个保姆、一位女仆和一名厨师。“科西嘉没有财富，”多年后，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Joseph）写道，“有钱人的积蓄也很少超过20000里弗赫（Livre），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所以我们家算得上科西嘉最有钱的人家之一。”青年拿破仑同意他的看法，并补充道：“在科西嘉，奢侈是件坏事。”[5]

拿破仑出生之前四年，即1765年，苏格兰律师兼作家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游览了科西嘉岛，他沉醉于眼前的景象。“阿雅克肖是科西嘉最美的城镇，”他后来写道，“这里有很多非常优美的街道，还有漂亮的花园和热那亚总督府。小镇居民是岛上最文雅的人，同法国人有不少往来。”当时科西嘉岛大概有14万人，大多从事农业，三年后，岛上居民和约2800万法国人口产生的交集将显著超出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所愿或所求。

意大利城邦热那亚（Genoa）名义上统治了科西嘉两个多世纪，但其支配权仅限于沿海城镇，它很少设法将权力延伸至内陆山区，而科西嘉人在那儿非常独立。1755年，科西嘉颇具魅力的民族主义领袖帕斯夸莱·保利（Pasquale Paoli）宣布成立独立共和国，1763年，他赢得佩迪科斯特（Pedicoste）之战，共和国的概念于是变成现实。科西嘉人亲切地称保利为“爸爸”（Il Babbù），很快，他开始改革小岛的财政、法律和教育体系，并修建若干道路，开办一家印刷厂，还让强大家族组成的岛上竞争派系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和睦相处。少年拿破仑认为保利是立法者、改革者与真诚友善的独裁者，他怀着这一腔敬意长大。

热那亚明白，想在科西嘉重建统治就得开战，但它对此并无兴趣。1768年1月，热那亚不情愿地把科西嘉卖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五（Louis XV），换得4000万法郎。法国外交大臣舒瓦瑟尔（Choiseul）公爵任命科西嘉人马泰奥·布塔福科（Matteo Buttafuoco）统治该岛，保利自然反对，于是法国派冷酷无情的沃（Vaux）伯爵率3万名法军士兵镇压起义，并且马上让法国人马尔伯夫（Marbeuf）伯爵接替布塔福科。

拿破仑之父卡洛·波拿巴（Carlo Bonaparte）与其年轻漂亮的妻子莱蒂齐娅支持保利，他们在山区作战时，她怀上了拿破仑。卡洛担任保利的私人秘书兼副官，然而，1769年5月8日，沃伯爵在蓬泰诺沃（Ponte Nuovo）之战中消灭了科西嘉军队，此后卡洛与怀孕已久的莱蒂齐娅拒绝随保利和另外340名抵抗者去流放。[6]马尔伯夫与科西嘉乡绅会面时，卡洛反倒宣誓效忠路易十五，因此他保住了自己在岛上的职务——阿雅克肖法院陪审推事和科西嘉岛林业学校校长。蓬泰诺沃会战后不到两个月，卡洛和马尔伯夫一起进餐，坚持抗法的昔日战友们抗议他的行径。18世纪70年代中期后，大规模反抗很少见了，但在接下来二十年间，数百人死于零星的反法游击斗争。[7]“他发现并入法国会给祖国带来巨大利益，”约瑟夫·波拿巴描写自己的父亲道，“于是他就成了优秀的法国人。”[8]1777年，卡洛就任科西嘉贵族代表，因为这一职位，他

两度在凡尔赛宫（Palace of Versailles）觐见路易十六。

青少年时期，拿破仑一直宣扬激进的科西嘉民族主义，人们常说他鄙视父亲的通敌行为，但此说的证据只有路易·安托万·德·布列纳（Louis Antoine de Bourrienne）倾泻在他身上的恶评。布列纳是拿破仑的同学，也当过他的私人秘书，但此人贪污行径严重，为此他不得不两度将其解职。1789年拿破仑确曾致信保利，谴责投靠敌营的科西嘉人，但他并未提及已经过世的父亲。拿破仑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夏尔（Charles）[9]，若他认为父亲是卖国贼，他很可能不会这么做。在日后拿破仑所谓的小贵族（petits gentilshommes）阶层中，波拿巴家族是一个顽强拼搏、奋发向上、关系密切的宗族，他们明白跟历史逆流牵扯将得不到任何好处。

事实证明，法国尽可能灵活地治理科西嘉。马尔伯夫试图让岛民中的上层阶级相信接受法国的统治将有益处，而卡洛将是主要受益人之一。如果说保利是拿破仑早年的政治偶像，卡洛就正好代表愿同法国合作的外国人，这种合作对未来拿破仑帝国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

卡洛身材高大，相貌俊朗，广结人缘，擅长马术。他能讲流利的法语，熟知洛克、孟德斯鸠、休谟、卢梭和霍布斯的启蒙思想，并撰写质疑组织化宗教的伏尔泰式随笔，供人私下传阅。[10]拿破仑后来说，父亲是个“败家子”。卡洛的花销肯定超过他那微薄收入，这导致波拿巴家族逐渐背上债务。[11]卡洛是个慈父，但他身体虚弱，经常囊中羞涩，为人甚至有些轻浮。除了债务、蓝灰色眼睛以及导致他们双双早死的疾病，拿破仑没从父亲那儿继承多少东西。“我的好运和我的一切有意义之举都归功于母亲。”他日后会这么说。[12]

名唤玛丽亚-莱蒂齐娅·拉莫利诺（Maria-Letizia Ramolino）的女人模样迷人，意志坚定，她出身良好，但从未受过教育。莱蒂齐娅的父亲曾是阿雅克肖的代理行政官，后来又担任科西嘉路桥巡检。1764年6月2

日，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莱蒂齐娅嫁给18岁的卡洛·波拿巴（法国大革命时期，阿雅克肖档案馆遭焚毁，所以当时莱蒂齐娅的确切年龄不明）。卡洛自诩是个世俗化的启蒙人士，因此两人没在天主教堂结婚，但是领班神父卢恰诺后来篡改教堂记录，声称他们在此举行了婚礼弥撒，这是波拿巴家族不重视官方文档真实性的早期迹象之一。[13]莱蒂齐娅的嫁妆包括“一间窑炉及其附近的一座房子”、一套寓所、一片葡萄园和8英亩土地，价值总计175000法郎，颇为可观。花花公子卡洛据信结婚时爱着另一个女人，不过这笔嫁妆胜过了他的爱。[14]

1765～1786年，莱蒂齐娅一共生了13个孩子，其中8个没有在婴儿期夭折，当时，这一存活比例并不罕见。最终，这些孩子里出了1个皇帝、3个国王、1个王后、2个藩属公主。拿破仑淘气时莱蒂齐娅会揍他，有一次他因为模仿奶奶而挨揍。虽说他不太喜欢挨打，但那个年代体罚是正常现象，他提到母亲时也只流露了真诚的爱意与尊敬。“我的母亲是个出色的女人，既能干又勇敢。”暮年拿破仑对古尔戈将军说，“她柔中带刚，女人的身体上长了男人的头脑。”此言出自他口中便是盛赞。“她是强势的女家长，”他补充道，“她头脑发达！”[15]拿破仑一掌权就优待母亲，他为她买下塞纳河（the Seine）畔的蓬城堡（Château de Pont），让她每年可享100万法郎。莱蒂齐娅把大部分拨款存起来，她吝啬得出了名，当有人为此嘲笑她时，她回答：“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得给所有这些我生下来的国王孩子找面包吃。”[16]

在拿破仑出生之前，莱蒂齐娅的两个婴儿夭折了。紧接着拿破仑之后出生的女孩玛丽亚-安娜（Maria-Anna）只活到了5岁。1768年1月，拿破仑的哥哥朱塞佩（Giuseppe，他后来改用法语化名字约瑟夫）出生。拿破仑出生后，1775年3月，卢恰诺/吕西安（Lucien）出生；1777年1月，妹妹玛丽亚-安娜/埃莉萨（Elisa）出生；1778年9月，路易（Louis）出生（他显然取了法国国王的名字）；1780年10月，玛丽亚-保拉（Maria-Paola）/波利娜（Pauline）出生；1782年3月，玛丽亚-安农

齐亚塔（Maria-Annunziata）/卡罗琳（Caroline）出生；1784年11月，吉罗拉莫（Girolamo）/热罗姆（Jérôme）出生。卡洛于38岁时去世，那时莱蒂齐娅才33岁，此后她再没生过孩子，但拿破仑认为，如果父亲活得长一些，母亲能生育20个子女。[17]

对家人深切长久的挂念是拿破仑书信的显著特点之一。不论是涉及母亲在科西嘉的财产、弟弟的教育，还是妹妹的婚姻前景，拿破仑都不懈地设法保护并振兴波拿巴家族。“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永久真爱。”他致信哥哥约瑟夫称。[18]拿破仑坚持促进家族繁荣，这一倾向后来严重损害了他自己的利益。

身为意大利科西嘉人，拿破仑的出身招来诋毁者无尽的谩骂。威廉·伯登（William Burdon）属于最早的一批英文拿破仑传作者，此人提到传主的意大利血统时说：“比起法国人的坦率与活跃，他性格里的残暴阴暗面更接近意大利人的背信弃义，这或可归因于此。”[19]类似地，1800年11月，英国记者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说，拿破仑是个“来自卑劣小岛科西嘉的粗鄙暴发户！”1804年，法国元老院提议拿破仑加冕，让-德尼·郎瑞奈（Jean-Denis Lanjuinais）伯爵出声反驳：“什么！他所属种族的渊源可是丢尽了脸，罗马人都不屑于雇他们当奴隶！让这种人统治祖国，难道你们能忍吗！”[20]因为拿破仑是科西嘉人，人们认为他会热衷于世仇争斗，然而并没有记录表明波拿巴家族投身宗族复仇，而且拿破仑也相当宽容地对待好几个背叛他的人，如外交部长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警务部长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

拿破仑小时候患过干咳，这可能是未经确诊的轻度肺结核症状。验尸报告证明，他的左肺叶有患过肺结核的迹象，不过此病早已痊愈。[21]然而，广为人知的孱弱内向者形象很不符合家人给他起的昵称“拉布莱奥内”（Rabulione，意为捣蛋鬼）。由于缺乏可信资料，拿破

仑童年的很多内容必然仍是猜测，但有一点没多少疑问：他是个早熟的出色读者，早年时就迷上历史与传记。莱蒂齐娅告诉一位政府部长，她的儿子“从不参加同龄小孩的娱乐活动，小心地避开他们。他总是独自待在自家三楼的一个小房间，不怎么下楼，哪怕要和家人吃饭。他一直在楼上读书，特别是历史书”。[22]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800页小说《新爱洛伊丝》（*La Nouvelle Héloïse*）描写爱与赎罪，拿破仑称，9岁时他第一次读这本书，“它改变了我的思想”。[23]

“我相信早年阅读深深影响了他少年时代的爱好和性格。”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后来回忆道。[24]他讲了两人上小学时的一件事：有一次，学生们分组，每人都被告知在罗马或迦太基国旗下入座，而拿破仑根本不肯加入失败的迦太基一方，非要跟约瑟夫换座位。[25]（拿破仑比约瑟夫小18个月，但他的意志总是比哥哥坚定。）拿破仑日后督促低级军官“反复阅读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尤利乌斯·恺撒、古斯塔夫·阿道夫、欧根亲王和弗里德里希大王（Frederich the Great）的战史，唯循此道才能成为伟大统帅”。[26]古代史赋予拿破仑渊博的军政策略知识和贯穿其一生的可引用素材。这种激励非常强烈，以至于拿破仑在为画像摆姿势时不时把手插进马甲，模仿穿长袍的罗马人。

拿破仑的母语科西嘉语是多含习语的方言，同热那亚语不无相似之处。他在学校学会用意大利语读写，快10岁时开始学法语。拿破仑说法语时总带有浓厚的科西嘉口音，比如把“eu”或“u”说成“ou”，这让他在学校和军队里招来各种嘲笑。建筑师皮埃尔·方丹（Pierre Fontaine）装饰并翻修了拿破仑的很多宫殿，此人认为，“很难相信他这种地位的人”讲话时口音那么重。[27]拿破仑不精通法语语法和拼写，不过旧时代标准拼写无关紧要，而且他一直能轻松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终其一生，拿破仑的笔迹遒劲果敢，尽管相当潦草。

拿破仑的童年常被描述成充斥着焦虑不安的激烈涡流，但他在阿雅克肖度过的最初九年单纯而快乐。那时，家人、朋友与一些家仆陪伴着他。后来，他慷慨地对待自己的文盲保姆卡米拉·伊拉里（Camilla Illari）。[28]为了把拿破仑培养成法国军官和绅士，家人把他送去法国（科西嘉人称之为“大陆”），此后情况才开始复杂化。

马尔伯夫在科西嘉上层阶级中积极推行法国化政策。1770年，他颁布法令，宣布凡能证明自身贵族家世长达两个世纪的科西嘉人皆可享有法国贵族（noblesse）的广泛特权。托斯卡纳（Tuscany）大公曾正式认可卡洛之父约瑟夫的贵族身份，随后比萨（Pisa）大主教承认约瑟夫是“佛罗伦萨贵族”。[29]科西嘉未封建化，少有岛民购买头衔，但卡洛为波拿巴家族申请到了跻身岛上78个贵族之家的权利。科西嘉最高理事会追溯了波拿巴一族的佛罗伦萨起源，1771年9月13日，理事会声明该家族正式受封为法国贵族。[30]

现在，卡洛可依法首次使用签名“德·波拿巴”（de Buonaparte），并出席科西嘉议会。卡洛自己的收入难以供儿子们上学，但他也能为他们申请王室奖学金了。法国政府愿为多达600名法国穷贵族之子支付学费，条件是他们都得证明自己出身贵族、无力负担学费、能用法语读写。9岁的拿破仑已经符合前两个条件，为了满足第三个，1779年1月，家人送他去勃艮第（Burgundy）的欧坦（Autun）接受严格的法语教学。

卡洛申请奖学金时，马尔伯夫伯爵亲自加快了法国官僚机构的办理进度，此事后来激起谣言，传谣者说他是莱蒂齐娅的情人，可能也是拿破仑的生父。波旁王朝和英国的作者们孜孜不倦地传播这一诽谤之辞。就像拿破仑一生都自夸一样，他的敌人也一直寻找妙法来贬低他的神话。1797年，28岁军事英雄的最早传记开始出现。当年，布尔古安（Bourgoing）骑士将某位佚名英国作者的《波拿巴早年的一些简况》

（*Quelques notices sur les premières années du Buonaparte*）译成法文。此书声称，莱蒂齐娅"吸引了"马尔伯夫。安德鲁·道格拉斯（Andrew Douglas）爵士为这本书撰写了简短导言，证明此说的真实性。道格拉斯是拿破仑在欧坦的同学，但他显然并不认识波拿巴家族的其他人。[31]

拿破仑本人不太在意这种诋毁，不过他确曾对杰出数学家兼化学家加斯帕尔·蒙日（Gaspard Monge）指出，母亲在保利的科尔特（Corte）要塞对抗马尔伯夫的军队时怀上了他。皇帝拿破仑不厌其烦地关照马尔伯夫之子。在他指挥的某次战役中，一群士兵抢劫了马尔伯夫之女布吕尼（Brunny）夫人，于是他"极尽关切地招待她，从自己的卫队中拨给她一队猎兵哨兵，最后把心满意足的她送走了"。[32]若布吕尼夫人的父亲勾引莱蒂齐娅、给卡洛戴绿帽，拿破仑不大可能做出上述举动。也有人说保利才是拿破仑的生父，此流言同样地被证伪。

拿破仑接受法国教育后成了法国人。他年龄尚幼，又在法国待了较长时间，再说当时法国文化在欧洲最强势，有这些因素的存在，假如他没有变成法国人倒会叫人惊讶。1778年12月31日，拿破仑获得奖学金（相当于助理牧师的薪水），次日，他开始在欧坦主教管理的教会神学院上学，此后他会阔别科西嘉近八年之久。学校名册上登记的拿破仑姓名是"拿破仑·德·波拿巴先生"（M.Neapoleonne de Bonnaparte）。校长沙尔东（Chardon）教士回忆道，拿破仑"为人深沉抑郁，他没有玩伴，独来独往……他有才能，学得快……如果我责备他，他会回答，'先生，我知道了'，语气冷淡得近乎傲慢"。[33]因为学生是个聪明好学的顽强少年，沙尔东只用三个月时间就教会了他法文读写，甚至还教了短文写作。

在欧坦学会必备的法语后，1779年4月，拿破仑进入香槟地区（Champagne）特鲁瓦（Troyes）附近的布列讷堡（Brienne-le-

Château）王家军校就读，此时他还差四个月满10岁。次日，父亲离去，因为学校没有假期，三年后他们方才再会。学校教师是圣方济各会分支最小兄弟会（Minim order）修士，学生有110人，连拿破仑在内共50人领有奖学金。虽说布列讷是军校，但其管理者却是修士，不过学校的军事课程是由校外教员教授。校园条件简朴，每个学生只有一块草垫、一条毯子，但他们不会挨打。1782年6月，父母的确来看望拿破仑了，当时，莱蒂齐娅说她担心儿子瘦了太多。

1776年，路易十六（Louis XVI）建立了12所王家军校，布列讷军校在社会上并非最受欢迎，但拿破仑在此接受了良好教育。他每天学习八小时，课程包括数学、拉丁语、历史、法语、德语、地理、物理、工事学、武器学、击剑、舞蹈和音乐（最后三门课表明，布列讷军校兼具贵族精修学校的特征）。[34]除了拿破仑，物质环境艰苦、学术要求严格的学校培养了很多出色的将军，如路易-尼古拉·达武（Louis-Nicolas Davout）、艾蒂安·南苏蒂（Étienne Nansouty）、安托万·菲利波（Antoine Phélippeaux）、让-约瑟夫·多特普尔（Jean-Joseph d’Hautpoul），学校教员夏尔·皮舍格吕（Charles Pichegru）则是未来的荷兰征服者、保王党阴谋者。[35]

拿破仑擅长数学。“要成为良将，你必须学会数学，”他后来评论道，“它能在纷繁场合指引你的思想。”[36]出色的记忆力帮了他的忙。“记忆力是我的超凡之处，”他曾自夸道，“我还是男孩时就记得三四十个数字的对数。”[37]他获准提前修习针对12岁学童的数学课程，很快就掌握了几何、代数和三角学。拿破仑最差的科目是德语，他从未学会这门语言。令人惊讶的是，虽然他如此热爱古代史，可他的拉丁文也薄弱（好在直到1780年后他才需要参加拉丁文考试，那时他的去向已然明了。他会加入陆军或海军，不会投身教会）。拿破仑也精于地理，就在他的学校练习册的最后一页上，他在一长串英国王室领地名称后写着：“圣赫勒拿：小岛。”（Sainte-Hélène：petite île.）[38]

“历史能传授年轻人道义与美德。”布列讷军校简章写道。修士们赞同伟人中心史观，用古今英雄人物激励男孩们的进取心。[39]拿破仑从学校图书馆借了很多传记和历史书，如饥似渴地阅读普鲁塔克笔下的英雄传说、爱国事迹与共和国美德故事。他也读了恺撒、西塞罗、伏尔泰、狄德罗、雷纳尔（Raynal）教士以及伊拉斯谟、欧特罗皮乌斯、李维、菲得洛斯、撒路斯特、维吉尔的著作，还读过公元前1世纪人士科奈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的作品《伟大统帅传记集》（*Lives of the Great Captains*），此书有章节论及地米斯托克利、来山德、亚西比德与汉尼拔。在校期间，拿破仑得绰号“斯巴达人”，原因也许根本不是他为人吃苦耐劳，而是他深深仰慕斯巴达城邦。拿破仑可以背诵维吉尔的整篇文章，上课时他自然支持心中英雄恺撒，反对庞培。[40]他成年后喜欢的戏剧常常也围绕古代英雄展开，如拉辛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e le Grand*）、《昂朵马格》（*Andromaque*）、《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以及高乃依的《秦那》（*Cinna*）、《贺拉斯》（*Horace*）、《阿提拉》（*Attila*）。

一个同时代人回忆说，拿破仑曾逃课去学校图书馆，在馆内阅读波里比乌斯、普鲁塔克、阿里安（“他读得很开心”）、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他“不太喜欢”）的著作。[41]波里比乌斯的《历史》按时间顺序记述罗马帝国的兴起，描述了他目击到的汉尼拔之败与迦太基洗劫事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简要刻画了拿破仑最崇拜的两位英雄——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是亚历山大战史的最好史料之一。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的作品只有一本传世，而这本书是亚历山大的传记。所以说，少年拿破仑的读物主题鲜明。同龄人在户外运动时，他却尽可能纵览有关雄心勃勃的古代领袖的书籍。对拿破仑来说，效仿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的愿望并不奇怪。学校教育也让他日后有机会比肩古代巨人。

拿破仑在课堂上认识了查理曼和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的最伟大时

代，但他也学习近期的七年战争中法国在魁北克（Quebec）、普拉西（Plassey）、明登（Minden）和基伯龙湾（Quiberon Bay）的败绩，还包括“英国征服印度的累累硕果”。[42]拿破仑在布列讷读书的大部分时间，英法都在美洲交战，学校如此安排课程是为了培养一代不仅坚信法国伟大，而且执意羞辱英国的年轻军官。拿破仑对英国政府恨之入骨，人们往往将这种倾向归于盲目的仇恨或科西嘉复仇主义。事实上，在他出生的那个十年期，1763年的《巴黎条约》令法国丧失印度和加拿大的大片大陆地块（及市场），他的少年时代，英国也忙着在澳大利亚拓殖，所以说，把他的反英倾向看作非常合理的反应要更准确。晚年拿破仑两度请求去英国生活，他也曾表示自己崇拜马尔伯勒公爵和奥利弗·克伦威尔，但其所受教育导致他视英国为不共戴天之敌。在布列讷上学时，他的英雄中似乎只有被流放的保利尚在人世。另一个已故英雄是瑞典的卡尔十二世（Charles Ⅻ）。1700～1706年，他消灭了敌对四国的联军，但他后来深入俄国，结果只是遭遇惨败，并被流放。

拿破仑也深爱文学。晚年时他回忆道，自己上学时曾在一棵树下阅读描写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塔索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1814年布列讷之战中他就在那棵树旁被一个哥萨克（Cossack）袭击。[43]卢梭肯定科西嘉，拿破仑视其为偶像，17岁时，他写文赞美此人的《社会契约论》。他接受卢梭的思想，认为国家掌握公民生死权，有权禁止轻浮奢侈品，有义务审查戏剧与歌剧。[44]卢梭的《新爱洛伊丝》是18世纪最畅销的著作之一，此书主张不按社会常态行事、追求个人真情实感，这种观点吸引任何年轻人，特别是心怀凌云壮志的梦想家。1765年，卢梭为科西嘉起草自由宪法，这份草案反映了他仰慕保利，保利也同样崇敬他。

拿破仑显然爱读高乃依、拉辛和伏尔泰的作品。他最喜欢的诗人是莪相（Ossian），此人的吟游诗篇记述了古盖尔人的征服史，那些荒野迷雾中的英雄传奇、汹涌大海上的战斗史诗激励了他。拿破仑携带莪相

的《芬戈尔》（*Fingal*）奔赴战场，委托画师为莪相的诗创作多幅画作。他特别喜欢让-弗朗索瓦·勒叙厄尔的歌剧《莪相》和演奏它的十二架踏板竖琴，以至于1804年该剧首演时他封作曲者为荣誉军团（Légion d’Honneur）骑士。同年，他建立凯尔特学院（Académie Celtique），以便研究高卢人的历史与考古学。那个年代，人们大都认为凯尔特人和古高卢人很有渊源，拿破仑也不例外。1813年，凯尔特学院成为法兰西社会与考古学院（Société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其院址现为卢浮宫（Musée du Louvre）。其实，莪相的史诗系自封的“发现者”、文坛骗子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所作，真相揭晓后，拿破仑并未特别介意。[45]

1781年，军校副总督学凯拉利奥（Kéralio）骑士给拿破仑出具了一份优异的成绩单，两年后，此人推荐他升入卓越的巴黎军校。1781年的成绩单显示，拿破仑“体质极佳，神情柔顺，为人温存和善、直言不讳、深思熟虑。课业大都合格，数学应用能力一直突出……此男孩可成为出色的水手”。[46]拿破仑显然有智力优势，但这不大可能改善他与同学们的关系。他们给他起绰号“稻草鼻”（La Paille-au-Ne，发音像科西嘉语“Napoleone”）[47]。同学们笑他说不利索法语，笑他父亲还要证实自己的贵族身份，笑他来自被征服的民族，笑他的瘦弱骨架上长了颗相对较大的脑袋，笑他比学校里大部分同龄人穷。“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1811年，拿破仑对一位廷臣说，“同学们有零花钱，我没有。我感到自豪，并小心地掩藏骄傲……我不知道如何像其他人一样微笑或嬉戏。”[48]日后谈及求学生涯时，拿破仑能忆起他喜欢的老师，但很少提到那些同学。

学童能迅速察觉并嘲笑彼此的细微差距，他们很快发现，拿破仑的致命痛处在于他深深以故乡为荣。（沙尔东教士也曾提及这一点。）他是局外人、外国人，认为身边的富家子弟都属于压迫他同胞的统治阶级。嘲讽恰恰产生了可以在生机勃勃的男孩身上盼来的效果，拿破仑从

此变成骄傲的科西嘉民族主义者，从不放弃捍卫故土。“他天性内向，喜好反思科西嘉被征服之事，少年时便心系国恨家仇，”布列纳回忆道，“所以他追求孤独，养成了有些惹人厌的惯常言行。”[49]布列讷修士教员居曼·德·克雷格米伦（Cuming de Craigmillen）以“他的同学C.H.先生”的名义写了第一本关于拿破仑的书。此书由英文写成，于1797年出版，它描写了一个内敛且反社会的孩子。一位评论家说，书里的小孩“行事直截了当，他大胆莽撞、锐意进取，甚至狂野凶暴”，这四个形容词也适用于他此后的人生。[50]

拿破仑学生时代最著名的逸闻讲述了全校学童一起打雪仗的故事，其中的大量内容很可能是编造的。1783年隆冬时节，据说拿破仑在他设计的冰雪要塞周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模拟战斗，他先是率领进攻方，次日又指挥防御方。[51]拿破仑据信不受同学欢迎，但雪仗故事很不符合这一点。布列纳给回忆录代笔人的笔记也没提这桩逸闻，它很可能纯属写手的杜撰。“这次模拟战斗打了十五天，”回忆录写道，“直到夹杂着沙砾和小石块的雪球打得很多学生失去了战斗力（hors de combat）。”[52]学校真的会让伤害许多学生的游戏玩上两个多星期吗？

拿破仑的信件现存33000多封，最早的一封写于1784年6月15日，收信人是其继舅父约瑟夫·费施（Joseph Fesch），他是莱蒂齐娅之母的第二任丈夫之子。拿破仑在信中争辩道，哥哥约瑟夫·波拿巴不应该参军，因为“全人类命运的伟大主宰赋予我对军事的浓厚热爱，但它（没有）赋予约瑟夫这一点”。拿破仑补充道：“他不敢直面战斗的危险，他的健康也不佳……而且我哥哥完全用卫戍部队的观点看待军事专业。”[53]拿破仑认为，若约瑟夫选择加入教会，马尔伯夫的亲戚欧坦主教“会让他过上舒适生活，他肯定能当上主教，这对家族多好啊！”约瑟夫欲加入步兵，拿破仑遂问道：“可怜的步兵军官是什么货色？对他来说，四分之三的时间是碌碌无为的。”这封三页的书信现藏于纽约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图书馆，几乎每行都有错别字，比如

把“Saint-Cyr”（圣西尔）拼成“Saint-Cire”，把“arrivé”（已到达的）拼成“arrive”，把“écrit”（书面的）拼成“écrie”。这封信也满是语法错误，但拿破仑的字迹清晰可辨。信上的签名是“您忠实顺从的仆人拿破廖内·迪·波拿巴（Napolione di Buonaparte）”。拿破仑在附言中写道：“阅毕即毁。”这是他本人注意审慎编辑历史记录的早期迹象。

1784年9月15日，拿破仑轻松通过布列讷军校毕业考试。次月末，他进入塞纳河左岸的巴黎王家军校（École Royale Militaire in Paris，简称巴黎军校）就读。论社会地位，巴黎军校远远胜过布列讷军校。这里一周给学生换三次床单，伙食也不错。仆役、教师以及假发匠等后勤人员加起来是学员的两倍还多。从早上6点的弥撒开始，学校每天还举行三次礼拜仪式。奇怪的是，巴黎军校不教战争和战略史，但其教学大纲涵盖了布列讷军校的很多课程。此外，巴黎军校还教滑膛枪射击、军事操练及马术。（当年的很多建筑保存至今，它们位于正对埃菲尔铁塔的战神广场一端，里面环绕着总占地超过29英亩的17座庭院。）拿破仑在巴黎待了十二个月，除了战神广场和巴黎军校本身，他没怎么去过城中其他地方，但他自然从书本和军官同僚中获知很多关于巴黎及其纪念碑、防务、资源、建筑奇观的知识。[54]

拿破仑的学业依然出类拔萃。他在布列讷时就决定不去海军，莱蒂齐娅的想法是缘由之一，她既害怕他会被淹死或烧死，也不想让他睡吊床，但主要原因还是炮兵部队名头远胜海军，而数学才能也让他有望成为炮兵军官。1784年，法国各军校的考生总计有202人，共136人通过毕业考试，其中仅14人收到炮兵部队的邀请，所以拿破仑被选入了精英队伍。[55]他是巴黎军校的第一个科西嘉学生。某同学给拿破仑画了一幅亲切的漫画，画中少年英雄坚持捍卫保利，一位老教师拽他身后的假发，努力把他拉回来。[56]

拿破仑有三个杰出的老师：路易·蒙日（Louis Monge，数学家兼化

学家加斯帕尔·蒙日的弟弟）；拉普拉斯（Laplace）侯爵[57]，他后来成了拿破仑的内政部长；路易·多迈龙（Louis Domairon），他教会了拿破仑战前鼓动（harangue）军队的价值。（英语中的“harangue”含有久久咆哮的意味，但法语中的“harangue”并无此意，它可指鼓舞人心的演说，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五世、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就发表过这类演说。拿破仑在战场上具备卓越的鼓动技巧，但他在公共集会上并非一直擅长鼓动。）七年战争之后，让-巴蒂斯特·德·格里博瓦尔（Jean-Baptiste de Gribeauval）革新法军炮兵战术，拿破仑在巴黎军校接触了他的新思想。（历史上，战败总是军事改革之母，这回亦然。）他还学习了法军将领雅克·德·吉贝尔（Jacques de Guibert）伯爵的革命性著作《战术通论》（*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1770年版），此书写道：“现役部队既给人民造成负担，又不能在战争中取得决定性大捷。与此同时，民众大都疏于武装训练，愈发衰弱……假如某国能具备男子气概、创建国民军队，它将称霸欧洲。”[58]吉贝尔宣扬战争中速度、奇袭与机动性的重要性，他主张放弃有城墙的城市的大型补给站，改为因地自给。书中还有一条原则：高昂的士气——军旅精神（esprit de corps）——能克服大部分困局。

拿破仑在布列讷军校读了五年，在巴黎军校读了一年，此时，军事思潮已彻底渗透其身心。它将伴随拿破仑的余生，深深影响他的信念和形象。他接受革命信条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性政府、精英政权、效率和激进民族主义，此举很符合这种思潮，但他对结果平等、人权、媒体自由、代议制政府这些信条无甚兴趣，在他看来，它们都不太符合军事思潮。拿破仑所受的教育让他尊重社会等级、信奉法律与秩序、强烈推崇奖赏人才与勇士，但也令他厌恶政客、律师、记者和英国。

1802年，克洛德-弗朗索瓦·德·梅纳瓦尔（Claude-François de Méneval）接替布列纳任拿破仑的私人秘书。梅纳瓦尔日后写道，拿破仑离校时“自尊自傲，天性好战，组织能力极佳，热爱秩序与纪律”。[59]

这些个性都属于军官准则，把拿破仑塑造成强大的社会保守分子。军官拿破仑信奉公认层级指挥链中的集权控制与保持高昂士气的重要性。行政事务秩序和教育至关重要。由于本能使然，他痛恨一切看上去像“作乱暴民”（canaille）的人。法国大革命期间，甚至他的一生中，这些情感都没太大变化。

卡洛·波拿巴试图让身体好起来，遂搬去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Montpellier）。1785年2月24日，他在那儿去世，终年38岁，死因很可能是胃癌，但也可能是胃溃疡穿孔。当时，拿破仑只有15岁，之前六年他仅仅见过父亲两次，卡洛逝后他也只是匆匆见上一面遗容。“父亲的死亡漫长残酷，严重损伤他的器官和官能，”约瑟夫回忆道，“以至于最后几天（他）完全神志不清了。”[60]卡洛的大夫建议他吃梨子，所以拿破仑对医生抱有的终生恶感可能源于此时。他本人具备无限干劲与精力，或许父亲的英年早逝是原因之一；他怀疑自己也活不长，这倒是正确了。一个月后，拿破仑致信叔祖父卢恰诺，称卡洛是“开明热情、公正无私的公民，然而上帝还是让他死了，而且他死在怎样的地方啊！故土百里之外的异国，此地毫不关心他的存在，远离他珍视的一切”。[61]除了值得赞美的孝心，这封信的有趣之处还在于拿破仑仍视法国为“异国”。抒发完由衷同情后，他又向教母、亲戚乃至家里的女仆米纳娜·萨韦里亚（Minana Saveria）问好，然后他加上信末附言：“3月27日晚上7点，法国王后诞下王子诺曼底（Normandy）公爵。”[62]那个年代，人们常常充分利用昂贵的书写纸，可是给这么重要的信加上如此随便的附言就有点奇怪了。

虽然约瑟夫是卡洛的长子，但拿破仑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新任家主身份。“他不是被权力和荣誉捧高后才在家中最显强势的，”吕西安回忆道，“甚至在他年轻时，他就开始这样做了。”[63]拿破仑提前参加毕业考试，在58名考生中位居第42名，这个成绩可能看上去糟糕，其实不然，因为军校正常学制是两到三年，而他只学了一年。现在他可以投身军

事、专心克服卡洛留下的严重经济困难。拿破仑后来承认，这些事“影响我的心绪，让我少年老成”。[64]

阿雅克肖法院陪审推事卡洛领有22500法郎年薪。他和邻居打财产官司（他一度起诉妻子的祖父）、在地方政府中兼任多个小职位，借此补充收入。然而，卡洛的谋财大计却是桑树苗圃（pépinière），正是这项工程令其次子非常焦虑。“科西嘉桑树长势良好，”博斯韦尔在《科西嘉记》中写道，“这里的虫害和雷雨险情也没有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严重，因此只要状态安定，科西嘉就可出产丰富的丝绸。”[65]岛上某座桑树苗圃的特许经营权原属卡洛·波拿巴的先辈杰罗尼莫·波拿巴（Gieronimo Bonaparte），1782年，卡洛获得这一权利。凭借王室的137500法郎十年期无息贷款和他自己的大量投资，他能种植一大片桑树林。三年后，科西嘉议会撤销与卡洛签订的合同，理由是他没有履行维护义务，他则坚决否认。卡洛去世后又过了十五个月，1786年5月7日，合同正式终止，于是波拿巴家族债台高筑，因为他们得偿还贷款、支付桑树园日常管理费用，它依旧由他们负责。

苗圃导致莱蒂齐娅面临破产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拿破仑向将要加入的团请了长假。这桩官僚主义麻烦持续数年，耗资颇大，以至于法国大革命初露迹象时，波拿巴一族只关心巴黎的政变能否减轻家族债务、政府是否可能给他们发放额外农业补贴来维持苗圃事业。[66]据我们所知，拿破仑处理苗圃事务（l’affaire de la pépinière）时最显偏狭。此事让家族面临破产危机，他奋力推动这一公案。他努力寻找了结方法，以母亲的名义寄出大量信件，游说他能在科西嘉和巴黎找到的所有人。少尉拿破仑对家族尽责，尽量从1100法郎年薪中匀出钱来寄回家。他写给法国总审计长的很多信件称母亲为“波拿巴遗孀”。莱蒂齐娅借了某法国军官600法郎，她差点把家中的银器卖掉还债。[67]由于卢恰诺领班神父相助，执达吏没有插手此事，但波拿巴家族长期缺钱，直到1791年领班神父过世后他们继承了遗产。

1785年9月1日，拿破仑就任拉费尔团第1营第5大队秋季炮兵连的军官，该连屯于罗讷河（the Rhône）左岸的瓦朗斯（Valence）。秋季连属于五个历史最悠久的炮兵部队之一，享有盛誉。[68]16岁的拿破仑既是最年轻的军官之一，又是法军炮兵军官中唯一的科西嘉人。他回忆瓦朗斯的日子时总说自己过得寒酸。当时，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扶手椅，但他仍像从前一样醉心阅读，有时他只好不吃饭，以便有钱买书。那时，救济是拿破仑的部分生活来源。瓦朗斯一家咖啡馆的老板经常招待他喝咖啡，当上第一执政后，他向一位内政部长打听老板的消息。他听闻她还活着，便说："恐怕我没有付清她招待我的所有咖啡，这里是50金路易（louis）（相当于1000法郎），替我交给她。"[69]拿破仑的餐馆账单也慢慢累积起来。一位同时代人回忆道："和别人一起去酒馆或咖啡馆时，有时他可以方便地不付账。经历过这种事的人们向我保证道，虽然拿破仑最年轻最穷，但他不用强迫手段就能获得其他同伴的尊重乃至顺从。他不曾一文不名，但在人生的那个时期，他极其在意开销细节。"[70]他承受不起忘掉苗圃梦魇。

1786～1791年，拿破仑给很多书做了详细笔记，如阿拉伯民族、威尼斯（Venetia）、印度群岛、英格兰、土耳其、瑞士和索邦（Sorbonne）的历史。他评注伏尔泰的《论道德》（*Essais sur les moeurs*）、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History of Florence*）、米拉波的《论密信》（*Des lettres de cachet*）和夏尔·罗兰的《古代史》（*Ancient History*）。他做过笔记的书还有当代地理和政治著作，如雅克·迪洛尔（Jacques Dulaure）的反贵族阶级著作《批判贵族史》和夏尔·杜克洛（Charles Duclos）的八卦之谈《路易十四与路易十五时代秘闻》。[71]与此同时，拿破仑还背诵高乃依、拉辛和伏尔泰的诗作，或许他是为了赢得漂亮姑娘卡罗琳·德·科隆比耶（Caroline de Colombier）的芳心。"听来非常不可思议，"两人曾在黎明时漫步草坪，他日后回忆当时他们的关系多单纯时说道，"但我们一直在吃樱桃！"[72]拿破仑在瓦朗斯继续学跳舞，他可能意识到，若想成为一个能在社会上见人的军

官，舞蹈能力有多重要。[73]他的舞蹈教师多泰尔后来穷困潦倒，1808年12月，他致信拿破仑称："陛下，帮您在礼仪社会迈出第一步的人如今渴求您的慷慨。"皇帝便给他安排了工作。[74]

1786年4月26日，拿破仑在瓦朗斯写了其现存随笔的第一篇，讨论科西嘉人抵抗法国的权利。他已经完成了学业，所以此文并非旨在出版，而是写给他自己看的。对那个时代的法军军官来说，这是不寻常的消遣活动。文章庆祝保利的61岁生日，辩称法律或源于民权或源于君权，倡导国民主权，并总结道："追求一切正义法律的科西嘉人曾挣脱热那亚人的枷锁，如今也能打破法国人的。阿门。"[75]一个法军军官写这种文字显得很奇怪，甚至可说是谋反，但拿破仑从学生时代起一直奉保利为偶像，从9岁到17岁，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孤身待在法国，这让他思念理想化的科西嘉。

拿破仑是个业余作家，26岁之前，他写过约60篇随笔、小说、哲学论述片段、历史文章、论文、小册子和公开信。[76]这些文字一同反映了他在才智和政治上的发展，追溯了他的转变过程：18世纪80年代，他是坚定的科西嘉民族主义者，后来他又公开自称是反对保利的法军军官，1793年他则希望雅各宾法国镇压科西嘉的反叛。晚年拿破仑说，保利"是个好人，他既没背叛英国也没背叛法国，但永远只为科西嘉考虑"，他"是我家族的挚友，力劝我加入英军，这样他可以动用权力给我谋职……但我更喜欢法军，因为我和他们说同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宗教，我能理解也能欣赏他们的作风，而且我认为，对积极进取的年轻人来说，大革命的兴起是个好时机"。[77]拿破仑也声称保利"盛赞"自己："那个年轻人会成为普鲁塔克笔下的古人之一。"[78]不过，此事的可信度也许更低。

1786年5月上旬，拿破仑写了两页随笔《论自杀》，此文融合了浪漫民族主义者的痛苦呐喊与古典演讲术的做派。"我置身人群却永久孤

独，回房独梦，沉沦于我的忧愁的全部魅力。”他写道，“今天我在思考什么方面？死亡。”[79]这令他想到：“既然我必定死亡，难道我不可以自杀？”“人是多么远离自然啊！”他的呼喊反映了经典的浪漫主义修辞。拿破仑显示了既自大又自怜的哈姆雷特式矛盾心态，然后将一些自我放纵的哲思融入卢梭的科西嘉民族主义。“我的同胞伙伴背负锁链，同时恐惧地亲吻压迫他们的手！他们不再是某位英雄用其美德激励的勇敢科西嘉人，不再抵触暴君、奢侈与卑劣娼妓。你们法国人，”他继续写道，“抢走我们珍视的一切还不够，还腐蚀我们的灵魂。若祖国不复存在，卓越的爱国者就应赴死……我不快乐，万事于我皆苦，所以生活是我的负担。”[80]浪漫夸张的文字吸引了很多受折磨的年轻人，拿破仑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样决定不自杀，但这些随笔让我们一瞥他那正在萌发的自我意识。他的随笔常常遵循当时的古典传统，充斥着言过其实的浮夸词句和华丽辞藻的问题。后来，他写这些随笔时磨炼出的文风成了其宣言和演说的特色。

17岁时，拿破仑的宗教观点开始融合，此后它们也少有变化。虽然他的老师是修士，但他不相信耶稣是神，从未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他的确信奉某种神力，不过除了最初的创世，这种神力和世界的互动非常有限。后来，人们有时见他在开战前画十字。[81]我们将看到，他肯定也知道宗教的社会功效。但就个人信仰而言，他本质上是启蒙主义怀疑论者。1780年9月，11岁的拿破仑参加公开口试，考官要他解释基督的四个主要奇迹，问他关于《新约》的问题。他后来回忆那场考试时道：“因为没有皈依自己从没听过的宗教，古代最贤德之人就要受永久火刑，我听到这种话后感觉恶心。”[82]拿破仑15岁时，一位神父提出帮他度过父亲去世的难关，他拒绝了。而眼下，他又写了一篇未发表的文章，驳斥某位批判卢梭的热那亚新教牧师，并指责基督教包庇专制暴政，因为人类渴望靠坚持建立旨在“扶弱制强从而使人人得享通往幸福的美好安宁”的政府来改善现世生活，但基督教许以死后人生，分散了人类对此希望的注意力。[83]他认为，只有社会契约（人们与国家当局

的协议）能实现幸福。除了这篇15000字的论文，拿破仑还写了喜剧寓言短诗《野兔、猎狗与猎人》（*The Hare，the Hound and the Huntsman*），其诗歌形式模仿了拉方丹的作品。诗中主角向导猎犬恺撒在正要杀死野兔时被猎人射中，全诗最后的押韵对句如下：

> 自助者天助，
>
> 我亦赞此述。[84]

拿破仑的下一篇现存散文仅一页长。他为了解决苗圃问题造访瑟堡旅馆（Hôtel de Cherbourg），1787年11月22日（周四），他在那儿写了《王家宫殿的邂逅》（A Meeting at the Palais-Royal）。今天，该旅馆地址为巴黎圣奥诺雷街（rue Saint-Honoré）附近的沃维利耶街（rue Vauvilliers）。那个由赌场、餐馆和珠宝店（bijouterie shops）构成的巴黎市中心街区是个声名狼藉之地，他在此邂逅了一名妓女。《王家宫殿的邂逅》是写给他自己看的私人记录，其按时间顺序记载了这次经历：

> 我刚刚看了意大利歌剧，正轻快地走在王家宫殿的小径上。对我来说，感受活力正常不过。受此感觉激励，我精神焕发，毫不介意寒冷。可头脑一冷静下来，我就感到寒意阵阵，于是躲进长廊。我正要进铁门时，一位异性吸引了我的目光。当时是晚上，她又年纪轻轻、身材曼妙，于是我马上确定她的职业。我看着她。她停下来，并未露出那个阶层常有的放肆神情，相反，她的举止同她的美丽外貌相得益彰，令我震惊。她的羞怯鼓励了我，我开口了。我比任何人更能察觉她所处的环境多可怕，哪怕被她这种人看上一眼都自觉受辱，这样的我对她开口了。她脸色苍白、身形虚弱、嗓音柔和，叫我一刻也没法犹豫。[85]

两人一同步入王家宫殿的花园，他问她能否从事“更适合你的身体状况的职业”，她答道：“不能，先生，人必须活下去。”“我迷上她了。我发现她至少给了我一个答案，让我有了全新的成功体验。”他问她来自何方（“南特”），问她为何丧失贞操（“一个军官糟蹋了我”），问她是否为之伤心（“是的，非常难过”），问她如何来到巴黎。又问了一连串问题后，他终于问她是否愿意带他回房，“这样我们能取暖，你还可以满足欲望”。[86]文章结尾写道：“此时，我不想过分谨慎。我已经吸引

她了，所以尽管我说的话步步进逼，她也不打算逃避。我也不希望她开始装贞洁，我宁愿证实她已失贞。”[87]起初他并未寻求这种邂逅，但他觉得值得按时间顺序记下此事的事实，表示他很可能这一次就初尝禁果了。连珠炮般迅速提问的交谈方式纯属拿破仑的作风。

几天之后，拿破仑依然待在巴黎，他开始撰写科西嘉史，但没写几行就放弃了。他转而写了辞藻华丽的雄辩式随笔《爱荣誉与爱国家之对比》。文章采用书信体，寄语某位无名年轻女士，力主爱荣誉胜于爱国家。在举出爱荣誉的例子时，他不仅提到法国军事史上的孔代元帅、蒂雷纳元帅，还费了大量笔墨谈论斯巴达、马其顿的菲利普、亚历山大、查理曼、莱昂尼达斯和“首任地方行政官——伟大的保利”。[88]

1786年9月，拿破仑返回阔别近八年的科西嘉，他头一回见到最小的三个弟妹。从这次返乡开始，1786～1793年，他一共回了五次家，有时一待就是好几个月，他之所以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处理父亲遗产留下的各种问题。1787年4月21日，他致信战争部长，要求请五个半月带薪假，“以便恢复健康”。[89]拿破仑其实没病，却能随信附上请假必需的诊疗单据，可见他要么是个好演员，要么有个好说话的医生。将近一整年之后他才归队。评判这次长期离队要看情境：当时是和平年代，冬季，三分之二的步兵军官和四分之三的骑兵军官都不在队。[90]为了帮助母亲照顾家庭，约瑟夫已被迫彻底放弃从军或投身教会的希望，但1788年时，他的确获得了比萨大学（University of Pisa）法学学位。所有的弟弟妹妹们都还在念书，甚至有迹象表明吕西安聪慧过人、胸怀大志。

1788年5月下旬，拿破仑待在法国东部的欧索讷（Auxonne）炮兵学校，该地靠近第戎（Dijon）。就像随他所属团屯于瓦朗斯时一样，他仅仅每天下午3点吃一顿饭，以便从军官薪水中省下足够的钱寄给家中的母亲，并用剩下的买书。每隔八天，他换一次衣服。拿破仑一心坚持

详尽透彻的阅读自学计划，他在欧索讷的大量笔记本中写满雅典人、斯巴达人、波斯人、埃及人、迦太基人等古代世界最杰出民族的历史、地理、宗教与习俗。他的笔记既涵盖当代炮兵改革、团的军纪，也涉及柏拉图的《理想国》、阿喀琉斯以及（必不可少的）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

欧索讷军校校长是炮兵技术先驱、法军将领让-皮埃尔·迪泰伊（Jean-Pierre du Teil）男爵。拿破仑一周上九小时军事理论课，每周二还学习高等数学。随着冶金术的发展，加农炮只需原先一半重量便可发挥原有的威力，因此人们认为炮兵愈发重要。一旦火炮能在战场上移动，并保持其火力与精度，它们就可成为制胜关键。拿破仑最爱相对灵活的12磅炮，他后来叫它们“俏姑娘”。[91]“我认为每个军官都得去炮兵部队服役，”日后他会说，“那里能培养大部分良将。”[92]此言并非全然自捧，他的时代，法军炮兵指挥官包括如下良将：让-巴蒂斯特·埃布莱（Jean-Baptiste Éblé）、亚历山大-安托万·德·塞纳蒙（Alexandre-Antoine de Sénarmont）、安托万·德鲁奥（Antoine Drouot）、让·德·拉里布瓦西埃、奥古斯特·德·马尔蒙（Auguste de Marmont）以及夏尔-艾蒂安·吕蒂（Charles-Étienne Ruty）。

“军事行业里没有我不能独立完成的任务。”拿破仑后来自夸道，“如果没人配火药，我知道怎么做；炮架我也会组装，加农炮我也清楚怎么架；或者说，要是必须有人来教战术细节，我也能教。”[93]这都归功于欧索讷军校。军队原本只用臼炮发射爆破弹，1788年8月，拿破仑负责组织200人测试改用重型加农炮发射爆破弹的可行性，他的报告因阐述清晰而受到赞赏。这些日子里，拿破仑的军事备忘录简明扼要、内涵丰富，强调进攻的重要性。

炮弹试验课题得出了肯定结论。几天后，拿破仑写了《论王权》（Dissertation sur l’Autorité Royale）第一段，辩称军事统治乃优于专制

的政府体系，并明确总结道："只有极少数国王不应该被推翻。"[94]他的观点充满专制主义色彩但又具有颠覆性，若他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此文就会陷入麻烦，哪怕是在巴士底狱陷落前的几个月中法国政治形势愈发混乱的情况下。他把"论文"题献给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艾蒂安-夏尔·德·洛梅尼·德·布里耶纳（Étienne-Charles de Loménie de Brienne），幸运的是，当他正要把文章寄给出版商时，财政大臣被解职的消息传来，于是他立刻停止发表此文。

写作癖影响范围延伸至拿破仑针对下属军官混乱状态起草的规章，不知怎的，最后他写出一篇4500字的文章，文中充斥华丽修辞，如："一丝不苟处事，莫损己身军衔和军装一毫，则临夜亦无忧。鹰有锐目，阿耳戈斯有百头，然其勉强能够尽忠职守。"[95]1789年1月，他写了浪漫传奇剧《埃塞克斯伯爵：一个英格兰故事》（The Earl of Essex: An English Story），不过这不是他最好的文学作品。"伯爵夫人的手指伸入伤口裂缝，"剧中某段话开头写道，"滴着鲜血。她尖叫，捂住脸庞，但她再次抬头时什么也看不见。伯爵夫人惊恐万状、颤抖不已、呆若木鸡，这些可怕兆头正中她的痛处。她坐上马车，来到伦敦塔。"[96]故事包含暗杀阴谋、爱情、谋杀、预兆和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垮台。1789年3月，拿破仑继续遵循传奇剧风格，撰写了两页小故事《先知的面具》（The Mask of the Prophet）。故事围绕英俊迷人的阿拉伯军人兼先知哈卡姆（Hakem）展开。哈卡姆患病后容颜受损，只好戴上银面具。他同当地亲王马哈迪（Mahadi）吵了一架，假装为了对付敌人，他让信徒挖掘陷坑、在坑内填满石灰。然而，哈卡姆却毒死信徒们，抛尸入坑，最后自焚。[97]整个故事充斥着强烈的大龄少年之愤，读来令人心烦。

次月，瑟尔（Seurre）发生暴乱，暴动人群杀死了两名谷物商。拿破仑奉命沿索恩河（the Saône）下行20英里，去瑟尔镇压暴动。这次行动中，他担任副指挥。"老实人回家去，"据说19岁的军官对群众喊

道，“我只对暴徒开火。”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赢得迪泰伊将军的欣赏，但政治形势到了如此地步，结果没过多久，暴动也波及欧索讷本地，暴民袭击了公共建筑，还烧毁了税务局。拿破仑从这个有利的地方视角见证了伟大政治事件的最初征兆。这一事件将改写法国和欧洲的历史，并改变他自己的一生。

1789年7月14日，巴黎暴民猛攻国立监狱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随之爆发。之前数年，法国经历了财政危机和骚乱，如迪泰伊派拿破仑镇压的那种小暴乱。不稳定的导火线最早可追溯至1783年，即美国独立战争最后一年。这次战争中，法国支持反叛的殖民地对抗英国。除了瑟尔，其他地区也开始抗议低工资和食物短缺，1789年4月，当局严厉镇压了这些反抗，导致25人死亡。“拿破仑常说，国家就像人一样会患病，记录国家历史不比描述人体疾病无趣。”多年后，他的一位部长如此记载道，“法国人最珍视的利益受损。贵族和教士凭借傲慢与特权羞辱他们。人民长期苦于此等负担，但他们最终决定挣脱束缚，于是大革命开始了。”[98]

1789年5月5日，法国召开自1614年以来的首届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 of France），看上去国王可能被迫同第三等级代表分享至少部分权力，但此后事态迅速发展，无法预知其轨迹。6月20日，第三等级代表誓称制定新宪法前不解散，此时他们已自称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99]。三天后，王家卫队的两个连在镇压公众骚乱前哗变。抗议已然演变成反叛，路易十六招募外国雇佣兵镇压叛乱，消息传来后，激进记者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号召人民猛攻巴士底狱，这次攻击导致巴黎总督、巴黎市市长和国务卿身亡。8月26日，国民制宪议会通过《人权宣言》。10月6日，暴民攻进了凡尔赛宫。

拿破仑在日后的生涯中展现了非常敏锐的政治嗅觉，但就他而言，法国大革命初期，他完全误判了形势。“我再跟你说一遍，”巴士底狱被

攻占一周后，即7月22日，他致信约瑟夫，“会平静下来的。一个月后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说，如果你给我300里弗赫（相当于7500法郎），我就去巴黎了结我们的事情。”[100]比起宗教改革后欧洲爆发的最大政治浪潮，此时拿破仑更关心苗圃事务。他又回头去写科西嘉史，并鼓起勇气致信自己的英雄、仍在伦敦流放的保利。“我生于国家衰亡之际，”他夸张地宣称，“三万法国人在我们的海滩上呕吐，把自由的王冠浸入血海，我一睁眼便看到如此可憎的景象。从我出生时起，垂死者的哭号、受压迫者的呻吟和绝望的眼泪就环绕着我的摇篮。”[101]对就任军官时宣誓效忠法国国王的人来说，这些话可谓极其反常的情感。大革命爆发了，1790年7月，保利重返科西嘉，所以拿破仑心中分立的忠诚感无法长期共存。他将不得不做出抉择。

---

[1]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7

[2] Chuquet，Arthur，*La jeunesse de Napoléon* 3 vols.1897-99，Ⅰ p.42，Browning，*Napoleon* p.22，Davies，Norman，*Vanished Kingdoms* 2011，p.500

[3] 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Ⅰ and Ⅱ 1880，Ⅰ p.277

[4] Parker，Harold T.，‘Why Did Napoleon Invade Russia？’*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p.142

[5] Buhl MSS 110 Box 1 fol.2 p.4

[6]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46

[7] Dwyer，Philip，*Napoleon*：*The Path to Power* 2008，p.24，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8

[8] Bonaparte，Joseph，*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10 vols.1855，Ⅹ p.25

[9] “Carlo”的法语变体。——译者注

[10] Carrington，*Napoleon and his Parents* pp.29-31，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10

[11] Chuquet，Arthur，*La jeunesse de Napoléon* 3 vols.1897-99，Ⅰ p.44

[12] Decaux，Alain，*Napoleon's Mother* 1962，p.ⅹⅱ

[13] 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10

[14] 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10

[15]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3

[16] Markham，Felix，'The Emperor at Work'*History Today* September 1963，p.59

[1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3

[18] Hazareesingh，Sudhir，'God of War'*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 February 2012，12/2/2005 p.11

[19] Burdon，William，*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Bonaparte* 1804，p.6

[20] Williams，Helen Maria，*A Narrative of the Event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France* 1815，p.168

[21] ed. Jones，*Intimate Account* p.425

[22]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p.173-4

[23]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ⅹ，Healey，F.G.，*The Literary Culture of Napoleon* 1959，p.20 n.37

[24] Bonaparte，Joseph，*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10 vols.1855，Ⅹ p.26

[25] Zarzeczny，Matthew，*Meteors that Enlighten the Earth* 2013，p.45

[26] Ross，Steven，'Napoleon and Manouver Warfare'28th Harmon Memorial Lecture in Military History，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Colorado 1985，p.1

[27] Gillian Tindall in *TLS* 24/9/1999 p.34，Hazareesingh，Sudhir，'God of War'*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 February 2012，20/2/2004 p.9

[28] Buhl MSS 110 Box 2 fol.7 p.11

[29]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25

[30] Markham，Felix，*Napoleon* 1963，p.3，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p.5，Dwyer，Philip，*Napoleon*：*The Path to Power* 2008，p.25，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15，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136

[31] Bourgoing，Chevalier，*Quelques notices sur les premières années du Buonaparte* 1797，p.1

[32]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55

[33] Coston，F.G.de，*Biographie des premières années de Napoléon Bonaparte* 1840，p.20

[34] Assier，Alexandre，*Napoléon* Ⅰ *à l'École Royale Militaire de Brienne* 1874，p.44

[35] 原文似有误，据考证，达武毕业于欧塞尔军校；而从多特普尔的生平履历看，他应该没上过军校。——译者注

[36] Kiley，Kevin，*Artillery of the Napoleonic Wars* 2004，p.29

[37]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40

[38] Biagi，Guido，‘A Coincidence in Napoleon's Life’*Century Magazine* November 1894，pp.19，1545

[39] Dwyer，Philip，*Napoleon*：*The Path to Power* 2008，p.28

[40] Nasica，Abbé T.，*Mémoires sur l'enfance et la jeunesse de Napoléon* 1852，p.12

[41]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5

[42]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1

[43] Healey，F.G.，*The Literary Culture of Napoleon* 1959，p.21

[44] Hicks，Peter，‘The Napoleonic “Police” or “Security” State in Context’*Napoleonica La Revue* nos.2-10 2009，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31

[45] ed. Gaskill，Howard，*The Reception of Ossian in Europe* 2006，p.ⅹⅹⅶ

[46] Levy，Arthur，*Napoléon intime* 1893，p.14，McLynn，Frank，*Napoleon* 1997，p.21

[47] Barral，Georges，*Histoire des sciences sous Napoleon Bonaparte* 1889，p.7

[48] Levy，Arthur，*Napoléon intime* 1893，p.8

[49]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4

[50] Hicks，Peter，‘Late 18th Century and very early 19th Century British writings on Napoleon：Myth and History’*Fondation Napoléon* website

[51] Baring-Gould，S.，*The Life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97，p.17，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2

[52]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4

[5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 p.43，June 24，1784

[54] Robb，Graham，*Parisians* 2010，p.13

[55]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34

[56] AN AⅡ.1891 p.51

[57] 拉普拉斯1817年被封为侯爵。——译者注

[58] *TLS* 30/12/1939 p.754

[59]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107

[60] Bonaparte，Joseph，*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10 vols.1855，Ⅹ p.29

[6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 p.47，March 28，1745

[62] Levy，Arthur，*Napoléon intime* 1893，p.17

[63] Bonaparte，Louis，*A Reply to Sir Walter Scott’s History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9，p.14

[64] 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24

[65] Boswell，James，*An Account of Corsica* 1769，p.77

[6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1 p.65，August 29，1788

[67] NYPL MSS Coll 4854，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25

[68] Smith，Digby，*Napoleon’s Regiments* 2000，p.294

[69]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184

[70] Holland，Lord，*Foreign Reminiscences* 1850，pp.211-12

[71] Healey，F.G.，*The Literary Culture of Napoleon* 1959，Appendix A

[72] ed. Castle，Alison，*Stanley Kubrick's Napoleon* 2009，p.164

[73] 拿破仑学得如何存在争议，1807年，在华沙的舞会上，他问安娜·波托茨卡伯爵夫人自己跳得怎么样。“陛下，”她婉转地回答，“伟人中您跳得好极了。”Stryjenski ed.，*Memoires*，p.125.

[74] Levy，Arthur，*Napoléon intime* 1893，p.23

[75]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9

[76] 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134

[77] Bodleian MS Curzon e1. p.16

[78] Plumptre，Anne，*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Residence in France 1802-1805* 3 vols.1810，p.260

[79] Browning，*Napoleon* p.283，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p.42，63

[80] Browning，*Napoleon* pp.283-4

[81]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24

[82]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0，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31

[83]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31

[84] Browning，*Napoleon* pp.285-8，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p.42-3

[85] Browning，*Napoleon* pp.285-8

[86]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25

[87]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p.36-7

[88]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p.36-7

[8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1 p.54，April 21，1787

[90] Dwyer，Philip，*Napoleon*：*The Path to Power* 2008，p.47

[91] Kiley，Kevin，*Artillery of the Napoleonic Wars* 2004，p.26

[92] Kiley，Kevin，*Artillery of the Napoleonic Wars* 2004，p.29

[93] ed. Johnston，R.M.，*The Corsican*（New York）1930，p.143

[94] eds. Masson，Frédéric and Biagi，Guido，*Napoléon inconnu* 2 vols.1，Ⅱ p.53

[95] 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31

[96]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61

[97] 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p.44-5

[98]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08

[99] 国民议会成立于1789年6月17日，当年7月9日更名为国民制宪议会（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1791年9月30日解散，其继承者为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原文中皆为 National Assembly，译者据相应时间对译名进行了调整。——译者注

[10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1 p.78，July 22，1789

[10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9 p.76，June 12，1789

第二章 大革命

他不论何时出场都露尽风头，但他在事业起步时遇上了尤其适合自己提升的时代。

——梅特涅论拿破仑

二十二岁时人生尚有很多可能，过了三十岁就不行了。

——拿破仑致符腾堡的弗里德里希选侯

巴士底狱被攻占八天后，欧索讷再次爆发了动乱。“给你写这封信时，我身边是喧闹的鼓声、武器以及鲜血。”拿破仑从欧索讷致信约瑟夫。[1]他自豪地告诉哥哥，迪泰伊将军就此状态询问了他的意见。他逮捕了33人，花了大半小时劝说暴动者住手。

拿破仑厌恶暴徒，严格意义上他也是贵族，尽管如此，他却拥护法国大革命。至少革命初期阶段很符合他从卢梭和伏尔泰处汲取的启蒙思想。他支持革命的反教权作风，不介意他并不特别尊重的君主国被削弱。此外，革命似乎为科西嘉提供了更具独立性的前景，还让穷困又势薄的有志异域青年有望获得一个好得多的前程。拿破仑相信大革命承诺引入的社会新秩序将消除他的这两个不利因素，并建立在启蒙哲学家（philosophes）眼中的唯一权力基础——逻辑和理性——之上。

拿破仑后来声称，科西嘉贵族中“唯有”波拿巴家族支持法国大革命，实情并非如此，但他们属于拥护大革命的少数的岛上贵族之一。[2]有一点看上去倒是真的：巴黎军校同期炮兵毕业生中，只有拿破仑赞成推翻路易十六；1789年，他所属部队的军官中，很多人逃离法国，连他在内，只有少数人支持国王下台。拿破仑忠实地执行军务，镇压瓦朗斯和欧索讷的食物暴动（欧索讷暴动中，他的团有人哗变倒戈），但他也是革命组织宪法之友协会（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Constitution）当

地分会的早期追随者。回过头来看阿雅克肖，拿破仑的弟弟、14岁的吕西安明显更热衷、更坚持激进政治，他加入了极端的雅各宾俱乐部（Jacobin Club）[3]。[4]

1789年8月8日，巴黎陷入骚乱，很大一部分法军军官队伍混乱无序，此时，拿破仑再次获准返乡休病假。接下来的十八个月，他都待在科西嘉，兴致勃勃地投身于岛上政治。这回也无迹象表明他真病了。博斯韦尔的《科西嘉记》描述了当地城市、九个行政区和大量基督教教区群（pieves，“世俗职能同宗教职能一样多的”教区群）的政治分歧。总督权力以首府科尔特为基，受到制约。城镇之间、乡村之间、宗族之间有敌对传统，岛民深深依恋天主教会和流放中的保利，拿破仑正是热情地踏入了这个旋涡。此后四年，他关心科西嘉政治远胜自己的法军军官生涯。

在约瑟夫和吕西安的支持下，拿破仑一返回科西嘉就号召岛民拥护革命事业、升起新的三色旗、佩戴新的三色帽徽，并且建立“爱国者”革命俱乐部、组织科西嘉志愿兵团。这个团是国民自卫军民兵部队，被寄予日后赶上总督的军队的希望。总督关闭了俱乐部，解散志愿兵，随后拿破仑的名字在巴黎制宪议会收到的抗议请愿中居首。[5]10月，他撰写小册子，谴责科西嘉的法军指挥官，批判岛上政府缺乏革命性。[6]就在拿破仑领导阿雅克肖革命派之际，制宪议会科西嘉代表安托万-克里斯托夫·萨利切蒂（Antoine-Christophe Saliceti）让更大的巴斯蒂亚镇（Bastia）激进化了。

1790年1月，在萨利切蒂的强烈要求下，制宪议会颁布法令，规定科西嘉是法国的一个省。拿破仑支持这一变化，而伦敦的保利则予以斥责，称此举意在将巴黎的想法强加于人。眼下，萨利切蒂和拿破仑认为巴黎是科西嘉革命道路上的盟友，所以若保利回岛，他们多半会同他产生重大分歧。当年3月，约瑟夫当选阿雅克肖市市长。即便是忙于所有

这些政治活动，拿破仑也夜读恺撒的《高卢战记》（*Gallic Wars*），并整页整页记诵。病假结束后他又请求延期，因为团里没剩多少军官，他的指挥官承受不起拒绝的代价。

拿破仑花了十五个月重写科西嘉史，但他找不到出版商。此书现存部分辩称，科西嘉人本是古罗马一切美德的化身，却被“莫名的命运”降服，沦为其牺牲品。这时候，拿破仑还写了暴力色彩格外鲜明、含有报复意味的短篇小说《新科西嘉》（New Corsica），它一开始是个冒险故事，接着却变作政治声讨，最后则成了一幕血祭。文中，一个英国人遇见一位老者，此人向他讲述了1768年法军入侵后科西嘉岛上出现的暴行。“我离开我的人，飞奔去救我那不幸的父亲，”老人说，“他浑身是血，用最后一丝力气告诉我：‘儿子，为我复仇，这是自然的第一法则。若别无选择，就像我一样赴死，但永远不要向法国人屈服。’”老汉回忆道，他找到母亲的遗体，她被人强暴，赤身裸体，“伤痕累累，摆着最下流的姿势”。他还说：“我的妻子和三个兄弟也被吊死在那。我的七个儿子遭遇同样的命运，其中三个还不满5岁。我们的木屋被焚毁。我们的山羊的鲜血同我家人的混在一起。”诸如此类。[7]“从那时起，”老人说，“我在我的祭坛上重新起誓，发誓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法国人。”[8]20岁现役军官拿破仑笔下的这则故事乃反法的复仇幻想，读来令人不快。老者狠狠地复仇，杀光了一条船上的法国人，连侍者都不放过。然后，“我们把他们的尸体拖到我们的祭坛，一把火烧光。新的焚香似乎取悦了神明”。[9]大革命开始时，拿破仑显然无法抵御暴力的诱惑。

1770年，颇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雷纳尔教士匿名首次出版《欧洲人在东西印度群岛殖民和贸易的哲学与政治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tablissements et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les deux Indes*），此书随后在法国遭禁。这本成功著作大受欢迎，它篇幅浩大，但论辩有力。雷纳尔教士被迫流亡了好几年，但1787年，他受邀回国。

1790年6月24日，拿破仑把科西嘉史寄给雷纳尔。附信上的日期是“自由历元年”，他在信中称：“国家因家庭琐事彼此残杀、以宇宙主宰之名互相割喉。它们热爱奇迹、心怀畏惧，狡诈贪婪的教士利用这一点影响它们的想象力。”[10]他对雷纳尔说的这番话同样夸张：“我急于接受这份取悦我对祖国之爱的工作，然后羞愧不悦、深受束缚。”他模仿博斯韦尔和卢梭对科西嘉荣耀的理想化描写，补充道：“我高兴地发现，我的祖国是罗马自由仅存遗迹的庇护所，我的民族是加图后人，这令宇宙蒙羞。”[11]他说喜好争吵的科西嘉人是争取罗马自由的斗士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的真正后代，这种观点与其说是有益的历史见解，不如说是拿破仑对古典世界的浪漫执念。他还把书稿寄给昔日他在布列讷的导师迪皮伊（Dupuy）神父。迪皮伊建议他完全重写，不过少有作者会乐意接受这种意见。

1790年7月12日，制宪议会通过《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将教会纳入政府管辖，并废除修道会组织。《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要求教士对国家起誓效忠宪法，这导致第一等级分裂为宣誓派（即发过誓的教士）和拒宣誓派。次年3月，教皇庇护六世（Pius VI）批评这一规定。对基督教的普遍敌意，特别是对罗马天主教的仇恨鼓舞了很多革命者。1793年11月，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Cathedral）已然改为理性崇拜专用地。六个月后，雅各宾派领袖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颁行法令，建立泛神性的至上崇拜。数万名贵族被剥夺财产，他们被迫流落他乡，成为国外流亡者（émigrés）。此外，成千上万的教士也离开了法国。

拿破仑写了本小册子支持《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其内容有足够的煽动性，以至于小册子出版后不久，有一回拿破仑和约瑟夫在阿雅克肖偶遇宗教游行，结果险些被处以私刑。［强盗特伦塔·科斯特（Trenta Coste）救了他们，拿破仑当上第一执政后给了他恰当的回报。］[12]1790年7月，65岁的保利返回科西嘉，此时他已被流放了二十二年。

拿破仑和约瑟夫都是欢迎保利归来的阿雅克肖接待委员会的成员。保利立刻被一致推举为科西嘉代理总督，并当选科西嘉议会议长及新成立的国民自卫军司令。

尽管拿破仑明显渴求保利的赞许，后者却视波拿巴家的小伙子们为通敌者之后，只花了一点点功夫保持他们的忠诚。保利最初的举措中有一项是将首府从科尔特迁至巴斯蒂亚，这惹恼了如波拿巴家族之类的阿雅克肖居民。根据当地传说，拿破仑与保利同游蓬泰诺沃战场时指责后者的布阵，这令保利大为光火（但约瑟夫在回忆录中说，拿破仑仅仅和长兄谈了批评意见）。[13]在启蒙运动晚期的数十年中，保利是欧洲进步人士尊敬的人物，波拿巴一族愿意不遗余力地迎合他。

9月15日，约瑟夫被选为科西嘉议会的阿雅克肖代表之一，后来又就任市执行政府（名为行政府）主席，但拿破仑既没当选议员，也没当选国民自卫军高级军官。“这个城市里尽是坏公民，”他致信岛上的政府官员卡洛-安德烈·波佐·迪·博尔戈（Carlo-André Pozzo di Borgo），“你不知道他们多疯多卑鄙。”他建议革除市政会中三名委员之职，“这项强硬措施也许不合法，但有必要”，并引孟德斯鸠的话作为结论：“法律就像某些神的雕像，有时必须蒙上面纱”。[14]这次他没成功。

10月，制宪议会实际上已掌握法国主权，它通过米拉波伯爵的提议，称科西嘉现在是法国的一部分、适用法国法律，但此后该岛将完全由科西嘉人治理。消息传来，全岛热烈欢庆，每个教堂都演奏《感恩赞》（*Te Deums*），拿破仑在波拿巴宅挂起巨大横幅，上书：“国民万岁，保利万岁，米拉波万岁。”[15]他照常语带夸张（此时或可理解），向雷纳尔大肆宣扬道：“大海再也不能分隔我们。”[16]然而，保利的新政治秩序中没有拿破仑的位置。保利派与巴黎政府开始失和后，波拿巴家族仍然忠于制宪议会，1792年9月后，他们又追随它的后身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17]他们逐渐和保利派分道扬镳，其间矛盾既

有激化亦有缓和，但到1793年春时，双方已彻底决裂。

1791年1月6日，拿破仑出席阿雅克肖革命俱乐部“全球爱国者”（Globo Patriottico）创立仪式，它模仿了雅各宾派和更温和的吉伦特派在巴黎建立的俱乐部。当月晚些时候，他出版政治小册子《致布塔福科先生的一封信》，指控二十三年前受命治理科西嘉的人充当叛徒、支持“荒唐封建政权”。小册子也谴责保利被布塔福科欺骗，“置身狂热分子之中”。“狂热分子”指那些倾向于为科西嘉制定英式宪法的返乡流亡者，而拿破仑偏好法国革命宪法。当时，保利与布塔福科合作良好，他对小册子的反应激烈，不同意拿破仑将科西嘉史题献给他。他说，“年轻人不该写历史”，史书作者必须“成熟公正”。[18]保利补充道，他没法归还手稿，因为他没空去找，他也拒绝了拿破仑索要资料的请求。不管拿破仑曾有怎样的成功作家梦，现在他的希望再次受挫，而且阻碍者还是他少年时崇拜的英雄。后来，有谣言说约瑟夫窃取阿雅克肖市资金（炮制此流言的动机很可能是政治因素，但它说的多半是实情），而保利也没支持波拿巴家族。[19]

1790年10月15日，拿破仑的假期正式到期，但次年2月1日他才从科西嘉出发，前往自己所属的团。他带上了12岁的路易，准备供弟弟在欧索讷上学。拿破仑对向来耐心的指挥官出示疾病诊断书，甚至拿出恶劣天气的证明，长官便友善地给他发了三个月欠饷。尽管如此，路易还是得睡在紧挨着拿破仑床位的壁橱底板上。兄弟俩仅有的家具就是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知道我怎么做到的吗？”拿破仑回忆这段人生时说道，“我从不去咖啡馆，从不社交。我吃干面包，刷自己的衣服，好让它们可以更耐用。我窝在小房间里，就像一头熊，朋友只有书籍……那是我年轻时代的欢乐与放纵。”[20]此言也许稍有夸张，但程度不重。他最重视的是书籍和良好的教育。

1791年2～8月，拿破仑参加里昂（Lyons）学院有奖征文，以“什么

样的真谛和情感对人类学会幸福最重要？”为话题写了一篇论文。学院和雷纳尔修士会准备奖励最佳投稿1200法郎，这比他的年薪还多。拿破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写文章，此文谴责野心的虚荣，甚至批评亚历山大大帝妄自尊大，“亚历山大从底比斯（Thebes）跑去波斯又跑去印度，他在搞什么？他一直坐立不安，他失去智慧，他自诩为神。克伦威尔的结局又怎样？他统治英国，但复仇女神的利剑难道没有折磨他吗？”[21]拿破仑还写了无疑带有自传色彩的话：“你回到阔别四年的故乡，漫步于那稚嫩的、早年的嬉戏场所……你感到对故土的一切有种似火的热爱。”[22]

拿破仑日后声称，他在评奖前撤回投稿，但他其实并没有。因为文章的风格太夸张，学院的评审给它打了低分。一位评委说，此文“无甚趣味、条理不清、严重杂糅、漫无边际、字迹潦草，没法吸引读者的注意力”。[23]数年后，塔列朗从学院档案室找到了稿子，把它呈给拿破仑，后者重读一遍，说：“我觉得该用鞭子抽作者一顿。我都说了什么混账话啊，留着它们我该多恼火啊！”[24]于是他转而“将文章投入火中，用火钳把它往下按”，生怕“别人会嘲笑我写出这玩意”。[25]拿破仑根本没能获奖，但他甚至能参与法语征文比赛，这体现了他那可观的自信心。

22岁的拿破仑是个高产的文学创作者，这篇正式作品仅仅是其产出之一。他还写了《关于爱情的对话》（Dialogue sur l’Amour），文中人物“B”代表他自己，另一个人物亚历山大·德·马齐（Alexandre de Mazis）真有其人，现实中，此人是他的朋友以及他在卫戍部队的战友。马齐和拿破仑关系有多密切尚存疑虑，因为文中他自吹自擂、缺乏耐心，相对而言，“B”却沉着冷静、善驭形势。这篇对话辩称，爱情是社会和个人幸福的噩梦，为了让所有人更快乐，上苍应当消灭爱情。另一篇文章《回顾自然状态》（Reflections on the State of Nature）探讨为何社会产生前人类生活得更好，这一理念套用了卢梭的很多观点。

1791年6月，拿破仑晋升中尉，并返回瓦朗斯，转入第4炮兵团。他在拉费尔团待了六十九个月，却请了至少三十五个月的假，眼下，他也不打算改变自己的作风。“给我寄300法郎，”他一到部队就致信费施，“这个数够我去巴黎了。在那儿，人至少能崭露头角、克服困难。一切都昭示我会成功，难道你要为了100克朗阻止我吗？”[26]拿破仑的急切和抱负并没有错，然而，要么是费施反对他去，要么是他同时获知科西嘉国民自卫军正在招募四个营，因为他最后没去巴黎，而是打算请假回家。新长官孔帕尼翁（Compagnon）上校以拿破仑才入团两个月为由不准假，这倒也可以理解。

1791年6月末，国王一家试图逃离法国，经过瓦雷讷（Varennes）时，他们在所乘马车中被捕。国王一家被迫返回杜伊勒里宫（the Tuileries Palace），重新过上近似监禁的日子。7月10日，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对欧洲其余王室发出请求，恳请他们救救他的妹夫路易十六。此时，拿破仑已是宪法之友协会瓦朗斯分会秘书。攻占巴士底狱两周年纪念日当天，他在庆祝宴会上向“欧索讷的爱国者”祝酒，那些人正提请审判国王。拿破仑致信一位朋友称，“这个国家充满热情与烈火”，并补充道，虽然大革命只能仰仗他的团一半的军官，但下层军人一致拥护它。[27]“南方的血液以罗讷河之势奔流过我的血管，”他在附言中又加了一句，“如果你阅读我的潦草字迹有困难，务必见谅。”

虽然拿破仑被长官拒绝，但他不肯罢休。8月30日，他向迪泰伊将军请假。事后，迪泰伊告诉自己的女儿：“那个人能力非常强，他有朝一日会成名。”[28]拿破仑获得了四个月返乡假，条件是他要在1792年1月10日携军旗出席全团阅兵式，否则将被视作逃兵。

拿破仑发现科西嘉一片混乱。大革命开始后，岛上共有130起谋杀案，税收则为零。自从六年前父亲去世后，家族的金钱困扰一直占用了

他大量的时间与精力。1791年10月15日，拿破仑的叔祖父、领班神父卢恰诺·波拿巴去世，他把遗产留给波拿巴家族，多少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困难。1792年2月22日，拿破仑竞选科西嘉国民自卫军第2营中校[29]，卢恰诺的钱便派上了用场。选举中有大量贿赂行为，投票日当天，三个监票人中甚至有一人被绑架，他被扣押在波拿巴宅，直到选举胜利已成定局。拿破仑的最大对手马泰奥·波佐·迪·博尔戈（Matteo Pozzo di Borgo）是颇有势力的科西嘉政客卡洛-安德烈·波佐·迪·博尔戈的弟弟。马泰奥在圣弗朗切斯科（San Francesco）教堂外被拿破仑的持械支持者轰下讲坛。科西嘉政治一向野蛮，但这些招数严重违反了公认的惯例。保利支持马泰奥，要求当局调查这桩他所谓的“腐败与阴谋”。巴黎立法议会代表的科西嘉代表萨利切蒂阻止了保利，所以选举结果没变。与此同时，1月已过，拿破仑误了归队的最后期限。他在战争部的档案仅仅注明：“放弃军职，1792年2月6日被取代。”[30]

1792年1～3月，巴黎严重的粮食暴动进一步激化了政治危机。在2月初时，奥地利和普鲁士结盟。两国打算推翻法国革命政府并且恢复君主制，虽然它们未言明自己的目的，但那几乎算不上秘密。英国没有加入第一次反法同盟，但它显然也敌视大革命。战争流言传开后，科西嘉革命发生了激烈变化。2月28日，萨利切蒂下令关闭阿雅克肖、巴斯蒂亚、博尼法乔（Bonifacio）和科尔特的男女修道院，并将其收入划归省政府金库。保利和绝大部分科西嘉人反对此举。信奉天主教的阿雅克肖居民想保护当地的修道院，复活节（周日）当天，他们和拿破仑的国民自卫军爆发冲突。斗殴中，他的一名副手在他身旁被击毙。镇民同国民自卫军在城中混战了四天四夜，双方脾气暴躁、僵持不下。在此期间，拿破仑一度试图从法国正规军手中夺取防卫森严的城寨，但他失败了。事后，城寨驻军指挥官马亚尔（Maillard）上校向战争部寄去一份证据确凿的归责报告，有力地指控拿破仑谋反。通往阿雅克肖的路上挤满背着空口袋的农民，他们急切地预谋劫掠城镇。

保利站在马亚尔一边。他命令拿破仑离开阿雅克肖来科尔特向自己报告，后者照办。对拿破仑来说，好在明显更紧迫的战争部文件多如山倒，马亚尔写的这起混乱事件的报告被它们淹没了。奥军和普军的司令部位于科布伦茨（Coblenz），两军将从西北方入侵法国。为了挫败预料中的进攻，4月20日，法国抢先对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八天后，法军侵入奥属尼德兰（Netherlands，今比利时）。阿雅克肖骚乱结束后，拿破仑没法留在科西嘉了，但他也不能回瓦朗斯，在那儿，他的正式身份是逃兵。于是，他去了巴黎。

拿破仑到达巴黎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ôme）的战争部后，发现那里也是乱作一团：1792年5～10月，新的革命政府历经六任战争部长。显然没人有机会看马亚尔的报告，抑或非常关心阿雅克肖那样偏僻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似乎也没人在意1月时拿破仑的假期就已正式到期，而那会儿他还没当选科西嘉国民自卫军中校。1792年7月，拿破仑晋升上尉，而且上任日期是一年之前，他能领到一年的全饷，但他没有获得新军职。凭借自卫军中校身份，他要求升至正规军中校，对于这一放肆主张，战争部所做标记是“SR”（sans réponse，意为“无答复”）。[31]

拿破仑对他的巴黎见闻不以为意。“冲在大革命前头的是窝囊废，”他致信约瑟夫称，“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犯下各种罪行，从而找到法子实现自己的目标。人们搞的阴谋像以前一样卑鄙。这些都毁了雄心壮志。人们同情不幸投身公共事务的那些人。”[32]拿破仑其实是阿雅克肖的革命阴谋家，如果说同政坛浑水无涉的坦诚军人一面很不符合这一事实，他仍然在战略上成功扮演了这一角色。此时，拿破仑支持推翻君主制、将科西嘉修道院收归国有，这证明他是完全成熟的革命者。他在政治上倾向于雅各宾极端分子，再者，他们看上去也像赢家。随着大革命接近高潮，巴黎已经出现镇压行动，尽管他本人没有卷入这些事，但也无证据表明他反对它们。

1792年6月20日，巴黎暴民侵入杜伊勒里宫，他们抓住了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强迫国王头戴象征自由的红帽子站在王宫阳台上。拿破仑当时也在巴黎，布列纳在圣奥诺雷街的咖啡馆遇见了他。两人看见全副武装的群众向王宫进军，布列纳称，此时拿破仑说："我们跟着暴民吧。"他们在河边阶梯上站定位置，"惊讶又愤怒地"（表情想必是精心伪装出的）观看接下来的历史性场面。[33]两天后，拿破仑致信约瑟夫，描述了自己所见：

> 七八千人拿着长矛、斧头、剑、枪、烤肉叉、削尖的棍子当武器……朝国王去了。杜伊勒里宫花园的门关着，国民自卫军的1.5万人把守那儿。民众打破大门，进入王宫，把加农炮对准国王的寓所，还撞倒了四扇门。他们给国王看两个帽徽，一个是白色的（波旁王朝的颜色），另一个是三色的。他们让他选。选，他们说，选在这儿还是在科布伦茨统治。国王露面了。他戴上了红色无边软帽。王后和王子也戴了。他们让国王喝了口水。他们在王宫里待了四小时……这些行为都不符合宪法，并开创了危险的先例。在如此暴风骤雨般的环境中，难以预料帝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34]

布列纳后来说，拿破仑评论道："多么疯狂！他们怎么能放暴民进去？为什么不用加农炮轰倒四五百人？那样，剩下的人立马会自己跑掉。"那时候，国王一家的屈辱遭遇进一步降低了拿破仑对这个君主国的评价。他支持推翻国王，但不理解为何路易十六顺从地任人侮辱。事实上，要不了两个月，国王夫妇危险的自由生活就会结束。

十天后，奥地利和普鲁士入侵法国，这催生了某种非常正当的猜测：路易十六与其奥地利妻子赞成入侵，勾结法国的敌人。如今，这些敌人公开声明他们想恢复路易十六夫妇的所有权力。8月10日，拿破仑再次明显鄙视波旁王室的懦弱。当日，暴民再现，他们逮捕国王和王后，屠杀王室的瑞士卫队。拿破仑离开马伊街（rue de Mail）的旅馆，去骑兵竞技场（Place du Carrousel）的朋友家旁观事态。路上，人群中有人看见穿着得体的年轻军官，便要他高呼"国民万岁！"数十年后，他回忆道："如你所想，我赶忙喊了！"[35]拿破仑的朋友家堆满了贵族财产——贵族被迫在逃离法国前低价甩卖财物。他从楼上的窗户俯瞰，发现

瑞士卫队不肯向暴民开枪，便用意大利语喊道：“多蠢啊！”事实证明，卫队士兵为此付出了自己的性命。[36]七年后，拿破仑自己搬入杜伊勒里宫，并叫人抹平了从那天起便留在这栋建筑上的弹孔。

9月上旬，暴民在巴黎市监狱无情地杀害1200多人，其中包括115名教士，当时拿破仑仍在首都。9月3日，不伦瑞克（Brunswick）公爵的普鲁士侵略军攻克凡尔登（Verdun），四天后，针对通敌嫌疑人的荒唐谋杀开始了。拿破仑日后试图为发生的事辩护：“我想九月屠杀可能强烈震慑了侵略军。那一刻，他们看到全体人民站起来反抗自己了。”[37]他声称屠杀执行者“几乎都是士兵，他们……决心不放过面前的任何敌人”。至于资深雅各宾革命者，“不管人们怎么评价，他们并非卑鄙之徒。很少有人能像他们那样在世上留下印记”。[38]统治法国后，拿破仑并未否认自己的雅各宾历史：“曾有一度，一切有血性的人应融为一体。”他甚至分别给了小罗伯斯庇尔的遗孀和女儿7200法郎、1800法郎抚恤年金。[39]他评估亲身经历的形势，像父亲一样支持看上去像赢家的一方。

1792年9月21日，法国正式自称共和国，立法议会则宣布路易十六将因通敌、对法国人民犯罪受审。前一天，香槟-阿登地区（Champagne-Ardenne）的瓦尔米（Valmy）爆发战斗，弗朗索瓦·克勒曼（François Kellermann）和夏尔·弗朗索瓦·迪穆里埃（Charles François Dumouriez）两位将军击败不伦瑞克的普军，挽救了共和国。瓦尔米会战证明，法国公民军队可以战胜反革命国家的正规军。

到10月中旬时，拿破仑已返回科西嘉，并宣传雅各宾派的事业。他没有去法国正规军第4炮兵团就任上尉，而是复任科西嘉国民自卫军中校。他发现，自己走后，特别是九月屠杀和共和国立国后，岛上反法情绪大大增强。然而正如他所说的，他仍然“相信科西嘉的上上之策就是变成法国的省”。[40]拿破仑从激进科西嘉民族主义者变成了法国革命党

人，原因既不是他终于走出了学生时代的欺侮阴影，也和他父亲毫无关系，更不像近年来某些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说的那样是奇怪的性心理作祟。他之所以转变，仅仅是因为法国和科西嘉政局风云突变，他在其中的位置也随之发生剧变。比起波拿巴一族，保利更想同势力更大、更具政治影响力的布塔福科一族和波佐·迪·博尔戈一族合作。他反对波拿巴家族支持的大部分革命议题，如建立共和国、关闭修道院。保利也不让吕西安当自己的幕僚，甚至设法阻止拿破仑重任国民自卫军中校。既然科西嘉民族主义的化身如此决绝地抛弃拿破仑及其家人，他也就没法再当科西嘉民族主义者了。

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个人主义强烈的科西嘉宗族政治中，波拿巴家族渐渐输给保利派。由于阅读、教育、在巴黎的日子、法国文化的浸润这些因素，就连拿破仑在仍是狂热的科西嘉民族主义者时，他的脑子里也充满了法国思想。奥地利和普鲁士大举入侵，威胁了大革命一下子提出的普遍理念。拿破仑也明白，科西嘉关心的事较之这些理念有多狭隘。接下来几个月，他越发地认为自己不是科西嘉人，而是法国人。多年后，一位市长试图恭维他："陛下，您不是法国人，但您依然热爱法国，为它付出良多，这太令人惊奇了。"拿破仑说："我感觉像被他打了一拳！我背过身去了。"[41]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斩首，以及此后在巴黎的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的成立，都加速了保利派和波拿巴家族的分裂进程。某个目击者回忆，拿破仑听闻路易死讯后私下感叹："噢！可怜的家伙们！不幸的家伙们！他们要经历无政府状态了。"[42]10月，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落得丈夫一样的下场。拿破仑认为处死国王是个昏着。"如果法国人温和一点，不杀路易，"他后来提出，"整个欧洲都会革命，结果这场战争救了英国。"[43]然而，当时他还是公开支持已经发生的事，写信件抬头时也开始使用共和国的称呼"公民"。[44]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皮埃蒙特-撒丁王国（Piedmont-

Sardinia）对法宣战之后不久，法国在2月1日也对英国与荷兰宣战。欧洲君主国忽视瓦尔米的结论，联合起来惩罚弑君的共和国。1793年3月，国民公会建立公共安全委员会，7月时它实际上成了法国政府的执行机关。委员会的杰出成员有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兄弟与路易·圣朱斯特（Louis Saint-Just）。8月23日，法国政府颁布普遍征兵令（levée en masse）。根据此令，18岁以上、25岁以下的健壮男子皆需响应号召，捍卫大革命与祖国（la patrie）。法军原有64.5万人，普遍征兵令使其兵力翻了一倍还多，达到150万人，它也让全体国民在共和国命运背后团结起来。

战争迟早会爆发，但共和国政权对英宣战却是大错特错。当时，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45]（1783年，小皮特掌权，当时他24岁，年轻得惊人）的托利党政府打心眼里反感弑君的法国。凭借其岛国的地理优势，英国将成为目前为止革命法国与拿破仑法国最执着的敌人，在接下来二十三年中，双方和平相处的时间只有十四个月。早在1790年，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反思法国大革命》就预言了恐怖统治与独裁者崛起。“相信我，”小皮特对伯克说，“我们会继续下去，直到审判日。”[46]仅仅十年前，英国还在美洲受辱。此刻，英国意识到，它有机会利用海军力量打击法国的海外贸易，使法国殖民地中立化或将其夺为己有，同时巩固自己的世界经济中心地位。小皮特与其继任者们坚决反对法国大革命及后来的拿破仑法国，此举不仅满足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迫切需要，也营造了完美的地缘政治意识，让英国有望取代法国成为世界霸主。为此目的，伦敦的小皮特政府发放大量政府间直接现金补助，资助一连串反法同盟（总计至少有七个），拿破仑管这些钱叫“皮特的黄金”。[47]

路易十六被处死后的下月（2月），拿破仑第一次领到重要的指挥任务。保利的外甥皮耶尔·迪·切萨里·罗卡（Pier di Cesari Rocca）将率远征军“解放”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三个撒丁小岛，拿破仑负责指挥炮兵

部队，他私下嘲笑罗卡是“晾衣架”。[48]海军将领洛朗·德·特吕盖（Laurent de Truguet）率领一支小型舰队从博尼法乔出发，其中有一艘22炮轻型巡航舰“刺莺号”（La Fauvette）。2月18日，拿破仑同其科西嘉国民自卫军登上“刺莺号”。23日晚，军队攻占圣斯特凡诺岛（San Stefano），该岛距马达莱纳岛（Maddalena）和卡普雷拉岛（Caprera）不过800码。拿破仑布置好他的加农炮，以便炮轰另外两个岛，次日，大炮的确冲它们开火了。然而，罗卡的军队中，普罗旺斯（Provence）应征农民人数最多，他们在“刺莺号”上发现，一身戎装、斗志昂扬的撒丁人正拥向海滩，看起来并不怎么渴望解放。于是农民哗变，罗卡遂放弃整个远征。拿破仑大怒，但他只能钉死加农炮，并把臼炮丢进海里。

拿破仑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是耻辱的经历，但保利只派了1800人，如果他按照国民公会的要求提供1万人，远征可能会成功。拿破仑朝保利抱怨道，他的部队“完全没有战争必需品，没有帐篷、没有制服、没有斗篷、没有炮兵辎重，就这么行军了”。他补充道，支撑他们的纯属“成功的希望”。[49]新恺撒的初阵并不顺利，但他从中悟到了士气、后勤和领导水平的重要性，再多的学校课程也不及这次的教训深刻。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保利政府更加亲英（1794年7月23日，英军在保利首肯下占领科西嘉岛）疏法，拿破仑尽力维持两大分立的忠诚感，即便某次争吵后保利管吕西安叫“毒蛇”（serpent）。不信神的革命党人处死路易十六后，叛徒在天主教影响深厚的法国西部旺代地区作乱，这些人被称作朱安党（Chouans），他们支持波旁王朝，对抗政府。巴黎遂向全国上下派遣国民公会特派员（représentants-en-mission，据说这些人还携带移动式断头台[50]），确保思想意识统一，而保利在阿雅克肖城寨加筑防御工事，拿破仑的选择空间于是更狭窄了。迟至4月18日，他撰写小册子《致国民公会》为保利辩护，但当月他也写了《致阿雅克肖市政府的请愿书》，力劝该镇宣誓效忠共和国。萨利切蒂下令以谋反罪逮捕保利，拿破仑遂需要紧急决策。为了“爸爸”保利，岛民造反了，

他们烧毁萨利切蒂的傀儡像，砍倒共和派栽种的“自由树”。只有巴斯蒂亚、圣菲奥伦齐、卡尔维及上述地区的法军卫戍部队坚持拥护共和国。

在1793年4月的国民公会上，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在政治上取胜，这一事态明了后，与人合力打赢瓦尔米会战的吉伦特党人迪穆里埃将军随即叛变，投奔奥普同盟。迪穆里埃的背叛和其他危机导致罗伯斯庇尔大规模逮捕吉伦特党人，10月31日，其中22人在三十六分钟内被斩首。恐怖统治开始了。

5月3日，拿破仑试图去巴斯蒂亚与约瑟夫会合，但保利派山民（montagnards）扣押了他。博科尼亚诺（Bocognano，波拿巴家族在当地曾有房产）的村民很快释放了他，于是他能继续上路了。5月23日，保利派暴民把阿雅克肖的波拿巴宅洗劫一空，但他们没像某些记载说的那样烧毁房子（很可能也没造成太大破坏，因为四年后波拿巴宅的翻修劳务费只有131法郎）。[51]保利主导的科西嘉议会正式宣布波拿巴家族不受法律保护，不过他们在岛上的30位亲戚不受牵连。议会按捺不住，诬蔑莱蒂齐娅，说她的家族“生于暴政的泥沼，靠遗臭万年、沉溺女色的已故帕夏（Pasha）马尔伯夫栽培，在他眼皮底下过活”。[52]

5月31日，拿破仑和巴黎雅各宾政府代表、驻科西嘉特派员萨利切蒂试图夺回阿雅克肖，但失败了。次日，拿破仑写了《科西嘉省军政态势回忆录》，他终于谴责保利“满怀仇恨与复仇执念”。[53]此文是他挥别故乡之作。1793年6月11日，波拿巴家族乘“新信徒号”（Prosélyte）离开卡尔维，两天后他们在土伦（Toulon）上岸，自此告别从祖辈开始生活了约二又四分之三世纪的科西嘉岛。[54]科西嘉雅各宾派失势后，萨利切蒂也被迫逃往普罗旺斯。当月末，保利已奉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55]为科西嘉国王。

拿破仑从未和故土一刀两断，尽管后来他只回去了一次：1799年，他从埃及回国时在科西嘉待了几天。1796年10月，拿破仑下令夺回科西

嘉岛，他大赦岛民，只驱逐保利派最核心人物，不管怎么说，这些人都被流放了。[56]1807年，保利逝于流放地伦敦。拿破仑日后谈话时“怀着对保利的最大敬意”，但1793年6月13日，当他踏上普罗旺斯海岸时，他知道自己要在法国构筑未来。[57]

政治难民波拿巴一家抵达土伦，这个九口之家缺少父亲，几乎全靠莱蒂齐娅一生的积蓄及第4炮兵团上尉拿破仑的微薄薪水度日。此外，拿破仑就只能靠自己的教育和抱负支撑他们了。他把家人安置在土伦城外的拉瓦莱特村（La Valette），然后带着又一份离队原因证明去尼斯（Nice）加入他隶属的团，这一回，萨利切蒂在他的证明上签了字。幸运的是，孔帕尼翁上校需要每一个他能找到的军官，他麾下原有80名军官，但国王被处死、大批贵族离开法国后，只有14人还效忠共和国。

拿破仑在欧索讷的上司的弟弟让·迪泰伊（Jean du Teil）将军交给他一项任务——组织队伍护送火药至法国革命军中的意大利军团（Army of Italy）。7月中旬时，拿破仑转入南方军团（Army of the South）。南方军团司令、前职业画家让-弗朗索瓦·卡尔托（Jean-François Carteaux）将军准备包围阿维尼翁（Avignon）的联盟派（fédérés，反雅各宾叛军），当地有一座重要军火库。7月25日，阿维尼翁陷落，虽然拿破仑当时不在场，但这次胜利成了目前为止他最重要的作品、政治小册子《博凯尔晚餐》（*Le Souper de Beaucaire*）的背景。从1792年1月开始，他的文章都包含军事或政治倾向。他描写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幻想时所用的华丽散文辞藻听来如此虚假，如今他用这种文风描绘即将自饰主角的重大事件，它便呈现出更真实的壮丽色彩。1792年后，拿破仑不再给文学作品做笔记，他倒是写了阿雅克肖复活节事件记录、针对撒丁远征的自我辩护以及从英军手中夺取科西嘉的计划。

博凯尔村位于阿维尼翁和阿尔勒（Arles）之间，1793年7月末，拿

破仑写了《博凯尔晚餐》，用虚构手法描述了当地旅馆的一次晚餐。小册子采用对话体，参与讨论的角色如下：卡尔托军队的一位军官，两名马赛（Marseilles）商人，一位蒙彼利埃市市民，一个来自邻近的尼姆（Nîmes）的市民。小册子辩称法国形势十万火急，所以人们必须支持巴黎雅各宾政府，否则欧洲暴君和复仇心切的法国贵族就会取胜。代表拿破仑的角色对卡尔托评价颇佳，“今天这里有6000人，不出四天就会有10000人”，并声称卡尔托的全部战损仅有五死四伤。同样地，他预言以马赛为大本营的联盟派反对者将面临凄惨下场。拿破仑忍不住指涉自我、攻击保利：“因为最富有的家庭支持共和国统一，他就劫掠没收他们的财产，还与所有留在我军之人的祖国为敌。”[58]

小册子反映拿破仑确实是雅各宾分子，他用讽刺口吻评价联盟派：“每个知名贵族都急切盼望你们胜利。”其他用餐者只开了六次口，而且其发言的主要作用是引出军人的雅各宾式反驳。最终，他的雄辩说服了大家，他们痛饮香槟，一直喝到凌晨2点，“变得无忧无虑”。拿破仑把《博凯尔晚餐》手稿给萨利切蒂（现在他是国民公会驻普罗旺斯特派员）和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弟弟奥古斯丁（Augustin Robespierre）看，在他俩安排下，小册子以公费出版。《博凯尔晚餐》让雅各宾派认为，拿破仑是政治上可信的军人。

8月24日，卡尔托费了大功夫才夺回马赛。四天后，海军将领亚历山大·胡德（Alexander Hood）应上月叛变的土伦联盟派邀请，率英军、西班牙军和那不勒斯军进入土伦港，其兵力总计15000人。里昂起兵支持保王党，旺代（Vendée）发生了叛乱，西班牙军和皮埃蒙特-撒丁军侵入南部领土，普军和奥军则进犯东部边境，因此夺回土伦具有重大战略意义。9月7日，拿破仑就任第2炮兵团少校（chef de bataillon）。也许是因为科西嘉籍上校让-巴蒂斯特·塞沃尼（Jean-Baptiste Cervoni）的请求，下一周，他去奥利乌勒（Ollioules）拜访卡尔托司令部，该地正好位于土伦西北方向。[59]

巧就巧在卡尔托的特派员不是别人，正是萨利切蒂。南方军团右翼炮兵指挥官多马丹（Dommartin）上校已经负伤，副指挥官佩里耶（Perrier）少校不在队，卡尔托几乎不懂炮兵，正在物色替代人选。萨利切蒂与同僚托马·德·加斯帕兰（Thomas de Gasparin）劝卡尔托选拿破仑，尽管他只有24岁。拿破仑猜测巴黎军校的教育是他获得首次重大突破的决定因素。他后来说，炮兵部队缺少“饱学之士，全由中士和下士指挥，我了解炮兵军务”。[60]绝大部分法军军官是贵族，此时，大量贵族或移居国外，或被斩首，这严重削弱了军队的力量，所以拿破仑的年龄被忽视了。当然，他的盟友萨利切蒂监督卡尔托的任命，这一点也帮了他。

萨利切蒂和加斯帕兰私下回报巴黎，称卡尔托“无能”。卡尔托在土伦和奥利乌勒之间部署了8000人，让·拉普瓦佩（Jean Lapoype）将军另率3000人驻于城市的拉瓦莱特一侧，但卡尔托不打算进攻。10月9日，萨利切蒂和加斯帕兰已让拿破仑获得土伦城外所有炮兵的指挥权，因为炮兵显然会在战斗中发挥主导作用，他便成了围城战的中心人物。[61]不久，萨利切蒂和加斯帕兰向巴黎报告称：“炮兵军官里只有波拿巴清楚自己的所有职责，他的担子太重了。”[62]后半句不对——拿破仑永远不嫌工作多。长达三个月的围城战后期，他有了两个副官帮手：奥古斯特·马尔蒙与安多什·朱诺（Andoche Junot）。朱诺原是科多尔省（Côte d’Or）的一名营军需官，拿破仑向他口述信件时，一发加农炮炮弹在两人身边触地，飞扬的沙砾落了他们一身，朱诺冷静地说他不用撒沙子吸墨汁了[63]，拿破仑非常喜欢出身良好的马尔蒙，但从这时起他喜欢上了朱诺。[64]

今天，只要参观一下土伦上方的拿破仑的炮台旧址，当时他应该采取的策略显而易见。土伦有一个外港、一个内港，该地以西还有俯瞰二者的埃吉耶特海角（L’Eguillette）。“要掌控海港，”拿破仑向战争部长让-巴蒂斯特·布绍特（Jean-Baptiste Bouchotte）报告称，“得先掌控埃吉

耶特。”[65]为了向内港的皇家海军舰队倾泻滚烫的加农炮炮弹，法军需要拿下控制海角的马尔格雷夫要塞（Fort Mulgrave，由其指挥官第一代马尔格雷夫伯爵[66]所建，因防守牢固得到绰号“小直布罗陀”）。尽管所有人都明白要塞的重要性，但只有拿破仑才把它纳入攻占的计划。只要把皇家海军逐出土伦，联盟派就无法独自守住内含28000人的城市，所以说，一旦法军拿下要塞，战略形势将豁然开朗。

拿破仑很快投身攻占马尔格雷夫要塞的方案。他说服附近城镇，一共拿到14门加农炮、4门臼炮以及储备、工具和弹药；他派军官去更远的里昂、布里扬松（Briançon）和格勒诺布尔（Grenoble），请求意大利军团把没有用于防卫昂蒂布（Antibes）和摩纳哥（Monaco）的加农炮交给他；他在奥利乌勒建立了一座80人的兵工厂，生产加农炮和炮弹，还从尼斯、瓦朗斯和蒙彼利埃征集马匹；他给部下们注入不停活动的意识。因为火药不足、弹药筒尺码不对、受过训练的拉炮战马摊上其他任务等原因，拿破仑总是苦苦央求、怨愤发怒，他越过卡尔托司令部和直接领导，给布绍特寄去几十封信，提及自己的需求，有时他甚至会直接把信寄给公共安全委员会。

拿破仑对军务组织长官（ordonnateur en chef）[67]、好友肖韦（Chauvet）诉苦，慨叹当前安排“混乱浪费”和“显然愚蠢”，他绝望地说：“军队补给全凭运气。”[68]他写给萨利切蒂和加斯帕兰的典型信件称：“人可以二十四小时不吃饭，必要时也可以三十六小时不吃，但不能三分钟没有火药。”[69]拿破仑的信显示他干劲充沛、工作积极，且事无巨细地关心从配给价格到正确修筑栅栏的一应事务。总体上，他却一直传达同样的信息：军队只有约60万份（600 milliers，仅相当于半吨多）火药，如果不能生产更多，他们无法发动重要战斗。10月22日，拿破仑致信公共安全委员会，他说“自己所属兵种不受重视，所以深感痛苦”，并补充道：“我必须力克无知和它引起的卑劣情绪。”[70]

拿破仑又是威吓咆哮，又是征用物资，又是走政治后门，结果他很快凑出一支实力可观的炮兵辎重队。他征用了一个铸造厂和一个车间，让前者制造子弹和臼炮，让后者维修滑膛枪。他动用强大的领导力，并且暗示某种威胁（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时期，雅各宾军官可以这样做），借此让马赛政府提供了数千只沙袋。到围城战末期时，拿破仑已经指挥11座炮台，拥有近100门加农炮和臼炮。

拿破仑开始鄙视卡尔托。他完成上述工作时，此人没帮上什么忙。11月11日，萨利切蒂和加斯帕兰合谋用弗朗索瓦·多佩（François Doppet）将军换下卡尔托。多佩对麾下炮兵指挥官的印象良好，向巴黎报告道："我总是看到他坚守岗位。他从不离开炮台，需要休息时，他就裹着斗篷躺在地上。"[71]然而，拿破仑并不赞赏多佩。11月15日，法军进攻马尔格雷夫要塞，多佩过早吹号收兵，事后拿破仑返回多面堡，咒骂道："我们错过了攻打土伦的机会，因为一个（此处原为脏话，19世纪人士将之删除）急着撤退！"[72]

在土伦的炮台和多面堡，拿破仑本人表现得很勇敢。有一次，他身旁的炮兵战死，他便捡起浸满鲜血的推弹杆，亲自装填和发射加农炮。拿破仑认为此举令他染上疥疮。"没过几天，我就痒个不停。"他日后谈起这一"可怕的疾病"时如是说。[73]在意大利和埃及战局中，他始终患有皮肤炎，直到1802年才痊愈。当时，拿破仑的医生让-尼古拉·科维萨尔（Jean-Nicolas Corvisart）让他洗硫黄浴，"在我胸口放了三剂发疱药……这是我健康水平改善的转折点。此前我总是身形瘦弱、面色蜡黄，此后我身体一直很好"。[74]有些历史学家争辩道，同染血推弹杆的有限接触不足以构成真正的病因，但拿破仑很可能也戴了死者的手套，这大大增加了感染皮肤炎的可能性。[75][76]

在进攻防卫马尔格雷夫的外围要塞时，拿破仑受了伤——一名英军炮兵"把长矛刺入"他的左大腿。他试图从炮眼钻进炮台，但幸运的是，

援军从后方赶到，和他同时进入炮台。很多年后，拿破仑给一位医生看“左膝盖上方的（伤疤）深痕”，并回忆道：“军医们犹豫不决，不确定最终是否有必要截肢。”[77]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时，他写了一本讲述尤利乌斯·恺撒战史的书，此书比较了战斗时受严密保护的古代将帅和当代指挥官，总结道：“如今，若想评估战局、观察战况、发号施令，总司令被迫每天直面炮口，他总得待在加农炮射程内，常常也要待在葡萄弹射程内，因为将军们的视野不够宽，无法让他们避开子弹。”[78]拿破仑的诋毁者指责他本人并不勇敢。举个例子，1815年英国作者海伦·威廉斯（Helen Williams）写道：“懦弱乃波拿巴晚年时的习性。”[79]此言荒诞不经，懦夫不会参加60次战斗，而且在战斗之间，拿破仑近距离侦察敌军时多次死里逃生。雷根斯堡（Regensburg）之战中，不少人在他身旁战死，他自己也中了一弹，这进一步证明他有非常勇敢的性格。拿破仑的士兵既欣赏他的勇气，也喜欢见他夸大他们的英勇。一群炮手试图在马尔格雷夫要塞的手枪射程内搭建炮台，但他们非死即伤，拿破仑便把炮台取名为“无畏者”（Hommes Sans Peur），于是仍有志愿者奔赴炮台岗位。没人比他更懂普通士兵的心理。

雅克·迪戈米耶（Jacques Dugommier）将军非常能干，11月17日，他接过了多佩的指挥权。不久之后，援军到来，围城军队遂增至37000人。拿破仑与迪戈米耶关系良好。11月中旬，他已用炮台包围马尔格雷夫要塞。23日，要塞中的英军指挥官查尔斯·奥哈拉（Charles O’Hara）突围，他设法反击，试图钉死其中一座法军炮台的大炮，结果被拿破仑俘虏。“迪戈米耶将军凭借真正的共和国勇气战斗，”拿破仑报告这次行动时称，“我们夺回了炮台……我们及时拆下国民公会的火炮的钉子，让退兵更加混乱。”[80]修好开火机关被金属钉子钉死的大炮是非常罕见的事，更不用说迅速修好了，由此可见拿破仑的操练让士兵达到了怎样的专业水准。

1793年12月17日（周二）凌晨1点，迪戈米耶着手执行拿破仑制订

的攻打土伦的计划。克洛德·维克托-佩兰（Claude Victor-Perrin，未来的维克托元帅）率领一路纵队越过马尔格雷夫要塞第一道防线，但在第二道面前败退。3点，迪戈米耶不顾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仍然派拿破仑和让-巴蒂斯特·米龙（Jean-Baptiste Muiron）上尉率2000人接着进攻。拿破仑的坐骑在其胯下被击毙。一番激烈的肉搏战后，法军终于攻克要塞，拿破仑随后让炮口朝下，向整个海港内的皇家海军舰队扫射滚热的加农炮炮弹。他一生都记得2艘西班牙火药船爆炸的场景，数十年后回忆道："弹药库腾起烟火的旋风，仿佛火山爆发；13艘船在熊熊燃烧，如同大片焰火；火焰清晰地勾画出桅杆的轮廓、船只的外形，这幕无与伦比的壮丽场面持续好几个小时。"拿破仑语带夸张，他说大火席卷了整个舰队，实际上只有2艘船起火，不管怎么说，炮轰效果还是令人激动不已。迪戈米耶在报告中盛赞拿破仑，称他为"这个难得的军官"。[81]

次日，联军撤出土伦，引发大混乱。拉普瓦佩将军攻下法龙高地（Faron heights），接着他也开始从东侧炮轰城市，土伦城内立刻变得慌乱不已。此后不久，萨利切蒂和加斯帕兰处死了约400个疑是联盟派成员的人，但拿破仑未参与此事。[82]土伦的胜利赋予拿破仑他应得的巨大利益。12月22日，他晋升旅级将军，就任罗讷河至瓦尔河（the Var）海岸防务监察。通过萨利切蒂，他引起了资深政客保罗·巴拉斯（Paul Barras）和路易-斯塔尼斯拉斯·弗雷龙（Louis-Stanislas Fréron）的注意。然而，正如他日后所说的，最妙之处在于土伦会战"让他建立了自信"。[83]拿破仑已表明自己能胜任统帅之位。

18世纪90年代，大批法军将领反叛，这一军事史上的罕见现象意味着青年才俊的晋升速度能突破先例。因恐怖统治、移民出境、战争折损、政治清洗、贬黜败将、政治猜疑、找替罪羊而流失的军官人数超过了正常辞职或退役人员的数量，于是有人升得很快就不足为奇了。如拉扎尔·奥什（Lazare Hoche），1789年他还是下士，1793年他就当将军了；再如米歇尔·奈伊（Michel Ney），1792年他还是中尉，1796年他也

当将军了。所以说，拿破仑的晋升在当时的军政环境下绝非特例。[84]尽管如此，他的进度还是可观的：他当了五年半少尉、一年中尉、六个月上尉，此外，他只当了三个月少校，而且根本没当过上校。拿破仑已服役九十九个月，而假期和擅自脱队时间就占了五十八个月，他服现役的时间也不满四年，但在1793年12月22日，他也成了将军，尽管才24岁。

---

[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1 p.78，July 22，1789

[2]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1

[3] 在巴黎，雅各宾派与稍稍温和些的吉伦特俱乐部（Girondin Club）将视对方为意识形态上的敌人。

[4] Simonetta，Marcello and Arikha，Noga，*Napoleon and the Rebel* 2011，p.10，Collins，Irene，*Napoleon and His Parliaments* 1979，p.7

[5]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p.28-9，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45

[6] Thrasher，Peter，*Pasquale Paoli* 1970，p.197

[7] Masson，Frédéric and Biagi，Guido，*Napoléon inconnu* 2 vols.1，Ⅱ pp.79-83，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p.141-2

[8]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71

[9]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73

[1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9 p.86，June 24，1790

[1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1

[1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1. The pamphlet itself has not survived.

[13] Bonaparte，Joseph，*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10 vols.1855，Ⅰ p.44

[14]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A 6942

[15] 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147

[16] Masson，Frédéric and Biagi，Guido，*Napoléon inconnu* 2 vols.1，Ⅱ p.128

[17] 制宪议会与国民公会（1792年10月～1795年10月）之间还有立法议会（1791年10月～1792年9月）。——译者注

[18]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2

[19] 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148

[2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2

[21]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3

[22] 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139

[23] 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45

[24]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ix

[25]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42

[2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4

[2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7 p.115，July 25，1792

[2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4

[29] 原文误作“中校级别的参谋”。根据Patrice Gueniffe的*Bonaparte*，拿破仑本想自任国民自卫军参谋尉官，但立法议会禁止现役军官在国民自卫军的营中任职，除非被部下选为中校。为了留在科西嘉国民自卫军，拿破仑只能去竞选中校。——译者注

[30] Richardson，Hubert N.B.，*A Dictionary of Napoleon and His Times* 1920，p.469

[3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8

[3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7

[33]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8

[3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5 p.113，June 22，1792

[35] Robb，Graham，*Parisians* 2010，p.435

[36] Orieux，Jean，*Talleyrand*（New York）1974，p.224

[3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 46-7

[3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47

[3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29，Thibaudeau，Antoine，*Mémoires sur la Consultat 1799 à 1804* 1913，p.59

[40]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8

[41]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8

[42]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p.185-6

[43]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p.137-8

[44] CG1 no.75 p.121，January 12，1793

[45] 其父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1708～1778年）曾任首相，在七年战争中领导英国战胜法国。

[46] Pellew，*Life of Lord Sidmouth* Ⅰ p.72

[47] Sherwig，John M.，*Guineas and Gunpowder*（Cambridge，MA）1969，p.345

[48] Thrasher，Peter，*Pasquale Paoli* 1970，p.255

[4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77 p.122，March 2，1793

[50] 1792年4月，政府首次使用断头台处死一名路匪，但此后不久，斩首就成了处决政治犯与平民的普遍方式。

[51] Musée National de la Maison Bonaparte

[52] 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148，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8

[53] 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149

[54] Paoli，François，*La Jeunesse de Napoléon* 2005，p.9

[55] 乔治三世，英国国王，1760～1820年在位，因此他经历了整个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在此期间，他的神智在清醒与癫狂之间定期转换。1811年，英国实施摄政，乔治三世之子、未来的国王乔治四世任摄政王，实际上是他代替父亲统治。

[56] Foladare，Joseph，*Boswell's Paoli* 1979，p.225

[57] Bodleian MS Curzon e.1.p.23

[58]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128，Masson，Frédéric and Biagi，Guido，*Napoléon inconnu* 2 vols.1，Ⅱ pp.477-97

[59]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2

[60] Bodleian MS Curzon e1. p.16，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87

[61] 临终时，拿破仑想起了加斯帕兰的帮助，在遗嘱里给他的后人留了10万法郎，并解释道："在我的朋友迪戈米耶来之前，加斯帕兰保护了我，让我免遭指挥军队的总参谋部那帮无知之辈的迫害。"Jonge ed.，*Napoleon'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p.78.

[6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2

[63] 当时人们写加急文书时，如果来不及等墨水干，就撒上一层沙子来吸墨水。——译者注

[6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43，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p.53-4

[6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11 p.142，November 14，1793

[66] 1805～1806年，马尔格雷夫任小皮特的外交大臣。

[67] 军务组织长官与后文的军务总监（Intendant général）、军务组织官（ordonnateur）同属军务部，其层级由上至下依次为军务总监、军务组织长官、军务组织官。——译者注

[6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95 p.132，October 1793

[6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96 p.133，October 16，1793

[7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02 p.137，October 2，1793

[71]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49

[72]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52

[73] Friedman，Dr Reuben，*The Emperor's Itch*（New York）1940，p.33

[7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43

[75] 不管拿破仑是怎么得了这种高传染性螨虫疾病，但患者不止他一人。那时的所有军队里，疥疮（la Gale）很常见，法军给它起了两个趣称："挠痒病"（Gratelle）和讽刺性的"可人儿"（la Charmante）。一名老兵回忆道："大家都在挠痒。"公共健康委员会收到的报告显示，军中至少有40万人患疥疮。拿破仑日后的战局中，他设立了专门治疗疥疮的医院。Desclaux，"A Propos de la 'Gale'"，p.868；Brice，*The Riddle*，p.139；Friedman，*Emperor's Itch*，p.32.

[76] Friedman，Dr Reuben，*The Emperor's Itch*（New York）1940，pp.22-3

[77] Las Cases，Comte Emmanuel de，*Memorial de Saint-Hélène*：*Journal of the Private Life and Conversations of the Emperor Napoleon at St Helena* 4 vols.1823，Ⅰ pt 2 p.67，O'Meara，Barry，*Napoleon in Exile*，*or*，*a Voice from St Helena* 2 vols.1820，Ⅰ pp.198-9，229

[7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2 p.82

[79] Williams，Helen Maria，*A Narrative of the Event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France* 1815，p.180

[8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5

[81] Crook，Malcolm，*Toulon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91，p.145

[82] Bonaparte，Louis，*A Reply to Sir Walter Scott's History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9，p.10

[83]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52

[84] Emsley，Clive，*Napoleon*：*Conquest*，*Reform and Reorganisation* 2003，p.9

第三章 渴望

如果暴民胜利，他们就不是暴民了，而是改叫国民，但若失败，哎呀，那他们的名字就是流氓、叛徒、小偷等，有些人还会被处死。

——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对巴里·奥马拉医生说

我只能决胜沙场，约瑟芬却用善良征服所有心灵。

——拿破仑对侍从路易·德·博塞-罗克福男爵说

1794年2月7日，拿破仑就任意大利军团炮兵指挥官。皮埃尔·丹贝里翁（Pierre Dumberion）将军与奥地利盟友、意大利西北部的独立王国皮埃蒙特-撒丁（它也统治撒丁岛）交战五周，小胜三场。拿破仑参加了这次战役，他表现不错，但并不出彩。利古里亚阿尔卑斯山脉（the Ligurian Alps）的峰峦与山口的美丽之下却暗藏险境，他也在这五周内熟悉了它们的地形。拿破仑与脾气火爆、能力非凡的安德烈·马塞纳（André Masséna）将军并肩作战。5月，马塞纳把撒丁军逐出了文蒂米利亚（Ventimiglia），从侧翼包抄滕达山口（Col di Tenda）的奥撒联军，自此赢得绰号“胜利的宠儿”。

战役很快结束。夏初，拿破仑已返回尼斯和昂蒂布。他开始追求昂蒂布的漂亮姑娘欧仁妮·德西蕾·克拉里（Eugénie Désirée Clary），德西蕾年方二八，其亡父既是保王党人，也是富裕的织物商、肥皂商。1794年8月1日，德西蕾的姐姐朱莉嫁与拿破仑之兄约瑟夫，她的丰厚嫁妆多达40万法郎，波拿巴家族的金钱困扰终于解决了。拿破仑和德西蕾几乎全靠书信交往，次年4月，两人订婚。一年前，19岁的吕西安·波拿巴娶了22岁的克里斯蒂娜·布瓦耶（Christine Boyer），她是旅馆老板的女儿，虽美丽动人却目不识丁。吕西安办婚姻证明时用了自取的革命名号布吕蒂斯（Brutus）[1]，波拿巴家族里只有他如此改名。

1794年4月，拿破仑向公共安全委员会递交了经撒丁入侵意大利的计划，意大利军团成员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将其携至巴黎。好在计划书并非拿破仑亲笔写成，它出自朱诺之手，所以字迹清晰。拿破仑提出了具有战略价值的观点，如："不可分头行动，务必合兵出击"；"必须击败（奥地利），一旦成功，西班牙和意大利不战自溃"；"头脑发热的人才想打马德里，应该防守法西边界、入侵撒丁"。甚至在那时，他就开始急求集中权力了："应当统一调度阿尔卑斯军团和意大利军团。"[2]

拿破仑躁动难耐，注重细节，需要所有事都干得更快更好，倒霉的部下贝利埃（Berlier）少校首当其冲。"我非常不满意装填那16门（加农炮）的方式，"他致贝利埃的一封信写道，"你肯定很乐意回答以下问题……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另一封信则是："我不敢相信你贯彻指令那么慢，什么事都得给你讲三遍。"再小的军务也逃不过拿破仑的眼睛。"把炮台指挥官卡利（Carli）关起来，"他命令贝利埃，"他离队去昂蒂布找葡萄酒了。"[3]

皮埃蒙特战役期间，拿破仑收到官方的晋升旅级将军确认书，但他得先回答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贵族？"恐怖统治仍大行其道，所以他非常理智地否认了，严格意义上他撒了谎。[4]大革命开始对自己的儿女张开血盆大口：3月5日，罗伯斯庇尔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下令处死极端主义的埃贝尔派（Hébertist faction）；4月5日，委员会又处决乔治·丹东（Georges Danton）和卡米耶·德穆兰。一位当时的人士指出，"面包店门口的石头上坐着成千上万的妇孺"，"巴黎人半数以上靠土豆过活，纸币毫无价值"。[5]显而易见，雅各宾派既拿不出食物，也无法实现和平，巴黎人民推翻他们的时机成熟了。1794年，联军开始撤离西班牙、比利时与莱茵河（the Rhine）一线，一群吉伦特派阴谋者遂有足够的信心推翻雅各宾派，最终结束恐怖统治。

7月中旬的六天中，拿破仑代表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赴热那亚执行

秘密任务。他汇报了当地的防御工事，同法国代办（chargé d’affaires）让·蒂利（Jean Tilly）会谈五小时，并说服总督相信有必要巩固法国-热那亚同盟。此事让他更深入罗伯斯庇尔的政治圈子，但时机偏偏最糟。7月27日（革命历热月九日），巴拉斯和弗雷龙领导“热月政变”（Thermidorian reaction），推翻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次日，罗伯斯庇尔兄弟和60名“恐怖分子”被斩首。若拿破仑当时在巴黎，他可能被抓住，同他们共赴刑场。8月5日，拿破仑得知罗伯斯庇尔兄弟的下场，当时他刚从哥哥约瑟夫的婚礼上返回锡格（Sieg）的军营，该地位于尼斯附近。“小罗伯斯庇尔的命运让我有些感动，”他致信蒂利，“我喜欢他，相信他为人正直，但若他渴望暴政，要是他是我兄弟，我会亲手刺死他。”[6]

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的栽培当然导致拿破仑身陷怀疑。8月9日，一名军官带着十个士兵来到拿破仑在尼斯的住处，逮捕了他。他被押至尼斯的要塞，在那儿待了一天，接着又在昂蒂布的卡雷要塞（Fort-Carré）关了十天。（此前的军事生涯中，他视察过这两处要塞。）萨利切蒂的自保意识无可非议，他根本没保护拿破仑，事实上，他还翻遍对方的文件寻找谋反证据。[7]“他是高高在上的伟人，几乎不屑看我一眼。”拿破仑愤怒地评价自己的科西嘉同胞兼五年政治盟友。[8]

1794年，无辜者和战绩确凿的共和国英勇战士也逃不过断头台，所以拿破仑的确身处险地。他被捕的官方原因是炮台纠纷：他把炮架在马赛市向陆一侧，一些市民认为他不是抵抗侵略者，而是对付他们。之前在1月，拿破仑致信战争部长布绍特：“保护马赛港的炮台位置太离谱了，布局者是个十足的蠢货。”[9]当然，逮捕他的真正原因还是政治因素：他受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提携，又写了由其帮忙出版的雅各宾小册子《博凯尔晚餐》。“亲爱的朱诺，人们可以冤枉我，”拿破仑致信忠实的副官，“但我无辜就够了。我的良知就是听我自白的法庭。”[10]（朱诺忠诚却冲动，他想了个红花侠式[11]计划，打算劫狱，而犯人明智坚

决地制止了他："什么都别做，不然只会害了我。"[12]）

拿破仑是幸运的。热月党人既不像雅各宾派那样对敌人不留余地，也没有纵容类似九月屠杀的法外监狱谋杀。8月20日，他因证据不足获释。拿破仑在狱中的物质生活并不辛劳，掌权后，他任命自己的监狱看守当宫廷侍从。他一出狱就重启科西嘉远征计划，不断骚扰可怜的贝利埃少校。他也有时间重新追求德西蕾·克拉里（他叫她欧仁妮）。9月10日，他致信她："您容貌迷人，性格可爱，赢得了您的爱人的心。"[13]为了让她更具智慧的魅力，他给她寄书单，希望她照单阅读，还承诺今后在信中谈谈他对音乐的看法。他还力劝她提高记忆力，"形成自己的思维"。

拿破仑一向认为女性低人一等，但他显然清楚如何靠教育培养男人的良偶。他问德西蕾"用灵魂"阅读的效果，设法让她更知性地看待音乐，因为它"是生活中最大的乐事"。波拿巴家族曾在巴黎和罗马雇请乔瓦尼·帕伊谢洛（Giovanni Paisiello），1797～1814年此人几乎一直在谱曲。埃克托尔·柏辽兹（Hector Berlioz）后来说，拿破仑对帕伊谢洛所创作音乐的鉴赏力相当敏锐。拿破仑写给德西蕾的信并不是特别华丽，甚至说不上非常浪漫，但他爱意浓烈，而且他集中注意力的目的是吸引她，尽管他仍称她为"您"（vous），哪怕新生的共和国不拘礼节。[14]

德西蕾开玩笑似地批评拿破仑，不过他似乎很享受这种调侃。"小姐（mademoiselle），如果您能看到，"1795年2月，他致信她称，"您的信让我产生了怎样的感情，您就会相信自己的指责不义……我没有什么快乐不想与您分享。我的每个梦境，您都装点了一半。请确信，'最明理的女人爱最无情的男人'是一句凶险恶毒、判断失当的不公正评价，您并不相信您笔下的这句话。哪怕您正写下它时，您的手也未书写您的心。"[15]他补充道，给她写信是他最大的乐趣和"最迫切的"灵魂"需要"。他为她订阅击弦琴杂志，好让她获知巴黎最新的音乐；他担心她

的老师对乐理课不够上心；他在信中加上长长一段歌唱技巧，这说明他谙熟声乐知识（或者说，至少他有自己的观点）。1795年4月11日，他终于亲切地称她为“你”（tu），并写道，自己“一生恋你”。[16]拿破仑坠入了爱河。

1794年3月3日，拿破仑率15艘船、1174门大炮、16900名士兵从马赛起航，欲从保利和英军手中夺回科西嘉。远征舰队很快被一支英国海军分舰队驱散，其中2艘船被俘。英军舰队也有15艘船，但其火炮较少，兵力也只有法军的一半。在这场海战中，法军试图凭同等兵力对付部署能力明显更强大的皇家海军，拿破仑对败退不负责任，但这个“旱鸭子”代表也没从中学到什么教训。1793～1797年，法军损失军舰125艘，包括35艘战列舰，英军损失军舰38艘，包括11艘战列舰（英军军舰折损的主要原因并非法军袭击，而是火灾、事故和暴雨）。[17]大战略的海洋方面永远是拿破仑的弱点之一。他固然常胜，却从未赢在海上。

远征搁浅后，严格意义上说拿破仑就失业了，而且他在将军资历表上只排第139位。虽说他是公认的炮兵专家，但人们认为他“太专注于谋求晋升”，所以意大利军团新任司令巴泰勒米·谢雷（Barthélemy Schérer）不想招募他。[18]这句评价当然不假：拿破仑眼中军事与政治的区别至少与其心中的英雄亚历山大和恺撒眼中的一样小。然而，科西嘉远征舰队送他上岸后仅过八天，他就调任西方军团炮兵指挥。该军团屯于布雷斯特（Brest），正在镇压旺代保王党叛乱，军团司令为奥什将军。

恐怖统治中幸存的很多吉伦特党人组成了现在的政府。此刻，政府在法国西部打一场残酷肮脏的战争，死于此役的法国人比巴黎恐怖统治的所有牺牲品还多。拿破仑清楚，就算在旺代取胜也无甚荣誉。奥什只比他大一岁，所以他升职的机会不大。他已同英军和撒丁军交过手，对战其他法国人的前景已勾不起他的兴趣。5月8日，他去巴黎试图谋取更

好的职位，并带上16岁的弟弟路易［他想送路易去马恩河畔沙隆（Chalons-sur-Marne）[19]的炮兵学校上学］以及马尔蒙与朱诺这两个副官（米龙已成为第三个副官）。[20]

5月25日，拿破仑住进巴黎的自由旅馆（Hôtel de la Liberté），然后马上去拜访了代理战争部长奥布里（Aubry）上尉，但此人实际上把他贬为旺代步兵指挥官。“拿破仑感到受辱，”吕西安回忆道，“他回绝了。他在巴黎待业，领有失业将军的薪水。”[21]拿破仑又称抱病，靠半薪勉强过活，但他仍把路易送去沙隆。战争部命令他要么去旺代，要么提供患病证明，要么干脆退役，但拿破仑继续忽视这些要求。数月来他艰难度日，但对命运仍泰然处之，8月，他致信约瑟夫：“我，我对生活几乎无爱……我发现自己总是置身濒临战斗的情境，只赞同一个观点：既然生活中存在毁灭一切的死亡，焦虑就是蠢事。”他还自嘲道：“我总是非常听天由命，再这样下去，朋友，迟早有一天马车驶来我也不让道。”[22]历史学家严肃对待此言，导致它完全丧失了幽默韵味。

事实上，拿破仑决定享受巴黎的魅力。“在这里，恐怖时代的记忆不过是噩梦一场，”他告诉约瑟夫，“看来每个人都决心补偿吃过的苦头。因为未来不明，他们也决意在今朝尽情享乐。”[23]拿破仑咬咬牙，初次踏入社交界，但他和女性相处时感觉不适。长相也许是部分原因。那年春天，某位女性见过他多次，她说他是“我见过的最瘦最怪的家伙……瘦得叫人同情”。[24]还有一名女子给他取了绰号“穿靴子的猫”（Puss-in-Boots）。[25]交际花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Laure d’Abrantès）当时认识拿破仑，她后来写了刻薄的回忆录，说两人熟识，但他们的关系很可能没那么好。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回忆道：“他的前额上耷拉着破旧的圆帽，头发扑了一层乱糟糟的粉，垂在灰色厚大衣领口。他曾说手套是无用的奢侈品，所以不戴它们。他蹬着粗劣的靴子，黑鞋油也没涂匀。他体格瘦弱，面色蜡黄。”[26]难怪拿破仑不适应巴黎的时髦沙龙，甚至鄙视乐在其中的人。他和朱诺（阿布朗泰斯公爵

夫人洛尔未来的丈夫）交谈时曾批评花花公子的着装以及他们采用的咬舌音。称帝后，他确信郊区（faubourg）的时髦沙龙女主持在煽动对自己的敌意。拿破仑最爱的娱乐不是社交是求智，他旁听公共讲座、参观天文台、观看戏剧和歌剧。“悲剧激励灵魂、振奋心灵，”日后他告诉一位秘书，“可以且应当铸就英雄。”[27]

1795年5月，拿破仑在去巴黎的路上致信德西蕾：“离你如此遥远，分别如此长久，让我痛苦不堪。”[28]现在他攒了足够的薪水，可以考虑购买勃艮第拉尼（Ragny）的城堡。他列出自己靠当地各种谷物可获得的收益，估计堡中饭厅会是波拿巴宅里的四倍大，并做出共和意味强烈的评价：“拆掉三四座赋予城堡贵族气派的塔，它就只是一个人丁兴旺之家的宜居之所了。”[29]他告诉约瑟夫自己想成家。

“我在沙蒂永[30]的马尔蒙家见到许多女人。她们容颜美丽、性格宜人，”6月2日，拿破仑致信德西蕾，很明显他想引她吃醋，“但我亲爱的好欧仁妮，我一刻也不觉得她们比得上你。”两天后，他又写道：“亲爱的朋友，我没收到你的信，你怎能十一天都不写呢？”[31]克拉里夫人认为家里有一个波拿巴就够了，因此劝阻女儿写信，拿破仑也许察觉到了，一周后，他又只称呼德西蕾为“小姐”了。6月14日，他承认了形势：“我知道你永远保有对朋友的爱，但那不过是亲切的敬意。”[32]拿破仑致约瑟夫的信表明他仍爱德西蕾，但8月时，他又在信中称呼她为“您”了：“您要追寻本能，任自己去爱身边之物……您明白我命属险恶沙场，或荣耀凯旋，或马革裹尸。”[33]他的话固然煽情过头，但也有闪光点——真实。

6月24日，拿破仑给约瑟夫写了封信。乍看之下，此信只写了哥哥计划参与热那亚橄榄油贸易这类稀松平常的事，但他一边写信一边大哭，催他落泪的因素只有手足情吗？因德西蕾引发的自哀是否占了同等分量？“生活仿佛消散的空梦，”拿破仑致信约瑟夫，并索要对方的画

像，“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关系如此亲密，以至于心灵交融，你最清楚我的心完全属于你。”[34]7月12日，拿破仑设法说服自己相信德西蕾已成过去，他致信约瑟夫，谴责阴柔男子太专注女色：“为她们痴狂，脑子里唯有她们，只因且只为她们而活。只要在巴黎待上六个月，女人就会明了她的使命和帝国疆界。”[35]

德西蕾抛弃了拿破仑，这加深了他对女人乃至爱情本身的深深疑虑。在圣赫勒拿岛上，他把爱情定义为“懒人的职业、战士的烦恼、君主的绊脚石”，并告诉一位随员：“爱情是诞生于社会的人造情感，真爱并不存在。”[36]放弃追求德西蕾后，拿破仑不到三个月就做好再次恋爱的准备，但德西蕾似乎仍在他心中留有一席之地，哪怕她嫁给让-巴蒂斯特·贝纳多特（Jean-Baptiste Bernadotte）将军，最后成了瑞典王后。

1795年6月下旬，一股英军在圣纳泽尔（Saint-Nazaire）[37]附近的基伯龙湾登陆，支援旺代叛军。事后，拿破仑致信约瑟夫：“我们非常确信我军步兵占优势，所以嘲笑英国的威胁。”[38]土伦会战后，他对待英军时总是自信过头，此事便是一个早期例子（诚然，这回他的确没错，因为10月时英国远征军已一败涂地）。除了土伦会战，拿破仑此后只和英军交过两次手——阿克会战与滑铁卢战役。

拿破仑想重返意大利军团炮兵部队，8月上旬他仍在为此事游说，但也认真考虑去土耳其任职，使苏丹的炮兵实现近代化。吕西安的回忆录称，值此事业波动期，拿破仑甚至细细盘算参加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军队，虽说比起军事优势，他的动机更偏向其经济利益。他开玩笑称：“几年后我成了东方大富翁，给三个妹妹捎回丰厚的嫁妆。”[39]太后（Madame Mère，其母未来的名号）对这提议太较真，指责他连想都不该这么想。她认为儿子相当有可能因为“与政府一时不和”便去投奔东印度公司。亦有迹象表明俄国人想招揽他，好让他协助对付土耳其人。

1795年8月中旬，事情已临危急关头。战争部命令拿破仑去见其下属单位医学委员会，以确认他是否诈病。拿破仑便向同他有联系的政客求助，如巴拉斯、弗雷龙。其中一人把他编入战争部的历史和地形测绘局，虽然名称普通，但它其实是协调法军战略的规划部门。8月17日，拿破仑致信尼斯的意大利军团军务组织官西蒙·叙西·德·克利松（Simon Sucy de Clisson），称“他们让我当旺代军团将领，我不接受”，可才过三天，他就对约瑟夫自夸，“此刻，我隶属指示军队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测绘局”。[40]亨利·克拉克（Henri Clarke）担任测绘局局长，他是伟大的军事组织家、“胜利的谋士”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的宠儿（protégé）。

战争部下属单位测绘局规模不大，运转高效，号称“当时最复杂的计划组织部门”。[41]测绘局由卡诺创立，直接向公共安全委员会汇报工作。它从各司令处收集情报，部署军队调动，准备详细的行动指示，并协调后勤。克拉克的高级下属有让-吉拉尔·拉屈埃（Jean-Girard Lacuée）、塞萨尔-加布里埃尔·贝尔蒂埃（César-Gabriel Berthier）和皮埃尔-维克托·乌东（Pierre-Victor Houdon）这三位将军，他们都是兢兢业业的战略人才。拿破仑很难找到比这里更适合学习补给、支援和后勤这些战略必备要素的地方了。（尽管19世纪早期军事词典里才出现战略这个词，拿破仑也从未使用它。）[42]拿破仑在土伦的战术性战斗中表现突出，与那种战斗相比，1795年8月中旬至10月上旬，他习得了军事战略实践，这段时间虽然短，但很能调动智力。归根到底，他的军事成就归功于他自己的天才和吃苦耐劳的能力，但法国此时亦有才识过人的军事思想家及官员，他们能教导他，最终还能处理实现他的设想所需的详尽工作。在测绘局，他也能站在最佳角度上独立地评定将军的能力，判断哪些人有价值、哪些人可被抛开。

测绘局并不制定全局战略。公共安全委员会的政客酌定大局，但委员会很容易被党派斗争干扰。例如，1795年，在政客们争论是否渡过莱

茵河以及在何时何地渡河时，他们最后不得不打了起来，而测绘局只对每个选项提建议。8月，委员会取消了所有为土耳其战斗（或者说其实是对付土耳其）的计划，并下令战争结束前拿破仑不得离开法国。战争部下属各机关仍在找他麻烦，9月15日，他甚至被踢出现役将军名单。“我像狮子一样为共和国战斗，”拿破仑致信好友、演员弗朗索瓦-约瑟夫·塔尔马（François-Joseph Talma）称，“而它的回报就是任我饿死。”[43]（不过他很快就复职了。）

测绘局采用奇怪的办公时间：下午1点到5点以及晚上11点到凌晨3点。因此，拿破仑有充足的时间撰写浪漫短篇小说《克利松与欧仁妮》（*Clisson et Eugénie*），以此告别他对德西蕾的单恋。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这个故事受1774年歌德所作著名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影响，按照史诗传统采用精短句型。在埃及战役中，拿破仑读了不下六遍《少年维特之烦恼》，他读第一遍时很可能才18岁。此书是欧洲狂飙运动（Sturm-und-Drang）最重要的代表小说和当时一大畅销书，深深影响了浪漫文学运动和拿破仑自己的写作。虽然“克利松”之名取自拿破仑那时候的友人叙西·德·克利松，但名唤克利松的角色完全就是拿破仑，两人的共同点延伸至年龄——同是26岁。“克利松一出生就迷恋战争，”故事开头写道，“同龄小孩还在如饥似渴地听人讲炉边故事时，他却狂热地梦想战斗。”克利松加入革命队伍国民自卫军，“很快超越人们寄予他的厚望，胜利是他的忠实伴侣”。[44]

克利松的同辈靠调情、赌博、妙谈等事消遣娱乐，但克利松不为所动，因为“像他那样想象鲜明、心灵炽热、才智广博、头脑冷静的人，注定会被同风情女子的矫情对话、诱惑游戏、赌桌逻辑以及大声喊出的巧妙侮辱言论烦扰”。[45]唯有置身森林与自然进行卢梭式谈话，这样的完人才能放松自在，“他感到自身达到和谐，嘲笑人类的恶行，鄙视愚行与暴行”。克利松在温泉邂逅16岁的欧仁妮，“她露出排列整齐的珍珠白牙齿”。小说接着写道：

> 他们视线交汇，心灵融合，没多久他们就意识到两人乃天生一对。在打动人类的爱情中，他的爱最为热烈贞洁……他们觉得彼此的灵魂恍若一体。他们克服所有困难，一生相守。两位痴情恋人的心中只洋溢着最高尚的爱情、最纤细的情感、最强烈的性欲。[46]

克利松与欧仁妮结婚生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他们慷慨济世，深受穷人敬仰，但田园诗般的童话太美好了，无法长久。有一天，一封信送来，通知克利松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动身去巴黎，“有重要任务在那儿等着他，它呼唤他这样的人才”。克利松奉命指挥一支军队，他“大获全胜，超出军队和人民的期望，事实上，他自己就是胜利的原因”。然而，克利松在一次小战斗中受重伤，于是他派下属军官贝维尔（Berville）去告知欧仁妮，“并陪伴她，直到他完全恢复”。欧仁妮和贝维尔很快有了私情，而读者会觉得莫名其妙。克利松养伤时得知妻子出轨，他想报复，这可以理解，“但他怎么能离开军队和职责呢？祖国需要他留下来！”解决之道是光荣捐躯。“战鼓敲响，宣告向侧翼冲锋，队列间弥漫死亡”，这时，克利松给欧仁妮写了一封恰当的动情信件。他把信交给一位副官，“然后尽忠职守，置身激烈战斗的最前端，那里将决出胜负。无数发子弹穿透了他，他死了”。[47]全文完。

不能把《克利松与欧仁妮》视作今天的廉价言情读物，应当尽量用18世纪的文学视角看待它。有说法称，作者“将凭借其卓越的实用主义焕发光彩”，这篇17页的短故事是“其萌动浪漫情怀的最后一次抒发”。拿破仑显然是借这个故事来幻想，在此例中，欧仁妮成了与人偷情的荡妇，而他依然英勇痴情，最后甚至原谅了她的不忠。[48]然而，拿破仑没法为夸张情节、感伤情绪与陈词滥调辩解，因为他当时半含怨愤，一怒之下一气写就全文。《克利松与欧仁妮》后来改了又改。

1795年下半年，法国吉伦特派领导人意识到，只有给法国制定新宪法，它才能把雅各宾恐怖统治时代置之身后。“保王党正在酝酿，”9月1日，拿破仑致信约瑟夫，“我们来瞧瞧如何收场。”[49]阿历克西·德·托克

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后来写道，试图改革的国家最脆弱。这句话尤其适用于1795年秋天时的法国。

8月23日，国民公会通过巴士底狱陷落后的第三部宪法——《共和三年宪法》，规定建立两院制立法机关与五人制执法机关督政府（the Directory）。10月底宪法将生效，届时，五百人院和元老院组成的立法院将取代国民公会，而督政府将代替已成恐怖统治代名词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这一变革时刻也让大革命与共和国的对头有机会造反。9月20日，奥军大举反击，返回莱茵河，而法国经济仍十分不景气，腐败现象也普遍存在。10月的第一周，共和国的敌人便合谋推翻新政府，将大量武器与弹药偷运至巴黎。

恐怖统治已然结束，新的督政府成立后，公共安全委员会也将废止。然而，恐怖统治和公共安全委员会激起的愤恨现在瞄准了其继承者。1790年时，巴黎设立了48个地方行政辖区——“区”[50]。各区控制当地国民公会及国民自卫军，反叛正集中在这里。虽说只有7个区真的叛变，但其他区的国民自卫军亦有参加。

区的队伍里并非只有保王党人，他们甚至都算不上主力。老兵马蒂厄·迪马（Mathieu Dumas）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巴黎人民最普遍的愿望就是恢复1791年宪法”，没几个人喜欢波旁王朝复辟所需要的内战。[51]区里有国民自卫军中层军官、保王党人、一些改良派与自由派人士，此外还有抗议政府腐败堕落、对内无能、对外无力的巴黎平民。虽然叛党确定了政变日期，但除此之外，泥沙俱下的政治构成就决定了他们根本不能围绕一个中心协调行动。叛党的政变时间也瞒不过政府。

国民公会原本指望内防军团司令雅克-弗朗索瓦·德·梅努（Jacques-François de Menou）能够镇压迫近的反叛。梅努想避免流血冲突，遂试图和区谈判，但国民公会领导人以为这是反水兆头，逮捕了他（他后来脱罪）。预期的叛乱迫在眉睫，吉伦特派便任命立法院议长保罗·巴拉

斯为内防军团司令，尽管1783年后他就再未涉足军事。巴拉斯接到的指示是拯救大革命。

10月4日（周日）晚上，拿破仑在费多剧院（Feydeau Theatre）观看索兰（Saurin）的戏剧《贝韦利》（*Beverley*），这时他听闻各区准备于次日起事。[52]次日（革命历葡月十三日）一大早，巴拉斯任命拿破仑为内防军团副司令，要他动用一切必要手段镇压叛乱。法军在土伦胜利之后，巴拉斯从萨利切蒂那儿听说了拿破仑。他已经给人生中最重要的决策者留下了良好印象，这些人有凯拉利奥、迪泰伊兄弟、萨利切蒂、多佩、迪戈米耶、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现在又加上了巴拉斯。在测绘局工作时，卡诺、让-朗贝尔·塔利安（Jean-Lambert Tallien）等政界大人物也认识了他。[53]［他后来愉快地回忆道，政客之中，政治理论家埃马纽埃尔·西哀士（Emmanuel Sieyès）神父对旺代喋血事件反应最为激烈。］令人惊讶的是，巴黎没多少高级军官接手这项任务，或者说，没有几个人愿意在街上朝平民开火。1792年，拿破仑两度目击攻打杜伊勒里宫，从他当时的反应来看，他会做什么已经没有悬念了。

这是拿破仑第一次进入国家高层政治的前线，他兴奋不已。他命令第21猎骑兵团（Chasseurs à Cheval）上尉若阿基姆·缪拉（Joachim Murat）率100名骑兵驰往2英里外的萨布隆（Sablons）营地，夺取当地加农炮并运至巴黎市中心，他还要求缪拉砍杀所有反抗者。当时只有50人看守萨布隆的加农炮，叛军错失了大好时机。

拿破仑确认了下属官兵的忠心。上午6点至9点，他布置加农炮：圣尼凯斯街（rue Saint-Nicaise）入口处2门；王储街（rue Dauphine）末端1门，直面圣洛克（Saint-Roch）教堂；圣奥诺雷街2门，临近旺多姆宫；伏尔泰滨河路（Quai Voltaire）2门，直面王家桥。拿破仑让步兵在加农炮后列队，并派预备队去骑兵竞技场，从而守卫国民公会和政府所在地杜伊勒里宫。他把骑兵置于革命广场（Place de la Révolution），此

地如今叫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54]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拿破仑轮流视察所有火炮。“对善良明理人士必须彬彬有礼地劝说，”他后来写道，“对暴民就得吓跑他们。”[55]

拿破仑决定使用葡萄弹，这个词是霰弹或榴弹的口语说法，意指塞进金属外壳里面的数百枚滑膛枪子弹。一旦葡萄弹从加农炮炮口射出，金属外壳就会裂开，随之喷出的铅弹将形成较大弧形，其速度甚至超过滑膛枪每秒1760英尺的射速。葡萄弹最大射程约为600码，最佳射程约为250码。拿破仑认真地考虑使用葡萄弹，而巴黎的历史上从未有人用它对付平民，这证明他冷酷无情。他不想犯傻。“若善待暴民，”他后来告诉约瑟夫，“这些家伙就幻想自己不可战胜；若绞死其中几个，他们就厌倦了游戏，变回他们应该有的样子，唯唯诺诺，低声下气。”[56]

拿破仑的部队包括4500名正规军士兵、1500名“爱国者”——宪兵和荣军院（Les Invalides）老兵。他们的对手是各区七拼八凑的30000人。当西昂（Dancian）将军名义上指挥叛军，他试图谈判，浪费了当天的很多时间。直到下午4点，叛党队列才从侧街拥向杜伊勒里宫北部。拿破仑没有马上开火，但4点15分至45分之间，区的队伍里有人开了第一枪，枪一响他就回敬对方，下令开炮消灭他们。有叛乱者想走过塞纳河上的桥，他也冲那些人发射葡萄弹，结果他们伤亡惨重，迅速奔逃。圣奥诺雷街的圣洛克教堂实际上成了叛军总部，伤员在此聚集。6点时巴黎大部分地区已经平定，但圣洛克教堂的狙击手继续从屋顶上和路障后射击。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拿破仑的加农炮离教堂已不足60码，叛党唯有投降。[57]当日，约有300名叛乱者死亡，拿破仑仅损失6人。相对当时常规做派而言，国民公会极其宽大，事后只处决了区的2名领导。[58]“轻风般的葡萄弹”（whiff of grapeshot，日后对镇压行为的称呼）意味着接下来三十年巴黎暴民再也没登上政治舞台。

1811年，让·萨拉赞（Jean Sarrazin）将军在伦敦出版《波拿巴将军

对莫里教士的忏悔》（*Confession of General Buonaparté to the Abbé Maury*）。此书称，葡月十三日，“波拿巴根本没有阻止士兵的盲目暴行，反倒亲身树立暴行范例。可怜的人们在战斗中已经扔掉武器，哀求慈悲，但他依然挥下马刀”。[59]拿破仑曾以谋反罪缺席判处萨拉赞死刑，所以他这么说也没多少损失。萨拉赞又说，当日拿破仑的副手蒙瓦森（Monvoisin）谴责他残暴，离职走人。上述内容都是谎言，但它们都属于葡月暴动（Vendémiaire）后开始环绕拿破仑的“黑色传奇”（Black Legend）。

葡月十三日晚，大雨很快冲刷干净了街上的血迹，但人们的记忆萦绕不绝。就连埃德蒙·伯克办的激进的反雅各宾读物《年鉴》（*Annual Register*）也指出，“正是在这次冲突中，波拿巴首登战争舞台，他用勇气与行动奠定了对自身能力的信心，这很快会把他引向晋升与荣耀”。[60]政治事态紧急迫切，因此战争部不会再拿资历表、医学委员会、逃兵等无聊事干涉他了。为了表彰拿破仑挽救共和国、阻止潜在内战，葡月还没过，巴拉斯就升他为师级将军，没过多久他又就任内防军团司令。讽刺的是，他不想杀法国人，所以不肯去旺代就职，但他后来杀了法国人，且恰恰因此赢得人生中最迅捷的晋升。不过在他看来，合法的作战军队与暴民不是一回事。葡月暴动后，拿破仑一度被称作“葡月将军”，不过没人当面这么叫他。他参与杀害了那么多同胞，但浑然不觉难堪，成为第一执政后，他随即下令举行周年庆典。一名女士问他怎能如此无情地向暴民开火，他答道：“士兵只是执行命令的机器。”[61]他没有提到下命令的就是他自己。

一夜之间，“轻风”送波拿巴家族直上青云：拿破仑领有48000法郎年薪；约瑟夫谋得外交职位；路易在沙隆炮兵学校升学，后来加入拿破仑迅速扩张的副官队伍；家里最小的弟弟、11岁的热罗姆去了更好的学校。拿破仑告诉约瑟夫：“家里什么也不缺了。”接下来二十年的情况亦如此。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称，她注意到葡月后拿破仑变了：

> 他的靴子不再泥泞斑斑。波拿巴住进旱金莲街（rue des Capucines）豪宅，每次出门都乘漂亮马车……他曾经憔悴瘦削，现在脸长丰满了。他本来面色蜡黄，显然健康不佳，如今他的脸变干净了，相对好看些。波拿巴瘦骨嶙峋的身体也长壮实了，他的微笑倒是一直讨人喜欢。[62]

再没人叫他“穿靴子的猫”了。

葡月暴动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拿破仑监督下列事务：解散反对党贤人俱乐部（Panthéon Club），驱逐藏身战争部的保王党人，管制戏剧演出。就最后一项职责而言，他几乎每天给政府写信，汇报歌剧院（the Opéra）、喜歌剧院（Opéra Comique）、费多剧院及共和国剧院（La République）这四家巴黎剧院中观众的表现。一份代表性的报告显示，“爱国歌曲在前两家（剧院）受到热烈欢迎，第三家反应平淡，费多剧院的马赛曲演奏到倒数第二节时，有人吹口哨（据信是旺代人），警察只好逮捕他”[63]。[64]监管收缴所有民间武器也是拿破仑的任务，家族传说称，此事让他认识了一个女人，之前他可能在社交界听过关于她的小道消息，但从未与她谋面。这名女子是博阿尔内子爵遗孀，名唤玛丽-约瑟芙-罗丝·塔舍·德·拉帕热里（Marie-Josèphe-Rose Tascher de la Pagerie），拿破仑昵称她为“约瑟芬”（Josephine）。

1726年，约瑟芬的祖父、贵族加斯帕尔·塔舍（Gaspard Tascher）从法国去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想靠那儿的甘蔗种植园谋财，但他遇上飓风、欠缺好运及为人懒惰，最后没能致富。拉帕热里这个名字是指塔舍家族在圣多明各（Saint-Domingue，今海地）的又一处地产。约瑟芬之父约瑟夫当过路易十六的宫廷侍者，但他后来返回其父的庄园。1763年6月23日，约瑟芬出生在马提尼克岛，尽管她后来自称生于1767年。[65]1780年，17岁的约瑟芬来到巴黎，她几乎未受过教育，以至于第一任丈夫、法军将领亚历山大·德·博阿尔内（Alexandre de Beauharnais）子爵无法掩饰对她的鄙视。博阿尔内是约瑟芬的表哥，后者在15岁时与他订婚。约瑟芬牙龈发黑，原因据信是她小时候咀嚼马提

尼克蔗糖，但她学会了笑不露齿。[66]“要是她只有牙齿，”未来的太后侍女、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写道，“她一定胜过执政宫（Consular Court）中几乎所有女士。”[67]

约瑟芬的丈夫博阿尔内有家暴倾向，有一次她躲进修道院逃避殴打，而他从那儿绑走了他们3岁的儿子欧仁。1794年，博阿尔内被捕，但约瑟芬仍勇敢地奋力救他一命。她自己也被怀疑是保王党人，结果她在1794年4月22日下狱，直到同年7月22日（博阿尔内被处刑后不久）才获释。约瑟芬被关在沃日拉尔街（rue de Vaugirard）的圣约瑟夫-德-卡姆（Saint-Joseph-des-Carmes）教堂[68]地窖。据她的狱友、英国女人格雷丝·埃利奥特（Grace Elliott）回忆，“墙上甚至木椅上仍沾着教士的鲜血和脑浆”。[69]约瑟芬被迫忍耐确实毫无人性的环境：地牢只有三个深孔可透气，而且没有厕所；她和狱友们每天都担心将被送上断头台；每人每日只有一瓶水应付所有生活需要；因为孕妇临盆前不会被处刑，晚上在走廊便能听见女人与狱卒做爱的动静。[70]哪怕是盛夏时节，圣约瑟夫教堂地窖里也很冷，囚徒们的身体很快垮了，事实上，约瑟芬之所以活了下来，也许只是因为她病得太重，不能送她上断头台。博阿尔内死后只过了四天，罗伯斯庇尔就倒台了，如果罗伯斯庇尔多活一阵，约瑟芬很有可能追随丈夫而去。热月政变放约瑟芬出狱，同时把拿破仑关进另一所监狱，这体现了矛盾的对称。

地牢内恶臭弥漫、昏暗阴冷，囚犯们落魄潦倒，连续几周中，他们每天都担心惨遭横死，这一切让恐怖统治显得名副其实。事后数月甚至可能数年，约瑟芬多半患有今人所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许她耽溺于性爱、从事肮脏交易、热爱奢华（她的服饰比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昂贵），或许两年后她为了稳定生活与金钱保障而嫁给不爱的人，但因为这段经历，我们很难据此指责她。[71]约瑟芬常被视作模样性感、为人浅薄、开销奢侈的荡妇，但她对音乐和装饰艺术的品位相当不错，其文化造诣必然不浅，而且她待人大方，虽说她慷慨支出的常常是公款。那

个年代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克莱门斯·冯·梅特涅说，她的“社交手腕别具一格”。[72]约瑟芬擅长演奏竖琴，不过有些人说她只弹一个调。她还在床上玩所谓的“之字形体位”（zig-zags）。[73]她不会画画，平日织一些壁毯，间或下下西洋双陆棋（backgammon），但她每天接待访客，喜欢和众女友边用午餐边聊八卦。

无可否认，35岁左右的约瑟芬拥有难以抵御的女性魅力，她抿唇时的笑容无与伦比。1795年年末，她需要一个人保护她、供养她。出狱后，约瑟芬成了拉扎尔·奥什将军的情妇，他不愿离开妻子，但她想嫁给他，这种念头甚至一直持续到她勉强嫁给拿破仑。[74]约瑟芬也是保罗·巴拉斯的情妇，不过1795年夏天结束时，他俩的风流关系也快断了。巴拉斯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早就厌倦她了”，并且很不礼貌地叫她“撩人的妓女”。[75]长期的流血冲突后出现纵欲时期是众所周知的历史现象，姑且举两个例子为证：一战后出现了“兴旺的二十年代”，古罗马内战后社会风气淫靡。恐怖统治之后，约瑟芬决定与当权者风流，但此事就像她人生中的很多行为一样，只是时代风尚（à la mode），不过她并不及好友泰蕾札·塔利安（Thérésa Tallien）放荡。泰蕾札绰号“政府财产”，因为多年来她与好多部长做过露水夫妻。不管“之字形体位”是什么，除了奥什、巴拉斯以及约瑟芬的第一任丈夫博阿尔内，她显然也和其他人玩过这一套。她的第二任丈夫几乎是个处男，论性爱经验（éducation amoureuse）远不及她。

葡月暴动后，政府收缴武器，约瑟芬趁机让14岁的儿子欧仁·德·博阿尔内去拿破仑司令部。欧仁说父亲的佩剑有感情意义，询问自己的家族能否保留它。此举显然是制造社交契机，拿破仑也顺水推舟，不出几周，他真的深深坠入爱河。他对她的迷恋有增无减，直到五个月后两人结婚。他们同是异乡岛民、法国移民、前政治犯，共同点的确不少。因为拿破仑肤色微黄、头发平直、外观邋遢，也许还因为他身患疥疮，起初他并不吸引约瑟芬，而且她当然也不爱他。然而，那时约瑟芬开始长

皱纹，她韶华渐老，身缠债务。（她明智地等戴上婚戒后才告诉他自己究竟有多少债务。）

约瑟芬梳妆打扮要费好大一番功夫，她在私宅和宫殿的卧室都有镜子。虽然约瑟芬不够聪慧，做不到机智诙谐，但她迷人可亲，非常清楚成功的男人喜欢什么样的殷勤。有人问塔列朗约瑟芬是否聪明，据说他回答："蠢货没法干这么好。"就拿破仑而言，他看重她的政治人脉和身为子爵夫人的社会地位（革命派也可接受子爵夫人）。她能弥补他欠缺的能力（savoir-faire）与社交风度，这点也引起他的重视。他不擅长客厅中的机敏应答。"他对女人就没讲过好话，"圆滑言谈的大师梅特涅回忆道，"尽管表情和声音常常表明他努力想说点好的。"[76]拿破仑和女士们谈论其着装或其拥有的孩子数，还问她们是否亲自养育小孩。他同女性笨拙地交往，约瑟芬却在巴黎社交界掌握极佳人脉，她能进入塔利安夫人、雷卡米耶（Récamier）夫人、德·斯塔埃尔夫人等人主持的颇具影响力的政治沙龙。

出生、死亡与婚姻本由神职人员登记，但大革命解除了他们的职责。于是乎，1796年3月9日（周三）晚上10点，在昂坦街（rue d'Antin）上的第二区（arrondissement），拿破仑与约瑟芬在昏昏欲睡的市长面前举行世俗婚礼。新娘身着白色薄纱婚裙，腰缠共和国三色彩带。[77]新郎迟到了两小时。在场的有巴拉斯、拿破仑的副官让·勒马鲁瓦（Jean Lemarois，严格意义上是未成年人）、塔利安夫妇、约瑟芬之子欧仁及其11岁的妹妹奥尔唐斯。为了尽量缩小六年的岁数差，拿破仑在婚姻登记册上写自己1768年出生，同时约瑟芬照例少说了四岁，这样他们都是28岁了。[78]［后来，帝国历（Almanach Impérial）把约瑟芬的生辰记作1768年6月24日。[79]妻子执意虚报年龄，拿破仑一直觉得好笑，他打趣道："照她那么算，她一定12岁就生了欧仁！"[80]］他送给她一枚涂瓷釉金圆牌当结婚礼物，上面刻着"致命运"（To Destiny）。[81]

3月2日，巴拉斯等五名督政给了拿破仑他能期盼的最好的结婚贺礼——意大利军团司令职位。这就是他在自己的婚礼上迟到，和约瑟芬度蜜月也不满四十八小时的原因所在。督政府是法国新执行机关，除了巴拉斯，另外四个督政是前雅各宾分子让-弗朗索瓦·勒贝尔（Jean-François Reubell）与路易·德·拉雷韦利埃-莱波（Louis de La Révellière-Lépeaux）、稳健派人士拉扎尔·卡诺与艾蒂安-弗朗索瓦·勒图纳尔（Étienne-François Le Tourneur）。巴拉斯后来写道，自己劝众同僚派拿破仑去利古里亚阿尔卑斯山脉指挥未来的战事，理由是他是科西嘉“高地人”，“一生下来就习惯爬山”。[82]这几乎算不上科学依据，因为阿雅克肖与海平面持平。但巴拉斯也说拿破仑能重振无精打采的意大利军团，这句评价明显更接近事实。

3月11日，拿破仑前往尼斯司令部。从接到任命状到出发这九天，他要战争部尽全力提供有关意大利的书、地图和地图册。他阅读在当地战斗过的将领的传记。当他不知道某事时，他敢于承认无知。多年后，一位军官同僚回忆道：

> 有一次，波拿巴将军去了位于新旱金莲街的总参谋部办公室，我正好在场，那一天的他仿佛仍站在我眼前。他戴着小帽子，上面插了根找来的羽毛。他也马马虎虎地裁了外套，不过说实在的，他的剑算不上一把好兵器。他把帽子扔向屋子中间的大桌，然后去找老将军克里格（Krieg）。克里格将军具备细致学识，写过一本非常好的士兵手册。他让克里格挨着他在桌旁坐下，自己手握钢笔，开始问他一大堆关于军务和纪律的问题。有些提问显示出他完全不知道最基本的事实，以至于我的好几个战友都笑了。他考虑对方的回答，结果往往是导出其他问题，令我震动，他提问的次数、顺序和速度给我的冲击不亚于此。可是，还有一件事更叫我震撼：总司令完全不介意告诉部下自己对事情的很多方面一无所知，照理说他最年轻的下属都对此了如指掌。他在我心中的形象陡然变得高大伟岸。[83]

1796年3月11日，拿破仑乘驿站马车离开巴黎，同行者有副官朱诺与意大利军团新任军务组织长官兼好友肖韦。3月14日，他南下抵达尚索（Chanceaux），给约瑟芬写了一封信。写信时，他首次去掉了自己姓氏中的字母“u”。1794年，拿破仑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官报《世界箴言

报》（*Moniteur Universel*，简称《箴言报》）上，当时刊登的姓氏是带有连字符的“波诺-巴”（Buono-Parte）。[84]现在他使用法国化姓氏，有意强调自己的法国国籍盖过了意大利和科西嘉血统。[85]他打破了和过去的又一道羁绊。

十五天后，拿破仑抵达尼斯。据说当时有人说了句相当没有用的话：拿破仑才26岁，太年轻了，不能指挥军团。对此他答道：“等我回来就老了。”[86]

---

[1] “Brutus”出自古罗马人物布鲁图。——译者注

[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6，Fraser，Ronald，*Napoleon's Cursed War*（New York）2008，p.23

[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s.163，172，191 p.171，April 4，1794，p.174，May 7，1794，p.182，June 10，1794

[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6

[5]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9

[6] CG1 no.232 p.196，August 7，1794

[7] Bonaparte，Louis，*A Reply to Sir Walter Scott's History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9，p.18

[8]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60

[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39 p.159，January 4，1794

[1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35 p.197 August 12 or 19，1794

[11] 《红花侠》系英国作家奥希兹女男爵作品，书中主角红花侠营救恐怖统治受害者，帮他们从法国私渡出境。——译者注

[1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41

[1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44 p.201，September 10，1794

[1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83 p.218，February 4，1795

[1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85 p.219，February 12，1795

[1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90 p.221，April 11，1795

[17] *Mars & Clio* Autumn 2010 p.21

[1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44

[19] 今香槟地区沙隆（Châlons-en-Champagne）。——译者注

[20] Branda，Pierre，*Napoléon et ses hommes* 2012，p.9

[21] Bonaparte，Louis，*A Reply to Sir Walter Scott’s History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9，p.19

[2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22 p.248，August 10，1795

[23]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16

[24]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104n

[25] 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76

[26] D’brantès，*At the Court* p.34

[27] Las Cases，Comte Emmanuel de，*Le 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 4 vols.1823，Ⅰ p.401

[2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97 p.224，May 9，1795

[2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98 p.224，May 22，1795

[30] 指塞纳河畔沙蒂永。——译者注

[3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01 p.227June 4，1795

[3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03 pp.228-9，June 14，

1795

[3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21 p.247，August 10，1795

[3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09 p.233，July 6，1795

[3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10 p.235，July 12，1795

[36] Bertrand，Henri-Gratien，*Cahiers de Sainte-Hélène* 3 vols.1951，Ⅱ p.218，Las Cases，Comte Emmanuel de，*Le 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 4 vols.1823，Ⅰ p.284

[37] 今卡内昂鲁西永-圣纳泽尔（Canet-en-Roussillon-Saint-Nazaire）。——译者注

[3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09 p.233，July 6，1795

[3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55

[4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27 p.252，August 20，1795

[41] Brown，Howard G.，*War*，*Revolu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State* 1995，p.128

[42] ed. Handel，Michael，*Leaders and Intelligence* 1989，p.42

[4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45 p.268，between September 15 and October 5，1795

[44] 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13

[45] 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15

[46] 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p.2-21

[47] 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p.2-21

[48] 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67

[4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34 p.258，September 1，1795

[50] 此处的区是“Section”，并不是“Arrondissement”，《共和三年宪法》已宣布废除“Section”。若无特殊说明，本书的区皆指“Arrondissement”。——译者注

[51]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40

[52] Healey，F.G.，*The Literary Culture of Napoleon* 1959，p.79

[53] Bonaparte，Louis，*A Reply to Sir Walter Scott's History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9，p.20

[54]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12

[55] ed. Lecestre，Léon，*Lettres inédites de Napoléon* Ⅰ^{er} 2 vols.1897， Ⅱ p.133

[5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 no.485 p.15

[57] Arnault，A.V.，*Memoirs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Boston）1833， Ⅰ p.35，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p.12-13

[58] 相形之下，1780年，伦敦爆发戈登（Gordon）暴动，285人被杀，200人受伤，事后更有20人被处决。

[59] Sarrazin，General，*Confession of General Buonaparté to the Abbé Maury* 1811，p.13

[60] *Annual Register* 1795 no.37 p.106

[61] Gibbs，Montgomery B.，*The Military Career of Napoleon the Great*（Chicago）1895，p.42

[62]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37

[63] 《马赛曲》创作于1792年，是反对君权的伟大革命赞歌。拿破仑称帝后立即禁止人们唱《马赛曲》，但1815年他又重新提倡这首歌。

[64] Christies Rare Books catalogue 27/11/2012 p.14

[65] Memes，John，*Memoirs of the Empress Josephine*（New York）1832，p.13

[66]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45

[67]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237

[68] 今人若在周六下午3点整准时到达教堂便可参观。1792年的九月屠杀中，暴民在此杀死了115名教士，其中35人的骸骨现在是展品。

[69] Haig，Diana，*Walks Through Napoleon and Josephine's Paris* 2003，p.50

[70] Haig，Diana，*Walks Through Napoleon and Josephine's Paris* 2003，p.49.

[71] Philip Mansel in *TLS* 16/1/2004 p.23

[72] Stuart，Andrea，*Rose of Martinique* 2003，p.277

[73] Stuart，Andrea，*Rose of Martinique* 2003，p.206

[74]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123，Bruce，Evangeline，*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95，p.74

[75] ed. Duruy，George，*Memoirs of Barras* 4 vols.（New York）1895，Ⅱ p.72

[76] 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Ⅰ and Ⅱ 1880，Ⅰ p.281

[77] Thody，Philip，*French Caesarism from Napoleon to Charles de Gaulle* 1989，p.35

[78] Chuquet，Arthur，*La jeunesse de Napoléon* 3 vols.1897-99，Ⅰ p.65，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

[79] ed. Hanoteau，Jean，*The Memoirs of Queen Hortense* 2 vols.（New York）1927，Ⅰ p.326 n.3

[80]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8

[81] Bruce，Evangeline，*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95，p.162

[82] ed. Duruy，George，*Memoirs of Barras* 4 vols.（New York）1895，Ⅱ p.79

[83] Pratt，Fletcher，‘Vignettes of Napoleon in Italy 1796’*Journal of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vol.2 issue 2 Summer 1938，p.59

[84] 此后数十年，不列颠和波旁的宣传人士又把“u”放回去，突出拿破仑的外国人身份。举个例子，1814年，弗朗索瓦-勒内·夏多布里昂写了小册子《论波拿巴、波旁以及为了法国和欧洲的幸福拥护我们的正统亲王的必要性》，这一标题体现出了恶意。夏多布里昂在书中写道：“无望找到敢于戴上路易十六之冠的法国人，一个外国人便站了出来，人们接受了他。”Chateaubriand，*Of Buonaparte and the Bourbons and the Necessity of Rallying Round our Legitimate Princes for the Happiness of France and that of Europe*，p.5.1917年，英国王室将王朝名从萨克森-科堡-哥达改为温莎，甚至在那之后，有些英国历史学家仍然嘲笑拿破仑去掉了姓氏中的“u”。

[85] Chuquet，Arthur，*La jeunesse de Napoléon* 3 vols.1897-99，Ⅰ p.41，Davies，Norman，*Vanished Kingdoms* 2011，p.501

[86] Dubroca，Louis Jean，*Life of Bonaparte*，*First Consul of France* 1802，p.94，Poultier，

François，*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in Europe*（New York）1798，p.260

第四章 意大利

1796年5月15日，波拿巴将军进入米兰，身后跟着一支朝气蓬勃的军队。这支刚跨过洛迪附近的桥的队伍向世界昭示：千载沧桑之后，亚历山大与恺撒的继承人终现于世。

——司汤达，《帕尔马修道院》

为将之大道在知军心、赢军心，在这两个方面，法军皆最难统帅。法军士兵不是等待开动的机器，而是需要领导的理性个体。

——拿破仑致沙普塔尔

1796年3月26日，拿破仑抵达意大利军团尼斯司令部。有些人后来声称，此时的他是无名之辈，次日初见麾下的师长们时便遭诸人鄙视，因为正如一位蔑视他的同时代人所说的，他“靠街头暴乱混个名头响，靠床上新娘混个司令当”。[1]事实上，仅仅两年之前，拿破仑还是意大利军团的炮兵指挥官，而且很多人因为土伦大捷知道他，他也给测绘局写了至少三封信，详细探讨如何赢得迫近的战役。因为他年纪轻轻，年长的下属最初的确愤愤不平，但这只是人之常情，军官们也很清楚他是何等人物。

拿破仑麾下有五位师长。让·塞吕里耶（Jean Sérurier）年纪最大，在法军中服役三十四年，曾参与七年战争，大革命爆发后一度考虑退役，但其后几年他战绩良好，1794年12月晋升师级将军。皮埃尔·奥热罗（Pierre Augereau）现年38岁，此前干过雇佣兵、钟表贩子和舞蹈教师。他身材高大，为人狂妄，稍带粗俗，绰号“人民之子”“骄傲的土匪”。奥热罗曾在决斗中杀死两人，在斗殴中打死一名骑兵军官。他在里斯本时差点遭受异端裁判所的酷刑，全靠天性活泼的希腊籍妻子调解才得以脱险。安德烈·马塞纳亦38岁，13岁时他随船出海，当船上侍者，但1775年他转而从军，晋升上士，大革命爆发前夕退伍。马塞纳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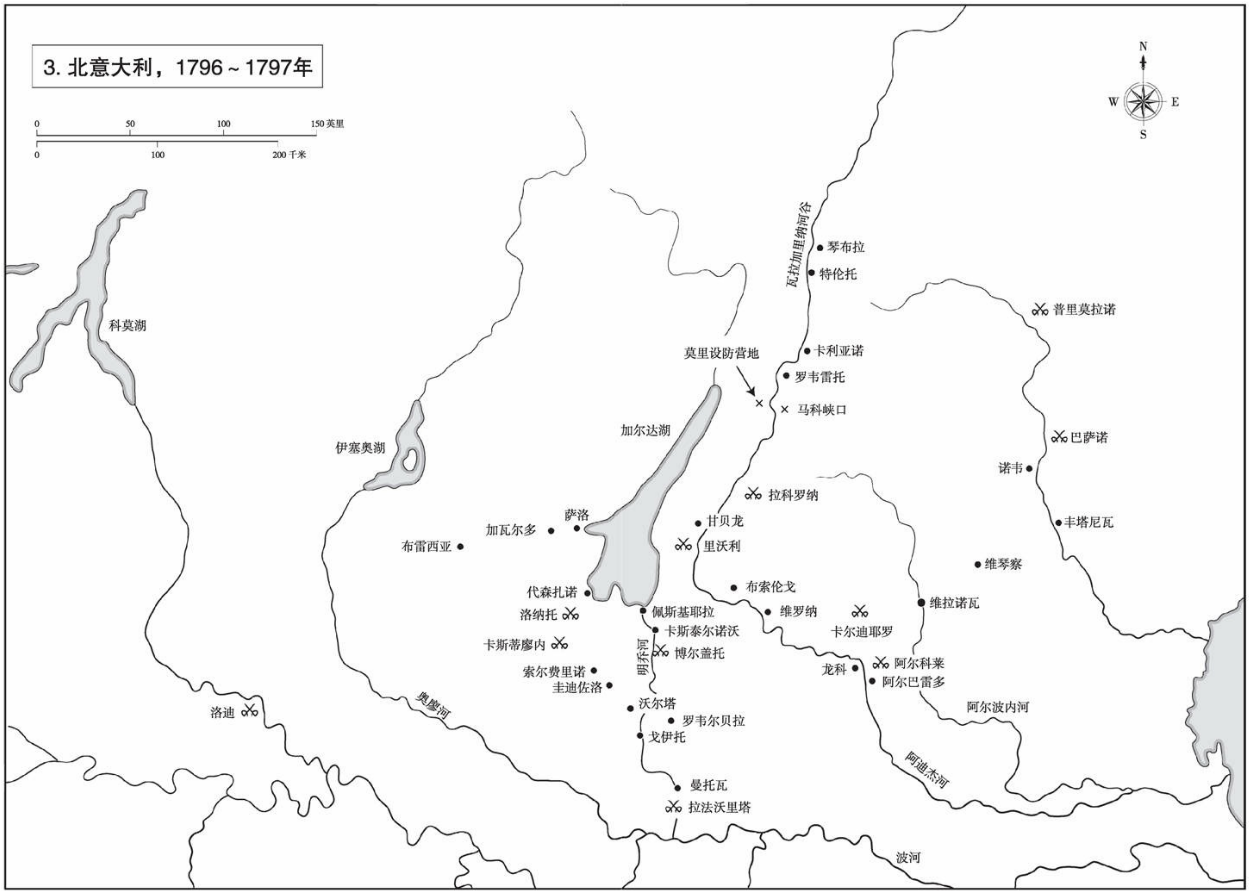
后在昂蒂布搞走私、卖水果，1791年他加入国民自卫军，迅速升迁。马塞纳在土伦围攻中立功，因而晋升意大利军团师级将军，1795年他在此军团中表现出众。瑞士人阿梅代·拉阿尔普（Amédée Laharpe）现年32岁，长着浓密的大胡子。让-巴蒂斯特·梅尼耶（Jean-Baptiste Meynier）曾在德意志军团效力，但4月中旬时拿破仑致督政府的报告称，梅尼耶“无能，在如此积极活跃的战争中，他都不适合指挥一个营”。[2]这五个人都是老兵，而拿破仑连正规军步兵营都没带过。他们不好折服，更不好激励。正如马塞纳日后回忆时所说的：

> 刚开始时，他们瞧不起他。他人小脸瘦，遭他们嫌弃。他抓着老婆的画像，拿给大伙看，而且他年纪太小了，他们就寻思，他搞了鬼才混得官位。但过了一会儿，他戴上将军帽，活像长了两英尺。他问我们的师位置在哪、装备如何，问每个部队劲头怎样、实际多少人。他下达我们必须遵循的指令，宣布明天视察全军，后天就出发去打仗。[3]

第一个月并无战事，马塞纳记错了最后一点，但这段话紧扣拿破仑展现的活跃精力，并且抓住了他的自信心、贯穿他一生的迫切信息需求以及他对妻子的爱。

在这首次会议上，拿破仑给部下看萨沃纳-卡尔卡雷（Savona-Carcare）公路的走向，只见它通往三个山谷，不管他们走哪个，最终都能到达富饶的伦巴第（Lombardy）平原。皮埃蒙特-撒丁反对法国大革命，从1793年开始，它一直与法国交战。拿破仑认为，假如把奥军赶到东边，并拿下切瓦（Ceva）的要塞据点，法军就可威胁撒丁首都都灵（Turin），迫使该国休战。这意味着4万名法军士兵将对抗奥撒联军的6万人，但拿破仑告诉下属，他能靠速度和诈术保住主动权。他的计划以皮埃尔·德·布尔塞（Pierre de Bourcet）的《山区战术通论》（*Principes de la guerre des montagnes*，1775年版）和1745年的侵撒战略为基础。1745年战略虽被路易十五废止，但也强调集中力量夺取切瓦。布尔塞论及明确规划、集中行动以及扰乱敌军步调的重要性。拿破仑的意大利战局既在教科书指导下进行，又是未来的教科书范本。

意大利军团只是督政府的余兴节目。督政们在德意志西部和南部集中物力，那儿有共和国的两支主力部队：让·莫罗（Jean Moreau）将军的莱茵-摩泽尔（the Rhine and Moselle）军团，让-巴蒂斯特·儒尔当（Jean-Baptiste Jourdan）将军的桑布尔-默兹（the Sambre and Meuse）军团。6月，莫罗和儒尔当的军团开始进攻，起初取得了一些胜利。奥皇弗朗茨[4]的弟弟、劲敌卡尔·冯·哈布斯堡（Karl von Habsburg）大公使出浑身解数迎敌，1797年8月和9月，他分别在安贝格（Amberg）和维尔茨堡（Würzburg）击败儒尔当。10月，卡尔大公转而对付莫罗，在埃门丁根（Emmendingen）战胜对方，接着他把法军的两个军团都赶回了莱茵河对岸。因为意大利的战事只是助兴，拿破仑的全部战局经费只有4万法郎，还不及他自己的年薪。[5]有一个真伪不明的故事称，为了筹集自己和副官从巴黎去尼斯的旅费，拿破仑卖了他的银柄佩剑，叫朱诺拿卖剑的钱赌博。[6]



抵达尼斯后，拿破仑发现意大利军团哪儿也去不了。天气严寒，士兵没有大衣。肉类配给中断三月，面包供应也不稳定。挽马都死于营养不良，炮兵只能用骡子拉炮。整个营要么赤足要么蹬木鞋，经常从尸体上剥下军服凑合穿。有些士兵几乎没了军人样儿，他们身上仅存的战士印记就是军队分发的弹药囊，很多人的滑膛枪也缺刺刀。饷银已拖欠数月，士兵们怨声载道，心生反意。[7]热病肆虐，短短二十天内，第21半旅[8]至少有600人死于此疾。佛罗伦萨的英国作家玛丽安娜·斯塔克（Mariana Starke）准确地描述了拿破仑上任前法军的“惨状”：“必需品根本没有，饥荒自然导致军中出现传染性热病……患病的士兵消沉虚弱。没有战马，没有加农炮，几乎没有任何战争用品。”[9]

为了应对军中的“惨状”，拿破仑解除了梅尼耶的职务，命令军需官肖韦彻底整顿军需系统。正如3月28日他致督政府的信所说，重整内容

包括“威胁军事承包商，他们抢了太多，很有钱”。[10]拿破仑还要法国驻热那亚公使、公民费普（Faipoult）“悄悄”从犹太金融家那里募集300万法郎贷款，并召回待在罗讷河谷冬季牧场的骑兵。到尼斯后不出两天，拿破仑就解散了哗变的第209半旅第3营，驱逐了该营军官与军士。他把剩下的列兵每五人分成一组，按组编入不同的营。拿破仑明白公平待人至关重要，如他所言，他高兴地看到“不管是谁，只要有人享有单单一项特权，那就没人听令行军”。[11]4月8日，他向督政府报告称，自己被迫惩罚了唱反革命歌曲的士兵，并以军法审判两名高呼“国王万岁！”（Vive le roi！）的军官。[12]

师长们立刻佩服起拿破仑的苦干能力。部下们得干活，再也不能只动嘴皮子了，在尼斯待了四年的参谋部也突然被拿破仑的活力震动。从上任到1796年年底共九个月，其间他写了800多封平信与急件，其内容囊括一切，从阅兵式鼓手站位一直谈到应该演奏《马赛曲》的场合。奥热罗是最先造访拿破仑的部将，马塞纳是第二个。“我真怕那个小杂种将军！”奥热罗后来对马塞纳说。[13]

拿破仑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军人声望。1796年3月29日，他发布当日公告[14]，告诉士兵他们会“发现，他是他们的战友，坚信中央政府，以爱国者的尊严为荣，决心为意大利军团争得它应有的命运”。[15]不管怎么说，督政府的耳目将军可能养活他的军队。拿破仑害怕军队因濒临饿死而纪律涣散。“没有面包的话，士兵常会太过暴力，”他写道，“让人耻于认其为同类。”[16][17]他一定经常对巴黎提要求，4月1日，他设法让政府运来了5000双鞋子。终其军事生涯，提及军队鞋子的信多得惊人。某则传说称，拿破仑说“胃乃大军之足”，他很可能从没说过这种话，但他一直很清楚军队一定要用脚走路。[18]

此外，3月29日的公告还宣布亚历山大·贝尔蒂埃（Alexandre Berthier）将出任拿破仑的参谋长。贝尔蒂埃现年43岁，原是工兵，参

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直到1814年他才卸去参谋长之职。在1792年的阿戈讷（Argonne）战役和接下来三年的旺代战事中，贝尔蒂埃表现良好。他的弟弟也是拿破仑的测绘局同僚之一。

拿破仑是首位用现代方式役使参谋长的指挥官，贝尔蒂埃是他能找到的最能干的参谋长。贝尔蒂埃的记忆力仅次于拿破仑，听对方说上十二个小时后仍然头脑清醒，光是1809年某晚，他就被传唤了至少17次。[19]国家档案馆（Archives Nationales）、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及万塞讷（Vincennes）的大军团档案馆堆满了贝尔蒂埃联络同僚的命令，他传达了拿破仑想做的事，语气礼貌但态度坚决。工整的秘书文稿呈现出的指令精练简洁，开头千篇一律："将军，皇帝请您见此令后……"[20]贝尔蒂埃身负诸多品质，如圆滑委婉的性格，这一特征被调节得很好，以至于其妻拜恩（Bayern）的玛丽亚（Maria）女大公与其情妇维斯孔蒂（Visconti）侯爵夫人都被他说服，同意共住一座城堡。贝尔蒂埃很少直接违抗拿破仑的命令，除非以严谨的后勤理由为据。他组建了一个团队，确保总司令的想法能够迅速贯彻。贝尔蒂埃能把拿破仑的潦草总指示转化成每个半旅的确切任务，这种特殊能力几近天才。参谋部的工作效率几乎一直极高。拿破仑下达的命令如同连珠炮，为了处理它们，贝尔蒂埃需要书记员、传令兵、参谋军士、副官组成的专业队伍以及格外发达的文书系统，他经常通宵劳作。拿破仑偶尔会发现贝尔蒂埃给半旅下令时弄错部队人数，有一回他写信给对方指正错误，并补充道："我觉得驻军方位读起来像小说一样有趣。"[21]

1796年4月2日，拿破仑司令部前进至热那亚湾（Gulf of Genoa）的阿尔本加（Albenga）。同日，肖韦因热病而逝世于热那亚。拿破仑报告称，肖韦的死"的确是军队的损失。他积极活跃、锐意进取。大军想念他时都会落泪"。[22]战时，拿破仑的很多朋友和副手死在他身边，肖韦是第一个，他的确为此人而悲伤。

从1714年开始，奥地利一直统治着北意大利。奥军派大股军队去西边的皮埃蒙特，以便对付法军，皇家海军也从科西嘉运物资给撒丁军，因此拿破仑只好经利古里亚的高山山道拖运一切军需物资。4月5日，拿破仑抵达阿尔本加，他告诉马塞纳和拉阿尔普，自己计划在卡尔卡雷、阿尔塔雷（Altare）和蒙特诺特（Montenotte）之间切断敌军。奥军指挥官约翰·博利厄（Johann Beaulieu）经验丰富，才干尚可，但他已经71岁了，且曾败给法军。拿破仑热衷于研究过往的战局，他知道博利厄小心谨慎，打算利用对方的这个缺点。奥撒同盟并不稳固，奥地利方面曾警告博利厄不要太相信盟友。（“既然我知道同盟是什么玩意了，”一战期间，福煦元帅开玩笑道，“我就更不崇拜拿破仑了！”）哈布斯堡帝国疆域辽阔、民族成分复杂，因此奥军部队的语言常常不统一，军官间则通用法语。对博利厄来说，更糟的是他还得应付庞大臃肿、讲究官僚做派的维也纳宫廷会议（Aulic Council）。宫廷会议下令时常常拖拉，结果命令下达后已跟不上军情。相形之下，拿破仑准备采用一次大胆的调动：守在两路敌军之间，趁其尚未会师各个击破。当代军事学院称此机动为“中央位置”战略，这也是他征战生涯中一直坚持的战略。某则拿破仑军事箴言称：“若中央的军队联络畅通，则兵法绝不容各孤军独自与之为敌。”[23]

“我这里非常忙，”拿破仑从阿尔本加致信约瑟芬，“博利厄在调动军队，我们正面对面。我有点累。我每天都在马背上。”[24][25]征途中，他仍然每天给约瑟芬写信，一共写了数百页字迹潦草的热烈情书，其中有些是在重大会战日写的。拿破仑经常先是浪漫告白（“日日夜夜痴恋你”），随后转向以自己为中心的思绪（“每次端起咖啡杯，我就诅咒荣誉与抱负，它们迫使我与生命中的灵魂分离”），或哀叹为何约瑟芬很少回信。她真的动笔时却称他为“您”，由此大大惹恼了他。拿破仑的信满是忸怩情欲之辞，表明她一来意大利团聚，他就想与她尽情欢好。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吻你的双胸，浅浅吻下来，深深深深吻下来。”[26]尚不确定“小克庞男爵夫人”（la petite baronne de Kepen，有时亦

作“Keppen”）是否系拿破仑给约瑟芬私处起的戏称。遗憾的是，“克庞男爵夫人”出处已不可考，不过约瑟芬养了很多哈巴狗，它可能只是其中一条狗的名字，这样的话，“恭敬地赞美小克庞男爵夫人”也许不具性事意味。[27]至于直白些的“小黑森林”就更无疑问了，出现这个词的语境为：“吻它千遍，等不及进去了。”[28]他的信就像军令一样，常常署名波拿巴或缩写“BP”，这样做有些不浪漫。[29]“再见，我生命中的女人、悲喜、希望与灵魂。我爱慕你，我畏惧你。你激起我的敏感情绪，其中汇聚我奔雷般狂暴迅疾的天性与感情。”纵观他的信件，此类句子纯属常态。

◆

“大军物资极其匮乏，”4月6日，拿破仑从阿尔本加向督政府汇报称，“我仍需战胜严重困难，但它们能被克服。痛苦的士兵不听号令，没有纪律就没有胜利。我希望接下来几天事态好转。”[30]意大利军团有49300人，他们的对手奥撒联军约有80000人。幸运的是，此时贝尔蒂埃已解决眼下的补给问题。拿破仑计划于4月15日发动进攻，但奥撒联军比他提前五天行动，4月10日，他们沿他准备下山的路上山。尽管他不曾料到这招，但他只用四十八小时就翻了盘。拿破仑把军队从萨沃纳调回，而且他们基本没受损失，现在他马上就能组织反攻了。4月11日晚，拿破仑察觉奥军战线拉得太长，他把敌军钉在埃罗河谷（valley of the River Erro）的蒙特诺特山村，该地位于萨沃纳西北方12英里处。凌晨1点，拿破仑派马塞纳冒着倾盆大雨包围敌军右翼。当地战斗环境艰苦：一条山脊从上蒙特诺特（Montenotte Superiore）向下延伸至海拔2000～3000英尺的群峰，到处都覆盖厚厚的植被（今亦然），山坡爬起来让人气喘吁吁。行动迅捷的法军步兵纵队夺下了不少奥军建的多面堡。

战斗结束后，奥军损失了2500人，其中大部分人被俘。拿破仑的损

失为800人。蒙特诺特之战相对而言只是小战，但这是总司令拿破仑第一次赢得野战，它既振奋军心，同样也鼓舞他自己的信心。拿破仑未来诸多战斗中的特征都在这一战中初露端倪：敌将老迈无力；敌军民族杂融、语言多样，而法军则成分单一；有一个能让他紧咬住不放的薄弱之处。法军行军速度远超敌军，而且他能在刚好足以制胜的时间内集中兵力逆转强弱。

还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是迅速扩大战果：战后第二天，拿破仑在博尔米达河（the River Bormida）上的米莱西莫村（Millesimo）再战退兵，拆散了奥撒联军。奥军想退到东边防守米兰，撒丁军想撤到西边保卫首都都灵，拿破仑能够利用他们的不同战略急需。联军要逃出谷地就必须退到设防村庄代戈（Dego），4月14日，拿破仑在代戈取胜，三天来他三战三捷。奥撒联军约损失5700人，法军约损失1500人，而主要原因是拿破仑等不及拿下防守严密的科塞里亚（Cosseria）城堡。

一周之后，双方在埃莱罗河（the Ellero）上的蒙多维（Mondovì）开战，拿破仑奋力把撒丁军钉在原地，同时试图完成双重包围。这次机动规模庞大，难以实施，可一旦成功便会摧毁敌方士气。他成功了。次日，撒丁求和。拿破仑是幸运的，因为他没有重型围城武器来围攻都灵。他之所以追求速战速决，原因之一便是受制于物力，别无选择。他冲卡诺抱怨道："既无炮兵支援也无工兵相助，你是下了命令，可我要的军官一个也没来。"[31]他无法实施（或支撑）围城战。

4月26日，拿破仑从凯拉斯科（Cherasco）发来宣言鼓舞军心："今天，你们凭借自己的战斗赶上了荷兰军团与莱茵军团。你们什么都没有，却带来了一切。没有大炮，你们也能取胜；没有桥，你们也能渡河；没有鞋子，你们也能强行军；没有白兰地、经常没有面包，你们也能宿营……今天，你们将拥有很多。"[32]他继续说道："我承诺占领意大利，但有一个条件。你们必须发誓，你们会尊重亲手解放的人民，杜绝

恐怖的烧杀抢掠。敌人会激得恶棍沉溺于劫掠。”[33]

饥饿的胜利之师会洗劫驻地。拿破仑的确关心军队的行为，想抑制破坏现象。在四天之前，他就发布当日公告，谴责“违逆人士”的“骇人抢劫”：“这些人战后才归队，他们的过分之举令我军和法兰西之名蒙羞。”他允许将军枪毙任何纵容劫掠的军官，但并无军官真的因此丧生。两天后，他私下致信督政府：“我打算杀鸡儆猴。我要么恢复秩序，要么抛弃这窝匪徒。”[34]在意大利战局中，他多次提出高调的辞职威胁，这次是第一回。

拿破仑总是区分“因地自给”（因为给养不足，他的部队必须就地谋生）与“骇人抢劫”。[35]必须承认，这其中有诡辩的成分，但他靠灵活的思维解决了问题。日后他经常斥责奥军、俄军、英军劫掠，可他也清楚，很多时候，他的军队干了同样的事，而且程度要严重得多。[36]“我们就靠士兵找东西过活，”那个时代的一名军官回忆道，“士兵拿东西不算偷，只算找。”拿破仑最得力的干将之一马克西米利安·富瓦（Maximilien Foy）后来指出，如果拿破仑的士兵“等军队后勤部门发面包和肉才开伙，他们也许会饿死”。[37]

“因地自给”让拿破仑的军队能够快速机动，这成了其战略的关键所在。“根据力学，加速会增大质量，进而产生能量，”他说，“军队战力同理。”[38]拿破仑鼓励一切提速行为，半旅一天能走15英里，而他使用强行军，让每日行进里程增加了一倍左右。“没人比拿破仑更懂如何强行军。”他的军官回忆道，“行军通常非常累，有时一半以上的士兵掉队，但他们一直讲信誉，就算迟到也赶到了。”[39]

天气暖和时，法军晚上不睡帐篷，照一位老兵的说法，这是因为“行军太快，士兵没法带全必要的行李”。[40]唯一能跟上他们的只有弹药马车。1775年，法国工程师皮埃尔·特雷萨盖（Pierre Trésaguet）出版了关于科学筑路的备忘录，其中提出不少筑路的建议。18世纪末特别是

特雷萨盖的提议被采纳后，路面状况有了改善，因此行军速度大幅超出18世纪初的。现在，野战炮更轻便，公路更多，辎重车队更小，随营人员大大减少，照拿破仑的计算，这些因素促使法军行军速度达到尤利乌斯·恺撒大军行军速度的两倍。

◆

拿破仑立刻在凯拉斯科与撒丁议和。在某次交谈中，一名全权大使开出条件，但此人提议的要塞数量不能满足拿破仑，他便嘲讽道："共和国令我掌军，它相信我足够清楚那支军队需要什么，而不必听取敌人的意见。"[41]萨伏依（Savoy）上校亨利·科斯塔·德·博勒加尔（Henry Costa de Beauregard）侯爵是两名谈判代表之一，他后来写了回忆录，描述了当时的相遇场面："（他）总是待人冷淡、举止文雅、谈吐简洁。"[42]4月28日凌晨1点，拿破仑掏出怀表，说："先生们，我告诉你们，我已下令于2点发动总攻。如果今天结束我还没得到科尼，总攻一刻也不会耽误。"

也许此举只是拿破仑虚张声势的经典案例，但撒丁人无法冒险。双方很快签订停火协议。撒丁不仅割让托尔托纳（Tortona）、亚历山德里亚（Alessandria）、库内奥（Cuneo）、切瓦以及通往瓦伦扎（Valenza）[43]的道路，还交出科尼与斯图拉河（the Stura）、塔纳罗河（the Tanaro）、波河（the Po）之间的所有领土。拿破仑耍了个小花招，他坚持加一条秘密条款，规定自己有权使用瓦伦扎的桥梁渡过波河。他清楚消息会走漏给奥军，博利厄也会派军驻守瓦伦扎的桥，但拿破仑其实打算在皮亚琴察（Piacenza）附近渡河，该地位于瓦伦扎以东70英里处。

庆功宴上，凯拉斯科修女用阿蒂斯酒和堆成金字塔的蛋糕款待拿破仑。他在撒丁人面前坦率地说起前几天的事，批评自己"等不及分散奥撒联军"，导致米莱西莫之战中法军在科塞里亚城堡折损人手。拿破仑

说两年前他曾率一支炮兵部队驻扎代戈，当时他就提出了同一作战方案，但被战争委员会否决。他补充道，“（我的）军队绝不会用这种决策方式”，还说这些委员会只会借“怯懦行径”分摊罪责。[44]

拿破仑对撒丁人说，头天夜里他处死了一名犯强奸罪的士兵。他还圆滑地称赞4月17日和21日撒丁军的撤退表现：“你们两次巧妙地逃出我手心。”拿破仑给博勒加尔看装着自己全部私人用品的小旅行箱，说：“现在我是司令了，当初只是炮兵军官时，这些没用的东西要多上一堆！”两人一边看日出一边畅谈数个小时，博勒加尔佩服他熟知撒丁历史、艺术家与学者。拿破仑把自己的调动比作“小贺拉修斯的战斗：他离间三个敌人，弄残他们，再挨个杀死”。拿破仑说他其实不是最年轻的法军将领，但他承认自己的年龄是笔财富。“年轻对于统领一支军队来说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他告诉博勒加尔，“完成这项重大任务也非常需要昂扬的斗志、勇气与荣誉感。”[45]

停火协议签订次日，拿破仑写信回报巴黎。他清楚同外国达成外交协议是越权行为，更不用说身为优秀共和党人的他竟允许皮埃蒙特-撒丁国王维克托·阿马德乌斯三世（Victor Amadeus III）保留王位。“我同一路敌军签订停火协议，这样就有时间进攻另一路。”他写道，“我的部队正在行军，博利厄在飞奔，但我希望赶上他。”[46]他想用金钱消弭巴黎方面的怨言，答应向帕尔马（Parma）公爵征收数百万法郎，并建议从热那亚征收15万法郎，他用“捐赠”委婉代指征收，这种“捐赠”一旦遍及北意大利，他就能用银币代替经常贬值、口碑不佳的纸币本土汇票（mandats territoriaux）付一半军饷。[47]显而易见，应该先付现金军饷，再把剩下的钱运回囊中羞涩的督政府，似乎是萨利切蒂灵机一动想到的。对于此人，拿破仑显然原谅了其在昂蒂布监狱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因为他已经让此人在意大利军团从事组织工作。除了军事败绩，只有超级通货膨胀能如此彻底地击垮一国的信心，葡月暴动后，巴拉斯领导的督政府也急需拿破仑即将运过来的大批金条。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

了为何督政们只有一次试图替换司令（而且没下什么功夫），尽管他们开始反感甚至害怕拿破仑在意大利和奥地利的胜绩。

“只要我们的政治形势允许，”督政府指示拿破仑，“你就带走意大利境内所有可能有用之物。”[48]他积极执行这一任务，决定不仅要在意大利（或者说，至少是在反抗他的意大利地区）抢现金，还要抢艺术珍品。5月1日，他致信公民费普：“给我寄一份清单，列出米兰（Milan）、帕尔马、皮亚琴察、摩德纳（Modena）、博洛尼亚（Bologna）的画作、雕像、珍品柜（cabinet）和奇珍。”[49]上述地区的统治者完全有理由颤抖，因为他们注定要把大批最好的珍品送去巴黎的中央美术馆（Musée Central des Arts）。1793年，中央美术馆开馆，1803年更名为拿破仑美术馆（Musée Napoléon），1815年时又改为卢浮宫。

拿破仑委派法国鉴赏家与美术馆馆长挑选要带走的艺术品，这些人争辩说，事实上，把西方艺术中最伟大的杰作集中到巴黎后，人们想欣赏它们就方便多了。1814年，英国教士威廉·谢泼德（William Shephard）写道，“以前得翻过阿尔卑斯山脉、漫游过所有地区，才能见到精湛尊贵的珍品”，但是“现在，来自意大利的战利品几乎聚集一堂，任世界观赏”。[50][51]正如支持波拿巴派的英国作家与翻译安妮·普伦普特里（Anne Plumptre）当时所说的，法军拿走的很多战利品也非意大利本土产物，仅仅是卢西奥·穆米乌斯执政等罗马人从科林斯（Corinth）、雅典（Athens）等地带走的东西。[52]

拿破仑想让他的博物馆不仅拥有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品，还应藏有最丰富的历史手迹。他翻修博物馆，给它镀上一层金。他在馆内放满雕塑，把它改造成“展览的殿堂”。拿破仑是专注的藏书家，他日后宣布，自己想“凭巴黎的单单一栋建筑收藏德意志帝国、梵蒂冈（Vatican）、法兰西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United Provinces）的档案”。拿破仑后来

指示贝尔蒂埃，要他命令一位在西班牙的法军将领寻找查理五世和费利佩二世的档案所在地，“它们会为浩如烟海的欧洲藏品锦上添花”。[53]

5月上旬，拿破仑告诉督政府，他打算渡过波河，但事情有些棘手。他提醒政府不要听信“俱乐部士兵的话，他们以为我们游泳就能过大河”。[54]奥军指挥官博利厄已经退入波河与提契诺河（the Ticino）的夹角，正掩护帕维亚（Pavia）和米兰，他的交通线延伸到波河以北。博利厄咬了拿破仑的钩，一直严密监视瓦伦扎。拿破仑突袭帕尔马公国的皮亚琴察，绕开了多条沿河防线，进逼米兰。这是他首次尝试敌后机动（manoeuvre sur les derrières），即绕到敌后，这是他日后偏好的又一种战略。1805年和1809年，拿破仑突袭维也纳，1806年和1807年，他在波兰进行战略机动，上述行动都翻版了在波河的初次渡河奔袭。

博利厄能比拿破仑早一天到达皮亚琴察，所以他得提前两天赶到才能安全渡河，若提早三天则更为理想。他自信已详细算过所有的补给需要，命令法军还要超越之前的行动速度。塞吕里耶和马塞纳去瓦伦扎迷惑博利厄，奥热罗则在瓦伦扎和皮亚琴察中间立足，让奥军更摸不着头脑，并切断了河流两岸的联系。与此同时，拿破仑与拉阿尔普、克洛德·达勒马涅（Claude Dallemagne）将军奔往目的地。达勒马涅的士兵大多只能足缠破布，拿破仑承诺给他调来一批新鞋。与拿破仑同行的还有“勇士”夏尔·基尔迈纳（Charles ‘Brave’ Kilmaine）[55]将军的骑兵。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要经过中立的帕尔马公国，但拿破仑知道公爵敌视法国，于是他没有因为当时国际法的细节而耽误行程。

5月7日黎明，法军准备在波河与特雷比亚河（the Trebbia）交汇处渡河。勇敢的让·拉纳上校[56]沿河搜寻数英里，收集所有船只和造桥材料。他找到一艘渡船，可一次载500人渡过500码宽的河流，拿破仑于是命令20英里外的奥热罗、35英里外的马塞纳以及70英里外的塞吕里耶尽快与己会合。8日，拿破仑本人渡过波河，前往皮亚琴察。法军向皮亚

琴察总督简要但坦率地说明不投降的话城市会遭遇什么，后者便打开了城门。“再来一场胜利，”当日，拿破仑对卡诺预言，“我们就是意大利之主。”[57]他大力征集马匹，不必再用骡子拉炮了。事实上，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拿破仑的很多加农炮都是靠皮亚琴察贵族的四轮大马车挽马拉运。

拿破仑随意侵入帕尔马公国，与帕尔马公爵达成停火协议，然后他给巴黎送去20幅画作，包括米开朗琪罗和柯勒乔的作品。他还送去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抄写的罗马最伟大诗人维吉尔的文集。[58]法国人仍不满足，他们还带走动植物。科学家加斯帕尔·蒙日与克洛德-路易·贝托莱（Claude-Louis Berthollet）以及植物学家安德烈·图安（André Thouin）奉命去帕维亚采集各种动植物标本，并把它们送往巴黎植物园。拿破仑甚至给贝托莱找来水银做实验。[59]

5月10日，奥军经阿达河（the Adda）右岸的洛迪镇（Lodi）退往米兰。洛迪位于米兰西南方22英里处，拿破仑准备在此截击奥军。马尔蒙率领一个骠骑兵团，拉纳率领一个掷弹兵营，两人追逐奥军后卫，穿过城镇。阿达河上横跨一座长200码、宽10码的木桥，敌军从对岸桥头发射霰弹，马尔蒙和拉纳被迫仓促停下。拿破仑征用了他最先找到的2门大炮，他一边把炮拉到桥边开火，以防敌军摧毁木桥，一边下令调来更多大炮，并在河岸和附近屋舍布下狙击手。随后，他去了木桥正后方的教堂钟楼[60]指挥战斗。

奥军后卫指挥官泽博滕多夫（Sebottendorf）将军动用3个营和14门炮守桥，让8个营和14个骑兵中队留作预备，他共有约9500人。另选地点可能会花几天时间，那法军就根本无望追上博利厄的退兵了。拿破仑断定必须速夺此桥。下午5点时，他布好了30门火炮，并向南北方向共派出2000名骑兵，让他们设法寻找渡河浅滩。接着他让达勒马涅的3500人在洛迪后街列队，发表演说鼓动他们。（“人必须与灵魂对话，”他曾

谈到自己的战场演讲，“这是激励人的唯一方法。”[61]）拿破仑命令贝尔蒂埃让炮击速度提高一倍，下午6点，他派第27和第29轻步兵半旅冒着奥军的葡萄弹上桥。其实在下令之前，皮埃尔-路易·迪帕（Pierre-Louis Dupas）上校的卡宾枪兵连集合起来，主动请缨打头阵，这几乎是自杀式任务，他们无疑排除了自保的自然本能。然而，在通常情况下，一旦拿破仑的战前鼓动激励利用团的荣誉感、激起炽热爱国狂潮，这种得名“法国怒焰”（the French fury）的狂热精神便能让他占据优势。

桥上第一波士兵蒙受伤亡，被赶了回来，但有些人跳进浅水，继续在桥下和桥边开枪，拿破仑则派更多人上桥。法军凭借巨大的勇气攻克并守卫桥梁，尽管敌军骑兵与步兵发起了反击。一个法军猎骑兵团找到穿过河流的浅滩，等他们到了河流右岸，奥军便照例有序撤走。五天后，拿破仑进入米兰，奥军被迫退往阿迪杰河。[62]

拿破仑只迎战了奥军后卫，双方都有约900人伤亡，即便如此，洛迪夺桥战却很快成了拿破仑传奇的重头戏。冒着几次三番的葡萄弹炮击冲过狭长木桥堪称英勇壮举，贝尔蒂埃、拉纳、马塞纳等带头冲锋的军官后来成了拿破仑的一流将领。[63]（当天，贝尔蒂埃扮演了参谋长、炮兵指挥官、纵队队长三个角色，但此后他再未获准在战术层面领兵，因为拿破仑正确认识到他是宝贵的人才，不舍得让他参战冒险。）洛迪之战后，军队开始昵称拿破仑为“小伍长”（le petit caporal）。面对自己仰慕的指挥官时，旧时士兵有亲昵地戏谑他们的传统：尤利乌斯·恺撒的士兵歌唱“光头奸夫”（出自苏埃托尼乌斯）；威灵顿（Wellington）得名“大鼻子”；罗伯特·E.李（Robert E.Lee）得名“奶奶”；诸如此类。拿破仑喜欢“小伍长”之称，并鼓励人们使用它。正如这个绰号一般，他强调共和派的平凡做派，但他其实正在脱离这一点。洛迪之战后，所有哗变流言都销声匿迹了，至关重要的军旅精神代替了它们，且维持到战局告终。

“我曾经以为自己只是个将军，”拿破仑后来谈到他在洛迪的胜利，“但从那以后，我知道我是应召而来决断人民命运的人。我突然想到，我真的可以在我国舞台上扮演关键角色。我的凌云壮志此时初现。”[64]一生之中，他在诸多场合对很多人重复此言，因此洛迪的确堪称他事业的分水岭。傲慢野心能变成可怕的东西，但拿破仑拥有多变精力、宏大目标、演说天赋、几近完美的记忆力、上佳的时机掌控能力以及鼓舞人心的领导技巧，此等奇才与野心结合方可成就辉煌业绩。

5月11日，拿破仑写了15封信，其中给督政府的如此说道：“希望不久之后，我能把米兰和帕维亚的钥匙交给你们。”博利厄正在向曼托瓦（Mantova）行军，拿破仑单独告诉卡诺，只要拿下几乎固若金汤的曼托瓦，他就能在两“周”（décade，革命历的周，相当于十日）内“到达德意志心脏腹地”。[65]尽管减员名单和统计的尸体数目必定会提供真实的伤亡数字，拿破仑依然报称：法军有150人伤亡，奥军有2000～3000人伤亡。终其一生征途，他经常系统性地夸大敌方损失、少报己方损失，此举当然是他非常熟悉的古典作家的写作特征。就连给约瑟芬写家书时，拿破仑也会夸张，他盼着她透露消息，出自她口中会让它更显可信。（一次战斗后，他给约瑟芬写信，先写700人受伤，然后划掉，改成100人。[66]）拿破仑清楚，在没有切实求证渠道时，至少一开始法国人会相信他口中的数字，他们不仅信了伤亡人数，也信了俘虏人数以及缴获的加农炮与军旗数。拿破仑写军事公报时并不觉得受制于誓言。

拿破仑因战后谎报挨批，但是立足传统道德评判这些报告未免荒谬。自孙子的时代起，虚假情报就是公认的战争武器。（温斯顿·丘吉尔曾说，战时真相太宝贵了，必须用一堆谎言捍卫它。）然而拿破仑的确有错，错在谎话太多，以至于最后真正的胜利反而变得不可信，或者至少不受重视了。法语中出现了短语“像公报一样撒谎”。条件允许时，拿破仑也给法国人看确凿证据，他送回缴获的敌方军旗，让它们陈列于荣军院军人教堂。然而，终其军事生涯，拿破仑都擅长把噩耗一般的消

息说成单纯坏消息，把坏消息说成尚可接受的不好消息，把尚可接受的消息说成好消息，把好消息说成胜利。

两周来，拿破仑一直呼唤约瑟芬赴意大利团聚。他要她从都灵过来：

> 我求你了，和缪拉一起来，这样你能缩短十五天行程……你若幸福，我便安乐；你若开怀，我便愉悦；你若满意，我便知足。没有哪个女人被如此深沉的忠贞、热情与温柔爱过。我再也不是我心的绝对主宰，再也不能自定所有品位喜好，再也不能自主萌发所有渴求……没有你的信。我每四天才收到一封回信，如果你爱我就不会这么做，你会一天给我写两封……再见，约瑟芬，你是我无法理解的怪物……对你的爱与日俱增。分离消弭微细情感，却让深情厚谊更悠长……请思念我，或轻蔑地说你不爱我，那样的话，也许我能从精神中找到办法让自己不那么可怜……那将是美好的一天……你跨越阿尔卑斯山脉的那一天。那是我所有痛苦的最好补偿、所有胜利的最佳褒赏。[67]

约瑟芬一点儿也不想动身，她想了个挺冷酷的借口（如果那是真实情况的话），告诉缪拉她觉得有孕在身。消息传来，拿破仑欣喜若狂，5月13日，他从洛迪司令部致信她："我能有幸见到腹部微隆的你吗！……你很快会诞下一个生命，它就像我一样爱你。我和孩子永远在你身边，让你相信我们关爱着你。你不会生气的，难道不是吗？不要说'哼！'！！！除非开玩笑。接下来我们就是三口或四口之家了，简直再妙不过。一记浅吻弥补一切。"[68]

约瑟芬可能是幻想自己怀孕，或者她真的流产了，但他们不会有孩子。事实上，她还被别的事分散注意力，于是没去意大利见丈夫——她正和骠骑兵中尉伊波利特·夏尔（Hippolyte Charles）如胶似漆。夏尔比她小九岁，风度翩翩，诙谐风趣，擅长恶作剧。约瑟芬致信友人称，"你会为他疯狂"，他的脸"那么漂亮！我敢说在他之前没人知道怎么系领巾"。[69]特别熟悉夏尔的金融家安托万·阿默兰（Antoine Hamelin）认为，此人只是"一介庸人，他唯一的优势就是俊朗的外表"。阿默兰还说，夏尔就像"假发匠学徒"一样粗俗。[70]此言显得夏尔

中尉只像是花花公子，但那个年代常有决斗，必须承认他给拿破仑·波拿巴戴绿帽时的确有些勇气。

甚至在拿破仑的洛迪捷报送抵前，督政府就打算强迫他分享意大利战局的荣耀。事情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是让·莫罗将军与让-巴蒂斯特·儒尔当将军在德意志表现平平，导致公众的高调赞美开始集中到拿破仑身上，危及督政府。自从1793年迪穆里埃将军背叛后，所有政府皆不想授予某位将军太多权力。拿破仑要求从克勒曼将军的阿尔卑斯军团调15000人支援自己，督政府回答说的确可以，但克勒曼必须跟去意大利，意大利军团指挥权也要分割。5月14日，即洛迪之战后第四天、夺取米兰前一天，拿破仑回信了。他告诉巴拉斯："我要辞职。我天生性格鲜明，稍具才干。没有你们的完全信任，我在这派不上用场。"作为瓦尔米会战胜利者的克勒曼，被拿破仑描述成一个"我不会尊重其腔调和准则的德意志人"。[71]与此同时，他致信卡诺："克勒曼自诩欧洲第一将，我不甘心和他共事，再说我相信一个坏将军胜过两个好将军。战争像政治一样讲究圆滑。"[72]

拿破仑给督政府的正式回复更显练达。"人人都有他的作战之道。克勒曼将军比我更富有经验，会比我表现更好，但我俩一起行动的话，事情只会糟糕透顶。"[73]假意自谦一番后，他流露出青年人的倨傲："仗打到现在，我还没咨询任何人。如果我被迫同异议者协商，那将得不偿失……我相信你们是毫无保留地信任我，所以我的行动才迅捷如思。"[74]拿破仑说两个司令会很快失和，诚如所言。他没法当克勒曼的同事，更别说部下了。到目前为止的战局已经证明单人司令制明显优于奥军的臃肿指挥系统。[75]他的辞职威胁随洛迪与米兰的捷报送至巴黎，这确保了分权念头自此夭折。事后，拿破仑知道只要继续取胜就能支配督政府，尽管他越发鄙视当局，但仍用恰当的修辞表示顺从。

拿破仑致督政府的信经过大幅度删减后刊登在《箴言报》上，原文

笑话与闲言都被略去了。举个例子，摩德纳的第三代埃库莱斯（Hercules）公爵孱弱无奇，拿破仑说他“配不上自己的教名，就像他配不上名门埃斯特家族之后的身份”。他又暗示公爵的首席谈判代表弗雷德里克（Frederic）阁下是西班牙舞女和公爵父亲的私生子。[76]巴拉斯后来说，拿破仑的报告含有“侮辱”与“讽刺”言论，令他震惊，但我们有把握认为，当时他和其他人都乐在其中。

1796年5月15日（周日），拿破仑胜利进入米兰。[77]为了表彰卡宾枪兵在洛迪夺桥战中的英勇表现，他们享有最先入城的殊荣。米兰百姓给卡宾枪兵“戴上鲜花，兴高采烈地迎接”他们。[78]拿破仑骑行过街道，群众高声欢呼，但他明白将被占领的城市总是倾向于欢迎征服者的。很多意大利人庆幸赶走了奥军，但他们对替代者法军其实没多少热情，倒是满怀忧虑。也有人认为法国革命理念将影响意大利的政治与社会，并且的确为之激动。这些人人数虽少，影响力却颇大。一般说来，受过良好教育、具备专业素养的世俗化精英阶层更可能视拿破仑为解放者，相对而言，天主教农民则认为法军是不信神的外国佬。

塞尔贝洛尼公爵邀请拿破仑入住米兰的豪华宫殿塞尔贝洛尼宫（Palazzo Serbelloni），宫内有30名内侍和100名厨房工作人员。公爵需要这些人手，因为客人拿破仑开始大肆享乐，他接待作家、编辑、贵族、科学家、学者、知识分子、雕刻家、意见领袖，陶醉于米兰的歌剧、艺术和建筑，这一切都内含政治目的。“你是著名艺术家，有权获得意大利军团的特别保护，”他致信身在罗马的雕塑家安东尼奥·卡诺瓦（Antonio Canova），“我已下令立即支付你食宿费用。”[79]拿破仑不甘只成为一长列征服者的最新一员，他想把自己塑造成开明的解放者，于是他提出最终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希望，从而点燃意大利民族主义的火花。为此目的，进入米兰后第二天，他宣布成立伦巴第共和国。新国家将由亲法的意大利雅各宾派（giacobini，又叫“爱国者”）统治，他也鼓励整个地区以雨后春笋之势建立政治俱乐部（米兰俱乐部很快吸

纳了800名律师和商人）。此外，拿破仑废除奥地利管理机构、改革帕维亚大学、组织选举临时市政府、建立国民自卫军，并会晤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米兰领导人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戴里尔（Francesco Melzi d’Eril），尽可能授予他权力。不过，上述举动并未阻止拿破仑与萨利切蒂以“捐赠”为名在伦巴第征收20万法郎。讽刺的是，“捐赠”日他发布当日公告，声称自己“强烈关心军队荣誉，所以绝不容许任何人侵犯财产权”。[80]

正如梅特涅日后所言，1796年时意大利“只是地理概念”，虽然意大利有共同的文化和缓慢发展的通用语，但它远不是国家。伦巴第理论上是新生的独立共和国，尽管法国是其保护国，但威尼斯还是奥地利省份，曼托瓦也在奥军手中。奥地利公爵与大公统治托斯卡纳、摩德纳、卢卡（Lucca）和帕尔马；教皇拥有教皇国（Papal States），其领地包括博洛尼亚、罗马涅（Romagna）、费拉拉（Ferrara）以及翁布里亚（Umbria）；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岛另成独立王国，拥戴波旁家族的费迪南德四世（Ferdinand IV）；萨伏依君主也保有皮埃蒙特和撒丁。尽管拿破仑索要“捐赠”，但梅尔齐等梦想国家统一的意大利人别无选择，只能寄希望于他。

1796年之后的三年［即所谓的“三年时代”（triennio）］，在拿破仑将建立的一系列“姐妹共和国”中，意大利人会看到雅各宾派兴起。拿破仑渴望以法国大革命为基础，在意大利营造精英人士优于特权阶级、民族意识强于城邦地方主义、自由思想重于特伦托天主教的新政治文化。[81]这也属于督政府的政治议程，不过拿破仑推行自己的看法时越来越不尊重他们的意见。雅各宾派受法国大革命原则熏陶，在三年时代中，拿破仑允许他们动用有限权力，但旧秩序大多留存。常被征服的意大利人往往有办法冷却征服者的热情，这次亦然。事实上，绝大多数雅各宾政府的统治局限于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而且很少长久。大部分意大利人认为，法国统治太赤裸裸、太集中、太贪婪（特别是对金钱和艺术

品）、太异国。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天主教思想过激的南部乡野卡拉布里亚地区（Calabria），意大利并未像未来的蒂罗尔（Tyrol）和西班牙一样大举反抗拿破仑，因为总的来说，意大利人认为法国政府的方式比奥地利的更有利于他们。

拿破仑在新征服地区施行了下列改革：废除内部关税，刺激经济发展；关闭贵族议会等封建权贵势力中心；重组财政，削减政府债务；解散封闭的行会体系；实行宗教宽容；取消犹太人居住区，允许犹太人自由择居。有时他还将教会财产收归国有。未来十年，拿破仑在大部分占领区一再推行这些近代化政策。在法国以外的很多地区，中产阶级进步人士都很拥护上述举措，就连憎恨拿破仑的人也不例外。伏尔泰认为欧洲将逐渐文明化，在拿破仑生活的时代，这一观点在法国相当流行，它也为他的文明化行动奠定了基础。拿破仑废除异端裁判所，淡化封建做派、反犹规定以及行会等对贸易和产业的限制，他也给当地民众带来了真正的启蒙。如果没有他的军事胜利，他们在法律面前仍无权利和平等可言。

要是拿破仑想说服欧洲其他地区相信法国政体具有根本优势，比起一味顺从，他更需要积极合作。他可以赢得战争，但他的官员们得迅速跟进、赢得和平。事实上，18世纪60年代，法语词典才收纳单词“文明”，拿破仑时代这个词也不常用，但法国大革命的精英积极领导起他们坚信的新型文明化方式，并且真的认为自己在法国大旗下改善了欧洲福祉。他们提供了新的生活方式，当然，先决条件是法国大军不败。从路易十四时代起，法国一直自称“大国”。1797年8月，意大利军团报纸大力鼓吹道：“大国每一步都伴着祝福！”[82]督政府时代，法军军官在爱国宴会上如此祝酒：“为法兰西共和党的团结干杯，愿他们以意大利军团为榜样，在它的帮助下重振统领地球之国应有的活力！”[83]此言不符祝酒词的简洁本性，但流露了一切帝国霸业必需的文明优越感。

“人才与文豪不论国籍，皆法国人。”1796年5月，拿破仑从米兰致信意大利的杰出天文学家巴尔纳巴·奥里亚尼（Barnaba Oriani），“米兰学者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躲进实验室，如果教士不管他们……他们就觉得幸运了。今天一切都改变了。意大利思想自由了。异端裁判、不容异己、专制暴君不复存在。为了复兴科学与艺术，我邀请学者们共聚一堂，畅谈必需策略。”[84]废除审查制度令学者们欣慰，不过这当然不足以弭平对法军占领的批评。

然而，拿破仑必须把奥军全数逐出北意大利才能兑现哪怕一条承诺。1796年5月，大批奥军驻于曼托瓦，他们被逐出的可能性不大，而且随时可能获救。进入米兰后，拿破仑对士兵发表宣言：

> 士兵们，你们就像一道激流，从亚平宁山脉（the Apennines）顶端直泻而下。你们推翻驱散了进军路上的所有障碍……完全是因为你们慷慨大度，帕尔马公爵与摩德纳公爵才保住了国家……这些辉煌战绩令你们的祖国满心喜悦……故园的父老乡亲为你们的好运欢欣鼓舞，骄傲地夸口说他们属于你们。[85]

这是一番溢美之词，但所有盼着在米兰好好休整的士兵马上就醒悟了：

> 你们厌恶柔弱的安眠，失去了荣誉的日子里，你们也失去了快乐。那么，让我们前进！我们要继续跋山涉水、过关斩将、建功立业、以牙还牙……然后你们会返回家园与祖国。人们会指认出你们：“他来自意大利军团。”[86]

天主教教士在帕维亚制造反法起义，5月23日，拉纳直接射杀市政会成员，严厉镇压反抗。[87]次日，米兰西南方10英里处的比纳斯科（Binasco）上演了类似事件。[88]武装农民防卫该村，袭击法军交通线。“我们去帕维亚，半路上在比纳斯科击败1000个农民。”拿破仑告诉贝尔蒂埃，“我们杀了其中100人，然后烧村。虽然手段可怖，但威慑效果很好。”[89]烧毁比纳斯科一事类似于遍布旺代的一种反游击战斗，在那儿，法军正靠屠杀和烧村对付朱安党。[90]拿破仑相信“放血是政治药剂的配方”，但他也认为及时明确的惩罚有望阻止大规模反叛。[91]他几

乎不会因为暴力而放纵暴力，也能体恤人间疾苦。比纳斯科事件结束一周后，拿破仑告诉督政府："我必须这么做，但这一幕还是很可怕的。我很痛苦。"[92]十年后，拿破仑给朱诺的一封信有如下附言："记住比纳斯科，因为它，意大利全境安定，千万人避免流血。恰当的严苛例子最有效。"[93]"如果你要开战，"1799年12月，他告诉戴杜维尔将军，"那就打起精神、严肃对待，唯此方能缩短战争，进而减少人类的悲痛。"[94]

帕维亚起义扩散至伦巴第的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当地最富裕的人家中有500人成了"政治犯"。他们被送去法国当人质，以确保意大利人顺从。在托尔托纳周边的乡村，拿破仑销毁了所有用于召集反抗者的教堂鸣钟，一旦当场抓获指挥农民团体的乡村神父便毫不犹豫地枪决他们。尽管他在科西嘉时已有的反教权思想就足以让他憎恨所谓的"伪神职人员"（la prêtraille），如今教区神甫煽动起义之举更是让他坚定此念。然而，此事也让他逐渐尊重教会作为制度的力量。拿破仑意识到不能与整个教会为敌。他承诺保护没有混淆政教事务的教士。

5月下旬，拿破仑痛苦万分。他不断给约瑟芬寄去长信，询问"你会来吗？怀孕的事怎样了？"在单单一封信里，他叫了她五声"甜心"（dolce amor）。然而，约瑟芬却不回信。[95]有一次，他写道：

> 我预感你已经出发，满心欢喜……对我来说，你一来，我就高兴得忘乎所以。我迫不及待地想看你抱孩子……不，甜心，你会来，你会很好；你会生下像母亲一样美丽、像父亲一样爱你的孩子，当你老去，当你百岁之际，孩子会让你欣慰快乐……快来听美妙的音乐，快来看美丽的意大利。这里独独缺了你。[96]

伊波利特·夏尔身着天蓝色制服与匈牙利式紧身马裤，足蹬红色摩洛哥靴，爱搞孩子气的恶作剧，约瑟芬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直到下个月才离开巴黎。

1796年6月2日，拿破仑开始围攻储备充足的曼托瓦。他一边提防奥军从蒂罗尔杀回，一边镇压北部叛乱，而且尚需夺取名为城寨（the

Citadel）的米兰城堡，因此他的部队捉襟见肘。巴黎政府指示拿破仑把革命传播到西南方的教皇国、驱逐教皇城市里窝那的皇家海军。他得威胁威尼斯，确保它不会借援助奥地利而违背中立承诺。他下令把昂蒂布的围城器械运至米兰。6月中旬，拿破仑将突然南下扫荡教皇国。他盼着到时在博洛尼亚、费拉拉和摩德纳的要塞缴获更多大炮，从而增加围城器械。

5月30日，博尔盖托之战爆发，拿破仑渡过明乔河（the Mincio），博利厄被迫经阿迪杰河谷（the Adige valley）北上，退往特伦托（Trento）。在战斗中拿破仑险些被俘，于是他解散了卫队，另选猎骑兵连保护自己。这支部队是他的近卫猎骑兵（Chasseurs à Cheval de la Garde）前身，其指挥官让-巴蒂斯特·贝西埃（Jean-Baptiste Bessières）将军为人冷静谨慎。博尔盖托之战后，弗朗茨皇帝不再让倒霉的博利厄指挥奥军野战军（不过他仍率领曼托瓦守军），而改派陆军元帅达戈贝特·冯·武姆泽（Dagobert von Wurmser）上阵。阿尔萨斯人武姆泽又是一员古稀老将，他在七年战争中成名，那场战争结束六年后拿破仑才出生。

曼托瓦、佩斯基耶拉（Peschiera）、莱尼亚戈（Legnago）、维罗纳（Verona）这四座要塞是奥地利势力打开北意大利的钥匙，它们合称“四边形”（Quadrilateral），掩护北方与东方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入口以及通往波河和加尔达湖（Lake Garda）的道路。一般说来，拿破仑偏好灵活行军，尽量避免围城，但眼下他别无选择。他只能动用40400人围攻曼托瓦、保障交通线畅通、防守阿迪杰河（the River Adige）阵线。1796年6月至1797年2月，曼托瓦围城战一共只有五周。曼托瓦三面临大湖，剩下一面是高耸厚实的城墙，对所有攻城者来说，这座城市都是严峻挑战。城内守军兵力远超围城军队，至少在最初阶段，奥军发射的加农炮炮弹数量是法军能够回击的数量的两倍。然而，6月上旬，拿破仑靠伦巴第平原和“捐赠”获得充足给养，以至于他给督政府送去100匹马

车挽马，以便“给你们的四轮大马车换上好马”。[97]他还送了价值200万法郎的黄金，督政们非常需要这些财物。

6月5日，拿破仑会见法国驻托斯卡纳公使、外交官安德烈-弗朗索瓦·米奥·德·梅利托（André-François Miot de Melito）。日后米奥描述了他们的相遇：

> （拿破仑）特别瘦。他那扑了粉的头发剪得很奇怪，直垂到耳朵下，触及肩膀。他穿着笔挺大衣，上绣一条细细金边，扣子扣到下巴。他的帽子上插了根三色羽毛。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英俊，但颇具特色的面容、敏锐灵活的眼睛、粗鲁生动的手势昭示了炽热的精神。他前额宽阔多虑，说明其人是沉思者。[98]

米奥发现，拿破仑给缪拉、朱诺和拉纳下令时，“他们都尊敬他，甚至能说是仰慕。我在其他军人身上看到过亲密情谊，这符合共和国的平等，但他和战友之间没有那种迹象。他已经取得了自己的位置，与他人保持距离”。此乃蓄意为之。虽然拿破仑只有27岁，但他开始借助副官、秘书和家仆控制别人接近他的难度，并提升他的地位。为此目的，除了朱诺、马尔蒙、米龙和缪拉，他又任命了两名副官：革命军中的波兰少尉约瑟夫·苏乌科夫斯基（Joseph Sulkowski）；炮兵军官热罗·迪罗克（Géraud Duroc），他曾是奥古斯丁·德·莱斯皮纳斯（Augustin de Lespinasse）将军的能干副官。数年后，拿破仑说“他只同迪罗克亲近，只会完全信任迪罗克”。[99]除了拿破仑的家人，只有迪罗克等极少数人称他为“你”。

督政府希望拿破仑向那不勒斯的波旁王国进军，但他明白顶着蒂罗尔的威胁南下有危险，所以这回他没有像在凯拉斯科时一样超越巴黎的命令，而是直接抗命了。他命令米奥与那不勒斯商谈停火，要求该国撤回编入奥军的四个骑兵团、收回投入里窝那的皇家海军分舰队的军舰，否则他就率意大利军团入侵。那不勒斯谈判代表贝尔蒙特-皮尼亚泰利（Belmonte-Pignatelli）亲王拿到条约还不满两小时，但他一听到入侵威胁就签字了。此时拿破仑已经乐得嘲讽督政府了，他问皮尼亚泰利是否

真的认为他“在为那群流氓律师而战”。[100]（拿破仑欣赏佩服个别律师，但他全然鄙视律师群体。五督政中有三个前律师、一个前法官——巴拉斯。只有数学家卡诺没有法律背景。）

拿破仑回到米兰，6月5日，他又给约瑟芬写信。他仍然认为她怀孕了，正在来见他的路上。他写了很多很多长信，信中如火山爆发般喷涌出爱情、愤怒、迷茫与自怜，这说明他写信定是为了放松，进而逃避当时身上的沉重军政负担。那个年代的人刻意书写浪漫信件，拿破仑显然力争最理想效果。他写给妻子的内容和《克利松与欧仁妮》中的幻想几乎没有区别。其中一封信写道：

> 我的灵魂悲伤满溢，只望欢愉。不断有信来，却无你的消息。当你真的提起笔，却又只写几个字，毫无深情可言。你爱我时只是稍稍任性一下，你觉得就连让自己的心灵深陷其中都显荒唐……我对你仅剩一个愿望，愿你不会厌恶对我的记忆……我不曾心怀平凡情感……我已经硬起内心抵御爱情，而你出现，点燃了它无尽的激情，那是会堕落的狂喜。我灵魂中的一切都为对你的思念让步，除此之外的宇宙什么也不是。你最小的任性，我却奉之为神圣号令。能见你就是我的极乐。你美丽和蔼，你是甜蜜，是你脸上美艳无双的神色映照出的曼妙灵魂……残忍！！！你从未动过的感情，怎能让我想象！！！但指责与我不相称。我从不相信幸福。死神每天飘在我身边……我们值得为人生搞出这一通忙乱喧闹吗？再见，约瑟芬……我的心头戳着千把匕首，别把它们推向更深处。再见，我的幸福，我的生命，我的世界唯一真实的存在。[101]

拿破仑曾多次从事文学创作，如宣泄对德西蕾的伤感、回忆初夜、表达对法国“征服”科西嘉一事的痛恨、解释他的雅各宾思想，等等。可这回，他真的给约瑟芬寄去忧心如焚的信。她正忙于自己的风流事，懒得回信，隔上两周才写两三行。有一次，她整整一个月没写信，直到6月11日才动笔。那时拿破仑好像终于猜到事情不对了，因为当日他致信她的前情夫巴拉斯：“我很绝望，妻子不来陪我。她被巴黎的情人拖住了脚步。我诅咒所有女人，但我全心全意地拥抱朋友。”[102]

至于约瑟芬本人，拿破仑告诉她，他几乎已经听凭她不再爱他（如

果她真的爱过），但次日早上，他无法接受这有些明显的结论，于是拼命抓住其他可能性，包括她也许要死了（尽管巴黎的缪拉报称，就算生病了，她得的也是“小病”）：

> 你不爱我了。我唯有一死……如果可以！！！我的心上缠满复仇女神的毒蛇，我已然半死半生。噢！你……我在流泪，既无安逸也无希望。我尊重这命运的愿望与不变法则，它让我背上荣誉重负，对自身不幸愈感悲痛。我会逐渐适应新局面的一切，但我无法习惯不再尊敬它。但不，这不可能，我的约瑟芬在路上。她爱我，至少爱那么一点。许诺了那么多爱，岂能两个月就消散。我恨巴黎、女人和做爱……那是可怕局面……和你的行为……但我能怪你吗？不，是你的命运让你做的。你如此友善，如此美丽，如此温雅，你能刺穿我的绝望吗？……再见，我的约瑟芬，想到你向来令我开心，但现在一切都变了。替我拥抱你的漂亮孩子们，他们写了可爱的信。因为我必须停止爱你，我就更爱他们了。不论命运和荣誉，我将爱你一生。昨夜我重读你所有的信，甚至读了你的血书，它们让我产生了怎样的感情啊！[103]

拿破仑一度叫约瑟芬见面前三天不洗澡，这样他就能沉浸于她的体味。[104]6月15日，他对她坦言：“我不能容忍情夫，更别说带他过来。”他说他回想起一个梦，“梦里我脱下你的靴子、裙子，把你整个人放进我心里”。[105]

拿破仑给约瑟芬写了数百页感情狂想，不断暗示要是她发生了什么他就去自杀，但他提到战争时说的信息几乎都能在公共报纸上找到。他也不放心对她述说自己内心深处对人对事的看法。或许他担心信会落入敌军之手，因为特别信使把信送到巴黎要花两周时间。1833年，拿破仑给约瑟芬的238封信首次出版，英国政客约翰·威尔逊·克罗克（John Wilson Croker）便在《每季评论》中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也许正如他所说，拿破仑认为约瑟芬“轻浮放荡、水性杨花，虚荣得足以讨好，粗心得无法信任”。克罗克贬低这些信，认为它们说明两人“没有切实信任，没有思想交流……没有认真对话，没有一致兴趣”。[106]他的话听来严苛，但不无道理。

拿破仑能够划分生活中的事务，所以他思索某事时不会被他事干

扰。大概这是伟大政治家的必备素质，但他把这种能力发挥到了超凡水平。“我的大脑就像储物柜，不同主题不同事务分门别类放好。”他曾说，“不想继续思考某事，我就关上它的抽屉，打开另一个。我想睡觉？只要统统关上就睡着了。”[107]一名副官写道，拿破仑的部下非常“钦佩他头脑发达，且能灵活自如地在任何喜欢的事上切换全部注意力”。[108]他的私生活刮起了飓风，他逐渐认识到爱慕的女人对自己至多不冷不热，这让他愈发痛苦，但他一边置身这一切之中，一边给大胆的战役方案添上最后一笔。拿破仑已经取胜五场，这份计划会让他超越前胜告捷七次，并助他拿下曼托瓦、赶走统治了意大利三个世纪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

---

[1] Pratt，Fletcher，‘Vignettes of Napoleon in Italy 1796’*Journal of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vol.2 issue 2 Summer 1938，p.60

[2] Boycott-Brown，Martin，*The Road to Rivoli* 2001，p.412

[3]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204，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p.290-92

[4] 严格意义上说，本书前半部所谓的奥地利皇帝都只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关于弗朗茨的两个帝号，详见第十七章。——译者注

[5] Baldet，M.，*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s armées de Napoléon* 1964，p.33

[6] Starke，Mariana，*Letters from Italy Between the Years 1792 and 1798* 2 vols.1800，Ⅰ p.60

[7]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p.135，205

[8] 半旅是步兵团前身，法国革命战争期间，它们很难保持满员。一个半旅下辖三个营，平均兵力一般约为2400人。（将半旅解释为步兵团变体更恰当，1803年拿破仑恢复了团，但本书作者仍经常用半旅，所以译者对原文有所改动。——译者注）

[9] Holland，Lord，*Foreign Reminiscences* 1850，pp.217-19

[1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426 p.304，March 28，1796

[11] ed. Hanoteau，Jean，*With Napoleon in Russia* 2 vols.1935，p.367

[1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471 p.328，April 8，1796

[13]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p.290-92

[14] 每日公告（Orders of the Day）常常汇报信息、干涉勤务，下午1点营地点名或行军途中停下休息时，军中会宣读它们。每日公告不同于宣言，后者旨在鼓舞人心，读来如同演说。

[1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67

[16] 虽然法军不像英军那样动用鞭刑，军中死刑范围却宽得多。瓦格拉姆会战前，军粮部12名文员出售帝国近卫军口粮，他们被当场抓获，几小时后就遭枪决。Blaze，*Life in Napoleon's Army*，p.190.在西班牙，有个人吃了一串葡萄后被枪毙（人们认为葡萄会诱发痢疾），面对上级时有动武迹象即是死罪。西班牙战局后期的一次战役中，一名腾跃兵（轻步兵）把女式黑围裙改成领巾，就连这种事也为他招来枪决之祸。

[17] ed. Luvaas，Jay，*Napoleon on the Art of War* 1999，p.10

[18] Gray，Daniel Savage，*In the Words of Napoleon*（Troy，AL）1977，p.ⅹⅱ

[19] *TLS* 12/5/1927 p.325，Hazareesingh，Sudhir，'God of War'*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 February 2012，3/2/2012 p.4

[20] AN 192AP/2，SHD GR6.YD/1

[21]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847 p.694，April 28，1804

[2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463 p.324，April 6，1796

[23]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146

[24] 拿破仑经常把坐骑累得筋疲力尽，但他的马术不错。他能"完全驾驭"自己的战马，有时甚至让它们耍特技。Balcombe，*To Befriend*，pp.41-2.

[25]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32

[26]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34，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s.464，467 p.325，April 6，1796，p.326，April 7，1796

[27]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120 p.111，January 19，1807

[28]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73，Stuart，Andrea，*Rose of*

Martinique 2003，p.206，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277 p.230，May 11，1800，GC1 no.1068 p.672，November 21，1796

[29]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p.25-6，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A 6936 and *passim*

[3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463 p.324

[3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70

[3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74

[33] eds.Dwyer，Philip and McPhee，Peter，*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2002，pp.128-9，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74

[3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72

[3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p.71-2

[36] 在这方面，威灵顿的英军也算不上无可指摘。半岛战争参战士兵没留下多少回忆录，但德意志国王兵团的弗里德里希·林道（Friedrich Lindau）写过一本。此书表明，英军偷窃当地百姓，殴打不交收成和牲口的农民。Bogle and Uffindell，eds.，*Waterloo Hero passim*，Mars & Clio，No.26，pp.89-90.拿破仑的确枪决了在教堂里偷拿珍贵花瓶的一名下士、两名列兵，在他看来，虽然他从教堂和宫殿取走了北意大利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珍品，但此事与彼事天差地别。法军将领常常牺牲被征服者的利益为己谋财，马塞纳等人更是贪得无厌，日后拿破仑强迫马塞纳吐出数百万法郎。那个年代，指挥官常常厚待自己，威灵顿从印度战场回来后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攒下了4.2万英镑（相当于100万法郎），这些收入都非常合法。
Weller，*Wellington in India*，pp.257-9.

[37] Foy，General，*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under Napoleon* 2 vols.1829，I p.43

[38]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111

[39]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p.42-3

[40]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145

[41]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88

[42] ed. Yonge，Charlotte M.，*A Man of Other Days* 2 vols.1877，Ⅱ p.112ff

[43] 原文误作“瓦朗斯”（Valence）。——译者注

[44] ed. Yonge，Charlotte M.，*A Man of Other Days* 2 vols.1877，Ⅱ p.122

[45] ed. Yonge，Charlotte M.，*A Man of Other Days* 2 vols.1877，Ⅱ pp.126-7

[4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45 p.370，April 20，1796

[47] Woolf，Stuart，*Napoleon’s Integration of Europe* 1991，p.252

[4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76

[4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57 p.377，May 1，1796

[50] 今天也有人辩解为何埃尔金大理石应该留在大英博物馆，其理由与谢泼德的本质上如出一辙，尽管取得大理石的情境有所不同。

[51] *Edinburgh Review* no.XLVI September 1814 p.470

[52] Plumptre，Anne，*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Residence in France 1802-1805* 3 vols.1810，Ⅲ p.352

[53]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55

[5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73 p.384，May 6，1796

[55] “Brave”意为“勇士”，系基尔迈纳的绰号，其原名为Charles-Edouard-Saül Jennings de Kilmaine。——译者注

[56] 原文误作“将军”。——译者注

[5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82 p.389，May 9，1796

[5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s.609-11，pp.406-7，May 18，1796

[59] Higgonet，*Paris* p.136

[60] 位于今日桥梁上游15英里处。

[61]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203

[62] 拿破仑战争中，法军经常在敌军眼皮底下过桥并夺取桥头堡。这一幕不断重演，如1796年的阿尔科莱会战、1805年的多瑙河战役、1806年的耶拿会战、1807年的波兰战局、1809年的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与瓦格拉姆会战、1812年的别列津纳河之战、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1814年的蒙特罗之战以及1815年的沙勒罗瓦之战。

[63] 然而，洛迪之战当天亦有挫折。战斗胜利后，拿破仑得知拉阿尔普死于皮亚琴察附近的小战之中。大革命期间，拉阿尔普在伯尔尼的地产被当地政府没收，拿破仑于是致信法国驻伯尔尼大使，确保没收的财产返还他的6个子女。伯尔尼州政府当然不会拒绝洛迪胜者的要求。

[64] Tulard，Jean，*Napoléon*：*les grands moments d'un destin* 2006，p.97

[65]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114，Branda，Pierre，*Napoléon et ses hommes* 2012，p.10

[6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89 p.393 and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88 p.392，May 11，1796

[67]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p.37-40

[6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95 pp.396-7，May 13，1796

[69] Bruce，Evangeline，*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95，p.174

[70] Dwyer，Philip，*Napoleon*：*The Path to Power* 2008，p.243

[7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96 p.397，May 14，1796

[7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97 p.398，May 14，1796

[7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99 p.399，May 14，1796

[74] ed. Tarbell，Ida M.，*Napoleon's Addresses*（Boston）1897，pp.34-5

[75] "战时全权指挥最重要，"拿破仑日后宣称，"只能有一支军队、一个行动基础、一位司令。"Chandler ed.，*Military Maxims*，p.213.

[76] ed. Duruy，George，*Memoirs of Barras* 4 vols.（New York）1895，Ⅱ p.153

[77] 据说，此刻拿破仑告诉马尔蒙："运气就像女人，她越服侍，我越索取。"Rose，*Napoleon I*，p.118.

[78] Gaffarel，Paul，*Bonaparte et les républiques italiennes* 1895，p.5

[7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880，p.1107，August 6，1797

[8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p.82，85

[81] Broers，Michael，*The Napoleonic Empire in Italy 1796-1814* 2005，p.31

[82] Woolf，Stuart，*Napoleon's Integration of Europe* 1991，p.9

[83] Woloch，Isser，*Jacobin Legacy*（Princeton，NJ）1970，p.70

[8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27 p.415，May 24，1796

[85] ed. Tarbell，Ida M.，*Napoleon's Addresses*（Boston）1897，pp.36-7

[86] ed. Tarbell，Ida M.，*Napoleon's Addresses*（Boston）1897，pp.37-8

[8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39 p.421，June 1，1796

[8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29 p.416，May 25，1796

[8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29 p.416，May 25，1796，Chrisawn，Margaret，*The Emperor's Friend* 2001，p.22

[90]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p.240-41

[91] Pigeard，Alain，*L'Armée de Napoléon 1800-1815* 2000，p.182

[9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39，p.421，June 1，1796

[93]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1392 pp.86-7，February 4，1806

[94]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6 no.478 p.73

[9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25，p.414，May 25，1796

[96]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43

[9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42，p.424，June 1，1796

[98]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51

[99] Branda，Pierre，*Napoléon et ses hommes* 2012，p.11

[10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95

[101]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p.47-9

[10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72 p.441，June 11，1796

[10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77 p.443，June 11，1796，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p.46-7

[104] *TLS* 24/11/2006 p.14

[10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93 p.451，June 15，1796

[106] *Quarterly Review* 1833 pp.179-84

[107]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24

[108] Summerville，*Ségur* p.119

第五章 克敌制胜

为了指挥一支军队，你需要不懈地投身于它，抢先获知情报，为一切做好准备。

——1813年4月，拿破仑致约瑟夫

胜利与失败仅一步之遥。我发现最关键时刻总是细节定乾坤。

——1797年10月，拿破仑致塔列朗

在意大利战局中，拿破仑的头号敌人一直是奥地利，但他也能利用奥地利不具威胁性的短暂时间保卫后方。1796年6月，法军进入教皇国，据说他们用圣烛点烟斗，不过这画面太过生动，像是一记反法宣传。[1]庇护六世倒是确曾批判法国大革命，并支持第一次反法同盟，但他没有正式加入同盟。教皇很快要为这一侮辱行为付出高昂代价。庇护六世现年78岁，已统治二十一年。6月18日拿破仑进入摩德纳，次日又入驻博洛尼亚，教皇的军事水平和个人能力无法阻止他。他驱逐了两地教廷当权者，强迫他们在一周内妥协。6月下旬，拿破仑与教皇达成停火协议，要求对方“捐赠”1500万法郎，这笔钱足以让督政府考虑缔结和约。萨利切蒂还与教皇国商谈艺术品交接。“法国专员有权挑走100件画作、花瓶、半身像或雕像”，其中包括尤尼乌斯·布鲁图的铜制半身像和马库斯·布鲁图的大理石半身像。此外，法国人还拿走了梵蒂冈图书馆的500份手稿。[2]8月11日，拿破仑敏锐地察觉到图书馆打算尽量敷衍，遂致信法国驻罗马代理人弗朗索瓦·卡科（François Cacault）：“条约写的是500份手稿，不是300。”[3]

6月21日，26岁的拿破仑给督政府写了至少四封信。这些信警告道，他只有一支“中等规模”的军队，却得用它“四处救急：拖住（奥地利）军队、围攻要塞、保护后方，并威慑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全线都需强势兵力”。[4]诚如此言。意大利的大城市

（名单上甚至可添加米兰和都灵）之所以受制，既是因为似乎无敌的拿破仑威震全境，同样也是因为其附近有随时可供调遣的军队。妥善协调的反叛容易损害他。督政府仍然认为莱茵战场重要得多，没给他多少增援。

此时，拿破仑在意大利的治国策略讲求巧妙明智地运用威胁与漠视。“在此必须烧杀一番，营造恐慌气氛，”6月21日，他写道，“在彼必须视而不见，因行动时机未到。”[5]他满足待征服者的自尊，但也叫他们完全明白反抗的下场。“法军热爱全人类，尊重全人类，特别是淳朴正直的山民，”当月，他对蒂罗尔居民发表宣言，“但若你们不为自己着想，执意拿起武器，我们就化身恐怖的天降烈火。”[6]

拿破仑很依赖贝尔蒂埃，但他大大方方地维护自己的能力。6月22日，拿破仑在博洛尼亚会见米奥·德·梅利托，问外交官某则流言的情况：“他们说胜利多亏贝尔蒂埃，他指挥我的计划，我只是听从他的建议。”米奥曾在凡尔赛结识青年贝尔蒂埃，他否认了谣言，于是拿破仑热情地说：“没错，贝尔蒂埃一个营都管不了！”[7]此言非他本意，因为1798年与1800年，他分别让贝尔蒂埃指挥意大利军团和预备军团，但它说明他格外关心自己的公众形象。亦有另一件风格与之相似的事：他修改宣言文本，去掉“法军指挥官们”的“们”字。

英国商人与托斯卡纳大公友好通商，6月27日，法军将他们逐出里窝那，缴获了价值1200万英镑的货物。米兰城寨经受了四十八小时炮击，于29日陷落。7月11日，英军回击，吞并意大利海岸线上的大公国前领土厄尔巴岛，拿破仑理智地评论道：“我们违反中立在先，没资格抗议别人。”[8]事后不久，拿破仑从弗朗茨皇帝胞弟、托斯卡纳大公费迪南德三世（Ferdinand III）处榨取了一笔“捐赠”，此人曾授予里窝那的英国商人经营特权。7月1日，拿破仑造访佛罗伦萨，从圣弗雷迪亚诺教堂（San Frediano）到碧提宫（Pitti Palace）的街上“挤满市民”，他们争

着看他一眼。[9]他在碧提宫波波利花园拜访费迪南德，一睹美第奇（Medici）家族委托彼得罗·达·科尔托纳（Pietro da Cortona）创作的天顶画杰作，这幅画不好运往巴黎。他也一览鲁本斯、拉斐尔、提香、凡·戴克和伦勃朗的作品，这些都能拿走。大公待拿破仑极尽礼数，而后者告诉前者："令兄在伦巴第再无寸土。"此言不实——曼托瓦仍在顽抗。费迪南德"非常克制，显得全不在意"，但他清楚，若曼托瓦陷落，他的权位马上不保。[10]

6月26日，约瑟芬终于含泪从巴黎启程去米兰。同行之人有约瑟夫·波拿巴（他正在调养性病）、约瑟芬的女伴（demoiselle-de-compagnie）路易丝·孔普安（Louise Compoint）、约瑟夫的妻舅尼古拉·克拉里（Nicolas Clary）、金融家安托万·阿默兰（他依赖约瑟芬过活，想去拿破仑处谋职）、朱诺、四名仆人、一队骑兵护卫以及约瑟芬的小杂种犬好运（Fortuné）。好运在床上咬过拿破仑，后来同其厨师的狗干了一架，这是一次不公平的打斗——厨师的狗更大更凶猛。[11]约瑟芬胆大包天，她竟然带上骠骑兵情郎伊波利特·夏尔。路上，朱诺勾引路易丝，约瑟芬到米兰后便解雇了女伴，从此她与朱诺结仇，两年后痛悔不已。

在南下途中，拿破仑的长长情书汹涌而来。一封典型信件如此收尾："再见，我的爱人，吻你的唇，吻你的心……（盼着）在你怀中、在你脚边、在你胸口的那一刻。"[12]他从托斯卡纳的皮斯托亚（Pistoia）致信她，说自己口袋里"塞满没寄给你的信，因为它们太蠢太傻，只能用荒唐（bête）来形容"。[13]考虑下他真正寄出的信的文风，我们便可断定留下的一定分外夸张。拿破仑早年的感情受虐癖复发，他写道："尽情嘲笑我吧，别离开巴黎，叫大家都知道你在找情人，绝对不要给我写信。啊！我只会更爱你十倍！"[14]

7月10日，约瑟芬抵达塞尔贝洛尼宫，三天后，拿破仑来此同她会

合。之前六周，他从米兰出发，途经哈布斯堡帝国、教皇国、威尼斯以及独立城市佩斯基耶拉、布雷西亚（Brescia）、托尔托纳、摩德纳、博洛尼亚、里窝那、佛罗伦萨、罗韦尔贝拉（Roverbella）、维罗纳，然后返回米兰。他一共行军300英里，震慑整个意大利中部，攫取了总计超过4000万法郎的“捐赠”。拿破仑没有注意到伊波利特·夏尔，朱诺、缪拉和约瑟夫都不想揭露实情，而且约瑟芬似乎热情回应他的殷勤，不管她心里有何情绪。阿默兰回忆道：“他不时离开书房同她玩乐，拿她当孩子一般。他逗她，惹她尖叫，粗暴地拼命爱抚她，我只好走到窗边，看窗外天气。”[15]他们的关系的确非常依赖触觉，剧作家卡里翁·德·尼萨（Carrion de Nisas）记载道：“波拿巴夫人年老色衰，但极其谦和迷人。她时时爱抚丈夫，他似乎对她痴心一片。她常为很小的事落泪，有时每天都哭。”[16]

萨利切蒂为约瑟夫谋得意大利军团军需总监一职，拿破仑召兄长过来，这样的话，他身边便有人可托付微妙的秘密外交。约瑟夫去里窝那、帕尔马和罗马执行任务时，他在这方面的才能为弟弟所用。他后来和米奥·德·梅利托重建法国对科西嘉的统治。在这些征途中，约瑟夫发现自己确有外交才华。

武姆泽正率5万人南下，法军得赶在他解围前从博利厄手中夺取曼托瓦，所以拿破仑只能待两晚。“我打算大胆出击。”他告诉督政府。[17]然后他又和督政说了缪拉的计划：缪拉将率乔装改扮、身着奥军军服的士兵趁夜渡河，此举旨在打开城门、为他赢得入城时间。拿破仑写道，缪拉的“突袭就像类似行动一样取决于运气，比如一条狗或一只鹅”，[18]可见他当时很可能想到拯救古罗马的卡皮托利诺山上的鹅。最终，波河水位下降导致湖面萎缩，夜袭计划告败。

7月下旬，拿破仑安插在奥军参谋部的情报贩子报称，武姆泽正沿加尔达湖两岸南下解曼托瓦之围。武姆泽指挥的部队中有从莱茵战场调

来的精锐老兵。在曼托瓦，疾病开始拖垮博利厄的守军。战时，拿破仑很仰仗情报，他不让参谋插手，坚持自己分析敌情，从而亲自确定每条信息的可信度。[19]为了搜集军情，军队审问逃兵与战俘、派骑兵巡逻，甚至把雇农妻子扣作人质后让士兵假扮雇农。拿破仑清楚，执行侦察任务的间谍和军官可能混淆军团和小分队，他们的报告常常也非亲身见闻，而是从“恐慌或惊讶的人们”那儿听来的。[20]他命令情报官员：“每到一处都要仔细侦察隘路与浅滩；觅得可信向导；盘问教士和邮政局长；迅速了解居民；派出间谍；拦截公文与书信……简言之，当大军最前头的总司令抵达时，你们要能回答他的所有问题。”[21]

这回的间谍报告属实。武姆泽率五路纵队沿加尔达湖东岸南下，兵力合计32000人；出身克罗地亚（Croatia）的骑兵、彼得·冯·夸斯达诺维希（Peter von Quasdanovich）将军率18000人沿西岸南下。拿破仑让塞吕里耶留下10500人继续围攻曼托瓦，自领31000人迎接新敌。他派皮埃尔-弗朗索瓦·索雷（Pierre-François Sauret）带4400人去萨洛拖住夸斯达诺维希，令马塞纳率15400人去东岸。他调遣亚森特·德皮努瓦（Hyacinthe Despinoy）将军的4700人，以便掩护佩斯基耶拉-维罗纳一线。他让奥热罗的5300人从东边监视公路，并留下基尔迈纳的1500名骑兵充当预备队。此后拿破仑本人不断往返于布雷西亚、卡斯泰尔沃诺（Castelnuovo）、代森扎诺（Desenzano）、罗韦尔贝拉、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戈伊托（Goïto）和佩斯基耶拉，哪儿能最好地把握战局，流动司令部就搬到哪。天气常常炎热，他又不停奔波，在短时间内接连累死五匹坐骑。[22]拿破仑的波兰副官代齐德里·亚当·赫瓦波夫斯基（Dezydery Adam Chlapowski）回忆道：“他从不用马刺或膝盖策马，只用鞭子。”[23]

不出所料，7月29日，夸斯达诺维希将索雷逐出萨洛，不过该镇曾三度易手。同日凌晨3点，东岸的马塞纳在拉科罗纳（La Corona）和里沃利（Rivoli）遭遇大举进攻，只得沿阿迪杰河且战且退，他下行很长

一段路，于夜幕降临时抵达布索伦戈（Bussolengo）。奥地利人大胆前进，拿下里沃利。“明天，或许之后，我们会夺回你今天失去的一切。”拿破仑为了让马塞纳放心，于是说道，“勇气在，一切就在。”[24]然而，7月30日，奥军发起“布雷西亚奇袭”，以3人死亡、11人负伤的微小代价俘虏了当地守军，并占领医院。医院病人包括拉纳、被某位吕加（Rugat）夫人传染了性病的缪拉以及克勒曼之子弗朗索瓦-艾蒂安（François-Étienne Kellerman），小克勒曼是出色的骑兵。拿破仑要约瑟芬从布雷西亚回米兰，就连她也差点在路上被俘，他便发誓道：“武姆泽必须为那些眼泪付出惨痛代价。”[25]

拿破仑对督政府承认道，“我们遭受了一些挫折”，同时他把所有不必要的装备运至后方。[26]7月29日中午，他认为大批敌军将从巴萨诺（Bassano）南下，遂命令军队在维罗纳东边的维拉诺瓦（Villanova）集结。奥热罗师来回行军五十五小时，一共走了60英里，但次日中午，拿破仑发现敌军主力其实在北边和西边。如果他迎击主攻的武姆泽却未完胜，不管怎么说他也拿不下曼托瓦，于是他决定先对付夸斯达诺维希。7月30日，他命令塞吕里耶放弃围城、增援野战军：路易·佩尔蒂埃（Louis Pelletier）旅支援奥热罗，达勒马涅旅支援马塞纳。[27]拿破仑命令奥热罗退回罗韦尔贝拉：“每一秒都是宝贵的……敌军在三处突破我军阵线，并掌控科罗纳和里沃利两处要地……你会发现，我们与米兰和维罗纳已经失联。在罗韦尔贝拉待命，我本人会去。”[28]奥热罗一刻也没有耽误。

法军放弃曼托瓦围攻，同时放弃至少179门无法运走的加农炮与臼炮，并沉弹药入湖。这样做令拿破仑痛心，但他明白当前战事的关键不是要塞，而是野战大捷。“不管发生什么，不论代价多大，明天我们必须在布雷西亚睡觉。”他告诉马塞纳。[29]31日，他的往复奔波险些酿成悲剧。在从罗韦尔贝拉去戈伊托的路上，他侥幸逃过一支克罗地亚部队的伏击。

在布雷西亚和萨洛之间，海拔3000英尺的群峰与数列冰碛山丘经洛纳托（Lonato）、卡斯蒂廖内以及索尔费里诺（Solferino）延伸至沃尔塔（Volta），非常破碎的地表亦随之降为宽阔平坦的平原。7月31日凌晨3点，法军向西进军。黎明时分，索雷与奥军将领奥特（Ott）在洛纳托镇激战四小时。与此同时，马塞纳在代森扎诺与洛纳托之间展开部队，将第32战列步兵半旅置于左翼。奥特寡不敌众，败走。奥热罗尽全力迅速赶到，现在夸斯达诺维希要用1.8万名奥军士兵对付3万名法军士兵，所以他立刻撤退。当晚，拿破仑担心交通线，遂与奥热罗一同进军布雷西亚，次日上午10点到达该地。

武姆泽听说拿破仑一边向西边的布雷西亚进军，一边在罗韦尔贝拉集结兵力掩护曼托瓦围城战线（其实法军已放弃围城），他完全糊涂了，按兵不动，结果丧失了主动权。第18轻步兵半旅指挥官安托万·拉瓦莱特（Antoine La Valette）曾仓皇逃出卡斯蒂廖内，次日，拿破仑当着18半旅的面将其撤职。那一天，军队热情高涨，促使他决心设法击溃夸斯达诺维希。8月3日，第二次洛纳托之战爆发，他派布雷西亚的德皮努瓦去加瓦尔多（Gavardo）击退夸斯达诺维希右翼，令获得增援的索雷去萨洛攻其左翼，并让达勒马涅旅在两地间行军，使两支部队相连。索雷的士兵冲拿破仑抱怨饿肚子，他回答敌营有食物。

让-约瑟夫·皮容（Jean-Joseph Pijon）将军的旅被逐出洛纳托，皮容本人也被俘。值此关头，拿破仑率马塞纳师部分人马赶到，命令第32战列步兵半旅排成“连纵队”。伴着鼓声与音乐，列队一完成他就让32半旅发起刺刀冲锋，并派18半旅支援他们。两个半旅都折了营长，但奥军被他们赶回代森扎诺，径直撞上拿破仑的骑兵卫队连、第15龙骑兵团部分兵员、第4轻步兵半旅。朱诺身负六伤，但仍接受整个奥军旅投降。夸斯达诺维希得知灾难，于是紧沿加尔达湖北岸撤退，试图同武姆泽会师，接下来十天他一直未参战。“我平静了，”拿破仑的战后公报写道，“勇敢的32半旅在那儿。”32半旅在军旗上把他的话绣成硕大金字，

自豪感驱使他们变得更勇敢。“语言对人的影响令人惊讶。”多年后，拿破仑提起32半旅时如是说。[30]

8月3日，奥热罗在干旱平原与敌鏖战十六个小时，夺回卡斯蒂廖内。此后多年，每当自己的随员指责奥热罗不忠，拿破仑就会说：“啊，但别忘了，他在卡斯蒂廖内救了我们。”[31]8月4日，法军在卡斯蒂廖内重新集结。武姆泽已再无机会袭击拿破仑的后方。他正率2万人沿索尔费里诺缓慢上行，此时他最好的盼头就是为曼托瓦争得时间应对下次围城。8月4日早上，拿破仑在洛纳托，身边只有1200人，而夸斯达诺维希麾下掉队的3000名奥地利士兵突然误入镇中。拿破仑冷静地告诉对方的谈判军官（parlementaire），他的“整个大军”都在这里，“如果八分钟内奥军师不放下武器，我就叫它全军覆没”。[32]为了以假乱真，他命令贝尔蒂埃调配掷弹兵和炮兵，后者知道这些部队根本不存在。奥军缴械投降后才发现周围并无法军，他们本可轻易俘虏拿破仑。

在第二次洛纳托之战中，拿破仑首次采用了营方阵（bataillon carré）系统。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吉贝尔和布尔塞分别在教科书中发明营方阵，但拿破仑最先在战场上成功运用它。在营方阵体系的菱形阵型之下，举个例子，若右翼遭遇敌军主力，右翼师就变成新前卫，负责钉住敌军，原前卫与后卫大队的人自行变成实施机动的集团（masse de manoeuvre），这一核心打击力量能支援新前卫师，其目标是包围敌军侧翼。因此不论哪个方向，大军皆可相对轻松地转90度。营方阵还有可以放大的优点，它既适用于师，也适用于整个军。这一系统的关键是布尔塞所谓的“有控制的分散”（controlled dispersion），拿破仑凭此大大增强了军队的灵活性，根据战况变化不断变更战场前线。[33]

8月5日（周五），曼托瓦西北方20英里处爆发了第二次卡斯蒂廖内之战，拿破仑又使用营方阵战术。武姆泽右翼为索尔费里诺，左翼为曼托瓦-布雷西亚公路上梅多拉诺山（Monte Medolano）上的某处多面

堡，其兵力在2万到2.5万人之间。拿破仑有3万多人：马塞纳的1万人在左翼排成横队与纵队；奥热罗的8000人在卡斯蒂廖内镇前方组成两排横队；基尔迈纳的骑兵在右翼留作预备；德皮努瓦的5000人正从萨洛折回；帕斯卡尔·菲奥雷拉（Pascal Fiorella）将军率塞吕里耶师的7500人从南方赶来，打算给奥军后方决定性一击。拿破仑计划佯退，诱使武姆泽的预备队北上。第二次卡斯蒂廖内之战非常复杂，站在洛纳托壮观城堡的顶端和索尔费里诺的拉罗卡（La Rocca）钟楼顶楼可非常清楚地纵览全局，也可最充分地理解此战。

8月5日上午9点，拿破仑听见南方加农炮响，他以为菲奥雷拉来了，但那其实只是法军第8龙骑兵团在圭迪佐洛（Guidizzolo）洗劫奥军辎重车队。他令马塞纳和奥热罗发动进攻，派马尔蒙携12门大炮去梅多拉诺山。双方全面开战，武姆泽被迫调步兵阻挡菲奥雷拉，奥热罗遂拿下索尔费里诺，德皮努瓦也及时赶来援助中左翼。武姆泽发现自己困在两路军队中间，还有第三路正威胁他的后方，他被迫撤退，差点被法军轻骑兵抓获。强行军赶来的法军筋疲力尽，仅仅因此奥军才免遭灭顶之灾，逃至明乔河对岸。

当日，奥军有2000人伤亡、1000人被俘，还有20门大炮被缴获。拿破仑的军官清点法军死亡人数，发现伤亡及失踪人员合计约有1100人。[34]“于是我们做到了，”8月6日，拿破仑回报督政府，“用五天完成又一战役。”[35]两日后，他再次占领维罗纳，便补充道：“奥军……像梦一般无影无踪，被他们威胁的意大利也安静了。”[36]8月10日，他二度包围曼托瓦，10英尺厚的城墙内仍有16400名奥军士兵，不过只有12200人尚可到岗。

8月剩下的三周中，拿破仑重整军队。他非常佩服索雷与塞吕里耶，送这两位受伤的将军回家，并让炮兵中的老手克洛德-亨利·沃布瓦（Claude-Henri de Vaubois）将军、近日才晋升的让-约瑟夫·萨于盖

（Jean-Joseph de Sahuguet）将军接任，巴黎对此没有多少指示。拿破仑每打一次胜仗，他在法国的声望就涨一分，督政府也愈发怀疑无法控制他。“哪怕一个心灵纯澈的法国君子怀疑我的政治动机，”他告诉卡诺和巴拉斯，“我就马上舍弃报效国家的快乐。”[37]此时拿破仑知道，这番虚张声势被他们指责的风险不大。先前他得跟政府商量晋升哪位将领，因为当局有一堆现役将军，多达343人。然而，他越取胜，督政府就越依赖他聚财立威，于是也就越少干预他的选择。

他的私生活显然不那么安定。他努力去找度假的约瑟芬，“两周来我妻子一直在意大利游荡，我想她在里窝那或佛罗伦萨”。拿破仑曾让吕西安在马赛处理军需工作，但弟弟突然不经自己的司令（和哥哥）同意就去了巴黎。拿破仑提出，要是能追上“精力勃发但刚愎自用”的吕西安，就在二十四小时内送他去北方军团（Army of the North）。[38]

8月下旬，拿破仑得知武姆泽准备再解曼托瓦之围。他疏导交通线，又从阿尔卑斯军团获得援军，现在共有5万人。武姆泽可行的南下路线有三条，拿破仑不知其会选哪条，他的布置如下：沃布瓦率11000人封锁加尔达湖西岸的路；马塞纳率13000人去里沃利，奥热罗率9000人去维罗纳，从而构成核心的实施机动的集团；基尔迈纳率1200名步兵与大部分骑兵监视东边的路。拿破仑本人领预备队3500人待在莱尼亚戈，萨于盖领10000人包围曼托瓦，另有6000人提防克雷莫纳（Cremona）起义。一旦拿破仑猜出武姆泽的进攻路线，他就能集中兵力，在那之前，他一直忙着保障白兰地、面粉、草料、军火和军用饼干（烤面包制成的方形硬面饼）供应充足。

9月2日，拿破仑确认武姆泽将从阿迪杰河流经的瓦拉加里纳山谷（the Vallagarina valley）南下。他打算一得知德意志军团司令莫罗将军到达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就从瓦拉加里纳谷地出击，因为若有可能，他的进军应同德意志战况协调。然而，9月3日，卡尔大公在维尔茨

堡击败儒尔当将军，而莫罗深入拜恩南部，突袭慕尼黑（Munich），所以他俩都不能帮他忙。若拿破仑被迫同时对付卡尔大公与武姆泽，那么他根本没有足够人手。他必须提防这种风险。

拿破仑前进至特伦托以南15英里处的罗韦雷托镇（Rovereto），4日，他在此截击武姆泽前卫。破晓时分，他来到防守严密的马科峡口（defile of Marco，在罗韦雷托正下方），此时另一支敌军屯于阿迪杰河对岸的莫里（Mori）设防营地。皮容的轻步兵占领马科以左的高地，奥军阵线顽抗两小时后放弃了。法军约有750人伤亡或失踪，奥军将领达维多维希（Davidovich）男爵损失3000人（大部分被俘）、25门大炮和7面军旗。[39]

罗韦雷托之战后，奥军全线撤退。下周，双方又在小山谷内连战四场。在卡利亚诺（Calliano），奥军警备太松懈，结果他们做早饭时遭法军突袭，丢了阵地。9月7日，法军在普里莫拉诺（Primolano）进攻似乎牢不可破的阵地，靠强势冲劲拿下了它。山谷两侧猛然汇聚成U形，两侧的陡直峭壁彼此仅隔半英里。奥军本可轻松守住谷口，但当日下午，法军轻步兵纵队拥上两侧山峰、蹚过及腰湍流布伦塔河（the Brenta），完全用冲锋对敌，奥军遂逃往巴萨诺。

当晚，拿破仑睡在奥热罗师，他吃士兵口粮，裹斗篷躺在星空下，早期战局里他经常这么做。次日，他在巴萨诺俘虏2000名奥军士兵，缴获30门火炮和不少弹药马车。法军只有一次小挫折。11日在切雷阿（Cerea），马塞纳追歼敌军时冲过头遭遇小败，导致400人伤亡。次日，奥热罗不费一卒攻克莱尼亚戈，他缴获了22门大炮，释放了当地关押的500名法军战俘。仅仅三天后，即9月15日，基尔迈纳在曼托瓦城外的拉法沃里塔（La Favorita）击败武姆泽，迫使奥军司令进入围城之中。

9月19日，拿破仑回到米兰陪伴约瑟芬，待了近一个月。他派马尔

蒙携最好的宣传工具——22面奥军军旗——赴巴黎，将其陈列在荣军院中。凭借快速的作战节奏，他总是先发制人，奥军本可在狭长山谷内的很多地方拖住或阻击他，但他却像玩保龄球般接连打击他们。布伦塔河谷的闪电战役完美证明了为何军旅精神无价。拿破仑动用自己的意大利统治权询问当地民众，采取能让军队瞬间转向的营方阵。他在罗韦雷托将奥军一分为二，迫使他们各自走开，然后他操作经典的中央位置机动，各个击破敌军，而且他常常在黎明发动进攻，一直给武姆泽施压。

战役开始时，武姆泽有20000人，还比拿破仑提早三天行动。战役结束时，他被迫率剩下的14000人退入曼托瓦，同已然受困的16000人合兵。10月10日，曼托瓦又挤得满满当当，只不过这回武姆泽也身在城中。六周之内，他的军队有4000人死于伤病和营养不良，另有7000人住院。城中食物只够支撑三十八天，武姆泽只好出击，以便去乡间寻找给养，尽管此举令他折损近1000人。

曼托瓦撑不了太久，然而大战局环境不利于拿破仑攻陷该城。9月21日，卡尔大公把儒尔当赶回莱茵河对岸，所以奥地利多半会三度派兵解围，而且这回的兵力将远超之前的。拿破仑要督政府增派援军25000人，以防罗马和那不勒斯宣战，他补充道，还好“帕尔马公爵表现很好，但他也一无是处”。[40]10月2日，拿破仑向弗朗茨皇帝求和，他既奉承又恐吓，想借此引诱对方谈判。“陛下，欧洲渴望和平，”他写道，“这场战争灾难实在太久了。”他警告弗朗茨，督政府已令他封锁的里雅斯特（Trieste）等亚得里亚海（Adriatic）岸边的奥地利港口，并补充道：“我不希望这场战争再添无辜牺牲者，（因此）尚未执行指令。”[41]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神圣罗马帝国是个松散联盟，其治下的半独立国家遍布德意志与中欧的很多地区。神圣罗马帝国和奥地利是不同的政治实体，但前者受后者控制），为人骄傲清贫、精于计算，并且憎恨将其姨母玛丽·安托瓦内特斩首的大革命。1794年的佛兰德（Flanders）战役中，弗朗茨曾短暂指挥奥军，后来他

把指挥权交给弟弟卡尔大公。论军事能力，弗朗茨远不及卡尔。拿破仑的求和书如泥牛入海。

10月8日，拿破仑又威胁辞职，这回的理由是全身乏力。“我不能骑马了，”他写道，“我只剩下勇气，但单凭勇气难当此职。”他还宣称，2月之前难克曼托瓦，而且“罗马正在武装，并煽动人民的狂热”。他认为梵蒂冈的影响“不可估量”。[42]他警告道，秋雨导致医院病号增加，要求督政府授权他同那不勒斯签署“最关键”的最终条约、同热那亚和撒丁结成“必要”的同盟。拿破仑传达的中心信息是，“最重要的是派援军来”，但他也希望巴黎知道，“在你们拿去冒大险的东西中，你们的意大利将军永远不是核心”。

两天后，拿破仑未经督政府批准与那不勒斯全面媾和。和约规定，若波旁家族同意不参加任何反法活动，拿破仑就允许他们保留王位。为防奥军从北面入侵，他得保障南部安全。他也确保交通线不经过皮埃蒙特-撒丁，而是从更可靠的热那亚过境。撒丁新君卡洛·艾曼努尔四世（Charles Emmanuel IV）不值一提。

巴黎人正传播流言，他们说拿破仑的动机完全是野心，他以后可能推翻政府。他知道这些传言，于是在致信督政府时嘲笑诋毁者：“要是两个月前我想自封米兰公爵，今天我就想在意大利称王！”[43]然而，督政府并不信服。巴拉斯和卡诺承认拿破仑的军事才能不可否认，但民众越来越喜欢他，督政们都担心意大利战局后他将如何利用这一点。当时，拿破仑的心思大都在狡猾又不可靠的军队承包商身上。他常常说，承包商特别是实力雄厚的弗拉沙公司（Compagnie Flachat）是一群骗子。弗拉沙公司“不过是一帮没钱没信誉没道德的忽悠”。他希望可以枪毙他们，10月12日，他告诉督政府：“我不断逮捕他们、把他们送上军事法庭，但他们买通法官。这很正常，在此地一切都是交易。”[44]

10月16日，拿破仑叫武姆泽献城。“勇士应该直面危险，而非沼泽

瘟疫。”他写道。武姆泽一口回绝。[45]同日，他宣布博洛尼亚、费拉拉、摩德纳、雷焦（Reggio）四地成立奇斯帕达纳共和国（Cispadane Republic），督政府对此也没多少指示。立国之举牵涉废黜摩德纳公爵，此人曾允许护粮队进入曼托瓦。拿破仑组建了2800人的“意大利兵团”（Italian Legion）保卫奇斯帕达纳共和国（名字含义为“波河沿岸”），它废除封建制度，规定平等民权，创立普选议会，并发起民族复兴（Risorgimento）统一运动。这一运动历时四分之三世纪，但它最终让意大利成为独立、统一的国家。奇斯帕达纳共和国开了不下38次制宪会议，因为拿破仑积极投身其中，这证明他有耐心。亚平宁半岛几百年来一直政权林立，现在法国人开始促其形成统一政权。

然而在某一领域，法国的革命制度一直难以战胜意大利保守主义，此领域便是天主教会。意大利人激烈反对拿破仑的宗教改革，在意大利史上所谓的“法国时代”（epoca francese），他的教会改革所遭抵制之顽强，堪比他引入的行政文化所受拥护之热烈。[46]拿破仑早就开始试着恐吓梵蒂冈。1796年10月，他警告庇护六世不准反对奇斯帕达纳共和国，更不许等奥军回来后袭击法军。他语带不祥地告诉庇护六世，“想摧毁教皇的世俗权力，光愿望本身还不够”，但和平时期“一切也许能安排妥当”。他接着警告道，若教皇宣战，“反对共和国大众的疯子将面临毁灭与死亡”。[47]儒尔当和莫罗在德意志战败后，督政府无力调拨拿破仑急需的25000名增援士兵，仅派3000人支援接下来的战役，所以他只好同梵蒂冈拖时间。正如他对罗马的卡科所言：“我们的游戏真的就是把球丢来丢去，好骗过那只老狐狸。”[48]

11月上旬，奥地利准备就绪，试图三解曼托瓦之围，他们策划的战略只有维也纳宫廷会议这种委员会才想得出：匈牙利老将约瑟夫·阿尔文齐（József Alvinczi）率28000人，把里沃利的法军赶回曼托瓦；乔瓦尼·迪·普罗韦拉（Giovanni di Provera）将军率9000人从布伦塔去莱尼亚戈，牵制法军；巴萨诺的10000人袭击各处，防止拿破仑集中兵力。委

员会把19000人的主要任务定为佯攻，只留给主力部队28000人，这说明他们没从过去六个月的战事中吸取教训。61岁的阿尔文齐具有丰富的履历，曾在拜恩、荷兰和土耳其作战。拿破仑后来说，当时阿尔文齐是他遇上的最好敌将，这也是为何他在公报里对阿尔文齐不置可否（相反，他盛赞自己看不上的博利厄、武姆泽和卡尔大公）。他还在宣言和当日公告中说，自己非常尊敬普罗韦拉。那是因为拿破仑认为这些人中普罗韦拉最差劲，他希望此人不会被解职。

拿破仑现在有41400人，他再次驱策军队快速向前，好尽量获知奥军在何时何地出现的警报。另有2700人守卫布雷西亚、佩斯基耶拉和维罗纳。第40半旅的2500人已从法国出发，尚未到达。11月2日，阿尔文齐渡过皮亚韦河（the Piave）。他指示夸斯达诺维希和普罗韦拉分别经巴萨诺与特雷维索（Treviso）去维琴察（Vicenza）。奥军开始前进了。

拿破仑命令马塞纳不要开战、直接退回维琴察，后者万分懊恼。马塞纳像奥热罗一样，开始欣赏拿破仑的领导能力和军事才干，但上司被称作法国最好的将军之一，这令他嫉妒，而且他为自己的绰号“胜利的宠儿”自豪。马塞纳不喜欢奉命撤退，哪怕敌人兵力占优。11月5日，拿破仑带奥热罗去蒙特贝洛（Montebello），他看到奥军就在法军纵队正前方横渡布伦塔河，遂决定次日发动进攻。与此同时，马塞纳在丰塔尼瓦（Fontaniva）攻击普罗韦拉的纵队，把他们赶到河中的一些小岛上，但未彻底将其逐过河去。

11月6日，夸斯达诺维希的军队刚在巴萨诺露面，奥热罗便发动进攻，他苦战一场，但未将敌军赶回布伦塔河对岸。当日，诺韦村（Nove）数次易手，奥军有28000人，拿破仑的兵力不及敌人，只有19500人，于是他被迫撤退。当时有很多的胜负判断标准，如减员人数、是否保住战场、是否挫败敌军计划，但不管怎么看，巴萨诺之战都

是拿破仑的第一次败仗，不过后果不算严重。

拿破仑退回维琴察，获知沃布瓦在琴布拉村（Cembra）和卡利亚诺村与达维多维希小战五天后告败，其部队中有超过40%的人死亡、受伤或失踪。拿破仑立刻令奥热罗返回维罗纳以南的阿迪杰河，派马塞纳去维罗纳，并让巴泰勒米·茹贝尔（Barthélemy Joubert，律师之子，15岁时，他从家里跑掉参加炮兵）将军从曼托瓦调一个旅去里沃利助沃布瓦集结。他随后鼓动沃布瓦的部下："第39和第85步兵半旅的士兵们，你们不配继续投身法军。你们既无纪律又缺勇气，几个勇士就能在你们的阵地拦下大军，但你们竟被敌人赶走，所以参谋长会在你们的军旗上题字：'这些人不再属于意大利军团'。"[49]拿破仑能敏锐察知何事会鼓舞部队、何事会打击士气，如他所料，因为公开羞辱，在接下来的几天，这两个半旅作战时都比之前更卖力。

奥军在巴萨诺取胜后几乎停滞不动，拿破仑便得空重整部队。12日，他派2500人守维罗纳，调6000人守阿迪杰河一线。与此同时，被贬的沃布瓦在里沃利拖住达维多维希，基尔迈纳继续包围曼托瓦。于是右翼的马塞纳和左翼的奥热罗各自剩下13000人和5000人，两人在维罗纳以东10英里处的卡尔迪耶罗村（Caldiero）进攻阿尔文齐。大雨劈头浇在意大利军团步兵的脸上，他们没有体现此前常有的冲劲。大风刮走火药，法军的鞋也在泥泞中打滑，他们战斗一上午，但只在右侧稍稍站稳阵脚。下午3点，奥军援军一到，法军就被迫放弃已得的阵地。双方都有约1000人伤亡。拿破仑当然宣称战胜，但事实告诉我们，那年他下令铸造勋章纪念蒙特诺特之战、米莱西莫之战与卡斯蒂廖内之战，却无视了卡尔迪耶罗之战。

11月13日，两军休战。拿破仑趁机从维罗纳给督政们写了一封绝望的信，有力地将当前处境归咎在他们头上：

> 我们也许即将失去意大利。我等待的救援统统没来……我在尽责，军团在尽责。

> 我的灵魂裂成碎片，但我意识平静……天气依然恶劣，全军赤足，疲乏至极……伤员都是精兵，优秀的军官和最好的将军都失去了战斗力。每个来我这的人都如此无能，连身为士兵的信心都没有！……我们被丢在意大利深处……也许我……大限将至。我不敢暴露自己，我死了部队将会消沉。[50]

的确，塞吕里耶和索雷负伤，拉纳、缪拉与小克勒曼住院，但拿破仑麾下还有不少良将。此信的结尾当然语气乐观，盖过一切前文："过几天，我们试最后一回。如蒙幸运照耀，曼托瓦可取之，意大利可随之平定。"

拿破仑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打算绕到阿尔文齐后方的维拉诺瓦，迫使对方保卫自己的撤退路线。那儿的战场是成片的稻田，奥军兵力优势难以发挥。在阿尔巴雷多（Albaredo）渡过阿迪杰河会比较轻松，但奥军骑兵可以发出警报，于是拿破仑避开了阿尔巴雷多，选择在龙科（Ronco）过河。因为先前战事，法军在龙科修了一座浮舟桥，桥已被拆解，但其部件藏在附近的安全处。11月14日晚，马塞纳离开维罗纳，他故意向西，愚弄城中的奥军间谍，然后他折向东南方，在路上同奥热罗会合。

意大利此地的堤道蔚为壮观（今亦然），只见湿地两侧高耸笔直陡壁，故法军来架桥时，奥军警卫浑然未觉。破晓时分，第51战列步兵半旅乘船过河，夺取桥头堡。早上7点，桥造好了。在河对岸的交叉路口，奥热罗走右路，沿堤坝抵达阿尔科莱镇（Arcole），他打算渡过阿尔波内河（the Alpone）北上至维拉诺瓦，从而袭击阿尔文齐的炮场；马塞纳走左路，进军波尔奇莱（Porcile），欲从后方击退阿尔文齐左翼。天色阴暗，奥热罗同路易-安德烈·邦（Louis-André Bon）将军的第5轻步兵半旅前进，但他很快在阿尔波内河沿岸公路全线遭遇射击。敌人是掩护阿尔文齐左后方的两个克罗地亚营和两门大炮。阿尔科莱防守严密，既有枪眼又设了路障。法军第一波攻击失败，奥热罗亲率第4轻步兵半旅再度攻袭，但也告败。攻方被迫滑下陡直河岸，躲避守方火力。

与此同时，去波尔奇莱的马塞纳路遇另一个克罗地亚营和一个奥军团，他把敌军赶回波尔奇莱村，稳固了桥头堡左侧。伦巴第平原和山地是不同的战场，在伦巴第平原，奥军骑兵机会更多，但此地河流迅急、堤岸缠结，更利于明悉战术细节但手头骑兵数量远远不及对方的年轻指挥官。

阿尔文齐很快获知法军动向，但他认为既然此处是沼泽地，那么这些法军只是实施佯攻的少许诈兵。巡逻队回报维罗纳平静无事，阿尔文齐遂派人侦察左方军情。在那儿，马塞纳击败普罗韦拉的3000人，另外3000人则迅速奔向阿尔科莱，正午刚过时赶到此地。奥军安放了两门榴弹炮，堤道便沐浴在弹雨中。拉纳刚从米兰医院归队，结果又中弹负伤。

奥热罗夺桥未成，恰在此时拿破仑赶到。他下令再战，但被密集的炮火阻挠。奥热罗便抓过一面军旗，走到麾下散兵前方15步处，说：“掷弹兵，过来追你们的军旗。”拿破仑身边围着副官与警卫，此时他也抓起一面军旗，亲自指挥冲锋，还用士兵在洛迪的壮举鼓动他们。两天前，他告诉督政府不想置身险地，但他在阿尔科莱的确冒险了。然而，进攻失败了。米龙等人都死在拿破仑身边，但苏乌科夫斯基说“士兵胆小如鼠”，他们没冲上尸横遍野的桥。奥军反击，推搡中拿破仑摔进桥后的泥沼，因为掷弹兵冲锋才获救。他是勇士，但面对固守奥军的猛烈炮火，人皆力量有限。这种炮轰还会持续两日。今人参观此桥便可明了拿破仑当时如何被推进紧挨着的大排水沟，虽说不太体面，但他可能因此捡回一条命。

事态已见分明——法军无法夺下桥。拿破仑当即命令马塞纳与奥热罗返回阿迪杰河南岸，他在阿尔科莱留下燃烧的营火，假装法军仍在此地。如果里沃利的沃布瓦继续后撤，他得准备好去对付达维多维希。在小村庄龙科的教堂塔楼上，法军看见阿尔文齐从卡尔迪耶罗返回维拉诺

瓦，并在阿尔波内河东岸布阵。接下来两天桥依然在奥军手中，17日，奥热罗和马塞纳返回阿尔科莱，成功夺桥，当时拿破仑不在场。法军遭受了严重损失，有1200人死亡（包括8名将领）、2300人负伤，相对而言，奥军有600人死亡、1600人负伤，但阿尔科莱会战的最终赢家仍是法军，因为他们俘虏了4000名奥军士兵，缴获了11门大炮。“击败阿尔文齐是运气好。”拿破仑后来如此承认道。[51]

冬季临近，战事暂歇。曼托瓦仍然被困，奥地利会四度尝试解围。奥军在这场战役中损失近18000人，而法军损失了19000多人。战役结束时，法军什么都缺，尤其缺军官、鞋子、药品和军饷。有些士兵饥肠辘辘，第33战列步兵半旅甚至哗变，结果三个连被关禁闭，两名魁首被枪决。战事一结束，拿破仑就革了沃布瓦的职，并提拔茹贝尔，令其指挥掩护里沃利的师。

11月19日，拿破仑向卡诺汇报情况，这份报告比之前的明显乐观许多。“意大利的命运开始明朗，”他写道，“我希望十天之内就能从曼托瓦司令部给你写信。没有什么战事比阿尔科莱的更激烈。我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将军，他们的忠诚与勇气无可匹敌。”他在结尾处说，曼托瓦一投降他就要向“顽固”的罗马进军。[52]11月下旬，督政府派拿破仑在测绘局的前上司亨利·克拉克将军去维也纳议和。他劝克拉克不要为和谈牺牲奇斯帕达纳共和国，因为曼托瓦注定失守。[53]“那个人只是自高自大，他一无所长，”据说拿破仑告诉米奥称，“督政府派他当间谍监视我。”[54]这几乎不可能是拿破仑的慎思之语，因为日后他不断提拔非常能干的克拉克，封其为费尔特雷（Feltre）公爵。克拉克先是拿破仑的私人秘书，后任战争部长，到1812年时，他已是法国的权力巨头之一。“给我30000人，我就向的里雅斯特行军，”拿破仑告诉督政府，“我会把战火烧向皇帝领土、让匈牙利革命、进军维也纳。到时你们就能盼着百万的财富与安逸的和平。”[55]

约瑟芬仍在热那亚同伊波利特·夏尔度假。“我一到米兰，”11月27日，拿破仑致信她，“就冲向你的房间。我抛下一切只为见你，只为紧紧拥抱你……你不在那儿，你玩够了就一个城一个城地跑。我要来时你就走了。你不再关心自己，不再关心你亲爱的拿破仑……全世界都为你的欢心心花怒放，只有你的丈夫闷闷不乐。波拿巴。”[56]次日他又写信：“我错了，我不该要求你回报同等的爱，怎能用黄金的标准衡量蕾丝？”[57]不过，约瑟芬擅长打消拿破仑的疑虑。她的外甥女婿安托万·拉瓦莱特（Antoine Lavalette）接替死去的米龙，担任拿破仑的第八位副官。他回忆道，在米兰时，“波拿巴夫人用过早餐后会让丈夫坐在她大腿上，紧紧抱他几分钟”。[58]除了其他意味，此事还体现了当时他有多么轻。这段时间中，还有则花絮同样有趣，我们能在拿破仑致巴黎天文台台长热罗姆·德·拉朗德（Jérôme de Lalande）的信中窥其一斑。他写信时若有所思：“夜晚背临青空怀抱佳人，白日手录军情心谋策略，看来这就是我今世之福。”[59]

中立国威尼斯最高行政官巴塔利亚（Battaglia）寄来的信就没那么开心了，他抗议法军在当地的行径。拿破仑怒而否认军队强暴妇女，“难道威尼斯共和国真想如此公开地对我们宣战？”[60]巴塔利亚立刻软了下来。两天后拿破仑冷静些了，他的回信承诺“用树典型的方式处罚任何严重违纪的士兵”。

里窝那失守后，英军意识到已无法阻止法军攻占科西嘉。10月，现年38岁的海军准将、名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组织英军撤离该岛，这次撤退堪称范例。保利及其支持者也随之离开。英军一走，拿破仑就派米奥·德·梅利托和萨利切蒂去科西嘉岛，以便组建当地将成立的法国省份。约瑟夫跟着梅利托出行。在致信巴塔利亚之日，拿破仑也给兄长写信，他说自己想让波拿巴宅变得“洁净宜居，它需要恢复原状”，也就是说，回到四年前未遭保利派洗劫时的样子。[61]多年以来，他都在为苗圃之事与法国官僚奋力周旋，这些辛劳没有完全白费。

1796年9～12月，曼托瓦城内共有9000人死于疾病与饥饿。守军有18500人，但仅剩9800人在岗。曼托瓦最后的补给只能撑到1月17日。奥军的下一轮攻击必定很快到来，拿破仑的当前要务就是备战。12月，他在十八天内给贝尔蒂埃写了40封信，并请求督政府派来更多的增援部队。“敌军正从莱茵河抽出兵力对付意大利。你们也这样做吧，帮帮我们，”28日，他写道，“我们只是要求更多人手。”[62]这封信还说，他抓获一名奥军间谍，此人的胃里藏着一个圆筒，里面是给弗朗茨皇帝的信。“要是他们腹泻，”拿破仑补充有用的信息道，“他们定能取出小圆筒，先浸入烧酒然后再吞下。小圆筒泡在掺醋的西班牙蜡中。”

拿破仑无微不至地关注士兵们的生活与福利。他发现，发饷日当天茹贝尔师有人不去见军需官，他怀疑这是某种欺诈，想知晓原因。“空闲时，我越深究意大利军团管理系统痼疾，”1797年1月6日，他致信督政府称，“我就越确信有必要迅速采取简单的补救措施。”“军队承包商包养了意大利所有领衔女角”，“他们穷奢极欲、贪得无厌”，由此他再度请求“枪决所有军队管理人员”。[63]（督政府太过敏感，或者说太专注于自保，所以不敢授权一位将军仲裁法国人的生死。）可以的话，拿破仑会毫不犹豫地无情行使他的确掌握的权力。1月7日，他命令让-巴蒂斯特·吕斯卡（Jean-Baptiste Rusca）将军枪决摩德纳起义主犯。反抗者的领袖是摩德纳公爵的告解神父，他的房子被毁，其废墟上堆起了尖锥，上书告示：“滥用神职、教唆叛乱与谋杀的疯狂神父的下场。”[64][65]

当日，拿破仑获知阿尔文齐再率47000人南下。奥军又分兵了：阿尔文齐的主力有28000人（包括夸斯达诺维希的部队），他们分成六列纵队，沿加尔达湖东岸行军，占据每一条道路和小径，以防与法军在意大利平原交手；普罗韦拉的15000人从东边穿过平原，前往维罗纳与莱尼亚戈。4000多人屯于加尔达湖西岸。阿尔文齐命令武姆泽从曼托瓦突围，去东南方与己会师。拿破仑立刻离开米兰，他多次奔赴博洛尼亚、

维罗纳和罗韦尔贝拉的司令部，努力弄清阿尔文齐的意图。他的野战军有37000人，塞吕里耶另率8500人待在曼托瓦围城战线。

1月12日，茹贝尔报告称，里沃利正北方的拉科罗纳遇袭，当时新雪深厚，敌袭失败。“布吕内将军的衣服中了七弹，但他毫发无伤，”拿破仑告诉约瑟芬道，“他运气好得出奇。”[66]拿破仑认为，战役将在阿迪杰河沿岸的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脉（Italian Alps）山麓丘陵分出胜负，但他尚需大量情报才可组织反击。他一边等待，一边命令马塞纳守卫维罗纳，并从阿迪杰河对岸调回7000人。加布里埃尔·雷伊（Gabriel Rey）将军将在卡斯泰尔沃诺集结两个旅，拉纳则需离开南方的意大利部队，并率麾下2000名法军士兵回巴迪亚阻挡奥军南下，而奥热罗则守卫龙科。

次日，拿破仑正准备北上击溃普罗韦拉，晚上10点时，他却获知茹贝尔遭遇大举进攻。遇袭后，茹贝尔便留下燃烧的营火，有序退往里沃利。拿破仑察觉普罗韦拉的进军只是佯攻，奥军主攻方向经过里沃利。于是他从维罗纳驰往里沃利，重新下了一堆命令：茹贝尔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里沃利；塞吕里耶高度警戒围城动向，同时立刻派骑兵、炮兵与600名步兵赶往里沃利；马塞纳把第18、第32和第75半旅调至茹贝尔左侧列阵；奥热罗在阿迪杰河堵截普罗韦拉，并派部分骑兵与炮兵去里沃利。拿破仑告诉所有人，决战即将打响。加上加布里埃尔·雷伊将军的两个旅，1月14日中午，他可在里沃利聚集18000名步兵、4000名骑兵及60门大炮，并且在阿迪杰河留16000人、在曼托瓦留8000人。这是老箴言“分头进军，合兵出击”的最佳体现。阿尔文齐没能在里沃利增加兵力，他只有初始的28000人和90门大炮。

1797年1月14日（周六）凌晨2点，拿破仑赶到里沃利峡谷上方的高原，此地将是会战关键决胜点（point d’appui or Schwerpunk）。是夜月朗天清、寒气深重，他观察奥军营火的位置与数量，据此断定精力充沛的西班牙籍奥军将领卢西尼安（Lusignan）侯爵离得太远，上午过半后

方能参战。这四个月来，拿破仑经常骑过此地，所以他熟悉地形。他认为，只要守住奥斯泰里亚峡谷（Osteria gorge）以及圣马尔科（San Marco）小教堂所在战场东侧的山坡，他就能轻易击退敌方主攻。他需要让马塞纳师先休息，并争取时间等待雷伊，于是他决定发动骚扰性攻击以吸引阿尔文齐。按照拿破仑的命令，茹贝尔返回里沃利高原，派一个旅去奥斯泰里亚，然后进攻中路，高原上所有的法军大炮都负责掩护他。马塞纳则奉命派一个旅尽可能地拖住卢西尼安。

此刻是凌晨4点，还有三小时破晓。奥诺雷·维亚尔（Honoré Vial）将军的第4、第17和第22轻步兵半旅把奥军逐回圣乔瓦尼和甘贝龙（Gamberon），夺下了圣马尔科小教堂。黎明时分，茹贝尔进攻卡普里诺（Caprino）和圣乔瓦尼（San Giovanni），但他的阵线非常薄弱，被兵力明显占优势的敌军挡下来。上午9点，奥军发动反击，击溃维亚尔的半旅，拿破仑立刻派马塞纳的一个旅救援中央，夺回特兰巴索雷村（Trambassore）。中路的战斗如同马拉松长跑，双方连续缠斗十小时。

卢西尼安逐走马塞纳派出的旅，上午11点，他率5000人赶到里沃利。卢西尼安深入阿菲（Affi）附近的法军左后方，阻止任何援军的到来。拿破仑只能勉力守住中路，他的右翼承受了巨大压力，左翼又被卢西尼安击退，他的预备队只有一个旅，雷伊则还要一小时才能赶到。得知卢西尼安到了后方，参谋官们紧张地看着拿破仑，他异常冷静，只是简单地说："他们来了。"[67]他认定中路的奥军已是强弩之末，而卢西尼安还很远，不足以影响战局，于是他把东边的夸斯达诺维希看作主要威胁，集中力量对付此人。拿破仑从茹贝尔的阵线抽调兵员，尽可能往圣马尔科教堂派去人马。密集的奥军纵队在炮兵的掩护下进攻峡谷，但是到达高原后，法军向他们发射霰弹，并从四面八方开枪。接着，一个步兵纵队向奥军发起刺刀冲锋，此后他们遭到法军所有可用的骑兵的攻击。奥军退入峡谷，这时法军幸运地射中敌方弹药马车，狭小的空间令此举更具破坏性，夸斯达诺维希遂放弃了进攻。

拿破仑立刻把攻势转向中路，那儿的奥军近旁既无炮兵也无骑兵。三路奥军纵队花大力气攻下高原，又被逐走。卢西尼安前往战场时受阻，恰在此时，雷伊突然在其后方出现。卢西尼安仅带约2000人逃生。下午2点，奥军全线后撤，法军追击，直到奥热罗报告普罗韦拉已过阿迪杰河并正前往曼托瓦。拿破仑派马塞纳支援奥热罗，阻止普罗韦拉解围。

里沃利之战，拿破仑折损了2200人，另有1000人被俘，但奥军的损失大得多：4000人伤亡，8000人被俘，8门大炮与11面军旗被缴获。拿破仑写家书，声称自己对战了45000名奥军士兵，敌军有6000人伤亡，而他缴获了60门大炮与24面军旗（“军旗是皇后亲手绣的”）。[68]里沃利会战是一次辉煌大捷，可这封家书没有说实话。但接下来几天，阿尔文齐的撤退逐渐变成溃败，结果奥军中又有11000人被俘。

1月15日中午，普罗韦拉率解围部队抵达拉法沃里塔，他有4700人，其中很多人是新兵，训练不足。次日曙光初露时，武姆泽试图从曼托瓦突围，但立刻受阻。拿破仑赶来时，普罗韦拉在曼托瓦城外的拉法沃里塔村被奥热罗和马塞纳夹击。普罗韦拉英勇迎战，但在战斗就要变成屠杀前，他投降了，其麾下部队全部被俘。曼托瓦的食物最终耗尽。武姆泽设法再硬撑了两周时间，徒劳地盼望阿尔文齐奇迹般出现，然而，1797年2月2日（周四），他终于率领疲弱守军投降，交出了曼托瓦。之前八个月中，约有16300名奥军士兵死于此地，平民死者还要多得多，他们已然沦落到吃老鼠和狗。法军缴获了奥军的325门大炮，并取回上一年8月时丢在那儿的179门大炮。武姆泽与其500名部下离城时享受降军礼遇，他们返回奥地利，条件是不得与法军交战，除非有战俘交换。其余俘虏则被押往法国，他们将参与农业生产和工程建设。曼托瓦投降一事轰动整个巴黎。一位同时代人回忆道：“大群民众簇拥着一名公职官员，他宣告法军的荣耀，在号声中公布了这一消息。”[69]

拿破仑没有亲眼见到自己的胜利。上一年6月，教皇国签署了停火协议，此刻它却威胁起事支援奥地利，于是他先后赶往维罗纳和博洛尼亚，以便惩罚教皇国。1月22日，拿破仑毫无愧色地篡夺了督政府的权力，命令卡科“六小时内让罗马见此信”，从而给梵蒂冈施压。同日，他致信教皇国谈判代表、红衣主教亚历山德罗·马泰（Alessandro Mattei），称罗马外交政策不得再受奥地利与那不勒斯影响。拿破仑写结尾时口气却软了下来，请求马泰“让教皇陛下放心”。作为“宗教界最高领袖”，教皇“可以继续留在罗马，并且不会感到丝毫不便”。[70]正如拿破仑对督政府所说的，他担心，“如果教皇和红衣主教逃离罗马，我就永远得不到想要的”。他也知道，要是他猛攻梵蒂冈，欧洲那些虔诚的天主教徒将憎恶他，甚至终身痛恨他。他告诉米奥：“取罗马则失米兰。”[71]

2月1日，拿破仑发布宣言。这份文件称，不“遵守新约教义”的教士与修士所受惩罚会比“普通公民所受的更严厉”，此举旨在减弱他们对法国统治意大利一事的抗议。[72]教皇国军队仍然决定开战，这固然荒谬可笑，但不可否认其亦有勇气。2月3日，克洛德·维克托-佩兰将军（一般称作维克托）在博洛涅塞堡（Castel Bolognese）轻松战胜他遇上的敌人。一周后，他不费一兵一卒就俘虏了安科纳（Ancona）的全部教皇军守军。2月17日，教皇求和。他派马泰去托伦蒂诺（Tolentino）的拿破仑司令部签署条约。条约规定：教皇割让罗马涅、博洛尼亚、阿维尼翁和费拉拉给法国，对英国封闭所有港口，“捐赠”3000万法郎与100件艺术品。“除了都灵和那不勒斯的少量物件，”拿破仑告诉督政府，“意大利美丽之物都是我们的。”[73]

1797年2月18日，意大利军团发行小报《波拿巴与君子报》（*Journal de Bonaparte et des Hommes Vertueux*），报头声称：“汉尼拔在卡普阿沉睡[74]，但波拿巴不会在曼托瓦入眠。”[75]拿破仑很清楚宣传的力量，民众本就对他颇具溢美之词，现在他有意引导公众舆论。他口

述“波拿巴奔袭速若闪电、出击势如雷霆”之类的句子，就此展开媒体业主与记者的新生涯。不出十天，小报就开始暗讽督政府，没有拿破仑的许可它不会这么做。当年，他还创立了另外两份军报：《意大利军团邮报》（*Courrier de l’Armée d’Italie*），由前雅各宾党人马克-安托万·朱利安（Marc-Antoine Jullien）编辑；《意大利军团眼中的法兰西》（*La France Vue de l’Armée d’Italie*），由米歇尔·勒尼奥·德·圣-让·丹热利（Michel Regnaud de Saint-Jean d’Angély）编辑，其相较《意大利军团邮报》更不可靠。巴黎报纸经常摘登这两份军报的文章。莱茵战场离法国近得多，拿破仑不希望意大利战事只是公众想象力的余兴节目，他觉得士兵也会喜欢巴黎的消息。丹热利原是议员兼律师，现主管意大利军团医院，日后他成了拿破仑的重要副手。任命朱利安一事说明，只要某人才愿意埋葬过去，他就乐意忽视他们先前的政治立场。意大利像法国一样政体多变，故此举与其说出于宽容，不如说出于常识。毕竟仅仅三年之前，拿破仑自己还是个雅各宾分子。

在巴黎，《箴言报》报道旨在庆祝拿破仑胜绩的舞会、大合唱、公共宴会和游行。这些活动的主办方是他日渐庞大的支持者队伍，而督政府私下发现，这些人并不一味拥护政府。且不说政治因素，拿破仑还是不错的稿子素材。举个例子，六个月内，保守报纸《政治新闻》（*Nouvelles Politiques*）66次提到意大利军团。[76]总的来说，对拿破仑战绩的报道大大多于对其他法军将领的，这令莱茵-摩泽尔军团和桑布尔-默兹军团的高级指挥官愈发懊恼，他们在意大利军团面前黯然失色，由此也心生怨恨。

1796年，有人开始制作并销售拿破仑的画像与雕像，如《波拿巴将军在洛迪》（*General Bonaparte á Lodi*）、《波拿巴进入米兰》（*Bonaparte Arrivant á Milan*）等。有的作品标题给他的教名多加一个“e”，有的给他的姓氏多加一个“u”，还有的写成“布拿巴”（Bounaparte）。[77]1798年，刻画拿破仑的不同作品已有数十件，

甚至可能有数百件，这说明对他的个人崇拜已经兴起。艺术家为拿破仑画像前觉得没必要先见本人，所以我们能看到有些人把他画成灰头发中年人，这副形象更符合人们心目中常胜将军的样子。[78]

蒙特诺特之战后，拿破仑首次下令铸造纪念章铭记胜利，这些纪念章也成了有力的宣传道具。其他将军不曾这样做，而他也没征求督政府的许可。前色情小说家、娴熟雕刻师维旺·德农（Vivant Denon）设计的铜勋章最佳，此人后来担任卢浮宫馆长。以蒙特诺特纪念章为例，它的直径长只有1.5英寸，正面刻有拿破仑半身像，其外衣缀饰橄榄枝与橡子，背面则是象征“战争天才”的造型。[79]到1815年为止，官方一共铸造了141款纪念章，铭刻战斗、条约、加冕、渡河、皇帝大婚与占领敌方首都。在公共活动和庆典上，这些纪念章被广泛分发给群众。有的纪念章也铭记相对平淡之事，如创立巴黎医学院、开通乌尔克运河（Ourcq Canal）以及在勃朗峰省（Mont Blanc）建立矿业学校。1807年3月，拿破仑一直在奥斯特罗德（Osterode）[80]静待，即便如此法国也铸造纪念章，其背面是罗马将军、“拖延者”费边·马克西穆斯，此人的小心谨慎出了名，但也为他带来胜利。

1797年3月10日（周五），拿破仑履行对督政府的承诺。他冒险向北远征，仅率4万人经蒂罗尔到达克拉根福（Klagenfurt），最终进抵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的莱奥本（Leoben）。在莱奥本的塞默灵丘陵（the Semmering hills）山顶，拿破仑的前卫可以俯瞰维也纳的尖塔。卡尔大公已将儒尔当与莫罗的军团（这两个军团的规模都是意大利军团的两倍）逐出了德意志，法国现在盼着兵力较少的拿破仑军团进逼奥地利首都本身，迫其求和。当年秋天，儒尔当和莫罗战败，未能渡过莱茵河。拿破仑原以为意大利军团和莱茵军团会结成钳形攻势，他得知此事后愈发担心。为了鼓舞士兵，他贬低卡尔之兄弗朗茨皇帝，在一篇宣言中称其为“英国商人雇来的下人”，并声称英国人“不知战争疾苦，欢颜笑看大陆悲痛”。[81]拿破仑之所以在对奥宣传战中说这句话，是因为英

国政府将给奥地利162万英镑（相当于4000多万法郎）的贷款。[82]当时，英国不曾打算派兵登上欧洲大陆，但它总是慷慨资助法国的敌人，只要该国愿同法国开战。

3月16日，拿破仑渡过塔利亚门托河（the Tagliamento），在瓦尔瓦索内（Valvassone）小胜卡尔大公。次日，让-巴蒂斯特·贝纳多特将军扩大战果，不费一卒俘虏了一支脱离主力的较大的奥军分队。拿破仑在塔利亚门托河引入混合队形（ordre mixte），它是横队与纵队这两种进攻队形的折中，由吉贝尔首创，旨在对付不宜部署常规阵型的多变地形。在混合队形中，一个营排成横队，两个营组成纵队，横队的火力与纵队的攻势相结合。几天后，拿破仑又靠这一队列渡过了伊松佐河（the Isonzo），进入奥地利。在塔利亚门托河和伊松佐河，他都亲自指挥部队投入混合队形作战。[83]

“勿要不安，”拿破仑告诉意大利东北部的哈布斯堡省份戈里齐亚（Görizia）的居民，“我们善良仁慈。”[84]1793年卡尔大公在荷兰取胜，1796年他又击败儒尔当和莫罗，但拿破仑对新对手不以为意，他认为此人配不上其战略家的名头。“目前为止，卡尔大公的机动水平不及博利厄和武姆泽，”拿破仑致信督政府，“他每次转向都犯错，有时还蠢不可及。”[85]拿破仑和卡尔大公尚未展开大战，而莫罗已重整旗鼓，从德意志进攻奥地利。奥地利人决定不去冒被拿破仑夺走首都的风险，4月2日，他们在莱奥本接受他提出的停火协议，该地位于维也纳西南方100多英里处。

在长达一年多的战事中，拿破仑翻越亚平宁山脉与阿尔卑斯山脉，击败一支撒丁军与至少六支奥军，导致12万奥军将士伤亡或被俘，而他此时还不满28岁。十八个月前，他是个脾气暴躁、无足轻重的士兵，写文讨论自杀，现在他已享誉欧洲。他战胜了强大的奥地利，迫使教皇、撒丁国王与那不勒斯国王签署和约，并废除了中世纪公国摩德纳。他在

所有可想到的战地环境中击败大部分最著名的奥军将领，如博利厄、武姆泽、普罗韦拉、夸斯达诺维希、阿尔文齐、达维多维希，而且他还智胜卡尔大公。

虽然奥军兵力总是超过法军，但拿破仑反复采用中央位置战略，常在战场上形成兵力优势。他还没踏上意大利土地就深入研究当地的历史和地理，而且他愿意尝试营方阵、混合队形等别人的思想，并精确计算后勤（在这一层面上，他的惊人记忆力发挥了无价作用），这些都对战事大有裨益。拿破仑让各师彼此间隔一日行军里程，所以他能集中兵力作战。一旦各师参战，他可以在压力面前镇定自若。

拿破仑刚接管意大利军团时，它困厄潦倒，事实上完全不能战斗，这是他精力旺盛、擅长组织的又一证明。在认为必要时，他会严厉无情，但在其他时候又盛赞部下，这种领导艺术催生了军旅精神，它对胜利来说如此必要。“战争中，”1808年，拿破仑说，“士气决定一切的四分之三，相对现实的兵力只决定四分之一。”[86]个人勇气让他和士兵更加亲密。当然，奥地利不断派来七旬将领，这些将军又总是分兵，且其行军速度只及法军速度的一半，这也大大地帮助了拿破仑。不过，此等局面不会永远维持下去。

拿破仑有幸招到一批优秀的副手，茹贝尔、马塞纳、奥热罗尤为突出，拉纳（在洛迪和阿尔科莱）、马尔蒙（在卡斯蒂廖内）、维克托（在拉法沃里塔）、塞吕里耶（在曼托瓦）、布吕内、缪拉和朱诺也立下大功。值得称道的是，拿破仑不论年龄与出身提拔人才，并解聘不能提升自己来适应事态的将领，如梅尼耶、沃布瓦。他掌权后，前意大利军团指挥官也高升了，这并非巧合。巴黎的“人山人海”喜迎十二场胜利，欢庆数月，法兰西共和国如今也牢牢掌控意大利北部与中部，若此时有人有资格号称“胜利的宠儿”，那他就是拿破仑。

早期的意大利战局中，拿破仑初次显露其军事哲学与习惯。他的至

上信条是保持军旅精神高涨。由于性质使然，这种精神与荣誉的组合本无形，但他知道具备军旅精神的军队可创造奇迹。“记住，十场战役才能铸就袍泽之情，”1807年时拿破仑告诉约瑟夫，“但一瞬间就能毁掉它。”[87]他想了很多办法鼓舞并保持士气，其中一些来自他读过的古代史，另一些则专属于他的领导风格，并在战局中发展。其中一个方法是培养士兵对所属团的强烈认同感。第57半旅在里沃利之战和拉法沃里塔之战中表现英勇，1797年3月，拿破仑便允许他们在军旗上绣：“强大又无人可挡的第57半旅”（Le Terrible 57ème demi-brigade que rien n’arrête）。57半旅自此也成为以绰号闻名的英勇半旅，跻身“勇者”（Les Braves，第18战列步兵半旅）、“无双”（Les Incomparables，第9轻步兵半旅）、“以一当十”（Un Contre Dix，第84战列步兵半旅）等部队之列，可见拿破仑深谙普通士兵心理与团队荣誉感的力量。他凭本能察觉战士的需要，戏剧、歌谣、歌剧咏叹调、宣言、节庆、典礼、符号、军旗、勋章，并实现他们的愿望。至少在1809年的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前，他总能满足他们最强烈的渴盼——胜利。

战时，拿破仑贴近士兵，赢得他们的喜爱。士兵可以要求受赏奖章、晋升军职，甚至可索求津贴，他与其指挥官核实情况后会很快办理。他亲阅列兵请愿书，尽量照顾他们。常伴拿破仑征战的高级宫廷侍从路易·德·博塞-罗克福（Louis de Bausset-Roquefort）男爵回忆，他“聆听并提问，立即决断，就算拒绝对方，他解释理由的方式也能减少不满”。[88]威灵顿公爵的英军、卡尔大公的奥军根本不敢想象他们的司令能这样平易近人，但在法兰西共和国，这是了解部下需求与关切的宝贵手段。若列兵中有人善意地大嚷，他常报之以俏皮话。在意大利战局中，一名士兵指着身上的破外套，大叫给自己换一套新制服，拿破仑回答：“噢不，以后都别换，不然你的伤口就被遮住了。”[89]正如1800年3月他对布吕内所说的：“你知道言语对士兵的影响。”[90]后来，若他看见某位士兵表现勇敢，有时他便解下自己的荣誉军团星章，将它授予此人。（拿破仑的马穆鲁克侍卫鲁斯塔姆想把星章缝到他的制服上，但他

阻止了鲁斯塔姆，说：“让它去吧，我是故意的。”[91]）

拿破仑的确喜欢和士兵在一起。他捏他们的耳垂，同他们开玩笑，挑出老“牢骚兵”（grognards，字面意义是“牢骚鬼”，但也能译作“老兵”），并追忆过往战事，不断向他们提问。部队暂停行军用午餐时，拿破仑和贝尔蒂埃邀请副官与传令兵一同进餐，博塞称：“这对我们大家来说简直是节日。”拿破仑也总是确保自己餐桌上的酒能分给哨兵。事情或许小，但它们反响很好，并促成了忠诚感。他不断提及古代世界，设法让平凡士兵觉得自己的性命乃至必要时的捐躯关乎大业，必将融入永垂法国史册的大事。这一点难于大部分领导技巧，但若论对行动的推动力则无出其右者。拿破仑告诉普通人，他们也可书写青史。他让追随者相信，他们正在勇闯险境、上演历史、开创伟业、挥就传奇，哪怕沧海桑田，后人都将慨叹这些光辉事迹。

阅兵式有时长达五小时，在仪式上，拿破仑与士兵们交谈，细问其伙食、制服、鞋子、整体健康水平、娱乐、发饷频率，希望获知真相。“你们想要什么，尽管告诉我，”他对第17半旅说，“对上司不满也别憋着。我来这里主持公道，尤其注意保护弱者。”[92]全军上下都认为，“小伍长”会帮助他们对付“大帽子”（les gros bonnets）[93]。

拿破仑格外关心妥善照顾伤员，这当然是因为他需要他们尽快归队，但也是因为他清楚及时医治伤兵对士气多么重要。“偶遇伤员车队时，”一名副官回忆道，“他会叫他们停下，询问他们的处境、苦楚以及负伤之战。每次告别时，他要么说些安慰话，要么给他们奖金。”[94]相形之下，拿破仑总是责备医生，他认为大部分医者都是骗子。

拿破仑从尤利乌斯·恺撒处习得不少关键的领导技巧，认为部队表现不符合预期时，他更会效仿恺撒训诫他们，如1796年11月在里沃利鼓动军队。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时写了《恺撒战史》，此书详写了罗马的一次兵变。当时，士兵要求散伙回家，恺撒一口答应，但他不再叫

他们“士兵们”或“战友们”，而是叫“公民们”。此举的效果立竿见影。“最终，”拿破仑总结道，“这幕动人场面以他们继续服役告终。”[95]当然，他对士兵的盛赞远远多于批评。埃劳（Eylau）战役中，他对第44战列步兵团喊道：“依我看，你们的三个营相当于六个！”“我们会证明的！”他们高声回应。[96]

营地公告牌张贴拿破仑的军中讲话，很多人都会去阅读。他喜欢接二连三列出数据，告诉士兵他们在多长时间内赢得多少场胜利、攻克多少座要塞、俘虏多少位将军与多少名战俘、缴获多少门大炮与多少面军旗。有些布告听来也许虚荣，但其目标读者是无甚教养的军人。为了鼓舞士兵，拿破仑提及古代世界（虽说军中只有极少数人熟知古典文史）。他借助特殊的辞藻，把战士们比作雄鹰，抑或描述家人与邻舍多么以他们为荣。这时候，部下的心都被他抓住了，他们往往一生追随他。

拿破仑笔下的绚丽鼓动之辞大都出自古典著作，但他也引用莎士比亚的作品。“同乡会指着你们说：‘他来自意大利军团。’”在这类句子中，我们便能看到莎士比亚作品《亨利五世》中那段圣克里斯平日演讲的痕迹。[97]拿破仑给将军、大使、参政、部长和兄弟写私人信件时语气尖刻，但他对士兵的赞美滂沱澎湃，两种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说自己的准则是：“严待军官，友待士兵。”[98]

高效的管理工作自然助拿破仑从列兵中“识别”老兵，但他也运用非凡的记忆力识人。“我向他介绍三名瓦莱（Valais）代表，”某位内政部长回忆道，“他问起其中一人的两个女儿。这位代表告诉我，此前他们仅在阿尔卑斯山山麓见过一次面，那时他正要去马伦戈（Marengo）。‘炮兵遇上麻烦，他只好在我家门口逗留一会儿。’代表补充道，‘他爱抚我的两个孩子，然后上马离去，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他。’”[99]下次重逢已是十年后。

[1] Chadwick，Owen，*The Popes and the European Revolution* 1981，p.450

[2]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03

[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845 p.542，August 11，1796

[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710 p.462，June 21，1796

[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711 p.464，June 21，1796

[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96

[7]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55

[8]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56

[9]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p.60-61

[10] Starke，Mariana，*Letters from Italy Between the Years 1792 and 1798* 2 vols.1800，Ⅰ pp.74-5

[11] Knapton，Ernest John，*Empress Josephine*（Cambridge，MA）1963，pp.133-4，Stuart，Andrea，*Rose of Martinique* 2003，p.199

[12]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A 6938

[13]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59

[14]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60

[15] Hamelin，Antoine，*Douze ans de ma vie* 1926，pp.14-15

[16] Bibliothèque Thiers，Fonds Masson No.223/Ⅰ/81

[1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776 pp.500-501，July 12，1796，AN 400AP/6/p.4

[18] AN 400AP/6/p.4

[19] eds. Olsen，John and van Creveld，Martin，*The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Art from Napoleon to the Present* 2011，p.32

[20]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211

[21] ed. Handel，Michael，*Leaders and Intelligence* 1989，p.40

[2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833 p.533，August 2，1796

[23] Chlapowski，Dezydery，*Memoirs of a Polish Lancer* 2002，p.60

[2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820 p.526，July 29，1796

[2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07

[2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832 p.532，August 2，1796

[2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826 p.529，July 30，1796

[28] CG 1 no.822 p.527，July 30，1796

[2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828 p.530，July 31，1796

[30]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61

[31] Marbot，Baron de，*Mémoires du Général Baron de Marbot* 3 vols.1891，Ⅱ ch.16

[3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06

[33] Wood，William J.，'Forgotten Sword'*Military Affairs* October 1970，p.79

[34] "失踪"涵盖当日战事的诸多情况：死亡但尸骨难寻或难辨；藏匿；逃跑；意外或蓄意迷路；诈病；被俘；遭遇脑震荡；被游击队杀死；战后花名册误列；暂编入别的部队；在野战医院昏迷不醒、身份不明；炸得粉身碎骨；抑或仅仅是擅自离队。因此，"失踪"的人后来常常变回战斗力，不过很多人也一去不返。

[3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837 p.538，August 7，1796

[3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838 p.538，August 8，1796

[3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840 p.540，August 9，1796

[3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s.839-40 p.539，August 9，796

[39]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122

[4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961 p.612，October 2，1796

[4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962 p.614，October 2，1796

[4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s.961 and 980 p.612，October 2，1796，p.620，October 8，1796

[4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993 p.628，October 12，1796

[4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992 p.628，October 12，1796

[4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996 p.631，October 16，1796

[46] Broers，Michael，*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in Italy* 2002，p. x

[4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007 p.639，October 21，1796

[4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008 p.639，October 24，1796

[49] Paris，*Napoleon's Legion* p.15

[5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059 p.664，November 13，1796

[5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23

[5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060 p.666，November 19，1796

[5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086 p.681，November 29，1796

[54]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p.130-31，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93

[5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20

[5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084 p.680，November 27，1796

[5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085 p.681，November 28，1796

[58]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19

[5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093 p.685，December 5，1796

[6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112 p.696，December 8，1796

[6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127 p.704，December 10，1796

[6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209 p.746，December 28，1796

[6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274 p.778，January 6，1797

[64] 拿破仑设计特殊惩罚时想象力活跃。他认为“可憎的女性”随军人员“唆使士兵劫掠”，1797年4月中旬，他命令仍在贝纳多特师的所有女人在此令颁布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否则就把她们涂上煤灰，在市场曝光两小时”。Bingham ed.，*Selection I*，p.151。

[6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279 p.782，January 7，1797

[6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286 p.784，January 7，1797

[67]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36

[68]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131，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I p.131

[69] René，François，*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s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p.121

[7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315 p.802，January 22，1797

[71]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91

[7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35

[7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395 p.849，February 19，1797

[74] 公元前215年，意大利名城卡普阿与汉尼拔结盟。遭受背叛的罗马开始围攻卡普阿，因此在坎尼战役之后，汉尼拔虽获得根据地，却失去了战略主动权，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奔走救援意大利盟友。——译者注

[75]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87

[76]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86

[77] Dziewanowski，Lieutenant M.K.，'Napoleon：Legend and Propaganda'*Military Affairs* vol.9 issue 1 January 1945，p.91，89 Carnavalet Portraits Box 229，Bibliothèque Thiers 34/7001-7274

[78] Theodore D.Buhl MSS 110 Box 1/fol. 1/pp. 18，23，26

[79] Laskey，Captain J.C.，*A Description of the Series of Medals Struck at the National Medal Mint by Order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18，p.1

[80] 今奥斯特鲁达（Ostróda）。——译者注

[8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42

[82] 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p.522

[83] eds. Nafziger，George，*Imperial Bayonets* 1996，p.165，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640 p.880

[8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469 p.885，March 22，1797

[8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476 p.889，March 25，1797

[86] eds. Horn，Colonel Bernd and Walker，Robert W.，*Le Précis de leadership militaire*（Ontario）2008，p.485，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105

[87]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773 p.396，March 20，1807

[88]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67

[89] Bourne，George，*The History of Napoleon Bonaparte*（Baltimore）1806，p.376

[90]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087 p.138

[91]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154

[92]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117

[93] 绰号，泛指法军将领。——译者注

[94] ed. Summerville，*Ségur* p.38

[95]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2 p.68

[96]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22

[97] ed. Tarbell，Ida M.，*Napoleon’s Addresses*（Boston）1897，p. x

[98] Houssaye，Henry，*The Return of Napoleon* 1934，p.7

[99]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37

第六章 和平

光赢还不够，要乘胜追击。

——1808年11月，拿破仑致约瑟夫

我看法国人并不在乎自由与平等，他们只依恋荣誉……军人渴求荣誉、殊荣与褒赏。

——1802年4月，拿破仑在参政院的发言

“一切都让我相信和平将至，我们尚可开出合理的条件，必须趁此议和。”1797年4月8日，拿破仑如此致信督政府。[1]4月15日，他开始和他所谓的“懒惰傲慢的宫廷”谈判。奥地利全权代表加洛（Gallo）侯爵拘泥于繁文缛节，主张官方必须宣布举行和谈的帐篷位于中立地。拿破仑愉快地让了步，他对督政府解释道：“我们的帐篷环绕这片中立地，其四面八方都是法军。”[2]加洛提出奥地利愿意承认法兰西共和国，拿破仑则告诉他：“共和国既不需要也不渴求承认。它已经是欧洲地平线上的朝阳，既不想见它也不想得它恩惠的人太可悲。”加洛固执己见，他说奥地利愿意承认革命政权，“条件是共和国维持法国国王的礼仪”，他显然认为此举是施恩。拿破仑便说，法国人“根本不管有关礼节的东西，接受这一条对我们没意义”。[3]从共和派立场看，他的话无可指摘。

拿破仑认为，要是莫罗将军和奥什将军已过莱茵河，和谈会顺利许多。“在军事行动编年史上，”4月16日，他致信督政府，“没有哪条河是难越的天险。莱茵河莫罗想过就能过……莱茵军团光有血管没有血。”[4]他有力地辩称道，若法军已踏上奥地利土地，“我们现在就能骄傲地要求和平”。事实上，4月18日奥什的确已经渡河，两天后莫罗也到了对岸，但18日正好是初步协议签订日，奥什与莫罗只能按兵不动，等

待对手拿破仑和谈，这让两人大为懊丧。

古老的城邦国家威尼斯急于保卫自己的独立地位，但该国没有军队保障这一点。威尼斯城中似乎正涌现威胁，拿破仑处理它时同样盛气凌人。4月9日，他致信总督卢多维科·马宁（Ludovico Manin），要求威尼斯选择战争或和平。“我身处德意志心脏地带，”他说，“所以你就认为我没法叫人尊重宇宙第一国度？”[5]威尼斯倒向了奥地利，迅速武装起来，还在亚得里亚海上冲一艘法军巡航舰开火。法国人确有正当理由指责威尼斯，但几天后，拿破仑派朱诺去威尼斯，要求对方二十四小时内答复自己的信，这无疑是恃强凌弱。4月17日，事态严重恶化：威尼斯共和国的维罗纳显然没从帕维亚、比纳斯科和摩德纳事件中学到教训，当地上演了一次起义，300～400名法国人遭屠杀，其中很多人是医院伤员。

“我会在威尼斯本土采取普遍措施，”拿破仑向督政府保证道，“我要施加极端惩罚，叫他们永生难忘。”[6]据布列纳后来的记载，反叛消息传来后，拿破仑说：“安静，那些流氓会付出代价的，他们的共和国完蛋了。”[7]1797年4月19日（周三）凌晨2点，拿破仑在《莱奥本初步协议》（Preliminaries of Leoben）上签字，不过官方称签署日是18日。巴黎没派全权代表与奥地利谈判签约，和谈全由拿破仑经手，他与督政府之间原本彼此制衡，此事是权力天平已倾向他的重要证明。这个协议只是先行协定，直到10月，法奥才在坎波福米奥（Campo Formio）签署全面和约的终稿，但谈判人还是拿破仑。《莱奥本初步协议》规定：奥地利割让米兰公国、摩德纳公国与奥属尼德兰给法国，认可法国“宪法划定的疆界”（法国主张把国土推进至莱茵河）；法国认同弗朗茨的帝国其余领土的完整性。秘密条款迫使奥地利将奥廖河（the Oglio）以西的全部意大利领土交给奇斯帕达纳共和国，但作为补偿，达尔马提亚（Dalmatia）、伊斯特拉半岛（Istria）以及奥廖河以东的威尼斯本土归奥地利，奥廖河以西的威尼斯本土亦归法国。拿破仑完全认为，条约签

署前他就可以处置威尼斯领土。

双方同意日后再议莱茵河左岸归属，法国也尊重奥地利的领土主权完整，表面看来，奥地利在莱奥本占到便宜。拿破仑为协定辩护，他告诉督政府，博洛尼亚、费拉拉和罗马涅“永远是我们的”，因为法国在米兰建立的姐妹共和国正统治它们。他举了个不太有说服力的理由：“把威尼斯让给奥地利，皇帝……就不得不友待我们。”在这封信里，他坦然地告诉督政府，当局的意大利战略从头错到尾。“如果我坚持去都灵，我就过不了波河；如果我坚持去罗马，我就丢了米兰；如果我坚持去维也纳，共和国也许就亡了。我采用的计划才能真正击垮皇帝。”拿破仑接下来的话听来必定虚伪，叫人难以相信。“至于我本人……指挥战事时，我总认为自己无足轻重。进抵维也纳时，我摘取的荣誉已超快乐所需。”[8]他请求获准回家，并承诺道：“我的平民生活将如军事生涯般单纯。”他一定把自己想象成了古代英雄卢修斯·昆克蒂乌斯·辛辛纳图斯，此人在拯救罗马共和国后返回农场躬耕。因为这是份半公开报告，《箴言报》会刊登其中的非涉密段落，所以他写这几行文字的动机大概既是取悦公众，也是启发他称之为“流氓律师”的督政们。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批准了《莱奥本初步协议》。督政曾投票表决，结果四人赞成，仅让-弗朗索瓦·勒贝尔反对，他认为协议条款对奥地利来说太严苛了。

在和谈中，摩德纳公爵试图用400万法郎贿赂拿破仑，以求保住爵位。布列纳的话并非全然不可靠，根据他的说法，加洛、奥军将领默费尔特伯爵这两位奥地利谈判代表甚至提出封拿破仑为德意志诸侯，他回答：“我谢过皇帝，但我只接受法国赐予我的伟大。”[9]当时，奥地利似乎挺满意《莱奥本初步协议》的条款，加洛只提了句微不足道的抱怨：“条约应该抄在羊皮纸上，封印也要再大些。”拿破仑及时迁就了他。[10]

4月20日，法国海军上校洛吉耶（Laugier）在威尼斯的利多（Lido）弹药库附近违规停船，威尼斯人开火，杀死了洛吉耶。对拿破仑来说，威尼斯算是直接送上门来。他迟早要制裁威尼斯，此事更令他师出有名。他要求威尼斯驱逐英国大使与支持波旁王朝的法国流亡者、交出所有英国货物、“捐赠”2000万法郎，并逮捕“暗杀”洛吉耶的凶手（包括某位出身贵族的威尼斯海军将领）。总督承诺为维罗纳屠杀赔罪，但拿破仑不为所动，他说对方的使臣“身上滴着法国人的血”，转而强令总督放弃本土。为了让《莱奥本初步协议》秘密条款生效，他需要控制威尼斯本土。与此同时，他鼓励布雷西亚与贝加莫（Bergamo）反叛，到了5月3日时他对威尼斯宣战。拿破仑惩罚了维罗纳屠杀，他从该城征收17万西昆（sequin，约等于170万法郎），没收市营当铺中所有价值超过50法郎之物。一些人被绞死，另一些人则被流放至南美的法属圭亚那（Guiana），那里有革命政府打发去的它不想见的人。教堂善款、画作、植物藏品乃至“城市和私人的海贝”被征收。[11]

与威尼斯开战才过十天，拿破仑就煽动城中政变。他通过法国公使馆秘书约瑟夫·维尔塔（Joseph Villetard）威胁报复，进而削弱了当地寡头政权。威尼斯已经独立了1200年，总督和议员的先祖也曾在海湾阻挡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如今他们温顺地放弃掌权。总督等人也曾设法行贿，想给拿破仑700万法郎，他回答：“法国因背叛而流血，就算你们给我秘鲁的财富，就算你们的领土铺满黄金，罪孽也不能赎清，圣马克（St Mark）狮[12]必须去舔灰。”[13]5月16日，路易·巴拉盖·迪利耶（Louis Baraguey d’Hilliers）将军率5000名法军士兵进入威尼斯，他们号称“解放者”。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外的四尊铜马可能原是罗马图拉真拱门饰物，如今它们被搬去了卢浮宫，直到1815年时才迁回。

拿破仑与威尼斯城中新上台的亲法傀儡政府缔结条约：威尼斯为法国海军提供3艘战舰、2艘巡航舰，“捐赠”1500万法郎，交纳20幅画作、500份手稿，并且割让大陆本土，任法国将它分给奇斯帕达纳共和国与

奥地利。威尼斯换来的则是法国的“友谊永存”宣言。以上事务皆与督政府无涉。1796年战局伊始时，拿破仑与撒丁停火都得经萨利切蒂批准，此人名义上是督政府特派员（虽说他对拿破仑有好感）。从那以后，拿破仑就自作主张，同罗马、那不勒斯、奥地利签订了三份重要和约，现在他又和威尼斯签了第四份。

拿破仑还要签第五份。5月23日，热那亚总督及议员的武装与亲法的雅各宾民主派在当地街头爆发冲突，政府取胜。一些曝光后的文件显示，萨利切蒂与费普曾煽动这次拙劣的暴动。热那亚民主派过早生事，惹得拿破仑大怒，但他借口法国人遇害，派副官拉瓦莱特劝降热那亚政府。像威尼斯政府一样，热那亚当局很快投降。拿破仑又一次不等督政府指示就行动[14]，为新生的利古里亚共和国（Ligurian Republic）起草宪法。这份宪法以1795年法国宪法为基，设立两院制立法机关，其中一院有150人，另一院有300人。宪法也规定信仰自由、平等民权与地方自治权措施，其原则既未彰显他早年时秉持的纯粹雅各宾主义，也不像某些同时代人所说的，体现了科西嘉人对热那亚的复仇精神。事实上，拿破仑谴责民主派拆毁热那亚大英雄安德烈亚·多里亚的雕像。他写道，多里亚是“伟大的航海家、政治家。在他的时代，贵族政权就是自由。全欧洲都嫉妒你们的城市有幸降生此等大人物。我毫不怀疑你们会尽心竭力再为他塑像，我恳求你们让我承担一定费用”。[15]

1797年春，拿破仑常住米兰城外的蒙贝洛宫（palazzo of Mombello），并召米奥·德·梅利托来此议事。梅利托注意到了拿破仑在蒙贝洛的日常大排场。他先让母亲、约瑟夫、路易、波利娜与舅舅费施住进来，又陆续安排其他家人入住，不仅如此，他还开始采用准宫廷礼仪。他的桌旁不再是副官，而是意大利贵族。波旁家族曾在凡尔赛公开宴乐，拿破仑也当众设宴，他还暴露了非常不符合共和作风的爱好——喜好谄媚者。他说自己为这些事花费了30万法郎，但布列纳声称开销超过300万，这相当于整个意大利军团一个月的饷银。不管是30万还是300

万，此事都说明，除了麾下将军们，拿破仑自己也劫掠意大利。[16]

米奥回忆录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女婿弗莱施曼将军执笔，此书称，1797年6月1日，拿破仑携米奥去蒙贝洛宫花园散步，对他说：“你认为我在意大利打胜仗只是为了填满律师督政的口袋？只是想讨好卡诺和巴拉斯？什么念头！……我要削弱共和派，但那只是为我自己……亲爱的米奥，就我而言，我已尝过权力滋味，不会就此撒手。”据米奥记载，拿破仑接着评价法国人：“给他们小玩意儿就够了，只要你能巧妙掩藏目的地，他们会高兴地听你使唤。”[17]很多历史学家仅看到这段话的表面，但这番可疑的言论全是谎言。当时，拿破仑若有削弱法国共和主义的野心，那他堪称叛徒，但他也无从知晓米奥·德·梅利托有多忠诚。像他那样的圆滑政客会随随便便对米奥这种公职人员脱口说出自己有多大抱负吗？而且数十年后，米奥还能记得这么清楚？[18]

拿破仑的很多家人都住在蒙贝洛宫，待在他的眼皮底下。从此以后，他不断干涉兄弟姐妹的感情生活。1797年5月5日，20岁的埃莉萨嫁给科西嘉贵族费利切·巴乔基（Felice Baciocchi）上尉。事后，巴乔基迅速晋升军职，最后成了元老院议员和卢卡亲王，他也明智地忽视了埃莉萨的多次出轨。类似地，拿破仑鼓励并促成波利娜的婚事。次月，即6月14日，17岁的波利娜嫁给了25岁的夏尔·勒克莱尔（Charles Leclerc）将军。土伦会战中，拿破仑曾和勒克莱尔并肩作战，后者也参加过卡斯蒂廖内之战与里沃利会战。波利娜当时另有所爱，而母亲莱蒂齐娅认为那个男人不适合她。拿破仑知道妹妹心有所属，但他仍支持这桩婚事。他还鼓励骑兵缪拉追求另一个妹妹卡罗琳，1800年1月他们成了婚。

巴黎督政府岌岌可危。1797年，鞋价比1790年时贵40倍，纸币指券（assignat）[19]交易价值只有其面值的1%，由于通胀水平失控，政局陷入动荡状态。[20]5月26日，保王党赢得选举，君主立宪党人巴泰勒米（Barthélemy）侯爵就任督政，这显然说明原政府不得人心。现任五督

政为巴拉斯、卡诺、让-弗朗索瓦·勒贝尔与路易·德·拉雷韦利埃-莱波这两位律师以及巴泰勒米，前四人是弑君者，不过卡诺现在紧随更推崇自由主义的不保王稳健派。拿破仑曾在葡月暴动中力挽狂澜，拯救共和国，他可不想最后只见到保王党取代共和派，遂派拉瓦莱特去巴黎捕捉政治动向。拉瓦莱特察觉有人暗谋迎回波旁，前布列讷军事教员、荷兰征服者夏尔·皮舍格吕也是同党。他还发现极左派亦有密谋，其中一桩后来曝光，5月下旬，记者、煽动者弗朗索瓦-诺埃尔·巴伯夫（François-Noël Babeuf）因此被斩首。巴伯夫的思想本质上是共产主义（尽管当时尚无这一术语或概念）。

拿破仑特别在意立法院对其行动的反对意见。稳健派代表、前吉伦特党人约瑟夫·迪莫拉尔（Joseph Dumolard）发表讲话，抱怨道：威尼斯所受待遇不公；拿破仑签约时瞒着立法院；“法国”（迪莫拉尔指的是拿破仑）干涉主权国内政，违反国际法。拿破仑激烈地回应。“无知饶舌的律师问我们干吗占领威尼斯，”他告诉督政府，“但我代表8万将士警告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律师懦夫与混账贱嘴斩杀战士的时代了，你们要是帮助他们，意大利军团就进军克利希（Clichy），等着大难临头吧！”[21]克利希既指克利希街（rue de Clichy）保王党俱乐部，也指可容军队入城的巴黎城门。

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当天，拿破仑在军中发布宣言，警告国内反对派：“保王党一露马脚就不复存在。”他承诺道：“坚决迎战共和国与宪法之敌！”[22]五天后，他在米兰举办盛大庆典，此举旨在告诉法国，比起莱茵军团的绅士们（messieurs），意大利军团是更可靠的共和派。两军团彼此仇视，以至于1797年年初贝纳多特师从德意志调来意大利时，他的军官与意大利军团军官械斗，而拿破仑授予贝纳多特携里沃利会战中缴获的军旗赴巴黎的荣誉时，有人认为这是赶他走的花招。贝纳多特野心勃勃、自作主张，拿破仑与他的关系向来复杂。次年，贝纳多特迎娶拿破仑的前未婚妻德西蕾·克拉里，两人之间又平添甚多纠结。

1797年7月7日，拿破仑为新生的内高卢（意为阿尔卑斯山脉边）共和国（Cisalpine Republic，又译奇萨尔皮尼共和国）颁布宪法。内高卢共和国以米兰为首都，包括科莫（Como）、贝加莫、克雷莫纳、洛迪、帕维亚、瓦雷泽（Varese）、莱科（Lecco）与雷焦。意大利人踊跃参加共和国军队，可见比起奇斯帕达纳共和国，内高卢共和国推动意大利在民族统一与觉醒道路上迈出了更大一步。[23]统一的意大利亲法政权辖域阔大，一直延伸到伦巴第平原之外。拿破仑明白，有这样的意大利相助，他既能防备奥地利复仇，也可在必要时进攻施泰尔马克、克恩滕（Kärnten）和维也纳。他指导四个委员会以法国宪法为蓝本起草内高卢共和国宪法。然而，因为奇斯帕达纳共和国首次选举时有大量教士当选，这回拿破仑亲自任命了5名督政与全体立法委员（共180人），并指定塞尔贝洛尼公爵出任首届政府主席。

7月中旬，巴黎形势危急。当局想威慑反对党，遂任命共和派将领奥什为战争部长，但奥什未到而立之年，宪法又规定官员年龄不得小于30岁（督政除外，其年龄下限是40岁），立法院议员便指控奥什违宪，结果他上任五天就被迫下野。27岁的拿破仑注意到了此事。7月15日，迪莫拉尔竟然向立法院提交批判他的议案，他便夸张地告诉督政府："我看克利希俱乐部想踩着我的尸体毁灭共和国。"[24]1795年8月的《共和三年宪法》分割了权力，意味着督政府不能解散立法院，立法院也不能强行干涉督政府。二者之上再无裁决机构，巴黎政坛陷入僵局。

7月17日，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首任外交部长，日后他会四任此职。塔列朗精明懒散、狡诈多智、饱经世故、腿脚不便、沉溺酒色，其先祖是公元9世纪的昂古莱姆与佩里戈尔采邑伯爵。塔列朗原是欧坦主教（但他从没去过那个主教辖区），1791年被逐出教会。塔列朗曾协助促成《人权宣言》和《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1792～1796年，他被迫去英格兰和美国流放。在指导原则上，他说自己喜欢英国宪法，但他绝不会为贯彻任何原则而损害自己的事业和利益。多年来，拿破仑似乎心

怀对塔列朗的无限仰慕之情，他经常给此人寄去亲密信件，称其为“欧洲言谈之王”（the King of European Conversation）。然而，拿破仑暮年时已彻底看清塔列朗：“他很少提建议，却让别人说……我再没见过像他那样毫不关心正误的人。”[25]时机一到，塔列朗就背叛所有人，拿破仑也不例外，他用非常私人的方式处理此事。拿破仑日后说：“没有降下天罚的上帝。”塔列朗大概是在自家床上寿终正寝的，这证明此言不假。[26]

不过，此时两人尚未结怨。1797年7月，外交部长塔列朗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拿破仑写信，他油嘴滑舌，想与对方结好。塔列朗写道：“光波拿巴的名字就能抚平我的所有困扰。”[27]拿破仑的回信同样热情洋溢，读来令人尴尬。“也许亚历山大的胜果不过是鼓舞雅典人，”他回复道，“其他领袖才是社会砥柱，比如你。我深入钻研大革命，岂会不知它欠你多少。你的牺牲应有回报，我一掌权就报答你。”[28]奉承彼此的字句中蕴藏着政治同盟的潜在前景。

巴拉斯组织整肃法国政府与立法机关，驱逐保王党与稳健派。拿破仑也认为保王党和稳健派危害共和国，7月下旬时他决定支持巴拉斯。27日，他派坚定的共和党人奥热罗（事实上，他是新雅各宾分子）去巴黎。拿破仑警告拉瓦莱特注意奥热罗的野心：“不要被他控制。他是党派主义者，曾在军中制造混乱。”[29]不过拿破仑也承认，此时奥热罗是去巴黎的合适人选。他告诉督政府，奥热罗“因私事”回巴黎，但总的来说，真相更具戏剧性。[30]皮舍格吕就任下院五百人院议长，另一位地下保王党人巴尔贝-马尔布瓦侯爵担任上院元老院议长，莫罗几乎懒得让莱茵军团庆祝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巴拉斯现在便需要拿破仑的政治支持、军事力量和经济援助。据说拉瓦莱特携300万法郎去巴黎，趁正在筹划的政变爆发前花钱买得影响力，如果布列纳的话可信，这笔钱是拿破仑的全部净资产。[31]

1797年9月4日（共和历果月十八日）清晨，果月政变（Fructidor coup）爆发，大获成功。法律禁止军队不经立法院允许便接近首都，但奥热罗照样占领了巴黎战略要地。他在议会所在地杜伊勒里宫布下士兵，逮捕了86位议员与多名编辑，并把他们押至圣殿塔监狱。这些人中，巴泰勒米、皮舍格吕、巴尔贝-马尔布瓦等很多人随后被逐至4400英里之外的流放地圭亚那。卡诺逃脱抓捕，成功来到德意志。可想而知，迪莫拉尔亦被捕，不过他没去南美流放，而是去了法国的大西洋海岸线附近的奥莱龙岛（Île d’Oléron）。然后，立法院剩余议员在支持保王党的49个省取消了将要开始的选举，并立法反对被指名的教士，以及虽回国但未被宽恕的流亡者。卡诺和巴泰勒米被赶走后，可靠的共和党人菲利普·梅兰·德·杜艾（Philippe Merlin de Douai）和弗朗索瓦·德·纳沙托（François de Neufchâteau）接任督政。督政府再度激进化，动用额外权力关闭报社与政治俱乐部（如克利希），现在它变得像恐怖时代的老公共安全委员会一样强势。至少眼下，意大利军团拯救了督政府。米奥认为，拿破仑支持果月肃清，“保证了政变成功”。[32]督政府也整顿军官队伍，开除了38名被怀疑是地下保王党人的将军，其中有拿破仑的前对手、阿尔卑斯军团司令克勒曼将军。

布列纳称，拿破仑得知政变结果后“喜气洋洋”。[33]卡诺是果月政变最重要的牺牲品之一，但他似乎并不因此记恨拿破仑。1799年，卡诺在流亡途中发表自我辩护词：1796年巴拉斯没有提议让拿破仑去意大利任职，提名他的人其实是卡诺；1797年巴拉斯已经敌视拿破仑，于是“用下流诽谤之辞讥讽波拿巴必然珍爱的人（约瑟芬）”。[34]卡诺声称，巴拉斯、勒贝尔与拉雷韦利埃“一直痛恨波拿巴，非毁灭他不可”，“《莱奥本先行协议》签订后”，他们私下“惊呼反对协议”。[35]拿破仑显然相信这些话，因为他掌权后即将卡诺召回战争部。

果月十七日（即9月3日）晚，拉瓦莱特和巴拉斯在一起。拿破仑自己不想摆出一副搞阴谋的样子，政变当天，他仍在意大利帕塞里亚诺

（Passeriano）议和，但拉瓦莱特一回来，他就要对方复述事件，“描述每一位主演的犹豫不决、激情发作和几乎每个手势”。[36]巴黎也召回卡诺的宠儿克拉克，仅剩拿破仑全权代表法国参与坎波福米奥议和。

拿破仑与奥地利全权代表路德维希·冯·科本茨尔（Ludwig von Cobenzl）伯爵交谈时常感恼火。9月12日，他告诉塔列朗，“愚蠢又赖账的维也纳宫廷看来难以理喻”，还说和谈“就是个笑话”。果月政变后，督政府不再过问一些议程，比如让威尼斯加入内高卢共和国（他反对）、用德意志土地补偿奥地利损失的意大利领地（他支持）。[37]奥地利发现波旁王朝眼下无望复辟，所以和谈再无其他阻碍。9月26日，拿破仑要求督政府批准他与皮埃蒙特-撒丁的和约。根据条约，撒丁需派1万人加入法军，他还预言道，六个月之内卡洛·艾曼努尔四世就会下台。他对塔列朗说：“若巨人拥抱侏儒，紧紧搂着他，闷死了他，也不能就此指控巨人犯罪。”[38][39]

这一时期，拿破仑常常写信假称抱病，“我几乎跨不上马背，需要休息两年”。他的信再一次充斥着辞职威胁，理由是政府不够喜爱他。9月17日，奥什因肺结核去世，“党派主义者”奥热罗接替他就任莱茵军团司令，此后拿破仑的恐吓变本加厉。他还不断抱怨难同科本茨尔议和。[40]在与科本茨尔坦率交谈伊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es）的未来时，拿破仑往地上砸了一尊漂亮的古董瓷器（奥地利的说法），抑或一套廉价茶具（波拿巴分子的说法），他砸的也可能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等君主赐给科本茨尔的珍贵的陶瓷茶杯”（二十年后他自己的说法）。[41]装腔作势是他的谈判技巧，他常常装样子给人看。不管砸碎的是什么，科本茨尔依然冷静，仅仅向维也纳报告道：“他表现得像个傻瓜。”[42]拿破仑的一位私人秘书记录他生气时的样子：

> 一旦被强烈的激情刺激，他的脸色就变得……可怕……他眼睛喷火，鼻孔因内心剧烈斗争扩张……他似乎能随意控制这些情绪爆发。顺便说一句，随着时间流逝，他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他的头脑始终冷静……心情好时，或急着取悦他人时，他就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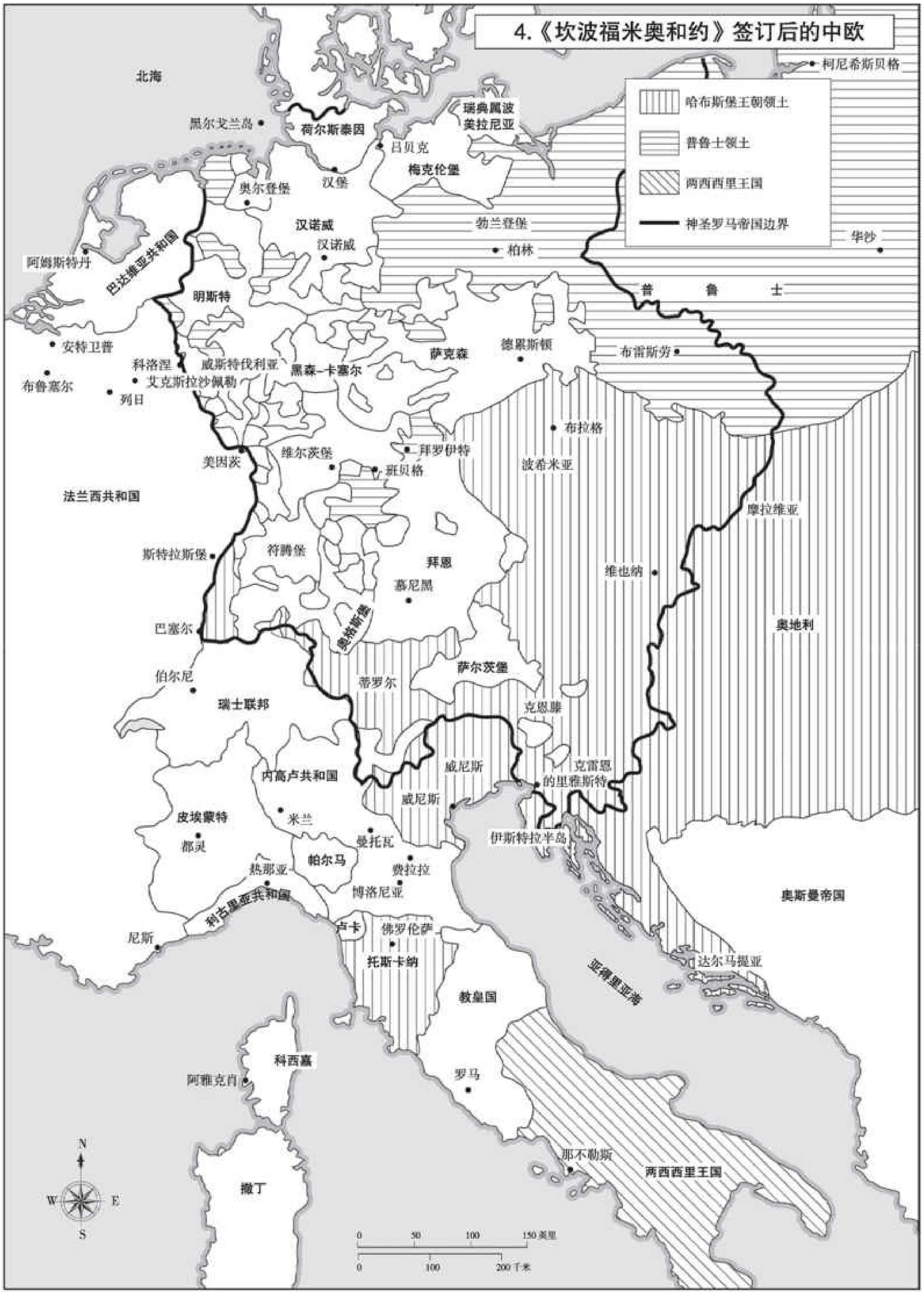
出温和亲切的表情，脸上也绽放着非常美丽的微笑。[43]

10月7日，拿破仑给塔列朗写了一封长信，又向对方述说科本茨尔的顽固执拗。他开诚布公，质疑意大利战局的长远价值，称意大利“这个国家孱弱迷信，是潘塔洛内[44]又是懦夫”，不足以创造伟绩，当然“不值4万法国人为之捐躯”。[45]他补充道，整个战局中，意大利人没帮他，内高卢共和国军队也只有2000人。“这才是历史，”他写道，“但流传下来的尽是虚构传奇，宣言、出版的论著等物把它们写得那么美好。”拿破仑致塔列朗的信思想丰富，短短几周时间，他们的书信联系竟变得如此密切。“我写的全是心里话，”他对自己的新盟友兼知己说，“这是我能给你的最高敬意。”[46]

1797年10月13日破晓时分，布列纳走进拿破仑的卧室，告诉他山上满是雪。于是他从床上一跃而起（至少布列纳这么说），大叫：“什么！才10月中旬！什么鬼地方！好吧，我们必须讲和。”他立刻推测大雪很快会封路，所以莱茵军团不能支援他了。[47]坎波福米奥村位于帕萨里亚诺（Passariano）的拿破仑司令部和乌迪内（Udine）的科本茨尔总部正中间，10月17日（周二）午夜，双方在此签约。条约规定：奥地利割让比利时（奥属尼德兰）与莱茵河西岸给法国；威尼斯的伊奥尼亚群岛归法国；伊斯特拉半岛、弗留利（Friuli）、达尔马提亚、威尼斯本身、阿迪杰河与波河下游归奥地利；奥地利承认利古里亚共和国与内高卢共和国，而内高卢共和国将与奇斯帕达纳共和国合并；法奥结成“最惠国”关税同盟；摩德纳公爵失去他的意大利封地，但奥地利用莱茵河以东的布赖斯高（Breisgau）公国补偿他。11月将召开拉施塔特（Rastatt）会议，届时双方会规划神圣罗马帝国的未来、探讨如何补偿封地被征收的莱茵亲王们，并且分别在莱芒湖（Lake Léman）岸边的日内瓦周围和瑞士建立莱芒共和国（Lemanic Republic）、海尔维第共和国（Helvetian Republic）。

次日，拿破仑致信塔列朗称，“我相信一定有人狠批我刚签订的条约”，但他辩称，想争取更好的条件就只能再战，征服“两到三个其他奥地利省份。可能吗？可能。很可能吗？不大可能”。[48]他派贝尔蒂埃与蒙日携条约去巴黎，叫他俩对首都人士详解其优点。两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公众也热盼和平，于是督政们迅速批准了条约，但他们私下抱怨对威尼斯的态度显得共和派不够团结。据说被问及有关威尼斯的条款时，拿破仑解释道：“我在玩21点（vingt-et-un，又叫黑杰克），玩到20点时停手。”[49]《坎波福米奥条约》结束了法奥之间长达五年的战争，签约当日，拿破仑还致信内高卢共和国内政部长，讨论在意大利全体音乐家中举办谱曲比赛，从而纪念过世的奥什将军。[50]

拿破仑一边对塔列朗称赞《坎波福米奥条约》，一边细思下一阶段法国的要务。“我国政府必须消灭英国国教政权，否则会被那帮居心不良、野心勃勃的岛民腐化，坐等灭亡。眼下时机大好。我们在海军方面集中力量，消灭英国。英国亡则欧洲臣服。”[51]塔列朗替拿破仑积极走动，才过九天，督政府就任命他指挥一支新军——英格兰军团。拿破仑立刻开工，他提议从奥什子女处取走奥什的英国地图，重新勘察敦刻尔克（Dunkirk）与勒阿弗尔（Le Havre）之间的所有港口，还下令建造大量运兵炮舰。[52]11月13日，他派自己的炮兵专家、安托万·安德烈奥西（Antoine Andréossy）上校去巴黎“铸造口径与英国加农炮等长的大炮，这样的话，我们到英国后能使用他们的加农炮炮弹”。[53]



4.《坎波福米奥和约》签订后的中欧

与此同时，拿破仑确保意大利军团的英雄为人认可，他给政府送去名单，上列100名战场勇士，他们将受赏别人梦寐以求的金制荣誉马刀。这些英雄包括：第85战列步兵半旅中尉茹贝尔（Joubert），里沃利之战中他率30人俘虏了1500名奥军；第39战列步兵半旅鼓手长西科（Sicaud），卡利亚诺之战中，他独自抓获40名俘虏；第27轻步兵半旅上校迪帕（Dupas），他“是洛迪之战中最早冲上桥的人之一”；第32战列步兵半旅掷弹兵卡布罗尔（Cabrol），他冒着敌军炮火攀上洛迪城墙，打开城门。[54]拿破仑还给巴黎送去一面锦旗，旗上列有他口中的此场战事中的俘虏人数（15万）、缴获的军旗数（170）与大炮数（600）、俘获的战舰数（9）、签署的和约数、“解放”的城市数、其作品被送去巴黎的艺术家人数，这些人包括米开朗琪罗、提香、韦罗内塞、柯勒乔、拉斐尔和列奥纳多·达·芬奇。[55]

11月，拿破仑让妹夫勒克莱尔掌管意大利军团，自己则去参加拉施塔特会议。他从米兰启程，途经都灵、尚贝里（Chambéry）、日内瓦、伯尔尼（Bern）与巴塞尔（Basle）等地，一路上民众向他欢呼。布列纳回忆道，伯尔尼某夜，他和拿破仑经过两列马车中间，只见车里“灯火通明，佳丽满座，她们都高呼：‘波拿巴万岁！平定者万岁！’”[56]拿破仑乘坐八匹马拉拽的马车进入拉施塔特，30名骠骑兵护卫他的座驾，一般只有在位君王才能享此待遇。他明白盛典对公众想象力的影响，希望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获得欧洲旧王朝君主享有的视觉冲击力。

11月30日，法奥两国在拉施塔特正式批准《坎波福米奥条约》。奥地利被迫放弃首要的莱茵要塞美因茨、菲利普斯堡（Philippsburg）与凯尔（Kehl），撤离乌尔姆（Ulm）和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并让军队退至莱希河（the Lech）以远。当时有1600万德意志人不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定居，神圣罗马帝国的辉煌时代曾让他们凝为一体，但那已是遥远的历史。拿破仑想让法国积极争取这些德意志人的支持。（有一

次，他更粗俗地说，神圣罗马帝国是个“老妓女，早就谁都嫖过了”。[57]）《坎波福米奥条约》将数位德意志亲王的封地划给法国，拿破仑想补偿他们，他扮演中等大小的德意志国家的保护人，助它们对付奥地利与普鲁士的企图。早在5月27日，他致信督政府时就预言到：“如果德意志的概念不存在，我们就得创造它为己谋利。”[58]

拿破仑发起的和谈一直持续到1799年4月。谈判期间，瑞典国王（此人在德意志有领土）厚颜无耻，竟派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前情夫阿克塞尔·冯·费尔森（Axel von Fersen）男爵做代表，这让他有绝好的机会故意制造外交失礼事件。拿破仑对塔列朗调侃费尔森道：“他来见我时就像牛眼窗（Oeil-de-Boeuf，指代路易十四在凡尔赛的私人寓所房间）里的官妓一样自鸣得意。”[59]拿破仑告诉费尔森，他其实“遭全体法国公民唾弃”，他“出名只是因为喜欢上一个活该倒台的法国政府，还为重建它白忙活”。[60]据拿破仑回忆，费尔森“答道，他的陛下会考虑我的话，然后他离去。我自然照惯常礼节送他到门口”。[61]费尔森被召回了。

1797年12月2日，拿破仑从拉施塔特启程回巴黎。途中，他仅在南锡（Nancy）稍事逗留，作为贵宾赴共济会当地分会的宴席。（共济会员常常支持他的近代化改革，特别是在意大利。）5日下午5点，他身着便装，乘简朴马车进入巴黎，同行者仅有贝尔蒂埃与让-艾蒂安·尚皮奥内（Jean-Étienne Championnet）将军。“将军计划悄悄返程，”一名当时的人士回忆道，“最次也要悄悄进入巴黎，他安静地依计而行。”[62]拿破仑太年轻了，不能当督政，于是故意在巴黎保持低调，以免触怒督政府，不过他归来之事一传出去就轰动了首都。约瑟芬之女奥尔唐斯回忆道，“每天都得拦下大群各阶层人士，他们等不及了，抢着要看意大利征服者”。[63]拿破仑和约瑟芬租住的房子位于尚特雷纳街（rue Chantereine）6号（尚特雷纳意指歌唱的青蛙，因为其附近曾有湿地）。为了表彰他，尚特雷纳街便改称胜利街（rue de la

Victoire）。[64]后来，拿破仑花52400法郎[65]买下了房子，但两人尚且只是租客时，约瑟芬就用庞贝壁画、镜子、丘比特像、粉玫瑰、白天鹅等物装饰屋子，装修费多达30万法郎，此事或可反映她的病态奢侈严重到了何等地步。[66]

多年后，拿破仑回忆道，人生中的那段巴黎岁月危机四伏，重要原因之一是士兵当街大叫“他应该称王！我们必须立他为王！”。当时很多人（误）认为奥什死于毒杀，拿破仑也害怕因此而落得同样下场。[67]于是乎，正如一位支持者的记载，“他避开公共活动，很少当众露面，只亲近少数将军、科学家与外交官”。[68]他也认为人们马上就会忘记他的胜利，说：“巴黎人是健忘之辈。”[69]

外交部位于巴克街（rue du Bac）上的加利费公馆（Hôtel Galifet），12月6日上午11点，塔列朗在此会见拿破仑。两人抓住对方长谈一番，对眼前之人感到满意。当晚，五督政私下设宴款待拿破仑，巴拉斯和拉雷韦利埃热情待人（也许是虚伪之举），勒贝尔不失礼数，但另外两人态度冷淡。[70]12月10日（周日）午夜，政府全员在卢森堡宫（Luxembourg Palace）举办盛大的官方庆典欢迎拿破仑，只见大宫殿屋顶旗帜飘扬，宫中特地搭起圆形场地，其上突显象征自由、平等与和平的雕像。拿破仑始终谦虚客套。巴黎某位英国居民注意到，“穿过街上人海时，他缩进马车里面……我见他拒绝了给他预留的主位（chief of Sate），而且似乎想逃开潮水般的普遍掌声”。[71]另一个当时人士评论道：“督政冷冷地表彰他，群众却欢呼，这形成鲜明对比。”

拿破仑既置身聚光灯下，又让别人觉得自己谦恭低调、想悄悄离席，这是最精湛的政治手腕之一，而他玩得纯熟。一位在场人士回忆道，“当时巴黎最高贵最杰出的人都来了”，如督政、立法院上下两院议员与他们的妻子。另一名目击者称，拿破仑入场时，“所有人起立致敬（即脱帽），窗边挤满妙龄靓女。典礼的确盛大，可氛围冷淡如冰。人

们似乎只想来看他一眼，与其说他们聚在一起是因为高兴，倒不如说是好奇心使然”。[72]

塔列朗介绍拿破仑，大肆奉承他。拿破仑回话，称颂《坎波福米奥条约》，褒扬士兵“为光荣的《共和三年宪法》”热情奋战。然后，他述说自己的信念：“若有最实用的法律来保障法国人的幸福，欧洲就自由了。”[73]正式场合中督政皆着长袍，巴拉斯也不例外。他恭维拿破仑一番，“自然殚精竭虑才造出波拿巴”，把对方比作苏格拉底、庞培和恺撒。然后，他提到已经把法国海军彻底赶出全球大洋的英国，“抓住骚扰大海的悍匪，拴住横行大洋的暴徒，叫伦敦恶棍尝尝迟到已久的惩罚”。[74]语毕，巴拉斯等督政拥抱拿破仑。布列纳总结道：“这幕多情喜剧的演员都发挥得淋漓尽致。”[75]他的讽刺语气情有可原。

圣诞日，拿破仑接替流亡的卡洛，当选法国当时最顶尖的（今亦然）学术团体法兰西学院（Institut de France）院士，这回他开心多了。学院共有312人，在拉普拉斯、贝托莱和蒙日的帮助下，他获305票，票数排二三位的候选人仅分别获166票和123票。此后，拿破仑经常穿着上绣橄榄绿枝与金枝的深蓝色院士服，不时出席院内科学会议，签名时也按序自称“法兰西学院院士、英格兰军团司令”。当选后次日，拿破仑写信答谢学院院长阿尔芒-加斯东·加缪（Armand-Gaston Camus）：“从未知中发掘的知识才是取之无愧的真正战利品。”[76]他出示这些学识证明不止是为了折服法国民众。他说：“我很清楚，全军将士相信我不单单是军人后只会更尊敬我。”[77]

拿破仑在学院的提名人和支持者肯定认为招纳当今一流的将领是予人方便，但拿破仑不仅仅是一员智将，他也是名副其实的学者。他饱读多本最艰深的西方经典，并为其做注；他是鉴赏家与评论家，甚至略通传奇悲剧理论与乐理；他捍卫科学，结交天文学家；他喜欢和主教、红衣主谢赫谈神学；他不管去哪都带上收藏丰富的流动图书馆，里面的书

都翻了很多遍。歌德赞赏他对维特的自杀动机的看法，柏辽兹欣赏他的音乐知识水平。拿破仑日后建立埃及学院（Institut d’Égypte），院内聘有当时最伟大的法国学者（savant）。19世纪，欧洲有很多杰出学者与创意人士崇拜他，如歌德、拜伦、贝多芬（至少开始时如此）、卡莱尔（Carlyle）、黑格尔。他还在最深厚的历史基础上建立法兰西帝国大学。[78]拿破仑配得上他那件绣花外套。

处决路易十六纪念日（1月21日）当天，督政府举办了已经过气的周年庆，并让拿破仑扮演主角，当时他的表现颇为圆滑。他不穿军装，只着院士服。他也没有紧挨督政们坐下，而是在第三排就座。

1798年1月3日，塔列朗举办招待会为拿破仑庆祝。宴会上，他暴露了自己不擅长同异性交往。约瑟芬之女奥尔唐斯日后回忆，知名聪慧女性热尔梅娜·德·斯塔埃尔（Germaine de Staël）夫人“一直尾随将军，他烦得难掩怒容，也许他发作了”。[79]斯塔埃尔夫人之父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是富可敌国的银行家、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她本人也是巴黎沙龙界（salonnière）的领军人物，当时她把拿破仑当英雄崇拜。就因为拉瓦莱特是拿破仑的副官，果月肃清之后的某次宴会上，她非要等拉瓦莱特离席才走。塔列朗举办的筵席上，斯塔埃尔夫人问拿破仑：“你觉得什么样的女人最优秀？”她显然盼他夸自己几句智名远扬、文采斐然，但他回答：“生小孩最多的。”[80]面对近乎暗恋自己的女子，他的随口之言的确奏效（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有先见之明，因为下个世纪中，低生育率一直困扰法国），但此事充分表明了他对女性的根本态度。

拿破仑把思绪转向入侵英国的行动。他同反抗组织爱尔兰人联合会领袖沃尔夫·托恩（Wolfe Tone）会晤，向其求助。托恩说他不是战士，帮不上大忙，拿破仑打断他：“但你勇敢。”托恩谦逊地承认自己确有勇气。根据此人日后的记录，拿破仑说：“好，那就够了。”[81]2月的两周

中，拿破仑考察了布洛涅（Boulogne）、敦刻尔克、加来（Calais）、奥斯坦德（Ostend）、布鲁塞尔（Brussels）与杜埃（Douai），评估成功入侵的可能性。他咨询水手、引航员、走私商和渔民，有时问到半夜。“太危险了，”他总结道，“我不会尝试。”[82]1798年2月23日，他明确告知督政府：

> 不管怎么努力，数年后我们的海军才可制霸。没有海上霸权就入侵英国的行动堪称史上最冒险、最艰巨的任务……命令需及时贯彻，但考虑到海军当前的组织状态，它似乎做不到这点，果真如此，我们就必须放弃远征英国，止步于守势，并在莱茵河上倾注全部精力与物力，以图夺取英属汉诺威（Hanover）……或者远征东方，威胁英国同印度的贸易。若以上三策皆不可行，我看就只能媾和。[83]

督政府根本不准备求和，它在拿破仑的三个替代方案中选了最后一个。3月5日，督政们全权委托拿破仑筹划并指挥全面的埃及远征，盼着他打击英国在地中海东部的势力和贸易路线。拿破仑去埃及对督政们有利，他可能为法国征服埃及，抑或大败而归，令人满意地声名扫地。对他们来说，两种情况都一样为人所喜闻乐见。波拿巴派支持者、英国上院贵族霍兰（Holland）勋爵说，他们派他去那儿，“既为摆脱他，也为满足他，还为折服并取悦巴黎的……公共舆论界要人”。[84]至于拿破仑，他觉得自己可趁机追随心中最伟大的英雄亚历山大大帝与尤利乌斯·恺撒。“欧洲只是鼹鼠丘，”他高兴地对私人秘书说，“天下盛名都出自亚洲。”[85]

当月的晚些时候，一桩小丑闻浮出水面，导致拿破仑陷入危机，他可能因此被卷入金钱腐败与政治丑闻的旋涡，甚至就此永失在尼罗河畔成名的机会。弗拉沙公司、第戎公司（Compagnie Dijon）等大军事承包商从财政部受领滞后的长期拨款，用这笔钱应付军队的当前需要。此外也有小公司充当承包商，它们经常被指变相克扣纳税人的钱，如篡改发票、不达标运输、供应腐物，甚至指使人偷农民的马。这些小公司大发战争财，博丹公司（Compagnie Bodin）便是其中一例，其经营人乃臭名昭著的路易·博丹（Louis Bodin）。然而，拿破仑从兄长约瑟夫处获

知了一则可怕的消息：除了其他投资者，巴拉斯、伊波利特·夏尔（他已退役，成为全职承包商）、约瑟芬都是博丹的股东。[86]1796年8月，夏尔离开了意大利，但他和约瑟芬仍然保持亲密关系。

巴拉斯、塔列朗等人通过放贷、投机和内幕交易生财没什么，因为公众几乎都认定他们从事肮脏买卖，但换作拿破仑，事情就不同了。正直形象是他最吸引民众的品质之一，一旦他们知晓他的妻子也靠腐败军需供给牟利，它会在一夜之间消散。此外，他在米兰时亲自与弗拉沙公司斗争，还放逐了一名董事，虽说他的初衷确是力争意大利军团利益最大化，如今此事倒更像虚伪行径了。

1798年3月17日，拿破仑和约瑟夫严厉盘问约瑟芬，她颤抖不已、怒火中烧、报复心切，但仍像往常一样撒谎。他们逼问她到底了解博丹多少、是否为他谋取补给合同、伊波利特·夏尔是否与博丹同住圣奥诺雷郊区（Faubourg Saint-Honoré）100号、她是否如流言所说每天都去那儿。[87]事后，约瑟芬立刻给夏尔写了一封惊慌失措的信，此信表明，她不仅否认一切指控，还眷恋夏尔、憎恨波拿巴兄弟，可能想借博丹的投机摆脱婚姻与债务，而且此时的她急于掩盖把柄。“我回答道，他说的我一概不知，如果他想离婚，开口就行。”她告诉自己的情夫，“他完全不必动用此等手段，我则是世上最不幸、最痛苦的女人。是的，我的伊波利特，我只恨他们，但只对你温柔，只爱你……伊波利特，我要自杀。是啊，如果不能专情于你，活下去只是负担，我宁愿死。”[88]

约瑟芬又对夏尔写道：与博丹通气，让他一口咬定根本不认识她，否认借她之力与意大利军团订合同；告诉圣奥诺雷郊区的门卫要坚称没见过博丹；叫博丹别用她为其意大利出差之行写的介绍信。信的结尾则是“一千个如我心般炽热多情的吻”。[89]她随后再次致信夏尔，在信末写道：“只要有你我就开心。告诉我你爱我、你只爱我，那我就是最幸福的女人。从你的纸币里取5万里弗赫（约为125万法郎），让（男仆）布

隆丹（Blondin）捎给我……我全是你的。”[90]

拿破仑正在策划新的埃及战局，所以他有充足的理由逃离巴黎。在那儿，他已渐渐变成腐败、痛心、不忠、阴险的代名词，也许还会招来更大的尴尬。他一直相信自己是高贵的骑士，正如自创短篇中的克利松一般，而督政府和约瑟芬的行为动摇了这一理想形象。是时候再添一倍赌注了。

---

[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495，p.901，April 8，1797

[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514 p.914，April 16，1797

[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514 p.914，April 16，1797，Dubroca，Louis Jean，*Life of Bonaparte*，*First Consul of France* 1802，p.90

[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514 p.916，April 16，1797

[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497 p.905，April 9，1797

[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521 p.923，April 30，1797

[7]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55

[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516 p.917，April 19，1797

[9]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54

[1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587 p.962，May 27，1797

[1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56

[12] 威尼斯共和国国徽上的金色飞狮。——译者注

[13]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54

[14] 拿破仑不能完全把督政府晾在一边。6月，庇护六世中风，他便请督政府“积极指导必要的应对措施，以防教皇去世。我该拥立一位新教皇吗？”CG1 no.1725，p.1030。庇护六世后来病愈，又多活了两年。

[1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587 p.962，May 27，1797

[16]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64

[17]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94

[18]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p.94-5，Markham，Felix，*Napoleon* 1963，p.63，McLynn，Frank，*Napoleon* 1997，p.153，Schom，Alan，*Napoleon Bonaparte* 1997，p.65，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60，eds. 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p.1

[19] 1789～1797年法国以国家财产为担保发行的证券，后来成为通货。——译者注

[20]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19

[2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68

[2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785 p.1058，July 15，1797

[23] Schneid，Frederick C.，*Soldiers of Napoleon's Kingdom of Italy* 1995，p.3

[2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785 p.1058，July 15，1797

[25] *TLS* 8/8/1971 p.1208，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97

[2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98

[27]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65

[2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822 p.1081，July 26，1797

[29]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61

[3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71

[3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962 p.1140，September 3，1797

[32]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109，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661，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59，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28

[33]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59

[34] Hicks，Peter，'Late 18th Century and very early 19th Century British writings on Napoleon：Myth and History'*Fondation Napoléon* website

[35] Carnot，Lazare，*Reply of L.N.M.Carnot* 1799，p.30

[36]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29

[3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009 p.1166，September 12，1797

[38] 事实上，卡洛·艾曼努尔国王一直在位，直到1802年才让位于他的弟弟。

[3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098 p.1216，September 26，1797

[40] 为防止奥地利最后倾向于战争，军团必须做好准备，所以拿破仑也给巴黎的意大利军团财务、公民阿莱（Haller）等人写信。阿莱收到的信说："请去纽扣生产地，告诉我情况如何。因为纽扣没做好，全军依然赤身裸体。"附言只有一句："钱钱钱！"CG1 no.2146，p.1243。

[41] Dubroca，Louis Jean，*Life of Bonaparte*，*First Consul of France* 1802，p.91

[42]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69

[43]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106

[44] 指意大利即兴喜剧（commedia dell'arte）角色潘塔洛内（Pantalone），此人唯利是图，贪得无厌。

[4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149，p.1244，Octoebr 7，1797

[4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89

[47]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60

[4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170 p.1256，October 18，1797

[49] Dubroca，Louis Jean，*Life of Bonaparte*，*First Consul of France* 1802，p.90

[5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163 p.1253，October 17，1797

[5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170 p.1257，October 18，1797

[52] Jenkins，E.H.，*A History of the French Navy* 1973，p.226，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191 p.1267，November 5，1797

[53]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92

[5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220 pp.1283-9，November 11，1797

[55]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63

[56]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64

[57] Simms，Brendan，*Europe*：*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2013，p.156

[5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587，p.963，May 27，1797

[5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274 p.1313，November 30，1797

[60]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35

[6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94

[62] Espitalier，Albert，*Vers Brumaire* 1914，pp.45-6

[63] ed. Hanoteau，Jean，*The Memoirs of Queen Hortense* 2 vols.（New York）1927，Ⅰ p.32

[64] 1865年，宅邸全面重建，如今它是银行，门牌也改成了60号。拿破仑时代的遗址中，此地是个例外，不值特意绕道去。

[65] 这一时期，一名将军的年薪约为5000法郎。

[66] Knapton，Ernest John，*Empress Josephine*（Cambridge，MA）1963，p.153

[67]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p.153-4，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95

[68]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Ⅰ p.25

[6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00

[70] Espitalier，Albert，*Vers Brumaire* 1914，pp.45-7

[71] Williams，Helen Maria，*A Narrative of the Event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France* 1815，p.5

[72]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46，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Ⅰ p.24

[73]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p.65-6

[7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95，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73，Lockhart，J.G.，*The History of Napoleon Buonaparte* 2 vols.1831，Ⅰ p.105

[75]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63

[7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2280 p.1316，November 26，1797

[77] Lockhart，J.G.，*The History of Napoleon Buonaparte* 2 vols.1831，Ⅰ pp.105-6

[78] Healey，F.G.，*The Literary Culture of Napoleon* 1959，p.88，Williams，*The Life of Goethe* p.39

[79] ed. Hanoteau，Jean，*The Memoirs of Queen Hortense* 2 vols.（New York）1927，Ⅰ p.33

[80]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Ⅰ p.26

[81] Tone，Theodore Wolfe，*The Life of Theodore Wolfe Tone* 1828，p.266

[82]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68

[8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315 p.38，February 23，1798

[84] Holland，Lord，*Foreign Reminiscences* 1850，p.245

[85]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68

[86] Knapton，Ernest John，*Empress Josephine*（Cambridge，MA）1963，pp.150-53

[87] Knapton，Ernest John，*Empress Josephine*（Cambridge，MA）1963，p.151

[88] Hastier，Louis，*Le grand amour de Joséphine* 1955，p.152

[89] Hastier，Louis，*Le grand amour de Joséphine* 1955，pp.152-4

[90] Hastier，Louis，*Le grand amour de Joséphine* 1955，p.160

第七章 埃及

今年没见人去麦加朝圣。

——佚名伊斯兰教史学家笔下的1798年

如果我留在东方，我会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开创帝业。

——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对古尔戈将军说

关于谁是埃及远征的倡议人有多种版本，如塔列朗、巴拉斯、蒙日（尽管只有他自己这么说）、百科全书编者兼旅行家康斯坦丁·德·沃尔内（Constantin de Volney）等。事实上，早在18世纪60年代，法军策划人员就开始考虑此事，1782年，弗朗茨皇帝的伯父、奥皇约瑟夫二世（Joseph II）也建议妹夫路易十六吞并埃及，以此作为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更大计划的步骤之一。[1]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征服埃及，眼下它仍是埃及的正式统治者，但实际控制权早已落入源自高加索（Caucasus）的格鲁吉亚（Georgia）军人阶级马穆鲁克（Mamluks）手中。24个马穆鲁克贝伊（Bey，军阀贵族）被视作外族，他们征收重税，所以不得民心。大革命之后，法国的激进理想主义者认为征讨埃及可以传播自由、解放被暴虐异族压迫的埃及人，卡诺、塔列朗等更精于算计的战略家则想对抗地中海东岸的英国势力，因此埃及远征对这两类人都有吸引力。拿破仑属于后一类人，1797年8月，他告诉督政府："为了根除英国，我们现在必须拿下埃及。"[2]塔列朗毛遂自荐，称愿赴君士坦丁堡劝苏丹塞利姆三世（Selim III）不要积极反对远征。这是他第一次误导拿破仑，但绝不是最后一次，也绝非最严重的一次。

1798年3月5日，拿破仑秘密就任埃及军团司令，他仅用十一周不到的时间组织筹备整个远征，5月19日就率军启程。但在准备期间，他仍设法出席了法兰西学院的八个科学讲座。作为假情报战的一部分，趁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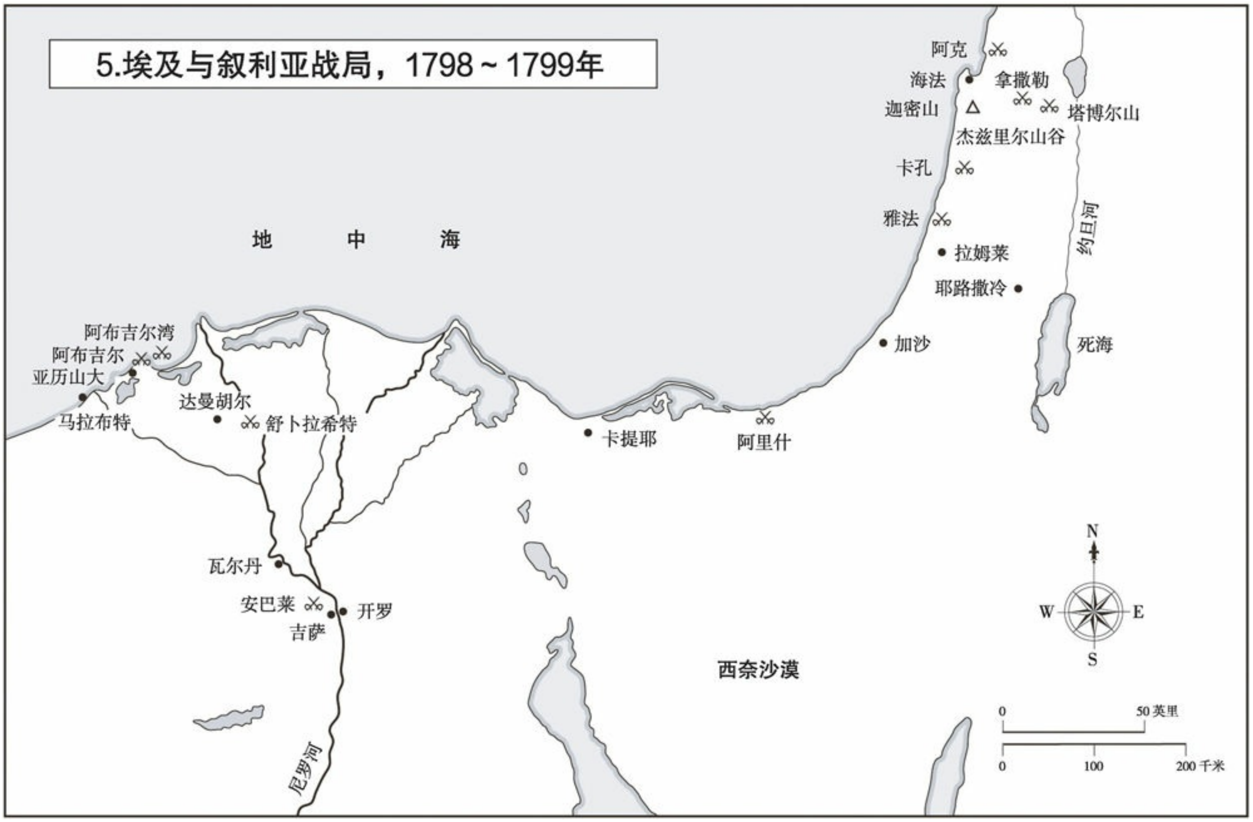
龙中有人讨论假日时，拿破仑当众说想带约瑟芬、蒙日、贝尔蒂埃和马尔蒙去德意志。为了进一步瞒天过海，官方重申任命拿破仑为屯于布雷斯特的英格兰军团司令。

拿破仑称埃及为“通向世界的地理钥匙”。[3]他的战略目标是摧毁当地的英国贸易并代之以法国贸易，最起码也要消耗皇家海军，强迫他们同时掩护地中海入海口、红海入海口以及美洲和印度之间的贸易线路。[4]1796年，皇家海军丢了基地科西嘉岛，若法国海军可从几乎固若金汤的马耳他岛（Malta）港口行动，它将更加受限。“何不攻占马耳他岛？”1797年9月，拿破仑致信塔列朗，“它可以让英国海军霸权更受威胁。”[5]他告诉督政府：“这个小岛值得我们不计一切代价去争取。”他给督政府列了三条远征理由：把埃及变成永久的法属殖民地；为法国产品开辟亚洲市场；建立可容6万将士的军事基地，为进攻英属亚洲领地奠定基础。他向战争部索要孟加拉（Bengal）与恒河（the Ganges）的英语地图，还让公民皮弗龙（Citizen Piveron）随行，此人曾担任过驻英国最头疼的印度敌人、“迈索尔之虎”蒂普苏丹（Tipu Sahib）处使节。上述举动也许反映了拿破仑的最大野心，或者说最终幻想。然而督政府打击了这些梦想，仅授权拿破仑入侵埃及，并告诉他自筹资金。按照预期，他要在六个月内回国。

远征将花费800万法郎。事后人们发现，拿破仑让贝尔蒂埃、茹贝尔和布吕内分别在罗马、荷兰与瑞士勒索“捐赠”，相对来说，他没费多大力气就筹到了这笔钱。他认真挑选远征军高级军官。出身贵族的路易·德塞（Louis Desaix）将军在德意志战场表现出色，显得前途无量。3月28日，德塞带另一位贵族将军路易-尼古拉·达武去胜利街初访拿破仑。勃艮第人达武现年28岁，拿破仑对他的第一印象不算很好，但德塞担保达武军事才能突出，为他在远征军争得一席之地。拿破仑后来欣赏达武在埃及的表现，不过两人私交平平，这对他的未来极为不利，因为达武日后跻身他麾下少数几个独立指挥也出彩的元帅之列。不出所料，拿破

仑任命贝尔蒂埃为参谋长，让已从沙隆炮兵学校毕业的弟弟路易和英俊的继子欧仁（绰号“丘比特”）当副官，并带上师级将军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Jean-Baptiste Kléber，莱茵军团老兵，嗓门大，比他的士兵们高整整一个头）、德塞、邦、雅克-弗朗索瓦·德·梅努、让-路易·雷尼耶（Jean-Louis Reynier）以及贝西埃、马尔蒙等14名旅级将军，其中很多人曾随他在意大利作战。

远征军骑兵由出身海地的达维·德·拉帕耶特里（Davy de la Pailleterie）将军指挥，他一般被称作老仲马（Thomas-Alexandre Dumas）[6]。1797年1月，老仲马成功阻止奥军返回阿迪杰河对岸，他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黑魔鬼”（Schwarzer Teufel），因为他是法国贵族与加勒比女黑人之子。拿破仑还让埃尔泽阿·德·多马丹（Elzéar de Dommartin）将军统率炮兵，并派独腿的路易·卡法雷利·迪法尔加（Louis Caffarelli du Falga）主管工兵。奇怪的是，那个年代最勇猛的骑兵指挥拉纳却摊上文职军需总监。首席军医是勒内-尼古拉·德热内特（René-Nicolas Desgenettes），四年后他会从医生角度撰写埃及战局史，并把书题献给拿破仑。埃及军团军官队伍人才济济、前景光明，堪称劲旅。



拿破仑还特地建了个图书馆，他带了125本书，其题材涵盖历史、地理、哲学与希腊神话。这些书包括库克船长的三卷本《航程》、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李维、修昔底德、普鲁塔克、塔西陀的著作，尤利乌斯·恺撒的书自然也少不了。他也带了蒂雷纳、孔代、萨克斯、马尔伯勒、萨伏依的欧根、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和百年战争时期法军著名指挥官贝特朗·杜盖克兰（Bertrand du Guesclin）的传记。诗集和剧作也名列书单，如莪相、塔索、阿廖斯托、荷马、维吉尔、拉辛与莫里哀的作品。[7]拿破仑从《圣经》中获知德鲁兹派（Druze）与亚美尼亚人（Armenians）的信仰，从《古兰经》中认识穆斯林，从《吠陀经》中了解印度教徒，不论战事最终把他带到何处，他对当地居民发表宣言时几乎都可尽情引用合宜素材了。他还带了希罗多德的书，因为书中有涉及埃及的内容（幻想色彩浓厚）。（多年后，拿破仑说，希罗多德“相信，照射在泥土上的阳光的热度形成了人类。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尼罗河的黏土会变成老鼠，可以看见它们的

变化过程”。[8]）拿破仑知道亚历山大大帝征伐埃及、波斯和印度时曾让学者与哲学家随军。身为合格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希望这次征途不仅是征服战，还是科学文化盛事。为此目的，他在军中安置了167名地理学家、植物学家、化学家、考古学家、工程师、历史学家、印刷工、天文学家、动物学家、画家、音乐家、雕刻家、建筑师、东方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记者、土木工程师和气球驾驶员，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学者，他们大多是科学与艺术委员会成员。拿破仑希望学者们的工作能赋予远征军事层面以外的意义。[9]他没能劝服一位职业诗人同行，但他设法让51岁的小说家、艺术家、博学者维旺·德农入队。旅途中，德农画了200多幅速写。蒙日和贝托莱领导的学者队伍也包含当时的顶尖人才，如数学家兼物理学家约瑟夫·傅立叶（Joseph Fourier，他发现了热传导的傅立叶定律）、动物学家艾蒂安·圣伊莱尔（Étienne Saint-Hilaire）、矿物学家德奥达·德·多洛米厄（Déodat de Dolomieu，白云石“dolomite”以他命名）。学者们不知此行终点，只知共和国需要他们发挥才干，而他们自己也可在学术界留职加薪。“学者与知识分子就像风情女人，”拿破仑后来告诉约瑟夫，“你能与他们见面聊天，但别娶一个回家或招一个当部长。”[10]

1798年5月10日，拿破仑在土伦发表宣言：

> 地中海军团将士们！你们现在是英格兰军团侧翼。你们在山地间、平原上、要塞前战斗过，但不曾渡海作战。你们有时能和罗马兵团一较高下，但还不能与之比肩，而罗马兵团正是在这片海域迎战迦太基人……胜利从未离开他们……欧洲注视着你们。你们肩负伟大使命，需战斗不息、排除万难。你们手握法国的繁荣未来、人类的利益和自己的光荣。自由理想曾立共和国为欧洲主宰，亦将立它为遥海远境之主。[11]

拿破仑在这篇演说中许诺道，他将分给每位士兵6阿庞（arpents，6阿庞相当于5英亩）土地，但他没明说在何处分地。德农后来回忆道，登陆前，船上士兵看到埃及的贫瘠沙地，于是互相打趣道：“那就是他们要给你的6阿庞！”[12]

远征埃及是十字军东征后法国首次对中东用兵，拿破仑凭其惯有的细节掌控力准备此役。除了军队所需全部军事装备，他还收集了天文望远镜、气球设备、化学仪器、一台印刷机以及拉丁文、阿拉伯文、叙利亚文的铅字。[13]他致信蒙日，“你知道我们将多么需要好酒”，并告诉对方不仅要采购4800瓶酒（大部分是他最爱的勃艮第红葡萄酒），还要雇“一名优秀的意大利歌手”。[14]（远征军一共带了80万品脱葡萄酒去埃及。）如今，拿破仑的名望足以克服给养困难，他委派弗朗索瓦·贝努瓦耶（François Bernoyer）置办军装，此人着手雇佣裁缝和马鞍匠，并记载道：“只要我说远征的指挥官是波拿巴，一切就迎刃而解。”[15]

1798年5月19日（周六），天气晴好，拿破仑的大舰队从土伦驶向亚历山大，马赛、科西嘉、热那亚和奇维塔韦基亚的船队陆续入队。当时，这支队伍是史上最大的地中海舰队。远征舰队共有280条船，其中有13艘战列舰，其规格从74炮到118炮不等。118炮军舰是海军中将弗朗索瓦·布吕埃斯（François Brueys）的旗舰“东方号”（L’Orient），它是水上最大战舰。拿破仑一共集结了38000名陆军士兵、13000名水手与海军士兵、3000名商船海员。他的陆军有些头重脚轻，因为非军官人员与军官人数比一般为25∶1，而远征军共有2200名军官，这一比例为17∶1，可见很多壮志满怀的青年渴望投身拿破仑帐下。“你就当我会一路晕船，”出发前，拿破仑和布吕埃斯说笑道，“给我准备张舒服的床。”[16]

纳尔逊正率13艘战列舰寻找拿破仑，庞大的舰队在横渡地中海时幸运地躲过了他。拿破仑出港前夜，纳尔逊的舰队被强风吹散，漂向撒丁岛。6月22日晚，两支船队在克里特岛（Kriti）附近的海雾中擦肩而过，彼此仅隔20英里。纳尔逊根据经验猜出拿破仑要去埃及，但他在6月29日到达亚历山大，次日便走了，而30日正好是法军抵达的前一天。[17]三次躲过纳尔逊堪称奇迹，但事不过三。

旅途中，拿破仑让学者在甲板上给军官办讲座。在某次讲座上，朱诺的鼾声太响，他只好叫醒朱诺，准其离开。他后来从图书馆管理员处获知，高级军官大多看小说。（他们已经开始赌博，直到“大家的钱很快进了几个人的口袋，再没出来过”。）拿破仑断言道，小说是写给“贵妇侍女”看的，并且命令图书馆管理员“只给他们历史书，男人应该只看历史”。[18]他显然忽视了自己带来的40本小说，其中有英译法作品。

6月10日，舰队抵达掌控地中海东部入口的马耳他岛。拿破仑派朱诺去见圣约翰骑士团大头领费迪南德·冯·洪佩施·楚·博尔海姆（Ferdinand von Hompesch zu Bolheim），要求他打开瓦莱塔港（Valletta）并投降，两日后头领照办。卡法雷利对拿破仑说，投降是桩幸事，不然“大军根本没法入港”。[19]马耳他岛曾挺过围攻，1565年的一次防御战尤其令人瞩目，当时土耳其人炮轰瓦莱塔港四个月，一共发射了13万发加农炮炮弹。二战期间，马耳他岛被围三十个月也未屈服。但是1798年骑士团正在内讧，亲法骑士不愿战斗，而且他们的马耳他臣民也起义了。

拿破仑在马耳他岛上待了六天。他驱逐骑士们，只留下其中14人；他废止中世纪的管理机构，改设政府会议；他关闭修道院，引进路灯照明和块石路面；他释放所有政治犯，安设喷泉；他革新医院和邮政系统，并改造大学，让它在人文科目外增设科学课程。[20]他派蒙日和贝托莱劫掠金库、铸币厂、教堂与艺术品（但他们错过了圣约翰教堂的银门，因为人们明智地把它涂黑了）。6月18日，拿破仑写了14封急件，安排马耳他岛未来的陆军、海军、行政、司法、税收、租赁和警务。他在这些信中废除了奴隶、仆役、封建制度、贵族爵位，并解除了骑士团的武装。他允许犹太人修造岛上一直禁止的犹太教堂，甚至指定每位大学教授的薪水，规定大学图书馆管理员也得讲授地理，否则不对其发放1000法郎年薪。“我们现在拥有欧洲最坚挺的土地，”他对督政府自夸道，“想赶走我们可不容易。”[21]他留下政治盟友米歇尔·勒尼奥·德·圣-

让·丹热利管理马耳他岛。大革命时期，丹热利是《巴黎日报》（*Journal de Paris*）的编辑，他也当过法国罗什福尔港（Rochefort）的海军宪兵。

在从马耳他岛去埃及的路上，拿破仑下达总指示，指明军队上岸后马上要做的事：查封公共财产以及征税员的住宅与官邸；抓捕所有马穆鲁克，没收其马匹和骆驼；解除一切城乡武装。他指示道："入民宅盗窃马或骆驼的任何士兵都将受罚。"[22]拿破仑尤其注意避免圣战。"不许顶撞他们，"他规定士兵应如何与穆斯林相处，"就像我们对待犹太人和意大利人那样对待穆斯林，你们要像尊重拉比和主教那样尊重他们的穆夫提（muftis）和伊玛目（imams）……罗马兵团保护所有宗教……这儿的人对妻子的态度和我们的不同，但不管在哪个国家，强奸犯都罪大恶极。"[23]他接着补充道，法军要去的第一座城市是亚历山大大帝建的，这一点对士兵的意义不及对他自己的。

7月1日（周日），舰队抵达亚历山大港边。晚上11点，拿破仑在8英里外的马拉布特（Marabut）登陆。次日上午，他力克亚历山大。梅努的部队轻松地翻过该城城墙。"我们先进攻（亚历山大的）一处没有防御工事的地方，"军团参谋上校皮埃尔·布瓦耶（Pierre Boyer）致信留在法国的好友基尔迈纳将军，"500名土耳其新军士兵（Janissaries，马穆鲁克精兵）防守那儿，他们几乎都不会用滑膛枪瞄准……我军折损150人，如果我们只传令该城（投降），也许就能避免损失，尽管如此，但军中认为开局时有必要震慑敌军。"[24]拿破仑把死者葬在花岗岩雕成的庞培柱（Pompey's Pillar）下，在柱面上镌刻其姓名。[25]

拿破仑在亚历山大待了一周。他监督全军下船，收缴当地人的武器，仅伊玛目、穆夫提和谢赫（sheikhs）除外；他联系身在埃及的法国商人，占领附近的罗塞塔，设立一座传染病医院（lazaretto）；他致信开罗帕夏，表明自己敌视马穆鲁克，并告诉对方，"你知道法国是苏丹

在欧洲的唯一盟友”；他还用法军的印刷机印制宣言。“回历一千二百一十三年元月”的宣言提到马穆鲁克时称：

> 惩治他们的时刻已经来临。这帮从高加索和格鲁吉亚买来的下贱奴隶在世上最美的土地上当了太久暴君，但是万物之父真主下旨，要他们的帝国灰飞烟灭！……埃及人民！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恢复你们的权利，是为了惩罚篡位者。我崇敬……真主，也尊重他的使者穆罕默德和《古兰经》！……教皇煽动人们同穆斯林开战，我们不是打垮了他吗？马耳他骑士团那帮蠢货以为对抗穆斯林是神意，我们不是消灭了他们吗？[26]

只要能达成目的、赢得民心，拿破仑不怕援引神意，哪怕他看上去支持穆斯林对抗教皇。他惯有的夸张语句被精心翻译成阿拉伯文。然后他很可能提到了1536年弗朗索瓦一世与苏丹苏莱曼大帝缔结的法土同盟，慷慨激昂地问：“难道这几个世纪来，我们不是至高阁下（Grand Signor）（愿真主允他遂愿！）的朋友和他敌人的敌人吗？”他从阅读中获益良多，这份宣言也模仿了《古兰经》的韵律与风格。

拿破仑把舰队留在阿布吉尔湾，命令布吕埃斯停泊在足以防御袭击的近岸海域。7月7日傍晚5点，他向开罗出发，在行军途中度过了整个月夜。这是近代西方军队首次穿越沙漠。通往开罗的路长150英里，次日上午8点时，法军抵达路上第一站达曼胡尔镇（Damanhour）。之后拿破仑的部队就得白日进军了。士兵们讨厌白天赶路，因为天气酷热、焦渴磨人、蚊蝇滋扰、蛇蝎出没、沙暴狂舞，不怀好意的马穆鲁克和贝都因阿拉伯人（Bedouin Arabs）也一直在旁骑行，准备杀死掉队者。一路上，很多水井和蓄水池要么被人下毒，要么塞满了石头。贝尔蒂埃回忆道，行军途中水和金子卖到一个价。沙眼（又叫颗粒性结膜炎或“埃及”眼炎）问题尤其棘手，灼人阳光会使内眼睑糙化，最终导致至少200人失明。[27]年轻的炮兵参谋中尉让-皮埃尔·多格罗（Jean-Pierre Doguereau）终生难忘在柔软的沙地中拖曳加农炮多么吃力，那里的沙子可以一直淹到大炮车轴。“好吧，将军，你就这样带我们去印度？”一名士兵冲拿破仑喊道。他仅仅回答道：“不，我不会带你这种兵去！”[28]

沙漠严重打击了士气。“军团初到埃及时的厌恶、不满、忧郁和绝望难以言表。”那个年代的历史学家安托万-樊尚·阿尔诺（Antoine-Vincent Arnault）写道。拿破仑甚至看见两个龙骑兵冲出队伍，投尼罗河自尽。[29]在埃及战局中升为上校的优秀工程师亨利·贝特朗（Henri Bertrand）上尉看到，就连缪拉、拉纳等出色的将军都“把他们带花边的帽子扔进沙里，再狠狠踩几脚”。[30]士兵从亚历山大到开罗一共走了十七天，他们的主要牢骚是路上没面包吃，也“没口酒喝”，而且正如布瓦耶对基尔迈纳所言，“我们沦落到吃甜瓜、葫芦、禽肉、水牛肉，喝尼罗河水”。[31]

拿破仑在尼罗河边的舒卜拉希特（Chobrakhyt）扎营，该地又叫谢卜雷西（Chebreis）。7月13日上午8点，马穆鲁克进攻法军营地。穆拉德（Murad）贝伊率领约4000人进攻，此人是切尔卡西亚人（Circassian，也译作切尔克斯人），身材高大，脸挂伤疤，多年来，他与易卜拉欣（Ibrahim）贝伊联手统治埃及。拿破仑以营为单位围绕骑兵与辎重结成方阵，而马穆鲁克只是骑马绕法军打转。他们身着多彩丽装，装备中世纪武器，骑跨良马，显得非常华贵，但布瓦耶不喜欢马穆鲁克的方式，因为“他们四下散开围着我们并且乱转，活像一群牛。他们有时纵马疾驰，有时又十人、五十人、百人不等一起迈步缓行。过了一会儿，马穆鲁克多次试图冲破我们的方阵，他们的作战方式既荒唐可笑又古怪离奇。”[32]拿破仑的副官苏乌科夫斯基和布瓦耶用了同一个词：“对训练有素的军队来说，这仅仅是荒唐可笑的。”[33]马穆鲁克配有标枪、斧头（他们有时掷斧）、弯刀、弓箭和老式火枪，他们不敌受过训练的滑膛枪射击。穆拉德折损了近300人，骑马逃走。这次遭遇战对拿破仑有利，他趁机实践了某种战术，后来充分应用它。他告诉督政府，“法军习惯猛冲，相对而言，这种新型战斗需要很大的耐心”，它依赖坚定的防御。[34]舒卜拉希特之战后，马穆鲁克依然狂妄不可一世。“让法国佬来吧，”某贝伊（可能就是穆拉德）说，“我们会在马下把他们剁成肉泥。”[35]（另一个版本则是：“我会从他们中间骑过，像摘

西瓜一样收人头。”[36]）

法军继续向开罗前进。7月19日在瓦尔丹（Wardan），朱诺肯定了拿破仑可能已经产生的疑心——约瑟芬一直和伊波利特·夏尔偷情。（约瑟夫·波拿巴早知道了，但兄弟俩焦虑地和她面谈时，他似乎没告诉弟弟此事。）朱诺举出一封信为证，我们不知寄信人是谁，而且法军登陆后还没收过信。他又补充道，拿破仑的绿帽子是巴黎的谈资。[37]尚不清楚为何他要在这个特殊场合摊牌，夏尔曾捉弄他，把他的剑粘在鞘里，但那是数月之前的事了。

“真相大白后，我心如刀割，”六天后，拿破仑致信约瑟夫，“我在这世上只有你了。你的友谊对我弥足珍贵，只要失去它，只要我见你背叛我，我就会变成反人类者……我只能用单单一颗心盛着对同一人的这些感情，着实可悲。你能理解！”[38]此信令人想起克利松给欧仁妮的绝笔片段，它寄往法国时被皇家海军截获。英国发表了信中部分内容，但公开的段落不足以指明拿破仑在暗示什么。[39]

布列纳称，拿破仑归国后想离婚。他又致信约瑟夫：“我回来后，请你想办法在巴黎附近或勃艮第给我找个乡间住宅，我要在那把自己关一个冬天。我太烦人性了！伟大害了我，我需要孤身独处。我的感情耗尽了。”[40]拿破仑致约瑟芬的现存信件没有一封出自埃及战场上，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那时的信遗失或损坏了，但解释成他压根没写明显更合理。下一封致她的现存信件所署日期已是1800年5月11日，彼时他更平静地称呼她为“我的好友”（ma bonne amie）。[41]

英国政府把在1798～1800年截获的信编成年鉴并出版，拿破仑感到很尴尬，这可以理解。编者们笑称他的军团“悲惨沮丧”，并再版很多人的信件以强调这一点，这些人中有拿破仑自己、路易·波拿巴、塔利安、布列纳、德热内特、梅努、布瓦耶、老仲马、布吕埃斯和拉萨尔。（拉萨尔也许是军中最骁勇的骠骑兵，他写信给母亲诉苦，说自己脱发

了，“因为我根本没有发粉和润发剂”。[42]）他们给友人、家人和情妇写信时都说实话，而且除了拿破仑，所有人都想尽快离开埃及，不少人还称该地为“鬼地方”。再版书信集收录了拿破仑向约瑟夫抱怨约瑟芬奢侈的信，尽管这几乎算不上国家机密。它也载有朱诺揭穿丑闻后欧仁写给约瑟芬的信，“他希望亲爱的母亲不像说的那么邪恶！”尼罗河小型舰队指挥官、海军师级将军让-巴蒂斯特·佩雷（Jean-Baptiste Perrée）致信一位友人：“贝伊给我们留了些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漂亮妞儿，我们让她们充公满足国家需要。”[43]

7月21日，穆拉德贝伊再度袭来，这回他率马穆鲁克6000人和阿拉伯非正规军54000人（大部分骑马）进攻尼罗河左岸的安巴莱镇。[44]20世纪前，吉萨（Giza）的胡夫大金字塔（The Great Pyramid of Khufu）一直是世界最高建筑，该地距战场近9英里，但仍清晰可辨，所以战前拿破仑发布的当日公告提到了它：“士兵们！你们到这国家来，是为了从野蛮中拯救居民，是为了把文明传到东方，是为了让世上的这片美丽土地摆脱英国统治。四十个世纪正从金字塔顶凝视你们。”[45][46]拿破仑后来常说：“终其一生，在所有给他留下印象的东西中，埃及金字塔和巨人弗里翁（Frion，法国个子最高的人）的身材最令他震撼。”[47]拿破仑提到了英国，但该国既无意干涉埃及事务，也完全不想从埃及牟利。此言纯属夸张，但它大概能得军心。

拿破仑让2万名士兵以师为单位排成五个方阵，并在每个方阵角上安置火炮，辎重、骑兵和学者则待在方阵中间。法军已在西瓜田解了渴，现在蓄势待发。他们知道，只要把刺刀指向马穆鲁克的坐骑的头部，照一位军官的话说，“战马就会用后腿站立，甩掉骑师”。[48]马穆鲁克最先进攻德塞师和雷尼耶师，布瓦耶称，两师“沉着应战，等敌军距自己仅剩十步时才猛烈开火……马穆鲁克接着攻击邦的师，该师也以同样的方式对敌。简言之，他们白费几番功夫后匆匆逃走”。[49]不出两小时，金字塔之战就结束了。多马丹的副官让-皮埃尔·多格罗撰写了军旅

日记，他回忆道，很多马穆鲁克“跳进尼罗河，我们冲水上漂着的数千颗脑袋开火许久，并缴获他们所有的加农炮。敌军损失惨重”。[50]

法军折损了300人，其伤亡大都系方阵间友军误伤，而非马穆鲁克所致。马穆鲁克的20门大炮、400头骆驼以及全部装备和辎重被缴获。他们的传统是携带一生积蓄上阵，所以单单一具尸体就能让士兵发财。金字塔会战后，胜利者法军算金币时都用“一帽子”做单位。贝尔蒂埃向战争部报称，“我们的勇士所受苦难得到充足的补偿”，《箴言报》刊登了这句话。埃及人给拿破仑起了绰号“克比尔苏丹”（Sultan Kebir，意为“火之王”）。穆拉德逃往上埃及，拿破仑派德塞追击。德塞在上埃及取胜数场，某次胜仗后，士兵们在尼罗河上捞尸首，好从淹死的马穆鲁克身上抢一笔。

战后次日，拿破仑进入开罗，该城有60万居民，它与巴黎一般大小，其面积在非洲显然居首。他把司令部设在伊兹贝克耶广场（Ezbekyeh Square）上的埃勒菲（Elfey）贝伊宅邸，然后立刻开始下令改革：开罗16个行政区皆成立国务会议（diwan），由当地显贵担任议员；每个国务会议推选一名代表出席大国务会议（Grand Diwan），由亲法谢赫沙尔卡维（Sharqawi）任主席。拿破仑授予国务会议一些司法权与行政权，他希望会议最终能“让埃及权贵适应议会与政府理念”。他和大国务会议开会时，氛围似乎轻松活泼。一名穆斯林历史学家记载道，他“兴高采烈，同聚集人群融洽相处，和他们说笑”。[51]拿破仑靠直接下令完成了下列事务：建立邮政系统，引入路灯和道路清洁；在开罗和亚历山大之间安排公共马车；创设铸币厂，规定合理税收制度，比起马穆鲁克的讹诈性税率，他减轻了埃及农民（fallaheen）的负担。此外，拿破仑废除封建体系，让国务会议成为新的权力机关，并成立一家新的法国商业公司，修建近代传染病医院。他还印刷书籍，这在埃及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批读物涵盖三种语言）。由于督政府没法传达信息，上述改革措施没有一项出自其命令。革新完全仰赖于拿破仑的主动性。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埃及。他在锡瓦（Siwa）参拜阿蒙神庙（Temple of Amon），向当地神祇祷告。拿破仑认为此举是“卓越的政治手段”，还说“这助他征服埃及”。[52]7世纪以来，埃及一直是伊斯兰国家，所以拿破仑想尽量结好伊斯兰教，不过在这方面他从来不及他称之为“傻瓜梅努”的将军。梅努迎娶埃及女子，改信伊斯兰教，还取了中间名阿卜杜拉（Abdallah）。（马尔蒙问梅努是否“打算遵循这国家的习俗”，也娶多个妻子，他表示不会。[53]）二十年后，有人问拿破仑曾否真心归顺伊斯兰教，他笑答：“军人信仰战斗，我对此矢志不渝。其他宗教都是女人和教士的勾当。我自己的话，我到哪国就接受哪国的宗教。”[54]

拿破仑尊重伊斯兰教，他认为《古兰经》“不仅是宗教作品，也是民事与政治著作。《圣经》则只宣讲道德”。[55]他也欣赏穆斯林，“他们在十五年内归化的伪神信徒、推翻的神像、拆毁的异教神庙比摩西和基督的教众在十五个世纪内做到的还多”。[56][57]拿破仑不反对一夫多妻制，他说埃及男人是“贪心的爱人”（gourmands en amour），若条件许可，他们“更想娶各具风采的女人”。[58][59]他讨好乌理玛（ulama，神职人员），讨论《古兰经》，摆出一副可能改信伊斯兰教的样子，还试图用法国科学折服谢赫，上述举动皆为在埃及培养合作团体，但成果喜忧参半。事实证明，不管他如何遵从伊斯兰教仪式、称呼语和惯例，塞利姆三世仍然宣布对驻埃及法军发起圣战，这意味着今后他们所受袭击都蒙神明庇佑。

从埃及回来后，拿破仑经常开玩笑说自己差点变成穆斯林。在厄尔巴岛上，他对一名英国议员“幽默地讲述”他与伊玛目的神学讨论。他还说，自己“在开罗时多次和他们开会或严肃交谈”，终于“为法军争得不实施割礼的豁免权和饮酒许可，条件是每次旱季后军队要做一件好事”。[60]拿破仑说，伊玛目允许法军不行成年人的割礼（他称之为“剪掉”）后，他同意出资修造清真寺（在那种情况下，这是桩划算的买

卖）。[61]这则故事在讲述中变长，历史学家仔细分析了这类轶闻，发现它们是夸大之谈，遂断言拿破仑撒谎成瘾。但人们不都是靠渲染一则好故事的细节来强化效果吗？

当然，拿破仑在埃及建立的宣传纸媒就像意大利战局中的一样，的确堪称谎话连篇。《政论家》（*Le Publiciste*）报道，科普特人（Copts）歌唱赞美诗，称颂“新亚历山大大帝”。[62]军中发行的《埃及邮报》（*Courrier de l’Egypte*）称，他“就像穆罕默德继承人一样平易近人”。[63]某日，他攀登大金字塔，观赏斯芬克斯像（法军炮兵并未如某则传说所言轰掉它的鼻子），然后和穆罕默德（Mohammed）等三位伊玛目交谈。当日公告重点突出他们的对话，逐字记录了每人的发言。即便是最简短的谈话摘录也证明会谈在当时无可非议。

> 波拿巴：向真主（Allah）致敬！到底是哪个哈里发（Khalifah）打开这座金字塔骚扰死者骨灰？
>
> 穆罕默德：那些人认为是信士们的长官（Amir al-Mu’minin）马哈茂德（Mahmoud）……也有人认为是著名的哈龙·拉希德（Haroun al-Raschid，9世纪的巴格达统治者），他们说他想寻宝，但只找到木乃伊。
>
> 波拿巴：恶人竹篮打水一场空。
>
> 穆罕默德（点头）：此乃智慧之谈。
>
> 波拿巴：向真主致敬！世间仅有一位真神，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而我是他的友人之一……
>
> 苏莱曼（Suliman）：也向您致敬，无敌的将军，穆罕默德的宠儿！
>
> 波拿巴：谢谢您，穆夫提。《古兰经》启发了我的思想……我爱先知，我想敬拜他在圣城的安息地，但我首先得消灭马穆鲁克。
>
> 易卜拉欣（Ibrahim）：愿胜利的天使为您的道路扫清尘埃，张开翅膀庇护您……噢，耶稣最英勇的子民之一啊，真主会让毁灭天使跟随您解放埃及土地。[64]

拿破仑提到“身环主赐荣耀的盟友大苏丹”时又说了很多类似上文口

吻的话，这也许会令塞利姆惊讶，因为他正在招募两支军队，打算把法军赶出埃及。拿破仑接着凭记忆引用“一夜之间穿过所有天堂”的至圣穆罕默德的名言，还说了诸如“追寻会腐烂的财宝之人、贪恋好比渣滓的金银之人乃罪人、大罪人”之类的话。[65]

拿破仑享受所有这些装模作样，伊玛目们或许也喜欢。三人中的苏莱曼称，拿破仑“宽大仁厚”地对待教皇，他则说教皇陛下不该判穆斯林永受地狱火刑。拿破仑说，读过《古兰经》后自己相信，“穆罕默德希望”埃及人与法国人一同歼灭马穆鲁克，至圣喜好“与诚实之辈打交道”，支持他们去梵天神庙（即印度），他想让法国人在埃及港口建立兵站，显然也想让埃及人“驱逐被诅咒的耶稣之子——阿尔比恩（Albion）岛民”。为此，拿破仑承诺道：“法兰克人会用友谊报答你们，直到你们升入七重天堂，坐在永远年轻贞洁的黑眸天国美女（houris）身旁。”[66]

在法军占领埃及期间，阿拉伯国家最重要的三位时代见证人是历史学家阿布德·拉赫曼·贾巴尔提（Abd al-Rahman al-Jabartī）、哈桑·阿塔尔（Hasan al-Attar）和尼库拉·图尔克（Niqula Turk）。贾巴尔提认为侵略军是真主对忽视伊斯兰教义的埃及所降之惩罚。他把法军看作新十字军，但毫不讳言自己钦佩法军的武器、军事战术、医疗进展、科研成果以及他们对埃及历史、地理、文化的兴趣。贾巴尔提喜欢和法国学者来往。他佩服拿破仑不讲排场，也欣赏其去苏伊士（Suez）时不带厨师与女眷，只带工程师与穆斯林商人。然而，贾巴尔提仍然觉得拿破仑是贪得无厌、不讲信用的野蛮无神论者，他欣喜地得知苏丹宣布要对异教徒发动圣战。[67]

大革命的平等信条和《古兰经》中的很多内容冲突，但贾巴尔提赞赏法国人修工程时善待当地工匠，他也兴致勃勃地模仿他们的化学与电学试验。他对法军士兵在露天市场砍价失败之事不以为意，认为他们想

借此赢得民心。还有一件事令贾巴尔提生厌：法国异教徒（dhimmis）违背伊斯兰教律法，允许“最低贱的科普特人、叙利亚人、东正教教徒和犹太人”骑马佩剑。[68]

贾巴尔提的朋友哈桑·阿塔尔正好相反，他非常害怕被当作通敌者，所以拒绝学者的邀请，不肯参观他们的图书馆和实验室。尼库拉·图尔克说，拿破仑“是个聪明幸运的人，他瘦小苍白，右臂比左臂长”。[69]（没有证据表明图尔克正确记载了拿破仑手臂的相对长度。）图尔克补充道，很多穆斯林认为拿破仑是人们盼望的伊斯兰教救世主马赫迪（Mahdi，得道者），如果他把西方服装换成中东服饰，相信这一点的穆斯林人数又会激增。没有变装是拿破仑的惊人疏忽，他只有一次换上包头巾和肥大长裤，结果逗得部下们大笑。多年后，拿破仑对廷臣妻子说，既然此前一直信仰新教的亨利四世认为，为了统治法国自己值得改信天主教，“难道你会觉得东方帝国或许还有亚洲至尊权位不值包头巾和肥大长裤？”他补充道，大军“肯定愿意让自己变成这种笑料”。[70]

拿破仑喜欢埃及那有益于健康的气候以及肥沃郊野，但他鄙视“愚蠢、可怜、木头木脑的”的埃及人。他在开罗待了一天就无缘无故地告诉督政府，开罗居民是“世上最邪恶的人”。乡村人口大多无知，“他们宁要士兵衣服上的一粒纽扣也不要价值6法郎的一枚埃居币（écu），村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剪刀”。[71]埃及没有水力磨坊，风车磨坊也只有一座，不用磨坊时，当地人就靠牛拉磨石碾稻谷，这令拿破仑惊讶不已。他后来说，埃及不像意大利，“没有葡萄酒，没有叉子，没有伯爵夫人来共度春宵”，所以大军讨厌埃及。[72]（拿破仑指的不是当地出产的酒。他自己从法国带了酒来，12月时，他命令马尔蒙卖掉其中的64000品脱，并写道：“小心点，只卖看上去可能要变质的酒。”[73]）

拿破仑到开罗之后命令布吕埃斯将军驶往克基拉岛（Kerkyra），

海军在那儿更安全，还能威胁君士坦丁堡，但信使赶到阿布吉尔湾时舰队已经覆没。1798年8月1日，纳尔逊将军发动格外大胆的进攻，击沉了法军舰队。当晚10点，“东方号”爆炸，布吕埃斯殉职。法军的战列舰中，2艘被毁（包括“东方号”），9艘被俘，只有海军师级将军皮埃尔·德·维尔纳夫（Pierre de Villeneuve）指挥的4艘脱身（原文如此）。纳尔逊前额受伤，他在阿布吉尔花了两周时间养伤，然后驶向那不勒斯，并留下舰队严密监视埃及海岸。“就算布吕埃斯曾在这场灾难中犯错，”拿破仑后来宽容地评价他，“他的光荣牺牲也足以弥补过失。”[74]

“我深深理解你的悲痛。”拿破仑给布吕埃斯遗孀写了一封诚挚的信，“永别爱人之刻太残忍了，我们从此在世间茕茕独立，身体感受到深切痛苦的迸发。灵魂的功能变了，它只在扭曲一切的噩梦中与宇宙交心。”[75]上个月他才知道约瑟芬偷情，我们不禁猜想，他写下这句话时正想着她。拿破仑致信督政府时更加冷静，他照常篡改了数据，称此战中法军仅有800人伤亡，“不足为虑”。事实上，法军有2000人死亡、1100人受伤（相对而言，英军有218人死亡、678人受伤）。[76]

“看来你们喜欢这个国家，”获知尼罗河口之败的次日早上，即8月15日早上，拿破仑吃早餐时对部下们说，“那太好了，因为没有舰队送我们回欧洲了。”[77]阿布吉尔灾难不仅切断了他同法国的联系、引发失联状态暗含的所有问题，还让他面临紧迫的现金周转困难，因为估价为6000万法郎的马耳他“捐赠”随“东方号”一起沉入大海。然而，拿破仑不承认他所谓的“这次挫折”证明幸运女神已经抛弃他。“她没有丢下我们，事情远非如此，”他告诉督政府称，“整场远征中，她比以前更卖力地为我们效劳。”[78]他甚至对克莱贝尔说，灾难也许有利，因为英国人迫使他考虑进军印度，“兴许他们会逼我们干出超越计划的伟绩”。[79]

拿破仑一边尽力赢取当地民心，一边明确表示他不会容忍反抗。8月1日，他给贝尔蒂埃写了8封信，其中一封坚称应在反叛的达曼胡尔镇

杀鸡儆猴，包括将五个最具影响力的本地居民斩首等，而且五人中至少得有一位律师。但是，他一般用鼓励手段来调和严厉措施。当年，开罗、罗塞塔（Rosetta）[80]等地的伊玛目借口资金匮乏、政局不稳，不想庆祝至圣诞辰，但正如德农所说的，其真实目的是向信徒暗示，法国人“反对他们宗教的最重要圣礼之一”。拿破仑得知此事后坚持负担一切费用，尽管他手头紧。[81]8月20日，三日庆典揭幕，节庆期间，柱悬彩灯，队朝寺院，乐音飘飘，诗声琅琅，熊猴表演助兴，魔术巧隐活蛇，彩绘麦地那（Madīnah）至圣墓妆点圣礼。一些男舞者表演淫秽舞蹈，就连前色情小说家德农看到后也惊呆了。至圣诞辰当天，法军鸣炮致敬，某个团的乐队加入人潮，军官们则参见赛义德·哈利勒·巴克里（Sayyid Khalil al-Bakri）阿訇，拿破仑宣称他是穆罕默德最尊贵的子民。百名阿訇举办盛筵，席上，他们允许法军饮酒，并宣布拿破仑是至圣的女婿，为他冠名“阿里-波拿巴”（Ali-Bonaparte）。他和埃及人互相迎合，正如一名法军军官回忆道：“士兵露出礼貌的表情，回到营地后，他们就嘲笑这出喜剧了。”[82]

庆典最后一日，拿破仑创立了埃及学院，他任命蒙日为院长，自任副院长。学院总部位于开罗郊区，其地址原是卡西姆（Qassim）贝伊的宫殿。这座宫殿足以安置学院的图书馆、实验室、九个车间、古董藏品乃至野生动物园。举办数学研讨会的厅堂本是后宫。首席气球驾驶员尼古拉·孔泰（Nicolas Conté）主管车间。除了风车磨坊零件、时钟、印刷机，学院车间还制造其他很多产品。德塞征服上埃及后，各种石头和珍宝被送至开罗、罗塞塔和亚历山大，只要能运载这些东西的船只到来，它们就会被送往卢浮宫。

埃及学院分为数学院、物理学院、政治经济学院、艺术院四个院，每五天开一次会。开幕式上，拿破仑建议学院选择研讨课题时应考虑非常实际的问题，如改善军队的烘焙技术、用他物取代啤酒花酿酒、把尼罗河水净化成饮用水、判断开罗更适合水力磨坊还是风车磨坊、分析在

埃及生产火药的可能性、考察埃及人的法律与教育现状。学者们有自己的报纸《埃及周报》（*La Décade Égyptienne*）[83]，拿破仑也希望他们教埃及人了解独轮车和手锯的益处。然而，学者们的活动与思考并非全受商业和殖民影响。他们研究埃及的动植物、古迹、地理和海市蜃楼，这些方面的成果就很少用于实践。

拿破仑努力用启蒙科学和理性征服埃及人，甚至提议建造天文台。[84]法国人充分利用印刷机、医疗器械、望远镜、时钟、电力、热气球等近代奇观，试图震慑埃及人，贾巴尔提爽快地承认的确“心灵大为触动”，但这些东西似乎不能促进法国人的政治事业。（贝托莱在学院展示化学实验，一名谢赫问这实验能否让他同时出现在摩洛哥和埃及，贝托莱答之以法式耸肩，谢赫遂下结论：“好吧，他根本算不上什么巫师。”[85]）

拿破仑误以为塔列朗已去君士坦丁堡兑现承诺，在埃及学院成立之日，他给对方写信，称不久之后，埃及会运大米去土耳其，并保护通往麦加（Makkah）的朝圣路。[86]同日，他派高级参谋官约瑟夫·博瓦松（Joseph Beauvoison）上校去圣地巴勒斯坦，试图同阿克（Acre）帕夏艾哈迈德·杰扎尔（Ahmed Jezzar）谈判（此人绰号“屠夫”，令人闻风丧胆）。杰扎尔敌视马穆鲁克，也对土耳其举起反旗。他的专长是伤人肢体、毁人容貌，但他也设计恐怖的折磨方式，比如给受害者的脚钉上马蹄铁、把活着的基督徒砌进墙里、先剥光50名腐败官员的衣服再砍死他们。[87]杰扎尔杀了7个妻子，但他爱好赠送来访者他自己剪的纸花。既然易卜拉欣贝伊被迫从埃及逃往加沙（Gaza），拿破仑就希望能和杰扎尔联手消灭他。杰扎尔拒绝接见博瓦松，反倒与奥斯曼和解。（杰扎尔有时会砍掉他讨厌的信使的脑袋，博瓦松是个幸运儿。）

按照拿破仑的盘算，一旦征服埃及并稳固下来，他就返回法国。9月8日，他却致信督政府（像其他书信一样，这封信也得经地中海上的

皇家海军查验）：“我恐怕不能践行10月回巴黎的承诺，但我只会耽搁几个月。此地一切顺利，这个国家已经归顺，开始适应我们。剩下的必须由时间来完成。”[88]然而，这回他又误导了督政府，因为埃及显然没有“开始适应”法国统治。他的很多书信涉及法军为巩固驻军采取的措施，如斩首、扣押人质、焚烧村庄。[89]然而，拿破仑满足于军团的着装与待遇，他给巴拉斯写信时提不出别的要求，仅让对方送一个剧团来军中表演。[90]

10月20日，拿破仑得知一支土军在叙利亚（Syria）集结，预备来袭。他需要前去迎敌，但当天晚上，开罗全城的光塔（minaret）响起呼声，呼吁全民反抗法国统治者。次日上午，城中大部分地区公开起义。开罗总督多米尼克·迪皮伊（Dominique Dupuy）将军在街上被人一矛刺死，苏乌科夫斯基与拿破仑的15名私人警卫也遇难，他们的尸体被丢去喂了狗。[91]（共有8名副官随拿破仑去埃及，其中4人被杀、2人受重伤，这其中，欧仁在围攻阿克时负重伤。）埃及人弄沉尼罗河上的不少船只。拿破仑后来对督政府声称有53名法国人遇害，但死亡总数约为300人。[92]反抗者占据了开罗最大寺院之一贾马-爱资哈尔（Gama-el-Azhar）大清真寺，把它当总部。有人传播谣言，说死去的迪皮伊其实是拿破仑本人，此事就像乌理玛（宗教学者）一样激化了起义。于是乎（正如布列纳回忆道），“波拿巴立刻上马，他只带30名向导，前往所有受威胁的地方，恢复我方信心，并且镇定自若地采取防御措施”。[93]

开罗城寨墙厚10英尺，高高在上掌控全城，守住这里是拿破仑最重要的目标。城寨安全后，多马丹随即居高临下，用8磅炮轰击敌军要塞。炮轰长达三十六小时以上，他毫不犹豫地把15发加农炮炮弹射入大清真寺内，之后步兵猛攻寺院，损坏了它。2500多名反叛者死亡，更多人后来在城寨中被处死。多年后，皮埃尔-纳西斯·介朗（Pierre-Narcisse Guérin）描绘拿破仑宽恕起义者，而他在这之后过了很久才原谅他们。[94]当时，他下令把抓到的所有武装反叛者斩首，并抛尸入尼罗

河，尸体随河漂流，恐吓其他埃及人。他们的脑袋被装进口袋里，由骡子驮去开罗中心的伊兹贝克耶广场，那儿的头颅堆积成山。[95]“我没法描述这种恐惧，”一位目击者回忆道，“但必须承认，很长一段时间中它保障了安宁。”[96]10月27日，拿破仑致信雷尼耶：“我们每晚都要砍30个脑袋。”拉瓦莱特称，埃及警长“出门必带绞吏。实施最轻微的违法行为就要被罚打脚掌”。这种手段被称作脚掌笞刑（bastinado），因为脚底有大量神经末梢、小骨头和肌腱，这种刑罚十分痛苦，就连女性也不能免刑。[97]残酷的措施确保普通开罗人不像忠诚信徒一样成群地反抗法军，否则他们可没法对抗60万人。起义结束后，11月11日，拿破仑随即规定讯问时禁用脚掌笞刑。“殴打涉嫌掌握重要秘密的人这一野蛮传统必须废止，”他对贝尔蒂埃下令道，“折磨毫无价值。可怜的家伙们想到什么审讯者爱听的话就说什么。”[98]

11月30日，开罗已恢复正常，足以让拿破仑开放蒂沃利（Tivoli）休闲庭园了。园内一位“美艳动人、活泼爽朗的妙龄女子”吸引了他的目光，她就是第22猎骑兵团中尉让-诺埃尔·富雷斯（Jean-Noël Fourès）的20岁妻子波利娜·富雷斯（Pauline Fourès）。[99]当时人士称，她有美丽的圆脸与金色长发，若此言不虚，则富雷斯中尉带妻子参战之举的确愚蠢。距拿破仑发现约瑟芬不忠已有六个月，他初次看到波利娜没过几天，两人就开始缠绵。他们的风流韵事有一层喜剧色彩。12月28日，拿破仑派富雷斯中尉携他所说的重要急件去巴黎，往返本需三个月，结果就在次日，皇家海军巡航舰“狮子号”（Lion）拦下了他乘坐的船。当时间或有放过军事小角色的惯例，所以英军没有关押富雷斯，反而送他回亚历山大。于是富雷斯中尉比预期返程日提早十周到达开罗，然后发现波利娜已经住进拿破仑的埃勒菲贝伊宫，她还得到了绰号“克娄巴特拉”（Cleopatra）。[100]

有种说法称，富雷斯随后与波利娜争吵，往她裙子上泼了一瓶水。但另一种说法称，他用马鞭打得她头破血流。[101]不管真相为何，两人

离婚了。于是，拿破仑驻开罗时期，波利娜成了其正式的情妇（maîtresse-en-titre）。他设宴时，她在席上尽女主人之谊，两人还共乘马车驶过城市与郊区。（欧仁深感苦恼，拿破仑允许他不在这些场合出勤。）外遇分散了拿破仑绿帽子上集中的非议，对当时的法军将领来说，戴绿帽是个比找外遇严重得多的话柄。拿破仑离开埃及时把波利娜交给朱诺，但后者在决斗中负伤，不能回巴黎，于是又把她交给克莱贝尔。波利娜·富雷斯后来靠巴西木材生意赚了一笔钱，她穿男人的衣服，还抽烟斗。再后来，她带着宠物鹦鹉与猴子返回巴黎，一直活到了90岁。[102]

11月19日，拿破仑威胁杰扎尔："如果你继续庇护埃及边境的易卜拉欣贝伊，我就视你为敌，进军阿克。"这预示他决心发起战役。[103]当代历史学家称这场战役为叙利亚战役，尽管拿破仑从没到达今叙利亚的地界，而一直待在今加沙、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12月上旬，杰扎尔回敬拿破仑，宣称要将埃及从法军手中解放出来，他侵入加沙、拉姆莱（Ramleh）[104]和雅法三省，在阿里什（El-Arish）建立阵地，此地距拿破仑在西奈沙漠（the Sinai desert）边沿的埃及要塞卡提耶（Katieh）仅22英里。

12月下旬，拿破仑访问苏伊士，他既视察当地要塞，也追踪拉美西斯二世的运河。这条运河沟通尼罗河和红海，他沿河走了40英里，直到它消失于荒漠沙地。（他几乎不会料到，1869年，自己的亲侄子会继承苏伊士运河开凿事业。）拿破仑还宣称，"摩西和犹太民族的宇宙论源自上古，出于对他们的敬意"，他想去西奈山（Mount Sinai）。[105]除了向导们，随行人员有贝尔蒂埃、卡法雷利、多马丹、海军师级将军奥诺雷·冈托姆（Honoré Ganteaume，他从尼罗河会战中生还，拿破仑说这是此战唯一的怜悯）、军务组织长官让-皮埃尔·多尔（Jean-Pierre Daure）、蒙日以及另外四名学者。[106]"我们走得快，"多格罗回忆道，"司令疾驰出开罗，我们就驱马全速前进，累得它们气喘吁

吁。”[107]

12月28日，拿破仑趁退潮跨越红海的一部分，[108]但就像在任何战场上死里逃生一样，正是在这次从苏伊士去西奈的观光途中（不过他从没到达西奈山本身），他似乎同死神擦肩而过。“我们轻松到达对岸。”多格罗说。拿破仑一行参观了摩西泉（Spring of Moses）等古迹，中午时在纳拜井用餐饮马，但夜幕降临后，他们迷路了，在低洼的海岸湿地徘徊，这时潮水上涨了。

> 我们的坐骑很快有半个身子陷进泥沼，它们挣扎着，但脱身太难……我们丢下很多被困住的马，历经千辛万苦才到达另一片海湾……当时是晚上9点，潮水已经涨了3英尺。情况糟透了，这时有人说发现浅滩。波拿巴将军是最先过去的人之一，向导们四处分散，引导剩下的人……我们太高兴了，庆幸自己没落得法老军队的下场。[109]

---

[1] Murphy，Orville T.，‘Napole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How Much Did He Owe to the Past？’*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p.165，Volney，Constantin de，*Voyag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1787，p.235

[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908 p.1118，August 16，1797

[3] eds. Bertaud，Jean-Paul，*La France de Napoléon* 1987，p.312

[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390 p.80，April 13，1798

[5] Abulafia，*The Great Sea* p.516

[6] 《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Alexandre Dumas）之父。

[7]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85，ed. Handel，Michael，*Leaders and Intelligence* 1989，p.41，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56

[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69

[9] ed. Moreh，Schmuel，*Napoleon in Egypt* 1993，p.12

[1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15 no.12924 p.537

[1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4 no.2570 p.128

[12] Plumptre，Anne，*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Residence in France 1802-1805* 3 vols.1810，p.321

[13] Strathearn，Paul，*Napoleon in Egypt* 2007，p.39

[1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415 p.94，April 19，1798

[15] eds. Tortel，Christian and Carlier，Patricia，*Bonaparte de Toulon au Caire* 1996，p.28

[16]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391 p.81，April 13，1798

[17] Knight，Roger，*The Pursuit of Victory* 2006，p.284

[18]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p. xv-xvi

[19]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37

[20]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519 p.142，June 13，1798，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84，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10，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76

[2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547，p.155，June 17，1798

[22] 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Ⅰ pp.239-40

[23]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p.212-13

[24] 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Ⅰ p.132

[25] 这很难说是理想图腾，因为公元前48年庞培刚踏上埃及海岸就遇害。布瓦耶提及的150人中，只有40人死亡，剩下的人负伤。

[2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10，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88，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Ⅰ pp.244-6，ed. Moreh，Schmuel，*Napoleon in Egypt* 1993，p.3

[27]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174 p.820，January 28，1799

[28] Strathearn，Paul，*Napoleon in Egypt* 2007，p.46，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90

[29] Arnault，A.V.，*Memoirs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Boston）1833，Ⅰ p.86

[30] Bodleian MS Curzon e1. p.15

[31] 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Ⅰ p.134

[32] 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Ⅰ p.133

[33] Jonquière，Clément de la，*L'Expédition d'Égypte 1798-1801* 4 vols.1908，Ⅱ ch.5

[3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625 p.193，July 24，1798

[35] ed. Moreh，Schmuel，*Napoleon in Egypt* 1993，p.8

[36] Holland，Lord，*Foreign Reminiscences* 1850，p.248

[37] Bourrienne，Louis-Antoine Fauvelet de，*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36，Ⅰ p.66，Stuart，Andrea，*Rose of Martinique* 2003，p.234

[38] ed. Howard，J.E.，*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vol.Ⅰ 1961，Ⅰ pp.258-9

[39] BL Add. MSS 23003

[40]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635，p.199，July 25，1798

[41]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277 p.230，May 11，1800

[42] 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Ⅱ p.111

[43] 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Ⅰ p.121

[44] Gichon，Mordechai，'East Meets West：The Clash Between French and Oriental Society during Napoleon's Campaign in Egyp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106 n.12

[45] 事实上，从胡夫大金字塔竣工到1798年历经四十四个世纪。

[46] ed. Dufourcq，Albert，*Mémoires du Général Baron Desvernois* 1898，pp.121-2

[47]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270

[48] Duffy，Christopher，*Austerlitz* 1977，p.137

[49] 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Ⅰ p.133

[50]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p.15-16，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Ⅰ p.78

[51] ed. Bierman，Irene A.，*Napoleon in Egypt* 2003，p.85

[5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09

[53] Solé，Robert，*La conquête de l'Égypte* 2006，pp.108-9

[54]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74

[55] Bertrand，Henri-Gratien，*Cahiers de Sainte-Hélène* 3 vols.1951，Ⅰ p.21

[56] 拿破仑指的是630年穆斯林征服麦加后破除异教。

[5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9 p.570

[58] 拿破仑曾建议一位法国主教允许法属西印度群岛实行一夫多妻制，“但是阁下他不听”。Kerry ed.，*The First Napoleon*，p.99.

[59]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99

[60] 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p.18

[61]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89

[62]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12

[63]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08

[6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p.221-5

[6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p.221-5

[6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p.221-5

[67] ed. Moreh，Schmuel，*Napoleon in Egypt* 1993，p.14

[68] ed. Bierman，Irene A.，*Napoleon in Egypt* 2003，p.85

[69] ed. Ainé，Desgranges，*Histoire de l'expédition des français en Égypte* 1839，pp.13-14

[7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p.221-5

[7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 2625 p.193，July 24，1798

[7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64

[7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890 p.706，December 9，1798，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676 p.216，July 30，1798

[7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870 p.299，August 19，1798

[7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870 p.299，August 19，1798

[76]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857 p.289，August 18，1798，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140

[77]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870 p.299，August 19，1798

[78] 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Ⅰ p. ⅹⅵ，Alison，Sir Archibald，*The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Bourbons* vol.1 1843，Ⅰ p.580

[79]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43，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832 p.277

[80] 今拉希德（Rashīd）。——译者注

[81] Cole，Juan，*Napoleon's Egypt*（New York）2007，p.123

[82] Cole，Juan，*Napoleon's Egypt*（New York）2007，p.126

[83] 革命历的周，详见第四章。——译者注

[84] Byrd，Melanie，‘The Napoleonic Institute of Egyp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p.4

[85] Hazareesingh，Sudhir，‘God of War’*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 February 2012，16/7/2006 p.27

[86] 当天，拿破仑也给贝尔蒂埃写了12封信，其中一封命令对方让功勋卓著的第75战列步兵半旅中士拉特雷耶（Latreille）享受两个月的双倍军饷。CG2 no.2798，p.265. 从1798年7月登陆埃及到离开，拿破仑在这里待了十三个月，写了数千封平信和急件，现存2196封。

[87] Montefiore，Simon Sebag，*Jerusalem* 2011，p.315，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80 p.874

[88]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112 p.399，September 8，1798

[89] 在亚洲，焚烧村庄是控制潜在敌对区的标准途径。正如一位研究威灵顿的亚洲战史的历史学家所说，"重整秩序"是驻印度英军的家常便饭，他们"经常一把火烧光村子或偷牲口"。Davies，*Wellington's Wars*，p.25.

[90]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424 p.523，October 11，1798，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148 p.414，September 12，1798

[9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554 p.574，October 27，1798

[92]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557 p.576，October 27，1798

[93]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80

[94] Prat，Louis-Antoine and Tonkovich，Jennifer，*David*，*Delacroix and Revolutionary France* 2011，p.44

[9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529，p.564，October 23，1798

[96]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81

[97]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50，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557 p.576，October 27，1798

[98]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656，p.613，November 11，1798

[9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38

[100] Strathearn，Paul，*Napoleon in Egypt* 2007，pp.260-64

[101]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123，Strathearn，Paul，*Napoleon in Egypt* 2007，pp.260-64

[102] Strathearn，Paul，*Napoleon in Egypt* 2007，p.427

[10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740 p.647，November 18，1798

[104] 今拉姆拉（Ramla）。——译者注

[10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39

[106] Derogy，Jacques and Carmel，Hesi，*Bonaparte en terre sainte* 1992，p.99

[107]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35

[108] 即便在今天，红海东北岸仍有大量盐水湿地，它们之间有一些干硬地块。这一带的涨潮势头凶猛。当人们穿过看起来像普通海滩的一段地面时，潮水可能突然上涌，迅速淹没它。

[109]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37

第八章 阿克

一国边境或是大河，或是群山，或是荒漠。三地皆难行军，而最难征服者当属荒漠。

——拿破仑军事箴言第一条

恺撒做出十分残忍的决策，砍掉每位士兵的一只手。内战中，他宽待部下，但无情冷待高卢人，常对其有残暴之举。

——拿破仑，《恺撒战史》

1799年1月，萨姆胡德（Samhoud）之战爆发，德塞击溃穆拉德贝伊，并俘获对方在尼罗河上的小型舰队，上埃及的威胁就此平息。拿破仑的统治几乎扩张至埃及全境，他可以着手进攻杰扎尔了。从开罗出发那天，他告诉督政府，自己打算阻止皇家海军使用阿克、海法（Haifa）、雅法等黎凡特（Levant）港口，并煽动黎巴嫩人（Lebanese）和叙利亚基督徒反抗土耳其人，然后再决定是去君士坦丁堡还是印度。[1]“这次远征，我们要战胜很多敌人，”他写道，“沙漠、当地人、阿拉伯人、马穆鲁克、俄国人、土耳其人、英格兰人。”[2]此信提到了俄国人，这不仅仅是拿破仑式夸张。沙皇帕维尔一世（Tsar Pavel I，即保罗一世）憎恨法国大革命代表的一切，自认马耳他骑士团保护人（事实上，沙皇安排自己当选骑士团大头领，接替冯·洪佩施的职位。）1798年平安夜，帕维尔一世同英国以及俄国的老敌人土耳其联手，计划派一支俄军深入西欧。但此时此刻，拿破仑并未暗示这一点。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认为此言表明拿破仑计划打到比阿克更远的地方，但这几乎不可能，因为他在埃及留下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只带了13000人。就算阿克失守，就算德鲁兹教徒、基督徒和犹太人全部加入法军，但军队仍受后勤体系与兵员素质制约，哪怕是拿破仑这样雄心勃勃、足智多谋的将军也无望入侵土耳其或印度。他后来声称，若有印度

的马拉塔（Mahratta）王侯相助，他能把英军逐出印度：他将向印度河（the Indus）进军，日行15英里穿越沙漠，途中在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停留较长时间；行军时，单峰驼驮载病人、弹药和粮草，士兵每天伙食则为1磅大米、1磅面粉和1磅咖啡。然而，阿克和德里（Delhi）相隔2500多英里，军队得穿过今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全境以及印度北境部分地区，这比他从巴黎到莫斯科的征程长得多，后勤根本无法保障。这些规划只能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史诱发的黄粱美梦。

苏丹计划从东边陆地侵入埃及，杰扎尔将支援他。1799年2月，拿破仑的眼下目标是先发制人，事成之后，他得返回埃及应付等候多时的夏季攻势，届时土耳其会水陆并举进攻亚历山大，好在这两股攻势未经协调。拿破仑使用了其老计谋中央位置战略，并且把规模放大了很多。1799年1月25日时，他的确致信英国在印度的最大敌人蒂普苏丹，宣称即将“率一支兵力雄厚、所向披靡的军队开赴红海，摘除您所负英国铁轭的愿望鼓舞着它”。[3]英军巡洋舰[4]截获了此信。当年5月时，出类拔萃的英军中校[5]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爵士[6]率兵攻克迈索尔首都塞林伽巴丹（Seringapatam）[7]，蒂普身亡。拿破仑知道他的信会落入敌手，所以其目的很可能只是传播假情报。

德塞待在上埃及，马尔蒙留守亚历山大，夏尔·迪加（Charles Dugua）将军坐镇开罗。拿破仑入侵巴勒斯坦时，雷尼耶打头阵，克莱贝尔、邦和拉纳各率一个步兵师，缪拉指挥骑兵。法军唱着鼓舞人心的1794年革命歌曲《出征曲》（*Le Chant du Départ*）走出开罗，这首歌后来成了波拿巴派圣歌。在军事会议上，只有约瑟夫·拉格朗日（Joseph Lagrange）将军公开反对出击。他指出，阿克在300英里之外，行军路上要经过酷热的沙漠和不少严密设防的城市，攻下城池后就得留分队防守，而拿破仑打算带去的兵力本来就比较少。拉格朗日提出不如在埃及俟敌来犯，从而迫使敌人穿越西奈半岛，而非在他们的地盘开战。[8]然

而，敌军准备在6月水陆并行进犯埃及北部，拿破仑觉得时间宝贵，经不起消耗。他需要越过沙漠击败杰扎尔，并赶在夏季的沙漠变得不可通行之前归来。

1799年2月10日（周日），拿破仑从开罗动身，13日下午3点，他到达卡提耶。出发前夕，他给督政府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一句密码文，破译后如下："如果3月时……法国与诸王开战，我就回国。"[9]3月12日，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爆发，法国最后要对付俄国、英国、奥地利、土耳其、葡萄牙、那不勒斯的君主以及教皇。

为了穿过当时尚无地图的西奈半岛，拿破仑必须解决少粮、缺水、高温的问题，还得对付敌人贝都因部落。他组织单峰驼队，让士兵轮流练习快速射击，并配备插桩（pieux，一种曲柱，用于迅速搭建栅栏），直到一战时期，驻殖民地法军一直沿袭上述做法。[10]"我们已经在沙漠里走了70里格（league，相当于170多英里），累得筋疲力尽，"旅途中，他致信德塞，"我们喝盐水，有时完全没水喝。我们就吃狗、驴和骆驼。"[11]后来他们还吃猴子。

5000年的历史中，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地区大约爆发了500场战斗。拿破仑避开山区和约旦河谷地通道，他选择的西部沿海路线是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的行军线路反过来。拿破仑当然喜欢战役中的历史层面，他后来回忆道："经过《创世记》记载的地点时，我总会阅读书中相关的内容，惊讶地发现它们仍和摩西描述的一模一样。"[12]

阿里什要塞距开罗170英里，该地守军为土军前卫与其盟友阿拉伯人，他们共有2000人。2月17日，拿破仑与其主力已到阿里什，并修好了战壕与炮台。又渴又累的"士兵大肆抱怨"，还不公平地把整个远征归咎到学者头上，辱骂他们，但军队在发现有希望开战时就安静了。[13]19日，炮弹在城墙上打开的缺口已能容法军进入，拿破仑遂要求阿里什投降。要塞守将易卜拉欣·尼扎姆（Ibrahim Nizam）、马格里

布人（Maghrebians）指挥官哈吉·穆罕默德（El-Hadji Mohammed）、雇佣兵（Arnautes）阿迦（Aga，军官）哈吉·卡迪尔同意献城，[14]他们和麾下的高级阿迦以《古兰经》之名对拿破仑起誓，保证“自己和部下绝不投身杰扎尔帐下，而且今后一年内不回叙利亚”。[15]拿破仑遂允许降军保留武器，放其回家，不过他没有对马穆鲁克履行承诺，缴了他们的械。20世纪下半叶以前，战争规则简单粗暴、大同小异，中东地区尤其如此；不过违背释俘誓言乃公认的重罪。

2月25日，拿破仑赶走加沙市的马穆鲁克，缴获了大量弹药、6门加农炮以及20万份饼干。“这里地形崎岖，生长着柠檬树与橄榄丛，样子极像朗格多克（Languedoc）郊野。”拿破仑告诉德塞，“我感觉如同身处贝济耶（Béziers）附近。”[16]3月1日，拉姆莱的嘉布遣会修士告诉拿破仑，阿里什守军正去往10英里外的雅法，途经拉姆莱时他们说“不打算遵守投降条款，因为我们在缴他们械时先违约了”。[17]修士们估计雅法守军有12000人，“君士坦丁堡也运去大量加农炮和弹药”。拿破仑于是在拉姆莱集结军队，然后继续向前。3月3日中午，法军开始围攻雅法。“波拿巴和其他几个人走近，离它不超一百码，”多格罗回忆雅法城墙时道，“我们回身时被发现了。敌军冲我们开火，有一发加农炮炮弹触地时离司令非常近，他落了一身土。”[18]3月6日，守军发动突击，多格罗于是发现奥斯曼军队成分相当复杂。“有马格里布人、阿尔巴尼亚人（Albanians）、库尔德人（Kurds）、安纳托利亚人（Anatolians）、尕勒莽尼阿人（Caramaniens）、大马士革人（Damascenes）、阿勒颇人（Alepese）和（塞内加尔的）塔克鲁尔（Takrour）黑人，”他写道，“他们被赶了回去。”[19]

次日黎明，拿破仑给雅法总督寄去一封礼貌的劝降信，称“如果城市陷入战火，煽动他的魔鬼就会降临全城”。总督的回应是愚蠢行为，他杀了信使，在城墙上悬其首级。拿破仑遂下令轰开城墙，下午5点，焦渴愤怒的数千法军拥入城中。“场面惨不忍睹，”一名学者写道，“枪

声四起，女人与父亲尖叫，尸骨成堆，一个女孩在母亲尸体上被凌辱，血腥味弥漫，伤者呻吟，胜者大吵着分赃。”法军“杀够了人、拿够了金子”，终于停手了，“他们脚下是一堆尸体”。[20]

拿破仑给督政府的报告承认：“整整二十四小时，我军洗劫雅法、制造所有战时恐怖事件，我从没觉得这些事如此糟糕。”[21]他补充道，因为自己在阿里什、加沙和雅法的胜绩，“共和国军队已是巴勒斯坦之主”，但他说得太早了。雅法之战中，法军有60人死亡、150人受伤，尚不清楚敌方军民的死亡人数。[22]

法军在雅法俘虏了阿里什之战食言者，但也抓获了其他人。拿破仑残忍地对待雅法的战俘。3月9～10日，邦的师中的士兵把几千名战俘押至雅法以南1英里处的海滩，冷酷地屠杀他们。[23]“你……命令参谋军士把抓到的武装炮兵和其他土耳其人都带到水边，”拿破仑给贝尔蒂埃的命令明确写道，“枪毙他们，采取预防措施，确保无人逃脱。”[24]贝尔蒂埃则说，不管在阿里什发生了什么，他认为雅法回绝劝降时这些人就已放弃了生命，而他并不区分战死与无情谋杀。[25]高级军需官路易-安德烈·佩吕斯（Louis-André Peyrusse）致母亲的信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 约有三千人放下武器，司令下令直接把他们带去营地。到了那里，埃及人、马格里布人、土耳其人就被分开。次日，所有马格里布人被押到海边，然后两个营开始冲他们射击，马格里布人无处可逃，只能跳海。逃到海里也躲不开子弹，海水瞬间被染成血红色，水面上漂着大量尸体。少数人本有机会靠礁石逃出生天，那两个营便派人坐船来解决他们。我们在海边留下一支分队。一些被残酷屠杀的人注意到了我们的背信弃义……命令建议我们不用火药，而我们也凶残到用刺刀杀人……这个事例将教会敌人不能相信法国人，三千名牺牲品的血迟早会叫我们血债血偿。[26]

他说对了。1801年5月，法军弃守尼罗河畔的阿夫特（El-Aft），没逃掉的人都被土军斩首。在场的英国人抗议暴行，土军的“回答则是几声怒吼，‘雅法！雅法！’”。[27]雅法屠杀的另一位目击者克雷特莱上尉

看到："我们枪决了第一队俘虏，剩下的遭骑兵冲击……他们被赶进海里，试图游到离岸几百码的礁石上……但这些不幸的可怜人被海浪吞没，最终未能获救。"[28]

当时的法国史料所载死亡人数大相径庭（土耳其没有相关材料，原因很明显），但它们给出的数字一般在2200～3500人。更严重的说法的确也有，但多出自心怀政治动机的反波拿巴主义者。[29]雅法城破，全城沦陷，多语种的土军坚守仅剩的旅馆。欧仁承诺法军会宽待他们，但拿破仑下令处死所有人。因为在阿里什起誓者只有约2000人，他肯定处决了没参加阿里什之战的人。（佩吕斯说屠杀将教会敌人法国人不可信，他指的也许就是这一点。）个中自然有种族因素，拿破仑不会杀害欧洲战俘。

拿破仑本人声称死亡人数不足2000，并说："他们这些魔鬼太危险了，不能再放一次。我别无选择，只能杀人。"[30]又有一回，他承认死了3000人，对一位英国议员说："好吧，我有权利……他们杀了我的信使，割了他的脑袋挑在长矛上……我没有足够补给养活法国人和土耳其人，其中一个必须完蛋。我没有犹豫。"[31]以食物为由不能服人，因为他在雅法缴获了约40万份饼干和20万磅大米。然而，当时他很可能想到自己的兵力太少，没法分出一个营押送这么多战俘经西奈半岛回埃及。[32]拿破仑对巴黎九月屠杀的看法以及他在比纳斯科、维罗纳和开罗的行为表明，若为情势所需，他觉得可采取无情措施。他特别在意确保受过训练的800名土耳其炮兵无力再战。（1795年，若他接受苏丹提供的职位，这些炮兵中会有很多人是他的学生。）拿破仑曾经相信土耳其人的誓言，但没法指望他再信一回。敌人杰扎尔现年79岁，半个多世纪来，他的极端暴行一直为人传说，当年，他将400名基督徒缝进口袋，然后把袋子丢进海里。拿破仑很可能认为自己也要像杰扎尔一样冷酷。[33]

屠杀期间，拿破仑于3月9日致信杰扎尔。他说自己严惩了违反战争规则的人，并补充道：“几天后我就会向阿克进军，但我为何要让素昧平生的老人折寿呢？”[34]信使走了运，因为杰扎尔选择忽视这一威胁。当天，拿破仑也对谢赫、乌理玛和耶路撒冷指挥官发表演讲，他说敌人将受到严酷惩罚，但接着宣称：“真主宽大慈悲！……与人开战非我本意，我是穆斯林的朋友。”[35][36]

历史上少有罪有应得（poetic justice）的例子，但这次它的确出现了——法军强暴并劫掠雅法居民后染上了他们的瘟疫。[37]这种疾病致死率高达92%，只要身上出现它的横痃症状，就类似于被判死刑。[38]克莱贝尔师老兵夏尔·弗朗索瓦（Charles François）上尉在日记中写道，洗劫雅法后，“有士兵染上瘟疫，他们的腹股沟、腋窝和颈子很快长满横痃。不到二十四小时，病人的身体和牙齿都变成黑色。染上这种恶疾就会高烧身亡”。[39]此疾病是鼠疫（la peste），当时，中东流行多种瘟疫，它是最严重的之一。拿破仑下令把旧雅法（Old Jaffa）海边的亚美尼亚修道院医院（今天它仍在此处）改成传染病医院。3月11日，他与德热内特探视医院。军饷官让-皮埃尔·多尔（Jean-Pierre Daure）称：“他抱走躺在门口的瘟疫患者。我们吓了一大跳，因为那个病号的衣服上全是白沫与令人恶心的横痃脓水。”[40]

拿破仑与病人交谈，安慰人心，振奋士气。1804年，安托万-让·格罗（Antoine-Jean Gros）创作的不朽名画《波拿巴探访雅法传染病医院》描绘了这一场景。拿破仑后来说：“身为司令官，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给病人信心，让他们振作起来，而他履行职责的方式是和不同的患者谈话，并鼓励他们。他说自己也染上瘟疫，但很快康复。”[41]（最后一句话没有证据支持。）拿破仑相信鼠疫受毅力影响，多年后，他说：“精神高昂、不被必死之念左右的人……大多痊愈，但心灰意冷者几乎都是恶疾牺牲品。”[42]

3月14日，拿破仑离开雅法，向阿克进军。次日，皇家海军巡航舰“忒修斯号”（Theseus）与“老虎号”（Tigre）到达阿克港边，船上有英国海军准将西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爵士以及拿破仑的布列讷同窗、法国保王党人、军事工程师安托万·德·菲利波（Antoine de Phélippeaux）。除了逐退法国侵略军的渴望，英国-俄国-土耳其联盟没多少共同目的，可这一愿望已经足以让皇家海军努力阻止拿破仑拿下阿克了。1104年，十字军领袖、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Baldwin I）攻陷阿克，后来他在此修筑8英尺厚的城墙。几个世纪以来，阿克的城防大大削弱，但鲍德温修的城墙仍然矗立，尽管不算太高，而且城外有一条很深的护城河。港口守军包括约4000名阿富汗人（Afghans）、阿尔巴尼亚人与摩尔人（Moors）以及杰扎尔的犹太裔优秀参谋长哈伊姆·法尔希（Haim Farhi，这些年来，主人割了他的鼻子，砍了他的一只耳朵，挖了他的一只眼睛），现在，史密斯准将、能干的菲利波以及200名皇家海军士兵与水手一同助他守城。他们增设斜坡工事，以某一倾角加固墙基，并建造斜土堤，以便把加农炮拉到城墙上（雅法城墙太脆弱，无法安置大炮）。部分防御工事以及史密斯布置的一些海军加农炮至今仍然可见。

3月15日，纳布卢斯的阿拉伯骑兵在卡孔（Kakoun）与法军小战，拿破仑、拉纳和克莱贝尔轻松打退进攻，仅折损40人。三天后，拿破仑就得在俯瞰海法的悬崖上惊恐地观望了。海军旅级将军皮埃尔-让·斯唐德莱（Pierre-Jean Standelet）率9艘船只运送拿破仑的所有攻城炮，这支小型舰队绕过迦密山（Mount Carmel）海角时正好落入“老虎号”与“忒修斯号”之手，6艘船被俘，另有3艘逃往土伦。于是拿破仑最重型的武器大都被送去阿克对付他自己了。事件进程也转入另一个同样明确的讯号：杰扎尔恢复老一套了，将他派去求和的信使斩首。[43]

3月19日中午，拿破仑开始围攻阿克，在300码外围着城池修工事、挖战壕。他准备先用自己的轻型炮轰城，打开缺口后即命令法军全力猛

冲，并希望仍可借此拿下城池。拿破仑司令部设在距阿克1500码的图龙山坡（Turon hillsides），此地恰是1191年狮心王理查围攻阿克时的司令部旧址，但他的部分围城战线被迫经过蚊虫肆虐的湿地，因此军中很快暴发了疟疾。法军着手挖掘战壕，并制作围城工事需要的束柴、堡篮（gabions）和导爆药卷（saucissons）。

“乍一看，这个地方守不住，”多格罗认为，“似乎很难撑过八天。我们以为，只要我们站在阿克城下，帕夏就会想起轻易失守的雅法命运多么悲惨，心生恐惧。”[44]多格罗借事后诸葛之便总结道，此时拿破仑应该回埃及，因为杰扎尔失去了阿里什、加沙和雅法，3月18日又丢了海法，他已无法继续威胁埃及，而且拿破仑撤退前可留人驻守海法。但此次入侵的首要目标是消灭在大马士革（Damascus）集结的土军，拿破仑尚未达成目的。

接下来的九周时间里，拿破仑至少对阿克发起了9轮大攻势、3轮小攻势。与此同时，他还得派兵防备土耳其人、阿拉伯人与马穆鲁克，好在他们没有协同行动，而是一个接一个来袭。他一度紧缺弹药，只好花钱雇士兵捡拾皇家海军舰队和阿克城发射的加农炮炮弹，捡一发炮弹的报酬介于半法郎和一法郎间，视其口径而定。并非只有法军实施激励措施，土军之所以多次出击（达26次），原因之一便是他们可拿法国人的脑袋换杰扎尔的丰厚赏金。[45]（1991年，阿克战场出土了四具骷髅，其中两具的头颅被割。）3月28日，一发加农炮炮弹落入拿破仑的两名副官——欧仁与新任督政菲利普·梅兰·德·杜艾之子安托万·梅兰（Antoine Merlin）——之间，距他自己仅三步之遥。[46]在一次炮击中，某座塔楼有些塌陷，法军随后进攻，但因为梯子太短，行动告败。法军士气于是遭受打击，这可以理解。有一次，土军出击后，法军战斗了好几个小时才击退敌人。战斗工兵开始在另一座塔楼下埋地雷，但被反雷对策挫败。

与此同时，为阻止大马士革增援，拿破仑分别派缪拉和朱诺夺取萨菲德（Safed）与拿撒勒（Nazareth）。4月8日，朱诺在卢比亚村（Loubia）附近的小战中击败土耳其突袭队，且自身未受损失。拿破仑称：“这场著名战斗为法国人的冷静增光添彩。”[47]六天后，一次重要得多的战斗爆发，事实上，整个叙利亚战役正因此战彰显意义。

塔博尔山（Mount Tabor）[48]之战名不副实，虽然克莱贝尔曾绕行塔博尔山，但实际战场是8英里外的哈默雷山（Mount Hamoreh）。晚上，在大马士革集结的约25000名土耳其人与马穆鲁克会在泉水边给马和骆驼喂水（饮牲口耗时很久，因为一头口渴的骆驼能喝40升水）。克莱贝尔十分大胆，他想趁那时率2500人进攻兵力远超己方的敌军。然而，4月16日早上6点太阳升起来了，但克莱贝尔的部队还没出中央的杰兹里尔山谷（Vale of Jezreel），土军看清敌人全貌，从平原另一侧袭来。克莱贝尔有充足的时间让士兵结成两个大方阵，尽管很快被包围，他们仍保持队形，沿哈默雷山的平缓斜坡慢慢下山，而敌军骑兵在缓坡上能发挥的效力较少。中午时分，克莱贝尔已在高温下战斗六小时，他遭受了损失，水和弹药也不多了。然后他顺利完成危险复杂的机动，将两个方阵合为一个。

克莱贝尔先前曾警告拿破仑自己遇上大股敌军，所以后者接过邦的师，去拿撒勒支援前者。16日，拿破仑到达拿撒勒，此时克莱贝尔已经开战，于是他采取合围机动，将士兵从西边调至哈默雷山。大马士革帕夏阿卜杜拉（Abdullah）忽视了某条基本战术规则，他本该派侦察兵提防试图救援克莱贝尔的军队，就比如说这支援军。拿破仑向拿撒勒东南方行军，他能看见克莱贝尔以一敌十之地腾起烟雾与灰尘，中午左右他正好赶到土军后方的战场。拿破仑沿山脊分水岭上山，这条路完全避开了土耳其人的视线，就算他们骑马也看不见他。杰兹雷尔山谷远望平坦，但谷内有海拔30～60英尺的丘陵与天然弯道。今人若从（原样保存的）当年战场眺望峡谷，便可轻易明了为何拿破仑的部队绕行哈默雷山

时会被这些地形轮廓“掩藏”形迹、为何土军完全没料到法军会袭其后方，这是所有将军都梦想的组合，拿破仑将之发挥到极致。法军还没来得及重创敌人，奥斯曼军队就逃走了，但他们已然分崩离析，无望夺回埃及。

战后，拿破仑入住拿撒勒附近的修女院，并随人参观院中圣母玛利亚的卧室。院长指着一根破旧的黑色大理石柱，“尽可能用最庄严的语调”对他的部下说，天使加百列“前来宣告圣母荣耀神圣的归宿时”劈开了那根柱子。有些军官忍俊不禁，但正如其中一人记录的，“波拿巴将军严肃地看着我们，于是大家又变得一本正经”。[49]拿破仑经常重游战地，次日，他再访塔博尔山之战战场后返回了阿克。整个4月下旬，他组织起更多的攻击与反击。

4月27日，最受欢迎的指挥官之一卡法雷利永别了法军将士。几天前，他的右臂中了加农炮炮弹碎片，伤口滋生坏疽，夺去他的生命。“全军的惋惜之情为卡法雷利将军殉葬，”拿破仑的当日公告写道，“军团痛失一员大勇指挥官，埃及痛失一名立法者，法兰西痛失一位优秀公民，科学界痛失一个杰出学者。”阿克会战的伤员包括迪罗克、欧仁、拉纳及四位旅级将军。5月10日，邦在城墙下负致命伤。所以说，战斗时军官待在前线，这是他们的关键职责，士兵也因此敬爱他们。有一次，阿克守军炮轰城下，贝尔蒂埃的副官中弹身亡，当时他就站在拿破仑的旁边，因为加农炮炮弹呼啸而过时的“空气颤动”，拿破仑自己也被震倒。[50]弹药纸告罄后，某日公告要求士兵把没用过的纸都交给军需部。

5月4日晚，法军奇袭阿克未遂。三天后，拿破仑已经看见海平面上有前来驰援的土耳其海军，遂命拉纳猛攻阿克。颇有胆识的将军设法在东北塔楼插上三色旗，但他未能更进一步，然后被赶了回来。此时拿破仑已对贝尔蒂埃说，阿克不过是“一粒沙”，这表明他在考虑放弃围城。

他也确信西德尼·史密斯爵士是个“疯子”，这是因为英国海军准将提出和他在城墙下单挑。（拿破仑回信称，史密斯不配当他的对手，“他不会来决斗，除非英国人能让马尔伯勒从坟里出来”。）[51]史密斯还想了个主意，他伪造拿破仑给督政府的信，哀叹法军处境危险，然后又假装截获这封信。逃兵在法军中散发伪信，据说拿破仑见信后“勃然大怒，把它撕成碎片”，并禁止全军谈论它。这出军事诈术（ruse de guerre）肯定骗过了土耳其人，奥斯曼驻伦敦大使信以为真，还寄了一份副本给外交部。[52]

然而，史密斯最出色的心理战术并不复杂，这一招既不含假情报也不含误传，仅仅是给拿破仑提供信息。他打着休战旗，送来不少英国和欧洲的最新报纸，拿破仑拼凑报上信息便能明了最近打击法军的一系列灾难。早在1月，他就试着积极寻求报纸。现在他能读到下列消息了：3月，儒尔当在德意志的奥斯特拉赫（Ostrach）与施托卡赫（Stockach）战败；4月，谢雷在意大利马尼亚诺（Magnano）战败，整个意大利地区中，只剩热那亚还在法国手中。拿破仑的心血之作内高卢共和国已然灭亡，旺代又出现叛乱。如拿破仑日后解释时所说，报纸令他明白，“照法国当时的处境，不能指望它会派援军来，但没有增援就没有进展”。[53]

5月10日黎明，一个旅进攻阿克。先前进攻中战死的人正在腐烂，该旅士兵翻过战友尸身，但并未如英国宣传人员所说故意拿尸体当云梯。正如一位目击者回忆道：“有人进了城，但他们遭弹雨袭击，又发现城中修了新战壕，于是被迫退回缺口。”这些士兵在那儿战斗了两小时，因交叉火力而不断减员。[54]这是最后的攻势，次日，拿破仑决定放弃围城，返回埃及。“这个季节已经过了太久，”他告诉督政府，“我预想的目的也已达成。埃及需要我……阿克现在仅剩一堆石头，我应该涉沙返程。”[55]

阿克仅剩瓦砾当然是谎话，拿破仑致军队的宣言也一样虚伪："再过几天，你们就能在帕夏宫殿正中央抓住他，但在这个季节，不值得再花几天夺下阿克。"[56]［多年后，拿破仑重读阿克宣言，抱憾承认："这是个小骗局！"（C'est un peu charlatan！）[57]］他还告诉督政府，有人报称阿克城内每日有60人因瘟疫丧命，此言暗示不取城池也许更好，其实整个围城战期间，杰扎尔军没有任何人死于传染病。[58]然而，天气太热就没法穿越沙漠，他确实需要趁气温没那么高时回来。

事实上，拿破仑在塔博尔山之战中达成了"我预想的目的"，他攻打阿克纯粹是为了追逐梦想：经阿勒颇（Aleppo）侵入印度，在亚洲建立疆域延至恒河的法兰西帝国，抑或占领君士坦丁堡。但正如我们所见，这些念头仅仅是浪漫想象，算不上可行目标，而在叙利亚基督徒宣布继续忠于杰扎尔后，它们就更是泡影了（史密斯起了重要作用，他收集拿破仑致穆斯林的所有宣言，并交给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基督徒）。"但是，阿克人本来都会支持我。"多年后，拿破仑悲叹道。[59]"我打算在阿勒颇换上包头巾"，他认为此举会赢来20万名穆斯林追随者。

1799年5月20日，法军悄悄放弃了围城战线，撤军时间是晚上8～11点，以防"忒修斯号"与"老虎号"趁他们沿海滩行军数英里时开火。[60]法军被迫钉死无法运走的23门加农炮，他们把其中一些埋进沙里，将剩下的沉进海里。[61]多格罗回忆道，"撤退过程中，波拿巴将军一直待在小山上"，后卫撤离时他才随之离开。[62]拿破仑首次遭遇严重的军事挫折（因为巴萨诺和卡尔迪耶罗的败仗几乎算不上重大），而且他必须彻底放弃在亚洲化身又一位亚历山大大帝的梦想。日后他总结自己的光辉理想，宣称："我将建立一种宗教，我看到自己戴着包头巾、骑着大象向亚洲进军，手里拿着一本为我自己的需要而撰写的新古兰经。"[63]他描述雄心时无疑既自嘲又幻想。他显然考虑过改信伊斯兰教，但他看上去不大可能真的这样做。后来他告诉吕西安："我在阿克与命运失之交臂。"[64]

对错失命运一事恼火也好，防止杰扎尔追得太近也罢，不管原因为何，拿破仑一路采用“焦土”战术，在巴勒斯坦倾倒垃圾。1810年，威灵顿撤回里斯本时也用这招对付马塞纳，1812年时俄军当然亦用此计。拿破仑被迫在迦密山医院留下15名重伤员，拜托修士照顾他们，但土军赶到后，伤员尽遭毒手，修士也被逐出居住了数个世纪的修道院。[65]法军撤往雅法时，黎巴嫩和纳布卢斯的阿拉伯部落袭扰其后方。拿破仑命令一些骑兵下马，把坐骑让给伤患。一名侍从武官问他想留哪匹马自用，他就用短马鞭抽打此人，大喊：“你没听见命令吗？所有人步行！”[66]这是不错的戏剧素材（除非你是那个侍从武官）。拉瓦莱特说，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见拿破仑打人。

5月24日下午2点，拿破仑抵达雅法，他面临艰难抉择。穿越前方沙漠能把人累垮，瘟疫患者将无力返回开罗，但因为疾病会传染，也不能让他们乘船，所以他必须决定病人的命运。“待在雅法港时，我们眼中的景象一直很惨烈，堪称平生所见之最，”多格罗回忆道，“到处是尸体和垂死者。有人经过，濒死之人就向他乞求治疗，或是恳求他带自己上船，生怕被丢下……瘟疫患者躺在帐篷里和鹅卵石路上，每个角落里都有人。医院已经挤满。我们离开时留下了很多病号，我确定走之前曾采取措施，确保他们不会活着落入土军手里。”[67]“措施”是指在食物中添加过量的鸦片酊。德热内特认为安乐死有违他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拒绝执行，于是一名土耳其药剂师放了鸦片酊。根据法国目击者的记录，约有50人死亡。[68]拿破仑说死者约有15人，但他为自己激烈辩护：“是提前几小时经历迅速的死亡，还是被那些野蛮人折磨到断气，处于类似境地中的人只要头脑清醒，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69]叙利亚战役一结束，波旁王朝和英国就开始指责拿破仑待士兵冷酷至极，他回答：

> 如果我秘密毒死我的士兵，如果我像他们说的那样干些野蛮勾当，比如驾车碾过肢体残缺、血流不止的伤兵，你觉得全军上下还会热烈动情地为我而战吗？不不，我早被一枪崩了，就连伤员都会努力向我扣动扳机。[70]

虽说宣传人员歪曲雅法安乐死事件抹黑拿破仑，我们似乎也没道理相信其副官安德烈奥西的结论。安德烈奥西说："那些死者已然无法痊愈，他这么做是慈悲为怀。"[71]

法军穿越沙漠返回开罗，一路上天气酷热（拿破仑报称气温达47℃），士兵口干舌燥。这是一个极低谷，有些被截肢的军官"虽然花钱雇人抬自己，仍被扔出担架"。一名目击者指出，军队士气彻底消沉下去，"这摧毁了所有的慷慨情感"。[72]法军不知道，在他们走的沿海路线上，地下水离表层很近，只要往下挖几码就能喝上水。"波拿巴骑单峰驼，迫使我们的马拖着疲惫步伐。"多格罗回忆道。[73]正如拿破仑对督政府所言，这是因为"每天得走11里格（相当于29英里）到井边，井里有一点含硫黄的热盐水，我们迫不及待地灌下井水，比在餐馆里喝上好香槟还心急"。[74]另一名士兵在信中写道："大家都不满……有些人当着司令的面自杀，大吼'看看你干的好事！'"[75]英军拦截并发表了这封信。

6月14日，拿破仑重返开罗，他提前传令该城筹办庆典迎接凯旋之师，并在入城式上重点展示战俘与缴获的军旗。"我们已经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多格罗回忆这件事时说，"但我们看上去依旧惨兮兮。我们什么都没有……大部分人不是缺帽子就是少靴子。"[76]主要的谢赫赴开罗欢迎拿破仑，"对他归来一事致以最深沉的欣悦"，不过真实性几何就是问号了。[77]在叙利亚远征中，拿破仑折损4000人，他向巴黎汇报时大大缩小战损数字，称500人战死、1000人负伤。[78]回开罗一周后，拿破仑派冈托姆去亚历山大，让他安排威尼斯制造的巡航舰"卡雷尔号"（Carrère）与"米龙号"（Muiron，这艘船以拿破仑的前副官命名）为绝密长途航程做好准备。

"我们是沙漠全境之主，"6月28日，拿破仑告诉督政府，"并且打乱了敌人今年的计划。"[79]第一句没多少自夸价值，第二句是谎言，因为

一支奥斯曼舰队已经动身。7月15日，拿破仑、蒙日、贝托莱和迪罗克刚从大金字塔里出来，就有人来报土军已到阿布吉尔沿海。[80]拿破仑致信大国务会议，称入侵军队中有俄国传教会，他妙用俄国人的东正教教义为俄军树敌，并迎合穆斯林的信仰："他们谎称世间有三位神，所以憎恨一神论信徒。"[81]拿破仑认为亚历山大的马尔蒙即将被围，便给他寄去一串忠告，如"只在白天睡觉"，"离天亮还早时就吹起床号"，"确保所有军官晚上披挂整齐"，以及在城墙外侧拴一大群狗来提防秘密进攻。[82]

拿破仑把所有可用兵员一并从开罗调至亚历山大，7月23日晚，他本人赶到那里。路上天气太热，很多士兵裹着斗篷露宿。接近亚历山大时，法军得知阿布吉尔港的小股守军溃败，并且在土军指挥官穆斯塔法（Mustafa）帕夏面前被斩首。"这则消息影响十分恶劣，"多格罗记载道，"法国人不喜欢这种残酷的作战方式。"[83]由于雅法杀俘事件在前，这话听来是有些虚伪，但穆斯塔法的行径导致两天后的阿布吉尔会战中少有人被俘。当时，8000名法军大败穆斯塔法帕夏麾下的7000名土耳其人、马穆鲁克与贝都因人。"我们必须杀得他们片甲不留，"拉瓦莱特写道，"但他们很难杀。"[84]许多土耳其人完全是被拉纳、缪拉和克莱贝尔赶进海里。"如果对手是欧洲军队，"多格罗写道，"我们会抓到3000名俘虏，但这儿却有3000具尸体。"[85]事实上死者接近5000人。此言赤裸裸地承认，法军毫不关心不属于白种人和基督徒的敌人的命运。[86]

土军的第二次入侵破产，埃及已然安全。法国正面对英国、奥地利、俄国结成的新反法同盟，拿破仑决定尽快返回有危险的本土。长期以来，人们斥责他不过是丢弃部下出走，其实他是响应炮声召唤，当法国本身面临直接入侵的威胁时，它最好的将军还困在东方搞战略余兴节目就荒唐了。拿破仑临走前没有通知克莱贝尔和梅努，事实上，他去海边时还命令克莱贝尔去罗塞塔与己会合，以便分散他的注意力。拿破仑给克莱贝尔留下一封长长的指示信，为了让奉命接过指挥权的将军不那

么难受，他承诺将“格外尽心”地送来一队演员，“他们能在军中发挥重大作用，还会改变这个国家的习俗”。[87]克莱贝尔管拿破仑叫“那个科西嘉矮子”，他是个直率的阿尔萨斯人，发现拿破仑离开埃及后便对自己的部下说：“那混蛋扔下我们跑了，丢给我们一条他拉满屎的裤子。回欧洲后，我们要揍他的脸。”[88]克莱贝尔未能享受那份快乐，1800年6月，24岁的叙利亚学生苏莱曼（Soliman）刺死了他。（处决苏莱曼时，长矛先从他的臀部刺入，再从胸口刺出。）[89]

拿破仑渡海之举远非胆怯，因为地中海几乎堪称英国内湖，过海需要很大的勇气。他从距亚历山大9英里的贝达（Beydah）出发，资深班底大都随行，包括贝尔蒂埃、拉纳、缪拉、安德烈奥西、马尔蒙、冈托姆和梅兰，同行的还有学者蒙日、德农与贝托莱。拿破仑也带上了一个马穆鲁克装扮的奴隶男孩，他叫鲁斯塔姆·拉扎（Roustam Raza），生于格鲁吉亚，当时年龄则说法不一，介于15岁至19岁。在开罗时，贝克里（Bekri）谢赫把他当礼物送给拿破仑。此后十五年，鲁斯塔姆一直担任拿破仑的警卫，每晚都携带匕首睡在他房门外的垫子上。[90]鲁斯塔姆11岁时就卖身为奴，他害怕航海，拿破仑告诉他：“什么都不用怕，我们很快就能到巴黎，那儿美人如云金钱成山。你看，我们会非常快乐，比在埃及时还快乐！”[91]德塞仍在追击穆拉德贝伊，朱诺离登船地太远，拿破仑命令此二人留下。他致信朱诺，谈到“我对你的温柔友谊”，此信全篇皆称对方为“你”。[92]

拿破仑对军团撒了谎，称政府召他回法国。[93]“我很爱我的士兵，分别令我痛苦，”他说，“但我不会离开太久。”[94]8月22日，他登上“米龙号”。次日早上8点，在“卡雷尔号”陪伴下，“米龙号”顺东北风起航。拿破仑向来运气好，接下来两天风向没变，所以他躲过了当地海域的英军巡洋舰。两艘威尼斯出产的巡航舰绕道回法国，走得很慢。它们先是沿非洲海岸线南下至迦太基湾（Gulf of Carthage），接着又北上至撒丁岛（Sardinia）。“冗长乏味的沿岸航行中，我们一条船也没看见。”德

农回忆道，“乘客波拿巴无忧无虑，他或是埋头钻研地理与化学，或是放松身心与我们一同欢笑。”，[95]旅途中，拿破仑不仅向学者求教，“还给我们讲鬼故事，故事里的他总是非常聪明……他每次提起督政府时都板着脸，并略带鄙夷之色”。[96]布列纳给拿破仑读历史书，一直读到深夜，哪怕对方晕船。“有一次，他问我克伦威尔的生平，”德农回忆道，“我知道我没觉睡了。”[97]保守派革命将领奥利弗·克伦威尔发动政变，推翻了自己鄙视的政府，他对拿破仑的示范作用比德农能猜到的还要大。

德农记载道，他们“最先看到的友方陆地”是科西嘉岛。9月30日，两艘船驶入阿雅克肖港，“两侧炮台鸣炮致敬，所有人冲到船边，围住我们的巡航舰”。拉瓦莱特回忆说，拿破仑看见阿雅克肖后“深深感动”，当时这个短语一般指代流泪。[98]在岛上这几天，他同旧日部下和家仆进餐，向约瑟夫·费施要了些现款，并“阅读公共报纸对我军”在意大利和德意志“所受灾难的悲伤报道”。[99]今人可在波拿巴宅看到他这次返乡住的房间。此后拿破仑再未返回故居。

10月6日，巡航舰从阿雅克肖驶向耶尔（Hyères）。8日傍晚6点时分，有人发现了英国船只，冈托姆想返回科西嘉，但拿破仑命令他去蔚蓝海岸（Côte d’Azur）的弗雷瑞斯港（Fréjus），该地靠近戛纳（Cannes）。这是旅途中拿破仑唯一一次下达航海指令。1799年10月9日（周三）中午，他在圣拉斐尔（Saint-Raphaël）附近的海口踏上法国海岸，当晚就奔赴巴黎。他的回国经历是一段非凡之旅。1803年之后，拿破仑在书桌上放置了一件等比缩小的“米龙号”船模，后来还下令把该船本身“留作纪念，让它在某处保存几百年……若这艘巡航舰遭遇任何厄运，我将深信那是鬼神作祟”。[100]（1850年，“米龙号”报废。）

拿破仑的埃及冒险结束了，它长达一年又五个月。然而，对他留下的法军来说，这还不算结束。他们继续待在埃及，直到两年后梅努被迫

向英军投降。1802年，他的军队和剩下的学者获准回国。拿破仑承认，埃及战局中共有5344人死亡，但这个数字大大低估了实情，因为1801年8月法军投降时，约9000名士兵和4500名水手已不在人世，而且他走后，法军相对来说没怎么打仗，哪怕是在亚历山大围攻的最终阶段。[101]不管怎么说，拿破仑照命令占领埃及，击退两次土军进攻，又在法国危急之刻归来。克莱贝尔给督政府寄去毁灭性的报告，他谴责整场战役中拿破仑的行为，描述痢疾与红眼疫情，并说大军缺乏武器、火药、弹药与制服。皇家海军截获此信，但它发表得太迟，未损及拿破仑的政治声誉。运气又帮了他一回，他却开始误把运气当命运。

DESCRIPTION
DE L'ÉGYPTE,

OU

RECUEIL

DES OBSERVATIONS ET DES RECHERCHES

QUI ONT ÉTÉ FAITES EN ÉGYPTE

PENDANT L'EXPÉDITION DE L'ARMÉE FRANÇAISE,

PUBLIÉ

PAR LES ORDRES DE SA MAJESTÉ L'EMPEREUR

NAPOLÉON LE GRAND.

ANTIQUITÉS, PLANCHES.

TOME PREMIER.

A PARIS,

DE L'IMPRIMERIE IMPÉRIALE.

M. DCCC. IX.

拿破仑征战埃及的最长远成就不是军事或战略成功，而是学术、文化与艺术成果。1809年，德农的《埃及记》（*Description de l'Égypte*）第一卷出版。《埃及记》篇幅浩大、内容权威，标题页写有“奉拿破仑大帝陛下诏令出版”，序言则回顾了亚历山大大帝与恺撒征服埃及的历史，他们二人在当地的任务正是拿破仑效仿的模板。在拿破仑的剩余人生中，这部不折不扣的杰作又出版后续卷册。事实上，他去世后，此书继续推出续作。全书最终达21卷，创学术与出版史上一大高峰。学者们的工作详尽彻底。《埃及记》收录细节翔实的等比缩放图（长27英寸、宽20英寸），每张图皆有黑白版与彩色版，图中景观包括方尖碑、斯芬克斯像、象形文字、王名框[102]、金字塔、性欲勃发的法老以及被制成木乃伊的鸟、猫、蛇、狗，取景点为所有古埃及神庙遗址所在地，包括开罗、底比斯、卢克索（Luxor）、凯尔奈克（Karnak）、阿斯旺（Aswān）。（根据第12卷的记载，奥兹曼迪亚斯国王并不像诗人雪莱说的那样“瘪嘴冷笑、令人生畏”，他的笑容很迷人。）图画前景不时出现休班后闲逛的士兵，但此举并非意在宣传，而是表现缩放比。

除了古埃及文物学，《埃及记》也载有尼罗河及近代城镇的精细地图、光塔与风景的印制版画、灌溉渠道的草绘、修道院和寺庙的图片、各种不同的柱子，并尽收船运、露天剧场、坟墓、清真寺、运河、要塞、宫殿与城寨风光。书中还有精确到最后一厘米的百科全书式建筑蓝图和高地经纬度平面图。多卷本《埃及记》虽无政治夸耀价值，但它代表法国文明的高峰，事实上，它代表拿破仑时代法国文明的高峰。《埃及记》深深影响了欧洲艺术赏玩、建筑品味、美学悟性与设计鉴赏。

此外，差点在底比斯某座洞穴被一条“有角蛇”（horned serpent）咬了的埃及学院图书馆管理员、公民里波（Ripaud）也给艺术委员会写了104页报告，论述尼罗河大瀑布至开罗一线的古迹现状。[103]学者们最大的发现是罗塞塔石碑，这座石碑（stele）从三角洲的拉希德出土，上刻

三种文字。他们复制了碑上文本，译出希腊语部分后着手研究象形文字。[104]1801年，根据法军的撤军和约，英军得到石碑，并把它交给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今天它仍安全地待在馆内。不幸的是，2011年，埃及爆发“阿拉伯之春”反抗运动，12月17日，位于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附近的埃及学院起火。院内192000份书籍、日志及其他文稿几乎全毁，其中包括德农所著《埃及记》的唯一手稿。

---

[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35 p.849，February 10，1799

[2]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35 p.850，February 10，1799

[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167 p.817，January 25，1799

[4] 巡洋舰（cruiser）并非军舰的种类，这个词指执行单舰巡航、护航、侦察等各类任务的军舰，包括巡航舰（frigate）、轻帆船（sloop）等多种军舰。——译者注

[5] 原文误作“中将”。——译者注

[6] 原文有误，韦尔斯利在1804年才封爵。——译者注

[7] 今斯里伦格伯德姆（Srirangapatna）。——译者注

[8] Derogy，Jacques and Carmel，Hesi，*Bonaparte en terre sainte* 1992，pp.102-4

[9]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35 p.850，February 10，1799

[10] Shmuelevitz，Aryeh，*Napoleon and the French in Egypt and the Holy Land*（Istanbul）2010，p.19

[1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65 p.867，February 27，799

[12]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40

[13]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81

[14] 马格里布人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与利比亚。雇佣兵中最远的来自阿尔巴尼亚。

[15]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54

[16]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65 p.867，February 27，1799

[17]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60

[18]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64

[19]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66

[20] Montefiore，Simon Sebag，*Jerusalem* 2011，p.316，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67，ed. Weit，Gaston，*Nicolas Turc*，*chronique d'Égypte l798-1804*（Cairo）1950，p.53

[21] ed. Jourquin，Jacques，*Journal de Capitaine François* 2 vols.19184，Ⅰ p.280

[22] 当时人们认为拒绝劝降的城市理应遭劫。1812年，英军在巴达霍斯（Badajoz）抢劫三日，并大肆强奸妇女，局面如此严重，以至于威灵顿在主广场上竖起绞刑架（并未使用），然后他才总算重振纪律。和拿破仑相比，威灵顿并非更纵容强暴与抢劫。

[23] 我们可以在1917年德军航拍的照片中找到屠杀地——旧雅法正南方的海滩。此地现在属于一座汽车公园，死者们想游去的礁石成了海滩防波堤的一部分。

[2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71 p.870，March 9，1797

[25] Berthier，Louis-Alexandre，*Relation des campagnes du Général Bonapart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1801，p.56 19.ed. Quentin，Roger，*André Peyrusse* 2010，p.55，Jonquière，Clément de la，*L'Expédition d'Égypte 1798-1801* 4 vols.1908，Ⅳ p.271

[26] Coxe，Peter，*The Exposé* 1809，p.61

[27] ed. Millet，Stanislaw，*Le Chasseur Pierre Millet* 1903，p.262

[28] For the numbers debate，see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71 p.870 n.3，Jonquière，*L'Expédition* Ⅳ pp.270-71，Herold，C.，*Bonaparte in Egypt* 1962，p.306，eds. Tortel，Christian and Carlier，Patricia，*Bonaparte de Toulon au Caire* 1996，p.158，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01，Anon.，'The French Expedition'

[29] p.197，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68，Plumptre，Anne，*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Residence in France 1802-1805* 3 vols.1810，p.276，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52，Berthier，Louis-Alexandre，*Relation des campagnes du Général Bonapart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1801，p.56，ed. Millet，Stanislaw，*Le Chasseur Pierre Millet* 1903，Appendix ⅩⅤ p.262，Strathearn，Paul，*Napoleon in Egypt* 2007，p.328

[30] 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pp.18-19

[31]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 p.181

[32] Jonquière，Clément de la，*L’Expédition d’Égypte 1798-1801* 4 vols.1908，Ⅳ p.273，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01

[33] Chandler，David，*Campaigns of Napoleon* 1965，p.236，Plumptre，Anne，*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Residence in France 1802-1805* 3 vols.1810，p.286n

[3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50

[35] 拿破仑从没去过耶路撒冷，但1996年时，以色列旅游局照样在巴黎地铁布设宣传海报：“拿破仑多次享受耶路撒冷的午休时光，你为何不来呢？”

[36]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77，pp.872-3，March 9，1799

[37] 当年1月，亚历山大出现疫情，军医布瓦耶（Boyer）不肯照料病号。拿破仑发明了又一项特殊惩罚，强迫布瓦耶穿女装走在街上，还在他身上挂了块牌子，上书：“他怕死，不配当法国公民。”

[38]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 x ix

[39] ed. Jourquin，Jacques，*Journal de Capitaine François* 2 vols.19184，Ⅰ p.281

[40] ed. Bulos，A.，*Bourrienne et ses erreurs voluntaires et involuntaires* 2 vols.1830，Ⅰ p.44

[41]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78

[42]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78

[4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94 p.881，March 13，1799

[44]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77

[45]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59

[46]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Ⅰ pp.215-16

[47]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346 p.911，May 10，1799

[48] 今塔沃尔山（Mount Tavor）。——译者注

[49]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58

[50]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p.60-61

[51] Lockhart，J.G.，*The History of Napoleon Buonaparte* 2 vols.1831，Ⅰ p.150

[52] Sparrow，Elizabeth，*Secret Service* 1999，p.191

[53]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88

[54]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90，Coxe，Peter，*The Exposé* 1809

[5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346 p.910，May 10，1799

[56]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Ⅰ pp.215-16

[5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46

[58]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362 p.920，May 27，1799

[59]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69-70

[60] Smith，Sir William Sidney，*The French Expedition into Syria* 1799，p. x

[61] 1982年，一些火炮出土，今陈列于泰勒多尔考古博物馆（Tel Dor Archaeological Museum），其中有一门加农炮铸造于1793年，其上刻有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之冠。还有一门臼炮上刻有塞利姆三世书法化花押字，它是雅法之战的战利品。

[62]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93

[63] Strathearn，Paul，*Napoleon in Egypt* 2007，p.6

[64] ed. Iung，Theodore，*Lucien Bonaparte et ses mémoires* 3 vols.1882，Ⅱ ch. 14

[65] Friedman，Elias，‘On the Affair of the Murder of the French Soldiers in the Carmelite Monastery during Napoleon’s Campaign’*Ariel Journal on the Land of Israel* no.37 March 1985（in Hebrew），pp.65-77

[66]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11

[67]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99

[68] For the Jaffa plague debate see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63，Desgenettes，René-Nicolas，*Histoire médicales de l’Armée d’Orient* 1802，pp.104-5，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p.99-106，ed. Bulos，A.，*Bourrienne et ses erreurs voluntaires et involuntaires* 2 vols.1830，Ⅰ pp.34-5，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p.83-5，Montefiore，Simon Sebag，*Jerusalem* 2011，p.317，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74，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p.18，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 p.181，ed. Lewis，Theresa，*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of Miss Berry* vols.Ⅱ and Ⅲ 1866，p.235，Wilson，Sir Robert，*History of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Egypt* 1802，pp.91-2

[69]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p.175-6

[70]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76

[71] ed. Lewis，Theresa，*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of Miss Berry* vols.Ⅱ and Ⅲ 1866，p.235

[7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56

[73]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102

[7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404 p.940，June 19，1799

[7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56

[76]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104

[77]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105

[7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54，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156，Smith，Sir William Sidney，*The French Expedition into Syria* 1799，p.9

[79]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479 p.972，June 28，1799

[80]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65

[8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633 p.1032，July 21，1799

[82]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638 p.1035，July 21，1799

[83]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113

[84]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66

[85]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114

[86]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161，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666 p.1048

[87]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758 pp.1086-8，August 22，1799

[88] Sauzet，Armand，*Desaix*，*le sultan juste* 1954，p.131

[89] Strathearn，Paul，*Napoleon in Egypt* 2007，pp.413-14

[90]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30

[91]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75

[92]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757 p.1085，August 22，1799

[9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758 p.1086，August 22，1799，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p.120 n.26

[94]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Ⅰ p.263

[95] Denon，Vivant，*Travels in Upper and Lower Egypt* 3 vols.1803，Ⅲ p.119

[96]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68

[97]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p.1216

[98]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69

[99] Simonetta，Marcello and Arikha，Noga，*Napoleon and the Rebel* 2011，p.50

[10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7 no.15677 p.809，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26

[10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479 p.972 n.2，June 28，1799

[102] 古埃及象形文字中用来署法老或神明名讳的框。——译者注

[103] Ripaud，Citizen，*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Arts* 1800

[104] Byrd，Melanie，'The Napoleonic Institute of Egyp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p.4

第九章 雾月

我回国时恰逢良机，当时政府已无可救药，我就成了国家首脑，接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我的故事概括说来就这些。

——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

改变世界之道从不在于争取高官权贵，且莫不在于激励人民大众。前者是诉诸阴谋，其成果寥寥；后者是挥洒天才，可令世间面貌焕然一新。

——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

拿破仑从圣拉斐尔出发，经艾克斯（Aix，他的行李在此失窃）、阿维尼翁、瓦朗斯、里昂与讷韦尔（Nevers）去巴黎。1799年10月16日（周三）上午，他到达首都。他享受一路上的“凯旋之旅”，所到之处人们都当他是法国救星，热烈欢迎英雄。[1]他到里昂时，街上人山人海，歌颂他的戏剧《英雄归来》便在人潮前上演。民众的高声欢呼完全盖过演员的念白，不过这很可能是幸事，因为这出戏是一夜之间写成的，剧组事先也没彩排。未来的骑兵军官让-巴蒂斯特·德·马尔博（Jean-Baptiste de Marbot）当时17岁，他回忆道：“人们在旷地上跳舞。空中响起呼声：‘波拿巴万岁！他会拯救国家！’”[2]马尔博看见拿破仑和他的高级同僚后惊叹不已，尤其令他惊奇的是：“他们的军人风度、被东方太阳晒成古铜色的脸、古怪的衣着、用带子系在衣服上的土耳其马刀。”[3]

拿破仑必须先定婚姻立场再做政治决策。1799年2月，约瑟芬试图和伊波利特·夏尔终止情人关系，尽管拿破仑不知情。“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你大可放心，我不会再给你写信，不会再见你，你不用再受折磨。”约瑟芬致信夏尔，“被欺骗的诚实女人安静地退出。”[4]事实上，两人后来仍有通信，他们讨论如何处理意大利军团合同滋生的各种肮脏交易，直到10月方休，甚至在那之后，她还努力帮他的朋友谋职（此事

未成）。英俊浪荡的骠骑兵夏尔终于抛弃了缺爱的约瑟芬，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没过多久，拿破仑攫取绝对权力。他没有追究或惩罚情敌。

十六个月前，拿破仑得知约瑟芬不忠，而此时他的怒火已减弱了不少，而且他靠波利娜·富雷斯狠狠报复了妻子。离婚也许会损害他的政治口碑，尤其是他在虔诚的天主教徒中的口碑。约瑟芬可在政事上助他一臂之力，她有保王党人脉与社交网，还能在感情上安抚他粗鲁回绝的人。虽然约瑟芬有病态的挥霍癖，商人们送来的账单仍有商量余地，他们通常乐得打半折，即便这样利润仍很可观。

拿破仑首先去了胜利街，也许此举本身就表明他打算原谅妻子。他在埃及时，约瑟芬花了325000法郎（借来的钱）买下美丽的马尔迈松城堡（Malmaison），该地位于巴黎以西7英里处。她离开马尔迈松，想在路上截住他，但搞错了路线。10月18日，她返回胜利街的家，接下来家庭风波全面爆发。约瑟芬的东西都被打包收好，她在上锁的门外哭叫，下跪哀求拿破仑。奥尔唐斯和负伤的欧仁也被母亲召来，恳请继父怜悯（拿破仑和继子女确有深厚感情）。最后一家人戏剧般地和解。次日早上，吕西安来看哥哥，他被引至卧室，发现兄嫂坐在床上。[5]不难猜到拿破仑至少编排了这出戏的部分内容，从而赢得今后婚姻生活的绝对主导权。日后约瑟芬忠贞不渝，但他显然不忠。

拿破仑和约瑟芬没有离婚的原因亦有他说：“她的眼泪打动了”他；他对她产生性欲，不在乎别的事了；她否认偷情一事，他相信了她（这个最不可能）；他忙于政治，无暇顾及家庭纷争；他想要孩子；他毕竟真心爱她。不管真相是哪一种说法或哪几种说法的组合，拿破仑完全原谅了约瑟芬，在她或其他任何人面前，他再也没有暗指她的背叛。两人渐渐过上了舒适幸福的家庭生活，直到整整十年后王朝问题浮出水面。她似乎真的爱上了他，尽管她总是叫他“波拿巴”。拿破仑和约瑟芬的故事当然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浪漫言情传奇，但他们的感情更微妙、更

有趣，就其方式来说，他们的爱情不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平庸。

到达巴黎后，在与约瑟芬和好前，拿破仑还做了些别的事。他会见律师政客路易·戈耶（Louis Gohier），此人在当年6月就任督政。督政们轮流当主席，每隔三个月换一次人，此时正轮到戈耶。10月17日，拿破仑参加公众集会，并享受会上宴席。当时，他头戴埃及圆帽，身披橄榄绿外套，衣服上还用丝绸带子系着土耳其弯刀。戈耶称颂拿破仑，他答道，他拔剑只为保卫共和国与其政府。[6]督政们得私下决定逮捕他还是祝贺他。一方面，他擅自脱队（他没接到命令就丢下驻埃及军队），违反检疫规定；另一方面，正如他的宣传人员指出的，他赢得金字塔会战、塔博尔山会战和阿布吉尔会战，征服埃及，为西方打开东方大门，并且新建了一片广阔的法属殖民地。贝纳多特建议把拿破仑送上军事法庭，如果说此提议曾被认真考虑，督政们也很快打消此念，因为他们听见，自己的卫队在会议室外认出他后立即自发地欢呼："波拿巴万岁！"[7]

接下来几天，胜利街被成群的观众与祝福者包围了。保罗·蒂埃博（Paul Thiébault）将军曾参与里沃利会战，他在王家宫殿听闻拿破仑归来。蒂埃博回忆道：

> 巴黎全城轰动，说明消息无疑是真的。城市卫戍部队的团级军乐队已在街上漫步，这是民心大悦的信号，他们身后跟着大群军民。晚上，每个角落仓促挂灯，剧院里的人们都在呼喊："共和国万岁！波拿巴万岁！"这呼声宣告他已回国。归来的不是将军，而是身着将军制服的领袖……法国政府已是风中残烛。督政府被各党派整得伤痕累累，任由第一波攻势摆布。[8]

然而，攻势仍需谋划。拿破仑曾庄严地宣誓捍卫《共和三年宪法》，密谋推翻宪法乃叛国罪，罪人可以被斩首。此外，巴黎城中到处都是推翻督政府的阴谋，他不必第一个反水。当年6月，立法院用前雅各宾党人戈耶换下让-巴斯蒂特·特雷亚尔（Jean-Baptiste Treilhard），仅仅过了一天，一场小政变就爆发了，这就是所谓的"议会日"（journée

parlementaire）。当天，茹贝尔将军得到巴拉斯和西哀士的授意后动用武力，逼迫拉雷韦利埃和杜艾把督政之位让给皮埃尔-罗歇·迪科（Pierre-Roger Ducos）与前雅各宾党人让-弗朗索瓦·穆兰（Jean-François Moulin）将军。除了巴拉斯、卡诺和西哀士，1795～1799年的13位督政都是特别平庸的政客。

之后的日子里，拿破仑的访客几乎都是政变主谋。塔列朗第一个上门。最高法院未来的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等三名刚正不阿的美国驻巴黎公使与塔列朗商议贷款偿还问题，后者却反复地索要25万美元“孝敬费”，不见钱就不肯屈尊谈判，7月时事情败露，他被迫辞去外交部长之职。[9]塔列朗担心拿破仑怪他没去君士坦丁堡，但后者立刻原谅了前者。政客皮埃尔-路易·勒德雷尔（Pierre-Louis Roederer）也早早来访，此人圆通灵活，但聪明睿智。1789年，勒德雷尔当选三级会议代表，从此以后，无论政权如何更迭，他始终安然无恙，后来他成了拿破仑最亲密的顾问之一。拿破仑曾留前编辑米歇尔·勒尼奥·德·圣-让·丹热利治理马耳他岛，这时他也登门。立法院下院五百人院议员、关键支持者安托万·布莱·德·拉默尔特（Antoine Boulay de la Meurthe）亦来做客。10月，布列斯特海军分舰队中将厄斯塔什·布吕克斯（Eustache Bruix）、“温雅绅士”官吏于格-贝尔纳·马雷（Hugues-Bernard Maret）、高级警官雅各宾·皮埃尔-弗朗索瓦·雷亚尔（Jacobin Pierre-François Réal）也参与了密谋。[10]

政变后，这些人都在拿破仑手下官居要职，不少人成为国家参政院（Conseil d’État）参政，几乎所有人都被封为法国世袭贵族。吕西安·波拿巴也是政变支柱。1798年6月，23岁的吕西安当选五百人院议员，很快就任议长，因此阴谋者有机会为政变披上虚伪的宪政外衣。“他个子高高，脑袋小小，身材扭曲，四肢像田野蛛，”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描述吕西安道，“他非常近视，所以经常半眯着眼垂下头。”[11]当选五百人院议员的年龄下限是30岁，所以吕西安靠伪造的出生证明来满足条

件。[12]

“雾月”（Brumaire）指“雾霭季节”。我们难以拼凑出未来政变的运作过程，这是恰当的，因为拿破仑故意不留文字信息。从10月16日返回巴黎到雾月十八日政变爆发历时二十三天，而他现存的信中仅有2封出自这二十三天，就连这2封信也未透露任何风声。[13]对一个平均每天写15封信的人来说，这回他全在口头上交接事务。此前的人生中，有人彻查拿破仑的书信，试图找出证据送他上断头台，而他不会重蹈覆辙。在公共场合露面时，他把身上的将军制服换回法兰西学院院士服。

构思政变的不是拿破仑，而是西哀士教士。1799年5月，西哀士接替勒贝尔任督政，但他很快断定自己领导的政府太无能太腐败，无力解决法国面临的问题。西哀士的同党有督政同事兼密友迪科、警务部长约瑟夫·富歇、司法部长让-雅克-雷吉斯·德·康巴塞雷斯（Jean-Jacques-Régis de Cambacérès），他们比拿破仑的朋友（除了塔列朗）明显更具政治分量。西哀士认为拿破仑不过是实施政变所需的“剑”或力量，在私交层面上，他俩全然相互鄙视。拿破仑返回巴黎时，西哀士私下说他擅离埃及岗位，建议枪决他，他则说西哀士替普鲁士卖命（并无证据），不配当督政。[14]在热那亚以北的诺维（Novi），西哀士首选的“剑”茹贝尔将军在战斗中心脏中弹身亡（巧合的是，当天正是拿破仑的生日），所以除了拿破仑，他没多少可选人物。其他干将中，儒尔当支持宪法，谢雷战败后名誉受损，雅克·麦克唐纳（Jacques Macdonald，其父是苏格兰高地人、詹姆斯二世党人）与莫罗似乎拒绝了西哀士，而皮舍格吕已入敌营。就像葡月暴动时一样，拿破仑几乎是几经筛选后才成为主角的。

塔列朗最终劝服西哀士选择拿破仑，他的理由是，拿破仑具有无可指摘的共和派履历，而且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15]据说塔列朗告诉拿破仑：“你想要权力，西哀士想要宪法，那么合作吧。”[16]拿破仑在巴黎

大受欢迎，这显然影响了西哀士的决策。当时，拿破仑和迪罗克去策肋定剧院（Celestins theatre）[17]，他让迪罗克坐包厢前排，自己坐后排，但“观众呼喊波拿巴的名字，呼声如此热情、如此一致”，以至于他们只好换位置，也许这不出他所料。[18]

10月23日下午，拿破仑和西哀士才首次见面。“我负责协商协议中的政治条件，”勒德雷尔回忆道，“他俩对未来宪法和自身将任职务各有看法，我居中传达。”[19]拿破仑想保留选择权，他也考虑了其他人的合作提议，尽管他们的政治人脉都不及西哀士派过硬。这一时期，多达十起推翻督政府的活跃阴谋正在秘密地酝酿。

近四年来，督政府屡遭败绩，但拿破仑不在场，这些失败算不到他头上。法国在国外战败后不仅丢了1796～1797年他开辟的疆土，还同德意志与意大利市场断了联系。俄国、英国、葡萄牙、土耳其和奥地利加入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对法国开战。美国也就债务偿还问题和法国进行所谓的“准战争”（Quasi-War），它坚称自己的债主不是法国政府，而是法国国王。1799年的八个月内，至少有四个人当过法国战争部长。军队严重欠饷，导致逃兵、强盗与公路劫匪遍布乡野。普罗旺斯与旺代的保王党再度叛乱。皇家海军封锁海面，法国海外贸易遭受严重打击，纸币几乎一钱不值。当局征收土地税与门窗税，把涉嫌支持波旁的人扣作人质。1798年的《儒尔当法》几乎把先前的紧急状态普遍征兵令发展到全民皆兵的地步，民众大为不满。政府合同比往常更腐败，人们猜出巴拉斯等督政牵涉其中。媒体与社团自由严格受限。1798～1799年，三分之一的立法院议员靠广泛的诈骗当选。重要的是，国有财产（biens nationaux）购买者担心所有权无法得到保障。

超级通货膨胀对社会的破坏力的彻底性令大部分灾难望尘莫及，战胜它的人将得到丰厚政治回报。（立法院议员自己的薪水也经保值处理，与30吨小麦现值呈指数挂钩。）《最高价格法》压低面包、面粉、

牛奶、肉等主食物价，督政府废除此法后，1798年出现歉收，结果一磅面包的价格在两年内首次突破三个苏（sol），引发贮粮、暴乱与切实的不满。也许最糟的是，民众看不出事态可以改善，因为宪法修正案需经两院批准三次，每次批准要间隔三年，九年将尽时修正案还得再经特别会议认可。[20]变化无常的立法院不大可能完成这种事，1799年年末的两院正是如此。当时，议员包括地下保王党、弗扬立宪派（Feuillant constitutionalists，稳健派）、前吉伦特派、新雅各宾“爱国者”，而督政府支持者在议会中占不到几席。相形之下，拿破仑最近在内高卢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利古里亚共和国、莱茫共和国、海尔维第共和国与罗马共和国颁行宪法，在马耳他与埃及实施行政改革，上述举措塑造了热情精干、信奉强大执行力与集权控制的共和党人形象，这些信条在大都市化的法国可能亦有效。

1799年秋，法国并非一败涂地。事实上，督政府在某些领域有理由感到乐观。一些经济改革正在进行。俄国退出第二次反法同盟，旺代形势好转，英军也被逐出了荷兰。马塞纳在瑞士取胜，意味着法国不再面临紧迫的入侵威胁。[21]然而，法国人认定督政府总体上已经失败，那些成绩都不足以消除这种印象，正如拿破仑所说的，政变“时机成熟了”。[22]现行政治体制亦无他的位置，因为督政的年龄下限是40岁，而他时年30岁，戈耶似乎也没兴趣为他修改宪法。

人们指责拿破仑的雾月政变毁了法国民主，此言诚然，但19世纪晚期之前，就连英国议会也很难算得上杰斐逊理念的范本，它一直被贵族寡头集团牢牢把持，有很多议席只对应几十个选民。雾月政变亦被称作法国自由的灭亡，但自从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推翻罗伯斯庇尔、设立督政府后，1795年有未遂的葡月政变，1797年有果月肃清，1799年6月又有牧月（Prairial）议会日。尽管雾月政变完全违背宪法，但它很难算得上首开法国政坛先例。拿破仑曾发誓守护宪法，他之所以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相信他是真正的共和党人。然而，“覆巢之下安有

完卵？”他夸张地对马尔蒙说，“改变必不可少。”[23]

10月26日，拿破仑在胜利街用早餐。他对比意大利战局中士兵的精神和当局的倦怠，当着蒂埃博的面公然批判督政府。“国家永远是个人智慧的结晶，”他说，“党派与纷争的胜利完全是当权者的错……强将手中无弱兵，同样的道理，良政治下无劣民……这些家伙拖累法国，把它变得和他们一样蠢。他们羞辱它，而它开始和他们断交。”大革命早期，有人因这种坦率的谈话而殒命，但拿破仑认为策动他想争取的战友足够安全。谈话结束时，他说了自己最常提的一句鄙视之语：“好吧，将军怎么能指望这个律师政府呢？”[24]

“我谋划军事行动时就成了世上最胆小的人，”27日，拿破仑告诉勒德雷尔，“我放大那种情况下所有潜在的危险与损害，陷入相当烦人的躁动状态，但我在周围之人面前仍然非常平静。我就像分娩的产妇。下定决心后，除了取胜途径，我把一切都抛之脑后。”[25]拿破仑策划雾月政变时也应用了同样执着的注意力。由于完全缺乏当时的文字材料，我们无从得知他的确切行动，可政变一开始，每个人似乎都知道该去哪、该做什么。

政变之前这几天，督政府很可能就已经怀疑事情不对劲，遂让拿破仑自选国外指挥权，但他借口健康不佳，回绝了职位。督政们也借助媒体，暗中指责他在意大利贪污，而他强烈否认。[26]这段时间中，一则故事开始流传：拿破仑在塔列朗家密谋时，楼下的街道忽然大声喧闹，害怕被捕的阴谋者们立即熄灭蜡烛，冲向阳台，然后他们发现骚动的原因是从王家宫殿归来的赌徒卷入大马车事故，于是大大松了口气。[27]

阴谋者们也在赌博，10月29日，他们赌运大升。当天，督政府通过法律，规定向政府合同当事人支付预定款项的时间延迟至账目审核完毕之后。康巴塞雷斯庇护的承包商让-皮埃尔·科洛（Jean-Pierre Collot）资助政变，现在他更无所顾忌了。[28]

次日，拿破仑去了全体督政的工作生活之地卢森堡宫（Luxembourg Palace）。在和巴拉斯用餐时，促使他决定破釜沉舟的时刻来了。餐后，巴拉斯提议立加布里埃尔·戴杜维尔（Gabriel d’Hédouville）将军为法国的主席，从而“拯救”共和国，拿破仑则认为此人“平庸至极”。戴杜维尔曾参与瓦尔米之战，但黑人民族主义领袖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领导的圣多明各革命（即海地革命）不久前逼得他逃离了该地区，而且他显然不是当主席的料。“而你呢，将军，”巴拉斯对拿破仑说，“你想回归军队。我病了，不得人心，心力交瘁。我只能退隐，别的都干不了啦。”[29]关于拿破仑的回应人们说法不一：某版本称，他一言未答，只是盯着巴拉斯；另一版本称，“我答复时故意摆出某种态度，让他确信我不会上当。他垂下眼，嘀咕了几句，正是这几句话让我立刻下定决心。我离开他在卢森堡宫的公寓，下楼去找西哀士……我告诉西哀士，我决定和他联手”。[30]

巴拉斯察觉自己犯下了大错，次日早上8点，他造访胜利街，试图弥补错误，但拿破仑回答，自己“刚从干旱的阿拉伯沙漠回来，还不适应首都的湿热天气，现在疲倦不适”，并“用类似的陈词滥调”结束谈话。[31]11月1日，拿破仑在吕西安家秘密会见西哀士，两人协调政变的细节。此时，塔列朗和富歇也都已参与政变。

约瑟夫·富歇不是个简单的警务部长。23岁前，富歇一直是奥拉托利会成员（Oratorian），有志加入教会。1793年，他成了雅各宾派弑君者。他关心权力甚于意识形态，与很多保王党人都有来往，而且他保护教士，特别是奥拉托利会成员，尽管他是反教权党派的领袖。“无人不晓这位要人，”拿破仑未来的副官菲利普·德·塞居尔（Philippe de Ségur）伯爵写道，“他中等身材，亚麻色的头发平直稀疏。他的体格瘦弱有活力，长脸变化不定，外貌如同激动的雪貂。人们会记得，他的凝视尽管狡黠却锐利急切，他的小眼睛充溢血丝，他说话简短急促，这副腔调同他焦躁不安、心神不宁的态度相吻合。”[32]

富歇招募了大批探子，如街头小贩、屠夫、理发师、锁匠、假发匠、香料商、酒保、路易十六的前贴身男仆、前雅各宾分子“木腿科兰”（Collin）、洛泰堡（Lauterbourg）男爵夫人、王家宫殿133号的妓院老鸨等很多人。[33]“有一天他会查我的床，”拿破仑拿富歇说笑道，“接着翻我的钱包。”[34]对拿破仑来说，富歇的入伙是个好消息，因为他投靠的势力从未败过（不过他据信有紧急方案，若政变失败他会逮捕“叛徒”）。[35]在政变中和政变后，拿破仑对富歇的看法是：“富歇、单单一个富歇就能组织警务部。这种人我们无法创造，遇上了就必须收入帐下。”[36]

为了表彰拿破仑和莫罗，11月6日，立法院上下两院在圣叙尔皮斯（St-Sulpice）教堂举办700席的慈善宴会。大革命时期，这座教堂改称胜利殿（Temple of Victory），它像天主教大教堂一般规格宏大。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塔楼非常高大，以至于政府拿它们当可视信号塔[37]。无可否认，教堂的确威严壮观，但其墙壁呈黑色，其声响设计又旨在将说话声变成回响的诅咒，所以说，在11月的寒夜，此地也许最不适合举行盛筵。法国政客大都出席，但贝纳多特没来。（巴拉斯称）贝纳多特不肯在募捐名单上签字，“除非波拿巴能合理地解释抛弃军队的理由”，他还说，“我不想和心怀鬼胎的人吃饭”。[38]据说拿破仑担心督政府下毒，在席上“只吃鸡蛋”，并提前退场。[39]他演讲的中心是法国人团结一心的重要性，接下来数周乃至数月，他都会反复提及这个足够安全的主题。

拿破仑从埃及回来后，除了两院，还有很多人提出为他设庆功宴，但他几乎只接受了康巴塞雷斯的邀请。他说自己“非常尊敬”此人。[40]康巴塞雷斯是同性恋、美食家与享乐主义者，他出身蒙彼利埃一个杰出的法律世家，身材肥胖，为人浮夸。他曾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但主张死刑前提只能是奥军入侵。拿破仑很少喜欢律师，康巴塞雷斯是个例外，他和迪罗克都成了拿破仑最亲近、最信任的顾问。“他精于言谈之道，”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回忆道，“凭借语言切换，他的叙述风格

显得新奇优雅……他是……这个国家最能干的公民。”[41]她也补充道，他“特别丑……鼻子长，脸颊长，面色黄”。比起权力，康巴塞雷斯更追求影响力，而且他从不谋求抛头露面。后来他可以私下表达对拿破仑的反对意见，因为他的忠诚毋庸置疑。［拿破仑不偏执，他不仅亲近康巴塞雷斯，还任命出柜的同性恋约瑟夫·菲耶韦（Joseph Fiévée）担任涅夫勒省（Nièvre）省长，菲耶韦与其终身伴侣令当地百姓大为震惊。］

康巴塞雷斯看人看事的眼光准得堪称典范。“只有康巴塞雷斯和约瑟芬能抚平波拿巴的怒火，”一位部长回忆道，“催促或顶撞只让那个急躁的人更气恼，康巴塞雷斯肯定不会这么做，他反倒听凭对方发火。他任波拿巴口述最恶毒的命令，睿智耐心地等对方消气。波拿巴的这一阵怒火终于消散后，他才开口评价。”[42]康巴塞雷斯的言辞“优雅得体”，尽管如此，就幽默感来说，他的性格层面不止于此。在某次晚宴上，拿破仑取胜的消息传来，约瑟芬即对席宣布他们已经“大胜”（vaincu），康巴塞雷斯假装听成“二十个屁股”（vingt culs），俏皮地说：“那我们必须选一下！”日后统治法国时，拿破仑力劝康巴塞雷斯不要嗑那么多药，但他承认，“这是顽固单身汉（vieux garçon）的习惯”，于是他没有再坚持劝说。[43]拿破仑非常信任康巴塞雷斯，以至于在外征战时就让他管理法国。康巴塞雷斯也回报拿破仑的信任，每天给他寄送报告，其内容涵盖任何可想到的主题。

政变预计分为两个独立阶段。按照原计划，政变第一日为1799年11月7日（周四），即雾月十六日。届时，拿破仑将赴杜伊勒里宫出席上院元老院的特别会议，并告诉议员，英国人支持的阴谋和新雅各宾派的威胁使共和国面临危险，所以他们必须批准元老院和下院五百人院明日迁至巴黎以西7英里处的前波旁宫殿圣克卢宫开会。由于西哀士预先打通关节，元老院将任命拿破仑为第17军区（即巴黎）总司令。同日，西哀士和迪科会辞去督政之位，阴谋者也会巧妙并用威胁和贿赂，迫使巴拉斯、戈耶和穆兰辞职，这样权力就进入真空状态。于是乎，政变第二

日，拿破仑要去圣克卢宫说服立法院。他得告诉议员们，考虑到国家陷入紧急状态，《共和三年宪法》理应废除，西哀士、迪科和他自己组成的三人制执行机关执政府（the Consulate，其罗马风格的言外之意颇为贴切）将取代督政府，然后议会按照西哀士的构想重新选举。西哀士相信他已控制了元老院。如果五百人院不肯自我废黜，新选议长吕西安就解散它。

计划的漏洞很大。首先，政变持续两日，所以阴谋家可能丧失最重要的主动权，但他们也有顾虑。要是不去圣克卢宫，左派议员便能鼓动巴黎郊区和各区捍卫《共和三年宪法》，若在巴黎市中心爆发冲突，政变也许会破产。其次，政变必须保密，以防巴拉斯、戈耶、穆兰采取应对措施，但是阴谋者仍然必须贿赂足够多的元老院议员，以确保次日去圣克卢宫开会的议案能够通过。

最后关头时，某些重要的元老院议员（拿破仑称之为“这些蠢货”）竟对整个前景心生动摇，需要重塑信心，结果整个行动被迫推迟四十八小时，这是政变过程中第一次出岔子。[44]拿破仑乐观地说：“我给他们留了些时间，让他们相信自己不上阵我也会继续。”他充分利用这个空当劝说儒尔当不要阻拦政变，哪怕对方不会给予支持。他召集巴黎卫戍部队的军官，叫他们11月9日早上6点过来陪伴自己，那天是新的政变第一日。

7日晚上，拿破仑和儒尔当、莫罗在内高卢街（rue Cisalpine）与贝纳多特一家用餐，他试图让另外三位将军对将要发生的事件放心。拿破仑在埃及时，贝纳多特娶了他的前未婚妻、约瑟夫的妻妹德西蕾·克拉里。此刻，贝纳多特深怀疑虑，冷眼旁观政变，并对拿破仑说：“你会掉脑袋。”后者冷冷地回答：“走着瞧。”[45]莫罗与贝纳多特相反，他同意帮忙，答应政变第一日去卢森堡宫逮捕督政。儒尔当却固执己见，仅仅表示不会妨碍政变。（儒尔当信奉共和主义，所以他注定不会与拿破

仑真正和解，帝国的26位元帅中，也只有他没被拿破仑封为贵族。）[46]

政变前一天，即11月8日，拿破仑对奥拉斯·塞巴斯蒂亚尼（Horace Sébastiani）上校透露了自己的阴谋。塞巴斯蒂亚尼在代戈之战中负伤，也曾参与阿尔科莱会战，他承诺道，明日上午，第9龙骑兵团任拿破仑差遣。晚上，拿破仑与康巴塞雷斯在司法部进餐，据说他极其放松，还唱了最爱的革命歌曲《新桥》（*Pont-Neuf*）。随员说，他只有“心旷神怡”时才唱这首歌。[47]当然了，拿破仑可能是演戏给同谋看，背地里的他或许神经紧绷，就像他给拉瓦莱特写信自比“临盆的妇女”时暗示的那样。

1799年11月9日（周五）上午，即雾月十八日上午，天色灰蒙，寒意料峭。早上6点，60名第17军区军官与国民自卫军参谋军士在胜利街庭院集合。拿破仑身着便服，“向他们解释共和国所处的紧急状态，其言辞强势有力。他要他们既声明忠于他本人，又发誓忠于两院”。[48]他要做的事就是摧毁两院，即便如此，他却提出自己其实想维护它们，这是个妙招。

与此同时，在杜伊勒里宫，由于西哀士的作用，早上8点，元老院已通过所有必需的法令，如任命拿破仑为第17军区与国民自卫军司令，严格来说议员们越权了，因为这道任命状属于战争部长职权范围，而他不向元老院汇报，只对督政府报告工作。[49]第二道法令宣称，“为了恢复国内和平”，元老院决定将会场从杜伊勒里宫迁至圣克卢宫，并要求巴黎人民保持“冷静”，“不久之后，立法院就会回到你们身边”。[50]部分元老院议员有反对倾向，但他们根本没有足够重视特别会议（也没意识到会议开得特别早），这种花招是最古老的政治伎俩之一。戈耶未察觉政变正在进行，抱着轻信的态度副署了元老院令。

拿破仑得知元老院已下任命状，便换上将军制服，骑马驰往杜伊勒

里宫。上午10点，他到达目的地，塞巴斯蒂亚尼与龙骑兵已在此待命。新雅各宾党人、新任战争部长埃德蒙·迪布瓦·德·克朗塞（Edmond Dubois de Crancé）特别规定，除非他本人下令，任何人不得在首都调动军队，“违者必处死刑”，但这一点完全被忽视了。元老院举行盛大的仪式欢迎拿破仑，他发表演说，再次呼吁全民一心，收获如潮好评。“你们是国家的智囊，”他奉承议员们，“在这情势下，应由你们指点对策挽救祖国。我代表所有将军向你们承诺，他们将对你们忠心不二。我任命勒菲弗将军为副手。我会忠实履行你们交付我的使命。不应回顾史册为正在发生之事寻求例证，18世纪末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51]磨坊主之子弗朗索瓦-约瑟夫·勒菲弗（François-Joseph Lefebvre）务实勇敢。大革命爆发时，勒菲弗是中士，他也曾在比利时和德意志作战。勒菲弗似乎是革命美德的化身，能让人安心。

当晚，拿破仑骑过革命广场（Place de la Révolution），此地的断头台曾处决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丹东、巴伯夫、罗伯斯庇尔兄弟等很多人，据传他对同谋说：“明天我们要么在卢森堡宫睡觉，要么在这里死翘翘。”[52]

政变第二日为11月10日（雾月十九日）。当天凌晨4点，拿破仑起床，随后骑马前往圣克卢宫。与此同时，欧仁亲自去卢森堡宫送信，弄醒了戈耶。信是约瑟芬写的，她邀请戈耶夫妇上午8点来用早餐，他们若是赴约就会被关在拿破仑家。迪布瓦·德·克朗塞曾指控拿破仑密谋政变，但戈耶不信谣言，因为他问过警务部长有没有新消息，而富歇回答：“新？老实说，没有。”[53]戈耶也没天真到完全相信此言，他让妻子代替自己应酬，她是约瑟芬的朋友。拉瓦莱特记载，约瑟芬只好“吓唬戈耶夫人，从而制服她的丈夫”。[54]

上午晚些时候，莫罗来到卢森堡宫，策反宫殿卫队。他逮捕了巴拉斯、戈耶与穆兰，强令他们辞去督政职位。塔列朗和布吕克斯劝说巴拉

斯，他们提出，他可以保留大片地产和担任政府首脑的数年中所获全部贪污收入，巴拉斯接受了交易。[55]戈耶和穆兰顽抗二十四小时，但次日他们签字辞职了。[56]塔列朗照例靠政变谋利。多年后，拿破仑问塔列朗从哪赚的钱，他漫不经心地回答：“再简单不过了。雾月十七日，我买了公债（rentes，政府债券），十九日，我把它们卖掉了。”[57]

拿破仑在圣克卢宫对元老院讲话，但这幕演说秀并不出彩，讲稿读起来比乍一听上去更有效果：

> 你们在火山口上。共和国缺失当局，督政府已然解散，各党派焦躁不安，决策的时刻来了。你们曾召集我和战友们，让我们增进你们的智慧，但时间宝贵。我们必须决定。我知道，我们在说恺撒和克伦威尔，仿佛昔可比今。不，我只希望共和国安宁，我会支持你们的决定。[58]

拿破仑提到自己的掷弹兵，“我看见他们的帽子了，就在议院门口”。他号召掷弹兵对元老院说说：“我骗过你们吗？在营地中，在物资匮乏时，我许给你们胜利与丰裕；在你们的最前方，我率领你们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我可曾背叛自己的诺言？这是为了我的利益，还是为了共和国的？现在就告诉他们。”士兵自然喝彩欢呼，但是元老院议员兰格莱（Linglet）起身高声发言：“将军，我们为你的话鼓掌，那么，请你和我们一同宣誓效忠《共和三年宪法》，只有它能保住共和国。”此言一出，全场“一片死寂”，因为拿破仑掉进陷阱了。他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说：“你们已经没有《共和三年宪法》了，果月十八日，政府试图干涉立法院的独立性，那时你们就违反了它。”接着他提醒他们回想牧月政变，并补充道，既然宪法已遭“破坏，我们就需要新协议、新保障”。他没指出自己正是果月肃清的主要煽动者之一。[59]

元老院听众对拿破仑还算尊重。在宫外战友的支持下，他沿小山上行100码左右，来到五百人院会场橘园厅（palace Orangery）。下院对他的态度大大不同。两日政变间隔让反对派有空组织反击，以图扼杀拿破仑和吕西安将要提出的临时执政府议案。与元老院相比，五百人院的人

数是其两倍，院内的新雅各宾党人也多出不少，因此说服下院总要难得多。当天中午，五百人院召开会议，第一项议程就是全院点名，被点到者皆发誓忠于《共和三年宪法》。[60]点名依字母顺序进行，轮到吕西安、布莱等所有波拿巴分子时，他们都被迫起誓，新雅各宾派喝倒彩，嘲笑他们的虚伪。议员宣誓时也发表简短演说，谈论宪法的光荣史，议院卫队听到了他们的发言。

拿破仑带着军官同谋和其他士兵到达橘园厅。年轻的左派议员看到穿军装的人站在民主议院门口，顿时勃然大怒。拿破仑独自进门，走向讲坛，议员们呵斥他，他走到一半时只好迈开大步。新雅各宾党人让-阿德里安·比戈内（Jean-Adrien Bigonnet）当时在场，他听到拿破仑大喊："我不想要党派主义，这必须结束，我一点也不想要了！"[61]比戈内回忆道："军队指挥官对立法权代表说话时咄咄逼人，我承认我愤怒了……所有人的表情几乎都说明，他们察觉到了这种危险。"据说拿破仑"脸色苍白，情绪激动，犹豫不决"，看起来似乎有人身危险，勒菲弗与四名佩剑的高大掷弹兵立刻进屋围着他，其中一名掷弹兵不戴熊皮帽身高也超过6英尺，但对议员们来说，此举只是火上浇油。[62]

议员开始高呼："打倒暴君！""克伦威尔！""暴君！""打倒独裁！""剥夺公民权！"（Hors la loi！）[63]就阴谋者而言，这些喊声暗含凶险的弦外之音，因为恐怖统治才过去五年，那时褫夺公民权常是死刑的前兆，而且最近的"打倒独裁！"（À bas le dictateur！）呼声回响在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上。吕西安试图恢复秩序，他猛敲议长槌，大叫"安静"，但此时已有不少议员离席，他们来到橘园厅下方的主体部分，推挤摇晃拿破仑，冲他发嘘声，扇他耳光，有些人还揪着他的锦缎高领，勒菲弗与掷弹兵不得不拦在他和愤怒的议员之间。[64]

当天早些时候，拉瓦莱特奉命去橘园厅会场，以便向拿破仑报告那里发生的一切。根据拉瓦莱特的回忆，拿破仑"被议员、他的部下和掷

弹兵死死挤在中间……我一度以为他会闷死。他进不能进，退不能退”。[65]拿破仑最后被挤出橘园厅，掷弹兵托梅（Thomé）还在扭打中扯碎了制服袖子。“他设法来到楼下庭院，”拉瓦莱特回忆道，“在楼梯口上马，派人叫吕西安出来见他。就在这时，议院窗户猛然大开，五百人院议员用手指着他，他们依然大喊‘打倒独裁！’‘剥夺公民权！’。”[66]另一名目击者泰奥菲勒·贝利埃（Théophile Berlier）议员称：“他离开后，现场人声鼎沸，数声‘剥夺公民权’让场面更加喧闹，他的弟弟吕西安站在讲坛上维护他，但没人听得见他的话。事情大致如此，吕西安被刺痛了，他脱下议长服，离开了房间。”[67]议员们提出褫夺拿破仑的公民权的议案，为了确保接下来的会议在严格意义上合法，有些人想按住吕西安的身体，不让他离开议长席，但掷弹兵亦成功把他带出橘园厅。[68]

塔列朗的秘书蒙龙（Montrond）后来告诉勒德雷尔，得知五百人院正在表决是否剥夺自己的公民权时，拿破仑的“脸色刷地白了”。[69]可是这份证言存疑，因为塔列朗和蒙龙仅在宫殿的凉亭远观事态。[70]科洛也在场，他带了1万法郎现金，以防事态进展不利。西哀士更接近政变中心（虽说他也备好了大马车和六匹马），他保持了理智，争辩道，任何宣布剥夺拿破仑公民权的人本身都被定义为无公民权者。[71]这正是恐怖统治时期针对贵族捍卫者的理由，此言毫无逻辑，但它鼓舞了阴谋者。

有人指责拿破仑，说他被逐出橘园厅后惊慌失措，半小时后才恢复常态。拉瓦莱特认为，此时是最危险的时刻，因为假如“某个小有名气的将军（比如说，奥热罗、儒尔当或贝纳多特）站出来指挥内防部队，事态就难料了”。[72]据某些非议所言，雾月十九日，拿破仑懦弱无力，甚至昏倒在地被卫队抬了出来，那天他真的失去了勇气吗？[73]厮打必定令人气恼，但是和大腿中矛、目击副官被加农炮射杀相比，它只是小巫见大巫。“我宁愿跟士兵说话也不和律师交谈，”次日，拿破仑谈及五

百人院时称，“我还不适应议会，也许以后会好转。”[74]

议员们的野蛮回应令拿破仑大吃一惊，有说法称，他惊恐万状，把一切都交给吕西安，但这夸大了事实。拉瓦莱特说，他看到拿破仑“在一间寓所里踱步，室内家具只有两把椅子，他坐立不安”，然后对西哀士说，“‘现在你看到他们在搞什么了吧！’”，“他用马鞭抽地”，大喊“‘这必须结束！’”。虽有这段叙述，但此事发生在政变第二日他在元老院演说之前，而非他在五百人院讲话之后，所以它只能证明拿破仑失望焦躁，完全不能说明他懦弱。[75]拿破仑逃出/被逐出橘园厅后，阴谋者利用这段时间制定紧急方案，吕西安一从宫里出来，计划就将付诸实行。这半小时中，他们等待吕西安露面、集结同党、散播拿破仑与议员扭打一事，并准备劝说立法院卫队支持政变。

奥热罗是五百人院议员，但他暂时保持中立。值此危急关头，他从会场走到战神长廊（Gallery of Mars），不太客气地对拿破仑说：“你蹚的水真深哪。”后者回答：“那又怎样，阿尔科莱的水深多了。”[76]拿破仑后来回忆，他甚至威胁奥热罗道：“相信我，不想倒霉的话就闭嘴。不出半小时，你就能看到结果。”[77]不论哪句回答更贴近实情，它们都暗含一个事实：拿破仑自知搞砸了政变第二阶段的开头，并陷入困境，但他很可能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大惊失色、一蹶不振。[78]此外，两种回答都暗示了他打算逆转局面。

政变下一步是争取议会卫队支持，卫队共400人，由让-马里·蓬萨尔（Jean-Marie Ponsard）上尉指挥。拿破仑没有独自说动卫队，倒是靠一幕纯戏剧促成了倒戈。此举也许是蓄意的，甚至可能预先排演过。1794年，就在被捕前夕，拿破仑致信法国驻热那亚领事蒂利，谈及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但若他渴望暴政，要是他是我兄弟，我会亲手刺死他。”[79]这幕戏剧与此言惊人地相似。五年后的现在，吕西安正好亮出一模一样的观点。他跳上马背，鼓动卫兵，声称五百人院的一小撮狂热

分子被英国黄金买通，正恐吓大部分议员。接着他拔剑直指拿破仑胸口，高喊："我发誓，只要我的亲哥哥想损害法国人民的自由，我就刺入他的心脏。"[80]这句承诺有多夸张就有多虚伪，但它起效了。（在滑铁卢会战前，这也是拿破仑的兄弟们最后一次证明他们对他来说并非全是负担。）

至少一份很久之后的记录记载道，拿破仑对蓬萨尔说："上尉，带上你的连，立刻驱散这次煽动叛乱的集会。那些人不再是国家代表，而是国家所有不幸的卑鄙的始作俑者。"蓬萨尔问若有反抗怎么办。"使用武力，"拿破仑回答，"甚至是刺刀。""那就够了，我的将军（mon général）。"[81]夏尔·勒克莱尔将军（他娶了拿破仑的妹妹波利娜）、缪拉（他和拿破仑的另一个妹妹卡罗琳订婚）、贝西埃、第8战列步兵半旅少校纪尧姆·迪雅尔丹（Guillaume Dujardin）、勒菲弗、马尔蒙等军官谴责据说被英国黄金收买了的律师政客，蓬萨尔的士兵于是不干别的，直接清场。议员们高呼"共和国万岁！"，呼吁诉诸法律与宪法，但士兵无视他们。[82]

"才过半小时，"贝利埃回忆道，"伴着一阵巨响，会场一扇主门洞开，我们看到缪拉带着装好刺刀的军队冲进来撵人。"部队入场后，议员约瑟夫·布兰（Joseph Blin）、路易·塔洛（Louis Talot）及比戈内（某说法称还有儒尔当）恳求士兵违抗长官命令，但他们不听。[83]很多议员害怕被捕，逃出场外，传说有人从橘园厅一楼跳窗。拉瓦莱特记载道，他们"脱下罗马长袍和方帽，因为隐藏身份后逃跑更容易"。[84]掷弹兵是推翻宪法的关键人物，但他们看待这一点时好像没有一丝不安。一边是很多掷弹兵曾随之征战的军官，而且所有人都在军营中听说这些人是从埃及归来的英雄，另一边是掷弹兵的民选代表，他们认为前者的命令更优先。是遵从这些巨人的宣言，还是听从橘园厅中叫嚣着逮捕他们的政客，掷弹兵会选择谁毫无悬念。前战争部长皮埃尔·德·伯农维尔（Pierre de Beurnonville）到场支持拿破仑，更是促成倒戈。当月末，拿

破仑赠予他一对手枪，上刻：“圣克卢之日，共和八年雾月十九日。”勒菲弗与贝西埃也收到了类似的礼物。[85]

政变第二日将近时，吕西安尽量在橘园厅内集中他能找到的支持政变的议员，一直忙到深夜。到场议员人数说法不一，但似乎是50人左右，仅占下院总人数的10%。[86]“督政府经常企图越轨与犯罪，”议员们颁布法令，“故对其予以废除。”[87]议员按序任命西哀士、迪科、拿破仑为临时执政，并指出前两人是前督政。这体现了宪政连续性，不管那有多么虚伪。吕西安在五百人院中的余党提议两院休会四个月，最终结果却是永久闭会。他们还下令将61人逐出立法院，其中大多数人是新政权的反对者新雅各宾派，虽说只有20人遭流放。[88]两院各选25人组成临时委员会起草新宪法，而所有人都认为西哀士已经写好了宪法。

政变支持者称，橘园厅中有人举起匕首刺向拿破仑，真有此事吗？很多相关的说法蕴含高度政治动机，彼此冲突，所以我们实在无法下定论，不过当天，不管是拿破仑还是谁，没有一个人流血，鉴于这个重要原因，刺杀的可能性实在寥寥。很多人携带小刀，但不是为了自卫，而是为了应付削羽毛笔、剥牡蛎等日常需要。五百人院制服是仿照罗马长袍的蓝色天鹅绒长斗篷，方便藏刀。吕西安和马尔蒙当然告诉部队拿破仑遭匕首袭击。拉瓦莱特指名道姓，称科西嘉议员、反波拿巴分子巴泰勒米·阿雷纳（Barthélemy Aréna）挥舞着匕首，不过貌似只有他看见了匕首。［雾月二十三日，阿雷纳给《共和党日报》（*Le Journal des Républicains*）写信，指出自己当时在会场另一端，但他还是逃出法国以防不测。］[89]1814年，关于政变一事的早期反拿破仑论述出版。这部四卷本作品写道，会场中人高叫“克伦威尔”与“独裁者”，“五十名议员冲进场内，围住他、推挤他、和他说话，似乎推得他退后，其中一人拔出匕首，不小心划伤离将军最近的掷弹兵的手。他丢掉武器，消失在人群中”。[90]作者没有解释如何在那种局面下不小心用匕首划伤他人，而且掷弹兵托梅好像也没受划伤，他只是在扯碎袖子时稍微被刮了一

下。[91]

匕首之说源于雾月二十三日（11月14日）的《箴言报》，那时波拿巴派已完全掌握政府的宣传机器。再无别的报刊提及此事，但不管怎么说，所谓的匕首袭击仍然有力地证明了驱逐议会的正当性，没过多久它就成了印制版画和版画的主要题材。例如，不到一年，印制版画《波拿巴在立法院》就在伦敦发表，画中愤怒的议员挥舞匕首，试图谋杀拿破仑，而他勇敢地面对他们。“波拿巴将军表示，”11月11日，拿破仑下达当日公告，“英勇的掷弹兵特别令他欣慰。眼看将军要被手持匕首的议员击倒时，他们救了他一命，令自己身环荣誉。”[92]托梅成了英雄，他获得600法郎终身津贴。三天后，他在午宴上受赠价值2000埃居的钻戒和约瑟芬的香吻。[93]

真正的问题或许应该是这样——为什么连一个拔出匕首捍卫宪法的人都没有？就算圣克卢宫没有匕首，至少回巴黎后该有了吧？只要督政府或五百人院稍得民心，当晚巴黎就会有人抗拒政变，法国其他主要城市在获知消息后也会反抗。可事实是，没人应召前来保卫它们，没人为它们开一枪。圣安托万郊区（Faubourg Saint-Antoine）等工人阶层区对督政府并无感情，未能起义。事实正相反，从政变前一日到政变一周后，证券市场上利率为3%的公债价格从11.4法郎涨到20法郎。[94]远离巴黎的部分地区有抗议，如加来海峡省（Pas-de-Calais）、汝拉省（Jura）、东比利牛斯省（Pyrénées Orientales）的当局曾表示不安，但没人有心思同执政府和拿破仑内战，反对之声很快就平息了。

由于督政府正节节失利并摇摇欲坠，因此雾月政变的关键不在于推翻它，而在于立法院的两院与《共和三年宪法》实际上被废除。虽然督政府不受欢迎，可立法院并未深受影响；新雅各宾派也算不上大的威胁；国家形势同样也并不危急。然而，西哀士和拿破仑成功地关闭元老院和五百人院，且未遇普遍抵抗。十年大革命后，法国人急求领导力，

他们意识到议会程序与几乎不可能修改的宪法阻碍了这一点。于是他们愿意暂时抛开代议制政府，好让拿破仑和他的同党斩开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巴黎的公众舆论肯定不关心拿破仑是否靠武力上台。军官看重命令、纪律与效率，拿破仑认为此三者皆重于自由、平等与博爱，当时的法国人民亦表赞同。他将向法国献上关于国家胜利的故事，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些督政知道怎样不去管国民的想象力”。[95]虽然胜仗是拿破仑的部分魅力，但法国被战争折腾得筋疲力尽，所以他带来的和平条约也属于他的吸引力。

在那个年代，“政变”是相当常见的政治术语（热月清洗就被称作政变），而且雾月事件当然是政变，但那时它不叫政变。对当时的人士来说，雾月政变仅仅叫“那些天”（les journées）。这次政变有不少戏剧化的因素，如吕西安拔剑指向拿破仑胸口、托梅很可能因为子虚乌有的匕首袭击获赠钻戒等，尽管如此，新雅各宾派已经证明他们比拿破仑预期的更顽强，只要立法院卫队稍稍忠于五百人院，阴谋者就会陷入极大的险境。雾月政变后第二天，为了实现自己的预言，拿破仑和约瑟芬住进卢森堡宫，他们的房间原是戈耶的寓所，位于卢森堡宫一层、沃日拉尔街主广场右侧。五年之前，约瑟芬曾在圣约瑟夫-德-卡姆教堂与死神为邻，该地距她现在的居所仅有100码。

---

[1]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71，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83

[2]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7

[3]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8

[4]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133

[5] Bruce，Evangeline，*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95，p.274，Mossiker，Frances，*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64，pp.195-200，Stuart，Andrea，*Rose of Martinique* 2003，pp.248-51

[6]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71

[7]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4，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0 p.305

[8]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3

[9] Adams，Henry，*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Jefferson and Madison* 1967，Ⅰ ch.14，Dwyer，Philip，*Talleyrand* 2002，pp.73-4

[10] ed. Malmesbury，3rd Earl of，*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Harris，1st Earl of Malmesbury* vol.Ⅳ 1844，Ⅳ p.257，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133

[11]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50

[12] Simonetta，Marcello and Arikha，Noga，*Napoleon and the Rebel* 2011，p.48

[1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764 p.1090，October 31，1799

[14]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70

[15]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14，Lefebvre，Georges，*The Directory* 1964，p.213

[16] Gildea，Robert，*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The French 1799-1914* 2008，p.27

[17] 策肋定剧院位于里昂，此事发生在拿破仑返回巴黎途中。——译者注

[18]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71

[19] Roederer，Pierre-Louis，*Autour de Bonaparte* 1909，p.3

[20] Lyons，Martyn，*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1975，pp.230-31，Carpenter，Kirsty，*Refuge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Émigrés in London 1789-1802* 1999，p.188，Crook，Malcolm，*Toulon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91，p.188，Woolf，Stuart，*Napoleon's Integration of Europe* 1991，p.254，Vandal，Albert，*L'Avènement de Bonaparte* 2 vols.1907，Ⅰ pp.8ff

[21] Bertaud，Jean-Paul，*Bonaparte prend le pouvoir* 1987，pp.188ff

[22]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71

[23]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18

[24]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7

[25] Roederer，Pierre-Louis，*Autour de Bonaparte* 1909，p.4

[26] Simonetta，Marcello and Arikha，Noga，*Napoleon and the Rebel* 2011，p.53

[27]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23

[28] Lefebvre，Georges，*The Directory* 1964，p.214

[2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0，p.311

[30]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73

[3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0 p.311

[32] Sparrow，Elizabeth，*Shadow of the Guillotine* 2013，p.131

[33] Cole，Hubert，*Fouché* 1971，p.121，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47

[34] ed. Plenel，Edwy，*Joseph Fouché*，*minister de la police* 1993，p.ix

[35] Zweig，Stefan，*Joseph Fouché* 1930，p.146

[3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95n

[37] 即沙普信号塔，参见第二十一章注释。——译者注

[38] ed. Duruy，George，*Memoirs of Barras* 4 vols.（New York）1895，Ⅳ p.40

[39]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8，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0 p.307

[4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0 p.306

[41]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146

[42]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259

[4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126 p.562，April 6，1807

[44]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135

[45]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Ⅰ p.234

[46]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136

[47]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74，Goodspeed，D.J.，*Bayonets at St-Cloud* 1965，p.107，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23

[48]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75，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0 p.306，Gildea，Robert，*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The French 1799-1914* 2008，p.27，Lyons，Martyn，*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1975，p.231，Crook，Malcolm，*Napoleon Comes to Power* 1998，p.1

[49]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15

[5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0，p.315

[51] McLynn，Frank，*Napoleon* 1997，p.216

[52] Gueniffey，Patrice，*Le Dix-Huit Brumaire* 2008，p.15

[53] Gueniffey，Patrice，*Le Dix-Huit Brumaire* 2008，p.16

[54]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75

[55] Crook，Malcolm，*Napoleon Comes to Power* 1998，p.2

[56] 穆兰返回军队，效忠拿破仑；戈耶回自家庄园隐居，后来担任拿破仑的驻荷兰大使。

[57] ed. Broglie，Duc de，*Memoirs of the Prince de Talleyrand* 1891，p. ⅹⅷ n.1，Harris，Robin，*Talleyrand* 2007，p.113

[5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0 p.380

[5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0 p.381

[60] Crook，Malcolm，*Napoleon Comes to Power* 1998，p.2

[61] Bigonnet，M.，*Coup d’état du dix-huit Brumaire* 1819，p.23

[62] Aulard，François，*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01，p.699

[63] Gildea，Robert，*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The French 1799-1914* 2008，p.27

[64] Sciout，Ludovic，*Le Directoire* vol.4 1895，Ⅳ pp.652-3

[65]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77

[66]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77

[67] Berlier，Théophile，*Précis de la vie politique de Tbéophile Berlier* 1838，pp.68-9

[68] Gildea，Robert，*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The French 1799-1914* 2008，p.27，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25，Lyons，Martyn，*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1975，p.232

[69]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24，Roederer，*Oeuvres* Ⅲ p.302

[70] Boissonnade，Euloge，*18 Brumaire An* Ⅶ 1999，p.93

[71]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25

[72]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71

[73]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17

[74]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87

[75]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76

[76]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Ⅰ p.234

[7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0 p.319

[78] Schlabrendorf，Graf Gustav von，*Bonaparte and the French People* 1804，pp.13-16

[7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32 p.196，August 7，1794

[80] Simonetta，Marcello and Arikha，Noga，*Napoleon and the Rebel* 2011，p.5

[81]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Ⅰ p.239

[82]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25

[83] Aulard，François，*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01，p.699

[84]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77

[8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790 p.1103 n.2，December 7，1799

[86]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21

[87]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p.17-18

[88] Crook，Malcolm，*Napoleon Comes to Power* 1998，p.3，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26，Lyons，Martyn，*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1975，p.232

[89] Lentz，Thierry，*Le 18-Brumaire* 1997，p.328

[90] Gallais，M.，*Histoire du Dix-Huit Brumaire* 4 vols.1814-17，Ⅰ p.90

[91] Lentz，Thierry，*Le 18-Brumaire* 1997，p.327

[9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70

[93] 议员奥古斯特-路易·珀蒂耶（Auguste-Louis Petiet）之子后来说，托梅的袖子只是缠到了战友的武器上。Lentz，*18-Brumaire*，p.329；Sciout，*Le Directoire* IV，p.652，n.1.

[94] Lyons，Martyn，*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1975，p.233

[95] Holland，Lord，*Foreign Reminiscences* 1850，p.243

第二部 文治武功

第十章 执政

若他撑过一年，他将长握权柄。

——塔列朗论拿破仑的执政之位

领导民众时……应不露声色。

——1804年9月，拿破仑致富歇

1799年11月11日（周一）上午阴雨连绵，10点时，六名龙骑兵护送拿破仑至卢森堡宫。他身着便服，在前督政会议室中着手建立临时执政府（provisional Consulate）[1]。[2]前一天他完成了雾月政变，现在他急于尽快发起二次政变，以便推翻首要的同党。1791年和1793年，西哀士为法国起草了两份宪法，他拟出的第三份宪法充斥着分权制衡机制，拿破仑认为它不能捍卫大革命。拿破仑后来描写西哀士道："此人只会纸上谈兵，他不了解人性，不懂如何发动人民。他的学识总是把他引向形而上学层面。"[3]

三执政首次开会时，迪科对拿破仑说："不必选举主席，你有权居首。"[4]西哀士闻言皱眉，拿破仑便提出折中方案，建议三人按姓氏字母顺序轮流当二十四小时首脑（也就是说他先当）。于是他坐在了桌子中央的大椅子上，那里原是督政府主席之位，后来他天天坐那。"来吧，"他催促迪科与西哀士，"宣誓吧，我们很急的。"[5]执政会议虽是执政府核心，但毕竟只有三人参加，所以谁是主席几乎不重要。大部分议题常是拿破仑想出的，他也推动这些话题向前进展。

政变后第二天，市内张贴拿破仑的相关发言。他描述了政变，称“二十个刺客冲我胸口扑来”，并呼吁国民团结，但他没提迪科和西哀士。布告写道：“赶走煽动者后，稳定、保护与自由的思想已各自回归恰当的位置。”这番话迎合了法国人，他们厌倦了督政府，认为常胜将军管理的当局不会比它还差。[6]

拿破仑的宣传人员忙了一夜，他们印刷布告，在巴黎全城张贴，但西哀士派没有这么积极。奉命起草新宪法的五十人临时委员会内部又组成七人理事会，理事会主席布莱·德·拉默尔特去西哀士的公寓受领宪法，但西哀士能给他看的只是一捆笔记。于是两人坐下，拟出第一份草稿，后来前吉伦特党人、宪法专家皮埃尔·多努（Pierre Daunou）继续完善它。[7]没过多久，勒德雷尔警告拿破仑，称西哀士计划让另外两名执政分主内外，并设置“大选长”（Grand Elector）监督他们。复杂的分权体系中，“名流”（notables）掌控参议院，只有他们可以罢黜大选长。[8]西哀士显然自比哲学王，而迪科与拿破仑都是他的执政，一个处理内政一个统帅外军。这与拿破仑对情势的看法截然不同。[9]

五周之后，伴着鼓号齐鸣声，《共和八年宪法》在巴黎各大公共场所宣读。之前这段时间，雾月党人组成的各种非正式委员会或附属委员会激烈讨论宪法。争论期间，多努认为权力应当更集中，吕西安与布莱领导的波拿巴派把他拉入己方，并彻底智胜人数较少的西哀士派。康巴塞雷斯及时转投拿破仑阵营，帮了大忙。布莱最后对临时委员会明言，他们的“使命”是让拿破仑当第一执政，授予他十年决策权，而且他们不能安排什么“大选长”监督他，只需为他设置顾问机构国家参政院，立法动议权将归它专属。[10]新宪法第41款规定：“第一执政颁布法律，自主任免国家参政院参政、公使、大使等首席驻外使节，以及海陆军军官、地方行政机关人员、政府驻法庭特派员。”[11]第一执政还有缔约权，他将住在杜伊勒里宫，领50万法郎年薪，这是大使薪水的50倍。实权在何处一开始就一目了然。第二执政与第三执政也住杜伊勒里宫，但作为宪

法遮羞布，他们只领15万法郎年薪。

为推广新政权，并“结束革命”（政府自己的说法），执政府签署了大量法令：凡尔赛宫移交给伤兵居住；废止反流亡者的邪恶法律，拿破仑亲自去圣殿塔监狱释放人质；禁止警察骚扰归国流亡者或强迫他们“贷款”；把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与葡月一日（革命历元旦）设为公共假日。伤兵以及军人的遗孀与遗孤将受领抚恤金。拒宣誓派教士不再因为拒绝发誓效忠宪法而被驱逐出境。尽管美法之间仍进行准战争，执政府依然下令为乔治·华盛顿哀悼整整十日，而缅怀“美国辛辛纳图斯”的公开悼文对比了华盛顿和拿破仑的相似之处。[12]拿破仑也没忘记临行前给克莱贝尔的承诺，他对新任内政部长、数学家、天文学家拉普拉斯侯爵下令，只要有船可用就送“一个喜剧班子”去埃及。[13]“新生政府必须新奇耀眼，”当时，他对布列纳说，“它平庸黯淡之日即是垮台之时。”[14]

正因为拿破仑是军人、雾月政变是军事政变，拉普拉斯这种卓越的科学家就任如此高位一事便能说明执政府显然不是军事独裁政府。塔列朗重任外交部长。政府只招纳了一名军人，即新任战争部长亚历山大·贝尔蒂埃。[15]“如果三四年间，热病让我死在床上，”次年拿破仑告诉勒德雷尔，“我就警告国民谨防军政府出现，我会叫他们任命平民裁判官。”[16]不出所料，富歇就任警务部长。马丁·戈丹（Martin Gaudin）担任财政部长，此人是管理国库的前朝高官，从路易十六时代起，他侍奉过所有政权。戈丹马上着手改革太过复杂的法国税法，降低税率。财政管理权从地方政府集中到财政部，整个公共会计体系也终于实现了集权化。[17]军饷原由各省支付，拿破仑很快建立起中央军饷给付系统，这是他及时打破官僚体制并毫不迟疑地实施急需的改革的经典例子。

三执政的名字将写入新起草的《共和八年宪法》，供国民知悉，1800年2月，宪法会交付全民公决。12月13日，宪法委员会召开最终会

议。会上，拿破仑请西哀士提名执政人选。西哀士已收取凡尔赛宫外面的地产、一幢巴黎住宅（由国家付款），据说还拿到了35万法郎现金，于是他如预期的一般提议拿破仑任第一执政、康巴塞雷斯任第二执政、律师兼前议员夏尔-弗朗索瓦·勒布伦（Charles-François Lebrun）任第三执政。勒布伦永远见风使舵，在他的年代，除了雅各宾派，他投靠过所有党派。西哀士自己只分到了参议院议长职位，迪科则任副议长（他让出临时执政后得到10万法郎）。拿破仑的第二次政变比第一次稍长，但同样是不流血的胜利。预定在次年2月举行的正式全民公决将赋予执政府它所需要的合法性，但拿破仑从不怀疑自己统治法国有违道义。正如他提到尤利乌斯·恺撒时所言："在这种态势下，既然审议机构议会已无力统治，恺撒本人就保障着罗马的至高无上地位和各党派公民的安全，所以他的独裁合法。"[18]1799年，拿破仑对法国政府也持同样态度。

"法兰西人民！"12月15日，拿破仑发表宣言称，"一份宪法呈现在你们面前，它将结束共和国内政和军事形势（中的）……不稳定要素……宪法基础是代议制政府的真正原则，是神圣的财产权、平等权与自由权……公民们，大革命事业已经建立在发起它的原理上，它结束了。"[19]

拿破仑把财产权置于平等权与自由权之前，这表明他专注于维护商人、雇主、奋斗者与国有财产所有人（即努力经营桑树园等小产业的人）的权利。这些人是法国的脊柱，他理解他们的牵挂与需要。宪法全文共95条（其长度不及上一份宪法的四分之一），其中第94条明确规定，大革命期间君主国、教会、贵族失去或售出的财物与土地永远不会奉还原主。1802年及1804年，拿破仑重申上述承诺，但他没有许诺继续进行再分配。他提到平等时指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非经济地位平等。军队是拿破仑最有力的天然支持者，它从政变中获益良多。军中饷银增加、待遇改善、津贴提高，士兵也有望分得土地（不过似乎没人拿到那6阿庞）。延迟承包商受款时间的法律也被撤销了，他们很快收到

全额给付的资金。

12月下旬，拿破仑日后的统治机构正式成形。国家参政院在卢森堡宫有会场，22日，他们在那儿举行就职典礼。参政院是法国新政府的主要审议部门，负责向第一执政提建议，并辅助他起草法律。很多国家参政是第一执政任命的对政事不感兴趣的技术专家，在相当大程度上受他本人控制。50名参政中只有6位军人。只要参政们尊重拿破仑，他就请这些人在自觉必要时畅所欲言，并鼓励他们互相争论。新宪法授予国家参政院行政诉讼终审权与立法院议案文本先行审查权，这些职权一直保留到了今天。部长是参政院临时成员，若议程涉及自己的职责，他们就会列席会议。

12月25日（直到1802年，法国官方历才承认圣诞日）早上8点，《共和八年宪法》生效。宪法印刷本序言是布莱的讲话，他辩称，法国公民大众渴求的共和国既非“旧王朝（Ancien Régime）专制政权，亦非1793年暴政”。[20]布莱说新宪法可以用一句格言总结：“信心来自下层，权力来自上层。”[21]根据宪法，第一执政连任十年，掌握政治与行政大权，任期之中，另两名执政担任他的顾问。元老院最多有80人，先选60人，以后每年增选2人，议员“终身任职，不受侵犯”。元老院在四轮选举产生的全国名单中选择执政、300名立法院代表、100名保民官。最重要的是，元老院多数人通过的声明——元老院令（sénatus-consultes）——享有全部法律效力，尽管颁行它们的初衷只是修宪。

保民院将讨论第一执政和参政院制定的法律草案，但无权表决，立法院有权表决法律案，但无权讨论。保民院能够讨论执政府送来的立法案，并可将意见告知立法院，每年立法院要在至多四个月内开会考虑保民院的意见。只有元老院有权修宪，但三议院皆无权创设或变更法律。拿破仑借这些举措确保议会权被拆分、各机构权限较小，自己则保留了大部分权力。

公民仍可选举首轮立法院代表候选人，尽管最终人选仍由元老院决定。一轮选举后，每个公社中10%的成年选民当选“公社名流”；各组“公社名流”分别举行二轮选举，其中10%的人当选“省名流”；“省名流”举行三轮选举，其中5000～6000人当选“国家名流”；“国家名流”中将有400人担任立法院代表与保民官。事实证明，此前的议院在很大程度上被延续了。60名元老院议员、100名保民官以及300名立法院代表中分别有38位、69位和240位前议员。[22]他们的经验能派上用场，因为拿破仑正在巩固革命成果、修正革命方向、终结大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23]特别复杂的宪法尤其是立法机关的三重投票系统非常适合拿破仑，因为他有充分的机会筛除反对意见。[24]

新宪法有大量安抚国民的条款：除非发生火灾与水灾，公职人员不得擅入法国公民住宅；若无审判，公民的最长在押期为十日；“拘捕中施加残酷行为”构成犯罪。[25]1800年1月1日（根据革命历，这一天是共和八年雪月十一日，无甚特别意义），立法院与保民院首次开会。

立法机关的自由受限，但不能仅据此认为拿破仑政权不听谏言。请愿者总有机会发表意见。各省之中，省参政院（conseil de préfecture）和省议会（conseil généraux）的争论常具适度的开放性，尽管它们对政府政策没多少影响。[26]拿破仑政权还算听取人民的怨言，它只是不给他们任何放大非议的手段。政坛上也很难出现协同的反对行动。

上任第一周，第一执政拿破仑就致信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与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提议媾和。“我冒昧提出，这场战火已烧遍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命运都与它的终结息息相关。”他如此告诉英国国王。[27]英国外交大臣格伦维尔（Grenville）勋爵回信称，拿破仑应让波旁复辟，他便答道，照此原则，英国应该恢复斯图亚特王朝。他确保法国境内广泛传阅格伦维尔阁下的信，此举巩固了执政府背后的支持。[28]1799年9月下旬，第二次苏黎世（Zürich）会战爆发，马塞纳击败俄军，俄国遂退

出第二次反法同盟。此后，奥地利开始与法国议和，和谈持续数月，但并无进展。当春天的新战季来临时，奥军已准备好力夺热那亚、入侵法国东南部。

弗朗索瓦·贝茨（François Beyts）原是五百人院议员，雾月政变时，他和另外60名议员被逐。“我希望你们所有人召集人民大众，”拿破仑致信贝茨，谈论法国政治派系道，“近十年来，党派主义催生保王党、朱安党、雅各宾派、弗扬派等无数党派，法国公民的简单称呼比它们珍贵得多。这些党派把国家推入深渊，拯救它的时机终于来了，我们可以一劳永逸。”[29]贝茨被说动，次年3月，他就任卢瓦和谢尔省（Loir-et-Cher）省长。然而，拿破仑无法吸引所有人，他也苛待质疑国民团结政策的人。某位前雅各宾派将军将到达里尔（Lille），当地市长不太想欢迎他，拿破仑驳斥道：“不得斗胆再提此言，难道你没发现我们都一样为法兰西效力吗？先生，我告诉你，雾月十七日与十八日，我竖起一面铜墙，没人能透过它回顾过去。所有回忆都得在这堵墙上撞得粉碎！”[30]大革命开始后，执政府是第一个未彻底清洗前政府的新政权。三年后，立法院的确驱逐了反对派，但法国人不会再因政见而招来断头台之祸。

拿破仑的铜墙政策为他的政府广开言路。所有党派都参政，只有新雅各宾派除外。尽管他自己是雅各宾分子，抑或正因为这一点，他意识到，或许不少前雅各宾党人拥护他的事业，但新雅各宾运动本身将在意识形态层面反对他。抛开往日政治立场，促进国民团结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归顺（ralliement，字面意义为争取），尽管有些人加入拿破仑政权是出于自私动机，但很多人见到他改造法国的举措后就在爱国真情的驱使下归顺。[31]另一政策融合（amalgame）与归顺相关，与单纯的支持不同，它旨在为政权注入积极的热情。[32]

凭借这些政策，拿破仑为他的政府网罗了一大批能干的公职官员。

这些人由康巴塞雷斯（弑君者）领导，包括：路易-马蒂厄·莫莱（Louis-Mathieu Molé，保王党人，其父被送上断头台），后任司法部长；让-艾蒂安·波塔利斯（Jean-Étienne Portalis，反对督政府的稳健派人士），处理宗教事务；让-艾蒂安之子约瑟夫-马里（Joseph-Marie Portalis），与其父一样能干；科学家让·沙普塔尔（Jean Chaptal，吉伦特党人），后任内政部长；军事管理人员让-热拉尔·拉屈埃[33]（Jean-Gérard Lacuée，稳健派人士）将军；国家参政安托万·蒂博多（Thibaudeau，又一名弑君者）；警察局的艾蒂安-德尼·帕基耶（Étienne-Denis Pasquier，稳健派人士，其父被送上断头台）；国库部长尼古拉-弗朗索瓦·莫利安（Nicolas-François Mollien，路易十六的前大臣）。“人尽其才的艺术，”拿破仑告诉莫利安，“比用人艺术难得多。”[34]果月政变时，拿破仑赶走了卡诺，但他明白卡诺有非凡的才干，1800年4月2日，他任命卡诺为战争部长。贝尔蒂埃则调任预备军团司令。[35]

由于稳定、高效与完全竞争的新氛围，雾月政变后一周内，法郎兑美元、法郎兑英镑的汇率翻了一倍。100法郎政府公债价格本已跌至12法郎，1800年1月，它骤升至60法郎。财政部长马丁·戈丹迫使税务机关取得预计收益前先存款，凭借这道命令和其他措施，两年后他实现了收支均衡。自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这是法国第一次达至平衡预算。[36]

拿破仑掌权后即言明，1800年1月末至2月初，政府将在所有法国公民中举行长达数日的全民公决，借此赋予新的《共和八年宪法》合法性。所有成年男性都能通过在登记簿上签字来投票。为了确保赢得公决，12月，拿破仑让吕西安接替拉普拉斯任内政部长。2月7日，吕西安正式公布全民公决结果，称3011007名法国人投票赞成《共和八年宪法》，仅1562人反对。[37]因为天气不好、农村人口缺乏交通工具等原因，只有25%的法国人参与了投票，即便投票率低，要说99.95%的法国人赞成宪法当然仍显可笑，重要原因之一是南部和旺代省尽是保王党

人。[38]比如在土伦，官方声称有830人投赞成票，仅一名雅各宾派鞋匠投反对票。

国家档案馆藏有400多捆选票，它们清楚地证明吕西安书写选举结果时系统性造假。2月4日，他命令内政部停止计票，因为三天后他要公布总票数。因此，政府没有统计西南地区的选票，仅仅根据科西嘉省等25个省的已知计票结果推算出它猜测的票数。[39]24省总票数与约讷省（Yonne）票数中各有8000张、16000张赞成票纯属吕西安手笔，于是，光是西南地区，他就多算了20万张赞成票。他给东南地区的省加了7000张赞成票，又给东北地区的省加了7000～8000张。吕西安甚至懒得用特殊数字造假，他只会整千整万地加票，好让赞成票数超过300万。2月4～7日，他一共加了约90万张赞成票。[40]军中共有556021人赞成，无人反对，这两个数字纯属捏造。海军总计投了34500张赞成票，但一条船上经常只有军官投票，计票时又把剩下的人算了进去。真实结果很可能约为155万张赞成票对几千张反对票。[41]所以拿破仑赢得了民主合法性，但到目前为止，他的胜利不仅远没有宣称的那么大，事实上还不及1793年罗伯斯庇尔的全民公决成绩。[42]就连吕西安篡改的数字也早就被地方官改过了，不论谁在巴黎掌权，取悦当权者都是他们的重要工作。无人细查官员，投票是公开的而不是秘密的，而且选民非常容易遭到威胁。有一半选民是文盲，但他们仍有资格投票，所以市长替他们填写选票。

吕西安篡改数据一事提供了观察拿破仑传奇最典型特征之一的绝佳视角。拿破仑总是占据压倒性优势，但即便如此，波拿巴派还是忍不住夸大数字，于是反对派（新雅各宾派、保王党、自由派、稳健派等派系）便在其沙龙和地下组织中争辩道，整个公决都是假的。拿破仑和他的宣传人员往往只是在不必要的事上搞得太过，如调整战场折损人数、添加档案中的文件、杜撰意大利军团演讲、更改出生证明上的日期、描画拿破仑骑着用后腿站立的马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结果真实的伟绩却招

来奚落与非议。

剿灭乡间盗匪是执政府最受欢迎的政策之一。拿破仑认为，“警务之道在于少罚重罚”，但是匪徒威胁遍布法国广袤领土，为了消灭他们，他倾向于经常施加重罚。[43]盗匪可能是保王党叛军（法国西部与南部尤多）、成群逃兵或逃兵役者、逃犯、路匪、纯暴徒，抑或是所有这些人的组合。旧王朝、公共安全委员会、督政府也曾在乡村整饬地方法纪败坏现象，但只有执政府才把能用的手段全都用了，也只有它成功了。拿破仑拘留涉嫌实施盗匪犯罪的人，抑或把他们驱逐出境，已定罪者则会被处死。这些罪犯常有令人讨厌的名号，如“魔龙”“打死”“基督徒的小屠夫”，他们袭击孤立的农舍，抢劫马车和独行的旅人。

1798年4月，宪兵（gendarmerie）或者说准军警成立，这支队伍共有10575人，但拿破仑重组宪兵，他将其扩编至16500人，及时支付高额军饷，提升军中士气，并涤清腐败现象。[44]此前步行的巡警队配备马匹，且人数增加；特别法庭与军事委员会若有间接证据便可将嫌疑犯斩首，嫌疑犯也无权委托辩护律师；大批流动部队接受派遣，并以简易程序裁决案件。1799年11月，法国约有40%的领土实施戒严，但不出三年，境内出行又安全了，商贸也得以恢复，就连拿破仑的意大利胜绩也不比此事更得民心。[45]

1800年3月，执政府撤换了3000多名法官、公诉人以及院长与其任命的人。撤职的决定性因素与其说是政见，倒不如说是另外两个原因：一来这些人不精于实务，二来拿破仑急着赶走年老、腐败或无能的律师。因为工作积压，七个月后司法系统才重新顺利运转，但此后司法操作有了改善。[46]

拿破仑一宣布大革命结束便力图消除一些更能象征革命的元素，令人取下装饰教堂尖塔和公共建筑的红色无边软帽[47]。“先生”（Monsieur）、“夫人”（Madame）取代了“公民”（citoyen）、“女公

民”（citoyenne）。圣诞节与复活节恢复了，1806年1月1日，革命历终于被废除。拿破仑一直在乎命名学的力量，于是他将革命广场（原路易十五广场）改名为协和广场，并拆毁当地的自由女神巨像。“协和，”他后来写道，“使法国战无不胜。”[48]他热衷改名一事还有旁例可证：他创造的内高卢共和国改称意大利共和国；英格兰军团改称大军团（Grande Armée，1805年）；统一广场（Place de l’Indivisibilité）——原王家广场（Place Royale）——改称孚日广场（Place des Vosges）。执政府时期，拿破仑自己的文风也有微妙的改变。大革命期间，他会写“始终不渝”（inaltérable）、“清正廉明”（incorruptible）等陈词滥调，现在他用词更加透彻，如“大”（grand）、“严”（sévère）、“智”（sage）。[49]

接下来，拿破仑劝说流亡者（大革命时代逃走的贵族、资产所有人、保王党人、教士）回国，条件是他们肯定不能指望取回财产。他最终恢复了流亡者的选举权与公民权。[50]大革命时期，禁止入境的流亡者多达10万人，1800年10月，拿破仑在名单中删去48000人，1802年4月，名单上仅剩1000名不肯妥协的保王党人。很多旧王朝贵族疏远拿破仑，但不少知名贵族愿为他效力，如塞居尔伯爵、吕讷（Luynes）公爵、纳博讷（Narbonne）伯爵、布罗伊（Broglie）公爵、塔列朗及莫莱。支持者中亦有1789年的底层贵族，如马尔蒙、雷米萨（Rémusat）、贝尔蒂埃、勒德雷尔。1803年5月，约有90%的流亡者回国，严重打击法国的大规模人才流失局面遂有好转。[51]1800～1814年，拿破仑一共任命了281名省长，其中110人（在总人数中占到39%）是旧王朝贵族。[52]

拿破仑既迎合国外保王党，也安抚旺代保王党，并承诺大赦放下武器的朱安党人。他告诉叛党，督政府“不公正的法律”与“反复无常的法案”已经“侵犯了人身安全与意识自由”，若1800年2月18日那天，叛军上交武器，他就“完全赦免所有人”过去的一切行为。[53]艾蒂安-亚历山大·贝尼耶（Étienne-Alexandre Bernier）教士接受这些条件，不过朱安党领

袖路易·德·弗罗泰（Louis de Frotté）、乔治·卡达杜尔（Georges Cadoudal）、路易·德·布尔蒙（Louis de Bourmont）伯爵继续斗争。拿破仑把忠于他的主教称作“神圣宪兵”（sacred gendarmerie），贝尼耶也是其中一员——他成了奥尔良（Orléans）主教。拿破仑指示戴杜维尔将军坚决对付叛军：“如果你要开战，那就打起精神、严肃对待，唯此方能缩短战争，进而减少人类的悲痛。”[54]

1801年年初，拿破仑成功“斩除”朱安党叛乱领导人，某些场合中，“斩除”既有比喻意也有字面意。他因诈术挨批，但游击战争总得采用例外的作战原则。2月18日，弗罗泰被斩首；3月5日，卡达杜尔与拿破仑共进早餐，但他后来去英国流放；布尔蒙最终彻底转换立场，为法国而战。从1793年起，朱安党就一直在西部12个省份对抗共和国，他们召集的武装叛军一度达到3万人，但1800年年底，旺代已安静下来。从此以后，朱安党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密谋杀害拿破仑本人。

法国本有73家报社，1800年1月17日，拿破仑至少关闭了其中60家，他说自己禁止“报纸有任何不利于我的言论”。[55]这道未经议会审查的法令宣称“塞纳河各省发行的”某些“报纸是共和国敌人的工具”，因此除了“科学、艺术、文学、商业和广告专刊”，“战时”只有13种报纸有权刊行。[56]法令继续警告道，若报纸刊登“不尊重”社会秩序、人民主权、军队荣誉与友好政府的文章，“就立即取缔它”。拿破仑也禁止外国报纸在法国发行。[57]他认为，如果允许保王党与雅各宾派的报纸煽动不满，那就根本不可能促成民族团结。

所谓的“报纸”中不乏极端小报，它们散布了很多言论，如拿破仑和亲妹妹波利娜有禁断关系，“报纸”这个词高抬了不少这类小报，但1月17日的法令无疑沉重打击了法国的言论自由。“若有政府控制，自由媒体可成为强大盟友，”多年后拿破仑说，“任它发挥，则如睡在火药桶旁。”[58]还有一回，他说：“纸媒是兵工厂，它不能是私有财产。”[59]他

在意大利和埃及悟到精心策划的宣言有多大威力，现在他不会不准备控制国内舆论。在大革命之前，法国没有媒体自由的传统。1789年，法国宣布言论自由乃普遍权利，官方批准发行的日报从4家激增至300多家，但早在1792年，政府就开始取缔日报，周期性的政治清洗也减少了报纸种类，1799年时仅73家报社尚在。[60]那个年代，普鲁士、俄国、奥地利亦无言论自由，1819年，就连英国政府也颁布了臭名昭著的《六条法案》（Six Acts），这些法律把煽动定义改得更严，导致三名编辑被诉。那还是在和平年代，而1800年1月，法国正同五国作战，且每个敌国都发誓推翻它的政府。按照当代标准，我们可以批判拿破仑的措施，但在他的时代和环境中，这几乎是标准的常态。

法令颁行后，大部分记者没有改行，只是写稿时更倾向波拿巴主义。他们向贝尔坦（Bertin）兄弟的《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阿梅莉·叙阿尔（Amélie Suard）的《政论家》（*Publiciste*）以及《巴黎日报》（*Journal de Paris*）等报纸投稿。保王党作家长期推崇拿破仑的严格法治立场，由于这个重要原因，他们开始歌颂他。报纸数量自然减少，但总阅读量在很大程度上没发生变化。[61]拿破仑也将大批前保王党记者拉入政权，这表明他日趋保守。皮埃尔-路易·勒德雷尔成为参政院参政；1808年，帝国大学成立，路易·德·丰塔纳（Louis de Fontanes）任校长；夏尔·德·拉克雷泰勒（Charles de Lacretelle）进入法兰西学术院。

《世界箴言报》创立于1789年，莫莱伯爵称，它变得“什么都不是，只是温顺的工具和（拿破仑所有）心声的传声筒”。[62]该报系私人产业，但政府官员为其撰稿，地方媒体也依赖它，当它是官方小报。[63]内政部撰写《箴言报》“内政”栏；拿破仑的办公室撰写“巴黎”栏，这些文字特别是对英国的批评常常由他口授；警务部等其他部门撰写“综合”栏。国家的宣传小报《箴言报》虽充斥着谎言与大话，但读起来很少乏味，它也刊登关于诗作、文学、戏剧和法兰西学院的稿

件。拿破仑本人密切关注散播消息的策略。“用官方渠道传播下列报告，”他曾指示富歇，“然而它们是真实的。所以先去沙龙透露风声，再让纸媒发表。”[64]正如1812年他对内政部长所言，总的来说，“我希望一切、所有的一切都能出版，但题材淫猥的以及任何可能扰乱国家安宁的除外。审查时应该只关注这两方面”。[65]

1790年，法国设立83个省（departément）或地区（region），从而分散了权力。1800年2月，全民公决结果公布，十天后，执政府颁布法律（保民院中，71人赞成，25人反对；立法院中，217人赞成，68人反对），规定各省或地区由内务部长任命的省长管理。大革命所确立的地方民主根基于是一下子就被彻底废除，大量的权力集中到了拿破仑手里。现在各省皆有中央选任的省长、专区区长和市长，专区区长和市长分别管理区（arrondissement）和公社（commune），若其下辖居民超过5000人，则他们也由中央选派。除了1790年时最初的83个省，1800年，执政府新增了20个省，并在各省内增设2～6个区。省-区-公社制保存至今。

1790年后的地方自治时期，每30名法国人中就有1人担任某个地方官职务。如今，自治政府被取代，新政府的主动性与控制力最终由第一执政赋予。地方上有民选委员会，但它们是纯顾问机构，一年只开两周会议。治安法官（juge de paix）原本经选举产生，现在则由省长任命。专区区长常是本省人，但省长几乎都是外省人，其平均任期只有4.3年，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他们对拿破仑的最大忠心。[66]然而，不管省政府制多么独裁，事实证明它比笨拙的原体制有效得多。[67]第一执政拿破仑把所有公职官员编入带薪的国家公务员队伍，确保他们得到适当的训练。他废除依赖贪污腐败和裙带关系的晋升机制，代之以回馈才能与功绩的升职系统。他坚持向省长索要系统性数据资料，命令他们每年全面视察所辖省份，收集第一手信息。[68]他后来说，省长们是小皇帝（empereurs au petit pied）。下比利牛斯省（Basses-Pyrénées）省长博尼

法斯·德·卡斯特拉内-诺韦让（Boniface de Castellane-Novejean）总结道，省长的职责就是“保障税收、征兵与法治”。事实上，他还有如下工作：为骑兵征收马匹；安排军队住宿；关押战俘；促进经济发展；在公决与选举中给予中央政府政治支持；剿灭盗匪；向中央政府汇报本省民意，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意见。[69]只有在扶贫、基础教育等拿破仑不感兴趣的领域，各省才有较大的权力。[70]

一旦天气允许，法国与奥地利及其盟友（尽管不包括俄国）的战争就会一触即发，所以拿破仑需要重新装满几乎全空的国库。他指示戈丹向15家左右的巴黎最富有的银行借1200万法郎。银行只肯出300万，并提出有用建议——靠发行国家彩券（national lottery）募集剩下的钱。拿破仑不为所动，1800年1月27日，他直接逮捕了法国最有实力的银行家、拥有很多海军补给合同的加布里埃尔·乌夫拉尔（Gabriel Ouvrard）。有传言说，近四年来，乌夫拉尔靠这些合同赚取了800万法郎。[71]（乌夫拉尔不肯资助雾月政变，这点也对他不利。）乌夫拉尔的命运让其他银行家对钱款数额松了口，但拿破仑想为法国财政打造坚实得多的基础。此前他实际上需经银行家和承包商同意才能调动军队，他不能继续这样做了。

2月13日，戈丹开办法兰西银行（Banque de France），第一执政是首位股东。他不想恳求天性谨慎又不愿合作的巴黎银行业创办法兰西银行，转而向鲁昂制造商让-巴泰勒米·勒库特·德·康特勒（Jean-Barthélémy le Couteulx de Canteleu）和瑞士银行家让·佩勒戈（Jean Perregaux）索求初始资金与指导，此二人位于最先管理法兰西银行的六位代理人之列。法兰西银行发行了面值为1000法郎的股份，其原始资本为3000万法郎。为鼓励民众认购股份，拿破仑规定该银行受执政府保护，并确保自己的班子参与认购，约瑟夫、奥尔唐斯、布列纳、克拉克、迪罗克和缪拉皆持股。[72]法兰西银行理论上独立于中央政府，其实在它正式开业之前，《箴言报》就不得不声明，把它“比作英格兰银行是不妥的，因为

它的资金完全不会流向中央政府”。然而，政府最后悄悄放弃了这一政策，法兰西银行的确资助了拿破仑战争。

1803年4月，政府授予法兰西银行十五年的巴黎纸币独占发行权。1808年，该银行发行的纸币成为法定货币，支持它的不仅仅是银行担保，还有国家。拿破仑的支持树立了法兰西银行的金融信用，因此一段时间之后，该银行使现金流通量翻了一倍，使私印纸币与私人贷款贬值，建立地方分行，增加收益，扩大股东基础，发放更多贷款，简言之，创立了经典的良性商业循环。法兰西银行也承担重要的政府职能，如管理国家所有年金与津贴。拿破仑牢牢控制如此重要的机构，1806年4月，他把银行代理人换成亲自任命的一名行长、两名副行长。拿破仑从未彻底摆脱国库得向其他银行借债的处境，但法兰西银行缓和了逮捕它们的老板的需要。

1800年2月19日，拿破仑从卢森堡宫迁居至杜伊勒里宫。1792年8月，还是年轻军官的他目击人们把路易十六从杜伊勒里宫押至圣殿塔监狱，从那以后，他是第一个入住这座宫殿的统治者。康巴塞雷斯就任第二执政后也有权入住杜伊勒里宫，但他明智地放弃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住不了多久，也就是说，一旦拿破仑赢得全民公决，他就会想独占杜伊勒里宫。

波拿巴夫妇搬进来后，拿破仑住进路易十六住过的二层房间，该地可俯瞰卡泰丽娜·德·美第奇（意大利语人名为Caterina de Médici）布置的花园。约瑟芬住进玛丽·安托瓦内特住过的一层套间。据说她告诉一位侍从：“我能感觉到王后的灵魂，她问我在她床上干什么。”拿破仑似乎没这种顾虑，传说他把约瑟芬抱进他们的卧室，说：“来吧，小克里奥耳人（Creole）[73]，到你主子的床上来。”[74]他们充分利用杜伊勒里宫，每十天宴请200人。凡尔赛宫库存的青铜器与壁毯被搬了出来，黄色与丁香色丝绸装饰了一间客厅。从这一时期开始，约瑟芬成了帝国风

格的关键开拓者，这种风格影响了家具、时装、室内装潢与设计。十年革命后，她也引领礼仪复兴。

入住杜伊勒里宫后，拿破仑很快就在大长廊里摆放了22尊心中英雄的雕像。最先放进去的自是必不可少的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但汉尼拔、西庇阿、西塞罗、加图、弗里德里希大王、乔治·华盛顿、米拉波及革命派将领当皮埃尔侯爵（Marquis de Dampierre）也摆在突出的位置。马尔伯勒公爵与迪戈米耶将军亦在列。马尔伯勒因布林德海姆（德语地名为Blindheim）会战闻名。迪戈米耶之所以能待在古斯塔夫·阿道夫、萨克斯元帅等真正的军事巨人身边，肯定是因为土伦会战中他慧眼识别拿破仑。大长廊里也有茹贝尔的雕像，他已然过世，不再构成威胁。这些英雄的雕像有一半身着长袍，被它们环绕着，拿破仑自然有所触动。让-奥古斯特·安格尔（Jean-Auguste Ingres）为第一执政画像时，他首次把手插进马甲。[75]

约瑟芬的瑞士裁缝桑多斯（Sandos）邀请出身英国名门的玛丽·贝里（Mary Berry）参观波拿巴家。贝里记载，马尔迈松“美轮美奂，令人震撼，因为它，共和国的简洁做派或可被谅解。我见过凡尔赛宫和小特里亚农宫，但我从没见过比马尔迈松更壮观的建筑”。她描述沙龙的样子，称“妆点环境的丁香蓝色光亮绸悬挂着，其上用忍冬花饰的纹路绣着maron，而且尽可能地体现品位”。她兴奋地说，第二个沙龙“饰有黄绸缎以及棕色与牛血红（sang-de-boeuf）须边”，甚至比第一个还瑰丽，“它的玻璃（即镜子）”尤其漂亮，它们“都蒙着黑纱（drapés），没有镶框”。接着她描写塞夫勒瓷花瓶、斑岩桌、镀有金色铜的支架、枝形吊灯、椅子、“精致壁毯”、枝形烛台等物的可爱细节。进入波拿巴夫妇的卧室后，贝里吃惊非小，只见家具上盖着镶白边与金边的蓝色丝绸织物，她还发现“他们其实睡一张床”。[76]

拿破仑照常希望这一切物有所值，他担心被室内装潢商骗，就问一

位部长铃绳末端的象牙柄值多少钱。部长不知道，拿破仑遂剪下象牙柄，交给一位贴身男仆，命令他换上平民服饰去几家店询价并订购一打。结果拿破仑发现，象牙柄售价要比装潢商开的价便宜三分之一，于是他把所有商人的账单统统削减三分之一。[77]

“恢复大革命前巴黎的娱乐之都地位是第一执政的一项政策。”[78]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如此回忆道。此举目的之一是振兴法国的老牌优势产业奢侈品业，如裙装业、马车业、银器业等，但拿破仑也觉得复兴的社会生活会折射出新政权的稳定性。大革命之前，奢侈品业是法国重要的经济支柱，像欧洲丝绸业中心里昂等地更是仰赖奢侈品交易。他决心振兴奢侈品业。第一执政经常穿镶金边红色塔夫绸外套，即所谓的红礼服（habit rouge），约瑟芬和杰出的丝绸商勒瓦谢先生（M. Levacher）劝他收下这件衣服。“我不否认自己不太乐意穿这怪衣服，”他告诉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但人们会因此更欣赏我的决心。”[79]他的这身打扮吸引了插画家们，有人便把自己的作品取名为《身着盛装的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波拿巴》。[80]执政卫队也领到了新制服：鞋子取代木鞋；掷弹兵头戴熊皮帽，身穿带白色贴边与红色肩章的品蓝色制服。[81]

普罗旺斯伯爵乃路易十六的弟弟，自从1795年他的侄儿死后，他便自称国王路易十八。当时，路易十八在库尔兰（Courland，今拉脱维亚）叶尔加瓦宫（Jelgava Palace）流亡。就在拿破仑搬进杜伊勒里宫后的第二天，他致信对方，请求获准返回法国，这时机可谓相当不巧。路易十八称，只要拿破仑助自己复位，他可以选择王国的任何职位。六个多月后，拿破仑回信了。他最后写道：“感谢您写下的衷心好意。”作为一名前雅各宾分子，他的话也许比人们预期的更富同情意味，但他传达的信息明确坚决：“您不要想着回到法国。您要回来就得踏过十万尸骨……为了法兰西的和平与安宁，牺牲您的利益吧。历史会记住这件事。我对您家人的不幸并非无动于衷……我很乐意为您的退隐生活再添

甜蜜与安详。”[82]拿破仑和勒德雷尔、马雷说起路易十八的信：“信写得非常美，真的非常美！但结果是我回了信，它同样出色。”[83]约瑟芬和拿破仑打趣，她说自己的保王党朋友承诺，只要他帮助波旁复辟，他们就在骑兵竞技场给他塑像，把他塑造成为国王加冕的天神。拿破仑于是开玩笑道：“是的，然后拿我的尸体垫基座！”[84]然而，波旁家族不会那么轻易就接受流放生活。因为他给了路易十八那番斩钉截铁的回答，从1800年秋天开始，波旁势力便开始密谋杀死他。

在十五周不到的时间里，拿破仑有力地完成了下列事务：他结束法国革命，送走西哀士教士；他颁行法国新宪法，为法国财政打下坚实基础；他钳制反对派媒体言论，开始了结乡间盗匪与旷日持久的旺代战争；他设立元老院、保民院、立法院、参政院，不拘以往政治关系任命人才为官；他拒绝波旁王朝，向英奥求和（遭拒）；他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全民公决（哪怕我们考虑造假的因素），重组法国地方政府，并开办法兰西银行。

“今天我有些像模特儿，失去了自由和幸福。”3月16日，拿破仑致信莱茵军团司令莫罗，当时法国正准备再战奥军，“伟大固然极妙，但只有回首过去或展望未来时才妙。我嫉妒你的福气，你将率英勇的部下成就伟业。我心甘情愿拿我的执政权位换你麾下的旅级将军肩章……我强烈希望情势允许我前来助你。”[85]三周之后出现的正是他说的这种情势：奥军将领米夏埃尔·冯·梅拉斯（Michael von Melas）在卡迪博纳（Cadibona）之战中击败让-德-迪厄·苏尔特（Jean-De-Dieu Soult）将军[86]，把后者赶回萨沃纳，并迫使马塞纳进入热那亚，随后热那亚被围。于是，重返疆场的时刻到了。

---

[1] 执政府经全民公决批准后才算正式成立。

[2] eds.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141，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24

[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0 p.306

[4] ed. Gaudin，Martin，*Mémoires*，*souvenirs*，*opinions et écrits du Duc de Gaëte* 1826，p.45

[5] ed. Gaudin，Martin，*Mémoires*，*souvenirs*，*opinions et écrits du Duc de Gaëte* 1826，p.45

[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6 pp.6-8

[7] Collins，Irene，*Napoleon and His Parliaments* 1979，p.10

[8] 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p.226

[9]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p.231-2

[10] Boulay de la Meurthe，Count F.J.，*Boulay de la Meurthe* 1868，p.116，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p.227

[11]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32

[12] Brown，Howard G.，*E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06，p.301，Carpenter，Kirsty，*Refuge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Émigrés in London 1789-1802* 1999，p.188，Lyons，Martyn，*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1975，pp.233-4

[1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s. 4766 and 4767 pp.1091-2，November 15，1799

[14] Bourrienne，Louis-Antoine Fauvelet de，*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36，Ⅰ p.315

[15] Thody，Philip，*French Caesarism from Napoleon to Charles de Gaulle* 1989，p.36

[16] Roederer，Pierre-Louis，*Bonaparte me disait* 1942，p.60

[17]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pp.1237-47，eds. Laven，David and Riall，Lucy，*Napoleon's Legacy* 2000，p.2

[1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2 p.84

[19]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p.34-5，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70

[20] France，*Constitution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1800，p.16

[21]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29

[22] Gildea，Robert，*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The French 1799-1914* 2008，p.28

[23] Ellis，Geoffrey，*Napoleon* 1997，p.2

[24]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31

[25]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p.24-33

[26] Broers，Michael，*Europe under Napoleon 1799-1815* 1996，p.51

[27]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817 p.1115，December 25，1799

[28] Rodger，A.B.，*The War of the Second Coalition 1798-1801* 1964，p.275

[29]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772 pp.1094-5，November 24，1799

[30]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52

[31] Emsley，Clive，*Napoleon*：*Conquest*，*Reform and Reorganisation* 2003，p.117

[32] Broers，Michael，*The Napoleonic Empire in Italy 1796-1814* 2005，pp.23ff

[33] 即第三章的让-吉拉尔·拉屈埃。——译者注

[34] Mollien，Comte，*Mémoires d'un ministre du trésor public* 3 vols.1898，Ⅰ p.314

[35] Hicks，Peter，'Late 18th Century and very early 19th Century British writings on Napoleon：Myth and History'*Fondation Napoléon* website

[36] Bertaud，Jean-Paul，*La France de Napoléon* 1987，p.38，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20，Markham，Felix，*Napoleon* 1963，p.80

[37]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13，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23

[38] ed. Rowe，Michael，*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Napoleonic Europe* 2003，p.21，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32，Jordan，David P.，*Napoleon and the Revolution* 2012，p.5，Gildea，Robert，*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The French 1799-1914* 2008，p.28

[39] eds. 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Florida）1989，p.59

[40] eds. 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Florida）1989，p.61

[41] eds. 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Florida）1989，p.63

[42] Lyons，Martyn，*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1975，p.234

[4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10 no.8922 p.674，Emsley，Clive，*Gendarmes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1999，p.60

[44] Emsley，Clive，*Gendarmes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1999，pp.54-7，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693

[45] ed. Dwyer，Philip，*Napoleon and Europe* 2003，p.6，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p.133，150

[46] Brown，Howard G.，*E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06，p.303

[47] 自由帽，法国大革命的象征。——译者注

[48]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006 p.60，January 11，1807

[49] Tomiche，Nada，*Napoléon écrivain* 1952，pp.208-12，Forrest，Alan，'Propaganda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in Napoleonic France'*French History* vol.18 2004，p.428

[50] Carpenter，Kirsty，*Refuge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Émigrés in London 1789-1802* 1999，p.ｘｘiii

[51] eds. Carpenter，Kirsty and Mansel，Philip，*The French Émigrés in Europe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Revolution 1789-1814* 1999，p.193，Lewis，Gwynne，*France 1715-1804* 2004，p.234

[52] McPhee，Peter，*A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2004，p.86

[53] Brown，Howard G.，*E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06，pp.264-5

[5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825 p.1121，December 29，1799

[55] Holtman，Robert B.，*Napoleonic Propaganda*（Louisiana）1950，p.44，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33

[56]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

pp.37-8

[57] ed. Orwicz，Michael R.，*Art Cri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1994，p.23 n.4

[58] Montholon，General Count Charles-Tristan de，*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46，Ⅱ p.88

[59] Bertaud，Jean-Paul，*La France de Napoléon* 1987，p.78

[60] ed. Orwicz，Michael R.，*Art Cri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1994，p.9

[61] Popkin，Jeremy，*The Right-Wing Press in France 1792-1800*（Chapel Hill，NC）1980，pp.170-71

[62]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190

[63] Holtman，Robert B.，*The Napoleonic Revolution*（Philadelphia）1967，p.165

[64] Rosen，Lew，*Napoleon's Opera-Glass* 1897，p.74

[6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894 p.1181，October 11，1812

[66]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37，Whitcomb，E.A.，'Napoleon's Prefect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no.79 1974，p.1101

[67] Godechot，Jacques，*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1985，p.590

[68] ed. Walter，Gérard，*Le Comte de Las Cases* 2 vols.1956，p.ⅹⅴ，eds. Laven，David and Riall，Lucy，*Napoleon's Legacy* 2000，p.4

[69] eds. 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p.4，Hicks，Peter，'The Napoleonic "Police" or "Security" State in Context'*Napoleonica La Revue* nos.2-10 2009，p.3

[70] Woloch，Isser，*The New Regime*：*Transformations of the French Civic Order 1789-1820S* 1994，p.430

[71] ed. Charles，David W.，*Victor Marie du Pont* 1961，p.37

[72] Ramon，G.，*Histoire de la Banque de France* 1929，p.19，Lefebvre，

Georges，*Napoleon 1799-1807* 2 vols.1935，p.77

[73] 克里奥耳人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含义，此处可理解为暗示约瑟芬是出生在海外殖民地的法国人。——译者注

[74] Bruce，Evangeline，*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95，p.310

[75] Carnavalet Portraits 229 Bonaparte，Ier Consul

[76] ed. Lewis，Theresa，*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of Miss Berry* vols.Ⅱ and Ⅲ 1866，pp.163-5

[77] Holland，Lord，*Foreign Reminiscences* 1850，pp.213-14

[78]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74

[79]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252

[80] Carnavalet Portraits 229

[81] Baldet，M.，*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s armées de Napoléon* 1964，p.34

[82]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639 p.386，September 7，1800

[83] Roederer，Pierre-Louis，*Autour de Bonaparte* 1909，p.22

[8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83

[85]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110 p.148，March 16，1800

[86] 原文误作“尼古拉·苏尔特”（Nicolas Soult），尼古拉其实是当时人士给苏尔特取的蔑称。——译者注

第十一章 马伦戈

我们在冰天雪地、狂风暴雨、雪崩冰裂中艰难跋涉。大圣伯纳德山口横拦去路，惊讶地看着这么多人从自己身上翻过。

——1800年5月18日，拿破仑致第二与第三执政

恺撒引述他的好运，看起来他自信是个幸运儿。他做得没错，此举既影响他人的想象力，又未冒犯任何人的自爱。

——拿破仑，《恺撒战史》

拿破仑刚当上第一执政就着手准备再战奥地利。就这件事来说，接下来的六周他给马上要重任其参谋长的贝尔蒂埃送去28份备忘录。1800年1月7日，他下令秘密筹建屯于第戎的后备军团。该军团共3万人，其中有大量清楚战争多么艰苦的老兵。其他兵员来自外省卫戍部队的半旅。有些人是从旺代调来的，但也有很多人是新兵，战役开始后，他们才在进军途中学会装填滑膛枪和射击。军中设置“餐站”系统，8名老兵与8名新兵组成一个餐站，由一名下士指挥，一同行军、吃饭、宿营，新兵于是很快适应了军旅生活。

“你要守口如瓶，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所说的军团正在建立，”1月25日，拿破仑命令贝尔蒂埃，“连你的工作班子也不能知道，除了绝对必要的信息，别问他们问题。”[1]就连莫罗将军也以为正在集结的军队真是后备部队，他想不到拿破仑会率这支军团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突破奥地利将军米夏埃尔·冯·梅拉斯暴露的右翼，由此可见保密工作真是滴水不漏。（通过驻意大利特别是热那亚的法军部队，拿破仑能跟上奥军的动向。）冯·梅拉斯年事已高，但他仍是劲敌。梅拉斯曾是俄国名将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元帅的高级副将，苏沃洛夫一生未败，但是5月18日，他在圣彼得堡过世了。

拿破仑得决定翻越哪个山口进入北意大利。为了实施最爱的敌后机动战略（manoeuvre sur le derrière），他倾向于从最东边的施普吕根山口（Splügenpass）和圣哥达山口（San Gottardo，Passo del）入境，但是奥军迅速向西进军，所以他只能选择海拔8100英尺的大圣伯纳德山口（Grand Saint-Bernard，Col du）或海拔7100英尺的小圣伯纳德山口（Petit-Saint-Bernard，Col du）。小圣伯纳德山口太偏西，于是拿破仑仅派一个师去那儿翻山。他决定让军团主力翻越大圣伯纳德山口，但也命令阿德里安·蒙塞（Adrien Moncey）将军率一个师去圣哥达山口。

拿破仑指望着奇迹要素，因为汉尼拔之后，只有查理曼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拿破仑没带大象出行，但他的确把格里博瓦尔（Gribeauval）8磅加农炮与4磅加农炮拖上山峦，它们的炮管重量就超过0.25吨。5月上旬，法军开始进军，此时积雪仍厚，马尔蒙便发明了运载炮管的雪橇。雪橇由树干制成，中间挖空，伴着鼓点声，100人同时拉着它爬上阿尔卑斯山脉，然后又拖它下山。（因为意大利一侧的山峰比法国一侧的陡峭得多，士兵们发现下山难得多。）金钱与补给提前运至一路上的修道院与救济院，当地向导受雇带路，法军也发誓不公开他们的身份。拿破仑派贝尔蒂埃去后备军团后，任命卡诺为战争部长，4月2日以后，他加入了他们的工作，三人一同全面安排的行动后来成了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不管什么季节，”拿破仑对心存疑窦的迪马将军说，“军队总能通过任何可容两人下脚的地方。”[2]

这一时期，拿破仑几乎天天开执政会议，每两天又开一次参政院会议。3月17日，他先是主持执政会议与参政院会议，然后和他的首席制图师巴克莱·德·拉尔布（Bacler de l’Albe）将军召开军事战略会议。地板上横铺着巨幅大比例尺皮埃蒙特地图，他们就跪在上面。地图上扎着或红或黑的蜡顶大头针，代表军队的位置。（拿破仑和拉尔布沿着地图到处爬，有时他们会撞头。）战略会议上，据说拿破仑问布列纳他觉得何处是决战战场。“见鬼！我怎么会知道？”上过布列讷军校的私人秘书

回答。“怎么会不知道，看这儿，你个笨蛋。”拿破仑边说边指向旧圣朱利亚诺（San Giuliano Vecchio）的斯克里维亚河（the Scrivia），并解释了一下他认为自己一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后梅拉斯会如何实施机动。[3]三个月后，马伦戈会战正是在此打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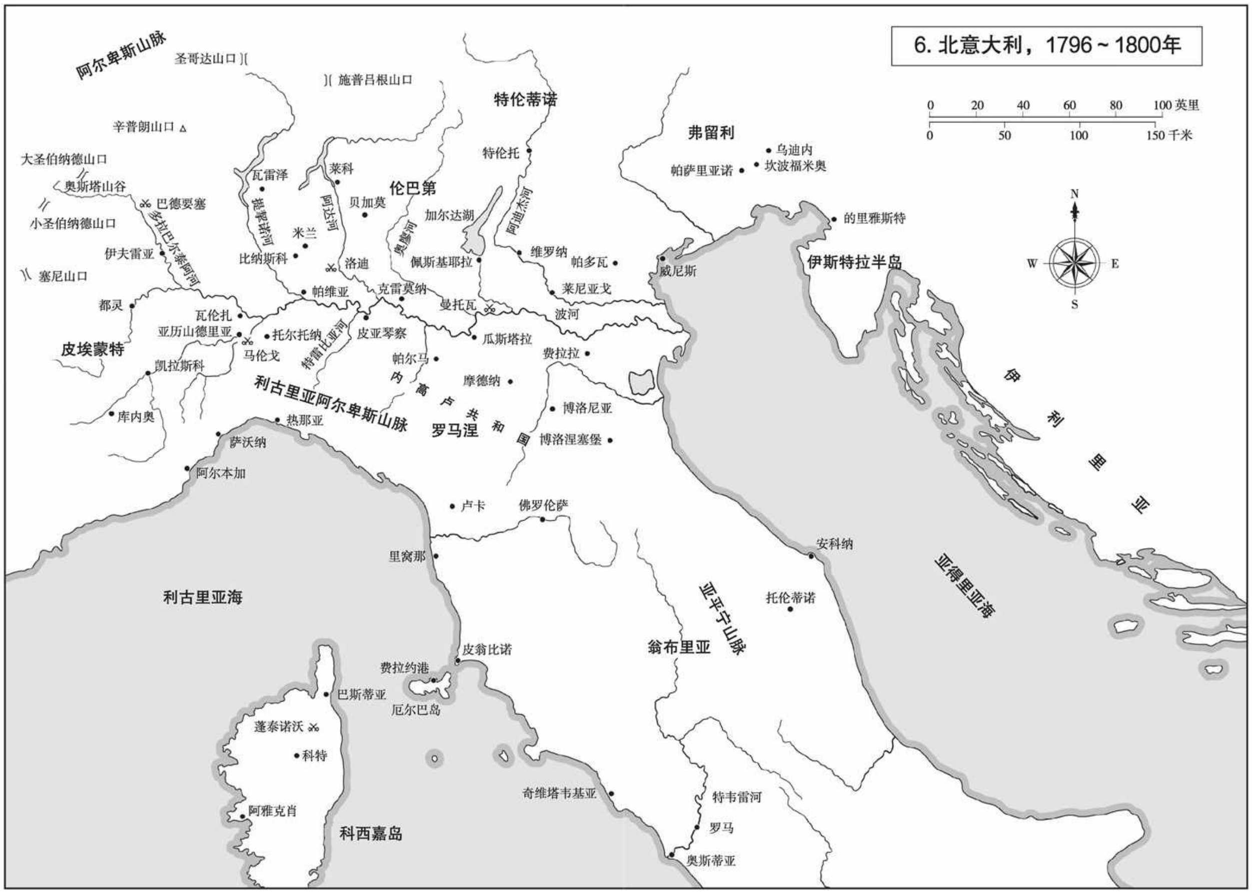
4月19日，奥军将领卡尔·冯·奥特（Karl von Ott）率24000人包围热那亚，马塞纳的12000人被困在城中。皇家海军正封锁热那亚，以致城中并无多少食物。马尔博中尉回忆，接下来那几周，他们赖以为生的“面包”是“劣质面粉、锯木屑、淀粉、扑发粉、燕麦、亚麻籽、腐臭果仁等恶心东西凑成的吓人货，每一块会加一点可可，让它有点儿固体形态”。[4]蒂埃博将军把面包比作混了油的泥炭。青草、荨麻与叶子都加盐煮了，猫狗也吃完了，“老鼠卖到高价”。成千上万的平民与士兵开始饿死，营养不良也诱发疾病。只要4名以上的热那亚人结伴出现，法军就得照令向这些人开枪，以免他们献城。

拿破仑急着采取行动，4月25日，他致信贝尔蒂埃：“不管是意大利还是莱茵出事，只要某一天你觉得我应该来，我就会在收到你的信后一小时内动身。”[5]为了平息猜测、应付未来战役中比较普遍的后勤问题，拿破仑待在马尔迈松和巴黎，他检阅了装备最差的军队，任民众（和奥地利间谍）把这个场面尽收眼底，5月5日（周一）晚上他又去观看歌剧。全部战争重心似乎向德意志战场倾斜。莫罗的兵力远比意大利军团的充足，他势头良好，在4月25日渡过了莱茵河。拿破仑热情地祝贺他，措辞几近恭敬。不熟悉权力政治现实的人甚至可能认为，看起来拿破仑是大选长，莫罗是他的军事执政。

然后，拿破仑出击了。看完歌剧后才过几小时，即在凌晨2点时，他离开了巴黎，次日上午到达第戎。5月9日凌晨3点，他已经在日内瓦了。他一到那就出席游行与阅兵，引人瞩目，并且散播消息说他要去巴塞尔，但事实却是弗朗索瓦·瓦特兰（François Watrin）将军的师的前卫

已经开始爬上大圣伯纳德山口，没过多久，拉纳、维克托和菲利贝尔·迪埃姆（Philibert Duhesme）将军的部队也跟着翻山。贝西埃的执政卫队与缪拉的骑兵则留在拿破仑身边。[6]（迪埃姆有一座葡萄园，他送给拿破仑一些葡萄酒，并收到如下回复："等你首战告捷，我们再开瓶庆祝。"[7]）

直到1905年，大圣伯纳德山口才通公路。当年冬季特别寒冷，厚厚的雪块压着结冰的山上小径，但就天气而言，拿破仑的运气特别好。从5月14日开始，军队花了十一天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所用时间是汉尼拔的一半），而翻山前与翻山后的天气恶劣得多。40门加农炮中只有1门在雪崩中遗失。"查理曼之后，它还没见过规模这么大的军队。"18日，拿破仑致信塔列朗，"它最想阻拦我们的大型作战装备，但是有一半火炮最终到了奥斯塔（Aosta）。"[8]他没有亲率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但是自从他开始处理最重要的后勤问题（食物、军火与骡子），他就一直关注着翻山情况。[9]他不断给军务组织官施压，比如说，他曾抱怨："奥斯塔山谷只有干草和酒，我们待在那是拿生命冒险。"[10]5月20日，拿破仑本人在圣皮埃尔（Saint-Pierre）行过最险峻的山道，此时瓦特兰和拉纳已在皮埃蒙特境内前进了40英里。



共有51400人、10000匹马、750头骡子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有些地方仅容一人或一头牲口通行，并且法军得每天破晓时出发，以减少日出后遭遇雪崩的风险。[11]巴德要塞（Fort Bard）高耸于多拉巴尔泰阿河（the Dora Baltea）之上，它俯瞰峡谷，把守奥斯塔山谷入口，看上去坚不可摧。拿破仑的重型装备包括大炮、36个弹药箱和另外100辆交通工具，法军到达巴德要塞后，贝恩科普夫·约瑟夫（Bernkopf Joseph）上尉率领400名匈牙利士兵坚守十二天，拦下了几乎全部的重型装备，结果它们远远落在后面，严重扰乱了战役步调。为了减小噪音，法军在小径铺撒粪便与干草，并包住货运马车的轮子，于是有些马车设法趁夜通过。然而，剩下的马车仍不能通行，直到法军在要塞墙上轰开好几处缺口并于6月2日攻克它，为此他们折损了200人。因为被巴德要塞耽搁，拿破仑在前进途中亟须火炮与军火，于是他彻查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尽全力征用物品。

操纵期望是拿破仑手中重要的治国之策，离开巴黎后，他不至于任由国民的期盼愈演愈烈。报纸宣称，他预言一个月之内拿下米兰。拿破仑很生气，5月19日，他写道："那不符合我的个性。没错，我往往隐瞒已经知道的事，但我从不说将要发生什么。"[12]他命令在《箴言报》上插入一句有那种效果的"玩笑话"。事实上，拿破仑的确在离开巴黎后一个月之内进入米兰。

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时，拿破仑几乎全程骑马，他仅在冰冻最严重的圣皮埃尔附近换乘骡子（因为骡子的脚步更稳健）。[13]拿破仑身着便装，外面套着常穿的灰大衣。他问带他翻山的向导想要什么报酬，向导便说自己是个22岁的农民小伙，只盼着"有福气消受一座好房子、一群牛和绵羊等"，这样他就能迎娶女友。[14]拿破仑下令给向导6万法郎置办这些东西，结果他发现小伙子已然27岁，而且有房有妻。于是向导的报酬不是6万法郎，而是1200法郎。[15]

5月22日，拉纳攻克伊夫雷亚，皮埃蒙特已在法军眼前，但冯·梅拉斯（他已占领尼斯）收到的报告仍然坚称奥斯塔山谷的法军只有6000人。拿破仑任由梅拉斯夺占尼斯，他打算先引诱奥军不断向西再出击。24日，拿破仑和33000名法军士兵已入奥斯塔山谷，12500人的蒙塞师也在路上。"我们攻击此地，势若闪电，"5月24日，拿破仑告诉已当选巴黎立法院议员的约瑟夫，"敌军根本没料到会有这种事，他们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做到了。壮举将要上演。"[16]

铁石心肠助拿破仑成为可畏的统帅，正当战役进展到此阶段时，这种无情再度显现。他的士兵乃至高级将领都认为他会向西进军，解救断粮的热那亚，但他反而折向东边的米兰，以便夺取当地的巨型补给站，并彻底切断梅拉斯去明乔河与曼托瓦的退路。拿破仑命令马塞纳尽力坚守，拖住奥特的围城军队，于是他把梅拉斯摆了一道。梅拉斯想当然地以为拿破仑会去解热那亚之围，他离开尼斯，从都灵返回亚历山德里

亚，以图截住对方。

6月2日，梅拉斯命令奥特解除热那亚之围，与己合兵。奥特没有理他，因为马塞纳刚刚要他开投降条件。当日下午6点30分，拿破仑冒着倾盆大雨从韦尔切利门（Vercelli Gate）进入米兰。他入住大公的宫殿，然后口述信件、接见曾治理内高卢共和国的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戴里尔、建立新市政府、释放奥地利人（他们把米兰当作地区首府）关押的政治犯，直到凌晨2点方才就寝。他还读了法军截获的梅拉斯寄往维也纳的急件，从中获知了敌军兵力、位置与士气状态。蒙塞师到达米兰，与拿破仑会合，但该师没有多少大炮和弹药。与此同时，拉纳进入帕维亚，在那儿缴获了30门大炮，虽然它们都被钉死，但他设法恢复了其中5门的战斗力。梅拉斯写给情妇的信也被截获，他说伦巴第不可能有法军，叫她别担心，拿破仑阅后觉得可笑。[17]5月11日及16日，他致信约瑟芬，询问她的“小姐妹”，并写下其子欧仁的消息。29日，他又给她写信：“我的约瑟芬永远是美好的，只要她不哭不媚。我想在她的怀里依偎十天。”[18]

6月4日，热那亚投降。该城人口原有16万，献城时，已有3万名居民与4000名法军士兵或是饿死，或因营养不良病死。另外4000名还算健康、尚能行走的士兵享受降军礼遇，获准返回法国。此外，基思（Keith）勋爵将率皇家海军舰队送4000名法军伤病员回国。此人封锁了港口，但他明白送这么多法军士兵撤离战场的益处。[19]马塞纳的身体垮了，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坚持餐餐吃士兵伙食。终其军事生涯，拿破仑不曾尝过被围困的滋味，马塞纳对他不来救援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同样，他也批评马塞纳没有多守十天。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时，拿破仑回忆道：“几个老人、一些妇女也许会饿死，但那样的话，他就不用交出热那亚。要是某人永远考虑人性、只考虑人性，他就别打仗了。我不知道怎么靠多愁善感的计划作战。”[20]拿破仑甚至在回忆录中批评马塞纳，把他和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又译韦辛格托里克斯）麾下坚守阿莱

西亚（Alesia）、对抗恺撒的围城大军的高卢人相对比。假如马塞纳真能成功地再守十天，或许奥特就无法及时赶到马伦戈战场。

拿破仑追求的东西比一座城市大得多——他想歼灭或俘虏米兰以西的所有奥军。[21]正因为热那亚的抵抗，他才得以绕到梅拉斯背后。梅拉斯被迫放弃和基思联手攻打土伦的计划，不知怎的，他返回东边重建被切断的交通线。除了皮亚琴察和瓦伦扎，波河主要渡河点都已落入法军之手，于是梅拉斯派数支队伍去那两座城市。

拿破仑在米兰向双面（也可能是三面）间谍弗朗切斯科·托利（Francesco Toli）等探子询问奥军部署。6月4日，他去了斯卡拉歌剧院，人们热烈地鼓掌欢迎他。当天晚上，他同剧院歌星、27岁的美人朱塞平娜·格拉西尼（Giuseppina Grassini）风流，次日早上，贝尔蒂埃看到他俩一起吃早餐。[22]“我不会请你来，”拿破仑给约瑟芬的下一封信如是说，“用不了一个月我就到家了。我希望回来时能见你安然无恙。”[23]当天晚些时候，大概在格拉西尼小姐走后，200名天主教教士进宫讨论神学。拿破仑请求获准“告诉你们，是何等感情驱使我心向使徒和罗马的宗教天主教”。[24]然而就在不到一年之前，他还对开罗国务会议说：“真主是唯一真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他不但没提这事，反而解释道，天主教“特别适合共和制度。我自己就是哲学家，我知道不管在哪个社会，不知自己从何而来、往何而去的人都不会被奉为正人君子。简单理性无法引人获知自己的起源和去向，没有宗教，人就始终如同暗夜行路”。[25]在拿破仑眼中，信仰是不断发展的概念，甚至是战略理念。他曾经相当认真地说，不论在哪儿作战，他都信奉当地宗教，在北意大利时，那意味着他信仰天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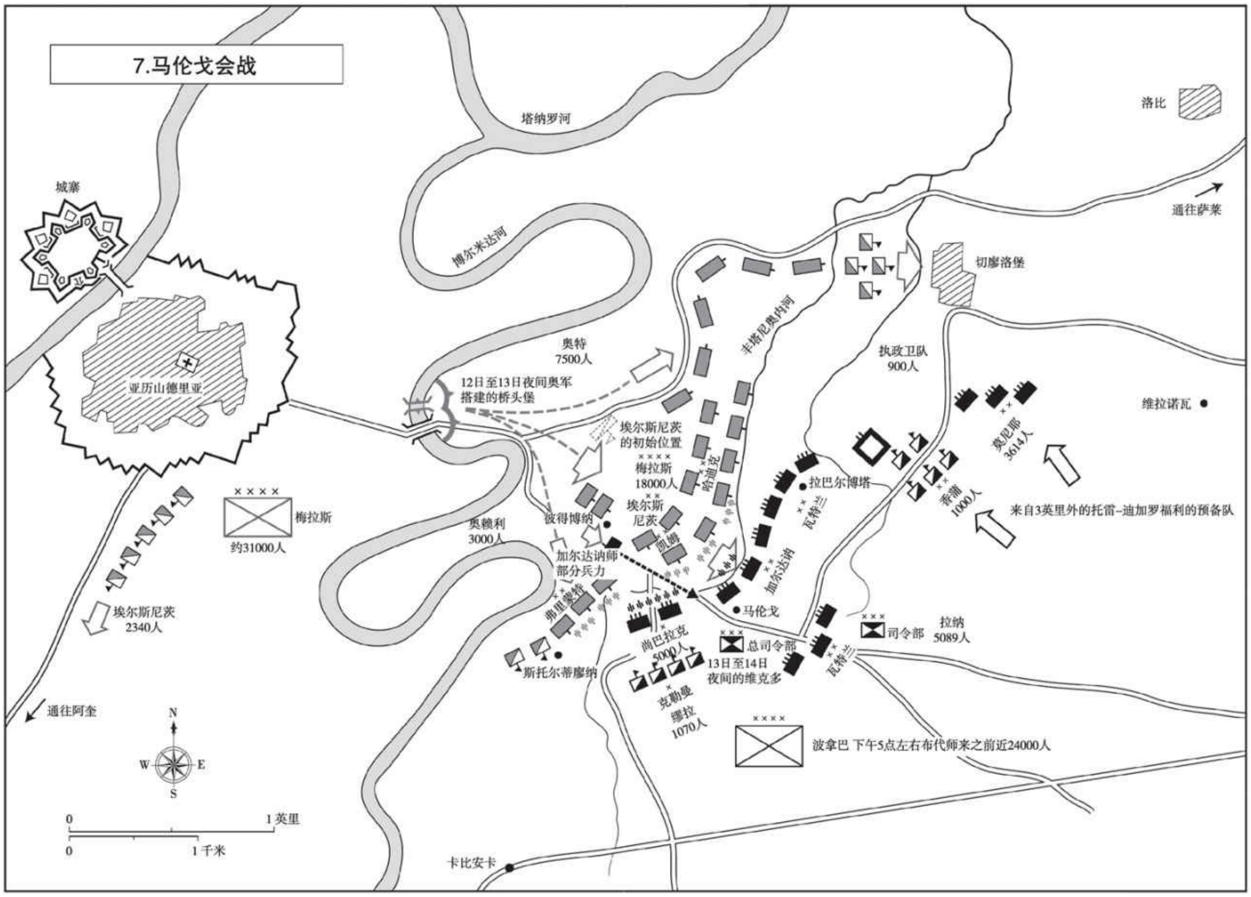
梅拉斯可经三条路线到达安全地带：穿过皮亚琴察和波河南岸；去热那亚，在皇家海军的帮助下从海上撤退；在帕维亚渡过提契诺河。6月9日，拿破仑返回战场，他想一并封锁三条路，但此举违反了他自己

的首要作战原则——集中兵力。当日，拉纳在蒙特贝洛（Montebello）和卡斯泰焦（Casteggio）击败奥特，后者被迫经斯克里维亚河退到西边的亚历山德里亚，与梅拉斯会师。“毫不夸张地说，”次日，拿破仑告诉国家参政克洛德·珀蒂耶（Claude Petiet），“敌军有1500人死亡，可想而知，他们的伤员数量是战死人数的两倍。”他当然照例夸张了，因为奥军只有659人死亡、1445人负伤。[26]

接下来三天，拿破仑待在斯特拉代拉（Stradella），他想看看梅拉斯打算做什么。西德尼·史密斯与驻埃及法军签署短期停火协议，但它未经英国政府批准。德塞趁此停火期间从埃及回国，正好赶上即将爆发的战事，尽管他没带上自己的部队。6月11日，拿破仑与德塞夜谈。上个月，他致信德塞称，“我的心太老了、太了解人性了”，除了德塞，它“不会对任何人怀有这种友谊”。[27]拿破仑立刻给了德塞一个军，该军下辖莫尼耶（Monnier）师与布代师。

13日上午10点，拿破仑骑至旧圣朱利亚诺。他的眼前是马伦戈村周边的郊野，该地位于亚历山德里亚以东约2.5英里处，塔纳罗河与博尔米达河在其附近合流。三条公路于马伦戈交汇，更远处有一座桥，该桥横越博尔米达河，通往亚历山德里亚。博尔米达河的S形河湾构成了天然的桥头堡。切廖洛堡村（Castel Ceriolo）、马伦戈村与斯皮内塔村（Spinetta）傍博尔米达河而立，位于圣朱利亚诺以西4英里处。博尔米达河与马伦戈之间有葡萄园、村舍、农场和一些湿地，所以地表破碎，但是从马伦戈再往前，地形就成了相当平坦开阔的平原，以至于军事史学家亨利·德·约米尼（Henri de Jomini）上校（数年后他担任拿破仑的参谋）说那里能容大群骑兵全速冲锋，在意大利当属罕见。（今天，当地田野的开垦程度远超当时，但1800年时，较高的作物仍能遮蔽视线。）6月13日，大雨如注，小股法军骑兵（一般认为他们有3600人）未充分侦察占地140平方英里的平原，仅随步兵去往托尔托纳。事实证明，法军要为这个错误付出惨痛的代价。

拿破仑在圣朱利亚诺待了一小时，然后得知梅拉斯准备去热那亚。看起来他已完全放弃平原，正坚守马伦戈来掩护撤退。拿破仑在波河北岸留下拉普瓦佩师，命令他夺取瓦伦扎的渡河点，并允许德塞率布代师去诺维阻截梅拉斯。维克托指挥一个前卫军，奉命攻打马伦戈，下午5点，加斯帕尔·加尔达讷（Gaspard Gardanne）将军在此对战约3000名奥军士兵。阿希尔·德·当皮埃尔（Achille de Dampierre）将军从南边包围马伦戈时，加尔达讷的部队冲入村庄。瓢泼大雨一度延缓了战事，小溪与河流也涨满了水。法军随后拿下马伦戈村，俘虏100人，缴获2门大炮。傍晚7点，博尔米达河对岸的奥军大炮不断猛烈开火，阻止敌人追击，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停止炮轰。即便如此，法军仍然认为明日奥军不想在那开战。



没有可见的营火，法军巡逻队及其步兵岗哨（piquet）和骑兵岗哨（vedette）也未报告任何异常动向，所以拿破仑完全没料到次日梅拉斯会大举渡河反击。情报总显零碎。骑兵巡逻队用望远镜远观敌军并清点人数，而且常常冒着危险。他们得出的数字不可能精确，这回此地又有一条大河拦路。“执政与他的骑兵卫队环马伦戈而行。”执政卫队掷弹骑兵约瑟夫·珀蒂（Joseph Petit）回忆道，“他越过平原，细心观察地形，时而陷入沉思，时而下达命令，我们几乎能一直远远看到他。”[28]

拿破仑“非常认真地”盘问逃兵，包括一位佩戴波旁圣路易十字勋章的流亡者军官。珀蒂回忆道：“战俘们得知他们刚刚在和波拿巴交谈，个个大吃一惊。”[29]奥军后卫已秘密掉头并同其他部队会师，梅拉斯的炮兵与骑兵比拿破仑的多，他决定凭借此数量优势发动猛攻，然而战俘们提供的情报都未让拿破仑料到奥军的行为。于是，1800年6月14日

（周六）上午马伦戈会战爆发时，拿破仑在战场上的兵力只有三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合计15000人。莫尼耶和执政卫队还在后方的托雷-迪加罗福利（Torre di Garofoli）农舍，离马伦戈足足有7.5英里。从圣朱利亚诺出发，沿主干道向东走2.5英里便至托雷-迪加罗福利。前一天，拿破仑在圣朱利亚诺过夜，并在16世纪时的建筑圣阿格尼丝（St Agnes）教堂（保存至今）的钟楼上查看地形。开战时，维克托在马伦戈，但德塞正前往诺维，已经到达圣朱利亚诺后方5英里处，拉普瓦佩则在向波河北岸进军。[30]

博尔米达河两岸陡直，但是6月13日晚，奥军架设并系好了浮桥，还建立了桥头堡。然后奥军熄火就寝，从而麻痹法军，让他们无从得知己方真实位置及兵力。会战当天，天气酷热。清晨4点30分，太阳冉冉升起，此时马伦戈的15000名法军士兵只有15门大炮，对手奥军却有23900名步兵、5200名骑兵、92门大炮。[31]然而，即便天已破晓，维克托也完全没有警告拿破仑。上午9点，奥军开炮，逐退加尔达讷的步兵岗哨，直到那时拿破仑才发现事态严重。假如法军早早猛攻桥头堡，他们也许能阻止奥军过河，但9点时已然太迟。为了一同前进，奥军浪费了一小时来集结队形，如果他们只是让各作战部队一个接一个过桥，或许就能打垮维克托。若法军在马伦戈大败，执政府就可被推翻，因为西哀士等人已在巴黎密谋。

弗朗索瓦-艾蒂安·克勒曼（瓦尔米会战胜者之子）的骑兵旅待在圣朱利亚诺，缪拉命令他们前进。此时，贝尔蒂埃在卡希纳布扎纳（Cascina Buzana）的小山上看得一清二楚，他要求维克托坚守，并派人告诉拿破仑尽快从拖雷-迪加罗福利调兵。上午9点30分，加尔达讷的部队陷入了猛烈的炮火之中。炮弹在那片坚硬平坦的平原上经常跳飞，但是法军排成横队作战，把损失降到最低。白热化的火力交锋长达两小时，法军使用全连齐射，沉着开火，但奥军大炮还是重创加尔达讷的六个营，迫使他们慢慢退到丰塔尼奥内河（the Fontanone brook）附近，

今人可在马伦戈博物馆外见其陡峭的堤岸。当皮埃尔的小股部队巧妙地隐藏在奥军右侧的河渠沟壑中，直到晚上7点才溃败。当时，当皮埃尔打完了所有的弹药，还被骠骑兵包围，遂投降。

6月14日上午10点，拿破仑已派拉纳去卡希纳-拉巴尔博塔（Cascina La Barbotta）支援维克托右翼。第6轻步兵半旅和第22战列步兵半旅唱着《马赛曲》进攻，把奥军逐回因前夜降雨涨满水的丰塔尼奥内河。“奥军像狮子一样战斗。”维克托后来承认道。奥军反击，但法军不肯放弃丰塔尼奥内河阵线。士兵们不停开火，滑膛枪烫得握不住了，他们便在枪上撒尿，给枪降温。中午时分，法军战线被40门大炮和连续不断的滑膛枪射击重创，他们的弹药也不多了。“波拿巴带头前进，”珀蒂回忆道，“他鼓励遇上的每支队伍要勇敢坚强。他出现后，他们显然重新振作起来。”[32]

此时，卡尔大公的弟弟、奥地利的约瑟夫（Joseph）大公率步兵渡过丰塔尼奥内河（河岸太陡，炮兵和骑兵不好通过），法军没能赶走他们。约瑟夫的步兵开始搭建栈桥，奥军炮兵用霰弹掩护他们，狠狠打击奉命来阻止修桥的法军旅。下午2点，马伦戈已陷落：奥军的80门大炮全部投入战斗，丰塔尼奥内河上到处有人渡河，加尔达讷师崩溃逃跑，不过他们给拿破仑赢来了三个半小时的喘息时间来组织反击。克勒曼的骑兵旅所辖中队轮流撤退，只有他们吓得奥军不敢出动数量占优的骑兵。奥军在马伦戈另一边的战场上组成战斗队形，维克托被迫后撤，他在平原对面命令部队排成方阵。奥军在很靠前的位置用15门大炮组成炮群，给维克托造成惨痛损失，他几乎退到圣朱利亚诺才重整队伍。此时奥军开始嘲弄敌人，他们从法军掷弹兵的尸体上剥下熊皮帽，用马刀挑着转。[33]

与此同时，奥特的步兵前进，拉纳被迫采取守势，他的右翼后倾且缺乏弹药。拉纳没有炮兵，几乎被包围，又遭敌军炮火重击，于是他下

令以1英里不到的时速撤出平原。面对奥军大炮，拉纳的部队组成梯队后撤，他们有条不紊，但减员严重。拿破仑的预备队只有莫尼耶师和执政卫队，上午11点，他派人传令德塞，急切地命令对方尽快率布代师赶来。“我本想进攻敌军，结果反过来了，”他给德塞的消息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还能来就来！”因为斯克里维亚河涨水，德塞此前的行军大大受阻，这让拿破仑幸运地保住了执政之位。下午1点，德塞派人回报拿破仑，声称自己预计下午5点赶到。德塞和布代得命令麾下的师停止前进，然后掉头折返，去往炮响之地。他们冒着灼热往回走了5英里，但恰在最后关头赶到。拿破仑也给拉普瓦佩送去类似的回师命令，但拉普瓦佩要比德塞走得远得多，直到傍晚6点他才露面，那时已经太迟了。

下午2点，拿破仑和莫尼耶到达战场，此时情况简直不能再糟了。法军中路缓慢撤退，左翼崩溃，右翼面临严重威胁。[34]拿破仑知道得守住托尔托纳公路，但他无力正面抗击奥军，于是在公路右侧部署预备队。他可以指望拉纳守住那儿的阵线，若有必要，该地也可充当备用撤退路线。奥特是最大的麻烦，只有600人在阻止他。为了解救拉纳，莫尼耶派克洛德-卡拉·圣西尔（Claude Carra Saint-Cyr，此人不是古维翁·圣西尔的亲戚）将军率第19轻步兵半旅的700名士兵进入防守薄弱的切廖堡村，与此同时，第70战列步兵半旅去袭击奥特后方，第72战列步兵半旅留作预备。一开始，奥特被赶回博尔米达湿地，但他和圣西尔交火一小时后夺回了村庄。

于是乎，对于有两匹坐骑在其胯下被击毙、前臂也受轻微挫伤的梅拉斯而言，值此关头，他显然既不能离开战场、返回亚历山德里亚、向维也纳报捷，也不能把指挥权丢给副手，命令他们攻占圣朱利亚诺以及派骑兵追歼溃败法军。然而，奇怪的是，这正是他的所作所为。

下午3点，更多的奥军骑兵抵达平原，威胁拉纳侧翼。拿破仑决定

派900名执政卫队步兵上阵。这900人在拉波吉（La Poggi）和维拉诺瓦之间的平原上排成纵队，唱着“我们要冲破他们的侧翼”（On va leur percer le flanc）。第96战列步兵半旅后来报称，他们把弹药分给前行的卫队，挽救了大局。奥特的一个龙骑兵团向卫队步兵发起冲锋，后者结成方阵，在卫队散兵和卫队半旅的4门大炮的支援下击退龙骑兵团。接下来，奥军步兵进攻卫队，双方在50～100码的距离内对射四十分钟，法军有260人死亡，负伤人数差不多也是260。卫队三次打退骑兵攻势，但是奥军步兵装好刺刀后掌控了局势，于是他们被迫组成方阵，向着拉波吉且战且退。无论如何，卫队的牺牲为莫尼耶争得完成机动的必需时间，莫尼耶的成功又为整个大军赢来重组时间。拿破仑后来说那天他的执政卫队犹如“花岗岩堡垒”，并且给他们颁发了勋章，步兵得24枚，骑兵得18枚，炮兵得8枚。

下午4点，奥军逼近圣朱利亚诺，执政卫队与莫尼耶师有序后撤。法军撤退秩序良好，他们一次撤一个营，且战且退。在此等境地中抵御四散奔逃的诱惑纯属检验军纪，这次考验也是有价值的。当天热浪逼人，士兵没水喝，也没多少大炮支援，他们还一直承受着奥军骑兵的攻势，但是从上午9点30分到下午4点，有些部队稳步撤退了超过5英里，并且始终没有崩溃。

一名卫队士兵说，拿破仑“照样沉着冷静”，他平静地鼓励部下，显露出领袖气场，确保他的步兵、骑兵、炮兵互相支持。[35]“执政好像不惧死亡，”珀蒂回忆道，“并且置身险地，因为我们看见子弹不止一次射进他的坐骑腿下，打得尘土飞起。”[36]拿破仑已经用光预备队，他仅仅在5英里前线上布置了6000名步兵、1000名骑兵和区区6门可用的大炮，而且他的军队筋疲力尽、口干舌燥、缺少弹药，三分之一的士兵已失去战斗力，但他显得胸有成竹。[37]拿破仑甚至开了个玩笑。马尔博的坐骑腿部受轻伤，他发现后，“揪着我的耳朵笑道，‘你觉得我把马借给你是为了让它们受这种罪？’”。[38]

密密麻麻的奥军步兵准备前进，拿破仑命令贝尔蒂埃组织军队安全地撤退，他自己则去了果利纳别墅（Villa Gholina），在屋顶上搜寻德塞的踪迹。德塞的纵队激起尘土，拿破仑看见后飞驰而来，催他们加速，然后他立刻取消给贝尔蒂埃的撤退指令。德塞骑马，比步行的部下早到一会儿，军队看见他后重振了士气。布代抵达圣朱利亚诺，拉纳、莫尼耶和瓦特兰把部队排成类似战斗队形的队伍，这时奥军纵队停下脚步，呈横队展开，准备发动他们以为的决胜一击。“我们今天退得够远了，”拿破仑鼓动部下道，“士兵们，记住，我习惯在疆场上宿营！”[39]

战场上仍有6门可用的火炮，预备队又运来5门，布代也拉来8门，所以马尔蒙能在稍稍凸起的高地上布置火力可观的炮群。布代命令4580名步兵在主干道上排成混合队形，其中有些人藏身树篱下与葡萄园中。拿破仑骑过战线，鼓舞士兵，现在他要用11000名步兵和1200名骑兵发动盼了很久的反攻。

下午5点，奥军前进。马尔蒙的炮群发射霰弹，把中路几个团的领头士兵炸得七零八落。里沃利的一幕重演，一发子弹幸运地引爆弹药马车，造成了混乱。奥军猛然回缩，这种震慑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布代师压向敌军后。奥军猛冲，迫使布代采取守势。近6000名奥军步兵先是射击，然后发起刺刀冲锋，但就在此时，克勒曼的骑兵已借助树上藤条的掩蔽成功上前，他派出了自己的部队。结果，第2、第20骑兵团的400人切入匈牙利掷弹兵中路纵队左翼时，奥军还没装填好滑膛枪。第2骑兵团砍杀三个营，抓获2000名战俘，赶跑了4000人。2000名奥军骑兵呆呆地站着，克勒曼当即命令最后一次冲锋时位于后面的200人回身进攻他们，再次击溃敌军。

接着，法军全线前进。值此胜利之刻，德塞胸口中弹，战死沙场。拿破仑得知后悲痛万分，“为什么我不能哭呢？”，因为他得集中精力指挥下一次攻击。[40]克勒曼再度进攻，逼得奥军骑兵掉头冲向奥军步

兵，敌人于是乱作一团，拉纳、莫尼耶和执政卫队遂有机会全面推进，为会战划上胜利的句号。“一场战斗的命运仅仅在于一瞬间——一个念头，”拿破仑后来评价马伦戈会战时道，“如果在关键时刻来临时点燃精神火花，最小的预备队也可取胜。”[41]奥军勇斗一天，眼看就要取胜，煮熟的鸭子却当面飞走，他们又惊讶又紧张，于是完全崩溃，仓皇逃往亚历山德里亚。

法军累坏了，当晚他们真的睡在了战场上。奥军共有963人死亡、5518人受伤、2921人被俘，他们有13门大炮被缴获，还有20门沉入博尔米达河。法军中，死亡人数为1000出头，另有3600人受伤，900人被俘或失踪，但是这些数字被拿破仑的压倒性战略胜利所遮盖。[42]根据战后不久梅拉斯签署的停火协议，拿破仑得到了整个皮埃蒙特、热那亚、伦巴第大部分地区、12座要塞、1500门大炮和大型弹药库。六个月之前，政府公债价格稳定在11法郎，马伦戈会战前夕价格则为29法郎，捷报传至巴黎后，价格飙涨至35法郎。[43]会战结束后，7月22日，拿破仑命令马塞纳“劫掠并焚烧皮埃蒙特境内率先造反的村庄”。11月4日，他对布吕内下令：“必须时时刻刻严肃对待外国人，但要特别留心意大利人。”[44]然而，既然奥地利第二次被逐出北意大利，所以当地在经历了最低程度的反抗后很快就平静下来。此后十四年，北意大利一直很安静。马伦戈之战巩固了拿破仑的第一执政之位，也为他的不败神话再添一笔。

在马伦戈，拿破仑完美协同他的步兵、炮兵、骑兵，但他仍然赢得非常侥幸。重要的制胜因素有二：从心理角度看，德塞正好在适当时机赶到战场，震慑敌军；克勒曼精确地把握骑兵冲锋时间。奥军花八小时拿下平原，而法军只用不到一小时就夺回地盘。在老兵的指导下，法军新兵的表现相当出色。

“一场伟大的战斗后，”布拉兹上尉写道，“乌鸦和公报作者可以吃

个饱了。”[45]拿破仑犯了三个大错：根本不该进入平原；没有预计梅拉斯可能发动进攻；把德塞派得太远。但是，拿破仑最终赢了。由于政治原因，马伦戈必须是他一个人的胜利，至少也得是他和过世的德塞共享的胜利。因此，战后公报纯属宣传文字，它暗示奥军落入拿破仑的陷阱。“战斗看上去失败了。”公报的话有些异想天开，“我军让敌军前进至圣朱利亚诺村的滑膛枪射程内，德塞将军的师已在那儿排成战斗队形。”[46]拿破仑还发明了德塞的一些遗言：“告诉第一执政，我遗憾今生尚无青史留名之举。”（其实他中弹后立刻就死了。）贝尔蒂埃重写三遍马伦戈官方战史才得到拿破仑首肯。1815年1月，拿破仑忘恩负义，宣称在德塞到来之前马伦戈会战就已经赢了。[47]德塞的副官阿内-让-马里-勒内·萨瓦里（Anne-Jean-Marie-René Savary）将军认为：“要是德塞将军晚来一小时，我们就被赶进波河了。”[48]

战后次日，拿破仑致信其他执政，他说自己“悲痛欲绝，因为我最爱最尊敬的人死了”。[49]为了缅怀逝者，他把萨瓦里和德塞的另一个副官让·拉普（Jean Rapp）拉入自己的参谋部，此外，他允许第9轻步兵半旅在军旗上绣金字“无双”。[50]他叫人给德塞的遗体做防腐处理，并下令铸造两款纪念章，一款表彰德塞，一款铭记马伦戈会战。[51]战后，拿破仑仅对克勒曼说了句“你的冲锋很漂亮”，克勒曼于是发火了，火上浇油的是，拿破仑和贝西埃交谈时吹嘘道：“今天卫队骑兵身环荣誉。”[52]（据说克勒曼愤怒地回答：“将军，您满意我就高兴，因为我的冲锋为您戴上王冠”。[53]此事不大可能是真的。）拿破仑私下对布列纳承认道，克勒曼“发动了一次幸运的冲锋，他出手的时机恰到好处，我们欠他大恩。你看，零碎小事也能左右事态”。不到一个月，克勒曼有了自己的师，在后来的军事生涯中，他大肆劫掠，而拿破仑对此视而不见。拿破仑对布吕内和迪马说：“你们看，那天有两场战斗，我输了第一场，赢了第二场。”[54]此言或许是马伦戈会战的最好总结。

6月16日，拿破仑再次向弗朗茨皇帝求和：“我奉劝陛下聆听人世悲

鸣。”他提出的媾和基础与《坎波福米奥条约》的一样。当日公告宣称，奥地利已经认识到，“我们互相残杀，结果只是英国的糖和咖啡卖得更贵”。[55]次日，“意大利解放者”返回米兰，他享受朱塞平娜·格拉西尼的魅力，邀请她去巴黎为国庆庆典和德塞葬礼献唱。“贝尔蒂埃告诉我，他预计派比林顿（Billington）夫人或格拉西尼夫人来，”6月21日，拿破仑致信吕西安，他有些言不由衷，“她们是意大利最有名的艺术大师。用意大利语作一首好歌。意大利作曲家应该熟悉这两个女演员的嗓音。”[56]格拉西尼抱怨道，拿破仑“总是摸她的私处”，经常害她欲求不满。不止她一人受到这种待遇。拿破仑从来就不在做爱上多花时间，他曾对一名副官说：“我三分钟就能搞定。”[57]

军事天才拿破仑智力超群、擅长管理、埋头苦干，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可低估贯穿其生涯的旺盛运势。1800年5月法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时，天气一度好转；当年6月的雨导致德塞离开马伦戈时放慢行军速度，因此他能及时返回战场拯救总指挥。1792年，马亚尔上校向战争部汇报阿雅克肖事件，他的报告被战争爆发招来的文件淹没；1793年，拿破仑在土伦被长矛刺中，伤口未生脓毒；就像梅拉斯在马伦戈的弹药马车一样，1797年，夸斯达诺维希的弹药马车在里沃利被法军子弹直接命中；1799年，“米龙号”离开亚历山大港时遇上非常适宜的风向；同年，西哀士找不到其他军官来实施雾月政变，政变中托梅的袖子也被扯碎，足以激怒拿破仑的战友，而政变后克莱贝尔的报告才送抵巴黎。拿破仑认识到了运气成分，数次提及“幸运女神”。军政生涯后期，他自认被幸运女神抛弃，但眼下他相信她正站在自己身边。

---

[1]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4903 pp.55-6，January 25，1800

[2]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107

[3]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153

[4]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39

[5]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198 p.189，April 25，1800

[6]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310 p.245，May 15，1800

[7]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375 p.275，May 27，1800

[8]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350 p.262，May 19，1800

[9] Uffindell，Andrew，*Napoleon's Chicken Marengo* 2011，p.28

[10]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341 p.258，May 19，1800

[11] Uffindell，Andrew，*Napoleon's Chicken Marengo* 2011，p.19

[12]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343 p.259，May 19，1800

[13] Uffindell，Andrew，*Napoleon's Chicken Marengo* 2011，p.31

[14]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62

[15] Uffindell，Andrew，*Napoleon's Chicken Marengo* 2011，p.31

[16]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366 p.272，May 24，1800

[17]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398 p.283，June 4，1800

[18]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A 6939

[19]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185

[20]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81

[21] Gachot，J.Édouard，*Siège de Gênes* 1908

[22] Masson，Frédéric，*Napoléon et les femmes* 1894，p.84

[23]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432 p.300，June 9，1800

[2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p.307-8

[2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633 p.1032，July 21，1799

[26]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434 p.301，June 10，1799，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186

[27]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295 p.238，May 14，1800

[28] Petit，Joseph，*Marengo* 1801，p.45

[29] Petit，Joseph，*Marengo* 1801，p.45

[30] Wood，William J.，‘Forgotten Sword’*Military Affairs* October 1970，p.79

[31]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p.186-7

[32] Petit，Joseph，*Marengo* 1801，p.46

[33] Petit，Joseph，*Marengo* 1801，p.27

[34] Rouart，Jean-Marie，*Napoléon ou la destinée* 2012，pp.127-8

[35] Petit，Joseph，*Marengo* 1801，p.26

[36] Petit，Joseph，*Marengo* 1801，p.26

[37] Petit，Joseph，*Marengo* 1801，p.26

[38]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50

[39]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58，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156

[40] Crowdy，T.E.，*Incomparable*：*Napoleon’s 9th Light Infantry Regiment* 2012，pp.94-7

[41] eds. Bertaud，Jean-Paul，*La France de Napoléon* 1987，p.184

[42]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187

[43]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74

[44]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s.5553 and 5743 p.351，July 22，1800，p.435，November 4，1800

[45]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187

[46] Innocenti，Claudio，‘Souls Not Wanting：The Marshalate’s Betrayal of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78

[47]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 p.181 n.1

[48]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Ⅷ pp.96-7

[49]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435 p.301，June 15，1800

[50] Crowdy，T.E.，*Incomparable*：*Napoleon's 9th Light Infantry Regiment* 2012，pp.94-7，Petit，Joseph，*Marengo* 1801，p.47

[51] 当年晚些时候，又有纪念章庆祝巴黎德塞滨河路（quai Desaix）开通。1805年，德塞的遗体迁葬至大圣伯纳德救济院，此事也铭刻在纪念章上。Crowdy，*The Incomparable*，pp.94-7；Petit，*Marengo*，p.47.

[52] Johnson，David，*Napoleon's Cavalry and its Leaders*（New York）1978，p.28

[53]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59

[54]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102

[55] Simms，Brendan，*Europe*：*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2013，p.159

[56]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461 p.313，June 21，1800

[57] Hibbert，Christopher，*Napoleon*：*His Wives and Women*（New York）2002，p.120

第十二章 正法直度

我必须赋予人民完全的宗教权利。哲学家会嘲笑我，但是国民会祝福我。

——拿破仑致沙普塔尔

我真正的荣耀不是四十场会战的胜利……我的《民法典》将永垂不朽。

——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

拿破仑无意在马伦戈的桂冠下酣睡。随着政治资本增加，他决定赌一把，要是赢了，他将大大巩固国内的支持力量。“波拿巴在其旧基础上重建宗教崇拜，”让·沙普塔尔写道，“这是他掌权初期最大胆的举动。”[1]拿破仑想确保一切独立教会皆无力聚集反对他的统治的人，为此目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拉拢教皇。

反教权主义曾推动法国大革命，它剥夺天主教会的财富，驱逐并经常杀害其教士，亦侮辱其祭坛。可是拿破仑意识到，在保守勤劳、技艺精湛的乡下劳动力、技工和小业主等这些他的天然支持者之中，很多人没有放弃父辈的信仰，他们盼着罗马天主教会与自己日益敬佩的执政府和解。然而，解决方案必须保证从教会处取得国有财产的人——所谓的买主（acquéreurs）——获准保住财物，而且农民被迫向神职人员交纳什一税的日子不可重现。

拿破仑已然佩服教皇在意大利组织起义的能力，1796年10月，他告诉督政府：“同教权争执是个巨大的错误”。[2]1800年6月5日，他在云雨之事后接见米兰神职人员，承诺“消除法国与教会之首走向完全和睦的一切障碍”。上一年8月，庇护六世逝世，享年81岁。新任教皇庇护七世（Pius VII）本质上是个单纯虔诚的教士，人们认为他看待社会问题时没有公然反对法国大革命。[3]拿破仑清楚谈判是微妙的，有时还显棘

手，但若成功，天主教法国将拥护拿破仑的江山，此乃丰厚回报。如果与教皇达成协议，他既可消除旺代残余叛党的主要不满，也能和比利时、瑞士、意大利、莱茵的天主教改善关系。

法国约有2800万人口，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人口超过2000的城市地区，剩下的人大多住在只有几百个居民的乡村公社。[4]在这些公社中，通常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承担汇聚信息这一重要的社会职能，并宣读政府法令。拿破仑充分认识到，国家给他们发薪可换来无价利益。“教廷是永不沉寂的势力，”他曾说，“你不能被它役使，所以你必须驯服它。”[5]某则中肯的评价称，拿破仑和教皇的协议试图“把教区神职人员拉入他的‘道德省长’队伍”。[6]

正如我们所见，拿破仑对基督教至多将信将疑。[7]“耶稣真的存在吗？”在圣赫勒拿岛上，他问秘书加斯帕尔·古尔戈（Gaspard Gourgaud），“我想同时代历史学家提都没提过他。”[8]（事实上，约瑟夫斯的《古犹太人》的确提及耶稣，可见他显然不熟悉此书。）尽管如此，他仍然喜欢神学讨论，还对自己的最后一位医生安托马尔基说：“想当无神论者不代表你就是无神论者。”[9]“波拿巴不是虔诚的信徒，”沙普塔尔的说法呼应了他的模棱两可之辞，“但他的确相信上帝存在、灵魂不灭。他谈起宗教时总是语带敬意。”[10]在圣赫勒拿岛上，当拿破仑听人读山上宝训时，他对贝特朗说：“耶稣不应该在叙利亚的偏远地区降下奇迹，他应该去罗马那种城市，当着所有人的面施展神迹。”[11]又有一回，他说：“假如我必须信教，我就信仰太阳，它是一切生命之源，是地球之真神。”[12]还有一次，他说：“我最喜欢穆斯林的宗教，比起我们的教义，它没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13]当时，针对《圣经》宣称的摩西击打磐石让200万以色列人解渴这件事，他口授了逻辑层面的反驳。[14]正如拿破仑对贝特朗所说的，基督教的最大问题是“太关心上天堂”，所以“不能激发勇气”。[15]

不管拿破仑自己怎么看待基督教信仰的实质，他毫不怀疑其社会效用。只有少数国家参政获准参与秘密会谈，他告诉其中一人勒德雷尔道："我在宗教中看到的不是转世之谜，而是社会秩序的奥秘。宗教赋予天堂平等内涵，防止穷人屠杀富人……没有不平等，社会不可立；没有道德准则，不平等不可忍；没有宗教，道德准则不可容。"[16]拿破仑在埃及时已然表明，若为政治目的，他可以相当灵活地运用宗教，正如他对勒德雷尔打趣道："要是我统治犹太民族，我就重建所罗门圣殿！"[17]启蒙思想家与作家常持这种本质上务实的宗教观。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有句名言："罗马境内，诸礼拜方式盛行，老百姓视其一般真切，哲学家视其一般虚伪，政务官视其一般有效。"[18]"上帝的概念可维护良好秩序，保证人们行善去恶，"拿破仑说，"效果非常良好。"[19]"束缚强盗和船上苦役犯之肉体，"在圣赫勒拿岛上，他对巴里·奥马拉（Barry O'Meara）医生说，"规制开明人士之精神。"[20]

1800年6月，拿破仑刚从米兰返回巴黎就同梵蒂冈国务卿埃库莱斯·孔萨尔维（Hercules Consalvi）红衣主教谈判，许诺恢复法国境内的公共礼拜，条件是法国主教需离职，然后教皇"任命"拿破仑选出的新主教。[21]（从1790年起，法国主教分为正统派与立宪派，前者只承认教皇权威，后者宣誓效忠政府。）会谈秘密举行，就连参政院也蒙在鼓里。法国代表是约瑟夫·波拿巴和前旺代叛乱领导人艾蒂安-亚历山大·贝尼耶，梵蒂冈代表是孔萨尔维、教皇使节乔瓦尼·卡普拉拉（Giovanni Caprara）红衣主教、教皇神学顾问卡洛·卡塞利（Carlo Caselli）。在为时一年的谈判中，双方交互传送1279份文件，至少拟定十个版本的协议草案。"上帝的归上帝，"拿破仑后来说，"但教皇不是上帝。"[22]1802年4月，红衣主教孔萨尔维拜访杜伊勒里宫，在他来访前，拿破仑让人在房里喷洒香水。化学家富克鲁瓦评论了几句香气，他便揶揄对方："这是神圣的气味，能涤清你的旧孽。"[23]

1801年7月上旬，谈判进入高潮。拿破仑致信塔列朗："昨天我肩膀上长出第二个水疱。此刻正是卧床患者同教士达成协议的良机。"[24]尽管7月时双方就正式签订了《政教协定》，但由于军队和立法机关的强烈抗议，拿破仑只好先努力平息反对之声，因此九个月后协定才获批准与发布。"共和国政府承认，使徒和罗马的宗教天主教是绝大多数法国公民信仰的宗教。"《政教协定》开篇写道，"类似地，教皇陛下也承认，天主教的最大辉煌曾经来自于、将来也很可能来自于法国建立的天主教崇拜与共和国执政信奉天主教的公开声明。"[25]接下来的17条法律规定，天主教"可在政府视为公众安宁所需的……法规限度内……自由活动"。

法国将设置新主教区和教区。拿破仑和教皇会一同任命10名大主教（每人年薪为1.5万法郎）和50名主教（每人年薪为1万法郎），这些人将发誓不"扰乱公众安宁"，并告知政府破坏安宁者的所有信息。圣礼需包括为共和国与执政所做之祈祷。主教可任命教区神甫，但不得选择政府不认可的人。《政教协定》规定，买主所获前教会财产"永久"归其所有，大革命期间转让的土地所有权随之巩固。

拿破仑对梵蒂冈有些许让步，但它们都不算太麻烦：取消十日周制，恢复周日为休息日；在1806年1月最终恢复格里高利历；为儿童起名时选择圣徒姓名、古典名讳，不给他们起纯世俗、纯革命名号；给全体神职人员发薪；小规模重建修女会与传教会；将基础教育交还神职人员管理。[26]与此同时，教会人士演唱《感恩赞》歌颂拿破仑的胜利、在讲坛上宣读他的公报，并声明服兵役是爱国义务。拿破仑在所有争议的焦点上赢得了他想要的成果。教会统一后，至少有1万名立宪派教士回归罗马教廷怀抱，大革命切开的最深伤口之一得以愈合。[27]然而，1802年4月8日，拿破仑未同教会商量便在《政教协定》后附加大量全新的管制规定，这一附件名为《组织条款》（Organic Articles），以维护法国境内70万名新教徒与5.5万名犹太人的权利。就算庇护七世相信拿

破仑信誉良好，此事也损害了教皇对他的信任。[28]

《政教协定》在法国大受欢迎，尤其受守旧的乡村人口拥护，但是军队、参政院与保民院非常排斥该协定——这些单位中仍有不少昔日的革命者与前雅各宾党人。1802年4月18日（周日）是复活节，当天，巴黎圣母院举行《感恩赞》弥撒，低音钟近十年来首次奏响，新任巴黎大主教让-巴蒂斯特·德·贝卢瓦-莫朗格莱（Jean-Baptiste de Belloy-Morangle）在钟声中欢迎拿破仑，值此时刻，《政教协定》在煊赫盛典中正式公布。高级国家官员奉命置办恰当的出场派头，但据发现，有些人的四轮大马车其实是租来的，马车上原有的编号被漆掩盖。[29]《政教协定》触怒了痛恨教权的军队，一些将军毫不掩饰愤怒，他们拿马刺和马刀刮擦天主教教堂地板，不肯给神职人员让座，还在仪式上聊天。奥热罗拒绝出席，但未获拿破仑准许。莫罗完全忽视命令，在杜伊勒里宫阳台上招摇地抽烟。有人听见安托万-纪尧姆·戴尔马（Antoine-Guillaume Delmas）将军说："多无聊的说教（Quelle capucinade），只是少了当初牺牲自己赶走这一切的10万人！"于是，拿破仑便把他赶到了巴黎50英里之外的地方。[30]

因为《政教协定》，教会称拿破仑为"宗教复兴者"（Restorer of Religion），不过少有神职人员做到贝桑松（Besançon）大主教的地步，此人说拿破仑"像上帝本人"。[31]不到一个月，保民院以78∶7的比例通过了《政教协定》。它在法国全境的村庄与小镇完成了使命。1813年，拿破仑对立法院说，他认为宣传和公共秩序是宗教和睦的主要体现，并举例证明："孩子更乐意听父母的话，年轻人更服从地方法官的权威，有些地区原本一听见征兵令就抗议，现在征兵令也在它们那儿生效了。"[32]此后一个世纪，法国与教皇的关系始终以《政教协定》为基。近日，有人考察了执政府时期的鲁昂。研究结果表明，拿破仑最受欢迎的前三项措施依次是《政教协定》、剿匪、确保买主的土地所有权。[33]

立法院最终通过《政教协定》后，吕西安为哥哥举办招待会。会上，拿破仑找到天主教哲学家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éne de Chateaubriand），他的新著《基督教天才》（*Génie du christianisme*）忘情称颂天主教，大获成功。夏多布里昂在回忆录中写道：

> 人群一层层让开，每个人都希望执政在自己面前停下……结果我独自站着，因为人群先是退后，然后立刻聚起来围住我俩。波拿巴跟我打了个简单的招呼，他开门见山地谈论埃及与阿拉伯人，不道贺、不提空洞问题、不说开场白，仿佛我是他的密友、我们只是继续之前的话题。[34]

此乃假象。事后不久，夏多布里昂接受了驻梵蒂冈的外交职位。后来，他对拿破仑的仰慕之情淡化。1804年，他辞去外交职务。1807年7月，他把拿破仑比作尼禄，于是被逐出了巴黎。

1801年1月末，拿破仑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法律改革计划，它的影响甚至比《政教协定》还深远。旧王朝时代，有效的地方法典至少有366部，法国北方适用习惯法，南方的法律原则体系却建立在罗马法基础上，与地方法典截然不同。[35]拿破仑凭本能察觉到，若法国欲在近代世界高效地履行国家职能，下列措施不可或缺：确立法律系统标准和司法公正准绳；统一度量衡；充分发挥内部市场作用；集中管理教育体系，让家境背景各不相同的青年才俊凭才能而非出身谋职。

拿破仑首先将42部法国法典融入单一法律系统，此举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无价的盟友康巴塞雷斯帮助他实施了这桩浩大工程。之前在1792年，康巴塞雷斯就在奉命全面修订民法典的委员会中担任秘书，他拟出了《民法典草案》（*Projet de Code Civil*）（1796年版）。“就算整个法典不见了，”拿破仑曾打趣道，“康巴塞雷斯里脑子里也还有一本。”[36]现在，勒布伦、弗朗索瓦·特龙谢（François Tronchet）、费利克斯·比戈·德·普雷亚默纳（Félix Bigot de Préameneu）、让-艾蒂安·波塔利斯（Jean-Étienne Portalis）等法国最杰出的法学家、政治家组成委员会，

协助第二执政重新推进延误已久的改革。委员会开了107次全体会议，拿破仑至少主持了55次，他对离婚、收养和外国人权利格外感兴趣，经常插手这些领域。[37]他总是反复问及“普遍利益”与民事正义：“这公平吗？这有用吗？”[38]中午开始的会议有时会持续很久，到深夜才结束。新法转换为成文法的过程漫长烦琐，步骤依次如下：参政院最先讨论；法律草案起草；感兴趣的各党派提出批评，并试图修改法案；特别委员会审核；有特殊利益关切的群体和说客抗议；法案进入议院立法程序。拿破仑亲自参与了整个过程，踊跃投身其中。法典获批也非预断结果。1801年12月，立法院以142∶139的比例否决预备法案（preliminary bill），保民院的表决结果也是不予通过。若拿破仑本人不曾坚决支持法典，它永远不会成为法律。康巴塞雷斯为法典打下了基础，但它理应号称《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因为它是拿破仑拥护的启蒙运动理性化的普遍主义的产物。

《拿破仑法典》本质上是罗马法与普通法的折中，它包含一个理性的、和谐的法律体系，在法国所辖领土内普遍同等地适用，这在查士丁尼皇帝（Emperor Justinian）之后还是头一次。政府的权责与公民的权利义务被编入长达2281条、493页的法典中，它用词清晰易懂，以至于司汤达（Stendhal）说他每天都读。[39]新法典巩固了国民团结，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建立在个人自由与契约自由的原则上。法典确认旧阶级特权走向消亡，肯定法国市民社会（基础教育领域除外）完全不受教会掌控。[40]最重要的是，混乱的大革命结束后，它带来了稳定。

《拿破仑法典》简化了1789年以来诸革命政府制定的14000条法令、法律以及42部不同的地方法典，并把它们凝合成一套适用于全体公民的一元法律体系，规定了普遍原则，给予法官广泛的裁判空间。（“人不能因为太烦琐的法律累过头，”拿破仑告诉参政院说，“法律只能划定一般原则。试图预见所有可能性是徒劳之举，经验证明人们会忽略很多事。”[41]）法典保证了如下内容：法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享有人身自由，不受任意逮捕；自由缔结的合法契约神圣不可侵犯；不承认血统特权。法典呼应《组织条款》，确立完全的宗教宽容（保护对象包括无神论者），分离政教。它还授予成年男性有自由择业权与私有财产所有权，规定法律需及时颁行、正式发布，而且法不溯及既往。法官办理各种案件时自然得解释法律，但他们无权创设法律原则，所以特殊案例不会成为判例，这一点与英国普通法不同。家庭是基本的社会制度，法典制定者由于担心家庭解体，遂授予男性家长几乎全部权利，其权利标的包括其妻的财产。法典第148条规定，男满25周岁前、女满21周岁前需经父亲许可才能结婚，男女最低婚龄也分别提高至18周岁和15周岁。若不服管教的子女不满16周岁，父亲有权限制其人身自由一个月，若他们已满16周岁不满21周岁，限制期可达六个月。

两个世纪来，法典所受非议大多如下：社会立场太保守；太倾向中产阶级、公民个人与男性家长；导致妻子太依赖丈夫；其继承条款损害农业经济。根据21世纪的标准，法典的确深含男性优越主义，并带有强烈的家长制偏见。《民法典》（Civil Code）第231条规定："夫应保护妻，妻应遵从夫。"[42]法定离婚事由仅限于通奸（这时，只有丈夫让其固定情妇介入家庭生活时，妻子才可主张离婚），触犯重罪，严重侮辱或虐待，但只要离婚事由属于私事范围，夫妻双方也能协议离婚。[43]妻子通奸可获刑二年，男性通奸只需缴纳罚金。若丈夫杀害犯罪时被当场抓获的妻子，他将免受起诉。《民法典》免除已婚或单身男性抚养私生子女的义务，甚至允许他们否认父亲的身份。[44]它也不准妇女缔结合法契约、参与诉讼、出庭作证，还禁止她们担任出生、死亡与结婚的见证人。妻子经丈夫同意才能在市场上出售产品，经丈夫书面同意才能赠予、转让、抵押房产。[45]未婚女性无权担任合法监护人与遗嘱见证人。法典中的这一切规定说明拿破仑深深信奉男性至上主义。"不可将男女二性等量齐观，"他说，"女人其实只是生育机器。"[46]

法典给了长子继承制致命一击：父亲有权将25%的遗产遗赠给非家

庭成员，但他去世后，剩余遗产应由其子均分，私生子无继承权。[47][48]法典也格外偏袒雇主，在所有法律问题上，他们的证言都被采信。[49]1802年12月1日，一条法律颁布：所有劳动者需持登记簿，并在雇佣期开始时交给雇主，期满后，雇主在登记簿上签字，然后交还劳动者，若无此登记簿，劳动者不得受雇，还可获刑六个月。[50][51]法典含有严格的反罢工、反工会条款，这并非拿破仑首创，1791年生效的《勒沙普利耶法》（Le Chapelier Law）已有此类规定，直到1884年它们才被废止。然而，他的确让这些条令生效了。1806年，一些建筑工人罢工，结果在床上被捕。[52][53]

1804年，《民法典》生效。拿破仑颁行了多部修订后的法律，但《民法典》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1810年时，除了《民法典》，法国还有《民事诉讼法典》《商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刑法典》。（《刑法典》极其严厉，但不及当时的英国刑法残忍。在英国，若儿童盗窃价值超过1英镑的财物，他可被送至澳大利亚，若成人有此行为，他能被绞死。）这一系列部门法日后合称《拿破仑法典》。1804年3月，《民法典》几乎在法兰西帝国全境生效，1808年，它延伸至实施戒严的西班牙地区，1810年又扩展至并入法国的荷兰。“罗马人把自己的法律给盟友，”拿破仑告诉弟弟路易，“为什么荷兰就不能适用法国法律呢？”[54]《民法典》在那不勒斯等地只讨得口惠，但它在另一些地区大受欢迎，以至于在拿破仑下台后继续存留。[55]直到1900年，普属莱茵地区一直适用《民法典》。今天，除了法国，它在比利时、卢森堡、毛里求斯、摩纳哥依然有效。世界上四分之一的法律体系保留了《民法典》的部分内容，它的影响力超出母国，最远抵达日本、埃及、魁北克与路易斯安那（Louisiana）。[56]

拿破仑想让法国人过上理性的生活，虽说《拿破仑法典》确立了法律圭臬，但他得实施同样激进的改革才能确立民生标准。举个例子，朗格多克的科比耶尔地区（Corbières）共有129个教区，其中3个说加泰罗

尼亚语（Catalan），剩下的全说欧西坦语（Occitan），不说法语。在科尔比耶，卡尔卡松（Carcassonne）、纳博讷（Narbonne）、利穆（Limoux）、佩尔皮尼昂（Perpignan）这四个市的政府分别负责当地行政、司法、警务与税收，然而各市所辖公社经常变化。容量单位塞捷（setier，通常相当于85公升）有不下10个基准量。度量面积时至少有50种不同的单位，其中的塞泰雷埃（sétérée）分别用于低地和高地时还有所不同。[57]拿破仑本人不喜欢拉普拉斯发明的米制，“我知道一英尺的十二分之一是多长，但我不懂一米的千分之一是多长”，但出于商业连贯性考虑，1801年他还是赋予米制效力。[58]拿破仑还设立标准币制：铜币面值有2分、3分、5分；银币面值有0.25法郎、0.5法郎、0.75法郎、1法郎、2法郎、5法郎；金币面值有10法郎、20法郎、40法郎。1法郎银币重5克，这很快成为欧洲的标准通货单位。1926年之前，它的价值与金属成分一直未变。

在2800万法国人中，600万人完全不会说法语，另有600万人说法语时只能让他人勉强听懂。东北地区说佛兰芒语（Flemish），洛林（Lorraine）说德语，布列塔尼（Bretagne）说布列塔尼语（Breton），其他地区说巴斯克语（Basque）、加泰罗尼亚语、意大利语、凯尔特语和朗格多克方言。[59]拿破仑自己也不精通法语，但他凭个人经历获知，要想出人头地，学会法语非常重要。[60]随着法语成为唯一的公文用语，他改革教育，只准学校用法语授课。

拿破仑保守对待基础教育，正如我们所见，他把它还给了神职人员，但对于11周岁后学生开始接受的第二阶段教育，他的态度是革命的。1802年5月，他颁行法令，建立45所旨在培养未来士兵、行政人员和技术人才的公立中学（lycées）。这些学校回答了如何培育一代爱国忠诚的未来领袖。[61]现在，所有适龄法国儿童既学习希腊语、拉丁文、修辞学、逻辑学、伦理学、数学、物理学，也学习一些其他学科与当代语种。旧王朝时代，教会控制第二阶段教育，拿破仑不想这样做，

他把宗教的影响限制在最低程度。学校校规严格。14岁以下的学生需穿校服，它包括蓝色短外套、蓝色长裤和圆帽。学生被分入各“连”，每“连”有一个“中士”及四个“下士”，最好的学生担任“上士”，指挥所有“连”。

公立中学为6400名所谓的“国家学员”提供全额奖学金，但其他学生通过入学考试后也可就读，父母将为他们缴纳学费。[62]在旧体制中，学生选择课程，如今教学计划只设必修课。省长、刑事法院院长、上诉法院院长监督这些新学校的管理，此外还有一名专职督学。[63]1813年时，法国中学在欧洲首屈一指，两个世纪后，孔多塞（Condorcet）中学、查理曼中学、路易-勒-格朗（Louis-le-Grand）中学、亨利四世中学等拿破仑开办的学校仍属法国最佳的中学。公立中学的理念传至远离法国的地区，在西班牙与荷兰产生了示范效应，即便这两个国家反抗法国的侵占，它们依然接受了法国的教育思想。[64]

1806年，在某次参政院会议上，仅仅因为教育部长安托万·富克鲁瓦（Antoine Fourcroy）忘带报告，拿破仑便即兴发言。他的话几近诗歌：

> （教育是）过去一切之基，是未来一切之本，在所有制度中当属重中之重。正在成长的一代必须形成不为某日消息左右、不为某刻情势撼动的道德观和政治观……在喜好、性格等所有教育无法塑造修缮的方面，人类已有足够区分……让我们树立不变准则，让我们培育不朽教师。[65]

拿破仑打算在法国全境建立公立中学。总的来说，他的教育改革就像他的巴黎城建计划一样，虽诚然可敬，但未完成即早夭。1808年3月17日，拿破仑的重整方案推进至下一阶段。他颁布法令，号召建设帝国大学，由其监管全国教育。帝国大学分为五个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文学院、数学与物理学院），所有教师都将隶属于其中一院。他设计的层级结构蕴含军事特色：校长为路易·德·丰塔纳，此人意志坚决，于1804～1810年任立法院议长；校长之下的三十人委员会掌管法国

所有中学及大学。[66]大革命期间，索邦神学院被关闭，但是1808年拿破仑让它重新办学。

像其他领域一样，教育制度也体现出拿破仑严重的性别歧视观。“坏女人接受公共教育后，几乎都变得轻薄无良、搔首弄姿、水性杨花，”1806年3月，他告诉参政院，“男性受集中教育有诸多优势，特别是学会互相帮助、为战场上的袍泽之情做好准备，女性受集中教育却养成腐败习性。男人生来就该享受生命的全部光彩，女人生来就该住在家里，她们只应侍弄家庭生活。”[67]《拿破仑法典》没有规定女孩的正式教育，不过评判这一点需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19世纪初期，英美两国只有寥寥几所女子学校，而且它们全是私立的。

1800年7月至1803年5月，执政府实施最大的改革举措。这一时期，拿破仑常在巴黎召开参政院秘密会议，与会人员大多是稳健共和党人、前保王党人，不过参政们有时得坐在送自己的父兄上断头台的人身边。[68]“大革命的传奇已经结束，”某次参政院早会上，他说，“现在我们必须让它的历史开始。”拿破仑在参政院指示方向、目的与政策的一般准则，它们被准确归结为：“热爱权力与现实，鄙视特权和虚利，密切关注细节，尊重有序的社会等级。”[69]拿破仑是最年轻的参政院成员。正如沙普塔尔所回忆的：

> 他几乎不了解一般行政工作的细节，但浑然不觉尴尬。他屡屡发问，询问最常见字词的释义与内涵。他挑起话头，让人们不停讨论，直到他形成意见。人们往往说此人极端自私，但在某次争论中，他对年迈可敬的法学家弗朗索瓦·特龙谢承认道：“讨论时，我不时发现自己一刻钟前说的话大错特错。我不想受谬赞。”[70]

参政院议题包罗万象。随便举个例子，单单是1802年6月17日，它的议程就涵盖下列主题：外科医生考察制度；化学家组织；重要区的专区区长选派；收成状况；马耳他难民；有关国民自卫军的法律草案；修路责任；军需官管理；典当；较大公社的账目；猎场看守；商会；允许流亡者回归特定区域的法律；选举法；阿尔代什河（the Ardèche）架桥

工程；科西嘉岛上两个省的合并；莱茵河左岸诸省行政界线划分。[71]

参政院会议有时持续八至十小时，沙普塔尔回忆道，拿破仑总是“说得最多、最神经紧绷。会后，他召集其他人探讨别的问题，我们从未见他头脑迟钝”。[72]彻夜会议上，与会者疲倦了，拿破仑就说：“来吧，先生们，我们还没挣到工钱呢！”[73]（他认为“我洗一小时澡等于睡四小时”。会议有时开到清晨5点，休会后他就去泡澡。[74]）除了战场，拿破仑在参政院的表现最令人钦佩。不管参政们日后支持还是抛弃他，不管参政们的文字写于当时还是他逝后很久，他们的话一致证明他深思熟虑、活力四射，迅速领会某事主旨后执着钻研它，直到掌握其本质，并采取必要措施。“他依然年轻，对不同行政领域一无所知，”一名参政回忆执政府初期时道，“但他为讨论注入清晰度、准确性、理性力量与宽阔视野，令我们震惊。他是不知疲倦的工人，拥有层出不穷的智计。他凭借无与伦比的智慧，连接并调和遍布庞大行政系统的事实与意见。”[75]拿破仑很快无师自通地学会提小问题，而且只要求直接回答。于是，他问参政院参政、公共工程部长埃马纽埃尔·克雷泰（Emmanuel Crétet）：“我们在哪儿建凯旋门？”“我回来时能上耶拿桥吗？”[76]

参政院分为多个部门，覆盖各种政务：陆军、海军、财政、司法、内政、警务、外省。“出身和见解如此相异的人们坐在马蹄形长桌两侧，”莫莱伯爵回忆道，“一旦组织他们的天才站在马蹄底端的讲台上，桌上的阵营划分直接就变了。”[77]另一人回忆道：“他的座位是把桃花心木椅，它的座面上铺着、把手上裹着绿色摩洛哥皮革。这把椅子看上去和办公椅无甚区别，安放在高出地板一级的台阶上。”[78]椅子有损坏，因为拿破仑在会上表现出经典的神经紧张迹象：

> 讨论进展到中期时，我们看见他手握匕首或刮刀，在椅子把手上割出深深的切口。我们总是忙着给他换椅子零件，也清楚明天他又会把它切成碎片。要是他想找别的乐子，他就抓一支羽毛笔，给面前的每张纸划上粗大的墨水线条。等这些纸黑得差不多了，他就把它们揉成一团，丢在地上。[79]

有抱负者宁愿担任助理办事员（auditeurs）等参政院初级职位也不想去其他公务员部门另谋高就，因为参政院是吸引拿破仑注意的好地方。这些人构想参政们通过的法律议案。随着年岁渐长，如果拿破仑想让个别助理办事员向参政院汇报，他就用长柄望远镜搜寻他们坐着的窗台。很多人正确地察觉到，参政院职位比元老院席位更能助人升迁。

拿破仑有时会提前宣布他将赴会，其他时候，参政们直到听见杜伊勒里宫楼梯间响起鼓声才知道他要来。到会后，他入座、提犀利问题、沦入遐想、发表大段独白。“你知道我为何允许参政院如此畅谈吗？”他曾对勒德雷尔自夸道，“那是因为我是整个参政院的最佳辩手。我知道如何防御，所以任他们攻击。”[80]会上，人们先读法令议案，再读特别委员会相关报告，接着拿破仑催促该领域公认专家发言。参政们言谈务实，在此地，慷慨激昂的作秀只会招来嘲讽。

拿破仑不怎么掩饰自己在立法、土木工程与开国方面效仿的榜样。“他改革历法，”拿破仑提及尤利乌斯·恺撒时道，“推敲民法典与刑法典文本；他发起工程，建造大量精美建筑，美化罗马；他汇编帝国全境地图和各行省数据，命令瓦罗建立收藏丰富的公共图书馆；他宣布动工排干庞廷湿地。”[81]拿破仑创立的制度能否像恺撒留下的一样长久呢？现在说这个未免太早，但他显然已经埋下他所谓的“一些花岗巨岩，支撑法兰西的灵魂”。

---

[1]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p.236-7

[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980 pp.620-21，October 8，1796

[3]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30

[4] ed. Crook，Malcolm，*Revolutionary France 1788-1880 2002*，p.124

[5] ed. Hanoteau，Jean，*With Napoleon in Russia* 2 vols.1935，p.392

[6] Woloch，Isser，*The New Regime*：*Transformations of the French Civic Order 1789-1820S* 1994，p.431

[7] Pigeard，Alain，*L'Armée de Napoléon 1800-1815* 2000，p.182

[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72

[9] Antommarchi，Francesco，*The Last Days of Napoleon* 2 vols.1826，Ⅱ p.118，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70

[10]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p.236-7

[11] Bertrand，Henri-Gratien，*Cahiers de Sainte-Hélène* 3 vols.1951，Ⅰ p.84，ed. Walter，Gérard，*Le Comte de Las Cases* 2 vols.1956，p.ⅹ，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273，276

[1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73

[13]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80

[1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80

[15] Bertrand，Henri-Gratien，*Cahiers de Sainte-Hélène* 3 vols.1951，Ⅰ p.120

[16] 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p.237，Roederer，Pierre-Louis，*Autour de Bonaparte* 1909，p.18

[17] Roederer，Pierre-Louis，*Autour de Bonaparte* 1909，p.16

[18] Gibbon，*Decline and Fall* Bk Ⅰ ch.2

[19] Bertrand，Henri-Gratien，*Cahiers de Sainte-Hélène* 3 vols.1951，Ⅰ p.182

[20] O'Meara，Barry，*Napoleon in Exile*，*or*，*a Voice from St Helena* 2 vols.1820，Ⅱ p.139

[21] Rose，John Holland，*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p.125

[2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1 no.17478 p.566

[23] Roederer，Pierre-Louis，*Bonaparte me disait* 1942，p.87

[24]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359 p.72

[25] Anonymous，*The Concordat Between His Holiness Pope Pius* Ⅶ *and Bonaparte Chief Consul to the French Republic*（Dublin）1802，p.2

[26]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31

[27]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81

[28] 从1804年起，新教牧师也领有国家薪俸。就当时的欧洲而言，宗教宽容绝非普遍现象，比如在英国，直到1829年，天主教徒才可竞选下院议员，而犹太人要到1858年才享此权利。

[29] Rose，John Holland，*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p.130

[30] Tulard，*Napoleon* p.142，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78，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882 p.966，May 2，1802

[31] Mansel，Philip，*Louis* ⅩⅧ 1981，p.235，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35

[3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4

[33] Daly，Gavin，*Inside Napoleonic France* 2001，p.250

[34] ed. Baldick，Robert，*The Memoirs of Chateaubriand* 1961，p.207

[35] 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p.232

[36]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405

[37] ed. Bredin，Jean-Denis，*Code civil des Français bicentenaire de 1804 à 2004* 2004，p.4，ed. Schwartz，Bernard，*The Code Napoleon and the Common-Law World*（New York）1956，p.106

[38] ed. Schwartz，Bernard，*The Code Napoleon and the Common-Law World*（New York）1956，p.109 n.44

[39] ed. Schwartz，Bernard，*The Code Napoleon and the Common-Law World*（New York）1956，p.105

[40] ed. Schwartz，Bernard，*The Code Napoleon and the Common-Law World*（New York）1956，p.49，eds. Laven，David and Riall，Lucy，*Napoleon's Legacy* 2000，p.3

[41] ed. Schwartz，Bernard，*The Code Napoleon and the Common-Law World*（New York）1956，p.104

[42] 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p.233

[43] Holtman，Robert B.，*The Napoleonic Revolution*（Philadelphia）1967，p.98

[44] ed. Crook，Malcolm，*Revolutionary France 1788-1880 2002*，p.102

[45] ed. Crook，Malcolm，*Revolutionary France 1788-1880 2002*，p.102

[46]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32

[47] 尽管如此，拿破仑把自家亲戚的财产放在阿雅克肖，一个多世纪后，这些遗产才再次分割。

[48] Gourgaud，General Baron Gaspard，*Journal de Sainte-Hélène* 2 vols.1944-47，Ⅰ pp.390-91，Thody，Philip，*French Caesarism from Napoleon to Charles de Gaulle* 1989，p.39

[49] 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p.236

[50] 当时，全欧洲的劳动法都苛待劳动者。1812年元旦，达勒姆（Durham）主教扩大解释其教权，要求英军武力镇压英国北部的矿工罢工。

[51] Emsley，Clive，*Napoleon*：*Conquest*，*Reform and Reorganisation* 2003，p.117

[52] 不管怎么说，在拿破仑统治的十五年间，常年战争导致劳动力短缺，工资实际价值于是增长25%。

[53] McPhee，Peter，*A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2004，p.83

[54] eds. Dwyer，Philip and McPhee，Peter，*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2002，p.166

[55] eds. 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Florida）1989，p.220

[56] Rowe，Michael，'Between Empire and Home Town：Napoleonic Rule on the Rhine 1799-1814'*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42 1999，p.643

[57] ed. Crook，Malcolm，*Revolutionary France 1788-1880 2002*，p.124

[5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86

[59] ed. Crook，Malcolm，*Revolutionary France 1788-1880 2002*，p.164

[60] ed. Crook，Malcolm，*Revolutionary France 1788-1880 2002*，p.165

[61] ed. n，Jacques-Olivier，*Napoléon et les lycées* 2004，p.382

[62] ed. Lentz et al.，*Quand Napoléon* p.411，Rose，John Holland，*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p.141，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34

[63] ed. Lentz et al.，*Quand Napoléon* p.410

[64] ed. n，Jacques-Olivier，*Napoléon et les lycées* 2004，p.381

[65]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63

[66]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260

[67]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72

[68] ed. Bourdon，*Napoleon au conseil d'état* p.18

[69] 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p.231

[70] Rose，John Holland，*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p.136

[71] AN 29AP/75 p.141

[72]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28

[73] Rose，John Holland，*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p.136

[74]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14

[75]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56

[76] Lanzac de Laborie，Léon de，*Paris sous Napoleon* vol.Ⅱ 1905，Ⅱ p.92

[77]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79

[78]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p.7-8

[79]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33

[80] Rose，John Holland，*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p.136

[8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2 p.84

第十三章 阴谋

太可惜了，这人不懒。

——塔列朗论拿破仑

浩大革命之后，冷静局势之前，一切皆有可能。

——1800年1月，拿破仑致儒尔当

“我要出其不意地突降巴黎，”1800年6月29日，拿破仑从里昂致信吕西安，“我根本不想要凯旋拱门这种俗丽装饰（colifichets）。我太有自知之明，不会关心这些蠢物。真正的胜利唯有人民的满足。”[1]7月2日凌晨2点，拿破仑到达杜伊勒里宫。共和历中的7月14日已然固定下来，当天，战神广场（今埃菲尔铁塔所在地）举行盛大的阅兵式，缴获的军旗成了仪式亮点。此外，荣军院、协和广场与旺多姆广场也有典礼。拿破仑告诉执政同事们，他不想恢复古代战车比赛，“对乘车作战的希腊人来说，这种竞赛也许非常有利，但它对我们没多少意义”。[2]当天上午执政卫队才到场，所以他们穿着破烂染血的制服接受检阅。露西·德·拉图尔·迪潘（Lucie de La Tour du Pin）惊讶地发现，场上的群众看到这批伤员后既震惊又沉默，她总结道，他们最盼望的事还是早日实现和平。[3]早在7月时，法奥就开始磋商和约，但是直到霍恩林登（Hohenlinden）大捷后双方才正式签约。12月3日，莫罗在霍恩林登击败约翰大公，俘虏8000人，缴获50门大炮以及85辆弹药马车和辎重马车。奥军无精打采地继续战斗至圣诞日，当天，卡尔大公在距维也纳仅90英里的施泰尔（Steyr）同意停火。“这次战役中，你再度超越自我，”拿破仑致信莫罗，“这些卑鄙的奥地利佬非常顽劣。他们正依赖冰雪的庇佑，而且也还不了解你。我亲切地向你致敬。”[4]

约瑟夫代表法国与美国谈判，10月3日，他在卢瓦尔河上的自家宅

邸莫特方丹（Mortefontaine）城堡签订条约，美法两国的准战争随之结束，这意味着新生的美国海军不会再与英国皇家海军联手威胁法国。“第一执政表情严肃，”条约获批后，美国公使威廉·范默里（William Van Murray）写道，“他相当深思熟虑，有时还显严厉，他不吹嘘、不自私……他的动作一丝不苟，这立刻表明，他怀有技术精湛的击剑大师的……焦躁情绪与井然思维……他话中的坦率远超恐惧，你不禁认为他毫无保留。”[5]四天后，法国与西班牙达成《圣伊尔德丰索密约》（secret Convention of San Ildefonso）[6]，条约规定：法奥媾和后，法国把哈布斯堡的托斯卡纳让给波旁家族的帕尔马公爵嗣子、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Carlos IV）的女婿唐路易斯（Don Louis）；作为回报，西班牙割让路易斯安那给法国。[7]当时路易斯安那是一片广袤领土，从墨西哥湾（Gulf of Mexico）延伸至加拿大边界，覆盖了现代美国的13个州。《圣伊尔德丰索密约》规定，法国承诺不把路易斯安那卖给第三方。

与此同时，马耳他岛已被皇家海军封锁两年，它的命运为英国左右，于是拿破仑正式将马耳他岛赠予俄国沙皇帕维尔一世，配衬其圣约翰骑士团新任大头领的身份。9月5日，英军夺取该岛，赠送之举对他们全无影响了，但法俄关系得以改善，沙皇也提出承认莱茵河与滨海阿尔卑斯省（Alpes-Maritimes）是法国的天然疆界。当年年底，帕维尔一世已创立武装中立同盟。普鲁士、瑞典、丹麦入盟，与俄国一同反对严厉苛刻、深惹反感的英国海商法，特别是任意搜查中立国船只来寻找法国走私货物的条令。1801年年初，拿破仑和帕维尔友好相处，以至于他们甚至拟定如下计划：马塞纳率3.5万人进入阿斯特拉罕（Astrakhan），同3.5万名俄军士兵及5万名哥萨克会师，然后法俄联军渡过里海（Caspian Sea），攻占坎大哈（Kandahar），并从该地入侵印度。[8]拿破仑又在构想不切实际的东方蓝图了，尽管它没有起自阿勒颇的行军那么梦幻。

1800年12月24日（周三），晚上8点刚过时，拿破仑和约瑟芬去歌剧院欣赏海顿（Haydn）的清唱剧《创世记》（*The Creation*），两人各乘一辆马车。在圣尼凯斯街[9]上的骑兵竞技场一角，一匹小挽马拉着某位种子商的大车，一个月前刚从伦敦回国的朱安党人约瑟夫·皮科·德·利莫埃兰（Joseph Picot de Limoëlan）已在车上的水桶内布下火药。朱安党领袖乔治·卡达杜尔同党、前海军军官罗比诺·德·圣雷冈（Robinault de Saint-Régant）点燃引线，他把马缰交给一名小女孩，自己匆匆逃走。拿破仑幸免于难，因为引线有点长过头了，他的车夫塞萨尔（César）又飞快地赶车，急转弯超过了街上的货车。[10]当时，拿破仑的副官让·拉普和约瑟芬同乘后面的马车。“拿破仑靠一次不寻常的意外逃生，”拉普回忆道，“货车本来待在刺客们计划的位置，一名掷弹兵护卫无意间用马刀刀背赶走了一名正站在圣尼凯斯街中央的刺客，结果货车转了个方向。”[11]约瑟芬的马车远离大爆炸，所以车上乘客也全部存活，不过炸弹震裂的车窗玻璃碎片飞溅过来，浅浅地割伤奥尔唐斯的手腕。这次暗杀被称作“地狱阴谋”（machine infernale），它导致5人（包括牵马的小女孩）死亡、26人受伤。[12]至少有46座房子受损，可见它足以造成远超此数字的伤亡。

两辆马车都停下了。在这血腥的一幕中，拉普离开约瑟芬的马车，前去查看拿破仑的状况。约瑟芬得知丈夫无碍、事实上还坚持去歌剧院，她也勇敢地跟上，然后发现“拿破仑坐在包厢里，他沉着镇定，用观剧望远镜环视观众”。她进入包厢后，他说，“约瑟芬，这些流氓想把我炸飞”，然后他命令上演清唱剧。[13]不论当晚的舞台上有何表演，拿破仑的表现都和它们一般出色。观众知晓暗杀后，为他逃过一劫而欢呼。

拿破仑曾答复可能将成为路易十八的人，向他解释了为何波旁王朝不可能复辟。从那以后，阴谋者一直在策划数桩针对他的暗杀密谋，它们的恶性程度不等。9月4日，17人被捕，并因预谋暗杀被诉。[14]10月

11日，又一个诡计曝光：有人打算趁他离开歌剧院时刺杀他，传说在雾月政变中挥舞匕首的科西嘉议员的弟弟约瑟夫-安托万·阿雷纳（Joseph-Antoine Aréna）也是阴谋者之一。[15]保民院祝贺拿破仑躲过一劫，他则说："其实我并未身处险地，不管那七八个卑鄙之徒有什么渴望，他们策划的犯罪注定要落空。"[16]又有12人打算趁拿破仑返回马尔迈松时往他的马车里扔手雷（oeufs rouges），10月24日他们被捕。[17]在这些阴谋者中，烟火技师亚历山大·舍瓦利埃（Alexandre Chevalier）与约瑟芬婚前的好友托马·德福尔热（Thomas Desforges）逃出法网。

两周后，即11月7日，保王党人舍瓦利埃终于被捕，他的多管枪（multi firing gun）和暗杀计划都被起获。按照该计划，舍瓦利埃盘算要用烟火惊吓拿破仑的马，并在街上撒播铁钉，以阻止执政卫队施救。富歇辛勤工作，一周后又揭发一桩密谋，此案涉及封锁拿破仑要经过的街道。拿破仑掌权后，富歇在官方报告中列出不下十起针对他的独立暗杀计划，其中一些牵涉为数仍多的舍瓦利埃同党。[18]警务报告开始表明，公众认为拿破仑迟早会真的死于暗杀。

所有这些密谋中，地狱阴谋最接近成功。富歇的侦探做了一些非常不错的鉴定，他们重新组装现场的马蹄铁、挽具和货车，出卖这辆车的谷物商也认出了买主。[19]警察开始抓紧时间逮捕犯人，利莫埃兰逃走，也许他去美国当教士了。[20]所有证据都对朱安保王党不利，但地狱阴谋是个大好机会，拿破仑不想浪费其政治作用。他告诉参政院，自己要对付"恐怖分子"：支持恐怖统治、反对雾月政变的雅各宾派。1794年，拿破仑因忠于雅各宾派被捕，六年后他却认为，因为雅各宾派的意识形态、极强的组织性以及对权力的熟悉程度，这一党派比朱安党刺客更危害国家。"我派去一个掷弹兵连，圣日耳曼（Saint-Germain）郊区的人就会跑光，"当时，他评论在那儿发现的保王党沙龙，"但雅各宾党人更顽强，他们不会这么轻易就认输。"[21]富歇大胆指责卡达杜尔等英国扶持的保王党人，拿破仑表示反对，他说起1792年的九月屠杀："他

们是九月之人（Septembriseurs），是染血的不幸之辈，此后他们结成坚强阵营，一直密谋对抗一切后继政府。我们必须找到恰当的解决方式。”他补充道：“只有摆脱这些无赖，法国才能平静地接受国家政府统治。”[22]由此可见，拿破仑至少在情感上抛开了往昔的革命经历。

1801年元旦，中央警察局成员路易·迪布瓦（Louis Dubois，但次月他就任警察局局长）在参政院宣读报告时提及多起刺杀密谋：第一起中，策划者企图派杀手潜入执政卫队掷弹兵；第二起中，刺客梅特让（Metgen）想趁法兰西喜剧院（Comédie-Française）上演拉辛的《布里塔尼库斯》（*Britannicus*）时刺死拿破仑（当晚拿破仑不曾观看此剧）；第三起中，刺客贡博-拉雪兹先生（M. Gombault-Lachaise）发明了包含炸药“希腊火”的机器，他原打算在德塞葬礼上对拿破仑开火，然而沉重的装饰挡了他的去路。[23]“朱安党和流亡者像皮肤病，”拿破仑在会上说，“恐怖主义却是体内恶疾。”[24]

1月8日，根据三天前颁布的元老院令，130名雅各宾党人被捕后遭放逐，他们的流放地大多是圭亚那。（元老院令的使用初衷只是修改宪法，但是由于它可以绕开立法院与保民院，拿破仑发现它愈发有用。）圭亚那绰号“不流血的断头台”，因为当地气候如死刑一般致命。公众并未抗议。纵然这些雅各宾党人与地狱阴谋无关，其中很多人尤其是恐怖统治时期的决策者也与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有牵连。泰奥菲勒·贝利埃（Théophile Berlier）反对流放雅各宾党人德特朗（Destrem）与塔隆（Talon），试图和拿破仑争辩，第一执政便坦率地答道，两人之所以遭流放，并不是因为他觉得他们策划了地狱阴谋，而是因为他们在“大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贝利埃反驳道，若无炸弹爆炸，根本不会有人提起流放德特朗和塔隆，拿破仑仅仅一笑置之：“啊，律师先生，你就是不肯服输！”[25][26]

反常的是，除非另有一份已经遗失的议程，富歇的流放者名单可谓

奇怪草率。单上有名的雅各宾党人中，一个近五年来都在瓜德罗普（Guadeloupe）[27]当法官，一个六个月前就已去世，还有好几个同新政府和睦相处，甚至为它效力。这是最后一次体现前十二年间法国政治特色的大搜捕了。“从此以后，首都眨眼间变了风气。”拿破仑日后回忆道。[28]他一边彻底清除雅各宾派，一边缉捕真凶朱安党人。1月30～31日，舍瓦利埃等9人被送上断头台，不过布尔蒙伯爵仅仅入狱（1804年成功越狱，后来他在葡萄牙为拿破仑作战）。1804年12月，相关证据表明还有一桩效法卡达杜尔的暗杀阴谋，但涉事人员中只有让·德·拉罗什富科-迪布勒伊（Jean de La Rochefoucauld-Dubreuil）被拿破仑流放。[29]

地狱阴谋之前，拿破仑就想引入严苛的治安法律，将特别军事法庭延伸到民事层面。不过，参政院认为这些法条太独裁。因为皮埃尔·多努、诗人马里-约瑟夫·谢尼埃（Marie-Joseph Chénier，《出征曲》词作者）、作家邦雅曼·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等自由派、稳健派保民官反对，它们只好被撤回。[30]圣尼凯斯街爆炸案之后，立法机关迅速通过了这些法条。拿破仑几乎一创立保民院就对它态度强硬，他批评康斯坦、多努和谢尼埃，说这些人是“形而上学论者，对他们来说，躲进水里再好不过……你们一定不能指望我像路易十六一样任自己受害。我不准许”。[31]为了挫败日后的阴谋，每次临出行尚余五分钟时，拿破仑才公布目的地。[32]

路德维希·冯·科本茨尔伯爵与约瑟夫、塔列朗谈判，前者最终筋疲力尽。1801年2月9日，法奥签订《吕内维尔和约》，长达九年的战争终于结束。《吕内维尔和约》大致建立在《坎波福米奥条约》的基础上，它确认了法国在比利时、意大利和莱茵的新增领土，但是剥夺了奥地利四年前凭《坎波福米奥条约》从北意大利分得的大部分补偿土地。弗朗茨本该好好遵守《坎波福米奥条约》的。由于一来法俄修好，二来维也纳处于莫罗的进攻范围，科本茨尔没多少余地施展外交手腕。奥地利割让托斯卡纳给法国，根据法西两国在《圣伊尔德丰索密约》中达成的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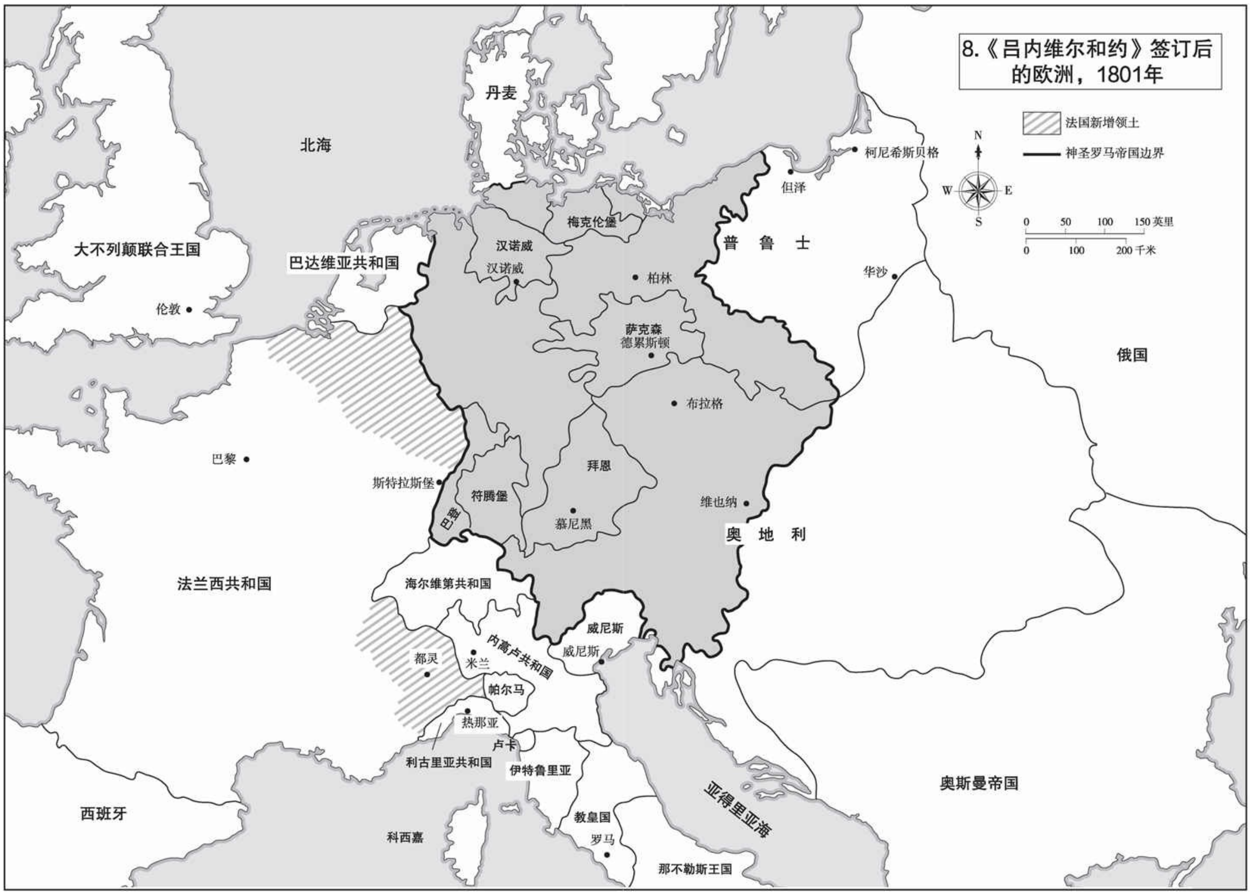
关约定，托斯卡纳改称伊特鲁里亚王国，并归唐路易斯所有。此人是路易十五的曾孙，现年28岁，“蠢得吓人”（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语），娶西班牙公主玛丽亚·路易莎（María Luisa）为妻。“这家伙不会过卢比孔河，”拿破仑提到新国王时说，“罗马能安心了”[33]。[34]

当然，伊特鲁里亚王国仅有独立之名而无独立之实，虽然该国有波旁君主，它却得支付巨款维持其境内的法国驻军。[35][36]拿破仑没有建立姐妹共和国，而是创立王国，法国人正确地认识到，他想让法国民众逐步接受在国内恢复君主制。1802年1月，伊特鲁里亚国王路易斯一世（Louis I）造访巴黎，拿破仑携他去法兰西喜剧院观看《俄狄浦斯》，该剧演至第二幕第四场时，剧中人物菲罗克忒忒斯说，“我扶植君主，但拒绝王冠”，观众为他的台词尽情欢呼。[37]不过，拿破仑仍需小心行事。

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法国民众欢迎《吕内维尔和约》，尤令人宽慰的是，它宣布免征1802年度新兵，声明参加过四场战役的士兵（在军中占八分之一）可以复员。[38]2月13日，拿破仑向元老院传信，宣称“只为世界和平与繁荣而战”，不过野心包天的不列颠曾“羞辱”他，他忍不住威胁实施“报复”（他总是称不列颠为英格兰）。[39]然而，英国也已厌倦持续冲突，近十年战争之后，它差不多准备收剑入鞘了。

2月17日，拿破仑前往巴克街上的加利费公馆，出席塔列朗在外交部举办的《吕内维尔和约》庆功宴。巴克街从王家桥向南延伸，穿过圣日耳曼郊区。街上有一条长长的走廊，旁边挨着一座剧院。美国总领事维克托·杜邦（Victor du Pont）[40]也是在场来宾，他回忆宴席道：“这是我见过的最盛大场面。”[41]朱塞平娜·格拉西尼“展示了美妙嗓音的全部魅力。她如花似玉，在我的记忆中，她是我见过的颈上、头上、胸上、臂上佩戴钻石最多的女人”。据说拿破仑在意大利时勾搭上格拉西尼，并赠给她这些钻石，不过钻石“非常丰富，因为将军和政府军需官花不

了几个钱就能买到它们”。拿破仑“看上去深深陶醉于她的歌声，波拿巴夫人妒火中烧，怏怏不乐”。约瑟芬也戴着“特别大的”钻石。



8.《吕内维尔和约》签订后的欧洲，1801年

音乐会后，歌舞剧院（Théatre de Vaudeville）的演员表演有关和平的轻喜剧。杜邦说，“剧中诗句几乎都称颂波拿巴”及“王室”。“王室”之称并不确切，却预见了未来。芭蕾舞小插曲过后，华尔兹开始。“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露出的肉体，”34岁的外交官回忆道，“她们的胳膊一直裸露到腋窝，她们的胸部全无遮蔽，她们的身体从肩膀到后背中部都无衣裳。”此外，她们的衬裙又短又薄，几近于无，所以“她们的四肢全部暴露在外”。[42]拿破仑在数个房间中穿行，身边跟着四位高大英俊的副官，他们身着骠骑兵制服，帽子上的羽毛“几乎触到天花板”。与此同时，塔列朗“抖着他的瘸腿，亲切待人，尽筵席东道主之谊”。[43]塔列朗的钱应付这些庆典开销绰绰有余。《吕内维尔和约》规定，在比利时发行的奥地利公债将以平价兑现，塔列朗知道后折价吃进这些债券，发了笔财。[44]那个年代，内幕交易几乎是公认的工作福利，很少受到今天的法律指控与道德谴责，即便如此，塔列朗依然堪称独一无二。

法国外交官路易-纪尧姆·奥托（Louis-Guillaume Otto）在英国首都滞留数年，组织战俘交换。1801年2月，小威廉·皮特的政府被天主教解放问题拖垮，于是亨利·阿丁顿（Henry Addington）在伦敦组建新政府。3月，新内阁的外交大臣霍克斯伯里勋爵开始同奥托洽谈，可见两国有望达成甚至比《吕内维尔和约》还重要的和约。法国是小皮特内阁的死敌，虽然霍克斯伯里追随小皮特，但他开始谨慎寻求与法国和解的可能性。这一时期中的3月8日，英国远征军登陆埃及阿布吉尔。冈托姆将军本该接驻埃及法军回国，而皇家海军在土伦沿海封锁了他的舰队，结果法军将领弗里昂、贝利亚尔、拉尼斯（Lanusse）和梅努仍然无法撤军，导致拿破仑在埃及的地位严重恶化。

3月23日，沙皇帕维尔一世遇刺身亡，这打击了拿破仑，据说他听闻消息后大声怒吼。他怀疑幕后黑手是英国间谍，但真凶是一些俄国贵族及汉诺威将军莱温·冯·本尼希森（Levin von Bennigsen）。[45]帕维尔精神状态不稳，不过他和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Christian VII）、葡萄牙“疯女王”玛丽亚（Maria ‘the Mad’）不同，没有被确诊为心智失常。当时，上述三位君主皆安坐欧洲某国王位，尽管是由他们的摄政王行使实权。保罗优待中产阶级，他的政策据信会威胁俄国贵族。帕维尔的嗣子亚历山大此时23岁，谋杀发生时他就在宫中，也许有人曾暗示他，贵族要逼他父亲退位。（他们的确成功逼宫，然后刀刺、绳勒、足踢沙皇，最终杀死了他。）当年年末，亚历山大加冕为沙皇。理论上他掌控绝对权力，但他清楚，想逃过父亲的下场就得和贵族联手。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 I）是谜一般的人物。幼时，他在祖母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开明宫廷中长大；少时，瑞士教师弗雷德里克·德·拉阿尔普（Frédéric de La Harpe）教授他卢梭主义信条。尽管如此，他仍对司法大臣说：“你总想对我指手画脚，但我才是唯我独尊的皇帝，这是我的唯一身份！”有人说亚历山大既对全人类有抽象之爱，又

对具体个人抱切实同情。他本性善良、耳软心活、自私自利，擅长装腔作势，以至于拿破仑后来戏称他为“北国塔尔马”，并在另一个场合给他起了绰号“狡猾的拜占庭人”。1801年，亚历山大承诺编纂俄国法典，几年后又命令顾问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Mikhail Speranski）伯爵起草自由宪法，但他既不曾修法，也不曾批准自由宪法。亚历山大也宣称，只要俄国更加文明化，他就乐意废除农奴制，但他从未真正接近那一步，跟前两件事相比，废除农奴制一事并无更多下文。拉阿尔普起初兴致勃勃地向亚历山大讲述第一执政拿破仑的改革，不过帝师从巴黎回来后就感到幻灭，于是他写下《反思第一终身执政的真面目》。这本书称，拿破仑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暴君”，它深深影响了年轻的沙皇。亚历山大最终成为推翻拿破仑的头号人物，所以父亲遇害、他登上欧洲舞台之刻可谓意义深远。

亚历山大和俄国贵族倾向于亲英，因为他们从波罗的海的英俄贸易中获利。拿破仑担心亚历山大等人会让俄国脱离沙皇帕维尔一世的武装中立同盟，事情果如他所料。4月2日，纳尔逊进攻哥本哈根，丹麦船只有12艘被俘、3艘被毁，武装中立同盟被严重削弱。多年后，拿破仑遇见哥本哈根海战参战者、皇家海军军官佩恩（Payne）上尉，对他说：“哥本哈根存在一天，你们就会和它爆发激烈冲突。”[46]此言不假，丹麦人顽强抗击，此后一直忠于拿破仑阵营。拿破仑命令《箴言报》用不祥的语气报道沙皇被害与哥本哈根遇袭，“历史会揭晓二者之间的可能联系”。[47]（然而并没有。）他给沙皇亚历山大寄去友好书信，对信使说：“出发吧，先生，跑起来。别忘了，上帝只用了六天创世。”[48]

4月14日，霍克斯伯里勋爵提出，英军撤离梅诺卡岛（Menorca）后，作为回报，法军应当撤离埃及。也就是说，英国的媾和补偿将是马耳他岛、多巴哥岛（Tobago）、马提尼克岛、特立尼达岛（Trinidad）、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以及产糖的荷属圭亚那殖民地埃塞奎博（Essequibo）、德梅拉拉（Demerara）[49]、伯比斯

（Berbice）。拿破仑拒绝了提议，反而主张道，英国需完全放弃这些战时扩张的领土以及从过世的蒂普苏丹手中夺取的印度土地。两人的建议都令对方根本无法接受，此举暗示道，他们清楚讨价还价将持续数月、眼下只需铺设开局，于是乎他们开了这种条件。4月24日，拿破仑派迪罗克去柏林和圣彼得堡分别觐见普鲁士国王和沙皇，他告诉迪罗克，“说话时要显得我们定能守住埃及”，这显然说明他们守不住了。按照他的要求，迪罗克对普鲁士国王和沙皇说，若英国的埃及远征“成功，欧洲将蒙受巨大的不幸”。[50]然而，这回英国似乎占据上风。帕维尔一世遇刺后，5～6月，瑞典与丹麦先后同英国签订和约，俄国自己终于也加入了它们，武装中立同盟宣告破裂。

5月，拿破仑试图劝说海军将领布吕克斯、冈托姆、维尔纳夫、罗西利和利努瓦（Linois）解救驻埃及法军。将军们害怕这会变成对抗皇家海军的自杀性任务，为了避免渡过地中海，他们举出西班牙船只失踪的消息、搁浅的船舶、地方瘟疫等一切能想到的理由。（拿破仑的海军知识少得可怜，他从没真的弄明白两件事：英军每分钟侧舷开炮数遥遥领先，因此在一切战事中，单论参战船只数量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义；封锁法国海面非但没有削弱英军的战斗力，还强化了它。）由于谈判进展缓慢，失望的英军开始围攻亚历山大，以图将法国人彻底赶出埃及。

8月5日，霍克斯伯里告诉奥托，他也许会让马耳他岛独立。此言说明皇家海军不会利用战略要地马耳他岛，这正是拿破仑渴望的让步。梅努在围城中守了两周，9月2日，他向英军投降。拿破仑得知梅努已降，遂令奥托趁英国政府尚不知情时提出，为了实现和平，法国愿意撤走驻埃及、那不勒斯和教皇国的军队。[51]霍克斯伯里不知亚历山大的法军已经战败，接受了奥托的条件。

1801年10月1日，奥托在协议的前15条后签字，英法两国于是爆发欢庆浪潮。“先行和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后，公众急不可耐地表露自己的

感情，”《泰晤士报》报道，“以至于昨晚几乎没有公共街道熄灯。”[52]商店橱窗展示奥托的画像，民谣歌手吟唱赞美他的歌谣。几天后，拿破仑的副官雅克·德·洛里斯东（Jacques de Lauriston）将军携官方批准书赴伦敦，群众卸下他所乘四轮大马车的挽马，亲自拉车。他们先从牛津街（Oxford Street）去圣詹姆斯街（St James’s Street），又从唐宁街去海军部，并穿过圣詹姆斯公园（St James’s Park）。与此同时，尽管电闪雷鸣、大雨瓢泼，人们却一直庆祝到晚上。[53]这些事令霍克斯伯里大感不悦，他认为在完整条约签署前，它们只会增加拿破仑的谈判筹码。[54][55]

先行协定规定：英国向法国、西班牙、荷兰几乎悉数归还自1793年起攫取的领土，包括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荷属圭亚那、多巴哥岛、马提尼克岛、圣卢西亚岛（St Lucia）、梅卡诺岛、本地治里（Pondicherry），英国仅保留特立尼达岛和锡兰（第2条）；英国在一个月之内把马耳他岛还给圣约翰骑士团，最终条约将确定保护骑士团的第三个国家（最后达六个）（第4条）；埃及复归奥斯曼帝国所有（第5条）；法军需撤离那不勒斯与教皇国，英军需撤离厄尔巴岛以及“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中它能占领的所有港口和岛屿”（第7条）。其他条款的内容比较寻常，涉及伊奥尼亚群岛、战俘交换和纽芬兰海（Newfoundland）捕鱼权。[56]

为时九年的战争扰乱了欧洲贸易，英国几乎是急求和平，拿破仑遂能力争权益，使对方做出大量让步。条约是一大外交成就，因为梅努战败后，法军无论如何也得撤出埃及。就在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即10月2日，英国人得知了真相。法国用一些意大利土地换回了它完整的海外帝国。俄国保有对地中海的兴趣，早在1800年就派军开赴瑞士，不管怎么说，拿破仑也会迫于俄国的压力放弃那些意大利土地，而且必要时他可轻易夺回它。英国战斗近十年，花费2.9亿英镑（这个数字是其国债的两倍多），但它赢来的领土只有特立尼达岛和锡兰，不管怎么说，它

们原本也不属于法国。[57]相形之下，法国在莱茵、荷兰和意大利西北地区驻军，支配瑞士，并影响盟友西班牙，这些都未见诸条约。

尽管如此，伦敦继续庆祝。日记作者亨利·克拉布·鲁宾逊（Henry Crabb Robinson）收到友人来信：

> 和约激起一片狂喜，其盛况为我生平未见。公债价格下跌，国家会遭入侵的预期非常普遍……欢乐的游行几乎闹到疯狂。王国上下灯火通明……据说人们在街上反复呼喊“波拿巴万岁！”……考察政府文件的变化风格是件趣事。“科西嘉投机分子”“不信神的投机分子”现在是“威严的英雄”“公共秩序复兴人”，等等，事实上，他成了一切伟绩善行的化身。这让人想起哑剧中恶魔突然变天使的变装场面。[58]

1801年8月，拿破仑和拜恩签订了友好条约。1801年10月8日，他又同俄国缔结和约，6000名俄国战俘于是携带武器及制服回国。次日，他与土耳其人签约讲和，根据这一条约，双方互相开放港口。所以说，一年之内，拿破仑已同奥地利、那不勒斯、奥斯曼、俄国、英国及流亡者媾和。第二年夏初，法普议和。10月14日，人们在加来欢迎63岁的英军将领康沃利斯（Cornwallis）勋爵。1781年，此人在约克镇（Yorktown）向华盛顿投降。欢迎会上，加农炮鸣炮致敬，仪仗队接待贵宾。康沃利斯先被邀至巴黎，当地举办了庆典，设置公共照明[59]，然后他被请至亚眠（Amiens），与约瑟夫、塔列朗商谈条约细节。[60]（把谈判地设在亚眠是想图个吉兆。1527年，亨利八世与弗朗索瓦一世在此缔结和约。）

1801年11月20日，拿破仑任命第一批杜伊勒里宫工作人员，包括侍从、秘书、施赈员、侍从武官、男仆乃至切肉工（tranchants，他们的工作就是给他切肉）。[61]米奥·德·梅利托发现，杜伊勒里宫中，高筒骑兵靴、马刀和帽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齐膝紧身马裤、丝绸袜、银纽鞋、礼仪佩剑和夹在胳膊下的帽子。[62]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前首席宫廷侍女向这些着制服的仆役与廷臣传授礼节，解释什么人可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面见第一执政。[63]不出六个月，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卢凯西

尼侯爵报称，“第一执政夫妇的周围统统翻版凡尔赛宫的大体风格与礼仪”。[64]难怪莫罗这样的人会寻思法国为何费心将路易十六斩首。

康沃利斯来法一周后，奥托告诉霍克斯伯里，既然大西洋已可安全通行，法国将从罗什福尔和布雷斯特派遣远征军12000人，从而“重整圣多明各地区的秩序”。[65]圣多明各原是蓄奴殖民地，若论产量，18世纪90年代初期时，加勒比地区和美洲的其他欧属殖民地加起来也不及圣多明各的8000座种植园，它们出产的糖和咖啡在欧洲人的消费量中分别占40%和60%，并占到法国海外贸易总额的40%。[66]然而，近六年来，杜桑·卢维杜尔领导圣多明各地区的奴隶起义，1801年时，当地蔗糖与棉花的出口量分别仅占1789年出口量的13%和15%。[67]这狠狠打击了法国贸易，并严重殃及波尔多（Bordeaux）、南特（Nantes）、勒阿弗尔等港口的繁荣，商人大声呼吁法国在圣多明各重建直接统治，此言也意味着恢复奴隶制。1793年，雅各宾派解放了奴隶，1794年，该党又废除了奴隶贸易。可如今，雅各宾分子或已入土，或遭贬黜，或被囚禁。曾有一度，圣多明各供应法国国库1.8亿法郎岁入、雇佣1640艘船、招募成千上万的水手，并促使大西洋沿岸的法国港口蒸蒸日上。拿破仑急着重现旧日盛况，在他期盼的未来图景中，新法兰西帝国甚至可在圣多明各地区搭建起西半球战略跳板，何况法国也已用托斯卡纳换取路易斯安那。

拿破仑致圣多明各居民的布告声称上帝眼中人人自由平等，他致卢维杜尔的宣言则说（值得注意的是，他首次使用王室自称“我们”），“我们欣赏这些黑人勇士的勇气，惩罚他们的叛乱行为将是我们的头等憾事”，但他只是装装样子而已。[68]拿破仑曾在埃及收买奴隶，现在他对29岁的妹夫夏尔·勒克莱尔将军（波利娜的丈夫）下令，一旦可以稳妥地恢复圣多明各地区的奴隶制，就动手重建它。1802年1月29日，勒克莱尔率远征军2万人登岛，次月，他很快等来8000名援军士兵。[69]拿破仑警告当地居民，胆敢“背离司令（勒克莱尔）之人将被视

作叛国者，共和国之怒会吞没他，你们枯萎的甘蔗也要被付之一炬”。[70]他命令勒克莱尔遵循三阶段计划：第一阶段，攻占岛上战略要地，黑人要什么就许诺什么；第二阶段，逮捕并驱逐所有潜在的反对者；直到第二阶段完成，才进入恢复奴隶制的第三阶段。[71]

自由黑人杜桑·卢维杜尔魅力超凡但又冷酷无情，自己也蓄奴。1801年5月，他颁行圣多明各宪法，借此自封终身独裁官，而他的旗号显然是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信条。他把2万名前奴隶组建成一支军队，赶走圣多明各岛（St Domingue Island）东半部（今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西班牙人，控制了整个岛屿。[72]勒克莱尔的美言骗不过卢维杜尔，还没等他实施拿破仑的第一阶段计划，双方已然开战。勒克莱尔的大舰队共有54艘船，它们还在路上时，卢维杜尔就在岛上镇压内乱，处决了魁首（他的亲侄子）与2000名反叛者。为了击败法军，他准备先销毁他们能在海边找到的所有资源，然后退入内陆山区的丛林打游击战。

疟疾和黄热病令勒克莱尔损兵折将，他没料到这个可怕的打击。一旦补给短缺、疫情暴发，他就面临无法克服的障碍，而他的援军只有少数波兰人和瑞士人。[73]（在土伦时，两个瑞士旅得知目的地后立刻哗变。）战争很快演变成血腥的种族屠杀，拿破仑虽不在场，但他必须负重大责任。近来，某位历史学家指出，“波拿巴憎恶黑人”，但并无证据证明这类当代人的指控。然而，当时西方人普遍认为白人优于所有非白种人，拿破仑肯定也不例外，他指望勒克莱尔能靠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军队轻松战胜本土士兵，就像他的金字塔之战与阿布吉尔之战一样。[74]“如果我是黑人，”拿破仑说，“我就支持黑人。因为我是白人，我会支持白人。”[75]正如我们所见，他在雅法处决数千名非欧裔战俘。现在他严厉对待混血种人，下了一道命令：“（圣多明各地区的）白人妇女不论贵贱，向黑人出卖肉体者将一律被遣送回欧洲。”[76]

1802年5月20日，拿破仑根据1789年的相关规定颁布法律，在所有

法属殖民地恢复奴隶贸易（虽说严格意义上并非奴隶制本身）。[77]英国的奴隶制保持至1834年。1802年，巴巴多斯岛（Barbados）的一名奴隶被杀，英国官方仅判决凶手支付114先令罚款。此时，大批英军观察部队进驻特立尼达岛，以防止该岛发生奴隶暴动或被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渗透。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亦是奴隶主，他宣布美国保持中立，和英国人一样紧张旁观。[78]

圣多明各岛上，战事惨烈。种植园遭焚毁，屠杀与酷刑盛行，市镇被夷为平地；很多人被淹死；螺丝刀被用来挖出法国战俘的眼睛，法军甚至在船上搭建临时毒气室（étouffier），他们用火山硫黄使400名俘虏窒息死亡，然后弄沉船只。[79]5月1日，杜桑·卢维杜尔终于举起白旗，条件是法国正式承认圣多明各黑人是自由民，将黑人军官招入法军，并允许卢维杜尔及其部下在他的数座种植园中选择一处退隐地。[80]然而，勒克莱尔自作主张，6月7日，他突然撕毁协议，把卢维杜尔绑架至法国监狱。游击战争继续进行，10月7日，勒克莱尔致信拿破仑："除了12岁以下的儿童，山区黑人不论男女都应消灭，平原上的也得杀掉一半，这样的话，这个殖民地就没有身配肩章的有色人种了。"[81]拿破仑并未直接回复此言，但他肯定没有制止对方。

波利娜勇敢地随丈夫勒克莱尔出征。11月27日，拿破仑致信妹夫时提及妹妹，他说自己"很满意波莱特（Paulette）[82]的行为。她应当不畏死亡，因为死在军中、死在帮助丈夫之时是她的荣耀。世间万物转瞬即逝，唯我们留下的历史印迹长存"。[83]勒克莱尔死于黄热病，到拿破仑写这封信时，他已去世近四周。"快回家，"拿破仑在得知勒克莱尔的噩耗后致信波利娜，"家人的关爱能慰藉你的不幸。我拥抱你。"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称，波利娜是个"不太孤寂的寡妇"。1801年1月1日，她携勒克莱尔的遗体回国，到8月末时，她就再嫁给英俊富有的苏尔莫纳（Sulmona）与罗萨诺（Rossano）亲王、瓜斯塔拉公爵与亲王唐卡米洛·菲利波·卢多维科·博尔盖塞（Don Camillo Filippo Ludovico

Borghese）。波利娜私下说此人是个“蠢货”，很快就肆无忌惮地出轨。[84][85]

勒克莱尔死后，圣多明各的种族屠杀并未减少。法军副司令罗尚博子爵残忍至极，卢维杜尔的副手与继承者继续奋力反抗他。尽管罗尚博获得大批援军，1803年5月时他也只能让8000人乘船回法国。20名将军和3万法国人死亡，圣多明各居民（包括白人与黑人）的死亡人数可能达35万。[86]“黑色斯巴达克斯”杜桑·卢维杜尔被关进汝拉山脉（Jura mountains）的茹堡（Fort de Joux），1803年4月7日，他因肺炎死在冰冷的大牢房中，今人可参观他的囚室。[87]

“我在圣多明各干了件大蠢事。”拿破仑后来承认道，“这是我治政生涯中的最大错误。我应该像对待省政府官员一样对待黑人领袖。”[88]他的确汲取了一条教训——黑人可以成为优秀的战士。1809年时，拿破仑创立“黑人劳工营”（Pionniers Noirs）[89]，它由埃及黑人与加勒比黑人组成，归黑人营长、“海格立斯”约瑟夫·多曼格（Joseph‘Hercules’Domingue）[90]指挥，此人受赏3000法郎特别奖金。1812年，拿破仑已然认为不存在永久殖民地，他预言道，它们最终都会“效仿美国。殖民者的政府不肯为了你损害本土，它离你又远，又必然让你服从本土利益，你就会觉得它是外国当局。你厌倦了被它统治，厌倦了等待五千英里之外的命令。”[91]拿破仑曾梦想建立西半球的法兰西帝国，圣多明各之败就此终结了他的幻想。

---

[1]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476 p.319，June 29，1800

[2]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462 p.314，June 22，1800

[3] Moorehead，Caroline，*Dancing to the Precipice* 2009，p.287

[4]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896 p.505，January 9，1801

[5] Nester，Wiliam R.，*Napoleon and the Art of Diplomacy* 2011，p.121

[6] 圣伊尔德丰索即今日的拉格兰哈（La Granja）。——译者注

[7] 1762年的《枫丹白露条约》规定，法国割让路易斯安那给西班牙。

[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34

[9] 已然拆除，起始段位于今莱谢勒街（rue de l’Échelle）与里沃利街交汇处。

[10] Sparrow，Elizabeth，*Secret Service* 1999，pp.221-2

[11]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1

[12] Thiry，Jean，*La machine infernale* 1952，p.167，*Moniteur* 29/12/1800

[13]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04，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1

[14] Sparrow，Elizabeth，*Secret Service* 1999，p.219

[15]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03

[1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I p.325

[17] Sparrow，Elizabeth，*Secret Service* 1999，p.217

[18] Sparrow，Elizabeth，*Secret Service* 1999，pp.219-21

[19] 今天，巴黎卡姆街（rue de Carmes）上的警察局博物馆（Musée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展示了圣尼凯斯街炸弹的引爆机制。

[20] Sparrow，Elizabeth，*Secret Service* 1999，p.222

[21]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04，Roederer，Pierre-Louis，*Bonaparte me disait* 1942，pp.65-70

[22] Thibaudeau，Antoine，*Bonaparte and the Consulate* 1908，p.75

[23]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31

[24] 1月13日，拿破仑致信儒尔当，其称：“看样子，英国与这些事牵扯甚密。”CG3 no.5913，p.513.

[25] 1803年，德特朗在奥莱龙岛去世；1809年，塔隆返回政府。

[26] Thibaudeau，Antoine，*Bonaparte and the Consulate* 1908，p.75

[27] 一个位于加勒比海上的岛屿。——译者注

[28] Bonaparte，Napoleon，*The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of Napoleon Bonaparte with his Brother Joseph* 2 vols.1855，Ⅱ p.23

[29]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9450 p.978，December 17，1804

[30] Brown，Howard G.，*E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06，p.326，eds. 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p.83

[31] Rose，John Holland，*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p.124

[32]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77

[33] 拿破仑在此引用了西方典故。罗马共和国时代，卢比孔河是罗马直辖的意大利本土与内高卢行省分界线。当时的法律规定，行省总督不得带兵进入意大利，违者将处死刑，但内高卢总督恺撒无视禁令，率军渡过卢比孔河，引发罗马内战。后世也用“渡过卢比孔河”形容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译者注

[34]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Ⅰ p.364

[35] 托斯卡纳大公前脚刚走，新国王与王后就到了。托斯卡纳大公临行前把他的佛罗伦萨宫殿席卷一空，公主便用第三人称评论道：“西班牙国王之女惯用金杯银盏，这是她第一次被迫使用瓷质餐具。”Etruria，*Memoirs*，p.309.

[36] Davies，Norman，*Vanished Kingdoms* 2011，p.510

[37]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211

[38] Brown，Howard G.，*E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06，p.347

[3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41

[40] 经济学家皮埃尔·杜邦·德·内穆尔（Pierre du Pont de Nemours）之子。内穆尔在法国两度入狱，出狱后，他在美国创立一家相当成功的企业（今化工巨头杜邦公司）。

[41] 然而，宴会管理尚有改善空间。约有1200人赴宴，平均3人乘一辆马车，从晚上9点开始，每辆马车有90秒时间下客。杜邦发现，依然有人次日早上6点才到。

[42] ed. Charles，David W.，*Victor Marie du Pont* 1961，pp.27-8

[43] ed. Charles，David W.，*Victor Marie du Pont* 1961，p.28

[44]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55

[45]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p.263，310

[46]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37

[4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50

[48]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94

[49] 今乔治敦（Georgetown）。——译者注

[50]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233 p.664，April 24，1801

[51] 拿破仑免除了梅努对埃及灾难的个人责任，但此后再未授予他战场指挥权。

[52] *The Times* 3/10/1801

[53] Ragsdale，Hugh，*Détente in the Napoleonic Era* 1980，p.105

[54] 先行协定签署前一日，即1801年9月30日，拿破仑的通信活动充分体现了其头脑分类理事的能力。拿破仑寄出十一封信：三封给沙普塔尔，其中一封信任命利亚莫讷省（Liamone）省长；一封给富歇，命令他把任何出口小麦的人抓进哈姆监狱；一封给财政部长弗朗索瓦·巴尔贝-马尔布瓦；一封给司法部长安德烈·阿布里亚尔（André Abrial）；三封给塔列朗；两封给贝尔蒂埃，命令他给还在睡干草堆的巴斯蒂亚驻军第23师安排床位。CG3 nos.6525-35，pp.795-8.

[55] ed. Malmesbury，3rd Earl of，*A Series of Letters of the First Earl of Malmesbury* vol.Ⅱ 1870，Ⅱ p.11

[56] Authority，*Preliminary Articles of Peace between His Britannick Majesty and the French Republick* 1801

[57]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15

[58] ed. Sadler，Thomas，*Diary*，*Reminiscenc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Henry Crabb Robinson* 3 vols.1869，Ⅰ p.105

[59] 庆典期间，拿破仑担心，“为了让外国人能从窗外观赏”，卢浮宫的画像与雕塑布局被打乱了。参观者要求在博物馆生火炉取暖，但他认为此举太危险，明智地拒绝了。CG3

no.6624，p.836.

[60] Barnett，Correlli，*Bonaparte* 1978，p.78

[61] Branda，Pierre，*Napoléon et ses hommes* 2012，p.147

[62]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490，Mowat，Robert，*The Diplomacy of Napoleon* 1924，p.103

[63] eds. 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p.2

[64] Philip Mansel in *TLS* 23/11/2001 p.18

[6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73

[66] Stark，Nicholas，‘Society：Friend or Enemy of the Blacks’*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p.120，James，C.L.R.，*The Black Jacobins* 1938，p.8，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73，Zamoyski，Adam，*Holy Madness* 1999，p.124，ed. Nesbitt，Nick，*Toussaint L’Ouverture* 2008，p. ⅹiii

[67] Dubois，Laurent，*A Colony of Citizens*（Chapel Hill，NC）2004，pp.121，214

[68] Branda，Pierre and Lentz，Thierry，*Napoléon*，*l’esclavage et les colonies* 2006，p.49，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647 p.853，November 18，1801

[69]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486 p.975，June 25，1799，Ott，Thomas，*The Haitian Revolution 1789-1804*（Knoxville，TN）1973，p.139

[7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75

[71] Ott，Thomas，*The Haitian Revolution 1789-1804*（Knoxville，TN）1973，p.147

[72] Ott，Thomas，*The Haitian Revolution 1789-1804*（Knoxville，TN）1973，p.147

[73] Ott，Thomas，*The Haitian Revolution 1789-1804*（Knoxville，TN）1973，p.146

[74] James，C.L.R.，*The Black Jacobins* 1938，p.269，Boudon，Jacques-Olivier，*Le roi Jérộme* 2008，p.36，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Ⅰ p.64，Branda，Pierre and Lentz，Thierry，*Napoléon*，*l’esclavage et les colonies* 2006，p.112，Stark，Nicholas，‘Society：Friend or Enemy of the Blacks’*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p.120

[75] Herold，C.，*The Mind of Napoleon*（New York）1955，p.5

[76]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627 p.841，October 31，1801

[77] Tulard，Jean，*Dictionnaire Napoléon* 1989，p.204

[78] *Edinburgh Review* No.ⅩⅢ pp.244-6

[79] Ott，Thomas，*The Haitian Revolution 1789-1804*（Knoxville，TN）1973，pp.178-9，Dubois，Laurent，*A Colony of Citizens*（Chapel Hill，NC）2004，p.403，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5

[80] Ott，Thomas，*The Haitian Revolution 1789-1804*（Knoxville，TN）1973，p.159

[81] Tulard，Jean，*Dictionnaire Napoléon* 1989，p.205

[82] 波利娜的昵称。——译者注

[83]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7317 p.1168，November 27，1802

[84] 1804年，卡诺瓦为波利娜的双峰之一塑了尊石膏像，该雕像今展示于罗马拿破仑博物馆。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说波利娜的耳朵过大，但她是个美人。

[85]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224

[86] eds. Ambrose，Douglas and Martin，Robert W.T.，*The Many Faces of Alexander Hamilton*（New York）2006，pp.241-2，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63

[87] ed. Nesbitt，Nick，*Toussaint L’Ouverture* 2008，pp.ⅶ-ｘｘｖ

[8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12

[89] 当时法军的“pionnier”并非工兵的简单同义语，而是劳工部队，他们没有武装，只有镐、锄等劳动工具。——译者注

[90] 海格立斯（即赫拉克勒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系多曼格的绰号。——译者注

[91] ed. Hanoteau，Jean，*With Napoleon in Russia* 2 vols.1935，p.305

第十四章 亚眠

如果法国人民认可我的优势，他们就得包容我的缺陷。我的缺点经不起侮辱。

——1800年，拿破仑致勒德雷尔

大使其实是有头衔的间谍。

——1805年，拿破仑致欧仁

1802年1月4日（周一）晚上9点，巴黎第1区区长为拿破仑的弟弟路易和约瑟芬的女儿奥尔唐斯主持婚礼。拿破仑包办过大量婚姻，这仅是其中一例，经他插手后，别人的婚姻生活几乎总是被毁，此例亦然。路易当时另有所爱，很快就难以忍受和奥尔唐斯同房，后者的态度也一样。拿破仑视奥尔唐斯如几出，她讨所有人喜欢，唯独不受他为她挑选的夫君待见。（她后来说，学园岁月是她一生中仅有的快乐时光，再没有比这更悲伤的说法了。）约瑟芬牺牲亲生女儿的幸福来巩固自家与婆家的关系，她也要对这桩婚事负责。

约瑟夫在谈判中展现了精湛的外交手腕，助法国签署《政教协定》、停止准战争，拿破仑也对加入法国海军的幼弟热罗姆感到满意，然而兄弟姐妹开始令他的公共生活喜忧参半。吕西安尤其桀骜不驯。1800年11月，内政部长吕西安允许路易·德·丰塔纳出版小册子《比较恺撒、克伦威尔、蒙克与波拿巴》（*Parallèle entre César*，*Cromwell*，*Monk et Bonaparte*），可想而知，它的结论必然奉承拿破仑，但第一执政却有明智的担忧，害怕人们注意到书中诸人皆靠违宪手段夺权，据说他因此大发雷霆。“我和克伦威尔无可比性，”他后来说，“人民三次选择了我，而且我的军队只和外国人作战，从未在国内对抗法国人。”[1]（针对最后一句，土伦联盟派、旺代民众和巴黎各区也许有话要说。）丰塔纳是第一执政的主要宣传人员之一，若说小册子的出版纯属意外未

免可疑。此书对比历史上的相似之处，实际上暗示拿破仑理应掌控绝对权力，它出版后立刻激起公众的非议，所以实情也许是拿破仑假装生气。小册子的刊印暂停了，没多久，吕西安出任驻西班牙大使。1800年5月，他的第一任妻子克里斯蒂娜·布瓦耶去世，后来他又迎娶一名心爱的女子亚历山德里娜·茹贝东（Alexandrine Jouberthon），她是寡妇，日后为他生了10个孩子。拿破仑想要个对家族更有利的弟媳，所以不承认弟弟的第二次婚姻，于是吕西安和他断交，退隐罗马。[2]

拿破仑想让将军们和旧王朝家族联姻，他恢复王室旧例，规定将领和高官要征得国家首脑同意再结婚。他反对的姻缘常比他和约瑟芬撮合的婚姻美满，这从吕西安的婚姻和热罗姆的（第一次）婚姻中可见一斑。即便促成佳偶，他也不太注重维系夫妻良缘。有一回，拿破仑的妹夫缪拉想去陪夫人卡罗琳和刚出生的孩子，请求离开意大利，但他不答应，理由是“军人必须忠于妻子，但是他断定自己无事可做后才能盼着和她再会”。[3]拿破仑和一些家人关系不佳，这无疑对他不利。

1802年1月8日午夜，拿破仑和约瑟芬前往里昂，他将在那里就任意大利共和国最高行政官（相当于主席），这个新生的国家由内高卢共和国及《吕内维尔和约》划走的奥属意大利省份组成。康巴塞雷斯留守巴黎主持大局，次日他给拿破仑写了一封信，详述一切令人感兴趣的本土事务。从这次开始，康巴塞雷斯一共写了1397封类似的信件，因此拿破仑不管身在欧洲何地都可紧追国内形势。他从一封早期信件中获知：巴黎大堂（Les Halles）的中心食品市场已建设妥当；布鲁塞尔市市长为宽宥走私犯一事道歉；贝利亚尔将军想在《箴言报》中插入一段特别文字；海军部长报称弗卢兴（Flushing）风势良好；某元老院委员会开会商讨修宪；朱诺收到的报告称，保民院内有人秘密煽动他人反对政府。[4]从很多方面看，这些信都是1804～1814年拿破仑每日接到的警务部报告的前身。

里昂会议持续两周，其间有大量聚会、游行、招待会与工厂视察。1月25日，拿破仑在百花广场（Place Bellecour）[5]检阅归来的埃及驻军，然后会谈的关键时刻来临——他在今安佩尔公立中学（Lycée Ampère）的前身耶稣会学院（Jesuit College）当选意大利共和国最高行政官。以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戴里尔为首的三十人委员会向在场的450名意大利代表提名拿破仑，为防任何人鲁莽地反对，他们话音刚落，小木槌就敲下。[6]诸代表来自奥地利、皮埃蒙特、威尼斯和教皇国，梅尔齐蓄意使不和最大化、使反对可能性最小化，根据代表所属地区将他们分组。在法国，塔列朗也可以更好地监视代表们。对新生的意大利共和国来说，在法国成立是一个耻辱，但自从公元前5世纪罗马解体，这还是欧洲政治地图上首次出现“意大利”一词。拿破仑撰写的宪法根本没有体现大革命推崇的全面普选权，地主、神职人员、专业人员、学者与商人牢牢掌控选举权，他们组成选民团，选出立法机关成员。

3月18日，拿破仑返回巴黎。他在卢浮宫细赏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的勋章，还在国家图书馆把玩亨利四世的佩剑，与此同时，康巴塞雷斯发动合宪政变，用一纸元老院令肃清了立法院与保民院。[7]“这个机构太热衷于制造混乱了，没法和它共事。”奔赴里昂前夕，拿破仑曾在参政院会议上如此评价保民院。被划为空想理论家和“狂热共和党人”的保民官遭到驱逐，包括谢尼埃、多努、邦雅曼·康斯坦、前吉伦特党人马克西曼·伊斯纳尔（Maximin Isnard）、政治经济学家夏尔·加尼（Charles Ganilh）。[8]反对拿破仑的自由派人士大多是启蒙思想家，如哲学家皮埃尔·卡巴尼斯（Pierre Cabanis）、安托万·德斯蒂·德·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他创造了术语“意识形态”）、历史学教授兼编辑多米尼克·加拉（Dominique Garat）、立宪派主教亨利·格雷瓜尔（Henri Grégoire）、作家皮埃尔-路易·甘格内（Pierre-Louis Guinguené）、律师政客让-德尼·朗瑞奈伯爵，这些人尊崇已故的孔多塞（Condorcet）侯爵，平日遵纪守法，从未策划暗杀。[9]拿破仑有时也对他们下手，比如说，他撤销了法兰西学院的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放逐

康斯坦和德·斯塔埃尔夫人，但是他很少干涉他所谓的“诚实之辈”，除非能说动其为己效力，让·德·布里（Jean de Bry）就同意担任杜省（Doubs）省长。[10]拿破仑甚至把卡巴尼斯葬进先贤祠、让夏多布里昂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这显然说明，被他蔑称为空想理论家（idéologues）的人在他眼中不构成严重的政治威胁。

英法和谈几乎长达六个月，1802年3月25日（周四），双方终于在亚眠市政厅（hôtel de ville）签署和约，法国盟友西班牙与荷兰也是签约国。谈判内容包括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也叫马尔维纳斯群岛）、捕鲸业、柏柏里（Barbary）海盗、国旗在公海上所受致敬礼，等等。会谈期间，两国互相怀疑对方不讲信用，英国提出封波旁王公为马耳他圣约翰骑士团大头领，更是严重加深了信任危机。[11]尽管如此，法国公众依然喜气洋洋，他们绘制的彩色版画里有天使，还有戴着月桂树叶的法国最大的“平定者”拿破仑半身像女体版，画上亦有题诗：“举世皆敬/法兰西的英雄/他是战争之神/他是和平天使。”[12]6月26日，拿破仑和土耳其人又签订了一份和约，把恰纳卡莱海峡（Çanakkale Boğazi）纳入法国贸易线路，人们于是更加相信他符合诗中的形象。

《亚眠条约》和先行协定基本相似：英国承诺放弃本地治里，并在批准条约后三个月内撤离马耳他岛，宣告该岛为自由港，届时它将复归圣约翰骑士团所有；法国取回殖民地，代价则是撤出那不勒斯、塔兰托（Taranto）以及不属于意大利共和国的教皇国领土，如安科纳。然而，《亚眠条约》未言之事几乎和它讲明的内容一样重要。条约没有提到商业。此外，1795年荷兰改称巴达维亚共和国，奥兰治-拿骚（Orange-Nassau）亲王威廉五世流亡他乡，丧失荷兰封地与收入。《亚眠条约》“充分补偿”亲王，但它只字未提荷兰、瑞士和皮埃蒙特的未来，也没承认意大利共和国、利古里亚共和国与海尔维第共和国。1801年8月的法荷条约规定，全面和约签订后法军将撤离荷兰，《吕内维尔和约》

也确认瑞士独立，所以英国觉得不必用《亚眠条约》解决荷兰和瑞士问题。

英法政治条约没有附加经济协定，也就是说英国商业大亨在法国、荷兰、西班牙、瑞士、日内瓦及（后来的）伊特鲁里亚不享有市场准入特权，于是他们很快就开始反对这种和平。有人认为拿破仑蓄意损害英国的商业利益，他的做法有违亚眠“精神”，但是国家没有义务签订它明知对己不利的经济条约。[13]1786年的英法贸易条约严重不平衡，拿破仑不想重现这一局面，打算对英国进口货物征收关税，这取悦了鲁昂等地的法国商人。法国保护性关税抬高了英国商品的价格，本国商贾可以继续借它的庇护来经营，他们也能去新的海域活动，且不受皇家海军的阻拦。大量外国原棉涌入法国，它的海洋经济也走向繁荣。法国盛行俘虏交换，因为当时有近7万名法国战俘人在英国，他们几乎都是水手，自1793年以来在数十起小型海战中被胜者英军俘虏。很多人在南海岸和泰晤士河（the Thames）入海口的大型监狱船中关了数年，船舱脏乱拥挤，环境极其恶劣。[14][15]

约瑟夫从亚眠返回巴黎后，拿破仑引他至歌剧院包厢前接受观众欢呼。法国保住了从莱茵河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全部“天然”疆界，重掌西欧霸权，并收复全部殖民地。然而在某种意义上，约瑟夫和塔列朗赢过头了。英国没捞到多少好处，它的媾和立场也相应动摇。因为遇刺的沙皇帕维尔曾任圣约翰骑士团大头领，该骑士团大本营现位于圣彼得堡。《亚眠条约》规定：教皇监督骑士团大头领选举，新头领当选后，英国必须在条约获批后三个月内把马耳他岛还给骑士团；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西班牙和普鲁士保证该岛的独立与中立；骑士团不再招募英法两国公民。1803年3月，教皇任命意大利贵族乔瓦尼·巴蒂斯塔·托马西（Giovanni Battista Tommasi）为骑士团大头领，但英国不承认托马西的地位，把他赶到了西西里岛。三个月之限尚未到期，法军就已完全撤离条约载明的占领地，但英国拖拖拉拉，不肯从本地治里和马耳他撤

军，原因之一是它担心法俄正准备瓜分奥斯曼帝国（它想错了）。[16]直到1816年，本地治里都还在英国手中。

《亚眠条约》缔结后，约有5000名英国人突然来到巴黎。有人好奇心切，有人想看卢浮宫藏品，有人打算用这个借口去王家宫殿逛夜店（该地生意兴隆），有人欲和朋友重修旧好。英国来客几乎都想见第一执政，最起码也要瞥上一眼。拿破仑乐得帮忙，命令部长们至少每十天设宴一次款待外国贵宾。[17]爱尔兰议员约翰·莱斯利·福斯特（John Leslie Foster）曾出席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的招待会。福斯特如此描写第一执政：

> 他身材纤细，温文尔雅。他留平头，发质细直，发色深棕。他面相柔顺，脸色苍白蜡黄。他灰色的眼睛却炯炯有神，浅棕色的稀疏眉毛向外直翘。他的外貌，特别是嘴唇和鼻子精巧犀利，轮廓分明，生动传神，令人拙于言表……他的语调相当低沉，他说话时特意强调重点，不慌不忙却流畅自如。发言时，他的面貌比言辞更富表现力。表现了什么？……一缕宜人忧思，只要他开口，它就融化成你能想到的最和蔼最礼貌的微笑……我没想到人类竟能有如此真实的尊严。[18]

其他英国人也有类似说法，曾被法军俘虏的辛克莱（Sinclair）写过“他那优雅迷人的微笑”，厄舍（Usher）上尉说他“举止高贵”。[19]魅力以难以形容而著称，但若拿破仑愿意，他能让自己非常迷人。当时他定是费尽心思亲英，还在杜伊勒里宫壁炉架两边分别摆放辉格党领袖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和纳尔逊将军的半身像。[20]安放福克斯的雕像也许并不出人意料，毕竟此人是辉格党亲法政客，但纳尔逊曾在阿布吉尔海湾击沉拿破仑的舰队，此事才过去四年，所以尊崇他着实令人称奇。（我们可以确信纳尔逊没有在他的壁炉架上放拿破仑半身像。）

在英国，一些激进分子和辉格党人崇拜拿破仑，甚至到滑铁卢之战时，他们的仰慕之情也几乎未减。未来首相墨尔本（Melbourne）勋爵读大学时为他写颂诗，济慈（Keats）的一个鼻烟盒上印有他的肖像，

拜伦为欧洲大陆之旅定做了和他的马车一模一样的车子，威廉·科贝特的《政治纪事周报》和丹尼尔·洛弗尔（Daniel Lovell）的《政治家》对他颇有溢美之词。英国自由派人士认为祖国深陷旧王朝的桎梏，向往拿破仑的改革。1802年9月，福克斯本人携三位家眷赴巴黎，他和第一执政之间有一系列非常亲切的会谈。拿破仑还见过以下英国人：另一位未来首相阿伯丁（Aberdeen）伯爵、爱尔兰阴谋分子托马斯·埃米特（Thomas Emmet）、古典学者G.H.格拉斯（G. H. Glasse）教士、霍兰勋爵夫妇、亨利·佩蒂（Henry Petty）勋爵暨未来的第三代兰斯当（Lansdowne）侯爵、斯潘塞·史密斯（Spencer Smith）爵士及数十位显贵名流。英国人纷纷冲向巴黎，詹姆斯·吉尔雷遂创作漫画《十年来的第一个吻！》，画中，一名清瘦的法国军官拥抱象征大不列颠的丰满女子。[21]英国人也不是一头热，多佛尔（Dover）的法国人多得“惊人”，自然主义者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便说，看样子英法两国多半要“交换全部居民”。[22]

拿破仑趁机派间谍渗入英国，以便制定有关爱尔兰港口的计划，但他们很快就暴露了身份，被遣返回国。多年后，一名英国人告诉他，有人认为此事导致英国政府不相信他的和平诚意，他笑道：“噢！没那必要，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港口都不是秘密。”[23]刺探行动是否成功当然不是重点，这种事根本就不该发生，事已至此，它被视作敌对行为也是理所应当。英国情报人员自然也趁着和平时期暗查法国港口。

执政府的十年任期到1810年才到期，但是1802年5月，某项元老院动议便提出让它续任十年。这项提议以60∶1的比例通过，只有前吉伦特党人郎瑞奈伯爵投了反对票。因为此事，人们呼吁制定《共和十年宪法》，这呼声看似自发，实则经人精心谋划。根据新宪法，拿破仑将出任第一终身执政。“你们判定，我应该再为人民牺牲一回，”他在元老院虚伪地说，“你们正在为这个议案表决，若人民要求它生效，我会奉献自我。”[24]他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勉为其难接受终身权位，就像尤利乌

斯·恺撒两度拒绝罗马王冠一样。终身执政之职彻底颠覆了大革命的原则，但法国人支持拿破仑。全民公决的问题是："是否同意拿破仑·波拿巴任终身执政？"比起1800年2月的那次表决，这回波拿巴派操纵选票的力度甚至更大，也更没必要，最终结果是3653600张赞成票对8272张反对票。[25]据说这是法国历史上首次有半数以上的选民参与全民公决，但是在某些地区，赞成派的双重投票未受质疑，再说法国人中有不少文盲，他们无法知道市长代自己投了什么票。[26]

8月2日，拿破仑适时宣布就任终身执政，并且有权任命继任者。元老院代表授予拿破仑尊位时，支持波拿巴分子的英国人霍兰勋爵也在场。"拿破仑的态度既非矫揉造作亦非目中无人，"霍兰回忆道，"但他显然想让自己轻松迷人，只有早年时代为人好友的习惯能实现这点。"[27]拿破仑指名由约瑟夫继任，但是1802年10月10日，路易和奥尔唐斯生下一子拿破仑-路易-夏尔（Napoléon-Louis-Charles），这孩子日后被当作潜在的继承人（可一向刻毒的路易怀疑儿子非他骨肉）。约瑟芬快40岁了，拿破仑不再指望她诞下后嗣。6月，她又去普隆比耶尔泡温泉，为了缓和不孕将引发的问题，他给她写信："我爱你如初见，因为你贤淑，最重要的是，你还和蔼。"[28]她之前去普隆比耶尔时，他写信嘱咐她照顾自己的"小姐妹"，但这种感情和两人"初见"时他的爱意有着天壤之别。[29]

1801年粮食歉收，次年春天食品价格上涨，令人忧心。1802年5月16日，拿破仑告诉沙普塔尔："我打算拼尽全力阻止城中面包涨价。所有施济处主管每月必须到你这儿领1.2万法郎，必要的话多给些，这样施济处分发的食物可以增加一两倍……此事太微妙，万万不可泄露。"[30]这些措施颁行后，1802年收成也好转，于是拿破仑摆脱了他一向很在意的饥荒危机。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他着手建造并填充战略级谷仓。除了面包，拿破仑也组织盛会。他过生日时（1802年8月，他满33岁）、针对他的阴谋暴露时、他就任终身执政时、雾月政变纪念日时

都有相应庆典。与此同时，随着第一执政接近自立为君，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处决路易十六纪念日的庆祝活动在细心的安排下逐渐淡化了。

7月上旬，英军撤离厄尔巴岛，拿破仑立刻对重任战争部长的贝尔蒂埃下令：夺取厄尔巴岛，把它变成法国的省（而非意大利共和国的省）；解除费拉约港（Portoferraio）居民的武装；扣押12名重要人质，从而确保当地秩序良好；送上等家庭中年满12岁的孩子去法国上学，把他们变成法国人（不管怎么说，这招曾对拿破仑起效）。[31]贝尔蒂埃给了三位岛民代表每人3000法郎后，法国在8月正式吞并厄尔巴岛。[32]这些举动并未违反《亚眠条约》，而且完全在英国的预期范围内。

现在，拿破仑向元老院传信时就像君主一样只用教名。8月上旬，大革命以来的第五部法国宪法《共和十年宪法》生效，然后他宣布：各地区的成年男性公民有权在纳税最多的600人中选出选民团，区政府和省政府官员从选民团中产生，当选后终身任职。[33]地方选举结束后，选民团分别为立法院和保民院提名两位候选人，他再从中各取一人。拿破仑仔细构建自己任命的政治干将队伍。元老院接过立法院的很多权力，有权解散立法院和保民院。保民官减少了一半，只剩下50人，而且只能在秘密会议上辩论，正如拿破仑所说的，在这种会议上，“他们可以尽情叽叽喳喳”。[34]就连参政院也受到限制，它的一些权力移至院内秘密委员会。新政体看似有政治参与，但拿破仑掌握全部实权。他的战绩、改革、《政教协定》以及和约赢来了狂热拥护，无怪乎最早当选的选民团成员常是言谈中最支持他的人。

9月5日，拿破仑命令雾月政变得力支持者奥拉斯·塞巴斯蒂亚尼去的黎波里（Tripoli）、亚历山大、开罗、雅法、阿克和耶路撒冷游历四月，为法国谋利。塞巴斯蒂亚尼去的那片地区已然受够了三色旗，这也情有可原。[35]他带回了爆炸性的报告。在那一周晚些时候，拿破仑邀请皮埃蒙特-撒丁国王卡洛·艾曼努尔重登皮埃蒙特王座，实际上他想让

对方变成法国扶持的傀儡。艾曼努尔在第二王国撒丁安稳度日，拒绝了提议。9月21日，拿破仑正式吞并皮埃蒙特，把它变成了第六个法国新省。意大利共和国领导人希望厄尔巴岛和皮埃蒙特并入意大利，他们感到很失望，但法国此后可直达大小圣伯纳德山口等阿尔卑斯山脉西部山口，进而踏上富饶的伦巴第平原，那里出产稻米、谷物以及里昂奢华服装业与奢华家具业需要的生丝。[36]

伦敦方面认为，尽管拿破仑的行为没有违反《亚眠条约》文本，但有悖其精神。因为伦敦传出反对之声，《亚眠条约》在实施中出现偏差，英军就更不会撤离马耳他岛或本地治里了。当拿破仑在又一片《亚眠条约》没提到的地区行动时，英国鹰派更加恼火了，尽管该地长期处于法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在那里也没有任何国家利益。9月23日，拿破仑致信塔列朗，称必须稳固弗朗什-孔泰地区（Franché-Comté）的边境，所以得有"一个凝聚力强的亲法瑞士政府"，不然就得"抹去瑞士"。[37]他想起了两年前自己需要翻越阿尔卑斯山脉，遂命令瑞士割让瓦莱地区（Valais），以便修建通往辛普朗山口（Simplon Pass）的军用公路。瑞士13州统治了瑞士联邦300年，其中一些州拒绝割地。

在瑞士13州中，贵族掌权的与平民控制的不和，说德语的、说意大利语的和说法语的互生嫌隙，这导致国家政局错综复杂。1802年9月30日，拿破仑颁布《调停法案》（Act of Mediation），把瑞士重新划分为19个州，并组建实力孱弱的中央政府和仅有15200人的瑞士军（这还不及瑞士根据近日的法瑞防御条约拨给拿破仑的19000人）。"这世上瑞士人最傲慢，或者说最挑剔，"他后来说，"他们的国家只有巴掌大，他们的自大却最超常。"[38]

《调停法案》违背了《吕内维尔和约》，10月15日，拿破仑派米歇尔·奈伊将军率4万人去瑞士确保法案执行，这更是违约行为。然而，奥地利任他自由行动，普鲁士和俄国未表异议，瑞士境内原本有人反对，

但他们很快默认了现实。拿破仑对他的瑞士支持者、共和主义哲学家菲利普·施塔普费尔（Philipp Stapfer）说：“‘夺取瓦莱是我最关心的事之一’……全欧洲都没法让他放弃。”[39]尽管《亚眠条约》不涉及瑞士问题，英国却暂停履行义务，它既没把本地治里还给法国，也没把好望角还给荷兰，而且它还在亚历山大（条约第8条规定，英军承诺撤离该地）和马耳他岛继续驻军。

拿破仑欣赏瑞士事件中奈伊的表现。奈伊的父母是萨尔箍桶匠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侍女的女儿[40]，他与拿破仑同岁，1787年加入骠骑兵。[41]奈伊以近乎疯狂的勇气著称，在桑布尔-默兹军团服役时表现优异。1801年5月，他应邀去巴黎拜访执政们，直到那时他才遇见拿破仑。1802年10月，塔列朗命令奈伊率小股军队去瑞士扶持亲法势力，他速战速胜，在两个月内完成了下列事务：兵不血刃占领苏黎世；关闭反法的施维茨州（Schwyz）议会；释放在押亲法分子；镇压伯尔尼政府领导的起义；监督亲法人士接任统治者；为本次行动征收62.5万法郎费用。[42]

12月12日，拿破仑在圣克卢宫会见瑞士州代表，官方报告称：“欧洲承认，意大利、荷兰与瑞士听凭法国处置。”问题是英国完全不认这档事。两个月前，波旁家族的帕尔马公爵费迪南去世。法国依照《吕内维尔和约》达成的事项吞并帕尔马公国，拿破仑派法军军官梅代里克·莫罗·德·圣梅里（Médéric Moreau de Saint-Méry）去那儿施行法国法律。这次的兼并有据可循，但是新任英国驻巴黎大使惠特沃思（Whitworth）勋爵不这么想。法国吞并皮埃蒙特和帕尔马，又入侵瑞士，他主张英国应获补偿。惠特沃思暗示道，既然普鲁士和俄国尚未承认马耳他岛独立，不妨拿它充抵。事实证明，若拿破仑就此妥协倒也不坏。

《亚眠条约》签订后，拿破仑赢得喘息时间，他可以执行通过国家

干预与保护主义来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了。这一政策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首创。1802年，拿破仑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本，但他认为英国工业革命太先进了，法国无力在公开市场上与英国抗衡。他依赖另一种做法，即由政府补贴战略级工业、技术培训学校、发明奖励、英国工厂参观活动（即工业间谍行为）、技术展览会、雅卡尔（Jacquard）丝织业改造、巴黎工业博览会与商会筹建。在巴黎工业博览会上，里夏尔·勒努瓦（Richard Lenoir）的棉纺企业收到价值40万法郎的订单；1802年12月，在政府的资助下，法国境内建立了22个商会。[43]然而他下台时，法国的工业化程度仅及英国1780年的水平，可见革命党、督政府和拿破仑的经济政策以及他们一致遵从的科尔贝主义有多么糟糕。[44]沙普塔尔回忆道：“我从未见他否决鼓励或扶助工业的提议。”尽管拿破仑也有努力，但是论工业化规模，法国和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强国始终相差甚远，战争爆发后情况更是如此。[45]（1815年，法国全境的工业化仍然只有这种程度：煤炭业有452座煤矿、43395名工人；冶铁业有41座铁矿、1202名工人；制造业有1219家工厂、7120工人；炼糖业有98家工厂、585名工人。法国肥皂业中心马赛有73个车间和1000名工人。[46]）

科尔贝主义者的关税策略进一步扭曲了贸易：皮埃蒙特原本供应伦巴第生丝，因为意大利的高关税壁垒，它转而运生丝去里昂；荷兰制造商在法国售货得交税，但法国制造商在荷兰售货时无此义务；诸如此类。[47]法国推行经济帝国主义，卫星国很难不生怨恨。拿破仑大费周章，试图提升人们对法国的财政及公债清偿力的信心，即便如此，英国依然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拿破仑最得意之时，他被迫接受的贷款利率都超过英国最不顺之时的利率。[48]

地狱阴谋爆炸案之后，法国驻伦敦公使奥托寄给塔列朗数份英国报纸、期刊、公报。这些出版物含蓄地说它们希望下次刺杀成功，有时还明言此意。[49]流亡者在伦敦发行的法语报纸令拿破仑格外恼火，如让-

加布里埃尔·佩尔蒂埃（Jean-Gabriel Peltier）编辑的《年度巴黎》《杂报》，这两份报纸化用古典文学用典和诗歌典故，呼吁暗杀他。他甚至去英国法院状告佩尔蒂埃。[50]国家参政约瑟夫·珀莱·德·拉洛泽尔（Joseph Pelet de la Lozère）称，英国媒体让“拿破仑大怒，他就像寓言里的狮子一样怒不可遏，被一群小虫子蛰得发疯了”。[51][52]1802年8月，他终于在法国全面封杀了英国报纸。就像拉瓦莱特在巴黎的地下办公室（bureau noir）一样，英国政府也拦截、复制、破译、开拆邮政局收发的信件，它从中获知波旁家族与流亡者的媒体关系密切。[53]

霍克斯伯里反复告诉奥托，英国不能限制“我国宪法保障的媒体自由”，但是奥托指出，根据1793年《侨民法》的部分条款，英国可将佩尔蒂埃这种具有煽动性的外籍作者驱逐出境。[54]塔列朗补充道，英国宪法远非刚性法律，并无文本，而且革命战争期间，就连人身保护法也多次中止施行。有人说拿破仑太独裁，不能理解媒体自由的概念，其实问题不仅仅在于自由或压迫，因为有些报纸是政府部门控制的“内阁”刊物，首相的亲弟弟希利·阿丁顿（Hiley Addington）甚至还为它们撰稿。拿破仑也知道，心怀不满的法国人曾在伦敦发表同样恶毒的言辞，诽谤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55]

佩尔蒂埃、雅克·雷尼耶（Jacques Régnier）、尼古拉·迪泰伊（Nicolas Dutheil）等作者在伦敦发布攻击性言论，招惹仇恨，英国政府声称自己无能为力且与此事无关，拿破仑根本不会淡然接受这番辩解。针对此事，他在《箴言报》上登载了不下五篇自己炮制的论述文章。他还起了创作政治卡通形象的念头，下令草拟并推广。[56]地狱阴谋事件之后，拿破仑认为照理可以期盼据信已趋向温和的权力将有助于抑制恐怖行为的动机。

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是英国第一批全

职专业政治漫画家，今天他们仍是最杰出政治漫画大师。拿破仑不走运，他掌权时，这些漫画家恰巧很活跃，并且执着地拿他当牺牲品。吉尔雷曾参与约克（York）公爵的佛兰德战役，此人从没见过拿破仑，但他几乎一手开创了体格矮小的拿破仑形象——“小波尼”（Little Boney）。然而，就连英国漫画家的憎恶也比不上俄国人伊万·捷列别尼奥夫（Ivan Terebenev）和普鲁士人约翰·戈特弗里德·沙多（Johann Gottfried Schadow）对拿破仑的纯粹憎恨，更不用说拜恩人约翰·米夏埃尔·福尔茨（Johann Michael Voltz）了，他的漫画《1813年的胜利》中，拿破仑的头完全是一堆尸骨。[57]当然，伦敦市面上也有支持拿破仑的版画，1801年它们卖到2先令6便士，这说明有英国人仰慕他。[58]不过一般说来，英国的仇法主义和法国的仇英主义几乎不相上下。很明显，大肆辱骂拿破仑的印刷品比肯定他的更有市场。在英语漫画和讽刺文学中，反拿破仑主义标杆作品占了整整两卷，这还不包括插图。[59]与此同时，一位同时代的人发现，1797年后，英国出版了大量拿破仑传，这些书“都描述他邪恶刻毒的外貌与扭曲沦丧的道德品格，口吻如出一辙”，因为传记太多，它们的“说法一个比一个过分”。[60]除了报纸、漫画、书籍乃至儿歌，拿破仑还是英国民谣、歌曲和诗作的常见笑柄。那个年代差不多没有颂诗不能吟咏的事（有一首便是《意外淹死在渡口的醉酒老妇颂》），所谓的拿破仑之罪更是令诗人文思泉涌，但这些诗里没有一首是纪念他的。[61]

1802年8月至1803年3月，《箴言报》几乎每个月都粗鲁地辱骂英国政府，把它比作柏柏里海盗和弥尔顿笔下的撒旦，所以拿破仑的抗议颇为虚伪。[62]《箴言报》甚至宣称，若地狱阴谋成功，朱安党恐怖分子乔治·卡达杜尔将获嘉德勋章。[63]拿破仑想把卡达杜尔从英国赶去加拿大，虽然此举未成功，但为了表示自己支持英国君主，他还是驱逐了所有在法国避难的斯图亚特家族成员，哪怕最近的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也已过去了五十八年。[64]

佩尔蒂埃是个怪人，他在自家花园用胡桃木制的小型断头台表演砍鹅头或鸭头，并向每位观看者收取1先令。英国检察总长斯潘塞·珀西瓦尔（Spencer Perceval）迫于法方压力，最终决定控诉佩尔蒂埃犯诽谤罪。1803年2月21日，王座法院（Court of King’s Bench）审理此案，陪审团只考虑了一分钟就一致判佩尔蒂埃有罪，但此后不久战事重启，所以他从未下狱，照样激烈地挖苦拿破仑。[65]后来，佩尔蒂埃出版法国哥特式浪漫风吸血鬼小说家夏尔·诺迪埃（Charles Nodier）的反拿破仑作品，有人警告作者先移居境外，但他没拿这相当分明的预警当回事，结果在圣佩拉吉耶监狱（Saint-Pélagie prison）关了几个月。[66]

1803年3月，拿破仑派马蒂厄·德康（Mathieu Decaen）将军率4艘战舰及1800名水手赴印度。他显然怀疑《亚眠条约》也许命不久矣，命令德康“同最难忍耐英国公司（即东印度公司）铁轭的民众与亲王交流”。他考虑到，法国其实并非“海洋之主”，导致自己“几乎指望不上重要援助”，于是他让德康回报驻印度英军的要塞力量以及法国在当地驻军的可能性。[67]拿破仑告诉德康，若1804年9月之前真的爆发战争，他将“有机会争取流芳百世的巨大荣耀”。拿破仑走在伟大与吹牛的狭窄界限上，但他给德康的指示表明，他没料到条约会那么早作废。

1802年9月时，拿破仑恢复了他惯有的反英状态。当月，他给内政部写信抱怨道，他去卢浮宫参观三小时，发现一面戈布兰（Gobelins）壁毯上绘有1346年英军围攻加来之战的场景。“巴黎公共场所不应展示这类主题。”[68]12月28日，拿破仑从圣克卢宫致信塔列朗：“我们好像并没有实现和平，只是在休战……这都是英国政府的错。”[69]《亚眠条约》面临着以下问题：塞巴斯蒂亚尼和德康的远征；卡达杜尔仍然享有的伦敦居留权；流亡者的媒体；撒丁国王和奥兰治亲王威廉五世的补偿；瑞士的独立；未从荷兰、亚历山大、本地治里、好望角特别是马耳他岛撤走的军队；法国关税制度。善意与信任或许能解决所有这些困难，但双方心存不轨，彼此怀疑。至少在头脑清醒时，乔治三世一向有

良好的判断力，他说和平只是“试验”，一语道破一切英国政府的不变观点。英国很快就发现这次试验显然是失败的。[70]

1803年1月30日，《箴言报》用八页篇幅刊载塞巴斯蒂亚尼的黎凡特之行报告。此文宣称，不足1万人的远征军就可夺回埃及。这是蓄意挑衅，英国自然又开始担心法俄瓜分奥斯曼帝国。“没人认为波拿巴会做毫无动机的事，”国家参政珀莱说，“推论显而易见。”[71]拿破仑不肯和大使惠特沃思讨论报告，甚至拒绝发布澄清声明。若拿破仑真的考虑重返埃及，他不大可能在《箴言报》上大肆宣扬，然而报告毕竟还是发表了，这说明它是外交工具，而非严谨的行动计划。1803年，他不想重燃战火，但他也不想让法国为了避战而放低姿态。“每过一天，他们对近日所受挫败的深刻印象就少一点，我们通过胜利所获威望也淡一分。”当时，他对一位国家参政说道，“拖延只对他们有利。”[72]

2月9日，英国宣布暂停全部撤军行动，除非法国对它最近在伊特鲁里亚、瑞士和黎凡特的行为给予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九天后，拿破仑对惠特沃思抱怨道，英军没有撤离马耳他岛和亚历山大，抨击他的媒体也迟迟未见取缔。“让我们团结起来，不要为这些事争执了，”他围绕威胁和平的焦点总结道，“我们一起决定世界的未来吧。”惠特沃思认为这只是华丽辞藻，但拿破仑日后在蒂尔西特（Tilsit）[73]对沙皇亚历山大说了大体相同的建议。从蒂尔西特的情况来看，他和惠特沃思交谈时可能完全当真了。然而，惠特沃思认为这事甚至都不值得参与，他回答时提及帕尔马、皮埃蒙特和瑞士的问题，拿破仑拒绝答复，说这些只是“小事”。战局重开后，英国谴责他漠不关心上述小国，可是拿破仑当时想说，自己希望广袤海外帝国统治者不列颠与欧洲大陆之主法兰西建立伙伴关系、决断世界前景，站在这个角度上，他那句话非常理智。[74]若拿破仑无联手之意，当时他定会据理力争（他也许会故意这样做），正如惠特沃思对阿丁顿报称：“我以为跟我说话的不是欧洲最伟大国度的首脑，而是龙骑兵上尉。”[75]

2月20日，拿破仑对巴黎立法机关说：“因为君主退位、人民希冀，法国顺应必然之势接管皮埃蒙特。”[76]同样地，为了“打开连接意大利的三重便利通道”，瑞士主权也遭侵犯。拿破仑还说，英军仍然占据马耳他岛和亚历山大，50万法军战士“准备自卫并复仇”，[77]此言更含不祥意味。次日，英国把好望角还给荷属东印度公司，但在马耳他岛和亚历山大问题上，奉承与恐吓都不能说服它履行承诺。

2月25日，神圣罗马帝国议会通过《帝国议会最后宣言》（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吕内维尔和约》遂在德意志生效。法国在莱茵河西岸扩张领土后，为了补偿一些德意志国家和亲王，奥地利等德意志大国需“附庸”或精简德意志国家，它们的主要手段是把教会领地划为世俗土地，并让“自由”城市、“皇家”城市与其更强大的邻邦相连，200多个德意志小国于是减少到40个。1945年之前，这是德意志境内规模最大的国家政权交接和财产转移，近240万人和1270万金币的岁入流向新统治者。塔列朗和一些德意志君主商谈数月，促成了这次整合，对这些君主来说，大举接纳此前一直自治的小国有利可图。留下来的国家割让莱茵河西岸领地给法国，但它们大多在莱茵河东岸分得更多土地。比如说，巴登所获领地是它所让地盘的数倍，普鲁士几乎拿到五倍，汉诺威分毫未让却得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主教辖区，奥地利也新增大量土地。符腾堡失去3万公民，但吸纳12万人，1803～1810年，它兼并了78个政治实体及施瓦本皇家骑士（Schwäbischer imperial knights）的土地，让自身疆域翻了一番。[78]普鲁士失去14万人，但吸纳60万人。几百年来，德意志境内数百小国林立，如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之父的世袭国家温内堡-拜尔施泰因（Winneburg-Beilstein）。小国消亡后，德意志版图大大简化。

拿破仑不忘他的英雄——曾建立德意志王公联盟（Fürstenbund）来对抗奥地利的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大王。如今他试图让新添领土的德意志国家仰仗法国来抵制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于是他推动法国与

拜恩、巴登、符腾堡联姻，从而在1805年欧洲对法国的更深敌意爆发前同这三个国家结成战略同盟。[79]1804年7月，拿破仑为欧仁择妻时相中16岁的拜恩公主奥古丝塔（Augusta）；1806年4月，约瑟芬的堂侄女斯特凡妮-博阿尔内嫁给巴登的卡尔（Karl）亲王；1807年8月，22岁的热罗姆迎娶符腾堡公主卡塔琳娜。

1803年3月8日，乔治三世发表英王敕语，要求议会筹集军需、动员民兵。他还指责法军在法国与荷兰港口准备大型战事，尽管惠特沃思后来寄去的快件表明法军并无此等行为。就像法国发布塞巴斯蒂亚尼的报告一样，英国发表演说只是威胁，并非宣战。“英国没有沉睡，”11日，乔治三世致信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它永远保持警戒，直到掌控世上一切殖民地和商业才会安歇。单单一个法国就能阻止它休息。”虽说他这么写，但英国已经根据《亚眠条约》让出马提尼克岛、多巴哥岛、圣卢西亚岛和梅诺卡岛。[80]

3月13日（周日），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招待会上看见惠特沃思。这位大使称，他“和我搭话时显然焦躁万分。他问我有没有收到英国的消息，借此挑起话头”。然后惠特沃思说，两天前他收到了霍克斯伯里的信。[81]

> 拿破仑：“所以你们决意一战。”
>
> 惠特沃思：“不，第一执政，我们太清楚和平的益处了。”
>
> 拿破仑：“我们打了十五年了。”
>
> 惠特沃思（顿了一下）：“那已经太长了。”
>
> 拿破仑：“但你们想让我再打十五年，并迫使我开战。”
>
> 惠特沃思：“那远非国王陛下所愿。”

拿破仑随后走开，同俄国大使马尔科夫（Markov）伯爵和西班牙大使阿萨拉（Azara）骑士交谈。“英国人想要战争，”他说，“可如果他们

率先拔剑出鞘，我将最后收剑入鞘。他们不尊重条约，从现在开始，他们必须蒙上治丧黑纱。”[82]惠特沃思称，拿破仑又转向自己，“令我非常恼火的是，他对我个人说了几句礼貌之词后继续刚才的谈话，如果那种谈话还能叫谈话的话”。拿破仑接着回到主题。

> 拿破仑：“为什么备战？这些预防措施针对谁？我的法国港口里没有一艘（在建）战列舰，但若你们备战，我也必须准备，若你们想战，我也奉陪。你们也许能毁灭法兰西，但绝对吓不倒它。”
>
> 惠特沃思：“谁也不打算备战或开战，我们想和法国友好相处。”
>
> 拿破仑：“那得尊重条约！在这件事上，它们对整个欧洲负责。”[83]

惠特沃思补充道，拿破仑“太激动了，继续和他交谈不可取，于是我一言不发，他便重复着最后一句话返回了自己的公寓”。[84]多达两百人耳闻这次谈话，惠特沃思称，大家都“觉得那种场合非常讲求尊严和礼仪，而他极其失态”。

但是，拿破仑所言真的如此可怕吗？一个战争贩子不会像拿破仑那样“激动”，只有真正担忧海军备战的误会或可导致和平瓦解的人才会这样做。拿破仑被指在宴会上恐吓辱骂惠特沃思，然而，尽管他们的语调和手势已不可知，这番对话本身也不能说明他是否语带威吓。（日后有人斥责拿破仑咄咄逼人，吓倒惠特沃思，但这则指控的出处肯定不是目击者或惠特沃思本人，有理由相信它源自英国宣传人员。[85]）4月4日两人再会后，惠特沃思冷静地报告：“他的态度我无可挑剔。”[86]

圣多明各远征尚未结束，德康驶往印度，法国也正在重建经济，所以拿破仑不想在1803年春夏时节开战。法国仅有42艘战列舰，其中只有13艘做好了服现役的准备，对手皇家海军则有120艘战列舰。然而，拿破仑清楚舰队得做好准备。“当前局势下，为预防海战，”3月13日，他问海军将领德尼·德克雷（Denis Decrès），“给英国商业造成最大打击的最佳方式是什么？”[87]两天后，拿破仑派旅级将军科尔贝（Colbert）给

沙皇亚历山大送信，此信准确地将其立场总结为：“日理万机，忙着绘制运河地图、开办工厂、办理公共教育。”然而，“考虑到现存敌意之烈，若对英战争公开爆发，你会看到法兰西但求一决雌雄”。[88]拿破仑照例一并处理各类事务，次月，他交代了鲁昂警长两件事：命令在押妇女利斯（Lise）和吉勒（Gille）迁居至鲁昂60英里之外；禁止妓女出入当地剧院顶级包厢。[89]

4月23日，英国提出以下主张：未来七年英国继续占有马耳他岛；法国把距突尼斯（Tunisia）70英里、人口稀疏的地中海岛屿兰佩杜萨岛（Lampedusa）让给英国当海军基地；法军撤离荷兰；法国补偿失去皮埃蒙特的撒丁。“你要显得冷酷、傲慢，甚至有些骄傲，”5月10日，拿破仑告诉塔列朗如何对付惠特沃思，指示道，“要是会谈记录提到‘最后通牒’，让他明白这意味着战争……要是没这个词，让他加进去，同时跟他说，我们必须真的弄清楚当前情势，并且我们深深厌倦这种不确定状态……说一旦出现最后通牒，一切就爆发了。”[90]事实上，惠特沃思只是索要通行证，这是宣战前敌国大使的惯常请求。“难以想象这个伟大强盛、见识敏锐的国家竟选择宣战，因为这次战争定会招致非常可怕的悲剧，”大使离开巴黎时，拿破仑告诉他，“而它的起因微不足道，不过是一粒倒霉石子。”[91]5月6日，在伦敦布鲁克斯俱乐部（Brooks’s Club），第九代萨尼特（Thanet）伯爵和第五代威廉斯-温（Williams-Wynn）准男爵沃特金（Watkin）爵士、前伦敦市市长哈维·库姆（Harvey Combe）议员、汉弗莱·豪沃思（Humphrey Howarth）议员打赌，“从今天起一个月内，英法不会进入敌对状态”。他对每人下了50几尼赌注，结果输得很惨。[92]

5月11日，拿破仑召集参政院外交组的七名参政，讨论英国的要求。这七人中，只有约瑟夫和塔列朗支持继续谈判。次日，惠特沃思离开了巴黎。16日，法国驻伦敦公使安德烈奥西将军在多佛尔登船，恰在此时，英国签发私掠许可证和强制捕拿许可证，批准官民在英国港口及

水域扣押所有法国船只。[93]“很明显，比起恐怖的战争，波拿巴仍然满心渴望和平，”次日，小威廉·皮特的心腹兼导师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伯爵写道，“此时此刻，我怀疑他终将完全同意我们的提议，战事也会随之暂歇。这场战争可以拖延，但不会彻底湮灭。”[94]《亚眠条约》废止后，惠特沃思告诉马姆斯伯里：“战争会深深影响法国人，让他们心生巨大怨愤和失望，这能动摇波拿巴的权力，军队已不像之前那样效忠他了。若他授权莫罗掌军，就得冒倒戈风险。”[95]至少在这些预言上，惠特沃思大错特错。

英国认为拿破仑可能接受它的诉求，为防这种（其实并不存在的）危险，1803年5月18日，它正式对法宣战。拿破仑回击英国，关押了已满服役年龄但仍在法国境内的英国青年，很多人后来被换走了，但有些人在接下来的十年一直被软禁在家中。[96]5月20日，拿破仑传信参议院，辩称英国“严厉批判《亚眠条约》，因为它没令法国蒙羞，英国就认为它是致命的……自白认定仇恨！”，这番话纯属宣传之辞。[97]两天后，他命令德克雷制造可载100人及1门加农炮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平底船模型，并联系康巴塞雷斯、勒布伦和塔列朗，试图为港口修建工程拉到私人出资，这样建成的港口将以出资人的名字命名。[98]与此同时，德农铸造了一枚铜质纪念章，上刻一头撕咬条约的猎豹（英国的传统代表动物，而且带些褒义成分），以此铭记《亚眠条约》崩解。

根据《圣伊尔德丰索密约》，拿破仑答应西班牙不把路易斯安那卖给第三方，现在他决定违约。惠特沃思在巴黎索要通行证之日，杰斐逊总统在大西洋对岸签字同意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他一笔下去，美国领土扩张一倍。路易斯安那从墨西哥湾延伸至加拿大边界，包括现代美国的13个州全境或部分地区。美国以每英亩4分不到的价格买下了这片占地87.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付给法国8000万法郎。[99]“犹豫和沉思已不合时宜，”拿破仑致信塔列朗，“我放弃路易斯安那。我不仅让出新奥尔良（New Orleans），还毫无保留地交出整个殖民地。我知道我付出了多

少代价……试图坚守路易斯安那是件蠢事，我怀着最大的遗憾放弃它。”[100]

法军在圣多明各溃败，《亚眠条约》也作废，拿破仑便断言，他必须认识到自己最大的资产（眼下）毫无用处，而且它可能终将诱发美法冲突。他转而帮助美国拓展疆域，借此充填法国国库，于是他预言：“我刚刚塑造了英国海军的对手，它迟早会践踏英国海军的荣耀。”[101]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美法无战事，美英倒是开战了。1812年美英战争拖住了一些英军，这些部队一直战斗到1815年2月，若无这场战争，他们也许会去滑铁卢战场。

国库部长弗朗索瓦·巴尔贝-马尔布瓦（François Barbé-Marbois）与美国谈判，原因之一是他曾在美国居住、娶了美国太太、认识杰斐逊。另一个原因则是塔列朗起初反对这桩交易，拿破仑便怀疑，若他主持谈判，他定会向美国人索贿。[102]约瑟夫和吕西安恳求拿破仑不要卖掉路易斯安那，甚至威胁要当众反对。吕西安称，拿破仑从他的浴缸里半起身，告诉兄弟们他不容一丝异议，立法院也不会讨论此事，接着他倒进浴缸，只见水花飞溅、洒得约瑟夫浑身湿透。[103]约瑟夫和吕西安的这次抗议令拿破仑大发雷霆，他还砸坏了饰有约瑟芬肖像的鼻烟盒。

美国全权代表之一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问法国谈判代表待售土地的确切西北部边界。很少有欧洲人去过那片土地，更不用说制图者了，法方于是告诉利文斯顿，这块地包括1800年西班牙卖给法国的全部土地，但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若尚无不清之处，”拿破仑建议道，“制造一个困惑兴许是明智之举。”[104]《亚眠条约》前途愈发堪忧，利文斯顿和谈判同僚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完全在此背景下在巴黎艰难磋商。会谈长达三周，直到战事重启前几日才结束。英荷商业银行巴林兄弟银行（Barings Brothers）与霍普银行（Hopes）提供融资服务。事实上，银行从法国手中买下路易斯安那后

以1125万美元的价格转卖给美国，美国政府用利率为6%的公债付账，因此不必马上筹资。[105]纵然英法已然开战，巴林兄弟银行也为拿破仑提供服务，每月支付他200万法郎。亨利·阿丁顿首相要求巴林兄弟银行停止汇款，它同意了，但是大陆上的霍普银行继续付账，巴林兄弟银行也为它提供资金支持。拿破仑拿到了钱，两家银行也从这笔交易中赚取了近300万美元。

“我们活了很久，”买卖敲定时，利文斯顿说道，“但这是我们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我们刚刚签订的条约不是靠技巧谋得的，也不是用武力强加的。缔约双方均分利益，广袤荒僻之地将变成繁华市区。从今天开始，美国跻身一流强国。”[106]

---

[1]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58

[2] Lentz，Thierry，*Le Grand Consultat 1799-1804* 1999，pp.264-8，Fraser，Flora，*Venus of Empire* 2009，p.103

[3]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942 p.528，January 19，1801

[4] ed. Tulard，Jean，*Cambacérès*，*lettres inédites à Napoléon* 2 vols.1973，Ⅱ pp.19-20

[5] 当时叫波拿巴广场（Place Bonaparte）。——译者注

[6] Connelly，Owen，*Napoleon’s Satellite Kingdoms*（New York）1965，p.2

[7] ed. Chatel de Brandon，Laurence，*Cambacérès*：*mémoires inédits* 2 vols.1999，Ⅰ p.7

[8]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p.319-20

[9] Villefosse，Louis de and Bouissounouse，Janine，*The Scourge of the Eagle* 1972

[10] *TLS* 4/8/1972 p.912

[11]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827 p.939，March 22，1802

[12] Buhl MSS 110 Box 1 fol.2 p.19

[13] Grainger，John D.，*The Amiens Truce* 2004，p.211

[14] 英军将领查尔斯·内皮尔（Charles Napier）爵士曾被法军俘虏，他抨击“把光荣战士在大船上关几年的念头……最臭名昭著的重犯所受刑罚远不及这种惩罚严厉……（此）乃当时政府之耻。在法国，拿破仑皇帝下令给予英国战俘体面待遇，这与我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Blaze，*Life in Napoleon’s Army*，p.66.

[15] Jenkins，E.H.，*A History of the French Navy* 1973，p.241

[16] Burrows，Simon，*French Exile Journalism and European Politics 1792-1814* 2000，p.121

[17]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632 p.845，November 2，1801

[18] ed. Foster，Vere，*The Two Duchesses* 1898，p.173

[19] ed. Lewis，Theresa，*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of Miss Berry* vols.Ⅱ and Ⅲ 1866，p.186，Alger，J.G.，‘British Visitors to Paris 1802-1803’*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4 October 1899，p.254

[20]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22

[21] Alger，J.G.，‘British Visitors to Paris 1802-1803’*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4 October 1899，pp.740-41

[22] BL Add. MS 51799 ff.54-5

[23]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49，Lockhart，J.G.，*The History of Napoleon Buonaparte* 2 vols.1831，Ⅰ pp.264-5

[24]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21

[25] Daly，Gavin，*Inside Napoleonic France* 2001，p.251，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136

[26] ed. Rowe，Michael，*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Napoleonic Europe* 2003，pp.22-5，eds. 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Florida）1989，p.65

[27] Holland，Lord，*Foreign Reminiscences* 1850，p.194

[28]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948 p.998，June 19，1802

[29]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366 p.729，June 16，1801

[30]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892 p.970，May 15，1802

[31]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983 p.1014，July 3，1802

[32]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89

[33] eds. Lewis，Gwynne and Lucas，Colin，*Beyond the Terror* 1983，p.238

[34]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p.324-5

[35]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7142 pp.1089-90，September 5，1802

[36] Grab，Alexander，'The Ge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talian Peninsula Under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p.21-22

[37]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7174 pp.1105-6，September 23，1802

[38] Bertrand，Henri-Gratien，*Cahiers de Sainte-Hélène* 3 vols.1951，Ⅰ p.93

[39]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92

[40] 原文误作"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侍女"。——译者注

[41] *TLS* 3/2/2012 p.4

[42] Atteridge，A.H.，*Marshal Ney* 2005，pp.71-2

[43]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21

[44]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p.49-52

[45]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132

[46]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49

[47]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51

[48] 《亚眠条约》签订后，利率为5%的法国统一公债报价为48～53法郎，利率为3%的英国统一公债报价却为66～79法郎，尽管它承诺的回报率较低。Lefebvre，*Napoleon*，p.132.

[49] Burrows，Simon，*French Exile Journalism and European Politics 1792-1814* 2000，p.109

[50]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308，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749 pp.899-900，February 2，1802

[51] 埃德蒙·伯克创办的《年鉴》（*Annual Register*）称，约瑟芬"几乎是天生的荡妇，因为她13岁时就和母亲的两个仆人鬼混，他们一个是黑人，一个是混血种人，把她搞怀孕了"。这期

刊物说，约瑟芬嫁给博阿尔内时显然生了一个混血儿子，而拿破仑“一心想让教皇娶他妈”。*Annual Register*，1809，p.342.

[52]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308

[53] Burrows，Simon，*French Exile Journalism and European Politics 1792-1814* 2000，pp.110-11

[54] PRO FO 27/66 28 August 1802

[55] Darnton，Robert，*The Devil in the Holy Water* 2010，pp.43-5

[56]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490 p.326，July 4，1800，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p.258-9

[57] Bryant，Mark，‘Graphic Warriors：War Cartoonists 1792-1945’*The London Library Magazine* Winter 2011，p.17

[58] Champfleury Jules，*Histoire de la caricature* 4 vols.1885，Ⅳ pp.247-397，Buhl MSS 110 Box 1 fol. 3 frontispiece

[59] Ashton，John，*English Caricature and Satire on Napoleon* Ⅰ 2 vols.1884

[60] Plumptre，Anne，*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Residence in France 1802-1805* 3 vols.1810，p.245

[61] Yale Center，‘Nelson and Anti-Napoleon Verse’*passim*

[62] *Moniteur* of 8/8/1802，9/10/1802，6/11/1802，1/1/1803，9/1/1803，28/2/1803，3/3/1803

[63] Burrows，Simon，*French Exile Journalism and European Politics 1792-1814* 2000，p.117

[64]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294 p.988，June 1，1802，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503 p.62，March 3，1805

[65] eds. Carpenter，Kirsty and Mansel，Philip，*The French Émigrés in Europe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Revolution 1789-1814* 1999，p.56，Ashton，John，*English Caricature and Satire on Napoleon* Ⅰ 2 vols.1884，Ⅰ p.174，Welschinger，Henri，*La censure sous le premier empire* 1882，p.86，Peltier，John，*The Trial of John Peltier*，*Esq*，*for a Libel Against Napoleon Buonaparté* 1803，p. ⅹⅷ

[66] Welschinger，Henri，*La censure sous le premier empire* 1882，p.143

[67]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425 p.30，January

15，1803

[68]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7173 pp.1104-5，September 22，1802

[69]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7386 p.1199，December 28，1802

[70] Grainger，John D.，*The Amiens Truce* 2004，p.210

[71]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35

[72] Thibaudeau，Antoine，*Bonaparte and the Consulate* 1908，p.119

[73] 今苏维埃茨克（Sovetsk）。

[74]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41

[75] Aubry，Octave，*St Helena* 1936，p.214

[7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5

[7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6

[78] Wilson，Peter H.，*War*，*Society and State in Württemberg 1677-1793* 1995，p.25

[79] Mowat，Robert，*The Diplomacy of Napoleon* 1924，pp.108-9

[80]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515 p.68，March 11，1803

[81] ed. Browning，Oscar，*England and Napoleon in 1803*，*the Despatches of Lord Whitworth* 1887，p.116

[82] Madelin，Louis，*The Consulate and the Empire* 1934，p.182

[83]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Ⅱ p.457

[84] ed. Brown，Howard G.，*E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06，p.116

[85] Alison，Sir Archibald，*The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Bourbons* vol.1 1843，Ⅴ p.109

[86] ed. Brown，Howard G.，*E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06，p.ix

[87]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521 p.74，March 13，1803

[88]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516 p.69，March 11，1803

[89]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573 p.100，April 14，1803

[90]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629 p.127，May 10，1803

[9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p.11-12

[92] Brooks’s Club Betting Book

[93] Hozier，Captain H.M.，*The Invasions of England* vol.Ⅱ 1876，p.312

[94] ed. Malmesbury，3rd Earl of，*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Harris，1st Earl of Malmesbury* vol.Ⅳ 1844，Ⅳ p.253

[95] ed. Malmesbury，3rd Earl of，*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Harris，1st Earl of Malmesbury* vol.Ⅳ 1844，Ⅳ p.258

[96]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s.7778，7793 p.193，July 3，1803，p.200，July 7，1803

[97]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175

[98]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683 p.151，May 29，1803

[99] Simms，Brendan，*Europe*：*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2013，p.159

[100] Barbé-Marbois，François，*History of Louisiana* 1829，pp.270-75

[101]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72

[102] DeConde，Alexander，*This Affair of Louisiana* 1976，p.162

[103] DeConde，Alexander，*This Affair of Louisiana* 1976，p.166

[104] *TLS* 20/2/2004 p.10

[105] Ziegler，Philip，*The Sixth Great Power* 1988，p.71，Mowat，Robert，*The Diplomacy of Napoleon* 1924，p.142 n.1

[106] DeConde，Alexander，*This Affair of Louisiana* 1976，p.173

第十五章 加冕

我们必须让波旁看到，他们害人就要遭报应。

——拿破仑论昂吉安公爵

我们在这里不商谈公众意见，而是引导它。

——1804年，拿破仑在参政院的发言

5月18日，英国对法宣战，此后事态迅速发展。当月末，法军入侵乔治三世的世袭选侯领地汉诺威，拿破仑还命令爱德华·莫尔捷（Édouard Mortier）将军（英国女人之子，曾在杜埃的英语学院就读）在当地的森林中伐木，以便制造侵英行动所需的平底船。[1]皇家海军以牙还牙，封堵德意志境内的易北河（the Elbe）与威悉河（the Weser）入海口。7月，纳尔逊封锁土伦。到9月时，英军夺回圣卢西亚岛、多巴哥岛、伯比斯、德梅拉拉和埃塞奎博。与此同时，尽管俄国强烈抗议，拿破仑依然违背1801年法国与那不勒斯签订的条约，派杰出军人（兼失败的艺术家）洛朗·德·古维翁·圣西尔（Laurent de Gouvion Saint-Cyr）将军重新在意大利的塔兰托、布林迪西（Brindisi）和奥特朗托（Otranto）驻军。圣西尔为人冷漠，部下便昵称他为“猫头鹰”（The Owl）。

6月，拿破仑下令在布雷斯特、布洛涅、蒙特勒伊、布鲁日（Bruges）和乌得勒支兴建五座大型侵略军营地。布鲁日营地后来转至布洛涅附近的昂布勒斯特。算上菜园的话，布洛涅主营很快占据长达9英里的沿海土地。“我住在滨海军营中，”11月5日，拿破仑从蓬德布里克司令部致信康巴塞雷斯，“在这儿瞟上一眼就能轻松度量我们和英国的距离。”[2]

圣奥梅尔（Saint-Omer）、贡比涅（Compiègne）、阿拉斯（Arras）、埃塔普勒（Étaples）、维默罗（Vimereaux）、巴黎和亚眠建立起支援兵营，供骑兵和预备队使用。英格兰军团吸收了旺代的西方军团兵员，后改称滨海军团（Army of the Ocean Coasts）。1804年1月军团共7万人，3月时全军达12万人。[3]拿破仑后来声称，自始至终他只想威慑英国、麻痹奥地利、训练军队，从没真的打算实行入侵。此乃无稽之谈。爱德华·德布里埃（Édouard Desbrière）上尉的五卷本《登陆英吉利群岛的计划与设想》（*Projets et tentative de débarquement aux îles Britanniques*，1900～1902年出版）回顾拿破仑的入侵方案，用了至少2636页精确概述各半旅的预备上岸地，虽说此书中格雷斯-瑟罗克（Grays-Thurrock）误作“弗雷-哈罗克”（Frey-Harock）、绿港（Greenhithe）误作“绿山”（Green-hill），但它表明拿破仑没有虚张声势。[4]他让人发布书籍与文章，提及尤利乌斯·恺撒时代以来的成功侵英行动；他开始称英国为迦太基，在卢浮宫展示巴约壁毯（Tapisserie de Bayeux）[5]；他指示德农铸造“降临英国”的纪念章，其正面刻画近乎全裸的拿破仑成功战胜人鱼，其背面则是文字“1804年，伦敦铸造”。[6]

大规模地修建运河能保持南特、荷兰、安特卫普（Antwerp）、瑟堡（Cherbourg）、布雷斯特和罗什福尔之间的内陆交通，扩建弗卢兴码头后可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整个荷兰海军出海，然而这些工程直指拿破仑意图中的某处致命伤，[7]他和海陆军将领们堆积如山的详细通信亦体现了这一死穴。1803～1804年，拿破仑给贝尔蒂埃写了553封信，给德克雷将军写了236封信。[8]圣奥梅尔军营主将让-德-迪厄·苏尔特将军（拿破仑给他写了77封信）报称，全军不可能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登船。拿破仑反驳道：“不可能，先生！我不认识‘不可能’，法语里也没这个词，从你的字典里删掉它。”[9]

贝尔蒂埃和拿破仑私下通信时称侵略军为英吉利远征军团（l’armée d’expédition d’Angleterre）。1803年12月23日，贝尔蒂埃列出军团兵力

组成：79000名步兵；17600名骑兵，15000匹马；4700名炮兵；4600名车夫，7800名平民；数不清的地中海轻帆船，每艘可载20人、2000发子弹、200块饼干、10瓶白兰地（eau-de-vie）与1份羊腰腿肉；大量半武装渔船。[10]国家参政珀莱称，舰队规模如下：250艘单桅帆船，每艘载炮3门；650艘炮舰，每艘都配有大舢板；大量平底船，每艘载炮6门；750艘运输船，负责运送火炮。[11]舰队规格达到顶峰时，各类船只达1831艘，人员达167000人。[12]

很多平底船满载时的最大吃水深度为6英尺，船底平坦意味着它们可以上岸。1804年春，平底船大多已就位，但其侧舷容易进水，而且船尾无风时它们才能平稳航行，此外英吉利海峡鲜有东南风。[13]若舰载艇（pinnace）不能笔直前行，士兵也得划船穿过22英里的海面，他们会累得筋疲力尽。虽说法军准备夜袭，但是秋冬时节才会出现整整八小时黑夜，而那时天气太恶劣，军队不能冒险乘平底船渡海。[14]英吉利海峡固然狭窄，但它靠出了名的变幻莫测弥补了这一点。后勤原因充分说明为何15世纪后再无人成功入侵英格兰（15世纪时，侵略军要经威尔士入侵英格兰）。19世纪早期，英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训练最佳、指挥最好的海军部队。

拿破仑没有被吓倒。1804年7月30日，他告诉布吕内将军，我们“只要等来适宜的风，就能把帝国鹰旗插上伦敦塔。时间和命运本身就知道未来”。[15]拿破仑的营地视察能花上二十五天，途中，他检查从防御工事到卫生管理的一应事务，但他尤其喜欢和士兵交谈。“他随心所欲地混入士兵中，”一名副官回忆道，“关心影响其舒适生活的一切小细节。他差别对待士兵，给予一些人赞赏、偏爱和所有应得的晋升，这激起了他们的最大热情。”[16]7月22日，拿破仑致海军部长的信抱怨道，因为没有支付费用，海峡港口的工人只好卖掉他们的银袖扣。“他们绝不能受罪，”他坚称，“不管事态如何，工钱必须付。”[17]人们也得喝酒。拿破仑致信德克雷，谈论将要充当营房的布洛涅地区的待征房屋及侵略军物

资供给，他告诉对方“要确保有酒窖”，接着补充道，侵英战事需要30万品脱白兰地。[18]

8月在巴黎时，拿破仑开始与爱尔兰人联合会领袖商谈。若法军登陆爱尔兰，他希望2万名爱尔兰起义者提供支持。[19]他需要在英国安排117名翻译向导，想让这些爱尔兰人加入此队伍。他给他们设计制服，服饰构想包括“内衬红色的绿色龙骑兵外套、鲜红色饰面、白色纽扣”乃至马刺颜色，他还认定他们应设置两名鼓手。[20]拿破仑执着于微观管理，以至于他下令在17世纪海军英雄让·巴尔特故乡的市政厅为此人塑一尊大理石半身像，从而激发对法国海军战绩的自豪感。

拿破仑照例需要军政事务以外的精神食粮。美国物理学家本杰明·汤姆森（Benjamin Thomson）爵士当时住在巴黎，10月1日，拿破仑感谢他的热量守恒说论文，评论道：

> 和极其稀薄的生热分子相比，未磨光物体的粗糙表层面积很大。同一物体磨光后，表层空间总面积会大大缩小。表层空间面积能够度量热量的流出与流入，从这个角度看，未磨光物体的热量出入量一定比磨光物体的大，所以它改变温度的速度应该更快。这些是我的想法，你的论文证实了它。为了发现真理，我们实施大量精确实验……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逐步前进，找到可在生活中全面适用的简明理论。[21]

最后一句足以证明拿破仑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此时拿破仑的云雨生活也非常活跃。11月初，他在布洛涅逗留，并致信不明人士“F夫人”，承诺下次见面时，“你要是喜欢，我还当门卫，但这回我决不让别人操心陪你去基西拉岛（Kíthíra）的事”，可见他似乎在当地找了个情妇。基西拉岛是爱情女神阿弗洛狄忒的故乡，当时他也不会只用首字母称呼其他收信人。拿破仑还和沙普塔尔的情妇、法兰西喜剧院女演员玛丽-泰雷兹·布古安（Marie-Thérèse Bourgoin）缠绵，沙普塔尔于是心生懊恼。

约瑟芬知道吗？1804年11月，他与她通信，回复他所谓的“哀伤”来

信："贤淑温柔的约瑟芬一直在我心里，除非她自己变得消沉、暴躁、烦人。只要有个毫无压力的温馨家庭，我就能承受充溢人生的悲伤。"[22]但1805年1月时他却写"爱抚小姐妹一千次"，并且告诉她，欧仁正在"追求布洛涅所有女人，但状况未见好"。[23]

皇家海军的两支英吉利海峡中队拥有30多艘战列舰，永久驻于海峡。所有法国海军主将——冈托姆、厄斯塔什·布吕克斯、洛朗·德·特吕盖、皮埃尔·德·维尔纳夫及德克雷——为皇家海军海峡中队所制，他们在合理限度内尽力反对英国远征。路易·拉图什·特雷维尔（Louis Latouche Tréville）最能胜任法国海军总司令之职，但他从圣多明各回来后就抱病不起，于1804年8月辞世。布吕克斯接替了特雷维尔，却在1805年3月死于肺结核。拿破仑和他的高级顾问意识到，大军不可能只靠一次涨潮渡海，冒着雾色突然过海也注定会陷入不测之渊。1692年，路易十四筹划入侵英国；1779年，路易十六制定侵英计划；1797～1798年，拿破仑自己也考察了侵英可行性。无论上述哪一场合，法军能想出的最佳战略都是设局引诱皇家海军离开英国南海岸线，为横渡海峡争得足够的时间。然而，诱使伦敦的海军部从狭窄的英吉利海峡撤防纯属幻想，哪怕设想的撤防时间只有一次涨潮。

1803年11月23日，拿破仑致信冈托姆，谈及300艘武装大艇（chaloupes cannonières）、500艘炮舰（bateaux cannoniers）和500艘驳船组成的舰队，希望它尽快做好准备。"你觉得它能带我们去阿尔比恩海岸吗？它能载100000人。晚上对我们有利的八个小时将左右宇宙的命运。"[24]次日，他让沙普塔尔为"入侵英国"写几首歌，还说其中一首要用《出征曲》的调子。[25]12月中旬，他下令：旅级将军可携4名仆人去英国，上校只可带2名。[26]"此地的一切美妙悦目，"拿破仑致信约瑟夫，"我真心喜欢美丽宜人的诺曼底。它是真正的法兰西。"[27]约一年后，即1804年12月12日，他从布洛涅致信奥热罗称："近十天来我一直待在这。我有理由指望自己实现欧洲期盼的目标。六个世纪的屈辱等着

我们来复仇。”[28]四天后，拿破仑告诉康巴塞雷斯，他能在昂布勒斯特悬崖上分辨英国沿海的“房屋与活动”，接着他又说，英吉利海峡是“一条水沟，只要我们敢试，就能跨过去”。[29]

1804年1月24日，拿破仑命令双面间谍梅埃·德·拉图什（Mehée de la Touche）向英国驻慕尼黑公使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透露：“布洛涅的筹备工作是虚招，不管耗资多么巨大，它都不及乍看上去的样子。造舰艇是为了日后能把它们变成商船，等等，等等。第一执政诡计多端，他认为自己现在的地位稳如泰山，不想尝试危及大军的不可靠行动。”[30]当月，拿破仑甚至力劝教皇支持远征，他致信对方，称英国人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压迫……令人忍无可忍”。罗马并无回音。[31]

十年后，拿破仑流放到厄尔巴岛，彼时他常常公开谈论自己的远征计划，说他只需要在英吉利海峡维持三四天的优势兵力来掩护舰队。“他理应立刻进军伦敦，所以他倾向于在肯特（Kent）海岸登陆，”拿破仑后来回忆道，“但风和天气必然是决定因素。”[32]他声称会让海军将领和引航员替他决定10万大军及紧随其后的炮兵和骑兵在何处上岸。拿破仑自信能在“三天内到达伦敦”，到那时候，去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追击另一支法军舰队的纳尔逊也正好回来了，但他将无力回天。[33]

然而，就算拿破仑成功登陆英国，归来的纳尔逊也会切断他的再补给与援助，而且英国有1700万人待敌，其中很多人都有（虽说是临时的）武器，10万将士不足以征服他们。自1803年起，英国就开始大力准备入侵防卫战：南部城镇设防；烽火就位；富勒姆（Fulham）、布伦特福德（Brentford）、斯泰恩斯（Staines）等地的兵站堆满给养；从康韦尔（Cornwell）到苏格兰的登陆点皆列入清单。1805～1808年，南部海岸建起73座小型圆堡灯塔；防御胸墙环绕伦敦南部而建；1804年底，英

国陆军和皇家海军已招募约60万人（在成年男性人口中占11%～14%），另有8.5万人加入民兵。[34]

◆

1803年8月23日凌晨，皇家海军情报军官约翰·韦斯利·赖特（John Wesley Wright）上校暗中让乔治·卡达杜尔、凯雷勒（Querelle）医生等一小股朱安党人在诺曼底的比维尔（Biville）登陆。[35]18世纪90年代，赖特与朱安党人并肩作战，被俘后逃出圣殿塔监狱。在叙利亚战役中，他扮作阿拉伯人刺探法军情报，并组织了数起类似的秘密行动。[36]

拿破仑坚持亲阅全部原始密报，以免依赖他人解读。他和富歇发现了凯雷勒及其同党特罗什（Troche）。“要么我错得离谱，”拿破仑提起凯雷勒时道，“要么这家伙知道点什么。”[37]阴谋者达努维尔（Danouville）在赖特的一处登陆地被捕，后在狱中自缢身亡。拿破仑的副官菲利普·德·塞居尔评价道，此事“证明了阴谋的严重性，但未提供任何线索”。[38]

1804年1月16日，赖特接着送夏尔·皮舍格吕将军（前布列讷教员、法国革命战争英雄，原是雅各宾分子，后蜕变为保王党人）及另外7名同谋在比维尔登陆，然后他返回了肯特的英国海军情报基地沃尔默城堡（Walmer Castle）。[39]赖特听命于北海舰队司令、海军将领基思勋爵，基思又向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将领圣文森特（St Vincent）伯爵汇报工作。圣文森特自己的指令则来自霍克斯伯里勋爵：“最重要的是，赖特上尉应全力参与。”其他文件使英国政府与卡达杜尔的阴谋紧密相连，这种联系对二者而言都达到了最密切的水平，其中一份源自基思的文件特别指出，赖特“奉命从事秘密微妙的工作”。[40]数封书信进一步证明，1804年英国政府直接插手谋杀拿破仑的阴谋。在这些信中，第一封写于1803年6月22日，寄信人是沃尔特·斯潘塞（Walter Spencer）先生，收信人是英国内阁高官卡斯尔雷（Castlereagh）勋爵。斯潘塞要求卡斯

尔雷还他150英镑、还米歇尔·德·博纳伊（Michelle de Bonneuil）1000英镑。博纳伊是保王党阴谋者，拥有多重身份，在《亚眠条约》确立的和平时期，他去爱丁堡（Edinburgh）拜见了路易十八的弟弟阿图瓦（Artois）伯爵，即未来的国王夏尔十世（Charles X），由此为人所知。斯潘塞说，“卡斯尔雷勋爵计划在1803年绑架波拿巴，为了实施这桩政治密谋”，在英国驻海牙（Hague）公使利斯顿（Liston）先生的协调下，他和博纳伊预支了这笔钱。[41]（当时，“绑架”拿破仑的阴谋是刺杀的透明伪装。）在这起交易中，政府并无直接罪责，这也不出所料。然而，卡斯尔雷最亲密的政治盟友、议员乔治·霍尔福德（George Holford）致信斯潘塞，告诉对方要是他“不嫌麻烦找来唐宁街，卡斯尔雷阁下就会找他麻烦”。如果斯潘塞是在异想天开，那么霍尔福德不大可能会这么做。

1月28日，皮舍格吕会见莫罗将军，后者对阴谋一事含糊其辞。问题的关键是，莫罗没有警告政府，结果自己受了牵连。他静观其变，因为万一拿破仑遭“绑架”，国民也许会转而拥戴他——霍恩林登的胜利者。此时莫罗已告诉蒂埃博将军，他认为拿破仑是“有史以来最野心勃勃的军人”，让他当统治者意味着“我们所有的辛劳、所有这些希望、所有那些荣耀都会消亡”。[42]

1月29日，英国密探库森（Courson）被捕，此事助富歇拼凑出阴谋的概貌。一名法国情报官员耍了个花招，他化名罗塞（Rosey）上尉，设法说服英国驻斯图加特公使、西德尼·史密斯的弟弟斯潘塞·史密斯相信自己是法国异议派将军的副官。赢得史密斯的信任后，“罗塞”立刻获知了密谋的相关信息。[43]富歇在伦敦设有谍报网，根据它提供的情报，他告诉拿破仑，离皮舍格吕动身去法国还有三天时，此人曾在肯辛顿（Kensington）与一名英国大臣进餐，而且莫罗也和密谋者有联系。拿破仑着实吃了一惊。“莫罗！”他尖叫道，“什么！莫罗搞这种阴谋！”在确认皮舍格吕的确在法国后，他当即下令逮捕莫罗将军。“整出

密谋蠢不可耐，”拿破仑致信在汉诺威统军的让-约瑟夫·德索勒（Jean-Joseph Dessolle）将军，此人是莫罗的朋友和前参谋长，“唯有它的邪恶能和此等愚蠢相提并论。人心如深不可测的深渊，最敏锐的目光也无法判别它的想法。”[44]

没过多久，巴黎城门卫队就扩充了人手，并奉命搜寻高大魁梧的卡达杜尔；杜伊勒里宫和马尔迈松城堡高度戒备，并更改了通行口令；凯雷勒医生被捕，后来被关进首都的修道院监狱（Abbaye prison）。[45]面对断头台的威胁，凯雷勒交代了卡达杜尔的藏身地（maison de confiance）金钟酒馆（Cloche d’Or tavern）。由于拿破仑不希望富歇过分集权，他此前便让萨瓦里指挥一支独立的秘密警察部队。因此在同一时间，萨瓦里便去了比维尔，力图截住赖特。2月8日，卡达杜尔的仆人路易·皮科（Louis Picot）在金钟酒馆被捕。安保部门在皮科身上动用拇指夹，他崩溃了，供出卡达杜尔在帕西（Passy）附近的沙约（Chaillot）的躲藏地，但卡达杜尔也不在那儿。卡达杜尔的副手布韦·德·洛奇耶（Bouvet de Lozier）试图自缢，可他“被救活了，重新陷入苦难之中”，于是他出言证实皮舍格吕和莫罗确曾参与阴谋。[46]

2月15日上午8点，莫罗在沙朗（Charenton）的桥上被捕，随后被押至圣殿塔监狱。[47]次日，拿破仑下令逮捕将军让-雅克·利埃贝尔（Jean-Jacques Liébert）和约瑟夫·苏昂（Joseph Souham），理由是他们亲近莫罗（两人后来脱罪，官复原职）。19日，他告诉苏尔特，警察收缴了15匹马和一些制服，这些东西原本将用于在巴黎和马尔迈松之间的道路上袭击他，但他冷静地补充道：“你不可过分关注巴黎之事。”[48]拿破仑还致信梅尔齐：“警察监视一切阴谋，所以我从未遇险。”[49]

2月26日晚，宪兵去第二区的沙巴奈街（rue Chabanais）逮捕皮舍格吕，当时他正在睡觉。警察上门后，他赤手空拳地与其中三人搏斗。[50]“他激烈挣扎，”塞居尔回忆道，“宪兵狠狠地殴打他身体最柔软

的部分，打得他昏死过去，搏斗这才停止。”[51]次日拿破仑首次得知，有迹象表明阴谋可能牵涉昂吉安（Enghien）公爵。

英俊的昂吉安公爵路易·德·波旁·孔代（Louis de Bourbon Condé）现年31岁，他是路易十三的嫡系后代，其祖父孔代亲王曾在瓦尔米之战中指挥流亡者的军队。一名阴谋者作证说，某位主谋进门时所有人起立。富歇便断言道，波旁亲王中只有昂吉安公爵符合此人描述的主谋体貌，也只有他待在近得能去法国开会的地方。这是建立在间接证据上的悲剧性错误。

迟至3月12日，拿破仑还一直相信1793年投靠奥军的叛徒、法军将领夏尔·弗朗索瓦·迪穆里埃去了埃滕海姆（Ettenheim）的昂吉安公爵宅邸拜访他，而埃滕海姆距法国和巴登的边境仅有10英里。塞居尔回忆道，拿破仑对警长雷亚尔说：

> 什么？你不是告诉我昂吉安公爵离我的边境只有4里格（12英里）吗？难道我是条狗，得死在大街上吗？难道想杀我的凶手是一方神圣吗？为什么没人警告我他们就在埃滕海姆集会？我正是受害者。现在我该以牙还牙。罪行最深重的阴谋主谋必须赎罪。[52]

富歇告诉拿破仑，“你身边危机四伏”，并说服他相信昂吉安公爵是幕后推手，塔列朗也靠同一份薄弱的证据让他确信此念。[53]

3月9日晚上7点，卡达杜尔终于在洛代翁广场（Place de l’Odéon）落网，但被捕前，他在马车追逐中杀死一名宪兵，还打伤另外一名。两小时后，拿破仑对达武说，逮捕的消息“让民众开心，此景令人感动”。[54]卡达杜尔痛快地承认他是来巴黎刺杀拿破仑，但未提到昂吉安公爵。

次日，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开会。塔列朗、富歇、康巴塞雷斯、勒布伦和雷尼耶（Régnier）参加了会议，并同意绑架昂吉安公爵。多年

后，拿破仑声称塔列朗劝服他采用此策，1828年的康巴塞雷斯回忆录也支持这一说法[55]。[56]拿破仑对贝尔蒂埃说了他的决定。他命令掌马官阿尔芒·德·科兰古（Armand de Caulaincourt）将军监督起自奥芬堡（Offenburg）的行动，又选派执政卫队掷弹骑兵指挥官米歇尔·奥德内（Michel Ordener，康巴塞雷斯说他是“只会服从的人”）将军实施绑架。“从埃滕海姆来巴黎组织谋杀，以为待在莱茵河后就安全了，”3月12日，拿破仑告诉萨瓦里，“这要超出玩笑范围了！我要是放过这事就太蠢了。”[57]接着他去了马尔迈松，在那儿一直待到20日早晨。

1804年3月15日（周四）清晨5点，奥德内将军率一支龙骑兵分队在埃滕海姆的昂吉安公爵宅邸绑架了公爵，把他押至斯特拉斯堡的要塞，一同被带去的还有公爵的狗、文件以及他放在保险柜里的230万法郎。[58]没有迪穆里埃的痕迹，（人们很快就发现）出现他的名字纯属误会。与此同时，科兰古前往卡尔斯鲁厄（Carlsruhe）[59]，将塔列朗写的侵犯巴登主权的解释信呈给巴登公爵。3月18日上午，拿破仑和约瑟芬说了绑架之事。约瑟芬强烈反对，恳求拿破仑不要处死昂吉安公爵，她这样做既是为了维护他的名誉，同样也是因为她潜意识里对昂吉安公爵怀有保王主义的同情或惋惜。[60]拿破仑对约瑟芬说她不懂政治，不听其言。[61]

次日上午，阿尔萨斯的信使告诉拿破仑，昂吉安公爵的文件不能证明他和卡达杜尔的阴谋有关，但这些文书的确表明他曾提出去英军服役，并收受来自伦敦的巨款、给予其他流亡者英国黄金，而且若奥军入侵法国，他也盼望能随行。[62]此外，他还和伦敦的侨民局（英国安保机关）官员威廉·威克姆（William Wickham）、斯图加特的斯潘塞·史密斯通信。[63]“除了少数情况，每个月我都会收到左岸老战友的请求，”昂吉安在一封信中写道，“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无论是否在岗，他们只待聚集之刻，只盼奉命带自己的朋友来见我。”[64]1803年9月，公爵承诺，若拿破仑遇刺，他就在阿尔萨斯发动正统王朝的（即保王党的反革

命）政变，并写道，“我等待着，期盼着，但毫不知情”，所以他显然准备就绪，尽管他不是特别清楚卡达杜尔和皮舍格吕的阴谋。然而，这些情况很难构成处死公爵的充足理由，唯一的例外是他寄给路易十八的一封信，此信口吻坚定，要求对方终止进一步的阴谋活动，

“正统王朝血脉没什么不可侵犯之处。”拿破仑当时如此说道。[65]1804年3月18日下午，他命令巴黎总督缪拉组建军事法庭。缪拉说（至少日后他自称说过）这实际上是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他不想插手。[66]谁也不愿为接下来的一幕负责，因此整件事充斥声明、驳斥、指责与辩解。塔列朗和萨瓦里互相斥责，科兰古声称不知政府会处死昂吉安公爵。最终责任当然落在了拿破仑头上，事后也只有他辩称死刑判决合理，他为自卫权辩护，并如此评价波旁：“我的血到底不是泥做的，当时我应该叫他们看看，我的血和他们的等价。”[67]在厄尔巴岛上，他替自己的行为申辩，“理由是（昂吉安公爵）牵涉反叛阴谋，曾两度乔装后前往斯特拉斯堡”。[68]

3月20日（周二）上午，拿破仑返回杜伊勒里宫。此前拿破仑同缪拉争执，威胁送对方回他在凯尔西（Quercy）的庄园，然后缪拉终于同意召集军事法庭。拿破仑随后去了马尔迈松，午后，塔列朗在当地花园同他散步。[69]没多久约瑟夫来了。下午3点，信使报称法军正将昂吉安公爵带往可怕的主塔（Le Donjon），该塔是万塞讷城堡的主楼，也是欧洲第一高塔，高达150英尺，在纷繁年代中，米拉波、狄德罗、萨德（Sade）侯爵和玛塔·哈丽都当过塔中囚徒。下午5点30分，昂吉安公爵到达主塔。拿破仑派萨瓦里给缪拉捎信，要求确保“事情”当晚了结。他亲自拟定警长雷亚尔盘问昂吉安公爵的11个问题，如“你是否培植了对抗国家的武装力量？”“你接受英国的资金吗？”“你是否主动提出加入英军，以便去汉诺威同莫尔捷将军对战？”“你是否主动提出为共和国逃兵组建兵团？”公爵如实回答，没有为自己开脱。[70]军事法庭首席法官皮埃尔-奥古斯丁·于兰（Pierre-Augustin Hulin）将军曾在1789年攻占巴士

底狱，如今他是执政卫队掷弹兵指挥官。于兰日后抗议道，他也认为法庭会判昂吉安公爵死缓。

3月21日（周三）凌晨2点开始的审讯是审判界最简短的典型。庭审中，昂吉安公爵告诉于兰和五名上校，他喜欢运动，所以住在埃滕海姆。公爵也“坦率地宣称，他准备协助英国进攻法国，但他否认和皮舍格吕有任何关系，并为此高兴”。[71]《共和三年雾月二十五日法》第5章第1节第7条规定：“一旦在法国或其敌对国、征服国发现培植反法武装的流亡者，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对其实施逮捕与审判。”昂吉安公爵承认他接受英国资助，并扶持反法武装，这两件事在法国都是重罪。若他没有认罪，保险柜里那一大笔钱反正也能让他承担罪名。

塞居尔说，昂吉安公爵随后“被匆匆带往城堡护城河边，他在那儿遭到枪决，然后葬入已经挖好的坟墓”。[72]公爵的遗言是：“那么我必须死在法国人手中了！”[73]此言相当平淡，但在当时的情境下情有可原。他的狗后来给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Gustav IV），它的项圈上写着：“我属于（原文如此）不幸的昂吉安公爵。”[74]

当晚，马尔迈松举办招待会庆祝《民法典》颁布。这部法典巧妙地凸显了拿破仑的两面——冷酷无情的独裁者与灵感充沛的立法者。处决昂吉安公爵一事公开后，欧洲一片哗然，所有人几乎都回想起科西嘉人的族间复仇嗜好，珀莱也记载道，巴黎人担心拿破仑已经“堕入”罗伯斯庇尔的“魔道”。[75]欧洲上下的自由派人士开始改变对拿破仑的看法。正是在此时，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和邦雅曼·康斯坦转而反对他。俄国抗议处刑，作为回应，拿破仑命令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戴杜维尔将军索取通行证。6月7日，大使照办，此后法俄关系严重恶化，两国最终开战。[76]常有人误以为塔列朗说了一句质疑处死公爵的评价：“这是蠢事，比犯罪还糟。”然而，不管说这话的人是富歇还是布莱·德·拉默尔特，它都是句实话。只有第一执政不明白这点。

拿破仑默认自己的行为不受欢迎。3月23日，他返回巴黎，“蓦地坐进”参政院的扶手椅，“眉头紧皱”，说：“巴黎人……是一群傻瓜（一帮看客）[77]，相信最荒谬的报道。”然后他补充道，“我们必须学会轻视”公众意见的“反复无常”。[78]他接着说，“我探究人心不是为了揭露他们的隐秘悲伤”，此言（大概无意中）回应了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话。拿破仑提及巴登公爵几乎没反应，《乌得勒支条约》签订后路易十八也被逐出斯图加特，以及俄国间谍。他还说自己恼火《巴黎日报》过早披露昂吉安公爵“阴谋”的细节。“拿破仑一边这样滔滔不绝，一边经常打断自己，”珀莱指出，“因为他显然感到有必要申辩，但是不确定该说什么，因此他的话含糊不清、语无伦次。”[79]他说完后，无人接腔，珀莱认为“这时的沉默相当显著”。拿破仑离开房间，会议结束。

周日的弥撒结束后，塞居尔注意到，拿破仑身边的人群“带着谨慎的好奇心听他说话，他们沮丧失望、局促不安，大部分时候保持无声的强烈抗议”。结果，“他那傲慢严肃的举止原本倾向于张扬，后来变得愈发严肃内敛”。[80]昂吉安公爵或许没有葬礼，但是人们仿佛在为他守灵。

4月6日上午，有人发现夏尔·皮舍格吕死在狱中。《箴言报》称，他当时在读塞内加笔下的加图自尽事件，现场遗留的书翻到了“阴谋者不应畏死”这句话。[81]官方解释称，他“通过用一根棍子拧紧自己的丝绸领结的方式”让自己窒息而死。[82]常有人指控拿破仑在处死昂吉安公爵后迅速下令谋杀皮舍格吕，甚至宣称他派四名马穆鲁克执行任务，次日又枪决了他们。[83]我们一向可以指望塔列朗口吐妙语，他如此描述皮舍格吕之死：“既非常突然又非常适时。”[84]然而，并无任何证据，哪怕是间接证据表明拿破仑与此事有关。事实上，他的支持者辩称，昂吉安公爵一事搞砸后，他特别希望有机会先在法庭上公开证实皮舍格吕的罪行，然后对其罪恶施加同样公开的惩罚，所以谋害皮舍格吕对他全无益处。

次月，拿破仑欣慰地得知赖特上尉归案。因为无风，赖特的双桅横帆船滞留在布列塔尼的纳瓦洛港（Navalo），经过两小时的战斗，他被俘了。曾在叙利亚服役的一名法军军官认出了赖特，于是他被押回六年前曾从中脱身的圣殿塔监狱。皮舍格吕死后又过了十八个月，即1805年10月27日，人们发现赖特遭人割喉，横尸狱中。十年后，西德尼·史密斯调查此案，称赖特死于谋杀，但是当局再次声明他是自杀的。1815年拿破仑声称，直到一年前埃布灵顿（Ebrington）勋爵在厄尔巴岛提起赖特上尉，他才知晓此人。他还说赖特军衔太低，不足以让他“重视其死讯”。[85]事实上，拿破仑曾致信西班牙大使、海军将领费德里科·格拉维纳（Federico Gravina），说赖特被俘一事令他满意，“霍克斯伯里勋爵和那些卑劣到把谋杀和犯罪当成作战手段的人将遗臭后世”。[86]这并不能说明拿破仑是在撒谎。在此期间的几年之中，他寄了几万封信，因此他没准只是忘了，但是某人“军衔低得”不足以引他的注意的说法就不可信了。仅仅在赖特死前一个月，拿破仑还致信宗教事务部长，命令对方“向布尔日（Bourges）神父罗贝尔（Robert）先生传达我的不满，8月15日那天，他的布道糟透了”。[87]

昂吉安公爵、皮舍格吕及赖特之死被当作统治者拿破仑复仇心切的决定性证据，但这种观点过分解读了事实。昂吉安公爵受到了合法但不公平的死刑判决，如果说此举判断不周，它也纯属冷酷自卫。另外两人的死亡亦未坐实谋杀之名，更不用说是拿破仑指使的谋杀了。将被处死的囚犯（皮舍格吕）以及将在铁窗中度过漫长战争时期的俘虏（赖特）变得消沉，不过这两个案子的情形也指向其他可能性。[88]最可能的解释是，凶手是富歇、萨瓦里或其他过分热心的下属，他以为下杀手符合拿破仑的意图，这好比亨利二世的骑士谋杀托马斯·阿·贝克特。[89]6月，法庭将审判卡达杜尔、莫罗等阴谋者。

卡达杜尔的阴谋败露后不久，拿破仑在参政院说：“他们想靠打击我来毁灭革命。我会捍卫革命，因为我即革命。”[90]他显然相信自己的

话，某种程度上他也没说错，但恰在此时，他以最明显的姿态背离了大革命的共和主义宣言。昂吉安公爵死后没过几天，参政院向拿破仑写信道贺，用富歇的话说，祝贺信提出也许有必要设立“其他制度”，从而粉碎未来所有阴谋者的希望。[91]“伟人，”这封信奉承地敦促他，“完成你的业绩，让它像你本人的荣耀一样永垂不朽。”[92]倘若日后的刺杀成功，“其他制度”可以保全拿破仑的遗产、保障国家安定。只有创立“其他制度”，他的业绩才能“永垂不朽”。不确定的继承权被视作阴谋的催化剂。

3月28日，拿破仑告诉参政院：“这一主题理应最受关注。就他而言，他一无所求，他对自己的命运非常满意，但他有义务考虑法国的命运和未来的可能性。”拿破仑修改了此前他对王权合法性的评价。“单单一条继承原则就能抑制反革命。”他用类似的口吻补充道。[93]此后，诸省着手递交请愿书，恳求拿破仑称王。报纸开始刊文称赞君主国制度，官方鼓励让·沙（Jean Chas）的《反思君权继承》（*Réflexions sur l’hérédité du pouvoir souverain*）等小册子发行。这些小册子提出，挫败阴谋者的最好办法是建立拿破仑王朝。[94]

3月下旬，这出精心策划的行动已经相当成功，参政院于是争论拿破仑用什么头衔最好。“没人提议国王！”珀莱注意到。参政们倒是讨论了“执政”“亲王”“皇帝”。前两个听来太谦虚，但是珀莱认为，参政院觉得“称帝听来太野心勃勃”。[95]未来的帝国大司仪塞居尔伯爵当时也在会场，其子塞居尔声称，28名国家参政中有27人赞成让拿破仑采用某个世袭头衔。委员会主席汇报时一致推荐称帝，他们说：“唯有帝号才配得上他和法兰西。”[96]拿破仑对碰巧在场的演员塔尔马说：“此刻我们说着话，仿佛在聊天，好吧，我们是在创造历史！”[97]

拿破仑准备好称帝时，很多可能反对他的共和国名将都已离开：奥什、克莱贝尔与茹贝尔已死，迪穆里埃正在流亡，皮舍格吕和莫罗将因

谋反罪受审。只有儒尔当、奥热罗、贝纳多特和布吕内尚在，而拿破仑会用元帅权杖安抚他们。他对苏尔特解释道，“必须终结波旁家族的希望”，此言当然不是全部理由，因为他也想获得奥皇弗朗茨、俄皇亚历山大的地位，兴许还想同奥古斯都、哈德良与君士坦丁大帝平起平坐。[98]1804年，法国其实已是帝国，拿破仑自称合法皇帝不过是承认了这一事实，就像1877年维多利亚（Victoria）女王自称不列颠女皇一样。距路易十六被处决仅过去十一年，可反对恢复世袭君主制的法国人少得惊人，至于那些的确反对的人，政府承诺允许他们在全民公决中投票。

1804年5月10日，小威廉·皮特重登首相之位。他取代摇摇欲坠的阿丁顿政府，决心组建第三次反法同盟，为此他甘愿花费250万英镑，并希望俄国和奥地利入盟。[99]八天后，圣克卢宫举办了时长为十五分钟的典礼。庆典上，拿破仑正式称帝，封约瑟夫为大选侯，封路易为法国司马。此后他号称“上帝与共和国宪法庇佑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这头衔的风格有些复杂，又似乎自相矛盾。[100]在当天的晚宴上，拿破仑一本正经地思忖家人争夺赏赐的方式：“真的，要是听信我的妹妹们，你会觉得我们的父亲是已故国王，而我没有妥善处理他的遗产。”[101]

万一拿破仑无嗣而终，约瑟夫和路易分别是帝位的第一与第二继承人。因为吕西安和热罗姆的婚事遭到哥哥的反对，所以继承序列不包括他们。1803年12月，在法国海军服役的热罗姆去美国休登陆假。休假期间，他没有把自己留作欧洲王朝的联姻对象，而是娶了漂亮的巴尔的摩（Baltimore）女继承人伊丽莎白·帕特森（Elizabeth Patterson），拿破仑于是大为光火。他极尽权力范围内的手段来终结这桩姻缘，如强迫教皇宣布婚姻无效、命令法国官员“公开声明我不会承认19岁年轻人违背祖国之法缔结的婚姻”。[102]除了路易，兄弟们都像他一样娶了心爱的女人，而这对法国无益。

4月20日，拿破仑对法国驻美国大使路易·皮雄（Louis Pichon）说，“我不欠兄弟们任何东西，他们纯粹是我的命运的工具”，并且坚决要求对方设法取消热罗姆的婚姻。后来，他告诉康巴塞雷斯称：“婚姻不过是一对在星月下、花园中、爱坛上结合的爱侣。”[103]教皇不肯配合，声明这桩婚姻不可解除，然而拿破仑仍然称伊丽莎白为热罗姆的“情妇”以及“和他同居的女人”。1805年4月，拿破仑甚至威胁逮捕热罗姆。[104]次月，热罗姆屈服了，他返回军队，同已有身孕的妻子断绝关系。伊丽莎白逃往伦敦，生下一子后返回美国，父亲的家人接待了她。（她的孙子后来当上了司法部长。）

拿破仑严厉指责波利娜在罗马的通奸行为。“要是你长这么大了还任由馊主意摆布，”他警告她，“那就别指望我帮你。”[105]他提起她的丈夫卡米洛·博尔盖塞亲王，补充道：“如果你和他吵架，那要怪你，法国也会对你关起大门。”[106]波利娜现年23岁，她为人虚荣，但毫无疑问性感撩人。拿破仑要求两人的舅父约瑟夫·费施转告妹妹：“我觉得她已不再美丽，过不了几年，她的容貌就会大大凋残，还有……她不应该沉溺于上流社会谴责的恶行。”尽管受了警告，波利娜和丈夫的关系依然恶化。当年8月，她6岁的儿子德尔米德·勒克莱尔（Dermide Leclerc）死于发烧，因为此事，她始终不肯原谅他。[107]

称帝后第二天，拿破仑册封4位荣誉“帝国元帅”与14位现役“帝国元帅”。14名现役元帅为亚历山大·贝尔蒂埃、若阿基姆·缪拉、阿德里安·蒙塞、让-巴蒂斯特·儒尔当、安德烈·马塞纳、皮埃尔·奥热罗、让-巴蒂斯特·贝纳多特、让-德-迪厄·苏尔特、纪尧姆·布吕内（Guillame Brune）、让·拉纳、爱德华·莫尔捷、米歇尔·奈伊、路易-尼古拉·达武和让-巴蒂斯特·贝西埃。[108]1807～1815年，他又封了8位元帅。元帅之位并非军衔，却是一个荣誉头衔，它旨在承认并犒赏拿破仑日后所谓的“神圣火焰”，当然，它也旨在激励其他高级军官。[109]元帅封号表明，拿破仑认为这14人是最优秀的法军指挥官。除了封号，他们也受赏

一根权杖，它放置在红色摩洛哥皮匣中，由白银与天鹅绒制成，并镶嵌着黄金苍鹰。[110]元帅封号并未感动所有人，马塞纳的部下祝贺他时，他只哼了一声："我们有14个呢！"马塞纳能拿到元帅权杖根本就是走运，因为他曾投票反对拿破仑就任终身执政，还批判莫罗将要面对的审判，但他的军事才干不容置疑。[111]达武的确在执政卫队任职，可他尚未在战斗中指挥一个师，然而他还是受封了。假如达武的妻舅勒克莱尔还活着，他很可能不会跻身首批元帅之列。[112]马尔蒙没能加入最早的18人，心情懊丧，朱诺则被视为缺乏帅才——有时甚至缺乏军事才能。[113]

拿破仑确保莱茵军团和意大利军团之间形成7∶7的均势，日后他提拔意大利军团的维克托、马尔蒙、絮歇和莱茵军团的麦克唐纳、乌迪诺、圣西尔、格鲁希，依然大致维持平衡。莫尔捷和苏尔特来自桑布尔-默兹军团，虽然拿破仑不太了解这两人，但他们显然是优秀的战士，苏尔特还能独立指挥。拿破仑也想实现政治均衡：册封布吕内安抚了雅各宾派；儒尔当和蒙塞曾统帅重要的共和国军团。贝纳多特是约瑟夫的襟弟，但他也是个反对派，拿破仑认为最好把他和自己的政权牢牢绑在一起。

很多元帅是工人阶级出身，这颇能叫人想起一句话："每个士兵的背包里都有一根元帅权杖。"10名元帅从列兵中崛起，其中有箍桶匠之子（奈伊）、制革工之子（圣西尔）、执达吏之子（维克托）、酿酒商之子（乌迪诺）、富农之子（莫尔捷）、磨坊主之子（勒菲弗）、旅馆老板之子（缪拉）、家仆之子（奥热罗）、店老板之子（马塞纳）。[114]佩里尼翁、麦克唐纳、马尔蒙、贝尔蒂埃与达武是旧王朝贵族之后，但只有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Józef Poniatowski）公爵和格鲁希侯爵（两人分别在1813年和1815年封帅）是贵族。[115]塞吕里耶曾吹嘘他的父亲有"王家职位"，但事实证明其父是拉昂（Laon）的王家种马场捕鼠人。[116]就像称呼康巴塞雷斯和一些高阶帝国显贵一样，不论

元帅的身世为何，拿破仑写信时一律叫他们“我的兄弟”（Mon cousin）。[117]

元帅们加封头衔，如蓬泰科尔沃（Ponte Corvo）[118]亲王（贝纳多特）、纳沙泰尔（Neufchatel）亲王（贝尔蒂埃）、伊斯特拉（Istra）公爵（贝西埃）和埃克米尔（Ec*km*ühl）[119]亲王（达武）。除了头衔和权杖，拿破仑还给元帅们现金赠款（dotations），有些款项非常丰厚。他最终封了26名元帅，赏赐了其中24人赠款，只有地下共和党人布吕内和儒尔当没拿过这笔钱，尽管布吕内受封了伯爵。[120]多年来，拿破仑分发的现金赠款非常不均，这显然说明了他的偏好。赠款共有600万法郎，受赏最多的4位元帅分到近一半：贝尔蒂埃，100万法郎；马塞纳，93.3万法郎；达武，81.7万法郎；奈伊，72.9万法郎。受赏仅次于这4人的元帅为苏尔特、贝西埃、拉纳和贝纳多特，他们分别领有20万～30万法郎。其他元帅收到的钱不足20万法郎，而圣西尔只有30211法郎，拿破仑尊重他的军事能力，但无法同他本人亲近。[121]

除了封帅，1804年5月18日，拿破仑又合并执政卫队和立法院卫队，正式建立帝国近卫军。近卫军包括参谋部、步兵、骑兵、炮兵，附有战斗工兵和海军的营，它后来分成三部分：老近卫军，由服役多年的老兵组成；中年近卫军，由1807～1809年的参战士兵组成；青年近卫军，由每年征召的优秀新兵组成。精锐部队帝国近卫军迅速膨胀，1804年它有8000人，1812年时却已扩充到10万人。近卫军清楚自己比普通的常规部队优越，拿破仑常把他们留作战略预备，就算把近卫军投入战场，那也只是在关键时刻。近卫军士气被公认为全军最高，不过他们也惹得大军团其他人不满。常规部队正确地认为拿破仑偏袒近卫军，于是嘲笑道，近卫军的绰号“不朽”源自皇帝保护他们的方式。

1804年6月，法院开庭审理莫罗与卡达杜尔重大阴谋案，但是当局差点搞砸了审判。公众依然认为莫罗是仅次于拿破仑的法国著名大英

雄，他没留下任何危及信誉的书面记录，所以指控他的罪证多是道听途说和间接证据。他对平民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做了一番动人的陈述，承认阴谋者们“向我提议（正如人尽皆知的一般），我应当指挥类似雾月十八日事变的广泛暴动”，但他声明自己拒绝了他们，因为尽管他有统军之才，但他“无意领导共和国”。[122]法庭根据紧急状态法律审问莫罗，目睹了对他的普遍真实的同情。法官尽力做出最轻判决，仅判莫罗两年徒刑，这令拿破仑大怒，他随后改判将莫罗流放美国。莫罗夫人拜访拿破仑，恳求减刑，他反驳道：“法官们已经减到底了！”[123]审判期间，莫罗在德意志的前副将克洛德·勒古布（Claude Lecourbe）当众和他握手。事后不久，勒古布去杜伊勒里宫，拿破仑便大叫：“你怎么敢进来！你脏了我的宫殿！”[124]

共21人无罪释放，但除了莫罗，还有4人被判监禁，而卡达杜尔和另外19人（包括贵族波利尼亚克兄弟中的一人）被判死刑。[125]莫罗前往费城，两周后，拿破仑减轻了一些死刑犯的刑罚，其中有布韦·德·洛奇耶、波利尼亚克及另一名贵族里维埃侯爵。6月25日，连同皮科在内的其余罪犯在沙滩广场（Place de Grève）走上断头台，这是拿破仑治下唯一一起大规模斩首。[126]缪拉恼火地发现阿尔芒·德·波利尼亚克（Armand de Polignac）得以减刑，他认为免死原因是其阶级背景，但阿尔芒是拿破仑的布列讷同窗，这点可能也起了作用。“我们超额完成了计划。”卡达杜尔在去断头台之时说道，“我们到法国来是为了给它一个国王，现在给了它一个皇帝。”[127]有谣言称卡达杜尔已接受赦免，同党死后他将被宽恕，为免他们相信传言，他坚持率先赴死。

1804年6月12日，新的帝国政务会（本质上是原参政院）[128]在圣克卢宫开会，商讨拿破仑的加冕形式。参政们短暂考虑了兰斯（法国国王的传统加冕地）、战神广场（因为天气可能不佳被否决）、艾克斯-拉-沙佩勒（因为它与查理曼有联系），最后决定在巴黎圣母院加冕。加冕日为12月2日，这个日期是拿破仑和教皇折中的结果，前者选择了雾月

政变五周年纪念日11月9日，后者选择了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之日圣诞日。[129]政务会接着讨论帝国的纹章标记与官方徽章，克雷泰的特别委员会一致推荐象征古高卢人的小公鸡，不过若此议案未获通过，还会有人支持鹰、狮子、大象、密涅瓦之盾、橡树和玉米穗。勒布伦甚至主张征用波旁的百合花（fleur-de-lis）。[130]米奥正确地批评道，百合花是个“蠢主意”，他转而提出用王座上的拿破仑当徽章。

“公鸡属于农场，”拿破仑说，“它太孱弱了，算不上造物。”塞居尔伯爵赞成狮子，因为它据信是猎豹克星，让·洛蒙（Jean Laumond）则赞成公认不会下跪的王家动物大象（这种观点是错的）。康巴塞雷斯提议用蜜蜂，因为它们有一个强大的领袖（尽管是女王），拉屈埃将军补充道，蜜蜂既能蜇刺又能酿蜜。德农建议用鹰，可问题在于鹰已经是奥地利、普鲁士、美国和波兰的象征。政务会没有投票，但拿破仑选择了狮子。会议继续讨论新铸币上的题字，相当奇怪的是，大家同意保留“法兰西共和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09年。散会后不久，拿破仑决定把狮子改成展翅雄鹰，因为它“确认帝国威严，引人追忆查理曼”。[131]鹰也能让人回想古罗马。

单单一个徽章满足不了拿破仑，他又把蜜蜂定为本人和家族的徽记，它后来成了地毯、窗帘、服饰、御座、盾徽、权杖、书籍等很多帝国行头的装饰主题。1653年在图尔奈（Tournai），克洛维（Clovis）之父、5世纪的法兰克国王希尔代里克一世（Childeric Ⅰ）之墓重见天日，墓中出土了数百只用黄金与石榴石制成的蜜蜂（也可能是蝉，甚至是画错了的鹰），它们象征不朽与繁衍。[132]拿破仑就这样挪用了希尔代里克的蜜蜂，故意将波拿巴家族同法国本身的开国者古墨洛温王朝相连。

8月7日，是否创建世袭帝国的全民公决结果公布。[133]陆军中有120032人赞成、海军中有16224人赞成，内政部长波塔利斯给拿破仑看

军队的赞成票，而他仅仅掏出钢笔，把两个数字四舍五入，于是陆海军的赞成票数变成了40万和5万，反对票则无记录。[134]即便如此，比起终身执政的全民公决，此次公决最终结果（3572329人赞成，2579人反对）的赞成票还是少了8万张。[135]有证据表明某些军官因投反对票而被革职，不过日后他们通常也回归了军队，索利尼亚克（Solignac）将军便是其中之一。四年后，他亲自恳求皇帝“恩准他去西班牙分享军事荣誉、承担军事风险”，于是他成了师级将军。[136]

1804年7月14日，伟大的法军元帅沃邦与蒂雷纳的遗骨迁葬入荣军院。值此场合，拿破仑初次封赏法国的新勋位阶层荣誉军团，不计出身地褒奖法兰西卓越功臣。首批荣誉军团勋章是纯白色珐琅彩“五星”[137]，上系红色绶带，但是除了勋章，受勋者还能根据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领取经济津贴。荣勋团有15支分队，成员等级有大军官级、指挥官级、军官级和士兵级。每支分队领受20万法郎，以便每年给适格人员发放奖金。

一些左派人士抱怨道，恢复荣誉称号彻底违反了大革命的社会平等理念。拿破仑先前也想重建荣誉制度，莫罗嘲讽此事道，这是授予自己的厨师“炖锅勋章”。然而，荣誉军团在军中可谓立竿见影。众所周知，要弄清楚在多少壮举背后“星星”至少是部分动因是不可能的。所有法军军旗上都绣着“祖国与荣誉”，拿破仑把这句话定为荣誉军团箴言。[138]19世纪80年代，雅各宾派努力向“美德共和国”的军队灌输革命理论，教导他们为公众幸福牺牲自我，和那些理念相比，现在士兵们明显更看重直接来自拿破仑的奖章、晋升、津贴和认可。[139]

吸收平民进入荣誉军团系刻意之举。只要其余社会成员效法军事品德，特别是忠诚和服从，他们就能获得荣誉。拿破仑任军团长，但是“人们认为荣誉军团偏向军队，正是为了消除这一看法”，他拒绝任命协助创建军团的马蒂厄·迪马将军为大总监，反而选择自然主义者、元

老院议员、法兰西学院副院长贝尔纳·拉塞佩德（Bernard Lacépède）管理军团。[140]拿破仑授予3.8万人红绶带（rubans rouges），其中3.4万人（或者说89%的人）是军人或水手，不过拉普拉斯、蒙日、贝托莱、沙普塔尔等学者也受封，省长及数名参与法典编撰的法学家亦然。拿破仑还在圣但尼（Saint-Denis）建立优异寄宿制学校荣誉军团教育学院（Maison d’Éducation de la Légion d’Honneur），为服现役时死亡的受勋者之女提供免费教育。教育学院和圣日耳曼-昂莱（Saint-Germain-en-Laye）的军团公立中学保留至今。

1802年5月，在某次参政院会议上，参政们正讨论创立荣誉军团，律师泰奥菲勒·贝利埃对整个构想嗤之以鼻，拿破仑回答道：

> 你对我说，阶级殊荣是君主的花哨小伎俩。我不同意，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罢，你来给我找一个没有殊荣的共和国。你叫这些勋章和绶带花哨小玩意儿，好吧，正是这些小玩意儿能使唤人。我不会对公众说下面的话，但是我应该在贤明政客的集会上说：我看法国人并不热爱自由与平等，他们没有在十年革命中改变，依然是野蛮善变的高卢人。他们有一种感情——荣誉感。我们必须助长这种情怀。人民大声疾呼，要求殊荣。看看群众如何敬畏外国外交官佩戴的奖章和勋章。我们得恢复这些殊荣。已经有太多摧毁，我们必须将之重建。政府存在着，获得拥护与权力，可国家本身是什么？一盘散沙。[141]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拿破仑说：“我们必须在法兰西土壤中埋入一些充当支柱的花岗巨岩。”引用“正是这些小玩意儿能使唤人”时，人们常常严重脱离语境，暗示拿破仑在冷嘲热讽，然而完整的引文表明，事实上他在称赞作为荣誉物质载体的“小玩意儿”。出席会议的24名参政中，有10人投票反对成立荣誉军团，因为他们不赞成照它的方式重建阶级殊荣。不过，其中9人后来接受了星章或伯爵头衔。[142]（贝利埃本人二者兼得。）

1804年8月16日（周四），布洛涅军营举行盛典。典礼上，拿破仑在军中分发第一批荣誉军团星章。展示的勋章搁在百年战争将领贝特朗·杜盖克兰的盔甲上，盔甲旁边还摆着16世纪法国骑兵代表人物巴亚尔

骑士的头盔。布洛涅、安特卫普和瑟堡响起炮声，宣告拿破仑当着6万名士兵和2万名观众的面授予2000人勋章。1000多名鼓手演奏《在田野》（*Aux Champs*）的军乐调子，加农炮及时鸣炮回应。一名旁观者记载道，从法国的敌人手中缴获的200面军旗“血迹斑斑，被加农炮轰得破破烂烂，此时它们成了恰当的华盖”。[143]次月，拿破仑致信教皇时首次使用“我的人民”。[144]他也像亨利四世称呼玛丽·德·美第奇一样，开始叫约瑟芬“夫人与爱妻”。[145]

10月2日，西德尼·史密斯爵士进攻布洛涅舰队未遂，拿破仑不禁担忧港内火攻船的作用。他照例想着其他大大小小的事，命令富歇四天后取消皮埃蒙特剧院的禁令，允许观众对不喜欢的表演吹口哨。[146]史密斯进攻失败后第四天，皇家海军又对西班牙宝船舰队不宣而战，这回英军的战果丰硕得多。他们击沉了1艘船，俘获其余3艘船，且被俘船只装载的西班牙银币与金锭一共价值90万英镑。此乃公然的海盗行径，但《圣伊尔德丰索密约》签订后西班牙一直是法国的盟友，英国怀疑，一旦这批财物在加的斯（Cádiz）安全卸下，西班牙就会对英宣战。

单单1804年10月某日，拿破仑就写了22封信，充分展示其娴熟的统治手腕。这些信的内容涵盖西班牙耶稣会的重建（“我绝不允许法国发生这种事”）、巴黎的英国人人数（“找到的那些都送走了吗？”）、对海军部长德克雷的质问（“留海军将领在巴黎究竟是图什么？”）、整合40座巴黎修女院对女性教育的益处、英国狩猎法的移植、对法律界人士的谴责（“只有犯罪和腐败能激励这帮话匣子与革命煽动者”）以及大量其他事务。[147]拿破仑经常烦扰德克雷，也不时穿插片刻亲和力。“抱歉惹你生气了，”12月，他致信德克雷时提及自己的怒意，“气头终于过去了，一点都没留下，所以我希望你对我不再有一丝怨恨。”[148]

10月24日晚，法国人来到普鲁士保护的汉萨同盟（Dudesche Hanse）自由城市汉堡（Hamburg）附近，在英国外交官乔治·朗博尔德

（George Rumbold）爵士的乡下住宅绑架了他，把他押至圣殿塔监狱，此举就像不久前皇家海军的做派一样不尊重国际法。像慕尼黑的弗朗西斯·德雷克与斯图加特的斯潘塞·史密斯一样，朗博尔德支持流亡者的阴谋，在四十八小时的审讯后，他获释并返回了英国。普鲁士国王慎重地抗议法国侵犯汉堡主权。拿破仑认为，大使照理是“负责调解的官员，永远肩负道德基础上的神圣职责”，但是英国政府把朗博尔德“当成有权做任何事的战争工具”。他命令塔列朗提出对英国人的质疑：“难道欧洲君主至多是一大群印度土豪吗？”[149]

加冕礼正在筹备。“服装制作有些滞后，”康巴塞雷斯警告拿破仑道，“可我的已经做好了。”[150]11月2日，教皇从罗马去巴黎，尽管众人皆知他曾为“伟大的无辜牺牲品”昂吉安公爵落泪。[151]25日，拿破仑在内穆尔（Nemours）和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之间同教皇会面，三天后他们一起进入巴黎。拿破仑命令军官们把教皇当作身后聚集20万大军的人物来接待，这差不多是他对别人的最高赞誉。[152]为了确保教皇主持加冕礼，他答应不再依靠1796年举办的政府婚礼的效力，而是按照天主教仪式同约瑟芬结婚。于是，12月1日晚，红衣主教费施在杜伊勒里宫当着塔列朗、贝尔蒂埃和迪罗克的面主持宗教婚礼。[153]约瑟芬把婚姻证明交给欧仁保管，以防拿破仑矢口否认此事。

加冕使波拿巴家族和博阿尔内家族潜藏的矛盾浮出水面。约瑟夫反对约瑟芬加冕，因为这意味着奥尔唐斯和路易的孩子将是皇后的孙子，而他的子女只是中产阶级的孙子。[154]拿破仑的三个妹妹都不肯捧约瑟芬的拖裙。吕西安根本不想参加典礼，太后也支持他，决定和他一同待在罗马，尽管拿破仑已经送给她一幢巴黎大宅。[155]“在法国，有成千上万人对国家的贡献比他们的大，”拿破仑怒从中来，对勒德雷尔说起自己的兄弟，“包括你。”[156]相形之下，他疼爱欧仁和奥尔唐斯。“我喜欢这些孩子，因为他们总是急着取悦我。”[157]欧仁曾在埃及负伤，所以皇帝对他评价很高：“假如加农炮开火，是欧仁看见发生了什么；倘若要

跨过河沟，是欧仁帮了我一把。”兄弟姐妹们诽谤博阿尔内家族，拿破仑耸耸肩：“他们说我的妻子虚伪，说她的孩子们故意对我热情过头。嗯，我希望他们当我是老叔父，这为我的生活增添一分甜蜜，我正在变老……我想休息一下。”[158]当时他才35岁，但这一观点和他对约瑟芬的支持都成立。“我的妻子是个贤淑的女人，不曾伤害他们。她靠钻石、华服与衰老的不幸……满足自己。我对她的爱从不盲目。立她为后彰显公平。我归根到底是个公正的人。”[159]7月，她去艾克斯泡温泉，他坚持要她在华盖下做礼拜，祭坛右侧也安排了她的御座。[160]此后她莅临城市时，加农炮亦鸣炮致敬。

拿破仑对妹妹们几乎像对兄弟们一样慷慨。埃莉萨最先得到亲王国卢卡，但她依然不停地发牢骚。波利娜没什么政治野心，1806年3月，拿破仑封她为瓜斯塔拉藩属女公爵，还封卡罗琳为贝格（Berg）大公夫人。她们好像都没什么感激之情。1805年6月，拿破仑赠予太后布列讷附近的蓬城堡及其翻新维护费16万法郎，“在那儿，你拥有法国最美丽的一些乡村”，至少她表达了感谢。太后很可能比她的所有女儿都更适合统治，但她对权力没兴趣。[161]她积攒多年的财物估计有40万法郎。[162]拿破仑将头衔与财富倾泻在家人身上，与此同时，他也怀有更世俗的忧虑，担心士兵们分到的面包品质不佳。他冲贝尔蒂埃抱怨道，军队采购劣质谷物，下令“今后一律用黄豆取代白豆”。[163]

1804年12月2日（周日），拿破仑和约瑟芬在巴黎圣母院加冕。虽说组织工作一定程度上拖到了最后一刻，加冕礼仍是一次壮丽的盛典。早上6点，雪花飘落，第一批客人开始到场，他们步入抹有灰泥的木质新哥特式天棚，此物用于掩盖大革命时期偶像破坏行动造成的毁坏痕迹。四天前，暴风雪刮倒天棚，弄坏了它的固定物和木头支柱，直到上午10点30分教皇队列到达时，最后的风暴冲击才逐渐减弱。[164]立法机关、上诉法院（上诉法院代表身着火焰色长袍）、地方诸省、荣誉军团、最高检察院、军需部、殖民地、商会、国民自卫军、法兰西学院、

政府各部门、农会及很多其他团体的代表们（军方代表人数尤多，他们的最低军衔是旅级将军）将请柬交给92名收票员。入场后，代表们随即在看台上闲逛，他们聊天、妨碍工作人员，大体上是在制造混乱。早上7点，460名音乐家与合唱队成员开始在教堂侧廊集合，其中有帝国教堂管弦乐队全员，还有人来自巴黎国立音乐学院（Conservatoire de Paris）、费多剧院、歌剧院、近卫掷弹兵与近卫猎兵。[165]典礼组织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路易·德·丰塔纳最后只好指示士兵们命令大家坐下。[166]

上午9点30分，外交使团成员大都到场。昂吉安公爵尸骨未寒，但是俄国和瑞典大使照样来了。57辆大车装载的塞纳河河沙铺撒在杜伊勒里宫庭院的一小片泥泞土地上，工人们工作一晚能拿4法郎，这是史无前例的薪水。当日早晨，新任侍从泰奥多尔·德·蒂亚尔（Théodore de Thiard）进入拿破仑的更衣室，发现他“已经换上点缀着金色蜜蜂的白色天鹅绒长裤、亨利四世风格蕾丝立领，外面还套着一件猎骑兵制服”。[167]蒂亚尔记载道，“若不是因为此刻气氛肃穆”，他“看到这不搭调的穿着会忍俊不禁”。拿破仑在去巴黎圣母院之前脱掉了军装。

上午10点，礼炮轰鸣，宣告拿破仑和约瑟芬从杜伊勒里宫启行。“加冕马车非常华丽”，一名侍臣写道，“它装着玻璃，没有挡板……陛下们上车时搞错了边，坐到前面去了，但他们立刻察觉到了错误，大笑着裁回后座。”[168]队伍规模太大，有好几次他们不得不中途停下，等待通过堵塞的地段。巴黎总督缪拉走在最前头，身后跟着他的部下和四个卡宾枪骑兵中队，他们之后是胸甲骑兵、近卫猎骑兵和一个马穆鲁克中队（衣着最光鲜）。再往后则是传令兵，他们骑着马，身穿绣着雄鹰的紫色天鹅绒无袖制服，并携带饰有蜜蜂的权杖。

八匹佩戴白色羽饰的白马拉着拿破仑和约瑟芬的马车，车夫塞萨尔穿着镶金色蕾丝绿色长外套。拿破仑身着镶嵌黄金与宝石的紫色天鹅绒

无袖制服。约瑟芬“妆化得相当好，衬得她仿佛只有25岁”，她穿着白色礼袍和镶嵌金银的丝缎披风。她的小冠冕、耳环、项链和腰带上都有钻石。只有沿途列队的掷弹兵穿着那个时代的制服，否则一切派头纯属兼备古典与哥特风格的奢侈品。军人众多，有的说法估计他们有8万人。军队容易挡住群众视线，此外天气寒冷，所以观众虽在欢呼但也保持了冷静。[169]

上午11点，队伍来到大教堂旁边的大主教宫殿。拿破仑为典礼更衣，众人则坐在长木椅上发抖。拿破仑身着拖到脚踝的镶金丝缎长袍，外面套着内衬貂皮的绯红色天鹅绒披风，这件披风以金色蜜蜂为主题，其边缘镶着橄榄树叶、月桂树叶与橡树叶。披风的重量超过80磅，所以约瑟夫、路易、勒布伦和康巴塞雷斯合力才把它披到他身上。[170]“要是爸爸现在能看着我们就好了。”拿破仑和约瑟夫互相端详对方的华服时，他用意大利语对哥哥说。[171]上午11点45分，拿破仑和约瑟芬已换上庆典礼服，准备好去见巴黎大主教、红衣主教贝卢瓦，他将在大教堂入口迎接皇帝夫妇，向他们泼洒圣水。[172]

侍女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距拿破仑只有十步，她指出：“典礼时间长，他好像倦了，我见他多次压住哈欠。不管怎么说，他恰当地完成了所有该做的事。教皇在他的头部和双手涂抹三层香油时，根据他的目光所指，我猜他只想着擦掉那些油。”[173]仪式以波旁王朝礼制为基，但拿破仑打破了传统，他没有忏悔，也没有食圣餐。

拿破仑在加冕时用了两顶皇冠。第一顶是金色月桂花冠，这顶皇冠旨在引人回想罗马帝国，从进入大教堂到加冕礼结束，他始终戴着它；第二顶是查理曼加冕冠的复制品，大革命时期，传统的法国国王加冕冠被毁，奥地利人又不肯出借查理曼加冕冠，所以这顶皇冠需特别制作。就像和教皇事先排练过的一样，拿破仑将查理曼加冕冠复制品举过自己的头顶，但他实际上没有戴这顶皇冠，因为他已经戴着月桂冠。他的确

为跪在自己面前的约瑟芬加冕了。[174]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注意到，约瑟芬祈祷时泪如雨下，眼泪滴到了手上。[175]拿破仑非常细心地把小皇冠放在她的钻石头饰后面，然后他轻轻拍打几下，直到它安稳戴好。教皇祝福他们，拥抱拿破仑，吟咏“皇帝万岁，永垂不朽”（Vivat Imperator in aeternam）。弥撒也做完之后，拿破仑发表加冕誓言：

> 我立誓护得共和国领土完整：我发誓尊重《政教协定》、礼拜自由、政治与公民自由以及国有财产交易不可撤销的准则，并使它们受尊重；我发誓无法律规定绝不加税；我发誓维护荣誉军团制度；我发誓只为法兰西人民的利益、幸福与荣耀而统治。[176]

拿破仑的自我加冕既是自强人物的终极胜利，某种意义上亦是界定启蒙运动的时刻。此举本质上也是真诚的，他能走到那一步的确是靠自己。然而，他事后也许后悔了，因为它彰显了高调的自我主义。伟大的古典主义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奉命作画纪念加冕礼。1806年8月，他致信拿破仑的高级廷臣皮埃尔·达吕（Pierre Daru），询问“惊动观众”的“非凡时刻”（彩图32为大卫的自我加冕图草稿），结果他反而收到描绘拿破仑为约瑟芬加冕之刻的命令。[177]1808年2月，大卫的正式作品《拿破仑一世皇帝与约瑟芬皇后加冕》在卢浮宫展出，观者甚众。大卫并不想准确地刻画史实：太后出场了；奥尔唐斯与拿破仑的三个妹妹站得离约瑟芬的拖裙远远的，事实上她们被说服了，同意在约瑟芬加冕时为她捧拖裙。[178]红衣主教卡普拉拉不喜欢他在画中的秃头造型，要塔列朗强迫大卫给他画顶假发，但是大卫犹豫不决。[179]玻利维亚独裁者曼努埃尔·马尔加雷霍（Manuel Malgarejo）以为波拿巴和拿破仑是两个人，进而对比“二人”相较对方的优点。马尔加雷霍的无知沦为后日笑柄，但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波拿巴将军很少觉得有必要在典礼上摆出某种姿态，拿破仑皇帝则不然。

波旁家族当然嘲笑加冕。一名评论者将拿破仑的无袖制服比作扑克牌里方片国王的穿着。另一人则嘲讽道：“这幕创举体现了少女学校绘

画教师的水平。”[180]然而，加冕礼针对士兵和观众，而非老于世故的旧王朝人士，不管它采用什么形式都会惹他们反感。巴黎人民享受加冕礼，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晚有盛大的烟火表演和现金分发活动，公共喷泉还喷涌葡萄酒。[181]有人向太后道贺，祝贺她的儿子帝王紫袍加身。太后没有出席加冕礼，但她的回答充满天生的宿命观与深邃的常识。“但愿长久，”她说，“让我们愿它长久。”[182]

---

[1]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813 p.209，July 11，1803

[2]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217 p.426，November 5，1803

[3] Hughes，Michael，*Forging Napoleon’s Grande Armée* 2012，p.10

[4] Wheeler，H.B.F. and Broadley，A.B.，*Napoleon and the Invasion of England* 2vols.1907，Ⅰ p. x

[5] 著名刺绣作品，上绣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场面，现藏于法国巴约博物馆。——译者注

[6] Peter Mandler in *TLS* 7/7/2006 p.9，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39，Anon，‘Descente en Angleterre’ pp.43-4

[7]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87，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p.101-3

[8] Hozier，Captain H.M.，*The Invasions of England* vol.Ⅱ 1876，p.313

[9]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24

[10] SHD GR2. C/571

[11]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39，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32

[1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81，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p.251

[13] Desbrière，Édouard，*Projets et tentatives de débarquement aux îles Britanniques* 5

vols.1900-1902，Ⅳ p.3，Jenkins，E.H.，*A History of the French Navy* 1973，p.245

[14] Jenkins，E.H.，*A History of the French Navy* 1973，p.240

[15]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9025 p.779，July 27，1804

[16]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28

[17]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847 p.223，July 22，1803

[18]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s.8285，7988 p.452，November 17，1803，p.317，September 1，1803

[19]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914 p.258，August 8，1803

[2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p.32-3

[21]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096 p.369，October 1，1803

[22]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251，p.439，November 11，1803

[23]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457 p.557，January 3，1804

[24]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313 p.463，November 23，1803

[25]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347 p.478，November 29，1803

[26] 他照例沉浸于公共行政管理的微观操作，命令戈丹以“侵犯通信秘密”为由开除昂热的女邮政局长（整整一个政府部门忙着帮他侵犯通信秘密）。CG4 no.8520，p.547.

[27]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7259 p.1145，November 2，1802

[28]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253 p.440，November 12，1803

[29]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273 p.448，November 16，1803

[30]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614 p.583，January 24，1804

[31]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593 p.575，January 13，1804

[32]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69

[33]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70

[34] 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pp.251-61

[35] 富歇和萨瓦里领导的法国安保部门估计，当时的首都里约有40起刺杀拿破仑的阴谋，但确认的案件总数远远小于40，所以他们也许高估了。Ségur，*Memoirs*，p.97.

[36] ed. Lloyd，Charles，*The Keith Papers* 3 vols.1955，Ⅲ p.31，Pocock，Tom，*The Terror Before Trafalgar* 2002，p.106

[37]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Ⅱ p.25

[38]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00

[39] Pocock，Tom，*The Terror Before Trafalgar* 2002，pp.110-11

[40] Sparrow，Elizabeth，*Shadow of the Guillotine* 2013，p.164

[41] NYPL Napoleon Ⅰ folder 1

[42]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06

[43] Pocock，Tom，*The Terror Before Trafalgar* 2002，p.131

[44]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717 p.628，8 March，1804

[45] Pocock，Tom，*The Terror Before Trafalgar* 2002，pp.132-3，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99

[46]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00

[47]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87，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p.101-3

[48]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679 p.614，February 19，1804

[49]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681 p.615，February 20，1804

[50] Pocock，Tom，*The Terror Before Trafalgar* 2002，pp.133-4

[51]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04

[52]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05

[53] Bourrienne，Louis-Antoine Fauvelet de，*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36，p.289

[54]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718 p.629，March 9，1804

[55] 塔列朗先前干过类似的冒险行径。1797年年末，他向法国驻柏林大使提议把路易十八从布兰肯贝格（Blankenberg）绑架至法国。Mansel，*Louis XVIII*，p.81.

[5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10，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46，ed. Chatel de Brandon，Laurence，*Cambacérès：mémoires inédits* 2 vols.1999，Ⅰ pp.710-11

[57]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Ⅱ pp.52-3

[58]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06

[59] 今作“Karlsruhe”。——译者注

[60] Rémusat，Paul de，*Memoirs of Madame de Rémusat* 3 vols.1880，Ⅰ pp.126-31，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17

[61] 有一块地毯描绘约瑟芬跪地哀求的场景，只见她哭着抱紧拿破仑的腿，求他放公爵一条生路。1814年，正是这块地毯在枫丹白露宫展出，游客们便被误导了。求情事件发生时，波拿巴夫妇都在马尔迈松。North ed.，*Napoleon on Elba*，p.30.

[62] Welschinger，Henri，*Le duc d’Enghien* 1888，pp.219-39

[63] Pocock，Tom，*The Terror Before Trafalgar* 2002，p.135

[64] Bertaud，Jean-Paul，*Le duc d'Enghien* 2001，p.320

[65] eds. Forrest，Alan and Wilson，Peter H.，*The Bee and the Eagle* 2008，p.117

[66]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751 p.649，March 20，1804

[67] Las Cases，Comte Emmanuel de，*Le 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 4 vols.1823，Ⅱ pp.622，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p.177-8，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p.118-19，122

[68] 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p.16，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122

[69] Cole，Hubert，*The Betrayers* 1972，p.43

[70]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749 p.648，March 20，1804

[71]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12

[72]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12

[73]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21

[74]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30

[75]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45

[76]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870 p.704，May 13，1804

[77] 原文为“un ramas debadauds”。——译者注

[78]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p.46-7

[79]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49

[80]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22

[8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54

[82]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22

[83] Sparrow，Elizabeth，*Secret Service* 1999，p.293

[8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55

[85]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32

[86]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9100 p.817，August 14，1804

[87]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845 p.716，September 19，1805

[88] 有说法称，为了报复特拉法尔加之败，拿破仑杀害了赖特，但是10月27日赖特死亡，11月18日拿破仑首次得知特拉法尔加战役。事实证明此说为假。

[89] 据说英国国王亨利二世说了一句话后，骑士们误以为他想要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的命，于是他们杀害了贝克特。——译者注

[90]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58

[91]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24

[92]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p.59-60

[93]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55，eds. 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p.14 n.7

[94]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66

[95]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71

[96] Tissot，P.F.，*Souvenirs historiques sur la vie et la mort de F.Talma* 1826，pp.34-5

[97]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804 p.672，April

14，1804

[98] Lentz，Thierry，*Napoléon et la conquête de l’Europe 1804-1810* 2002，p.50

[99]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938 p.738，June 14，1804

[100]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211

[101]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9039 p.785，July 30，1804

[102]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037 p.300，May 13，1805

[10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9877 p.224，April 22，1805

[104] Fraser，Flora，*Venus of Empire* 2009，pp.102-3

[105]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789 p.666，April 6，1804

[106] Fraser，Flora，*Venus of Empire* 2009，p.119

[10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36

[108] 4名荣誉元帅是弗朗索瓦·克里斯托夫·德·克勒曼、多米尼克-卡特林·德·佩里尼翁（Dominique-Catherine de Pérignon）、让·塞吕里耶以及弗朗索瓦-约瑟夫·勒菲弗。

[109]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14

[110] 其中一根权杖今展示于斯德哥尔摩王宫（Stockholms slott）的贝纳多特长廊（Bernadottegalleriet）。

[111] Gallaher，John，‘Davout and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p.3

[112] Currie，Laurence，*The Bâton in the Knapsack* 1934，p.11，ed. Chandler，David，*Napoleon’s Marshals* 1987，p.ｘｘｘix

[113] 原文为“Junot wasn’t considered of marshal-or even sometimes martial-calibre”，因水平有限，难以表现原文妙处。——译者注

[114] Jourquin，Jacques，*Dictionnaire des marechaux du Premier Empire* 1999，pp.54-5

[115] ed. Chandler，David，*Napoleon’s Marshals* 1987，p.442

[116] Jourquin，Jacques，*Dictionnaire des marechaux du Premier Empire* 1999，p.116

[117] 拿破仑倾向于亲自任命约三分之一的低级军官，剩余人选留给上校们决定。事关晋升时，他常常表现得像是中层保守军官，这种属性也是他的本质。只受过“短期非正式教育”的人发现，除非他们特别出色，否则很难升到少校和上校，相对而言，出身良好的年轻军校毕业生常常更容易升迁。高伤亡率导致军职经常空缺，这种倾向便不太明显，但回头审视就会发现拿破仑怀有明显的社会偏见。即便如此，在招纳人才方面，拿破仑大军要比波旁军队乃至当时所有欧洲军队强得多。

[118] 今作“Pontecorvo”。——译者注

[119] 今埃格米尔（Eggmühl）。——译者注

[120] Jourquin，Jacques，*Dictionnaire des marechaux du Premier Empire* 1999，p.116

[121]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4

[122] Moreau，Jean，*Bonaparte and Moreau*（Philadelphia）1806，p.25

[123]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87

[12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53

[125]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00

[126] Pocock，Tom，*The Terror Before Trafalgar* 2002，p.143

[12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80

[128] 作者在后文仍使用“Conseil d’État”，译者从。——译者注

[129] ed. Lentz，Thierry，*Le Sacre de Napoléon* 2003，p.105

[130] Fraser，Edward，*The War Drama of the Eagles* 1912，p.3

[131] Fraser，Edward，*The War Drama of the Eagles* 1912，p.9

[132] MacCulloch，Diarmaid，*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2009，p.811

[133]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16

[134] eds. 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p.14 n.11

[135] eds. 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Florida）1989，p.65

[136] Gonneville，Aymar-Olivier de，*Recollections of Colonel de Gonneville* 2 vols.2009，Ⅰ p.59

[137] 最初的荣誉军团勋章呈“马耳他五星”形，末端带分叉，因此其实有十个角。——译者注

[138] Paris，*Napoleon's Legion* p.13

[139] Hughes，Michael，*Forging Napoleon's Grande Armée* 2012，p.3

[140]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131

[141] Paris，*Napoleon's Legion* pp.17-18，Thibaudeau，Antoine，*Mémoires sur la Consultat 1799 à 1804* 1913，ch.26

[142] Rose，John Holland，*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p.134

[143]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248

[144]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9015 p.775，July 21，1804

[145]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9223 p.874，September 15，1804

[146]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9310 p.917，October 6，1804

[147]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s.9318-34 pp.920-27，October 7，1804

[148]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473 p.529，December 19，1803

[149]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924 p.729，May 30，1804

[150] ed. Tulard，Jean，*Cambacérès，lettres inédites à Napoléon* 2 vols.1973，Ⅰ p.190

[15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48

[152] Rose，John Holland，*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p.130

[153]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p.5-6

[154] Roederer，Pierre-Louis，*Bonaparte me disait* 1942，p.112

[155] Nester，William，'Napoleon，Family Values and the Fate of Europ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p.106

[156] Roederer，Pierre-Louis，*Bonaparte me disait* 1942，p.108

[157] Roederer，Pierre-Louis，*Bonaparte me disait* 1942，p.113

[158] Roederer，Pierre-Louis，*Bonaparte me disait* 1942，p.114

[159] Roederer，Pierre-Louis，*Bonaparte me disait* 1942，p.114

[160]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s.9007，9009 pp.772-3，17 July，1804，p.773，18 July 1804

[161]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342 p.452，June 24，1805

[162] ed. Castle，Alison，*Stanley Kubrick's Napoleon* 2009，p.197

[16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9973 p.266，May 4，1805

[164]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nd his Coronation* 1911，p.225

[165] 加冕礼耗资194436法郎，这个数字几乎是初始预算的四倍。

[166]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nd his Coronation* 1911，p.220

[167] Thiard，A.M.T.，*Souvenirs diplomatiques et militaires* 1900，p.5

[168]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7

[169]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nd his Coronation* 1911，p.230

[170] Knapton，Ernest John，*Empress Josephine*（Cambridge，MA）1963，p.151

[171] Parker，Harold T.，‘Why Did Napoleon Invade Russia？’*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p.136

[172]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nd his Coronation* 1911，p.310

[173]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263

[174] Knapton，Ernest John，*Empress Josephine*（Cambridge，MA）1963，p.228

[175] Brookner，Anita，*Jacques-Louis David 1980*，p.153

[176] Anon.，*Description des cérémonies* p.5

[177] Prat，Louis-Antoine and Tonkovich，Jennifer，*David*，*Delacroix and Revolutionary France* 2011，p.28，Brookner，Anita，*Jacques-Louis David 1980*，p.153

[178] Knapton，Ernest John，*Empress Josephine*（Cambridge，MA）1963，p.229

[179]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1

[180]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nd his Coronation* 1911，p.230

[181] ed. Yonge，Charlotte M.，*Memoirs of Marshal Bugeaud* vol.Ⅰ 1884，p.22

[182] Hazareesingh，Sudhir，‘God of War’*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 February 2012，12/2/2005 p.11

第十六章 奥斯特利茨

战斗中某刻，最小的机动决定战局、赢来优势；正如洪峰起于滴水。

——拿破仑论恺撒的蒙达之战

胜利是我的唯一要求。

——1805年8月，拿破仑致德克雷

加冕礼告一段落。几天后，军队上校突然来到巴黎，他们去战神广场出席典礼，并领取御赐鹰旗。“战士们！”皇帝对上校们说，“这是你们的旗帜！这些雄鹰永远是你们的集结点……你们发誓用生命捍卫它们吗？”“我们发誓！”他们郑重地齐声回答。[1]镀金鹰由六片焊合的铜片铸成，其耳尖至鹰爪长8英寸，翼长9.5英寸，重达3.5磅。[2]鹰像立于蓝色橡木团旗杆顶上，鹰旗手之职非常光荣，不过士兵们向来不恭，因此军旗很快得到绰号“杜鹃”。[3]1807年，拿破仑在第55期大军团公报中说：“丢失鹰旗抹黑团的荣誉，哪怕一百次胜仗、一百项战场荣誉也无法挽回颜面。”[4]

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军营中，军队继续训练，预备侵英。马尔蒙从乌得勒支营地向拿破仑报告：“我们每周以师为单位进行三次演习，每月实行两次三个师的合并演习。军队已然训练有素。”[5]拿破仑命令马尔蒙：

> 密切关注士兵，细心安排他们的生活。初到营地时，你让各营列队，然后一口气花上八小时，一个接一个见士兵。你要聆听抱怨、检查武器，确保他们什么也不缺。七八小时的检阅益处多多。士兵习惯了武装和值勤，检阅向他证明，上司关怀他、全面照料他，这能大大激发士兵的信任。[6]

1804年12月，小威廉·皮特与瑞典结盟。1805年4月，英俄签署《圣彼得堡条约》，第三次反法同盟核心随之成形。俄国每投入10万兵力对

付法国，英国就用金几尼付它125万英镑。后来，奥地利和普鲁士也加入了同盟。[7]拿破仑极尽外交威胁手段，力阻其他国家入盟。早在1月2日，他就致信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姐姐、弗朗茨皇帝的姑姑、那不勒斯与西西里联合王国王后玛丽亚·卡罗利娜（Maria Karolina），坦率地警告她，“我手上有陛下写的好几封信，它们证实你暗中寻思”加入新同盟。“你已经亡过一次国，你引发了两场威胁全灭您的父系家族的战争（此言暗指那不勒斯支持先前的两次反法同盟），”他写道，“你想引发第三场吗？”国王费迪南德四世和妻子卡罗利娜儿女满堂，两人共有18名子女，拿破仑预言道，倘若战争因卡罗利娜爆发，“你和你的后嗣会失去权位，你那些不守规矩的小孩将在欧洲各国乞讨”。[8]他要求她罢免其英籍首相（兼情夫）约翰·阿克顿（John Acton）爵士、驱逐英国大使、召回那不勒斯驻圣彼得堡大使、解散民兵。她什么也没做，但是1805年9月22日，两西西里王国（Two Sicilies）[9]的确同法国缔结了严格中立条约。

拿破仑加冕后没有休假，就连圣诞日那天，他也下令不得逮捕与凡尔登赌场庄家决斗的英国人戈尔德（Gold），因为“假释的战俘有权决斗”。[10]后来在1月，拿破仑致信土耳其苏丹，整封信都用了非正式的“你”，因为这是同辈君主间的适当称呼。“伟大的奥斯曼王朝的后裔、统治世上最伟大王国中的一员的皇帝，”他问道，“你退位了吗？你怎么听从俄国摆布？”[11]土属摩尔达维亚（Moldavia）[12]和瓦拉几亚（Wallachia）的亲俄总督出了问题。他警告道，在希腊支持下，克基拉岛的俄军“有朝一日会进攻你的首都……你的王朝将陷入沉睡的暗夜……醒醒吧，塞利姆！”拿破仑也给波斯沙阿（Shah）法特赫·阿里（Fat’h Ali）写了封辞藻华丽的信，自埃及战局以来，他致信东方君主时就使用这种文风。“传播一切的名望已经告诉你我的身份和业绩，告诉你我如何让法国登临西方诸国之首，又用何其惊人的方式展示对东方国君的兴趣。”他谈及昔日的伟大沙阿，然后说起英国：“像先祖们一样，你不会听信在印度买卖君主性命和王冠的店老板民族[13]，你也会

让你的人民英勇抵抗俄国侵略者。”[14]若说小皮特为防侵英花钱买盟友，拿破仑则奉承其他君主，他希望马屁至少能让他们保持中立。1805年4月，他致信普鲁士国王，称维持俄法和平希望渺茫，并把全部责任推到沙皇头上：“沙皇亚历山大太善变、太软弱，按道理，我们一点儿也不能指望他促进普遍和平。”[15]

早在1793年，小皮特就雇佣德意志诸侯的军队去低地国家战斗，由此开创了资助法国之敌的先例，但他经常对投资深感失望，因为1795年普鲁士更乐意和波兰人作战，1797年奥地利又在坎波福米奥索取威尼斯，以之作为割让比利时（与媾和）的补偿。然而总的来说，后任英国政府认为资助政策物有所值。拿破仑自然说，此政策的特色就是英国肯让盟友战斗至最后一滴血。“请让人画些漫画，”1805年5月，拿破仑命令富歇，“画英国人手握钱包请各国取钱，诸如此类。”[16]1794年，英国政府花费14%的收入资助盟友；二十年后，威灵顿的军队其实已进入法国，而这一比例仍是14%，但这些年中英国经济增长迅猛，14%的收入就成了巨款1000万英镑。英国政府与继承了法国大革命义务的拿破仑为敌，它靠工业革命的利润支撑自己，也愿意为了事业分享这笔利润。1793～1815年，英国一共给了法国的敌人65830228英镑，这是个天文数字，但远远少于大规模正规军的维持费和作战费。

1805年2月1日，路易·德·博塞-罗克福（Louis de Bausset-Roquefort）男爵就任宫廷总管，这道任命状蕴含拿破仑及其最亲昵友人、宫廷司礼官迪罗克对他的私人照顾。正如某位熟识晚年拿破仑的人所说的：“一切顾虑都得为拿破仑的雄心让步，只要抱负不受影响，他就敏感多情，可以情深义重。”[17]最高统治者的真实友情因难以维系而著称，随着时间流逝，拿破仑最亲近的四名好友相继捐躯，亲密到能犯颜直谏他的人于是越来越少。虽然博塞只是廷臣，还算不上他的朋友，但除了他的家人，博塞待在他身边的时间几乎最长，此人忠心服侍他至1814年4月，几乎陪他度过所有旅途与战役。要说有谁私下熟悉拿破

仑，这人就是博塞。拿破仑逝世六年后，法国非常不提倡偏向波拿巴分子的著作，而博塞出版了回忆录。此外，博塞的政治身份可是保王党人，他也不属于拿破仑遗嘱里提到的几十人，可就算这样，他对拿破仑的感情也只有仰慕。“他的前额开阔高挺，彰显天才与权力。”博塞写道，“他的双目焕发火焰，表达思虑与情感。但是，只要他的和蔼性情未遭烦扰，他的高贵脸庞上就会浮现一抹最宜人的微笑，笑容随后让位于我在别人身上从来见不到的难言魅力。这种时候，看见他的人无法不爱他。”博塞随拿破仑一同生活，为他效力，如准备饭食、管理家务、下棋时允许他作弊，这种日子过了将近十年，但对博塞来说，他的魅力不曾减退。博塞说，拿破仑的“风度和举止永远不变，它们是天生的、自然的。我可以毫不过分地说，他是世上唯一配得上‘越近观越显伟大’这句话的人”。[18]

1805年3月17日（周日），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御座大殿（Throne Room）举行盛大典礼，接过新生的意大利王国王位。他本来就是意大利共和国最高行政官，成为法国皇帝后，加封意大利国王顺理成章。拿破仑致信弗朗茨皇帝，谴责他对英军和俄军的决策，并争辩道，既然英俄继续占领马耳他岛和克基拉岛，“分离法国和意大利的王冠就是幻想”。[19]两天后，拿破仑封妹妹埃莉萨和妹夫费利切·巴乔基为卢卡与皮翁比诺君主。[20][21]

拿破仑去米兰自封意大利国王，他中途在里昂逗留了六日，虽有约瑟芬随行，他却同富裕金融家之妻弗朗索瓦丝-玛丽·德·佩拉法拉·内·勒鲁瓦（Françoise-Marie de Pellapra née LeRoy）欢好。[22][23]5月26日，加冕礼在壮观的米兰大教堂举行，出席人士有卡普拉拉等8名红衣主教以及约3万名观众。“教堂非常美丽，”拿破仑告诉康巴塞雷斯，“典礼就像巴黎的一样好，区别是这回天气极佳。我接过铁冠，戴上它，同时补充了一句话：‘上帝赐我此冠，他人碰触必遭灾祸。’我希望此言成为预言。”[24]伦巴第铁冠呈椭球形，相当沉重，由黄金制成，据说此冠中的

一些金属来自真十字架[25]上的钉子。1155年，“红胡子”弗里德里希戴上铁冠，从那以后，每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戴过它，因此用铁冠加冕是拿破仑对现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皇弗朗茨的进一步武力恫吓。

马伦戈会战五周年纪念日那天，拿破仑重游战场。博塞回忆，他穿着“有些破烂的旧”制服，“拿着被打穿的老旧金边大帽子”。[26]马伦戈会战时，他穿的就是这身制服，不管帽子上的洞是不是弹孔，这套衣服都让人想起他的公关天才。次月，拿破仑去了布雷西亚、维罗纳、曼托瓦、博洛尼亚、摩德纳、皮亚琴察、日内瓦和都灵，离开都灵后，他仅用八十五小时便在7月11日晚返回了300英里开外的枫丹白露宫（原波旁狩猎行宫，他喜欢在此游玩）。事实证明，这是他最后一次踏上意大利土地。拿破仑任命23岁的继子欧仁为意大利总督，后者温和明智，因而深得意大利民心。[27]前意大利共和国副主席梅尔齐不停诉苦，但拿破仑不准他退休，于是他依然负责实际日常管理，即便如此，当年6月，拿破仑在三天内给欧仁写了至少16封信，谈论统治艺术：“学会倾听。你要相信，沉默和明晓经常产生同样的效果”；“不要耻于提问”；“若身处意大利总督之外的任何立场，法国国籍都是荣耀，但在这儿，你必须学会轻视它”。[28]意大利的人才信任近代法国的行政体制，梅尔齐毫不费力地把他们招入政府。欧仁晋升之后，约瑟夫和路易自然懊恼，虽说只要肯放弃法国皇位继承权，他俩都能当意大利国王。[29]

“我的大陆秩序已定好，”1805年6月，拿破仑对塔列朗说，“我不想渡过莱茵河或阿迪杰河。我希望和平相处，但忍不了糟糕的争吵。”[30]拿破仑并不渴求意大利与莱茵河之外的土地，但他的确希望法国保留欧洲最强国的地位和域外事件仲裁者的角色，不论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想“争吵”，他已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英国抵制拿破仑的欧洲蓝图，态度非常坚决。夏初，拿破仑似乎终于占了英国的上风：一场暴风雨把纳尔逊的封锁舰队吹离土伦，3月30

日，海军将领维尔纳夫趁机逃脱，他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同加的斯的西班牙舰队会合，随后驶往马提尼克岛，并于5月14日抵达目的地。纳尔逊发现维尔纳夫没有去埃及，立刻横渡大西洋追踪他，于6月4日到达西印度群岛。拿破仑的侵英总计划的下一阶段已就位。“只要我们做六个小时的海峡之主，”6月9日，拿破仑致信德克雷，“英格兰就不复存在。随便哪个渔民、倒霉记者、梳妆打扮的女人都知道，没法阻挡在布洛涅之前现身的海军分舰队。”[31]事实上，皇家海军一心阻止任何规模的海军分舰队在布洛涅及一切侵略港口露面。然而，此时维尔纳夫再度横穿大西洋，试图打破布雷斯特的封锁，7月中旬时拿破仑便相信，也许期盼已久的入侵终于能开始了。“情况可能随时有变。让全军上船，”20日，拿破仑命令贝尔蒂埃，“以便整个远征可在二十四小时内启动……我打算在相距不远的四个不同地点登陆……通知四位元帅（奈伊、达武、苏尔特、拉纳）不得延误片刻。”[32]意大利的信件在寄发前得花一天时间用醋消毒，拿破仑也下令取消这种做法，“要是瘟疫来自意大利，那么传播途径是旅行和军队调动。给信消毒纯属找麻烦”。[33]

在大雾弥漫的菲尼斯特雷角（Cape Finisterre），维尔纳夫迎战海军少将罗伯特·考尔德（Robert Calder）的规模更小的舰队，损失2艘船。7月23日，他按照拿破仑的命令驶向西班牙北部港口拉科鲁尼亚（La Coruña）附近的费罗尔（Ferrol），结果丧失了在大西洋横渡航程中赢取的关键时间优势。拿破仑在厄尔巴岛上批评考尔德战后次日不出击，放跑维尔纳夫。与他交谈的英国人指出，考尔德位于下风处，无法进攻，他否认此言，说对方“只是碍于国家荣誉感找借口，因为23日晚那个将军逃走了”。[34]拿破仑不懂下风和上风的区别，再次证明自己是个海战白痴。

迫于拿破仑的不断烦扰（“欧洲屏息等待正在筹备的壮举”），8月10日，维尔纳夫率33艘战列舰驶出费罗尔，打算和位于布雷斯特、隶属冈托姆的21艘舰船会师，如果加上位于罗什福尔、隶属扎沙里·阿勒芒

（Zacharie Allemand）上校的海军分舰队，联合舰队将拥有不下59艘战列舰。[35]次日，维尔纳夫却担心皇家海军正追踪他，于是他没去北边的英吉利海峡，反而南下至加的斯。8月20日，维尔纳夫在加的斯抛锚，不久即被纳尔逊封锁，后者已从大西洋彼端折返，靠直觉找到了前者。

拿破仑加冕为意大利国王，兼并热那亚，和拜恩、符腾堡、巴登结盟，这些举动都惹恼了奥地利。8月9日，奥地利秘密加入第三次反法同盟，而拿破仑不知情。8月3日，他曾私下对塔列朗说“没必要开战”，尽管如此，他也做好了战争爆发的准备。[36]8月上旬的几天中，拿破仑插空命令圣西尔做好必要时从北意大利入侵那不勒斯的准备，授予马塞纳在意大利境内的指挥权，并派萨瓦里去法兰克福，要他尽量弄到最好的德意志地图、努力刺探维也纳宫廷会议的情报。[37]

8月13日（周二），拿破仑忙得脚不沾地。凌晨4点，他在蓬德布里克收到菲尼斯特雷角之战的消息。皇家军务总监皮埃尔·达吕应召而来，他后来说，皇帝“看上去完全气疯了，他的帽子压到眼睛，整个脸色都难看”。拿破仑确信维尔纳夫被堵在费罗尔（虽说此时维尔纳夫其实已离开），大叫：“什么海军！什么将军！什么付出，都白费了！”[38]独立消息称奥军似乎在动员，所以侵英行动显然得推迟了。“想和我开战的人一定彻底疯了，”他致信康巴塞雷斯，“时至今日，其他欧洲军队肯定比不上我的。”[39]然而，当天晚些时候，情报表明奥军的确在动员，拿破仑立刻变得强硬。“我已下定决心，”他致信塔列朗，“我要在11月前进攻奥地利，侵入维也纳，以便迎战俄军，如果他们出现的话。”在同一封信中，他命令塔列朗努力恐吓“瘦骨嶙峋、靠祖宗本事登上帝位的弗朗茨”，使对方不敢开战，因为“我希望和英国作战时不受干扰”。[40]拿破仑指示塔列朗对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外交大臣路德维希·冯·科本茨尔的堂亲说：“科本茨尔先生，那么你们想要战争了！那就给你们战争。开战的可不是皇帝。”[41]拿破仑不知道塔列朗能否成功吓倒奥

地利，于是命令维尔纳夫（他对德克雷说，维尔纳夫“这个可怜家伙看东西眼带重影，他的勇气不及洞察力”）北上，他写道：“只要你在这儿待三天、哪怕二十四小时，你就完成了任务……为了入侵六个世纪来一直压迫法国的国家，我们都死而无憾。”[42]

拿破仑仍不想放弃侵英计划，但他明白双线同时作战不可取。现在他需要征服奥地利的详细方案，命令达吕坐下来记录自己的口述。达吕后来告诉塞居尔：

> 没有一点过渡，没有一次明显沉思，他毫不犹豫地向（我）口授从乌尔姆直到维也纳的全部战役计划，语气简洁明快、飞扬跋扈。滨海军团原本面海布阵，排成长达200里格（600英里）的战线，一声令下后，他们将解散成多个纵队，向多瑙河（the Danube）进军。这次匆忙口授预设了一切：关于各部队的行军与其时长的命令；各纵队应该集中或重新集合的地点；意外；全力进攻；不同调动；敌人的错误。[43]

“拿破仑果断放弃如此庞大的准备工作”，达吕于是佩服“那明确果敢的决心”。[44]

未来战役的基础之一是贝尔蒂埃的详细文书系统（堪比教练指导），之二则是拿破仑采用的军体系（corps system）——本质上大大放大了他在意大利和中东作战时使用的师体系（division system）。1803～1805年，拿破仑利用在布洛涅军营驻扎和实施持续机动的时间，把军队分成各单位紧张训练，每个单位有2万～3万人，有时甚至达4万人。为了和其他军密切配合，每个军实际上是一支微型军队，有自己的步兵、骑兵、炮兵、参谋部、情报人员、工兵、运输队、军粮部、军饷部、医疗部和军需部。行进时，各军始终相隔一天内的行军里程，拿破仑便可根据敌军动向瞬间调换后卫、前卫或预备队。所以，不论进攻还是撤退，整个大军都能绕着轴线井然旋转。各军也能靠行军拉大彼此距离，避免在乡间造成食物供应的问题。

每个军必须有足够的兵力，以便将整个敌军钉在战场上。其他军能

在二十四小时内赶来支援或救急，抑或采用更有效的侧翼包抄，甚至可以包围敌军。独立军司令常是元帅，他们奉命在指定日期到达指定地点，除此之外自主处理一应军务。拿破仑从没指挥过步兵或骑兵部队的连、营、团、旅、师或军作战，而且他信任元帅的经验和能力，一般说来，只要能完成任务，他乐意让他们自行安排后勤和战术。[45]军也应具备在进攻时重创敌军的能力。[46]

这个颇具创意的系统原是吉贝尔和萨克斯元帅的构想。[47]马伦戈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太过分散，他不想重陷这种险境，遂在几乎所有未来的胜仗中采用军系统，这一点在乌尔姆、耶拿（Jena）、弗里德兰（Friedland）[48]、吕岑（Lützen）、包岑（Bautzen）与德累斯顿（Dresden）最为显著。若军系统运用不当，拿破仑就会战败，阿斯佩恩-埃斯灵、莱比锡（Leipzig）和滑铁卢便是突出例子。

“革命战争时期，作战计划是拉长阵线，左右移动纵队，”多年后，拿破仑说，“这没什么用。老实说，我之所以赢得那么多战斗，那是因为开战前夜我没有下令延长战线，而是努力让全军齐聚我想要进攻的地点。我在那儿集中他们。”[49]拿破仑开创了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军事行动级别。1812～1945年，他创设的军一直是欧洲所有军队的标准部队单位。这是他对战争艺术的独特贡献，其在1805年的首次使用也当属现代战争诞生的先兆。

“看来奥地利想要战争，”8月25日，拿破仑致信盟友拜恩的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选侯（Elector Maximilian-Joseph），“我解释不了这么奇怪的行为。然而战争会来临，并且比它希望的早。”[50]次日，法国驻慕尼黑公使路易-纪尧姆·奥托传来消息，确认奥军将渡过因河，入侵拜恩。因为拿破仑已有所料，8月23～25日，大军团（滨海军团现已正式改称大军团）的一些法军部队离开了布洛涅。[51]拿破仑称此举为他的“单脚尖旋转”，他和部下们谈论侵英计划时终于说：“好吧，如果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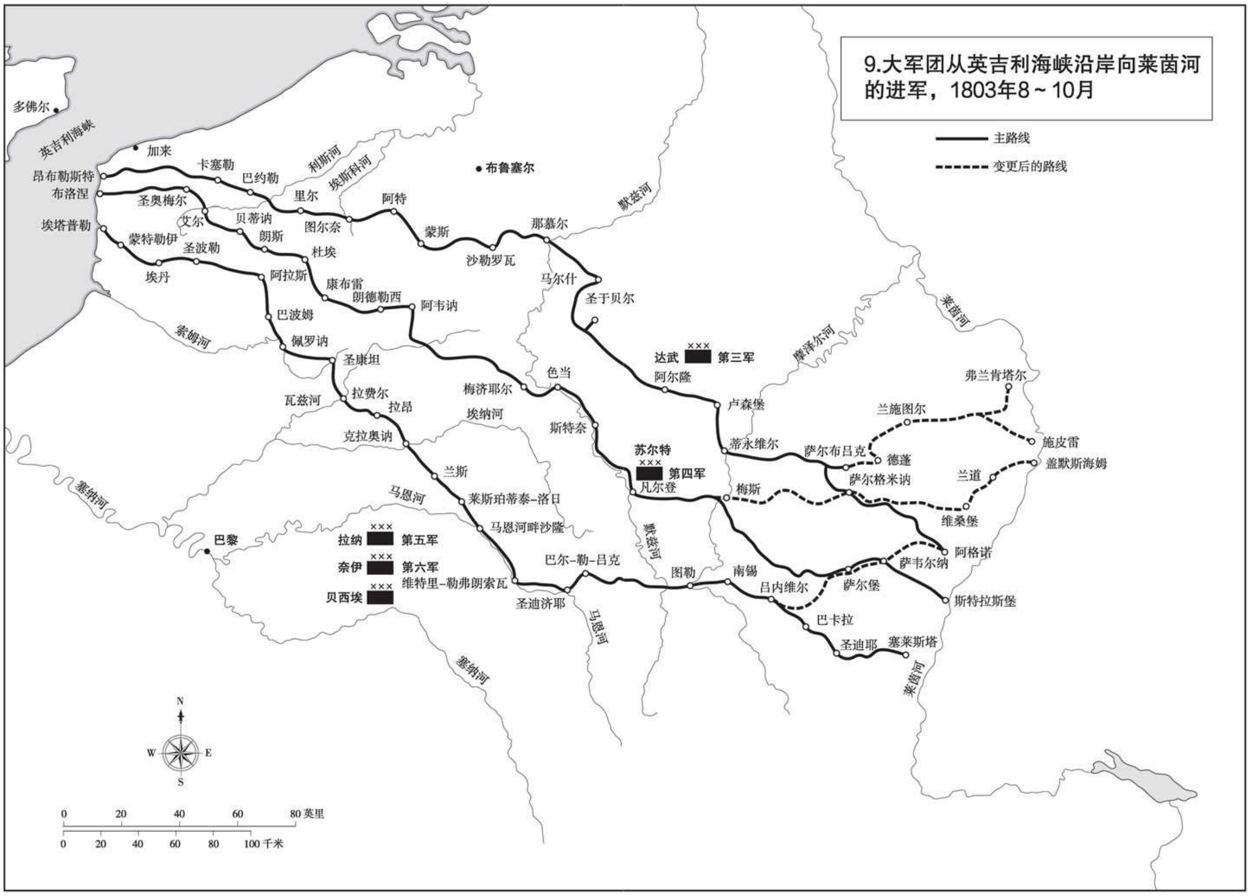
们必须放弃，至少还能去维也纳听午夜弥撒。”[52]直到1813年，布洛涅营房才真正拆除。

为防普鲁士加入反法同盟，拿破仑要塔列朗提议出让汉诺威，“但他们必须明白，两周之内我不会再提这一好处”。[53]普鲁士宣布中立，但依然坚称瑞士和荷兰应当独立。拿破仑着手备战，8月31日，他寄了一些信，贝尔蒂埃收到3封，贝西埃、康巴塞雷斯和戈丹各收到2封，德克雷、欧仁、富歇与巴尔贝-马尔布瓦各收到1封。虽说正在筹备战事，他还是下令：“帝国诸省应举办赛马，组织其境内饲养的最优良马匹参赛，并奖赏速度最快者。”[54]赛马自然有军事用途，但它说明即便身陷危机他的思绪仍然庞杂，或者说，身陷危机时他的思绪格外庞杂。当月，拿破仑宣布不得禁止人们在教堂附近跳舞，“因为跳舞不是恶行……若完全听信主教们，那么舞会、戏剧、时尚都该被禁，帝国也得变成大修道院”。[55]

9月1日，拿破仑从蓬德布里克去巴黎，以便让元老院征募8万名新兵，他对康巴塞雷斯说：“布洛涅只剩下保卫港口所需的人手。”[56]他完全封锁了部队动向，叫富歇禁止一切报纸“提及军队，就当它不复存在”。[57]他也想出了追踪敌军行迹的点子，命令贝尔蒂埃找一个说德语的人“持续关注奥军各团的进度，把信息存入特制盒子的隔层……各团名称或番号要记在扑克牌上，某团调动后，对应它的扑克牌也要相应换层”。[58]

次日，奥军将领卡尔·马克·冯·莱贝里希（Karl Mack von Leiberich）越过拜恩边界，很快就攻克设防城市乌尔姆。他指望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将军的俄军会马上来援，如此这片战场的联军总兵力会增至20万人。然而，对于尚未直接联系上俄军的奥军来说，乌尔姆太靠前了，超出他们的安全范围。由于某些原因（有的说法归咎于糟糕的参谋工作，有的归咎于俄国历法儒略历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历法格里高利历之间的十一天

时差），俄军的部署非常滞后。[59]与此同时，卡尔大公准备进攻意大利，而拿破仑已让马塞纳接替儒尔当任当地司令。9月10日，拿破仑提醒欧仁及其将领提防奥军出击，并指示53岁的热那亚省省长皮埃尔·福尔费（Pierre Forfait）别再带他的年轻情妇（“这罗马女孩不过是妓女”）去剧院。[60]



大军团的七个军分别由元帅贝纳多特、缪拉、达武、奈伊、拉纳、马尔蒙和苏尔特指挥，总兵力达17万人。七个军向东进发，速度惊人，于9月25日渡过莱茵河。士兵们将在干燥的土地上战斗，不必乘脆弱的平底船冒险横渡英吉利海峡，所以他们心情愉悦，一边唱着《出征曲》，一边欢快地启程。（一个团能记住多达80首歌并不稀奇，乐手既能在行军时和进攻前鼓舞士气，又能在战斗中兼任担架队员和卫生员。）当天，拿破仑对奥托说："一切总算有起色了。"[61]当时，这是法军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战役。部队从布洛涅、荷兰等地奔赴前线，它北起科布伦茨，南至弗赖堡（Freiburg），几乎长达200英里。

大军团抵达莱茵河前一天，流言在巴黎大肆传播。谣言称，拿破仑为了支付作战费用强行拿走法兰西银行的全部金银储备，因此流通的纸币缺乏足额的信用保障。（其实根本没人挪用黄金，但法兰西银行发行

了总价值为7500万法郎的纸币，其中仅3000万有硬通货担保。）群众包围了银行，它先是慢慢兑现纸币，然后突然统统不兑，后来又以90%的兑换比龟速兑现。[62]危机中，公众担心纸币指券时代重现，人心惶惶，当局只有召集警察平定慌乱。拿破仑极其关注这次危机。他觉得巴黎银行家看上去不够信任法国，意识到速胜及有利的和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9月24日，拿破仑离开圣克卢宫。两天后，他在斯特拉斯堡与军队会合，让约瑟芬留在当地，然后他前往乌尔姆东边的多瑙河，力图包围马克，切断其与俄军的联系。乔治·穆顿（Georges Mouton）将军奉命去见符腾堡的选侯，为3万人的奈伊军索取通行权，选侯难以拒绝，并询问符腾堡是否可以升为王国，拿破仑大笑："嗯，对我来说那再好不过。要是他只想着当国王，就让他当吧！"[63]

法军一过莱茵河，拿破仑便借助军体系让全军右转90度。塞居尔说，这次调动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前线变动"，它意味着10月6日大军团已在多瑙河畔面南列阵，其阵线从乌尔姆一路沿河而上至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64]庞大的军队动作敏捷，迅速就位，不费一兵一卒切断马克的退路，而此人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堪称拿破仑最显赫的战绩之一。"与奥军媾和没有别的前提，"当时他告诉贝纳多特，"除了加农炮炮击。"[65]巴登、拜恩和符腾堡的军队现在皆已加入大军团，这鼓舞了拿破仑。

战役结束后某年，拿破仑的玩具制造商制作了一辆四只老鼠拉拽的微型马车，供皇帝身边的孩子玩耍。马车动不了后，拿破仑告诉孩子们，掐"前面两只的尾巴，它们动了，另外两只会跟上"。[66]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他一直掐着贝纳多特和马尔蒙的尾巴，把他们推向斯图加特以远。贝纳多特穿过安斯巴赫（Ansbach）和拜罗伊特（Bayreuth）的普鲁士领地，柏林方面私下愤怒不已，但未做任何公开表态。"我在符

腾堡宫殿。虽然是战争时期，但我正倾听非常美妙的音乐，”10月4日，拿破仑从路德维希致信内政部长尚帕尼（Champagny），评论莫扎特的“绝佳”作品《唐璜》（*Don Juan*）道，“然而，看来德式唱法确实有些巴洛克风。”[67]他给约瑟芬的信补充道，天气极好，漂亮的选侯夫人“似乎非常友好”，尽管她是乔治三世之女。[68]

照塞居尔的说法，拿破仑“迫不及待地想见多瑙河第一面”[69]，10月6日晚，他前进至多瑙沃特（Donauwörth）。塞居尔的叙述里经常出现“迫不及待”，它几乎被视作拿破仑的全部军事特色，确切说来全部个人特质中最稳定的部分。战时最贴近他的人——贝尔蒂埃、莫尔捷、迪罗克、科兰古、拉普和塞居尔——都说过整场战役中他迫不及待，哪怕他的计划已超前运行。

尚在班贝格（Bamberg）时，拿破仑写了37期公报中的第1期，预言敌军将“全灭”。[70]10月8日，缪拉和拉纳击败一股奥军，拿破仑在此战报告中写道：“莫珀蒂（Maupetit）上校冲在第9龙骑兵团前头，攻入韦尔廷根村（Wertingen）。他受了致命伤，留下遗言：‘告诉皇帝，第9龙骑兵团已证明自己名副其实，他们冲锋陷阵、克敌制胜，高呼皇帝万岁！’”[71]拿破仑的公报当小说来读也激动人心。他用公报告诉军队他举行的会议、城市的装饰，甚至说拜恩首相之妻蒙特格拉斯夫人是“绝色佳人”。[72]

10月9日，法军在金茨堡（Günzburg）小战中取胜，11日，他们又在哈斯拉赫-永京根（Haslach-Jungingen）战胜对手。次日晚上11点，贝纳多特已占领慕尼黑，此时距拿破仑前往伊勒河（the Iller）上的布尔高（Burgau）还有一小时，他正给约瑟芬写信，已然这么说：“敌军败了，掉了脑袋，一切都表明，这是迄今为止我最快乐、最迅捷、最出色的战役。”[73]这一说法当然傲慢，但事实最终证明他没错。为了让马克待在没有掩护的位置，法军情报人员在奥军俘虏中安插了一些“逃兵”，

他们告诉奥军，法军准备发动兵变并回国，甚至说巴黎传出了政变流言。

乌尔姆包围圈几近完成，10月13日，拿破仑命令奈伊返回多瑙河对岸，夺取乌尔姆面前最后一处主要障碍——埃尔兴根（Elchingen）的高地。在埃尔兴根修道院可非常清楚地纵览河漫滩（floodplain），视野远及6英里外的乌尔姆总教堂。次日，奈伊攻克目标。腾跃兵（voltigeurs）、卡宾枪手和掷弹兵冲上埃尔兴根的斜坡，拿下修道院。若端详此地斜坡，便会明了拿破仑在军中奋力培养的高昂士气与军旅精神多么重要。战斗时，曾在埃及军团服役的某个掷弹兵背部负伤，滂沱大雨中，他躺在地上，大叫“前进！”拿破仑认出了掷弹兵，遂脱下斗篷丢给他，说：“想法子把这个还给我，我拿你非常当之无愧的勋章和津贴来换。”[74]当日的战斗中，拿破仑一度在奥地利龙骑兵的手枪射程内。

当晚，一名副官给拿破仑做了一只煎蛋卷，但他找不到酒或干衣服。皇帝相当幽默地评价道，此前在外征战时自己从不缺香贝坦葡萄酒（Chambertin），“哪怕是在埃及沙漠中”。[75]“天气糟透了”，他描述攻克埃尔兴根之战时称，“泥泞一直浸到士兵的膝盖”[76]，但他现在完全包围了乌尔姆。

10月16日，在乌尔姆附近的哈斯拉赫村农舍，塞居尔发现拿破仑“和一个年轻鼓手分别在炉子两边打盹”。拿破仑有时仅小睡十分钟，但他能补足数小时精力。塞居尔回忆这个不和谐场面道：“皇帝和鼓手在一起睡觉，将军和显贵在旁待命，围着他俩站成一圈。”[77]次日，马克开始谈判，他承诺道，若二十一天内俄军未解围就投降。拿破仑的补给开始不足了，他想一鼓作气，说最多只给马克六天。[78]10月18日，缪拉在特罗赫特尔芬根（Trochtelfngen）击败陆军元帅韦内克（Werneck）的援军，并俘虏15000人，消息传来，马克大受打击，胸口

如同挨了一拳，“他站不住，只能靠在公寓墙上”。次日，拿破仑从埃尔兴根致信约瑟芬：“八天来我一直湿淋淋的，脚冻得冰凉，有点不适，但今天我一整天都没出去，休息了一下。”[79]他在某期公报中甚至夸口一周没脱靴。[80]

10月20日下午3点，马克投降，他交出乌尔姆以及约2万名步兵、3300名骑兵、59门野战炮、300辆弹药马车、3000匹马、17位将军和40面军旗。[81]一名法军军官不认识马克，问他是谁，奥军司令回答：“你眼前的就是倒霉的马克！”[82]此后人们一直记得他这绰号。拿破仑告诉约瑟芬，“我实现了全部计划，我只靠行军就消灭了奥军”，然后他又说谎道，“我俘虏6万人和30多名将军，缴获120门大炮和90多面军旗”。[83]他在第7期公报中写道，“10万敌军中，最多只有2万人逃走”，即便算上从金茨堡开始的战斗，这也是大肆的夸张。[84]

投降仪式在乌尔姆城外的米歇尔斯贝格高原（Michelsberg plateau）举行。站在紧邻老城的瞭望塔（Aussichtsturm tower）上，便可看见奥军鱼贯出城的地方以及他们放置滑膛枪和刺刀的场所（部分地面现已造林）。这些人后来成了阶下囚，在法国的农场和巴黎的建筑工地上劳动。一名奥军军官评论拿破仑身上泥点斑斑的制服，他说天气如此潮湿，战役必然十分艰苦，拿破仑则说：“你的上司想提醒我，我不过是个当兵的。我希望他承认，帝王紫并未让我忘记我的第一职业。”[85]他对被俘的奥军将领讲话时补充道：“你们的名字在你们战斗过的所有地方传颂，可奥地利内阁只会妄想疯狂的计划，他们危害国家威严时毫不脸红，遗憾啊，你们这样勇敢的人竟沦为这种愚蠢内阁的牺牲品。”[86]他试图说服他们，称开战纯属多此一举，战争起因不过是英国为防伦敦沦陷而收买了维也纳。拿破仑在某日公告中称，俄国和奥地利只是英国的“米娘”（mignons，指“玩物”或“巴儿狗”，不过这个词也有一点色情内涵，可指娈童）。

拉普回忆道，拿破仑“战胜后得意扬扬”，他完全有理由这样高兴，因为整场战役完美无缺，几乎兵不血刃。[87]“皇帝发明了新的作战方式，”拿破仑在一期公报中引用士兵的话称，“他只用我们的腿和刺刀。”[88]

尽管拿破仑四周后才知情，但反法同盟恰恰在乌尔姆投降后第二天就实施了复仇，这个时机选得几乎像写诗一般。在加的斯以西50英里处的特拉法尔加角（Cape Trafalgar），纳尔逊将军摧毁了维尔纳夫的法西联合舰队。联合舰队的33艘战列舰丢了22艘，而英军的27艘战列舰无一折损。[89]英军将领指挥时发挥灵感，展示了日后为人著称的“纳尔逊式接敌”（the Nelson touch）。他把舰队分成两个中队，垂直切入联合舰队战线，敌军于是断成三股，其中两股后来被摧毁。大军团在多瑙河边，所以维尔纳夫完全不用开战，就算他赢了，侵英行动最早也得等到次年初，然而拿破仑执意作战的命令直接导致了灾难发生。[90]因为此战，之后一个世纪英国海军称霸海洋。正如哲学家贝特朗·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所说的：“拿破仑是欧洲的主人，但他也是欧洲的囚徒。”[91]纳尔逊战死沙场，这对拿破仑来说是唯一的小补偿。“纳尔逊的才华不是后天产物，”他后来在圣赫勒拿岛上说，“那是天才。”[92]英军在特拉法尔加取胜后，英国得以抓紧开展对法经济战。1806年5月，英国政府颁布枢密令（本质上是法令），彻底封锁了从布雷斯特至易北河的欧洲海岸。

拿破仑没有完全放弃侵略梦想，反而继续花费大量金钱、时间与精力，力图重建舰队。他觉得舰队只靠数量优势就可再次威胁英国，却从来不明白一件事：皇家海军的战斗力正处巅峰，要是舰队八分之七的经历仅仅是港口待命，它就无法掌握击败皇家海军所需的航海技术。大军团新兵可以在开赴前线时接受操练、练习射击，事实上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但在陆地上，水手没法学会如何对付被狂风从高处刮落的重物、如何在翻腾的大海上操作两次以上侧舷开炮，而他们的对手接受过训练，

可在同等时间内操作两三次侧舷开炮。[93]1805年秋的事件将证明，拿破仑精通陆军战事，英军则擅长海战，二者完美制衡。

到达维也纳之前，没有什么能阻挡大军团。可战役远远没有结束，因为库图佐夫的10万名俄军士兵正向西移动，卡尔大公的9万名奥军士兵则在意大利，拿破仑必须阻止两军会师。10月下旬，马塞纳在卡尔迪耶罗与奥军鏖战三天，设法战成平局，于是卡尔如拿破仑所愿未能守卫维也纳。

“我在大行军途中，”11月3日，拿破仑从豪斯鲁克山区哈格（Haag am Hausruck）致信约瑟芬，“天气严寒，这个国家的雪积了一英尺……好在不缺木头。我们总是在林间。”[94]虽然拿破仑不可能知道，但普鲁士在当天与奥地利、俄国签署《波茨坦条约》，承诺收到英国资助后对法国实施武装“调停”。11月15日，《波茨坦条约》获批，少有条约像它这样迅速落后于事态进展。法军战线拉得太长，所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愿意对法施压，可他胆子太小，不敢出击，而且他也没能从英国那儿要到汉诺威当“调停”费。

拿破仑继续向维也纳进军。法军补给陷入混乱，列兵中传出抱怨之声，就连皮埃尔·马孔（Pierre Macon）将军这样的高级军官也发牢骚，但是拿破仑依然驱使军队向前。11月7日，他用一道“最严厉的命令”禁止抢劫，数百人在布劳瑙（Braunau）等地挨罚，他们失去战利品，甚至被战友鞭笞（这在法军中非常罕见）。[95]11月10日在梅尔克（Melk），他可以对军队说，“我们身处酒的国度！”，但士兵只能喝军需官征收的酒。[96]公报结尾是激烈斥责“欧洲悲剧缔造者”英国人的大篇文字，这种抨击此时已成惯例。[97]

11月13日上午11点，法军几乎是只靠吹牛便拿下了横跨多瑙河的要地塔博尔桥（Tabor bridge）。他们到处说和约已经签订，而且当局宣布维也纳是不设防城市，这纯属谎言。陆军元帅奥尔施佩格（Auersperg）

亲王的奥军炮兵和步兵准备迎敌，并且布下弹药，预备炸桥。乌迪诺的两个掷弹兵营正在前进，但是缪拉和军官们遮住了他们。掷弹兵们便“把可燃物丢进河里，往火药上洒水，切断引线”。有一则故事称，一名掷弹兵从奥军士兵手中抢下引火棒。[98]真相大白时已然太迟，缪拉不容分说，命令奥军撤离。除了炸毁大桥，奥军高级指挥官没安排多少抵抗措施，但维也纳落入法军之手完全是因为军事诈术。拿破仑得知消息后“欣喜若狂”，他迅速前进，占领了哈布斯堡的美泉宫（Schloss Schönbrunn），当晚他在那儿过夜。次日，维也纳举办盛大的入城式，迎接他和法军入城，弗朗茨及其宫廷退往东边，投奔正在赶来的俄军。[99]11月15日，霍拉布伦（Hollabrunn）的俄军[100]从缪拉手中逃脱，这是这次胜利唯一的瑕疵。

拿破仑急着继续奔往他需要的胜利，16日，他带着对缪拉的“一腔怒火”离开美泉宫。[101]皇帝对贝纳多特的态度也没见更好，他致信约瑟夫时提及此人：“一天就能决定命运，他却让我浪费了一天。我不允许一个人逃走。”[102]17日，拿破仑在茨纳伊姆（Znaïm）获知特拉法尔加之战。他建立的审查制度滴水不漏，以至于大部分法国人直到1814年才初次听闻这一灾难。[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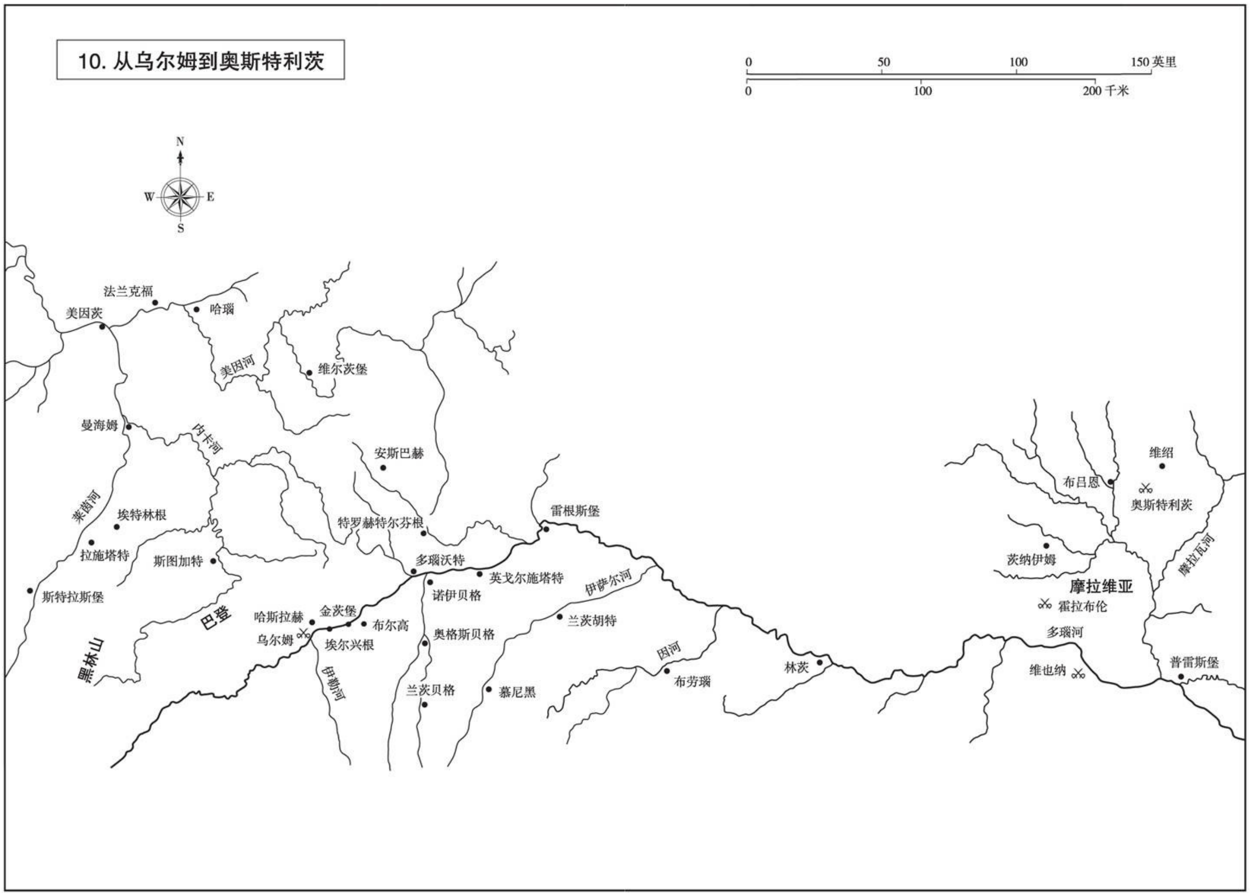
拿破仑想和敌军对战，11月下旬，他又向东走了200英里。由于法军需要驻守占领的城市、保卫补给线，其野战军便减至7.8万人。大军团的处境似乎非常危险：普鲁士威胁北方；约翰大公与查理大公从南面赶来；库图佐夫在东边的摩拉维亚（Moravia），拿破仑尚未追上他。法军走了整整三个月，现在又累又饿。帝国近卫军上尉让-罗克·夸涅（Jean-Roch Coignet）估计，六周内他走了700英里。拿破仑在日后某份和约中借某一条款索要鞋革，以之作为部分战争赔偿。

布吕恩（Brünn）[104]的武器与给养充足，11月20日时，该城投降，拿破仑“又惊又喜”，把这里当作下一个基地。[105]在布吕恩以东10英里

处的“公路旁有一座小山”，它叫桑顿山（Santon），邻近奥斯特利茨村（Austerlitz）[106]。次日，拿破仑在桑顿山上停下，下令挖空面向敌军的底层山体，好让小山更加陡峭。[107]接着他驰过这一地区，细心留意两片湖泊及无遮蔽的区域。他“多次在较高点停留”，而且大部分时候停在名唤普拉岑高地（Pratzen heights）的高原上，然后他对部下宣布：“先生们，仔细查看这片土地。这里将是战场，而你们将参战！”[108]蒂埃博的版本如下：“好好看看那些高地，不出两个月你们就要在那作战。”[109]这次侦察中，拿破仑还去了格日科维茨村（Grzikowitz）、蓬托维茨村（Puntowitz）、科贝尔尼茨村（Kobelnitz）、索科尔尼茨村（Sokolnitz）、泰尔尼茨村（Tellnitz）和默尼茨村（Mönitz），他对随员说：“如果我想阻止敌军通过，我就应该在此布阵，但那样的话我只能打一次普通战斗。另一方面，要是我调回右翼，让它撤往布吕恩，敌军（就算）有30万人也会陷入无处可逃的绝境。”[110]由此可见，拿破仑一开始就想打歼灭战。

俄军和奥军计划夹击拿破仑。两位皇帝将伴野战军主力8.6万人从奥尔米茨（Olmütz）[111]向西进军，与此同时，费迪南德大公从布拉格（Prague）向南出击，切入拿破仑敞开的后方。拿破仑让军队在布吕恩稍事休整，他一直在那待到11月28日。塞居尔回忆道，“我们的位置孤立遥远，每过一天就更危险一分”，而拿破仑决定利用这一事实。[112]11月27日，他在布吕恩会见奥地利使臣约翰·冯·施塔迪翁（Johann von Stadion）伯爵和久洛伊将军。为了让敌军变成骄兵，他假装担心法军的位置和孱弱的整体实力，还当着奥地利人的面下令撤退。蒂埃博将军描写了这一策略：

> 俄军以为法军不敢开战。法军放弃了俄军威胁的所有地点，趁夜从维绍（Wischau）、劳斯尼茨（Rausnitz）和奥斯特利茨溜走，一口气撤了8英里。法军没有威胁俄军侧翼，反倒集结队伍。俄军觉得，这些犹豫停顿的迹象和撤退的样子既充分证明我们的勇气已动摇，又预示他们定将取胜。[113]



次日上午，拿破仑接见弗里德里希·威廉的使臣克里斯蒂安·冯·豪格维茨（Christian von Haugwitz）伯爵，他显得强势些，否决了一切“调停”概念。中午时分，他去了波索西茨（Posorsitz）的驿站和驿车旅馆——旧驿站（Stara Posta）。

一名逃兵告诉拿破仑联军肯定会进攻，萨瓦里的情报人员也说，敌军不会等待1.4万名俄军士兵来援。拿破仑于是集中兵力，他需要让所有的军齐聚战场：马尔蒙在格拉茨（Graz）；莫尔捷在维也纳；贝纳多特在后方监视波希米亚（Bohemia）；达武去普雷斯堡（Pressburg）监视目前还算安静的匈牙利；拉纳、缪拉和苏尔特的部队散布在他前方的布吕恩-维绍-奥斯特利茨轴线上。11月28日，他在波索西茨之外的奥尔米茨公路上会见沙皇的骄傲副官、27岁的彼得·彼得罗维奇·多尔戈鲁基（Peter Petrovich Dolgoruky）公爵。“我和这个自以为是的小年轻交

谈，”一周后，拿破仑告诉符腾堡的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选侯，“他口吻傲慢，拿我当他要送往西伯利亚的波雅尔（boyar）[114]。”[115]多尔戈鲁基要求拿破仑把意大利交给撒丁国王、把比利时与荷兰交给普鲁士或英国亲王，他报以适当的冷淡回应。然而，直到多尔戈鲁基瞧见看上去像撤退预备的场面，拿破仑才打发他走。[116]

第17轻步兵团的一名哨兵偶然听见公爵的要求。拿破仑对他说：“你知道吗，这些家伙以为他们会吞掉我们！”哨兵回答：“让他们随便试，我们马上叫他们噎着！”[117]这让拿破仑好受了些。他与列兵的互动短暂却充满诚意，构成他对部下的影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换作大部分联军将领，这种交往则是不可思议的行为。当晚，拿破仑下令紧急召回贝纳多特和达武（达武得令后仅用四十八小时便完成70英里行军），随后在旧驿站过夜。

拿破仑的原计划如下：苏尔特、拉纳和缪拉打防守战，引诱俄奥联军的69500名步兵、16565名骑兵及247门火炮前进；一旦敌军全部参战，明显暴露其弱点，达武和贝纳多特就上场。拿破仑身边一共只有50000名步兵和15000名骑兵，但他有282门大炮，而且他在奥斯特利茨集中的兵力甚至比联军（他们的情报部门办事不力）掌握的法军总兵力还多。拿破仑命令苏尔特仓促离开普拉岑高地，进一步欺骗敌军相信法军要撤离。虽说叫高地，普拉岑高地与其说是峭壁不如说是丘陵，其地面褶皱也能让较大规模的军队藏在相当接近高原顶点的地方。有些地段会令人误以为它陡直，而冒着火力上山时，这种错觉必然更强。

11月29日～30日，法军组织阅兵和侦察，围绕战场北端的小丘陵桑顿山挖战壕（土木工事今仍可见），并等待达武和贝纳多特。“这四天来，我和掷弹兵住一起，”30日下午4点，拿破仑致信塔列朗，“我只能在膝盖上写信，所以我没法对巴黎说什么，只能说我非常好。”[118]

联军也明白普拉岑高地多么重要。奥军参谋长弗朗茨·冯·魏罗特尔（Franz von Weyrother）将军为联军草拟作战计划：弗里德里希·冯·布克斯赫登将军监督（五路纵队中的）三路纵队从高地南下，进攻法军右翼，然后他掉头向北，席卷法军战线，与此同时，联军全军包围敌人。结果，南部战场的破碎地面上集中了太多人，兵力较少的法军便可阻挡他们，而大大敞开的中部也方便了拿破仑反击。[119]沙皇亚历山大批准了这些计划，尽管他的战场指挥官库图佐夫不同意。相形之下，法军战略完全出自一名最高领导。

11月30日，帝国近卫军列兵托马·比若（Thomas Bugeaud）致信妹妹：

> “（在离敌人不出2英里的地方，）皇帝亲临，他的马车停在我们的营地中，而他就在里面过夜……他一直在所有军营走动，与官兵交谈。我们围着他。他的话我大都听见了。他总是依据军事义务说一些非常简单的东西。”拿破仑对士兵承诺，只要法军取胜他就远离战线，“可是，如果你们不幸有点犹豫，就会瞧见我冲进你们中间重整秩序”。[120]

12月1日，拿破仑得知贝纳多特已在布吕恩，次日可到战场，所以他能参战。傍晚6点，皇帝给将军们下达命令，随后口授了为荣誉军团成员之女建立圣但尼寄宿学校的一些构想。[121]后来在8点30分，为了应对将要爆发的战斗，他口述了军队的整体部署。在这份口述记录和战后公报之间，他没有留下别的现存书面文件。当天深夜，拿破仑在屋外吃了土豆和炸洋葱，然后他和贝尔蒂埃走过一堆又一堆营火，与士兵们聊天。一名在场人士回忆道，“没有月亮，浓重雾气令人难以行路，也使夜色显得更加深沉”，因此近卫军猎骑兵携带松枝和稻草制成的火把。拿破仑和贝尔蒂埃接近营房时，“仿佛施了魔法一般，我们看见士兵们手中的成千上万支火把瞬间点燃整条战线上的全部营火”。[122]贝尔蒂埃的参谋路易-弗朗索瓦·勒热纳（Louis-François Lejeune，他后来跻身最出色的拿破仑战争画家之列）补充道：“士兵烧光自己的床来点亮共同的家。在军营里很难搞到睡觉用的稻草，只有知晓这种艰难的人才明白他

们做出了多大的牺牲。”[123]马尔博认为，次日是拿破仑加冕一周年纪念日，因为这一吉兆，迎接他的欢呼格外响亮。法军士兵高举大量火把，奥军看见火光后，误以为要撤走的敌人正焚烧营地，这是认知失调的经典例子。所谓认知失调，系指数宗迹象驱使人得出预设的假想。

蒂埃博记得当晚的一些趣谈。有那么一会儿，拿破仑对士兵们承诺，若战斗态势不顺，哪儿最危险他就去哪儿，第28战列步兵团的一名士兵便喊道：“我们保证明天你只用动动眼睛！”拿破仑问第46和第57团弹药是否充足，一名士兵回答：“不够，但俄国佬在格劳宾登（Graubünden，瑞士州）教了我们怎么对付他们，光刺刀就够了。明天我们证明给你看！”[124]蒂埃博补充道，士兵们跳了法兰多拉舞（farandole）[125]，高呼“皇帝万岁！”[126]

1805年12月2日（周一）凌晨4点，法军进入他们在奥斯特利茨战场的初始阵地。覆盖低地的浓雾在很大程度上隐去了法军的行迹，战斗前期，它也让联军高层将领搞不清拿破仑的意图。“在这明亮的刺骨寒夜，”蒂埃博回忆道，“我们的师悄悄集结。为了误导敌军，他们生火后丢下了火堆。”[127]

离天亮还早时，拿破仑就开始侦察了。早上6点，他叫缪拉、贝纳多特、贝西埃、贝尔蒂埃、拉纳、苏尔特这六位元帅以及尼古拉·乌迪诺等数名师长来他的野战司令部。拿破仑的司令部位于战场左中心的小丘陵茹兰山（Žurán），接下来的时间中，他可在此地非常清楚地看见将成为战场中心的普拉岑高地，但他看不见前期主要战斗地索科尔尼茨村与泰尔尼茨村。7点30分，拿破仑确信每个人都准确理解了自己的任务，会议这才结束。

拿破仑的计划如下：右翼示弱，引诱敌军进攻南部，不过达武的部队正奔赴战场，他们将充分掩护右翼；在桑顿山上放置18门加农炮，拉纳的步兵和缪拉的骑兵预备军驻守此地，稳住北部的左翼阵线；克洛德

·勒格朗指挥苏尔特军第3师，在中路抵御奥军，与此同时，贝纳多特军（拿破仑将该军调离桑顿山，让它在格日科维茨和蓬托维茨间重组）支援当天的主要攻势；主攻方向是普拉岑高地，苏尔特负责主攻，一旦联军开始走下高地去南部战场攻击法军，圣伊莱尔师和旺达姆师就会攻上去。

“参战，”拿破仑论及自己的战争艺术时道，“然后拭目以待。”[128]因此，他把帝国近卫军、缪拉的骑兵预备军、乌迪诺的掷弹兵留作预备，以便在南部侧翼投入应急兵力，抑或在拿下普拉岑高地后马上包围敌军。拜恩州档案馆有一份拿破仑的草稿，它记录了实际战斗过程的概要，其内容同他的最初构想惊人相似。拿破仑经常顺势变更作战计划，但有时战斗确实符合预设，奥斯特利茨会战便是一例。

早上7点才过不久，会议都没结束，苏尔特的部队也还没排列好，泰尔尼茨附近就开战了——奥军如拿破仑所料开始向勒格朗发动进攻。7点30分，苏尔特的部队在蓬托维茨列队，诱骗敌军相信自己要去右翼，但实际上他们将猛攻普拉岑高地，杀入战场中心。8点，俄军（参与了当天大部分战斗）从普拉岑高地南下，前往法军右翼，联军中路力量于是减弱。8点30分，联军已占领泰尔尼茨和索科尔尼茨，但达武组织反击，亲率一个旅参战，在8点45分夺回了索科尔尼茨。35岁的元帅第一次指挥大规模战斗，他一进入索科尔尼茨村就收到泰尔尼茨守军的紧急求援，为了从俄军手中夺回烟雾弥漫的村庄，他命令襟兄路易·弗里昂（Louis Friant）将军率第108战列步兵团冲入村子。弗里昂的第2师乃劲旅，它的有生力量一度减至3200人，仅达其正常规模的一半。第2师兵力相当紧张，但没有崩溃。火药时代常有严重的友军误伤，这回也不例外。第108战列步兵团和第26轻步兵团在索科尔尼茨村外对射，直到看见对方的鹰旗才停手。

勒格朗现在用两个团防守索科尔尼茨，其中之一的科西嘉散兵团

（Tirailleurs Corses）绰号“皇帝的老表”（Emperor’s Cousins）。他的对手则是十二个俄军步兵营，他们正向紧挨村子的带围墙鸡舍进发，防守那儿的法军仅有四个营。争斗中，第26轻步兵团冲入索科尔尼茨，赶跑五个俄军营，恰在此时，弗里昂的第48团让另外4700名俄军士兵掉头。然而，俄军对索科尔尼茨城堡发起了猛烈总攻，9点30分，城堡已陷落。索科尔尼茨战场上，级别最高的12名法军指挥官中有11人死伤。一般说来，最后一支整好队伍的生力军登场时，他们就会影响战局，索科尔尼茨的战斗也不例外，这证明拿破仑向来保留预备队的决策是明智的。达武留下骑兵，缓缓投入步兵和炮兵，10点30分时，他的10000人已经抵御了敌军的36000人。达武为拿破仑争得了时间，这对占领中心来说至关重要。此外，战场决胜点普拉岑高地上有17000名俄奥联军士兵，因为达武的战斗，拿破仑也能在那儿投入35000人，从而逆转兵力劣势。

普拉岑高地上有四路敌军纵队，上午9点，拿破仑在茹兰山焦急地等待其中两路下山。他问苏尔特：“你的部队登上高地要多久？”元帅回答二十分钟足够了，他便说：“非常好，那我们再等一刻钟。”十五分钟后，拿破仑立刻总结道：“让我们用雷霆一击结束这场战争！”[129]圣伊莱尔师待在哥德巴赫山谷内，藏身于丘陵和久久不散的雾气中，此刻他们率先进攻普拉岑高地。10点，太阳升起，大雾消散，此后“奥斯特利茨的太阳”成了经典象征，代表拿破仑的天才和幸运。苏尔特鼓动第10轻步兵团，给了士兵三倍的白兰地份额，然后派他们上坡。法军采用横纵混合队形进攻，前方的一排散兵直接冲入正在下山的第四路俄军纵队之中。库图佐夫察觉到了危险，派科洛夫拉特的奥军填补俄军纵队之间的缺口。此后双方陷入激战，俘虏寥寥，伤员几乎都死了。

鏖战中，圣伊莱尔拿下普拉岑村和高原大部分制高点。士兵们折返，拾起先前撤退中丢下的武器。这时皮埃尔·普泽（Pierre Pouzet）上校提议由他在极其不利的环境中发起新攻击，以防敌军计算不断减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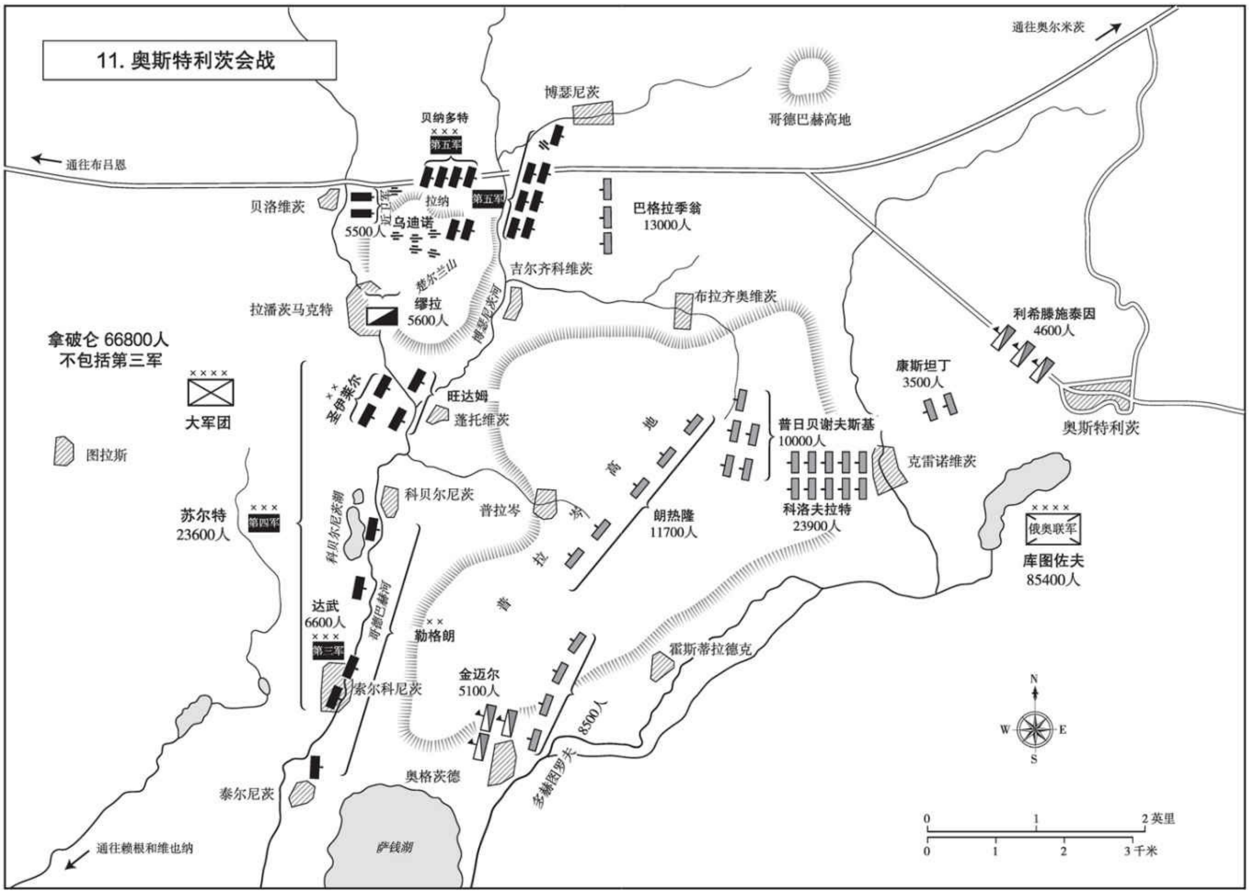
法军兵力，他的建议似乎成功了。11点30分，圣伊莱尔已经到达高原。等苏尔特能投入数量远超俄军的法军时，他立刻这么做了。绰号“恐怖”（Les Terribles）的第57战列步兵团又一次表现出色。

尚在高地上的12000名联军士兵迎战24000名法军士兵。库图佐夫心灰意冷地观战，他让最后一路南下的纵队掉头，但这太迟了。拿破仑在茹兰山观战，他能看见密集的纵队爬上普拉岑的斜坡，副官也源源不断地送来报告。11点30分，他命令贝纳多特前进。贝纳多特要求带上骑兵，但他仅草率地回答：“我没人可拨了。”难以指望人们在战场上礼貌相处，这句答复也只是表述事实，可要说拿破仑的宫廷里谁最招他厌，那就是贝纳多特。

上午11点，在普拉岑高地的小丘陵旧葡萄园山（Stare Vinohrady）上，旺达姆师已经力克沙皇亚历山大的司令部。伴着成群乐队的音乐声，法军狂热地进攻，夸涅回忆道，那音乐声“能让瘫子动起来”。康斯坦丁（Konstantin）大公派俄军皇家近卫（包括骑兵，共30000人）上前进攻旺达姆，法军战线于是动摇了。俄军近卫胸甲骑兵冲向比加雷（Bigarré）少校指挥的第4战列步兵团（但其名誉上校乃约瑟夫·波拿巴），该团崩溃了，士兵回身逃跑，不过他们跑过拿破仑身边时还能镇定地喊一声“皇帝万岁！”[130]

下午1点，拿破仑派贝西埃和拉普协助旺达姆，以图从俄军皇家近卫手中夺回普拉岑高地上的主导权。他先是拨给两人五个近卫骑兵中队，后来又增派了两个（后两队之一是马穆鲁克中队）。马尔博目击了下面这幕场景：拉普归来，他头部负剑伤，身挂破损马刀，向皇帝献上部队缴获的军旗以及他抓获的俄军近卫中队指挥——尼古拉·列普宁-沃尔孔斯基（Nikolai Repnin-Volkonsky）亲王。一名在场人士回忆道：“有一个猎兵受了致命伤，他呈上军旗，旋即倒地死亡。”[131]弗朗索瓦·热拉尔（François Gérard）为战斗作画时，拿破仑要他画拉普到来

之刻。马穆鲁克穆斯塔法（Mustapha）就没那么光荣了，虽然缴获了一面军旗，但此人对拿破仑说，要是他杀了康斯坦丁大公，他会献上大公的脑袋，皇帝回嘴："野蛮人，管管你的舌头好吗？"[132]



在北部战场上，缪拉和拉纳迎战彼得·巴格拉季翁（Pyotr Bagration）将军，遭受了大量伤亡。中午时分，拿破仑完全可以满足了：苏尔特已拿下普拉岑高地；桑顿山的防御稳住了北部阵线；南部的达武岿然不动。下午1点，拿破仑司令部前进至旧葡萄园山，他可以在那儿俯瞰哥德巴赫山谷，并制订歼敌计划。皇帝的侍从蒂拉尔看见苏尔特来司令部找他，当时他称赞苏尔特表现出色。他说："至于其他的，元帅先生，你的军是我取胜的头号功臣。"[133]拿破仑随后把圣伊莱尔师和旺达姆师派往靠近俄军后方的索科尔尼茨。达武依然以一敌三，但他下令在泰尔尼茨和索科尔尼茨之间发起总攻。下午2点时，战局已无悬念。

有贝纳多特占据普拉岑高地，拿破仑便能命令乌迪诺、苏尔特和帝国近卫军南下包围布克斯赫登，此时达武的骑兵也开始进攻南部的奥格

茨村（Augedz）。拿破仑接着迅速离开普拉岑高地，去可以俯瞰整个湖区的圣安东尼（Anthony）小教堂塔楼指挥末段战斗。布克斯赫登的俄军分成两半，逃往对面的冰湖东岸，拿破仑则命令炮兵轰击冰面。此事后来成了一桩传说：冰层断裂，数千俄军溺毙。然而，近日有人挖掘了萨钱湖（Lake Satschan）的退耕土地，但仅找到12具尸骨和几门大炮。[134]然而，联军逃离战场时，法军骑兵紧追不舍，拉到高地上的大炮也冲他们开火，所以总的来说联军损失惨重。（奥军骑兵的胸甲没有背甲，因此他们进攻时更轻便，但撤退时很容易被剑枪戳刺和霰弹轰击所伤。）一个俄军团和两个奥军营把自己关进了索科尔尼茨城堡，后遭法军屠戮，但从鸡舍往前，很多地方的大批联军得以投降，这时法军乐队奏响《胜利属于我们》（*La Victoire est à Nous*）。

晚上10点，拿破仑返回了旧驿站。“正如可以想象的那样”，马尔博回忆道，“他容光焕发，但经常遗憾地说”，哥哥约瑟夫的团竟被亚历山大之弟康斯坦丁大公夺去了鹰旗。[135]次日，拿破仑批评士兵把鹰旗丢给俄军近卫骑兵。有人目睹了这通严厉的训斥，虽说此人不是第4团的士兵，但他回忆道：“我必须承认自己心惊肉跳。我浑身冒冷汗，双眼一度流泪。我毫不怀疑，要是这个团刚好在下个瞬间奉命战斗，他们会创造奇迹。”[136]

奥斯特利茨会战当晚，拿破仑对胜利之师写了一番话，措辞照样华丽：

> 大军团的战士们，这个伟大的日子即将过去，从此淹没于永恒之海。即便是在这个时刻，你们的皇帝也必须对你们致辞，他得说，这场战斗名垂青史，而他欣赏所有有幸参战者的表现。士兵们，你们是世上最好的战士！人们将永远铭记今日与你们的事迹！千年之后，只要宇宙的故事继续流传，人们就会说，在奥尔米茨平原上，你们消灭了英国黄金买来的76000名俄军士兵。[137]

拿破仑补充道，法军缴获140门加农炮，俘虏10000人，“在战场上留下26000具尸体”。次日，他把加农炮数减至120门，但把战俘数扩大

两倍，还添上20名将军。有可靠的近代资料称，俄奥联军共有16000人死伤（含9名将军和293名军官）、20000人被俘，还有186门大炮、400辆弹药马车和45面军旗被缴。[138]法军折损达8279人，其中有1288人死亡。圣伊莱尔师和旺达姆师分别承受了23%和17%的损失，但是伤员中仅有2476人需要长期疗养。

大股俄军尚未参战，卡尔大公正从意大利赶来，普鲁士威胁对法宣战，因此联军理论上可以再战，但是奥军在奥斯特利茨被吓破了胆，亚历山大也害怕了，退往匈牙利。战后不久，利希滕施泰因（Liechtenstein）亲王约翰来旧驿站协商条约。迪马将军指出："任何欧洲宫廷的政事也许都不及这破房子里的事情重要。"[139]拿破仑对约瑟夫解释他的胜利，称敌军"实施机动时陷入无处可逃的绝境"（他显然喜欢这个短语）。他给约瑟芬的信几乎一样简洁："我击败了两位皇帝指挥的俄奥联军。我有点累。我露宿了八天，晚上非常冷……俄军不止战败了，而且毁灭了。"[140]精湛的计划，对地形的把握，卓越的时机安排，坚毅的勇气，布洛涅军营带来的纪律和训练，军体系，在决胜点利用瞬时数量优势的战术，高昂的军旅精神，当日弗里昂、达武、旺达姆、苏尔特和圣伊莱尔的出色表现，意见不一且时不时无能的敌军（布克斯赫登醉酒参战）：这些要素铸就了拿破仑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胜利。[141]

---

[1]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p.215-16

[2] 六面鹰旗今展示于伦敦的切尔西王家医院（Royal Hospital，Chelsea），荣军院陆军博物馆的鹰旗更多。

[3]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20

[4]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139

[5] Hughes，Michael，*Forging Napoleon's Grande Armée* 2012，p.20

[6]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731 pp.637-8，March 12，1804

[7] Sherwig，John M.，*Guineas and Gunpowder*（Cambridge，MA）1969，pp.345，368

[8]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s.9485，10200 p.22，2 January，1805，p.375，3 June，1805

[9] 始于1443年的那不勒斯与西西里联合王国国号。

[1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103

[11]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9536 p.50，January 30，1805

[12] 今摩尔多瓦（Moldova）。——译者注

[13] "店老板民族"最早出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用这个短语刻画不列颠民族。1776年《国富论》出版，1802年该书被译成法文。

[14]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9566 p.63，February 16，1805

[1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009 p.287，May 9，1805

[16]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163 p.358，May 30，1805

[17]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p.184-5

[18]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429

[19]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9700 pp.136-7，March 17，1805

[20] 《战争与和平》开篇时，安娜·帕芙洛夫娜-谢列尔说："好吧，我的公爵，那么热那亚和卢卡现在只是波拿巴家族的私产了。"不过她搞错了热那亚的地位，它是帝国省。

[21]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289

[22] 佩拉法拉之女、希迈（Chimay）王妃埃米莉（Émilie）自称是他们的结晶，此言可以不予考虑，因为她生于当年11月。Pellapra，*Daughter of Napoleon passim.*国家参政夏尔-雅各·迪沙泰尔（Charles-Jacques Duchatel）之妻阿黛勒·迪沙泰尔（Adèle Duchatel）也是拿破仑的情妇，与她相比，佩拉法拉算是次要调剂品。1804年12月22日，皇帝给了阿黛勒6000法郎，1805

年1月10日，他又给了她19000法郎。Branda，*Le prix de la gloire*，p.57. 但她不欣赏他的床技，并说出了看法。“皇后说你无能，”她笑话他（或者和他一起笑），“做了跟没做一样。”Tulard，*Dictionnaire amoureux*，p.218.在其他生活领域，拿破仑非常骄傲，但惊人的是，他似乎不介意阿黛勒的话。当时，他不止在她身上花钱。1805年7月，他给了格拉西尼小姐15000法郎。那时他很可能又勾搭了一名新人，因为6月上旬的开支记录显示，他赠予“一个热那亚美人”24000法郎。Branda，*Le prix de la gloire*，p.57.

[23] Hibbert，Christopher，*Napoleon*：*His Wives and Women*（New York）2002，p.296

[24]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137 p.348，May 27，1805

[25] 耶稣受难十字架，系基督教圣物。——译者注

[26]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4

[27] Schneid，Frederick C.，*Soldiers of Napoleon’s Kingdom of Italy* 1995，p.7

[28]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224 p.386，June 7，1805

[29] Connelly，Owen，*Napoleon’s Satellite Kingdoms*（New York）1965，p.2

[30]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303 p.433，June 19，1805

[31] ed. Hinard，*Dictionnaire-Napoleon* p.200

[32]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427 pp.495-6，July 20 1805

[3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474 p.520，July 28，1805

[34]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55

[3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412 pp.489-90，July 16，1805

[36]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493 p.530，August 3，1805

[37]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45

[38]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46

[39]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554 p.561，August 13，1805

[40]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561 pp.565-7，August 13，1805

[41]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561 pp.565-7，August 13，1805

[42]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562 p.568，August 13，1805

[43]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46

[44]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47

[45] Muir，Rory，*Tac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Battl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98，p.146

[46] eds. Olsen，John and van Creveld，Martin，*The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Art from Napoleon to the Present* 2011，pp.22-3

[47] Abel，Jonathan，‘Jacques-Antoine-Hippolyte，Comte de Guibert’s Military Reforms’*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37，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28

[48] 今普拉夫金斯克（Pravdinsk）。

[49]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60

[50]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661 p.620，August 25，1805

[51]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54，Schneid，Frederick C.，*Napoleon’s Conquest of Europe*（New Haven，CT）2005，p.93

[52]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48

[5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629 pp.598-600，August 22，1805

[5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p.147

[5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516，pp.541-2，August 6，1805

[56]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729 p.659，September 1，1805

[57]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786 p.685，September 12，1805

[58]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756 p.673，September 7，1805

[59] eds. Kagan，Frederick W and Higham，Robin，*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sarist Russia* 2002，p.110

[60]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775 p.680，September 10，1805

[61]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887 p.742，September 28，1805

[62]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p.282-3

[63]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53

[64]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54

[6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917 pp.757-8，October 2，1805

[66]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75

[67]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561 pp.565-7，August 13，1805

[68] eds.Keraus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960 p.778，October 4，1805

[69]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61

[70]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11

[71]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Ⅱ p.6

[72]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Ⅱ p.19

[73] eds.Keraus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998 p.797，October 12，1805

[74]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72

[75]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73

[76]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Ⅱ p.10

[77]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75

[78]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34

[79] eds.Keraus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018 p.808，October 19，1805

[80]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Ⅱ p.10

[81]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37，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205

[82]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38

[83] eds.Keraus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018 p.808，October 19，1805

[84]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20

[85]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88，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159

[86]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Ⅱ p.153

[87]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38

[88]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20

[89] 此战中，英军损失1666人，法西联军损失13781人。

[90] 维尔纳夫在特拉法尔加被俘，后获准返回法国，1806年4月，他在雷恩（Rennes）自尽。

[91] ed. Dwyer，Philip，*Napoleon and Europe* 2003，p.113

[9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36

[93] Rodger，A.B.，*The War of the Second Coalition 1798-1801* 1964，p.227

[94]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067 p.830，November 2，1805

[95]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96

[96]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Ⅱ p.29

[97]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Ⅱ p.29

[98]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p.59-62

[99]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202

[100] 原文误作“奥军”。——译者注

[101]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205

[102]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101 p.850，November 15，1805

[103] Billings，Mark，‘Napoleon：A Dealer of Hop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79，ed. Jennings，Louis J.，*The Croker Papers*，3 vols.1885，Ⅰ pp.340-41

[104] 今布尔诺（Brno）。

[105]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207

[106] 今斯拉夫科夫（Slavkov）。

[107]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208

[108]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208

[109]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54

[110]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54

[111] 今奥洛莫乌茨（Olomouc）。——译者注

[112]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208

[113]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49

[114] 俄国贵族阶层，地位仅次于王公。——译者注

[11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148 p.875，December 5，1805

[116]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Ⅱ p.196，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210

[117]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Ⅱ p.198

[118]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138 p.869，November 30，1805

[119] Muir，Rory，*Tac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Battl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98，p.155

[120] ed. Yonge，Charlotte M.，*Memoirs of Marshal Bugeaud* vol.Ⅰ 1884，Ⅰ p.38

[121]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15 & n

[122]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54

[123] ed. Bell，Nancy，*Memoirs of Baron Lejeune* 2 vols.1897，Ⅰ pp.27-8

[124]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51

[125] 尼斯一带的舞蹈，不同于吉格舞和加伏特舞。

[126]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52

[127]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53

[128]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53

[129]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53

[130]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ic Cavalry* 2001，p.119

[131]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56

[132]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57

[133] Thiard，A.M.T.，*Souvenirs diplomatiques et militaires* 1900，p.231

[134]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58，ed. Gamier，Jacques，*Dictionnaire Perrin des guerres et des bataille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2004，p.104

[135]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58

[136]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22

[137] Bourne，George，*The History of Napoleon Bonaparte*（Baltimore）1806，p.360

[138]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217

[139]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149

[140]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144 p.873，December 3，1805

[141] 欧洲上下广泛传播并细致分析了拿破仑的战斗，特别是著名战斗。整个19世纪，这些

战斗都是欧洲大陆集体记忆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1807年，沙皇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对达武的一名部下说，打赢奥斯特利茨会战的是弗里昂的第48团。

第十七章 耶拿

普鲁士是加农炮炮弹孵出来的。

——据信出自拿破仑

陆军和海军的每月军情报告有厚厚的二十卷，收到它们后……我会开心地阅读，比年轻女士读小说还高兴。

——1806年8月，拿破仑致约瑟夫

奥斯特利茨会战结束了。次日一早，拿破仑换了套衣服，这是八天来的第一次，然后他驰过战场。在萨钱湖畔，皇帝看见一名大腿中弹的立陶宛中士躺在一块浮冰上。“他的血把冰染得通红，”马尔博回忆道，“可怕啊。”[1]中士呼喊拿破仑，他便派两名士兵游了过去。事后他赏给两人朗姆酒，问他们有多喜欢这次泡澡。[2]（中士后来加入近卫枪骑兵。）

12月4日，拿破仑同意了弗朗茨的会面请求。下午2点，两人在名为焦磨（Spaleny Mlýn）的风车磨坊的墙角火堆旁会见，该地位于奥斯特利茨西南方10英里处通往匈牙利的公路上。他们热情地拥抱，谈了九十分钟。“他急着媾和，”拿破仑后来对塔列朗说，“迎合我的细微感受。”[3]拿破仑回身上马，对参谋们说：“先生们，我们回巴黎；已经和平了。”[4]他随后驰往奥斯特利茨村，探视伤员拉普。“哲学家会回顾这奇怪一幕！”一名目击者回忆道，“这个科西嘉小族之子不久前还是炮兵少尉，眼下德意志皇帝却向他求和，变得低声下气。他的才干、运气与法军将士的勇气使他登临诸国之首，造就欧洲命运的裁决者。”[5]拿破仑致信塔列朗时不肯写下他对弗朗茨的看法：“我会口头上告诉你。”多年后，他说弗朗茨“恪守道德，只对妻子示爱（奥皇有四位妻子）”。[6]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没有求和，拿破仑对他的评价就不那么厚道了。他致

信约瑟芬时写道："沙皇是个没本事的胆小鬼。"[7]

塔列朗建议拿破仑趁机和奥地利结盟，把它变成"能充分抵御野蛮人（指俄国人）的必要屏障"。[8]拿破仑否决了此言，他认为只要法国掌控意大利，奥地利就会一直求战心切，愤愤不平。正如蒂埃博将军的一位朋友当年所说的："他会征服，但不会将就"。[9]

战后不久，拿破仑颁布法令：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所有战死士兵的遗孀领受200法郎终身抚恤年金，所有战死将军的遗孀领受6000法郎终身年金。他也包办了战死士兵之子的就业，并允许他们用"拿破仑"当教名。他能负担得起这件事，因为捷报传来后，法国政府公债价格从其面额的45%跃升至66%，全国上下恢复了对财政的信心。[10]然而，他还是未能原谅战局初期不够信任自己的银行家。国家参政约瑟夫·珀莱·德·洛泽尔指出，"他提到银行家和他所谓的'银行家集团'时总是言辞激烈"。[11]

12月15日，豪格维茨伯爵拿到普法《美泉宫条约》，该条约承诺，法国将用英国君主的世袭领地汉诺威向普鲁士换取面积小得多的安斯巴赫、纳沙泰尔（Neuchatel）和克莱沃（Kleve）。条件相当诱人，豪格维茨立刻自作主张签了条约。上个月才和英国签订《波茨坦条约》的普鲁士放弃了该条约下的对英承诺，拿破仑在普鲁士与其前盟友之间打入有效楔子。《美泉宫条约》也要求普鲁士对英国封闭港口。1806年3月，豪格维茨强迫对手卡尔·冯·哈登贝格（Karl von Hardenberg）辞去普鲁士外交大臣一职。当年夏天，他写道："法国无比强大，拿破仑又是世纪人物，若同此人联手，我们还有何惧？"[12]然而，弗里德里希国王夫妇仍派哈登贝格处理秘密政务，此举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保持俄普外交渠道畅通。梅克伦堡（Mecklenburg）公爵之女、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妻子路易丝皇后是个美人，她具有独立自主意识，激烈反对拿破仑。

《巴黎日报》等法国报纸随便写了写和平的福祉，这惹恼了拿破

仑。“重要的不是和平，而是和平条件，”他对约瑟夫说，“而巴黎市民会觉得条件复杂得看不懂。我不习惯跟着巴黎懒汉的谈话决策。”[13]他一反常态地迷信，告诉塔列朗他想等来年再和奥地利签约：“因为我还有点偏好，而且我想让和平始于格里高利历的新循环之初，我希望这能预示我的统治和旧时的一样安乐。”[14]塔列朗没有及时收到信，1805年12月27日，他在匈牙利古都签署《普雷斯堡条约》，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随之结束。

《普雷斯堡条约》内容如下：确认拿破仑的妹妹埃莉萨享有亲王国卢卡和皮翁比诺；奥地利将此前从威尼斯分来的领土（主要是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割让给意大利王国；承认拜恩为新王国，将蒂罗尔、弗兰科尼亚（Franconia）和福拉尔贝格（Vorarlberg）划归该国；符腾堡也成为王国，吞并五座多瑙河城市、一个郡、一处伯爵封地、一个专区；巴登成为大公国，攫取更多奥地利领土。弗朗茨无可奈何，只能承认拿破仑是意大利国王、支付4000万法郎赔款、保证与拿破仑“永远和平友好相处”。[15]奥皇一夜之间失去250万臣民、六分之一的收入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了数百年的土地，所以他几乎不可能同拿破仑永远友好相处。[16]与此同时，拿破仑承认瑞士与荷兰“独立”，担保奥地利帝国剩余版图的完整性，答应在他死后分离法国与意大利的王位，这三件事既无任何意义，也没让他付出一点儿代价。[17]

维旺·德农向拿破仑展示了一系列金制奥斯特利茨会战纪念勋章，其中一枚刻画法国雄鹰用爪子抓着英国狮子，拿破仑“猛地”把它扔到“房间另一头”，说：“卑鄙的马屁精！你怎么敢说法国鹰扼杀了英国狮子？我让单单一艘小渔船下海都是给英国人送俘虏。事实是狮子扼杀了法国鹰。把这枚勋章丢去制造厂，别再让我看见另一枚！”[18]他也让德农熔掉其他奥斯特利茨纪念章，想一个平实得多的设计，后者照办（新勋章背面是弗朗茨和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头像）。1805年时，拿破仑身上还残留一点谦逊。克勒曼提议建造永久纪念碑为他记功，他拒绝

了；大卫为他塑造了太过吹捧的镀金模型，他便命令对方销毁它。

《普雷斯堡条约》未提及那不勒斯。1804年1月，拿破仑非常明确地警告那不勒斯王后玛丽亚·卡罗利娜，两国随后签订中立条约，但那不勒斯依然加入了第三次反法同盟。11月20日，波旁王室欢迎英俄联军19000人在那不勒斯登陆，不过联军收到奥斯特利茨的消息后又离开了。相关文献记载，玛丽亚·卡罗利娜管拿破仑叫“那野蛮的畜生……那科西嘉杂种，那暴发户，那条狗！”[19]因此，12月27日拿破仑仅仅宣布：“那不勒斯王朝不再统治。欧洲和平与我的帝王荣耀不容它存在。”玛丽亚·卡罗利娜声称联军登陆事件是个意外，拿破仑断然回绝了这番虚伪之辞。据传他对塔列朗说，“我最后会收拾那婊子”，可见他的恶言谩骂能力和王后的一样鲜明。[20]

马塞纳从米兰进军，很快征服那不勒斯大部分地区，1806年11月，他绞死土匪头目米凯莱·佩扎（Michele Pezza，号称魔鬼老兄）。尽管如此，波旁家族还是成功逃往西西里岛，卡拉布里亚山区也出现肮脏战争[21]。多年来，卡拉布里亚农民游击队一直在抗击法军，这场冲突充满了血腥报复，拿破仑任命夏尔·马内斯（Charles Manhès）将军为当地军事总督后，嗜血复仇变得更加激烈。游击战争耗尽法军的能量、人力与士气，也摧毁卡拉布里亚及其人口。英国有时会帮忙，一小股英军曾在当地登陆，于1806年7月赢得马伊达（Maida）之战，但英国的主要贡献是防守墨西拿海峡（Straits of Messina）。“要是西西里岛再近些，我又和前卫在一起，”当月，拿破仑对约瑟夫说，“我就会出手。经验告诉我，我用9000人就能击败英军30000人。”[22]这再次表明他对英军的评估低得离谱。直到滑铁卢会战，他本人才在战场上首会英军。

从1799年开始，新加封的拜恩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就以普法尔茨（Pfalz）的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四世（Maximilian-Joseph IV）选侯的名义统治拜恩。为了巩固法国与拜恩的同盟，拿破仑

要求他将长女奥古丝塔（Augusta）公主嫁给欧仁，虽说她已同巴登的卡尔·路德维希（Karl Ludwig）亲王订婚，而欧仁也另有所爱。拿破仑送给欧仁印有奥古丝塔画像的杯子，向他保证现实中的她“漂亮得多”。[23]1806年1月14日，他们成婚。为了让自己的宫廷体面些，拿破仑坚持操办数桩婚事，事实证明，欧仁和奥古丝塔的姻缘要比其中的一些成功得多，譬如他强加给拉普和塔列朗的孽缘。奥古丝塔怀孕后，拿破仑只是半开玩笑地说，“千万不要给我们女孩”，并建议她“每天喝一点未稀释的葡萄酒”，以免造成那不幸局面。[24]1807年3月，奥古丝塔诞下一女。拿破仑下令给她取名为约瑟芬（Josephine），他致信欧仁，祝贺对方：“现在你要做的就是确保明年生个男孩。”[25]（他们后来又生了个女儿。）

拿破仑为巴登的19岁亲王卡尔·路德维希另行安排终身大事。1806年4月8日，他娶了约瑟芬的堂侄女斯特凡妮·德·博阿尔内（Stéphanie de Beauharnais），不过两人一直分居，直到1811年6月他成为大公，此后七年中，他俩生育了5个孩子。热罗姆终于同漂亮的美国妻子、巴尔的摩的伊丽莎白·帕特森离婚，1807年8月，他娶了符腾堡的卡塔琳娜公主。为使他的王朝合法化并缔结战略级重要军政同盟，在短短十九个月内，拿破仑就让亲族和统治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的三个重要缓冲国的家族联姻。

根据1806年1月的一份大军团税官报告，我们可知奥斯特利茨的胜利究竟给法国带来了多大利益。[26]法国依据《普雷斯堡条约》从施瓦本征集1800万法郎，向奥地利索取4000万法郎。新征服领土中，英国货物被没收、变卖。法国的收入总计达7500万法郎，扣除费用和欠德意志国家的债务后，它将近盈利5000万法郎。[27]拿破仑总是对兄弟们说，政府的首要职责是支付军饷，但士兵通常等战役结束才拿到钱，这样做有两个原因：抑制逃兵现象；彻底免除向死者和被俘者付饷的需要。[28]1810年7月14日，拿破仑致信约瑟夫和苏尔特，对两人都说：“必

须以战养战。”他试图用三种方法达此目的：直接从敌人处征收现金和财产（所谓的“普通捐赠”）；要求敌国国库支付和约中达成的款项（“特别捐赠”）；让外国或盟国负担法军的宿营及维护。法国为法军提供训练、装备和军服，然后就指望他们大体上自筹资金。[29]

法国靠普通捐赠和特别捐赠取得了如下财物：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他国支付3500万法郎；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他国支付25300万法郎；1807年，普鲁士用实物抵偿9000万法郎征收款；1809年，奥地利支付7900万法郎；1808～1813年，西班牙支付巨款35000万法郎；意大利支付30800万法郎；1810年，荷兰境内价值1000万法郎的货物被征收，汉堡支付特别捐赠款1000万法郎。[30]法国利用盟友部队，派法军去卫星国宿营，这两招分别省下25300万法郎和12900万法郎，加上普通捐赠总额80700万法郎与特别捐赠总额60700万法郎，十多年来，法国的收入几乎达到18亿法郎。可是钱仍然不够，因为从《亚眠条约》废止到1814年，拿破仑的战役至少需要30亿法郎军费。[31]他需要筹集超过12亿法郎来弥补差额，其中8000万来自税收（1806年，君位既已稳固，他便对烟草、酒、盐征收旧王朝的间接税，此政策非常不受欢迎）、13700万来自关税、23200万来自国有财产与集体财产出售额，此外他还向法兰西银行贷款。国家官员（连同拿破仑本人）另外捐赠5900万法郎。[32]拿破仑曾对参政院说：“我们得当心，不能给我们的驴子过多负担。”

由上可知，以战养战不成立，战争收入只能偿付60%的战争开支，剩余40%借各色名目落在法国人民头上。然而，除了针对饮酒者与吸烟者的自由裁量税，这些征款方式既不包括对拿破仑的最有力支持者——法国零售商、批发商、专业人员、农民——直接征税，也不包括对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直接征所得税，即便英国采用了史无前例的税制，对一切200英镑以上的年收入征收10%的所得税。1814年，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彼时法国公共债务仅剩6000万法郎，而税收等征收款的年收入在4.3亿法郎和5亿法郎之间。[33]拿破仑不征任何所得税却能支付十五年的

战争费用，这是项了不起的成就。旧王朝倒台的部分因素是支持美国革命的费用，考虑到那笔支出要比拿破仑的军费少得多，他的业绩就更显不凡了。1806年5月，拿破仑对参政院许诺："等我拿下英格兰，我就取消2亿法郎税收。"[34]此事不曾发生，可若他征服英国，他定会这么做，这一点毋庸置疑。

1806年1月，拿破仑铸成政客生涯中第一个真正的大错。他把那不勒斯王位给了哥哥约瑟夫，说："它会像意大利、瑞士、荷兰和三个德意志国家一样变成我的盟国，或真的并入法兰西帝国。"[35]3月30日，约瑟夫加封国王，6月，路易成为荷兰国王。这是革命前的统治体系的复归，它打击了拿破仑最初主张的精英体制，给严重不合格的波拿巴兄弟安排关键职责，并给未来的问题埋下伏笔。1805年12月，拿破仑致信约瑟夫时提及热罗姆："我的意图非常明确，要是他的津贴不够，就任他因负债入狱……这个年轻人只会给我惹麻烦，对我的体制完全没用，我为此付的钱多得不可思议。"[36]然而没过两年，拿破仑就封一点没变的热罗姆为威斯特伐利亚国王。他可以扶持不少本地亲法改革者上位，如意大利的梅尔齐、荷兰的吕特赫尔·扬·斯希梅尔彭宁克（Rutger Jan Schimmelpenninck）、德意志的卡尔·达尔贝格（Karl Dalberg）、波兰的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乃至西班牙王储费迪南德（Ferdinand）王子，他们会比大部分法国人干得好，更别提吵闹、虚荣、不忠、经常无能的波拿巴家族成员了。

拿破仑给约瑟夫写了几十封信，粗鲁暴躁地斥责其统治方式，"你必须变成国王，像国王一样谈吐"，但他的确深爱哥哥。[37]约瑟夫抱怨道，拿破仑不是他认识的弟弟了。1806年8月，他从朗布依埃狩猎城堡致信兄长（约瑟夫称呼他时用第三人称，他写这封信时也如此自称），称对方的这种感受令自己难过："等他40岁时，他对你的感情不像12岁时那样了，这是正常现象，但这份情谊更加真实，并大大深化。他的友谊承受灵魂印记。"[38]

荷兰曾在全盛时期震惊世界：它违抗西班牙帝国，并派其省督奥兰治的威廉去英格兰称王；它建立黄金帝国，买下曼哈顿；它创造资本主义制度，陶醉于格劳秀斯、斯宾诺莎、伦勃朗和弗美尔的黄金时代。然而18世纪晚期，荷兰却是这样：英国已攫取它的大部分殖民地，且夺地常常不费一战；船运及海上贸易体系几乎全毁；城市人口衰减（同欧洲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比），制造业中只有杜松子酒酿造业经营良好。[39]拿破仑封路易为荷兰国王（荷兰人没有反对），给了荷兰主权致命一击。从很多方面看，路易都是明君。盲眼荷兰老兵、大议长（raadspensionaris）[40]斯希梅尔彭宁克开始逆转这个国家的长期颓势，着手推动邦联诸省向统一国家演变，路易上台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1807年，地方政府实施改革，消除各省和本地贵族的影响力；1808年，古老行会废止；1809年，司法系统精简。路易的宫廷从海牙经乌得勒支迁至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当地市政会腾空了市政厅，用它当王宫。[41]

路易对立法机关说："从踏上荷兰土地的那一刻起，我就成了荷兰人。"此言解释了其后越发不快的四年中他和拿破仑之间的问题。[42]路易统治时期，拿破仑的粗暴信件如潮水般不停涌来，他埋怨弟弟太"善良"，当不了严厉冷酷、毫不妥协的君主，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一封典型信件写道：

> 要是你继续靠哀鸣统治，要是你继续任自己被欺负，那么……对我来说，就连巴登大公也比你有用……你给我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你思想狭隘，不怎么关心共同事业……别再拿贫穷当借口了，我了解荷兰人……女人才会哭诉，男人会付诸行动……如果你不强势点，你终将后悔自己的软弱……更强势，更强势！[43]

唯一令人惊讶的是，路易尽力保住了王位。妻子奥尔唐斯没怎么帮他。虽然她认真履行王室职责，深得荷兰的民心，但她痛恨路易，很快就和塔列朗的私生子、时髦的夏尔·德·弗拉奥（Charles de Flahaut）伯爵私通。1811年，她为他生下一子，即莫尔尼（Morny）公爵。

拿破仑花了太多时间抱怨兄弟们，甚至拿其中一个开玩笑，“真可惜，他不是私生子”，但在他们明显失败后很久，他依然保全他们。[44]某个紧迫问题在于教皇，他拒绝承认约瑟夫的那不勒斯王位，还认定热罗姆的婚礼违背教规，这导致拿破仑和庇护七世之间产生了根本没必要的争执，结果1809年6月法军占领教皇国，而拿破仑也被革除教籍。他觉得兄弟姐妹们比外人更值得信任（尽管事实并未证明这一点），也想效仿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和汉诺威家族的王朝扩张。多年后，拿破仑在一次典型的诚实自我评价中承认，“兄弟们给我造成很多伤害”，但那时已经太迟太迟了。[45]

1806年，拿破仑开始向帝国领导阶级分发头衔和土地，此举比分封亲人更合理。4月，缪拉成为藩属贝格大公，其辖域近似今鲁尔河谷（Ruhr valley）；塔列朗成为意大利的贝内文托（Benevento）亲王，该地是那不勒斯西南方的前教皇领地；贝纳多特成为蓬泰科尔沃亲王，该地纯属新建亲王国，原为南拉齐奥（Lazio）的另一片教皇领地，邻近那不勒斯；富歇成为奥特朗托（Otranto）世袭公爵；贝尔蒂埃成为纳沙泰尔亲王，条件是他得结婚。[46][47]拿破仑致信缪拉，要求他精心治理贝格，“让邻国心生嫉妒，渴望融入同一版图”。[48]加冕之后，他已经封了一批帝国大显贵，如首席司法官欧仁、海军元帅缪拉（虽说他是骑兵）、大司库勒布伦、大司法官康巴塞雷斯、侍从长塔列朗、大施赈官费施、宫廷司礼官迪罗克。不少职位享有慷慨的预算：1806年，侍从长领受近200万法郎，御厩总管（科兰古）领受310万法郎，大施赈官领受20.6万法郎，其他很多人也拿到了钱。[49]其中一些头衔无疑有鲁里坦尼亚风格[50]，不出所料，波旁的势利之辈与宣传人员也冷嘲热讽，但头衔带来的土地与收入却是足够真实。[51]

1806年，拿破仑不止赏赐了元帅和大臣。3月24日，他从皇家金库拨出1万法郎，赠予17岁的情妇埃莱奥诺尔·德努埃勒·德·拉普莱涅（Éléonore Denuelle de la Plaigne），她是位“美人，发色深棕，眼睛黝

黑”。[52]埃莱奥诺尔是卡罗琳·缪拉的侍读女郎，她的丈夫因欺诈服刑时，卡罗琳把她介绍给拿破仑，此举的目的依然是打击约瑟芬。当年4月，拉普莱涅夫妇离婚。拿破仑急于证明自己有生育能力，他让埃莱奥诺尔怀孕了，12月13日，她诞下私生子莱昂（Léon）伯爵（孩子的名字是父亲名字的后四个字母，给他取名的用意相当明显）。这次尝试后，拿破仑恢复了信心，确认若同约瑟芬离婚他可创建王朝。此事也解决了埃莱奥诺尔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她出嫁后。拿破仑把她嫁给陆军中尉，给了她一笔丰厚嫁妆。

1806年1月23日，小威廉·皮特死于消化性疾病胃溃疡，享年46岁。今天，一个短期疗程的胃酸抑制药片便能治愈此疾。1806年2月至1807年3月，小皮特继任者威廉·格伦维尔（William Grenville）领导所谓的“贤能内阁”，该内阁外交大臣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长期同情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奥斯特利茨战后，拿破仑送列普宁公爵回圣彼得堡，借此向沙皇亚历山大求和，现在他也想靠福克斯实现和平。2月20日，福克斯从唐宁街写信来，从而“尽我君子之道”。他警告塔列朗，巴黎第16区的帕西藏有企图谋杀拿破仑的阴谋者，甚至列出了刺客名单。[53]福克斯补充道，乔治三世会对“这桩卑鄙任务”“持同样态度”。福克斯的正直行为拉开全面和谈的序幕，整个夏天，英法两国都在磋商，主要谈判人是英国的雅茅斯（Yarmouth）勋爵、劳德代尔（Lauderdale）勋爵和法国的尚帕尼、克拉克。会谈甚至进展到所提议条约的准备阶段。

和谈秘密进行，因为倘若谈崩，双方都不想承认曾谈判，然而法国外交部档案中至少有148份独立文件源自1806年2～9月。[54]持久谈判涉及马耳他岛、汉诺威、汉萨城镇、阿尔巴尼亚（Albania）、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西西里岛、好望角、苏里南和本地治里，8月9日，福克斯患病，和谈实际上停止了，但是9月13日谈判才彻底失败，因为57岁的英国外交大臣在那天去世了。[55]“我完全清楚，英国只是世界一角，巴黎则是世界中心，”和谈告败后，拿破仑致信塔列朗，“在巴

黎有个立足点对英国有利，哪怕是战时。”[56]所以比起无法带来和平的关系，他情愿再也不同英国往来。1807年3月，格伦维尔政府下台，第三代波特兰（Portland）公爵上台组阁，重新奉行小皮特的对法求战政策，媾和希望于是彻底破灭。

1806年前九个月，拿破仑大都待在参政院，照例处理一堆范围甚广的议题。3月时，他抱怨装潢商给他的御座和六把扶手椅开出30万法郎账单，不肯付账，并坚称教士为穷人办葬礼时至多能要价6法郎。“不能仅仅因为人们贫穷，就剥夺其贫穷处境的宽慰，”拿破仑说，“宗教是一种疫苗，它满足我们热爱奇迹的天性，使我们避开江湖郎中和魔术师。教士们比卡廖斯特罗们、康德们和德意志所有空想家都好。”[57][58]

1806年3月，拿破仑想出黄油和鸡蛋市场的征税办法，即宣布收益全归巴黎医院，所以市政府可相应减少投入医院的资金。[59]他批准加于报纸的一项义务，称针对媒体时，“必须温和谨慎地贯彻著名的自由箴言，尺度太松会引发危险”。[60]几天后，他对参政院说，在新《消费税法》（Excise Act）中写入“批发”“零售”“品脱”“罐子”这些词毫无不妥，因为法案“绝不是史诗”。[61]3月11日，他告诉参政院，自己的床头读物是“三至六世纪的旧编年史”，他从中获知，古高卢人不是野蛮人，而“政府给了神职人员太多教育权”。[62]

当月，拿破仑并非全身心地忙于民生事务。他也冲战争管理部长让·德让（Jean Dejean）将军抱怨道，八天前当局已承诺拨给第3轻步兵团数千套军服与子弹带，但他们仍未收到。[63]参政院还讨论大军团制服的颜色，因为靛蓝染料价格昂贵，且产自英国。“白军服可以省一大笔钱，”拿破仑说，“尽管可以说，军队穿蓝军服时的确挺成功。然而我认为大军团不是参孙，参孙的力量受制于头发长度，大军团的力量不在于外套颜色。”[64]其他的反对理由则是，白制服会变得脏兮兮、血淋淋。

拿破仑拼命工作，但他相信“工作是放松方式”。[65]4月19日，他致

信欧仁，认为只要起得够早，“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工作。我俩的生活一样，可我的妻子老了，她不用我陪同取乐，我也比你更忙，可我留给自己的休息和娱乐比你的多……前两天我和贝西埃元帅在一起，我们像15岁小孩一样玩耍”。当天拿破仑写了14封信，欧仁收到其中6封，所以确切说来他很可能并未像15岁小孩一样玩耍，但他觉得自己在放松，大概这种想法本身就有疗效。

4月，拿破仑寄给欧仁的一些信太像保姆说教，堪称荒唐。他在其中一封中下令道：“意大利贵族学习骑马乃要务。”[66]他还对约瑟夫说了如何避免在那不勒斯被刺，这些建议要实际得多：

> 你的贴身男仆、你的厨师、在你的寓所过夜的警卫、夜里叫醒你的急件送信人必须是法国人。任何人夜间一律不得入内，唯你的副官例外，而他的卧室必须在你的前面。你必须从里面锁门，认出副官的声音才能开门；他不能敲你的门，除非他已锁上自己的卧室，确定无人跟踪，仅他在场。这些是重要的预警措施，不是麻烦事。它们能保全你的性命，还赋予你自信。[67]

1806年5月30日，拿破仑颁布《犹太人与高利贷法令》（Decree on Jews and Usury），该法令谴责犹太人“怀有贪婪恶念”、缺乏“公民道德情感”，给予阿尔萨斯一年债务宽限期，并召集犹太教大公会（Grand Sanhedrin），以图减少“可耻的权宜之计”——发放贷款（当然，他自己的法兰西银行天天干这事）。[68]目前为止，拿破仑善待并尊重犹太人，这是他第一次露出反犹迹象。从此以后，他制定犹太人相关政策时似乎一反常态，举棋不定。童年和学生时代，拿破仑见过的犹太人不多，他也不曾结交犹太友人，但是意大利战局中，他在威尼斯、维罗纳、帕多瓦、里窝那、安科纳和罗马设立犹太人聚居区，下令不再强迫犹太人佩戴六芒星。[69]在马耳他岛，他禁止贩卖犹太人为奴，允许他们建造犹太教堂。叙利亚战役中，他认可犹太人的宗教和社会结构。1799年4月20日，他甚至写了一篇宣言，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祖国，因为阿克之败，这番说辞成了废话（但《箴言报》仍然刊登了它）。[70]所有的战局中，他都将平等公民权延伸到法国境外的犹太人

身上。[71]可是奥斯特利茨战后，拿破仑一回巴黎就收到萨尔茨堡商人和银行家的请愿，他们要求限制犹太人借钱给阿尔萨斯农民。法国共有5.5万名犹太人，阿尔萨斯犹太人占了近一半，在这幕奇怪的反转剧（根据自由契约在公开市场借钱的人指责自己的债主）中，他们被控“过度”发放高利贷。[72]参政院进一步调查此事，产生了严重分歧。拿破仑对参政们说，他不想因为认同阿尔萨斯反犹法律而“玷污我的后世荣誉”，于是接下来几个月他逐条废除了这些法令。[73]

犹太教大公会缓解了拿破仑的很多烦恼，也暴露了他对犹太教的无知——他似乎以为犹太教推行一夫多妻制。犹太老者睿智地回答拿破仑的提问，他们指出：犹太教徒就像基督徒一样不欢迎异族通婚；利率反映债务不能偿还的风险；法国犹太人热爱并支持拿破仑帝国。[74]拿破仑于是宣布将犹太教列入法国三大官方宗教，说：“我希望所有法国居民享受平等公民权，受我国法律眷顾。”[75]奥地利、俄国、普鲁士特别是教皇国普遍限制犹太人的权利，至少同上述国家相比，拿破仑对犹太人更宽容，自私也许是原因之一。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国给犹太人的权利比他国给得多，他们人口众多，可成群结队而来。所以我觉得宽待犹太人能吸引很多富人来法国。”[76]

尽管如此，若拿破仑认为犹太人和他的天然选民——法国地主、商人、富农——存在利益冲突，他就不太在乎自然正义，而是选择支持天然选民。1808年3月17日，他颁布《声名狼藉法令》，进一步限制犹太人，于是他们更难募集债务、回避兵役，还必须购买新的商业许可证。[77]之后几个月，拿破仑在不少省份取消了《声名狼藉法令》的很多规定，但是它们在阿尔萨斯省保留至1811年。[78]1807年，拿破仑下旨建立威斯特伐利亚，根据此诏令，德意志犹太人获得完全公民权，不再负担特别税。类似地，1811年，法兰克福犹太聚居区的500个犹太家庭、巴登所有犹太人（除放债人）也获得完全公民权。拿破仑的军队开进汉堡、吕贝克（Lübeck）和不来梅（Bremen）后，这些地区的犹太人

获得公民权，不论当地统治者和民众多么憎恨这一点。[79]

拿破仑的广袤帝国仅有17万犹太人，其中三分之一在法国旧疆界内，但是帝国内反犹风气强劲，费施、莫莱、雷尼耶和克勒曼元帅尤其排斥犹太人。军中盛行反犹主义，将军里只有亨利·罗滕堡（Henri Rottembourg）是犹太人，跟着辎重车队的食腐乌鸦也被戏称为“犹太人”。[80]亦有人引用过拿破仑的反犹言论，他曾对一位秘书说，《圣经》中的犹太人是“懦弱残忍的卑鄙民族”。[81]1806年1月，参政院开会讨论《犹太人与高利贷法令》，拿破仑在会上管犹太人叫“卑劣下贱的民族……国中之国……非公民”以及“蹂躏法国全境的毛毛虫灾和蝗灾！”他补充道：“那些犹太人吸真正法国人的血，我不能把他们看作法国人。”他还提到“贪婪无情的放债人”，尽管参政院助理办事员证明，阿尔萨斯的债务与抵押是“自愿达成的交易”，而且契约法则“神圣不可侵犯”。当代文明人都反感拿破仑的这些论调，但是19世纪早期，它们在中上层法军军官中相当普遍。看来，虽说拿破仑本人对犹太人的偏见和同阶级、同背景之人的差不多，但他发现，若比欧洲其他地区更善待犹太人，则法国有利可图，所以拿破仑很难配得上今日犹太人给他的非犹太裔君子之名。

12.莱茵邦联，
1807年
哥本哈根
瑞典
丹麦
波罗的海
北海
瑞典属波美拉尼亚
梅克伦堡
汉堡
奥尔登堡
不来梅
荷兰
阿伦贝格
汉诺威
易北河
普鲁士
威悉河
阿姆斯特丹
海牙
柏林
不伦瑞克
奥德河
威斯特伐利亚
埃尔斯特河
科特布斯
杜塞尔多夫
贝格
萨克森
黑森
莱比锡
莱茵河
默兹河
魏玛
爱尔福特
德累斯顿
拿骚
摩泽尔河
法兰克福
美因河
美因茨
维尔茨堡
拜罗伊特
奥地利
法兰西
帝国
安斯巴赫
卡尔斯鲁厄
雷根斯堡
拉施塔特
斯图加特
多瑙沃特
多瑙河
斯特拉斯堡
符腾堡
拜恩
乌尔姆
埃滕海姆
慕尼黑
因河
莱茵河
巴塞尔
博登湖
莱希河
利希滕施泰因
莱奥本
格拉茨
瑞士
蒂罗尔
克恩滕
日内瓦湖
戈里齐亚
意大利
0 50 100 150英里
0 100 200千米

拿破仑一向对大部分臣民信仰的宗教的本质无感，他对宣传活动的常见敏锐反应力也失灵了一次，结果他规定8月15日——他的生日和圣母升天节——为圣拿破仑日，并将这个新圣徒日写入法国天主教历。即便对通常静默的法国天主教会来说，这一步也太过了。拿破仑的想法在天主教徒中彻底失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渎神。他曾要求卡普拉拉红衣主教为他的生日封一个新圣徒。卡普拉拉找到了罗马殉道者内奥波利斯（Neopolis），据说此人不肯向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宣誓效忠，以身殉教，但他纯属梵蒂冈虚构的人物。[82]

神圣罗马帝国的逻辑源自中世纪，当时，为了促进相互交易、保障彼此间的安全，数百德意志和中欧小国在此概念下结成松散集合体。然而，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已经为近代民族国家奠定了合法基础。待到1803年的帝国诏书确认德意志合法性时，神圣罗马帝国便彻底丧失存在的理由（奥斯特利茨会战消除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的奥地利势力后，情况更是如此）。1806年7月12日，拿破仑自封莱茵邦联（Rheinbund）保护人，此后这一概念愈发无关紧要。新德意志政治实体莱茵邦联包括法国的16个附庸国盟友，引人注目的是，它没有吸纳奥地利和普鲁士。1806年年末，莱茵邦联已包括拜恩王国、萨克森王国、符腾堡王国、雷根斯堡亲王国、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Hohenzollern-Sigmaringen）亲王国、霍亨索伦-黑兴根（Hohenzollern-Hechingen）亲王国、伊森堡-比施泰因（Isenburg-Birstein）亲王国、莱恩（Leyen）亲王国、利希滕施泰因亲王国[83]、扎尔姆（Salm）亲王国、巴登大公国、贝格大公国、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Darmstadt）大公国、维尔茨堡大公国、阿伦贝格（Arenberg）公国、拿骚（Nassau）公国、萨克森-科堡（Saxe-Coburg）公国、萨克森-哥达（Saxe-Gotha）公国、萨克森-希尔德堡豪森（Saxe-Hildburghausen）公国、萨克森-迈宁根（Saxe-Meiningen）公国、萨克森-魏玛（Saxe-Weimar）公国。1807年，威斯特伐利亚王国、9个亲王国和3个公国也加入邦联。美因茨大主教、神圣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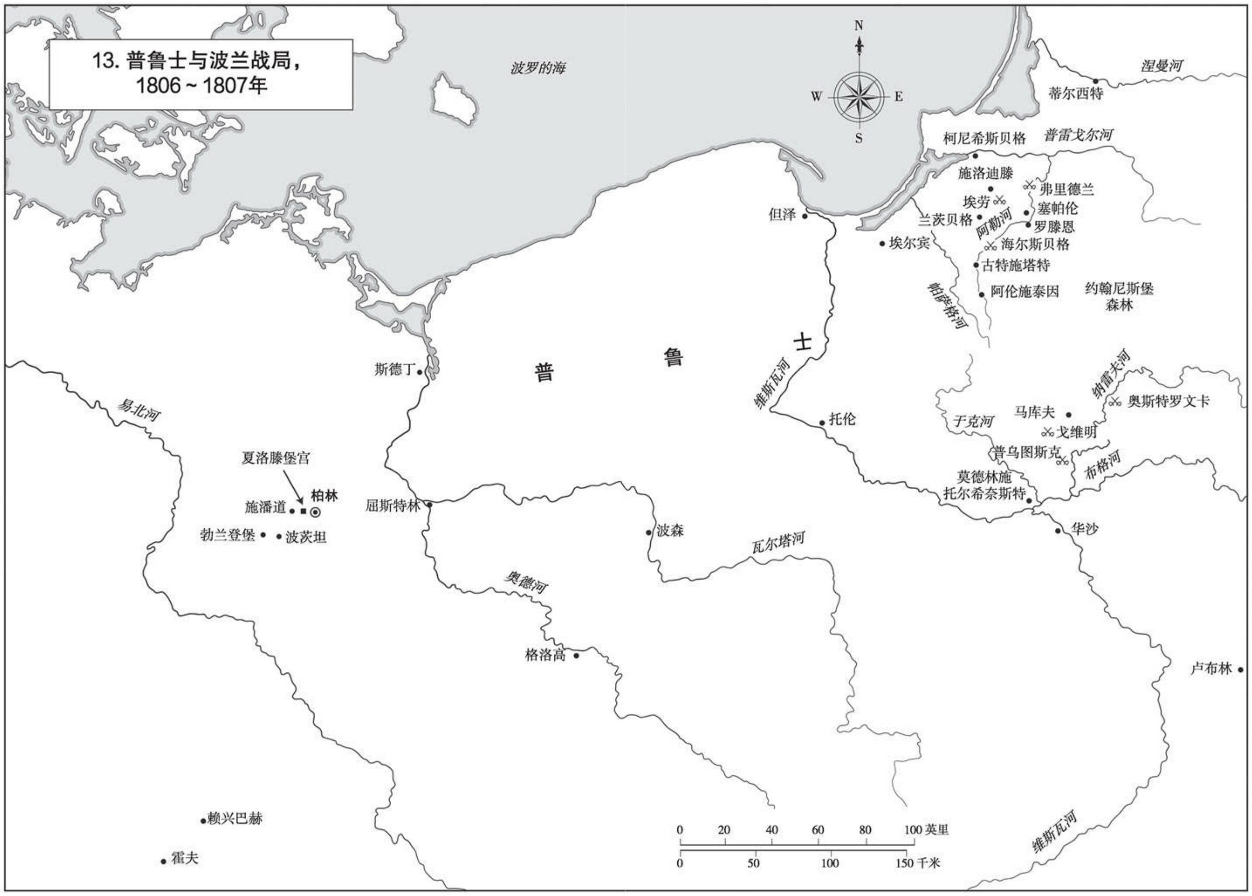
马帝国前掌玺大臣卡尔·达尔贝格就任邦联首席主教亲王，此人深深仰慕拿破仑。

成立莱茵邦联对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直接的是，由于邦联成员同时退出帝国，1806年8月6日，弗朗茨正式宣布源起自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的神圣罗马帝国就此终结。（当日歌德指出，在他居住的旅馆里，比起帝国末日，旅客们明显更关心自己的车夫和旅馆老板的争吵。）神圣罗马帝国既已不存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 II）就成了单纯的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Franz I，1804年8月，他已宣布建立奥地利帝国），因此他是历史上唯一有两个帝号（Doppelkaiser）的皇帝。[84]

根据莱茵邦联创立时的条款，拿破仑现在可额外调配63000名德意志人，这个数字迅速增长，事实上，从1806～1813年邦联瓦解，“法军”这个词成了一种误称。[85]另一后果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今后得彻底打消在本国疆界外发挥重要领导作用的盼头，除非他准备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与此同时，莱茵邦联催生了新兴德意志民族主义，使德意志人梦想建立自主统治的独立德意志国家。拿破仑竟然促成了半个世纪后灭掉其亲侄子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帝国的国家，此乃无心结果的历史规律的最佳例证。

“陛下，您正处于同时和俄法结盟的奇怪立场，”1806年6月，前普鲁士外交大臣卡尔·冯·哈登贝格致信弗里德里希·威廉，“这种局面不会持久。”[86]7月上旬，弗里德里希·威廉决定对法开战，但他担心此时作战对普鲁士不利，于是直到10月才付诸行动。普鲁士最先承认拿破仑的帝位，驱逐了领土内的波旁家族，头年12月还与法国签署《美泉宫条约》，可1806年10月它却同法国交战。[87]弗里德里希·威廉渴望保持不受法奥影响的区域霸权，渐渐害怕法军入侵北德意志。[88]哈登贝格的继任者冯·豪格维茨曾称赞普法联盟，1806年6月下旬和7月上旬他的三

份备忘录却总结道，拿破仑正在寻找针对普鲁士的开战借口（casus belli），还设法让黑森脱离普鲁士的轨道。豪格维茨建议普鲁士同萨克森、黑森和俄国结成反法同盟，并放弃兼并汉诺威，以确保英国资助战争。颇具分量的恩斯特·冯·吕歇尔（Ernst von Rüchel）将军赞同豪格维茨的立场，但他对国王承认，在奥斯特利茨会战后一年内与法国开战是场危险游戏（Hazardspiel）。[89]



13. 普鲁士与波兰战局，1806～1807年

与此同时，7月20日在巴黎，沙皇使臣彼得·雅科夫列维奇·乌布里（Peter Yakovlevich Ubri）认可了俄法“永久和平与友谊”之条约的文本。只要圣彼得堡的沙皇批准条约，普鲁士就根本无望组建第四次反法同盟。可沙皇接到报告，获知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唆使土耳其人进攻俄国，他一怒之下保持了静待，暂未在法国和普鲁士之间选择盟友。我们不知道塞巴斯蒂亚尼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奉拿破仑或塔列朗的命令，但奥斯特利茨会战后俄法未缔结和约，所以对法国来说，在君士坦丁堡采用这种外交手段合乎情理。[90]然而，拿破仑并不想与俄或普开战，更不用说同时和两国交战了。8月2日，他命令塔列朗告诉法国驻柏林大使安托万·拉福雷（Antoine Laforest），“我希望不计一切代价保住与普鲁士的友好关系。有必要的话，让拉福雷坚信我不会真的拿汉诺威换英国的和约”。[91]当天，拿破仑致信鲁尔河谷地国家贝格大公国的缪拉，下令不得采取任何可能被视作反普之举的行

动。“你的职责是安抚、大大地安抚普鲁士人，万不可让他们难受，”他写道，“面对普鲁士这样的国家，行事再缓慢也不为过。”[92]此信原件上有一句划掉的话：“不管你做什么，结果只有一个——你的国家会遭劫。”

1806年8月上旬，拿破仑初会新任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伯爵。皇帝在圣克卢宫室内戴着帽子，梅特涅指出：“这怎么说也不合适，因为他的听众不是公众，而且我认为此举是错位的虚荣，表明他是个暴发户。”[93]除了戴帽子，拿破仑给梅特涅留下的第一印象大体上还不错，因为奥地利大使后来成了皇帝的死敌，他记下的第一印象尤其令人感兴趣。梅特涅写道：

> 一开始，我震惊地发现他的思维及其过程特别简明。我总是沉醉于和他交谈，这对我的吸引力难以言表。他的谈话永远充满趣味：他抓住主题本质，抛开无用的次要成分；他陈述、不断阐释自己的观点，直到它非常清楚和毋庸置疑；他总能找到描述事物的贴切用词，若言语意像没有这个词，他就自创词汇。可他并非不听针对自己的评价和反对，而是接受、提问并反驳，始终保持公务会谈的语气和边界。我和他说起我认为的事实时，就算此事多半不能取悦他，我也丝毫不觉得困难。[94]

后来梅特涅的回忆录把拿破仑写成暴怒的自大狂，至少在两人关系的现在这一阶段，他还不这么想。

符腾堡人士、图书出版销售商约翰·帕尔姆（Johann Palm）售卖德意志民族主义和反拿破仑的作品，他住在中立的纽伦贝格（Nuremberg），后被逮捕。8月25日，法庭审理帕尔姆一案，激怒了普鲁士人。帕尔姆曾出版小册子《德意志的严重衰落》，其作者据信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菲利普·耶林（Philipp Yelin）。帕尔姆不肯供出作者，次日便在布劳瑙遭枪决。[95]拿破仑对贝尔蒂埃说，“在法军占领地散布诽谤言论，以图激起居民反抗，这可不是寻常犯罪”，但帕尔姆很快就被视为殉道者。[96]

帕尔姆被诉当天，弗里德里希·威廉在路易丝王后和柏林主战派（包括他的两个弟弟、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侄子以及冯·哈登贝格）影响下向拿破仑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对方最迟在10月8日撤走莱茵河西岸的所有法军。愚蠢的是，此时弗里德里希·威廉还没和俄国、英国或奥地利做好准备工作。[97]普鲁士青年军官甚至在法国驻柏林大使馆门前的台阶上磨马刀。[98]

9月初，拿破仑意识到，既然沙皇亚历山大没有批准条约，那么只要战争爆发，俄国多半就会与普鲁士联手。5日，他命令苏尔特、奈伊、奥热罗在普鲁士边境集结。拿破仑估计，若他能在八天内让军队行过克罗纳赫（Kronach），那么进军柏林只需十天，所以他或许能在俄国来援之前打垮普鲁士。他召集5万名新兵，动员3万名后备兵员，并派间谍侦察班贝格至普鲁士首都的道路。

假如拿破仑要让总计20万人的六个军与帝国近卫军、骑兵预备军深入敌境数百英里，他就需要敌国地形的准确情报，特别是其河流、资源、烤炉、磨坊和军火库的情报。地形工兵为他绘制地图，奉命提供一切可想到的信息，尤其是“道路的长宽与路况……必须追踪河流流向，仔细测量其桥梁、浅滩、河深、河宽……应注明城村房屋数量与人口……应标出丘陵和山脉高度”。[99]

与此同时，拿破仑应当为敌人制造假情报。“明天你必须送走我的60匹马，”9月10日，他对科兰古说，“尽量办得隐秘些。争取让人们相信我是要去贡比涅打猎。”他补充道，他想要一个“结实的”行军帐，而非“看戏用的”观剧帐（tente d’opéra），“你要在帐子里添些厚地毯”。[100]当日，他命令路易在乌得勒支集结3万人，“假称准备对英战争”。9月18日晚11点，帝国近卫军乘驿站马车从巴黎去美因茨，拿破仑则对战争部长亨利·克拉克口授“大军团重新集合的总体部署”。这份口述记录是这场战役的奠基文件，它准确列出10月2～4日何元帅应于何日

率何部至何地。单单9月20日一天，他就写了36封信，创了他在1806年的记录。[101]

◆

9月25日凌晨4点30分，拿破仑携约瑟芬离开圣克卢宫，十个月后他才返回巴黎。[102]四天后，他在美因茨收到贝尔蒂埃的报告，它和两名间谍的汇报完全改变了他对战略形势的看法。贝尔蒂埃曾担心普军占领前线阵地，但事态现已明朗，他们仍在爱森纳赫（Eisenach）、迈宁根、希尔德堡豪森附近，因此法军翻越山脉、渡过萨勒河、展开队列时不会受阻。拿破仑遂全盘变更计划，加之缪拉和贝尔蒂埃也正在发出指示，导致法军陷入一阵短暂的混乱。“我打算在右侧集结兵力，”拿破仑对路易说，“完全敞开莱茵河与班贝格之间的地面，以便在同一战场聚集约20万人。”[103]法军得走很多路。奥热罗的第七军在连续三天中分别走了25英里、20英里、24英里。两个团在连续九天中平均每日行军24英里，这是项了不起的速度，而且最后三天他们行经山地。[104]

达武很快占领了克罗纳赫，拿破仑惊讶地发现普军没有守城。“这些先生很不在乎阵地，”他对拉普说，“他们想等大攻击时再出手。我们会满足他们的愿望。”[105]10月2日，他已经在符腾堡，约瑟芬则留在美因茨。此时拿破仑的全局计划已成形，即一边夺取柏林一边谨慎地保卫交通线。7日，法军做好了出击准备。一周后，约瑟芬从美因茨致信贝尔蒂埃，请对方“精心照顾好皇帝，确保他不要（在危险面前）太暴露自己。你是他交情最久的朋友之一，我信赖的正是这份感情”。[106]

7日，拿破仑在班贝格等待敌军露出意图。他指望他们退往马格德堡（Magdeburg），或经富尔达（Fulda）前进。当天，普鲁士的宣战书到了，一并送来的还有长达21页的宣言。宣言的内容太好猜了，拿破仑都没读完，他嘲讽道，这不过是抄袭了英国报纸。拉普回忆道：“拿破仑轻蔑地丢开宣言，说：‘他（指弗里德里希·威廉）以为他在香槟（指

1792年的普军胜绩）吗？’。”然后，拿破仑说：“真的，我同情普鲁士，我可怜威廉。他不知道别人都让他写了什么狂想，这太荒唐了。”[107]10月12日，拿破仑的军队正前往图林根（Thüringen），他也送出了给普鲁士的私下回复：

> 陛下将战败，并毫无理由地危及自身安逸与子民生存。现在普鲁士完好无损，它可以用适合自己尊严的方式对待我，不出一个月，它将堕入完全不同的境遇。您仍可挽救你的臣民，让他们免受战火的浩劫与痛苦。战争才刚刚开始，您可以阻止它，全欧洲都会感激你。[108]

这封信落下骂名：“混杂傲慢、挑衅、讽刺与假意求和，令人窒息。”[109]但也可以这么理解：它给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仅剩的）最后一次体面退出的机会，并极精确地估计了未来战争中普鲁士的运气。事实上，说“不出一个月”灾难会降临还是低估了事态，因为没过两周时间，耶拿与奥尔施泰特（Auerstädt）会战就爆发了。真正傲慢又挑衅的是下达最后通牒的普鲁士亲王、将军与大臣。

普军潜在兵力庞大，达22.5万人，但其中9万人得守卫要塞。普鲁士也不能指望英俄会马上增援。普军指挥官们十年未上战场，尽管其中有些人曾在弗里德里希大王麾下作战。总司令不伦瑞克公爵现年70多岁，另一名高级将领约阿希姆·冯·默伦多夫（Joachim von Möllendorf）已然80多岁。更糟的是，不伦瑞克与普军左翼主将弗里德里希·冯·霍恩洛厄（Friedrich von Hohenlohe）亲王持相左战略，并且互相敌视，所以军事会议决策前可能先得恼火地讨论上三日。整场战役中，拿破仑不曾组织任何军事会议。[110]

在战役中，有些更奇怪的普军调动系委员会领导制的产物，哪怕从普军自身角度看，它们也都难以理解。10月9日晚，拿破仑根据报告断定，敌军正从爱尔福特向东进军，将在格拉（Gera）集中。其实，普军的真实机动是渡过萨勒河（the Saale），不过他们或许应该去格拉，因为去那儿可以更好地掩护柏林和德累斯顿。[111]拿破仑的假设错了，次

日他发现不对头，随即飞快地纠正错误，以利用新形势。

法军前卫进入普军占领的萨克森，其掩护部队只有缪拉的六个轻骑兵团。跟在他们后面的则是：贝纳多特，在前；拉纳和奥热罗，在左；苏尔特和奈伊，在右；帝国近卫军，在中；达武和骑兵主力，组成预备队。10月10日，萨尔费尔德（Saalfeld）之战爆发，拉纳击败普军与萨克森军后卫。敌军统帅路易·费迪南德（Louis Ferdinand）亲王是弗里德里希·威廉的侄子，他孤注一掷，率队冲向法军中央，结果被第10骠骑兵团军需官甘代（Guindet）砍死。普军有1700人死伤或被俘，法军只损失172人。这次败仗打击了普军士气。大军团随后背对柏林和奥德河（the Oder）列阵，切断了普军的交通线、补给线与退路。[112]11日上午，大军团已经部署在萨克森平原上，准备好投身战役的下一阶段。拉萨尔迅速移动，晚上8点，他在格拉俘虏了霍恩洛厄的补给车队，迫使普军经耶拿离开。10月12日凌晨1点，拿破仑从缪拉处获知此事，他沉思两小时，然后开始下达铺天盖地的命令，全军遂往西旋转，变为背靠萨勒河、面朝普军。[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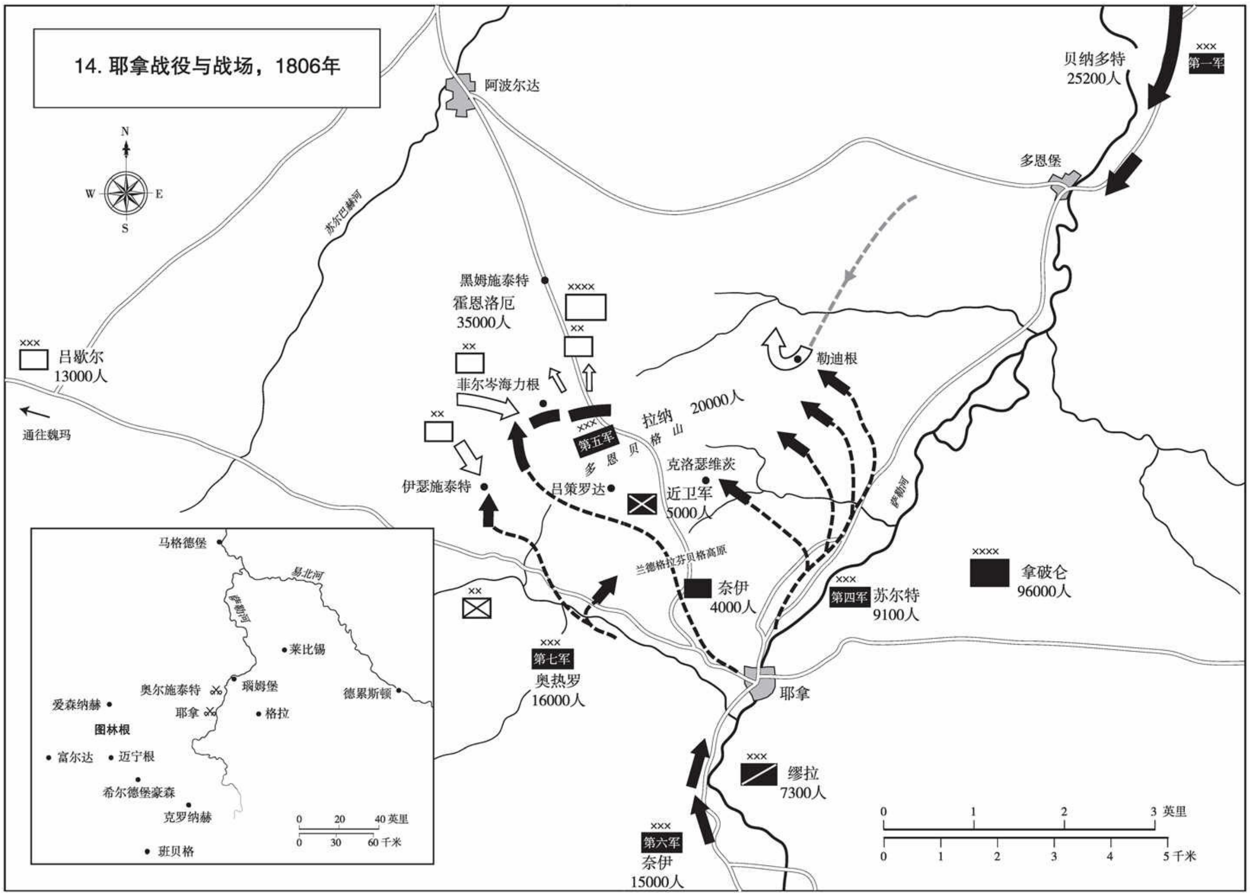
10月12日，缪拉的骑兵和间谍证实普军主力待在爱尔福特。缪拉让骑兵朝北展开，达武拿下瑙姆堡（Naumburg）渡口，导致不伦瑞克再也无法采取前进式防御。普军又一次开始大撤退，退往东南方。他们士气低落，心理上已落下风，哪怕大战压根还没上演。13日，拉纳率前卫冲入耶拿镇，赶走普军前哨。在反俄的萨克森籍教区神父的指引下，他马上派兵占据了兰德格拉芬贝格高原（Landgrafenberg plateau）。

此时，拿破仑已正确推断出当前的态势：普军正退往马格德堡，所以拉纳被孤立了，他报称附近约有3万普军，而敌人可能发起强力攻击，置他于险境。拿破仑命令大军团全军于次日在耶拿集结。达武和贝纳多特奉命经瑙姆堡和多恩堡（Dornburg）去耶拿击退敌军左翼。达武不可能知道其实普军主力正冲他而来，也没向贝尔蒂埃报告自己已遇上

大股敌军，或许他太乐观了。贝纳多特和骑兵预备军疲惫不堪，他们前往耶拿的速度更慢。

10月13日下午，拿破仑驰过耶拿，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看向书房窗外时瞧见了他。当时，黑格尔正在写《精神现象学》的结尾，他对一位朋友说，他看见“身为世界精神（Weltseele）的皇帝骑马出城……这个人在马背上扬手指点天下，统治世界，观之者的确会深深震撼”。[114]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世上存在“优美灵魂”，那是不顾传统与他人关切、自主行事的力量。有人指出，这个词对拿破仑来说是个“不坏的描述”。[115]

13日下午4点左右，拿破仑到达俯瞰耶拿的兰德格拉芬贝格高原。他看着高原更远处的敌营，命令拉纳军全军和帝国近卫军登上高原，这是个危险的举动，因为他们离敌军大炮只有1200码。[116]今人在此地走一走便会立刻明白，只要没有持久炮击，高原上广阔平坦的荒野非常适合两个军布阵。当晚，拿破仑让拉纳的炮兵去高原上加入奥热罗军与帝国近卫军。奈伊正接近此地，苏尔特和骑兵预备军则在路上。拿破仑和贝尔蒂埃指望达武在次日击退敌军左翼，于是给他送去一封言辞草率的信。这封信说，“如果贝纳多特和你在一起，你们可以一同进军”多恩堡镇。[117]



1806年10月14日（周二）早上6点30分，浓雾弥漫，耶拿会战开始。凌晨1点时拿破仑就起床了，然后他同拉纳的师长路易·絮歇（Louis Suchet）将军侦察前卫阵地。法军左翼哨岗冲皇帝一行开火，直到鲁斯塔姆和迪罗克大喊他们是法国人。[118]拿破仑返回营帐后，从3点开始发布了一连串命令。他的计划如下：拉纳把麾下的絮歇师和奥诺雷·加赞（Honoré Gazan）将军的师都调去进攻博吉斯拉夫·冯·陶恩青（Bogislav von Tauentzien）将军指挥的霍恩洛厄后卫，为大军开辟在高原上实施机动的空间；奥热罗在又称科斯佩达山谷（Cospeda ravine）的耶拿-魏玛公路列队，前进至拉纳左侧，与此同时，奈伊去拉纳右侧；苏尔特守右翼；帝国近卫军和骑兵留作预备，等敌军战线露出弱点后利用它们。

早上6点，拿破仑鼓动拉纳军，随后派他们攻击陶恩青。1804年，军事史学家亨利·德·约米尼男爵写了本战略专著，吸引了拿破仑的注意

力，于是他成了皇帝参谋部里的官方史学家。约米尼赞赏道，拿破仑明白“从不激起对敌军的过度鄙视乃必要做法，因为倘若遇上顽强抵抗，士气可能会随之动摇”。于是乎，拿破仑对拉纳军讲话时称赞普鲁士骑兵，但又保证道，“若他的埃及人亮出刺刀，它完全无力抵挡！”此言是指拉纳的老兵曾参加金字塔会战。[119]

絮歇的纵队前进至克洛瑟维茨村（Closewitz），准备一到高原就排成横队，但是他们在雾气中偏离方向，走到了村子左边，并进攻克洛瑟维茨村和吕策罗达村（Lützeroda）之间的敌军。随着雾气逐渐消散，鏖战已持续近两小时，法军陷入混乱，用掉了大量弹药，而大股敌军骑兵在战场最高点多恩贝格山（Dornberg）列队。尽管如此，娴熟的教官拉纳把第二条战线推至前线，靠战斗清扫高原，在此过程中，他打退了来自吕策罗达的反击，转而面向菲尔岑海利根村（Vierzehnheiligen）。菲尔岑海利根以远的战场地形突然变得非常平坦，很适合骑兵。战斗中，霍恩洛厄没有组织协调大规模反击，而是陆续派小股部队抵抗法军，从其手中收复菲尔岑海利根和多恩堡。在会战这一阶段，拿破仑加入拉纳军。雾气全消后，他立刻在7点30分左右聚集25门大炮，并命令第40战列步兵团进攻菲尔岑海利根。

苏尔特军赶到战场后，圣伊莱尔逐退克洛瑟维茨的普军，炮兵和骑兵一跟上来，他就前往勒迪根村（Rödigen）。普军顽强抵抗，但到上午10点15分时，圣伊莱尔已经可以继续穿过黑姆施泰特（Hermstedt）了，此举旨在击退敌军左翼。奥热罗把一整个师塞进了科斯佩达山谷，所以直到9点30分，他才在高原上露面，可他一到就遇上伊瑟施泰特（Isserstedt）东边的敌军。与此同时，奈伊率约4000人到达高原，发现拉纳左侧有缺口。正当拉纳被逐出菲尔岑海利根时，他自作主张跟随其后，进入拉纳左侧的战线。奈伊进攻，夺回村子，法军遂到达多恩贝格山南端。普军大炮猛烈开火，阻挠奈伊的步兵前进，但他们死守燃烧的村庄。普军骑兵冲锋，奈伊被迫躲进步兵方阵。拉纳军力克多恩贝格

山，在10点30分同奈伊军会合。奈伊躲进方阵那会儿，拿破仑再次召唤拉纳。恰在此时，霍恩洛厄派来5000名步兵，在约3500名骑兵与500名炮兵的支援下，他们保持完美的阅兵秩序，同菲尔岑海利根的守军对射，枪声如同雷鸣。至关重要的是，霍恩洛厄的军队没有猛攻村庄。

上午11点，奥热罗已拿下伊瑟施塔特，他和奈伊连上了。中午，苏尔特到达右翼。奈伊的两个师在拉纳左侧，多米尼克·克莱因（Dominique Klein）将军、让-约瑟夫·多特普尔将军、艾蒂安·南苏蒂将军的骑兵也来了，拿破仑遂断定此刻宜大举进攻。根据他的命令，法军密集的散兵线如浪潮般前进，营纵队跟随其后。普军顽强地后撤一小时，但是他们的损失不断增加。缪拉又率骑兵反复冲锋，导致陶恩青麾下的团终于崩溃奔逃。下午2点30分，霍恩洛厄的军队逃离战场，全军一片混乱，只有几个营方阵撤退时听从长官的指挥。缪拉手持马鞭，坚持不懈地追了6英里多，三个军的龙骑兵、胸甲骑兵、轻骑兵都跟着他。一路上，缪拉屠杀并俘虏了成千上万的萨克森人，傍晚6点，他到达魏玛，追击这才停止。耶拿会战后的长途追击乃演示如何最大化胜利的教科书级军事行动，教科书取字面意，因为它仍是当代军校授课的内容之一。

战胜之后，拿破仑才发现他遇上的根本不是不伦瑞克公爵的主力，只是霍恩洛厄的后卫。当日，达武在距耶拿13英里的奥尔施泰特击败弗里德里希·威廉和不伦瑞克，弗里德里希·威廉指挥了数小时后才逃走，战后不久不伦瑞克伤重而死。普军有5.2万人与163门大炮，达武有3万人和46门大炮，他对敌军实施了双重包围。在这场血战中，法军有7000人死伤，但普军的损失几乎是其两倍。[120]奥尔施泰特会战是拿破仑战争中最辉煌的战绩之一，就像奥斯特利茨会战一样，它彻底扭转了达武不受拿破仑待见的局面。达武的副官法尔孔（Falcon）上校告诉拿破仑，他击退的不是普军主力，只是霍恩洛厄的部队。他不相信法尔孔的话，说：“你的元帅一定看重影了。”[121]然而，他获知真相后立刻盛赞

达武。拿破仑对法尔孔说，“告诉元帅，我永远感激他和他的将士们”，并授予达武军在10月25日的胜利入城式上率先进入柏林的荣耀。[122]即便如此，奥尔施泰特会战从未变成绣在军旗上的战斗荣誉，因为达武战胜不伦瑞克的光辉战绩可使拿破仑击败霍恩洛厄的大胜黯然失色。

相形之下，贝纳多特两个战场都没去成，拿破仑和达武都不曾真正地原谅他的行为。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说，“我应该枪毙贝纳多特”，耶拿会战后他似乎短暂考虑过送此人上军事法庭。[123]10月23日，拿破仑给贝纳多特写了封尖刻的信：“你的军不在战场上，这可能对我造成致命打击。”贝纳多特按字面含义执行贝尔蒂埃的命令，向多恩堡行军。10月9日至12月8日，他没有遇上拿破仑，而在12月8日之前，皇帝曾写信称赞他从布吕歇尔手中夺取吕贝克，可见关于两人愤怒地面谈的故事纯属传说。[124]贝尔蒂埃的命令很少引起误解，但贝纳多特没在两个战场露面之事表明，假如贝尔蒂埃下达可被误解的命令会造成何等后果。不管怎么说，贝纳多特清楚他又成了拿破仑的出气筒，长期以来，他私下讨厌并嫉妒拿破仑，这只是让情况更糟。

会战结束了，次日凌晨3点，拿破仑从耶拿致信约瑟芬，自夸道：“我亲爱的，我针对普军实施了一些出色的机动。昨日我大获全胜。敌军有15万人，我俘虏2万人，缴获100门大炮以及诸多军旗。我看见普鲁士国王和王后了，我设法靠近，但没能抓获他俩。我露宿了两天。我好极了。”[125]数字照例是夸大版本，再说弗里德里希·威廉在奥尔施泰特，不在耶拿，所以他不可能看见国王或王后。可是拿破仑的确缴获了83门大炮，达武缴获了53门，而且在近乎完美的会战过后，拿破仑无疑真是“好极了”。

---

[1]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60

[2]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62

[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146 p.873，December 4，1805

[4] ed. Fleischmann，Théo，*L'Épopée Impériale* 1964，p.69

[5]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64

[6]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42

[7]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149 p.876，December 5，1805

[8] ed. Bertrand，Pierre，*Lettres de Talleyrand à Napoléon* 1889，pp.209-12

[9]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83

[10]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57

[11]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p.283-4

[12]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02

[1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186 p.892，December 15，1805

[14]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223 p.910，December 25，1805

[15]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209

[16] Dwyer，Philip，*Talleyrand* 2002，p.100

[17]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213

[18]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54

[19] Connelly，Owen，*Napoleon's Satellite Kingdoms*（New York）1965，p.9

[20] Connelly，Owen，*Napoleon's Satellite Kingdoms*（New York）1965，p.10

[21] 指军警针对国内民众的暴力回应，以绑架、恐吓、折磨平民为特征。——译者注

[22]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235 p.491，June 6，1806

[23] eds.Keraü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241 p.920，December 31，1805

[24]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823 p.768，August 31，1806

[2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927 p.471，March 27，1807

[26] Schneid，Frederick C.，*Napoleon's Conquest of Europe*（New Haven，CT）2005，p.143

[27] Schneid，Frederick C.，*Napoleon's Conquest of Europe*（New Haven，CT）2005，p.143

[28] Branda，Pierre，'Did the War Pay for the War？An Assessment of Napoleon's Attempts to Make his Campaigns Self-Financing'*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p.132

[29] Branda，Pierre，'Did the War Pay for the War？An Assessment of Napoleon's Attempts to Make his Campaigns Self-Financing'*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p.132

[30] Branda，Pierre，'Did the War Pay for the War？An Assessment of Napoleon's Attempts to Make his Campaigns Self-Financing'*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pp.135-7

[31]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75

[32] Branda，Pierre，'Did the War Pay for the War？An Assessment of Napoleon's Attempts to Make his Campaigns Self-Financing'*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p.135

[33] Gates，David，'The Wars of 1812：A French Perspective'*Mars & Clio* no.34 Summer 2012，p.45

[34]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64

[35]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1335 p.63，January 27，1806

[36]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161 p.880，December 12，1805

[37]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223 p.484，June 5，1806

[38]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785 p.752，August 23，1806

[39] Israel，Jonathan Ⅰ.，*The Dutch Republic* 1995，pp.1127-9

[40] 这个职务原指中央派驻各省的专员（而非政府首脑），他们辅助省督管理行政事务，并担任省议会议长。由于荷兰省实力较强，荷兰专员也成为共和国二把手，其权力仅次于荷兰省督。——译者注

[41] Israel，Jonathan Ⅰ.，*The Dutch Republic* 1995，p.1130

[42] Connelly，Owen，*Napoleon's Satellite Kingdoms*（New York）1965，p.13

[43]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871 pp.1284-5，December 15，1806

[44]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39

[45]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44

[46] 贝尔蒂埃当时恋慕维斯孔蒂侯爵夫人朱塞帕·卡尔卡诺（Giuseppa Carcano），不愿结婚。值得一提的是，贝尔蒂埃按拿破仑的要求成婚后不久，侯爵夫人就守寡了，据说他因此抱憾终身。——译者注

[47]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1815 p.289，April 1，1806

[48]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1833 p.297，April 8，1806

[49] AN AF/IV/1231

[50] 鲁里坦尼亚（Ruritanian）是虚构的国家，出自英国作家安东尼·霍普的浪漫风冒险小说《曾达的囚犯》，鲁里坦尼亚风格也就是浪漫国风格。——译者注

[51] 1799年，纳尔逊将军接受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德四世的赏赐——布龙泰（Brontë）公国与其3000英镑岁入。

[52]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p.57，ed. Castle，Alison，*Stanley Kubrick's Napoleon* 2009，p.195

[53] CAD P11778/16-18

[54] CAD P11778

[5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255

[56]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748 p.729，August 18，1806

[57] 约瑟夫·巴尔萨莫（Joseph Balsamo）又名亚历山德罗·迪·卡廖斯特罗（Alessandro di Cagliostro，1743～1795年），乃著名术士、骗子。巴尔萨莫生前，其骗术未被揭穿。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是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德意志唯心主义奠基人之一，所以拿破仑一并否认康德和如此臭名昭著的江湖郎中可谓奇怪。

[58]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58

[59]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72

[60]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72

[61]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73

[62]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05

[63]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1655 p.213，March 12，1806

[64]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63

[65]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1898 pp.325-6，April 14，1806

[66]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023 p.388，April 30，1806

[67]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206 p.475，May 31，1806

[68]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226

[69] Markham，J.David，‘Was Napoleon an Anti-Semite？Napoleon，the Jews and Religious Freedom’Speech to the Symposium on the Bicentenary of the Sanhedrin，Tel Aviv，Israel 31 May 2007，eds. 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Florida）1989，p.296

[70] *Moniteur* May 22，1799

[71] 1858年，英国在职犹太议员、伦敦代表莱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Lionel de Rothschild）首次出席议会，不过此前他已三度当选下院议员，这还是在宗教相对宽容的国家。

[72] eds. Brenner，Michael，Caron，Vicki and Kaufmann，Uri R.，*Jewish Emancipation Reconsidered* 2003，p.80

[73]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51

[74] Benbassa，Esther，*The Jews of France*（Princeton）1999，p.88

[75] Weider，Ben，‘The Assassination of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p.3

[76] Weider，Ben，‘The Assassination of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p.2

[77] Schwarzfuchs，Simon，*Napoleon*，*the Jews and the Sanhedrin*（Philadelphia）1979，pp.125-30

[78] Lentz，*La France et l’Europe* pp.254-8，eds. Brenner，Michael，Caron，Vicki and Kaufmann，Uri R.，*Jewish Emancipation Reconsidered* 2003，p.196

[79] eds. 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Florida）1989，p.299

[80] Mauduit，Hippolyte de，*Les derniers jours de la Grande Armée* 2 vols.1847-48，Ⅱ p.39

[81]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77

[82] Hazareesingh，Sudhir，*The Saint-Napoleon*（Cambridge，MA）2004，pp.3-4

[83] 今译作“列支敦士登”。——译者注

[84] Koebner，Richard，*Empire* 1961，p.282

[85] 方便起见，本书有时仍用“法军”指代拿破仑的军队。——译者注

[86]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03

[87] Simms，Brendan，*The Impact of Napoleon* 1997，p.291

[88] Simms，Brendan，*The Impact of Napoleon* 1997，p.292

[89] Simms，Brendan，*The Impact of Napoleon* 1997，p.295

[90] 拿破仑照例一边关注国际形势，一边非常积极地投身帝国微观管理。“显而易见，昨日一车夫酿成事故，致一名幼童死亡，”7月16日，他致信富歇，“逮捕并重罚此人，不管其雇主是谁。”CG6 no.12507，p.616.

[91]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643 pp.684-5，August 2，1806

[92]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642 p.684，August 2，1806

[93] 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 Ⅰ and Ⅱ 1880，Ⅰ p.270

[94] 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 Ⅰ and Ⅱ 1880，Ⅰ p.271

[95] 在某次文学界宴会上，苏格兰诗人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提议为拿破仑干杯，席上嘘声一片，坎贝尔便高声辩解道："可他枪毙过出版商啊，先生们！"

[96]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646 p.686，August 5，1806

[97]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01

[98]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67

[99] ed. Handel，Michael，*Leaders and Intelligence* 1989，p.42

[100]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897 p.816，September 10，1806

[101] 其中一封下令把撒丁国王的车夫关进费内斯特雷莱监狱（Fenestrelle prison），因为拿破仑怀疑此人是间谍。次日，他致信德农，谈及卢浮宫的短暂开放时间，抱怨道："公众必须等待。这最违背我的旨意。"1806年，他一共写了2679封信。

[102] Lentz，Thierry，*Napoléon et la conquête de l'Europe 1804-1810* 2002，p.327

[103] Maude，F.N.，*The Jena Campaign* 2007，pp.118-19

[104] Maude，F.N.，*The Jena Campaign* 2007，p.121 n.1

[105]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73

[106] Napoleonic Historical Society Newsletter（Berthier Supplement）May 2014 p.13

[107]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74

[108]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259 p.999，October 12，1806

[109]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05

[110] Hayman，Neil M.，'France Against Prussia：The Jena Campaign of 18o6'*Military Affairs* vol.30 issue 4 Winter 1966，p.188

[111] Hayman，Neil M.，‘France Against Prussia：The Jena Campaign of 18o6’*Military Affairs* vol.30 issue 4 Winter 1966，p.194

[112]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06

[113] Hay-man，‘France Against Prussia’p.188

[114] Paret，Peter，*The Cognitive Challenge of War* 2009，p.21

[115] Paret，Peter，*The Cognitive Challenge of War* 2009，p.21

[116] 俯瞰耶拿市市区的兰德格拉芬贝格高原上有一座拿破仑石碑（Napoleonstein），上刻此地距拿破仑一生中众多重要地点的距离。所以说，石碑上写着耶拿距巴黎700公里、距开罗2838公里、距马伦戈707公里、距马德里1657公里、距奥斯特利茨429公里、距博罗季诺1683公里、距滑铁卢503公里、距圣赫勒拿岛至少7626公里。石碑强有力地提醒人们此人精力充沛，那时还是马车与帆船的年代，而他在十七年中就经历了上述旅程，走过了这么多道路。

[117] Gallaher，John G.，*The Iron Marshal* 2000，p.26

[118]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135

[119] Jomini，General Baron A.H.de，*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 1854，p.73

[120]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p.225-6

[121] Cook，John，‘Bernadotte 1806：Is There a Case for the Defence？’*Napoleon Series* website，（unpaged）

[122]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86

[123]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123-4

[124]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312 p.1023，October 23，1806，Palmer，Alan，*Bernadotte* 1990，p.135，Cook，John，‘Bernadotte 1806：Is There a Case for the Defence？’*Napoleon Series* website，（unpaged）

[125]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267 pp.1003-4，October 15，1806

第十八章 受阻

人们经常听说拿破仑皇帝摘下自己的荣誉军团星章，亲手将它挂在勇士胸口。路易十四会先问这位勇士是不是贵族，拿破仑则会问这位贵族是不是勇士。

——帝国近卫军上尉埃尔泽阿·布拉兹

疲惫与匮乏时的坚忍不拔乃士兵首要资质。勇气只排第二位。艰苦、贫乏和穷困是最佳士兵学校。

——拿破仑军事箴言第58条

“我从未见过如此彻底的溃败。”耶拿之战后，拿破仑如此评价普鲁士人。[1]可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没有投降，他知道俄军要来了，于是反而退往东北方继续战斗。战后，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吉罗拉莫·迪·卢凯西尼（Girolamo di Lucchesini）侯爵开始与迪罗克谈判，但两人一无所获。拿破仑怀疑卢凯西尼曾是主战派主心骨，事实的确如此。[2]他致信塔列朗：“我觉得再难找到比这老傻瓜更蠢的人了。”[3]

与此同时，大军团继续锲而不舍地穿越普鲁士，不给普军任何机会停留或重新集结。10月25日，施潘道（Spandau）向絮歇投降；29日，斯德丁（Stettin）[4]向拉萨尔投降；11月1日，防卫森严的马格德堡向奈伊投降。至此，法军已拿下普鲁士西半部全境。格布哈特·冯·布吕歇尔（Gebhard von Blücher）将军曾在奥尔施泰特力战，11月7日，他在吕贝克用光弹药，被迫率全军投降。

柏林店铺的窗户上挂着很多讽刺拿破仑的漫画，因为城市陷落得太快了，店主们都来不及撤下漫画。[5]就像在威尼斯一样，皇帝下令把柏林勃兰登堡门上的双轮战车和胜利女神四马战车带回巴黎。普军近卫的战俘被押着经过法国大使馆，上个月，他们曾非常傲慢地在同一大使馆门前的台阶上磨马刀。[6]1757年，弗里德里希大王在罗斯巴赫

（Rossbach）羞辱了法军。拿破仑造访罗斯巴赫战场，下令把当地竖立的纪念柱也挪去巴黎。[7]10月23日，他从维滕贝格（Wittenberg）致信约瑟芬，重复道："我好极了，疲惫适合我。"[8]他写给约瑟芬的海量信件都以"我很好"结尾，这种做法后来成了危险的习惯。[9]

当天突降暴雨，拿破仑便在狩猎小屋中避雨。一名年轻的寡妇对皇帝说，她的亡夫曾是第2轻步兵半旅少校，他在阿布吉尔之战中身亡，留下她和儿子两人。寡妇给拿破仑看了其子的婚生证明，于是他授予她1200法郎抚恤年金，她死后，这笔钱将复归她的儿子。[10]次日，他在波茨坦参观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无忧宫（Sanssouci），玩赏原主的宝剑、腰带、肩带和所有装饰物，并把它们送往荣军院，从而继续"报复罗斯巴赫的灾难"。[11]（此后的人生中，拿破仑一直把弗里德里希大王的闹钟放在床头，但没拿他的长笛。长笛今仍展示于无忧宫。）拿破仑评价自己的战利品道："我宁要这些也不要2000万。"他和部下凝视弗里德里希大王的陵墓，谦虚地承认："脱帽，先生们。如果此人还活着，现在我不会站在这儿。"[12]

拿破仑差点在波茨坦实施了明显更猛烈的复仇。柏林派来的普鲁士代表团成员弗朗茨·路德维希·冯·哈茨费尔德（Franz Ludwig von Hatzfeld）亲王用密码信向霍恩洛厄报告波茨坦的法军兵力与状态。事情败露后，贝尔蒂埃、迪罗克、科兰古和拉普设法平息了拿破仑的怒火，即便如此，皇帝依然想让军事法庭以间谍罪传唤哈茨费尔德，还想枪决他。昂吉安公爵事件必然给科兰古留下了深重阴影，当拿破仑对所有建议者"彻底丧失耐心"时，贝尔蒂埃实际上离开了房间。[13]皇帝察觉自己反应过激，遂安排一幕感人场面，让怀孕的哈茨费尔德夫人在他脚边哭求放丈夫一条生路，然后他大度地销毁证据，把截获的密码信投入火中。[14]

达武进入柏林、絮歇夺取施潘道之日，拿破仑致信富歇，谈及皮埃

尔·加德尔（Pierre Gardel）所创作的芭蕾剧《尤利西斯的归来》的舞台布景费用，并要求对方提供详细报告，“确保没有一点不良内容，你懂这是什么意思”。（尤利西斯在国外时，有人追求珀涅罗珀[15]。）[16]然而，拿破仑有些虚伪，虽说害怕某种暗讽，他却非常乐意用完全相同的含沙射影之辞对付路易丝王后，在一期公报中他写道：“在波茨坦某间王后寓所中找到了那个亲王赠她的俄皇画像。”[17]

拿破仑坚持指责弗里德里希·威廉屈从妻子。“笔记、报告和国家文献都散发麝香味，”10月27日，他在夏洛滕堡宫（Charlottenburg Palace）发布这次战局的第19期公报，“同皇后梳妆台上的围巾等物混在一起。”[18]为防有人忽视要点，公报声称，这些“历史文件……证明允许女人干政的王公们多么不幸，如果这还需要证明的话”。就连忠诚的博塞也认为，拿破仑写路易丝王后时“愤怒又无礼”。约瑟芬抱怨公报给王后的待遇，于是他承认：“的确，这世上我最讨厌摆布他人的女人。我习惯了贤淑、温柔、富有同情心的女人……但这也许是因为她们令我想起你。”[19]

“士兵们，”10月26日，拿破仑在波茨坦发表讲话称，“俄军夸口说要来我们这儿。我们会向他们进军，帮他们省下一半路程。俄军将在普鲁士心脏地带又一次遭遇奥斯特利茨。”[20]军队可不爱听这话，普鲁士首都既已陷落，他们就想回家。

27日，拿破仑进入柏林。他走在浩大队伍的最前头，后面跟着2万名身着军礼服的掷弹兵和胸甲骑兵。“皇帝骄傲地前进，他衣着简朴，头戴小帽子，上缀只值一个苏的帽徽，”夸涅上尉回忆道，“而他的部下穿着礼服。穿得最差的人统帅如此壮观的军队，这看起来是幕奇特景象。”[21]1840年，司汤达致信未来的欧亨妮（Eugénie）皇后[22]，回忆道，拿破仑“在士兵前方二十步处骑马，安静的群众离他的马只有两步远，任何一扇窗户里都能冒出一把来复枪射杀他”。[23]在柏林，拿破仑

住进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洛可可式大宫殿夏洛滕堡宫，并把司令部设在此地。他的金库开支记载，这段时间他给了一名女士23300法郎，她的身份信息仅有“柏林人”。[24]10月30日，拿破仑开出媾和条件，要求普鲁士放弃易北河以西全部领土，弗里德里希·威廉已然准备这样做。可是拿破仑补充道，普鲁士王国必须在接下来的对俄战争中充当法军作战基地，国王便忽视其议事会的多数意见，继续战斗，退往波罗的海沿岸的柯尼希斯贝格（Königsberg）[25]。[26]

法国每年为拿破仑提供约8万名新兵。大群1806年度新兵正开赴普鲁士，而他已有野战军8万人（不包括所占普军要塞的守军）和莱茵邦联的各部队，所以1806年11月，拿破仑可在冬季停战期前大举渡过维斯瓦河（the Wisła），进入不久前还是波兰的地区。966年，波兰成为欧洲国家；1205年，波兰变成王国；1569年，卢布林联合体（Union of Lublin）成立，之后波兰和立陶宛结为联邦。[27]1772年、1793年与1795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瓜分波兰，逐渐在地图上抹去波兰国。尽管波兰不再是国家，但这三个瓜分国根本无法削弱波兰人的民族意识。拿破仑一直鼓励这种情结，让波兰人相信有朝一日他会让他们复国。也许他最终会这样做，但短期内他无此计划。1797年，法国革命军创建“波兰兵团”，此后2.5万至3万名波兰人在两次意大利战局、德意志战局和圣多明各战局中服役。拿破仑明显同情波兰人的事业，这又激励了很多波兰人来拥护他，他们还组成了一些拿破仑麾下最强的部队，如大军团第一批枪骑兵部队。波兰枪骑兵相当出色，以至于1812年时，皇帝已经把九个龙骑兵团改成枪骑兵团。

为筹备未来战局，拿破仑在法国和德意志全境征集马匹，还把意大利军团的马拨给大军团。他在普鲁士征收制服、食物、马鞍、鞋子等物，但波兰路况不佳，因此法军经常缺乏物资。他一直关心士兵穿什么鞋子，光是11月和12月，他就写了23封谈论靴子和鞋子的信，其中一封写给波茨坦骑兵兵站站长弗朗索瓦·布尔西耶（François Bourcier）将

军，他在此信中下令用法军的鞋子换普军骑兵的靴子，解释道："他们再也用不上靴子了，需求必须……"[28]

11月2日，拿破仑命令达武率博蒙（Beaumont）的龙骑兵前进至东边的波森[29]，派奥热罗尾随其后。[30]一到波森，他们就设立基地，建造面包房。拉纳军、苏尔特军、贝西埃军、奈伊军和贝纳多特军随后跟来，这五个军共有约66000名步兵和14400名骑兵。拿破仑占据奥德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地区，他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俄军占领此地，但他也希望借此阻止普鲁士复仇，并说服奥地利保持中立。4日，他得知86000名俄军士兵正从格罗德诺（Grodno）向西进军，准备和安东·冯·莱斯托克（Anton von Lestocq）将军的20000名普军士兵会师。[31]"如果我让俄军前进，我就会失去波兰的支持与资源，"他说，"他们也会让奥地利下定决心，它之所以犹豫，仅仅是因为俄军还在远处。他们还会带来普鲁士全体国民。"[32]缪拉、达武、拉纳和奥热罗遂前进至维斯瓦河，在成群返回西岸冬营前建立桥头堡。面对两个敌国（南边还有第三个潜在敌国）的法军穿过一些最贫乏、最穷困的欧洲乡野，从巴黎向东行军1000英里，并迎来凛冽寒冬，这始终是个大冒险，不过这不比奥斯特利茨战役的糟。

战役下一阶段的战斗几乎都在东普鲁士，此地曾是波兰领土，如今则是占地5830平方英里的俄属飞地加里宁格勒。东普鲁士大部分地区是平原，地形平坦，沼泽众多，河湖纵横，森林密布。冬季，温度会降至零下30℃，仅早上7点30分至下午4点30分有光照。道路通常是地图上未标出的小径，就连华沙（Warszawa）至波森的主干道也没铺设路面，并且缺乏侧沟。大雨如注，整个乡间成了泥泞的海洋，加农炮在此的行进时速为0.25英里。拿破仑调侃道，他发现除了水、火、气、土外还可以加上第五大元素——泥！他派测绘部前进，命令他们绘制乡间地图与速写，并标明每座村庄的名称、人口乃至土壤类型。这些记录旁边都有军官签名，以便他事后传唤此人，询问更多细节。

纵然做好了再战俄国的准备，拿破仑的思绪还是转向英国，他认为这个国家对法国长期利益的威胁同样严重。1806年11月21日（周五），他签署《柏林敕令》（Berlin Decress）。该法令旨在强迫大不列颠和谈，可一旦他力图在葡萄牙、西班牙和俄国强行推行它，反而导致自己垮台。1806年5月16日，英国枢密令规定完全封锁布雷斯特至易北河的海岸线，拿破仑称《柏林敕令》（与其后继者——1807年的《米兰敕令》、1810年的《枫丹白露敕令》）创立的“大陆体系”是对此的报复。[33]《柏林敕令》开头写道，“英国根本不承认所有文明人普遍遵守的国际法”，这意味着英国的敌人“享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天然权利”，所以封锁政策支持者塔列朗起草修改的条款语气强硬：

> 1.封锁不列颠群岛。
>
> 2.禁止一切与不列颠群岛的贸易与通信。
>
> 3.英国人不论处于何状态或境地……都将成为战俘。
>
> 4.凡英国人所有的仓库、商品、财产，不论其性质为何，皆被认可为合法奖励……
>
> 7.任何港口不得接纳直接来自英国或其殖民地的船只，或自本敕令发布日起已在港口内的上述船只。[34]

英国三分之一的直接出口和四分之三的再出口流向欧洲大陆，因此拿破仑想靠法令对英国政府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使它重启8月时失败的和谈。[35]12月3日，他致信路易，解释道：“我将用陆权征服海洋。”[36]后来他声称：“只有这种方法能打击英国，迫使它求和。”[37]此言不假。法军舰队在特拉法尔加被摧毁后，唯有经济战可以直接伤害英国。

拿破仑盼望法国商人接手原属英国的贸易，他认为他们会欢迎《柏林敕令》，但法国商会的报告很快打消了他的念想。早在12月，波尔多商会就报称商业呈现危险的衰退势头。拿破仑信奉朴素的科尔贝主义，

以为国际贸易是零和游戏，但事情完全不是那样。1807年3月，他得批准用储备金发放特别工业贷款，以图抵消敕令引发的危机。[38]

英国辉格党期刊《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颇具影响力，除了那些批评华兹华斯（Wordsworth）诗作的文字，该刊物最激烈的文章呼吁求和以恢复贸易，但英国政府设法扛住了国内的反对意见。相形之下，大陆体系恰恰损害了那些从拿破仑政权得利、目前为止一直给予他最大支持的人——他总是设法保护的中产阶级、零售商、批发商、富农和国有财产所有人。“所有国家的店主都抱怨事态。”国库部长莫利安回忆道。可是拿破仑没心情听，更不用说妥协了。[39]

1807年1月7日，英国实施报复，继续颁布枢密令：“有待扣押在欧洲敌国港口间贸易的所有中立国船只……禁止敌国和中立国之间的沿海贸易。”[40]11月，英国还签发更多枢密令，声明法国及其附庸国处于封锁状态，所有要去法国或来自法国的中立国船只必须先驶往英国，并缴纳税款，获取通行证。美法贸易于是也被禁，除非美国船只在英国港口用高价购买许可证。英国“强征”（也就是绑架）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去皇家海军服役，此举和1807年11月的枢密令是1812年美英战争的主要原因。

大陆体系有个重大的问题——无法普遍实施。举个例子，1807年，吕贝克、吕内堡（Lüneburg）、罗斯托克（Rostock）、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不来梅等汉萨城市及汉堡无法生产大军团需要的20万双鞋、5万件厚大衣、3.7万件马甲等物，各市总督只好凭允许打破封锁的特别许可证从英国制造商处采购物资。未来的波兰战局中，拿破仑的很多士兵穿着哈利法克斯（Halifax）和利兹（Leeds）生产的制服。英国大臣在下院夸口道，要不是靠英国制造商，拿破仑都没法给军官制服绣徽章。[41]

大陆体系在帝国某些地区酿成了真实的惨剧：地方工业失衡混乱，

有时全盘崩溃；贝格大公国出现严重的骚乱；法军得派两个团去美因茨统统没收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货物；运往全欧洲食品柜的食物被公开焚烧，最接近法国的德意志地区比英国更受罪。[42]由于拿破仑颁行保护主义法令，迪耶普（Dieppe）和翁弗勒尔（Honfeur）的海岸燃起巨大的篝火，以焚烧没收的英国产品。

另一个问题是削弱体系之风盛行，甚至涉及帝国皇室。路易对荷兰境内的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缪拉成为那不勒斯国王后未能完全采用大陆体系，约瑟芬自己也在黑市上买走私货。[43]1807年，忠心耿耿的拉普就任但泽（Danzig）[44]总督，就连他也允许城中走私，拒绝焚烧商品。[45]“没我的命令，不管什么被禁货物都不得入境，”拿破仑愤怒地对财政部长戈丹说，“如果我放任我的家族和滥用职权行径牵扯如此之深，那我显然是玩忽职守。若有法律，则人人皆应遵守。”[46]1810年，他解雇布列纳，此人任汉堡总督时收受商人贿赂、放宽体系禁令。同年，他废黜路易，杀鸡儆猴，但滥用职权的现象几乎一点没少。

拿破仑还没有天真到相信能彻底消灭走私的地步，但他下了大功夫阻止。比如说，1806年他在易北河上安设300名海关官员。然而英国花了更大功夫促进走私，在波罗的海的黑尔戈兰岛（Helgoland）设立巨大的转运基地。[47]1811年，840艘船从事马耳他岛和南地中海港口之间的贸易，它们通常在夜间活动。走私罪的刑罚是十年徒刑和烙印刑，1808年后累犯会被处死，但船只靠岸后，走私人员还是立刻携咖啡和糖入境。[48]（1736年，英国规定走私犯可判死刑，经常处死他们。）

法国海军遭封锁，无望巡查欧洲海岸线。不同数量的英国货物在不同时间通过里斯本、的里雅斯特、雅典、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a）、巴利阿里群岛（the Balearics）、直布罗陀海峡、里窝那、伊奥尼亚群岛、圣彼得堡公开或秘密进入大陆。法国海关官员真的没收走私货后，其中一部分可靠贿赂赎回。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

（Lloyd’s）也适时推出没收险。与此同时，法兰西帝国关税收入从1806年的5100万法郎跌至1809年的1150万法郎。1809年，英国粮食歉收，为耗尽其金银储备，拿破仑允许向英国出口高价谷物，那一年英国进口的小麦中约有74%来自法国。[49][50]因为商人们继续接受英国汇票，大陆体系无法生效，伦敦依然坐享资本净流入。[51]1808～1810年，英镑兑欧洲货币的汇率跌了15%，英国货物更便宜了，这令拿破仑大为光火。1800～1809年，英国平均年出口额为2540万英镑。大陆体系迫使英国商人更灵活、更分化，于是他们大大增加了对亚洲、非洲、近东和拉丁美洲的投资，因此，1810～1819年，英国平均年出口额涨至3500万英镑。相形之下，英国的进口额却跌了，所以它实现了贸易入超，自从1780年来这还是头一次。[52]

拿破仑阻止大陆消费者购买英国产品，他希望此举既能刺激欧洲工业，特别是法国工业，又能鼓励生产商寻找替代品。1810年，有人发现法国可种植甜菜和槐蓝，拿破仑便对秘书说，这好比发现了第二个美洲。[53]圣但尼开办学校，尝试教授制糖方法。1808年3月，拿破仑要求贝托莱研究“芜菁能否制糖”。[54]可是，他没法说服人们喝瑞士茶，更不用说拿菊苣根代替咖啡了。1810年，他计划用蓟草生产棉花，但也一无所获。[55]

大陆封锁导致英国经济在1810～1811财政年度出现下滑，假如英国只是“店老板民族”，这也许会激发政府的政治危机，但英国内阁成员大多来自上流社会，系小威廉·皮特的前盟友，为了支持反拿破仑战争，他们可以在一切商业顾虑上让步。事实上，1807～1809年，波特兰公爵政府完全抛开辉格和托利的标签，仅仅自称“皮特先生的朋友”。1809年10月，斯潘塞·佩瑟瓦尔（Spencer Perceval）接替波特兰任首相，狂热地推动反拿破仑战争。佩瑟瓦尔对妻舅托马斯·沃波尔（Thomas Walpole）说，拿破仑可以算是《启示录》里“那个娼妓之母[56]，骑着野兽，喝圣徒的血喝到醉”。[57]1799年，拿破仑在阿克受阻，佩瑟瓦尔便

写了本匿名小册子，其标题“旨在指出诗篇第十一篇的预言在法国应验情况的评论”颇引人瞩目，其内容则是争辩《圣经》预示了拿破仑之败。（详细推算经文后，佩瑟瓦尔相信1926年是世界末日。）[58]英国政客们秉持的信念如此排斥理性，所以福克斯死后，难以想象拿破仑究竟得做什么才能劝服英国求和。1812年，佩瑟瓦尔被比他还疯狂的人暗杀。小皮特的另一位追随者利物浦（Liverpool）勋爵（原外交大臣霍克斯伯里勋爵）接任首相，他对毁灭拿破仑一事也同样执着，直到1827年才卸职。

1806年11月25日凌晨3点，拿破仑从柏林去波兰边境观光，还邀请在美因茨的约瑟芬来东边陪自己，[59]他后来懊悔如此提议。27日晚，他到达波兰城市波森，出席当地居民举办的盛大招待会。拿破仑激起波森民众的复国希望，却回避做出任何要满足他们的承诺。日后他承认了不少错误，有一回，他说：“我不该渡过维斯瓦河。马格德堡的陷落吸引我进入波兰。我犯了错，导致可怕的战争，但是重建波兰国的想法高尚。”[60]波森官绅恳求拿破仑恢复他们的王国，他谨慎地选择措辞：“演说和空洞的愿望还不够……武力推翻的只能靠武力复原……分裂而亡的只能靠团结重铸。”[61]这话听来语调积极、蕴含军事意味，但离保证波兰复国还差得远。

次日，汉诺威籍俄军指挥官莱温·冯·本尼希森伯爵撤离华沙，北上40英里至普乌图斯克附近。当晚，缪拉进入华沙，自封总督。1795年，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大肆扩张领土，瓜分并毁灭了波兰。波兰人热烈欢迎拿破仑，但这不能驱使他疏远上述三国。“我熟知人性，”12月2日，拿破仑告诉缪拉，“我的伟业也不在于靠几千波兰人帮忙……我不会首先行动。”至于波兰末代国王的侄子、亲法派将军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拿破仑则说：“他比大多数波兰人更轻浮、更不重要，那意味着一笔划算的交易。”[62]皇帝要求缪拉向波兰人传达：“我不会为家人求取波兰王座，我不缺给他们的王位。”[63]

大军团讨厌维斯瓦河上的生活，认为前方只有“贫困和坏天气”。[64]军队里有个笑话，说整个波兰语可以简化为这句话：“面包？没。水？马上！”（Chleba？Nie ma.Woda？Zaraz！）在纳谢尔斯克（Nasielsk）附近，某纵队的一名步兵冲拿破仑大喊：“爸，面包呢？”他立刻高声回答：“没。”整个纵队顿时放声大笑。[65]军队进入冬营前遇上了暴风雪，另一名士兵便嚷道：“你撞坏脑子了？带我们到这种路上来，面包也不给！”拿破仑回答：“再耐心等四天，我就不让你们做任何事了，然后你们就能宿营。”士兵回喊：“好吧，还不算太久，但你要记着，因为那以后我们就自己扎营了！”[66]牢骚兵的确有牢骚，行军途中，他们有时沦落到喝炖锅里的马血，但萨瓦里回忆战役这一阶段时说：“皇帝喜爱擅自同他说话的士兵，总是和他们一起笑。”[67]

约瑟芬来信称，她不嫉妒拿破仑和波兰女人过夜，12月5日，他回信：

> 我早就发现了，暴躁的人永远坚称他们不暴躁，害怕的人反复声明他们不害怕，所以你犯了嫉妒之罪，我高兴极了！不管怎么说，要是你认为我在波兰荒原思慕美女，你就搞错了。昨晚地方贵族举办舞会，来了很多女人。这些女士漂亮有钱，但穿得差，哪怕她们已经努力模仿巴黎时尚。[68]

下一周，拿破仑的妙计达成：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Friedrich August）选侯的军队曾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与普军并肩作战，但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解除了盟友关系，加入莱茵邦联。12月19日，拿破仑进入华沙，波兰人欣喜若狂地欢迎他。他立刻成立波兰贵族临时政府，虽说它几乎只有顾问权。他认为俄军已做好战斗准备，不会再退很远，于是对维斯瓦河上所有的军下令。拿破仑希望利用德意志籍俄军将领本尼希森和布克斯赫登之间的缺口，遂告知各军指挥官应当预期马上就会实施大举进攻。12月23日，达武军到达布格河（the Bug）上的恰尔诺沃村（Czarnowo）。拿破仑侦察该地后发动夜袭，成功赶走亚历山大·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69]麾下过于分散的15000名俄军士兵。

战斗结束时，法军控制了华沙北边的水道。[70]

1806年圣诞日，本尼希森的军队退往东北方，拿破仑力图消灭俄军，派拉纳去切断其退路。与此同时，达武、苏尔特和缪拉北上，奥热罗从弗克拉河（the Wkra）去东北方，奈伊和贝纳多特从维斯瓦河去东南方。恶劣的天气导致每日行军里程减至7英里，毁了拿破仑的机会。“我们经过泥沼交错的黏土地带，”拉普回忆道，“路况糟透了。骑兵、步兵、炮兵都陷进泥里，脱身可谓最难。”[71]次日，法军在普乌图斯克参战，“整场战斗中，很多军官一直困在泥泞里，成了敌人的靶子”。

在普乌图斯克的暴风雪中，本尼希森率35000人对战拉纳的26000人，他打赢了后卫战，次日撤走。[72]当日在戈维明（Gołymin），缪拉、奥热罗和达武准备从三面突袭安德烈·戈利岑（Andrei Golitsyn）公爵，但他战至天黑，漂亮地率军脱离拿破仑的陷阱（次年7月，拿破仑在蒂尔西特与戈利岑会面，称赞他的脱逃行动）。[73]次日，拿破仑查看戈维明战场，军人画家勒热纳回忆道：“皇帝和贝尔蒂埃亲王停步，听我们唱了几分钟巴黎最新歌剧的调子。”[74]

俄军成功撤退，进入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k）附近的冬营。12月28日，拿破仑休战，让军队沿维斯瓦河扎营。元旦日，他返回了华沙。他没有多少选择，毕竟天气恶劣，路况糟糕，而且任何时候军队里都有40%的人因发烧、负伤、饥饿或疲惫脱队。离队者大多去觅食了，但这一带的食物在和平时期都只能勉强养活本地人口，更不用说在战争时期养活两支庞大的军队了。[75]拿破仑下令设立医院、制造车间、面包房和补给站。此时他也建立桥头堡与设防营地，这样的话，春天时大军团就不用强行渡河了。

法军首席军医皮埃尔·佩尔西（Pierre Percy）男爵指出：

> 这是法军最惨的日子。士兵总是在行军，他每晚宿营，白天就耗在淹到脚踝的泥泞里。他没有一盎司面包，没有一滴白兰地，没时间弄干衣服，又累又饿地倒下。我们发现有人死在侧沟里，一杯葡萄酒或白兰地就能救他们。这些事必然都令陛下心伤，但他向自己的目标进军，铺就他为欧洲准备的伟大前景。若他战败，或只取得平庸战绩，军队就会士气低落、大叫大嚷。[76]

据估计，到圣诞日时已有100名士兵自杀。[77]

长期以来，拿破仑非常重视伤员的待遇、撤离与护理，自从十年前意大利战局开始，他已经为此写了约600封详细信件。他经常致信他的两位高级医生佩尔西与多米尼克·拉雷（Dominique Larrey），称赞军队医疗卫生部（service de santé）“勇敢、热情、忠诚，最可贵的是，耐心且顺从”。[78]他常常问军医们疾病情况、法国药品同他国药品的区别。[79]“在这儿啊，你这大庸医，”拿破仑揶揄自己的医生让-尼古拉·科维萨尔，“今天杀了很多人吗？”[80]他喜欢并信任科维萨尔，这个医生治好了他的疥疮，让他的整体健康保持至俄国战局，从那以后，一系列恼人的小病开始折磨他。拿破仑有时又犀利地评价医生，1812年1月，他致信让-热拉尔·拉屈埃：“没经验的军医比敌军炮群更伤害军队。”[81]

1813年，拿破仑才把救护服务的建议付诸实践，而缺乏资源使它的实施效果不佳。[82]然而，他的确扩充了法军卫生官员和战场军医编制，1802年，卫生官员与战场军医分别有1085人和515人，十年后则分别有5112人和2058人。[83]这些医生人数不多，波兰战局中他们得治疗规模着实巨大的病人群体：1806年10月至1808年10月，法军医院接待了421000名士兵。那段时间，即便是战事最激烈时，真正因战斗负伤者在医院伤患中也占不到四分之一，剩下的都是病人，且大多是高烧患者。[84]

1807年1月1日，拿破仑从普乌图斯克返回华沙，中途在布沃涅（Błonie）的驿站换马，这时他邂逅了金发白肤的俏丽女郎、波兰伯爵夫人玛丽·措隆纳-瓦莱夫斯卡（Marie Colonna-Walewska），很快发现这

位20岁的少妇嫁给了比她大整整52岁的贵族地主。[85]在他安排下，两人在舞会上再会，没过多久她就成了他最爱的情妇。参加舞会的另一名女士、喜好八卦的日记作者安娜·波托茨卡（Anna Potocka）称，一支舞曲终了时，自己“看见他捏她的手”。波托茨卡认为这是要约会的意思，并补充道，玛丽“长得漂亮，但没长脑子”。[86]

拿破仑马上收回先前的邀请，不让约瑟芬来华沙陪自己。结识瓦莱夫斯卡后第三天，他致信她：“美因茨离华沙太远了。我得在这儿处理很多事。我想你应该回巴黎，那儿需要你……我很好。天气糟糕。我全心爱你。”[87]她随后请求他允许自己相伴，但他回答道：“对这件事，我比你更烦恼。我渴望与你共度冬日长夜，但人得服从情势。”[88][89]

戈维明之战中，拉普左臂负伤，这已经是他第九次受伤了。在华沙时，拿破仑探望拉普，说：“好吧拉普，你又伤到了，而且伤的又是你那倒霉的胳膊。”拉普称这不足为奇，因为“我们总是在战斗”。拿破仑回答：“也许80岁时我们就打完仗了。”[90]这表明他期盼自己比父亲长寿很多，此时他寄给达尔贝格的一封信也佐证了这一推断，因为他在此信中写道：“60岁时，人生才过三分之二。”[91]

尽管拿破仑挺乐意让俄军在冬季休憩，但奈伊急缺补给。1月10日，他彻底违背军令，突袭北方。奈伊想出其不意地夺取柯尼希斯贝格的主要补给站，他知道如果成功，拿破仑会原谅自己冒险抗命。一周后，他到达海尔斯贝格（Heilsberg），无意中发现莱斯托克的普军，这揭晓了一个事实：本尼希森已然开始奇袭，正悄悄穿过华沙东北边占地500平方英里的约翰尼斯堡森林（Johannisburg Forest）。

奈伊和贝纳多特先后抓获若干战俘，拿破仑拼凑这些人提供的情报，得知大股来犯敌军正前往维斯瓦河，他立刻察觉有机会打反击歼灭战。拿破仑在南边有很多军队，因为俄军越往西走越容易被法军切断，他便想出了进攻本尼希森的侧翼，也许乃至后方的办法。他决定从华沙

出击，北上100英里至阿勒河（the Alle）上的阿伦施泰因（Allenstein）[92]。1805年，勒菲弗元帅被现役名单除名。现在他又分到一个军，率领它围攻但泽，但在托伦（Toruń）受阻。奥热罗渡过维斯瓦河。贝纳多特的任务是掩护帕萨格河，做好必要时经埃尔宾（Elbing）[93]且战且退的准备。与此同时，拿破仑以托伦为支点，让全军从南边转到北边。达武守卫东岸，直到拉纳接替他，然后他推进至奥斯特罗文卡（Ostrołęka）和马库夫（Maków）。1月19日，拿破仑前卫已经遇上去但泽的本尼希森前卫。天气依然恶劣。“没有比这更艰苦的战役了。”炮兵将军亚历山大·德·塞纳蒙写道。泥泞淹没了塞纳蒙麾下加农炮的车轴和炮兵的膝盖。[94]没过多久，地面结霜，冻得坚硬。大雪积了好几英尺，行军速度便放慢了。

1月27日，大军团仍然向北强行军，与此同时，奈伊和贝纳多特奉命继续西撤，以图引诱本尼希森更加深入拿破仑的圈套。“我的健康达到最佳水平，”他对约瑟夫自夸道，“结果我比以前更风流。”[95]现在他积极求爱，称呼玛丽为“你”，而他原先仅称呼约瑟芬和波斯沙阿为“你”。[96]“噢，来我身边！来我身边！”他致信她，“你的愿望都会实现。如果你怜惜我可怜的心，我会珍视你的祖国。”几天后，他送给她一枚胸针，写道：

> 请收下这束花，愿它成为我们之间的秘密纽带，让我们穿越周边人群心连心。所有目光注视我们时，我们就有密码。当我的手触摸我的心，你就会知道那里面全是你。作为回应，你的手也会触摸你的花束！爱我，我可爱的玛丽，愿你的手永远放不开你的花束！[97]

他待她也慷慨大方，1809年10月，他已经给了她三笔钱，总计5万法郎。[98][99]

1月30日，拿破仑离开华沙去前线。次日，隶属俄军将领巴格拉季翁前卫的哥萨克抓获一名法军副官，此人身上带着拿破仑致贝纳多特的明文信，没来得及销毁它。（拿破仑命令副官把信缝进鞋后跟。“副官

可以在路上丢裤子，”他有次打趣道，“但绝不能丢信或马刀。”[100]）这封信命令贝纳多特秘密地夜行军，复归大军团左翼。它包括大军团全军部署，表明拿破仑打算从南部进攻，并切断整个俄军。本尼希森保持冷静，下令立刻撤往阿勒河。[101]拿破仑不知计划已遭破坏，继续在严酷的天气中沿劣质道路侵入北方。对统帅拿破仑来说，速度永远至关重要，所以波兰的冬天令他格外沮丧。2月2日，拿破仑得知本尼希森没有进军维斯瓦河，反而退向阿勒河，返回安全地。拿破仑尽快赶到贝格弗里德（Bergfried），试图在本尼希森逃走前钉住他。皇帝身边只有五个步兵师、缪拉的骑兵预备军和一部分帝国近卫军。次日，本尼希森渡过阿勒河，仅留下后卫阻挡法军。拿破仑取消进攻，第二天俄军走了。“我在追赶俄军，”他致信康巴塞雷斯，“要把它赶过涅曼河（the Niemen）。”[102][103]

2月6日在霍夫（Hof），缪拉在横跨弗里兴河（the Frisching）支流的桥上追上俄军后卫。让-约瑟夫·多特普尔将军命令胸甲骑兵径直冲向俄军加农炮，夺取阵地。多特普尔是个老兵，身材魁梧，嗓门洪亮，言谈粗鄙。半小时后，拿破仑当着整个师的面拥抱了他，然后他一如既往地转身冲部下大吼：“皇帝满意你们的表现，我也很满意，所以我亲你们大家的屁股！”[104]缪拉在霍夫折损1400人，苏格兰-立陶宛籍俄军将领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Michael Barclay de Tolly）损失2000人，但本尼希森再度成功脱险。[105]要是本尼希森北上20英里至柯尼希斯贝格，他就逃出了陷阱。为了保卫柯尼希斯贝格，他只能在东普鲁士埃劳镇（Eylau）[106]开战，该地有1500名居民，距俄国边境130英里。本尼希森身边有58000人，但他预计不久后莱斯托克又会带来5500人。拿破仑有48000人，可奈伊和达武还在路上，他们一个在西边12英里处，另一个在东南边10英里处，两人共有近30000人。然而，俄军在火炮上占据巨大优势，他们有336门大炮，而拿破仑只有200门。

兰茨贝格（Landsberg）至柯尼希斯贝格的主干道在平原和森林之

间穿行约9英里，然后进入地形起伏的平原，该平原距埃劳1.5英里，其末端为小高地。拿破仑可以在那儿清楚纵览宽阔山谷，只见它通往有俄军布阵的显著山脊。他的左前方是滕克尼滕湖（Lake Tenknitten），右前方是瓦施凯滕湖（Lake Waschkeiten）。两湖之间有个长1000码的小坡，它在距埃劳只剩0.5英里的路口更加明显。在此路口和埃劳之间，道路变成平缓的下坡路。1807年，由牢固房屋组成的埃劳镇坐落在一处重要的十字路口，镇子右侧的小丘陵上有一座带公墓的教堂。这一带冰湖和冰冻沼泽星罗棋布，在平原最高点塞帕伦村，有些地方雪深3英尺。

1807年2月7日（周六）午前，本尼希森的军队列阵备战。下午2点，缪拉的骑兵和苏尔特麾下步兵的先头部队到达格林霍夫申村（Grünhofschen）外面的树林。接着奥热罗赶到，面向滕克尼滕湖布阵。苏尔特派第18和第46战列步兵团进攻俄军前卫，但没安排增援。第18战列步兵团冒着敌军的密集炮火，走过冻住的滕克尼滕湖末段，但他们偏离方向，到了湖的右边。第18团严重动摇，又被刺刀攻击。为报霍夫之仇，圣彼得堡龙骑兵驰过冰湖，进攻第18团左后方。两个混乱的营都被俄军骑兵逮住，并被他们冲散，所以第18团丢了鹰旗。[107]法军龙骑兵及时赶到，反击俄军，第18团于是逃过灭顶之灾，但很多人被杀。第46战列步兵团得以有序撤退。苏尔特在施韦亨（Schwehen）和格林霍夫申之间部署炮兵，但俄军前卫开始返回主力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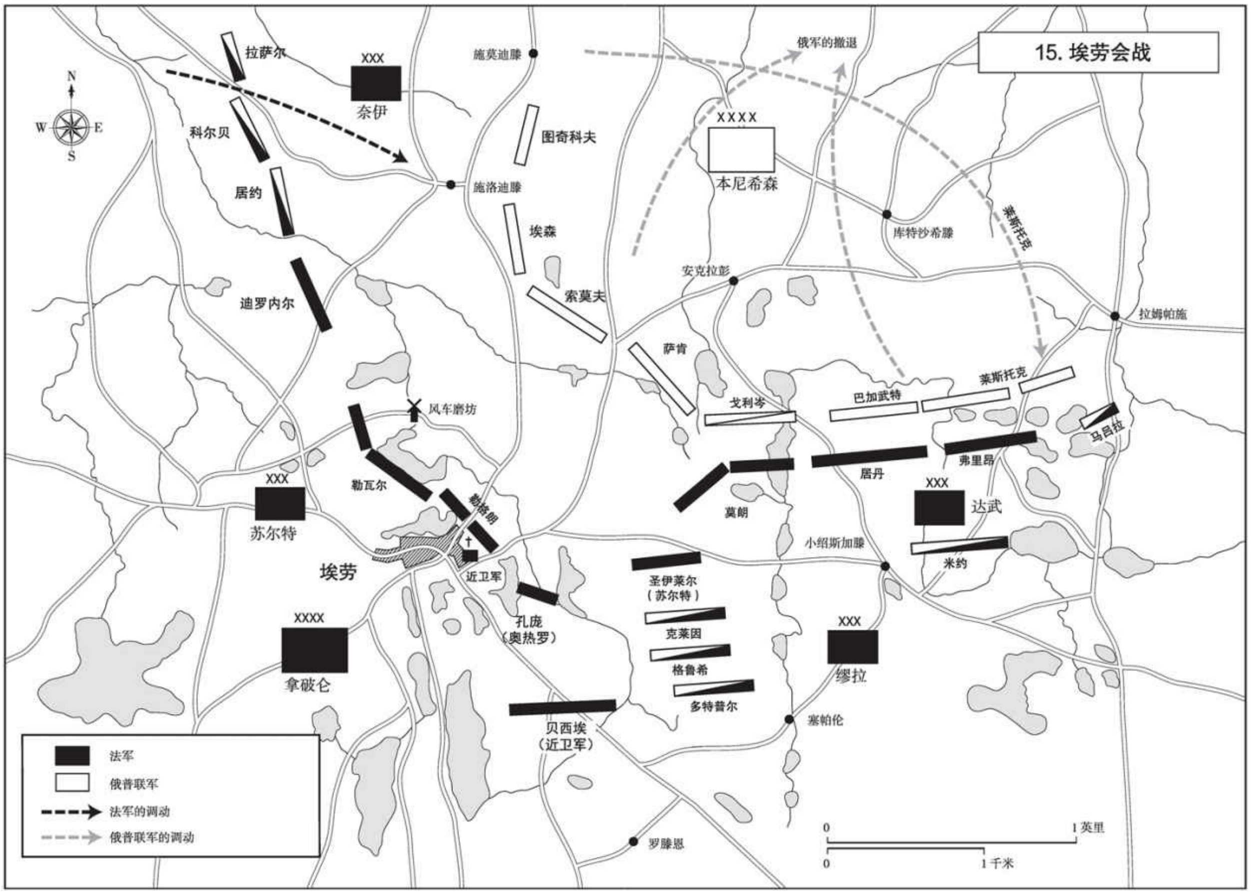
拿破仑现在占领了直到山谷的所有平原，但他损失惨重，三周后，战场上堆积的尸首依然显眼。他情愿等奈伊和达武到达，没打算当晚就猛攻埃劳，但实用短语“战争迷雾”（fog of war）概括的种种意外和误解驱使他发动了进攻。苏尔特的解释大概是最好的：骑兵预备军的一些士兵随俄军进入埃劳，他的第24战列步兵团跟着去了，于是教堂和公墓处爆发广泛的战斗，随着战事进展，自然有更多人被卷入战端。不管原因为何，现在埃劳会战将持续两天，在此期间，11.5万人在区区5平方英

里的土地上战斗。

圣伊莱尔师力克教堂和公墓。战斗中，俄军一流将领巴克莱·德·托利身中葡萄弹，他伤势严重，十五个月后才恢复战斗力。巴格拉季翁本想撤离埃劳，但本尼希森要他不计一切代价夺回小镇，于是他率三个纵队步行进入埃劳，对战法军步兵和发射霰弹的火炮。傍晚6点，俄军已收复城镇的大部分地区，不过尚未拿下教堂和公墓。本尼希森改变了主意，6点30分，他命令俄军退出城镇，前往小高地（当时的作者们称之为东边“高地”），法军遂再度占领埃劳。

夜幕开始降临。勒格朗师刚从埃劳前进了一点；圣伊莱尔师在罗滕恩（Rothenen）附近露营；米约（Milhaud）的骑兵在采森（Zehsen）；格鲁希在埃劳后方；奥热罗位于施托尔希奈斯特（Storchnest）和滕克尼滕湖之间的第二条战线；帝国近卫军在当日巴格拉季翁的开战地过夜，那儿地势较高。雪花飘落，两军将士挤在营火边。强行军时，补给马车跟不上快速前进的军队，所以不少士兵已经三天没吃过面包了，于是有人就啃战场上死马的肉。某士兵冲帝国近卫军上尉布拉兹抱怨道，他只能拿干草当烟抽。[108]马尔博说，法军“数日来仅靠土豆和融雪为生”。[109]

离天黑还有一小时的时候，拿破仑查看了埃劳。“多么惨烈的景象，”弗朗索瓦-弗雷德里克·比永（François-Frédéric Billon）上尉回忆道，“街上遍布尸体。皇帝的眼里满含泪光。没人相信这位伟大战将能有那种情感，但我亲眼看见了这些泪水……皇帝尽力阻止坐骑践踏遗体，他失败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他哭了。”[110]这天晚上天气严寒，午夜后开始下雪。在齐格尔霍夫（Ziegelhof）下方被毁掉的驿站内，拿破仑睡在了椅子上，没有脱靴。



2月8日（周日）上午8点，俄军开始猛烈地炮轰埃劳，他们的火炮靠庞大数量弥补了欠佳的准度。法军炮兵还击，暴露在风雪中的俄军队列损失惨重。寒风呼啸，大雪阵阵，可视度成了当日主导因素。能见度不时缩至10码，所以高地上的俄军有时看不见法军，指挥官也动不动就看不见部下。

9点30分，拿破仑命令苏尔特从阵线最左端向埃劳西北方移动。达武军也从反方向接近城镇，皇帝希望这能分散本尼希森的注意力。10点时，苏尔特却被俄军逼回埃劳。“两边各有300门加农炮，它们近距离倾泻葡萄弹，造成极大恐慌。”勒热纳回忆道。达武军来到拿破仑右侧，但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骑兵猛攻弗里昂的前卫，阻挠了达武。左翼的苏尔特力量薄弱，达武又在缓慢痛苦地布阵，因此拿破仑得在右翼发起大规模佯攻。他指示奥热罗率9000人进攻俄军左翼，设法和达武连上。

战前奥热罗病得很重，他觉得很冷，用围巾裹住头，把元帅帽塞在头顶。奥热罗靠副官帮忙才上了马，他冒着暴风雪前进，但迷失方向，直冲俄军炮群去了。炮群在极近射程内发射葡萄弹，其方位只能靠炮管射出的火花辨认。（奥热罗在埃劳的进攻路线经过很多坡地和洼地，今人沿这条路走一走就能明白为何他麾下的旅在暴风雪中完全迷路。）十五分钟内，5000名官兵战死或负伤，奥热罗自己也受了伤。[111]圣伊莱尔师坚持到底，力图解救达武，但也被逐退。尽管俄军炮兵轰击埃劳教堂，拿破仑仍在那观战。法军左翼实际上已溃败，右翼损伤严重，而增援又滞后。一路俄军纵队设法在战斗中进入埃劳，并接近教堂，这时皇帝发现自己也有危险。教堂随后经历一番检查，然后被毁。

上午11点30分，奥热罗显已失败，拿破仑随即突然发动其军事生涯中一次非常大胆的行动。暴风雪减弱后，他几乎把缪拉的骑兵预备军全部投入冲锋，这是拿破仑战争中规模最大的骑兵冲锋。当时俄军骑兵正进攻崩溃的奥热罗军，拿破仑指向那儿，他要么对缪拉说了“你想让那些家伙吞掉我们吗？”，要么说了“带你所有的可用骑兵去击溃那纵队”（抑或两句都说了）。[112]缪拉当时身着绿色波兰斗篷，头戴绿色天鹅绒无边软帽。他只拿了根马鞭，率领7300名龙骑兵、1900名胸甲骑兵和1500名帝国近卫军骑兵发动迅猛进攻。[113]“看在上帝份儿上，抬头！”近卫掷弹骑兵上校路易·勒皮克（Louis Lepic）大喊，“那是子弹，不是屎！”俄军骑兵遭到驱逐，退向自己的步兵战友；俄军炮兵在其大炮边被马刀砍死。法军夺回塞帕伦，缪拉冲到安克拉彭（Anklappen）才停下。（俄军反击时，勒皮克拒绝投降。因为勒皮克作战勇敢，拿破仑后来奖励他5万法郎，他同部下分享了这笔奖金。）

缪拉的冲锋阻挡了俄军中路，为拿破仑赢回主动权，但骑兵预备军伤亡惨重，折损2000人。多特普尔也身中葡萄弹，数日后死亡。与此同时，奈伊在暴风雪中沿糟糕的道路奔赴战场，速度慢得令人揪心。下午3点30分，达武已设法绕到本尼希森后方，几乎到达安克拉彭。拿破仑

正要一把收紧陷阱来包围俄军时，莱斯托克突然出现，并攻击弗里昂师。离天黑仅剩三十分钟时，他把法军赶出安克拉彭，挽救了本尼希森左翼。傍晚7点，奈伊终于到了，但他来得太迟了，没法实施拿破仑一直期盼的毁灭性进攻。夜幕降临时，双方都精疲力竭，无力再战，战事于是渐渐缓和。午夜时分，本尼希森急缺弹药，他察觉奈伊已到，遂下令撤退，把战场留给了法军。

“若两军一整天都在重创对方，”拿破仑评论道，“那么始终武装、不肯撤离的军队必将赢得战场。”[114]可是拿破仑在埃劳赢来的只有战场。他不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俄军后卫还是本尼希森主力，所以他的进攻杂乱无章、代价高昂，而且埃劳巷战是不必要的意外。因为8日上午缪拉错报俄军撤退，直到8点时拿破仑才召唤奈伊，那时已经非常迟了。冒着暴风雪进攻的奥热罗军损失太惨重，他康复期间，拿破仑便解散了这个军，把它的各部队划归其他元帅名下。因为此事，奥热罗从没真正原谅拿破仑。缪拉的骑兵冲锋壮观且有效，但这是绝望的补救措施，理由很明显——拿破仑自己的卫队都上场了。为了掩饰拿破仑的兵力劣势，近卫步兵直面敌军炮火，损失惨重。[115]

这的确是可怕的两天。鲁斯塔姆暴露在俄军面前，差点死了。他回忆道，埃劳“没多少俘虏，但有很多尸体。伤员被雪覆盖，你只能看见他们的头”。[116]拿破仑照例试图最小化损失，声称仅有1900人死亡、5700人负伤，但更可靠的出处称，共有23名将军、924名军官以及约21000名士兵死伤。战后第12天，莱斯托克掩埋了约10000具尸体，其中法军占了一半以上。[117]类似地，俄军有18000人死伤、3000人被俘，还有24门大炮被缴。普军损失了约800人。本尼希森仅损失不到总数1%的大炮，可见他的撤退有序，但他对沙皇说仅折损6000人，这证明不止拿破仑一人“像公报一样撒谎”。拿破仑对迪罗克承认道：“双方损失都很大，但我离基地更远，所以我的更严重。”[118]

随着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逐渐进行，战场折损率呈指数增长：在弗勒吕斯（Fleurus），总参战人员的折损率为6%；在奥斯特利茨，折损率达15%；在埃劳，折损率达26%；在博罗季诺，损失率达31%；在滑铁卢，折损率达45%。之所以会这样，原因之一是招募的兵员越来越多，于是战斗时间经常延长（阿尔科莱会战后，埃劳会战是拿破仑的第一次两日战斗；1809年的埃克米尔会战、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瓦格拉姆会战和1813年的德雷斯顿之战也持续两日；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持续三日），然而主要原因则是战场上的加农炮数量大大增加了。在奥斯特利茨，每1000人有2门加农炮，但这一比例在埃劳跃升至4门、在博罗季诺达到4.5门。所以说，埃劳会战代表了拿破仑战争中的一种新型战斗。埃劳战事结束时，奈伊说了句话，最好地概括了这种战斗：“多残忍的屠杀！又没一点战果！”[119]

---

[1]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25

[2] Butterfield，Herbert，*The Peace Tactics of Napoleon 1806-1808* 1929，p.7

[3]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684 p.701，August 8，1806

[4] 今什切青（Szczecin）。

[5]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64

[6]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76

[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263

[8]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318 p.1028，October 23，1806

[9]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915 p.1303，December 31，1806

[10]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Ⅱ pp.287-8

[11]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94

[12]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07，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97，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267

[13]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p.107-8

[14]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Ⅱ p.317

[15] 珀涅罗珀是尤利西斯的妻子。——译者注

[16]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355 p.1037，October 25，1806

[17]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97

[18]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97

[19]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482 p.1106，November 6，1806

[20]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101

[21] Coignet，Jean-Roch，*Captain Coignet* 2007，p.133

[22] 拿破仑三世的皇后。——译者注

[23] ed. Sage，Robert，*The Private Diaries of Stendhal*（New York）1954，p.253

[24]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p.57

[25] 今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

[26]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08

[27] 中文惯称波兰立陶宛联邦，但该国国体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联邦制，带有邦联色彩。——译者注

[28]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426 p.1076，November 3，1806

[29] 今波兹南（Poznań）。——译者注

[30]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413 p.1070，November 2，1806

[31] 俄国50万人口中有一半是农奴，若沙皇从农奴中征5%的人服兵役，他的军队就永远不缺人。Summerville，*Napoleon’s Polish Gamble*，p.19.俄军普通士兵——农民——要服役二十五年，中途不得离队。这些人多是文盲，常常吃得差、住得差、得不到妥善照顾，而且几乎没有军饷，但他们仍是非常优秀的士兵。Lieven，*Russia Against Napoleon passim.*

[32]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10

[33]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49

[34]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230，Melvin，Frank Edgar，*Napoleon’s Navigation System*（New York）1919，p.5 n.6

[35] 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p.250

[36]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743 p.1222，December 3，1806

[3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11010，11064，11093，11217 and 11271

[38] Melvin，Frank Edgar，*Napoleon’s Navigation System*（New York）1919，p.14

[39] Mollien，Comte，*Mémoires d’un ministre du trésor public* 3 vols.1898，Ⅱ p.444

[40] *Edinburgh Review* No.23 April，1808 p.228

[41] *TLS* 15/2/1923 p.99，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329 n.1

[42] *TLS* 15/2/1923 p.99

[43] Melvin，Frank Edgar，*Napoleon’s Navigation System*（New York）1919，p.11 n.13

[44] 今格但斯克（Gdańsk）。

[45]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p.158-61

[46]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6785 p.1310，November 13，1807

[47] eds. 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p.7

[48] 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pp.402-4，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113

[49] 大陆体系的确有一个小成功：皇家海军拿不到最爱用的北德意志木材，被迫去非洲弄来更轻的木料，去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获取柚木。海军部不喜欢这些木材，因为其纤维含量不够高，战斗时会碎裂，结果造成更大伤亡。Albion，*Forests and Sea Power passim*，*TLS* 9/6/27，p.399.

[50] 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p.403

[51] Gates，David，‘The Wars of 1812：A French Perspective’*Mars & Clio* no.34 Summer 2012，p.46，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p.404

[52] Lentz，Thierry，*Napoléon et la conquête de l’Europe 1804-1810* 2002，p.265

[53]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7

[54]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7215 p.165，February 18，1808

[5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45

[56] 《启示录》里的巴比伦大婊子。——译者注

[57] Gray，Denis，*Spencer Perceval* 1963，pp.45-6

[58] *Conservative History Journal* Ⅱ，Issue 1，Autumn 2012 p.40

[59]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36

[60]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24

[61]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38

[62]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719 p.1213，December 2，1806

[63]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719 p.1213，December 2，1806

[64]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19

[65]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20

[66]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Ⅲ p.23

[67]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Ⅲ p.23

[68]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739 p.1220，December 3，1806

[69]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奥斯特曼-托尔斯泰（Alexander Ivanovich Ostermann-Tolstoy）伯爵是《战争与和平》作者的亲戚。

[70]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47

[71]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28

[72] Esdaile，Charles，'Recent Writing on Napoleon and His Wars'*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73 issue 1 January 2009，p.211

[73]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136

[74]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57

[75]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p.56-7

[76] Percy，Pierre-François，*Journal des campagnes du Baron Percy* 1986，p.137

[77]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21

[78] Howard，Martin，*Napoleon's Doctors 2.006*，p.69

[79] Howard，Martin，*Napoleon's Doctors 2.006*，pp.68-71

[80]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161

[81] Cate，Curtis，*The War of the Two Emperors*（New York）1985，p.170

[82] Howard，Martin，*Napoleon's Doctors 2.006*，pp.70-71

[83] Howard，Martin，*Napoleon's Doctors 2.006*，p.251

[84] Muir，Rory，*Tac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Battl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98，p.9

[85] Sutherland，Christine，*Marie Walewska* 1979，p.61

[86] ed. Stryjenski，Casimir，*Mémoires de la Comtesse Potocka* 1897，p.125

[87]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3938 p.27，January 3，1807

[88] 1807年头三个月，拿破仑写了1715封信，那年他总共写了3000多封，比1806年写的都多。一半信件寄给军事人员，其中写给巴黎总督克拉克和海军部长德克雷的最多。另一半涉及外交（他给塔列朗写了200多封）、行政、家事与私事。鞋子和军靴的事占了63封信，有时引发了混乱。“我要面包，却给我送鞋来，”2月，拿破仑冲迪罗克抱怨道，“我要十九桶鞋干什么？跟着军队到处跑？疯了吧。”CG7 no.14341，p.207.

[89]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3988 p.52，January 8，1807

[90]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29

[91]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001 p.58，January 10，1807

[92] 今奥尔什丁（Olsztyn）。——译者注

[93] 今埃尔布隆格（Elbląg）。——译者注

[94] Arnold，James R. and Reinertsen，Ralph R.，*Crisis in the Snows* 2007，p.1295

[9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211 p.152，January 29，1807

[96] 原文如此，但十六章提到拿破仑也称呼奥斯曼苏丹为“你”。——译者注

[97]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s.14134，14139，p.116，between January 17 and 24，1807，p.119，January 21 or 22，1807

[98] 据我们所知，二十年来，拿破仑找了21个情妇（也许是22个）。1804年12月至1813年8月，他一共给了她们48万法郎，这可是笔巨款。大量款项在他秘藏的情妇账簿上仅记作“给陛下”。

[99]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p.57

[100]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6323 p.1100，September 7，1807

[101]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63

[102] 然而追击并非一直紧迫。战役期间的某个晚上，拿破仑得空和贝尔蒂埃、迪罗克等人玩牌。他赢了钱，分给马穆鲁克护卫鲁斯塔姆500法郎。Cottin ed.，*Souvenirs de Roustam*，pp.140-41.

[10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270 p.174，February 5，1807

[104] Blond，Georges，*La Grande Armée* 2005，p.121

[105]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241

[106] 今巴格拉季奥诺夫斯克（Bagrationovsk）。

[107] 俄军未缴获鹰旗，所以有人推测它可能丢在了湖底。此后拿破仑只给第1营鹰旗，并且完全禁止轻骑兵携鹰旗上阵。CG6 no.13006，p.879.

[108]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10

[109]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84

[110] ed. Fleischmann，Théo，*L'Épopée Impériale* 1964，p.123

[111]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79

[112] Muir，Rory，*Tac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Battl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98，p.147

[113] 实际上仅有克莱因·格鲁希的两个龙骑兵师，多特普尔的胸甲骑兵师和近卫骑兵参战，合计约7000人。——译者注

[114]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87

[115] Uffindell，Andrew，*Napoleon's Immortals* 2007，p.245

[116]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138

[117]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242

[118]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280 pp.177-8，February 9，1807

[11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294

第十九章 蒂尔西特

胜利吸引不了丧子之父。心灵开口时，就连荣誉也无幻象。

——拿破仑论埃劳会战

除了打仗，我也能做别的事，但责任最要紧。

——1807年3月，拿破仑致约瑟芬

“我亲爱的，昨天我们大战一场，”会战日晚上（2月10日凌晨3点），拿破仑从埃劳致信约瑟芬，“我是决胜者，但是折损了很多人。敌军的损失更严重，但我并未因此宽心。”[1]当晚，他又给她写信，“为免你感到不安”，他声称法军有1600人死亡、3000～4000人受伤，并俘虏敌军12000人。约瑟芬的前掌马官、皇帝的副官克洛德·科尔比诺（Claude Corbineau）将军也战死了。“我非常喜欢这名军官，他有很多优点，”拿破仑写道，“我哀痛他的逝世。”

耶拿战役之后，大军团曾乘胜追击，但这回它损耗太多，无力再追。埃劳会战后，苏尔特的副官阿尔弗雷德·德·圣沙曼（Alfred de Saint-Chamans）上校回忆道：“皇帝走过士兵面前，他们高呼‘皇帝万岁！’但我听见其中很多人喊‘和平万岁！’还有人喊‘和平与法兰西万岁！’甚至有人喊‘面包与和平！’”[2]圣沙曼头一次见到大军士气“有点动摇”，他认为原因是“埃劳的屠杀”。战后次日，拿破仑的公报称丢了一面鹰旗，“等这个营从敌军处缴获军旗后，皇帝会再赐他们一面”。[3]他没有指明部队的名称，因为法军实际上丢了五面鹰旗。[4]

2月14日，拿破仑仍在埃劳，他致信约瑟芬：“这一带到处是死伤者。这不是战争最光鲜的一面。人会遭遇磨难，这么多牺牲者的景象也令灵魂崩溃。”[5]不久之后，他开始担心军官们寄往巴黎的信太详写损

失了。他致信富歇，称“他们所知军队内情就和杜伊勒里宫花园的行人所知内阁内情一样多”，并无情地补充道：“一场大会战中死掉2000人算什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战争中，每一场战斗的死者都要多得多。”此言错得离谱。诚然，布林德海姆会战、马尔普拉凯会战、丰特努瓦会战和罗斯巴赫会战的死者更多，但绝不能说西班牙王朝继承战争、奥地利王朝继承战争、七年战争的每场战斗都如他所言。埃劳会战中，法军有近6000人死亡、约15000人受伤，而拿破仑照例掩饰死亡人数。[6]

埃劳会战后双方有两次大交锋。2月16日，两军在奥斯特罗文卡对战。2月下旬，贝纳多特与莱斯托克交手。然而除此之外无甚战事，法军和俄军分别进入帕萨格河畔与阿勒河畔的冬营，等待5月中旬战季再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拿破仑可以休息了。1807年3月，战时皇家军务总监皮埃尔·达吕的往来书信中有几十封涉及军队缺乏的物资：现金、马匹、烤炉、牛羊肉、制服、衬衫面料、帽子、床单、面粉、饼干，特别是鞋子和白兰地。[7]达吕尽了全力，比如说3月26日，他向拿破仑夸口道，军队有231293双鞋子。然而，士兵依然在受罪。12月，达吕在8个德意志城市征收5000匹马，其中3647匹于当月月底送出。[8]至于法军在何时何地征集了多少黑麦、小麦、干草、肉、稻草、燕麦和面包，拿破仑总能收到列有上述信息的简洁清单。类似地，也有人向他通报他在德意志和波兰的105座医院里有多少人。（举个例子，7月1日，住院人员包括30863名法国人、747名法国盟国人、260名普鲁士人和2590名俄国人。[9]）在极其严酷的战役结束后，法军需要时间来休整复原。

那不勒斯军团正同卡拉布里亚起义者战斗，约瑟夫试图把他们的艰辛和大军团的相提并论，但拿破仑完全不乐意：

> 参谋官、上校和军官两个月没脱衣服，其中有人四个月没脱了（我自己十五天没脱靴）。我们置身在雪与泥中，没有面包、葡萄酒、白兰地、土豆和肉。在长途来回

> 行军中，我们拼刺刀时经常冒着枪弹与炮火，而且我们得疏散伤员，用敞开的雪橇拉着他们走过50里格（130英里），这些艰苦没有丝毫宽慰。那不勒斯军团在美丽的那不勒斯乡间作战，那儿有葡萄酒、面包、土壤、衣服、床具、社交生活乃至女人，所以拿我们同他们相比有失品位。我们已经消灭普鲁士君权，正同剩余普军、俄军、哥萨克、（伏尔加）卡尔梅克人（Kalmyks）以及曾侵略俄罗斯帝国的北方民族战斗。[10]

因为俄国与普鲁士仍在同法国交战，拿破仑也利用这段时间补充兵员：他组建一支10000人的拜恩师，征募6000名波兰人；他从法国、意大利与荷兰调来援军，提前一年征召1808年度新兵。埃劳冲击了他的不败神话，如果他想让奥地利保持中立，就得抹去这个污点。这一需要在2月下旬尤为明显：法国提出的媾和条件已经比迪罗克呈给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卢凯西尼侯爵的宽松很多，但弗里德里希·威廉仍然不肯讲和。

若拿破仑想在春季发动进攻战役，他就得拿下防卫森严的富庶港口但泽，否则俄军可在皇家海军的帮助下袭击他的后方。1807年1月20日，25名普军士兵乔装成农民，在斯德丁绑架了维克托。此后勒菲弗元帅领到攻打但泽的任务，他时年52岁，头发斑白。5月24日，勒菲弗攻克但泽，稳固了法军左翼，拿破仑便送他一盒巧克力。元帅不以为意，直到打开盒子——他发现里面塞了30万法郎的钞票。一年后，骄傲的共和党人、雾月十八日拿破仑的代表勒菲弗加封但泽公爵。

拿破仑一边重建军队、筹备战役，一边继续管理帝国小事。得知但泽陷落（因为此事，克拉克奉命在巴黎安排礼炮齐射和《感恩赞》演唱）之日，皇帝命令荣誉军团总监拉塞佩德“致信第13战列步兵团下士贝尔诺达（Bernaudat），叮嘱他将饮酒量控制在有益的范围内。他凭借勇气受赏勋章，不能仅仅因为他喜欢喝点酒就收回奖励。叫他别陷入可能有损他佩戴的勋章的境地”。[11]1807年4月大概是整个拿破仑统治时期中最安静的月份，但他依然写了443封信。他住在芬肯施泰因城堡（Finkenstein Castle），那儿有很多火炉。（“我经常夜里起来，所以我喜欢看见明火。”）歌手奥布里（Aubry）小姐在巴黎歌剧院（Paris Opéra）[12]演出时坠下机械云，摔断了手臂。舞台总管布特龙

（Boutron）与其代理人格罗迈尔（Gromaire）争论谁是事故责任人。在1000多英里外的芬肯施泰因，拿破仑站在格罗迈尔这边，他致信富歇："我总是支持弱者。"[13]

4月26日，俄普签订《巴滕施泰因条约》，双方确认依然进行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邀请英国、瑞典、奥地利与丹麦加入。前两个国家积极响应：6月，英国加入反法同盟，它用出资的方式出力，同时继续靠海军钳制法国的海外贸易；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在奥斯特利茨结束后，瑞典没有与法国媾和，这时它也派来一小股军队。拿破仑从未原谅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Gustav IV），说此人"是个疯子，比起斯堪的纳维亚的勇士国度，他更应该去小屋（Les Petites Maisons，巴黎疯人院）称王"。[14]

5月下旬，拿破仑完成了筹备工作：但泽已然拿下；病号离开了前线；补给足以维持八个月。他的野战军包括123000名步兵、30000名骑兵、5000名炮兵。拿破仑决定在6月10日大举进攻，但就像1月时一样，本尼希森抢先动手。6月5日，他在古特施塔特（Guttstadt）攻击奈伊。次日，拿破仑离开芬肯施泰因，天气极热，他便坐进敞篷马车，打趣道："我非常高兴敌军不愿让我们去找他们。"[15]皇帝照样渴望来一场可能终结战役的决定性会战，当天他调动了所有的军。达武已命令阿伦施泰因的两个师上前威胁俄军左翼。他故意让一个信使被捕，此人身上的假消息称，达武的40000人已准备好进攻俄军后方，其实他的军总共只有28891人。次日，本尼希森下令撤退。与此同时，苏尔特军的大量士兵渡过帕萨格河，逼退俄军右翼。

6月8日，拿破仑盘问来自本尼希森后卫的战俘，得知他正进军古特施塔特。看来本尼希森可能在那儿开战，但他没有那样做，反而退回防卫森严的海尔斯贝格营地。拿破仑率军前进，缪拉、奈伊打头，拉纳、帝国近卫军跟随其后。后面的莫尔捷距他们有一日行军里程。达武在

右，苏尔特在左。军体系运转良好。巴格拉季翁掩护本尼希森撤退，他的军队冒着酷热走过尘土飞扬的长路，摧毁身后的桥梁和村庄。拿破仑认为本尼希森或许正前往柯尼希斯贝格，6月9日，他下令进攻。他以为对手只是敌军后卫，但他遇上的其实是整支俄军，对方有53000人与150门大炮。

海尔斯贝格镇位于阿勒河左岸谷地，系俄军的设防作战基地。数座桥梁通往右岸郊区。俄军建好了四个大多面堡掩护渡口，多面堡之间散布着箭头堡（flêches，箭头形土木工事），从6月10日清晨开始，他们便在那些工事中拼杀。缪拉和苏尔特指挥战斗，折损甚多人马，丢了3面鹰旗。下午3点时分，拿破仑赶到，冲他俩的作战方式大发脾气。战斗旋涡一度极其逼近皇帝，乌迪诺请他离开，称若他不走，自己的掷弹兵会带他走。“晚上10点，皇帝经过我们中间，”青年副官艾马-奥利维耶·德·戈纳维尔（Aymar-Olivier de Gonneville）中尉回忆道，“他似乎没注意到欢呼致敬，看上去忧郁消沉。我们后来得知，先前猛攻俄军不是出于他的意思，他尤其不想动用骑兵。（缪拉）为此挨批，颇为尴尬地跟着皇帝。”[16]晚上11点战斗才结束，战后双方随营人员抢劫死伤者，此景令人作呕。法军有10000多人受伤，俄军伤员多达6000人，黎明降临在这片万分凄凉的战场上。日上三竿时，两军都离开了尸臭弥漫之地。

拿破仑在海尔斯贝格缴获大量库存和补给，但他盯上了柯尼希斯贝格，那里的给养远比海尔斯贝格的丰富。如果俄军想去柯尼希斯贝格，他们就得返回阿勒河对岸。拿破仑知道小集镇弗里德兰有座桥，遂派拉纳侦察该地。与此同时，他把其余军队分为两半：缪拉领自己的骑兵、苏尔特军、达武军（共60000人）攻打柯尼希斯贝格；他自己领80000人返回埃劳。

中型城镇弗里德兰掩映在马蹄形河湾中。6月13日，拉纳的前卫报

称大股俄军在弗里德兰集结。他按照军的宗旨开战，设法守了整整九个小时，直到援军赶来。下午3点30分，俄军前卫的3000名骑兵渡过阿勒河，赶走了弗里德兰镇的法军。埃劳在弗里德兰以西15英里处，本尼希森似乎以为，次日他可以渡过阿勒河，消灭拉纳，然后趁埃劳的拿破仑赶来前返回对岸。低估拿破仑的速度永远是不明智的，何况夏日将其行军地带的地面晒得坚硬。

阿勒河在弗里德兰拐弯，环绕小镇南面和东面，镇东则是米尔施特里姆湖（Lake Millstream）。阿勒河又深又急，岸高30多英尺。小镇前方的平原宽广肥沃，将近2英里宽，遍布齐腰高的小麦和燕麦。平原紧挨一片密林——索尔特拉克树林（Sortlack Wood）。米尔施特里姆湖亦有陡峭岸壁，并把平原分为两半。除了小镇的石桥，本尼希森在河上增修三座浮舟桥。俄军统帅携部下和他的英籍联络官约翰·希利-哈钦森（John Hely-Hutchinson）上校登上弗里德兰教堂钟楼，此乃明智之举，因为在那儿可以非常清楚地纵览战场全景，但他们没察觉俄军左翼与其后方的三座浮舟桥相距太远，也没发现弗里德兰的危险性：小镇位于同牛轭湖相差无几的米尔施特里姆湖湖湾，一旦桥梁被毁，或被人群堵塞，它就会变成巨大的死亡陷阱。

6月14日（周日）——马伦戈会战纪念日——凌晨2点至3点间，乌迪诺到达波斯滕恩村（Posthenen）前方的平原。军人中的军人乌迪诺冲

动强悍，深受部下爱戴。终其军事生涯，他挺过了34次负伤，1805年的战事中，他丢了好几颗牙齿，还几乎失去一部分耳朵。[17]乌迪诺的父母生育了9名子女，但另外8个都夭折了。乌迪诺自己有10个孩子，他是个业余画家，爱收集陶制烟斗。这次战役期间，晚上他和达武用手枪射烛火。此刻乌迪诺派兵进入索尔特拉克树林，前线也出现了密集的散兵火力和加农炮炮击。萨克森轻骑兵已同拉纳会合，等出色的骑兵指挥官、贵族子弟埃马纽埃尔·德·格鲁希（Emmanuel de Grouchy）将军率一个龙骑兵师赶到后，他便有足够兵力在拿破仑到来之前阻击约46000名俄军士兵。

俄军可在海因里希斯多夫（Heinrichsdorf）威胁法军后方。本尼希森派大队人马渡过阿勒河，进入弗里德兰，命令他们面向海因里希斯多夫展开。南苏蒂的胸甲骑兵奉拉纳的指令前往海因里希斯多夫，逐退俄军先头部队。波斯滕恩的格鲁希随后迅速上前，他从侧面冲锋，攻入俄军大炮之间，砍杀无人掩护的炮兵。此时法军骑兵阵型混乱了，俄军反冲回去，但上午7点时格鲁希已稳住海因里希斯多夫东边的法军阵线。

接下来的战斗乱作一团，狡猾敏锐的加斯科涅人（Gascon）拉纳元帅得心应手地指挥战事，他要阻拦已经过河的六个俄军师，但手头仍然只有9000名步兵和8000名骑兵。于是乎，拉纳在挺拔的庄稼间排出特别密集的散兵线，借其掩护，他不断派小股步兵和骑兵上上下下、进出树林，从而夸大自己的兵力。幸运的是，正当本尼希森列队进攻时，莫尔捷军到达战场。他冲进海因里希斯多夫，正好打退俄军步兵。迪帕在村里留下乌迪诺的三个掷弹兵营，然后在村子右边列阵。之后莫尔捷的波兰师也赶到了，亨利·东布罗夫斯基（Henri Dombrowski）将军的三个波兰团进入阵地，支援波斯滕恩的炮兵。索尔特拉克树林爆发了可怕的战斗，乌迪诺师牺牲自己，成功阻挡俄军步兵。上午10点，让-安托万·韦迪耶（Jean-Antoine Verdier）将军的师已同拉纳会合，他的总兵力遂达到40000人。

拿破仑尽快驰往弗里德兰。本尼希森意识到，战场外的拿破仑正投入越来越多的兵力对付他，遂更改了自己的预期战果。现在他仅仅希望守住战线，等天黑后再次成功撤退。然而在那个纬度，仲夏夜晚来得非常迟，而且中午时分拿破仑就已到达战场。他骑着阿拉伯骏马从埃劳赶来，旁边跟着拼命追赶的警卫。乌迪诺的制服被子弹打穿了，他骑着一匹受伤的马来到皇帝面前，恳求道："给我援兵，我就把俄军扔下河！"拿破仑在波斯滕恩后方的小山上观望，立刻察觉本尼希森犯了严重的战术错误：米尔施特里姆湖分割平原，俄军左翼易被推往河边。

拿破仑确信本尼希森即便发现损害也无法弥补它，于是他一边和乌迪诺等待增援，一边允许两军暂歇。双方将士都高兴能有机会去找遮阴处和水。这个仲夏日万里无云，热浪令人窒息，阴凉处的气温也有30℃，士兵们又花了几小时不断咬开子弹袋（子弹内含硝石）[18]，更是渴得发狂。拿破仑坐在简陋的木椅上，在俄军炮兵射程内吃午饭——黑面包。侍者求他退后，他则说："和我的午餐比，他们的晚饭会吃得更不痛快。"[19]有些人担心现在进攻已然迟了，建议将攻势推迟到次日，拿破仑回答："敌人不会让我们两次逮到这种错误。"[20]军人兼外交官雅克·德·诺万（Jacques de Norvins）称，他看见拿破仑走上走下、用马鞭抽打长长的野草，还对贝尔蒂埃说："马伦戈日！胜利日！"[21]拿破仑一直擅长抓住机会宣传纪念日，而且他也很迷信。

下午2点，拿破仑下令5点时恢复战斗：奈伊向索尔特拉克进攻；拉纳继续守中路，乌迪诺的掷弹兵倾向左边，将敌人对奈伊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莫尔捷拿下海因里希斯多夫后驻守该地，维克托[22]和帝国近卫军则在中后方留作预备。希利·哈钦森记载道，本尼希森与其部下在教堂钟楼上眺望，只见"地平线如同系上一条钢制厚腰带，闪闪发光"。[23]本尼希森命令俄军撤退，但是太迟了。面对正在赶来的敌军，试图撤离太危险，于是他立刻取消撤军。

下午5点，20门大炮齐射三轮，宣告大军团开始进攻。奈伊的1万名步兵拥入索尔特拉克树林，6点时已扫清林子。他的纵队随后向俄军左翼进军。让-加布里埃尔·马尔尚（Jean-Gabriel Marchand）师冲入索尔特拉克村，把很多守军赶下了河。马尔尚接着沿河西行，封锁弗里德兰半岛，俄军被关在里面，很容易被法军炮兵击中。拿破仑命令维克托军顺着埃劳公路上行，从西南方前往弗里德兰。

奈伊军筋疲力尽，开始后退。塞纳蒙遂把他的30门大炮平分为两组，其火力配置为加农炮每门300发弹药、榴弹炮每门200发弹药。他用喇叭吹奏“向前进攻”的号令，炮兵队迅速跑上前，卸下大炮后开火。大炮的射程先是600码，再是300码，然后是150码，最后炮兵仅在60码内发射霰弹。俄军伊斯梅洛夫斯基近卫团（Ismailovsky Guards）和帕弗洛夫斯基掷弹兵团（Pavlovsky Grenadiers）奋力攻击炮群，但二十五分钟内，约4000人死在炮火之中。两发霰弹消灭了一整队冲锋的骑兵。俄军左翼一败涂地，又被阿勒河困住。塞纳蒙折损了一半炮兵，但他的行动成了军事教科书里著名的“炮兵冲锋”。奈伊军重整队伍，由第59战列步兵团开路，从西边杀过弗里德兰街道。晚上8点时，他们拿下城镇。俄军被逼得退到桥边，桥梁起火，很多士兵在试图渡过阿勒河时淹死了。

这时，拉纳和莫尔捷的师倾泻在平原上，弗里德兰右边的俄军部队纯粹是被他们推下了河。很多俄军士兵用刺刀战至最后一刻，尽管依然有二十二个骑兵中队沿阿勒河左岸逃走了。弗里德兰会战后，拿破仑没有像耶拿会战后那样追击俄军，人们对此提出了各种解释：天热；军队疲惫；夜幕降临；士兵在镇里抢食物。拿破仑可能也担心大举屠杀俄军会令亚历山大更不愿妥协，而那时他非常需要和平。他对康巴塞雷斯说：“他们的兵总体来说不错。”[24]拿破仑先前没承认过这点，五年后他本该好好记住自己的话。

通力合作使弗里德兰会战成为奥斯特利茨和乌尔姆会战后拿破仑最

辉煌的胜利。法军有11500人死亡、负伤和失踪；俄军彻底溃败，虽说只丢了20门大炮，但据估计他们损失约20000人，占其总兵力43%。[25]佩尔西的100名军医得连夜工作，一名将军回忆道："军队称之为野战医院的那些可怕地儿在搞截肢和解剖，草坪上满是从人身上切下来的肢体。"[26]

战后次日，莱斯托克撤离柯尼希斯贝格，拿破仑也发布了一期经典公报：

> 士兵们！6月5日，俄军袭击我们的营地，他们误解了我军不行动的原因。俄军后来察觉我们的休憩只是狮子的休整，但为时晚矣，现在他们得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我们从维斯瓦河出发，像鹰一样迅猛奔向来自涅曼河的军队。你们在奥斯特利茨庆祝加冕纪念日，今年你们当之无愧地庆祝了终结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的马伦戈会战纪念日。法军将士们，你们不负自己，也不负我。你们赢取了可确保自身持续性的和平，你们将戴着桂冠返回法兰西。现在我们的国家可以安逸下来，不受英国的恶毒影响。我给你们的奖励将证明我感激你们，深爱你们。[27]

6月19日，俄军返回涅曼河对岸，将蒂尔西特最后一座普鲁士城镇中的桥梁付之一炬，沙皇亚历山大也派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Dmitry Lobanov-Rostovsky）公爵请求停火。下午2点，拿破仑到达蒂尔西特。没有俄军相助，普军无力再战，只能完全跟随沙皇的外交步调。两日的和谈后，双方同意停火一个月。第三日晚上，拿破仑请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共进晚餐。他举杯祝福沙皇健康，提议两大帝国以涅曼河为天然疆界，此言暗示道，若达成完全友好的和平，他不会索求任何俄国领土。在此基础上，双方立刻安排拿破仑与沙皇会面。蒂尔西特附近的正式停火线涅曼河中央漂着一只木筏，其缆绳牢牢系于皮克图珀嫩（Piktupönen）两岸。近卫炮兵指挥官让-安布鲁瓦兹·巴斯东·德·拉里布瓦西埃（Jean-Ambroise Baston de Lariboisière）在筏子上支起一顶帐篷充当中立地。[28]拿破仑在第85期战局公报中写道："少有比这更有趣的场景了。"两岸确实有大群士兵围观会面。[29]拿破仑重复道，会见旨在至少保证"现存一代的和平"。战争打响八个月后，他热盼和平，也

急着返回巴黎继续监督深深影响法国人生活诸多方面的改革。

1807年6月25日（周四），两位皇帝会面。这次会见是史上最伟大的峰会之一，它本身比其古怪地点著名得多。虽说最高统治者不可能产生真实友情，但拿破仑用尽一切手段令29岁的俄国绝对主宰为己倾倒，同他建立融洽的私人关系与有效的合作关系。7月7日，俄国签署谈判达成的和约，两天后普鲁士签约。此后，欧洲实际上划分为法国与俄国的势力范围。

拿破仑先到木筏上。亚历山大身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Preobrazhensky Guards）的深绿色制服，走上筏子同拿破仑拥抱。沙皇的开场白是："我将是仅次于你的英国之敌。"[30]（另一个帝威较少的版本是："我像你一样憎恨英国人。"）多年来亚历山大乐意接受英国的黄金，他并不像这番话说的那样讨厌这些金子。然而，不管他用了什么说法，拿破仑立刻意识到法俄可能达成广泛协议，事实上，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些话改变了一切"。[31]然后，他们步入帐篷里的豪华沙龙，单独谈了两个小时。"我刚刚见了沙皇亚历山大，"拿破仑致信约瑟芬，"我对他非常满意。这位青年皇帝一表人才、贤德明智，比人们想象的聪明。"[32]

拿破仑称筏上帐篷的门造型华丽。门的顶端立着分别象征俄国和法国的鹰以及上了漆的巨大花押字"N"（代表拿破仑）与"A"（代表亚历山大），但那里没有"FW"（代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的位置。弗里德里希·威廉也去了蒂尔西特，可现场情况令他觉得自己是个非常卑微的君主。第一天压根没人请他上筏，他只好裹了件俄军厚大衣，在右岸等待筏上两人决定普鲁士的命运，而他们对他的王国并无本能感情。[33]次日，即6月26日，弗里德里希·威廉获准上筏，以便亚历山大把他介绍给拿破仑。这时他发现，普鲁士得为法俄结盟的巨大成本埋单。木筏上的第二次会议结束后，亚历山大在下午5点进入蒂尔西特

镇，100门大炮鸣炮致敬，拿破仑亲自迎接，而且他住进了镇上最好的宅邸。弗里德里希·威廉来了后，没有鸣炮、没有迎接，分给他的住处则是当地的磨坊主家。[34]拿破仑和亚历山大都认为普鲁士国王迂腐狭隘、惹人厌烦、只能谈有限话题，这无助于改善他的地位。[35]“他和我谈了半小时我的制服和纽扣，”拿破仑回忆道，“所以最后我说：‘你得去问我的裁缝。’”[36]之后的每个夜晚，三位君主早早用晚餐，然后互道晚安，接着亚历山大瞒着弗里德里希·威廉返回拿破仑的寓所，同他长谈到下半夜。

拿破仑和沙皇经常交相检阅对方的近卫军、交互发放勋章与饰物（在亚历山大的请求下，拿破仑授予一名俄军掷弹兵荣誉军团勋章），还在盛宴上互相恭维祝酒，但两人关系的缔结归功于深夜的哲学、政治和战略谈话，有时他们一口气谈上四个小时。亚历山大致信妹妹时提过这些会谈。两人谈大陆体系、欧洲经济、奥斯曼帝国的未来以及如何让英国走上谈判桌。“我在蒂尔西特时常常聊天，”拿破仑回忆道，“我叫土耳其人野蛮人，说应该把他们赶出欧洲，但我没打算这样做，因为……不论君士坦丁堡落入奥地利还是俄国之手，对法国都无益。”[37]有一次他们聊到更超现实的话题——什么政体最好。专制君主亚历山大推崇君主选举制，拿破仑的皇冠好歹经全民公决确认过，但他支持独裁制。“因为谁有资格当选呢？”拿破仑问道，“一个世纪才出一个恺撒、一个亚历山大，所以选举肯定得靠运气，而继承无疑比掷骰子好。”[38]

俄国皇太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Maria Feodorovna）认为，俄军为霍亨索伦王朝流的血够多了，而沙皇的弟弟康斯坦丁也坦率地仰慕拿破仑。他们两人给亚历山大施压，要他求和。沙皇在蒂尔西特达成的交易没怎么反映他的失败程度：普鲁士几乎承担了全部代价，俄国除了伊奥尼亚群岛（包括克基拉岛，拿破仑称它为“亚得里亚海的钥匙”）外未失寸土。[39]拿破仑保证不强迫奥尔登堡等沙皇近亲统治的德意志国家加入莱茵邦联。亚历山大同意撤出不久前占领的土耳其领地摩尔达维亚

和瓦拉几亚（它们从来不是俄国领土），并获准自由入侵瑞典属芬兰。沙皇必须在蒂尔西特做出的大让步仅仅是答应加入大陆体系，拿破仑希望借此大大增加英国的求和压力。与此同时，亚历山大邀请拿破仑去圣彼得堡。“我知道他怕冷，”沙皇对法国大使说，“但我定要他来。我会叫人把他的住处加热到像埃及一样暖和。”[40]亚历山大还在俄国下令焚烧反拿破仑的文学作品，此后俄国人民绝不能叫他的新盟友“波拿巴”，只能用“拿破仑”。[41]

拿破仑极其宽待俄国，但他对普鲁士完全相反，严厉惩罚该国。“没有废黜普鲁士国王是我在蒂尔西特犯下的最致命错误，”他后来说，“我本该那样做。我犹豫了一会儿。我确信亚历山大不会反对，只要我自己不戴上普鲁士王冠。”[42]沙皇从普鲁士割走波兰东部的比亚韦斯托克地区，此举难以称得上盟友的行为，然而其他沉重义务都得由拿破仑履行。普鲁士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瓜分波兰，拿破仑便在这两次瓜分中新增的普鲁士省土地上创建华沙大公国。波兰人希望这是重建波兰王国的第一阶段，但华沙大公国没有对外的外交代表权，其大公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萨克森国王）是德意志人，其议会也没多少实权。易北河以西的普鲁士领土组成新王国威斯特伐利亚，科特布斯（Cottbus）划归萨克森。拿破仑索要巨额战争赔款1.2亿法郎，为了付钱，弗里德里希·威廉只好变卖土地，并把整体税负占国民财富的比例从10%提至30%。拿破仑还强迫普鲁士加入大陆体系，禁止它在内策河（the Netze）[43]、布龙贝格运河（Bromberg Canal）[44]等水路收费。[45]约瑟夫的那不勒斯王位、路易的荷兰王位、拿破仑的莱茵邦联保护人身份将获承认，法军继续在维斯瓦河、易北河与奥德河上的要塞驻军。普鲁士的人口缩至450万（为战前人口的一半），其领土减少三分之一，其军队只能留下42000人。在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几乎所有领土上，普鲁士国王的一切“实际或最终权利将被彻底抹去”。萨克森国王甚至有权借道普鲁士向华沙大公国派兵。拿破仑如此羞辱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侄孙，普鲁士必然永怀怨愤，但他估计自己与俄国的新友谊可以压制奥地

利和普鲁士，阻止它们报复《普雷斯堡条约》与《蒂尔西特条约》。

英国一直算得上拿破仑的敌人，但随着权力开始接近巅峰，现在他的战略旨在确保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这三个大陆国家绝不会同时对付他。所以，他既要让它们互相敌对，又得尽量让它们敌视英国。他利用普鲁士对汉诺威的渴望、弗里德兰会战后俄军无力再战的局面、与奥地利的联姻、俄奥对奥斯曼帝国看法的分歧以及三国都害怕的波兰复国运动，以防四国一同与己开战。[46]《亚眠条约》废止后的十年间，虽说法国成了四国最害怕的欧洲霸主，但拿破仑避免了同时与它们为敌，这证明了他的政治才干。欧洲实际上划分为法国与俄国的势力范围，此乃这一战略的决定性时刻。

某晚，晚年拿破仑在流放地圣赫勒拿岛谈论自己一生中最幸福之时，随员们提出了不同答案。“是的，就任第一执政时、结婚时、罗马王（他后来添的儿子）出生时，我都高兴，”他同意他们的看法，“但那时我并不完全相信自己地位稳固。也许我在蒂尔西特时最幸福。我刚刚克服埃劳会战等诸多动荡与焦躁，正决胜沙场、指点律令，皇帝与国王们向我献殷勤。”[47]选择这个时刻是明智的。

离法普签订条约仅剩三天时，普鲁士王后路易莎在7月6日到达蒂尔西特。她会见拿破仑，同他谈了两小时，恳求他归还易北河西岸的马格德堡。普鲁士王后乃倾城绝色，以至于1795年约翰·戈特弗里德·沙多（Johann Gottfried Schadow）为路易莎与其妹妹弗里德里克（Friederike）所创作的雕像被裁定为太过撩人，不可公开展出。[48]（拿破仑仅仅评论道：“身为35岁人士，她的容貌达到了人们能想到的最佳水平。”[49]）他致信贝尔蒂埃时提起这次会面，说“美丽的普鲁士王后的确哭了”，并补充道，“她认为我来这儿就为了看她的漂亮眼睛”。[50]拿破仑曾研究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战役，非常清楚马格德堡乃战略要地，他不会被王后的泪眼征服，让出重要的军事要塞，他绝不可能

如此轻率。[51]他后来把路易莎求取马格德堡一事比作高乃依剧作《熙德》（*Le Cid*）中希梅纳索求罗德里格伯爵头颅的“悲剧风格”场景：“‘陛下！公正！公正！马格德堡！’最后为了让她停下，我求她坐下。我清楚这个办法最能缩短悲剧情节，因为一旦坐下，后面就变成喜剧了。”[52]他声称某日晚宴上，路易莎从头到尾只说马格德堡的事，弗里德里希·威廉和亚历山大离开后，她继续力争。拿破仑说要送她一朵玫瑰。“我收下了，”她说，“但我一并收下马格德堡！”“啊，夫人，”他回答道，“是我给你玫瑰，不是你给我。”[53]

马格德堡没有复归普鲁士，而是划归威斯特伐利亚。这个新王国由不伦瑞克、黑森-卡塞尔、易北河西岸的普鲁士领土组成，后来又兼并了部分汉诺威领地，占地1100平方英里。这个新政治实体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拿破仑却让一个22岁的男孩当它的国王，而他之前的成就不过是擅自在美国休假、没头没脑地缔结了一桩在法律上仅算半作废的婚姻、在近期战役中非常称职地指挥拜恩与符腾堡军队（但仅仅是称职）。[54]热罗姆资历不够，当不来国王，可拿破仑依然觉得家人最可靠，尽管反面证据已然显著：吕西安流亡；热罗姆结婚；那不勒斯的约瑟夫无能；波利娜大肆通奸；荷兰的路易对英国的走私行为视而不见。

拿破仑希望威斯特伐利亚为其他德意志国家树立榜样，鼓励它们加入莱茵邦联，或者至少脱离普奥轨道。11月15日，他致信热罗姆：“你的人民要享受德意志人不知道的自由、平等与幸福，这至关重要。”他随信附上新王国宪法，预言道，一旦人们“尝到开明自由政府的好处”，就再没人想恢复普鲁士的统治了。拿破仑命令热罗姆“忠实遵循宪法……《拿破仑法典》的优势、公开审判与新设立的陪审团将决定你的统治……比起最伟大的战绩……我更看重它们的影响”。然后他开始称赞精英政权的益处：“德意志人民急切盼着非贵族出身的人才享有平等就业权之时，盼着农奴制等主权和人民之间的一切隔阂消亡之时。”考虑到收信人是谁，此言可谓讽刺。拿破仑没打算公开这封信，但它表露

了他的最佳理念。“德意志人民和法兰西人民、意大利人民、西班牙人民一样，要求获得平等与自由的价值。”他写道，“我已经变得相信特权阶级施加的负担违背了普遍民意。当一个行宪政的国王。”[55]

拿破仑经常批评约瑟夫、路易和欧仁，热罗姆亦常常挨训。有一次，拿破仑甚至指责他太幽默：“你的信太风趣。战时不需要俏皮话。你的文字必须准确，并显得坚毅简洁。”[56]兄弟们都不是合格君主，拿破仑无休止地对他们吹毛求疵，但这样做帮不上忙。“他具备成才的素质，”拿破仑对约瑟夫说起热罗姆，“但他听到这话会吃一惊，因为我给他的信全是训斥之辞……我故意把他放在孤立的领导位置上。”[57]拿破仑知道自己对家人的要求有多严，可他的法子屡屡失败。

“你读到这封信时，”7月7日，拿破仑致信约瑟芬，“我已同俄普媾和，热罗姆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冠已得到承认，他的国家有300万人。这消息我只跟你说了。”[58]拿破仑经常把寄给约瑟芬等人的信当作精妙的宣传工具，最后一句话表明他做到了何等地步。他还说：“我非常想见你，而命运决定何时适宜见你。也许快了。”前一天他在信中写道，“小克庞男爵有些盼望拜访”，这隐隐表示想见约瑟芬是实情。[59]玛丽将留在波兰。

拿破仑昼夜兼程坐了100小时马车，在7月27日早上7点返回圣克卢宫。特地为他建造的凯旋门前有路障，而他走得太快了，护卫们都来不及挪开障碍（他仅仅命令车夫绕行）。[60]他在国外待了306天，这次离国是他军政生涯中最久的一次。“我们看着拿破仑从波兰腹地马不停蹄地赶回，”沙普塔尔回忆道，“他回来后就召集参政院。他就像前夜睡在自己的卧室一般，依旧头脑精明、思维连贯、思辨有力。”[61]拿破仑从圣克卢宫给玛丽寄去自己的肖像和一些书，并写道：“我温柔可爱的玛丽，我离开法国近一年后回国，你如此热爱你的国家，会理解我此刻的喜悦。如果你在这儿，这份喜悦会更完满，但我的心里有你。”[62]接下

来的18个月，他再没联系她。

---

[1]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277 pp.176-7，February 9，1807

[2] Saint-Chamans，Gén.Comte Alfred de，*Mémoires du Général Comte de Saint-Chamans* 1896，p.59

[3]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144

[4] 第10轻步兵团与第18、第24、第44、第51战列步兵团丢了鹰旗。

[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312 p.191，February 14，1807

[6]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240 p.608，April 13，1807

[7] SHD GR2/C 66

[8] SHD GR2/C 66

[9] SHD GR2/C 66

[10]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448 pp.249-50，March 1，1807

[11]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743 p.837，May 27，1807

[12] 即前文提过的歌剧院，事实上，当时它的名称是帝国音乐剧院（Académie Impériale de Musique）——译者注。

[1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224，pp.600-601，April 12，1807

[14]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947 p.926，July 4，1807

[15]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118

[16] Gonneville，Aymar-Olivier de，*Recollections of Colonel de Gonneville* 2 vols.2009，I

p.50

[17] Kiley，Kevin，*Once There Were Titans*：*Napoleon's Generals and Their Battles* 2007，p.200

[18] 拿破仑战争使用的子弹一般是定装弹药，也就是说，在发射之前把定量的发射药、底火和弹头用一个纸或者金属的弹壳装起来，使之成为一颗完整的子弹。士兵在咬开纸袋再往枪管里倒火药时，嘴唇和牙齿可能会触碰到火药（含有硝石）。——译者注

[19]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133

[20]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134

[21]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134

[22] 大军团已用布吕歇尔换回了维克托。——译者注

[23] Wilson，Sir Robert，*Campaigns in Poland in the Years 1806 and 1807* 1810，p.157

[24]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874 p.898，June 19，1807

[25]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p.250-51

[26] Woloch，Isser，*The French Veteran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Restoration* 1979，p.199

[27] La Bédoyère，Charles de，*Memoirs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35，Ⅱ p.481

[28]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08

[29]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174

[30]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068 p.787，July 1，1812

[3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068 p.787，July 1，1812

[32]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868 p.895，June 16，1807

[33]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08

[34]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141

[35]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14

[36]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p.185

[37]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84

[38] 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p.11

[39] Fox，Robert，*The Culture of Science in France 1700-1900* 1992，p.305

[40] eds. Larichev，E. and Ostarkova，Ⅰ.，*Paris-St Petersburg 1800-1830*（Moscow）2003，p.18

[41] Wesling，Molly，*Napoleon in Russian Cultural Mythology*（New York）2001，p.3

[4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24

[43] 今诺泰奇河（Noteć）。——译者注

[44] 布龙贝格即今比得哥什（Bydgoszcz）。——译者注

[45]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p.239-45，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13

[46] Butterfield，Herbert，*The Peace Tactics of Napoleon 1806-1808* 1929

[4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62-3

[48]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17

[49]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91

[50]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151

[51] 那不勒斯王后玛丽亚·卡罗利娜、俄国皇太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普鲁士王后路易莎与斯塔埃尔夫人意识到拿破仑深深厌恶女性干政，她们都痛恨他。“看看这个妓女（catin）能干什么，她长得又丑！”当年4月，他如此描写斯塔埃尔夫人，“要想不生气可真难！”CG7 no.15337，p.650.

[5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2.5

[53]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25，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87

[54] Connelly，Owen，*Napoleon's Satellite Kingdoms*（New York）1965，p.15

[5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6812 p.1321，November 15，1807

[56]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499 p.730，May 2，1807

[57]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528 p.743，May 4，1807

[58]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982 p.939，July 7，1807

[59]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972 p.936，July 6，1807

[60]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157

[61]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27

[62]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6072 p.987，July 29，1807

第二十章 伊比利亚半岛

西班牙是外国干涉其内政后最无利可图的欧洲国家。

——1820年，威灵顿公爵致卡斯尔雷勋爵

那场倒霉的战争毁了我，它分散我的兵力、倍增我的负担、打击军队士气……我的灾难统统绑在那个致命的绳结上。

——拿破仑论半岛战争

拿破仑清楚有必要在法国建立新的社会等级制，并且新制度的基础应为对国家的贡献，而非偶然的出身。1807年夏，他返回巴黎，着手设立新的等级制。“在蒂尔西特时，新贵族阶级的主要头衔被设立了，”拿破仑的侍从长之子、达武麾下的炮兵军官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Anatole de Montesquiou）回忆道，“欧洲所有的内阁长期指责皇帝不在身边设爵位，他们认为这让法国看起来像在闹革命。”[1]设立荣誉军团有些倾向于创立新型精英特权体系，但它无法为整个社会体系奠定基础。1802年5月，拿破仑抱怨道，除非被“一些花岗巨岩”支撑，否则他的新秩序仍是“一盘散沙”。[2]阶级和头衔组成的等级体系顺理成章地吸引了军官拿破仑，但他也想避开旧王朝的致命缺陷，即那些由世袭和合法特权引发的问题。他照常在古代世界寻求指导。“取消贵族对亲王毫无益处，”他后来在《恺撒战史》中写道，“相反，他顺其自然，根据新原则复建旧家族，进而让一切回归原轨。”[3]

1808年3月，帝国伯爵、男爵和骑士阶层建立。拿破仑在才干基础上引入贵族（新贵族中，20%的人来自工人阶级，58%的人来自中产阶级），从而利用法国革命民众的报国志愿。[4]他并不认为重建贵族制违背了大革命精神。“法兰西人民只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战，”他告诉康巴塞雷斯，“现在，他们说我的制度是贵族制，其实它根本不是，因为

它没有特权和世袭……新贵族的世袭取决于国家是否愿意承认已故者的儿子或侄子继承其爵位。”[5]同欧洲其他地区不同，若法国贵族家族下一代的作为不满足袭爵资格，其爵位就会失效，再无其他情况。[6]因此，拿破仑的新贵族制近似不列颠的终身贵族理念，而后者直到1958年才制度化。

所谓的拿破仑治下法国民生的“再等级化”涉及重新排列整个社会体系。[7]社会顶层是高级军官、大臣、国家参政、省长、选民团主席、高级法官、较大市市长，以及一些学者、专业人员和艺术家。往下是3万多名荣誉军团成员。再往下又是约10万人：专区区长，较小市市长，国家教育、司法、行政部门官员，选民团成员，商会，省参政院，其他官员与名流。[8]这些人就是拿破仑的真正的“花岗巨岩”。法国大革命深藏自我灭亡的种子，因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概念互斥。社会可以围绕其中两个组建，但绝不会一并包含三个：严格遵守自由和平等会消除博爱；平等和博爱必定摧毁自由；想实现博爱和自由只有牺牲平等。若像雅各宾派一样以结果绝对平等为最终目标，自由和博爱就会毁灭。拿破仑创立新贵族制，摈弃了那种平等理念，转而在法国政体中郑重引入自己深信不疑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

旧王朝贵族人数在8万与40万之间随意浮动，拿破仑王朝的贵族人数显然更精确、更受限。他分封的贵族数量如下：1808年，744人；1809年，502人；1810年，1085人；1811年，428人；1812年，131人；1813年，318人；1814年，55人。1789年，每1万名法国人中有7个贵族，但1814年每1万人中只有1个。[9]拿破仑一共封了3263名贵族，其中59%的人是军官，22%的人是官吏，17%的人是名流。[10]不少医生、科学家、作家与艺术家也封爵。[11]拿破仑的131名省长中，至少有123人封爵。巴黎上诉法院享有4名伯爵、3名男爵和11名骑士。1811年，拿破仑册封了几乎所有大使，仅3人未受封。他也设立卡斯蒂廖内、奥尔施泰特、里沃利、埃克米尔这类亲王和公爵头衔，借贵族制永久铭记战绩

名称。[12]

1806年，拿破仑还设立捐赠制，它和贵族制不同，但两者经常重叠。捐赠制下，忠实臣民系受赠人，受赏从征服的战败国领土中征收的土地和财产。捐款常常相伴而来，提供这笔钱的一般是意大利、德意志，后来又加上了波兰。1815年，已有6000人被赐予这类土地，其总价值为3000万法郎。

创立帝国新贵族制时，拿破仑对国内异议日渐无情。1807年8月9日，他召开参政院特别会议，提出废除保民院，“对君主政府来说，它的名称和目标听来像国外产物”。十天后，元老院令适时关闭了保民院。[13]针对《政教协定》、荣誉军团、《民法典》各章节与称帝，少数保民官曾发言抗议、投票反对。即便建立保民院的初衷恰恰是听取异议，拿破仑却愈发用军官眼光审视立法人员的不同意见，事实上，保民院这种机构在他治下存续八年之久已不同寻常。萨瓦里的回忆录解释道，只要人们是出于忠心私下提异议，拿破仑就不介意。“他从不憎恨坦率反对他的人，他乐意让人讨论自己的看法。”[14]拿破仑喜欢和康巴塞雷斯、参政院探讨他的观点，康斯坦、多努、谢尼埃等保民官也会发起这种讨论，但他对此的态度就没那么热情了。“盯着邦雅曼·康斯坦，”拿破仑和康巴塞雷斯提起这位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时说，“要是他插手任何事，我就送他去不伦瑞克见老婆。”[15]元老院令废止保民院时，拿破仑也把进入立法机关的年龄下限一律定为40岁，而他自己当时仍然只有38岁。

拿破仑一回巴黎就能集中精力改善法国财政，近期的胜利帮了他非常大的忙。1807年9月，根据《蒂尔西特条约》部分安排，达吕详细列出22个普鲁士城市待交纳的现金和补给，其中现金共有72474570法郎7分，补给总价值达30994491法郎53分，若算上其他地区，总额立刻就超出1.53亿法郎。[16]因为这些财物与和平宣言，巴黎证券交易所（Paris

Bourse）对拿破仑政府的信心激增。1800年2月，利率为5%的政府公债交易价格为17.37法郎，1807年8月27日，它涨至93法郎，此后稳定在80～90法郎。[17]

拿破仑所谓的波兰战争开始后，这段时间他并非一直工作。1807年10月4日，据记载他给了巴拉尔（Barral）伯爵夫人3万法郎。此人是波利娜的女侍长，其夫则是恶名昭彰的通奸之徒，在威斯特伐利亚给热罗姆当管家。[18]1807年9月，拿破仑也展示控制欲天性，下令逮捕美国驻热那亚领事库恩（Kuhn）先生，理由是他身佩英国颁发的马耳他勋章。当月，拿破仑要求获知哪些波尔多贵族抵制元老院成员拉马蒂利埃（Lamartillière）的舞会及背后的原因。他甚至在一桩谋杀悬案中扮演业余侦探，指示富歇重新调查1805年5月的“某蒙彼利埃人士让-纪尧姆·帕斯卡尔（Jean-Guillaume Pascal）”投毒案，“据说这个无赖杀了自己的妻子”。拿破仑命令警方盘问帕斯卡尔的妻舅。他怀疑这对夫妻的狗可能也被下毒了，要求警察对它进行尸检。[19]

很久没打仗了，拿破仑头一回享受了将近一年的家庭生活。他在埃及时，约瑟芬借钱买下美丽的马尔迈松城堡，该地位于巴黎以西7英里处，此后他俩有时住马尔迈松，有时住杜伊勒里宫。马尔迈松逐渐变成300英亩的花园与林野，其雕塑收藏也很丰富。园内主要景观是大鸟舍、种植珍奇花木的植物温室、夏日凉亭、高塔、爱神殿以及毗邻塞纳河的葡萄园与田野。[20]约瑟芬养了一群野生动物，其中有袋鼠、鸸鹋、飞鼠、羚羊、鸵鸟与美洲驼，还有一只凤头鹦鹉，它只会反复不断地说“波拿巴”。有一只母红毛猩猩身穿白色无袖宽衬衣，约瑟芬有时会请它上桌和客人一同吃芜菁。[21]拿破仑从埃及带回羚羊，不时喂它们鼻烟。[22]“它们很喜欢烟草，”他的私人秘书回忆道，“一分钟就能吃空一个鼻烟盒，而且看起来毫无不适。”[23]拿破仑在马尔迈松的书房放了一把卡宾枪，有时他会在窗边射鸟，但约瑟芬劝他不要射她的天鹅。[24]［他想打也很可能打不中。拿破仑的男仆格雷瓜尔（Grégoire）

回忆说，他“用肩膀托枪的姿势不对，又叫人把枪上满膛，结果他总是才开一枪就手臂发黑”。[25]有一次，他连开七枪才打死受困的牡鹿。]

拿破仑的皇宫在鼎盛时有39座宫殿[26]，几乎相当于国中之国，尽管其中不少行宫他从没去过。[27]他效法路易十四，重设公开弥撒、筵席宴会、音乐盛典等太阳王的很多派头。[28]他相信这些公开展示的盛况既能激发民众的敬畏之心（“我们必须对眼睛说话”），又可刺激法国奢侈品业的发展。[29]皇宫每年预算达2500万法郎，在法国全部公共开支中排第六位。拿破仑认为其私人金库和法国国库是一回事（不过这在当时不算异常，1760年英国才开始实行王室年俸制），他的个人库藏中一共积聚了54514枚宝石。[30]

拿破仑巡视法国时，他的随行队伍达60辆马车，这么做是刻意给人留下印象。当代美国总统的汽车队可达45辆车，它也是类似的政府权力的有形象征，同拿破仑的车队是一个道理。然而，他私下保持小贵族军官的谦逊，其本性一向如此。“在御座上会客时，”沙普塔尔回忆道，“他摆出非常奢华的架势，其勋章、剑柄、帽绳、帽扣、搭扣都用漂亮的钻石制成。这些衣服令他难受，他似乎感到尴尬，一完事便立刻脱掉。”[31]拿破仑的日常穿着要么是帝国近卫掷弹兵上校的蓝色便服制服，要么是近卫猎骑兵的绿色制服。在圣赫勒拿岛上，他发现弄不到与制服色泽吻合的绿色布料，干脆把衣服翻过来穿。

拿破仑本人在非正式场合不太重视装饰，他身边的人却穿着华服盛装，很多人如他所愿发现了这种对比。事实上，德农指示画家弗朗索瓦·热拉尔“注意充分强调皇帝身边官员的华服，他们的盛装同他的简朴形象形成对照，立刻在人群中突出他”。[32]布拉兹上尉也指出，“亲王和将军的衣服上，每条缝都镶边，而皇帝戴着小帽子，穿着猎骑兵的绿色长外衣，在他们之中显得与众不同”。[33]除了荣誉军团勋章，拿破仑也戴意大利铁冠勋章，他曾被授予其他很多饰物，但从来不戴，假如戴上那

一排东西，他可能会在战斗中吸引狙击手的目光（或许纳尔逊应该好好考虑这一点）。1811年，拿破仑全部衣物的清单制成，其中仅有9件外套（供未来三年使用）、2件晨衣、24双丝绸袜子、24双鞋子、4顶帽子。清单上注明："非经陛下准许不得花费。"后来侍从夏尔·德·雷米萨（Charles de Rémusat）伯爵真的在拿破仑的衣服上花了太多钱，结果他被解雇了。[34]

拿破仑的宫廷体系完全以工作为中心。傍晚6点晚餐开始，但皇帝非常容易误点，他倒是趁工作允许时开饭，不论那是什么时候。厨房成天在烤架上放几十只鸡，这样他想吃饭时总有一只准备好了（很不符合他的节俭愿望）。人们拿什么他就吃什么，也不讲究顺序。他不是美食家，吃通心粉也会非常开心。"拿破仑喜欢最简单的菜，"一位管家回忆道，"葡萄酒他只喝香贝坦，而且经常是稀释过的。"[35]就连香贝坦也没能一直保住最佳葡萄酒的地位，奥热罗被问及意见时评价道："我知道更好的。"[36]拿破仑白兰地是个错误名称，因为他从不喝烈酒，他习惯了每日早餐前和晚餐后来一杯咖啡。据我们所知，他没有醉过。拿破仑明白自己不是美食家。"要是你想吃得好，找康巴塞雷斯。"执政府时代，他对蒂埃博将军说，"要是你想吃得差，找勒布伦。要是你想吃得快，找我。"[37]他在餐桌上一般待不到十分钟，除非是周日晚上的家庭聚餐，这时他最多会待上半小时。[38]"我们都遵守皇帝在桌旁站起来的讯号，"一名和他一同进餐的人回忆道，"他的礼仪举止草率又惊人。他会突然推开椅子，像被电击了似的起身。"[39]拿破仑曾说，虽然很多人，特别是约瑟芬对他说应该在餐桌边多待一会儿，但他认为自己在那儿花的时间"已然是权力的腐败"。[40]

他在家时就像战时一样，不问时间，只有需要时才睡觉。"若他入睡，"财政部长莫莱伯爵回忆道，"那只是因为他发现有必要睡觉，并且能靠睡眠恢复以后所需的活力。"[41]他一天要睡七小时，但一名秘书回忆道，他的睡眠是"多次打盹，晚上他也能像白天时一样想醒就醒"。[42]

拿破仑的所有宫殿中，他的卧室都靠近书房，所以无论昼夜何时，他都能穿着晨衣工作，对轮班的秘书口授指示。“以前他常常睡一小时就起来，”另一名秘书回忆道，“这时他的头脑非常清醒明晰，仿佛他差不多睡了一整晚。”[43]

拿破仑相当擅长掌控事情的轻重缓急。他总是马上处理紧急事务，将重要但不紧迫的文件放进待办文书堆，并把他认为不重要的东西统统扔到地板上。路易十八用邮票代替自己的签名，而拿破仑会在亲自签字前通读所有信件，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口述的速度太快，秘书有时可能会错记。“思维跑得最快，”拿破仑解释为何他需要秘书时道，“然后它就对信和字说再见了！我现在只能口授，这样做非常方便，就像是谈话一般。”[44]他几乎从不在书桌旁坐下，除非是给妻子和情妇写信（只有她们收到的信是他亲笔写的），或是签署文件。他有三个私人秘书：布列纳，1797～1802年在职；克洛德-弗朗索瓦·德·梅纳瓦尔，1802～1813年在职；阿加顿·费恩（Agathon Fain），1813～1815年在职。秘书坐在小书桌边记录口述，他们都发明了自己的速记法，以便跟上他的言语激流。在杜伊勒里宫书房口授时，皇帝坐在绿色塔夫绸沙发上，不远处是一面屏风，隔开他和火炉，其他宫殿的书房都复制了这一格局。若凌晨1点拿破仑和秘书还在工作，有时他们便会微服前往圣奥诺雷街，在那儿喝几杯热巧克力。[45]（某次出访后次日，皇帝冲警察局长抱怨道，宫殿大门的灯都坏了。“他想不通我是怎么发现的。”[46]）

每个秘书和大臣都对拿破仑的惊人记忆力和口述能力有一番说辞。内政部长让·沙普塔尔讲述的一则故事也许可被视作非常典型的事例：拿破仑想在枫丹白露开办军校，他让沙普塔尔坐下，口授了517封信，其间他根本不看笔记。沙普塔尔彻夜起草信件，完工后，拿破仑“对我说，写得不错，但还不全”。[47]他曾对梅纳瓦尔说，离开布列讷后，他开始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天天如此。[48]

拿破仑身边的一切事务进展极快。据莫莱回忆，1806年夏某日，皇帝离开弥撒仪式，前往圣克卢宫参加招待会，他“走得飞快，随行的外国亲王和……法国大显贵努力跟上他，累得气喘吁吁”。[49]他一分钟都不愿浪费，经常同时做好几件事。他喜欢长时间泡热水澡，几乎天天泡很久，19世纪早期欧洲很少有人这样做。不过，就像贴身男仆给他刮胡子时和某些早餐时间一样，他一边泡上一两小时，一边听人读报纸或政治文章。读到英国报纸时，拿破仑的秘书不愿翻译，因为他几乎变得自虐，坚持要听所有写到自己的文字，不论它们多么不堪入耳。[50]历史小说家让利斯（Genlis）伯爵夫人每周都为他列出新出版的小说清单，长途马车旅程中，约瑟芬就从中挑一些简短的念给他听。[51]

拿破仑让自己的班子工作得很累，但他体贴属下，他们几乎都仰慕他。贴身男仆、副官和传令兵觉得他是真英雄，愿意陪他流放的私人侍者也远超英国允许的人数，这是他帝王之才的有力证明。约瑟芬的侍女阿夫里永（Avrillon）小姐回忆道，他“极有礼貌”，“对待小错误时非常宽容”。拿破仑的侍从博塞伯爵写道：“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他那卓越的人格、文雅的举止鲜有人可以匹敌。”阿加顿·费恩认为，“拿破仑是忠实的朋友和最好的统治者”，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宠爱所有人”。[52]某位酗酒的车夫曾在马伦戈驾驶货运马车，因为这一点，即便他被解雇了，其后数年他也留在工资名录上。

“我原以为他粗鲁无礼、脾气多变，”梅纳瓦尔回忆道，“但与之相反，我发现他耐心宽厚、平易近人、绝不严苛，喧闹和调侃常令他开怀，有时他的温和也让人着迷。”[53]秘书布列纳经常批判拿破仑，因为严重贪污，1802年他被降职。拿破仑后来又给布列纳找了个工作，任命他为汉堡总督，但他再次滥用职权谋私利，接着又用多年诽谤回报善待他的上司。

拿破仑一生中的所有平常夜晚包含法国普通资产阶级家庭的很多乐

事。梅纳瓦尔回忆道：

> 他和家人一起用餐，饭后去自己的私人办公室（cabinet）查看，除非被那儿的一些工作拖住，接着他会返回客厅下棋。一般说来，他乐于用亲切的口吻交谈。他热爱讨论，但不强加自己的观点，也不会卖弄高深学问、炫耀显赫地位。如果只有女士在场，他就喜欢批评她们的着装，或是讲悲剧故事与讽刺故事——大多是鬼故事。就寝时间到了，波拿巴夫人便随他进卧室。[54]

拿破仑在周日晚上的马尔迈松小型舞会上跳舞，表扬继子女的短剧，“沉醉于这种家长生活”。[55]他狩猎成年牡鹿和野公猪，不过比起享受追逐，他的目的更偏向于锻炼身体。下棋打牌时，他不时使诈，但常常把借此赢来的钱还了回去。他只是忍不了不能赢。

1808年年初，法国已征服普鲁士，并同俄国达成重要的和解，拿破仑遂能转而思考可能强迫英国谈判的方法。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他显然不能重启侵英计划，但英国人想摧毁大陆体系，他们仍然在欧洲全境积极促进走私，并封锁法国港口，完全没有想停战的意思。拿破仑希望打击英国贸易，他始终认为这是让“店老板民族”屈膝的关键，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南方。1800年11月，他致信约瑟夫：“对我们来说，占领葡萄牙最能打击英国商业。”[56]甚至从那时开始，拿破仑就一直认为英国的老盟友是它的死穴。[57]1807年7月19日，他一边驰过德累斯顿，一边要求葡萄牙到9月时对英国船只关闭港口、逮捕里斯本境内所有英国人、没收一切英国货物。1801年时葡萄牙向法国求和，同意支付赔款，但一直拖延未付。葡萄牙允许英国船只入港采购该国出口量最大的商品葡萄酒，坐拥广阔的殖民地和庞大的舰队，但它的陆军只有2万人。葡萄牙统治者若昂（João）王子性格懒散、身材肥胖、头脑愚钝，却实行绝对专制，1805年，若昂的西班牙王妃卡洛塔（Carlota）曾试图推翻他。[58]

1807年8月29日，法军入侵伊特鲁里亚，力图抑制当地长期上演的英国货走私现象。西班牙首相唐曼努埃尔·德·戈多伊-阿尔瓦雷斯·德·法里亚（Don Manuel de Godoy y Álvarez de Faria）明白，为了合理补偿玛

丽亚·路易莎公主（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之女、伊特鲁里亚王后，1803年5月，其夫路易一世国王死于癫痫），他得和拿破仑合作。拿破仑既不喜欢也不信任戈多伊。1801年，戈多伊向吕西安求取拿破仑的肖像，他回绝了："我永远不会把自己的画像送给将前任关进地牢[59]、采用异端裁判所传统的家伙。我也许会利用他，但我对他只有鄙视。"[60]耶拿会战当天，戈多伊曾动员西班牙军队，但他在知道会战结果后就快速解散了军队，因此拿破仑非常怀疑他的行为。戈多伊断定，允许法军经西班牙入侵葡萄牙是明智之举。

"为了迫使英国求和，"1807年9月7日，拿破仑致信国王卡洛斯四世，"最重要的是必须从其势力范围中夺取葡萄牙。"[61]10月27日，戈多伊的代表签署《枫丹白露条约》，该条约秘密条款计划将葡萄牙一分为三：北部归玛丽亚·路易莎公主，补偿她的伊特鲁里亚；中部由法西联军占领；南部成为戈多伊的私人封地，他将加封阿尔加维斯（Algarves）[62]亲王。这位英俊、狡猾、粗鄙、浮夸的首相已然使用自夸头衔"和平亲王"（Príncipe de la Paz），意指1795年他与法国缔结《巴塞尔条约》。[63]戈多伊的家乡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emadura）是西班牙养猪业中心，所以他有绰号"做香肠的"。比起这个流行戏称，他更喜欢那两个亲王封号。条约保证了卡洛斯四世的统治疆域，允许他使用头衔"两美洲皇帝"。[64]

10月29日，拿破仑批准条约，此时法军已深入伊比利亚半岛。朱诺向葡萄牙进军，10月18日，他已渡过比达索亚河（the Bidasoa），进入西班牙。就连里斯本也没有抵抗他。11月29日，葡萄牙王室登上皇家海军战舰，早早逃往里约热内卢，他们离去时，群众在码头上喝倒彩。[65]拿破仑命令朱诺确保他的工兵沿途绘制西班牙公路草图。他写道，"告诉我村庄间的距离以及该国的自然环境与资源"，这表明甚至在那时他就考虑要侵略盟友了。[66]

西班牙政局腐败透顶，波旁家族又颓废无能，看起来这正是推翻他们的大好时机。卡洛斯四世的妻子、帕尔马的玛丽亚·路易莎（María Luisa）为人专横，两人的长子兼继承人是24岁的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亲王费迪南德，即未来的费迪南德七世（Ferdinand VII）。国王夫妇憎恨儿子，儿子也憎恨他们，两股怨愤之情不相伯仲。戈多伊家里既有妻子又有一位情妇，但他还是王后的情人。几年前，拿破仑致信卡洛斯，警告对方戈多伊给他戴绿帽。戈多伊截获了这封信，但卡洛斯太顺从了，以至于前者什么也没做，只是任由这封信送达后者。戈多伊在西班牙权势滔天，他一次海也没出过都能受封海军将领。费迪南德像父亲一样孱弱胆怯，他和戈多伊彼此憎恶。其实整个西班牙都痛恨戈多伊，因为1808年时他已经祸国殃民，被英国夺走的殖民地、特拉法尔加的灾难（西班牙损失了11艘战列舰）、疲软经济、腐败、饥荒、教会土地的售卖、斗牛禁令乃至南部暴发的黄热病疫情令他格外可憎。[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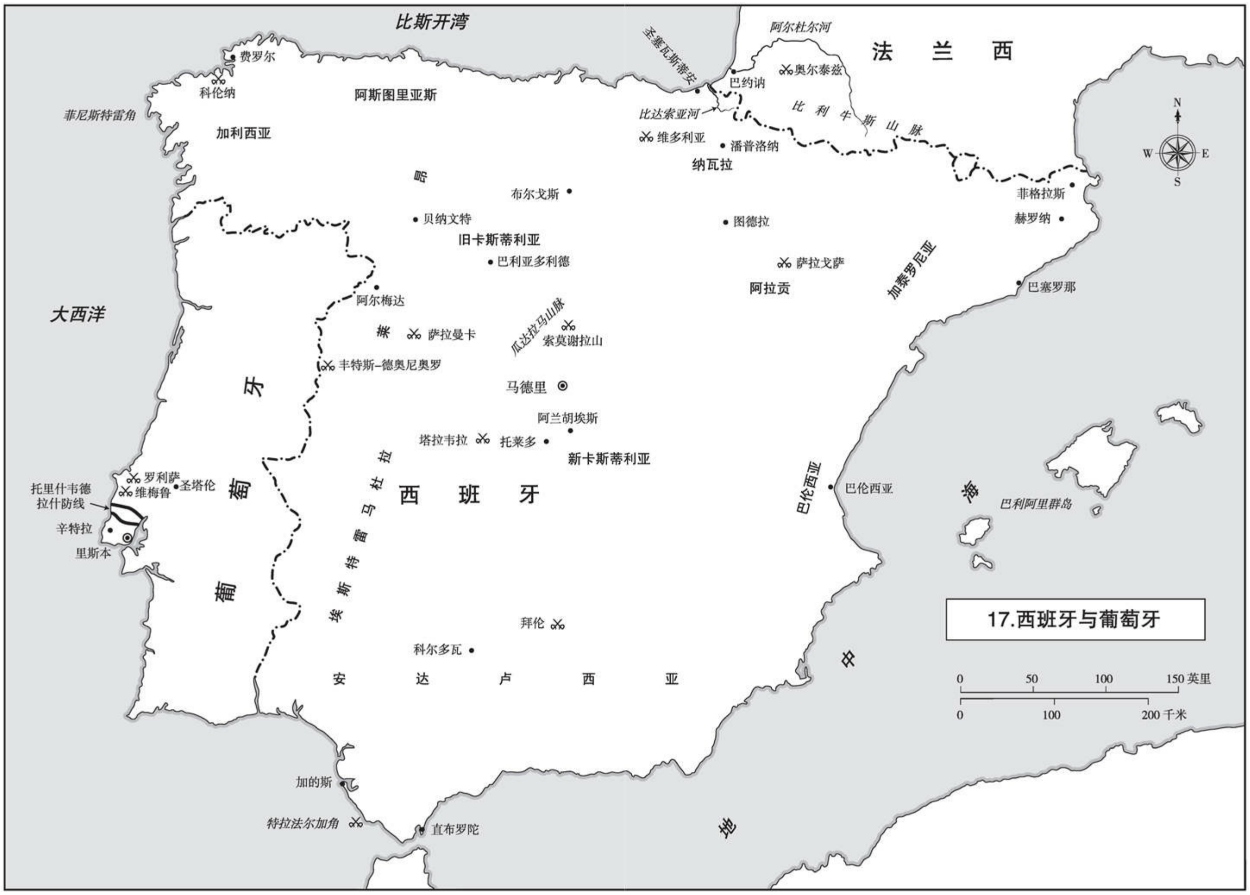
1807年10月，费迪南德王子致信拿破仑，或者说“超越所有前人的英雄”（王子的奉承话），求娶波拿巴家族的女子，这展示了诱人前景。[68]当月，卡洛斯曾以（莫须有的）谋反罪为由监禁费迪南德，但他后来只能十分勉强地释放了儿子，所以费迪南德很可能既想智胜父母，又想保住王位，使它免遭法军侵犯。这本是理想的解决之道，可让拿破仑避开他日后所谓的“西班牙溃疡”（Spanish ulcer），但最佳候选人、他最大的侄女、吕西安之女夏洛特（Charlotte）才12岁。夏洛特在拿破仑宫中短暂寄居时给罗马的父母写了好几封信，抱怨这里道德败坏，恳求让她回家，拿破仑拦截了这些信后同意了她的请求。[69][70]

占领里斯本后，朱诺随即采取行动，他废黜已经离开的布拉甘萨王朝、没收王室财产、强征“捐赠”款1亿法郎、颁行宪法。宪法内容包括宗教宽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个人自由。[71]他宣布将修建道路、挖掘运河、促进工农业、扶持公共教育，但葡萄牙人依然小心观望。拿破仑颁布的法令称，朱诺的士兵除常规补给外每日可领一瓶葡萄牙产的葡

萄酒。[72]

看起来法军已拿下葡萄牙，1808年1月，拿破仑便派缪拉去西班牙北境。此举表面上是支援朱诺，但实为夺取圣塞瓦斯蒂安（San Sebastián）[73]、潘普洛纳（Pamplona）、菲格拉斯（Figueras）、巴塞罗那（Barcelona）这四座巨大要塞。戈多伊一心依据《枫丹白露条约》秘密条款自立为君，全力支持拿破仑的行动。西班牙首相正帮助法军侵略西班牙，唯一算不上入侵之处仅在于他们没打着入侵的旗号。3月13日，缪拉已率10万人到达布尔戈斯（Burgos），正在向马德里进军。为了麻痹西班牙人，拿破仑命令“散播消息，就说我要围攻直布罗陀[74]，然后去非洲……进入西班牙是计划的一部分”。[75]

有流言称戈多伊打算带着国王夫妇经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去美洲，1808年3月17日，在这则谣言的煽动下，马德里以南25英里处的王家冬宫爆发“阿兰胡埃斯暴动”（Tumult of Aranjuez），推翻了戈多伊。一群暴民冲进戈多伊家里，想用私刑处死他，但他躲进阁楼上卷起的毯子（也可能是垫子）里，逃过一劫。[76]费迪南德王子支持反叛，两天后卡洛斯四世退位。逊位前日，他不情愿地被迫罢免戈多伊，马德里城中于是热烈欢庆。“我已做好充分准备，要在西班牙实施一些改变，”拿破仑得知消息后对萨瓦里说，“但我想事态没有按我期望的轨道发展。”[77]他发现有机会扩张势力，于是不肯承认费迪南德的王位，称卡洛斯是自己的忠实盟友。



17.西班牙与葡萄牙

戈多伊躲了三十个小时，饥渴万分，他试图去当局自首，但被暴民抓住了。他们几乎搞瞎他的一只眼睛，还弄伤他的臀部，不过他还是活着归案了。[78]西班牙财政大臣在马德里被杀。暴民洗劫了戈多伊及其朋友的家，然后又去抢葡萄酒商店。当时，西班牙公众和英国媒体认为是拿破仑煽动了暴动，但实情并非如此。然而，他挑拨各派的关系，设法借此来利用暴动提供的机会。拿破仑怀疑费迪南德既是保守贵族和教士的傀儡（他的确是），又是英国的秘密盟友（当时他不是），而西班牙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十分重要，他不能让此人继续统治它了。

拿破仑承受不起南部邻国的混乱状态，何况该国此前一直每月给他500万法郎，再说它甚至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后仍拥有庞大的海军，只要他还想重拾侵英梦想，他就需要这支海军。1700年，路易十四立波旁族人为西班牙国王，然后这个家族才统治西班牙。此刻，波旁家族实际上

制造了权力憎恶的真空。雾月十八日的事件已然证明，如果拿破仑认为有利可图，他非常乐意发动政变，而且在操作上他也相当在行。

蒂尔西特会议已经结束，现在大军团的陆上军务仅剩卫戍任务和卡拉布里亚的一些反游击战斗。“（我）入侵西班牙不是为了立（我的）家人为王，”1814年，拿破仑声称，“而是为了让它革命，为了建设法治国家，为了废除异端裁判所、封建特权和某些阶级的过分特权。”[79]现代化方案似乎在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莱茵邦联西部特别成功，他指望这套法子也能安抚西班牙，让它接受自己的统治。这一过程总是颇有事后文饰的意思，但他的确希望西班牙的一些阶级欢迎他的改革，某种程度上他也做到了。拿破仑说他并不想要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巨额财富，称该国只需每年给他6000万法郎，以便在其境内实施法国化的措施（pour la francifer）。[80]尽管有这些渴望，但西班牙战争系王朝战争，和他之前的所有战争都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看，西班牙战争表明他背离了过去的革命战争。

3月21日，卡洛斯四世撤回逊位声明，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退位是被迫的。[81]两天后，缪拉率蒙塞军和杜邦军的5万人占领马德里。起初一切似乎平静下来了，即便次日费迪南德返回马德里时受到狂热的欢迎。费迪南德认为拿破仑只想罢免戈多伊，4月10日，他离开马德里，去西班牙边境附近的巴约讷（Bayonne）和拿破仑开会。国王夫妇也各自赴会。西班牙人民和费迪南德本人都认为拿破仑会承认他是西班牙的合法国王，在王子去巴约讷途中，百姓们便脱掉夹克衫，放在他的马车车轮下，以便“保存旅程印迹，这次旅行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82]

4月15日，拿破仑到达巴约讷，入住附近的马拉克城堡（Chateau de Marracq）。一支帝国近卫军部队在城堡草坪上扎营，陪他待了三个月。他在战场上总是攻击敌人力量薄弱的接合部，借此占他们的便宜，

这回他同波旁王室谈判时也用了这一招。国王夫妇和王子这两代人的互相仇恨要比卡洛斯和玛丽亚·路易莎对费迪南德的任何感情深得多。拿破仑非常乐意侵扰这个严重不正常的家庭的悲伤私事，再说他在马德里有5万人，哪一方想上台都得靠他支持，于是他策划了一个着实不寻常的构想。

在巴约讷达成的一系列协议规定，费迪南德把西班牙王位让给父亲卡洛斯四世，条件是卡洛斯四世立刻让位于拿破仑，然后拿破仑再传位于自己的哥哥约瑟夫。[83]与此同时，缪拉偷偷把戈多伊带出马德里，玛丽亚·路易莎于是能和他在一起了，她感到很高兴。似乎又一个国家落入了波拿巴家族手中。“除非我搞错了，”4月25日，拿破仑告诉塔列朗，“这出悲剧已经演到第五幕，马上就要演结尾了。”[84]

他错了，将要开演的只是第二幕。5月2日，巴约讷流出一些传言，此时马德里民众（madrileños）也做了最坏打算，于是他们起来反对缪拉的占领行为。这次起义被称作“五月二日起义”（El Dos de Mayo），缪拉的部队中约有150人丧命。[85]就像在帕维亚、开罗和卡拉布里亚一样，法军残暴地镇压反抗，然而他们并未在西班牙遇上全民团结一心的起义。在阿拉贡（Aragon）等地区，几乎没人反抗法国的统治；在纳瓦拉（Navarre）等地区，反抗却非常激烈。加的斯议会发现难以征税或征兵，他们的困境就和日后约瑟夫面临的一样棘手。[86]西班牙疆域广大，因此在确实反抗的省份中，地方反叛政府（juntas）可能到处都是，而法军既要和西班牙正规军作战，又得对付地方游击队。

法军在战争开局时围攻赫罗纳（Girona）、巴伦西亚（Valencia）、萨拉戈萨（Zaragoza）等战略地位重要的城市。事实上，半岛战争的围城战比拿破仑战争中其他战场的加起来还要多。[87]所以说，即便卡拉布里亚尚未平定，拿破仑又开始征服另一片辽阔得多的土地，而很多相同因素在这两个战场发挥作用：糟糕的交通；疯狂的

天主教教士；坚毅落后的农民；明显比波拿巴家族候选人更有资格要求人民效忠的正统波旁君主；皇家海军轻易提供再补给的所有可能性。1794～1795年，法军轻松击败了西班牙军。拿破仑以为，既然西班牙没有任何精兵良将，当年的战况便会重演。尽管有卡拉布里亚的先例，他却不明白有时游击抗争可以非常成功地对付最强大、最训练有素的军队。拿破仑离开后继续插手将军们的西班牙战事，但帮不上忙。部队开始熟悉某地地形后，他又把他们调离；而当军官们收到他的命令时，它们已经跟不上军情变化了。

“葡萄弹和刺刀扫清了街道。”缪拉从马德里向拿破仑报告道。[88]起义被镇压后，缪拉命令火枪小队枪决了一群起义农民，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后来画下了这一幕，使它永载史册，该画作今展示于普拉多（Prado）。据说1808年3月29日拿破仑在巴约讷致信缪拉，力劝他谨慎克制，但这封信纯属杜撰——多年后拿破仑的秘书把它加进了回忆录。[89]事实上4月15日拿破仑才到巴约讷，尽管如此，真相揭晓前波拿巴分子的谎言却瞒过了历代历史学家。拿破仑确曾致信缪拉，并谈论五月二日起义，然而这封真实信件写道：“我会给你那不勒斯或葡萄牙的王位。马上答复我，就当我今天就要册封你。”[90]（缪拉选择了那不勒斯，他很走运，因为不出三个月一支英军就进入了葡萄牙。）

五月二日起义定然有爱国、反法、反无神论、支持费迪南德的属性，但它也涉及其他问题：阶级、土地所有权、军队开小差、走私、地区主义、反征兵的法纪废弛状态、反教权主义、食物短缺，以及贸易崩溃。所以，接下来的战争不仅仅是西班牙英勇民众和法国贪婪侵略者的对抗，虽然它肯定具有这一性质，但还要复杂得多。[91]一些军事化反法队伍组织良好，如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胡安·马丁·迭斯（Juan Martín Díez）与纳瓦拉的弗朗西斯科·埃斯波斯·米纳（Francisco Espoz y Mina）所率部队，但是相对于拿破仑当第一执政时镇压的那种法国匪帮和所有政府碰到都得对付的反叛者而言，西班牙大部分反法队

伍好不了多少。像所有游击战一样，有些游击队员受爱国主义鼓舞，有些队员是为了报复无可辩驳的暴行，另有队员抱着机会主义心态，不少匪帮还劫掠西班牙同胞。帝国近卫军上尉布拉兹发现，很多村庄的村民根本不区分法军和西班牙土匪。[92]

马德里传来五月二日起义的消息，拿破仑决定加快促成一件事，而那正是暴动者最希望避免的结果。5月6日，他举行了一小时的典礼，所有出席者都得站着，就连身患痛风与风湿的可怜老人卡洛斯四世也不例外。仪式结束后，费迪南德签署《巴约讷条约》，让位于父。[93]卡洛斯憎恨儿子，热切希望王子无法继承王位。两天后他就把所有权利让给拿破仑，并要求在法国获得庇护。[94]拿破仑致信约瑟夫，劝他接受王位："西班牙不是那不勒斯，它有1100万人口，岁入超过1.5亿法郎，这还没算上殖民地的巨额财富和'两美洲'领地。若接受王位，你将在马德里称王，那儿离法国只有三天路程，守护着它的一条边疆。那不勒斯却在世界另一头。"[95]后来，他懊悔自己的草率，说："我让约瑟夫那个蠢货当西班牙国王，犯了巨大的错误。"[96]7月，约瑟夫在马德里即位，缪拉则接过他的那不勒斯王位。路易和奥尔唐斯存活下来的子嗣中，时年3岁的长子拿破仑-路易亲王接替缪拉成为贝格大公。

如果西班牙人民反对《巴约讷条约》的安排，拿破仑就得控制住费迪南德。因此，王子住进了塔列朗在瓦朗赛（Valençay）的乡间城堡，任自己的支持者说他被绑架监禁了。[97]王子麾下近卫的勇敢上校、28岁的唐何塞·德·帕拉福斯（Don José de Palafox）建议他设法逃走，但他说宁愿待在这儿绣花剪纸。[98]（1814年春，费迪南德真的返回了西班牙，然后他废止拿破仑的所有自由化改革，甚至重建异端裁判所。）"和阿斯图里亚斯亲王比，普鲁士国王就是英雄了。"拿破仑告诉塔列朗，"王子什么都不关心。他非常追求物质，一天吃四顿，脑子里一点想法都没有。"[99]皇帝要求塔列朗保证费迪南德享受瓦朗赛的生活。"假如阿斯图里亚斯亲王爱上一个美人，那没有害处，"他写

道，“她要是可靠的话就更无妨了。”[100]费迪南德患有今人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的症状太严重了，以至于1808年11月他致信拿破仑，祝贺法军在图德拉（Tudela）战胜西班牙军队，并再次试图向波拿巴家族求亲。他的父亲卡洛斯先是去了马赛，后来在罗马平静地度过了余生。拿破仑同意每年支付波旁家族1000万法郎年金，但他确保西班牙人全额偿还这笔钱，而且早在1808年7月，他就致信莫利安：“不用急着给西班牙国王年金，他不缺现金。”[101]

虽说人们批评拿破仑在西班牙强取豪夺，但他们经常忘了，那一年，沙皇亚历山大发动了一场短暂但同样非法的战争，轻轻松松从瑞典手中夺取了芬兰。拿破仑说，“我用芬兰换了西班牙”，但他做了笔最不划算的买卖。[102]为了获得西班牙王位，他不用明目张胆地威胁任何人，甚至根本不用开战，但5月时他对塔列朗说的话表明，他错在相信“西班牙民族和其他民族一般无二，他们会乐意接受帝国的制度”。与之相反，西班牙人给约瑟夫起了“入侵者之王”（El Rey Intruso）的绰号，哪怕他还没进入马德里，比斯开（Biscay）、加泰罗尼亚、纳瓦拉、巴伦西亚、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加利西亚（Galicia）、莱昂（León）、阿斯图里亚斯全境以及新旧卡斯蒂利亚的部分地区就已爆发全面起义，伊比利亚半岛的很多港口也已交给皇家海军。拿破仑焦躁过头了。就像萨瓦里日后承认的一样，“我们急着奔向结果，没有充分考虑民族自尊心”。[103]

6月2日，拿破仑在巴约讷集中他能召集的所有西班牙贵族，以便批准西班牙语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104]其内容有：废除特权和异端裁判所；保留三级议会（Cortes）；立天主教为唯一国教。宪法自然迎合所谓的“亲法派”（“josefinos”或“afrancesados”），即亲法合作者，这些人大多出身自由、开明、从事专业工作的中产阶级，但他们在西班牙人口中仅占极少数。当时，西班牙仍是农村面积广大、文盲众多、经济非常落后、天主教思想相当激进、保守性特别强的国家。（1804年之前，西

班牙的市政会席位是世袭的，而且异端裁判所仍在运作。）

“幸运给我重建西班牙的机会，我抓住了其中一丝。”拿破仑后来对一位秘书说。[105]他指望西班牙人同他的政权合作，原因之一也许是其父正好是这种亲法合作者，要果真如此，他就该回想自己年少时如何痛恨法国人占领科西嘉，并把西班牙看作放大版科西嘉岛。就连拿破仑的仰慕者、侍从博塞也承认，在法军占领的西班牙地区，居民“沉默不语、含糊其辞地漠视”宪法，其他地区也都“强烈鄙视”宪法。[106]

帕拉福斯上校乔装成农民，从法国逃回西班牙。5月25日，他领导阿拉贡首府、设防的中世纪城市萨拉戈萨起义。帕拉福斯麾下只有220人，其金库里的西班牙货币仅相当于20镑6先令8便士，可他还是对法兰西帝国宣战了。[107]6月8日，夏尔·勒菲弗-德努埃特（Charles Lefebvre-Desnouettes）将军在图德拉赶跑帕拉福斯之兄拉桑（Lazán）侯爵的军队，但一周后他率6000人力图猛攻萨拉戈萨时被西班牙人击退，折损700人。这座有60000人口的城市开始经历第一次围攻。勒菲弗-德努埃特要求帕拉福斯投降，前者说了两个词，“投降”（La capitulation），后者回答了四个字，“血战到底”（Guerra al cuchillo）。[108]

拿破仑入侵西班牙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设法掌控西班牙海军，以便重拾侵英梦想。然而6月14日，维尔纳夫将军的继任者、弗朗索瓦·德·罗西利-梅斯罗（Admiral François de Rosily-Mesros）将军被迫率6艘船组成的一小股法军舰队向西班牙海军投降，这些没有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沉没或被俘的船停泊在加的斯。[109]6月25日，拿破仑听闻卡尔大公已经下令在奥地利征募15万人，这对他又是一击。他让尚帕尼警告维也纳他仍有30万人，但此举全无效果。一个月后，他告诉热罗姆：“奥地利不承认正在武装自己，所以它是为了对付我们而武装……若奥地利在武装，我们也得这么做……我和奥地利之间没有仇恨。我不向它索要任何东西，我武装的唯一理由是它在武装。”[110]

拿破仑认为，即便约瑟夫不是受西班牙人欢迎的救世改革家，自己也总能在战场上击败西班牙军队。事实上，7月14日，贝西埃的确在里奥塞科城（Medina de Rioseco）之战中战胜西班牙加利西亚军团和敌军总司令唐格雷戈里奥·德·拉奎斯塔（Don Gregorio de la Cuesta）。然而才过八天，灾难便降临到法军头上。皮埃尔·杜邦（Pierre Dupont）将军在拜伦（Bailén）战败，率全军18000人向弗朗西斯科·卡斯塔尼奥斯（Francisco Castaños）将军的安达卢西亚军团投降，并将36门大炮与全部军旗交给敌军。卡斯塔尼奥斯承诺让皇家海军遣返杜邦的军队，但皇家海军不是投降条约缔约方，拒绝照办。杜邦和高级军官获准回家，但他的军队被送去巴利阿里群岛中的卡夫雷拉岛（Cabrera），一半以上的人在那里饿死了。[111]

拜伦之战是1793年以来法国陆军的最惨败绩，消息传来后，欧洲上下一片轰动。拿破仑当然大发雷霆。皇帝把杜邦送上军事法庭，让这位将军在茹堡坐了两年牢，还剥夺其贵族封号（他原本是帝国伯爵）。拿破仑后来说："我们应该在西班牙战场选出一定数量的将军，然后送他们上断头台。杜邦为了保护他的赃物害我们失去半岛。"[112]诚然，杜邦的军队洗劫科尔多瓦（Córdoba）后携带过多辎重，但少有法军将领能逃出卡斯塔尼奥斯为他设下的陷阱。尽管如此，拿破仑还是坚持解雇约瑟芬的侍女、投降条约签署人阿尔芒·德·马雷斯科（Armand de Marescot）将军之妻塞西尔（Cécile），"不论她有多无辜"。某次杜伊勒里宫招待会上，他抓住另一名条约签署人勒让德尔（Legendre）将军的手腕，苛刻地说："这只手怎么没烂掉？"[113]

"他在师里打头阵时似乎什么事情都能办得非常漂亮，"拿破仑致信克拉克时论及杜邦称，"但他做指挥官时表现差劲。"[114]拿破仑的下属动不动就出这种问题，以至于他为此挨批，被指太过集权、扼杀部下主动性。似乎只有拿破仑在场时，他的大部分属下甚至元帅才能发挥最佳水平，有时他还因此自责。然而，虽说进入安达卢西亚是奉命而行，但

拿破仑也没有塞给杜邦铺天盖地的命令。8月30日，他致信约瑟夫："战争中，人算不上什么，但一人就是一切。"[115]此言长期被解读为无情地对待麾下军队的自私之言，实际上这句话指的是杜邦，它出自一封充满自我批评的信件："此前我们只在敌人的历史中见过这类事例，不幸的是，今天我们身边也发生了这种事。"所谓的自私之言远非称赞拿破仑自己的天才，它实为承认一个糟糕的指挥官可能带来灾难。

"你不要觉得征服王国有多不寻常，"拿破仑尚未得知拜伦之败时致信约瑟夫，"费利佩五世和亨利四世都被迫征服他们的王国。高兴点，别受影响。不要怀疑，事情的解决一定比你想的更快更好。"[116]约瑟夫在首都待了十一天就匆忙逃往马德里以北135英里处的布尔戈斯。8月14日，赫罗纳围攻开始，16日萨拉戈萨围攻开始，贝西埃从葡萄牙边境撤退，帝国其他地区的大批军队也开始调往西班牙战场。"军队组织良好，可以解决叛军，"8月16日，拿破仑致信约瑟夫，"但它需要一个统帅。"[117]他当然应该亲任统帅，但此前在6月，他和沙皇亚历山大约好9月时再度会晤，所以就连约瑟夫的退位请求信也没说动拿破仑去西班牙，尽管他为此还大发脾气。接下来的三个月他不在西班牙，其间局势稳步恶化。

7月22日晚，拿破仑离开巴约讷。当约瑟夫在布尔戈斯发抖时，他的足迹却遍及下列地区：波城（Pau）；图卢兹（Toulouse），他参观了当地的南部运河（Canal du Midi）；蒙托邦（Montauban）；波尔多，8月2日，他在此获知拜伦之战；蓬斯（Pons）；罗什福尔，他参观了当地省政府、造船厂、兵工厂和医院；尼奥尔（Niort）；丰特奈（Fontenay），他在此参观三年前自己下令建造的新城拿破仑-旺代（Napoléon-Vendée）；南特，他与前来陪同的约瑟芬一起去了当地的红帽子圆形广场（Rouge Chapeau Circus）出席舞会；索米尔（Saumur）；图尔（Tours）；圣克卢，他在此打猎，还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谈了七十五分钟，激烈争论奥地利重整军备之举；凡尔赛，

他在此观看芭蕾舞剧《维纳斯与阿多尼斯》（*Vénus et Adonis*）；杜伊勒里宫，他在此接见波斯大使。拿破仑-旺代据称是模范城市，但皇帝发现那儿的房屋全是泥巴和稻草盖的。他怒不可遏，拔剑刺进一堵墙，直到剑柄以下全部没入墙中，然后他解雇了施工责任人。在图卢兹，他召见在南部运河上架桥的人。拿破仑问了主动露面的总工程师一些问题，发现他虽盼着邀功，却不可能造出那座桥。皇帝于是叫省长特鲁韦（Trouvé）先生领来真正的造桥人，然后对此人说："我很高兴能亲自来一趟，否则我不会知道是你造了如此出色的建筑，并剥夺你的应得权利。"拿破仑随后任命造桥人为总工程师，这体现了史上罕见的诗中的正义。

9月7日，拿破仑收到更糟的消息：阿瑟·韦尔斯利爵士率小股英国远征军进入葡萄牙，他只有1.3万人，却在罗利萨（Roliça）和维梅鲁（Vimeiro）击败朱诺，使对方投降。[118]8月30日，两军签订《辛特拉条约》（Convention of Cintra），根据其中非常宽松的条款（事后韦尔斯利为此接受军法审判，不过他后来脱罪），朱诺的军队携其武装乃至战利品乘皇家海军军舰返回法国，但什么也掩盖不了法军丢失葡萄牙的事实。有人批评拿破仑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更重视威灵顿（即韦尔斯利，1809年8月，他被加封为威灵顿子爵），但考虑到英国此前的水陆远征失败过（1799年的荷兰远征；1805年的那不勒斯远征；1805～1806年的北德意志远征；1807年的斯特拉斯堡、亚历山德里亚和南美远征；1808年的瑞典远征），他的态度可以理解。接下来五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正规军与游击队把法军赶出伊比利亚半岛，威灵顿帮了他们很大忙，而他的英军仅有不到1万人战死。1810年8月，威灵顿已经表明事实上他多半是个强敌，拿破仑遂在《箴言报》中插入一段话，说他只是个"印度将军"，即仅仅指挥过印度军队的军人。兴许拿破仑不知为英国效力的印度士兵中有一些出色的战士。[119]

9月18日，拿破仑在圣克卢发布又一篇经典宣言，承诺道，一旦法

军击败“猎豹”（英国）、攻克直布罗陀、报复拜伦之败，和平就会降临。他宣称：

> 士兵们，我需要你们。丑恶的猎豹盘踞在半岛，玷污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你们要走近它，把它吓跑。让我们带着胜利的鹰旗走向海格立斯之柱（即直布罗陀），在那儿我们也要一雪前耻。士兵们，罗马军队在同一场战役中决胜于莱茵河、幼发拉底河、伊利里亚与塔古斯河（the Tagus）[120]，论声望你们已经超越当代军队，论荣誉你们赶上罗马人了吗？你们的辛劳将赢来长久和平与持久繁荣。[121]

这种胜利本该简单许多，因为正如拿破仑对约瑟夫所说，他的新臣民“西班牙人卑鄙懦弱，令我想起我认识的阿拉伯人”。[122]

拿破仑有效利用在巴黎的时间，确保立法院通过一项措施——在所有阶级中征召1806～1809年度新兵16万人。21日，他在卡皮西纳林荫大道（Boulevard des Capucines）观赏蒂尔西特全景图。次日，他动身前往400英里外的爱尔福特，五天后到达目的地。

爱尔福特会议的背景是明显冷淡下来的法俄关系。正如拿破仑对萨瓦里所说的，这是“检验我在蒂尔西特所获成果可靠性的时候”。[123]之前一年，拿破仑一直给沙皇亚历山大寄去热忱信件：“在这几行文字中，我向陛下展示了自己的全部灵魂……我们在蒂尔西特的业绩将左右世界命运。”[124]可是弗里德兰之败的危机缓和了，芬兰也已落入俄罗斯帝国之手，亚历山大于是对法俄同盟渐失兴趣，因为严重不受欢迎的大陆体系让他在国内付出了不少代价。当月的前一阵子，他致信自己的母亲、皇太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称“我们的利益迫使我”同拿破仑结盟，但“我们会冷静地见他垮台，如果这是天意……最明智的政策是等待采取措施的良机”。[125]他对她说，他得去爱尔福特，因为“这可以拯救奥地利，让它把实力保留到可以真正实现普遍利益时。这个时刻也许近了，但还不确定。催它加速将毁灭一切、失去一切”。与此同时，俄国“必须能自由地喘一会儿气，并利用这宝贵时间增加财富和兵力……我们只应在最深沉的沉默中工作，不应同我们正在反对的人大声叫

板”。[126]在这些私人信件中，亚历山大依然称拿破仑为“波拿巴”，有时还叫他“科西嘉佬”。[127]沙皇一边命令外交大臣尼古拉·鲁缅采夫（Nikolai Rumiantsev）亲近法国，一边在外交和军事上为“采取措施的良机”做准备。

美丽的图灵根城镇爱尔福特是法国在莱茵邦联的飞地，蒂尔西特会议之后，这个王公封地就是拿破仑的私人领地，所以两国在此开会。9月28日（周三），拿破仑在距离小镇5英里的公路上会见亚历山大。两位皇帝走下马车，“热情拥抱”。[128]亚历山大戴着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拿破仑戴着俄罗斯帝国圣安德烈勋章。沙皇曾在蒂尔西特赠送拿破仑孔雀石家具（此时它放置在凡尔赛大特里亚农宫的皇帝沙龙中），所以后者在爱尔福特回赠前者一套埃及风格塞夫勒瓷餐具。法国只有两套这种瓷器，其表面上凸显德农作品《上下埃及游记》（*Voyage dans la Basse et la Haute Égypte*）中的场景。拿破仑的礼物被恰当地划入史上君主间赠送的最昂贵礼物之列。[129][130]宴席上，拿破仑让亚历山大坐在他右手边。两人造访对方的寓所，每次互道再见时都把对方领到楼下门厅，并且几乎天天一起用餐。他们甚至轮流给司礼官每晚的值夜口令。

沙皇住在昂格普拉茨，拿破仑住在今天的州政府，两人在1715年建造的古典巴洛克宫殿恺撒殿会面。皇帝们的住宅和会晤地点今仍可见。拿破仑带了很多随员，包括贝尔蒂埃、迪罗克、马雷、尚帕尼（外交部长）、雷米萨、萨瓦里、科兰古、达吕、洛里斯东、梅纳瓦尔、费恩、御医伊万（Yvan）、4名侍从武官和8名听差。[131]拜恩和符腾堡国王抱怨塔列朗索取巨额贿赂，1807年8月，他便解除了此人的外交部长职务。[132]然而拿破仑还是留下了塔列朗，任命他为次大选侯，允许他出入宫廷、觐见自己。由于这些权利，塔列朗可以随时贩卖情报。拿破仑喜欢有塔列朗陪伴，他曾对拉普说，“你知道我尊敬并依恋那位大臣”，所以他愿意忽视这一点，或许他对此的认识也不够充分。皇帝带塔列朗去了爱尔福特，想听取其经验和建议。既然塔列朗曾鼓励他处决昂吉安

公爵、起草创立大陆体系的《柏林敕令》、支持入侵西班牙，他要是还听此人的意见就奇怪了，可事实就是这样。此时携塔列朗赴会是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被撤职后他没有原谅自己的上司，而且（为了换钱），他向俄国和奥地利泄露法国情报，与此同时，他还建议拿破仑撤出德意志。[133]在爱尔福特，塔列朗多次秘密会见沙皇，首次密会时，他说："陛下，您为何要来这儿呢？您的使命是拯救欧洲，而挽救它的唯一办法就是您来反对拿破仑。法兰西民族是文明民族，但其君主不是文明人。"[134]

亚历山大带了26名高级官员随行。与会者还有4位国王（拜恩国王、萨克森国王、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和符腾堡国王），莱茵邦联首席主教亲王卡尔·达尔贝格，2名大公以及另外20位亲王，这些人的地位由其加入莱茵邦联的日期顺序决定。（博塞明智地指出，这是拿破仑给予莱茵邦联更多威望的巧妙手段。[135]）爱尔福特有舞会、音乐会、检阅、招待会、宴席、戏剧、狩猎旅行和烟火，表面上会议氛围良好，但这并不代表谈判轻松。大部分重要讨论是两位皇帝的单独对话。"你的亚历山大皇帝顽固得像头骡子，"拿破仑对科兰古说，"他不愿意听时就装聋。"[136]拿破仑嘲讽科兰古亲俄（所以他用了"你的"），但沙皇的确不想听拿破仑证明俄国海关检查员偷偷允许英国货物流入圣彼得堡等地。谈判时，拿破仑一度把帽子扔在地上，开始踹它。"您发火，我固执，"亚历山大镇定地说，"但没人能靠发脾气从我这得到什么。我们坐下谈谈，不然我就走了。"[137]

俄国遵守大陆体系，无法向英国出售小麦、木材、兽脂和大麻，因此经济受损。单是华沙大公国的存在就令俄国担心波兰王国复国。就拿破仑而言，他不希望俄国的不冻港舰队去地中海，所以不赞成俄军的对土作战计划。亚历山大想夺取土耳其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理论上拿破仑支持他（法国将获得补偿）。与此同时，哪怕奥地利再败后欧洲权力天平将更倾向于法国，理论上亚历山大还是承诺道，倘若法奥开

战，他会和拿破仑“联手”。

看起来拿破仑有可能谈了他同约瑟芬离婚的可行性，因为亚历山大返回圣彼得堡后才过八天，俄国皇太后就宣布把自己的女儿、沙皇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帕芙洛夫娜（Ekaterina Pavlovna）女大公嫁给奥尔登堡公爵嗣子的弟弟、荷尔斯泰因-奥尔登堡（Holstein-Oldenburg）的乔治亲王。奥尔登堡公国位于波罗的海沿岸，不属于莱茵邦联。根据沙皇帕维尔一世的特别敕令（ukaz），亚历山大的妹妹们经母亲的同意方可结婚，所以他可以诚实地说，尽管身为“全俄罗斯的主宰”，他对妹妹的婚事却无最终决定权。亚历山大的另一个未婚妹妹安娜当时只有13岁，所以罗曼诺夫家族的两个女孩似乎都躲过了与拿破仑联姻，也许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认为那是科西嘉弥诺陶诺斯（minotaur）[138]的危险暴行。

歌德是拿破仑最崇拜的尚在人世的文豪，他住在魏玛，离爱尔福特仅有15英里。拿破仑趁自己在爱尔福特时召见歌德，1808年10月2日，两人一同用餐，在场人士还有塔列朗、达吕、萨瓦里和贝尔蒂埃。歌德进屋时，皇帝惊叹道：“来了一个人物！”（Voilà un homme！）［也可能是“您是一个人物！”（Vous êtes unhomme！）］[139]两人讨论《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翻译过的伏尔泰剧作《穆罕默德》以及戏剧的一般概况。[140]拿破仑埋怨伏尔泰，说他的剧作《恺撒之死》不应该把“世界征服者”尤利乌斯·恺撒“刻画成如此不佳的形象”。[141]歌德后来说，拿破仑“睿智地评价，像是用刑事法官的眼光研究悲剧场景”。拿破仑告诉歌德，他认为法国戏剧太偏离自然和真实了。皇帝问道：“我们现在能对命运做什么呢？”这里他指的是预设命运是决定力量的戏剧。“政治就是命运。”[142]苏尔特来了后，拿破仑花了点时间处理波兰事务，让作家观赏壁毯和画像，等他办完事后，两人又如歌德日后所说，继续“平等地”（Gleich gegen Gleich）谈论歌德的私生活与家人。

四天后，拿破仑和歌德在魏玛的舞会上再会。皇帝对作家说，悲剧“既是诗人的最高成就，也应该是国王和人民的训练场”。[143]（他致信约瑟芬，称亚历山大“经常跳舞，我没怎么跳，40岁就是40岁啊”。[144]）拿破仑建议歌德再创作一部以恺撒遇刺为题材的戏剧，把这一事件描写成巨大的错误。他接着谴责塔西陀的偏见、蒙昧主义和“卑鄙风格”，批评莎士比亚把悲剧与喜剧、“恐怖与滑稽”相结合，他还惊讶地说，像歌德这样的“伟大灵魂”竟然欣赏定位如此模糊不清的体裁。[145]拿破仑没有像说教一样表达看法，而是在说完后照常问道：“您怎么看，歌德先生？”[146]他说歌德可以在巴黎看到更宽广的世界，获得丰富的诗歌素材，竭力劝作家搬去那儿，不过对方没答应。分别前，他授予歌德荣誉军团勋章。歌德后来说，同拿破仑谈论文学和诗歌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147]

皇帝与沙皇彼此相伴，在爱尔福特待了十八天，几乎每天晚上他们都观剧，并且同坐和其余观众隔开的御座。此外，两人检阅对方的部队（拿破仑热切盼望亚历山大尽可能多地看大军团实施机动）、长谈至深夜、出行时同乘马车、一起射杀牡鹿和雄獐（一共猎杀了57头）。他们还游玩耶拿战场，在开战前夜拿破仑的宿营地用餐。亚历山大发现把佩剑忘在宫里了，拿破仑便解下自己的，“尽可能优雅地”呈给他，沙皇于是说：“我收下它，视它为您的友谊的象征。陛下，您大可放心，我绝不会对您拔出此剑！”[148]10月3日，两人观看《俄狄浦斯》。第一场戏中，饰菲罗克忒忒斯的演员对英雄的朋友兼知己季马斯说：“伟人友谊乃天赐恩泽！”这时亚历山大转向拿破仑，“尽可能优雅地向他伸出手”。观众热情鼓掌，只见拿破仑鞠躬回礼，“他的神情表明，他拒绝受领这个令他如此尴尬的赞誉”。[149]几天后，他们在晚饭后单独谈了三个小时。“我喜欢亚历山大，我想他也喜欢我，”10月11日，拿破仑致信约瑟芬，“如果他是女人，我想我会把他收为情妇（amoureuse）。我很快就会回到你的身边。保重，希望能见到丰满鲜亮（grasse et fraîche）的你。”[150]

爱尔福特会议巩固了在蒂尔西特形成的法俄分享欧洲的共识，然而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很少达成具体协议，尽管他们私下谈了很久。就肢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事，两人意见不一，但是10月12日签署的《爱尔福特条约》中有这样一条秘密条款：拿破仑承认芬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是俄罗斯帝国领土，若奥地利武力反对上述安排，他会站在俄国这边。亚历山大同意承认约瑟夫的西班牙王位，并答应道，如果奥地利进攻法国他就援助拿破仑，可关键在于，两人根本没有详细讨论确切的援助范围。当日，拿破仑致信乔治三世，再次用熟悉的口吻对英求和，“我们齐聚此地，恳求陛下听一听人道之声”，[151]然而英国政府又忽视了他的请求。10月14日，在爱尔福特-魏玛公路上的两人相遇点附近，两位皇帝相拥后分别，之后他们再没见过面。

此时，拿破仑的敕令通行于英吉利海峡港口至易北河地区、奥德-尼斯线（Oder-Neisse line）以西的德意志中部地区、因河以北至因河以南的南德意志地区。除了教皇国和卡拉布里亚，他控制了意大利全境；丹麦是他的盟友；荷兰国王是他的弟弟。拿破仑掌控了西欧，但西班牙是个显著的例外。此后六年，他至少在西班牙战场投入了50万人，其中有很多荷兰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一次巧妙机动可以一举结束战争，”10月13日，拿破仑致信约瑟夫，谈及西班牙战事，“但我必须在场。”[152]11月5日，他已到达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Basque）城市维多利亚（Vitoria）。他照例生军需部的气，给战争管理部长德让将军写了一系列抱怨信件，比如，“你给我的报告只是一堆废纸……然而我的军队又在即将作战时赤身裸体……这像拿钱打水漂……”“我听到的是漂亮故事……你的部门的头头不是蠢货就是小偷。从来没人遇上过这样恶劣的服务和背叛”。[153]当地承包商卖给炮兵68头骡子，但他根本不肯付账，因为“我下令只买五岁的骡子”，而这些骡子只有三四岁。[154]

据估计，西班牙游击队只有3.5万～5万人。即便在游击队完全控制的地区，队伍之间也没多少合作，很多游击队员在赶走法军后仅仅是返

回乡下的老家。[155]然而，纵然当年年末拿破仑夺回马德里，试图从中央向外扩大控制范围，太远的距离和糟糕的路况还是令法军难以遂愿。[156]

游击队经常在非常适合埋伏的乡间袭击交通线，以至于法军的一封急件都需要200人护送。1811年，光是为了保证马德里至法国的交通线安全可靠，马塞纳就需要7万人。[157]西班牙和葡萄牙游击队杀死的法军士兵总数比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正规军杀死的加起来还多。亲约瑟夫派（josefino）平民给法军提供信息或食物，但如果他们在通敌时被游击队抓获，则必然会被立刻处决。[158]（英国故技重施，立刻伸手资助拿破仑的敌人。1808～1814年，英国平均每年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境内的各地军政府265万英镑。[159]）游击队的恐怖战术包括切断肢体（特别是阴茎）、弄瞎、阉割、钉十字架、钉到门上、锯成两段、斩首、活埋、活剥皮肤等，一旦法军开始用几乎同样凶残的手段回击，西班牙战事马上就和拿破仑之前的战事大不相同了。此前战事的特征是冲锋、军旅精神和华丽制服，虽说那些战事也有杀戮，但总体上不存在蓄意折磨与虐待。[160]法军俘获西班牙“盗匪”（banditti，不穿正规军军服的人）后绞死他们。若在战场上杀死身着制服的正规军士兵，却不绞死抓获的盗匪，那也不合逻辑。

拿破仑在埃布罗河（the Ebro）接过军队指挥权，决心进军马德里。“我很好，”11月5日，他致信约瑟芬，“我盼着能迅速了结这一切。”[161]在以前的战局中，他靠击败正规军、占领首都战胜敌国，若他在西班牙战场也能这样取胜，那我们就能有把握地认定他将迅速克敌制胜。然而，拿破仑很快明白了老策略不适用于西班牙。迪马将军埋怨道，自己被留在苏尔特军的后方布尔戈斯，他便说：“将军，这个战场没有前线和后方……你在那儿有足够的活要干。”[162]

索莫谢拉山（Somosierra）的山口掩护通往马德里的道路，11月30

日凌晨3点，拿破仑距该山口仅有5英里。皇帝裹着沙皇亚历山大赠送的“上乘毛皮大衣”，围着营火取暖，他“知道自己就要发起重要的战事，难以入眠”。当日晚些时候，两军开战，拿破仑的11000人艰难下山，逐退兵力更少的西班牙正规军（7800人），然后他发动两次波兰枪骑兵冲锋、一次近卫猎骑兵冲锋，夺取了山口与16门大炮。波兰骑兵中队折损甚多，战后，拿破仑命令帝国近卫军全军在他们驰过时举枪致敬。[163]

12月2日，拿破仑到达马德里，他发现城中防守最严密之处是缪拉加固过的丽池宫（Retiro Palace）。双方互相炮击了一阵。博塞会说西班牙语，于是充当皇帝的翻译。他记载道，3日早上，拿破仑走出墙外，“不太留心从马德里最高处投下的炮弹”。[164]4日早上6点，马德里投降，但他依然待在查马丁（Chamartin）的司令部，该地是紧挨马德里的小型乡间住宅。拿破仑只进了一次首都，他微服潜入，视察约瑟夫的王宫，惊讶地发现西班牙人很尊敬这座宫殿。在约瑟夫宫中，皇帝查看了大卫创作的他跨越阿尔卑斯山脉的画以及王室地窖中“珍贵的酒”。法国流亡者圣西蒙（Saint-Simon）侯爵在马德里丰卡拉尔门（Fuencarral gate）上冲法军开火，被当场抓获。侯爵的女儿恳求放父亲一条生路，拿破仑便赦免了他。[165]

拿破仑一直在查马丁待到12月22日，那天他得知英军将领约翰·穆尔（John Moore）爵士率一支远征军返回位于马德里以西110英里处的萨拉曼卡（Salamanca）。博塞记载道，他“发现终于能在坚实的陆地上会会这些敌人了，非常开心”。[166]12月23日，穆尔开始退往科伦纳，为了追赶他，拿破仑得冒着狂风与暴雪翻越瓜达拉马山脉（Sierra de Guadarrama）。法军曾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参与埃劳会战，因此他相信部下们顽强得可以挺过任何气候，这一结论对他的未来决策造成了灾难性影响。拿破仑翻山时摔下马背，但没受伤。[167]天气严寒，博塞的仆人喝白兰地喝得烂醉，冻死在山上，而拿破仑就冒着这种酷寒翻山，大

部分时候他徒步走在一个纵队的最前头。[168]“我们顶着可怕的飓风翻过瓜达拉马山脉，”戈纳维尔回忆道，“旋风夹着雪花，雪下得特别猛，在我们身上包裹了厚厚一层，浸入我们的斗篷中……带火炮翻山无比困难。”[169]然而他们还是成功运走了大炮，在此过程中，拿破仑不断在旁催促，尽管有一回牢骚兵当面咒骂他。“我亲爱的，”1808年最后一天，他从贝纳文特（Benavente）致信约瑟芬，“我在追赶英军，已经追了一阵子，但他们一直惊慌逃窜。”[170]英军其实并不惊慌，面对远超己方的敌军兵力，他们只是务实地撤退。

拿破仑盼着追上穆尔，把英军赶出半岛，但他安插在维也纳的间谍警告道，奥地利正在迅速整备武装，事实上它可能在动员。多年后，威灵顿声称，拿破仑“不确定能否战胜”穆尔，遂离开了西班牙，但他显然说错了。[171]“我正在追赶英军，剑指他们的肾脏。”1809年1月3日，拿破仑如此写道。[172]然而次日，奥地利传来可怕的消息，拿破仑只好派苏尔特去追穆尔，这样他自己便能先回贝纳文特，再回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从而与法国取得更畅通的联系。[173]在巴利亚多利德，他派波兰副官亚当·赫瓦波夫斯基去达姆施塔特、法兰克福、卡塞尔和德累斯顿警告德意志亲王们务必“立刻准备好参战兵力”，并派另一名副官、波拿巴家族在科西嘉的恩人马尔伯夫伯爵之子去斯图加特和慕尼黑传达同样的讯息。[174]

有人在巴利亚多利德的圣多明我会修道院水井中发现一具法军军官的尸体，拿破仑于是下令关闭该修道院。[175]博塞一本正经地回忆道，修道院中共有40名修士，拿破仑召集了他们所有人，狂怒地“说着稍显军事风格的话，而且直截了当地使用强烈措辞”。外交官泰奥多尔·戴杜维尔（Théodore d’Hédouville）充当翻译，传译了脏话，拿破仑“命令他”听到脏话时“用同样的语调坚定传达自己口中的恶毒词语”。[176]1月中旬，拿破仑确信得回巴黎，他叫约瑟夫在王宫里留几间房，供自己返回马德里时居住。[177]此后他再没回来过。

因为“西班牙溃疡”，1808年冬，拿破仑被迫在伊比利亚半岛驻扎30万人；1810年春法军进攻时，这个数字升至37万人；1811年，法军兵力又升至40.6万人。此后法军兵力开始减少，在1812年跌至29万人，在1813年又跌至22.4万人。除了战役刚开始的时候，拿破仑根本承受不起抽走这些军队。[178]绝大多数情况下，他派去的是没打过仗的新兵营，他们的指挥是大龄老兵、负伤老兵或缺乏经验的国民自卫军军官。新兵们也没有加入已有团弥补损失，而是聚在一起。[179]拿破仑经常在西班牙战场的军队中搜寻兵员，以便填补其他地区的炮兵、卫戍部队、宪兵、运输队、帝国近卫军和工兵的空缺，所以在西班牙，四个营组成的旅其实只有约2500人，而它本该有3360人。拿破仑并未从西班牙调走很多人参加1812年的俄国战局，但他大大减少了派往那儿的新兵。没有增援的话，什么军队也无法战斗，何况伊比利亚半岛经常减员，病号一直在当地法军中占到五分之一。[180]总而言之，法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折损了约25万人。[181]“我不得不说，这件事我搞得很砸，”数年后，拿破仑承认道，“道德败坏得太明显，不公正行为让人太愤世嫉俗，整件事仍然十分肮脏。”[182]

---

[1] Montesquiou，Anatole de，*Souvenirs sur la Révolution，l’Empire，la Restauration et le Règne de Louis-Philippe* 1961，p.113

[2] Blaufarb，Rafe，‘The Ancien Régime Origins of Napoleonic Social Reconstruction’*French History* vol.14 no.4 2000，p.408

[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2 p.84

[4] Bergeron，Louis，*France Under Napoleon*（Princeton）1981，p.106

[5]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344

[6] Simms，Brendan，*Europe*：*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2013，p.165，Tulard，Jean，*Napoléon et la noblesse d’Empire* 1979，p.97

[7] Ellis，Geoffrey，*The Napoleonic Empire* 2003，p.77

[8] Ellis，Geoffrey，*The Napoleonic Empire* 2003，p.114

[9] Tulard，Jean，*Napoléon et la noblesse d’Empire* 1979，p.93

[10] Ellis，Geoffrey，*The Napoleonic Empire* 2003，p.114

[11] 1884年，英国首次授予诗人爵位，受封人是阿尔弗雷德·坦尼森（Alfred Tennyson）；1896年某日，英国首次授予艺术家爵位，次日受封人弗雷德里克·莱顿（Frederic Leighton）去世。

[12] 撇开为家人考虑时，拿破仑的确相信精英政权，但他也有些势利。1813年，他对莫莱说：“‘有些家庭没法封爵。有多少上校是小姐和夫人的侍女的兄弟？’莫莱回答道，拿破仑的某位参政院顾问有个巴黎街道清洁工兄弟。”Noailles，*Count Molé*，p.197.勒菲弗夫人曾是随团洗衣妇，但拿破仑的确封勒菲弗为但泽公爵（见页边码448页）。某次招待会上，男仆当众将勒菲弗之妻介绍成但泽公爵夫人，她便对他使眼色：“呃，小伙子，你觉得那称呼怎么样？！”Haythornthwaite，*Final Verdict*，p.231.

[13] ed. Chatel de Brandon，Laurence，*Cambacérès*：*mémoires inédits* 2 vols.1999，Ⅱ p.141

[14]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Ⅲ p.236

[1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909 p.457，March 26，1807

[16] SHD GR2/C 66

[17] Tulard，Jean，*Napoleon*：*The Myth of the Saviour* 1984，p.185

[18]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p.57

[19]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6560，p.1208

[20] 约瑟芬带贵族露西·德·拉图尔·迪潘参观马尔迈松时，曾向她解释道，所有画作与雕塑都是外国宫廷的礼物，迪潘于是指出：“这个好女人撒谎成性。就算直白的真相比谎话更令人震撼，她也情愿扯谎。”Moorehead，*Dancing to the Precipice*，p.286.

[21] Stuart，Andrea，*Rose of Martinique* 2003，p.284

[22] 据一名侍从回忆，拿破仑自己吸鼻烟可谓“得不偿失。与其说吸烟是他的实际需要，不如说是爱好和某种娱乐。他的鼻烟盒造型非常简单，呈椭圆状，由黑贝壳制成，内衬黄金。它们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不同之处只有盖子上的古典风味的银质漂亮奖章。”Bausset，*Private Memoirs*，p.428.虽说拿破仑有烟瘾，他却认为吸烟“无益，只能让懒人快活”。

Constant，*Memoirs II*，p.11.

[23]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p. 125-6

[24] ed. Park，Julian，*Napoleon in Captivity* 1827，p.238 n.3，Bruce，Evangeline，*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95，p.305

[25] Branda，Pierre，*Napoléon et ses hommes* 2012，p.208

[26] 包括杜伊勒里宫、枫丹白露宫、圣克卢宫、贡比涅宫、凡尔赛的大小特里亚农宫、朗布依埃宫（狩猎行宫）、默东宫、巴约讷外面的马拉克城堡、美因茨附近的德意志宫（Deutschhaus）、布鲁塞尔附近的拉肯宫（Laeken Palace）、米兰王宫（Palais Royal）、佛罗伦萨碧提宫、热那亚杜拉佐宫（Palazzo Durazzo）、都灵斯图皮尼吉堡（Castello Stupinigi）、罗马蒙特-卡瓦洛宫（Monte-Cavallo）。

[27] Branda，Pierre，*Napoléon et ses hommes* 2012，p.29

[28] Mansel，Philip，*The Eagle in Splendour* 1987，p.67

[29] Hazareesingh，Sudhir，'God of War'*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 February 2012，3/2/2012 p.4

[30] 拿破仑的开销极大，但他总是设法节省，在248页（页边码）我们就看到他削减装潢商的账单。"这里的人曾经每天喝155杯咖啡，"有一次，他在杜伊勒里宫对一位大臣说，"每杯咖啡花掉我20分，一年下来我就花掉56575法郎。我停止供应咖啡，补偿每人7法郎6分。现在我要付21575法郎，节省了35000法郎。"Chaptal，*Souvenirs*，p.335.

[31]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38

[32] Woolf，Stuart，*Napoleon's Integration of Europe* 1991，p.ⅶ

[33]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174

[3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118

[35]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15

[36] Markham，Felix，'The Emperor at Work'*History Today* September 1963，p.584

[37]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7

[38] Branda，Pierre，*Napoléon et ses hommes* 2012，p.140，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7，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156

[39]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51

[40] Roederer，Pierre-Louis，*Bonaparte me disait* 1942，pp.85-6

[41]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89

[42] ed. Jones，Proctor Patterson，*Napoleon*，*How He Did It* 1998，p.184

[43]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122

[4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61

[45]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135

[4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92

[47]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54

[48]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107

[49]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01

[50]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01，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48

[51]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48

[52] Branda，Pierre，*Napoléon et ses hommes* 2012，p.271

[53]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p.125-6

[54]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p.121-2

[55]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123

[56]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751 p.438，November 8，1800

[57] 英葡同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同盟：1376年，两国初次结盟；1386年、1643年、1654年、1660年、1661年、1703年、1815年、1899年、1904年、1914年，两国都重申同盟关系（1899年两国系秘密结盟）；1982年马岛战争中，英国引用了英葡同盟关系。

[58] Esdaile，Charles，*The Peninsular War* 2002，p.5

[59] 1792年某次战斗中，法军击败西班牙军，此后戈多伊囚禁原西班牙首相阿兰达（Aranda）伯爵。

[6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49

[61]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6336 p.1106，September 8，1807

[62] 今阿尔加维（Algrave）。——译者注

[63]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78

[64] Esdaile，Charles，*The Peninsular War* 2002，p.7

[65] Lipscombe，Nick，*The Peninsular War Atlas* 2010，p.23

[66]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6554 p.1204，October 17，1807

[67] ed. Woloch，Isser，*R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tanford，CA）1996，p.68

[6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352

[69] 两年后，吕西安试图逃往美洲，中途被皇家海军俘虏。他去了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流放，之后好几年过得舒适惬意，还写诗贬低“查理曼”（他二哥）。

[7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349

[71] Broers，Michael，*Europe under Napoleon 1799-1815* 1996，p.156

[7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 Ⅱ p.349

[73] 今多诺斯蒂亚（Donostia）。——译者注

[74] 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把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

[75]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7350 pp.236-7，March 9，1808

[76] ed. Woloch，Isser，*R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tanford，CA）1996，p.70

[77]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Ⅲ p.251

[78] ed. Woloch，Isser，*R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tanford，CA）1996，p.71

[79]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50

[80]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50

[81]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118

[82]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125

[83] ed. Woloch，Isser，*R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tanford，CA）1996，p.73，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Ⅲ p.255

[84]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7699 p.423，April 25，1808

[85] ed. Woloch，Isser，*R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tanford，CA）1996，p.73

[86] Gates，David，‘The Wars of 1812：A French Perspective’*Mars & Clio* no.34 Summer 2012，p.50

[87] Gates，David，‘The Wars of 1812：A French Perspective’*Mars & Clio* no.34 Summer 2012，p.51

[88] Sarrazin，General，*History of the War in Spain and Portugal* 1815，p.33

[89] Esdaile，Charles，‘Recent Writing on Napoleon and His Wars’*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73 issue 1 January 2009，p.211，ed. Tulard，Jean，*Bibliographie critique des mémoires sur le Consultat et l’Empire* 1971，p.175，Anon.，‘The Unpublished Letters of Napoleon’p.358

[90]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7759 pp.451-4，May 2，1808

[91] Lipscombe，Nick，*The Peninsular War Atlas* 2010，p.23

[92]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57

[93] 7月5日，在伦敦圣詹姆斯街布鲁克斯俱乐部，议员汉弗莱·豪沃思同第四代乔姆利（Cholmondeley）伯爵打赌，赌“现阶段约瑟夫·波拿巴不在马德里或其周边地区行使君主权力”，前者下注100几尼，后者下注25几尼（Brooks’s Club Betting Book）。法国人其实已在马德里掌权，不过7月20日约瑟夫才到。

[94]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Ⅲ p.352，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180

[95]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7829 p.489，May 10，1808

[9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0

[97] 塔列朗靠这一安排赚了不少：费迪南德铺设价值20万法郎的地毯，购置水力发动机给庄园供水，甚至花钱购买厨房菜园的蔬菜。Kolli，*Memoirs*，p.3.

[98]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283

[99]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7699 p.423，April 25，1808

[100]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7826 p.487，May 9，1808

[101]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480 p.831，July 4，1808

[102] Tulard，Jean，*Le grand empire* 1982，p.146

[103]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Ⅲ p.358

[104] ed. Woloch，Isser，*R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tanford，CA）1996，pp.75-6

[105] eds. 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Florida）1989，p.220 n.9

[106]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p.188-9

[107] Vaughan，C.R.，*Narrative of the Siege of Zaragoza* 1809，p.5，Bell，David A.，*The First Total War* 2007，p.281

[108] Vaughan，C.R.，*Narrative of the Siege of Zaragoza* 1809，p.22

[109] 可就连这件事也没让拿破仑取消海军计划。1808年，他写给德克雷的海量信件涉及造船的不同方面，如所需木材种类、伐木、木材运输、木材储存。1810年7月，他致信德克雷，提到他计划在1812年年底建成由110艘船组成的海军。Bingham ed.，*Selection III*，p.50.

[110]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401 p.797，June 25，1808，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18659 p.930，July 25，1808

[111] Lipscombe，Nick，*The Peninsular War Atlas* 2010，p.52

[11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57

[113]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186，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835 p.1036，September 6，1808

[114]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685，p.945，August 3，1808

[115]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797 p.1007，August 30，1808

[116]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619 p.909，July 19，1808

[117]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707 p.957，August 16，1808

[118] 五个月后，拿破仑和蒂埃博回顾维梅鲁之战细节，蒂埃博佩服他“能指出我军部署的大部分薄弱点，我惊讶地发现，他的确比我还记得清我的报告内容”。Butler ed.，*Baron*

Thiébault II，p.238.

[119] Aldington，Richard，*Wellington* 1946，p.48

[120] 今塔霍河（the Tajo）。——译者注

[121]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951 pp.1090-91，September 18，1808

[122]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869 p.1055，September 9，1808

[123]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Ⅲ p.450

[124]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685 p.945，August 3，1808

[125] Grimsted，Patricia Kennedy，*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Alexander* Ⅰ（Oakland，CA）1969，p.166

[126] Grimsted，Patricia Kennedy，*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Alexander* Ⅰ（Oakland，CA）1969，p.166

[127]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00

[128]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12

[129] 另一套是为约瑟芬制造的，但是1818年路易十八把它送给威灵顿。该套瓷器今展示于伦敦阿普斯利邸宅。

[130] Chevallier，Bernard，*Empire Style* 2008，p.64

[131]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13

[132]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45，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33

[133] Dwyer，Philip，*Talleyrand* 2002，pp.99，116，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413

[13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p.413-14

[135]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12

[136] eds. Larichev，E. and Ostarkova，Ⅰ.，*Paris-St Petersburg 1800-1830*（Moscow）2003，p.18

[137] eds. Larichev，E. and Ostarkova，Ⅰ.，*Paris-St Petersburg 1800-1830*（Moscow）2003，p.18

[138] 希腊神话中牛首人身的怪物。——译者注

[139] *TLS* 12/5/1927 p.325，Florange，Charles and Wunsch，A.，*L'Entrevue de Napoleon et de Goethe* 1932，pp.12ff，Brown，Peter Hume，*Life of Goethe* 2 vols.1920，Ⅱ p.547 n.1

[140] 歌德的书信体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是非严格意义上的自传性小说。拿破仑有一本翻烂了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其封面和封底上凸印着帝国金盾徽。该书今展示于纽约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拿破仑经常读它，以至于有些页纸几乎要脱落了。这本书是1804年巴黎出版的版本，可见他甚至在称帝后常读此书。

[141] Florange，Charles and Wunsch，A.，*L'Entrevue de Napoleon et de Goethe* 1932，pp.12ff

[142] Brown，Peter Hume，*Life of Goethe* 2 vols.1920，Ⅱ pp.546-7

[143] Brown，Peter Hume，*Life of Goethe* 2 vols.1920，Ⅱ p.547

[144]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9042 p.1126，October 9，1808

[145] Brown，Peter Hume，*Life of Goethe* 2 vols.1920，Ⅱ p.547

[146] Williams，John R.，*The Life of Goethe* 1998，p.39

[147] Brown，Peter Hume，*Life of Goethe* 2 vols.1920，Ⅱ p.546，Florange，Charles and Wunsch，A.，*L'Entrevue de Napoleon et de Goethe* 1932，pp.12ff

[148]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23

[149]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17

[150]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9050 p.1130，between October 11 and 13，1808

[151]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9053 p.1131，October 12，1808

[152]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9056 p.1133，October 13，1808

[153]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s.19184，19270，p.1186，November 4，1808，p.1225，November 14，1808

[154]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9327 pp.1248-9，November 19，1808

[155] ed. Dwyer，Philip，*Napoleon and Europe* 2003，p.18

[156] Esdaile，Charles，'Recent Writing on Napoleon and His Wars'*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73 issue 1 January 2009，pp.217-18

[157] Tone，John L.，*The Fatal Knot* 1994，p.4

[158] Tone，John L.，*The Fatal Knot* 1994，p.182

[159] Sherwig，John M.，*Guineas and Gunpowder*（Cambridge，MA）1969，pp.367-8

[160]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p.58-9，Bell，David A.，*The First Total War* 2007，p.290，Gonneville，Aymar-Olivier de，*Recollections of Colonel de Gonneville* 2 vols.2009，Ⅰ p.61

[161]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9197 p.1192，November 5，1808

[162]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180

[163] Chlapowski，Dezydery，*Memoirs of a Polish Lancer* 2002，p.45

[164]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33

[165]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35

[166]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32

[167] *The Nation*，16/7/1896 p.45

[168]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39

[169] Gonneville，Aymar-Olivier de，*Recollections of Colonel de Gonneville* 2 vols.2009，p.65

[170]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9650 pp.1388-9，December 31，1808

[171] ed. Jennings，Louis J.，*The Croker Papers*，3 vols.1885，Ⅰ p.355

[172]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9675 p.1402，January 2，1809

[173] Bonaparte，Napoleon，*The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of Napoleon Bonaparte with his Brother Joseph* 2 vols.1855，Ⅱ p.411

[174] Chlapowski，Dezydery，*Memoirs of a Polish Lancer* 2002，p.72

[175]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42

[176]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42

[177]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9855 p.1497，January 15，1809

[178]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56，Tone，John L.，*The Fatal Knot* 1994，p.4

[179] Alexander，Don W.，'French Replacement Methods during the Peninsular War'*Military Affairs* vol.44 issue 4 December 1980，p.192

[180] Alexander，Don W.，'French Replacement Methods during the Peninsular War'*Military Affairs* vol.44 issue 4 December 1980，p.192

[181] Lipscombe，Nick，*The Peninsular War Atlas* 2010，p.23，Alexander，Don W.，'French Replacement Methods during the Peninsular War'*Military Affairs* vol.44 issue 4 December 1980，p.193，Fraser，Ronald，*Napoleon's Cursed War*（New York）2008

[182] Lentz，Thierry，*Savary* 2001，p.188

第二十一章 瓦格拉姆

在大炮安全可以保障的前提下，应当始终把炮兵置于最有利的位置，让他们待在骑兵和步兵阵线前面，越靠前越好。

——拿破仑军事箴言第54条

加农炮面前人人平等。

——1819年4月，拿破仑对贝特朗将军说

“维也纳宫廷表现非常糟糕，”1809年1月15日，拿破仑从巴利亚多利德致信约瑟夫，“它会为此后悔的。不要不安。就算不动西班牙的军队，我也能在一个月内带足够兵力去维也纳……其实只要我在巴黎，奥地利又会衰退得像往常一样无关紧要了。”[1]当时，他不知道英国已经给了奥地利一大笔资助，并说服它开战，此战后来成为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卡尔大公已让所有18～45岁的健壮男子穿上新组建的国民后备军（Landwehr）军装。国民后备军是民兵，但其中一些部队和正规军并无区别。奥斯特利茨会战结束后，卡尔大公一直在奥军中实施深层变革：精简指挥结构，改善服役待遇；简化移动操练，引入密集编队（Bataillons-masse，这种编队方式让步兵组成更牢固的方阵以抵御骑兵）；废除团级炮兵，以便组织规模更大的炮兵预备队；修改散兵战术，招募九个猎兵（Jäger）团；最重要的是，采纳了军体系。1806年，大公与人合著军事战略著作《将军的战争艺术》（*Grundsätze der Kriegkunst für die Generale*），他打算检验自己的设想。

1807年4月时，塔列朗曾建议拿破仑要鼓励奥地利去爱（aimer）法国及其功绩，他回答：“爱，我不知道政治里的爱是什么意思。”[2]此言不假。拿破仑看待国际事务时预设国家间会不断竞争，所以他的观点颇为自私。他明白奥地利想为曼托瓦、马伦戈、坎波福米奥、吕内维尔、

乌尔姆、奥斯特利茨和普雷斯堡的屈辱复仇，但他觉得奥地利要犯蠢才会开战，毕竟它的盟友只有英国和西西里，何况英国还不会出兵。相形之下，拿破仑的盟友包括意大利、比利时、瑞士、那不勒斯、荷兰、拜恩、符腾堡、萨克森和威斯特伐利亚。“普鲁士已毁，”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梅特涅总结普遍形势道，“俄国是法国的盟友，法国是德意志之主。”[3]对奥地利来说，此时并非宣战良机，但它又一次想赢回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地位，还是对法宣战了。欧洲列强之所以能拖垮法国，恰恰是因为1805年之后没有长期的和平，在这一点上，奥地利的坚持必然占了大功。

拿破仑确认自己的情报后，立刻像闪电一样从巴利亚多利德赶往巴黎。他和萨瓦里、迪罗克、鲁斯塔姆、一名副官、一个猎骑兵小队飞驰四小时，到达70英里外的布尔戈斯，途中他们经过很多游击队出没的地区。蒂埃博看见拿破仑超过他的马车，“一边策自己的马，一边鞭打副官的马”。[4]1809年1月17日早上7点，拿破仑动身，23日早上8点他已到达巴黎。他在六天中走了600多英里，这是个非凡成就。“反法同盟国家的内阁都以为他在西班牙北部作战，”迪马将军记载道，“但他已返回帝国中心，正组建另一支伟大的军队……此事不可思议，叫那些本想让他吃惊的人大吃一惊。”[5]拿破仑日后致信达武，对比西班牙和奥地利战局，称奥地利“民族如此优秀、理智、冷静、包容、安分守己，以至于在德意志作战时没有一个法国人被他们谋杀”，而西班牙人却是疯子。[6]

立法院已被削弱，1809～1810年它一共只开了四个月的会。拿破仑一回到巴黎就命令立法院提前一年征召1810年度新兵，因此他能动员23万人，这是目前为止他指挥过的规模最大的军队。1808年12月23日，弗朗茨就已决意开战，次年2月，他确认了这一决策。拿破仑的谍报网不仅让他非常了解奥地利的想法和动作，还警告了一件危险的事——富歇与塔列朗和解了。两人本是宿敌，现在却串通密谋，计划等拿破仑死在

西班牙后立缪拉为法国国君。拉瓦莱特拦截了富歇和塔列朗友人的信件，欧仁传来的信息也佐证了这些信，拿破仑遂掌握了他需要知道的一切。1809年1月28日（周六）下午，他在杜伊勒里宫办公室召集康巴塞雷斯、勒布伦、德克雷、富歇和塔列朗，然后骂了富歇和塔列朗半个小时（出自帕基耶，他是听雷米萨夫人说的，而她又是听塔列朗说的）或两小时（出自莫利安，他不在现场，但认识所有在场者）。

拿破仑埋怨道，富歇和塔列朗不顾西班牙战局相对顺利的事实（苏尔特在科伦纳把英军赶出半岛，于1月16日击杀穆尔），在沙龙里批评战事。两人还扶持缪拉，阴谋反对约瑟夫的帝位继承权，这表明他们已经背离了效忠拿破仑的誓言。“哟，”拿破仑总结时对塔列朗说，“你只是丝袜裹着的一泡屎。”[7]塔列朗依然十分镇定，“明显无动于衷地”听皇帝说话，他仅仅在事后对一位朋友说：“太遗憾了，这么伟大的人竟这么没教养。”[8]面谈后第三天，拿破仑解除了塔列朗的次大选侯职务，但允许他保留别的头衔和地位。皇帝也没流放塔列朗，这令人难以理解。富歇也依旧当他的部长。没过多久，梅特涅花费30万～40万法郎向“X先生”购买法军作战序列的详细信息，而塔列朗被视为此事的首要嫌疑人。[9]

索取通行证前，梅特涅尽可能待在巴黎，也许他是为了继续从“X先生”处搜集秘密情报。拿破仑照例严厉警告敌人开战的后果。3月23日，法奥外交关系即将崩盘，这天他看见了梅特涅，问道：

> 你们被狼蛛咬了吗？什么在威胁你们？你们又恨谁？你们仍想让世界燃起战火？为什么？我的军队在德意志时，你们不觉得自身存在受威胁，如今它在西班牙，你们倒觉得自己陷入危机了！这思维有些奇怪。结果会是怎样？我将武装起来，因为你们在武装。我终于有害怕的东西了，所以它值得我小心对付。[10]

梅特涅用圆滑的外交辞藻反驳，但拿破仑打断了他：“你们的忧虑从何而来？先生，如果是您将这些忧虑传达给了您的宫廷，那这么说吧，您需要什么解释来安抚它，我全给您……先生，我同您的宫廷交易

时总是被耍，我们得开诚布公地谈谈。”[11]就像第三次和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一样，拿破仑既不渴望，也不需要打这场仗，并且言明自己想阻止它。然而这回，他还是根本不肯为避战而妥协，因为他自信会赢。为筹备未来战事，光是3月9日这一天，他就写了29封信。[12]

卡尔大公计划一边率八个军进入拜恩，一边派一个军去波兰、派两个军去意大利。他希望普鲁士对法宣战、德意志全境激烈反抗拿破仑的统治，但局势表明这两件事都不会发生，于是他转而把多瑙河南岸当作主战场，以便掩护维也纳，并同意大利的奥军保持联络。卡尔的决策导致来回穿行于这一地区的奥军出现严重混乱，还浪费了宝贵时间。萨拉戈萨英勇抵抗法军，2月20日该城终于陷落，两天后约瑟夫重新在马德里称王，而拿破仑也能全力应对盟友拜恩面临的威胁。

达武和马塞纳都是志骄意满、战功赫赫的资深元帅，认为彼此平起平坐，拿破仑知道没法让两人中的一人指挥另一人，所以在亲临战线前，他任命贝尔蒂埃为德意志军团司令。3月30日，他已经替贝尔蒂埃拟好整个战略。按照预期，4月15日前后奥军将进攻，届时法军将组成巨型营方阵，以便引诱奥军进入巨大的陷阱。勒菲弗的拜恩军充当法军前卫，屯于伊萨尔河（the Isar）岸边。勒菲弗军的三位师长为拜恩的路德维希（Ludwig）王子、卡尔-菲利普·弗雷德（Karl-Philipp Wrede）亲王、贝尔纳·德鲁瓦（Bernard Deroy）伯爵，其参谋长则为让-巴蒂斯特·德鲁埃（Jean-Baptiste Drouet）将军，即未来的埃尔隆（Erlon）伯爵。卓越的战士拉纳从西班牙回来后会立刻率自己的军同勒菲弗会合。在拜罗伊特和纽伦贝格之间，左侧是规模颇大的达武军，该军下辖三个步兵师、第2重骑兵师、一个轻骑兵旅，还新添了一个预备队、一个德意志师，全军共有55000人与60门大炮；右侧是乌迪诺军，该军下辖步兵和轻骑兵，屯于法费诺芬（Pfaffenhoffen）。马塞纳军在奥格斯堡（Augsburg）充当后卫。贝西埃的骑兵预备军由两个轻骑兵师、两个重骑兵师组成，它和帝国近卫军、旺达姆的符腾堡部队在斯特拉斯堡列

队。德意志军团共有16万人与286门大炮，各军彼此相隔较近的行军里程，雷根斯堡则是军团布阵的中心枢轴。拿破仑给贝尔蒂埃的命令称，如果奥军在4月15日前进攻，法军就转而在奥格斯堡和多瑙沃特集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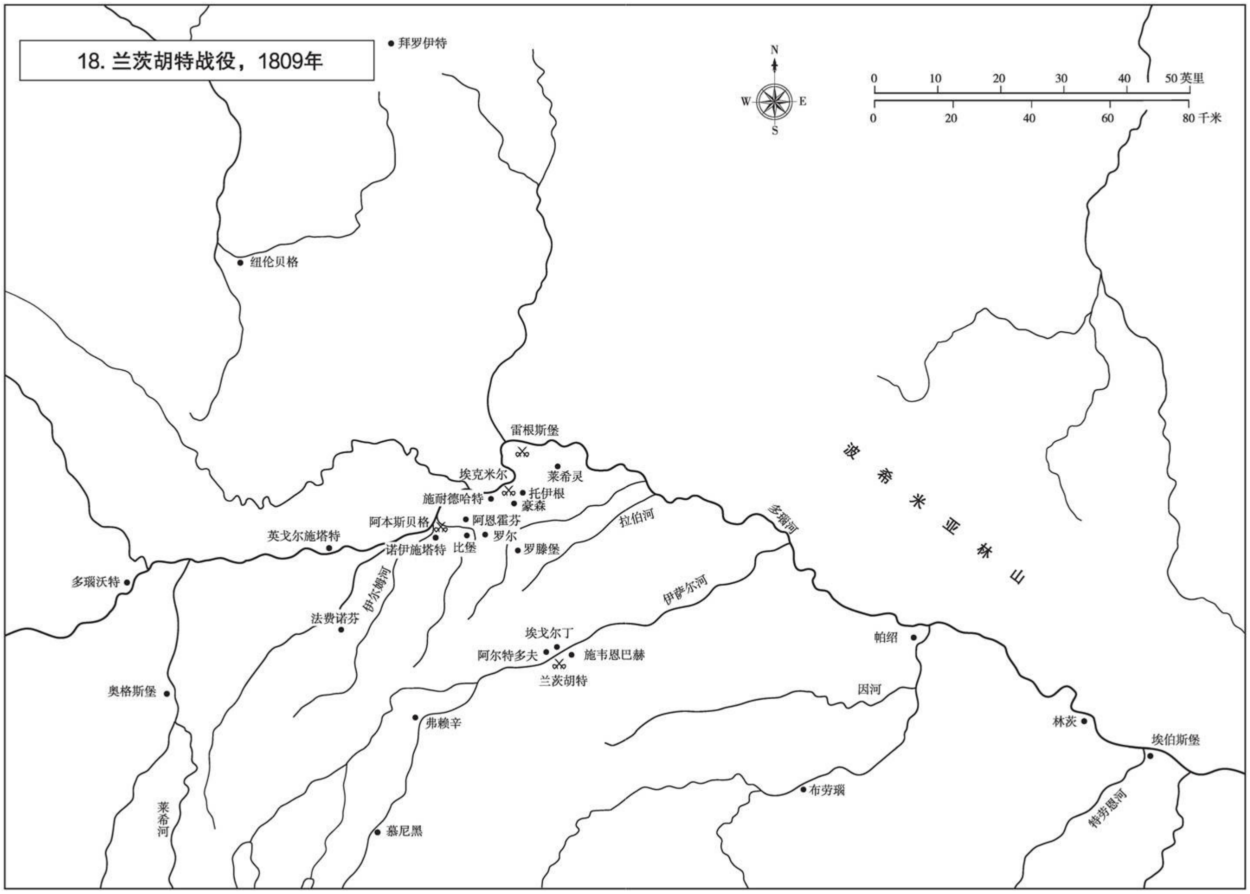
拿破仑依据《爱尔福特条约》请求俄国支援对奥作战，作为答复，沙皇亚历山大派戈利岑亲王率70000人驰援，但直到5月22日，俄军才设法穿过边境，到达伦贝格（Lemberg）附近的奥属加利西亚（Galicia），结果他们完全没有与敌人交锋，整场战役中仅折损两人。[13]因此，奥地利只需在东边部署最少的军力，并可集中几乎一切力量对付拿破仑，这令他火冒三丈。

4月3日，奥地利正式对法国和拜恩宣战。卡尔大公本人反对宣战，他认为现在开战太早了，但6日他还是对奥地利民众发布军事宣言。[14]四天后，127000名奥军士兵渡过因河，侵入拜恩，但行军速度未达卡尔大公的期望，反而因为天气恶劣降至一日6英里。15日，卡尔大公才到伊萨尔河，当天奥军也入侵了华沙大公国。贝尔蒂埃误解了拿破仑的指令，奥军比预期日提前五天进攻时，他又慌了手脚，结果他搞砸了法军战役的开局着数。4月14日，贝尔蒂埃没派达武军去奥格斯堡，反而命令他们在雷根斯堡集结，此外他还沿莱希河分散军队，分别让52300人和68700人待在北岸与南岸，其中很多部队的间距超出行军里程。与此同时，奥军集中大股兵力，突袭兰茨胡特（Landshut）。4月12日时，拿破仑收到可视信号系统的报告，获知奥军已过因河的警报。[15]五天后，他赶到多瑙沃特，当地司令部这才恢复镇静。“士兵们！”他宣称，“我像雄鹰一样飞奔至你们中间。”[16]

“我到达战场时，贝尔蒂埃已经慌得丢了魂了。”拿破仑日后回忆道。[17]此言不假，然而一旦他到达战场，发现己方军队严重分散，他便察觉奥军进攻兰茨胡特一事既是威胁，又是机会——德意志军团各军可以立刻从不同方向朝卡尔大公的位置集中。拿破仑命令马塞纳和乌迪

诺进军兰茨胡特，威胁敌军交通线，派旺达姆与勒菲弗去阿本斯贝格（Abensberg）。达武则奉命经80英里艰难行军返回至主力部队，并留下自己的堂姐夫、上校路易·库塔尔（Louis Coutard）男爵的第65战列步兵团驻守雷根斯堡的桥梁。这些命令非常重要，以至于拿破仑传达每个指令时都派了四名副官送信，平常他只会派三个。马塞纳的任务如下：迅速推进至法费诺芬，进攻敌军侧翼，与此同时，确保作战基地奥格斯堡固若金汤。

到4月18日时，奥军发现他们不但没有如己所想地追赶退兵，反而面对着反抗的敌军。拿破仑前往英戈尔施塔特，拉纳陪在他身边。路过德意志部队时，皇帝鼓励士兵。当日，奥军总参谋部的一名上校被俘，然后被带至拿破仑面前接受盘问。上校拒绝回答问题，皇帝便说，“别担心，先生，反正我什么都知道”，接着他马上准确地描述奥军所有的军甚至他面对的团的位置。奥军上校心生佩服，问道：“我有幸与之说话的是何人？”“这时，”赫瓦波夫斯基回忆道，“皇帝倾身向前，摸摸他的帽子，回答道：‘波拿巴先生。’”[18]（上校的观察力一定特别迟钝，因为赫瓦波夫斯基指出，面谈时法军步兵不断从旁边列队经过，同时高呼“皇帝万岁！”）



18. 兰茨胡特战役，1809年

当晚，拿破仑致信马塞纳，解释道，卡尔“已经率三个军从兰茨胡特去雷根斯堡，他约有8万人。达武离开了雷根斯堡，正前往诺伊施塔特（Neustadt）……假如你的军天亮前经法费诺芬动身，然后进攻卡尔大公的后方，敌军就输了。那样的话，18日至20日之间德意志所有的战事就结束了”。他还亲笔写了一则附言：“行动，行动，速度！我指望着您。”（Activité，activité，vitesse！Je me recommande à vous.）[19]马塞纳回信，承诺必要时连夜行军，并且言行一致。此次战局中，他非常勇敢坚韧。卡尔大公收到报告，得知达武已率约3万人来到多瑙河南岸。就像本尼希森在弗里德兰对拉纳打的算盘一样，大公也想歼灭拿破仑大军的这支孤军，他显然忘了三年前达武军在奥尔施泰特独立作战的战果。

次日，法奥两军在德意志战局中首次真正接触，这次遭遇战奠定了

该战局其余战斗的套路。卡尔大公想在多瑙河下方的托伊根村（Teugen）和豪森村（Hausen）消灭达武，但后者设法逃脱了，与拿破仑安全会合。两军对敌军实力的看法都一样不确定。天空低沉，战事在丘陵地带展开，奥军缓慢严谨地作战，达武的老兵娴熟地实施机动。奥军战败后退往东方，拿破仑遂能组织追击。同日，勒菲弗与蒙布兰（Montbrun）分别在阿恩霍芬（Arnhofen）和施耐德哈特（Schneidhart）取胜。卡尔的野战军有9.3万人，拿破仑的有8.9万人，可如今，法国-拜恩联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主动权。

拿破仑计划切断卡尔去维也纳的退路，把他困在拜恩。此时达武在左翼，勒菲弗和拉纳在中路，乌迪诺在右翼。拿破仑对马塞纳下令：派兵援助阿本斯贝格，并率自己的主力去兰茨胡特攻击敌军交通线。4月20日，库塔尔上校偃旗投降，交出雷根斯堡。面对兵力远超自己的奥军，库塔尔设法守了超过二十四小时，使敌军折损达到己方损失的两倍。在多瑙河南岸、英戈尔施塔特以东20英里处有一系列小村庄，同日，拿破仑沿覆盖这些村子的宽广战线发动持续进攻。凌晨3点时他已经醒了，正向勒菲弗、马塞纳与旺达姆传令。早上6点30分，他和拉纳、贝西埃骑马前往阿本斯贝格。在城外的一座小山坡上（它日后得名拿破仑斯山[20]），拿破仑为拜恩军的军官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说词，它由拜恩王储路德维希译成德语，并作为当日公告发布：

> 拜恩士兵们！我来到你们中间，但我现在不是法国皇帝，而是你们的国家和莱茵邦联的保护人。今天你们将独自迎战奥军。你们的前排队列里面没有法军，我完全相信你们的勇气。两百年来，拜恩旗帜在法国的保护下抵抗奥地利。奥地利频繁伤害你们的国家，而我们要去维也纳，在那儿我们将知道如何惩罚它的行径。奥地利想瓜分你们的国家，解散你们的部队，把你们分入它的团。拜恩人！这是你们最后一场反抗敌人的战争，用刺刀进攻吧，消灭他们！[21]

拿破仑随后沿两条轴线攻击奥军：第一条从阿本斯贝格和派辛（Peissing）向东南方延伸，直至罗尔（Rohr）和罗滕堡（Rottenburg）；第二条从比堡（Biburg）向东南方延伸，直至普费芬

豪森（Pfeffenhausen）。奥军的兵力和法军的一样多，还占据有利位置，当天大部分时候，他们表现不错，但拿破仑得知左翼的拉纳有所进展后立刻从拿破仑斯山骑马前进，以便监督左翼战事。

战后，第2猎骑兵团少校（chef d’escadron）向拿破仑呈现他缴获的两面军旗，这是此次战局中法军缴获的首批军旗。少校受了刀伤，伤口中的鲜血顺着他的脸流下。拿破仑问他叫什么，而他有一个很妙的名字——迪厄多内·利翁（Dieudonné Lion）[22]。“我会记住你，而你会感激我，”拿破仑对少校说，“你非常引人瞩目。”几个月后，贝尔蒂埃举荐一人填补近卫猎骑兵空缺，拿破仑否决了这一提议，说他想让“雄狮”晋升。

拿破仑认为自己正追着敌军主力前往兰茨胡特，事实上卡尔大公正在向雷根斯堡进军。约翰·冯·希勒（Johann von Hiller）男爵的两大股奥军纵队在兰茨胡特集结，导致当地两座桥梁附近出现大面积交通堵塞。雅克·德·洛里斯东将军（像很多拿破仑的高级指挥官一样，他也是从西班牙战场调来的）的炮兵在阿尔特多夫（Altdorf）和埃戈尔丁（Ergolding）之间的山脊上布阵，向人口密集的城镇倾泻炮火。（今人若站在兰茨胡特的桥上，便能发现奥军能开火反击的地方非常少。）奥军一过桥就试图烧桥，但雨下个不停，浇灭了火焰。12点30分，拿破仑对副官乔治·穆顿将军说：“你去那路纵队最前头，夺下城镇。”[23]

当时，这句话听来肯定像死刑判决，但穆顿率领掷弹兵冲锋，小岛岸边的密集滑膛枪射击掩护了他们。穆顿的战斗工兵用斧头劈碎城门，第13轻步兵团的士兵、三个拜恩营、两个拜恩中队、一些符腾堡人加入战团，到下午1点时，兰茨胡特已陷落。卡尔大公损失了11门大炮、近5000人、全部辎重车队（共226辆货运马车）。[24]拿破仑后来送给穆顿一幅描绘桥上战事的出色画作，并且一反常态地说了句不太巧妙的俏皮话——他的“绵羊”（“Mouton”意为“绵羊”）变成狮子了。“拿破仑给的

这件纪念品比最高赞誉都珍贵。”画中的另一名副官说。战局结束时，穆顿已经受封洛鲍（Lobau）伯爵。[25][26]

“铁元帅”（Iron Marshal）达武设法在莱希灵（Laichling）阻挡了卡尔大公，就像1806年时那样，拿破仑战后才发现达武在那儿遇上了敌军主力。4月21日早上7点至傍晚5点，达武给拿破仑送了4封信，告诉他卡尔正调来预备队，准备大举反击。从22日凌晨2点开始，拿破仑蓦地行动起来，命令拉纳、旺达姆和圣叙尔皮斯（Saint-Sulpice）率20000名步兵与5500名骑兵尽快北上。乌迪诺和其余的拜恩部队已经奉命去和达武会师，所以不出一小时，拿破仑的50000名步兵、14000名骑兵和114门大炮就逼近卡尔大公了。

22日，拿破仑在埃克米尔迎战卡尔大公，这次会战是兰茨胡特机动的高潮，也是军体系的又一次胜利。达武军钉住了54000名奥军士兵与120门大炮，但卡尔推迟了进攻，直到约翰·科洛夫拉特（Johann Kollowrath）将军的军从战场以北15英里处的雷根斯堡赶来，拿破仑遂有时间让拉纳和马塞纳从兰茨胡特急行军25英里至埃克米尔解救达武。拜恩和符腾堡骑兵到达战场，迫使一个奥军师退到城镇后方的高地上，卡尔大公发现后取消了整个进攻。下午2点刚过时，皇帝随拉纳军与马塞纳军赶到，并攻击敌军左翼。拿破仑取胜，折损了3000人，奥军则损失了4100多人与39门大炮。事后不久，他封达武为埃克米尔亲王。

“随军时，白天我一般会穿着厚厚的优质皮大衣坐马车出行，因为总司令应该在晚上上班，”多年之后，拿破仑说，“假如白天他徒劳地累着了，晚上他就会太疲惫，无法工作……如果埃克米尔会战前夜我睡觉了，我就不可能实施如此出色的机动，那是我最好的一次机动……通过行动，我一个人能变成几个人。拉纳睡得太死了，我不停踹他才把他弄醒。”[27]德塞死后，拉纳和迪罗克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拉纳在元帅里面最得皇帝的宠爱，有些玩笑只有他开拿破仑才会接受。拉纳甚至

说，“人们应该同情他，因为他如此不幸地热爱这婊子（cette catin）”，即拿破仑。正如沙普塔尔所回忆的：“皇帝知道，当他需要元帅时对方总是在自己身边，所以他听到这些玩笑后付之一笑。”[28]

法军在埃克米尔取胜后，有些混乱的奥军被迫退到雷根斯堡，希望逃到多瑙河对岸。4月23日，拿破仑到达雷根斯堡。他决定不围城，因为那太耗时了，与之相反，他坚持靠攀登猛攻城镇。法军在距城墙20步处架设云梯，试了三次后终于拿下雷根斯堡。卡尔唯一的退路经过宽30英尺的坚固石桥。不论当时还是现在，这座桥都是多瑙河上最大的桥之一，它有六个石质大桥墩，不易被加农炮摧毁。卡尔过桥后安全了，但在此过程中，他又损失了5000人和8门大炮。在今天的铁轨附近，拿破仑的右脚踝被一发冲力已尽的子弹击中，受了挫伤。他坐在一面鼓上，让伊万医生处理伤口。医生在他的靴子上剪了个洞，这样他骑马时不会太疼。[29]为免军队士气受挫，伤口刚处理完毕，拿破仑就“在热烈的欢呼声中从整条战线前骑过”。[30]战事继续进行了一段时间，这时他说：“那些子弹看上去像在侦察我们，难道不是吗？”[31]5月6日，他安抚约瑟芬道：“擦到我的子弹没有伤到我，它差点削掉了我的阿喀琉斯之腱。”[32]

雷根斯堡之战结束后，一个牢骚兵自称曾在“酷热”的雅法给了拿破仑一个西瓜，于是向他索要荣誉军团星章。他说这个理由太微不足道，拒绝了对方，老兵便愤怒地补充道：“那好，难道你不认为我在阿尔科莱桥、洛迪、卡斯蒂廖内、金字塔、阿克、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受的七处伤以及我参加的十一场战役，十一场在意大利、埃及、奥地利、普鲁士、波兰……”皇帝大笑，打断了老兵，然后他封此人为享有1200法郎津贴的荣誉军团骑士，当场将星章挂在对方胸口。“皇帝正是靠这种亲密赢得士兵的仰慕，”马尔博指出，“但这种方法仅适用于因累累战功闻名于世的指挥官，其他将军这么做就会损害自己的名誉。”[33]

拿破仑在阿本斯贝格、兰茨胡特、埃克米尔和雷根斯堡度过的连续四天中，胜利频繁降临，频率世所罕见。4月24日，趁大军休整之时，皇帝则与一些军官进行面谈。据布拉兹上尉的记载，皇帝与一名显然熟记所属团名册的上校展开了如下对话：

“现在多少人有武器？”

“陛下，48人。”

“今年招了多少新兵？”

“22人。”

“多少士兵已经服役四年了？”

“65人。”

“昨天多少人受伤？”

“18人。”

“战死的呢？”

“10人。”

“被刺刀杀死的？”

“是的，陛下。”

“不错。”[34]

刺刀拼杀被视作最勇敢的行为。5月3日的战斗结束后，拿破仑高兴地发现第26轻步兵团最勇敢的战士其实是卡宾枪手下士巴约内特（Bayonnette[35]），于是他封此人为享有津贴的荣誉军团骑士。[36]

1809年5月10日，拿破仑到达维也纳城门，他的波兰副官亚当·赫瓦波夫斯基记载道：

若非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不会相信眼中景象，即便当时我也觉得难以置信。城墙并不拥挤，但仍有很多富裕的居民待在护墙上。皇帝直接骑马上斜堤，所以他和

人群只隔一条10码宽的沟。他上一次来这儿是在1805年，他们根据那时的记忆认出了他，于是纷纷脱帽，我想这可以理解。然后人群开始欢呼，我觉得这不必要，而且更不恰当……我对几个法军军官述说自己的惊讶之情，这些人便向我保证道，这正是1806年他们在柏林勃兰登堡门的见闻。[37]

拿破仑花了半小时骑马环绕维也纳城防，只有25名护卫骑马随行，他“不停举帽回应欢呼，仿佛正骑马环绕巴黎”。然后他转向城外的美泉宫（像1805年一样，他住在那儿），并对赫瓦波夫斯基说：“等我们到那儿，你的床就已经备好了。你在马背上度过了那么多夜晚，现在该承蒙法兰西皇帝的照料休息一下了。”[38]

维也纳遭受了非常短暂的炮击，5月13日凌晨2点，该城向拿破仑投降。此时卡尔大公已毁掉所有的桥，正屯兵于多瑙河右岸。今天的多瑙河水流平稳，有大量运河，但当时的水道截然不同，要湍急得多。“这个家族的王公们抛弃了他们的首都，”当日，拿破仑发表宣言称，“他们不像是屈服于战场环境和挫折的光荣战士，倒像是被自身悔恨追赶的伪证者。”[39]然而，虽说他不介意指责哈布斯堡王朝，他却不想疏远维也纳市民，他们已然保证自行承担城中警务。“围捕所有以疲惫为借口离队去抢劫的掉队士兵，”14日，他命令道，“将他们移交临时宪兵法院审判，并在一小时内实施处决。”[40]每个纵队都设有惩罚劫掠的审判庭。

拿破仑的军队花了三天时间在维也纳下游架设浮舟桥，以便去河对岸攻击奥军。5月18日傍晚5点，加布里埃尔·莫利托（Gabriel Molitor）将军的步兵师开始乘船横渡多瑙河。他们只到达了宽2英里的洛鲍岛，然后开始在小岛和对岸间架设更多的牢固桥梁。拿破仑日后被指没有造出足够坚固的桥，但他的军队里没有多少专业工兵，而且水流湍急，奥军又不断在河中投放漂浮的树干和其他碎屑，让它们顺流而下摧毁浮桥，有一次他们甚至投放了拆解后的整个风车。

就像在奥斯特利茨和波兰一样，拿破仑再次到达漫长补给线的尽头，并且深入敌境，直面首都沦陷后也不求和的敌人。5月8日，欧仁在

皮亚韦河之战中击败弗朗茨皇帝和卡尔大公的弟弟约翰·冯·哈布斯堡（Johann von Habsburg）大公。此刻，约翰大公正率军从意大利返回多瑙河。魅力超凡的领袖安德烈亚斯·霍弗（Andreas Hofer）也率领蒂罗尔人反抗拜恩。反对法国霸权的德意志人心存不满，而卡尔大公的战略似乎旨在让拿破仑无法决战。可是19日近傍晚时，多瑙河上已然横跨一座长825码的桥，它由86条船和9个筏子组成。次日中午，大批法军已经上桥，向洛鲍岛进发。连接洛鲍岛和对岸的另一座桥长100码，由15艘缴获的平底船和3个支架组成。这座桥看起来明显摇摇晃晃，但拿破仑决定冒险过河。

阿斯佩恩村和埃斯灵村位于多瑙河东北岸、维也纳以东22英里处，彼此相隔3英里。5月20日午夜，马塞纳登上阿斯佩恩的教堂塔楼，发现营火较少，于是他告知拿破仑奥军正在撤退，可事实上他们正在列队，将要发动进攻。马塞纳犯了埃劳会战日早上缪拉的错误。5月21日（周日）黎明，拿破仑过河，他显示出惯有的远见，立刻下令加强桥头堡防务。不幸的是，马塞纳没有充分巩固阿斯佩恩的防御，大概他认为，既然卡尔大公在撤退，这样做并无必要。上午8点，事态已然非常显著——大公没有撤退。

1809年，阿斯佩恩的布局如下：106栋两层高房屋连同其带墙花园散布在两条东西走向的道路上，几条南北走向街道横贯其间；齐胸高的墙环绕教堂（今天的教堂内设有博物馆）及墓地；村子西头地势稍高，那儿有一栋坚固的教区神父住宅和一座大花园。东边某处河岸连着通往埃斯灵的路（今亦然）。埃斯灵村的广场两边各有一组房屋，合计56栋。村中还有一个大谷仓，其石墙厚3英尺。拿破仑打算一边把这两个村子和连接它们的路当作防御阵地，一边穿过村庄前方的马希费尔德平原（Marchfeld plain）展开攻势。这个平原非常平坦，所以奥军拿它当阅兵场。

多瑙河一夜之间涨水3英尺，上午10点，最北端的浮舟桥已被满载的驳船撞碎。让·德帕涅（Jean d’Espagn）将军的重骑兵上桥前，法军及时修好了它，重骑兵遂用下马中队队形过桥。拿破仑正位于阿斯佩恩东边，他得知桥受损后考虑撤退，因为忌背水而战乃战争首要原则之一，但将军们（只有贝尔蒂埃一言不发）保证自己能守住战场。下午1点，他听闻大股奥军正穿过马希费尔德平原，若奥军散兵没有干扰法军轻骑兵收集情报，他本该早点发觉这一点。投入战斗的奥军数目惊人：5月21日（周日），有约3.7万名奥军士兵进攻；次日，有8.5万名奥军士兵与292门大炮进攻。周日，约3万名法军士兵过了河，周一时又有2万名法军士兵过河，但他们只有58门大炮。[41]如果达武军设法到达多瑙河对岸，这一不利比率会更均衡，但桥梁的状态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

下午1点至2点，阿斯佩恩率先爆发战斗。5000名法军士兵驻守阿斯佩恩，他们得击退兵力远超己方的敌人。法军炮兵痛击进攻纵队。第67战列步兵团的一个营站在墓地墙后射击，压制攻势，但奥军不屈不挠地前进，两军遂在村子的街道上激战。浓烈的炮击烟雾让战斗更加可怕。3点之后，奥军用90门大炮组成炮群，进一步轰炸村子，并清扫外围路障。

在大致位于两村正中间的小坑里（靠近今阿斯佩恩制瓦厂），拿破仑坐在一面鼓上，关注战事进展。他命令贝西埃派四个师保卫中部，这一职责同缪拉在埃劳的类似。贝西埃发起四次大规模骑兵冲锋，完成了任务。冲锋队伍前进时，拿破仑集中炮兵，痛击太靠近的奥军骑兵，从而支援阿斯佩恩的防御。奥军发动大举炮击，随后派三路纵队进攻，下午4点30分，守军已被迫撤出教堂和墓地。一小时后，勒格朗师奉命进入教堂和墓地，第26轻步兵团和第18战列步兵团也夺回阿斯佩恩。可是半小时后，卡尔大公亲率六个营进攻，另有十三个营支援他们。大公高呼：“为了祖国！勇敢前进！”（人们说他亲自擎着一面军旗，但他后来否认了。）村子着火了，与此同时，奥军猛攻教堂和墓地，法军开始撤

离。

浮舟桥又有好几处塌掉了，但马塞纳第四军的克洛德·卡拉·圣西尔将军设法率其师渡过多瑙河，冲向阿斯佩恩，并夺回村子南部边缘。两军一直战斗到晚上9点。约8000名奥军士兵与7000名法军士兵在战场上过夜。晚上10点时，桥又修好了。近卫军的十四个营、拉纳军和多门大炮（足够让拿破仑的大炮总数变为152门）随后成功渡过多瑙河，但达武军仍未过河。21日下午4点40分，奥军曾进攻埃斯灵村及其附近坚不可摧的谷仓（谷仓木门上的子弹孔今仍可见），拉纳亲自监督防御，让士兵凿枪眼、瞄准炮群、在街上安放路障、在墙上加筑雉堞，直到晚上11点战斗停止。

次日凌晨3点30分，战斗再次开始。在第26轻步兵团、第46战列步兵团和巴登猎兵团（Baden Jägers）的支援下，马塞纳的第4、第18战列步兵团冲入阿斯佩恩，在两条主街上发起纵队冲锋。到凌晨4点时，法军已夺回村庄大部分地区，不过教堂仍在奥军手中。日出后战斗继续进行，早上7点，马塞纳向拿破仑报称，阿斯佩恩四度易手后他夺回了全村，尽管到11点时奥军又夺回村子的大部分地区。青年近卫军推进至埃斯灵村，正好阻止了奥军攻陷它。

早上6～7点，拿破仑准备好让三个师用密集营纵队队形大举进攻。拉纳随圣伊莱尔师去右翼，乌迪诺在中路，让·塔罗（Jean Tharreau）将军在左翼。他们后面是安托万·德·拉萨尔（Antoine de Lasalle）将军的轻骑兵和南苏蒂的重骑兵。虽然晨雾笼罩，密集的奥军炮火还是狠狠痛击了法军。战士们非常勇敢。圣伊莱尔一度派第105战列步兵团对一个奥军胸甲骑兵团发起刺刀冲锋，迫使他们退向身后的掷弹兵预备队。因为货运马车无法过桥，上午9点时法军弹药已然不足。拿破仑曾承诺封圣伊莱尔为元帅，战斗中，他的脚被一发加农炮炮弹炸断了，此后法军攻势陷入停滞。（十五天后，圣伊莱尔死于伤口坏疽。）

桥又断了，卡尔也把巨大的炮群拉到中部，因此法军更不可能在那儿进攻了。拿破仑开始考虑全军经临时浮舟桥撤退的复杂问题，于是传令拉纳逐渐减少进攻。拉纳把他的营排成两排方阵，然后他们非常整齐地撤离，如同阅兵一般。撤退时，乌迪诺的参谋不是战死就是负伤，他自己则再添一伤。多尔塞纳（Dorsenne）将军胯下至少有三匹坐骑被击毙，他提出派老近卫军进攻奥军炮兵，拿破仑唯有回绝这一自杀性建议。

下午3点，奥军已攻占埃斯灵大部分地区，仅谷仓尚在让·布代（Jean Boudet）将军手中。拿破仑亲自命令老近卫军去埃斯灵以左阻挠卡尔大公前进，而士兵坚持要他在他们进攻前退回安全地带。幸好他离开了，因为接下来的战斗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伤。上午11点，马塞纳率青年近卫军的三个营步行进入阿斯佩恩，但到下午1点时，奥军已再度夺回村子。一小时后，双方都筋疲力尽了，当日会战此时已历经约十一个小时，其间战斗几乎一刻未停。下午3点30分，卡尔大公已在中部组织大炮群，他集中了150～200门大炮（当时这是战争史上最大的炮群），一个接一个地压制拉纳的炮群。然后，奥军炮兵转而轰击任何暴露在外的法军队伍，两日会战中，他们一共发射了44000发炮弹。大量法军战士命丧炮火之下，包括拉纳本人。他盘腿坐在一条沟边，这时一发3磅重加农炮跳弹炸碎了他的双膝。40岁[42]的元帅被带至多瑙河以南的埃伯斯多夫（Ebersdorf）营地，首席军医拉雷截掉了他的左腿，并奋力保住右腿。那个年代还没有麻醉剂，这些手术的痛苦无法想象，但目击拉纳负伤的人一致认为他是位模范勇士。

下午4点左右，浮舟桥刚好能通过了，拿破仑遂命令全军渡过多瑙河，退至洛鲍岛。他调来24门大炮和所用可用的火力掩护桥头堡。法军按照伤员、炮兵、近卫步兵（不包括轻步兵中仍在埃斯灵战斗的散兵）、重骑兵、步兵、轻骑兵、后卫步兵师的顺序过桥。一些腾跃兵直到深夜才乘船至洛鲍岛。尽管好几个奥军将领激烈反对，但卡尔大公认

为军队太累了，已经无力骚扰法军撤退，所以他们继续待在多瑙河对岸。晚上7点，拿破仑难得召开了军事会议。贝尔蒂埃、达武、马塞纳都想远远撤离多瑙河，但他说洛鲍岛需充当未来战事的基地，撤离该岛就得放弃维也纳。皇帝说服了元帅们。

自从十年前在阿克战败后，这还是拿破仑第一次失败。到目前为止的军事生涯中，他仅有四次败仗。（规模相对较小的巴萨诺之战和卡尔迪耶罗之战发生在1796年11月。）据估计，法军总损失如下：2万～2.3万人死伤，3000人被俘。可是他们只丢了3门大炮，这证明撤退是有序的。奥军的损失差不多，他们共有1.9万人死伤，不过仅有700人被俘。[43]次日，拿破仑发布公报，仅承认有4100人死伤，并称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为“法军荣誉与顽强毅力的新纪念”，这是他能写出的最接近承认失败的声明了。他日后声称，拉纳恢复意识后说：“不出一个小时，您就会失去带着自己一直是、现在也是您最好的朋友这一点信念和荣耀而死的人了。”拉纳的一条腿刚做了截肢，另一条也可能被截掉，所以他的脑子里多半不会蹦出这种语法结构。[44]

奥军宣称赢了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而拿破仑封马塞纳为埃斯灵亲王，尽管会战中他没去埃斯灵。巴黎警察局局长奉命张贴布告，通知巴黎人点亮前屋庆祝胜利。[45]然而5月23日，法军拆除了连接洛鲍岛和多瑙河北岸的桥，并把小岛改成要塞。当晚，疲惫不堪的法军士兵坐下吃马肉。马尔博回忆道，马肉“在胸甲里煮着，调味的是火药”，而非胡椒。渡船运补给和军火去洛鲍岛，伤员被送至维也纳。法军设立了野战医院，搭建更牢固的新桥，他们也在河床中插入柱子，以便保护桥梁。

拉纳的腿生了坏疽，九天后他去世了，其间拿破仑每天探望他两次。元帅断气后不久，皇帝又来看他。[46]不久之后，皇帝的贴身男仆路易·康斯坦（Louis Constant）在司令部里看见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匆匆做好的早餐前，沉默不语，呆呆地盯着前方。拿破仑的眼中满含泪水，

眼泪越聚越多，静静地滴入他的汤中”。[47]塞居尔、拉斯卡斯、珀莱[48]、马尔博、勒热纳和萨瓦里证实了拿破仑心怀悲痛。[49]康斯坦和皇帝的药剂师卡代·德·加西古（Cadet de Gassicourt）称拉纳谴责拿破仑野心勃勃，但马尔博、萨瓦里和珀莱强烈反对此说。[50]今天，拉纳长眠于先贤祠（Panthéon）22号墓穴（caverne），墓室墙上挂着写有他参加过的战斗的九面旗帜，而他的棺材包裹着三色旗。“今早蒙特贝洛公爵死了，我悲痛万分，”5月31日，拿破仑致信约瑟芬，“那么一切都结束了！再见，我亲爱的。只要你能做点什么安慰不幸的元帅遗孀，就去做吧。”[51]

6月上旬，拿破仑对萨瓦里提起俄国人：

> 我没搞错，那些盟友靠不住。如果我未与俄国人媾和，有什么事会变得更糟吗？如果他们不能保证德意志的和平，我同他们结盟又有何用？那时候，要不是残存人性阻止俄国人马上背叛信誓旦旦的信义，他们更愿意反对我。我们不能受辱。他们都想在我的坟上聚会，但不敢去那儿会合……我这边得到的不是盟友。我被耍了。[52]

爱尔福特会议多多少少维持了蒂尔西特的友善，但6月5日拿破仑返回美泉宫时，这一善意已经严重受损。

然而，当时的气氛也非全然愤怒，玛丽·瓦莱夫斯卡一来怒意就更少了。[53]某晚在美泉宫，拿破仑迟迟才用晚餐，叫人上一只冷鸡。鸡端上来后，他问道：“什么时候生下来的鸡只有一条腿一只翅膀了？我看有人指望我靠仆人的剩饭过活吧。”然后，他揪住鲁斯塔姆的耳朵，笑话他吃了另外半只鸡。[54]拉普记载道，尽管失去了拉纳，当时皇帝“总的来说心情挺好”，不过他看到巴黎警务报告后情有可原地发火了。该报告包括最新流言——他发疯了。“圣日耳曼郊区编了这些不错的故事，”他关注该地区向来令他心烦的贵族和知识分子沙龙，“这些人最终会气得我把他们统统赶去虱子肆虐的乡下。”[55]他对科兰古说，问题在于“沙龙社群总是敌视政府，在那儿什么都被批评，全无赞扬”。[56]

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后，卡尔大公沿维也纳以北的多瑙河集中军队。6月9日，奥军入侵萨克森，五天后，欧仁却在匈牙利拉布（Raab）[57]大败约翰大公。这取悦了拿破仑，因为拉布之战后卡尔大公无法获得急需的增援，而欧仁的意大利军团能同他会师了。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的波兰人在西里西亚（Silesia）对战奥军，与根本不乐意参战的俄军形成鲜明对比，拿破仑也欣赏这些波兰人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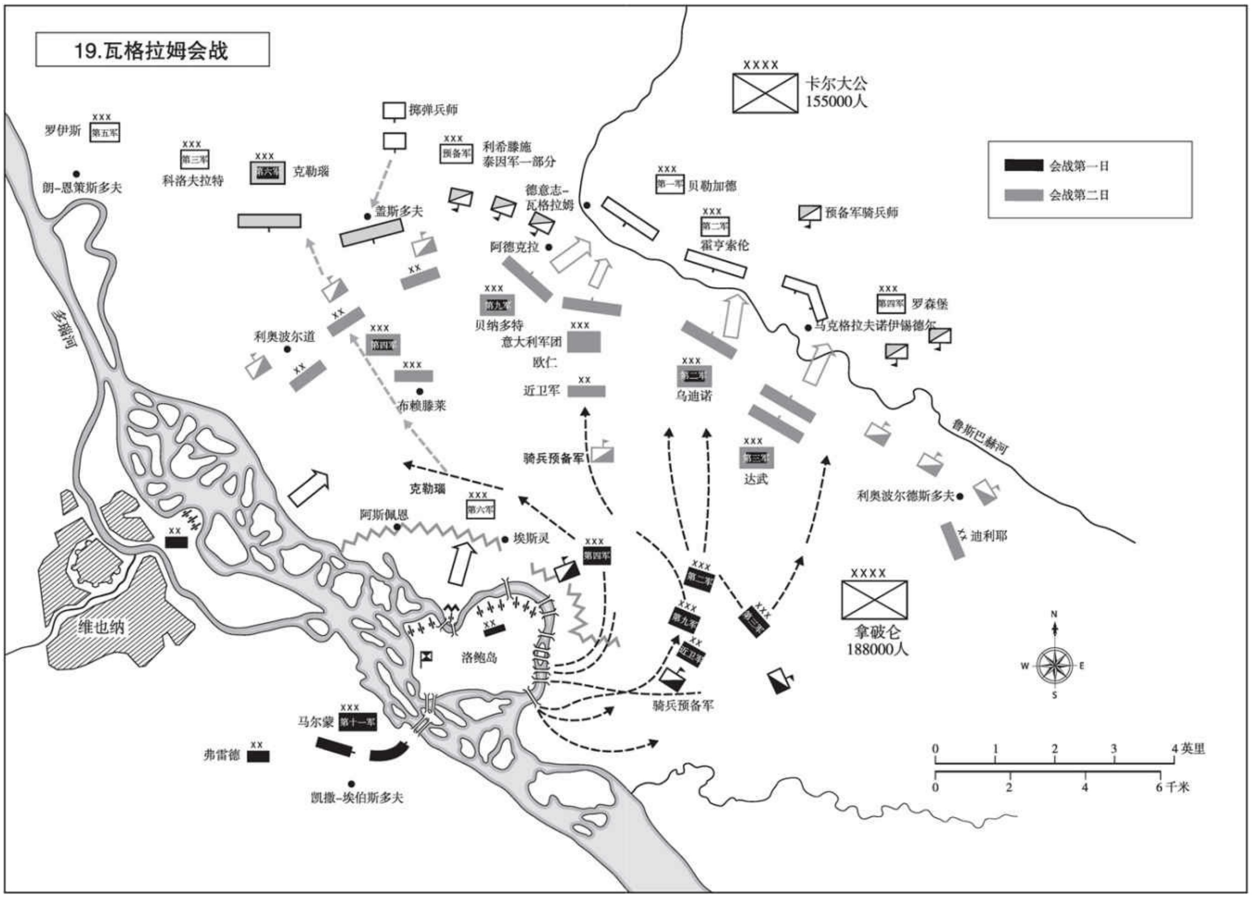
7月上旬，德意志军团[58]工兵已在多瑙河南岸和洛鲍岛之间修了足够坚固的桥，以至于拿破仑自夸道："多瑙河不存在了，它废掉了。"[59]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后第七周，洛鲍岛与北岸之间的灵活浮桥可以晃荡着投入使用了，所以拿破仑已做好复仇准备。他穿着中士的长外套，亲自来到对岸奥军哨兵射程内侦察，寻找最佳的过河点。拿破仑原先选择的过河点位于正北岸，但这回他决定改去东边城镇大恩策斯多夫（Gross-Enzersdorf）。1809年7月4日晚，军队开始过河。

拿破仑现在集中了130800名步兵、23300名骑兵以及至少544门大炮（由10000名炮兵操纵），这是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中法军兵力的三倍。布拉兹上尉回忆道，洛鲍岛上"能听到欧洲的所有语言"，有"意大利语、波兰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每一种德语"。这支庞大的多语种军队的人数和D日进攻诺曼底的盟军兵力差不多，通过细致策划与筹备，拿破仑只用一个晚上就让全军与其全部马匹、加农炮、货运马车、补给、弹药渡过了欧洲最大河流之一，进入敌境，而且没让一个人掉队。[60]这是项惊人的后勤成就。法军刚到远岸就穿过马希费尔德平原，迎战卡尔大公的113000名步兵、14600名骑兵和414门大炮。当时，将要爆发的战斗是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

就像阿尔科莱会战、埃劳会战、埃克米尔会战和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一样，瓦格拉姆会战持续了两日。7月5日（周三）上午8点，法军拿下大恩策斯多夫。晚上9点，乌迪诺、达武、马塞纳都已经过河。

（马塞纳在洛鲍岛摔下马，受了伤，于是他乘坐马车。）拿破仑在拉斯多夫（Raasdorf）的一个小土墩上设立司令部，马希费尔德平原其余地区都是平坦地块，这座小土墩是方圆数英里内唯一的凸起。鲁斯巴赫河（the Russbach）宽25～30英尺，水流湍急，卡尔大公让士兵在这条小河后排成横队，盼着弟弟约翰大公及时从东南边的普雷斯堡赶来，该地距此处约有30英里。

拿破仑的布阵如下：达武军和两个龙骑兵师在右翼，乌迪诺在中路，马塞纳和轻骑兵在左翼；14000名萨克森人组成的贝纳多特军就近支援；欧仁和麦克唐纳的意大利军团、马尔蒙军和帝国近卫军结成第二条大战线；贝西埃的骑兵预备军构成第三条战线。葡萄牙兵团守卫起自洛鲍岛的桥头堡，大量弹药马车、补给马车不断拥向对岸。按照拿破仑的盘算，乌迪诺和贝纳多特要正面迎敌，钉住奥军，马塞纳会保护通往小岛的交通线，与此同时，达武则击退敌军左翼。意大利军团将适时突破敌军中路。若约翰大公在右翼的达武身后露面，拿破仑的计划就会严重受损，所以两军一直都在找他。



下午2点，烈日炎炎，法军穿过马希费尔德平原上齐腰高的玉米丛，一边行军一边在16英里宽的战场上展开队伍。3点30分，贝纳多特一枪没放，迅速拿下拉斯多夫。到5点时，他已在阿德克拉村（Aderklaa）前布阵，该地是战场上的关键村庄，占领它几乎等于将奥军切为两半。拿破仑攻击从马克格拉夫诺伊锡德尔（Markgrafneusiedl）延伸至德意志-瓦格拉姆（Deutsch-Wagram）的整条奥军战线，他壮志满怀，命令乌迪诺“稍稍前进，天黑前给我们来点音乐”。[61]乌迪诺派士兵蹚过鲁斯巴赫河，他们过河时将滑膛枪和子弹袋举过头顶。晚上7点，乌迪诺的7300人进攻鲍默斯多夫村（Baumersdorf），该村位于河畔，有30栋房屋。1500名奥军把守鲍默斯多夫村，法军伤亡惨重。拿破仑7月5日的夜袭为时太迟、太缺乏明确目标，而且不协调。鲁斯巴赫河几乎只是一条小河，但它扰乱了步兵队形，此外骑兵和炮兵只能靠寥寥几座桥梁过河。法军攻势的确钉住了奥军，但晚上9点时，各地法军都

已被逐回鲁斯巴赫河南岸，乌迪诺也损失了很多人手。

晚上8点，欧仁的意大利军团中有人进入德意志-瓦格拉姆镇，尽管有4名将军负伤、2000名意大利人崩溃奔逃。9点，贝纳多特率9000名萨克森步兵与14门大炮进攻卡尔大公。战场混乱不堪，但他一直战斗到11点，折损了一半兵力。事后，贝纳多特大肆抨击拿破仑，批评他命令自己发动这次进攻。[62]达武明智地暂停了攻击，11点时战事已经平息。会战第一日，奥军占据上风。晚上，他们往多瑙河上投放了18艘着火的筏子，想冲垮下游的浮桥，但法军插进河床的柱子拦下了它们。

6日（周四），达武正在准备黎明攻势时，他的副官勒热纳上校路遇数千名奥军士兵，发现他们正在列队，预备进攻，但他来不及回去警告元帅。[63]凌晨4点，奥军进攻大霍芬（Grosshofen），好在达武已经准备好了，重要原因之一是各团军乐队没有接到卡尔大公的命令，不知道攻击前应该保持绝对安静。拿破仑吃早餐时，右翼的喧闹惊动了他，他担心约翰大公已从东边赶来，于是派一些重骑兵预备队支援达武。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中，奥军拿下大霍芬，但法军又夺回该地。

贝纳多特没收到命令就退出阿德克拉，奥军遂不费一卒拿下村子，同时两组大炮群开始对轰。在咨询了马塞纳后，拿破仑只好在早上7点30分派圣西尔的法国-黑森师夺回阿德克拉。双方展开激战，他们对射子弹时仅仅相隔80步，然后法军攻克村庄。这一天，44000名奥军士兵与35000名法国-德意志联军士兵在阿德克拉村作战，而贝纳多特相当淡然地放弃了它。拿破仑讽刺地问贝纳多特：“你就想靠那科学机动让大公放下武器？”接着他解除了此人的指挥权，说：“像你这种笨蛋对我没用。”[64]9点45分，马塞纳军的莫利托将军夺回阿德克拉，但因为贝纳多特自愿犯错，很多人已经战死。

俯瞰马克格拉夫诺伊锡德尔的高地上有一座瞭望塔[65]，上午10点，达武拿它当瞄准点，派10000名骑兵穿过开阔的平原，奔赴右侧。

他们清扫奥军骑兵，为弗里昂和莫朗的步兵师开辟前进空间，奥军被迫延长战线，以防侧翼被击退。若约翰大公此时出现，拿破仑定会陷入灾难，但约翰允许士兵们中途停下吃午餐，还对哥哥说下午5点前来不了，所以卡尔只好投入预备队。约翰的侦察兵终于赶到后，他们却说奥军已败，现在去战场毫无意义，于是约翰就没去。若他不是皇帝的手足，这一决策会让他上军事法庭。

现在，马克格拉夫诺伊锡德尔是奥军阵地的关键。一处平缓山崖在此折向东北方，而村子就在崖底。在石屋、风车、修道院和壕沟环绕的老教堂之间，两军挨家挨户地激烈肉搏，村子很快着火了。然而，反击的奥军欠缺协调性，未能夺回村子。此前七十二小时中，拿破仑在马背上过了六十小时。会战进展到此刻，他却惊人地再次小睡十分钟，这既表明他有多疲惫，同样也体现他有多冷静。他醒来后，发现马克格拉夫诺伊锡德尔仍在达武手中，于是宣布会战胜利。[66]当日，在拉斯多夫的小土墩（司令部所在地）及其附近至少有26名参谋官死伤，考虑到这一点，拿破仑能在700门加农炮轰鸣的战场上睡着便更显不凡。近卫猎骑兵下辖两个团，这两个团的两名指挥都丢了一条腿：皮埃尔·多梅尼（Pierre Daumesnil）少校失去了左腿，他浑身是伤，受全军爱戴；埃居尔·科尔比诺（Hercules Corbineau）少校失去了右腿，他是多梅尼少校的朋友，在埃劳战死的拿破仑的副官的弟弟。数年后，科尔比诺要当塞纳省（the Seine department）[67]稽税员，他来找拿破仑商量此职位所需预付定金。据说皇帝说，他会用科尔比诺的腿代替需要的任何定金。一枚榴弹袭来，拿破仑的坐骑受惊，乌迪诺便大叫："陛下，他们在轰炸司令部。""先生，"皇帝回答道，"战争中一切意外皆有可能。"[68]一发加农炮炮弹掀飞了一名参谋官的头盔，拿破仑于是打趣道："还好你就这么高！"[69]

上午11点刚过时，卡尔大公派14000人沿多瑙河向洛鲍岛进军，他希望切断拿破仑的退路，绕到法军后方。马塞纳军实施了整个战局中最

雄心勃勃的机动之一，他们正对着奥军的两个军行军5英里，径直横穿战场。[70]拿破仑随后命令贝西埃派骑兵冲击科洛夫拉特军和奥军掷弹兵预备队的结合处。他看着4000名重骑兵驰过自己身边，他们高呼“皇帝万岁！”他回答道：“别拿刀砍，用你们的刀尖，用刀尖。”[71]贝西埃胯下的坐骑被击毙，他自己也中了一发加农炮炮弹，被人带离战场。拿破仑担心这会打击士气，于是敦促那些知道不该关心发生了何事的人继续战斗。贝西埃一康复，拿破仑便同元帅开玩笑，说对方不在场导致他少抓20000名俘虏。[72]贝西埃的冲锋是拿破仑战争中最后一次决定性的骑兵战斗，正如整个瓦格拉姆会战是炮兵主导战场之始。此后，骑兵不再是战争中的关键部队，不过数十年后人们才彻底明白这点。

法军在瓦格拉姆折损了大量战马，但贝西埃的冲锋让洛里斯东有时间将112门大炮组成密集的大炮群，其中包括60门帝国近卫炮兵的12磅炮，它们号称“拿破仑的爱女们”，位于战场中部。洛里斯东朝奥军发射了15000枚炮弹，这些炮弹经常在平坦坚硬的地面上弹跳，并点燃玉米地，从而烧死了很多伤员。战场上回响着巨大的震荡喧嚣。

当奥军后撤时，法军大炮群开始前进。拿破仑要求老近卫军的每个步兵连派20名志愿者跑去前方，帮炮兵调动并操作大炮，各连照办。下午1点左右，达武正沿鲁斯巴赫河行军。拿破仑命令麦克唐纳进攻，以便钉住奥军预备队队列，阻止他们去攻击达武。1804年拿破仑初次册封元帅时，麦克唐纳盼望封帅，但他从事共和派政治活动（他依然身穿旧制服，佩戴三色腰带），又是莫罗的朋友，所以被排除在外了。麦克唐纳是欧仁的副司令，他非常称职，在意大利干得相当漂亮，在瓦格拉姆也表现卓越。他的8000人现在组成宽900码、深600码、背部开口的巨大空心方阵，向奥军战线进军，骑兵掩护其敞开的后背。这是拿破仑战争中最后一次有人采用这种编队，原因是它太难控制：前面的营可以开火，但后面的不行，而且这种阵型自然会吸引大量炮火。不管怎么说，附近的奥军骑兵太多，步兵不得不结成方阵，这种编队也让麦克唐纳的

兵力看起来增加了不少。

意大利军团重骑兵与轻骑兵分别在左右两侧支援麦克唐纳的方阵，大炮群也为其提供炮火掩护。尽管方阵损失惨重，麦克唐纳还是为马塞纳和达武争得了必要时间，两人遂能各自包抄奥军右翼与左翼。拿破仑发现麦克唐纳需要更多的增援，便派弗雷德的拜恩师（共5500人）和一部分青年近卫军驰援。（弗雷德在进攻时受轻伤，于是夸张地大喊："告诉皇帝，我为他牺牲了！"结果弗雷德只听见麦克唐纳铿锵有力地回答："你死不了，自己去跟他说。"[73]）

下午2点时，卡尔大公决定分阶段撤退。两军继续争夺施塔德劳村（Stadlau）、卡格兰村（Kagran）、利奥波尔道村（Leopoldau）和施特雷伯斯多夫村（Strebersdorf），与此同时，奥军预备军的掷弹兵师和骑兵师互相掩护。正是在战役的这一阶段，法军骑兵名将安托万·德·拉萨尔在部下面前被击毙。拉萨尔在奥斯特利茨、埃劳和斯德丁表现出色，在1800年战局中用坏了七把刀，还分别在埃及和海尔斯贝格救了达武和缪拉的命。"30岁还没死的骑兵是孬种，"他曾经评价骠骑兵，"我不指望活过30岁。"[74]拉萨尔战死时33岁。

这四十个小时中，法军一些部队几乎一直在战斗。大部分法军士兵纯粹是太累了，所以才没有追击敌军。晚上7点左右，拿破仑和一名腾跃兵共享汤、面包和鸡肉，并察觉到自己不能在战场上乘胜追击。虽说瓦格拉姆会战和奥斯特利茨会战、阿尔科莱会战并排刻在荣军院拿破仑墓的大理石基座上，但它实际上是某种皮洛士式胜利[75]。在瓦格拉姆会战中，德意志军团至少有30000人死伤，此外有4000人被俘。法军还折损了大量战马、11门大炮、3面鹰旗和9面军旗。奥军有23000人死伤、18000人被俘，虽然损失严重，但他们退向茨纳伊姆时秩序良好，所以只丢了9门大炮、1面军旗。"瓦格拉姆会战结束后，晚上法军全军都喝醉了，"布拉兹上尉回忆道，"有很多甘醇美酒，士兵们放肆痛

饮。”[76]经历了前两天的那种战斗后，他们有资格享用这些酒。

◆

“不要怨恨，”战后，拿破仑与麦克唐纳谈话，承认两人昔日的政治差异，“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朋友了。昨天你非常光荣地赢得了元帅权杖，我将把它授予你，从而证明我们的友谊。”[77]拿破仑仅在战场上封过两名元帅，除了麦克唐纳，另一人是波尼亚托夫斯基，他将在莱比锡会战中封帅。皇帝不满意会战第一日乌迪诺造成的大量损失，也批评马尔蒙过多瑙河时磨磨蹭蹭，但一周后他俩也受赏元帅权杖。马尔蒙只有34岁，这导致现役元帅平均年龄降至43岁。当时，士兵们如此评价瓦格拉姆会战后的三项册封，“一个为了友谊，一个为了法国，一个为了军队”，因为马尔蒙从土伦会战开始一直追随拿破仑，麦克唐纳是优秀军人，乌迪诺深受部下爱戴。[78]

“我的敌人战败了，他们一败涂地，一片混乱，”会战结束后当晚，凌晨2点时拿破仑致信约瑟芬，“他们人数众多，被我击溃了。今天我很健康。”[79]三个小时后，他又给她写信，说缴获了100门大炮（此乃荒唐夸张），还抱怨晒伤。7月10～11日，马尔蒙和卡尔大公又在茨纳伊姆对战，此战无决定性战果。次日，大公提出停火，拿破仑同意了。此后三年，他没再上过战场。

瓦格拉姆会战后第七天，弗朗茨一世否决拿破仑与卡尔大公的停火协议。35艘战列舰和200艘其他船只刚刚送约40000名英军士兵在荷兰瓦尔赫伦岛登陆，而弗朗茨想在求和前看看英军如何进攻。这次远征是一场灾难，疟性痢疾立刻打垮了英军，一半的人无力战斗，超过10%的人病死（相比之下，战死者只有106人）。“热病和洪水会弄死一批英军，”早在8月9日，拿破仑就致信战争部长亨利·克拉克，显示出卓越的远见，“只要他们待在瓦尔赫伦岛，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他们在沼泽里鞭打自己的屁股，还追赶猎物的影子，随他们去吧。”[80]就在圣诞节

前夕，远征军带着11000名患病士兵艰难地回国。富歇曾迅速行动，他招募了一大股军队保卫安特卫普，以防英军也在那儿上岸，但拿破仑只是稍稍欣赏他：“你可能考虑招募一支军队反对我！”富歇予以回击。[81]甚至在英军失败之前，9月时弗朗茨就承认瓦尔赫伦远征无法挽救他，奥地利遂开始谈判，准备结束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

---

[1]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9856 p.1498，January 15，1809

[2]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264 p.617，April 14，1807

[3]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44

[4]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241，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1，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78 n.22

[5]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187

[6] ed.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130

[7]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p.76-80，Dwyer，Philip，*Talleyrand* 2002，p.120，Mollien，Comte，*Mémoires d'un ministre du trésor public* 3 vols.1898，Ⅱ pp.334ff，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89

[8] Dwyer，Philip，*Talleyrand* 2002，p.120，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80

[9] Arnold，James，*Crisis on the Danube* 1990，pp.25-6

[10]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Ⅳ p.46

[11]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Ⅳ p.47

[12] 1809年，他像往常一样勤奋写信，这一年他总共写了3250封信，其中一封给富歇的信指出警务部账务记录有1法郎45分的偏差。

[13]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01，Adams，Michael，*Napoleon and Russia* 2006，p.288

[14] 当日，拿破仑要求妹妹埃莉萨（上个月他封她为托斯卡纳女大公）在佛罗伦萨颁行帝国其余地区通行的禁赌令，理由是"赌博破坏家庭，树立恶例"。CG9 no.20738，p.443.巴黎不在此限之列，因为"那儿无法禁赌，当地警察也利用赌博"。

[15] 沙普可视信号系统以发明人沙普兄弟命名，它能把可动臂板组合成196种形式，从而表示单个字母或整句短语。该系统可传达相对准确的信息，其最快传讯速度为每日250英里。法国最早启用沙普系统，拿破仑大大扩张其应用地域，让它深入德意志和意大利。Olsen and van Creveld，eds.，*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Art*，p.17.

[1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448

[1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2

[18] Chlapowski，Dezydery，*Memoirs of a Polish Lancer* 2002，p.56

[19]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0869 p.510，April 18，1809 ed. Bell，Nancy，*Memoirs of Baron Lejeune* 2 vols.1897，Ⅰ p.218

[20] 该山坡今位于麦当劳餐馆停车场后方。

[21] Arnold，James，*Crisis on the Danube* 1990，p.106

[22] 意为"天赐雄狮"。——译者注

[23]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33

[24]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291

[25] 不止副官们获得了奖励。法军成功攻下兰茨胡特后，拿破仑问第13轻步兵团上校，该团最勇敢的战士是谁。上校犹豫不决，也许他认为特地挑出某个人会招来怨恨。拿破仑于是问军官们，他们也沉默不语。最后，一位年长的上尉回答鼓手长最勇敢。拿破仑在士兵的欢呼声中对鼓手长说，"你被称作勇士部队的最勇敢之人"，然后当场封他为荣誉军团骑士。Haythornthwaite ed.，*Final Verdict*，p.220.

[26]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33

[2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43

[28]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252

[29] ed. Fleischmann，Théo，*L'Épopée Impériale* 1964，p.204

[30]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126，Muir，Rory，*Tac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Battl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98，p.152，Chlapowski，Dezydery，*Memoirs of a Polish Lancer* 2002，p.60

[31]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23

[32]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0975 p.569，May 6，1809

[33]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137

[34]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p.181-2

[35] 意为“刺刀”。——译者注

[36]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p.220-21

[37] Chlapowski，Dezydery，*Memoirs of a Polish Lancer* 2002，p.64

[38] Chlapowski，Dezydery，*Memoirs of a Polish Lancer* 2002，p.64

[39]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199

[40] Rothenberg，Gunther E.，*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77，p.130

[41]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310

[42] 拉纳生于1769年，原文误作“30岁”。——译者注

[43]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310

[44]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205

[45] Musée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Paris

[46] Blond，Georges，*La Grande Armée* 2005，p.242，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167，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196，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Ⅳ p.125

[47] Martin，Brian，*Napoleonic Friendship* 2011，p.40

[48] 军官，全名为Jean-Jacques-Germain Pelet-Clozeau，非前文中的国家参政珀莱。——译者注

[49] 拉斯卡斯本人不在场，但他有很多机会在圣赫勒拿岛上和拿破仑谈论此事。

[50] Martin，Brian，*Napoleonic Friendship* 2011，p.43

[51]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1105 p.634，May 31，1809

[52]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Ⅳ p.145

[53] 当月，拿破仑的特别情妇账户为“维也纳冒险”支出12000法郎。瓦格拉姆会战后，他返回王宫陪伴玛丽，9月，特别账户又支出了17367法郎。Branda，*Le prix de la gloire*，p.57.

[54] Markham，Felix，‘The Emperor at Work’*History Today* September 1963，p.588

[55]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40

[56] Caulaincourt，*Mémoires* Ⅰ p.368

[57] 今杰尔（Györ）。——译者注

[58] 原文误作“大军团”。后文的类似错误已被译者修改，不再特地标出。——译者注

[59] Arnold，James，*Crisis on the Danube* 1990，p.122

[60] Esdaile，Charles，‘Recent Writing on Napoleon and His Wars’*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73 issue 1 January 2009，p.21，Gill，John H.，*Thunder on the Danube* 3 vols.2008-2010，Ⅲ p.223

[61]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102，Arnold，*Napoleon Conquers Austria* p.128

[62]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172

[63] Arnold，*Napoleon Conquers Austria* pp.135-6

[64] Rothenberg，Gunther E.，*The Emperor’s Last Victory* 2005，p.181，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p.172-3

[65] 当地现有的塔系战后所建。

[66] Arnold，*Napoleon Conquers Austria* p.155

[67] 塞纳省今已不存在，其领土划归巴黎、上塞纳省（Hauts-de-Seine）、塞纳-圣但尼省（Seine-Saint-Denis）、瓦勒德马恩省（Val-de-Marne）。——译者注

[68]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23

[69] Arnold，*Napoleon Conquers Austria* p.147

[70] Gill，John H.，*Thunder on the Danube* 3 vols.2008-2010，Ⅲ p.239

[71]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206

[72] Lachouque，Henry and Brown，Anne S.K.，*The Anatomy of Glory* 1978，p.163

[73] Rothenberg，Gunther E.，*The Emperor's Last Victory* 2005，p.193

[74] Blond，Georges，*La Grande Armée* 2005，p.254

[75] 西方谚语，意指代价高昂、得不偿失的胜利。——译者注

[76]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131

[77]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Ⅳ p.187

[78] Eidahl，Kyle，'Marshal Nicolas Charles Oudino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p.11

[79]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1467 p.833，July 7，1809

[80]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1739 p.975，August，1809

[81]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96

第二十二章 登峰造极

人人都知道，政治筹谋中家庭纽带只占很少一点，而且二十年后它就断了。费利佩五世就对自己的爷爷开战。

——1808年7月，拿破仑致沙皇亚历山大

公主应该恋爱吗？她们是政治奴隶。

——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

“必须让一个至高国度统治其他国家，”拿破仑赤裸裸地宣称，“且该国度应有足够权力强制它们和谐共处。法国最适合担当此任。”[1]在他掌权时，法国凭借人口（当时它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农产品、科技革新、歌剧、家具、绘画、设计、戏剧、文学、欧洲通用的法语、开阔美丽的巴黎这些要素的综合实力，成为欧洲的重要国家、主导国家。

从17世纪晚期开始，欧洲迭出开明独裁者。拿破仑相信理性化进程，认为温和独裁可行，所以他是最后一位开明独裁者。他本人尊重最著名的独裁者典范弗里德里希大王，此举凸显了他这一自我认知。像很多法国人一样，他认为可以靠大军团在欧洲上下推广近代治理思想。[2]“你们只有特别法，”1805年，他在里昂与一名意大利代表交谈，“因此你们必须制定普通法。你们的人民只有地方习惯，他们必须养成民族习性。”[3]用英国历史学家H.A.L.费希尔（H.A.L.Fisher）的话说，很多意大利与德意志公职官员认为，拿破仑帝国“粉碎旧俗的坚硬外壳，用有效结合的广泛思想取代狭隘、散漫、倦怠的地方主义”。[4]到1810年时，他正在建立进步的一元制帝国，这个帝国拥有以《拿破仑法典》为基础的统一法律、开明的世俗主义和宗教宽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统一的度量衡与货币。[5]然而，法国行政模式几乎从来不曾简单

适用于被征服领土，倒不如说它会根据当地普遍情况做微妙调整。若法典多半会激起反抗，或阻碍“捐赠”和征兵，法国就会推迟实施它。[6]举个例子，拜恩和巴登的行政人员按照拿破仑帝国的方式彻底改造了政府结构，然而相对不太亲法的梅克伦堡及其邻国萨克森就没有进行改革。[7]

在被兼并领土上，支持拿破仑的政治力量有很多种：不希望本地正统统治者复位的城市上层阶级；重视效率的行政改革者；自身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较小宗教信徒，如新教徒和犹太人；信奉世俗教育、离婚自由权等理念的自由派人士；盼望实现民族自决的民族，如波兰人；商人（至少在大陆体系开始伤害他们之前）；《拿破仑法典》简明性的仰慕者；反对行会限制贸易的方式的人；中产阶级改革者；收购了国家没收的教会或王公财产，希望法律保护这笔交易的法国人；不用再缴纳封建税款的农民，特别是德意志农民。[8]拿破仑想完全废除封建社会的头衔、限嗣继承以及特权的所有痕迹，但帝国中的威斯特伐利亚、波兰、西班牙、伊利里亚（Illyria）[9]、卡拉布里亚等地区太落后了，所以除了名字，它们仍处于封建时代。[10]为使拿破仑的体系平稳运行，最需要的是时间。

当然，在拿破仑之前，一些正统政府就曾推行近代化改革，但教会阶级、特权秩序、根深蒂固的行会、横加阻拦的司法机关、一毛不拔的议会（parlements）、保守贵族和疑虑重重的农民常常反对它们。[11]拿破仑政府的能力比其所有前任的都强得多，因此他能斩开这些戈尔迪之结，实现所谓的辽阔帝国中“行政、官僚和财政制度的系统化重塑”。[12]结果，他建立了统一的等级制行政体系，而巴黎是其控制中心。照当时一名仰慕者的说法，从巴黎开始，“执行链向下传达至被管理者，不受大臣干扰，法律和政府命令也传递至社会秩序最远的分支”。[13]18世纪开明独裁者的梦想实现了。

欧洲上下，很多人认为拿破仑似乎代表着进步、精英政权和理性未来的理念。1806～1817年，实际上的拜恩首相马克西米利安·冯·蒙特格拉斯（Maximilian von Montgelas）伯爵让修道院世俗化、引入义务教育和疫苗、建立公务员考试制度、废除国内通行费，并给予当地犹太人和新教徒公民权，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改革符合他所谓的时代精神（Zeitgeist）。[14]拿破仑是法兰西学院院士，认为应对人才开放就业渠道，与他相比，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德意志的律师、医生、建筑师、商人怎会更想被某个近亲结婚生下的幼年王公统治呢？当然，现实中他们通常无甚选择余地，只能为法国短期效力，但是法军的胜利让很多人有机会从革命体系中汲取近代惯例，而且这一过程跳过了断头台和恐怖统治。此外，如果这些人不喜欢拿破仑和法国，他们也能理解他和它的做法更有效。比如说，拿破仑下台后，他在意大利设立的税收制度延续了一个世纪。[15]然而，拿破仑信奉泛欧主义之说乃一则神话。1812年，他鼓吹自己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守护人，正抵御俄国的野蛮亚裔部落。他构建遗产时也充分利用了欧洲统一的思想。可是他的帝国本质上始终是法兰西帝国，而非欧洲帝国。

拿破仑固守大陆体系，此举在很多方面损害了他，其中之一是他和教皇的关系。庇护七世曾经不准热罗姆离婚、不承认约瑟夫的那不勒斯王位，现在他又拒绝加入欧洲封锁体系，不限制对英贸易和英国产品。这些事凑一块后，拿破仑就认为梵蒂冈看上去有他的敌人。1808年2月，他派塞克斯修·米奥利斯（Sextius Miollis）将军沿意大利西海岸南下占领教皇国，包括特雷韦河（the Tevere）上的教皇城堡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Angelo）。法军加农炮很快就可以直接对准圣彼得大教堂（Basilica Papale di San Pietro）。然而，教皇还是不肯对英宣战，拿破仑指出英国是异教国家，他也无动于衷。事态已然明了，教皇不会向拿破仑屈服，不会驱逐教皇国境内的英国货物和英国商人。拿破仑当即采取行动，1809年6月10日，他把教皇国并入法兰西帝国。庇护七世立刻报复法兰西皇帝，开除了他的教籍。

此前在1807年7月，拿破仑曾对塔列朗嘲讽教皇处罚这一概念。“他们只剩一招，那就是把我关进修道院，像鞭打路易·德·德博奈尔一样抽我。”[16]（查理曼之子路易一世曾下令把红热匕首刺入侄子贝尔纳亲王的眼球，后来他为此鞭打自己。）然而，开除教籍不是什么玩笑，因为波兰、意大利和法国的数百万虔诚天主教徒现在得重新考虑是否效忠不信教的皇帝。更麻烦的是，当时拿破仑正希望赢得西班牙激进天主教徒的拥护，而西班牙天主教的教士将利用他新得到的异端地位，有效推行反对法国占领的宣传活动。

接下来的十三个月，法国和梵蒂冈的关系继续恶化。瓦格拉姆会战前夜，即1809年7月5日，萨瓦里奉拿破仑的命令采取出格行动，派艾蒂安·拉代（Étienne Radet）将军逮捕梵蒂冈教皇。拉代只给了教皇半小时收行李，然后把他押至意大利西海岸小港口萨沃纳港的主教宫殿。庇护七世于是说了一句话，此言堪称19世纪最睿智言论之一。“相信我，我的儿子，”他对拉代说，“那些指令不会让你听到神的旨意。”[17]与此同时，拿破仑告诉自己的妹夫，即阿尔卑斯地区总督卡米洛·博尔盖塞亲王（其辖区包括萨沃纳），“教皇的看守应该打扮得和仪仗队一个样”。[18][19]

庇护七世的表现非常高贵，但这则铁腕战术的悲剧故事对拿破仑绝无益处。唯一的实质改变是，此前公开登陆码头的英国货物现在得靠走私进入里窝那。虔诚天主教徒私下为教皇所受待遇愤愤不平，而拿破仑替他的行为找到了历史先例，宣称罗马一直是查理曼帝国一部分。他补充道，现在罗马将成为“帝国自由都市”“帝国第二大都市”，法国也将每年捐赠200万法郎负担教会开支。[20]卡诺瓦还轻松说服他每年花20万法郎保护罗马古迹。“教皇是好人，”8月6日，拿破仑告诉富歇，“但他无知又疯狂。”[21]唉，这些形容词其实更适合描述拿破仑自己对教皇的态度。

1809年7月27～28日，塔拉韦拉（Talavera）会战爆发，威灵顿和西班牙军总司令奎斯塔大败约瑟夫、儒尔当和维克托。儒尔当报称，威灵顿损失10000人（英军兵力的三分之一），还丢失了战场。这份报告误导了拿破仑，所以他格外恼火。等皇帝发现英军其实只损失了4600人，而“一整天下来”法军都“被击退”时，他便说儒尔当的谎言是“直截了当的犯罪”，并且因这些谎话很可能影响了他的西班牙战略而大发雷霆。“在马德里报纸上，他爱说啥说啥，”拿破仑写道，这等于承认媒体文字常常弄虚作假，“但他无权对中央政府掩盖真相。”[22]比起麾下将军的报告，拿破仑更愿意相信英国媒体的报道，并告诉克拉克：“你必须对塞纳蒙将军说，他没有正确报告自己的炮兵部队状态，英军缴获的大炮比他承认的多。”[23]（塞纳蒙报称丢了6门，但他丢了17门。）“只要他们进攻占据有利位置的英军等精兵，又不确定能否占领敌人的阵地，”他继续说，“我的人就被毫无意义地引向死亡。”[24]

1809年8月15日，拿破仑庆祝自己的40岁生日，遂封马塞纳、贝尔蒂埃和达武为亲王，并给予每人大笔赠款。当天，他举行大阅兵，检阅恩策斯多夫的近卫军，并出席庆祝晚宴。这一切活动结束后，晚上，他和贝尔蒂埃微服潜入法军占领的敌国首都维也纳（在那儿他可能被认出来），观看向他致敬的烟火表演。[25]然而当日白天，他还是照常勤奋工作，从美泉宫写信：致康巴塞雷斯的信提及给元老院的信；致法国驻莫斯科大使科兰古将军的信提及英国试图从俄国购买滑膛枪的谣言；致战争部长克拉克的信提及西班牙。此外，他命令德意志军团军务总监皮埃尔·达吕给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所有战死者的孩子每人300法郎。当日，拿破仑还给缪拉和贝尔蒂埃写了几封信。致缪拉的信称，一旦“清理完”西西里的敌人就在那儿设立公国；致贝尔蒂埃的信谈论造船——修造可载6600人横渡多瑙河的船只。[26]

到9月时，弗朗茨被迫开始和谈。“你的主子和我像两头公牛，”拿破仑对奥地利谈判代表、奥军上校费迪南德·布勃纳（Ferdinand

Bubna）伯爵说，“都想跟德意志和意大利配种。”[27]接着，他对缪拉的副官夏尔·德·弗拉奥上校（奥尔唐斯的情人）说：“我需要德意志，也需要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意味着西班牙，而西班牙是法兰西的延伸。”[28]这几乎确保了奥地利的永久敌意，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它曾世代控制意大利和德意志。“我不怕他，”拿破仑私下说起弗朗茨，“我太鄙视他了。他不无赖，恰恰相反，他像路易十六一样思想单纯，但总是被最后一个跟他说话的人影响。永远不能信任他。”[29]对于将要展开的和谈，他则说：“放弃几个省对他们来说又怎样呢？他们如此不讲信用，难道不会一有机会就夺回来吗？”1796～1797年、1800～1801年、1805年、1809年的经历当然说明此言不假。“这是我第二次来奥斯特利茨战场，”9月17日，拿破仑和将军们在布吕恩用餐，他说，“我还会第三次来这儿吗？”“陛下，”他们回答道，“根据我们每日所见，谁也不敢打赌这不会发生。”[30]

10月14日，尚帕尼和利希滕施泰因在《美泉宫条约》上签字。次日，拿破仑批准条约，没过多久弗朗茨也批准了。弗朗茨收到数次警告后依然发动战争，所以他没什么资格抱怨条款严苛。拿破仑把奥军兵力限制在15万人，还兼并伊利里亚省份，奥地利保住了阜姆（Fiume）[31]，但几乎成为内陆国，于是他成功地把奥地利贬为二流国家。奥地利割让伊斯特拉半岛、克恩滕给法国，割让萨尔茨堡[32]、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以及上奥地利部分地区给拜恩。此外，它被迫加入大陆体系，并承认拿破仑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实施的所有改变。奥属加利西亚被瓜分，占其面积五分之四的西部领土归华沙大公国，剩余的五分之一（基本上是东加利西亚）归俄国。俄罗斯帝国增加了40万人口，尽管如此，圣彼得堡还是新添恐惧，担心拿破仑想重建波兰王国。[33]总的来说，奥地利得放弃350万人口，还要支付巨额赔款。弗朗茨也得保证“永远……和平友好”。仅仅四年前，他曾做出同样的承诺，这一回他的诚意也和上次的一样。[34]

早在4月时，蒂罗尔就爆发了拥护奥地利的起义。《美泉宫条约》签订之日，拿破仑派欧仁帮助拜恩平定反叛。[35]10月17日，欧仁率5.6万名拜恩军和法军士兵进入蒂罗尔，镇压反抗运动。颇具魅力的起义领袖、前旅馆老板安德烈亚斯·霍弗被出卖了，1810年1月下旬，他在南蒂罗尔圣马丁村（St Martin）被俘。（抓获霍弗的士兵想从这个可怕的敌人身上弄点纪念品，于是扯他的胡子，直到其双颊流血。）[36]欧仁请求宽待霍弗，但2月11日，拿破仑回答道，自己正全力和奥地利商讨将要来临的联姻，不希望奥地利官方请求放过霍弗，导致事态复杂化，因此需召集军事法庭，在二十四小时内枪决霍弗。[37]

人们批评《美泉宫条约》，称这种迦太基式和平[38]迫使奥地利再度与拿破仑开战，最终损害他自己的利益，但1812年他在俄国惨败后奥地利才动手。当时，《美泉宫条约》似乎建立了防止持续复仇战争所需的新型法奥关系。10月8日，梅特涅就任外交大臣，他已然总结道，十二年来奥地利连续四次战败，现在它唯一的选择就是和法国联手，视它为主要伙伴。他谈及“适应胜者法国的体系”。[39]如果拿破仑同约瑟芬离婚，迎娶弗朗茨的女儿、12月时将满18岁的玛丽·路易丝（Marie Louise）女大公，奥地利就能一下子融入法国体系。双方已有尝试性初步试探。1809年，拿破仑尚未放弃娶罗曼诺夫公主的念头，但他仍是约瑟芬的丈夫，所以不可能娶到奥地利或俄国新娘。

两年前的事和刚刚才发生的一件事或许促使拿破仑将思绪集中到继承前景上，让他再度渴望让亲生子继承王朝。[40]拿破仑可能曾考虑立路易和奥尔唐斯之子、荷兰王储拿破仑-路易-夏尔为最终继承人，1807年5月5日早上，这个孩子在海牙死于类似哮喘的疾病，年仅4岁。奥尔唐斯非常悲伤，别人寄来的信件也不太能宽慰她，比如6月16日拿破仑的信：“你的不幸令我触动，但我希望你更加勇敢。活着就是受罪，有资格受人尊敬者必须力争掌控自己。”他又写了三句话，然后用弗里德兰会战作结：“6月14日，我取得大胜。我很好，我非常爱你。”[41]就算

奥尔唐斯对路易尚有苟延残喘的感情，儿子的死也让它破灭了，后来她和弗拉奥伯爵生了个孩子。[42]“愿我此刻在你身旁，让你在悲痛中克制和理智。”拿破仑致信约瑟芬，提及她的外孙之死，“你很幸运，没有失去任何子女，但这种失去系人类悲剧的境遇和痛楚之一。愿我只听闻你头脑理智，状态良好！你要让我更加悲伤吗？”[43]拿破仑自己也许没有立刻察觉到，小路易夭折后他的婚姻压力也增大了，但现年45岁的约瑟芬情商要高得多，她明白这一点。她之所以不能“在悲痛中理智”，原因之一是她不仅为女儿和外孙哀伤，也为自己的婚姻哀痛——她意识到丈夫现在没准想要亲生继承人了。拿破仑知道自己有生育能力，因为他曾和前情妇埃莱奥诺尔·德·拉普莱涅生下私生子莱昂伯爵，而且1809年夏末，玛丽·瓦莱夫斯卡也怀了他的孩子。

1809年10月12日（周四）9点，在美泉宫后屋的马蹄形复式楼梯附近，拿破仑准备面见一些获释的法国战俘。就在此时，爱尔福特路德会牧师之子、18岁的弗里德里希·施塔普斯（Friedrich Staps）打算假意向拿破仑递交请愿书，借机刺杀他。施塔普斯本会成功，但拉普在几步之外抓住了他，然后拉普、贝尔蒂埃和两名宪兵从他身上搜出一把大餐刀。“他看我的眼神令我一震，”拉普回忆道，“他的坚决态度让我起疑。”[44]事后不久，贝纳多特、贝尔蒂埃、萨瓦里和迪罗克陪拿破仑和施塔普斯面谈，阿尔萨斯人拉普充当翻译。皇帝希望这个年轻学生精神失常，这样便可宽恕他，但科维萨尔宣布，尽管施塔普斯是个政治狂热者，但他健康理智。拿破仑问刺客，假如获释他会做什么，而他回答：“再找法子杀你。”17日早上7点，施塔普斯被枪决。他对行刑队高呼“德意志万岁！”，还喊了“暴君去死！”。[45]拿破仑通过非常直接的方式亲身体会到，尽管这片土地仅仅三年前还在历经数百年的神圣罗马帝国臂弯中微眠，但在它之上，不屈不挠的新德意志民族主义精神已然兴起。[46]拿破仑对秘书说，“我一直害怕疯子”，并回忆起某晚在剧院，一个从比塞特（Bicêtre）疯人院逃走的疯子找他搭话。“我爱皇后！”疯子大叫。“你好像找了一个不得了的倾诉对象。”[47]拿破仑回答道。[48]

拿破仑的下一步行动完全暴露了他的无情。从埃及回国后，他和约瑟芬过上亲密、宜人、友善的婚姻生活，她抱怨他寻花问柳，但对他忠贞不贰。现在，这段婚姻阻碍了他的政治和王朝野心以及他眼中的法国最大利益，所以它得结束了。他多次在战场上接近死者、幸运地躲过地狱阴谋、在雷根斯堡负伤，最近又经历了一起未遂刺杀，这些都促使劝说他的人集中思虑。10月16日，拿破仑离开美泉宫，26日上午9点，他返回枫丹白露宫。当晚，波利娜和她的一位侍女来访。这名侍女是皮埃蒙特人士克里斯蒂娜·德·马蒂斯（Christine de Mathis）男爵夫人，她现年25岁，丰满俏丽，担任波利娜的侍读女郎。克里斯蒂娜几乎立刻就成了拿破仑的情妇，这一风流关系一直持续到他结婚前夜。他后来说她“接受了礼物”。[49]他的卧室和约瑟芬的有一扇门连通，而他下令砌墙堵死这道门，这堪称最抽象、最明确的离弃讯号。“皇帝的温柔、为我母亲的考虑统统消失了，”奥尔唐斯描述这些痛苦时光时道，“他的态度变得不公正又无理……我希望他们已经宣布离婚了。”[50]11月15日，皇帝一家离开杜伊勒里宫。博塞近距离目睹了这桩婚姻步入病态的最终阶段，27日，他已经发现“皇后的相貌大大改变，而拿破仑则沉默收敛”。[51]

如果拿破仑帝国是稳固的古老王朝，兄弟或侄子继位也许不会让它灭亡，但这个帝国还不满五年，于是他得出结论——他需要一个儿子来延续波拿巴王朝。他尝试了十三年，但46岁的约瑟芬显然不会生孩子了。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过世时没有留下明确的继承人，导致他们身后出现血腥的权力斗争，拿破仑清楚这些历史。目前他的继承人是约瑟夫，但其妻朱莉·克拉里没生下一个儿子，约瑟夫自己也在西班牙大败。早在1806年7月，雾月十八日后归国的流亡者莱维（Lévis）公爵就已警告皇帝：“阿特拉斯[52]肩扛世界，但他之后混乱来临。”[53]

11月30日，拿破仑告诉约瑟芬他想离婚。“你有孩子，”他说，“但我没有。你必须明白，我身负巩固王朝的必要职责。”[54]约瑟芬抽泣，

她说没有他她活不下去，恳求他重新考虑。“我一共见她哭了几小时，”拉普回忆这一时期道，“她说她眷恋波拿巴，以前我们在场时，她就这么叫他。辉煌生涯即将结束，她感到惋惜，这非常自然。”[55]当日晚餐桌上，她戴着大白帽，以便掩饰泪痕，但博塞发现，“她显得悲伤绝望”。[56]拿破仑和约瑟芬单独用餐，他们都没吃多少。两人始终沉默，唯一的例外是皇帝问博塞天气如何。拿破仑回忆道，晚餐中，“她尖叫一声，然后昏倒了”，侍女只好带她离去。[57]又有一次（或许是同一件事，但是博塞和拿破仑的记忆不同），博塞听到“皇帝的卧室中传来约瑟芬皇后的激烈哭喊”。他走进房间，发现她躺在地毯上，“嘤嘤哭泣，喃喃抱怨”，诉说离婚后她“绝对活不下去，哭声与怨言直入肺腑”。拿破仑要博塞和一名秘书带她经私人楼梯回楼上卧室，他们照办，尽管博塞差点被自己的礼仪佩剑绊了一跤。

12月5日，欧仁来了，这让他的母亲冷静了些。没过多久，波拿巴家族和博阿尔内家族也能着手讨论细节问题了。拿破仑的下一场婚礼需要举行教会仪式，为了满足这一礼仪需求，加冕前夜他和约瑟芬的宗教婚礼得宣告无效，哪怕主持婚礼的是教会亲王、红衣主教费施。拿破仑遂辩称道，那场婚礼是秘密的，没有足够见证人，而且当时他为约瑟芬所迫。[58]约瑟芬同意陪他干这桩荒唐事，但27名法国红衣主教中，至少有13人拒绝出席拿破仑的下一次婚礼。（拿破仑禁止他们穿鲜红官袍，这些异议者便被称作“黑衣红衣主教”。）政府司法官员借助路易十二和亨利四世的先例，宣布拿破仑和约瑟芬的婚姻无效。[59]

12月7日的会议上，约瑟芬被迫当着帝国高官的面宣布同意离婚。她侄女的丈夫、大臣安托万·拉瓦莱特记载道：“她的心智非常勇敢坚定，旁观者都被深深打动。次日，她离开杜伊勒里宫，再没回来。”[60]她和侍女上马车时，“不止一个人留在那儿，感激地看着她”。这就是宫廷的残酷。然而，我们很难说约瑟芬被逐出了巴黎，因为爱丽舍宫仍是她的一处住所。拿破仑分给她马尔迈松、14世纪建成的诺曼底纳瓦尔城

堡（Château Navarre，花了他90万法郎），她也保留皇后头衔以及全部荣誉和特权。她的200万法郎账单清偿了，余生中她每年可享300万法郎。[61]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弗里德里希大王评价玛丽亚·特蕾莎时道：“她哭了，但收下了东西。”[62]此言也适用于约瑟芬。

对拿破仑和约瑟芬来说，财政方面的安排不错：她获得大笔收入；他幸运地能让国家为离婚埋单。虽说拿破仑同约瑟芬离婚是为了生下帝国继承人，结果却是讽刺的：下一任法国皇帝是她的外孙，而非他的任何后代；今天，她的嫡系后裔依然端坐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和卢森堡的王座，而他的嫡系后裔里连一个国王都没有。

11月22日，拿破仑尚未对约瑟芬摊牌，即便如此，他仍然致信法国驻俄大使科兰古，要求对方私下打探沙皇对其妹妹安娜·帕芙洛夫娜（Anna Pavlovna）女大公未来婚事的看法：“我不是正式请求，而是想听听你的意见。”[63]于是，他开始同时追求俄国和奥地利的公主。12月中旬，拿破仑明确表示他更想娶安娜，并且不介意宗教问题。他曾考虑过信奉伊斯兰教，并接受被开除教籍，所以她的俄国东正教徒身份算不上无法逾越的障碍。萨克森的公主也是一种选择，但若论联姻实现的地缘政治利益，娶她比不上娶沙皇亚历山大的妹妹或奥皇弗朗茨的女儿。1月时安娜才满15岁，她和拿破仑的年龄差很可能意味着她将在圣彼得堡住几年，然后再搬去巴黎。

12月16日，一纸四句话的元老院令解除了拿破仑和约瑟芬的婚姻。他当即命令科兰古代表他向安娜求婚，并要求俄国皇室两日内答复。三十八天后，俄国方面回话了。“老实跟你说，”亚历山大对科兰古说，“我妹妹不会做得更好。”[64]沙皇没有说老实话，对于罗曼诺夫王朝屈尊同科西嘉暴发户联姻一事，他的反对态度不亚于其母。同样，当时法国如此占上风，俄国又没有盟友，所以他得罪不起拿破仑。亚历山大希望法国最起码和他签署有关波兰未来命运的条约，以之换得他的首

肯。为此目的，12月28日，科兰古和俄国外交大臣鲁缅采夫草拟了一份条约：第一条，“互相约定永不允许波兰复国”；第二条，不得在一切公共活动中使用词语“波兰”或“波兰人”；第五条，完全禁止华沙大公国继续扩张领土。[65]亚历山大暗示道，他可以解决太后的阻挠，于是科兰古签字了。由此可见，若能确保瓜分波兰，俄国沙皇非常乐意牺牲自己的妙龄妹妹，让她嫁给罗曼诺夫家族眼中的40岁科西嘉暴发户。我们无法判断这一切会导致拿破仑麾下的波兰枪骑兵勇士做出什么事。次年1月10日，科兰古收到拿破仑的命令——在得令后十天内让俄国王室明确答复提亲（当时，从巴黎到圣彼得堡送信要花近三周时间）。[66]

2月6日，拿破仑已然认为，为安娜而把自己束缚在波兰问题上不值得。他说已经签字的条约“荒唐可笑”，命令尚帕尼不要批准它。他不承认科兰古的行为：“我不能说波兰王国永远不会复国，因为那等于是说，假如有一天立陶宛人或其他人要重建它，我就得派兵镇压他们。这有辱我的尊严。我的目标是安抚俄国。”[67]拿破仑提出另一份条约，承诺不帮助任何其他国家复建波兰，但沙皇认为这不够。[68]结果拿破仑感觉被冷落了，他开始盼着维也纳给他未来新娘，而亚历山大意识到波兰问题上拿破仑不可信。[69]没过多久，他也疑心法国同时向两国求亲，因此生气了，或者说至少假装生气了。[70]

“我不知道这一切之后需要什么，”1809年最后一天，拿破仑致信亚历山大，希望保住他们的友谊，“我不能消灭怪兽，或同云雾战斗。”[71]1810年2月上旬，亚历山大正在推行俄军的彻底变革。[72]早在1月，他就已任命现代化改革者巴克莱·德·托利将军为战争大臣，沿西德维纳河（Zapadnaya Dvina）[73]与别列津纳河（the Berezina）一线防御俄国西部疆界的方案也已拟定。当年，俄国还出现了民族主义宣传运动，媒体则再次获准批评法国。反法的文学作品和政治俱乐部亦解禁了。[74]1810年5月4日，玛丽·瓦莱夫斯卡生下一子，拿破仑给他取名亚历山大，但这并未改善俄法关系。

多年后，拿破仑回忆道，当时他曾短暂地考虑娶一个巴黎女人。他说他列出了五六个女人的名单，但是在杜伊勒里宫举行投票时，五名参政支持和奥地利联姻，两名参政支持和萨克森联姻，而富歇和康巴塞雷斯仍然主张娶安娜。拿破仑怀疑，富歇和康巴塞雷斯之所以反对娶奥地利公主，仅仅是因为他们曾投票赞成处决玛丽·路易丝的姨祖母玛丽·安托瓦内特。康巴塞雷斯否认这一点，他说自己清楚，不论哪个国家没被选中，拿破仑最终都会和它开战，“我觉得进军圣彼得堡比进军维也纳更可怕”。[75]

拿破仑和玛丽·路易丝的婚姻有着不祥的先兆：小时候，她在自己的儿童房内玩弄他的“凶恶雕像”；14岁和18岁时，她被迫离家躲避他的军队。玛丽·路易丝曾写道，“我同情他选中的公主”，那时她完全不知被选中的就是自己。一旦她意识到这一点，便写道，“我将命运交付神圣上苍”，并请求一位朋友“祈祷那永不会发生”。[76]拿破仑明显更喜欢这桩婚事。“我非常高兴地得知玛丽·路易丝不错。”他回忆道。[77]她不只是不错。拉瓦莱特称，她“高挑匀称，特别健康，年轻人常有的优雅与美丽都装点了她的形象”，此外，她“神情和蔼，和家族中其他人不同，她的笑容亲切甜美”。[78]拿破仑给玛丽·路易丝的信现存318封，其中第一封是求婚信，1810年2月23日，一位秘书在朗布依埃宫执笔写了这封信：

> 我的姊妹（Ma cousine），您的卓越特质令您出类拔萃，也让我们激起服侍您、尊重您的渴望。为遂此愿，我等与令尊皇帝接洽，恳求他将殿下您的幸福托付给我们。希望促使我等如此行事的感情没有冒犯您？希望果如我等自夸，您并非单纯履行顺从令尊令堂的义务？倘若皇女殿下的感情偏向我们，我等将殚精竭虑地培育它，始终不渝地用一切方式取悦您，如此，我等便能期盼有朝一日赢得您的尊敬。此乃我们欣然拥抱的目标，有鉴于此，我等恳求殿下您的眷顾。[79]

这是40岁男人致18岁姑娘的礼貌求婚信。两天后，他亲笔写信（字迹糟糕），称她为“我的亲姊妹”（Ma Soeur），这一称呼一直用到结婚。婚后，他开始使用“夫人”，后来还用“我亲爱的路易丝”（ma chère

Louise）、“我的好路易丝”（Ma bonne Louise）以及其他变体。

欧洲大陆最古老君主国和最年轻君主国的联姻过程很复杂。3月11日，维也纳霍夫堡宫（Hofburg Palace）嘉布遣会小教堂举行拿破仑和玛丽·路易丝的代理婚礼，仪式上，卡尔大公代表玛丽，而贝尔蒂埃代表拿破仑。拥有旧王朝荣誉头衔法国首席施赈官的贵族人士、大主教费迪南·德·罗昂（Ferdinand de Rohan）给拿破仑写了一封荒唐的奉承信，祝贺对方即将结婚，皇帝便对迪罗克说，他必须“从戏剧资金中掏12000法郎给首席施赈官”。[80]

在代理婚礼和世俗婚礼之间，拿破仑细心策划了1810年3月27日（周二）那天他和新娘的初遇。他们将在距苏瓦松（Soissons）3英里的帐篷之中相会，他要向她鞠躬，但她鞠躬回礼时他会扶她起身。事与愿违，天下雨了。不管怎么说，他太不耐烦了，于是和缪拉驾车经过帐篷，在库尔塞勒（Courcelles）的教堂前拦下玛丽·路易丝的马车。“夫人，”他一边钻进她的四轮大马车，一边说了句不太威风的话，“见到您万分高兴。”[81]接着他携她坐进自己的四轮大马车，前往贡比涅宫。9点30分，他们到达目的地，然后违反礼节一同用餐，在场人士还有他的近亲，包括卡罗琳（身为那不勒斯王后，她夺走了玛丽·路易丝的另一位姨祖母玛丽亚·卡罗利娜的地位）。[82]

这次晚餐的地点是贡比涅宫弗朗索瓦一世长廊（François I Gallery）。席上，当着玛丽·路易丝的面，拿破仑问一向派得上用场的红衣主教费施他们是否已依法结婚。费施保证道，因为维也纳的代理婚礼，他们已是合法夫妻。当晚，为了遵循礼节，拿破仑照理应入住附近的掌玺大臣公馆（Hôtel de la Chancellerie），而玛丽·路易丝将在王宫过夜。可是次日中午，皇帝下令把他的早餐端到皇后床边来，所以博塞认为，“我们觉得他差不多没去掌玺大臣公馆睡觉”，真去了的可能性不比世俗婚礼当晚他睡在圣克卢意大利式帐篷中的可能性高。[83]

拿破仑日后和一位心腹交谈，回忆他和玛丽·路易丝的初夜："她太喜欢了，叫我再来一次。"[84]虽然她感到不安，但这段姻缘之初两人美满幸福。1810年7月至1811年9月，他们每晚睡在一起。拿破仑曾把玛丽·瓦莱夫斯卡安置在巴黎，再婚后他离开了她。事实上，至少在玛丽·路易丝找情夫之前，尚不清楚拿破仑是否对她不忠。梅特涅写道，"妻子们对他的个人举止从无怨言"，并回忆玛丽·路易丝对自己说的话，"我不怕拿破仑，但我开始认为他怕我"。[85]然而，她并非他的一生挚爱。"我想，"数年后，他说，"虽然我的确深爱玛丽·路易丝，但我更爱约瑟芬。那是自然的。我们一同崛起，而且她是我选中的真正发妻。她举手投足间充盈优雅，甚至准备上床时也优美自如。她解衣时楚楚动人……如果她给我生了儿子，我绝不会离开她，但是，我的诺言……"[86]拿破仑最终后悔再婚，将垮台归咎于第二次婚姻。"毫无疑问，要是没娶玛丽，我绝不会和俄国开战，"他说，"但我确信奥地利将支持我。我错了，因为奥地利天生是法国的敌人。"[87]

1810年4月1日（周日），拿破仑和玛丽·路易丝在圣克卢宫大长廊（Grand Gallery）举行了世俗婚礼。典礼上，奥地利大使卡尔·冯·施瓦岑贝格（Karl von Schwarzenberg）身着陆军元帅服，看上去"和磨坊主一样白"。太后也出席了婚礼。次日，一行人去杜伊勒里宫参加宗教婚礼和公共庆典。[88]卢浮宫阿波罗沙龙（Salon d’Apollon，这间方屋常用来展示画作）中竖起一座镀银圣坛，在它之上，红衣主教费施祝福新婚夫妇。巴黎有如下庆祝活动：燃放烟火；向穷人分发3000条羊腿、1000条香肠；在香榭丽舍大街（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举办舞会；赦免囚犯；表演马术；组织音乐会；游行；在战神广场上升起热气球。没人比现代恺撒更懂"面包和马戏"的重要性，和他同日结婚的6000名老兵各自领到600法郎。[89]哪怕和约瑟芬比，玛丽·路易丝也没给拿破仑省下太多钱。他曾经平均每年给约瑟芬花899795法郎，现在他平均每年给新妻子花772434法郎（或者说，至少法国国库要花这笔钱）。[90]

婚礼当天，玛丽·路易丝接见了1500人。“我戴着钻石皇冠，一直不舒服，”事后她对一位朋友说，“它太沉了，我几乎戴不住。”这次婚礼效仿1770年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婚礼，也许这是人们能想到的最不浪漫的先例，但它也最符合拿破仑眼中王室婚礼的应有之义。婚礼后次日，拿破仑致信沙皇亚历山大：“先生，我的兄弟（mon frère），我对您心怀完美敬意和温柔友谊，凭此成为陛下您的好兄弟。”[91]根据当时的官方礼节，他也许是沙皇的兄弟，但亚历山大不会当他的妻舅。他写下这些话后才过两天，亚历山大就对其波兰心腹、前外交大臣亚当·恰尔托雷斯基（Adam Czartoryski）公爵预言，“从现在起，九个月后”法俄关系将陷入危机。[92]沙皇和恰尔托雷斯基保持联系，问他华沙大公国对拿破仑有多忠诚。不久前的1807年，拿破仑已把选侯封地拜恩、符腾堡大公国和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变成王国，亚历山大担心华沙大公国将是下一个。

拿破仑大婚后又过了三个月。7月1日，施瓦岑贝格在勃朗峰街（rue de Mont Blanc）奥地利大使馆举办庆祝舞会，结果一支蜡烛点着了薄纱窗帘，火舌随后席卷了整个大使馆。共有600人出席舞会，其中4人死亡，包括施瓦岑贝格的大嫂，人们靠她手上的戒指才认出那具尸体。[93]“我不害怕，可要是皇帝没强迫我离开房间，我会被烧着，因为我根本没意识到危险。”一周后，玛丽·路易丝对波利娜说。拿破仑把妻子带到安全场所，然后返回火灾现场监督救援。他很不满意针对救火的反应速度，于是彻底重整巴黎的火警系统，创建了消防队（sapeurs-pompiers）。[94]拿破仑迷信意外事件，所以他认为自己或施瓦岑贝格被诅咒了。

拿破仑适合在卢浮宫举行婚礼，因为那儿的视觉艺术是当时人士与子孙后代认识其帝国的关键。拿破仑对达吕说，“我打算让艺术转向倾向于永久铭记近十五年成就的题材”，他的慷慨资助也取得了丰硕成果。[95]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鲜有文学巨著面世，若他为此挨批（有

时的确如此），那么照这逻辑，既然他大力赞助帝国艺术杰作，他也应该因它们而受赞。当然，拿破仑利用文化宣传政治，干过这种事的有路易十四、法国革命党，事实上还包括他崇拜的很多罗马皇帝，如奥古斯都皇帝。[96]然而，只要某个时期享有雅克-路易·大卫（他有一次说起拿破仑时道："在我的英雄的身影里，我将名垂后世"）、弗朗索瓦·热拉尔、泰奥多尔·热里科（Théodore Géricault）、阿内-路易·吉罗代（Anne-Louis Girodet，1812年，他奉命创作了至少36幅一模一样的拿破仑全身像。皇帝第一次退位前，他完成了26幅）、安托万-让·格罗、让·于尔班·介朗（Jean Urbain Guérin）、让-奥古斯特·安格尔（Jean-Auguste Ingres）、皮埃尔-保罗·普吕东（Pierre-Paul Prud'hon）、卡尔·韦尔内（Carle Vernet）与其子奥拉斯·韦尔内（Horace Vernet）、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Élisabeth Vigée-Lebrun）以及小像画师奥古斯丁（Augustin）和伊萨贝（Isabey）这样的人才，它就必须冠上用烂了的绰号"黄金时代"。[97]（在西班牙，就连戈雅也曾在约瑟夫朝中工作。）拿破仑每年安排6万法郎预算额鼓励绘画，而且经常超支。光是在1810年的沙龙，他就花4.7万法郎买下20幅画，把它们送入卢浮宫。[98]

拿破仑的形象和事迹在画作、印刷品、壁毯、勋章、瓷器、艺术品和雕像中不朽，除了让其统治合法化，照一位艺术史学家的说法，这也是为了"使法国人民永远铭记他"。[99]午餐时间，只要画家和雕塑家来了，他就会坐下，同时给两人当模特，并且一言不发。摄影发明之前，没人指望艺术准确写实。举个例子，大卫的画中，拿破仑骑着一匹前蹄一直腾空向后仰的雄马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但无人信以为真。与其说大卫描绘了真实场景，不如说此画旨在为这一业绩的荣耀提供宏大寓言式点评。画作左下角的阿尔卑斯山脉石块上涂写着"汉尼拔"、"查理曼大帝"（Karolus Magnus）[100]、"波拿巴"。

反对派们冷落拿破仑时代的艺术，认为那不过是宣传工具，但是很多眼光敏锐的非法籍收藏家欣赏并收集这些作品，甚至委托艺术家创作

它们。比如说，1811年，第十代汉密尔顿（Hamilton）公爵委托大卫画《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书房》。英国摄政王买下了伊萨贝的《杜伊勒里宫阅兵》。第二代兰斯当侯爵买了很多拿破仑时代艺术品，约翰·索恩（John Soane）爵士收集拿破仑帝国的书籍封皮，约翰·鲍斯（John Bowes）在巴纳德城堡（Barnard Castle）楼梯间挂上拿破仑麾下元帅的肖像。[101]

拿破仑有时谦和虚心，不肯让别人把他刻画成半神。安托万·卡诺瓦为他塑了一尊大理石雕像，把他塑造成“缔造和平的战神”（他为这尊雕像当了五回模特，创了自己的记录）。1811年4月，塑像即将公开展出，但是拿破仑看过后立刻下令储藏它。直到他下台，这尊雕像一直藏在木制帆布屏风后。[102]皇帝担心，人们会嘲讽塑像近乎全裸，并对比1803年卡诺瓦开工时他的体格和八年后他胖了几圈的身材。这尊拿破仑像现藏于伦敦阿普斯利邸宅（Apsley House）楼梯井，当年威灵顿公爵的客人经常把雨伞挂在它身上。

拿破仑扶持艺术，而约瑟芬的赞助明显更积极。两人的资助开创了整个新古典派艺术风格，它涉及的领域包括房屋、家具、时钟、餐厅、餐具、纺织品、墙纸、卧室、带描画的装饰、枝形吊灯、镜子、灯具以及园艺。督政府时代，旧王朝时的奢华装饰已略有重现，但真正奠定这种风格的是拿破仑帝国。[103]皇帝迷恋古埃及和古罗马，所以他总是偏好古典风格的建筑。佩西耶（Percier）、方丹、贝尔托（Berthault）等建筑师以及很多室内设计师也从他的埃及远征中汲取灵感，尝试埃及主题。[104]

帝国风格的很多成就今仍可见，它们进一步证明拿破仑时代法国的建筑和装饰艺术领先世界。随便举几个例子，这些成就包括：贡比涅宫的舞厅和图书馆；波尔多附近的马尔戈酒庄外观；普雷莱宅邸的纺织品；巴黎的博阿尔内公馆大沙龙和布列纳公馆一楼，艾蒂安·勒孔特

（Étienne Leconte）作品；爱丽舍宫的楼梯间；雅各布-德马尔泰（Jacob-Desmalter）的写字台（secrétaires）；查茨沃思（Chatsworth）的太后雕像，卡诺瓦作品；圣克卢宫约瑟芬闺房；马丁·比耶奈（Martin Biennais）的银芥末罐；枫丹白露宫中庇护七世的卧床和约瑟芬的坐浴盆；布莱兹·德阿尔姆（Blaise Deharme）的涂清漆金属茶几；凡尔赛大特里亚农宫皇帝沙龙（拿破仑在凡尔赛的寓所不是凡尔赛城堡本身，因为它有旧王朝意味）；安托万-德尼·肖代（Antoine-Denis Chaudet）的青铜雕塑；朗布依埃宫浴室装潢，奥古斯特·法曼（Auguste Famin）作品（诚然，拿破仑不太喜欢它）；皮埃尔·贝朗热（Pierre Bellangé）的扶手椅；达尔特·弗雷尔（Darte Frères）的天鹅形茶杯；约瑟夫·雷韦尔（Joseph Revel）的时钟；马尔迈松图书馆的天花板，佩西耶作品；马尔迈松爱神殿，贝尔托作品；产自欧比松（Aubusson）的地毯，萨朗德鲁泽（Sallandrouze）作品；约瑟夫·图弗南（Joseph Thouvenin）的书籍封皮；朗瑟洛（Lancelot）公司的双烛灯罩；约瑟芬的笛形香槟杯，产自勒克勒索（Le Creusot）的蒙塞尼（Montcenis）工厂；约瑟夫·迪富尔（Joseph Dufours）的墙纸；戈布兰工厂的壁毯；马里-约瑟夫·热尼（Marie-Joseph Genu）的银制船形调味碟。[105]执政府和第一帝国时期，艺术界迅速百花齐放，令人惊叹，不能说这一现象与拿破仑全无干系，十多年来，他是欧洲最大的艺术赞助人。当然，不少工匠也能在欧洲其他地方找工作，1799年前和1815年后，很多人也处于高产状态，但若无皇帝夫妇的鼓励与灵感启迪，辉煌的帝国风格不大可能发展到这种水平。

1810年4月16日，拿破仑不顾安德烈·马塞纳元帅本人的请求，任命他指挥新的葡萄牙军团。在洛鲍岛摔下马后，马塞纳一直苦于呼吸系统的毛病，而且1808年9月，拿破仑在打猎时意外击中他，几乎射瞎他的一只眼睛。（马塞纳得到的全部道歉是：“你躲过了那么多危险，现在被一枪打伤，真不走运。”[106]）可是两人面谈时，拿破仑设法说服了马塞纳接过葡萄牙军团指挥权，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承诺给元帅战略决策

权，并保证道：“你不会缺任何补给。”[107]拿破仑曾仔细考虑亲征，决定率10万多人从威灵顿手中夺回葡萄牙，但他现在只给马塞纳三个军，总兵力不足7万人。5月29日，拿破仑又败给微观管理癖了，他开始通过马塞纳的仇敌贝尔蒂埃寄去详细命令，指示元帅应该在何时向何地进军。

7月下旬，马塞纳已有一腔怨言：他的军队已经欠饷六个月了；因为缺乏货运马车，他只好抛弃数千份补给；三分之一的炮兵没有骡子，只能留在西班牙；承诺的增援没来；诸如此类。马塞纳的抱怨完全正当，而听者贝尔蒂埃并不同情他。不管怎么说，马塞纳追赶威灵顿，在一个月之内到达离里斯本不足20英里的地方，就在此时，他遇上强大的防御阵地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Lines of Torres Vedras），被迫停下。如果马塞纳有重炮和大量补给，他也许能找到防线最薄弱点，并猛攻该点，但这两个条件他都不具备。拿破仑认为，马塞纳的兵力远超威灵顿的2.5万人，可以轻松取胜，但他完全没算上和威灵顿一同作战的另外2.5万名葡萄牙人。他不曾亲见防线，低估了其防御能力，直到11月24日马克西米利安·富瓦将军向他解释情况。

如果参观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特别是被巧妙复原成其1810年形态的部分，令人就会明了马塞纳面临无法克服的困难。在长29英里的里斯本半岛上，7000名葡萄牙劳工至少修了三条横跨半岛的防线，它们包括由628门大炮防守的165座设防多面堡。[108]皇家海军建立了可视信号系统，以便沿每条防线快速通信。炮艇停泊在塔古斯河与海面上，掩护防线侧面。

拿破仑可以在《箴言报》上嘲笑威灵顿，说他只是个“印度将军”。然而，皇帝私下还是欣赏威灵顿退往托里什韦德拉什时采取的无情焦土战术，并对沙普塔尔说：“欧洲只有威灵顿和我能采用这些措施，但他和我有个区别，就是说，法国……会谴责我，而英国会赞成他。”[109]此

言不假，威灵顿在葡萄牙战局中使用焦土战术，拿破仑也在巴勒斯坦战役、普鲁士战役与未来俄国战局中采用几乎相同的手段，但威灵顿不曾广受非议，拿破仑却备受责难。马塞纳的军队待在防线外的圣塔伦（Santarém），到1811年1月时，只有德鲁埃率6000人来援。这时，法军已然饥肠辘辘、开小差、抢劫。马塞纳一直待到不得不撤，3月5日晚，他竖了一些稻草人冒充哨兵，然后离开圣塔伦。“他被榨干了，”拿破仑评价马塞纳，“他现在都没本事指挥四个列兵一个下士了！”[110]

◆

1810年5月，61岁的瑞典国王卡尔十三世（Karl XIII）的继承人去世。[111]埃劳战役中，贝纳多特善待瑞典战俘，所以瑞典人突然想到让他当未来国王。贝纳多特曾是狂热的共和党人，在胸口刺了文身“打倒国王”，但瑞典人显然不介意这一点。他们还认为，败于俄国且丢失芬兰后，立法国元帅，特别是和拿破仑有姻亲关系的元帅为王可建立有效的同盟。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拿破仑和贝纳多特根本不像瑞典人想的那样友好共处。“那个人自负过头，”1809年9月，拿破仑从维也纳致信富歇，“我已经命令战争部长召回他。他的资质十分平庸。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他。这座伟大首都里阴谋者泛滥，而他乐意听他们所有人的……他差点害我输了耶拿会战；他在瓦格拉姆表现无能；他不在埃劳，尽管他可以去那儿；他在奥斯特利茨也没做任何他能做的事。”[112]拿破仑说的都是实话，而且早在雾月政变之前，他对贝纳多特的蔑视可能就添了不少——毕竟贝纳多特娶了德西蕾。然而，能在未来的对俄战争中发挥无价作用的瑞典人恳请拿破仑允许他们授予贝纳多特（永久）王冠时，他还是同意了，不过他犹豫了一阵，这足以惹恼贝纳多特，此人仍因瓦格拉姆战后他对自己的讥讽之言而心存芥蒂。

沙皇亚历山大认为贝纳多特去瑞典就像拿破仑放弃安娜·帕芙洛夫

娜一样，是针对俄国的侮辱与挑衅。贝纳多特的晋升表面上体现了任人唯贤，只有军队才赞赏这一点。“贝纳多特的例子改变了所有人的看法，”布拉兹上尉回忆道，“我们都幻想自己的剑鞘里藏着一把王权之杖。一个士兵成了国王，我们都觉得自己能像他那样。”[113]

1810年6月3日，拿破仑罢免了富歇，理由是他擅自与英国秘密和谈。“我清楚你对我的一切效劳，”他写道，“我也相信你的感情与热忱，然而我无法让你继续留职。警务部长一职需要绝对的完全信任，因为你扰乱了我和国家的安宁，那种信任已无法维系。”[114]通过法国银行家加布里埃尔·乌夫拉尔（此人借助隐形墨水和富歇通信）、英国银行家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爵士等中间人，富歇尽情地同英国外交大臣、威灵顿公爵的长兄韦尔斯利勋爵详细磋商媾和事务，把拿破仑蒙在鼓里。[115]

富歇让韦尔斯利勋爵以为他奉拿破仑的命令行事，皇帝发现后大发雷霆，这可以理解。富歇的行为既能代表“我的政治关系彻底改变”，也是“我的人格污点”。拿破仑希望借大陆体系强迫英国和谈，但未经授权的手段只会给伦敦传达复杂的信息。他抱怨道，富歇的阴谋导致“我被迫一直监督，这使我疲惫”。[116]他派富歇去罗马当总督，任命其竞争对手萨瓦里为警务部长。[117]乌夫拉尔被关进圣佩拉吉（Saint-Pélagie）债务人监狱，三年的牢狱之灾中，他过着有些奢华的生活，玩猜字谜和惠斯特牌。[118]

1810年7月，拿破仑察觉大陆体系没有如他所愿起效，但他没有根除该体系，倒是决定修改它。于是他创立“新体系”（Le Nouveau Système），允许出售特别许可证，这种证件容许特定个人与公司和英国交易若干指定产品。许可证售卖滋生腐败，比如说，布列纳在汉堡卖许可证，大捞一笔。很多人也指责出售者偏心。帝国境内非法籍制造商确信（他们想的没错），政府倾向于把许可证发给法国人，并深深怨恨

这种偏袒。1810～1813年，同是和美国交易，波尔多领到181张普遍许可证和607张一次性许可证，相形之下，汉堡只领到68张普遍许可证和5张一次性许可证。[119]就连国库部长莫利安也怀疑，拿破仑“想牺牲大陆体系，以便利用许可证体系垄断部分（与）英国的（贸易）”。[120]1812年4月，拿破仑致信贝尔蒂埃，称“科西嘉没有海关人员，所以糖和咖啡畅通无阻地进来了，这些东西未获任何许可，但有人视而不见，放它们上岛”。[121]

接下来几年，随着法令继续颁行，官僚政治拖累了许可证体系。举个例子，在英吉利海峡的安特卫普和比斯开湾的洛里昂（Lorient）之间，六分之一的出口产品需是葡萄酒，其余的则是白兰地、种子（草种除外）和没有被禁的法国商品。下夏朗德省（Charente Inférieure）[122]可以出口谷物，但葡萄酒和白兰地也得在其出口产品中占一半。若船只从奥斯蒂亚（Ostia）和阿格德（Agde）之间的港口出发，它就只能去黎凡特和西班牙的九个指定港口。1810年7月，法国颁布通告，允许省长拒绝授予非法国船只许可证。[123]价格不同的不同类型许可证授权不同省份的不同公司与不同外国港口交易不同的规定产品。规则经常变化，似乎反复无常，而数不尽的条和款又涵盖排列组合所有可能。拿破仑凭借其惯有的细节注意力监督这一切。“7月11日，‘调停人号’（Conciliateur）把乌木载至热那亚，谁批准它进来的？”8月14日，他如此询问巴黎的消费税总长。

俄国人认为新体系冒犯了他们，因为俄国仍然不能和英国贸易，而法国制造商似乎正在回避障碍。亚历山大在蒂尔西特把拿破仑当朋友，在爱尔福特也温厚待人，一件事或许可以说明在蒂尔西特甚至爱尔福特之后他发生了多大的转变。1810年7月，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副官弗里德里希·冯·弗兰格尔（Friedrich von Wrangel）男爵拜访沙皇，宣告路易莎王后的噩耗——她死于肺部损伤和心脏息肉。亚历山大显然悲伤，他荒唐地把王后之死归咎于拿破仑在蒂尔西特待她的行径，对弗兰格尔

说："我向你发誓，我要为她的死复仇，凶手一定会受到惩罚。"[124]沙皇补充道，他正在迅速重新武装军队，但此举的目的既不像某则假谣言所称是帮助拿破仑入侵印度，更不是继续和当前敌国奥斯曼土耳其、波斯作战，而是与法国开战。"根据我的最确切估计，"亚历山大说，"1814年，我就能让一支全副武装的40万大军参战。我要率20万人过奥德河，另外20万人将过维斯瓦河。"[125]沙皇还说，他希望到时候奥地利和普鲁士起身反抗，跟随他的步伐。

拿破仑盼望家庭义务能让奥地利留在法国的政治轨道上，但这种义务并未阻止他推翻亲弟弟路易。路易把荷兰臣民的利益置于法兰西帝国利益之上，事关征兵和大陆体系时尤其如此，所以拿破仑在1810年6月3日废黜了弟弟。"虽然他犯了那么多错误，但我无法忘记自己曾像父亲一样养育他长大。"拿破仑如此致信玛丽·路易丝。[126]"我还是炮兵中尉时，"他告诉萨瓦里，"我用自己的军饷抚养他。我有什么面包都分给他吃，而这就是他对我做的事！"[127]法国吞并荷兰，把它变成一系列帝国省份。路易去了奥地利各温泉城镇流亡，他泡葡萄皮热水浴，还用自封头衔圣勒伯爵（Comte de Saint-Leu）的名义书写反对拿破仑的短文。

拿破仑没有天真地对待他和亚历山大关系恶化一事。8月上旬，他致信萨克森国王，要求他秘密强化武装，特别是增援波兰的莫德林要塞（Twierdza Modlin），以防备俄军可能发动的攻势。"我和他的感情非常好，"拿破仑说起亚历山大时道，"但人必须做好准备。"[128]俄国与奥斯曼土耳其看上去开始和好了，拿破仑便让科兰古警告亚历山大，他愿意见俄国取走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多瑙河左岸，然而，"要是它在右岸留任何东西，或干涉塞尔维亚人（Serbians），它就违背了和我的约定"，那是因为，"如果俄国在多瑙河右岸占有单单一地，土耳其就彻底丧失了独立性，时局也会完全改变"。[129]皇帝要求获得俄军调动的情报，10月中旬，他开始增强驻但泽和北德意志的兵力，俄军则在西德意志维纳河与别列津纳河加筑防御工事。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火药桶地区

大大增加，形势日益危险起来。

1810年，拿破仑喜忧参半，尽管帝国权力和疆域登峰造极，但他犯的错误预示它未来的厄运。大部分错误都不是被迫的，而且正如我们现在所见，很多麻烦是他自找的：他没必要公开和教皇翻脸，并且当然不需要吵架吵到逮捕对方；他等不及建立王朝同盟，结果得罪了亚历山大，还让对方怀疑他对波兰的态度，哪怕他并不想重建波兰王国；与奥地利联姻永远不足以缓和《美泉宫条约》缔造的严苛和平；他应该充分援助马塞纳，或者说根本不该派马塞纳去葡萄牙——亲征威灵顿会更好；他判断不周，任由不可信任、满腹牢骚的贝纳多特去了战略地位如此重要的瑞典，还让明摆着的叛徒富歇基本上没受惩罚；类似地，他应该像帝国其余地区、盟国特别是俄国一样，看出大陆体系的新许可证制度乃虚伪产物。亚历山大正在重整武装，计划打一场复仇战争，但现阶段，大军团可以游刃有余地在德意志境内与俄军进行边境战争，何况奥地利已同法国联姻。拿破仑帝国是古罗马之后欧洲最大的帝国，甚至比查理曼帝国还大，任何敌人都无法威胁到它的存在，只有拿破仑自己可以。

---

[1] Simms，Brendan，*Europe*：*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2013，p.166

[2] Woolf，Stuart，*Napoleon's Integration of Europe* 1991，p.10

[3] Fisher，H.A.L.，*Bonapartism* 1961，p.84

[4] Fisher，H.A.L.，*Bonapartism* 1961，p.84

[5] Parker，Harold T.，'Why Did Napoleon Invade Russia？'*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pp.142-3

[6] ed. Dwyer，Philip，*Napoleon and Europe* 2003，p.19

[7] ed. Dwyer，Philip，*Napoleon and Europe* 2003，pp.16-17

[8] ed. Dwyer，Philip，*Napoleon and Europe* 2003，pp.8-9，Broers，Michael，*Europe under Napoleon 1799-1815* 1996，pp. 88，126-7，Hales，E.E.Y.，*Napoleon and the Pope* 1961，p.105，

Davis，J.A.，*Conflict and Control* 1988，p.23

[9] 位于巴尔干半岛（Balkans）西部。

[10] eds. 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p.9，Jordan，David P.，*Napoleon and the Revolution* 2012，p.1，ed. Dwyer，Philip，*Napoleon and Europe* 2003，p.17

[11] eds. Laven，David and Riall，Lucy，*Napoleon's Legacy* 2000，p.1

[12] Davis，J.A.，*Conflict and Control* 1988，p.23

[13] Woolf，Stuart，'The Construction of a European World-View in the Revolutionary-Napoleonic Period'*Past and Present* no.137 1992，p.95

[14] eds. 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p.204

[15] ed. Dwyer，Philip，*Napoleon and Europe* 2003，p.11

[16]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6057 p.979，July 22，1807

[17] Hales，E.E.Y.，*Napoleon and the Pope* 1961，p.120

[18] 1812年5月，拿破仑察觉皇家海军巡航舰可以足够接近萨沃纳，从而解救教皇，于是他把教皇带到枫丹白露宫。庇护七世在那里过得比较奢华，直到1814年获释。今人仍可在枫丹白露宫见到教皇入住的房间。"教皇不得穿教皇礼服出行，"拿破仑致信博尔盖塞，显示其对公众意见的典型眼光，"他只能穿教士服装，这样的话，路上没人……能认出他。"CN12 no.8710，p.417.

[19]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2074 p.1179，September 14，1809

[20] Hales，E.E.Y.，*Napoleon and the Pope* 1961，pp.114-19

[21]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1717 p.959，August 6，1809

[22]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1865 p.1052，August 21，1809

[23]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1971 p.1116，September 4，1809

[24]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1865 p.1052，August 21，1809

[25] *The Nation*，16/7/1896 p.46，Hazareesingh，Sudhir，*The Saint-Napoleon*（Cambridge，MA）2004，p.4

[26]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s.21801-21807 pp.1009-12，August 15 and 16，1809

[27] Lanfrey，*History of Napoleon the First* Ⅳ p.218

[28]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7

[29]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7

[30]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Ⅳ p.217

[31] 今里耶卡（Rijeka）。——译者注

[32] 1805年，奥地利兼并了萨尔茨堡。——译者注

[33]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04

[34]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p.290-94

[35] ed. Caisse，A.du，*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Prince Eugène* 10 vols.1858-60，Ⅵ pp.557-79

[36] Eyck，F.G.，*Loyal Rebels*（Maryland）1986，p.191

[37] Eyck，F.G.，*Loyal Rebels*（Maryland）1986，p.194，ed. Caisse，A.du，*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Prince Eugène* 10 vols.1858-60，Ⅵ p.277

[38]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败于罗马，被迫接受条件严苛的和约。所谓“迦太基式和平”，是指强国强迫弱国接受的短暂且不平等的和平。——译者注

[39] Adams，Michael，*Napoleon and Russia* 2006，p.240

[40] Tulard，Jean，*Napoleon*：*une journée particulière* 1994，pp.140，172

[41]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867 p.894，June 16，1807

[42] Wright，Constance，*Daughter to Napoleon*（New York）1961，p.213

[43] eds.Keraut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619 p.782，May 14，1807

[44]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42

[45]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45，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Ⅳ p.221

[46] 瓦格拉姆会战后某晚，拉普用少有人获准的打趣方式揶揄拿破仑。当然，他俩玩21点，赌注是1803年开始铸造的面值为20法郎的金币，它们被称作“拿破仑”。这时，皇帝想说句双关妙语，问道：“拉普，德意志人非常喜欢这些小拿破仑，难道不是吗？”“是的，陛下，”拉普回答道，“比起那个大的，他们明显更喜欢小的。”“我想，”皇帝笑道，“这就是你所谓的德意志式坦诚。”Rapp，*Memoirs*，p.26.

[4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84

[48] 拿破仑不仅害怕疯子，还给他们灵感。1840年12月他在巴黎下葬时，比塞特疯人院里至少有14个病人认为自己是他。

[49] Hibbert，Christopher，*Napoleon*：*His Wives and Women*（New York）2002，pp.183，296

[50] ed. Hanoteau，Jean，*The Memoirs of Queen Hortense* 2 vols.（New York）1927，Ⅰ p.289

[51]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53

[52] 古希腊神话中的擎天神。——译者注

[53] Blaufarb，Rafe，‘The Ancien Régime Origins of Napoleonic Social Reconstruction’*French History* vol.14 no.4 2000，p.409

[5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8

[55]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52

[56]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41

[5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8 and n.1

[58]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57

[59] BNF NAF 4020 pp.9-10

[60]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99

[61]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17

[62] 奥地利太后玛丽亚·特蕾莎曾反对瓜分波兰，最后仍获得了波兰领土。——译者注

[63] Swanson，William C.，*Napoleon's Dual Courtship*（privately published）1923，pp.6-7

[64] Mowat，Robert，*The Diplomacy of Napoleon* 1924，p.252

[6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Mowat，Robert，*The Diplomacy of Napoleon* 1924，p.252

[6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

[67]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05

[68] Schroeder，Paul W.，'Napoleon's Foreign Policy：A Criminal Enterprise'*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p.154

[69] Lentz，Thierry，*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p.210

[70]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04

[71]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2761 p.1554，December 31，1809

[72]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10

[73] 今道加瓦河（the Daugava）。——译者注

[74]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11

[7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9

[76]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6

[7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5

[78]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99

[79]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p.19-20

[8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4

[81]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33

[82] Chevallier，Bernard，*Empire Style* 2008，p.60

[83]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79

[84] Palmer，Alan，*Napoleon and Marie Louise* 2001，p.99

[85] 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 Ⅰ and Ⅱ 1880，Ⅰ p.279

[8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136-7

[8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7

[88] Clary-et-Aldringen，Prince Charles de，*Trois mois à Paris lors du marriage de l’Empereur Napoléon* Ⅰ *et de L’Archduchesse Marie-Louise* 1914，pp.70-71

[89] Woloch，Isser，*The French Veteran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Restoration* 1979，p.314

[90]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p.52，Philip Mansel in *TLS* 16/1/2004，p.23

[91] NYPL Napoleon Ⅰ folder 3

[92]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189

[93] 施瓦岑贝格的大嫂保利娜（Pauline）本已脱险，但她为了寻找女儿重返火场，其实她的女儿安然无恙。——译者注

[94]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108

[9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517 p.543，August 6，1805

[96] Jordan，David P.，*Napoleon and the Revolution* 2012，p.ix

[97]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nd his Coronation* 1911，p.313

[98] Gildea，Robert，*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The French 1799-1914* 2008，p.183

[99] Stourton，James and Montefiore，Charles Sebag，*The British as Art Collectors* 2012，p.153

[100] 括号中为拉丁文。——译者注

[101] O’Brien，David，‘Antonio Canova’s Napoleon as Mars the Peacemaker and the Limits of Imperial Portraiture’*French History* vol.18 no.4 2004，pp.354-5

[102] O’Brien，David，‘Antonio Canova’s Napoleon as Mars the Peacemaker and the Limits of Imperial Portraiture’*French History* vol.18 no.4 2004，p.358

[103] Chevallier，Bernard，*Empire Style* 2008，p.8

[104] Wilson-Smith，Timothy，*Napoleon*：*Man of War*，*Man of Peace* 2002，p.ｘｘix

[105] Chevallier，Bernard，*Empire Style* 2008，Wilson-Smith，Timothy，*Napoleon and His Artists* 1996

[106]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931 p.1083，September 15，1808

[107] Horward，Donald D.，‘Masséna and Napoleon：Abandonment in Portugal’*Military Affairs* vol.37 issue 3 October 1973，p.84

[108] Houssaye，Henry，*Napoleon and the Campaign of 1814* 1914，p.29

[109]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04

[110] Johnson，David，*Napoleon’s Cavalry and its Leaders*（New York）1978，p.94

[111] 1809年3月，瑞典贵族废黜卡尔的侄子古斯塔夫四世（又一个智商低下的欧洲君主），从那时起卡尔才登基。

[11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472

[113]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141

[11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42

[115] Woolf，Otto，*Ouvrard*：*Speculator of Genius* 1962，p.115

[11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42

[117]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96，Brice，Raoul，*The Riddle of Napoleon* 1937，p.139

[118] Woolf，Otto，*Ouvrard*：*Speculator of Genius* 1962，pp.116-18

[119] 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p.404 n

[120] Mollien，Comte，*Mémoires d'un ministre du trésor public* 3 vols.1898，Ⅱ p.444

[12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3 no.18636，p.359

[122] 今滨海夏朗德省（Charente-Maritime）。——译者注

[123] Melvin，Frank Edgar，*Napoleon's Navigation System*（New York）1919，pp.238-9

[124]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195

[125] Schmitt，Hans，'1812：Stein，Alexander Ⅰ and the Crusade against Napoleon'*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31 March 1959，pp.326-7

[126]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63

[127]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Ⅳ p.346

[12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1 no.16762 pp.12-29

[12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50

第三部 尘埃落定

第二十三章 俄国

一个法国人是勇士，但是长期困苦与恶劣气象会拖垮他的身体，打击他的信心。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冬天将与我们并肩作战。

——1811年年初，沙皇亚历山大致科兰古

向幸运索求时万万不可超出她的能力范围。

——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

每年有好几个星期，拿破仑飞快地巡视帝国。1811年秋，他用二十二天造访40座城市，尽管中途耽搁了几天：弗卢兴狂风呼啸，导致他在军舰“查理曼号”上困了两天半；默兹河水淹两岸，因此他又在日韦（Givet）滞留一天。比起听地方贤良的称颂演说，他显然更关心收集资料。有一次，一名市长费了很大功夫背讲稿，而拿破仑“几乎不等他说到关键词，就急躁地命令车夫前进，市长于是落得鼓动空气”。次日，《箴言报》登载了演讲关键词和讲稿全文，市长看到后也许会感慰藉。公务员特奥多尔·冯·法贝尔（Theodor von Faber）回忆道：“‘不要高谈阔论，先生们！’波拿巴经常用这句令人扫兴的呼语打断那些发抖的代表。”[1]拿破仑向市长问的问题证明他对什么信息都感兴趣，他当然会问人口、死亡人数、岁入、林业、费用、城镇化率、征兵、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这些人们可以料到的主题，但他也想知道“最高上诉法院推翻了多少你下的判决？”以及“你找到办法给修道院院长提供舒适住宅了吗？”[2][3]

“有证据表明，”1810年11月4日，拿破仑致信沙皇亚历山大，“700辆货运马车把殖民地商品从俄国运至最近的一次莱比锡集市……英国人用20艘军舰护送1200艘挂着瑞典、葡萄牙、西班牙和美国旗帜的英国商船，其中一些已在俄国卸货。”[4]接着他要求沙皇没收“所有英国人带来的货物”。12月，拿破仑同时命令尚帕尼和科兰古分别向俄国驻巴黎大使亚历山大·库拉金（Alexander Kurakin）和沙皇发出直接警告：如果俄国径自违反《蒂尔西特条约》，允许装载英国商品的船只入港，战争就不可避免。[5]

1810年12月19日，拿破仑将汉堡、不来梅、吕贝克等汉萨城镇并入法国，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付德意志西北部海岸的走私活动。继罗马、汉诺威与荷兰之后，这是近十二个月来拿破仑第四次兼并领土。像前三回一样，吞并汉萨城镇的直接原因也是他执着于对英国的保护主义经济战。然而，若他不取威悉河左岸的奥尔登堡公国，亲自统治这些主要城市并无地缘政治或商业意义。奥尔登堡占地2000平方英里，其摄政公彼得（Peter）公爵乃亚历山大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帕芙洛夫娜女大公的公公。拿破仑反复警告奥尔登堡，但它仍然相对公开地与英国贸易，以至于被比作巨大的走私库房。[6]《蒂尔西特条约》保证了奥尔登堡公国的独立地位，但拿破仑决定堵上漏洞。在吞并汉萨城镇那天，他也兼并了奥尔登堡。一个月后，他提出用王公封地爱尔福特补偿彼得公爵，但这块土地的面积只有奥尔登堡的七分之一，亚历山大于是愈发恼火。[7]

早在拿破仑之前，法俄之间就有嫌隙：路易十六帮助奥斯曼帝国对抗俄国的扩张主义，还同波罗的海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III）联合。[8]17世纪末，彼得大帝出行，遍访欧洲主要宫廷（凡尔赛宫除外），从那以后，历任沙皇和女皇都把目光投向西方，圣彼得堡便是一例证明。亚历山大吞并摩尔达维亚和瓦拉西亚，把俄国疆界推进至多瑙河，并垂涎土耳其属巴尔干领土。亚历山大的祖母叶卡捷琳娜大帝是

德意志公主，长期视法国为潜在敌人，在她治下，1772～1795年，俄国三次参与瓜分波兰。亚历山大的父亲帕维尔一世成为马耳他骑士团大头领，并派名将苏沃洛夫侵入伦巴第和瑞士。由此可见，很久很久以前，俄国就怀着跻身欧洲主要势力的雄心，不管某个时代的欧洲霸主是谁，俄国几乎总是会和它产生矛盾。18世纪的很多时期，法国就称霸欧洲，而拿破仑时代肯定也不例外。

甚至在拿破仑兼并奥尔登堡前，亚历山大就谋划再战法国。[9]从1810年10月开始，沙皇的战争大臣巴克莱·德·托利、军事顾问恩斯特·冯·普菲尔（Ernst von Pfuel）、前参谋军士路德维希·冯·沃尔措根（Ludwig von Wolzogen）伯爵以及法国流亡者阿隆维尔（Allonville）伯爵都给亚历山大送去详细计划，其内容涵盖攻防中的所有意外事件。12月上旬，巴克莱拟定如下计划：俄军迅速先发制人，摧毁拿破仑的波兰基地，然后在普里皮亚季沼泽（Pripet Marshes）两岸（今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北部）打防御战。[10]蒂尔西特的亚历山大是热情的友人（拿破仑希望沙皇如此），爱尔福特的亚历山大是更勉强的盟友，现在的他则越来越像未来的敌人了。

《蒂尔西特条约》限制贸易，因此俄国国库顶着无法承受的巨大赤字：1808年，亏损1.26亿卢布；1809年，亏损1.57亿卢布；1810年，亏损7700万卢布。俄国国债涨了13倍，导致其货币严重贬值。1808年，俄属波罗的海海域出口量跌至1806年的三分之一。[11]12月19日，拿破仑吞并汉萨城镇和奥尔登堡，同日，沙皇亚历山大实施报复，颁布敕令：从年末开始，俄国向中立国（如美国，不过不包括英国）开放贸易，禁止法兰西帝国特定奢侈品入境，并对葡萄酒等其他法国商品征收巨额进口税。[12]康巴塞雷斯认为，敕令"毁了我们和俄国的商业关系……表露出亚历山大的真实意图"。[13]敕令的确规定焚烧所有英国出产的货物，但它补充道，这一条很快也将适用于法国和莱茵邦联制造的某些丝绸与衣物。拿破仑听闻消息后，说："我宁愿脸上挨一拳，也不愿见臣民的工业产品和劳作成果被焚。"[14]没过多久，英国船只挂上星条旗，以便避开敕令，而俄国海关官员与它们暗中勾结。[15]

1811年，欧洲大陆爆发历时两年的经济危机，英国也被卷了进来，受到歉收、大规模失业、降薪、勒德运动[16]和食物短缺的冲击。[17]法国东部的米卢斯（Mulhouse）有6万名劳动力，其中三分之二失业了。里昂也有2万多人失业。[18]拿破仑需要刺激增长，但他持科尔贝主义经济观，否认竞争和自由交易的积极意义，结果他复归原轨，试图比以往更严格地执行大陆体系，哪怕此举可能最终导致俄法再战。拿破仑担心，假如俄国获准离开大陆体系，他国会效仿，但1811年时，诸国不大可能尝试脱离。

1812年，拿破仑认为大陆体系正在生效，为了佐证自己的看法，他提到伦敦各大银行与企业纷纷破产。正如他的私人秘书费恩男爵所说的："再下点功夫，封锁就能折服英国的骄傲。"[19]拿破仑认为英国不能同时承受费恩列出的事："英国占领印度、与美国开战、在地中海建立势力、保卫爱尔兰和它自己的海岸线、派海军大军驻防，与此同时，它还在半岛和我们打一场……顽固的战争。"[20]事实上，既然英国刚好能够同时应付这些任务，这就表明其政府与基础经济实力值得认可，但拿破仑确信，若想打击英国商业，大陆体系需要遍布全欧洲。1807和1809年，他分别把普鲁士和奥地利纳入体系，现在他绝不会允许俄国打破体系，哪怕英俄贸易对英国经济来说根本不重要——肯定不及对俄国经济来得重要。当时，约19%的英国出口商品流入伊比利亚半岛，这也说明为何拿破仑不应给俄国施压，而应重返半岛。[21]

拿破仑认为，1811年全年和1812年上半年，他的大陆体系狠狠打击了英国，事实的确如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作"英国的大危机年代"。[22]贸易额迅速下跌；1810年，3%的政府统一公债价格为70英镑，1812年，它跌至56英镑；1811年和1812年，粮食歉收，导致食物短缺和通货膨胀；1810年，预算赤字为1600万英镑，军费开支致使1812年赤字涨至2700万英镑。1811年与1812年之交的冬天，17%左右的利物浦人口失业。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到处是潜在的暴徒和勒德分子，政府得部署民兵

对付这些人，他们中的首犯被判流放澳大利亚，有时甚至被处死。[23]1812年6月，英美因贸易和强行征用问题开战，这实际上意味着英国经济进入最糟糕时期。[24]然而，斯潘塞·佩瑟瓦尔一边铁了心地坚持半岛战争资助计划，一边应付费恩列出的其他任务。由于拿破仑发动俄国战局，1812年年末至1813年年初，英国才卸下身上的巨大压力。要是他没有征俄，我们无从得知英国在大陆体系面前还能撑多久。

当时，拿破仑能组建起60多万人的大军，而沙皇敕令直接违反《蒂尔西特条约》与《爱尔福特条约》，威胁了他的帝国体系。然而，即便1812年拿破仑击败俄国，他能否贯彻大陆体系也存疑。他要兼并波罗的海南部其他海岸线，并在圣彼得堡设置法国海关官员吗？皇帝很可能认为，如果亚历山大战败，此人就会像1807～1810年一样重新为他执行大陆体系，这是计划的关键部分，但我们也不确定它是否系深思熟虑的产物。拿破仑的大量书信显然提都没提战后他想如何实施对英贸易禁令。

1810年圣诞节，亚历山大致信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公爵。他提及“波兰复国”时，赤裸裸地说：“俄国不是不可能让波兰复国……我一直最喜欢这个想法，受情势所迫，我两度被迫推迟行动，但无论如何它留在我心里，现在就是实现它的最佳时机。”[25]亚历山大让恰尔托雷斯基调查波兰人的意见，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任何团体给予的”国民身份，“是否不加区分，只要某国真诚忠实地拥护他们的利益，就愿意与它联手？”沙皇一边要求绝对保密，一边问恰尔托雷斯基“哪个军官最能影响军队的意见？”，并坦率地承认，他的“波兰复国”提议的“基础不是对抗拿破仑的天才的希望，而完全在于让华沙大公国脱离，进而削弱他的兵力，并利用德意志全境对他的普遍愤慨”。沙皇附上表格，表明俄军、波兰军、普军、丹麦军共有23万人，而他们的对手——拿破仑的德意志驻军——则有15.5万人。（亚历山大只算了6万名法国人，再说丹麦也是法国的忠实盟友，所以此表格无甚意义。）亚历山大写到结语时警告恰尔托雷斯基：“这种时机只有一回，任何其他组合只会导致法俄两国

在你的国家死战。拿破仑本人终有一死，波兰人只能指望他提供有限的援助。”[26]恰尔托雷斯基谨慎地回信，他质疑沙皇的数字，并指出，“法国人是波兰人的战友……俄国人是波兰人的仇敌”。恰尔托雷斯基还说，2万名波兰人在西班牙作战，如果他们陡然转换阵营，就容易遭到“拿破仑的报复”。[27]

因为这次通信，1811年春，亚历山大转而反对打进攻战，尽管直到1812年春，拿破仑依然担心奇袭。此时，亚历山大试图和奥地利、普鲁士缔结秘密军事条约，若拿破仑知晓，他会更加担心。1810年9月，亚历山大已批准巴克莱的建议，同意扩充军队、实施深层军事与社会变革。[28]俄军采纳军与师的体系；军事学院废止，军权统一收归战争部；军用物资工厂奉命在宗教节假日保持运营；《现役大军管理条例》颁行，这部法律规定了更好的食物收集与分配方式以及其他很多事项；军事指挥官权限法典化、规范化；建立更有效的参谋部结构。[29]俄国最近的战争是北伐瑞典与南征土耳其，所以其西部边界的保护措施相对较少。亚历山大亲自负责在西部边境广泛修建防御工事的计划。此外，俄军在西伯利亚、芬兰和多瑙河的驻军也调至波兰边境。拿破仑认为这些修造与调动是挑衅。梅纳瓦尔称，1811年年初，皇帝总结道，俄国打算“和英国联手”。[30]1811年1月第一周，亚历山大致信妹妹叶卡捷琳娜：“看来洪水又得泛滥了，但至少我已尽人之所能阻止它。”[31]上年他的行动和通信显然证明此乃谎言。

双方开始集中大量军力。1811年1月10日，拿破仑把法军重组为四个军：达武的第一军和乌迪诺的第二军驻易北河；奈伊的第三军占据美因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和但泽。1812年1月，但泽已变为主要的卫戍城市，其库存足以养活40万人和5万匹马。1811年4月，单是斯德丁和屈斯特林（Küstrin）[32]就积累了100万份补给。[33]拿破仑操办一切，上至大事——“如果我和俄国开战，”2月3日，他告诉克拉克，“我估计需要给波兰起义者20万支滑膛枪和刺刀”——下至几天后的一次抱

怨：100名新兵向罗马行军，其中29人在鲁瓦亚河畔布雷伊（Breil-sur-Roya）逃走了。[34]

比起1805年和1809年的法奥战争，拿破仑并非更积极地追求法俄开战，但他担心退让会损害帝国，所以不会让步。1812年2月下旬，他让沙皇的副官、俄国驻巴黎大使馆人员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Alexander Chernyshev）上校转交致亚历山大的信。信中，拿破仑用友善平和的语句历数他的不满，表示自己从未谋划恢复波兰王国，还坚称两人在奥尔登堡、敕令等问题上的分歧可用非冲突的方式解决。[35]拿破仑不知道，切尔内绍夫是俄国安插在巴黎的间谍头目，其谍报工作成果赫赫。切尔内绍夫用了十八天把信送到亚历山大手中，俄国方面又在必要的讨论和写回信上花了二十一天。[36]切尔内绍夫返回巴黎时，波尼亚托夫斯基已听闻恰尔托雷斯基探听波兰贵族的口风，而拿破仑预计3月中旬至5月上旬俄军将发动进攻，他已让德意志和波兰的驻军进入全面戒备状态。

拿破仑致亚历山大的信有如下内容：

> 我无法欺瞒自己，陛下已经不再是我的朋友了。奥尔登堡一直是英国走私商的温床，我没有拒绝给予它同等补偿，您却因为这个问题提出种种刁难……请允许我直言不讳，陛下，您忘了您从这一同盟中所获的利益，而蒂尔西特会议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根据《蒂尔西特条约》，您应该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还给土耳其，然而您不但没有恢复这些省份，还把它们并入您的帝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土耳其的欧洲领土中占三分之一，这次吞并是一次大扩张，它支撑陛下的辽阔帝国的多瑙河领土，剥夺土耳其的全部力量。[37]

拿破仑继续辩称，要是他想恢复波兰，弗里德兰之战后就动手了，但他刻意没有那样做。

3月1日，亚历山大下令从农奴中征募一批新兵。在此之后，他回复了拿破仑的信："我的感情和我的政治都不曾改变，我只愿维持并巩固我们的同盟。难道我不能认为，倒不如说陛下对我改变了态度？"[38]沙

皇提及奥尔登堡，并用有些夸张的话作结：“假如必有一战，我知道如何战斗，就算死，我也要让敌人付出巨大的代价。”[39]

1811年3月19日，玛丽·路易丝感到分娩阵痛，此时距她初遇拿破仑已将近一年。博塞回忆道：“整个宫廷、全体政府高官群集杜伊勒里宫，他们等待着，耐心已然低到极限。”[40]拿破仑最不耐烦，拉瓦莱特回忆道，他“非常焦躁，不断在客厅和卧室之间来回踱步”。[41]他听取科维萨尔的建议，用10万法郎高薪请来产科医生安托万·迪布瓦（Antoine Dubois），但他对迪布瓦提议：“你不要认为自己是在给皇后接生，把她当成圣但尼街的资产阶级妇女。”[42]

1811年3月20日（周三）上午8点，拿破仑-弗朗索瓦-约瑟夫-夏尔（Napoléon-François-Joseph-Charles）出生。这次生产困难重重，甚至满含痛楚。“我并非天生心软，”多年后，拿破仑承认道，“但我见她那么痛苦，深受触动。”助产要用工具，意味着分娩过程需要“很多摩擦”，而孩子出现时“头上也有一点刮痕”。[43]“他的脸红扑扑的，表明他降生于世时一定经历了很多疼痛与艰辛。”博塞写道。抛开拿破仑对继承人的一切付出不谈，他指示医生们，倘若面临抉择，必须优先保障皇后的生命。[44]拿破仑宣布封婴儿为“罗马王”（神圣罗马帝国的头衔），波拿巴派宣传人员则昵称他为“雏鹰”（L’Aiglon）。

孩子的第二个名字乃是致敬其外祖父奥地利皇帝，第四个名字进一步表明拿破仑爱卡洛，纵然他并不仰慕父亲。官方曾宣布，若生下女儿，就鸣炮21次，若生下儿子，则鸣炮101次。于是乎，加农炮第22次轰鸣后，巴黎热烈欢庆，庆典规模如此盛大，以至于几天后警察局长还得暂停市中心的全部交通。[45]“我的儿子块头大，身体健康。”拿破仑致信同自己保持亲密联系的约瑟芬，“我希望他能茁壮成长。他的胸口、嘴唇和眼睛像我。我相信他会完成自己的天命。”[46]拿破仑溺爱儿子。“皇帝把手伸进酒杯，然后让孩子吮吸手指，借此喂他一点波尔多

葡萄酒，”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回忆道，“有时他用肉汁涂抹小王子的脸，孩子会尽情大笑。”[47]当时，很多王族对子女严苛无情，西班牙的波旁家族和英国的汉诺威家族几乎树立仇恨子女的典范，但拿破仑疼爱儿子。小王子的血缘背景让皇帝过分自豪，他指出，罗马王分别通过姨丈、母亲、婶婶、母亲的姨祖母继承了罗曼诺夫家族、哈布斯堡家族、汉诺威家族、波旁家族的血统。他说：“我的家族和欧洲所有君主国结盟。”[48]事实上，这四个家族现在都盼望拿破仑倒台，但他的满足感完全没有因此减少。

1811年4月上旬，拿破仑致信符腾堡国王，要求他和萨克森国王、拜恩国王、威斯特伐利亚国王一同出兵，以防皇家海军袭击但泽。信中，拿破仑使用某种诗化的无奈口吻，谨慎地说谈论战争常常注定会引发战争，还说沙皇可能被迫开战，不管他自己是否想一战。

> 如果亚历山大渴望战争，公众意见和他的意图一致。如果他不想开战……下一年他会被战争之念控制，所以不管他怎样，不管我怎样，不管法国和俄国的利益怎样，战争都会爆发。我常见这种事发生，以至于我的过往经历能揭开未来的面纱。所有这些都是歌剧场景，英国人操纵其情节变动……假如我不想开战，假如我远远不想当波兰的堂吉诃德，我就有权坚持要求俄国继续忠于同盟。[49]

拿破仑也害怕俄国与土耳其和解的影响，很久以前他就在考虑此事，并采取了预防措施。

拿破仑应该在运筹谋划时给另一个问题分配大得多的权重，那个问题就是西班牙。1811年5月上旬，丰特斯-德奥尼奥罗（Fuentes de Oňoro）会战爆发，威灵顿击败马塞纳。自此，法军被彻底赶出葡萄牙，再没回来。拿破仑用马尔蒙换下马塞纳（马尔蒙对付威灵顿时表现更糟），不再授予“胜利的宠儿”任何要职。可是马塞纳的补给和增援一直不足，所以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拿破仑的错误。然而，1811年中期，西班牙局势并未陷入绝境：游击队依然四处蔓延，但西班牙正规军完全算不上威胁；威灵顿在西葡边界上，远离马德里；西班牙的大部

分要塞（除了加的斯）都在法军手中。假如拿破仑未下令在巴伦西亚集结，或者提供更多增援，抑或亲征，形势将大大改善，甚至可能逆转。[50]

由于疾病、逃兵现象、游击战、英军的行动、俄国战局和几乎为零的增援，1812年，拿破仑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军队只有29万人，1813年中期，这个数字跌至仅剩22.4万人。法国每年征召8万名新兵，而西班牙战事平均每年折损5万人，中欧地区也需要卫戍部队，新兵人数只是刚刚足以填平这两个缺额。所以说，拿破仑根本没有足够的法国人在俄国发动大战局。[51]1810年或1811年，要是他重新立费迪南德为王并撤回比利牛斯山脉，从而治愈“西班牙溃疡”，未来他就不会受那么多的创伤。

尚帕尼反对将要爆发的战争，1811年4月17日，未来的巴萨诺公爵于格-贝尔纳·马雷接替他任外交部长。据说资产阶级人士马雷温顺驯服，甚至毕恭毕敬，所以他肯定无法制造任何障碍。[52]康巴塞雷斯、达吕、迪罗克、拉屈埃、洛里斯东、科兰古和尚帕尼或多或少口头批评了拿破仑的征俄计划。[53]也许康巴塞雷斯等人的警告并不像这些人日后说的那样深谋远虑、言辞响亮，但不管怎么说，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曾建议不要和俄国开战。问题之一在于，早些年拿破仑可能会听一些人的话，而其中很多人已然无法给他意见了：莫罗和吕西安各自去了美国和英国流放；塔列朗、马塞纳、富歇被贬职；德塞与拉纳已死。再说，昔日别人表示反对时，事实往往证明拿破仑是对的，所以他不会认为异议者才是对的，哪怕有一群人抗议。法国外交人员几乎都反对开战，可拿破仑也不在意。[54]当时，战争看来并不像大赌局，因为他没打算深入俄国内部。此外，之前他的鲁莽行动也成功过。

5月中旬，洛里斯东接替科兰古任驻俄大使。拿破仑召科兰古回巴黎，询问正在成形的危机期间他掌握的俄国内部的情报。1811年6月某

日，科兰古花了五个小时劝皇帝不要开战。据他所述，亚历山大佩服西班牙游击队丢了首都也不求和，称俄国冬季严酷，并自夸道："我不会率先拔剑出鞘，但我将最后收剑入鞘。"[55]科兰古还说，蒂尔西特会议之后，亚历山大与俄国彻底改变了，但拿破仑回答道："只要一场大胜，我就能了结你的朋友亚历山大的全部妙招和沙堡！"[56]6月21日，他对马雷说了类似的自矜之辞："我接受挑战后，俄国看上去害怕了，但一切尚无定论。俄国的目标似乎是让波兰割出两块地区，以便补偿奥尔登堡公国。他们会完全毁了大公国，而且我顾及荣誉，所以不会同意。"[57]

拿破仑所谓的"荣誉"指的是他的威望，但他显然没意识到，为了波兰的两块地区以及华沙大公国已然丧失的完整性，他正拿荣誉、威望和自己的御座冒险。他仍然期盼来一场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瓦格拉姆那样的战局，相信攻势激烈、力量集中的1807年战局再现版（尽管规模大一些）不会招致巨大风险。然而1812年，俄国三次紧急征兵，招募了至少40万人（1805～1813年，俄国一共征召了110万名新兵）。拿破仑没有考虑到，他将要对付的俄军已今非昔比，尽管它仍具备普乌图斯克之战和戈维明之战中令他钦佩的顽强。一半以上的俄军军官是老兵，拥有丰富的经验，三分之一的俄军军官参加过至少六次战斗。俄军已然变了，但拿破仑并未注意到。所以说，虽然他并非积极追求开战，但他非常乐意"接受"沙皇敕令的"挑战"。

1811年7月，又一条避免再战的充足理由出现：诺曼底的法国北部全境以及法国南部很多地区遇上粮食歉收，导致拿破仑私下称为饥荒的食物短缺。[58]大臣帕基耶负责资助烘焙业、防止民众骚乱，他说此举成了"政府的巨大负担"。9月15日，一条4磅重面包的价格几乎翻了一倍，涨至14个苏，而拿破仑"非常不愿意"见到价格再涨。[59]他主持食品委员会，频繁召开会议，调查价格控制措施。与此同时，照帕基耶的说法，在乡下，"恐慌开始代替焦躁"。玉米市场爆发暴力事件，诺曼底乡

间遍布大群饥饿的乞丐，面粉磨坊遭抢劫，甚至被毁，所以拿破仑一度下令封闭巴黎城门，以防面包流出。他还分发了430万份干豌豆和大麦汤。[60]军队奉命去卡昂（Caen）等城镇镇压面包暴乱，暴徒（包括女人）被处死。最终，谷物和面包价格的管制措施、各省省长协调下地方名流的善举、施食处、食物库存的隔离、暴民受到的严惩一并缓和了困难。[61]

1811年夏天，洛里斯东和鲁缅采夫继续协商奥尔登堡的补偿与敕令的缓和等事项，但两国依然在波兰边境备战。8月15日，杜伊勒里宫举办拿破仑的生日宴，席上，他冒犯了俄国大使库拉金。长期以来，他和大使交谈时都非常坦率，这类事例包括与孔萨尔维红衣主教谈《政教协定》、与惠特沃思谈《亚眠条约》、1809年开战前夕与梅特涅谈话等，但全面坦诚的言谈只是大使工作的一部分。这一回，拿破仑责备了俄国半小时。他对库拉金说，俄国支持奥尔登堡、实施牵涉波兰和（据说涉及）英国的阴谋、违反大陆体系、筹备军力，这意味着战争多半会爆发，但俄国将像1809年的奥地利一样孤立无靠，而法俄新同盟则能避免这一切。库拉金说他无权商谈这一事项。“无权？”拿破仑大叫道，“你必须立刻写信给沙皇，问他要。”[62]

次日，拿破仑和马雷费力处理奥尔登堡的补偿、波兰的承认、土耳其瓜分计划、大陆体系这些问题，回顾上溯至蒂尔西特会议的所有相关文件。此举令皇帝确信俄国人谈判时不讲信用。当晚，他告诉参政院，囿于天气原因，1811年无法发动俄国战局，可一旦确保普鲁士和奥地利与法国合作，1812年时俄国就会受到惩罚。[63]俄国想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军事条约，这两个国家害怕拿破仑报复，遂打破了它的希望。不过奥地利和普鲁士暗中对亚历山大口头承诺道，它们只会给法军最少援助，就像1809年俄军入侵奥地利那样。照梅特涅的说法是，“有名无实”。

拿破仑再度关注军中鞋子的状况，这证明他认真对待自己的意图。11月29日，达武向拿破仑报称（该报告现藏于国家档案馆）："1805年战局中，很多人因为没鞋子落在后面，现在他正给每人积累6双鞋。"[64]没过多久，拿破仑命令战争管理部长拉屈埃为40万人提供五十天战役的补给，要求获得以下物资：2000万份面包和大米；6000辆货运马车，可载能供20万人食用两个月的面粉；200万蒲式耳燕麦，可供马匹食用五十天。[65]战争部档案的每周报告证明，1812年年初，拿破仑正组织庞大的行动。随便举个例子，1812年2月14日，整个帝国西部的法军向东进发，前往20多座德意志城市。[66]1811年12月，拿破仑命令其图书馆管理员巴尔比耶（Barbier）收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立陶宛和俄国的书，这更加体现了他的想法。巴尔比耶找了不少书，有伏尔泰的作品，有论述1709年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侵俄遭惨败、其军队在波尔塔瓦会战中被歼灭的书，但也有描述俄国资源与地理的500页著作，以及讨论俄军的两本新著。[67][68]

1812年1月初，如果沙皇真的在意回避战争，他仍有六个月的时间防止开战，此时，他致信妹妹叶卡捷琳娜："魔鬼般的政事统统变得更糟了，身为人类祸害的那个丑恶家伙每日愈发可憎。"[69]切尔内绍夫的下属中有个代号"米歇尔"的间谍，此人在巴黎战争管理部工作，1812年2月下旬，他和三个同谋落网，然后被处决。被捕前，"米歇尔"一直向亚历山大传递情报，这些报告让沙皇获知法军筹备与调动的规模有多浩大，甚至给他提供了拿破仑的作战序列。[70]

1月20日，拿破仑又干了一件目光短浅的事。他吞并瑞典属波美拉尼亚，以便沿波罗的海执行大陆体系。康巴塞雷斯回忆道，拿破仑对待贝纳多特时"很缺练达手腕"，毕竟贝纳多特已是王室的亲王，需要某种新层次的尊重。迟至1809年9月，瑞典与俄国的战争才结束，而这次兼并把它推向俄国一边。[71]假如拿破仑与北方的瑞典成功结盟，他就能靠它分散俄军的注意力，可他不但没有这样做，还确保了贝纳多特愿与

俄国签订友好条约。1812年4月10日，贝纳多特真的在奥布（Åbo）与俄国订立友好协议。

2月，奥地利同意让施瓦岑贝格亲王率3万人参与侵俄，但正如梅特涅对英国外交部所说的，“按照我的原则和设想，不只要欺瞒法国政府，还得骗过欧洲大部分地区”。[72]当时，梅特涅没什么可辨原则，而且他的设想就是观望侵俄事态。一周后，普鲁士承诺提供2万人，整整四分之一的普军军官辞职抗议，其中很多人实际上加入了俄军，如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73]昔日，拿破仑常说“公然的敌人比可疑的盟友更好”，但1812年时，他没有照此信条行事。[74]达武报称俄军兵力庞大，皇帝便认为，他既需要尽可能多的外籍部队，又得给他们精良装备。[75]“我已下令给轻骑兵配卡宾枪，”1月6日，他致信达武，“我也想给波兰人配卡宾枪。我得知每个波兰连只有6把卡宾枪，荒唐，他们可是要对付满身披挂的哥萨克。”[76]

2月24日，拿破仑致信亚历山大，他说自己“决心和切尔内绍夫上校谈谈最近十五个月的不幸事件。只要陛下愿意就可结束一切”。[77]沙皇回绝了这一进一步的开放性求和之举。同日，欧仁开始让意大利军团的27400人开赴波兰。费恩称，此时拿破仑一度考虑肢解普鲁士，从而“确保从第一声加农炮响开始，他就有对付俄国战局所有不利风险的保障”。[78]然而，圣彼得堡和华沙大公国之间聚集了20多万名俄军士兵，拿破仑得先应对他眼中的俄国的重大威胁，承受不起扰乱后方的影响。[79]

拿破仑盼望再次速战速决，但1811～1812年，他留给敌人的备战时间比之前任何战局的都充裕得多。1811年年初，他初次对莱茵邦联部队发布动员令，从那时起，俄军足足有一年多时间来筹备，他们也把这个机会用到了极致。此前所有战局中，拿破仑的敌人能在他发动猛攻之前准备几个星期就不错了。1812年春，冯·普菲尔将军草拟了沿德里萨

（Drysa）[80]集中兵力的计划，他的方案未被采纳，但俄军高级指挥官一直在思考其他战略，显然比拿破仑想得深远。当时，拿破仑的策略已然明朗——迅速在边境上打一场决胜会战。

拿破仑称这次战事为“第二次波兰战局”，但他私下里对部下说：“我们不用管对波兰事业的轻率热情。我的政治就是法国绝对优先。波兰人不是本次战争的主体，他们不能阻挠和平，但我们能利用他们当战争工具。如此巨大的危机前夕，我也不会不给他们意见或指导。”[81]他任命普拉特（Pradt）教士为法国驻华沙大使。“按照拿破仑的路子，战局开始时没有任何补给，”普拉特后来在（激烈反对拿破仑的）回忆录中写道，“有些崇拜他的傻瓜以为这就是他的制胜秘诀。”[82]普拉特说的不对，战局之初军队给养充足，但此言后来成了中肯批评，原因之一是普拉特自己的错误，因为波兰是此次战争中的主要补给点，而他疏忽大意且能力不足。拿破仑还想过任命塔列朗为驻华沙大使。他甚至会考虑普拉特和塔列朗，这说明其惯有的识人之明严重受损，而且他在塔列朗的问题上依然失察。

亚历山大将在北部和南部施展重大的外交策略，这能让他集中兵力应付未来的侵略，而拿破仑过了很久才察觉，此时情势已然凶险。迟至1812年3月30日，他告诉贝尔蒂埃：“普鲁士、奥地利支持我，瑞典很可能也帮助我，土耳其又开始敌视俄国了，它会发动新战事，苏丹将亲征。这一切导致俄军不大可能轻易违抗我。他们不会不明白，所以我认为俄军将避免任何调动。”[83]实际上，由于拿破仑对待贝纳多特和瑞典无法做到尊重与包容，他已经丢了北岸。1812年5月下旬，他又丢了南岸，尽管他派安德烈奥西将军去君士坦丁堡对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ahmud II）说：“如果苏丹率10万名土耳其人渡过多瑙河，我保证不仅拿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来换，还会把克里米亚给土耳其。”[84]亚历山大开出了与之相当的条件——给予苏丹多瑙河省份。5月29日，他与土耳其签订《布加勒斯特条约》，这意味着俄军的多瑙河军团可以开始

威胁拿破仑的南岸了。

“土耳其人将为这个错误付出高昂代价！”拿破仑听闻俄土条约后说，“这招蠢得我都无法预料。”[85]其实这回犯蠢的却是他自己——他太自信奥斯曼会支持他。1799年，奥斯曼迫使拿破仑在阿克折返，1812年，它又允许俄军将巴尔干半岛的兵力调去对付他，可见所谓的“欧洲病人”其实在他的两次大挫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只要我被指发动这场战争，”8月，拿破仑对费恩说，“为了洗刷我的罪名，就请想想，我的事业和土耳其的联系那么少，瑞典还那样骚扰我！”[86]

3月15日，大军团所有的军皆已到达易北河。同日，拿破仑命令法国驻维也纳大使路易·奥托以每瓶10个苏的价格收购200万瓶匈牙利葡萄酒，并将酒运至华沙。[87]为了增强入侵兵力，比利时国民自卫军部队接替法军驻守大西洋沿岸，波利娜·博尔盖塞公主的私人卫队应召而来，海军加农炮被挪用，医院也搜寻装病逃兵役者。后备部队解散后再集结，以便让能去俄国的兵力增至最大。举个例子，没过多久，巴黎国民自卫军第10大队几乎全由扁平足者组成。[88]

4月8日，在大军团到达奥德河一周后，亚历山大发布最后通牒，要求拿破仑立刻撤出普鲁士、瑞典属波美拉尼亚、华沙大公国，并裁减但泽卫戍部队。这将是重新划分欧洲边界的先行协定，根据其规定，俄国有权与中立国贸易，但它会协商补偿奥尔登堡一事，并削减针对法国货物的关税。[89]拿破仑显然无法接受这些条款，而且无论如何，比起真实的媾和基础，这份通牒听来更像宣传公报。4月21日，亚历山大离开圣彼得堡，前往维尔纽斯（Vilnius）的俄军基地。早在17日时，拿破仑已向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求和，他开出的条件如下：若英军撤出伊比利亚半岛，他也会撤离那儿；若英国承认缪拉的那不勒斯王位和约瑟夫的西班牙王位，波旁家族便可继续统治西西里。“要是第四次像前几次一样失败，”他总结《亚眠条约》废止后他的诸多求和举措，“法国

至少能想想又可流动的血河最终全落到英国头上，借此自我宽慰”。[90]这次求和，特别是涉及缪拉和约瑟夫的荒诞条款乃厚颜无耻的机会主义行为，卡斯尔雷是小皮特的忠实信徒，可想而知他定会对此嗤之以鼻。

针对沙皇的最后通牒，4月25日，拿破仑派副官路易·德·纳尔博纳-拉腊（Louis de Narbonne-Lara）伯爵（此人很可能是路易十五的私生子）送去更现实的对应提议，其内容不包括撤离盟国领土。“这些可向陛下证明，我渴望避免战争，并且忠于蒂尔西特和爱尔福特的情谊，”拿破仑写道，“然而，陛下您将允许我向您保证，若命运使然，你我之间必有一战，我对陛下的感情也不会变，它将安然度过动荡与沧桑。”[91]历史学家常常怀疑此言，既然拿破仑打算摧毁俄国，他们就质疑他为何屡屡设法保住与俄国君主的私人友情，然而这是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他相信皇帝之间存在超越现实的手足之情。同亚历山大相比，蒂尔西特的相伴时光对他的意义明显大得多。5月，拿破仑奔赴前线，临行前，他对帕基耶说，将要来临的俄国战局是“我尝试过的最伟大、最艰巨的事业，但既然开了头，就得干到底”。[92]

5月9日（周六）早上6点，拿破仑携玛丽·路易丝与婴儿罗马王离开圣克卢宫，动身去前线。出发前一天，他征收小麦税，大力采取食品价格控制措施。帕基耶总结道，“他希望自己不在时，这套法子能保证他们依旧满意”，但此举仅能解决短期问题。[93]拿破仑像往常一样快速行动，皇帝一家乘坐马车，分别在13日与29日渡过莱茵河和易北河，6月6日他们又过了维斯瓦河。七天之内，一家人在没有铺碎石且车辙纵横的路上走了530英里，其平均日行里程超过75英里。然而，拿破仑仍有时间在德累斯顿举行会议，出席者有符腾堡国王、普鲁士国王、萨克森国王和拜恩国王。1810年，符腾堡国王拒绝派兵去西班牙，但他答应对付俄国。拜恩国王仍然生拿破仑的气，因为他从未偿还1805年的军费，不过国王还是派兵参与征俄。玛丽·路易丝婚后第一次见父亲，而拿破仑和岳父的上一次会面还是在奥斯特利茨附近的风车磨坊。弗朗茨也见了

他的外孙。孟德斯鸠夫人是照顾罗马王的保姆，她的官方头衔是“皇家子女保姆”，这说明拿破仑和玛丽·路易丝想要更多孩子。事实上，拿破仑后来说，自己打算生个次子，让他当意大利国王，然后为保险起见要第三个儿子。

很久之后，梅特涅声称，他在德累斯顿会见拿破仑时，对方跟他说了俄国战略。“胜利归于最耐心的人，”根据不可靠又相当自私的梅特涅回忆录的相关记载，皇帝说道，“我的战局始于横渡涅曼河，终于斯摩棱斯克（Smolensk）和明斯克（Minsk）。我将停在那两个地方，并修筑防御工事。总司令部要在维尔纽斯度过下个冬天，我会在那儿忙着组织立陶宛人……也许我自己会在巴黎度过冬季最恶劣的几个月。”[94]梅特涅问道，假如亚历山大不求和会怎样，据说拿破仑回答道：“那样的话，明年我就进军帝国中心，1813年，我会像1812年时一样耐心！”梅特涅和俄国人的联系渠道极好，而且拿破仑必然疑心对方不希望自己战胜俄国，所以我们也许能怀疑他是否对此人吐露了这些秘密。

5月29日黎明时分，拿破仑离开德累斯顿，把玛丽·路易丝留在她的父母身边。当天上午，他致信妻子，称两个月之内就会回来。“我将信守对你的一切承诺，”他说，“所以我们只是短暂分离。”[95]将近七个月后，他们才重逢。拿破仑奔赴东边，途经包岑、赖兴巴赫（Reichenbach）、海瑙（Hainau）[96]、格洛高（Glogau）[97]、波森、托伦、但泽、柯尼希斯贝格，在6月23日到达涅曼河畔。他故意没去华沙，一位俄军将领估计，要是他在华沙宣布成立波兰王国，他可以招募到20万人，并煽动立陶宛、沃伦（Volhynia）、波多利耶（Podolia）这几个波兰民族的省份反抗沙皇。[98]拿破仑没有那样做，他情愿不得罪盟国奥地利与普鲁士。

6月4日凌晨1点，在托伦，皇帝的参谋官马莱谢夫斯基上校听见他一边哼着《出征曲》，一边在卧室里踱步，其中有一句是“颤抖吧，法

兰西的敌人”。[99]光是那一天，拿破仑又写了一些信：致达武的信埋怨符腾堡士兵在波兰劫掠；致克拉克的信提及招募一个易北河战斗工兵连；致玛丽·路易丝的信说，从凌晨2点开始，他在马上待了十二个小时；致康巴塞雷斯的信称前线宁静；致欧仁的信下令筹集3万蒲式耳大麦。此外，拿破仑给贝尔蒂埃写了至少24封信，它们涵盖从应当受惩的一位无能出纳员直至需要搬迁的一座热病医院。[100]为了准备征俄，从1812年1月初至法军横渡涅曼河，拿破仑给贝尔蒂埃写了近500封信，致达武、克拉克、拉屈埃和马雷的信合计则有631封。

6月7日，拿破仑和拉普待在但泽。比起梅特涅，他显然更可能和拉普谈战略思想。皇帝说，他的计划限于渡过涅曼河、击败亚历山大、攻占俄属波兰领土。他会把这些领地并入华沙大公国，使它成为波兰王国。他还要广泛武装波兰，留给它5万骑兵，从而建立对付俄国的缓冲国。[101]两天后，他对费恩等人进一步阐释自己的方案：

> 等我们了结北部后，我希望苏尔特仍然待在安达卢西亚，马尔蒙也在葡萄牙边境挡下威灵顿。只有摆平俄国和西班牙的摊子，欧洲才能喘口气。唯有那时我们才可指望真正的和平来临。复兴波兰将巩固这一和平，因为奥地利会多关心多瑙河，少关心意大利。最终，筋疲力尽的英国将拱手投降，同意和大陆船只分享世界贸易。我的儿子还小，你们得让他做好平静治国的准备。[102]

这些战争目的都是有限的，甚至是可实现的，就连与英国媾和这一条也不例外（6月1日，美国对英宣战）。人们普遍认为，侵俄前夕，拿破仑陷入疯狂的自大，但上述目标显然与此说相去甚远。举个例子，他没有谈进军莫斯科（在这一点上，他说到的内容不比所谓的拿破仑和梅特涅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提到的内容多）。法兰西帝国有居民4230万人，“大帝国”卫星国另有4000万居民，相对而言，1812年，俄国有4600万人口。[103]拿破仑曾两度战胜俄军。此时，他的军队有60多万人，比俄国野战军的两倍还多。6月20日，他仅仅指定给帝国近卫军十二天的行军补给，这暗示他只想打一场短期战役，肯定没打算从涅曼河行军800英里至莫斯科。

6月22日，拿破仑发布此次战局的第2期公报：

> 士兵们！第二次波兰战争开始了。第一次终结于弗里德兰和蒂尔西特。俄国在蒂尔西特发誓，它将永远与法国结盟，并对英国开战。今天，它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它认为我们衰弱了吗？我们不再是奥斯特利茨的战士了吗？它置我们于屈辱和战争之间，我们的选择无须多想……让我们渡过涅曼河！……五十年来，俄国在欧洲事务上施加恶劣影响，我们缔结的和平将终结这种现象。[104]

1812年6月24日（周三）拂晓，拿破仑的浩大军队开始横渡涅曼河，自从公元前49年他的英雄尤利乌斯·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后，还没有哪次渡河比他的这次更显不祥。几天前，亚历山大司令部打发洛里斯东走了，并且没有回复最后关头拿破仑的求和条件，所以双方不用正式宣战——宣战必要性至少是像奥地利王朝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的一样少。

渡河之日，拿破仑在涅曼河畔巡逻。他的坐骑被一只兔子吓到了，结果他摔在河岸沙地上，臀部受了瘀伤。[105]“不祥之兆，罗马也会退缩！”有人喊道。不过我们不知此言是出自皇帝本人还是他的某个部下，但是他嗜好古代史（其他人也不想发表这么明显的观点，这可以理解），所以这句话很可能是他自己说的。[106]拿破仑命令原先率领炮兵的工兵指挥官让-巴蒂斯特·埃布莱（Jean-Baptiste Éblé）将军在波涅曼村（Poniémen）附近架三座浮舟桥，然后他在帐篷和临近的屋子里过了这一天。塞居尔称，皇帝在“凝滞的空气和令人窒息的热浪中无精打采地躺着，徒劳地想休息”。[107]

拿破仑大军兵多将广，其规模难以计算。1812年，他共有100万武装力量，扣除卫戍部队、后备部队、国民自卫军的88个营、留在156个法国兵站的士兵、各沿海炮台的部队、驻于帝国各地的24个战列步兵营以及西班牙的军队后，还剩45万人待在征俄第一战线，第二战线也动员了16.5万人。因此，合理准确的总兵力可能是61.5万人，这比当时巴黎的全部人口还多。[108]当时，拿破仑大军显然是人类史上兵力最多的入侵军队，而且其国籍成分非常复杂。波兰人组成最大的外籍部队，但大

军也包括奥地利人、普鲁士人、威斯特伐利亚人、符腾堡人、萨克森人、拜恩人、瑞士人、荷兰人、伊利里亚人、达尔马提亚人、那不勒斯人、克罗地亚人、罗马人、皮埃蒙特人、佛罗伦萨人、黑森人、巴登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一共发起七次反法同盟，这些联盟的确非凡重大，关于其规格颇有论述，但那个年代最广泛的同盟却是协助法国征俄的联盟。[109]在拿破仑的步兵中，约48%是法国人，约52%是外国人；骑兵中，64%是法国人，36%是外国人。[110]就连帝国近卫军中也有葡萄牙和黑森的骑兵部队，一支马穆鲁克中队亦附属于老近卫军猎骑兵。如此依赖外籍部队产生了问题，正如符腾堡人雅克布·瓦尔特（Jakob Walter）在日记中所承认的，很多人“对战局结果漠不关心”，他们对法国人和俄国人一视同仁，自然也不忠于拿破仑本人。[111]打个比方，再怎么鼓动也不能让一个普鲁士人狂热地忠于法国事业。

由于军队人数众多，展开的阵线又相当长，拿破仑无法像从前一样把部队编成六个或七个军，只好采用新的军团编队。第一战线分为三个军团。中央军团由拿破仑亲自指挥，兵力达18万人，其中大部分是法国人。该军团下辖缪拉的两个骑兵预备军、帝国近卫军、达武军、奈伊军和贝尔蒂埃的总参谋部（现在总参谋部有近4000人）。拿破仑的右侧有欧仁第四军（该军有4.6万人，朱诺任参谋长）、第三骑兵预备军以及位于更南方的波尼亚托夫斯基第五军。拿破仑的左侧是守卫北岸的乌迪诺军。大军团共有1200多门大炮。[112]

拿破仑带了约25万匹马征俄，其中炮兵有3万匹，骑兵有8万匹，其余的拉拽2.5万辆各类车辆。然而，要为这么多马匹补给饲料，这种工作完全超出了拿破仑或任何人可实施的系统的能力。[113]皇帝推迟入侵，直到草料充足，但是天气炎热，军队又给马匹喂湿草和没熟的黑麦，结果光是战局第一周就有1万匹马死亡。[114]每匹马每天要吃20磅饲料，因此拿破仑最多能维持三周的充足补给。他有26个运输营，其中18

个由600辆重型货运马车组成，每辆重型马车靠6匹马拉拽，它们一共可载货近6500磅。可是俄国道路变泥泞后，军队立刻发现这些马车对路来说太沉了，其实他们本该从第一次波兰战局中汲取这个教训。[115]每个士兵背了四天的补给口粮，跟着军队的货运马车另载有二十天的食物，这些物资足够应付拿破仑预想的超短战役，然而，如果他不能在渡过涅曼河后一个月内大败俄军主力，他要么得撤退，要么得停下再补给。所以，此次战局的关键时刻将于7月第三周出现，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拿破仑此前的战局中，军队具有旨在追赶并迅速包围敌军的高机动性，横渡涅曼河的大军却不然。单单他的司令部就有50辆马车，需650匹马拉拽。[116]缪拉的随员里有一位波兰名厨，很多军官也把晚礼服装进行李箱，还带了私人马车。[117]拿破仑战争前期战局有很多典型特征：敌将老迈无力；敌军民族杂融，语言多样，法军系出同源；拿破仑紧咬敌人薄弱处不放；军队调动速度比敌军的快很多；集中兵力，在恰好足以决胜的时间内实现数量优势。在广袤的俄属欧洲土地上，这些因素要么不存在，要么根本不可能存在。俄军将领常常比拿破仑在意大利的对手年轻不少（俄军将领平均46岁，相对而言，法军将领平均43岁），而且俄军比拿破仑的军队更加同一。这次战局完全异于他之前的战局，事实上，它和史上任何战局都不同。

---

[1] Faber，Theodor von，*Sketches of the Internal State of France* 1811，pp.187-8

[2] 根据法贝尔的原文，最后两个问题分别针对法官和主教。——译者注

[3] Faber，Theodor von，*Sketches of the Internal State of France* 1811，p.191

[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69

[5]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1 nos.17179 and 17187 pp.297-302

[6]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53，Méneval，Baron Claude-François，*Napoléon et Marie Louise* 3 vols.1843-45，Ⅰ p.342，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19911

[7] Cate，Curtis，*The War of the Two Emperors*（New York）1985，p.ⅹiii

[8] Lentz，Thierry，*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p.202

[9] Riehn，Richard，*Napoleon's Russian Campaign*（New York）1991，p.33

[10] Riehn，Richard，*Napoleon's Russian Campaign*（New York）1991，pp.34-5

[11]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17

[12]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06

[13] ed. Chatel de Brandon，Laurence，*Cambacérès*：*mémoires inédits* 2 vols.1999，Ⅱ p.387

[14] Thiers，Louis Adolphe，*History of the Consulate and the Empire of France under Napoleon* vol.Ⅻ 1893，Ⅻ p.477

[15]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6，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90

[16] 英国手工业工人发起的捣毁机器的运动，也叫卢德运动。——译者注

[17] 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p.251，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ch.13

[18]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52

[19] Schroeder，Paul W.，'Napoleon's Foreign Policy：A Criminal Enterprise'*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p.156

[20] Gates，David，'The Wars of 1812：A French Perspective'*Mars & Clio* no.34 Summer 2012，p.48

[21]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p.3-4

[22]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9

[23] 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p.412

[24] 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pp.410-12

[25] ed. Gielgud，Adam，*Memoirs of Prince Adam Czartoryski* 2 vols.1888，Ⅱ p.214

[26] ed. Gielgud，Adam，*Memoirs of Prince Adam Czartoryski* 2 vols.1888，Ⅱ p.216

[27] ed. Gielgud，Adam，*Memoirs of Prince Adam Czartoryski* 2 vols.1888，Ⅱ p.221

[28] Lieven，Dominic，*Russia against Napoleon* 2009

[29] eds. Kagan，Frederick W and Higham，Robin，*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sarist Russia* 2002，pp.115-16，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201

[30] Méneval，Baron Claude-François，*Napoléon et Marie Louise* 3 vols.1843-45，Ⅰ pp.341-2

[31]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199

[32] 今科斯琴（Kostrzyn）。

[33] Nafziger，George，*Napoleon's Invasion of Russia*（Novato，CA）1988，p.85

[3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84

[35] Mowat，Robert，*The Diplomacy of Napoleon* 1924，p.253

[36]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202

[3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89

[38]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p.307-8，ed. Chatel de Brandon，Laurence，*Cambacérès*：*mémoires inédits* 2 vols.1999，Ⅱ p.391

[39]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09

[40]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90

[41]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102

[42]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Ⅴ p.147

[43]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152-3

[44]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102

[45] Musée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46]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231

[47]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360

[4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53

[4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98

[50] Esdaile，Charles，‘Recent Writing on Napoleon and His Wars’*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73 issue 1 January 2009，p.219，Lipscombe，Nick，*The Peninsular War Atlas* 2010，p.25

[51] Alexander，Don W.，‘French Replacement Methods during the Peninsular War’*Military Affairs* vol.44 issue 4 December 1980，p.196

[5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135

[53] Parker，Harold T.，‘Why Did Napoleon Invade Russia？’*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p.132

[54] Whitcomb，Edward A.，*Napoleon’s Diplomatic Service*（Durham，NC）1979，pp.152-8

[55]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203

[56]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203

[5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110

[58]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112

[59]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114

[6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3，no.18568 p.302

[61] Bergeron，Louis，*France Under Napoleon*（Princeton）1981，pp.102-3

[62]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p.204-5

[63]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205

[64] AN AF Ⅳ 1656

[65] McLynn，Frank，*Napoleon* 1997，p.499

[66] SHD GR 4.C/73

[67] 拿破仑照常忙于其他事务。“我刚刚看了送给皇后的新年礼物，就是那套瓷餐具。”12月31日，他致信尚帕尼，“它好丑，明年弄个漂亮点的。”Bingham ed.，*Selection III*，p.132.

[68] Cate，Curtis，*The War of the Two Emperors*（New York）1985，p.70

[69]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207

[70]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207，Arboit，Gérard，‘1812：Le reseignement Russe face à Napoléon’*Revue de l’Institute Napoléon* no.204 2012，p.86，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10，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27，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89

[71] ed. Chatel de Brandon，Laurence，*Cambacérès*：*mémoires inédits* 2 vols.1999，Ⅱ p.391

[72] Buckland，C.S.B.，*Metternich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rom 1809 to 1813* 1932，p.219

[73]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208，Mowat，Robert，*The Diplomacy of Napoleon* 1924，p.254

[74]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p.81-2

[75] AN AF Ⅳ 1654

[7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Z3 no.18420，p.160

[7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3 no.18523 p.253

[78]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p.16-19

[79] 拿破仑发了数百道命令，涉及向东行军的每一个方面，直至是否有足够的煮锅和白兰地酒瓶。他还给孟德斯鸠-费藏萨克伯爵寄去巴黎的“舞会邀请的青年男女名单”，并指出，“只要年轻女士的姑姨和母亲收到请柬，她就能赴会。没过问她们的母亲前，不宜邀请年轻女士”。CN23 no.18482，p.208.

[80] 今上德温斯克（Verkhnedvinsk）。——译者注

[81]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p.49-50

[82] Pradt，Abbé de，*Histoire de l'ambassade dans le Grand Duché de Varsovie* 1815，p.122

[8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0343 p.429，March 30，1812

[84]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32

[85]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310

[86]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311

[8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12 no.30225 p.374

[88] Dague，Everett，'Henri Clarke，Minister of War，and the Malet Conspiracy'*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pp.2-3

[89] Simms，Brendan，*Europe*：*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2013，p.170，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p.57-8

[9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3 no.18652 p.371

[9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0492 p.517，April 25，1812

[92]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119

[93]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118

[94] 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Ⅰ and Ⅱ 1880，Ⅰ p.122

[95]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49

[96] 今霍伊努夫（Chojnów）。——译者注

[97] 今格洛古夫（Głogów）。——译者注

[98] Cate，Curtis，*The War of the Two Emperors*（New York）1985，p.127

[99] ed. Ernouf，Baron，*Souvenirs d'un officier polonais* 1877，pp.232-3

[100]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s.30799-30827 pp.666-77，June 4，1812

[101]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p.168-9

[102]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p.88-9

[103]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99，Evstafiev，Alexis，*The Resources of Russia，in the Event of a War with France* 1812，p.6

[104]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3 no.18855 p.528

[105] *TLS* 10/4/1959 p.206，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68，Soltyk，Roman，*Napoléon en 1812* 1838，pp.8-10

[106]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15

[107]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15

[108] Ashby，Ralph，*Napoleon against Great Odds* 2010，p.1，Weigley，Russell，F.，*The Age of Battles*（Bloomington，IN）1991，p.443，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136，Gill，John H.，*With Eagles to Glory* 1992，p.9

[109] Schroeder，Paul W.，'Napoleon's Foreign Policy：A Criminal Enterprise'*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p.153

[110] Gill，John H.，*With Eagles to Glory* 1992，p.9

[111] ed. Raeff，Marc，*The Diary of a Napoleonic Foot Soldier* 1991，p.ｘｘiii

[112]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12

[113] Lochet，Jean，'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ande Armée and its Cavalry in Russia 1812'www.magweb.com，*passim*，Rothenberg，Gunther E.，*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77，p.128

[114] Lochet，Jean，'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ande Armée and its Cavalry in Russia 1812'www.magweb.com，*passim*

[115] Lochet，Jean，'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ande Armée and its Cavalry in Russia

1812’www.magweb.com，*passim*，Nafziger，George，*Napoleon’s Invasion of Russia*（Novato，CA）1988，p.86

[116]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12

[117]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1

第二十四章 进退维谷

他不想征服俄国，甚至不想重建波兰，他放弃与俄国结盟时只觉遗憾。但他的目标是占领首都，按照他的条件签订和约，并彻底禁止俄国港口与英国通商。

——尚帕尼的回忆录

战争之书第一页第一条准则是：“不要进军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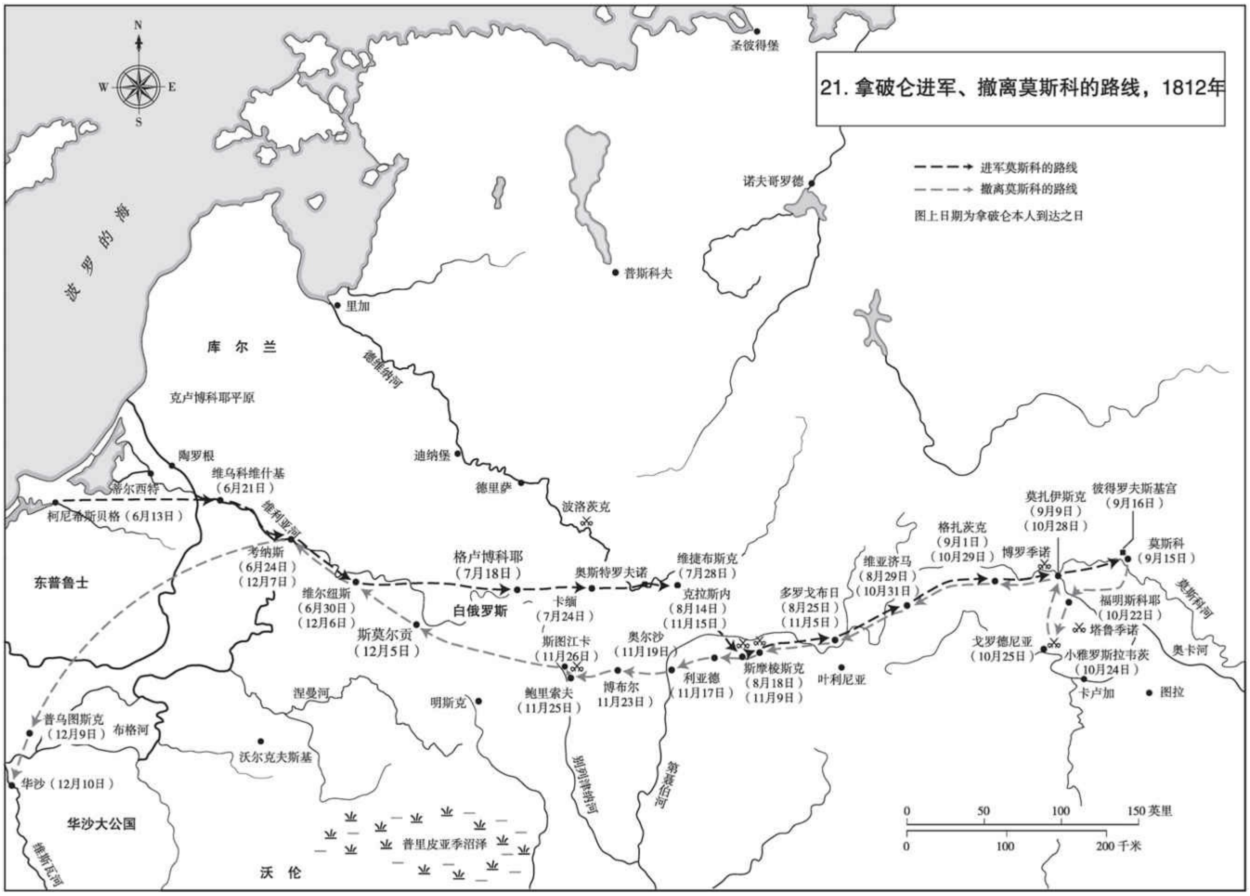
——1962年5月，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子爵在英国上院的发言

1812年6月24日清晨5点，拿破仑渡过涅曼河，然后他待在附近的小山丘上。行军队伍经过小山丘时，高呼“皇帝万岁！”，[1]他则自顾自哼着儿歌《马尔伯勒去战场》（*Malbroughs’en va-t’en guerre*）。（“马尔伯勒去战场/谁知何时回故乡？”）[2]当天，拿破仑穿着一件波兰制服，还骑着象征意味同样分明的战马弗里德兰。接着，他在下午渡过维利亚河（the Viliya），进入考纳斯（Kaunas）。全军花了五天渡河。

1812年，俄军共有65万人，但他们广泛散布，遍及俄罗斯帝国全境。俄军各部队位于摩尔达维亚、高加索、中亚、克里米亚、西伯利亚、芬兰等地，在西部对抗拿破仑的三个军团仅有25万人和若干门大炮。巴克莱·德·托利的西方第一军团有12.9万人，驻扎在维尔纽斯两侧的宽广土地上；巴格拉季翁的西方第二军团有4.8万人，屯于维尔纽斯以南100英里处的沃尔科维斯克（Volkovysk）[3]；亚历山大·托尔马索夫（Alexander Tormasov）将军的西方第三军团有4.3万人，其位置比第二军团靠南得多，因为俄土媾和，第三军团不用在多瑙河战斗，正在北上。拿破仑想阻止三路军团会师，各个击破敌军。趁巴格拉季翁的第二军团和巴克莱的第一军团尚未会合，他派欧仁和热罗姆实施大范围包围调动，以图围住第二军团。拿破仑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继子和弟弟，却不让达武、缪拉、麦克唐纳这些有经验的资深军人上阵，个中原因不

明。1806～1807年战局中，热罗姆曾指挥第九军（军团的德意志部队），但他并无显著过人的表现。拿破仑在考纳斯修女院建立司令部，他致信玛丽·路易丝，称“天气酷热”，并补充道，“你可以送一堆书和版画给帝国大学。学校会非常高兴，而你什么也不用花。这种东西我有不少”。[4]

俄军高级指挥官意见不一，贵族将军支持巴格拉季翁的反击战略，而“外籍人士”（通常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支持巴克莱·德·托利的撤退战略。巴克莱的战略本质上和1807年时本尼希森的一致，区别在于前者的实施地域要大得多。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撤退派占了上风，原因之一是大军团规模庞大，如何反击它变得难以想象。由于后勤原因，拿破仑需要早早开战，矛盾的是，减少征俄兵力能助他引诱俄军早日战斗，还可给他更多的战斗时间（因为补给需求较少）。亚历山大任命巴克莱为战争大臣兼西方第一军团司令，假如他选择了俄军军官会欢迎的人选巴格拉季翁，拿破仑或许就能在维尔纽斯，甚至在到达维尔纽斯前消灭俄军。亚历山大没有那样做，而是选中了更踏实、更具洞察力的巴克莱，并坚持后者的计划，即诱骗大军团深入俄国境内，使其补给线向前延伸，远离美因茨、但泽、柯尼希斯贝格等地的巨型兵站。



俄军离开维尔纽斯前带走了部分给养，还把剩下的烧光了。6月28日，拿破仑进入波兰民族省份立陶宛的首府维尔纽斯，将它变为巨大的补给中心。他告诉玛丽·路易丝，自己把司令部设在“一间挺不错的宅邸，几天前亚历山大皇帝也住在这儿，那时他万万没想到我这么快就进来了”。[5]维尔纽斯大学校长扬·施尼亚德茨基（Jan Śniadecki）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离入城还有半小时的时候，拿破仑命令参谋班子里的波兰炮兵军官罗曼·索尔蒂克（Roman Soltyk）伯爵找他来谈话。施尼亚德茨基坚持出门前换上袜子，索尔蒂克便反驳道：“校长，没关系的。外在只能打动普通人，皇帝不在乎那个……咱们走吧。”[6]

“我们以胜者的姿态入城，”另一名波兰军官写道，“街上……人山人海，女士们装点了所有窗户，表露出最狂烈的热情。”[7]列队进城

时，拿破仑走在波兰部队中间，这体现其对公众意见的惯有敏感性。皇帝为立陶宛的波兰人设立临时政府。维尔纽斯的大教堂举行统一仪式，于是立陶宛和波兰在礼仪上重新结为一体。在格罗德诺（Grodno）[8]，游行群众拿着圣像与蜡烛欢迎法军。队伍里还有唱诗班，他们赞美法军将自己从俄国统治下“解放”出来。[9]格鲁希将军在明斯克递送捐献盘，当地还演唱了《感恩赞》。然而，一听说法军像之前所有战局一样征集食物时，农民就把牲口赶进了林子。“法国人带走了我们的镣铐，”当年夏天，俄国西部的波兰农民说，“但他也拿走了我们的靴子。”[10]

“我爱你们的民族，”拿破仑对维尔纽斯的波兰民族代表说，“这十六年来，你们的士兵一直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与我并肩作战。”他提出给波兰“我的尊重与保护”。然而，施瓦岑贝格正掩护拿破仑的南岸，所以他得补充道：“我已经向奥地利保证，我会让它保持领土完整。它和平占领着手中剩下的波兰省份，我不能批准任何倾向于干扰这种占领的行为。”[11]他只好施展微妙的平衡术。

拿破仑在维尔纽斯待了十天，让大量士兵休息重整，他还准许没经验、未受考验的热罗姆率大军右翼（包括达武的两个师、施瓦岑贝格的奥地利人、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波兰人、雷尼耶的萨克森人，共计8万人）前进至别列津纳河下游，力图夹击巴格拉季翁的军队。前卫继续向前，6月29日，猛烈的冰雹和暴雨打断灼人热浪。雹暴和大雨停止后，帝国近卫军中士让-罗克·夸涅发现，“附近的骑兵营地中躺着冻死的战马”，他自己的也死了3匹。[12]雨后，地面亦成为泥沼，道路则变得泥泞，这导致补给出现问题，还拖慢了追赶俄军的前卫。有时，士兵要蹚过没到下巴的沼泽和湿地。[13]

6月26日、29日和30日，贝尔蒂埃先后从维尔纽斯致信热罗姆，鼓励他紧跟巴格拉季翁并拿下明斯克。[14]“要是热罗姆奋力向前，”拿破仑告诉费恩，“巴格拉季翁就有大危险了。”[15]热罗姆从西出发，达武从北

出发，他们本该在博布鲁伊斯克（Bobruisk）[16]击溃巴格拉季翁。可是热罗姆不擅指挥，巴格拉季翁又娴熟地撤退，结果俄军第二军团逃走了。7月13日，热罗姆显已失败。“要是军团各军更快、更协调，”军务总监迪马将军日后认为，“战局一开始目标就能实现，胜利就成定局。”[17]得知行动失败后，拿破仑任命达武来指挥热罗姆的军队。幼弟于是大怒，战局才到第三周，他就气鼓鼓地回威斯特伐利亚了。[18]

“总是下雨，”7月1日，拿破仑从维尔纽斯致信玛丽·路易丝，“这个国家的暴风雨糟透了。”[19]我们没有见过皇后的信，但那个月她隔天就给他写信。“上帝保佑我早日见到皇帝，”当时，她对父亲说，“因为这次分离是我不能承受之重。”[20]拿破仑在每封信里提到自己的健康状态时，总是说自己身体不错，不仅如此，他还过问儿子，恳求听到罗马王“是否开始说话、是否走路”等消息。

7月1日，拿破仑接见沙皇的副官亚历山大·巴拉绍夫（Alexander Balashov）将军。巴拉绍夫说，拿破仑仍可撤出俄国，避免战争，此言已然有些太迟。皇帝给沙皇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提醒对方他曾在蒂尔西特发布反英言论，并指出自己在爱尔福特迁就了他对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多瑙河的需求。拿破仑说，从1810年开始，沙皇一直“大兴重整武装之事，拒绝协商途径”，并要求修改欧洲形势的当前安排。他回忆道，“有时你表露对我本人的敬意”，但他又说，4月8日，对方下达让自己撤离德意志的最后通牒，“显然”旨在“置我于战争和屈辱之间”。[21]拿破仑写道，即便“这十八个月来，你什么也不肯解释，我却始终愿意聆听和谈提议……你会发现，我永远怀有相同的感情与真正的友谊”。他指责沙皇的糟糕顾问，批评库拉金对战争的傲慢态度，还写下往日致信教皇、奥皇等人时用过的短语：“那些人给陛下出这种馊点子，我对他们的恶意表示遗憾。”拿破仑接着辩称，如果1809年他不用与奥地利战斗，“1811年西班牙战事就能结束，那时我也很可能与英国媾和了”。他在总结时开出如下条件：

> 将停战协议建立在最慷慨的基础上，如不把医院病号看作战俘（这样两军都不用仓促撤退，可防止严重损失）、每过两周双方就按照军衔对等的交换制度各自放归俘虏，以及适用文明民族战争传统允许的所有其他规定。陛下会发现我准备好了一切。[22]

拿破仑的结尾再次声明，尽管两人之间爆发战争，“我对您的私人感情完全不受这些事影响……（我仍然）对您那伟大贤良的品质满怀感情与敬意，渴望向您证明这一点。”[23]

亚历山大根本没采纳拿破仑的提议。俄军在大军团面前稳步撤退，四周后才出现双方皆折损1000多人的冲突，但这并不是说俄军不曾抵抗。俄军意识到，在这场战争中，后勤与会战一样重要，于是他们有组织地销毁所有带不走的东西。长达好几英里的道路两侧，凡是将要到来的法军可能派得上任何用场的东西，不是被带走了就是被烧掉了，如庄稼、风车磨坊、桥梁、牲畜、兵站、饲料、避难所、谷物。拿破仑自己撤离阿克时干了同样的事，他也佩服威灵顿撤往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时娴熟地实施类似的焦土策略，因为正如沙普塔尔记载的，“他评价将才时就以这些品质为尺度”。[24]

北意大利和奥地利林木繁茂、土壤肥沃，波兰东部和白俄罗斯却是另一片天地。这里穷困潦倒、人口稀疏，哪怕在和平时期，营养不良也是普遍的现象。陡然要求当地落后的农业经济额外养活几十万张嘴总是会引发严重的补给困难。然而，俄军撤退时彻底焚毁村庄，导致法军很快陷入了绝境。更糟糕的是，俄军轻骑兵中队在法军战线背后行动，威胁其延长的交通线，比如说，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就曾领导一次著名英勇之举。[25]

湿漉漉的6月下旬一结束，炽热的太阳就回来了。淡水不足，新兵累晕了。热浪扬起令人窒息的灰尘，这些尘土太厚了，所以鼓手得待在营的前头，以防跟在后面的行军队伍中有人掉队。由于货运马车经过浮舟桥时陷入交通瓶颈，7月5日大军团便面临严重的食物短缺。“伙食困

难依然存在，”洛鲍伯爵的副官博尼法斯·德·卡斯特拉内（Boniface de Castellane）指出，“士兵没有吃的，马匹也没有燕麦。”[26]莫尔捷告诉拿破仑，不少青年近卫军士兵其实已饿死。皇帝说：“不可能！他们的二十天补给呢？统领得当的士兵绝不会饿死！”[27]饿死者的指挥官来了，他说士兵们“要么是因为懦弱要么是因为不确定”，他们实际上死于醉酒。对此，拿破仑便总结道：“一场大胜就能弥补一切！”[28]

大军团在俄国待了175天，平均每天有1000匹马死亡。塞居尔回忆，1万多匹马只能吃没熟的黑麦，结果死于脱水和中暑，马尸“臭得没法闻”。[29]拿破仑的御厩总管科兰古累垮了，他记载道：

> 高速的强行军、不足的马具和备件、匮乏的补给以及不到位的照料都导致马匹死亡。士兵缺少满足自身需要的所有东西，不怎么乐意照顾自己的马。这些人看着马匹死去，毫无悔意，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解除了身负任务，此后自己的补给也不再缺乏。关于我们的早期灾难和最终败局，你已经知道了其秘密与原因。[30]

早在7月8日，拿破仑就不得不致信巴黎的克拉克，称没必要扩招骑兵，原因是“在这个国家中，我们正损失大量马匹，以至于算上法国和德意志的全部资源，我们也很难保住目前部队里有马者的人数”。[31]

当日，拿破仑得知俄军主力部队西方第一军团屯于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强大要塞德里萨。他满怀希望，派前卫去那儿。17日，法军前卫到达目的地，但他们发现俄军已放弃要塞。7月16日，拿破仑获知达武已占领明斯克，可是巴格拉季翁又设法逃走了。离开维尔纽斯前夕，皇帝和约米尼将军一同用餐，两人说莫斯科离这儿很近（其实它在500英里之外），后者便问前者是否打算向那儿进军，前者大笑道：

> 我觉得，两年之内再去要好得多……要是巴克莱先生认为，我会一路追他追到伏尔加河（the Volga），他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最远跟到斯摩棱斯克与西德维纳河，在那儿，我们会打一场大胜仗，然后就能扎营了。我和司令部将返回维尔纽斯过冬。我会让法兰西喜剧院派歌剧班子和演员来。接下来，要是双方未能在冬季媾和，明年5月我们会完成这项工作。我想那比跑去莫斯科更好。你怎么看，战术家先生？[32]

约米尼同意这一看法。

此时，拿破仑正面临灾难性的新威胁，而那个年代的军队对此皆无防备。斑疹伤寒系污垢之疾，其病原体普式立克次体（Rickettsia prowazekii）介于诱发梅毒、肺炎的较大细菌和微小的天花、麻疹病毒之间。携带普式立克次体的虱子进入肮脏的衣缝内，寄身在未清洗过的身体上。斑疹伤寒病原体的传播渠道不是虱子叮咬，而是排泄物和尸体。[33]多年来，这种疾病一直在波兰和俄国西部蔓延。

下列因素都是传播斑疹伤寒的理想条件：高温；缺乏洗澡水；大股军队挤在一起过夜，住在破烂的小屋里；身上某些部位瘙痒时，人会忍不住去挠；士兵不换衣服。光是战局第一周，每天就有6000人感染斑疹伤寒。7月第三周，已有8万多人死亡或患病，其中至少有5万人死于或患上斑疹伤寒。入侵开始后第一个月，拿破仑的中央军团已然折损五分之一的兵力。[34]大军团首席军医拉雷是良医，然而当时人士尚未把斑疹伤寒和虱子联系起来，虽然他们觉得虱子是讨厌的寄生虫，却没想过它是杀手，因此拉雷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疫情。但泽、柯尼希斯贝格、托伦的医院能够治疗痢疾病人和伤寒病人，但斑疹伤寒是另一种疾病。拿破仑支持疫苗特别是天花疫苗，罗马王两个月大时，他就给儿子注射疫苗，但那时并无斑疹伤寒疫苗。近来，有研究者在维尔纽斯大墓出土的2000具尸骨的牙齿上提取DNA。研究表明，这些人都携带病原体斑疹伤寒病菌（typhus exanthematicus），即所谓的“战争瘟疫”（war plague）。讽刺的是，拿破仑坚称住院士兵应当洗澡，但他不知道健康士兵同样需要洗浴。[35]法军从莫斯科撤退时，天气一度特别冷，以至于皇帝连续几天没脱一件衣服，结果就连他身上也长了虱子。[36]用沸水清洗内衣、用热熨斗烫熨外衣可消灭虱子，但从11月4日开始，气温却一直在零度以下，所以这两个办法都不可行。[37]

随着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逐渐展开，法国本土的斑疹伤寒

（它和伤寒、痢疾等“贫穷之疾”大大不同）问题也愈发严重，主干道上的村庄普遍暴发这种瘟疫。1806年后，斑疹伤寒一直在塞纳和马恩省（Seine-et-Marne）肆虐，几乎从未间断，巴黎东部的公社亦然，而莱茵河上的部队回国后就待在那里。1810～1812年，斑疹伤寒致死率居高不下。卫生官员梅伦（Melun）和内穆尔（Nemours）奉命解释此事，两人一致认定主要原因是“持续的战争”。[38]1814～1815年，联军侵入法国，斑疹伤寒随之卷土重来。当时最杰出的医师认为，若同时具备“非常艰苦的状况、寒冷、生活必需品匮乏以及由其引发的食用腐烂食物”这些条件，斑疹伤寒便可暴发。[39]1812年，J.R.L.德·凯尔克霍弗（J.R.L.de Kerckhove）曾任某法军医院院长，甚至在战争结束二十年后，他也还没认清斑疹伤寒的病因。凯尔克霍弗写道：“斑疹伤寒夺走大量法军士兵的生命，它源于匮乏、疲惫、呼入挤满病人与疲乏者之地的污浊空气，然后通过接触传染。”[40]直到1911年，人们才发现斑疹伤寒和虱子的联系。然而，凯尔克霍弗描述的症状完全正确：

> 感染症状如下：全身不适，通常伴随倦怠无力；脉搏虚弱、缓慢，或不规律；面相改变；运动有困难……疲惫至极，难以站立，食欲不振；频繁发生眩晕、耳鸣、恶心与头痛；病人有时呕吐；病人的舌头上有时粘着白色或黄色黏液。

大约四天之后，病人会发烧。“开始时”，发烧的“明显症状是发抖，随后病人不定时感到热……发烧继续恶化，转为持续性症状，皮肤干燥……大脑充血，有时肺部充血”。[41]大部分情况下，死神随后来临。1812年，拿破仑麾下多达14万名士兵病死，大部分人死于斑疹伤寒，但亦有不少人死于痢疾或相关的疾病。

拿破仑不会让疾病阻挠整个入侵行动，他加紧向东，希望分离俄军西方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皇帝参谋部的军械官加斯帕尔·古尔戈上尉估计，在这次战局中，拿破仑本人“非常健康”，他每天在马上度过数小时，并无身患重病的说法。[42]新兵缺乏经验，而大军团高速行军，因此很多人跟不上队伍。“掉队者犯了严重的错误，”卡斯特拉内写

道，“他们掠夺洗劫，移动纵队便组织起来了。”[43]7月10日，拿破仑命令贝尔蒂埃派一个宪兵纵队去沃罗夫诺逮捕“第33团的抢劫者，在那儿，他们正实施着可怕的毁灭行径”。[44]到7月中旬时，士兵也开始成队逃跑。

7月18日，拿破仑抵达格卢博科耶（Gloubokoïé）。皇帝在当地加尔默罗会修女院住了四天，他出席弥撒，建立一座医院，检阅近卫军，并听人汇报大军因连续行军所面临的严重困难。“数百人自己了断了，”符腾堡近卫军中尉、梅克伦堡人卡尔·冯·祖科（Karl von Suckow）回忆道，“他们害怕忍不下来这种艰难的生活。道路旁的树丛每天都传来零星枪响。”[45]几乎已经取不到药物，除非拿钱买。拜恩人冯·舍勒（Scheler）将军向其国王报称，甚至早在横渡维斯瓦河时，“所有常规食物补给和有序分发就断了，从那里一直到莫斯科，没有一磅肉、一磅面包、一瓶白兰地来自合法分配或常规征收”。[46]此言语带夸张，但情有可原。

有证据表明，在食物补给和军中健康士兵人数这两方面，拿破仑都被误导了。他闻知某些部队有十日伙食，可他们其实一点吃的都没有了。迪马将军回忆道，达武的襟兄、两个近卫掷弹兵团的指挥官路易·弗里昂将军“想让我出具一份关于第33战列步兵团的报告，表明它有3200人，可我知道实际上它至多还剩2500人。弗里昂奉缪拉的命令行事，他说拿破仑会冲自己的上司发火。弗里昂情愿引入一个错误，普舍隆（Pouchelon）上校便制作了他需要的虚假报告”。[47]于是，单单这一桩造假行径就牵涉3名高级军官（可能还涉及缪拉），或者说，它至少需要他们听之任之。不知为何，军队文化已然改变，拿破仑曾如此亲近士兵，现在他却经常被高级指挥官蒙蔽。他依然亲自巡查，但大军团规模庞大，其进军跨度又宽广，所以同此前任何战局相比，他对指挥官的依赖大大增加。皇帝的警卫中亦有一人在回忆录中记载，12月，拿破仑在撤退途中问贝西埃近卫军情况如何。“非常舒服，陛下，”贝西埃回答

道，“几处火堆上转着烤肉叉，他们也有鸡肉和羊腿。”卫兵称：“要是元帅动动两只眼睛，他就会发现这些可怜的家伙几乎没任何吃的。大部分人患了重感冒，所有人都累坏了，而且近卫军人数也已大大减少。”[48]

7月19日，缪拉的副官马里-约瑟夫·罗塞蒂（Marie-Joseph Rossetti）少校告诉拿破仑，俄军已放弃德里萨，这令“他抑制不住喜悦之情”。[49]他从格卢博科耶致信马雷：“敌人已然撤离德里萨的设防营地，还烧毁了当地所有的桥梁和巨量库存。之前好几个月，俄军的工作中心就是这些建筑和补给，现在它们都被牺牲了。”[50][51]罗塞蒂的日记记载道，皇帝“迈开大步”，快步“走上走下”，对贝尔蒂埃说：“你看，俄军既不懂打仗也不懂媾和。他们是衰弱的民族，一枪没放就丢了自己的屏障！来吧，只要我们再来一次真正的行动，我的兄弟（即沙皇）就要后悔听取我的敌人之言了。”[52]拿破仑向罗塞蒂详细询问骑兵士气与马匹状况，后者给予了肯定回答，然后当场晋升上校。可事实上，缪拉太折腾骑兵了，他让马匹连续工作，导致它们的体质衰退。“缪拉总是待在散兵线前沿，”科兰古抱怨道，“成功毁了骑兵，最终他害了军队，把法兰西与皇帝推向深渊的边缘。”[53]

7月23日，巴克莱到达维尔纽斯以东200英里处的维捷布斯克（Vitebsk），如果巴格拉季翁前来会师，他就准备迎敌。然而，当日出现了战局第一场主要战事——萨尔塔诺夫卡（Saltanovka）之战[54]。对战双方为达武和巴格拉季翁，前者麾下有4100人死亡、受伤和失踪，但他设法阻止了后者北上。巴格拉季翁被迫改道去斯摩棱斯克。两天后，在维捷布斯克以西的奥斯特罗夫诺（Ostrovno），缪拉的前卫与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率领的巴克莱军团后卫小战。拿破仑盼望打一场大会战。他照常在（第10期）公报中大肆夸张战果，称缪拉的对手是“1.5万名骑兵与6万名步兵”（事实上俄军士兵共有1.4万人），还说敌人有7000人（实为2500人）死亡、受伤和失踪。公报称法军损失为200人死亡、900

人负伤、50人被俘，然而当代最佳估计结果为3000人死伤、300人被俘。[55]

拿破仑怀抱厚望，他盼着俄军战斗，而非献出维捷布斯克城。26日，他致信欧仁："要是敌军想开打，我们就走大运了。"[56]同日，他思索战略时似乎首次用心思考了约米尼询问的进军莫斯科的可行性。7月22日，拿破仑对雷尼耶将军说，"威胁如此逼近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时"，敌人不敢进攻华沙。四天后，他致信马雷："我倾向于认为，正规师想夺取莫斯科。"[57]照他原先的计划，要是敌军不战斗，他就在维捷布斯克或斯摩棱斯克停下，但这套方案显然正变得更庞大、更野心勃勃。他任由自己被拽入巴克莱·德·托利的陷阱。

7月28日黎明，缪拉派人传话，称俄军已离开维捷布斯克，而他正追踪他们。俄军带走了一切，没留下任何线索指示自己去了哪个方向。塞居尔指出，"他们的失败看上去比我们的胜利更有序！"[58]拿破仑同缪拉、欧仁、贝尔蒂埃开会，他必须面对某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如此渴望的决胜会战"刚从我们手中溜走了，就像在维尔纽斯一样"。[59]胜利近得诱人，它总是就在下一座山上，抑或下一片湖泊、平原、森林的另一边——这当然是俄军的算盘。拿破仑在维捷布斯克待了十六天，其间他非常认真地考虑在此结束战役，等1813年再恢复战事。他正位于旧俄罗斯的边境，此地的西德维纳河与第聂伯河（the Dnyapro）构成天然防线。他可以建立军火库和医院，在政治上重组立陶宛人，他们已经为他招募了五个步兵团、四个骑兵团。他也能增加中央军团兵力，该军团已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或染上斑疹伤寒、痢疾。如有必要，他还可以从维捷布斯克威胁圣彼得堡。[60]缪拉的参谋长奥古斯特·贝利亚尔（Auguste Belliard）将军对拿破仑坦言，骑兵筋疲力尽，"急需休息"，因为下令冲锋时，他们已无法奔驰。此外，马掌钉、铁匠乃至适合做钉子的金属都不够了。据塞居尔回忆，拿破仑在28日进入维捷布斯克时说："我就停在这儿！我必须看看我的四周，集结并重整我的军队，我还要重新组织

波兰人。1812年战局结束了，剩下的交给1813年战局。”[61]

拿破仑在维捷布斯克的防线自然不错：左翼固守波罗的海沿岸的里加（Riga）；大军接着穿过迪纳堡（Dünaborg）、波洛茨克（Polotsk）、设防城市维捷布斯克，其中央位于维捷布斯克地区林木覆盖的高地；军队随后沿别列津纳河下行，穿过无法通行的普里皮亚季沼泽，其右翼位于里加东南边400英里处的要塞城镇博布鲁伊斯克。库尔兰、萨莫吉希亚（Samogitia）、克卢博科奥平原（Klubokoë plains）可分别为麦克唐纳军、乌迪诺军和拿破仑自己提供食物和补给，施瓦岑贝格也能停在肥沃的南部省份。维尔纽斯、考纳斯、但泽和明斯克有巨大的补给站，能够支持军队过冬。拿破仑下令在维捷布斯克造29座大烤炉，它们一共可烘烤29000磅面包，他还叫人拆毁房屋，以便改善其住所冬宫广场（Palace Square）的外观。显而易见，他的确考虑过停下。然而冬营之事在当时难以想象，因为正如他致信玛丽·路易丝时所言：“气温达27度，热得我们受不了。这儿和法国南部一样热。”[62]塞居尔谴责缪拉劝拿破仑继续向前，尽管皇帝据称说了这么一句话：“1813年我们会到莫斯科，1814年我们会到圣彼得堡。俄国战争将持续三年。”[63]

出于多个非常合理的军事原因，拿破仑选择继续追赶巴克莱。他在一个月内前进了190英里，且其战场折损不到1万人；假如7月时他决定停止当年战事，这对战局历表来说就早得太荒唐了；目前为止，他的冒险成果一直很好，1812年时，假如他那么早就在维捷布斯克停下，他就会让出主动权；7月24日，沙皇在莫斯科召集8万名民兵与40万名农奴，合理之举便是趁他们受训并列阵之前进攻；此前他只在马伦戈和阿斯佩恩-埃斯灵被迫打防御战，而那两场会战中他开局不顺。缪拉也指出，不断撤退一定会摧毁俄军士气。拿破仑要继续蹂躏多少俄国国土，沙皇才会求和呢？他不会知道，亚历山大曾在圣彼得堡宣布永不求和：“我宁愿胡子及腰，去西伯利亚啃土豆。”[64]

法军得知巴克莱军团仅在85英里外的斯摩棱斯克，8月1日，它同巴格拉季翁军团会师了。拿破仑认为，俄军不会一场大战不打就让出旧俄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到头来，他还是决定不在维捷布斯克停留，而是先去斯摩棱斯克对战俄军，并保留了战后返回那儿的选项。拿破仑决策前，迪罗克、科兰古、达吕、纳尔博纳劝他留在维捷布斯克，波尼亚托夫斯基、贝尔蒂埃和勒菲弗-德努埃特也持类似意见，而缪拉主张前进。[65]据塞居尔回忆，皇帝不时问别人半截句子，如"好吧！我们该怎么办？待在原地，还是前进？"，但是"他不等回答，反倒继续转来转去，好像正寻找某人某事来了结自己的踌躇"。[66]我们可从一些句子中窥见拿破仑的想法，如8月7日他致玛丽·路易丝的信："我们这儿离莫斯科只有100里格。"[67]（事实上，维捷布斯克距莫斯科有124里格，即322英里。）

继续进军斯摩棱斯克的决策不是说着玩的。据塞居尔记载，11日前后，拿破仑对达吕和贝尔蒂埃说：

> 他们认为他疯了吗？他们觉得他打仗是因为想打？他说西班牙和俄国战争侵蚀法国根基，它无法同时承受这两个溃疡，难道他们没听见吗？他急切渴盼和平，但媾和得靠两个人出力，他只是一个人。[68]

拿破仑还指出，冬季时俄军可在冰冻河面上行军，而在斯摩棱斯克，他要么能占领大要塞，要么能赢得决胜会战。他说："流血尚未开始，俄国非常强大，不会不战而退。大战后亚历山大才会和谈。"[69]谈话持续整整八小时，其间贝尔蒂埃突然失声痛哭，他哭着对拿破仑说，大陆体系和重建波兰不是过分拉长法军交通线的充足理由。皇帝决定向前，他和迪罗克的友谊几乎因此破裂。

不管怎么说，拿破仑坚信"勇敢是唯一谨慎之道"。[70]他的考虑如下：假如自己停步，奥地利和普鲁士也许会重新思考结盟一事；只有在迅速取胜后返程才能缩短交通线；"长期留在原地防御不符合法军天

性”。他也害怕英国对俄国的军事援助将生效。据费恩记载，拿破仑总结道：“也许二十天就够我们实现目标了，为何还要在这儿停八个月呢？……我们得赶快进攻，否则一切都有危险……战争的一半是机遇。如果总是等待有利的条件组合，我们什么也做不成。总而言之，我的战役计划是一场会战，我的政治都是胜利。”[71][72]

8月11日，拿破仑下令继续进军斯摩棱斯克。13日凌晨2点，他本人离开维捷布斯克。卡斯特拉内受托陪伴他，此人指出：

> 这些天，陛下骑行的速度大大放慢。他胖了好多，骑马时比以往更加吃力。上马时，御厩总管（科兰古）得扶他一把。皇帝出行时大都乘车。跟着他的军官非常累，因为当陛下得骑马时，他已然休息好了……陛下的旅途中，别指望二十四小时之内能休息一会儿。（将军让-巴蒂斯特·）埃布莱对皇帝说马匹不足，陛下回答：“我们能在莫斯科找到一些不错的马车挽马。”[73]

在拿破仑全速前进时，人们得往他的马车车轮上浇水，以防轮子过热。

8月中旬时，拿破仑两翼的情况看来都挺好：麦克唐纳成功地保护了他的北面；12日，施瓦岑贝格在戈罗杰奇纳（Gorodeczna）痛击托尔马索夫的西方第三军团（拿破仑遂要求弗朗茨升他为陆军元帅）；四天后，乌迪诺和圣西尔在波洛茨克拦下彼得·维特根施泰因（Peter Wittgenstein）将军的芬兰军团。因此，拿破仑能够实施“斯摩棱斯克机动”，这是一次大行动，其意图如下：钉住第聂伯河北岸的俄军，与此同时，凭借埃布莱麾下工兵出色的造桥工作，大军团大部分兵力马上前往南岸。可是14日那天，俄军涅韦罗夫斯基（Neverovski）将军的第27师在克拉斯内（Krasnoi）打了一场后卫战，该师英勇对敌、奋不顾身，导致法军未能迅速赶到斯摩棱斯克。因为第27师且战且退，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遂有时间去斯摩棱斯克设防。

16日早上6点，缪拉的骑兵接近斯摩棱斯克，冲入俄军前哨。下午1

点，拿破仑和贝尔蒂埃巡视阵地，他们的位置距城墙不到200码（有说法称还要更近），这时前者对后者说："我总算抓到他们了！"[74]8月17日，斯摩棱斯克之战爆发，拿破仑希望击退俄军左翼，切断敌人去莫斯科的路，迫使他们返回西德维纳河下游。然而，斯摩棱斯克城防牢固，有结实的城墙与深邃的沟谷掩护，巴克莱损失6000人后便找到机会继续往东撤，而奈伊军和波尼亚托夫斯基军折损了8500多人。洛鲍炮轰斯摩棱斯克，点燃该城，拿破仑与其部下在司令部观看城中大火。塞居尔称，"皇帝静静地凝视这幕盛大奇观"，但是据科兰古回忆，拿破仑当时说："那难道不美妙吗？我的御厩总管？""太可怕了，陛下！""呸！"皇帝回答道，"先生们，记住罗马皇帝的话：'敌人的尸体闻着香！'"[75][76]

8月18日，法军进入硝烟弥漫的城市。他们踩着瓦砾与尸首，发现俄军已弃城而走。拿破仑听闻俄国人在圣彼得堡演唱《感恩赞》，纪念他们所谓的胜利，于是他讽刺地说："他们不但骗人，还骗上帝。"[77]他检阅了战场。塞居尔称："皇帝面部紧缩，焦躁恼火，也许可以据此判断他的痛苦。"拿破仑极少召开军事会议，但在第聂伯河附近的城寨门边，他破例了。与会者有缪拉、贝尔蒂埃、奈伊、达武、科兰古（可能还有莫尔捷、迪罗克和洛鲍），他们坐在找来的垫子上。"无赖们！"皇帝说，"幻想放弃这样的阵地！来吧，我们必须进军莫斯科。"[78]因为这句话，大家"激烈地讨论了"一个多小时。缪拉的副官罗塞蒂听见，所有人都赞成停在斯摩棱斯克，唯达武表示反对，"但达武一向顽固，他坚称我们只能在莫斯科缔结和约"。[79]此言亦被当作缪拉的观点，而且它当然是拿破仑后来不断重复的台词。多年后他承认道："我应该让军队在斯摩棱斯克入住冬营。"

拿破仑打算紧紧追赶俄军，就在第二天，他的愿望破灭了。当日，瓦卢季诺山（Valutina-Gora）之战[80]爆发，俄军重创奈伊，再度成功逃走。此战中，一发加农炮炮弹掠过地面，炸断能干的师级将军居丹（Gudin）将军的双腿，致他死亡。战后医疗物资急缺，为了给伤员包

扎，军医们先是撕下自己的衬衫，然后用干草，接着又用斯摩棱斯克档案馆的文件。然而，战局这一阶段的伤员是幸运儿，数据表明，和继续向东的健康士兵相比，他们的生还率高得多。

奈伊想在瓦卢季诺山钳住俄军，但朱诺未能及时推进军队，导致计划失败。可想而知，拿破仑发火了。“朱诺别想要元帅权杖了”，他说，然后把威斯特伐利亚士兵的指挥权交给拉普，“此事也许会阻止我去莫斯科。”拉普说军队还不知莫斯科现在是最终目的地，拿破仑回答：“玻璃杯满了，我得干掉这杯。”[81]阿克战役之后，朱诺没打过一次胜仗。《辛特拉条约》签订后，法军丢了葡萄牙，朱诺本该被贬职，但拿破仑看在友情的份上留下了他。[82]

瓦卢季诺山之战后次日，拿破仑授予居丹的第7轻步兵团和第12、第21、第127战列步兵团至少87项奖励与晋升，他“非常清楚，在这种毁灭性灾难中，士兵尤其会想到不朽”。[83]居丹师身处“战友与俄军士兵的尸首之间，四周是残破林木的树桩。他们脚下的大地被战士踩过、被炮弹划过，布满武器碎片、破烂制服、翻倒的马车、零落的肢体”。[84]由于疾病、饥饿、逃跑与战死，此时拿破仑的中央军团已减至12.4万名步兵和3.2万名骑兵，另有4万人留下来，保护补给路线。[85]

巴克莱再度成功逃走，撤往多罗戈布日（Dorogobuzh），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如此，毕竟俄军将士相当不喜欢撤退策略），8月20日，沙皇任命陆军元帅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亲王接替他任总司令。库图佐夫现年67岁，曾在奥斯特利茨战败。拿破仑闻之欣喜，认为“召他来指挥军队的条件是要他战斗”。[86]事实上，上任后头两周，库图佐夫继续退向莫斯科，并仔细搜寻立足点。他选中了莫斯科以西65英里处的博罗季诺村（Borodino），该地正好位于莫斯科河（the Moskva）西南岸。虽说拿破仑难以补给军队，但8月24日他还是决定追赶库图佐夫。

次日下午1点，拿破仑离开斯摩棱斯克，5点时他到达多罗戈布日。

圣城莫斯科是俄罗斯帝国的庄严旧都，他的确认为，库图佐夫不会一场大战没打就交出莫斯科，而大战后沙皇就得求和，于是他对部下说："胜利就在眼前。"[87]拿破仑进军莫斯科，强迫俄军开战，他已经转而考虑打算施加的投降条款。皇帝告诉德克雷，不管缔结什么和约，他都会设法弄来多罗戈布日地区的木材，以之为船只桅杆原料。[88]缪拉的副官夏尔·德·弗拉奥从维亚济马（Vyazma）致信母亲，说自己确信"一场胜仗就能结束战争"。前线将士给母亲写信时不受誓言制约，而法军高级指挥官普遍像弗拉奥一样，认为"沙皇自然会求和了"。[89]

一个月没下雨了，约瑟夫·德赛（Joseph Dessaix）将军的副官吉罗·德·兰（Girod de l'Ain）上尉便写道："太热了，我在西班牙从没遇上过比这还热的天。高温和灰尘让我们渴得嗓子冒烟，水又很少……我看见有人趴在排水沟边喝马尿！"[90]他也发现，士兵第一次违抗拿破仑的命令。皇帝认为某辆私人马车是多余的奢侈品，下令烧掉它，可是他"几乎才走出100码远，人们就匆匆扑灭火焰。马车复归纵队，像之前一样平稳疾驶"。

8月26日，拿破仑致信缪拉。此信称，他听闻"敌军决定在维亚济马等我们。几天后我们会到维亚济马，然后我们就在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中间了，我想那儿距莫斯科有40里格。要是我们在维亚济马战胜敌军，那座伟大的首都又没有守护，9月5日我就会到莫斯科"。[91]然而，俄军也不在维亚济马。29日，大军团进入维亚济马，发现1.5万名城中居民已然离开。当地某教士得知拿破仑接近后吓死了，他听说后便按全套军礼的规格安葬此人。俄国东正教圣议会曾正式宣布拿破仑其实是《启示录》中的敌基督，教士可能因此承受不住。[92]

7月22日，萨拉曼卡会战爆发，威灵顿击败马尔蒙。9月2日，拿破仑收到马尔蒙的相关汇报。"读不到比这更差的报告了，"拿破仑致信克拉克，"文中的噪音和咔嗒咔嗒比时钟里的还多，而且没有一个词解释

真实的事态。”然而，报告字里行间的信息足以让他明白，马尔蒙不等约瑟夫来援就离开了防守牢固的萨拉曼卡，与威灵顿开战。“时机恰当时，你必须让马尔蒙元帅知道，他那不可理喻的行为令我非常生气。”皇帝告诉战争部长。[93]不过，因为法军集结，10月时威灵顿被迫离开马德里，撤回葡萄牙，拿破仑可感宽慰。11月2日，约瑟夫返回王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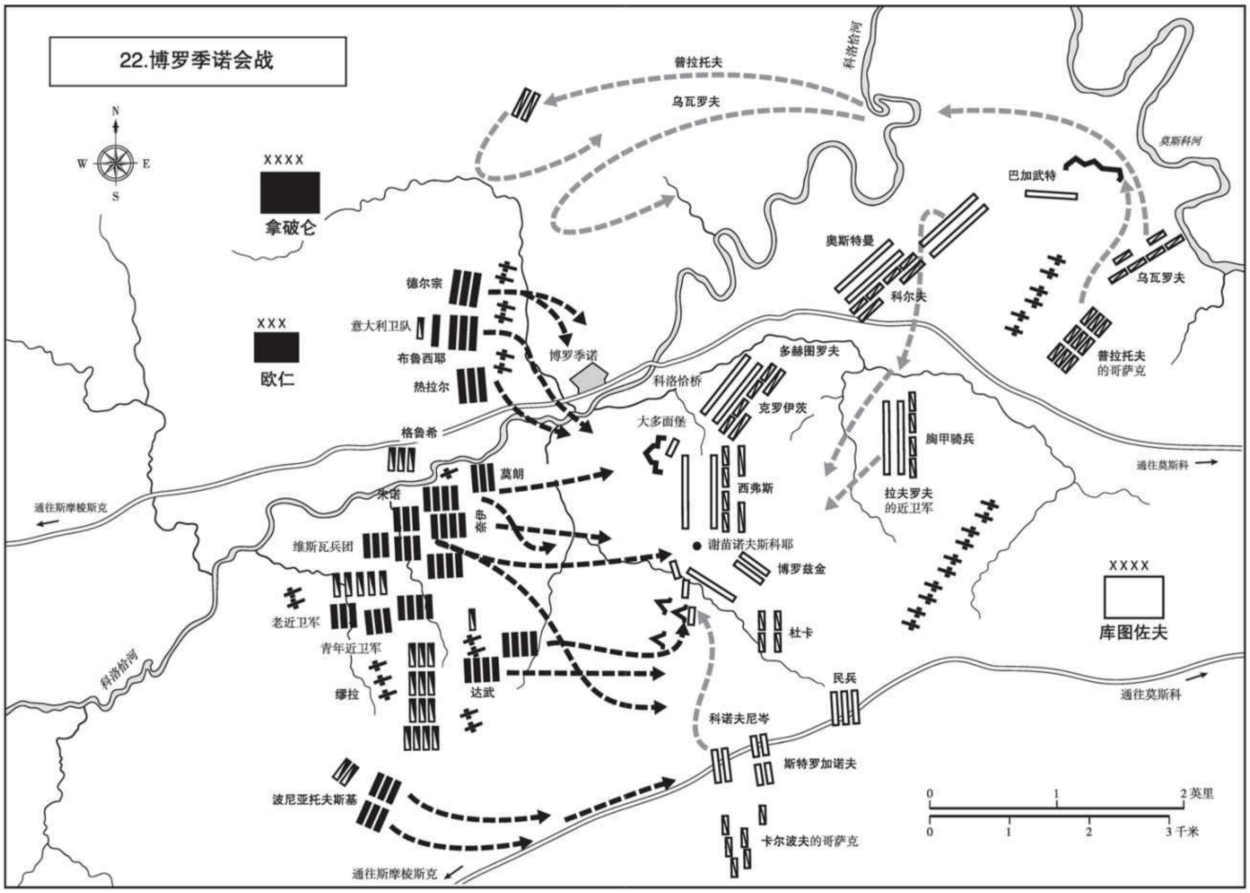
食物短缺导致的危险不仅仅是饥饿。如果法军士兵觅食时离主力部队太远，他们有时便会落入俄军非正规军之手。这些非正规军由正规军军官指挥，在远离主干道的地方行动。塞居尔的哥哥奥克塔夫（Octave Ségur）就中招了。9月3日，拿破仑对贝尔蒂埃说，“假如我们开战，战损也不及”奈伊正损失的人手，原因是法军派小队外出寻粮。他还说：“敌人每天都抓走好几百个俘虏。”[94]皇帝只要看到失职和疏忽现象就会发怒，特别是涉及照顾伤病员时。当日，他致信拉屈埃：

> 二十年来，我一直指挥法军，我还从没见过比这更没用的军事管理……派来这儿的人既无能又无知。没经验的军医比敌军炮群更伤害军队。军需总监身边的四个组织官员一点阅历也没有。卫生委员会派来这种废物医生，极其该骂……医护连的组织就像其他作战管理一样彻底失败。我们一给大炮和军服，他们就不想在医院效力了。[95]

拿破仑忽视的简单事实也是最明显的事实：俄国疆域辽阔，一次战役只能侵入至维亚济马，无法继续向前大幅度推进。他的军事管理体系不能应付他施加的巨大压力。他日复一日地急切盼望决胜会战，在巴克莱的陷阱里越陷越深。

9月5日，拿破仑夺取博罗季诺战场西南端的舍瓦尔季诺（Shevardino）多面堡，该地离俄军主要阵地太远，故而防守不充分。俄军约有6000人死亡、负伤或失踪，法军中这一数字则为4000。自从十周前横渡涅曼河，拿破仑一直渴望这种战斗，于是他为此勉励军队。这十周来，11万人染上斑疹伤寒，尽管有些人没病死，另有很多人被击毙

或掉队。[96]若大会战爆发，拿破仑麾下可参战军力尚余10.3万人与587门大炮，相对而言，库图佐夫则有12.08万人与640门大炮。之前三天，俄军建造了难以攻克的多面堡与箭头型土木防御工事箭头堡，挖深战壕，并清理战场上的火炮射界。后来，不少多面堡和箭头堡按照其1812年的规格复建，今人仍可观看它们。



会战开始的前一天，博塞男爵到达司令部，其所乘马车车顶捆着弗朗索瓦·热拉尔画的罗马王肖像。费恩写道，拿破仑收下画像，“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遂把肖像放在帐篷外的椅子上，让部队瞻望未来的皇帝。[97]“先生们，”拿破仑对前来做简报的军官们说，“相信我，要是我儿子15岁了，站在这儿的就不是画，而是他了。”[98]次日，皇帝说：“把画拿走，好好保管。他太小了，还不能看打仗。”（事实上罗马王只有十八个月大。撤退途中画像丢了，但热拉尔留了副本。）

博塞发现，拿破仑“状态挺好……如此快速复杂的入侵未令他感到丝毫不适”。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日皇帝患病，他们的诊断结果各不相同，如膀胱炎、热病、流感、脉搏不稳、呼吸困难、重感冒、膀胱炎症，这同博塞的说法相反。[99]会战前日，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此信说他“特别疲惫”，但战后次日，他又宣称自己“非常”健康（他常常在

信里这样说）。会战前，他断断续续地睡了一晚上。会战日，他在凌晨3点起床，直到晚上9点后才睡觉。索尔蒂克伯爵证明，拿破仑指挥会战时正患重感冒，但塞居尔写道，皇帝苦于“滚烫高烧，何况那痛苦恶疾凶猛地复发了，折磨着他。只要他动作狂暴、情绪高涨，此疾就会发作”。（复发的疾病可能指痔疮，五年多以前，水蛭治好了他的痔疮。[100]）会战大部分时间，拿破仑一直在舍瓦尔季诺多面堡坐着。勒热纳后来回忆道：“我执行了很多任务，每当我完成使命后返回那儿，我都看见他坐在同一个位置上，用袖珍望远镜追踪所有动向，并镇定自若地下达命令。”[101]

会战前日，拿破仑、贝尔蒂埃、欧仁及一些参谋官侦察战场边缘。俄军发射葡萄弹，哥萨克骑兵也威胁到皇帝一行，他们只好离开了。[102]拿破仑能看见俄军阵地有多牢固，他派一系列军官观察防务，可他们没发现战场中央的大多面堡。莫斯科民兵建成内含18门（这一数字很快增至24门）大炮的大多面堡。军官们也没发现战场中部的大多面堡和两座箭头堡位于完全相隔的两块高地上，而且视线外还藏着第三处箭头堡。

博罗季诺会战前夜，拿破仑发布宣言：

> 士兵们，这就是你们盼望已久的战斗！从现在开始，胜利就靠你们了。我们必须赢。打了胜仗后，你们就有充裕的物资，可住进舒适的冬营，还能马上返回家乡！拿出你们在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维捷布斯克和斯摩棱斯克的样子来，最末代的后人也会自豪地引述这一天你们的表现。让他们这样说你们：“他参加过莫斯科城墙下那场伟大的会战。”[103]

1812年9月7日（周一），博罗季诺会战爆发。当时，它是史上最血腥的单日会战，直到一个多世纪后第一次马恩河会战打响。[104]“皇帝几乎没睡。”拉普回忆道。他不断叫醒拿破仑，并送上前卫的报告，表明当晚俄军没有再逃。凌晨3点，拿破仑起床，他喝了些潘趣酒，对拉普说：“幸运是自由的情妇。我经常这么说，现在我开始体会到了。”[105]

他补充道，大军清楚只能在莫斯科找到补给。“这支可怜的军队已少了很多人，”拿破仑说，“但留下的是精兵，此外我的近卫军未受影响。”[106]后来他撩开帐篷帘子往外走，路过帐外的两名卫兵，说：“有点冷，但太阳不错，这是奥斯特利茨的太阳。”[107]

早上6点，100门法军大炮组成炮群，炮轰俄军中部。6点30分，达武开始进攻。他派出三个精锐步兵师，共计2.2万人。这三个师由将领路易·弗里昂、让·孔庞（Jean Compans）、约瑟夫·德赛指挥，组成旅纵队，另有70门大炮密切支援他们。奈伊的三个师跟随其后，他的兵力共有1万人。7500名威斯特伐利亚士兵留作预备。这场战斗持续了一上午，战况的确惨烈。达武胯下坐骑被击毙，他自己也负伤。俄军士兵照常不愿让出战场。最后，法军得派4万名步兵与1.1万名骑兵去力克箭头堡。法军靠密集方阵刺刀战拿下两处箭头堡，然后他们才发现第三处箭头堡，那时它开始朝前两处箭头堡后无掩护的地区倾泻炮火。拿下第三处也得付出巨大代价。箭头堡七度易手，这正是俄军擅长的消耗战，而拿破仑远离本国，需要避免这种战斗。

到7点30分时，欧仁已经靠刺刀冲锋攻占了博罗季诺村，但他随后走过科洛恰河（the Kolocha）上的桥，冲向戈尔基（Gorki），这就走得太远了。欧仁的士兵退回博罗季诺时遭蹂躏，但他们设法守住了村子，直至会战结束。10点，波尼亚托夫斯基拿下乌季察村，莫朗将军的一个步兵旅也攻克大多面堡，但没有部队充分增援该旅，于是没过多久，莫朗就被逐出大多面堡，并遭受惨重的伤亡。与此同时，法军终于攻下了巴格拉季翁箭头堡，而巴格拉季翁本人在反击中遭受致命伤——他的左腿被炮弹碎片炸得血肉模糊。近午时分，达武攻占由120栋房屋组成的谢苗诺夫斯科耶村（Semyonovskoe），拿破仑遂能调炮兵上前，让他们轰击俄军左翼。中午，会战进入紧要关头。俄军战线仍然拉得过长，数名元帅（7位现役元帅和2位未来元帅）便恳求拿破仑投入帝国近卫军，以便切断敌军战线。在这次会战中，拉普四度负伤，他也求拿破仑让近

卫军参战。

拿破仑拒绝了，他不带其他预备队，来到距巴黎1800英里远的地方，就连这种冒险也有个限度，所以说，如果当时确有战机，也无人利用它。塞居尔回忆道，奈伊、达武和缪拉派贝利亚尔将军来见皇帝，请求他让青年近卫军进攻半敞开的俄军左翼。拿破仑“犹豫不决，命令那位将军再去看看”。[108]这时贝西埃来了，他说俄军只是有序退往第二处阵地。皇帝对贝利亚尔说，投入预备队前，他想“把棋局看得更分明”，这一暗喻他用过多次。

塞居尔认为，决策背后可能有政治动机。“团结外籍军队的纽带只有胜利”，由于大军的多语言性质，拿破仑“断定有必要保留一路忠诚的精兵”。[109]俄军将领普拉托夫（Platov）正威胁他的左翼和后方，所以他不能投入近卫军；战场南侧有一条旧驿道（Old Post Road），中午时分，波尼亚托夫斯基尚未夺取该道的任何一边，假如此时他派近卫军沿旧驿道下行，俄军炮兵可能会狠狠打击他们。后来，达吕、迪马和贝尔蒂埃再次力劝拿破仑投入近卫军，他回答道：“假如明天还有一场会战，我要拿什么军队去打呢？”不管战前宣言说了什么，此刻他离莫斯科尚有65英里。当日早上，皇帝命令青年近卫军进入战场阵地，他急切地对莫尔捷强调道，没有直接命令绝不能行动：“听我之令，仅此而已。”[110]

没过多久，库图佐夫就收紧战线。阿尔芒·德·科兰古称，大多面堡的加农炮继续“向法军中央喷射，营造出真实的地狱”，并阻挡其他地方的全部主要进展。[111]下午3点，欧仁率三路步兵纵队进攻大多面堡。一队骑兵冲锋，设法从多面堡后方进入堡内，但蒙布兰、御厩总管的弟弟奥古斯特·德·科兰古（Auguste de Caulaincourt）都战死了。奥古斯特的死讯传至司令部，拿破仑便对科兰古说：“你听到消息了，想退下吗？”[112]科兰古没有回答。他只是借举帽承认这一点，唯有眼中的泪水

表明他听见了弟弟的噩耗。[113]

下午4点，大军团已拿下战场。欧仁、缪拉和奈伊再次请求拿破仑投入近卫军，这回他们想动用骑兵，可拿破仑又拒绝了。[114]“我不想见它被毁，”他对拉普说，“它不参战，我也自信能赢。”[115]到5点时，缪拉仍然主张让骑兵上阵，但贝西埃已然反对这一提议，他指出：“皇帝和法国之间还有欧洲。”此时贝尔蒂埃也改了主意，他补充道，不管怎么说，现在出动近卫军太迟了。[116]到此时俄军已后撤半英里，然后他们停下了，准备防守阵地。大军团筋疲力尽，他们准备好炮轰敌军阵地，但无意进攻。拿破仑命令近卫炮兵指挥官让·索尔比耶（Jean Sorbier）将军冲俄军新阵地开火：“既然他们想要，就给他们！”[117]

晚上，库图佐夫在夜色掩护下离开。他折损了大量士兵，很可能达43000人，但俄军非常顽强地抵抗，因此他麾下只有1000人和20门大炮落入敌手。[118]（“我俘虏数千人，缴获60门大炮。”拿破仑仍对玛丽·路易丝这么说。[119]）会战持续十小时，其总损失可以这样算：整整十小时中，每隔五分钟就有一架满载乘客的大型喷气式飞机在占地6平方英里的区域内坠毁，机上乘员非死即伤。库图佐夫立刻致信沙皇，宣称俄军大胜，圣彼得堡于是又演唱《感恩赞》。拿破仑的帐篷在舍瓦尔季诺多面堡后面，当晚7点，他在帐篷里同贝尔蒂埃、达武用餐。“我发现他一反常态，非常激动，”博塞记载道，“他头发蓬乱，看上去疲惫不堪。失去了这么多英勇的将士，他心怀悲伤。”[120]据说皇帝还自嘲道，他保住了战场，打开了通往莫斯科的路，己方战损（6600人死亡，21400人受伤）也比俄军战损少很多，但他仍没取得自己如此急需的决定性胜利，这既是因为他的正面进攻缺乏想象力，也是因为他不肯拿预备队冒险。在此意义上，他和库图佐夫都输了博罗季诺会战。“人们批评我没有死在滑铁卢，”拿破仑日后在圣赫勒拿岛上说，“我想我更应该死在莫斯科会战。”[121]

对于应该在中午时分投入近卫军这一看法，拿破仑显然敏感。晚上9点，他召迪马和达吕两位将军来帐篷，询问伤员的护理情况。接着他睡了二十分钟，又忽然醒来，继续谈话。“我没有让预备队去争取更大战果，人们会感到惊讶，”他说，“但敌军将在莫斯科之前打一场大会战，所以我得保存近卫军，让他们到时候实施决胜一击。今日胜利已收入囊中，而我得考虑整个战局的胜利。”[122]他很快失声了，只好写下所有其他命令，秘书们却发现他的笔迹难以释读。费恩回忆道，拿破仑“沉默地工作着，堆起文件。命令都要誊一遍，每当要誊写时，他都会敲桌示意。”[123]

当日，拉雷截了200具肢体。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步兵攻占了一片树林，会战结束后，近卫军第2轻骑枪骑兵团（即荷兰红枪骑兵）就在那里过夜。树旁堆满了遗体，枪骑兵只好拖走路上的数十具尸体，然后才清出一块地面来搭帐篷。[124]“找水的话，必须远离战场，”中年近卫军少校、老兵路易·约瑟夫·维奥内（Louis Joseph Vionnet）在回忆录中写道，“战场上找到的水全被血染透了，马都不喝。”[125]第61团夺取了大多面堡，次日，拿破仑来到该团残部面前，感谢并犒赏他们。他问第61团上校为何第3营不来接受检阅。“陛下，”上校回答道，“他们在多面堡里。”[126]

---

[1]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17

[2]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67

[3] 今瓦夫卡维斯克（Vawkavysk）。——译者注

[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046 p.775，June 25，1812

[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066 p.786，June 30，1812

[6] Soltyk，Roman，*Napoléon en 1812* 1838，pp.35-8

[7] Davies，Norman，*Vanished Kingdoms* 2011，p.293

[8] 今作“Hrodno”。——译者注

[9] 从1569年起，立陶宛就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一部分。1772～1795年，俄国三次参与瓜分波兰，吞并立陶宛。

[10] Zamoyski，Adam，*1812*：*Napoleon’s Fatal March on Moscow* 2005，pp.161-3

[1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4，no.18962 p.61

[12] Coignet，Jean-Roch，*Captain Coignet* 2007，p.201

[13]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New York）1966，p.53

[14] AN 400AP/81/pp.22-5

[15]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188

[16] 今巴布鲁伊斯克（Babruysk）。——译者注

[17]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232

[18] AN 400AP/81/p.30

[19]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077 p.793，July 1，1812

[20]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75

[2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068 p.787，July 1，1812

[22]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068 pp.787-90，July 1，1812

[23] 拿破仑写完了这封特殊又坦诚的信，然后他问巴拉绍夫去莫斯科走哪条路最好，这很可能是句玩笑话。“陛下，”巴拉绍夫巧妙地反驳道，“想走哪条就走哪条。卡尔十二世走的是经过波尔多瓦那条。”Foord，*Napoleon’s Russian Campaign*，p.75；Mowat，*Diplomacy of Napoleon*，p.256.

[24]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02

[25] Lieven，Dominic，*Russia against Napoleon* 2009，p.219

[26] ed. Castellane，Boniface de，*Journal du Maréchal de Castellane* vol.1 1896，Ⅰ p.113

[27]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25

[28]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26

[29] Cartwright，Frederick and Biddiss，Michael，*Disease and History* 1972，p.91

[30] ed. Hanoteau，Jean，*With Napoleon in Russia* 2 vols.1935，pp.66-7

[3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51150 p.829，July 8，1812

[32]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New York）1966，p.47

[33] Cartwright，Frederick and Biddiss，Michael，*Disease and History* 1972，pp.83ff

[34] Cartwright，Frederick and Biddiss，Michael，*Disease and History* 1972，p.91

[3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201 p.858，July 12，1812

[36]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p.101-2

[37]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182

[38] Cobb，Richard，*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 1970，p.111 n.1

[39] Prinzing，Friedrich，*Epidemics Resulting from Wars* 1916，p.106

[40] Kerckhove，J.L.R.de，*Histoire des maladies observées à la Grande Armée en 1812* 1836，p.405

[41] Kerckhove，J.L.R.de，*Histoire des maladies observées à la Grande Armée en 1812* 1836，pp.406-7

[42] Gourgaud，General Baron Gaspard，*Napoleon and the Grand Army in Russia* 1825，p.12

[43] ed. Castellane，Boniface de，*Journal du Maréchal de Castellane* vol.1 1896，Ⅰ p.113

[4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184 p.847，July 10，1812

[45]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New York）1966，p.51

[46]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New York）1966，p.53

[47] Austin，Paul Britten，*1812* 2000，p.160

[48] Saint-Denis，Louis Étienne（Known as Ali），*Napoleon from the Tuileries to St Helena* 1922，p.66

[49] Rossetti，Marie-Joseph，'Journal du Général Rossetti'*La Revue de France* vol.5 March 1933，pp.217-19

[50] 拿破仑照常考虑法国的情况。"我必须提醒你，我打算买下整个耶尔群岛（islands of Hyères）。"6月21日，他致信克拉克（他指的是法国南部的一组小岛），"并设法让人移居该地。"CG12 no.31281，p.899.他也担心巴黎的大型谷仓不能在他规定的时间内完工。"凯旋门、耶拿桥、荣耀殿、斗兽场可以方便地推迟两三年，"他告诉自己的商务部长，"与之相反，这座巨大仓库必须建成，此乃最重要的事。"CG12 no.31255，p.885.

[5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261 p.889，July 19，1812

[52] Rossetti，Marie-Joseph，'Journal du Général Rossetti'*La Revue de France* vol.5 March 1933，pp.217-19

[53] ed. Hanoteau，Jean，*With Napoleon in Russia* 2 vols.1935，p.634

[54] 此战又叫莫吉廖夫（Mogilëv）之战。

[55]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262，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382

[56]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335 p.926，July 26，1812

[57]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s.31291，31337 p.904，July 22，1812，p.927，July 26，1812

[58]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34

[59]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35

[60]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80

[61]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36

[62]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396 p.952，August 2，1812

[63]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38

[64] Nicolson，Nigel，*Napoleon* 1985，p.99

[65]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86

[66]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40

[67]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435 p.971，August 7，1812

[68]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44

[69]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45

[70]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p.41-4

[71] 那一周，拿破仑的秘书梅纳瓦尔致信皇帝的图书馆管理员巴尔比耶。“皇帝想看一些有趣的书。要是有不错的新小说，或者他不知道的旧小说，抑或读来愉悦的回忆录，麻烦您寄给我们，因为我们在这儿难以打发空闲时间。”CN24 no.19052，p.128.拿破仑称，他忙得没空读拉普拉斯的《概率分析理论》。“能收到您写的论概率计算的论文，我感到高兴，”他致信元老院议长，“以后我会津津有味地阅读它，但今天我必须仅限于告诉您，只要我见你出版促进并拓展这门首要科学的书，我就感到满意。它们有助于国民启蒙。数学的发展完善与国家繁荣联系密切。”CG12 no.31388，p.949.

[72]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p.321-4

[73] ed. Castellane，Boniface de，*Journal du Maréchal de Castellane* vol.1 1896，Ⅰ p.112

[74]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50，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23

[75] 此言出自韦斯帕西安（Vespasian），又译维斯帕西亚努斯。

[76]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284 n.5

[77]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67

[7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59

[79] Rossetti，Marie-Joseph，‘Journal du Général Rossetti’*La Revue de France* vol.5 March 1933，pp.232-3

[80] 又叫卢比诺（Lubino）之战。

[81]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93

[82] 朱诺的判断力可能受梅毒影响，后来他被此疾逼疯。次年，在拉古萨的舞会上，他几乎全裸出场，身上只有肩章、手套、舞鞋、勋章和饰物。D’Abrantès，*At the Court*，p.21.1813年7月，朱诺以为自己能飞，他从二层窗户跳楼，结果受伤。他死于伤口坏疽。（奇怪的是，朱诺的身体一直健康，他一天能吃300只牡蛎。）Strathearn，*Napoleon in Egypt*，p.422.

[83]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p.61-2

[84]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61

[85] Lochet，Jean，‘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ande Armée and its Cavalry in Russia 1812’www.magweb.com，*passim*

[86]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68

[87]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265

[88]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608 pp.1046-7，August 26，1812

[89]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20

[90] Girod de l’Ain，Général，*Dix ans de mes souvenirs militaires* 2000，pp.252-4

[9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610 p.1047，August 26，1812

[92] Wesling，Molly，*Napoleon in Russian Cultural Mythology*（New York）2001，p.154

[9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659 p.1071，September 2，1812

[9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666 p.1075，September 3，1812

[9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671 pp.1076-7，September 3，1812

[96] Cartwright，Frederick and Biddiss，Michael，*Disease and History* 1972，p.94

[97]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II p.8

[98] Castelot，André，*La Campagne de Russie* 1991，p.143.

[99]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15，Weigley，Russell，F.，*The Age of Battles*（Bloomington，IN）1991，p.449，Cartwright，Frederick and Biddiss，Michael，*Disease and History* 1972，p.94，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308

[100]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82，*TLS* 10/4/1959 p.206，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New York）1966，p.131

[101] ed. Bell，Nancy，*Memoirs of Baron Lejeune* 2 vols.1897，Ⅱ pp.216-18

[102]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01，ed. Bell，Nancy，*Memoirs of Baron Lejeune* 2 vols.1897，Ⅱ pp.205-6，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11

[10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4 no.19182 p.207

[104] 当天，法军一共发射了6万发加农炮炮弹和140万发滑膛枪子弹。整场会战中，哪怕俄军开火频率较小（没有迹象表明这一点），平均算来，双方仍然每秒发射3枚以上加农炮炮弹和77发滑膛枪子弹。Cate，*War of the Two Emperors*，p.235.一名俄军副官称，他穿过战场时得张嘴，从而缓和耳膜受到的震荡压力。

[105]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02

[106]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03

[107]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19

[108]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75

[109]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82

[110]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41

[111]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73

[112] Headley，J.T.，*The Imperial Guard of Napoleon* 1851，p.127

[113] Headley，J.T.，*The Imperial Guard of Napoleon* 1851，p.127

[114]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20

[115]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08

[116]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p.82，84

[117]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73

[118]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p.389-90

[119]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678 p.1080，September 8，1812

[120]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19

[121]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58

[122]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440

[123]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45

[124] Pawly，Ronald，*Napoleon's Red Lancers* 2003，pp.37-8

[125] ed. North，Jonathan，*With Napoleon's Guard in Russia* 2013，p.61

[126]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70

第二十五章 大撤退

败给绝望多于败给流血。

——据说出自拿破仑

撤退总是比最血腥的行动更折损人员与物资。

——拿破仑军事箴言第6条

博罗季诺会战结束了，次日下午，拿破仑造访战场。“整排整排的俄军各团躺着，这些人身下的土地浸透了自己的鲜血，表明他们死也不退一步，”博塞回忆道，“在这令人悲伤的地方，为了确认敌人投入的军的特征与位置……拿破仑尽可能地收集信息，甚至按序观察敌军士兵的制服上有多少枚扣子，但他最关心伤员护理问题。”[1]皇帝的坐骑踩中一名垂死的俄军战士，他的反应则是“慷慨地给予这个可怜的家伙人道关怀”。一名参谋官指出，这个士兵“只是个俄国人”，拿破仑立刻反驳道，“胜仗后没有敌人，只有人”。[2]

麦克唐纳在北，施瓦岑贝格在南，照皇帝的盘算，夺取莫斯科或可缓解他们两人的压力。9月10日，拿破仑致信施瓦岑贝格：“敌人的心脏既已受创，他就只能集中精力关注心脏，不会考虑四肢。”[3]缪拉开始追赶撤退的俄军，他占领莫扎伊斯克（Mozhaisk），俘虏了1万名俄军伤员。法军主力休息了两天，在11日继续前进。此时事态已然明朗——俄军不会在莫斯科城下打另一场大会战。库图佐夫决定献城，并说：“拿破仑是激流，但莫斯科这块海绵会吸干他。”[4]14日早上，俄军径直穿过莫斯科。军队显然已放弃该城，于是全体居民几乎都离家外逃。只要侵略者能用得上某个带不走的东西，他们就隐藏或摧毁它。莫斯科市民有25万人，仅有1.5万人留下，其中很多人并非俄国人，不过附近乡村里的确有人入城抢劫。[5]9月13日，莫斯科大学校长与法籍莫

斯科居民的代表拜访拿破仑司令部。他们告诉他，莫斯科已是空城，所以不会有人代表显贵送来传统礼物面包和盐，或交出钥匙。[6]与之相反，一个大胆的老农悄悄走来，提出带皇帝参观城中的主要名胜，后者婉拒了这个机会。[7]

站在救赎山（Salvation Hills）上的士兵看到城市就在眼前，他们高呼“莫斯科！莫斯科！”，重振精力，向山下行军。“莫斯科有副东方外观，或者这么说，有副迷人外观，”维斯瓦兵团上尉海因里希·冯·勃兰特（Heinrich von Brandt）回忆道，“城中五百个穹顶或是镀金，或是涂了最花哨的色彩，零零星星地耸立于名副其实的屋宇海洋。”[8]拿破仑的话更平淡：“总算到了那座名城，是时候了！”[9]缪拉与俄军后卫达成休战协议，占领莫斯科。皇帝既考虑了补给和安全问题，也不想让大军团大规模洗劫城市，所以他只让帝国近卫军和意大利王国近卫在城中宿营。其他士兵仍待在城外郊野，但他们很快便去郊区抢劫。

15日（周二）上午，拿破仑进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地雷刚清理干净，他就住了进去，早早就寝。[10]“这座城市和巴黎一样大，”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提供了一切。”[11]塞居尔回忆道，“拿破仑看到宫殿后重燃先前希望”，可是当日黄昏，城中各地同时起火。二分点时的东北风势头强劲，而莫斯科总督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Fyodor Rostopchin）离城前挪走或销毁了所有消防车，并凿沉了消防舰队，因此火势无法控制。[12]罗斯托普钦在莫斯科城外的沃罗诺沃（Voronovo）有一处宅邸，他在那儿贴了致法国人的告示：“我宁肯烧了自己的房子，也不想见它被你们玷污。”[13]（罗斯托普钦下令焚烧莫斯科，他释放了一些囚犯，这些人便制造了最初的部分火灾。后来，人们纪念罗斯托普钦的决策，但终其一生，他一直否认此事，这令其亲朋迷惑不解。[14]）当晚的火焰特别明亮，以至于在克里姆林宫中，不点灯都能阅读。

法军踏入莫斯科，开始彻查城市，紧接着他们就得努力拯救该城，以免它被自己的居民毁灭。法军不清楚莫斯科的地理环境，也无灭火装备，所以他们不能胜任这项任务。法军枪决了约400名纵火犯，但莫斯科的9000座主要建筑中，6500座不是被焚就是被毁。[15]据拿破仑回忆，很多士兵“竭力在火中抢劫”，结果葬身火海。[16]法军走后，莫斯科居民清理城市，他们找到了近12000人与12500多匹马的焦尸。[17]

拿破仑的铁行军床放在克里姆林宫枝形吊灯下。9月16日凌晨4点，皇帝在床上睡得正熟，这时他被叫醒了，得知城中失火。“多么壮丽的奇观！”他在窗边（窗格玻璃已经热得烫手）观看大火，高喊道，“他们自己干的！这么多地方！多么非凡的决心！什么人！这些的确是锡西厄人！”[18]（他照例回顾古代寻找比喻，这回他指的是希罗多德提过的波斯部落。这些人离开伊朗故土，去中欧干草原作战，他们因冷酷无情名声而在外。）卫兵不够称职，允许一个火炮运输队（包括火药马车）在克里姆林宫中拿破仑下榻处的窗下列队，所以他没被火舌吞没当属幸运。着火的木屑飞来飞去，塞居尔指出，要是有一块落在这儿，“军中精锐和皇帝就毁了”。[19]当日大部分时间，拿破仑把士兵组织成消防部队，令人拆除火灾蔓延路线上的房屋，还审问了两位纵火犯。贝尔蒂埃、缪拉、欧仁力劝他离开莫斯科，下午5点30分，大火烧到克里姆林宫军火库，他便听从了他们的劝告。塞居尔回忆道：“我们已然只能呼吸烟尘。”[20]皇帝一行前往位于城外6英里处的皇宫彼得罗夫斯基宫（Petrovsky Palace），这段长达两小时的旅程危机四伏。马匹怕火，所以他们有时得步行。此时，烈焰与残骸已封锁克里姆林宫的前门，拿破仑便从河上岩石中的秘密后门脱身。[21]“他绕了很多路，”老将方坦·德·奥多阿尔（Fantin des Odoards）回忆道，“然后脱险。”[22]皇室审计官纪尧姆·佩吕斯（Guillaume Peyrusse）也被带离该地，他告诉哥哥：“我们坐在马车里，要被蒸熟了……马不想前进。我最担心宝库。”[23]宝物逃过一劫，不久后还增加了，因为法军在宝库里建了一座锻造间，熔掉11700磅黄金和648磅白银，其中很多金银来自宫殿和教堂。[24]

两年后，拿破仑讨论俄国战局时承认道：“（我）到莫斯科时，（我）以为事情结束了。”[25]他声称，莫斯科储备充裕，自己本可在那儿度过整个冬天，但它起火了。“我无法预料这一点，因为我相信它是史无先例的事，可上帝啊，必须承认那体现了惊人的人格力量。”[26]城市未被焚毁的部分足以充当冬营，法军也在那儿的私人地窖中找到一些补给，但莫斯科远远不能让10多万人的军队度过长达半年的冬季。马匹饲料不够，法军得用桃花心木家具和镀金窗框生营火，士兵很快就能靠腐烂的马肉为生。[27]回头看的话，我们发现烧光整座城市对法军更好，因为那可迫使他们立刻撤退。

从横渡涅曼河到进入莫斯科的这八十二天中，大军团的核心打击力量已经减少到不足初始规模的一半。据拿破仑当时得到的数据，博罗季诺会战结束时，他已损失92390人。[28]然而，他却不像选择受限的人一样行事。皇帝在美丽的彼得罗夫斯基宫待了两天，其间他考虑了某种策略：实施循环调动，差不多立马撤至西德维纳河下游，与此同时派出欧仁军，营造法军正进军圣彼得堡的表象。[29]拿破仑对费恩说，他认为自己可在10月中旬到达里加和斯摩棱斯克之间。他开始查看地图、起草命令，可是只有欧仁支持这个主意。其他高级军官的态度都显“勉强”，他们辩称军队需要休息，而且去北方是“找冬天，就好像它来得还不够快！”这些人催促拿破仑向亚历山大求和。[30]军医需要更多时间看护伤员，他们争辩道，莫斯科灰烬下仍有资源。[31]拿破仑对建议者说：“别以为烧了莫斯科的人几天后会媾和。我见你们心怀希望，要是该为放火决策负责的家伙现已控制亚历山大的内阁，你们的那些愿望都是泡影。”[32]

亚历山大的宫廷位于圣彼得堡，该地距莫斯科近400英里。也有人提出向那儿进军的计划，但贝尔蒂埃和贝西埃马上让拿破仑确信这不可行，理由是从后勤角度看，“他没有时间、补给、道路，也没有完成如此庞大的远征的任何一个必要条件”。[33]他们转而探讨向南行军近100英

里、到达俄军的谷仓卡卢加（Kaluga）和军火库图拉（Tula），抑或退往斯摩棱斯克。9月18日，拿破仑最终选择返回没被烧掉的克里姆林宫，他打算等一阵子，看亚历山大是否愿意结束战争。事实证明，此举乃下下之策。“我最多只应该在莫斯科待两周，”拿破仑后来说，“但我每天都被骗。”[34]此言不实。亚历山大没有骗拿破仑相信他有意媾和，他仅仅是积极或消极地拒绝回复。拿破仑也没自欺，莫斯科大火后，他确信和平无望，哪怕他愿意接受的媾和条件很可能少到只需让俄国重返大陆体系。[35]他之所以在莫斯科待了那么久，是因为他觉得有充足时间率军返回斯摩棱斯克的冬营，而且他更想靠敌人的资源过活。

9月18日，拿破仑向无家可归的莫斯科居民分发抢来的5万卢布。他还探望一家孤儿院，消除他要吃掉当地居民的普遍谣言。[36]“莫斯科曾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他致信马雷，并使用过去时，“俄国得花两百年才能挽回它遭受的损失。”[37]20日，秋雨终于浇灭了火焰，此时有些地方已经烧了六天。当日，拿破仑给亚历山大写了封信。俄国驻卡塞勒（Cassel）公使的弟弟将信送交沙皇。在法军于莫斯科抓获的俄国俘虏中，此人地位最尊贵，可见贵族的撤离行动多么彻底。这封信的开头写道：

> 若陛下先前对我的感情尚有些许残痕，您将欣然接受此信……壮丽名城莫斯科不复存在，罗斯托普钦焚毁了它……行政系统、地方法官和国民卫队都应保留，我曾两度在威尼斯、柏林和马德里这么做……我与陛下开战时并无敌意。最后一场会战之前或之后，您的一封信就能让我停止进军，我甚至乐意牺牲进入莫斯科的益处。[38]

沙皇收信后迅速召来英国大使卡思卡特（Cathcart）勋爵，并对他说，20场莫斯科大火一样的灾难也不能诱使自己放弃抵抗。[39]拿破仑在信中列出的城市（他还可以多列些）证明，他从经验中得知，攻占敌人首都并不能让对方投降，而莫斯科甚至不是俄国的政治首都。拿破仑在马伦戈、奥斯特利茨和弗里德兰消灭敌军主力后才取胜，但这回，他未能在博罗季诺歼灭俄军主力。

皇帝一边等待亚历山大的答复，一边为莫斯科的士兵组织娱乐活动，好让他们的生活尽量轻松点，不过他有时也划定界限。“尽管有反复警告，”一份命令称，“士兵们仍然在庭院里，甚至在皇帝本人的窗户下解手。兹令每个部队惩罚违令者挖公厕……营房角落将放置便桶，两日清理一次。”[40]在克里姆林宫，拿破仑精简军中各单位、考虑它们的损失，并检阅各部队、收受关于其状态的详细报告。他由此得知，援军来后他还有10万多名有生力量。与此同时，法军在博罗季诺战场上收集加农炮炮弹，用大车将它们运至莫斯科。[41]拿破仑喜欢摆出总是勤勉操劳的样子。他的门房安热尔（Angel）后来透露，自己奉命每晚在他的窗前放两支蜡烛。“这样军队就会惊呼：‘看，皇帝白天晚上都不睡。他一直在工作！’”[42]

奥萝尔·比尔赛（Aurore Bursay）夫人的剧团里有14名法籍男女演员，他们被俄军和法军打劫了。拿破仑得知剧团困境后便来帮助夫人，要她在波斯尼亚科夫剧院（Posniakov Theatre）表演11场，其中大部分演出是喜剧和芭蕾舞剧。[43]他自己没去观剧，但他的确听了莫斯科著名歌手塔尔奎尼奥（Tarquinio）先生唱歌。拿破仑为法兰西喜剧院起草新规章，还决定把伊万大帝钟楼的金十字架迁至荣军院穹顶上。[44]法军取下金十字架后，发现它只是镀金的木十字架。撤退途中，米歇尔·克拉帕雷德（Michel Claparède）将军的波兰师将十字架丢进了别列津纳河。[45]

农奴终身被贵族地主束缚，如果拿破仑打破这种枷锁，他可给俄国统治阶级带来大麻烦。18世纪70年代中期，叶梅利安·普加乔夫（Emelian Pugachev）曾领导激烈的农奴暴动，这次起义在某些方面预示了法国大革命来临，俄国上流社会担心拿破仑将回顾它的理念。[46]他自然令人从克里姆林宫档案馆取来涉及普加乔夫暴动的文件，还向欧仁询问韦利基耶（Velikiye）农民起义的相关信息，“告诉我，我们可用何等命令和宣言激励俄国农民起义，并召集他们？”[47]然而，尽管拿破

仑在所有征服地废除封建主义，他却认为俄国农奴既无知又不文明，没有解放他们。[48]这当然无助于让亚历山大同意和谈。

库图佐夫在塔鲁季诺（Tarutino）固守，该地又叫温科沃（Vinkovo），位于纳拉河（the Nara）后方、莫斯科西南方45英里处。10月的第一周，拿破仑派原驻俄大使雅克·德·洛里斯东去见库图佐夫。塞居尔称，拿破仑告别信使时说："我渴望和平，我必须要和平，我绝对会得到和平——只拯救我的荣誉！"[49]库图佐夫不肯授予洛里斯东去圣彼得堡的安全通行权，他说对方的信可由谢尔盖·沃尔孔斯基（Sergei Volkonsky）公爵代交。这封信亦无回音。现阶段，莫斯科郊区的哥萨克突击队导致缪拉每天折损40～50人，而库图佐夫的兵力增加了，此时他麾下兵力为：正规军88300人，正规顿河哥萨克（Don Cossacks）13000人，非正规的哥萨克与巴什基尔（Bashkir）骑兵15000人，622门大炮。拿破仑在莫斯科待了三十五天，与库图佐夫相比，这段时间他的援军只有15000人，而且法军中还有10000人伤重而死或病死。

10月6日，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称莫斯科"像巴黎一样暖和"。在始自涅曼河的灼人旅程中，士兵扔了冬装，因为莫斯科天气不错，此事看来不太重要，不过他们马上就需要鞋子、靴子与马匹，而皇帝担心买不到这些东西。[50]当日，他给玛丽·路易丝写了第二封信，要她劝父亲支援施瓦岑贝格军，"以便为他增光"。[51]拿破仑不会知道，梅特涅已对沙皇秘密承诺道，奥地利绝不会做这种事。大约在这时候，施瓦岑贝格开始采取可疑的独立行动，尽力避免与俄军战斗。"现在，"9月中旬，拿破仑承认当年的其他外交失策，对费恩说，"贝纳多特本该在圣彼得堡，土耳其人本该在克里米亚。"[52]

拿破仑收集了关于俄国冬季的所有可得历书与图表，他从中获知，11月时才能指望气温降到零度以下。"在那件事上，没有一条信息、没有一次计算被忽视，所有可能性都令人安心，"费恩回忆道，"俄国通常

只在12月和1月经受严酷凛冬。11月的温度不会比6℃低很多。”[53]之前二十年的冬季观察记录证明，11月中旬，莫斯科河才结冰，拿破仑遂认为他有充足时间返回斯摩棱斯克。他的军队只用了不足三周的时间便从斯摩棱斯克到达莫斯科，其间他们还在博罗季诺待了三天。[54]

拿破仑在莫斯科阅读伏尔泰的《卡尔十二世史》，此书称俄国冬季严寒，以至于空中飞鸟会冻住，如中枪一般坠下。[55]皇帝也读了三卷本《卡尔十二世军事史》，该书系卡尔国王的侍从古斯塔夫斯·阿德勒费尔德（Gustavus Adlerfeld）所著，于1741年出版。[56]《卡尔十二世军事史》以波尔塔瓦的灾难作结，阿德勒费尔德认为，瑞典国王败给了顽抗的俄军和“深入骨髓”的冬季严寒。第三卷某段写道：“在这些行军中，有一回冻死了2000人。”另一段则称，瑞典士兵“沦落到奋力用兽皮暖和身子，他们常常连面包都缺。因为没有马匹拉炮，他们只好把几乎所有加农炮沉入沼泽与河流。昔日的浩大雄师如今……即将饿死”。[57]阿德勒费尔德写道，夜晚“极其寒冷，很多人死于异常凛冽的天气，更有无数人的四肢、脚和手冻得僵死”。若无别的渠道，拿破仑也能从此书中深刻领会到俄国的冬季有多严寒。10月18日，军队终于离开莫斯科，这时他对部下们说：“抓紧了，我们得在二十天内进入冬营。”[58]十七天后，天降第一场大雪，所以他只耽误了三日。后来他没有执行原计划，被迫改走另一条远路去斯摩棱斯克，此举仅仅出于军事考虑，并不能说明他不关心天气。

13日时，第一波雪花飘落。此时马匹饲料的情况已变得危急。队伍早上离开莫斯科，天黑前很难回来，他们的马累得筋疲力尽。[59]亚历山大不回话，而冬天显然即将到来。10月13日，拿破仑终于下令五天后撤离。17日，洛里斯东返回莫斯科，他告诉皇帝，库图佐夫拒绝缔结停火协议，这件事支持了撤军决策。大军团现在有107000名士兵、数千平民、3000名俄军战俘、550门加农炮、40000多辆车，这些车满载此前一个多月的劫掠成果（比起食物，人们更想带上它们）。18日，大军团开

始撤出莫斯科，这时库图佐夫对塔鲁季诺发动出色的奇袭，导致缪拉麾下有2000人死伤、1500人被俘、36门大炮被缴。[60]

1812年10月19日中午，阳光明媚，拿破仑本人离开莫斯科。他选了南路，它通往西南方110英里处的卡卢加［他昵称它为“卡利古拉”（Caligula）[61]，就像他叫格洛高为“古尔戈”一般］。[62]拿破仑留下了去图拉的选项，他希望摧毁那儿的俄军兵工厂、到达肥沃的乌克兰，并调来斯摩棱斯克的援军，或是在必要时北上，返回斯摩棱斯克和立陶宛。不管采取哪种方式，他都能把撤离莫斯科之举变成纯战略撤退，即打击亚历山大的战局的下一阶段。然而，衰弱笨重的大军速度太慢，不能完成现在他所急需实施的行动。10月21日晚，天降大雨，地面变得泥泞，这让法军动作更慢。两天后，库图佐夫方知拿破仑已撤军，可大军团排成长达60英里的纵队，跌跌撞撞地前进，所以他此时才察觉也无甚要紧。库图佐夫派出多赫图罗夫（Dokhturov）将军的第六军去小雅罗斯拉韦茨（Maloyaroslavets）阻截拿破仑。23日，多赫图罗夫到达目的地。次日，他径直撞上亚历克西斯·德尔宗（Alexis Delzons）将军指挥的欧仁前卫。

拿破仑命令莫尔捷炸毁克里姆林宫，人们指责他实施科西嘉式复仇，但此举实为保留选择权。他对拉里布瓦西埃将军说，“我可能返回莫斯科”，而且他认为，如果莫斯科没有牢固的防御工事，再次占领它会容易些。[63]莫尔捷在克里姆林宫拱门下堆放了180吨炸药，20日下午1点30分，拿破仑在25英里之外听到爆炸声。他在公报中吹嘘道：“与（罗曼诺夫）王朝同时崛起的古老城堡、沙皇宫殿克里姆林宫已不复存在。”可事实上，克里姆林宫保存了下来，法军毁掉的只有军火库、一座塔楼、尼科利斯基门（Nikolsky Gate），此外还有伊万大帝钟楼受损。[64]拿破仑也催促莫尔捷把所有伤员带出莫斯科，他引用古典先例，说：“罗马人授予拯救平民者公民荣誉冠，特雷维索公爵应得此冠，只要他拯救士兵……他和部下们应当把马让给他们骑，皇帝在阿克

就是这么做的。”[65]莫尔捷尽可能带走所有伤员，但他不得不在弃婴堂留下4000人。出发前夕，拿破仑以纵火罪为由枪毙了10名俄军战俘。[66]这次枪决很难算得上雅法事件，但它是无法解释的冷酷行径，也不大可能改善他被迫抛下的法军伤兵的命运。

10月24日，小雅罗斯拉韦茨会战在俯瞰卢扎河（the Luzha）的地方打响。此战是俄国战局中规模第三大的战斗，其影响远远超出直接战果。法军最终攻占城镇，库图佐夫退至卡卢加路，但是小雅罗斯拉韦茨之战极其激烈（当日对战中，镇子九度易手），战斗就要结束时拿破仑才到场，惨烈的战况令他确信俄军会在南路上奋力拼杀。（“杀死俄国佬还不够，”大军团中流传一句赞赏俄军的话，“你还得推倒他。”）皇帝的公报称，法军赢了小雅罗斯拉韦茨会战，尖刻批评者、制图师欧仁·拉博姆（Eugène Labaume）上尉却回忆道，当时有人说：“再来两场这种‘胜利’，拿破仑就成光杆司令了。”[67]战斗中，小雅罗斯拉韦茨被焚毁，只有石砌修道院及其门上的弹孔保存至今，但皇帝看见阵地上堆满了焚烧过的尸体，因此他能知道俄军曾多么顽强地战斗。

戈罗德尼亚村（Gorodnya）位于莫斯科西南方约60英里处，拿破仑在该村的桥边织工小屋内设立司令部。晚上11点，贝西埃到达司令部，他对皇帝说，自己认为库图佐夫设在道路前方的阵地“固若金汤”。次日凌晨4点，拿破仑出门，试图亲眼看看情况（在沟谷另一边的小山上，人最多只能看到城镇），结果差点被大群鞑靼人（Tartars）组成的乌兰枪骑兵（uhlans，系轻骑兵）俘虏。鞑靼人离他只有40步不到，高喊“抢劫！抢劫！”200名近卫骑兵赶走了他们。[68]拿破仑后来和缪拉笑谈这次侥幸脱险，但从此以后，他把一小瓶毒药挂在脖子上，以防万一被俘。“事态正在恶化，”25日，离破晓还有一小时的时候，他对科兰古说：“我次次击败俄军，但还是没完没了。”[69]（此言不太对，缪拉曾在塔鲁季诺大败，尽管拿破仑本人不在场。）

费恩说，拿破仑被小雅罗斯拉韦茨的大量伤员“震住了”，他们的命运触动了他。此战中，德尔宗等8位将军非死即伤。[70]继续沿卡卢加路南下几乎必将引发又一场伤亡惨重的战斗，相反，若法军向北撤退，去往上个月走过的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公路上的补给站，他们便可回避这一必然事件。法军还可选择第三条路线，这条路穿过梅登（Medyn）和叶利尼亚（Yelnya），来自法国的增援部队在那儿等待他们，这批援军有一个师的生力军。（11月6日，拿破仑写到叶利尼亚：“据说该地区风景秀丽，补给充足。”[71]）地图未指明第三条路线路况，但若法军选了这条路，或许他们能在第一场大雪前到斯摩棱斯克。货运马车、大车、战俘、随营人员、战利品现在成了大军团的巨大尾巴，这是不是拿破仑的考虑因素？文献记录不曾提及这一点。另一件事倒是真的影响了拿破仑的思绪：如果去叶利尼亚，库图佐夫的9万人可以一路跟踪他的左翼，此外，一支沿道路延伸60英里的军队将有不少薄弱点。在乡间瞎转是军需官的梦魇，这比经莫扎伊斯克返程更危险，至少他知道那儿有食品站。然而冬天将要来临，去莫扎伊斯克的话，行程会长很多，实际上，那等于循着长达数百英里的急转弯向正北方行军。

拿破仑通常不开军事会议。对抗普军与俄军的整个1806～1807年战局中，他没开过一次会，但他现在召人议事了。司令部所在地织工小屋只有一个房间，靠单单一张帆布床单分为皇帝的卧室与书房。10月25日（周日）晚，这座小屋接待了一群元帅和将军，拿破仑做出关键决策前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在这间卑微工人的破旧住宅内，”他的一位副官后来写道，“有一个皇帝、两个国王、三个将军。”[72]拿破仑说，小雅罗斯拉韦茨的胜利代价高昂，没有弥补缪拉的塔鲁季诺之败，他想南下，向卡卢加以及横跨道路两侧的俄军主力出击。缪拉因为打了大败仗而闷闷不乐，他同意皇帝的看法，力主马上进攻卡卢加。达武支持走另一条路，即经过梅登的南路。该路当时尚无防备，法军可穿过乌克兰北部和第聂伯河畔未受损的肥沃土地，若一切顺利，此后他们能在斯摩棱斯克重返主干道，甩开库图佐夫好几天的行军里程。“铁元帅”的担心如下：

大军团尚未赢取决定性会战，若跟随库图佐夫沿卡卢加路南下，那么最东边还没下雪时，他们就愈发深入俄国境内了；反之，若让全军转向，改去莫扎伊斯克-斯摩棱斯克公路，军中就会出现延迟、拥堵和补给问题。

“目标是斯摩棱斯克，”塞居尔记载道，“他们该向哪行军呢，卡卢加，梅登，还是莫扎伊斯克？在场人士必定面露苦色。拿破仑坐在桌边，他用双手枕着头，遮住脸和苦闷的情绪。”[73]会上，大部分人认为，部分军队以及不在小雅罗斯拉韦茨的大量火炮已屯于通往莫扎伊斯克的博罗夫斯克（Borovsk），所以博罗夫斯克-莫扎伊斯克-斯摩棱斯克线路最理想。他们指出，“炮兵和骑兵已筋疲力尽，事实将证明，若改变方向（转而追踪库图佐夫），士兵会非常累，我们领先俄军的距离也会完全丧失”。他们辩称道，假如库图佐夫“不想在小雅罗斯拉韦茨这种绝佳阵地立足并开打”，他也不大可能在60英里之外的地方开战。欧仁、贝尔蒂埃、科兰古和贝西埃持这种观点。达武提议进军梅登，缪拉狠批这一计划，因为法军侧翼将暴露在敌军面前。两位元帅长期不和，这一争执导致他俩激烈争吵。“好吧，先生们。”当晚，拿破仑总结会议时说，“我来决定。”[74]

拿破仑选择从北路返回斯摩棱斯克。对他的统治来说，这也许是最为致命的单独的一项决策。他的现存文件中，只有给贝尔蒂埃的一封信解释了这一决定。拿破仑在信中叫贝尔蒂埃致信朱诺，向他转告俄军情况。“26日，我们去进攻他们，可对方在撤退。（达武）去追他们了，但是天气寒冷，我们又需要让随军伤员下车，皇帝遂决定去莫扎伊斯克，从那儿退往维亚济马。”[75]然而此言毫无意义。如果敌军正撤退，现在就是攻击他们的理想时机；北方多半会冷得多；伤员的需求从来不曾左右战略。多年后，古尔戈批评缪拉和贝尔蒂埃，设法把大军选错路线一事算到他们头上，拿破仑便纠正他道：“不，我是统帅，这是我的错。”[76]他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英雄一样，明明有其他路可走，偏偏

选了灭亡之路。塞居尔日后称，小雅罗斯拉韦茨是“征服世界之途的终点，在这片命定的战场上，20场胜利随风而逝，我们的伟大帝国开始土崩瓦解”。俄国人更直接，但其准确性不输塞居尔的。他们在战场上竖起一块小纪念匾，上面仅仅写道：“进犯之终，敌亡之始。”

库图佐夫察觉拿破仑正在撤退，他立刻调转军队，采用“并行战略”，以便将对方赶出俄国。“并行战略”的内容如下：库图佐夫随法军一同行军，瞧见弱点便进攻，但不给拿破仑机会实施决定性反击。拿破仑曾从阿克和阿斯佩恩-埃斯灵撤军，但那两次的情况和他眼下的处境连像都不像，何况10月下旬时温度骤跌至零下4℃。拉博姆在其回忆录《1812年之罪》中记载，后卫炸毁自己的弹药马车，于是不断传来爆炸声响，“声音远远震荡，如雷霆咆哮”。可以拉弹药马车的马死了，其中一些死于食用了从村舍茅草屋顶上扯下的不洁稻草。法军抵达乌瓦罗斯科耶（Ouvaroskoe）时，拉博姆看见了“大量士兵和农民的尸体、被割喉的婴儿、被杀害的迷人少女”。[77]拉博姆和凶手同处一军，所以他没理由编造这些暴行。纪律一崩溃，法军就开始施暴了。

到达莫斯科后，有士兵开始留面包，现在他们则“躲到一边，悄悄吃掉面包”。[78]10月29～30日，军队拖着沉重的步伐（已然算不上行军）经过博罗季诺战场，那儿堆满“饥饿的狗与猛禽啃过的骨头”。大军找到一名折了双腿的法军士兵，两个月来，此人靠药草、植物根以及从尸体上搞来的一点面包为生，晚上他就睡在剖了内脏的马腹里。拿破仑下令让所有幸存者坐上大车，但没过多久，士兵们就粗鲁地推下了一些人。[79]10月下旬，就连将军也只能吃死马肉了。[80]11月3日，俄军试图包围达武，奈伊、欧仁、波尼亚托夫斯基（他受了伤）回头救援，在维亚济马挫败敌人的计划。此战中，3000名法军士兵被俘，这个大得离谱的数字表明大军团士气接近崩溃。

11月4日，第一场大雪来临，而混乱的法军正从维亚济马撤退。“比

起饥饿，很多人明显更苦于极寒，他们丢掉装备，”拉博姆回忆道，“躺在自己点燃的大火堆边，但是该出发时，这些可怜的、不幸的家伙没劲站起来了，他们宁愿落入敌手也不想继续行军。”[81]那样做也需要勇气，因为流言表明，农民和哥萨克对待法军战俘的做法往往同土耳其人、卡拉布里亚人、西班牙人的相当，包括活活剥皮。（哥萨克卖战俘给农民，一个人卖2卢布。）最幸运的人只是被剥光衣服，赤条条躺在雪地里，但酷刑则是家常便饭（所以撤退途中，法军中出现很高的自杀率）。[82]就算成群法军士兵设法向俄军正规军投降，他们的下场也近似于被判死刑。某队法军战俘有3400人，其中仅400人幸存；另一支队伍有800人，其中仅16人幸存。农民抓住50名法军士兵，将他们活埋进坑里，“一个少年鼓手勇敢地率领忠诚的人，跳进坟墓”。[83]偶尔也有博爱无私的故事。举个例子，拉博姆曾记载，一名法军士兵在墓地里发现一个俄国妇女，她刚刚分娩，饥肠辘辘，他便把食物分给她。可是总的来说，撤退现在令人想起希罗尼穆斯·博施（Hieronymus Bosch）笔下的哈得斯。[84]

11月5日，奈伊接过后卫指挥权。这时，降雪覆盖了路标并让路面结冰。除了波兰人和近卫军的部分团，没几个人想过给马匹钉上耐冰马掌，结果很多马滑倒或摔倒。11月第二周，“大军全无士气和军队组织。士兵不听军官的话了，军官不在乎将军了。七零八落的团尽全力行军。他们搜寻食物，散布于平原，烧掉或抢走路上所有东西……他们饿得难受，一见马匹倒地就冲上去，像饿狼一样争抢肉块”。[85]与此同时，脚趾、手指、鼻子、耳朵、性器官因为冻伤而坏死。[86]“士兵们倒下，”卡斯特拉内回忆意大利王国近卫时道，“一点血涌上他们的嘴唇，然后一切就完了。战友们看到这种濒死征兆后，往往不等他们彻底气绝就上去推一把。这些人把垂死者扔在地上，并拿走他们的衣服。”[87]

11月6日，拿破仑在多罗戈布日收到康巴塞雷斯的信，此信内含的消息非同小可：两周前，克洛德-弗朗索瓦·德·马莱（Claude-François de

Malet）将军企图在巴黎发动政变。马莱伪造文件，称拿破仑死在莫斯科城下。他还炮制假元老院令，任命莫罗将军为临时总统。[88]马莱的同谋不到20人，10月23日凌晨3点，他却控制了1200名国民自卫军士兵。政变者逮捕警务部长萨瓦里，将他关进拉福斯监狱（La Force prison），警察局长帕基耶则被逐出其警局。[89]巴黎总督于兰将军下颚中弹，子弹未被取出，于是他得了个绰号“食弹者”（Bouffe-la-balle）。[90]塞纳省省长、参政院成员弗朗索瓦·弗罗绍（François Frochot）认可了马莱的故事，完全没有阻止政变，因此他后来被免职。

值得称道的是，康巴塞雷斯似乎保持了冷静头脑。他给圣克卢宫中保护玛丽·路易丝和罗马王的哨兵增派一倍人手，还命令宪兵指挥官蒙塞元帅从附近省份调来军队、释放萨瓦里、恢复帕基耶之职。[91]“上午9点，一切都结束了。”拉瓦莱特回忆道，“快乐的巴黎居民一觉醒来，然后听说了这起特别事件，他们便对此事开了一些可以接受的不错玩笑。”[92]拿破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他“死后”，除了康巴塞雷斯，似乎根本没人想到过玛丽·路易丝或他的儿子是法国正统统治者，这令他大怒。“拿破仑二世，”皇帝对费恩吼道，“没人想起他！”[93]前政治犯、忠实的共和党人马莱接受短暂的军事审判，法庭让他供出同党，他回答：“谁是我的同伙？要是我得手了，你们都是我的同伙！”10月29日，他和另外12人被枪决。[94]拿破仑担心马莱的话是真的。这桩阴谋提醒了他——他刚刚才开创的王朝几乎全靠他一人支撑。

11月7日，温度降至零下30℃，暴风雪似乎一刻不停，撤退也开始慢得像爬行。几天之内，约有5000匹马死亡。士兵呼吸时，气体刚出口就冻成冰柱，他们的嘴唇牢牢粘在一起，鼻孔也冻住了。埃及战局中，军中流行沙漠眼炎，与之相应，军队现在被雪盲折磨。袍泽情谊不复存在：要烤火得付一个金路易；食物和水不再共享；士兵吃马的饲料，驾着马车碾过前方道路上倒下的人。[95]俄军将领、法国流亡者路易·德·朗热隆（Louis de Langeron）伯爵指挥一个师，他曾看见“一个死人的牙齿

深深咬入还在颤抖的马腿”。[96]11月8日，欧仁警告贝尔蒂埃：“这三天的苦难太打击士兵的精神了，我认为他们几乎不可能再努力。很多人死于寒冷或饥饿，其他人眼巴巴盼着被敌人抓走。”[97]同类相食的例子有很多翔实的记载。库图佐夫的英籍联络官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爵士发现，假如围着营火的一群法军士兵被俘，“很多战俘便忙于用手剥下战友尸体的衣服，并用这些烧焦的遗体当饭吃”。[98]

德意志籍俄军将领彼得·维特根施泰因从北而来，海军将领帕维尔·奇恰戈夫（Pavel Chichagov）从南而来，两人皆直奔别列津纳河，所以法军可能全军被俘。11月9日，拿破仑到达斯摩棱斯克。鲍里索夫（Borisov）有一座桥横跨别列津纳河，而他尚在鲍里索夫以东近160英里处。库图佐夫位于拿破仑和桥之间，他在克拉斯内布阵拦路，准备开战。两天前，拿破仑就已焦急地给维克托元帅写了封密码信，命令对方立刻从维捷布斯克附近的阵地向南行军：

> 这次调动万分重要。几天后，哥萨克就会淹没你的后方。明天，军队和皇帝将到斯摩棱斯克，但他们连续行军120里格，现在非常疲惫。采取攻势，大军能否得救在此一举，每耽搁一天都是一场灾难。马都冻死了，军中骑兵得步行。行军，那是皇帝的命令，也是必要的命令。[99]

冷静顽强的维克托恰好赶到。

拿破仑的军队减至6万人不到，尽管再没人做记录了。因为无马拉炮，士兵钉死很多大炮，然后把它们丢在路边。沃皮河（the Vop）附近方圆3英里内，举目所见只有弹药马车、加农炮、马车、枝形大烛台、古铜器、油画和瓷器。一个好开玩笑的人说，那儿“半是炮场，半是拍卖商的仓库”。另一名士兵回忆道，与此同时，猎犬“发疯般狂吠，它们一怒之下，常常和士兵争抢路上遍布的死马。渡鸦……被尸臭吸引，它们在我们头顶盘旋，如同黑云”。[100]

整支军队花了五天进入斯摩棱斯克，但城中大部分补给第一天就吃

光了，所以奈伊的后卫进城后什么也没找到。拉雷的外套上系着支温度计，它的读数为-16℉（零下26.7℃）。拉雷还指出，因为天气极寒，就连最轻微的伤情也可导致坏疽。[101]11月14～18日这五天中，拿破仑在克拉斯内孤注一掷地战斗。严重减员的欧仁军、达武军、奈伊军力图突破库图佐夫的军队，去往别列津纳河。法军中，约13000人死亡，26000多人被俘，其中包括7位将军。[102]法军在斯摩棱斯克一共钉死112门大炮，俄军又在克拉斯内缴获123门大炮，于是除了骑兵，拿破仑的炮兵几乎也耗尽了。[103]然而，整场会战中，他始终泰然自若，奋力让通往鲍里索夫的路继续保持通畅。库图佐夫的兵力近似于法军的两倍，但他未能施展致命一击。如果库图佐夫在恰当时机部署托尔马索夫的部队，他本能取得成功。俄军也损失惨重。在塔鲁季诺时，库图佐夫有105000人，但是克拉斯内会战后，他还剩60000人。然而，他依然能实施并行战略。

拿破仑以为奈伊军从克拉斯内返回时全军覆没，博塞记载过这一时期："皇帝得知他的勇敢元帅中最勇敢的一位陷入绝境，悲痛得无法形容。这一天，我多次听他说出一些流露内心极大痛苦的字眼。"[104]11月21日，奈伊终于在奥尔沙（Orsha，差不多在斯摩棱斯克和鲍里索夫中间）追上主力部队，但他的军只有800人幸存，而6月时，随奈伊渡过涅曼河的军有4万人。"那些回来的，"奈伊声称，"都拿铁丝吊着蛋。"[105]拿破仑得知奈伊生还，说："我的杜伊勒里宫地窖里有4亿多（法郎），我情愿把这些钱全拿去换我忠实的战友。"[106][107]

"你们中很多人抛弃军旗，独自前进，这就背叛了你们的职责、荣誉以及大军的安全。"11月19日，拿破仑在奥尔沙发表宣言，"立刻逮捕并惩罚违犯者。"这一次，他的话没多少效果。他正为自传做笔记，当日，他将这些文字付之一炬。关于这本传记，我们就知道这么多。别列津纳河宽300英尺，两岸遍布泥沼。曾有"大军团"之尊称的军队如今已是一群武装暴民，11月21日，他们中的第一批队伍到达别列津纳河，发

现俄军将领奇恰戈夫已经占据了河流西岸。他已经夺取该段河流上的唯一桥梁鲍里索夫桥，并焚毁了它。维特根施泰因沿河流东岸下行，威胁法军右翼。库图佐夫跟在后面。总而言之，约14.4万名俄军士兵正拥向法军的4万名有生力量（维克托军、乌迪诺军增援后）以及成千上万的掉队者、随营人员。朗热隆回忆道，俄军士兵“管不幸掉队者叫‘莫斯科纵火犯’，用滑膛枪枪托砸烂他们的脑袋”。[108]

始自莫斯科的撤退进入最危险的阶段，接下来发生的事成了拿破仑史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拿破仑曾命令埃布莱销毁舟桥工兵（pontonniers）的六车架桥工具，以便减轻辎重车队负重，幸运的是，埃布莱没有听令。乌迪诺建议在斯图江卡村（Studzianka，在白俄罗斯语中意为“非常非常冷”）渡过别列津纳河，拿破仑同意一试。别列津纳河水位高涨，河上漂满“大块浮冰”，有时冰块长6英尺。埃布莱和400名工兵（大多是荷兰人）就在别列津纳河的冰凉河水中工作，他在鲍里索夫以北8英里处的河面上架好两座浮舟桥。[109]第一座给骑兵、大炮和辎重用，第二座在第一座上游180码处，供步兵使用。

乌迪诺用诱兵引诱奇恰戈夫向南。在所谓的别列津纳之战中，维克托在东北方拦下维特根施泰因的3万人，与此同时，奈伊、欧仁和达武经博布尔（Bobr）去斯图江卡。[110]11月24日，军队在博布尔附近的树林里焚烧鹰旗，以防它们沦为战利品，可见当时形势多么绝望。[111]“天气非常冷。”当日，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我非常健康。替我吻小国王，永远不要质疑你的忠实丈夫的感情。”[112]

次日傍晚5点，荷兰工兵开始架桥。他们拆除了村中木屋，在七八英尺深的河床里插入桩子。圣西尔的回忆录将这次渡河称为“奇迹般的别列津纳河横渡行动”，此言不虚。渡河开始时，温度已骤降至零下33℃。[113]乌迪诺的勤务兵弗朗索瓦·皮尔斯（François Pils）回忆道，因为这次行动得瞒过奇恰戈夫在对岸的巡逻队，“造桥者被警告不得说

话，各军种的士兵都奉命离开视线范围。我们的工兵在河岸边的小丘陵后做完所有预备工作，搭完全部支架，所以敌人的瞭望哨看不到他们在干什么”。[114]

11月26日（周四）凌晨3点，拿破仑到达。此时，所谓的“脆弱脚手架”已然显眼。[115]他身着毛边大衣，头戴镶毛边绿色天鹅绒帽，其帽舌盖过眼睛。当天，他在河边鼓励舟桥工兵，向他们递送白兰地。他也确保工兵们每隔十五分钟能休息一下，并烤火取暖。拿破仑还组织了河流更上游处的另一出骗局。费恩回忆道，士兵们一边“盯着皇帝”，一边说，“他会带我们离开这儿”。[116]早上7点刚过不久，乌迪诺来了，拿破仑携他和贝尔蒂埃下行至河边。“好吧，”皇帝对乌迪诺说，“你将是锁匠，为我打开这条通路。”[117]一批骨干部队已乘筏子过河，他们未遇上敌人，此刻正保护着对岸，所以从8点开始，舟桥工兵便准备好在冰凉的河水中放入3～9英尺高的支架。它们保持相等间距，连成一线横穿河流。“水没到士兵的肩膀，”某旁观者回忆道，“他们展示了非凡的勇气。有人倒下身亡，被激流吞噬。”[118]

上午9点30分左右，皇帝返回贝尔蒂埃的指挥部。侍者端上肉排，他站着吃完了它。御膳总管（maître d’hôtel）呈上盐皿，那是一个纸卷，内含灰色陈盐，于是他开玩笑道：“你装备充足，只缺白盐。”[119]在那种时候，人要是还能发挥幽默感，这就表明他意志如钢，或者确如奈伊所说，“用铁丝吊着蛋”。然而，灾难正让皇帝付出代价，这不出所料。乌迪诺军的瑞士军官路易·贝戈斯（Louis Bégos）上尉认为，拿破仑看起来“疲惫焦虑”，另一名瑞士军官雷伊（Rey）上尉则“看到皇帝的忧虑神情，大为震撼”。[120]拿破仑对埃布莱说：“花了很长时间了，将军，相当长了。”“陛下，”埃布莱答道，“你能看见，水浸到我的士兵的脖子，冰也在拖慢他们的进度。我没有食物和白兰地让他们暖和身子。”皇帝看着地面，回答道：“那就行了。”[121]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忘了埃布莱的话，又开始埋怨。

将至11点时，法军建好第一座桥。拿破仑命令约瑟夫·阿尔贝（Joseph Albert）第6师第1团下辖的第1营过河。“我的星星回来了！”他们安全过河时，他喊道。[122]他也高兴地发现，“我骗过了那个将军（即奇恰戈夫）！”诚如此言。[123]下午，乌迪诺军其余部队过河。浮舟桥没有护栏，几乎贴着水面，它们也不稳定，向河底下陷，冻僵了的舟桥工兵只好频繁修桥。粪便很快覆盖了骑兵桥，士兵得把死马和残骸丢进河里，以免造成拥堵。军队过桥前，掉队者和随营人员留在原地。[124]当晚，奈伊和他的部队不能过桥，因为三座支架吃重不住，垮掉了。在那三座支架修过两次后，奈伊才最终过桥。[125]

据雅克布·瓦尔特的日记记载，大军过河时，能听见有人咒骂拿破仑。

> （瓦尔特的部队）来到拿破仑吃饭的地方，他也在那儿下令给自己的驮马解下马具。他看着陷入最悲惨境地的军队走过。猜不出他心里是什么感觉。他的外在样子似乎表明，他对士兵的可怜处境漠不关心、毫不在意……法军和联军的很多士兵冲他耳边赌咒谩骂，斥责他为人邪恶，但他仍能无动于衷地听着。[126]

拿破仑更习惯听“皇帝万岁！”，最差也是听友善玩笑，所以这对他来说是个新体验。军中有很多外国人，他们缺乏统一动机，牢骚遂变成坦率的异议。瑞士人、威斯特伐利亚人、巴登人、黑森-达姆施塔特人认为这是法国的战争，怨恨参战，但他们在别列津纳河照样表现出色。在河流两岸的激战中，瑞士人和威斯特伐利亚人赢取了大部分荣誉军团星章。（四个瑞士团一共受赏34枚星章。）[127]

11月27日中午，拿破仑走过摇摇欲坠的栈桥。当晚，他睡在扎尼夫斯基（Zaniwski）的小村舍。“我刚刚渡过别列津纳河，”他致信维尔纽斯的马雷，“但是河上漂下的浮冰导致桥梁非常危险……天气很冷，军队特别累。我会马不停蹄地赶往维尔纽斯，以便稍稍重整队伍。”[128]埃布莱的栈桥虽然不稳，但最终发挥了效力，据信共有5万多名士兵和改组过的掉队者靠这两座桥过了别列津纳河。11月28日，维特根施泰因的

军队开始靠近，维克托遂毁掉了桥。前夜，约1.5万名掉队者以及8000名随营人员和平民没来得及过桥，现在他们任凭俄军处置了。“我看见一个不幸的女人坐在桥上，”流亡者罗什舒阿尔（Rochechouart）伯爵回忆道，“她的脚垂在桥边，冻在冰里。她把一个冻僵的孩子紧紧抱在怀中，抱了二十四小时。她求我救救孩子，却没意识到她拿给我的是一具尸体！”[129]一名哥萨克打碎了她的脑壳，终于“了结了她那骇人的痛苦”。法军在东岸丢下1万多辆车，其中有四轮双座篷盖马车、折篷轻便马车、四轮敞篷轻便马车，拿破仑反复下令烧掉这些车辆，但它们依然保存下来。朗热隆看到了“莫斯科的教堂的圣杯，圣约翰（伊万）大帝教堂的镀金十字架，一堆版画，来自布图尔林（Buturlin）伯爵和拉祖莫夫斯基（Razumovsky）伯爵杰出图书馆的很多藏书，以及银盘乃至瓷器”。[130]十年后，一名普军军官造访此地，他发现了“成堆……忧郁的遗物，里面混杂着人骨、动物骨头、头颅、锡制设备、子弹带、马笼头、近卫军熊皮帽碎片”。[131]

11月29日和30日，米洛拉多维奇（Miloradovich）将军和库图佐夫先后到达鲍里索夫。斯图江卡有一尊纪念石，石上文字称，此乃库图佐夫“彻底击败拿破仑”之地。此言颇为不实，事实上，因为奇恰戈夫未能那样做，人们一直没忘记他的耻辱。拿破仑听取乌迪诺的建议，并据此修改计划，这体现了他在战场上惯有的灵活性。他迅速行动，运用诈术实施出色的佯攻，引诱俄军向南。另外，两天之内，他的整个军队便靠两座临时建成的木制栈桥过河。这次脱险是个奇迹，不过他付出了高昂代价，以至于法语中出现了形容灾难的常用短语——“一条别列津纳河”（une bérézina）。“食物，食物，食物，”29日，他从河流西岸致信马雷，“要是没有食物，这一大群涣散的人到维尔纽斯后什么可怕的事都干得出。也许军队到涅曼河才会集结。维尔纽斯不能有外国代理人。现在大军看上去不大好。”[132]

12月3日，拿破仑已到达明斯克西北方45英里处的莫洛杰齐诺

（Molodechno）[133]。这天，他发布了1812年战局第29期公报，这也是所有公报中最著名的一期。皇帝把灾难完全归咎到天气头上。“如此凛冽的季节，”他写道，出乎意料，气温降至零下27℃，“每天晚上，骑兵、炮兵和辎重队都有马匹死亡，数量不是几百匹，而是几千匹……我们必须放弃并销毁大量加农炮、弹药与补给。6日，军队状态非常好，14日，它却大大变样，如今它几乎没有骑兵、没有炮兵、没有运输队。”俄军取胜了，拿破仑未称赞对手，他仅仅写道：“可怕的灾难击垮了法军，敌人看见了它留在路上的痕迹，便努力利用这个机会。”他瞧不起哥萨克，认为“这支卑鄙的骑兵只会制造噪音，无法突破一个腾跃兵连”，但他被迫说了句实话——路易·帕尔图诺将军的整个师（隶属维克托军）在鲍里索夫附近被俘。

拿破仑承认损失严重，以至于“为了组成各有150人的四个营，有必要集合仍有一匹马的军官。将军代行上尉之职，上校代行中尉之职”。[134]12月16日，这期公报（比普通公报长两倍）在巴黎出版，法国人惯于从字里行间寻找真相，所以他们大吃一惊。拿破仑尚未完全摆脱夸大胜绩并缩小损失的习性，可现在，他趁更糟的谣言到达首都前公布自己笔下的灾难情况，试图创造一个自然之手导致的关于失败的故事。他给出的数字统统非常不准，不过很久以后才有人开始精确计算。

法国人的愤怒大都针对公报最后一句话：“陛下的身体再好不过。”人们说，此言“显然无情地表露皇帝的自私”，事实上，拿破仑这么说几乎是习惯使然。[135]到达莫斯科前，他给玛丽·路易丝的30封信都包含短语“我很健康”，屯于莫斯科时以及在撤退途中，又有12封致她的信写了这句话，所以它差不多是句口头禅。次年的五个月中，他说了22次“我很健康”。[136]更重要的是，马莱阴谋刚刚结束，拿破仑得彻底消除一切声称他可能健康欠佳的谣言。

12月5日，在斯莫尔贡（Smorgoniye）村（据博塞回忆，那儿有一

座“兽医学校，训练俄国熊跳舞”），拿破仑告诉欧仁、贝尔蒂埃、勒菲弗、莫尔捷、达武和贝西埃，“假如我要威慑欧洲，让它选择战争或和平，就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返回巴黎”。[137]他说当晚10点，他会带科兰古、迪罗克、洛鲍、费恩和康斯坦一同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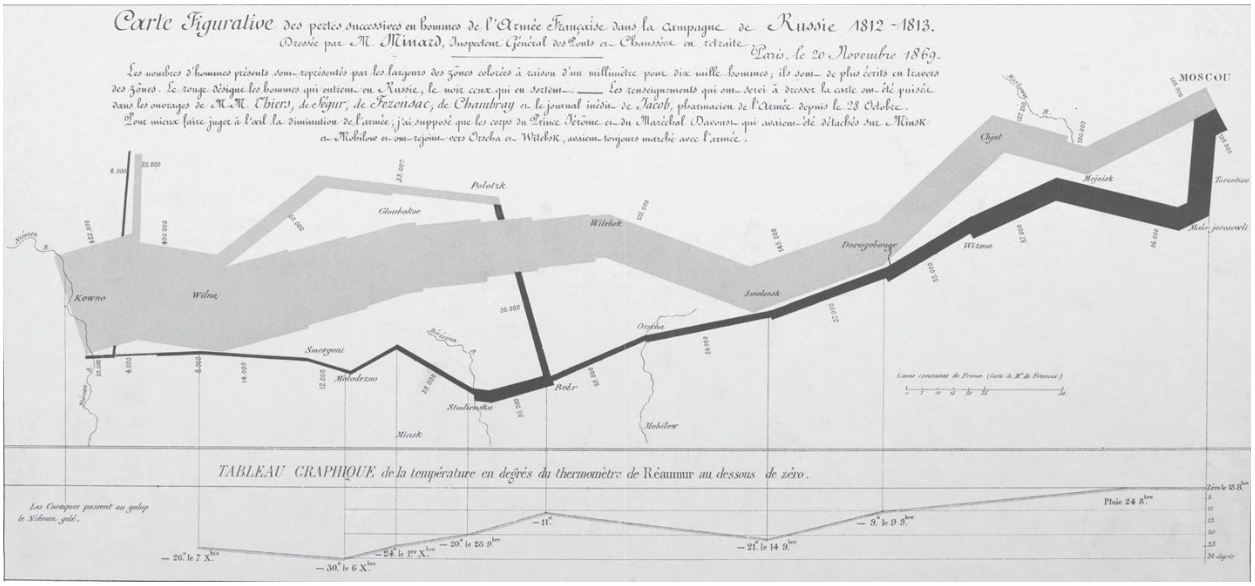
拿破仑选择让缪拉继续指挥军队。皇帝走后，随着后备部队、新兵和调动过来的部队拥入波兰，这位浮夸的元帅试图稳住维斯瓦河阵线，但事实证明，面对前进的俄军，他不可能完成任务。普军将领约翰·约克·冯·瓦滕堡（Johann Yorck von Wartenburg）[138]突然宣布，12月30日，他和俄军缔结《陶罗根条约》（Convention of Tauroggen，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参与条约谈判），根据这份互不侵犯协议，现在他的军队保持中立。[139]缪拉先是被迫放弃波兰，后来又弃守奥德河防线。缪拉同奥地利密谈，然后他忽然把大军团指挥权交给欧仁，自己则去了那不勒斯，试图保住他的王位。勒菲弗、莫尔捷与维克托已回国，乌迪诺和圣西尔在养伤，奈伊因疲惫与神经衰弱而丧失战斗力，因此欧仁、达武与波尼亚托夫斯基拯救了大军团残部。三人一同重组、再补给各军，并创立新战力的核心。《箴言报》声称缪拉抱病，但拿破仑大为光火，他告诉欧仁：“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逮捕他示众……他是战场勇士，但他根本没有智慧和气节。”[140]

“法国人像女人，”回程路上，拿破仑对科兰古说，“你绝不能离开她们太久。”[141]皇帝完全清楚战败报告在维也纳和柏林会造成什么影响，对他来说，尽快返回巴黎才是正确之举。[142]大军团残部离维尔纽斯只有一两天行军里程，并且比较安全。[143]尽管像埃及战局时一样，很多人批评他离开（拉博姆称，士兵们说了“能用我们的语言骂出的最激烈的词语，因为他们从未遇上过如此可耻的背叛”），但拿破仑必须返回巴黎，以便对付灾难的政治和外交影响。[144]卡斯特拉内（战局中他一共折损了17匹马）认为军队并不愤怒。“我没有看到那种事，”他说，“虽然经历了灾难，我们对他的信心并未受损。我们只担心他会在

路上被俘。”他补充道，军队理解拿破仑的动机，他们“非常清楚，只要他回国就能阻止德意志反叛，重组一支有条件拯救我们的军队也需要他出马”。[145]从横渡别列津纳河到1813年2月中旬，法军与俄军再无冲突。“当他们知道我在巴黎，”拿破仑评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道，“见我身处国家元首之位，后面跟着120万名我将要组织的士兵，他们在开战前就会三思了。”[146]

拿破仑化名热拉尔·德·雷纳瓦尔（Gérard de Reyneval）伯爵，这显然是科兰古的惯用套路。他从斯莫尔贡出发，经维尔纽斯、华沙、德累斯顿、美因茨（他在那儿给儿子买了些小糖果）到达巴黎，这十三天内，他一共走了1300英里的冬季道路。在华沙，他对普拉特教士说：“从伟大崇高到荒唐可笑只有一步之遥。”[147]此言恰当地形容了这次战局。携科兰古回国途中，拿破仑反复说这句话，它后来成了他最著名的言论之一。在莱比锡，他会见萨克森国王，用雪橇换了对方的马车。经过爱尔福特时，他还派人向歌德问好。12月18日（周五），离午夜还有一刻钟时，他到达杜伊勒里宫，走下马车。

次日早上，拿破仑开始了整整一天的工作。他对康巴塞雷斯、萨瓦里、克拉克、德克雷说，他在莫斯科花了太长时间等待求和提议的回复。“我犯了大错，”他说，“但我有办法弥补它。”[148]某侍臣没有出征，他摆出一副“非常忧郁的神情”，评论道：“我们，的确，遭受了惨痛损失！”拿破仑回答：“是的，巴里利（Barilli）夫人死了。”[149]他提到那位著名的歌剧演员，借此嘲笑侍者对这明显事实的愚蠢评价，但撤离莫斯科的恐怖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的家仆里至少有44人死在撤退途中。



法军在俄损失的著名示意图，**1830**～**1836**年的路桥总监夏尔-约瑟夫·米纳尔（**Charles-Joseph Minard**）作，于**1869**年发布。淡色阴影代表进入俄国的兵力，深色阴影代表离开俄国的兵力。热罗姆国王和达武元帅的部队被派往明斯克和莫吉廖夫，后来在奥尔沙和维捷布斯克附近回归大军，而米纳尔假设他们的部队仍随大军行军。下方与其平行的示意图代表撤退时的气温（单位为华氏度）。

一到达安全地区，大军团官僚体制就变得一丝不苟。某份字迹整洁的150页文件堪称代表性的战争部档案记录，该文件列出1806～1813年第88战列步兵团的1800名官兵，记载了每个人的姓名、编号、出生日期、出生地、父母双方的姓名、出生地所属行政区与省、居住地所属行政区与省、身高、脸型、鼻子尺寸、嘴唇尺寸、瞳色、发色、眉色、特殊体征、开始服兵役日或志愿从军日、到达兵站日、职业、所属连和营的番号、晋升历史、所有行动的细节、伤口、荣誉、退伍日或死亡日。[150]假如整个半旅参与征俄，翻阅其名册就会看到一页接一页的如下文字："据推测被敌军俘虏""被俘""负伤""死亡""住院时死于热病""住院时死于伤寒""掉队""逃跑""获准离队""不明"。名册偶尔会记载道，极少数的幸存者中有人"离队休养"，也许记录者希望此人最终能摆脱今人所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151]

拿破仑折损了约524000人，其中有100000人到120000人被俘。俄国

将迅速组建新军对付拿破仑，约20000名非法籍战俘志愿投身其中，尽管如此，接下来几年，很多俘虏都死了，而且滑铁卢会战前，几乎没人返回法国。北岸的麦克唐纳军有32300人，在很大程度上未受损失，但该军士兵有一半是普鲁士人，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摆开阵势来对付拿破仑。施瓦岑贝格的34000名奥军士兵如今亦不可信。从别列津纳河撤至维尔纽斯时，渡过该河的生还者队伍又少了15000人。[152]12月14日，奈伊最后一个返回涅曼河对岸。那时他身边几乎只有400名步兵、600名骑兵，此外他一共还有9门加农炮。[153]（战局中没有元帅死亡，但有4位元帅受伤。）接下来几周，掉队者三三两两地回来了，不过他们去西边时，不少人被普鲁士村民悄悄地谋杀。现在大军团的核心兵力不到25000人，其中能战斗者仅有约10000人。[154]哪怕算上麦克唐纳军的法军部队以及来自法国的60000名援军官兵，1812年与1813年之交，拿破仑在波兰和德意志的驻军也会少得可怜，而且他严重缺乏炮兵与骑兵。[155]很多部队的兵力仅及其编制的五分之一：达武军原有66000人，减至2200人；乌迪诺军起初有47864名有生力量，现在仅4653人尚在；帝国近卫军原有51000人，此时其兵力还剩2000人多一点；27397名意大利人曾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如今只有不到1000人返程（意大利王国近卫有350人，仅8人生还）；荷兰近卫掷弹兵原有500人，仅36人生还。[156]400名勇敢的荷兰舟桥工兵在别列津纳河拯救了大军，但这批工兵中只有50人回到了荷兰。

1812年12月，缪拉撤离维尔纽斯。后来在当月下旬，立陶宛小说家、贵妇人索菲·德·蒂森豪斯（Sophie de Tisenhaus）在当地与沙皇亚历山大用餐。亚历山大提到了拿破仑的“浅灰色眼睛，它们凝视着你，要把你看穿，让你无法忍受”。沙皇接着说：“他毁了多好的事业啊！他赢取了那么多荣誉，本可赐予欧洲和平，但他没有那样做。诅咒已然破除。”[157]索菲指出，亚历山大多次重复最后一句话。

---

[1]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19

[2]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86

[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708 p.1091，September 10，1812

[4] Palmer，Alan，*Napoleon in Russia* 2003，p.132

[5]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New York）1966，p.144，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1

[6] Vaskin，'Three Mistakes of Napoleon'p.1，Soltyk，Roman，*Napoléon en 1812* 1838，pp.26-70

[7]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90

[8]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New York）1966，p.172

[9]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90，Olivier，Daria，*The Burning of Moscow* 1966，p.43

[10] 克里姆林宫中，数不清的时钟仍在滴答作响，但酒窖里的部分葡萄酒的确被俄国人掺了酸，导致蒂雷纳伯爵的贴身男仆的嘴唇"严重烧伤"。Merridale，*Red Fortress*，p.212；Bausset，*Private Memoirs*，p.328.

[11]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2

[12]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90

[13]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1

[14] Olivier，Daria，*The Burning of Moscow* 1966，p.189，Rostopchine，Fyodor，*L'Incendie de Moscou* 2000，p.103

[15]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10，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24，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6

[16]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18

[17]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6

[18]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96

[19]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94

[20]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97

[21]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1

[22] ed. Fleischmann，Théo，*L’Épopée Impériale* 1964，p.266

[23] Peyrusse，Guillame，*Mémorial et archives de M.le Baron Peyrusse*（Carcassonne）1869，p.97

[24]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1

[25] 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p.12

[26] 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p.12

[27]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1

[28] SHD GR C2/167

[29]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p.93-94

[30]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95

[31]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96

[32]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97

[33]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100

[3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58

[35] eds. Kagan，Frederick W and Higham，Robin，*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sarist Russia* 2002，p.118

[36]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99

[37]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731 p.1101，September 18，1812

[38]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736 p.1103，September 20，1812

[3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III p.176

[40] ed. North，Jonathan，*With Napoleon's Guard in Russia* 2013，p.37

[41] SHD GR C2/524，Austin，Paul Britten，*1812* 2000，pp.156-7

[42] ed. Castellane，Boniface de，*Journal du Maréchal de Castellane* vol.1 1896，Ⅰ p.161

[43]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p.330-31

[44]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10

[45]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5

[46] Lieven，Dominic，*Russia against Napoleon* 2009，pp.89，134-5

[47]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411 p.959，August 5，1812

[4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III p.199

[49]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109

[50]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862 pp.1160-61，October 6，1812

[5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863 p.1161，October 6，1812

[52]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II p.55

[53]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II pp.151-2

[54]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II p.152

[55]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36

[56]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15

[57] Adlerfeld，Gustavus，*The Military History of King Charles* Ⅶ *of Sweden* 3 vols.1740，Ⅲ p.96n

[58]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 Ⅱ p.152

[59]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168

[60]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395，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123，Rothenberg，Gunther E.，*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77，p.130

[61] 罗马皇帝。——译者注

[62] ed. Castellane，Boniface de，*Journal du Maréchal de Castellane* vol.1 1896， Ⅰ p.171

[6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s.31938，31941 pp.1201-3，October 18，1812

[64]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5

[6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958 p.1211，October 21，1812

[66] Austin，Paul Britten，*1812* 2000，p.184

[67]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183

[68]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p.132-5，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3，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 Ⅱ p.250

[69] ed. Hanoteau，Jean，*With Napoleon in Russia* 2 vols.1935，p.298

[70]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 Ⅱ p.253

[7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2019 p.1240，November 6，

1812

[72]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p.136-8

[73]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p.136-8

[74]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138

[7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971 p.1219，October 26，1812

[7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59

[77]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185

[78]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186

[79]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189

[80]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193

[81]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195

[82]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218

[83] Wilson，Sir Robert，*Narrative of Events during the Invasion of Russia by Napoleon Bonaparte* 1860，pp.225-60

[84]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163

[85]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206

[86] Bell，David A.，*The First Total War* 2007，p.261

[87] *The Nation*，16/7/1896 p.45

[88] ed. Tulard，Jean，*Cambacérès*，*lettres inédites à Napoléon* 2 vols.1973，p.14

[89] Emsley，Clive，*Gendarmes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1999，p.62，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Ⅵ pp.4，53，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p.105-9，Lentz，*La conspiration du Général Malet* p.271n，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60，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p.120-21，eds. Dwyer，Philip and McPhee，Peter，*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2002，p.188

[90] Dague，Everett，‘Henri Clarke，Minister of War，and the Malet Conspiracy’*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p.10 n.25

[91]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29

[92]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109

[93]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285

[94] Guérard，Albert Léon，*Reflections on the Napoleonic Legend* 1924，p.91

[95]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New York）1966，pp.233-9

[96] Langeron，L.A.-A.，Comte de，*Mémoires de Langeron* 1902，p.93

[97] Wilson，Sir Robert，*Narrative of Events during the Invasion of Russia by Napoleon Bonaparte* 1860，pp.255-60

[98] eds. Hennet，Léon and Martin，le Commandant，*Lettres interceptées par les Russes* 1913，p.319

[99]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2026 p.1242

[100]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224

[101]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105

[102]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404

[103]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184

[104]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49

[105]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New York）1966，p.207

[106] 当然，他的杜伊勒里宫里根本没那么多钱。

[107]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50

[108] Langeron，L.A.-A.，Comte de，*Mémoires de Langeron* 1902，p.89

[109] ed. Cisterne，Raoul de，*Journal de marche du Grenadier Pils* 1895，pp.140-45

[110] Mikaberidze，Alexander，*The Battle of the Berezina* 2010

[111] Rossetti，Marie-Joseph，'Journal du Général Rossetti'*La Revue de France* vol.5 March 1933，p.33

[112]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2071 p.1270，November 24，1812

[113] SSaint-Cyr，Laurent Gouvion，*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militaire* 4 vols.1831，Ⅲ pp.230-31

[114] ed. Cisterne，Raoul de，*Journal de marche du Grenadier Pils* 1895，pp.140-45

[115] Rossetti，Marie-Joseph，'Journal du Général Rossetti'*La Revue de France* vol.5 March 1933，p. 37

[116]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329

[117] ed. Cisterne，Raoul de，*Journal de marche du Grenadier Pils* 1895，pp.140-45

[118] ed. Cisterne，Raoul de，*Journal de marche du Grenadier Pils* 1895，pp.140-45

[119] ed. Cisterne，Raoul de，*Journal de marche du Grenadier Pils* 1895，pp.140-45

[120]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New York）1966，p.256

[121]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New York）1966，pp.256-7

[122] Rossetti，Marie-Joseph，'Journal du Général Rossetti'*La Revue de France* vol.5 March 1933，p.39

[123] Rossetti，Marie-Joseph，'Journal du Général Rossetti'*La Revue de France* vol.5 March 1933，p.38

[124]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New York）1966，p.258

[125]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New York）1966，p.246

[126] ed. Raeff，Marc，*The Diary of a Napoleonic Foot Soldier* 1991，p.81

[127] Kiley，Kevin，*Once There Were Titans*：*Napoleon’s Generals and Their Battles* 2007，p.196

[128]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2079 p.1276，November 27，1812

[129]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New York）1966，p.260

[130] Langeron，L.A.-A.，Comte de，*Mémoires de Langeron* 1902，p.218

[131]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New York）1966，p.262

[132]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2084 p.1278，November 29，1812

[133] 今马拉泽齐纳（Maladzyechna）。

[134]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p.310-13

[135]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56

[136] Namier，Sir Lewis，*Vanished Supremacies* 1970，pp.1-3

[137]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64

[138] 原文有误，约克在1814年才被封为瓦滕堡伯爵。——译者注

[139]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p.358-90

[14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4 no.19490，p.430

[141] ed. Hanoteau，Jean，*With Napoleon in Russia* 2 vols.1935，Ⅰ p.203

[142] Cartwright，Frederick and Biddiss，Michael，*Disease and History* 1972，p.98

[143] Schneid，Frederick C.，‘The Dynamics of Defeat：French Army Leadership，December 1812-March 1813’*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63 issue 1 January 1999，pp.7-8

[144]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205

[145] *The Nation* 16/7/1896 p.46

[146]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50

[14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195

[148]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Ⅰ p.8

[149]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4

[150] SHD GR21.YC/679

[151] SHD GR21.YC/36

[152] 如何评价1812年战局中拿破仑大军的死亡、受伤或被俘人数？有一个粗略但比较可靠的方法，即只是加总每次行动的战损，并用总损失524000人减去战损总和。从7月9日的第一次行动到11月26日的最后一次行动，大军团参与了46次会战、交锋、小战、包围和伏击，一共有186500人因此死伤。由于还要考虑缺乏明确数据的更次要行动，我们将这个数字四舍五入，算成20万人。这说明，拿破仑大军在俄总损失中，只有不到40%的折损归于重要战斗中俄军正规军的军事行动。这次战局中，士兵的死因还有很多种，如疾病、挨冻、饥饿、农民的行为、自杀等，这些其他因素导致了另外60%的折损。进军莫斯科与撤离莫斯科时，死于其他因素的士兵人数相同。Muir，*Tactics and Experience of Battle*，p.9；Smith，*Data Book*，pp.379-408.

[153] Kiley，Kevin，*Once There Were Titans*：*Napoleon's Generals and Their Battles* 2007，p.293 n.3

[154] ed. Raeff，Marc，*The Diary of a Napoleonic Foot Soldier* 1991，p.ｘｘⅵ

[155] Schneid，Frederick C.，'The Dynamics of Defeat：French Army Leadership，December 1812-March 1813'*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63 issue 1 January 1999，p.12

[156] Eidahl，Kyle，'Marshal Nicolas Charles Oudino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p.14，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233

[157]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New York）1966，p.282

第二十六章 重整旗鼓

如果你的精神不曾历经逆境，后世将无从知晓它的极限。

——1813年3月，莫莱致拿破仑

他能对家庭不幸心生悲悯，却对政治灾难淡然处之。

——1813年7月，梅特涅论拿破仑

“一旦见识了他到巴黎后那二十天的创举，”圣西尔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就必须承认，他仓促离开波兰的决定是正确的。”[1]拿破仑发起了一系列大动作，他明白俄军很快就会与普军合作，还可能同其岳父奥地利皇帝联手，他们会先把法国势力逐出波兰和德意志，然后设法推翻他。拿破仑试图弥补由俄国灾难造成的损失，即将就任司法部长的莫莱伯爵认为，他“表现出极强的活力，也许超越了他之前展现过的所有精力”。[2]奥尔唐斯赶到杜伊勒里宫，发现她的前继父虽心事重重，但坚决刚毅。“我觉得他疲惫忧虑，但并不沮丧。”她写道，“我经常见他对一些琐事发脾气，比如一扇本该关上的门打开了或该打开的关上了，又如房内照明太亮或太暗，但遇上厄运或困难时，他能完全主宰自己的意志。”她想稍稍劝慰他，说：“我们的敌人一定也遭受了严重损失吧？”他回答：“那当然，但这并不能安慰我。”[3]

从1812年12月中旬返回巴黎到1813年4月发动战争，拿破仑在十七周不到的时间里完成下列事务：他将国民自卫军的8.4万名步兵与9000名炮兵编入正规军，征召1809～1812年度兵员10万人与1814～1815年度新兵15万人；他把数十个新半旅改组成30个步兵团，向兵工厂订购15万支滑膛枪；他仔细搜寻各兵站和卫戍部队的多余人员，把1.6万名海军士兵调入陆军，并将海军炮手中的老兵补入炮兵；他对1.2万个帝国行政区下令，让它们各出一人一马；他彻查西班牙常规部队，以便重建帝

国近卫军；他尽一切可能购买或征用马匹，要求盟国重建自己的军队，并创建易北河、莱茵河及意大利观察军。[4]《箴言报》自然说应征新兵是“雄壮战士”，但是有些人仅有15岁。在骑兵竞技场的一次检阅中，莫莱注意到，“新兵们年龄过小，体格瘦弱，周围的人群不禁深深同情他们”。[5]这些年轻新兵绰号“玛丽·路易丝们”，这既是因为拿破仑不在时皇后签署了新兵征兵令，也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不谙世事、面颊光滑的少年时代。牢骚兵还管骑兵叫“骑小公马的鸡崽”。法国新兵来不及操练，所以他们战斗时的机动性大大降低。此后两年，法军之所以采取缺乏创意的正面攻击，原因之一便是需要让训练不足的大群士兵共同行动。

如果拿破仑帝国的统治残暴专制，他在俄国一败涂地后，我们便能期盼忍了最久的欧洲地区率先反抗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813年，法军没有占领的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反叛了，但柏林、勃兰登堡等从1806年开始就被占领的普鲁士地区并无任何动作。[6]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其他大部分德意志地区也是如此，它们或是根本没有反抗拿破仑，或是等待自己的政府宣布反抗，或是静观其变直至联军到来。在法国本土，除了布列塔尼的几次面包暴动以及旺代与南部地区的小骚乱外，反抗直到1813年、1814年甚或1815年才出现。1813年，法国境内大量地区弥漫着强烈的厌战情绪，地方人士也激烈反对征兵，收获季节时反对声尤烈，但法国人并不想赶走正同祖国之敌战斗的皇帝。只有公开谴责拿破仑的人才可能被捕，即便是这一温和的镇压也采用了18世纪的法式古典方式。保王党人夏尔·德·里维埃（Charles de Rivière）“表达自己的希冀时稍显恶意与不成熟”，结果被关进拉福斯监狱，但其友人和萨瓦里玩桌球时为他赢得了自由，于是他获释了。[7]一些心怀抱负的军官甚至希望战争继续。“有件事困扰着我们，”帝国近卫军上尉布拉兹写道，“我们说，假如拿破仑早早结束他的光辉事业，假如他不幸要考虑和平，挥别我们的所有希望。幸运的是，我们的恐惧没有成为现实，因为他取消了我们无法胜任的工作。”[8]

1812年，俄军损失严重，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在整场战争中，俄军约有15万人死亡、30万人负伤或冻伤，而平民伤亡远远超出军队伤亡。俄军野战军沦为10万名疲惫之卒。波兰与莫斯科之间的很多地区都毁灭了，导致俄国国库损失数亿卢布税款。尽管如此，亚历山大仍然一心要消灭拿破仑。1813年年初，四个俄军师渡过维斯瓦河，侵入波美拉尼亚，法军被迫撤出吕贝克与施特拉尔松德，不过他们留下部队防守但泽、斯德丁等普鲁士要塞。根据《1812年奥布条约》，瑞典一直保持中立，但它现在已被贝纳多特掌控。1月7日，瑞典对法国宣战。贝纳多特告诉拿破仑，他这样做不是反对法国，只是为了瑞典，两国关系之所以破裂，是因为对方吞并了瑞典属波美拉尼亚。贝纳多特不顾接下来的话多么虚伪，补充道，他对自己的老统帅始终怀有前战友的感情。[9]贝纳多特身为法国人，自然不愿让法国人流血，此外他也明白，对法宣战意味着永远放弃亚历山大之煽风点火的念想，即有朝一日君临法国。

“因为寒季提前，”12月20日，拿破仑对元老院说，“我的军队遭受了损失。”[10]他利用约克的背叛激起爱国义愤，定下招募15万人的目标，还命令地方官组织集会支持他的征兵行动。1月9日，他致信贝尔蒂埃：“我这儿一切都在运作。”[11]一切需要运作起来，因为从1812年圣诞节到1813年1月14日，俄军已经前进了250英里，抵达普鲁士马林韦尔德（Marienwerder）[12]。俄军从科夫诺出发，尽管他们还得在北境的凛冬中夺回柯尼希斯贝格等法军要塞。[13]欧仁别无选择，只好退守柏林。

拿破仑谈起俄国败局的严重性时惊人坦率。费恩写道：“他第一个说到灾难，甚至把它当话题。”[14]然而，倘若皇帝愿意承认他的厄运，他也没有一直说实话。“俄军完全不曾缴获大炮或鹰旗，他们只抓到了散兵，”1月18日，他告诉热罗姆，“我的近卫军从未参战，不曾在行动中折损一人，所以它根本不可能如俄军所称的丢了鹰旗。”[15]近卫军鹰旗在博布尔遭焚毁，所以没丢，但拿破仑很清楚克拉斯内会战中近卫军损失惨重。他也对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Frederik VI）说，俄军一

门大炮也没缴获。就这一点而言，1812年战局中俄军共缴获了1131门法军大炮。沙皇亚历山大曾计划用这些大炮组建庞大的纵队，但他的设想从未付诸实践，数十门拿破仑的大炮至今仍展示于克里姆林宫。[16]

为了将国内民怨降至最低，1月下旬，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宫与教皇重新缔结《政教协定》。早在上一年12月29日，他就写道："我们非常渴望消除政府与教会的不合，也许能达成目的了。"此言看来野心勃勃，但不出一个月，双方就签署了一份文件，其内容广泛详尽，涵盖大部分分歧点。[17]"教皇陛下将在法国和意大利行使教皇权力，"《政教协定》开头写道，"教皇国驻外大使享有外交人员特权……教皇领地中，未被兼并的不用交税，已被兼并的将获总计200万法郎的补偿……教皇将在六个月内为皇帝的大主教辖区建立教会制度。"也就是说，教皇承认皇帝任命的大主教。此外，拿破仑也获准任命10名主教。[18]《政教协定》对皇帝有利，但教皇立刻后悔，试图食言。"你能相信吗？"拿破仑告诉克勒曼元帅，"教皇心甘情愿地签订这份《政教协定》，然而八天后，他却写信给我……急切地恳求我把整个协定当作无效文件。我在回信中写道，因为他是万无一失之人，所以这回他不可能搞错了，而且他的良知太过警惕了。"[19]

2月7日，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举行大阅兵，随后他召开参政院会议，以便建立君主出征时的摄政制度。马莱阴谋令皇帝不安，他想防止任何人趁他不在时又设法推翻帝国。他也急于确保自己死后人们能承认他的儿子的继承权，就算到时孩子还是婴儿。（和怒斥君主的少年时代相比，他已然变了很多。）康巴塞雷斯起草了一份含19条条款的元老院令，其规定道：若拿破仑死亡，玛丽·路易丝将行权，并听取摄政会议的意见，直到罗马王成年。按照皇帝的设想，康巴塞雷斯将是法国的实权统治者，但玛丽·路易丝将"以她的名义授予中央政府权力"。[20]康巴塞雷斯、雷尼耶、戈丹、马雷、莫莱、拉塞佩德、丹热利、蒙塞、奈伊、内政部长蒙塔利韦（Montalivet）伯爵以及又被原谅的塔列朗出席

了这次摄政筹备会议。莫莱称，“从表面上看来”，拿破仑“冷静自信地面对他将要发起的战役，但他提到战况变迁与命运无常，这让他镇定自若的表情成了假象”。[21]皇帝命令康巴塞雷斯只“给皇后看适合让她知道的东西”，叫他别向她送每日警务报告，因为“要是和她谈令她担心或污染她思想的事，那没意义”。[22]

2月13日，拿破仑已收到非常不祥的消息——奥地利正在动员至少有10万人的野战军。事后不久，梅特涅提出“靠调停促成”和平处置欧洲的方案，很少有人会指望盟友做出这种事。当日晚餐后，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桌球室与莫莱长谈，坦陈自己对多个问题的看法。他对玛丽·路易丝评价颇高，称她身上有其祖先奥地利的安妮的印迹。他说“她很清楚哪些人曾投票赞成处决路易十六，也知道每个人的生日与记录”，但她从不偏爱旧贵族，也不歧视弑君者。皇帝接着谈到雅各宾派，他说“巴黎有很多”雅各宾党人，“他们特别强大”，但“只要我活着，那些人渣就不敢行动，因为葡月十三日那天那伙人完全看清了我，而且他们也明白，不论何时，我一有麻烦就要立刻打压他们”。[23]拿破仑知道，“俄国灾难后”自己的外敌与内敌会“大胆得多。我必须再打一仗，战胜那些卑鄙的俄国佬。我们必须把他们赶回边境，让他们决定再也不离开那儿”。[24]然后，他埋怨元帅们道：“没人能指挥其他人，他们全都只会听我的命令。”[25]

拿破仑对莫莱说，他看好欧仁，尽管此人“仅具平庸才能”。皇帝批评缪拉给孩子写信时“对着信纸号啕大哭”，还说后者从莫斯科撤退时饱受“意志消沉”之苦。

> （与他相反，）就我而言，我花了数年培养自控力，从而防止自己流露真情实感。就在不久前，我还是世界征服者，指挥当代最大、最强的军队。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想想，我完全保持了镇静，我甚至要说我的高昂精神始终不曾动摇……然而，别认为我的心比其他人的更冷酷。我非常善良，但从最年幼之时开始，我就致力于压抑自己的心弦，如今它已不发一音。假如我将要开战时，有人告诉我，我那爱得发狂的情妇正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会冷淡地回应，但此时我就像承受不住打击一样悲痛……

战后若有时间，我会哀悼我的情妇。要是没有这种自控力，你觉得我能取得业已实现的这些成就吗？[26]

对现代人的脾气来说，如此严格地收敛情绪也许惹人厌，但在那个年代，此举被视作古典美德。毫无疑问，它帮助了拿破仑应对命运中的重大挫折。

2月14日，拿破仑在立法院和元老院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明显展示了这种自控力。据一名目击者回忆，他在议员的欢呼声中走上御座台阶，“不过他们的焦虑脸色比他的不知多到哪去了”。[27]自从拿破仑从他所谓的俄国“荒漠”返回法国后，这还是他第一次在议员们面前做完整讲话。他解释失败的原因时说：“冬季寒流提前到来，冷得超常，导致我的军队损失惨重。”他接着宣布，自己和教皇已然化解“矛盾”，波拿巴王朝将永远统治西班牙，而且法兰西帝国拥有贸易盈余1.26亿法郎，“哪怕海洋遭封锁”。[28]（三天后，蒙塔利韦发布数据，支持皇帝的一切言论，此乃独裁者的惯常做派。）不过，皇帝也说了句实话：“《亚眠条约》破裂后，我曾四次（对英）求和。”他补充道：“我绝不媾和，除非和平是光荣的，并与我的伟大帝国相称。”[29]十字军东征后，“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这一短语就时有出现（诗歌《拉纳之死颂》中亦有此言），但直到1813年，它才因为拿破仑的命令推广开来。[30]

1812年战局摧残了法国财政。直到1811年，法郎对英镑的汇率都是坚挺的，甚至稍有上涨。1810年，预算约有930万法郎的少许盈余，公债利率则为6%，处于可控水平。但在臭名昭著的第29期公报发布后，公债利率从6%激增至10%，这表明民众对拿破仑的未来缺乏信心。此外，1812年预算赤字也高达3750万法郎，只有征收新税、再次出售国有财产才能弥补缺口，但因为所有权太难保障，国有财产出售额只占此前拍卖额的一小部分。政府公开售卖价值3.7亿法郎的国有土地，但仅筹得5000万法郎，因此销售税得上涨11.5%，土地税得上涨22.6%。[31]与此同时，拿破仑本人也采取一些节俭措施，他对自己的总管说，他想

要“更少的厨师、更少的盘碟，等等。在战场上，就连给我上菜也只能上汤、一道热菜、一块烤肉、蔬菜，不要布丁”。[32]军官不能再任选葡萄酒或啤酒，他们拿到什么就得喝什么。内政部提议，若拿破仑在位时身亡，就用10%的省长薪水为他操办葬礼，对此他草草批复道：“驳回。为何想方设法花更多钱？”[33]加泰罗尼亚军团驻地有充足的葡萄酒、白兰地、燕麦、腌肉，于是法国本土不再拨给该军团上述物资。“迪马将军正在搞的都是疯狂交易，”拿破仑论及军务总监的奥德河要塞补给计划时道，“他显然视金钱如粪土。”[34]俄国战局前，国家建设工程都搁置了，并且再未重启。1813～1814年，尚无迹象表明政府将取消大规模的动员与高昂的军费开支，财政赤字持续攀升。

因为约克将军在陶罗根与俄军签订互不侵犯协议，1813年1月上旬，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便提出将约克送上军事法庭，但他此举只是在拖延时间而已。《蒂尔西特和约》签订后，普军经历了近代化改革，因此拿破仑面对的敌人远非将近七年前他在耶拿击溃的对手了。这个国家改变了，战败是它革新的动力，而它效仿的正是拿破仑的军事管理体系。冯·施泰因（vom Stein）男爵、哈登贝格男爵、冯·格奈泽瑙（von Gneisenau）将军、冯·沙恩霍斯特（von Scharnhorst）将军都主张“理性变革”，它将消除“过时的偏见”，从而重振普鲁士“沉睡的实力”。普鲁士实施重大的财政与行政改革，其内容包括以下措施：废除大量内部关卡税；取消限制性的垄断与惯例；解除农民的世袭奴役地位；打破职业管制、人口流动管制与土地所有权管制。普鲁士创立了自由劳动力市场，调和税收，给予大臣更多直接职责，并撤销了针对犹太人的财产制约、婚姻制约与出行制约。[35]

军事方面，普鲁士有下列举措：整肃高层指挥官（1806年共有183名将军在职，到1812年时只有8人仍在）；向平民开放军官职位；在军官学校中引入竞争性考试；废除鞭刑；动员国民后备军（Landwehr，民兵）和国民军（Landsturm，后备部队）的成年男性。1813年，普鲁士

总人口中有超过10%的人参军，这一比例超过其他国家。在此后两年的持续战事中，普军中开小差者也最少。[36]普军在将要来临的战局中坐拥优秀指挥官，如冯·比洛（von Bülow）、冯·布吕歇尔、冯·陶恩钦（von Tauentzien）、冯·博延（von Boyen）等将军，这得益于总参谋部的巨大改观。[37]拿破仑不得不承认，在早期战局之后，普军有了长足进步。他相当粗鲁地说："这群畜生多少学会了点。"[38]奥斯特利茨会战后，卡尔大公效仿他的许多做派，实施军事变革；弗里德兰会战后，巴克莱·德·托利的不少改革措施也复制了他的举措。普鲁士就像奥俄两国一样，从拿破仑身上学习良多，这实在算不上什么宽慰。1812年，欧洲军队已全面采纳军体系，因此联军实施机动时的灵活性大大提高，这是在向法军致敬，但也是在威胁他们。

1813年2月28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与亚历山大签署《卡利什条约》（Kalicz Treaty）。沙皇在条约中承诺道，如果普军出8万人对付拿破仑，他就恢复蒂尔西特会议前的普鲁士疆界，并提供15万名士兵。条约刚刚签订，英国船只就把武器、装备、制服运至波罗的海港口，供普军与俄军使用。欧仁被迫放弃柏林，并留下部队驻守马格德堡、托尔高（Torgau）与维滕贝格（Wittenberg）。俄军野战军已在斯德丁、屈斯特林、施潘道、格洛高、托伦、但泽围攻法军，所以其兵力减至4.6万名步兵与1万名哥萨克，不过6.1万名普军士兵将同他们会合。联军的计划如下：进军德累斯顿，以便从拿破仑手中夺取萨克森；与此同时，大量哥萨克部队将奉命穿过北德意志平原，并设法煽动汉萨城镇与莱茵邦联反叛。

"只要普鲁士城村稍有反抗，就烧了它，"3月3日，拿破仑命令欧仁，"就算是柏林也不例外。"[39]幸运的是，当日俄军就进入普鲁士首都，所以法军不可能烧毁它了。拿破仑听闻消息后对欧仁大发雷霆："你遵循的方向最无军事意义，经验丰富的将军会在屈斯特林前建立营地。"[40]他接着抱怨道，自己没收到欧仁帐下参谋长的每日报

告，“只有英国媒体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拿破仑更生热罗姆的气。幼弟埋怨道，威斯特伐利亚人得交很多税来补给马格德堡等要塞。“战争状态允许我们使用这些方法，自从世界诞生，人们就经常动用它们，”皇帝在一封典型的激烈回信中大发脾气道，“你会看到我放在西班牙的30万人、今年我征募的所有军队、我正在装备的10万名骑兵要花费多少……你总是争辩……你的论证都不讲道理……你的看法错成这样，你的脑子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你要惹恼自己的保护者来满足虚荣心？”[41]3月4日，拿破仑派兵守卫马格德堡，在这支部队出发前，他同其指挥官过了一遍熟悉的清单。“务必确保每人的脚上有一双鞋子、背包里有两条裤子。务必确保他们按时领军饷，要是未及时发饷，需支付欠饷。保证每个士兵的子弹袋里有40发子弹。”[42]

拿破仑致信蒙塔利韦，称自己将去不来梅、明斯特（Münster）、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和汉堡，但出于新的节俭精神，他在这些城市的寓所和仪仗队“一定不能花费国家的钱”。[43]然而此举是诡计，旨在欺骗敌军相信他将如此行动。不过幸好他没去汉堡，因为就在3月18日，哥萨克到达汉堡，如联军所愿地促使汉萨城镇起义。梅克伦堡率先叛离莱茵邦联。3月下旬时，情势相当恶劣，以至于拿破仑告诉易北河观察军现任司令洛里斯东，他已经不敢向欧仁写信述说防卫马格德堡和施潘道的计划了，因为他没有密码，而“哥萨克可能截获我的信”。[44]还有两件更为糟糕的事：如果英国资助瑞典100万英镑，后者就答应出3万人参加第六次反法同盟；4月上旬时，皮埃尔·迪吕特（Pierre Durutte）将军的小股守军被迫放弃了德累斯顿。

与此同时，拿破仑和莫莱谈论恢复1791年的法国战前“旧”疆界的可行性，他说：

> 我的一切都归于我的荣誉，要是我牺牲它，我就什么也不是了。我靠荣誉才取得了所有权利……这个国家如此强烈地渴望和平、厌恶战争，假如我让它缔结令我本人蒙羞的和约，它会彻底丧失对我的信心。你将看到我的威望与优势损失殆尽。[45]

拿破仑把俄国灾难比作一场风暴，它撼动了树根，却“未刮走泥土，这棵树会更加牢牢地扎根于这片土壤”。除了暧昧不清的树之比喻，他还讨论了法兰西民族：“比起喜欢我，它更怕我，我的死讯一开始会令它宽心，但是，相信我，如果它喜欢我却不怕我，那要糟得多。”[46]（被喜爱与被畏惧的对比响应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他非常熟悉这本书。）拿破仑接着说，他会战胜俄军，原因是“他们没有步兵”，而且他将把奥德河定为帝国疆界，因为“普鲁士背叛了，我会寻求补偿”。他也认为奥地利不会宣战，理由是：“婚姻是我的政治生涯中最出色的举措。”[47]至少在论述最后三点时，他显然是在努力振奋莫莱的情绪，并未真正考虑现实事态。

拿破仑从俄国回来后，其军队的核心部分仅剩1万名有生力量，但他仍在四个月内投入15.1万人参加易北河战役，另有大量士兵正开赴战地，这既可说明他多么擅长重整旗鼓、多么足智多谋，也可体现他依然具备怎样的自信。[48]4月15日凌晨4点，他离开圣克卢宫，奔赴战场。随行人员有丹麦国王、符腾堡国王、拜恩国王、萨克森国王、巴登大公、维尔茨堡大公这些盟友，尽管其中有些人态度比较勉强。“每周给弗朗索瓦（François）[49]爸爸写一封信，”三天后，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给他寄军事详情，告诉他我对他的爱。”[50]西班牙的威灵顿正在进攻法军，缪拉与奥地利商谈那不勒斯事务，贝纳多特将率瑞典军队登陆，西德意志有反叛的忧患，而且奥地利正迅速重整武装，至多提供“调停”。在此态势下，拿破仑明白，他需要迅速打出决定性大捷。“我会去美因茨，”3月，他致信热罗姆，“假如俄军前进，我会制订相应计划，但我们迫切需要在5月前取得胜利。”[51]4月，库图佐夫去世，此后维特根施泰因指挥联军。联军在莱比锡附近集结，已聚集10万人，其中3万人是配有良马的骑兵，而且他们还有大量增援力量。相形之下，因为上一年在俄国的集体湮灭，法军匆匆组建的大军团中只有8540名骑兵。

4月25日，拿破仑到达爱尔福特，接过军队指挥权。他惊讶地发现，有些军官严重缺乏经验。他调走第123、第134战列步兵团的上尉，任命他们为第37轻步兵团少校，并冲战争部长亨利·克拉克将军抱怨道："让没打过仗的人当上尉是荒唐行径……你带走那些刚从学校毕业，甚至没上过圣西尔（Saint-Cyr，军校）的年轻人，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而你竟然就把他们招进新的团里！"[52]可是拿破仑在俄国折损了50多万人，因此克拉克只能从这些人选中挑人。

抵达目的地后，拿破仑在三天内率领法军渡过易北河，进入萨克森，其兵力共计12.1万人。他打算收复北德意志，并解除对但泽等城市的包围，以便救出5万名老兵，他还盼着打回维斯瓦河一线。拿破仑准备对付莱比锡的敌军，他采用营方阵编队：洛里斯东军充当前卫，走在最前面；麦克唐纳军和雷尼耶军位于左翼；奈伊军与亨利·贝特朗将军的军位于右翼；马尔蒙军组成后卫。拿破仑左侧的欧仁还有5.8万人。5月，波尼亚托夫斯基归队，但皇帝任命达武为汉堡总督，没有充分利用他麾下最好的元帅，这是个危险举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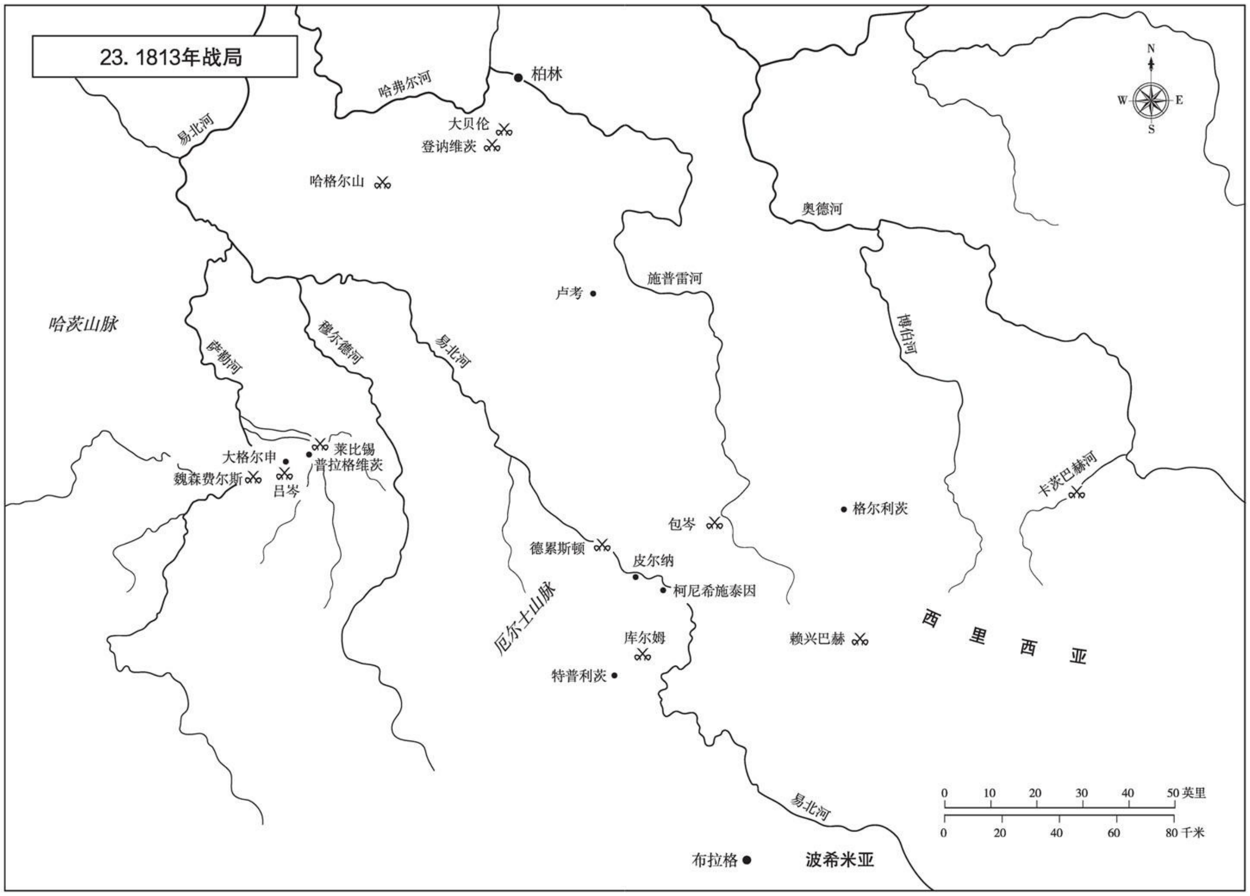
5月1日，贝西埃出去侦察敌军阵地。一发加农炮炮弹击中墙壁后反弹，结结实实地打在了贝西埃胸口，致他身亡。博塞写道："这位卓越人物的噩耗狠狠打击了拿破仑。"从1796年开始，贝西埃参加了拿破仑的所有战局。"我深深地信任你，"拿破仑曾致信贝西埃，"如同我深深地欣赏你的军事才华、你的勇气、你对秩序和纪律的热爱一般。"[53]［为了安抚皇后，他要康巴塞雷斯"让她明白，伊斯特拉公爵（贝西埃）遇难时离我很远"。[54]］此刻，他致信贝西埃的遗孀："你和你的孩子无疑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对我来说，这一损失更深重。伊斯特拉公爵之死最为壮丽，而且他没受苦。他留下了无可挑剔的身后名誉，这是他能给孩子们的最好遗产。"[55]她也许能理直气壮地同他争辩谁的损失更大，但不管怎么说，他写了封诚挚恳切的信，还附了一笔丰厚的抚恤金。

现在，拿破仑面对的敌军共有9.6万人。[56]5月2日（周日），他看着洛里斯东前进，这时他听说，当天上午10点时维特根施泰因在吕岑村附近奇袭奈伊。他专心听加农炮连续轰鸣，命令奈伊守住阵地，并调转军队：贝特朗和麦克唐纳实施教科书般的军级机动，分别进攻敌军左右两翼，洛里斯东则组成新预备队。[57]“我们没有骑兵，”拿破仑说，“没关系。这将是埃及式会战，任何地方有法军步兵就够了，我并不害怕屈从于年轻新兵的内在资质。”[58]很多新兵到爱尔福特后第一次领到滑膛枪，而那时离开战仅剩几天了，还有人会战日前一天才拿到枪，[59]然而，“玛丽·路易丝们”在吕岑表现得不错。

下午2点30分，拿破仑来到战场，他走在近卫骑兵前头，驰往卡亚村（Kaja）。他迅速拟定计划：奈伊继续守中路，与此同时，麦克唐纳从其左侧奔来，马尔蒙保护其右侧，博内（Bonnet）则设法从魏森费尔斯-吕岑（Weissenfels-Lützen）公路绕到敌后。14100名近卫步兵留作预备，他们在视线外集结，并在吕岑和卡亚之间布阵。奈伊军的一些年轻士兵退向后方，有人甚至扔掉了滑膛枪，拿破仑看见后便让近卫骑兵排成行拦下他们。他鼓动并劝说这些人，直到他们返回队伍。总的说来，奈伊却告诉拿破仑，他认为新兵比老兵打得好，因为老兵常常计算行动的可行性，以便减少风险。《箴言报》随后报道：“我们的年轻战士不惧危险。在这次伟大的战斗中，他们彰显了法兰西血脉的无上崇高。”[60]

会战地中心为大格尔申（Gross-Görschen）、卡亚、拉那（Rahna）、小格尔申（Klein-Görschen）这四个村庄。沙皇和弗里德里希·威廉都在战场，不过联军总司令维特根施泰因制定一切重要军事决策。沙皇派出俄军骑炮兵。每个村子都数度易手，里卡尔师的战斗便停滞不前。奈伊在前线负伤，苏昂师所有的高级军官非死即伤，唯独他本人安然无恙。维特根施泰因的预备队逐渐耗尽，他也发现法军每小时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但他选择再次攻击卡亚。傍晚6点，拿破仑断定马

上就该发动最后一击了。德鲁奥率近卫炮兵的58门大炮上前，加入大炮群，因此198门大炮可炮轰敌军中路。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拿破仑未让近卫军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回他吸取了教训，命令莫尔捷带青年近卫军（四个纵队，共9800人）发动进攻，老近卫军的六个营组成四个方阵，支援他们。近卫骑兵的两个师（共3335人）在青年近卫军后面排成横队，他们一边高喊“皇帝万岁！”，一边前进，从拉那冲向大格尔申。与此同时，博内师开始从施塔西德尔（Starsiedel）发动进攻，而莫朗师继续从西边策动攻势。



联军派出了全部的预备队。俄军近卫军在大格尔申后聚集，鼓励撤退的联军队列集结。夜幕降临，五个燃烧着的村庄照亮了黑夜，法军重新发动进攻，继续扰乱敌军。联军的骑兵数量远远超出法军的，但他们未能利用这一优势，在会战后秩序井然地撤走。拿破仑胜利了，但他遭受了重大损失：2700人死亡，多达16900人受伤。俄军与普军的战损同法军的相当（尽管他们只承认折损了11000人）。拿破仑无法实施骑兵追击，在整个1813年战局中，这都是个大问题。然而，他的确开始收复萨克森与易北河西岸。战后他对科兰古说，“我的鹰又成了凯旋之鹰”，然后补充了一句不祥之言，“但我的星星正沉向地平线”。[61]

“我特别累，”当晚11点时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我彻底战胜了亚历山大皇帝与普鲁士国王的俄军和普军。我损失了1万名死伤者。我的士兵身环荣誉，用触及我心的方式证明对我的爱。吻我的儿子。我非

常健康。”[62]他还致信岳父，称玛丽·路易丝“继续给予我极大快乐。现在她是我的首相，我非常满意她的履职表现。我不希望陛下不知道此事，我清楚它会令她的父辈之心多么愉快”。[63]拿破仑迎合弗朗茨身为父亲的骄傲，此举显然旨在阻止对方同自己的敌人联手。他刚好能应付俄国和普鲁士，但若奥地利加入它们，他取胜的机会将大大减少。

拿破仑在战后公报中激动地说：“士兵们！你们让我满意，你们实现了我的期望！”然后，他奚落亚历山大，提起“弑父阴谋”与俄国的农奴制：“这些鞑靼人应该再也不离开自己的可怕地区，我们要把他们赶回那儿。让鞑靼人待在他们的冰封荒原，在那里，奴隶制、野蛮与腐败盘踞，人类沦落到和野兽一般无二。”[64]

联军排成两路大纵队（一路大都是普军士兵，一路大都是俄军士兵），撤回易北河对岸，而法军只能用步兵的速度追赶他们。普军自然想退往北方，以便保护柏林，而俄军想去东边掩护贯穿波兰的交通线。维特根施泰因仍在找机会攻击法军侧翼，还猜到了拿破仑打算夺回柏林，于是他在包岑附近聚集军队。包岑距奥地利边境仅有8英里，维特根施泰因可在此地掩护柏林和德累斯顿。

5月8日，拿破仑到达德累斯顿，在那待了十天。他得到了青年近卫军的一个师、老近卫军的四个营，把萨克森军队编入大军团的一个军，并派欧仁去意大利，以防奥地利入侵。此外，他确立了三条通往法国后方的独立交通线。“我有理由喜欢奥地利的盘算，”他告诉克拉克，“我不怀疑它的条款，然而我的意图将处于和它无关的立场。”[65]此乃明智政策，但在德累斯顿市民代表欢迎拿破仑时，他发火了。他对代表们说，他知道联军占领德累斯顿时他们曾为之提供帮助。“你们的女仆在君主脚下铺撒鲜花，现在这堆花仍然丢在你们的街道上，你们的房子也照样挂着花环碎片，”他说，“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忽视这一切。”[66]

拿破仑随后干了一桩他往往能做出的惊人之举。他致信前首席情报

官富歇，指示对方尽快悄悄赶往德累斯顿，以便等普鲁士失陷后立刻管理该国。“在巴黎的人不可知晓此事，”皇帝告诉富歇，“你必须装出要去参战的样子。只有摄政皇后知道你离开。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召你承担新职责，并见你依恋我的新证明。”[67]富歇与英国秘密和谈后突然被解职，从那以后，他对拿破仑再无依恋之情，次年之事会证明这一点。由于军事形势，富歇从未掌管普鲁士，但就像对待塔列朗一样，拿破仑已无法分辨谁支持他、谁反对他，或者说，他太相信自己的权力，以至于不在乎。他能信赖的忠实顾问圈子正在缩水。

奥地利正在武装起来，而且看上去比往日更加好战，这个消息令拿破仑忧心。他经常致信玛丽·路易丝，叫她在父亲面前说情。举个例子，5月14日，他写道：“人们力图误导弗朗索瓦爸爸。梅特尼克（Metternik，即梅特涅）纯粹是阴谋家。”[68]三天之后，他致信弗朗茨本人，称对方为“兄弟和我亲爱的岳父”。此信开头写道，“没人比我更热盼和平，我答应启动全面和谈、召集会议”，但是，“像所有热血法国人一样，如果有人试图强迫我接受条件，我宁愿握剑战死也不投降”。[69]与此同时，拿破仑派科兰古向沙皇求和，说：“我打算为沙皇造一座金桥[70]……你必须在此基础上设法和他直接谈妥。”事到如今，皇帝还相信两人能重归于好。“一旦对话开始，”他说，“我们总能在结束时达成共识。”[71]当科兰古到达联军司令部后，沙皇却只肯当着普鲁士国王、奥地利大使、英国大使的面接见他。

5月18日下午2点，拿破仑离开德累斯顿，他要去施普雷河（the Spree）上的设防城镇包岑进攻联军主力。人们难以根据次日他写给玛丽·路易丝的信猜到这一点。此信称：“这个季节，蒙莫朗西山谷（valley of Montmorency）非常秀丽，但我猜，6月初樱桃成熟时它最宜人。”[72]当日，他命令意大利的欧仁“立刻忙于组织你的六个团。首先，你要让他们穿上短外套、裤子，戴上筒帽……”欧仁的女儿、洛伊希滕贝格（Leuchtenberg）的约瑟芬现年6岁，拿破仑特地在意大利的艾米利

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地区为她创立加列拉（Galliera）公国，他给欧仁的另一封信详细解释了小约瑟芬将如何获得加列拉的收入。[73]

联军约有9.7万人，他们退往俯瞰包岑的低矮丘陵上。联军修筑野战工事，迅速改善了这一天然的牢固阵地。报告皆表明敌人欲在此立足，这正中拿破仑下怀。拿破仑共有9万人：贝特朗军、马尔蒙军、麦克唐纳军的6.4万人直面敌军，乌迪诺军和帝国近卫军提供支援。联军已在山上建了11座多面堡，也在城里造了一些，他们的第二道防线上还有3个设防村庄。然而，联军的北部侧翼敞开了，这是个危险迹象，而拿破仑就打算派奈伊军和洛里斯东军去北边。到会战结束时，他调动的总兵力将达到约16.7万人。军官们告诉他，他们要对付一些曾在弗里德里希大王麾下作战的普鲁士军团，他便明确指出："不错，但弗里德里希已经不在了。"[74]

1813年5月20日（周四），乌迪诺猛攻联军左翼，包岑会战随之爆发。奈伊指挥的大军团侧翼部队扩充至约5.7万人，拿破仑等待他们前进至阵地，然后他要给敞开的联军右翼决定性一击，将对方赶入厄尔士山脉（Erzgebirge mountains）。第一日，计划进展相当顺利，因为沙皇犯了个错，他正如拿破仑所愿，把大部分联军预备队投入左翼。次日，拿破仑确信奈伊和洛里斯东会投身战场，打赢这场会战。乌迪诺再度猛攻联军左翼。麦克唐纳和马尔蒙进攻中路，等到拿破仑认为时机恰当时，他派出帝国近卫军。可是一道令人迷惑的命令让奈伊停留了一小时，结果他来迟了，此时联军已察觉险情，于是退往安全地带。伤亡人数可体现出这场战斗的残酷性：法军有2.1万人死伤；联军得益于牢固的防御工事，其损失只是法军战损的一半。因为缺乏骑兵，拿破仑还是不能让战术胜利发挥任何有意义的作用。

"我今天打了一仗，"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占领了包岑。我赶

走了俄军与普军……这仗打得不错。我很不好，这天我湿了两三回。吻你，请你替我吻儿子。我身体不错。我没有失去任何重要的人。我认为自己损失了3000名死伤者。”[75]“我身体不错”紧跟在“我很不好”后面，这暗暗表明，现在他写下这一讯息不过是本能使然。

拿破仑说他没失去任何重要的人，但这封信写完后才过几小时，他最亲密的友人弗柳尔（Frioul）公爵热罗·迪罗克就中弹了。当时是5月22日，双方在赖兴巴赫（Reichenbach）交战，拿破仑和迪罗克待在俯瞰下马克斯多夫（Nieder-Markersdorf）的小山上。一发加农炮炮弹掠过皇帝面前，击中了迪罗克，他的肠子都被炸出来了。《箴言报》称，拿破仑对友人说：“迪罗克，死者有灵，你会在幽冥等我来。”据说，迪罗克的答复为“是的，陛下，等你实现祖国的所有愿望后，我们会重逢”云云，然后他又说：“啊，陛下，你走吧，你看到我会心痛。”[76]一年后，拿破仑谈起当时的真相，承认道：“我眼看着他的肠子流出来，他不断冲我喊，要我了结他的痛苦。我对他说：‘朋友，我同情你，但我没法救你，你只能忍到最后。’”[77]

迪罗克能解读拿破仑的情绪，辨明他是真怒还是佯怒，失去了这样的朋友之后，拿破仑在情感和政治上立刻遭遇毁灭性打击，何况1813年春天时，他急需明智公正的顾问。“昨天一整天，我深深哀悼弗柳尔公爵之死。”次日，皇帝致信玛丽·路易丝，“我和他做了二十年朋友。我从来没有抱怨他的由头，他给我的全是安慰。他的离去是无可弥补的损失，是我在军中遭受的最大损失。”[78]（皇帝立遗嘱时还惦记迪罗克的女儿。）“弗柳尔公爵之死令我心痛，”几周后，拿破仑致信儿子的保姆孟德斯鸠夫人，“这是二十年来他唯一一次没猜中该如何取悦我。”[79]如今，皇帝已在战场上挥别很多友人及亲密战友，这份亡者名录令人悲伤。米龙死在阿尔科莱，布吕埃斯死在尼罗河，卡法雷利死在阿克，德塞死在马伦戈，克洛德·科尔比诺死在埃劳，拉纳死在阿斯佩恩-埃斯灵，拉萨尔死在瓦格拉姆，贝西埃死在吕岑会战前一天，现在他最好的

朋友迪罗克又死在赖兴巴赫。迪罗克还不是名单上的最后一人。

法军在吕岑和包岑取胜后，拿破仑遂能控制萨克森全境与西里西亚大部分地区，但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6月4日，他只好接受临时停火协议。起初，双方打算让《普莱斯维茨停火协议》（Armistice of Pläswitz）维持至7月20日。“两件事导致我如此决策，”拿破仑告诉克拉克道，“一是我缺乏骑兵，无法实施强力攻击；二是奥地利敌视我。”[80]他的战争理念是迅猛奔袭，并一直保持主动权，接受停火协议完全有违这一点，不是他的风格。（事实上，波旁王朝的情报人员给他起的代号是“激流”。）拿破仑后来承认，联军比他更有效地利用了《普莱斯维茨停火协议》规定的停火时间，他们几乎增加了一倍兵力，并强化了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的防务。英国也趁此时组织签订《赖兴巴赫条约》，根据这份条约，它慷慨资助俄国与普鲁士700万英镑，这是战争中最大的一笔资助款。[81]然而，科兰古（他已接替迪罗克的职责，担任顾问与宫廷司礼官）和贝尔蒂埃都赞成停火，只有苏尔特认为这是个错误。

这一时期，拿破仑急需完成下列事务：训练、重组、支援他的部队，特别是骑兵；在易北河渡口筑防；再补给军火和食物库存。“必须把士兵的健康置于经济计算等一切事之上。”他试图购置200万磅大米，对达吕说：“大米是预防腹泻与痢疾的最佳渠道。”[82]整个休战时期，他办公的速度像平常一样疯狂。6月13日，他在马上待了一下午，结果中暑了。拿破仑需要时间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得劝说奥地利不向自己宣战。停火期间，梅特涅分别派施塔迪翁伯爵和布勃纳（Bubna）伯爵去盟国和拿破仑那儿，以便商讨法军撤离德意志、波兰和亚得里亚海之事。梅特涅要求各国在布拉格开会，并商讨媾和事项，但拿破仑担心那只是奥军加入联军的借口。会议也将讨论法军撤出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事宜。

拿破仑愤怒地发现，奥地利是要一仗不打就从他手中取走伊利里

亚。“如果有可能，我想等9月时再猛攻，”他写道，“所以我得处于可以打击敌人的位置，越远越好。那样的话，当奥地利发觉我能如此行动时，它将……直面自己那虚伪荒唐的借口。”[83]然而，他也对费恩承认道：“假如盟国并非诚心求和，这次停火对我们来说可能非常致命。”[84]不过，拿破仑并非一直忧郁，他得知玛丽·路易丝在床上接见同性恋康巴塞雷斯时，便告诉她：“我求你了，无论如何都不要在床上见任何人，只有30岁以上的人能这么做。”[85]

拿破仑的一些元帅主张道，要是停火协议废止，法军就撤回莱茵河，但皇帝本人指出，这意味着永久放弃奥德河、维斯瓦河、易北河上的要塞以及丹麦、波兰、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这些盟国。“上帝啊！”他说，“你们的聪明才智呢？十场败仗也难以让我退到那儿，你们却叫我立刻过去！”元帅们提醒他别忘了通往德累斯顿的漫长交通线，他则说：“当然，你们不用轻易拿行动路线冒险，我知道，这是常识规则和基础工作……但重大利益瓦解之刻，有时人就必须为胜利牺牲，不惧破釜沉舟！……假如战争只是不冒任何风险的艺术，庸才也可摘取荣誉。我们需要全胜！”[86]

拿破仑打算利用德累斯顿的地理环境，他对费恩说：

> 我将以德累斯顿为枢纽实施机动，从而应对所有攻击。在柏林和布拉格之间，敌人从外围出现，而我占据中央。在敌军必须循着的轮廓线上，他们的最短交通线变得更长。我的话，靠一些行军就能让自己和预备队去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可我不在时，我的部将们得明白，他们绝不能碰运气，必须等我到达……联军可以长时间跟上如此广泛的行动吗？至于我，早晚有一天，我可以趁他们的某次错误调动时发动奇袭，难道我的盼头不理智吗？[87]

拿破仑的推断有理，但是，这种策略完全仰仗他本人的明智判断以及内线机动。

有些法军高级指挥官争辩道，俄军可能让轻骑兵渡过易北河甚至莱

茵河，拿破仑遂反驳道："我等着了，我有东西对付他们。撇开美因茨、韦瑟尔（Wesel）、爱尔福特、维尔茨堡的大批守军不算，奥热罗正在集结美因河（the Main）观察军。""只要一场胜仗，"他补充道，"我们就能迫使联军求和。"[88]在早年的军事生涯中，拿破仑的胜利确实会很快带来和谈，如今他却犯了个核心错误——他以为还能靠那一套实现和平。现在，他的敌人像他自己一样意志坚决，不久前他们还下定决心，非要强迫他投降。萨瓦里再次告诉他，巴黎人民非常渴望和平。"你老是跟我说有必要媾和，搞得我心烦。"6月13日，他回复萨瓦里道，"没人比我更关心媾和，但我不会达成屈辱和平或者不出六个月就让我们再开战的和平。不要回信，这些事和你无关，别插手。"[89]

6月19日，塔尔马与其十年前的情妇、艺名为乔治小姐（Mademoiselle George）的玛格丽特·魏默尔（Marguerite Weimer）以及另外15名演员到达德累斯顿。没有迹象表明拿破仑特地叫玛格丽特·魏默尔来，但他似乎很感激剧院提供的消遣活动。"拿破仑的口味变了很多，"侍从博塞回忆道，"此前他一直喜欢悲剧。"[90]现在，他只让剧团表演喜剧以及表现近距离观察到的"行为与人格刻画"的戏剧。也许到那时候，他已经看够了真实悲剧。

接下来的这一周，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今天下午梅特涅到了德累斯顿。我们会看看梅特涅要说什么，弗朗索瓦爸爸又要什么。他仍然在波希米亚增兵，我则增加我在意大利的军队。"[91]

1813年6月26日，拿破仑与梅特涅在德累斯顿马科利尼宫（Marcolini Palace）的中华室（Chinese Room）会面，谈了八小时（有的版本为九个半小时），要想知道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仍然得靠猜测，因为当时只有他俩在场，而且两人的说法截然相反。在相关记述中，最不可靠的当属数十年后问世的梅特涅回忆录，但若比较此书与其他可得的资料，如当日梅特涅致弗朗茨的简短官方报告、两日后梅特涅

致其妻埃莱奥诺蕾（Eleonore）的信、当时拿破仑告知科兰古的情况、1824年马莱对费恩的陈述、拿破仑在生命还剩六周时对蒙托隆伯爵说的话，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这次颇能决定欧洲命运的高峰会见中发生了何事。[92]

上午11点刚过不久，会谈开始。拿破仑想吓唬欧洲最冷静的政客梅特涅，以让对方放弃奥地利的调停计划。他觉得自己可以说服梅特涅返回法国阵营。相形之下，梅特涅则执意靠和谈缔结全面覆盖德意志、荷兰、意大利、比利时未解决的领土问题的和平协议。两人的视角大相径庭，这是会谈时间较长的原因之一。外交官梅特涅曾与法国议定拿破仑的婚姻，维也纳人士便认为他亲法。大军团在俄国崩溃时，他（至少当众）面露忧色。拿破仑日后指责梅特涅对和约确切条款含糊其辞，真是这样吗？或者说，他是故意玩拖延战术，好让祖国重整武装？他是否想让拿破仑看上去丧失理智，明知某事完全超出对方的接受范围还把它列入条件？抑或他真的想媾和，但又认为只有在欧洲各地的法军大规模撤离后和平才有保障？梅特涅向来反复无常，他很可能被一堆不断变化的要素驱使，这个要素集合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多个动机。梅特涅肯定认为，他在德累斯顿之时，大陆命运的主宰不是拿破仑，而是他自己。“数月前，我独自为欧洲定好轴线，那时周围的人都觉得我的想法是琐碎愚念或浅薄幻想，”他对妻子自夸道，“现在，我让整个欧洲围绕着那轴线旋转。”[93]

关于会谈的各种叙述有多处矛盾。拿破仑承认，他一度把帽子扔到地上。梅特涅则告诉妻子，拿破仑扔了“四回”，他把帽子“……丢到屋角，像魔鬼一样咒骂”。[94]费恩说，会面结束时拿破仑答应参加布拉格会议。梅特涅则说四天后他才同意，当时自己正要乘车离开德累斯顿，而他钻进了马车。梅特涅称，自己警告拿破仑说“陛下，您输了！”，而对方则指责他收钱替英国人办事。[95]拿破仑的最后一句话是句蠢话，临终时，他承认自己犯了灾难性的错误，把梅特涅变成了“不共戴天之

敌”。[96]当时，差不多话一出口他就设法弥补失误，假装那只是个玩笑。两人似乎彬彬有礼地结束了会谈，但梅特涅开始确信（或者说，他声称自己开始确信）拿破仑冥顽不灵、执意一战。

“你忘了过去的经历，”拿破仑对梅特涅说，“我三次赶走弗朗茨皇帝，坐上他的宝座。我承诺永远与他和平共处，我娶了他的女儿。那时我对自己说，你在干蠢事，但木已成舟，现在我后悔了！”[97]拿破仑随后跑题，他谈论奥军的兵力和战略，并吹嘘道，他对其部署了如指掌，所掌握信息细至“你方军队中那些鼓手”。为了证明他的谍报网工作多么厉害，两人返回他的书房，接下来一个多小时，他们挨个浏览纳博讷的间谍送来的奥军各团每日清单。

梅特涅提出，法军士兵“年纪轻轻”，据说拿破仑打断了他：“您不是军人，不懂军人心思。我在战场上长大，像我这样的人，死一百万人也不太在乎。”[98]梅特涅在回忆录中写道：“拿破仑当时说的话恶劣得多，我不敢写下来。”拿破仑因百万生命之谈被狠批，人们认为此言明摆着证明他根本不关心士兵，可语境是关键之所在。当时他拼命想办法让梅特涅相信，除非和约条款适当，他非常乐意重回战场。拿破仑的这句话常被当作无情讥讽之论，然而，就算他真的说过，它也只是吓唬人的狂言。

梅特涅主张的和平条件远远超出把伊利里亚还给奥地利。他似乎提出了下列要求：半个意大利和整个西班牙实现独立；普鲁士收回《蒂尔西特条约》割让的几乎全部领土，包括但泽；教皇返回罗马；拿破仑卸下莱茵邦联保护人的身份；法军撤离波兰与普鲁士；汉萨港口取得独立；华沙大公国就此废止。有那么一会儿，拿破仑在挨着书房的地图室里喊道，他不介意放弃伊利里亚，但其他条件门儿都没有，这声音响到他的随员都听见了。[99]

梅特涅的要求实际上是恢复法国的战前边界，而拿破仑多次告诉自

己的宫廷，如果他签署“屈辱”和约，让法国恢复旧疆界，法兰西人民就会推翻他。皇帝的警务报告常常指出，比起荣誉（la Gloire），法国人显然更想要和平，但他清楚国家荣誉是支持自己统治的四大重要柱石之一，其他三个则是国有财产权利、低税、集权政府。或许梅特涅诚心渴望和平（不过通常说来，“梅特涅”和“诚心”这两个词最兼容时也只是不和谐地搭在一起），但他索要的对价明显太高昂了。

“我和梅特涅的谈话又长又累，”次日，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我希望能在几天内议和。我想要和平，但和平必须光荣。”[100]同日，奥地利与普鲁士、俄国秘密签订又一份《赖兴巴赫条约》。奥地利在条约中承诺，要是拿破仑拒绝布拉格会议的和平条款，它就对法国宣战。此举当然导致普鲁士和已经变成法国死敌的俄国增加条件。

6月30日，拿破仑再次召见梅特涅。这回他们谈了四小时，把停火时间延长至8月10日。布拉格会议开幕日定为7月29日，拿破仑同意届时接受奥地利在会上的调停。“我觉得，”会面后，拿破仑告诉妻子，“梅特涅是个阴谋家，非常严重地误导弗朗索瓦爸爸。”[101]他批评道，假如弗朗茨皇帝对女婿开战，那将“有违人性”，但是在1807年[102]时，他自己也曾要求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对其女婿葡萄牙国王开战，所以他的理由不太站得住脚。

6月21日，威灵顿在西班牙北部的维多利亚大败约瑟夫及其参谋长儒尔当元帅，约瑟夫损失了8000人和几乎所有西班牙王家艺术藏品。今天，这些艺术品展示于伦敦阿普斯利邸宅，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滑铁卢展馆则陈列着儒尔当的镶金蜂红色天鹅绒元帅权杖。7月2日，维多利亚会战的消息传来，严重削弱了拿破仑在将要召开的会议中的地位。皇帝称，维多利亚会战的败因是“约瑟夫睡了太久”，此乃荒谬之言。[103]与此同时，他致信玛丽·路易丝，说约瑟夫“不是个军人，什么也不知道”，不过这话不禁引人思考为何他要让哥哥统帅47300人去对付

马尔伯勒之后最伟大的英国军人。[104]因为在西班牙的灾难，兄弟俩的感情与信任几乎完全破裂，他们都把责任算到对方头上。五天之后，拿破仑告诉玛丽·路易丝，如果约瑟夫常住瓦兹河（the Oise）岸边他那可爱的莫特方丹城堡与其小岛、橘园、大鸟舍、两座公园以及全欧洲风景最美丽的一些花园，则“他必须使用化名，而你一定要忽视他。我不要他干涉政治，也不允许他在巴黎策划阴谋”。为了保护潘普洛纳和圣塞瓦斯蒂安，拿破仑命令苏尔特接手约瑟夫麾下溃败的军队，并让卓越干将奥诺雷·雷耶（Honoré Reille）、贝特朗·克洛泽尔（Bertrand Clauzel）、埃尔隆伯爵让·巴蒂斯特以及奥诺雷·加赞任其主要副手。

7月12日，俄军、普军与瑞典军的总参谋部在特拉申贝格（Trachenberg）[105]协调战略，以防布拉格会议失败。从领导人的表现来看，这一回，他们难得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联军指挥官明白，拿破仑常常包抄敌军侧翼，然后痛击中路，于是他们采纳奥军将领约瑟夫·拉德茨基（Joseph Radetzky）的战略：全军分成三个军团后进军萨克森，不给拿破仑本人开战的机会，而是在他面前撤退，并集中兵力攻击其部将的弱势部队。要是拿破仑进攻一个军团，另外两个就攻其侧翼或后方。这个主意将迫使他从下列三种决策中选择：采取守势；敞开交通线；分散军队。[106]联军制定的特拉申贝格战略明确地旨在制约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它将产生巨大的威力。

7月29日，布拉格会议终于召开，科兰古和拿破仑代表法国出席。当时，皇帝对费恩说：

> 俄国有权获得对其有利的和平，它打了两年仗，首都丢了，省份毁了，而它将用那一切换来这种和平。相反，奥地利不配得到任何东西。在当前形势下，我不反对可让俄国增光的和平，但奥地利背叛了我们的同盟，我的确不愿见它摘取平定欧洲的果实与荣誉，把它们当作背叛罪行的奖励。[107]

拿破仑认为弗朗茨和梅特涅正在策划背信弃义之事，他不想为此给他们好处。收到间谍的情报后，他在8月4日警告元帅们：“布拉格会议

上什么事也没发生。他们不会得出任何结论。联军想在10日打破停火状态。”[108]

8月7日，梅特涅提出下列要求：重新瓜分华沙大公国；解放汉堡（停火协议签订前，达武占领了汉堡）；但泽和吕贝克成为自由城市；以易北河为界重建普鲁士；割让伊利里亚（包括的里雅斯特）给奥地利。[109]如果执行梅特涅的提案，那么此前七年的战事就付诸东流，联军会陷入尴尬境地，成千上万牺牲者的血也白流了，尽管如此，那个年代的其他政客几乎都会答应这些条件。然而，法兰西皇帝、恺撒与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完全不能接受他眼中的屈辱和平。

---

[1] Saint-Cyr，Laurent Gouvion，*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militaire* 4 vols.1831，Ⅳ p.2

[2]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38

[3] ed. Hanoteau，Jean，*The Memoirs of Queen Hortense* 2 vols.（New York）1927，Ⅱ p.51

[4] Bowden，Scott，*Napoleon's Grande Armée of 1813* 1990，pp.27-8，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19689 p.51

[5]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47，Lamy，Gautier，'La cavalerie française de 1813'*La Revue Napoléon* no.9 June 2013，p.40

[6] Schroeder，Paul W.，'Napoleon's Foreign Policy：A Criminal Enterprise'*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p.152

[7]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373

[8]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3

[9] ed. Chandler，David，*Napoleon's Marshals* 1987，pp.30-32

[1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4 no.19388 p.341

[1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09

[12] 今克维曾（Kwidzyń）。——译者注

[13] Evstafiev，Alexis，*The Resources of Russia*，*in the Event of a War with France* 1812，p.71

[14]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Ⅰ p.8

[15]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4 no.19462 p.402

[1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4 no.19424 p.368

[1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4 no.19402 p.354

[18]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Ⅰ pp.193-5

[19]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73

[20]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168

[21]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156

[2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19910 p.232

[23]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161

[24]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161

[25]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162

[26]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163

[27]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172

[28]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Ⅰ pp.77，219-23

[2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4 no.19581 p.520

[30] Schmidt，H.D.，‘The Idea and Slogan of “Perfidious Alb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no.14 1953，pp.610-13

[31] McPhee，Peter，*A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2004，p.87，Woloch，Isser，*The New Regime*：*Transformations of the French Civic Order 1789-1820S* 1994，pp.152-3

[3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4 no.19608 p.539

[3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4 no.19457 p.397

[34]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4 no.19625 p.556

[35] Simms，Brendan，*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Germany 1779-1850* 1998，pp.75-82

[36] Simms，Brendan，*Europe*：*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2013，p.173

[37] Leggiere，Michael，*Napoleon and Berlin* 2002

[3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7 no.21231 pp.150-51

[3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19664 p.30

[4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19688 pp.46-51

[4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19706 pp.70-72

[4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19659 p.25

[4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19632 p.5

[44]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19640 p.9

[45]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193

[46]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194

[47]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195

[48] Ashby，Ralph，*Napoleon against Great Odds* 2010，p.15

[49] “Franz”的法语变体。——译者注

[50]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40

[5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19647 p.15

[5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19914 pp.235-6

[53] Johnson，David，*Napoleon’s Cavalry and its Leaders*（New York）1978，p.22

[54]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19941 p.253

[55]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19977 p.276

[56]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75

[57] Wood，William J.，‘Forgotten Sword’*Military Affairs* October 1970，p.81

[58]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Ⅰ p.349

[59] Brett-James，Antony，*Europe Against Napoleon* 1970，p.23

[6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19951 pp.258-62

[61] Brett-James，Antony，*Europe Against Napoleon* 1970，p.24

[62]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 149

[6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19963 pp.268-9

[64]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p.33-7

[65]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19899 pp.222-3

[66]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52，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Ⅰ pp.374-7

[6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19994 p.285

[68]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54

[6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40

[70] 指退路。——译者注

[7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20017 pp.299-300

[72]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57

[7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20029 and 20030 pp.307-8

[74]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Ⅵ p.102

[75]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58

[7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20042 pp.321-2

[77] 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pp.18-19

[78]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60

[7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20096 p.368

[8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20070 pp.346-7

[81]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65

[8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20140 pp.393-7

[8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20070 p.347

[84]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Ⅰ p.449

[8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111 p.250

[86]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p.26-31

[87]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p.26-31

[88]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p.26-31

[8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20119 p.382

[90]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83

[91]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69

[92] Price，Munro，‘Napoleon and Metternich in 1813’*French History* vol.26 no.4 December 2012，pp.482-503

[93] Price，Munro，‘Napoleon and Metternich in 1813’*French History* vol.26 no.4 December 2012，p.503，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20175 pp.423-6，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p.36-42，Ashby，Ralph，*Napoleon against Great Odds* 2010，p.15，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Ⅰ and Ⅱ 1880，Ⅰ p.413 n.67 and Ⅱ pp.538-40

[94] Price，Munro，‘Napoleon and Metternich in 1813’*French History* vol.26 no.4 December 2012，p.501

[95]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20175 pp.423-6

[96] Price，Munro，‘Napoleon and Metternich in 1813’*French History* vol.26 no.4 December 2012，pp.494，503

[97] 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Ⅰ and Ⅱ 1880，Ⅰ pp.185-8

[98] 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Ⅰ and Ⅱ 1880，Ⅰ p.190

[9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20175 pp.423-6

[100]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69

[101]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71

[102] 原文误作“1800年”。——译者注

[103]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43

[104]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p.171-2

[105] 今日米格鲁德（Żmigród）。——译者注

[106] Sked，Alan，*Radetzky* 2011，p.41

[107]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p.79-80

[10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327 pp.2-3

[109]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93

第二十七章 莱比锡

恐惧与不确定性会加速帝国的崩溃；它们比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的危险和损失更致命一千倍。

——1804年12月，《箴言报》所载拿破仑的发言

两支排成作战序列的军队相遇，若一军需经桥梁撤退，另一军占据敞开的包围圈外缘，则后者掌控全部优势。

——拿破仑军事箴言第25条

1813年8月8日，拿破仑从德累斯顿致信达武，警告对方："毋庸置疑，敌人定会在10日取消停火协议。16日或17日，敌对状态将卷土重来。"照他预计，届时奥地利会派12万人、3万人和5万人分别对付他、拜恩与意大利的欧仁。[1]然而，他还是总结道："不管这事让联军增加多少兵力，我认为自己都能应对。"8月10日，他便提前五天庆祝生日，这是他在位期间最后一次正式庆生。萨克森骑兵上校恩斯特·冯·奥德莱本（Ernst von Odeleben）男爵在回忆录中记载道：军队举行了一次两小时长的阅兵式，共4万名士兵参加；伴着礼炮轰鸣，德累斯顿的一座大教堂中响起《感恩赞》的歌声；易北河畔的椴树下，帝国近卫军与萨克森王国近卫军宴乐；乐队演奏军乐；每个士兵都领到两倍军饷和双份肉；萨克森国王在军中分发成千上万瓶葡萄酒。至于拿破仑，他"身着盛装，全速驰过队列，这时'万岁'呼声回荡不息"。法军炮兵和萨克森炮兵"一同痛饮狂欢"，没几个人能猜到要不了几周他们就会对轰。晚上8点，拿破仑去萨克森国王的宫殿出席生日宴。筵席散场后，他们的士兵共同庆祝，在桥两边燃放烟火。"蔚蓝天空给无数火箭平添一层魅力，"奥德莱本回忆道，"它们飞过城中阴暗的屋顶，彼此交错，照亮浩渺夜空……停了一阵后，拿破仑的花押字高悬皇宫上空。"[2]一名渔夫太靠近火箭，结果受了致命伤，等人群散去后，岸边传来他的"悲切哭

声”。“这是否算个不祥之兆，”奥德莱本想，“预示庆生的英雄前途堪忧？”

1813年8月中旬，拿破仑已聚集4.5万名骑兵，他们散布于四个军和十二个师。[3]与停火协议刚签订时相比，他的骑兵数量大大增加，但仍然不足以对抗集结起来的敌人。11日中午，联军宣布废止停火协议，这和拿破仑的估计结果相差不到二十四小时，他们声称将在17日午夜重新开战。[4]12日，奥地利对法宣战。在梅特涅的操纵下，奥地利先离开盟友，再奉行中立，接着它实施所谓的客观调停，停火协议终止后次日，它又加入第六次反法同盟。梅特涅的巧妙手腕被称作“外交艺术杰作”。[5]拿破仑只觉得他要两面派。“布拉格会议从未正经议事，”他告诉符腾堡国王，“奥地利借此挑明立场。”[6]皇帝致信奈伊和马尔蒙，他告诉两人，自己将在格尔利茨（Görlitz）和包岑之间立足，并观察奥军与俄军的动向。他在总结时老调重弹，写了一句已然为人熟知的话：“依我看，除非先来场大会战，当前战役不会有好结果。”[7]

战略形势固然严峻，但并不绝望。正如拿破仑所说，虽然强敌从三面包围他，但他拥有萨克森境内的内线优势。施瓦岑贝格率波希米亚军团从波希米亚北部赶来，该军团由奥地利人、俄国人、普鲁士人组成，其兵力合计23万人；布吕歇尔率西里西亚军团从上西里西亚向西，该军团由普鲁士人、俄国人组成，其兵力合计8.5万人；贝纳多特率北方军团从勃兰登堡南下，该军团由普鲁士人、俄国人、瑞典人组成，其兵力合计11万人。这三路军团共有42.5万人，另有联军部队正奔赴前线。拿破仑用35.1万人对付他们，他的军队分布在汉堡与奥德河上游之间。[8]此外，9.3万人驻守德意志与波兰的城镇，5.6万人在法军兵站受训，但这些人不能马上投入战斗。拿破仑需要实施往日他常常采取的策略，也就是在中央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军。然而，他没有那样做，反倒分散兵力，这是个严重的错误，违背了其军事箴言中最重要的两条：“保持兵力集中”；“不要小股小股地浪费军队”。[9]

拿破仑的计划如下：他亲率25万人对战施瓦岑贝格，与此同时，乌迪诺（尽管元帅抗议）率6.6万人北上，力图攻克柏林，让-巴蒂斯特·吉拉尔（Jean-Baptiste Girard）将军则率9000人去守马格德堡，该地位于乌迪诺军以西80英里处。他还对达武下令：留下1万人驻守汉堡，另派2.5万人支援乌迪诺。昔日，拿破仑只会集中兵力歼灭敌军主力，这套战略他屡试不爽，但就像进攻莫斯科时一样，现在他抛开了这种做法，反倒被次要的政治目标干扰，如攻克柏林并惩罚普鲁士的渴望。他也没规定达武和乌迪诺谁指挥谁，这导致北部战场缺乏统一调度权。

就算乌迪诺攻下柏林，和1806年时相比，在1813年拿下柏林并非更能保障胜利；如果法军集结起来，击溃施瓦岑贝格，则贝纳多特无论如何也守不住柏林。拿破仑明白，战役将在萨克森或波希米亚北部见分晓，他让乌迪诺阻止贝纳多特夺取易北河、保卫法军后方，但他仅仅拨给对方一支骨干军队。[10]达武元帅的独立指挥战绩最能体现其才干，拿破仑却让他处理德意志西北部不存在的威胁，此乃惊人的浪费人才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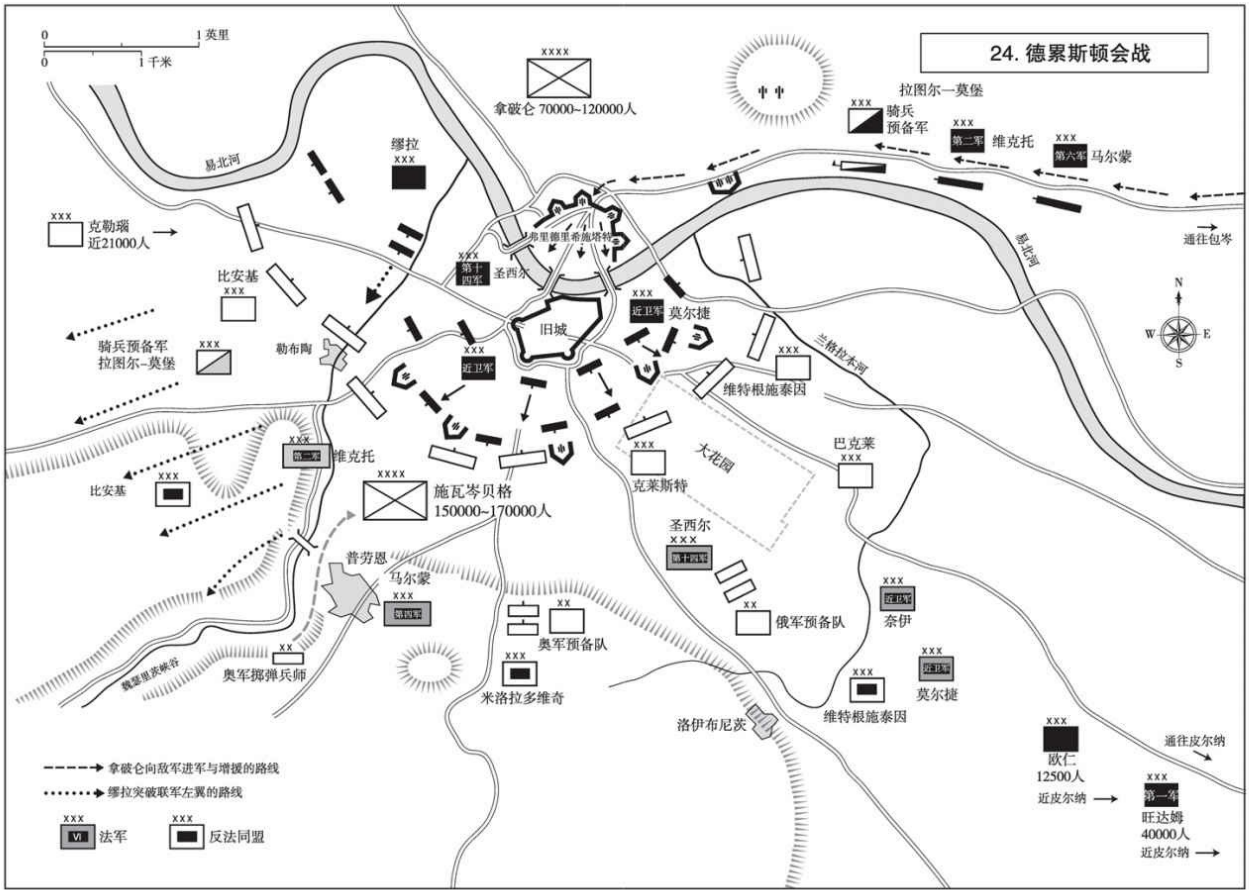
8月15日是拿破仑的44岁生日。这一天，皇帝从德累斯顿去西里西亚，打算在那攻击布吕歇尔，此人已占领布雷斯劳（Breslau）[11]。途中，他在包岑同缪拉会合。出乎意料，缪拉重新拥护他的事业。皇帝回报了缪拉，让他重任骑兵总指挥。当日，拿破仑告诉乌迪诺，马格德堡的吉拉尔师有8000～9000人，这是实话。然而就在第二天，他便对麦克唐纳保证道，吉拉尔师有12000人。[12]

“是他想要开战。”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提及其父时称，“因为他野心勃勃、贪得无厌。事件会决定态势。”[13]从那以后，他只称呼弗朗茨皇帝为“你爸”（ton père）或“弗朗索瓦爸爸”，8月17日的信便是如此，那天他写道：“你爸被梅特涅骗了，同我的敌人联手。”[14]身为法国摄政皇后与贤妻，玛丽·路易丝忠于丈夫而非父亲，待在法国而非祖

国。

联军如约践行特拉申贝格战略，他们在拿破仑面前撤退，并寻找他的主要部将。8月16日，布吕歇尔便准备好在博伯河（the Bober）[15]与卡茨巴赫河（the Katzbach）[16]之间进攻奈伊，但拿破仑率野战军主力的大股部队前来，于是他撤走了。乌迪诺进军柏林，瓢泼大雨几乎令炮兵寸步难行，拖慢了他的进度。8月21～23日，乌迪诺在大贝伦（Gross-Beeren）三度与敌交手。比洛的普军与斯特丁克（Stedingk）伯爵的瑞典军猛攻乌迪诺，击败了他。如果拿破仑处于这种境地，他会倾向于退往卢考（Luckau），但乌迪诺却撤退至维滕贝格（Wittenberg）。拿破仑对贝尔蒂埃说，“真难当一个比雷焦公爵[17]更没脑子的人”，然后他派奈伊接手乌迪诺的指挥权。[18]

8月20日，拿破仑在波希米亚，他想阻止施瓦岑贝格去布拉格。“我赶走了奈佩格将军，”当天，他告诉玛丽·路易丝，“俄军与普军进入了波希米亚。”[19]才过一年，时髦的独眼奥军将领亚当·冯·奈佩格（Adam von Neipperg）就在私生活领域狠狠报复了他。拿破仑听闻波希米亚军团大举进攻德累斯顿，22日他便调转军队，奔回该地，并留麦克唐纳提防布吕歇尔。与此同时，他致信圣西尔：“我认为，要是敌人成功实施大调动，前往德累斯顿，那将是非常好的消息，它甚至可驱使我在数日内打一场大会战。决定事态的永远是会战。”[20]当日，他还致信侍从长孟德斯鸠伯爵，声称自己不满巴黎的生日庆典。“我听说，8月15日那天，管理乱糟糟的，以至于皇后听糟糕的音乐时耽搁了很长时间，”他写道，“这导致公众烟火等了两小时。此事令我非常不悦。”[21]



◆

1813年8月26～27日，德累斯顿会战爆发。拿破仑的情报人员送来警报，准确地指出庞大的联军部队正在向城市集中。19日，巴克莱·德·托利的俄军已同施瓦岑贝格会师，他们组成一支浩大军团，其兵力有237700人，包括172000名步兵、43500名骑兵、7200名哥萨克与15000名炮兵，而且该军团共有698门大炮。8月21日，扩充后的波希米亚军团分五路纵队进入萨克森。维特根施泰因率28000人的纵队前往德累斯顿。然而，拿破仑控制了易北河上所有的桥梁，因此法军可在河流两岸行军。

在德累斯顿本身，旧城（Altstadt）防御工事实际上呈半圆形，其两端固定在易北河上。圣西尔军的三个师驻守旧城防线，其兵力约为

19000名步兵与5300名骑兵。城市卫戍部队的八个营在城墙上就位。26日上午10点，拿破仑驰至战场，准许圣西尔如此布局。他犯了胃病，战前因胃疼而呕吐，但他还是下达了连珠炮般的指令。旧城外有5座大多面堡，新城内有8座，这些堡垒中皆设大炮。旧城街道和大门上都布置了障碍物。以城墙为基，方圆600码之内的树全被砍了。30门大炮在河流右岸组成炮群，以便轰击维特根施泰因侧翼。[22]冯·克勒瑙（von Klenau）将军的奥军纵队行动迟缓，导致总攻延迟至次日，这有利于法军开展上述准备工作。

沙皇亚历山大、让·莫罗将军（他离开了流放地英格兰，前来见证联军大举进攻拿破仑）、亨利·德·约米尼将军（奈伊的瑞士籍参谋长，停火期间他改投俄军阵营）都认为拿破仑的阵地非常牢固，不宜进攻，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争辩道，不进攻会损害军队士气，他坚称联军应开战。上午9点30分，双方皆已做好战斗准备，但直到下午3点左右两军才有动作。当时，拿破仑命令圣西尔夺回城外某座紧挨城墙的工厂。法军只是稍稍前进，联军指挥官却误以为那是开战讯号，所以战斗爆发本质上是个意外。

下午4点时，维特根施泰因投身战团。青年近卫军抵御俄军进攻，而他冒着猛烈的炮火前进。五个猎兵团（轻步兵精兵）、一个骠骑兵团进攻城墙外的正宗巴洛克园林大花园（Gross-garten），步兵和炮兵支援他们。法军坚守大花园，他们设法让一个炮群穿过安东亲王园（Prinz Anton Gardens），上前轰击敌军侧翼。与此同时，法军在易北河对岸发射猛烈炮火，困住了正在进攻的两路俄军纵队。当日结束时，双方各占据半个大花园。今人可在高达300英尺的圣母教堂（Frauenkirche）穹顶上清楚地纵览战场。在5号多面堡，奈伊元帅率领青年近卫军和圣西尔军的部队冲锋，迫使奥军投入预备队，即便如此，一个黑森营也被包围，全营被迫投降。夜幕降临后，第一日战斗结束，联军有4000人死伤，这是法军伤亡的两倍。

晚上，维克托军增援拿破仑，进军弗里德里希施塔特（Friedrichstadt），马尔蒙前往中路，而老近卫军则渡过了易北河，组成中路的预备队。拿破仑有效地利用军体系，已为次日的会战调集155000人。整晚大雨如注，8月27日早上，天降大雾。浓雾散去后，拿破仑发现深邃的魏瑟里茨峡谷（Weisseritz ravine）把联军分成两半，只见峡谷一边是久洛伊·伊格纳茨（Gyulay Ignácz）伯爵指挥的联军左翼，另一边是其右翼与中路。[23]早上7点，他决定大举进攻，为此投入了两个步兵军和几乎所有的骑兵。缪拉肩披镶金边斗篷，头戴羽饰，他预备用第1骑兵军的68个中队、30门大炮进攻久洛伊军，维克托军的36个营、68门大炮也将加入战团。

上午10点，克勒瑙终于同波希米亚军团会合，但奥军面临巨大压力。维克托军与艾蒂安·德·博德苏勒（Étienne de Bordessoulle）将军的重骑兵成功击退奥军侧翼。11点，缪拉下令发动总攻，他高呼“皇帝万岁！”，冲向前方。法军炮兵充分支援勒布陶（Löbtau）一带，在那儿，街上设置了路障，房中开凿了供滑膛枪射击的枪眼，当地的奥军步兵遂陷入困境，他们的散兵被赶了回来。奥军从似有若无的雾气中看到，缪拉的步兵排成大股纵队，上前进攻。法军冒着猛烈炮火，填上村子间的缺口，并经过奥军队列，然后他们调转方向，袭击敌后。奥军反击，但其退路变得非常危险。

从凌晨4点开始，中路的奥军与普军便已做好准备，盼望战事重启。马尔蒙负责钉住他们，与此同时，法军侧翼将击败敌军。上午8点，圣西尔进攻施特雷伦高地（Strehlen heights）上的普军第12旅，迫使对方退往洛伊布尼茨（Leubnitz），俄军第5师与该旅在那会合。虽说滑膛枪有保护性火镰，但大雨浸湿了它们的火药池，所以在这场缠斗中，刺刀成了主角。

上午10点，拿破仑已在施特雷伦高地聚集了一个大型炮群，这些大

炮控制了战场中央。圣西尔暂时停下，重组军队，这时奥军步兵对他发起反击。他力图前进，但联军的猛烈炮火把他推回原地。中午时分，拿破仑来到圣西尔身旁，他一边命令对方继续对敌施压，一边把青年近卫军投入洛伊布尼茨，试图从西里西亚步兵手中夺占村庄。下午1点，拿破仑直面联军中右翼。他置身可怕的炮兵对轰之中，亲自指挥一些骑炮兵，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奥军的很多大炮。在这次交火中，一发加农炮炮弹炸断了莫罗的双腿。正午后不久，普军骑兵开始前往右翼。圣西尔对敌军施加的压力慢慢打破平衡局面。

早上7点30分时，法军左翼的奈伊发动进攻。普军已被逐出大花园，他便借这座园林掩饰自己的部分进军行动。11点，拿破仑到达，他鼓励散兵积极进攻，尽管普军和俄军的骑兵不时阻挠他们。巴克莱·德·托利手上至少有65个俄军骑兵中队、20个普军骑兵中队，但他没派他们出击。倾盆大雨中，大炮轰鸣声间或打断这场刺刀和马刀的战斗。施瓦岑贝格仔细地策划大反击，结果发现麾下部队皆已深陷缠斗，这正如拿破仑所料。

下午2点，拿破仑返回中路，他在拉赫尼茨（Rachnitz）附近用32门12磅炮组成炮群，轰击联军中路。5点30分，施瓦岑贝格得知，旺达姆已在皮尔纳（Pirna）渡过易北河，正向他的后方进军。现在他别无选择，只能彻底放弃战斗。（旺达姆是个肆无忌惮的流氓，拿破仑曾说，每个军队都需要一个旺达姆，但假如有两个，他就得枪毙其中一个。[24]）傍晚6点，法军停留在上午时联军曾占据的阵地。双方都损失了约10000人，但缪拉在右翼取胜，俘虏了13000名奥军士兵，法军还缴获了40门大炮。[25]拿破仑听说施瓦岑贝格战死了，大喊道：“施瓦岑贝格解除诅咒了！”皇帝希望施瓦岑贝格之死最终驱散1810年他婚庆时的火灾阴影，他日后解释道：“我闻言欣喜，这不是说我盼着那个可怜人死，而是因为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26]他后来才发现，战死的将军不是施瓦岑贝格，而是莫罗，于是懊恼万分。9月2日，莫罗伤重不

治，就在临终前，他致信妻子：“那个无赖波拿巴总是很走运。原谅我的潦草字迹。我全心全意地爱你、拥抱你。”[27]变节的将军辞世时还能勇敢地为自己的笔迹道歉，但他没有正确地评价拿破仑一连串的超常好运。

“我刚刚在德累斯顿大败三位君主亲自统领的奥军、俄军与普军，”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我正在追赶他们。”[28]次日，他纠正了自己的话：“弗朗索瓦爸爸明智地没来。”他接着说，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威廉“打得非常好，并迅速撤退”。拿破仑对奥军更加苛刻。“这是弗朗索瓦爸爸麾下最糟糕的士兵，”他告诉奥地利妻子，“他们在哪儿都打得惨兮兮。我俘虏了25000人，缴获30面军旗与无数大炮。”[29]事实与之相反，联军君主与将领错误布阵，缺乏协作，他们在战略与战术上都对不住部下，完全是靠坚强勇敢的士兵，这次两日会战才没有变成溃败。

拿破仑冒着大风雨驰过战场，他的感冒由此而加重了，战后，他上吐下泻。队列里的一个牢骚兵冲他喊：“你得回去换衣服。”然后，他终于回到德累斯顿，并泡了个热水澡。[30]晚上7点，他告诉康巴塞雷斯：“我太累，太心事重重，所以没法多写。（马雷）会替我写。此地事态进展非常好。”[31]拿破仑承受不起长期患病，就在一周前，他还给高级指挥官下达总指示：“从我的立场看，绝不能制订任何不以我本人为中心的计划。凡是把我移至远处的方案皆会引发常规战争，那么敌军骑兵乃至将军的数量优势将彻底毁了我。”[32]此言公开承认，当元帅们面对比自身兵力多出70%的敌军时，不能指望他们完成胜利所需的必要军级调动。事实上，拿破仑觉得大部分元帅刚刚达到能够独立指挥的水平。

下面这件事佐证了拿破仑的判断。8月26日，即德累斯顿会战第一日，在卡茨巴赫河畔的普鲁士西里西亚，布吕歇尔的西里西亚军团击溃

麦克唐纳元帅的67000人（由法军和莱茵邦联部队组成）。[33]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重申自己的观点："要是麦克唐纳等人知道自己在哪儿，并且听我命令行事，他们便是良将，超越这一层，情况就不同了。"[34]就在麦克唐纳战败后次日，普鲁士国民后备军和一些哥萨克在哈格尔山（Hagelberg）成功歼灭吉拉尔将军的部队，而国民后备军一直装备长矛，不久前才换用滑膛枪。吉拉尔的军队遭受打击，严重减员，他费了很大功夫才返回马格德堡。8月29日时，雅克·皮托（Jacques Puthod）将军的第17师（3000人）被困在普拉格维茨（Plagwitz），其身后便是泛滥的博伯河。他们打光了所有弹药，被迫集体投降。第17师丢了三面鹰旗，战后，人们在河里找到了其中一面。[35]

拿破仑打算阻止施瓦岑贝格退往波希米亚，他命令旺达姆率37000人离开彼得斯瓦尔德（Peterswalde）[36]，然后"切入波希米亚，逐退符腾堡的亲王"。此举旨在切断通往杰钦（Dě čín）、奥西希（Aussig）[37]、特普利茨（Töplitz）[38]的敌军交通线，但是巴克莱、康斯坦丁及普军将领克莱斯特（Kleist）的总兵力比旺达姆多出一倍。旺达姆的部队英勇奋战，给敌军造成大量伤亡，但是30日时，他被迫率麾下10000人在库尔姆村（Kulm）[39]附近投降。在旺达姆勇敢对战奥军前卫时，拿破仑派缪拉、圣西尔、马尔蒙去特普利茨进攻奥军后卫，但他们救不了他。拿破仑自己病了，没法离开卧室，甚至直到29日下午时，他能去的最远地点也只是皮尔纳。[40]次日，让-巴蒂斯特·科尔比诺（Jean-Baptiste Corbineau）带来了灾难性消息，皇帝只能说："战争就是这样，早上来个大高潮，晚上又来个大低潮。胜利与失败仅一步之遥。"[41]

到8月末时，部将们已耗尽拿破仑靠德累斯顿胜绩所获得的优势，坏消息则继续传来。贝纳多特击败乌迪诺后，拿破仑派奈伊再度进攻柏林，以便重振形势。9月6日，奈伊和乌迪诺在勃兰登堡登讷维茨（Dennewitz）与冯·比洛将军交手，两人告败。拜恩随后宣布中立，其

他德意志国家不由得重新考虑自身立场，特别是在当月末联军宣布废除莱茵邦联之后。

9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拿破仑都待在德累斯顿。他不时冲出去迎战太接近的敌军，但无法采取任何大型攻势来左右战事，因为联军决心不给他任何开战机会，并继续集中兵力对付其部将。这几周，他沮丧灰心，间或急躁失态。600名哥萨克在德累斯顿和托尔高之间进攻萨米埃尔-弗朗索瓦·莱里捷·德·谢泽勒（Samuel-François l’Héritier de Chézelles）将军的2000人（隶属第5骑兵军），拿破仑便致信贝尔蒂埃，称谢泽勒的部队应该更积极地战斗，哪怕“他们没有马刀或手枪，只用扫帚柄作战”。[42]

这种战斗损伤士气。在瓦格拉姆会战中，某个萨克森营曾归贝纳多特指挥，9月27日，该营全体官兵改投贝纳多特。在巴黎，玛丽·路易丝要求元老院签发征兵令，招募28万人，其中至少有16万人是提前征召的1815年度新兵，而且1814年度新兵已全部应征。然而，在法国境内的很多地区，民众们已然普遍抗议继续征兵了。

蒂埃博将军在这次战役中任师长，他准确地总结了1813年秋天的事态：

> 这次庞大斗争的舞台扩张得令人心惊胆战。在这种战场上，可在几小时内，或者说至多一两天内完成的聪明、秘密、突然的机动不再构成优势。拿破仑……不能像马伦戈会战和耶拿会战时那样击退敌军侧翼，甚至不能像瓦格拉姆会战时那样，靠消灭敌军一翼击溃敌军。拿破仑发起出人意料的迅捷调动，它靠单单一次会战决胜战役或战争，并助他成名。贝纳多特带16万人去北边，布吕歇尔带16万人去东边，施瓦岑贝格带19万人去南边，他们用前线威胁我们，同时保持甚远间距，不给他机会实施这种调动。空间毁了他。重申一遍，在那之前，拿破仑从来没有同时对付一支以上的敌军，现在他面临三路敌人，若他攻击其中一路，侧翼就会暴露给另外两路。[43]

10月上旬，联军在法军交通线上自由穿梭，拿破仑有好几天不能收发信件。10月6日，拜恩对法宣战，形势大大恶化。“拜恩不会认真地向

我们进军，”皇帝豁达地对费恩说，“要是奥地利全胜、法兰西遭灾，它的损失就太大了。它很清楚，这两个国家一个是天敌，一个是必要支援。”[44]次日，威灵顿渡过比达索亚河，离开西班牙。自从二十年前胡德将军撤离土伦后，这是外国军队第一次侵入法国本土。布吕歇尔率6.4万人横渡易北河，波希米亚军团（20万人）则进军莱比锡。拿破仑留圣西尔守德累斯顿，自领12万人北上。他打算先把布吕歇尔赶回易北河对岸，再回身对付施瓦岑贝格。与此同时，他一直对柏林施加切实威胁。

施瓦岑贝格、布吕歇尔、贝纳多特指挥的联军共计32.5万人，拿破仑屯于莱比锡，其兵力远远少于他们的。10月10日，三路联军向莱比锡集中，打算困住他。10月13日清晨5点，他致信奈伊：“莱比锡必将爆发大会战。”同日，他发现拜恩军同奥军会合，正威胁莱茵河。[45]拿破仑陷入严重的敌众我寡境地（他能指挥的总兵力只比20万多一点），但他决定为守卫莱比锡而战。次年，英国记者弗雷德里克·肖伯尔（Frederic Shoberl）称，莱比锡“无疑是德意志第一商都和欧洲大陆的巨大交易场”。[46]拿破仑怀疑很多士兵自己弄伤头部，拉雷医生则说，那是因为士兵装填弹药和开火时，其滑膛枪靠近前排跪着的战友的脑壳。皇帝相信了军医的话，于是他把部队分成两排，而非三排。“这种新阵型有个优势，”拿破仑说，“它让敌人以为军队人数比其实际兵力多三分之一。”[47]

10月14日，帝国近卫军从迪本（Düben）来到莱比锡。当晚，拿破仑待在城市东部的罗伊德尼茨（Reudnitz）郊区，入住韦斯特（Wester）先生家。宫廷营房总管（maréchal de logis）照例用粉笔在每个将军的卧室房门上写下其姓名。拿破仑的房间里很快生起火，“因为陛下非常喜欢温暖”。[48]皇帝随后和韦斯特的首席书记员聊天。

拿破仑：“你老板是干什么的？”

书记员："做生意的，陛下。"

拿破仑："什么生意？"

书记员："他是个银行家。"

拿破仑（微笑）："噢！那他轻如一根鸿毛。"

书记员："请陛下宽恕，事实不是那样。"

拿破仑："好吧，也许如两根鸿毛？"

他们讨论折扣的账单、利率、书记员的薪水、当前的（糟糕）商业形势和房主一家。"谈话中，皇帝的心情一直非常好，他经常微笑，吸了很多鼻烟。"冯·奥德莱本上校回忆道。[49]拿破仑住得很开心，临走时便留下200法郎，一名副官指出，此举"肯定不是惯常做法"。

次日，施瓦岑贝格的20万人在南部遇上缪拉，然后把一整天花在巡逻与小战之上。与此同时，布吕歇尔沿萨勒河、埃尔斯特河（the Elster）前进。当日，拿破仑骑着奶油色母马，向三个营分发鹰旗与军旗。伴随着鼓声，每一面将交给军官的未展开旗帜渐次从盒中取出。一名目击者回忆道：

> （拿破仑的）语调清晰庄重，但并不十分响亮，或许可同轻声的（mezza voce）乐章区分开。他说："轻步兵第26团的士兵们，我把法兰西的鹰旗托付给你们。它将是你们的集结点。你们愿意誓死守护它吗？发誓吧，你们永远不会容忍别人侮辱法国，你们可杀而不可辱！你们发誓！"他特意强调最后一句话，不仅换了副独特腔调，而且精神勃发。此讯号一出，军官们举剑，全体士兵热情高涨，在平常的欢呼声中，他们异口同声地大喊："我们发誓！"

昔日，军乐队常出席这种仪式，如今他们不再露面。"音乐家寥寥无几了，绝大部分人已葬身俄国雪原。"[50]

莱比锡会战号称"民族会战"（the Battle of the Natiions），当时它是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共有50万人参战，他们来自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双方都有德意志人）、俄罗斯民族、瑞典民族、意大利民

族、波兰民族、奥地利帝国所有民族，联军中甚至有英军火箭队。[51]会战打了三日，分别为1813年10月16日、18日、19日。拿破仑几乎聚集了法军所有野战军，他共有203100人（其中仅有28000名骑兵）和738门大炮。未上阵的有圣西尔军（在德累斯顿，有30000人）、拉普军（被困在但泽，有36000人）、达武军（在汉堡，有40000人）和住院伤病员（约90000人）。会战最后一日，联军一共能投入362000人与1456门大炮，这几乎是法军兵力的两倍。[52]埃尔斯特河与普莱瑟河（the Pleisse）将广阔的战场分为两半，丘陵与通往东边的空旷平原为炮兵提供了平台，并掩护其后的军队。[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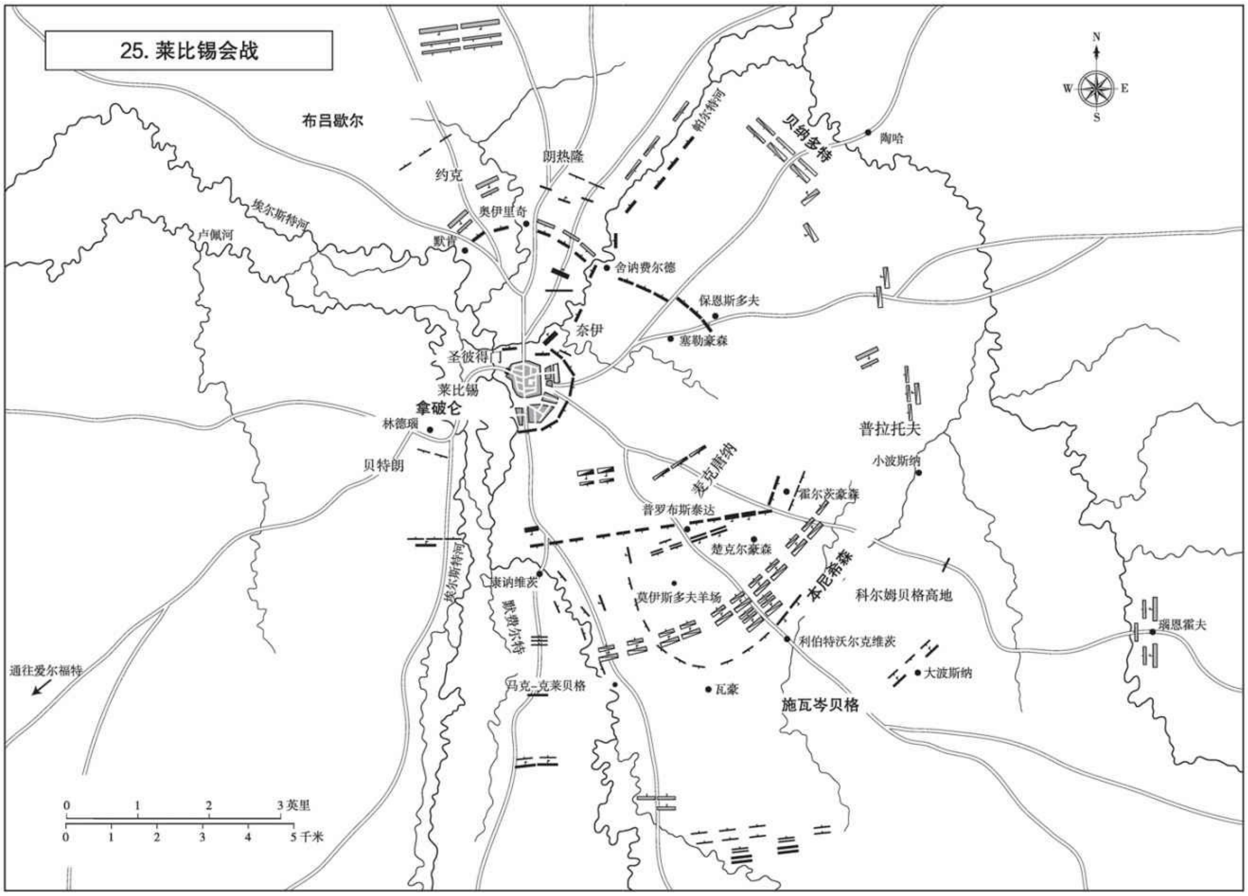
阿道夫·德·戈维尔（Adolphe de Gauville）上尉在莱比锡负伤，他后来回忆称，10月16日早上，天色昏暗阴沉，天空落雨。“清晨5点，拿破仑让人把扶手椅和桌子搬到战场上。他有很多地图。他给许多军官和将军下令，他们一个接一个来听令。”[54]根据拿破仑的计算，他可用138000人在城市以南对战施瓦岑贝格的100000人。他清楚，在西北边的布吕歇尔、北边的贝纳多特、东边的本尼希森赶到之前，他有一天、至多两天时间来战胜施瓦岑贝格。（会战第一日，本尼希森的前卫——哥萨克——到达战场，17日，其主力部队跟着抵达，并预备于次日交战。那时，贝纳多特也到了。）

16日一早，普军从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波兰人手中夺走马克-克莱贝格村（Mark-Kleeberg），会战随之爆发。普军和波兰人展开激烈的巷战，种族仇恨更是激化了战斗。瓦豪（Wachau）的守军相对较少，在一个普军旅的支援下，俄军迅速攻陷瓦豪，但法军炮兵完全阻止他们继续前进。中午至下午1点之间，拿破仑来了。他用177门大炮组成炮群，在其猛烈的连射下法军大举反击。俄军被迫退至莱比锡平原，那儿没有掩护，很多人被葡萄弹轰倒。

若有必要，拿破仑可退往西边。奥军将领久洛伊·伊格纳茨正威胁

着这唯一一条逃生之路，他便派亨利·贝特朗将军的军去保护退路，导致他的主要攻势大大减弱。久洛伊占据公路附近的林德瑙（Lindenau），并站稳脚跟。将近傍晚时，奥军不顾密集炮火，猛攻燃烧的村庄，法军真的陷入危机了。贝特朗后退，重整队伍。下午5点，他开始反击。贝特朗设法扫清了公路，但久洛伊拖住他的军，立下了大功。

上午10点，克勒瑙进军至利伯特沃克尔维茨（Liebertwolkwitz），除了教堂和村子北端，该村很快失守。法军迅速反击，径直把奥军推回村外。热拉尔将军率其师（其中有很多意大利人）进攻小波斯纳（Klein-Posna）时负伤，随后，莫尔捷率领青年近卫军的师上前，并夺下该地。11点时，联军退回初始战线，他们筋疲力尽，也用光了预备队。联军的攻势令拿破仑震惊，他本不想这么早动用预备队，但被迫让他们上场。弗里昂的老近卫军拿下莫伊斯多夫（Meusdorf）羊场，青年近卫军的两个师（由乌迪诺指挥）和大群骑兵预备队在瓦豪后集结。



战场雾气散去后，拿破仑可以评估他的显著优势。瓦豪是联军战线最薄弱之处，他发现有机会在那儿切断敌军阵线。中午时分，他便派麦克唐纳军去击退敌军右翼。下午2点，皇帝亲自鼓励第22轻步兵团猛攻俯瞰大波斯纳（Gross-Posna）的高地科尔姆贝格山（Kolmberg），他开玩笑说，他们只是在猛烈炮火下交叉着双臂站在基地边。[55]第22团攻下了高地，不过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施瓦岑贝格看见了该团，遂派普军预备队去拦下敌人。（像战局前期一样，两位君主只是提供建议、鼓舞士气，专业军人制定军事决策。）

缪拉来到平原上，他在瓦豪和利伯特沃克尔维茨之间集结密集的骑兵纵队，以支援乌迪诺和波尼亚托夫斯基。下午2点30分，博德苏勒率骑兵在中路冲锋，他突破维特根施泰因亲王的步兵，进入联军大炮群的炮兵之中。博德苏勒的18个中队共有2500把马刀，他们冲向俄军近卫骑

兵师，打败敌人，接着前往联军司令部。然而，法军步兵未能跟上冲锋。泥泞的地面也拖慢了博德苏勒的部队，他们只好撤走。撤退时，这些骑兵挨了很多下攻击，包括被友军误伤。

拿破仑一直在等待北边的马尔蒙赶来，但下午3点时，他决定用手头的兵力发动总攻。他让炮兵来到很靠前的地方，以便炮轰敌军中央；他命令骑兵连续冲锋和反冲锋，派步兵近距离射击。拿破仑差点突破联军战线，但奥军投入生力军，为了快点投入战斗，他们中有些人蹚过及腰深的普莱瑟河，俄军和普军队列也殊死抵抗，因此他未能成功。

拿破仑听见默肯方向不断传来加农炮响，他驰至战场北部，布吕歇尔和马尔蒙正在此交手。默肯的狭窄街道上，双方展开激烈的肉搏战。马尔蒙设法进入村子另一边的高地，而约克派骑兵冲锋，并让步兵提供支援。马尔蒙军被迫退入莱比锡城中。奈伊逐渐退向城市，他不但未能阻止布吕歇尔和贝纳多特前进，反而放弃了一个又一个牢固阵地。

联军从三面包围，拿破仑只好分散进攻的兵力，结果战场各地的法军攻势都太薄弱了，无法发挥决定性作用。下午5点，双方都准备好结束当日战斗。此战伤亡惨重，法军折损约2.5万人，联军折损约3万人。[56]当晚，拿破仑本该沿通往西边的路溜走，趁大股军队增援施瓦岑贝格前逃出陷阱，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10月17日一整天，他让军队休整，请求签订停火协议（被拒），并派当日被俘的奥军高级将领马克西米利安·冯·默费尔特（Maximilian von Merveldt）给弗朗茨皇帝送去斥责俄国的粗鲁信件。“这个半游牧民族本质上是征服者，他们的广大帝国从这儿一直延伸到中国，奥地利、法国乃至普鲁士费不了多大力气就能在维斯瓦河拦下他们那泛滥的人口，”之后他补充道，“我得靠牺牲结束事态。我知道，我准备好牺牲了。”[57]拿破仑告诉费恩，为了和平，他愿意立刻牺牲华沙大公国、伊利里亚、莱茵邦联。他也同意考虑西班牙、荷兰、汉萨城镇的独立问题，尽管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全面处置

方案而言，这只是部分内容。拿破仑想让意大利“王国保持完整与独立”，此言听来模棱两可，不像他给奥地利开出的实际条件，即撤离德意志，退至莱茵河以西。[58]三周之后，弗朗茨才回复拿破仑的提议，彼时，他所处形势已严重恶化。[59]

威灵顿后来说，如果拿破仑早点撤离莱比锡，联军将不会冒险靠近莱茵河。[60]可是，假如他不签订停火协议就撤出莱比锡，那么他实际上放弃了戍守东部要塞的数万人。他怕自己一走，萨克森和符腾堡就会像拜恩一样离开他。因为这些原因，拿破仑没有退至爱尔福特，相反，他组织军火补给（会战中，法军炮兵一共发射了22万发加农炮炮弹，比瓦格拉姆会战中他们使用的炮弹多出三倍），命令全军在城市东北侧和南侧集结，排成半圆形，与此同时，他还派贝特朗和莫尔捷掩护出口，以便在必要时脱身。[61]17日晚，皇帝被重感冒击倒，但他决定和敌人一决雌雄。会战开始后，雷尼耶军的1.4万人增援拿破仑，然而，贝纳多特和本尼希森的师来了，因此施瓦岑贝格的援军超过10万人。[62]

10月18日上午8点，拿破仑驰往林德瑙。当天大部分时间，他待在托恩贝格（Thonberg）的烟草工厂，老近卫军与近卫骑兵在该地留作预备。[63]此时，阳光闪耀，军队准备作战。为了应对新一轮战事，施瓦岑贝格动用29.5万人与1360门大炮，组织了六次大规模集中进攻。他打算先攻占康讷维茨（Connewitz）、马克-克莱贝格（Mark-Kleeberg）、普罗布斯泰达（Probstheida）、楚克尔豪森（Zuckelhausen）、霍尔茨豪森（Holzhausen）、林德瑙和陶哈（Taucha），再击溃莱比锡本地的法军。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本尼希森来了。他已从麦克唐纳手中夺下霍尔茨豪森及其邻近村庄。雷尼耶的援军位于麦克唐纳以左，这支部队里有5400名萨克森人与700名符腾堡人，但上午9点时，这些到达战场的生力军突然带38门大炮改投联军，导致拿破仑的阵线出现大缺口。让·德弗

朗斯（Jean Defrance）将军的重骑兵师试图填补口子。[64]事实上，萨克森炮群的炮兵掉过头来，卸下大炮，开始冲法军战线开火。耶拿会战后这些人背叛了普军，此后七年他们一直在拿破仑麾下作战。如此冷酷的叛离沉重打击了法军士气。

冯·比洛很快占领了保恩斯多夫村（Paunsdorf）。拿破仑派老近卫军和青年近卫军夺回该村，但普军人数众多，就连这些精兵也被赶了回来。维克托和洛里斯东守卫普罗布斯泰达，该地成了名副其实的要塞，一整天都没陷落，尽管沙皇本人也在密切关注攻占行动。两个普军旅试了三次都没成功，俄军第3步兵师也得闷闷不乐地退回其轻步兵屏障后。拿破仑非常担心这些攻势的力度，遂派老近卫军屈里亚尔（Curial）师上前增援，但他感激地发现战事不需要他们。

在莱比锡以北，马尔蒙和俄军将领、法国流亡者朗热隆激烈争夺舍讷费尔德（Schönefeld）。马尔蒙调走苏昂军所有大炮来补充自己的，所以他能用137门加农炮对付朗热隆的180门。两个大炮群炸平了它们之间的地面。猛烈的炮击连续不断，6名法军将领非死即伤。午夜时分，马尔蒙撤回莱比锡城外的战壕，炮轰这才停止。朗热隆对付马尔蒙时，布吕歇尔正向莱比锡郊区推进。奈伊派两个师反击，攻打塞勒豪森村（Sellerhausen）。在这次战斗中，英军发射了声音大、破坏力强的康格里夫（Congreve）火箭。这种武器发挥了巨大作用，比如沉重打击法军士气。十六年前人们就知道火箭了，在1807年哥本哈根海战中，火箭的威力得到证实，但拿破仑没有建立自己的火箭队。

下午4点30分左右，在茨韦-瑙恩多夫（Zwei-Naundorf），拿破仑亲率老近卫军和近卫骑兵上前反击，他们投身战斗，直到最后一刻才抽身。可是联军打得老近卫军无法前进，俄军和普军的人潮也渐渐逐退法军。“这时，我看见皇帝置身敌人的一大波霰弹之下，”法军某腾跃兵连的军士长约翰·勒里希（Johann Röhrig）回忆道，“他面色苍白，像大理

石一样冷淡。他的脸上仅仅偶尔闪过怒气。他明白一切都完了。我们只是为撤退而战。”[65]勒里希给了一些老近卫军掷弹兵2克朗（即6法郎，相当于三日军饷），买来8个土豆。事后，他如此记载当日情况：

> 我不明白，为什么皇帝这样的聪明统帅竟让我们挨饿。要是有充足食物，军旅生活将大大不同。然而，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想象不出，皇帝亲临时，腹中半饱、疲惫不堪的士兵会爆发出怎样的热情。假如所有人士气消沉，而他出现了，那士兵就会像被电击了一样。大家高喊“皇帝万岁！”，盲目地冲进火海。[66]

当天，激烈的连续炮轰和肉搏战导致双方各损失约2.5万人。

10月19日上午，拿破仑终于决定撤军。三天前，他授予波尼亚托夫斯基元帅权杖。19日那天，他对波尼亚托夫斯基说：“公爵，你来守南部郊区。”“陛下，我的人太少了。”波兰人回答道。“嗯，你有什么就用什么守卫自己！”拿破仑说。“啊，陛下！”新近册封的元帅说，“我们会坚持到底！我们都准备为陛下献身。”[67]当天晚些时候，波尼亚托夫斯基践行了承诺。很多萨克森人叛变了，而萨克森国王的战场指挥官没有背叛。拿破仑造访了萨克森国王，上午10点左右，他离开城市。“拿破仑离开莱比锡，他骑着马，慢慢穿过圣彼得门（St Peter’s Gate）。他看上去沉着镇静，”冯·奥德莱本上校回忆道，“但他汗流浃背，原因也许既是体力消耗，又是精神紊乱。”[68]撤退陷入了混乱，“弹药马车、宪兵、炮兵、牛羊、女人、掷弹兵、驿马车、健康人、伤员、垂死者全挤作一团，奋力向前。队形如此混乱，以至于几乎不可能盼着法军继续行军，更别提保护自己了”。[69]10点30分，联军开始攻城，大大加剧了混乱形势。

普莱瑟河、卢佩河（the Luppe）、埃尔斯特河上没有建浮舟桥，因此所有人都得经过城中唯一一座桥。该桥位于一连串狭窄街道的末端，横跨普莱瑟河。11点30分，灾难发生了。此时离全军完成过桥尚需很久，但桥被炸毁了，无须被俘即沦为战俘的士兵人数远远超出2万，战败变成了溃败。拿破仑的第50期公报点名批评蒙福尔（Montfort）上

校，说他把任务交给“一个下士，这人是个白痴，不懂自己身负何等职责”。[70]爆炸撼动城市时，人畜尚在桥上，人与马的肢体便如下雨般落在街上与河里。[71]一些军官决定游泳过河，以免被俘。麦克唐纳成功了。波尼亚托夫斯基骑马下水，但那匹马爬不上对岸，摔倒在主人身上，结果他连人带马被激流卷走。[72]一名渔夫从河中打捞上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尸体，一些波兰军官想把元帅的镶钻肩章、戒指与鼻烟盒还给其家人，渔夫把这些东西卖给他们，赚了一大笔钱。[73]拿破仑有一个装外国报纸的红皮公文包，上映醒目烫金字“外国报纸”（Gazettes Étrangères）。此公文包和他的马车一同被缴获，它在贝纳多特眼皮底下被人打开。[74]

“胜负相隔无穷距离，”莱比锡会战前夜，拿破仑说道，“帝国横亘其间。”[75]从死者算到伤员的话，三天之内，拿破仑损失了4.7万人。约3.8万人被俘，另有325门大炮、900辆货运马车、28面步兵和重骑兵的军旗（包括3面鹰旗）被缴获。从数据上看，这显然是拿破仑军事生涯中的最大败仗。[76]皇帝在公报中承认的战损是1.2万人与数百辆货运马车，他还说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桥梁被炸毁。“炸桥导致军队陷入混乱，改变了局面，”他写道，“凯旋的法军像败军一样抵达爱尔福特。”[77]后来又有士兵逃跑、叛变，因此他只能带着8万人返回萨勒河对岸，而战局开始时，他的大军团有20多万人。“我们的混乱队伍中暴发了伤寒，疫情可怕，”巴雷斯（Barrès）上尉回忆道，“所以也许能这么说，离开莱比锡时，我们遭遇了能吞噬军队的一切灾祸。”[78]

拿破仑且战且退至莱茵河畔；21日，他分别在克森（Kösen）和弗赖堡（Freiburg）驱散奥军与普军；27日，他在赫瑟尔贝格（Hörselberg）赶走俄军；30～31日，他在哈瑙（Hanau）战斗两日，逐退拜恩军。11月2日，他在美因茨渡河，返回莱茵河对岸。次日，他致信妻子：“要冷静，要高兴，并笑话那些杞人忧天的家伙。”[79]

然而，拿破仑的军队中仍有12万人被困在易北河、奥德河与维斯瓦河的要塞中：拉普在但泽（他的4万名有生力量最后减至1万名）；阿德里安·迪塔伊（Adrien du Taillis）将军在托尔高；让·勒马鲁瓦将军在马格德堡；让·拉普瓦佩将军在维滕贝格；路易·格朗多（Louis Grandeau）将军在斯德丁；路易·达尔布（Louis d’Albe）将军在屈斯特林；让·德·拉普拉内（Jean de Laplane）将军在格洛高；还有部队在德累斯顿、爱尔福特、马林堡（Marienburg）[80]、莫德林、扎莫希奇（Zamość）与韦瑟尔（Wesel）。达武守住了汉堡和易北河下游，但是1813年年末，大部分东部要塞一个接一个陷落，原因常常是饥饿。一些守军一直坚持到1814年战役结束，但围城期间，除了镇压本地民兵部队外，没有一个要塞发挥了任何作用。拿破仑在离他如此远的东方留下这么多人，可见他的乐观心态不曾动摇。到1814年时，要塞守军大都被俘。

1813年战局中，2名元帅（贝西埃与波尼亚托夫斯基）、至少33位将军身亡，缪拉也叛变了。10月24日，他和拿破仑待在爱尔福特，但他暗中答应加入联军，条件是对方保证继续让他当那不勒斯国王。然而，拿破仑并未气馁，至少他不曾当众面露沮丧神情。11月9日，他到达巴黎，（照费恩的说法）他“竭尽全力，把剩余资源转化为最佳筹谋”。[81]皇帝命令科兰古接替马莱任外交部长（他两次提出让在野人士塔列朗恢复此职，表示自己有意与对方和解）；他颁布紧急征兵令，下令征募30万人，尽管现在国内激烈地反对征兵，但他仍招到了12万人；他的前侍从武官、科兰古夫人的堂兄圣艾尼昂（Saint-Aignan）男爵从法兰克福带来联军的求和条件，而他认真考虑了这一提议。[82]根据名为“法兰克福和平基础”的条款，法国将恢复所谓的“天然疆界”。这一边界由利古里亚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莱茵河与阿登高原（Ardennes）组成，它也是所谓的“波旁疆界”（哪怕波旁王朝攻城略地时经常跨越这些山河）。拿破仑得放弃意大利、德意志、西班牙与荷兰，但不用放弃比利时全境。[83]当时，西班牙仅剩少量卫戍部队坚守，而防守莱茵河对拿破仑来说不过是一通狂言，于是他告诉费恩，自己乐意交出伊比利亚

半岛与德意志，但不愿让出意大利与荷兰。意大利可在战时“分散奥地利的注意力”，荷兰则“提供了那么多的资源”。[84]

11月14日，法兰克福提议送抵目的地。同日，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对元老院领导人发表演说。“就在一年前，整个欧洲随我们一同进军，”他坦率地说，“今天，整个欧洲向我们进军。事实是法国或英国决定世界的意见……后世会说，对法国或者我而言，如果重大危机爆发，它们也算不上十分要紧。”[85]次日，他指示科兰古，若英军到达巴约讷附近的马拉克城堡，就“烧掉它，还要烧掉我的所有房子，让他们没法睡在我的床上”。[86]

为了筹集1.8亿法郎，拿破仑下令对烟草和邮资征收双倍间接税，并把盐税税率上调一倍，但他也对莫利安承认，这些措施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国库里仅剩3000万法郎，所以该动用这根稻草了。[87]拿破仑要求延迟支付所有津贴与薪水，从而继续执行战争管理部的命令。

12月1日，反法同盟公布法兰克福条款，声称将“保证法兰西帝国疆域超过所有法国国王的领土”。帕基耶与拉瓦莱特告诉拿破仑，他们的情报人员指出，法国人民希望他接受盟国的条件。[88]“聚会[89]时刻已到，”拿破仑煞有介事地对萨瓦里说，“他们看着狮子，认为他死了。复仇姗姗来迟，谁会第一个动手？假如法兰西抛弃我，我什么也做不了，但他们很快就会后悔。”[90]次日，科兰古致信梅特涅，同意接受“总体概要基础”。[91]威灵顿渡过了尼夫河（the Nive），苏尔特退至阿杜尔河（the Adour），12月10日，梅特涅便回信称盟国正等待英国答复。拿破仑战争可以立刻结束了，但是，外国军队能从比利时海岸线入侵英国，只要法国占据这条海岸线上的任何地区，特别是安特卫普，英国就会抗议媾和。卡斯尔雷对梅特涅条件的反对破坏了法兰克福求和尝试，特别是自1814年1月他来到欧洲并鼓励沙皇彻底拒绝与拿破仑媾和之后，和

平更是无望。[92]卡斯尔雷认为，只要拿破仑是法国君主，和平局面就不会长久。

“战局中，辉煌胜绩让法军增光，”12月19日，拿破仑告诉立法院道，“史无前例的背叛让这些胜利付诸东流。一切都反对我们了。要是法国人孱弱涣散，就连法兰西也会有危险。”他说只有丹麦和那不勒斯继续忠于法国，但他私下里还是怀疑那不勒斯。小妹卡罗琳和妹夫缪拉返回意大利，再度和奥地利人谈判。拿破仑致信妹妹、托斯卡纳女大公埃莉萨，叫她不给缪拉夫妇任何滑膛枪。他对立法院说“他不会反对重建和平”，并轻蔑地总结道：“我从不迷恋繁荣，我将战胜逆境的打击。”[93]

拿破仑在元老院讲话时同样态度强硬。“如果外国人看到我们全民皆兵，他就会逃走，抑或在他自己提出的基础上签订和约。问题不再是收复我们征服的土地。”[94]元老院仍然忠诚，可是12月30日，立法院以223张赞成票对51张反对票的比例通过声讨拿破仑的长文，此文结尾主张政治与公民权利。文章总结道：“无止境的野蛮战争定期吞噬从学校、农田、商界、艺术界拉走的年轻人。”[95]皇帝在俄国首次战败时，法国人容忍了他，但是莱比锡的灾难紧随其后，导致很多人反对他。要是拿破仑还想掌权，他没多少别的选择，只能放逐以约瑟夫·莱内（Joseph Lainé）为首的作者们，并禁止该文出版。次日，他宣布立法院休会。

拿破仑麾下仅剩8万人不到，现在他不仅要对付莱茵河畔的30万名俄国人、普鲁士人、奥地利人，还需应对正在跨越比利牛斯山脉的10万名西班牙人、英国人、葡萄牙人。[96]“国家面临生死存亡，这不是跟我说宪法和人民权利的时候。”拿破仑告诉萨瓦里，“敌人正在靠近，我们不能浪费时间玩小鬼游戏。”[97]既然联军正在渡过莱茵河，国民团结就比政治纷争更重要。敌军即将侵略法国，拿破仑决意一战。

[1] ed. Walter，Gérard，*Le Comte de Las Cases* 2 vols.1956，p.ⅹⅴ

[2] Odeleben，Baron Ernst von，*A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axony in 1813* 1820，Ⅱ p.189

[3] Lamy，Gautier，‘La cavalerie française de 1813’*La Revue Napoléon* no.9 June 2013，pp.42-3

[4] 甚至在这种危机时刻，拿破仑也设法确保法兰西喜剧院演员在战事重启前返回巴黎。Bausset，*Private Memoirs*，p.395.8月12日，他给了乔治小姐2万法郎，此举可能只是回馈她的歌声。Branda，*Le prix de la gloire*，p.57.

[5] Menzl，Wolfgang，*Germany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vol.Ⅳ 1898，Ⅳ p.1585

[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375 pp.48-9

[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360 pp.34-6

[8] Chandler，David，*Campaigns of Napoleon* 1965，pp.900-902

[9] Gallaher，John，‘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Strategy：The Dresden Phase of the Leipzig Campaign’*Military Affairs* vol.49 issue 2 April 1985，p.68 n.2

[10] Gallaher，John，‘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Strategy：The Dresden Phase of the Leipzig Campaign’*Military Affairs* vol.49 issue 2 April 1985，p.68

[11] 今弗罗茨瓦夫（Wrocław）。——译者注

[1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s.20381 and 20390 pp.71-2，80-82

[13]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84

[14]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86

[15] 今布布尔河（Bóbr）。——译者注

[16] 今卡恰瓦河（Kaczawa）。

[17] 指乌迪诺。——译者注

[18] Eidahl，Kyle，‘Marshal Nicolas Charles Oudino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p.15

[19]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86

[2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445 pp.118-19

[2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III p.262

[22] Karlen，Arno，*Napoleon's Glands* 1984，p.11

[23]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165

[24] *TLS* 12/5/1927 p.325

[25]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p.443-5

[2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54 and n.1

[2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III p.266

[28]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90

[29]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p.190-91

[30]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91

[3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482 p.147

[3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III p.267

[33]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67，Nafziger，George，*Napoleon at Leipzig* 1997，p.70

[34] Chandler，David，*On the Napoleonic Wars* 1994，p.112

[35]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p.446-7

[36] 今彼得罗维采（Petrovice）。——译者注

[37] 今拉贝河畔乌斯季（Ústí nad Labem）。——译者注

[38] 今特普利采（Teplice）。——译者注

[39] 今赫卢梅茨（Chlumec）。——译者注

[40]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423，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312

[41]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423，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312

[4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546 p.190

[43]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381

[44]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p.351-2

[4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77

[46] Shoberl，Frederic，*Narrativ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Events which Occurred in and near Leipzig* 1814，p.ⅶ

[4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791-3 pp.349-52

[48] Odeleben，Baron Ernst von，*A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axony in 1813* 1820，Ⅱ p.312

[49] Odeleben，Baron Ernst von，*A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axony in 1813* 1820，Ⅱ pp.315-16

[50] Odeleben，Baron Ernst von，*A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axony in 1813* 1820，Ⅰ p.187，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809 pp.361-2

[51]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67

[52]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p.461-70，Lamy，Gautier，‘La cavalerie française de 1813’*La Revue Napoléon* no.9 June 2013，p.43

[53] 今天，观看战场的最佳地点为高达270英尺的民族会战纪念碑（Völkerschlachtdenkmal）顶端平台。

[54] ed. Fleischmann，Théo，*L’Épopée Impériale* 1964，p.323

[55] Nafziger，George，*Napoleon at Leipzig* 1997，p.113

[56] ed. Pope，Stephen，*The Cassell Dictionary of the Napoleonic Wars* 1999，p.299

[57]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p.410-11

[58]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412

[59]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426

[60] Brett-James，Antony，*Europe Against Napoleon* 1970，p.164

[61] Bruyere-Ostells，Walter，*Leipzig* 2013，p.177

[62] Nafziger，George，*Napoleon at Leipzig* 1997，p.189

[63] 在英戈尔施塔特的拜恩陆军博物馆（Bavarian Army Museum）的宏大立体模型中，这座工厂最引人注目。

[64] eds. Nafziger，George，Wesolowski，Mariusz T. and Devoe，Tom，*The Poles and Saxons during the Napoleonic Wars*（Chicago）1991，pp.244-5

[65] Smith，Digby，*1813 Leipzig* 2001，p.188

[66] Smith，Digby，*1813 Leipzig* 2001，p.189

[67]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432

[68] Odeleben，Baron Ernst von，*A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axony in 1813* 1820，Ⅱ p.42n

[69] Odeleben，Baron Ernst von，*A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axony in 1813* 1820，Ⅱ p.43

[70]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p.400，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830 p.378

[71]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71

[72] ed. Brindle，Rosemary，*With Napoleon’s Guns* 2005，p.187n

[73] Odeleben，Baron Ernst von，*A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axony in 1813* 1820，Ⅱ p.4511

[74] 这只公文包今展示于斯德哥尔摩王宫旁边的绝佳展馆——军械博物馆（Armoury Museum）。

[75]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300

[76] Ashby，Ralph，*Napoleon against Great Odds* 2010，p.17

[7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830 pp.374-9

[78]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00

[79] ed. Barrès，Maurice，*Memoirs of a French Napoleonic Officer*：*Jean-Baptiste Barrès* 1988，p.193

[80] 今马尔堡（Malbork）。——译者注

[81]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1

[82]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139

[83] Koebner，Richard，*Empire* 1961，p.284，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6

[84]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8

[85]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886 p.424

[8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895 p.429

[8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902 pp.434-5

[88]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139 n.10

[89] 关于拿破仑提到的聚会，参见第二十一章中他说的话。——译者注

[90]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Ⅵ p.239

[91]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11

[92] Watson，Stephen，*The Reign of George* Ⅲ 1960，p.560

[93]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86，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12

[9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86

[95]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62

[96] Ashby，Ralph，*Napoleon against Great Odds* 2010，p.1

[97]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Ⅵ p.262

第二十八章 困兽犹斗

若一军兵力、骑兵数、炮兵数皆处劣势，则它绝对需要规避普遍战斗。

——拿破仑军事箴言第10条

庞培需保住罗马，他应该在那儿集中所有兵力。

——拿破仑，《恺撒战史》

1709年、1712年、1792～1793年、1799年，法国曾先后面临被侵略的危机。当时，数量庞大的法军和17世纪军事工程师塞巴斯蒂安·德·沃邦（Sébastien de Vauban）建造的边境大要塞保护了它。[1]这回情况不同了。联军兵力浩大，可以从侧面包抄并围困由凡尔登、梅斯（Metz）、蒂永维尔（Thionville）、梅济耶尔（Mézières）等东北部要塞组成的强大战线，此外，他们能把这个任务交给国民后备军、民兵、次要德意志国家的军队等二线部队。1792～1793年，奥军和普军仅派8万人入侵法国，但他们的对手是22万名法军将士。1814年1月，拿破仑面对的联军共有95.7万人，可他的野战军不到22万人，其中6万人与3.7万人分别随苏尔特和絮歇在法国西南部对付威灵顿的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联军，5万人随欧仁守意大利。在接下来的战役中，拿破仑的军队几乎不到7万人，而且他极其缺乏骑兵和炮兵。[2]

很多人是新兵，除了外套和军便帽，他们基本上没有军人样儿。然而，新兵们坚守在军旗下。1814年战役中，共有5万名年轻的新兵经过库尔布瓦（Courbevoie）主兵站，在这些人中，只有1%的人当了逃兵。[3]人们常说，拿破仑是吃人妖魔，他为了维持统治，送孩子们去战场当炮灰，但他其实不想这么做。“给我的得是成人，不能是孩子，”1813年10月25日，他致信克拉克，“我们的少年最勇敢，但是……需让成人保卫法国。”1807年6月，他告诉克勒曼元帅：“18岁的孩子太

小了，不能去远方作战。”[4]

拿破仑试图重塑1793年的爱国情怀，甚至允许街头音乐家演奏先前被他禁掉的共和派圣歌《马赛曲》，但昔日的革命呼声“祖国有危险了！”（La Patrie en danger！）不再振奋人心。[5]然而，他仍然盼望靠军队和自己的能力战胜敌人。“我和6万人在一起时，”他说，“我们相当于10万人。”[6][7]可是，若法国人如拿破仑所愿动员起来，联军入侵时，法国境内就会爆发游击抗争，但根本没人打游击战。“公众意见是神秘莫测、不可抵御的无形力量，”拿破仑日后沉思道，“没有什么比它更善变、更模糊、更强大。虽然公众意见反复无常，但不管怎么说，它常常比人们想象的更加真实、理智、正确。”[8]

从大革命爆发到雾月政变历时十年，这一时期，波旁王朝大权旁落。此后十五年中，拿破仑继续阻止波旁王朝掌权，于是他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大革命的政治和社会进步成果。所以说，巴士底狱被攻占之后，法国已经换了一代人，民众也渐渐习惯了新近确立的自由与制度。然而，正统王朝连续组建六个反法同盟，对革命法国和拿破仑法国宣战。在这一系列战争中，很多法国人流血蚀财，对他们来说，这些代价已超出新自由与新制度的利益。法国人民打了二十二年仗，如今他们渴望和平。哥萨克在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点燃营火，为了实现和平，法国人欢迎这种羞辱。拿破仑很快就发现，就连省长们也靠不住了，只有两人——斯特拉斯堡的阿德里安·德·勒泽-马尔内西亚（Adrien de Lezay-Marnésia）与贝桑松的德·布里（De Bry）——照其命令在省会避难，并抵御入侵。其他人要么“退休”（也就是说，一获知小战的消息就逃往内陆），要么像孚日省（Vosges）的安贝尔·德·弗莱尼（Himbert de Flegny）那样干脆投降。下塞纳省（Seine-Inférieure）[9]省长路易·德·吉拉尔丹（Louis de Girardin）等人则升起百合花旗（fleur-de-lys）。[10]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后，好几个省长设法再度拥护波拿巴主义，结果他们只是在滑铁卢会战后三度倒向保王主义。[11]1800～1838年，马恩

省（Marne）省长克洛德·德·热桑（Claude de Jessaint）成功挺过每一次政权交替，他始终在职，也无人控诉他。

拿破仑失望地发现，没多少法国人响应1814年征兵令，只有约12万人应征，而名义上的征募人数要多出几倍。但等新兵真的到达兵站后，他也很难给他们制服和滑膛枪。近些年的征兵导致他的核心支持者富农疏远了他，国内亦出现激烈的反征兵暴动。1804年3月至1813年11月，法兰西帝国签发15项法令、18份元老院令、1道参政院令，一共招募2432335人。1813年应征人数占了将近其中一半，因为征兵者忽视了年龄与身高的下限。[12]（青年近卫军的身高要求原为5法尺4法寸，现在变为5法尺2法寸。）[13]1800～1813年，逃兵役者的比例从27%降至10%，但是1813年年末，这一比率超过30%，沃克吕兹省（Vaucluse）等北部省份也爆发大规模的反征兵暴动。[14]阿兹布鲁克（Hazebrouck）的1200多名暴民几乎杀死当地专区区长（sous-préfet），其中4人被处死。1804年，拿破仑预断道，不受欢迎的征兵令与间接税有朝一日将毁灭他。据珀莱记载，他的“预言的确成真了，1814年，复辟王朝的旗帜上就绣着‘更多征兵、更多间接税’（Plus de conscription-plus de droits réunis）的口号”。[15]应税对象从酒、烟草、盐扩张至金银、邮票和扑克牌。法国人虽交税，但心怀怨愤。[16]

俄国灾难后，拿破仑能在战端重启前用四个月的时间重组并再补给军队，但这回他只有六周。自知之明是其人格中更具魅力的层面，1814年年初，他便带着这种自知说：“我不怕承认自己打了太多仗。我想确保法国当上世界之主。”[17]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但皇帝打算利用内线痛击一切对巴黎构成较大威胁的敌军，他希望靠这招强迫反法同盟接受法兰克福和平基础，从而挽救自己的帝位。与此同时，拿破仑豁达地看待失败。他问廷臣们：“要是我死了，人们会说什么？”没等他们想出一句恰当的油滑之词，他就耸耸肩，接口道：“他们会松一口气：‘呼！’”[18]

1814年元旦，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御座大殿设宴。一名在场人士回忆道："他镇静严肃，但其眉间凝结着一团阴云，表明暴风雨将临。"[19]他考虑了1813年年底时英国开出的和平条件，但拒绝了那一主张。1月4日，他告诉科兰古：

> 要是法国失去奥斯坦德（Oostende）与安特卫普，它就没法和欧洲其他国家平起平坐。英国等国都明白法兰克福的这些限制。奥地利、俄国、普鲁士曾获得波兰与芬兰的土地，英国在亚洲有地盘，不能把法国在莱茵河与阿尔卑斯山脉征服的疆土当作这些地区的补偿……我已接受法兰克福提议，但盟国很可能有别的主意。[20]

拿破仑也能把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所获地块与英国在西印度群岛所占土地列入单子。他提出继续抵抗，给出了下列论据：意大利"完好无损"；"哥萨克劫掠当地后，居民就会武装起来，则我军规模可翻一倍"；他的兵力够打好几次战斗。他不服逆境，意志坚决："假如幸运离我而去，我也下定了决心，我不在乎帝位。我不会答应这些屈辱的条件，让国家和自己丢脸。"拜恩、巴登、萨克森、符腾堡改投敌营，塔列朗、富歇等大臣叛离，就连缪拉和亲妹妹卡罗琳也反水了。拿破仑可以挺过这些背叛，但幸运一直是其最大支持者，如果它也抛弃他，他就挺不住了。在理智层面上，他自然非常清楚，天命和幸运不会左右自己的命运，但终其一生，这两个概念都影响着他。

1月16日，拿破仑致信梅特涅，他恭维对方，请求与奥军停火。[21]此信开头写道："亲王，我正致信像您这样开明的大臣。您本人很信任我，我自己也非常信赖您的坦率谈吐，您总是流露出高尚的情感。"拿破仑要梅特涅保密，这当然不可能，后者让其他盟国的人看了信。然而，1814年春天，以科兰古为主的皇帝的全权代表们一直和反法同盟商谈和约可行性，而盟国每天都根据军队的运气换条件。为迎合民意，1月21日，拿破仑释放教皇，允许他从枫丹白露宫返回梵蒂冈。

1月11日，缪拉与奥地利签署协议。他同意率3万人进攻意大利的欧仁，条件是对方给他安科纳、罗马涅，并确保他和他的继承人安坐那不

勒斯王位。至此，缪拉的背叛已是板上钉钉。就在一周后，他占领了罗马，拿破仑便对萨瓦里说："他不太聪明，但他准是瞎了眼才会认为，一旦我倒台后，或者等我战胜这一切后……他还能留在那儿。"[22]拿破仑说的没错，不出两年，缪拉就被那不勒斯火枪队枪决。"那不勒斯国王的行径臭名昭著，王后干的事也没名声，"拿破仑回应妹妹和妹夫的行为道，"他们如此侮辱我和法国，做出如此可怕的忘恩负义之事。我希望我活得够长，能为自己和国家复仇。"[23]相形之下，波利娜给哥哥送去一些珠宝，好让他付军饷。约瑟夫则留在巴黎，指导摄政会议。3月24日，拿破仑允许费迪南德七世回国，即便如此，约瑟夫仍自称西班牙国王。

1月23日，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元帅厅（Hall of the Marshals）举行了令人动情的仪式。"我将皇后与罗马王托付给勇敢的国民自卫军。"典礼上，他对国民自卫军军官说，"我自信地动身去迎敌，把我最珍视的东西留给你们，那就是皇后和我的儿子。"[24]在场军官高呼"皇后万岁！"（l'Impératrice！）、"罗马王万岁！"（Vive le Roi de Rome！），帕基耶看到"很多人流泪了"。[25]拿破仑明白婴儿皇子的宣传价值，下令创作一幅版画来刻画儿子对天祈祷的场景，画上题字为："我请求上帝拯救父亲与法兰西。"他宠爱罗马王，这男孩能让他产生奇怪思绪。有一次，孩子跌了一跤，受了点伤，结果引发一场大骚动。"皇帝变得忧心忡忡，他说：'我见识过一发加农炮炮弹炸死一整排的二十人。'"[26]拿破仑宣称"有信心"取胜，但24日晚上，他烧掉了所有私人信件。次日早上6点，他离开巴黎奔赴前线。之后，他再没见过妻儿。

塞纳河、马恩河、埃纳河（the Aisne）贯穿巴黎以东的香槟地区，这些河谷是联军进军法国首都的天然走廊。双方在此开战时，西欧遭遇了一百六十年来最凛冽的寒冬，天气冷得就连俄军也惊讶。军中一直存在低体温、冻伤、肺炎、疲惫与饥饿现象。斑疹伤寒又成了特殊问题，尤其是在美因茨营地暴发大规模疫情之后。"我的军队！我的军队！他

们真的以为我还有一支军队吗？”当时，拿破仑告诉警察局长帕基耶，“他们难道不明白，我从德意志带回来的人其实都死于这恶疾吗？事实证明，继其他灾难后，它是压倒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还一支军队！从现在开始，我能在三周后聚集3万～4万人就走运了。”[27]这场战役共有12场战斗，其中9场发生在仅仅长120英里、宽40英里的地区，其面积相当于半个威尔士。此地地形平坦，覆盖积雪，是理想的骑兵战场——如果拿破仑真有骑兵的话。他的敌人是联军的两支主力，即布吕歇尔的西里西亚军团与施瓦岑贝格的波希米亚军团，他们有35万人。联军野战军共有近100万人。[28]

1812年，拿破仑的军队太庞大了，他只好指望元帅们行使相当独立的指挥权。军队一旦缩编至7万人，他就能像征战意大利时一样亲自指挥部队了。贝尔蒂埃、奈伊、勒菲弗、维克托、马尔蒙、麦克唐纳、乌迪诺、莫尔捷这8位元帅在他身边，十多年前，有几个人还只是他麾下的将军或师长，如今，他能再像那时一样指挥他们——每个元帅只率领3000～5000人。（其他元帅的动向如下：贝纳多特与缪拉已是敌人；圣西尔被俘；儒尔当、奥热罗及马塞纳管理军区；苏尔特和絮歇在南部；达武仍然坚守汉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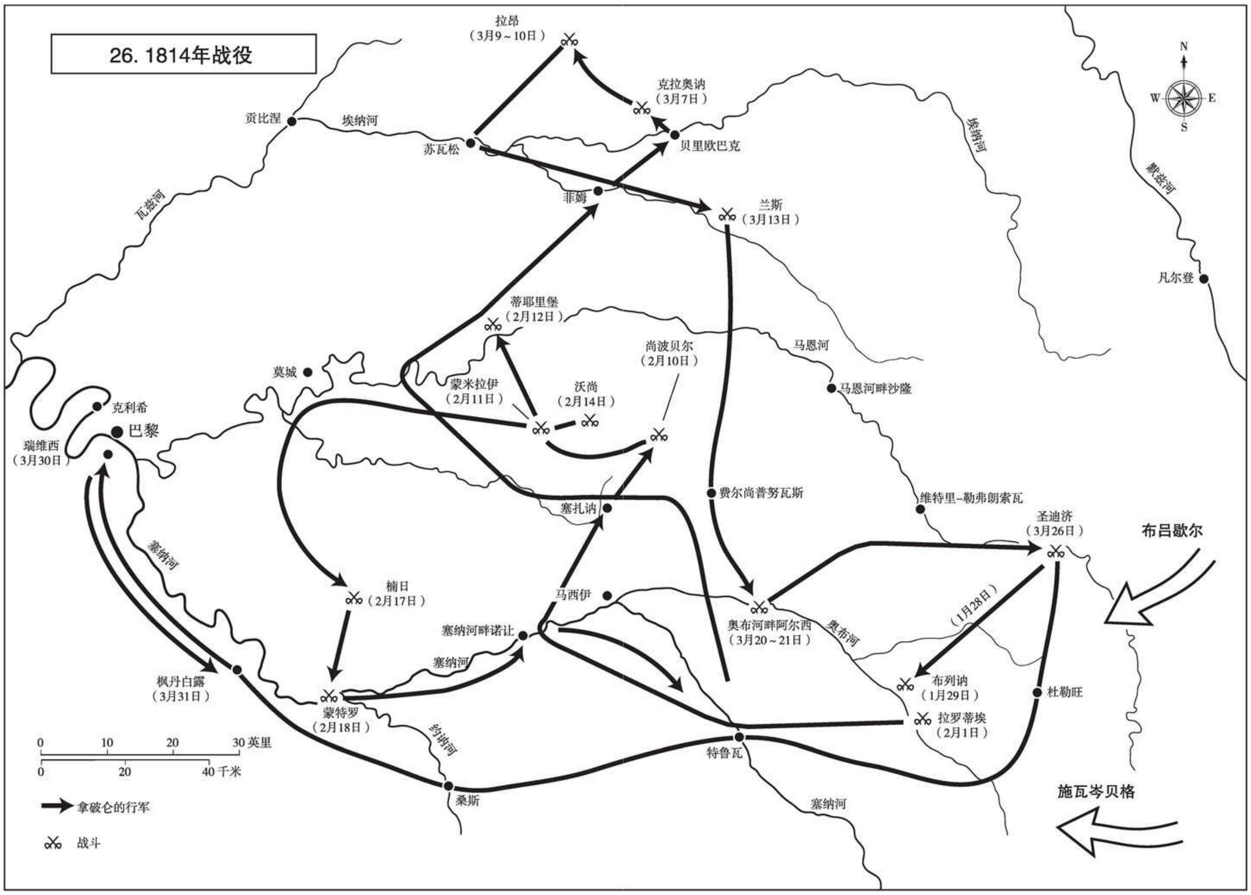
1月26日，拿破仑在维特里-勒弗朗索瓦（Vitry-le-François）接过指挥权，他只有3.6万人与136门大炮。他命令贝尔蒂埃在军中分发30万瓶香槟酒和白兰地，“我们自己喝比留给敌人喝要好”。拿破仑发现布吕歇尔很靠前，而施瓦岑贝格的进军方向稍稍偏离了布吕歇尔的，29日下午，他便在布列讷进攻西里西亚军团。[29]“我不认识布列讷了，”他后来说，“一切全变了，就连距离都好像缩短了。”[30]他只能认出自己曾在哪棵树下阅读塔索作品《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此战中，当地本堂神父给他当向导，此人原为他的老师。向导骑着鲁斯塔姆的马，后来它被一发加农炮炮弹击毙，当时它紧跟拿破仑之后。[31]法军奇袭布列讷城堡，差点俘虏布吕歇尔与其参谋部，尽管俄军奋力反击，他们还是守住了城

堡，因此拿破仑取胜了。“等战斗打响时，再过一小时天就要黑了，于是我们彻夜作战，”拿破仑告诉战争部长克拉克，“要是士兵们年龄大些，战绩会更好……但是，考虑到我手上军队的状态，我们必须对战果心怀庆幸。”[32]皇帝开始尊敬自己的对手布吕歇尔：“如果他战败，下一秒他就能像之前一样蓄势待战。”[33]拿破仑返回梅济耶尔司令部，途中，一队哥萨克离他太近了，其中一人举枪刺他，结果只是被古尔戈击毙。“天色非常暗，”费恩回忆道，“在混乱的夜间营地中，各方只能靠营火之光认出彼此。”[34]拿破仑奖赏了古尔戈，授予对方自己在蒙特诺特、洛迪、里沃利所用之佩剑。

战后，拿破仑评估形势，他发现己方折损3000人，乌迪诺再度受伤。普军从布列讷退至奥布河畔巴尔（Bar-sur-Aube），他们在两镇之间的平原上同施瓦岑贝格的一些部队会师。为了阻止布吕歇尔进军特鲁瓦，法军已自毁首要退路，即在莱蒙（Lesmont）横跨奥布河（the Aube）的桥，所以拿破仑不得不开战。他停留了一天，这时间太长了。马尔蒙军来援后，他的兵力增至4.5万人，但2月1日，8万名联军士兵在拉罗蒂埃（La Rothière，距布列讷3英里）的空旷地面上攻击他。法军成功守卫村庄至天黑，但拿破仑折损了近5000人，他很难承受得起这种消耗，尽管联军的损失更大。他还丢了73门大炮，最后被迫撤退。他睡在布列讷城堡，命令军队经刚刚重建的莱蒙之桥撤至特鲁瓦。次日，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叫她别去歌剧院看《军旗》（*L’Oriflamme*）：“只要敌人蹂躏帝国领土，你就不能看任何演出。”[35]

拉罗蒂埃之战后，联军认为拿破仑将撤往巴黎，于是他们又分兵了。施瓦岑贝格前往正西方的奥布河谷、塞纳河谷，布吕歇尔则进军马恩河谷、小莫兰河谷（Petit Morin valley），这两座河谷与奥布河谷、塞纳河谷平行，位于拉罗蒂埃以东30英里处。从后勤角度看，施瓦岑贝格与布吕歇尔的士兵确实太多了，没法一同行军，而拿破仑能利用两人

之间的缺口灵活行动。威灵顿后来说，拿破仑的1814年战役“让我更了解他那超越所有人的天才。要是他稍微再坚持一下那套方案，我认为他能保住巴黎”。[36]威灵顿指的是接下来的四场战斗。



“敌军到哪儿都干可怕的事。”拿破仑从一片萧瑟的布列讷致信科兰古，“居民全躲进树林里，村里找不到农户。敌人吃掉一切，拿走农民的所有牛马、衣物及全部破衣烂衫。他们见人就打，不分男女，还强暴平民。”[37]科兰古曾参与俄国战局，他当然非常清楚连同法军在内的侵略军会干出什么勾当。拿破仑写这封信是为了记录吗？下一句话就体现了他的意图。“我刚刚亲眼看见了这幅画面，它应该能让你迅速明白，我多么渴望尽快将我的人民从不幸与苦难中解救出来，现在这状态着实可怕。”[38]2月5日，双方开始在塞纳河畔沙蒂永（Chatillon-sur-Seine）议和。拿破仑写这封信，好让科兰古依据人道主义理由接受联军开出的任何合适条款。[39]

沙蒂永会议一直开到3月5日。反法同盟此前曾在法兰克福提出让法国恢复“天然”疆界，现在他们知道己方凭借浩大兵力占据上风，便否决

了那一提议。以英国全权大使阿伯丁（Aberdeen）勋爵为首的盟国代表转而要求法国恢复其1791年疆界，那意味着法国彻底失去比利时。拿破仑在加冕礼上发誓“护得共和国领土完整”，他有意践行誓言。贝尔蒂埃和马雷催他结束战争，哪怕要接受这些惩罚性条款。拿破仑质问他们道：

> 你们怎么能指望我签订这样的条约，进而违背我的庄重誓言！因为史无前例的厄运，我要答应放弃的不是自己征服的土地，而是法国在我之前征服的土地！人们如此信赖我，而我背叛他们的信任？流血之后，胜利之后，我留下的法国比我认识它时还小吗？绝不！要是我这么做了，难道我不该被称作卖国贼和懦夫吗？[40]

拿破仑后来承认，他觉得自己不能放弃比利时，因为“法国人不会让（我）留在帝位上，除非我是征服者”。他说，法国就像“压得太紧的一团空气，一旦爆炸，势如雷霆”。[41]因此，拿破仑不听贝尔蒂埃、马雷、科兰古的建议，他指望盟国分裂、法国人爱国（尽管这两点都无多少迹象），然后继续战斗。现在，法军靠本国村民的支持过活，于是他哀叹道：“军队不但没有保卫祖国，反而滋生祸害。”[42]

2月6日，在杜伊勒里宫庭院中，人们用大车装载国库的金银条，悄悄地把它们运出巴黎。德农请求拿破仑准许自己挪走卢浮宫画作，他以士气为由拒绝。他试图让玛丽·路易丝振作起来，当日凌晨4点，他写道：“听说你正担心，我感到遗憾。打起精神来，高兴点。我非常健康。我的事情虽然都不简单，但不算糟糕，上周它们还有改观。我希望在上帝的眷顾下办成这些事。”[43]次日，他致信约瑟夫，“我由衷地希望皇后不要离开”，否则“民众会震惊绝望，这可能导致灾难与悲剧”。[44]当日晚些时候，他告诉哥哥：“杞人忧天的家伙们觉得巴黎陷入绝境了，事态还没那么坏。邪恶天才塔列朗等人试图让国民无动于衷，阻挠我征兵。看看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通路！”[45]拿破仑终于认清了塔列朗的本来面目。此时，塔列朗和富歇在巴黎策划政变，两人与联军公开讨论投降协议。[46]面临入侵时，国民反应冷淡，这表示他们已然厌

战，而皇帝自己接受不了这一点。教堂举行长达四十小时的“悲痛”礼拜，祈求联军解放法国。拿破仑致信康巴塞雷斯，他提起这种新狂潮，问道：“巴黎人疯了吗？”他致信约瑟夫时评论道：“要是他们继续耍这些猴戏，我们都会怕死了。很早以前就有个说法——教士和医生让死亡变得可怕。”[47]

在计划废黜拿破仑的人中，塔列朗、莱内（Lainé）、郎瑞奈、富歇等主谋都曾反对或背叛他，但他既没关押这些人，更没处死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与其敬仰的英雄尤利乌斯·恺撒相像。苏拉与奥克塔维安先后让恺撒面对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但他却宽待他们的同党，决定不记仇，结果正是这些人刺杀了他。

随着沙蒂永的政治形势恶化，拿破仑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他致信约瑟夫，谈及巴黎失守的可能性。“等那一天到来，我就辞世，所以我不是为自己说话，”2月8日，他写道，“我重申一遍，我有生之年，巴黎绝不能被占领。”[48]约瑟夫的回信没有多大帮助：“如果你渴望和平，那就别计较媾和的代价。如果你做不到，那你就像君士坦丁堡的末代皇帝那样毅然赴死吧。”[49]（1453年，大股奥斯曼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十一世战死。）拿破仑的答复更实际：“那不是问题。布吕歇尔从蒙米拉伊（Montmirail）沿公路前进，我正要想法子打败他。明天，我会战胜他。”[50]拿破仑的确成功了，在接下来的一连串快节奏战斗中，他不断取胜。这些战斗的时间、地点挨得非常近，但它们彼此独立。

拿破仑派维克托去塞纳河畔诺让（Nogent-sur-Seine），调乌迪诺去布赖（Bray）。他自己带着奈伊、莫尔捷北上至塞扎讷（Sézanne），路上，马尔蒙与他会合。西里西亚军团仍和波希米亚军团保持平行，但前者进军速度快得多。拿破仑位于两路联军之间，西里西亚军团太靠前了，因此它不仅把侧翼暴露给他，还几乎露出了后方。皇帝发现俄军没

有骑兵，而且被孤立了。2月10日，他便在尚波贝尔（Champaubert）进攻敞开的俄军侧翼，并击退拉得太长的西里西亚军团中路。他歼灭了扎哈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奥尔苏菲耶夫（Zakhar Dmitrievich Olsufev）将军所辖军的最精锐部队，俘虏了一整个旅，而他的损失仅仅是600人死伤和失踪。当晚，拿破仑和奥尔苏菲耶夫在尚波贝尔的旅馆用餐。他致信玛丽·路易丝，给她寄去奥尔苏菲耶夫的佩剑。“让荣军院发射礼炮，在一切娱乐场所发布消息……我预计午夜时分到达蒙米拉伊。”[51]歌剧院正在上演让-巴蒂斯特·吕里（Jean-Baptiste Lully）的《阿米德》（*Armide*），该剧院合唱团还演唱了《胜利属于我们》。

11日，冯·扎肯（von Sacken）将军违反特拉申贝格战略，在马尔谢（Marchais）直接攻击拿破仑，该地位于俯瞰小莫兰河谷的布里高原（Brie plateau）之上。[52]奈伊守卫马尔谢，与此同时，莫尔捷和弗里昂在莱皮讷-欧布瓦（L’Épine-aux-Bois）反击俄军，居约（Guyot）的骑兵则绕至敌后，击溃俄军与普军。拿破仑一边成功拖住敌军次要力量（约克的部队），一边战胜敌军主力（扎肯的部队），此战是他这套战术的经典示例。当晚，他睡在格雷诺（Grénaux）的农场。费恩回忆说，此地的“尸体被清走后，司令部设在那儿”。[53]晚上8点，皇帝致信妻子，要她用60门大炮在巴黎鸣炮称颂。他说自己“抓获了整个炮兵部队，俘虏7000人，缴获40多门大炮，这支军队溃败了，无一人逃脱”。[54]（其实他只俘虏1000人，缴获17门大炮。）

次日，拿破仑不顾以二敌三的兵力劣势，在蒂耶里堡（Chateau-Thierry）进攻扎肯和约克。事实上，在前一天的战斗中，他俩麾下的很多士兵从法军手中逃脱，蒂耶里堡之战爆发时，这一点便显而易见了。皇帝发现战场最右端的一个俄军旅被孤立了，遂派自己的少量骑兵追赶敌人。法军骑兵取得成功，又缴获了14门大炮。[55]然而，麦克唐纳未拿下蒂耶里堡的桥梁，导致联军逃往马恩河北岸。拿破仑从蒂耶里堡致信皇后：“我的好（ma bonne）路易丝，我在马上待了一整天。”他提及

下一批宣传活动的日期，并写下结尾：“我非常健康。”[56]法军战胜了西里西亚军团，但乌迪诺军（2.5万人）和维克托军（1.4万人）根本守不住塞纳河上的五座桥，他们完全无力阻止施瓦岑贝格的波希米亚军团（15万人）渡河。[57]

2月14日，拿破仑在沃尚（Vauchamps）再败布吕歇尔。凌晨3点，他让莫尔捷留在蒂埃里城堡，自己则掉头回援马尔蒙。布吕歇尔正迫使马尔蒙从埃托日（Étoges）退往蒙米拉伊。7000名近卫骑兵突然发动进攻，于是布吕歇尔和克莱斯特被迫撤至让维利耶（Janvilliers）。在那儿，格鲁希包抄敌人侧翼，德鲁奥的50门大炮加剧了混乱场面，因此西里西亚军团未能拿下马恩河。法军战胜并驱散了敌军，但他们并未如官方公报所称“消灭”对方。现在，拿破仑可以赶去对付波希米亚军团了。该军团正逼迫乌迪诺和维克托退出塞纳河上的桥，并深入法国境内，攻占内穆尔、枫丹白露、莫雷（Moret）和楠日（Nangis）。[58]更偏南的法国城镇甚至开始向小股联军部队投降，这说明国民士气的确低落。朗格勒（Langres）和第戎不战而降，埃皮纳勒向50名哥萨克投降，马孔（Macon）向50名骠骑兵投降，兰斯向半个连投降，南锡向布吕歇尔麾下跑得快的侦察兵投降，肖蒙（Chaumont）向区区一个骑兵投降。[59]拿破仑希望国民起身反抗侵略军，并打出堪比西班牙和俄国游击战的游击抗争，他的愿望将成泡影。

五天之内，拿破仑在尚波贝尔、蒙米拉伊、蒂耶里堡和沃尚四战四捷。2月15日上午10点，他离开蒙米拉伊司令部，去巴黎东南边25英里处的吉涅（Guignes）同维克托军与乌迪诺军会合。途中他停了一下，只为送8000名普军与俄军战俘去巴黎，好让他们在林荫大道上游街示众，从而证明他口中的（真实）胜绩。16日晚，拿破仑已在通往首都的主干道上布阵。他发现施瓦岑贝格的军队排成长达50多英里的队伍，于是打算一点点击败他们。他致信科兰古：“要是敌人肯签署法兰克福提议的先行基础条款，我乐意结束敌对状态，让他们平安回国。”[60]然

而，阿伯丁勋爵仍然不允许拿破仑继续控制安特卫普，战事只能继续。

2月17日，拿破仑向楠日进军，维特根施泰因的三个俄军师屯于该地。他把克勒曼和米肖将军分别置于左右翼，发动进攻，突破了俄军方阵，并用德鲁奥的大炮蹂躏敌人。为了守住塞纳河上的桥，拿破仑在楠日公路分叉口分兵。维克托南下，前往12英里之外蒙特罗（Montereau）的桥。途中，维克托在维勒讷沃（Villeneuve）进攻一个拜恩师，但在长途行军和多日的连续战斗后，他没能稳住自己的优势。拿破仑很少莫名其妙地换人，但这回他如此行事，让艾蒂安·热拉尔（Étienne Gérard）将军代替维克托。他也在居约的部队面前羞辱居约将军。亚历山大·迪容（Alexandre Digeon）将军的炮群打光弹药后，他下令以军法审判此人。“拿破仑的严苛行为令他自己都吃惊，”他的辩护人费恩男爵写道，“但他认为，值此事态紧急之刻，有必要这样做。”[61]军令自然简短生硬。拿破仑的高级指挥官能力各异，但都是勇敢负责的军人，而他经常粗鲁地对待他们。然而，即便在此刻，他也能幽默地审视形势。“假如幸运继续眷顾我们，”他致信欧仁，“我们能保住意大利。到那时候，没准那不勒斯国王又要换阵营了。”[62]

2月18日，天气晴好，万里无云。下午3点，拿破仑率帝国近卫军到达塞纳河与约讷河交汇处。他在俯瞰城镇的叙维尔高地（Surville heights）上组织炮群，向正在穿过两座桥梁的联军步兵发射满射程霰弹，并阻止施瓦岑贝格的工兵毁桥。（若从桥上仰视，则高地像丘陵，但若站在拿破仑放上大炮的地点，就能很快明了高地控制着城镇。）路易·于盖-沙托（Louis Huguet-Chateau）将军进攻奥军，他战死沙场，但其部队仍然落败。拿破仑随后派帕若尔（Pajol）将军率领骑兵冲锋，他们冲下铺满鹅卵石的笔直街道，驰过两座桥梁，进入城镇里面。[63]事后，帕若尔的副官于贝尔·比奥（Hubert Biot）听见拿破仑对其上司说：“你的表现令我满意。假如我的将军都像你这样为我效力，敌人进不了法国。去治伤吧，等你康复后，我将给你1万匹马，让你代表我向

拜恩国王打招呼！……前天上午，要是有人叫我用400万法郎购买蒙特罗之桥的自由支配权，我会毫不犹豫地付钱。”[64]比奥随后同上司开起了玩笑，他说在那种情况下，皇帝可能会相当爽快地掏出100万法郎奖赏帕若尔。

次日，拿破仑致信科兰古，否认奥军已经抵达莫城（Meaux），但他们的确到了。俄军指挥官得知拿破仑打算再次进攻布吕歇尔，遂率军后撤，但巴黎人能清楚地听见扎肯的部队的加农炮声。[65]警务部长萨瓦里向来可靠，当日，拿破仑致信他时发火了。当时有诗歌称，皇帝总是击败三倍于己的敌军，堪称伟大军人，而萨瓦里允许巴黎报纸刊载这种诗作。“你一定是在巴黎丢了脑子才搞出这种东西，我可是一直对外说我有30万人。”拿破仑写道（事实上，他仅仅指挥蒙特罗的3万人），“夸大己方兵力乃战争首要原则之一，可诗人们努力地拍我马屁、迎合国民的自爱，他们怎么会懂这一点？”[66]蒙塔利韦在信中说，法国渴望和平，拿破仑回信道：“你和（萨瓦里）对法国的了解至多跟我对中国的了解一个水平。”[67]

拿破仑急于分裂反法同盟。2月21日，他致信弗朗茨皇帝，请求对方“立刻”重提法兰克福和平基础。他说沙蒂永条款会“实现伯克的梦想，从欧洲地图上抹去法国。所有法国人宁死也不当英国的奴隶”。然后，他忧虑地说，信奉新教的乔治三世之子将成为比利时国王。[68]拿破仑的信像此前的求和尝试一样，并无效果。

拿破仑任命奥热罗为罗讷军团司令，元帅却已无心战斗。驻西班牙部队支援奥热罗，但他仍未在战役中立下大功，拿破仑考虑到这一层，遂从里昂致信对方：“如果你还是卡斯蒂廖内的奥热罗，那就继续指挥；如果六十年的岁月让你扛不住了，那就把指挥权交给你的高级将领们。”[69]此举只有一个效果——不抱幻想的老战士更加疏远皇帝了。奥热罗没有北上，反倒放弃里昂，退至瓦朗斯。21日在诺让（Nogent），

奈伊和乌迪诺在与拿破仑交谈时提及媾和一事，最后他狠狠地训了两位元帅一通，并邀请他们吃午餐。然而，威灵顿已渡过阿杜尔河，2月27日，他在奥尔泰兹（Orthez）大败苏尔特。战略形势于是变得更加绝望。[70]

2月24～28日，弗拉奥伯爵在吕西尼（Lusigny）与联军商讨停火协议。拿破仑希望磋商最终能回到法兰克福和平基础上，但他坚称必须继续战斗。他告诉费恩："我不想被这些谈判束缚。"也就是说，上年他曾遵守《普莱斯维茨停火协议》，如今他不想重蹈覆辙。1814年3月1日，所有盟国签署了《肖蒙条约》，同意不与拿破仑单独媾和。此条约宣称，盟国的目标是各出15万人，从而赶走拿破仑，并清除在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与荷兰的法国势力。

丈夫的帝国即将遭灾，玛丽·路易丝也暴露了自己的本性：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女人，很不适应严峻危机。"我没收到皇帝的消息，"她在日记中写道，"他做事如此随性。我能说他正在忘记我。"她的信提及宫中碎语、她与罗马王的保姆共处时的事、礼节事务等琐事，从他的回信看，她似乎不了解也不关心身边的地震。或许她只是全神贯注地听宠物鹦鹉叽叽喳喳。皇后的侍女蒙特贝洛公爵夫人（拉纳的遗孀）想让她摆脱帝国将倾的喧嚣以及其夫与其父的战争，于是送给她这只鹦鹉。玛丽·路易丝和侍女们裁下日用织品给伤员缝衣服，但她真正感兴趣的是画素描、绣手绢、听音乐、玩牌、赏花。她甚至问拿破仑能否给卡罗琳·缪拉写信，他回信称："我的回答是不能。她不过是个无名之辈，我让她当了王后，而她对我的行为不当。"[71]3月2日，他试图让妻子做些有用的事，要她组织枫丹白露宫、贡比涅宫、朗布依埃宫等宫殿向陆军医院捐赠1000份担架、草垫、床单和毛毯。他补充道，自己正追赶普军，"他们相当暴露"。次日，他误报"布尔歇尔"（Bulcher，即布吕歇尔，原文如此）负伤。[72]

拿破仑不公正地贬黜维克托后，拨给他青年近卫军的一个师。克拉奥讷镇（Craonne）位于巴黎东北方55英里处，三条深谷保护着俯瞰该镇的高原，俄军还用60门大炮掩护峡谷。即便如此，维克托仍然在3月6日夺下高地。次日，克拉奥讷之战爆发，拿破仑欲击退敌军两翼，但失败了。为了击败布吕歇尔的俄军前卫，他最后只好发动血淋淋的正面进攻。德鲁奥用88门大炮组成的炮群发动攻势，奈伊向敌军右翼进军，一场当属1814年战役中最血腥交锋之一的交火结束后，他俩终于为拿破仑赢来战场。发生战斗的地区从于尔特比斯（Hurtebise）农场延伸至塞尔尼村（Cerny），始终不曾超出长2英里的贵妇小径高原（Chemin des Dames pleateau）。克拉奥讷之战始于上午11点清理农场，结束于下午2点30分。战场的前线非常狭窄，几乎不比单单一块地宽，这是双方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今天，高地草场开满罂粟花，这幅田园诗般的画面已然不能说明俄军曾多么激烈地抵抗。因为法军筋疲力尽，俄军撤退时才不受干扰。法军在克拉奥讷取胜，但消息传到巴黎后，人们认为战争将继续，结果证券交易所的股指下跌。[73]

次日，两军休息并重组。9日和10日，拿破仑在拉昂（Laon）进攻普军主力。埃纳省（Aisne）省会拉昂位于巴黎东北方85英里处，该城防卫森严。（就像当年的俄军与普军军官一样，若站在拉昂城墙上，便可看见整片战场在脚下展开。）与奥斯特利茨会战相反，上午11点，阳光驱散了平原上的雾气，布吕歇尔的部下们便能算出拿破仑的兵力。他们发现，虽然他的大炮更多，但他只有21000名步兵和8000名骑兵，相形之下，联军有75000名步兵与25000名士兵。然而，布吕歇尔的部下们太看重他的战术才能，认定其中有诈，因此没有全力反击，不过他们投入的兵力的确比法军的多。

马尔蒙有9500人和53门大炮，他离拉昂只有4英里，但他可能没听见平原上的厮杀声，所以未支援皇帝。由于马尔蒙日后的行径，他被指在拉昂之战中背叛，但强劲的西风刮过战场时可湮灭一切噪声。然而9

日晚上，马尔蒙与其部下没安排哨兵，对此他们也难辞其咎。这样说是因为，普军之中，约克和克莱斯特指挥的一个军趁夜奇袭马尔蒙的军营，彻底驱散了他的军队。次日，拿破仑决定重新发动进攻，这是灾难性的决策。直到下午3点，他才发现自己严重寡不敌众。法军有4000人死伤、2500人被俘，另有45门大炮被缴获。

3月10日结束时，拿破仑的军队（包括马尔蒙的部队）从38500人减至24000人，但他体现了非凡的韧性，立刻奔袭兰斯，打算在此切断联军的交通线。可是10日那天，交通线的整个概念都开始丧失意义：塔列朗的信送抵沙皇亚历山大的司令部，他说约瑟夫相当忽视巴黎的围城筹备工作，鼓励联军直接进军首都。

塔列朗最终叛变了，这只是意料中的事。五年前，拿破仑叫他为丝袜裹着的一泡屎，从那以后，他就不时谋划叛离。然而，3月11日，拿破仑倾向于认为，亲哥哥约瑟夫正在实施更私密的背叛——他似乎想勾引弟媳。玛丽·路易丝对蒙特贝洛公爵夫人说："约瑟夫国王跟我说的话非常烦人。"[74]拿破仑显然担心此事，他从苏瓦松致信皇后：

> 不要和国王亲昵。同他保持距离，绝不允许他进你的私人房间，像康巴塞雷斯一样礼貌地接待他。你在客厅时，别让他对你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指手画脚……我离你不远，所以要是国王想给你提建议，他就是多管闲事……冷落他。你要非常矜持地对待国王，别亲近他。你和他说话时，尽可能选公爵夫人在场的时候，并待在窗边。[75]

约瑟夫试图扮演《克利松与欧仁妮》中的贝维尔吗？拿破仑怀疑他想这样做。次日，皇帝致信皇后：

> 难道我命中注定被国王背叛？果真如此，我不会惊讶，也不会变脆弱。只有一件事能打击我的毅力，那就是你背着我和他有任何瓜葛，你对我来说不再是曾经的你。别相信国王。他在男女关系方面声名狼藉，他在西班牙时就常怀野心……我再说一遍，别相信国王，远离国王……这些事都令我相当灰心。我需要家人的宽慰，但他们一般只会惹恼我。可是，如果是你的话，那将出乎意料，令人无法承受。[76]

拿破仑给约瑟夫本人写信："如果你想要我的帝位，拿去吧，但我

只求你帮我一个忙，请把皇后的心和爱留给我……要是你想打扰摄政皇后，那就等着我的死讯吧。”[77][78]拿破仑写这些信时得了被害妄想症吗？约瑟夫已经不去见蒙特埃莫索（Montehermoso）侯爵夫人、圣-让·丹热利伯爵夫人这两位情妇，而不出一年，玛丽·路易丝的确肉体出轨，与敌将欢好。[79]据马尔蒙记载，此时约瑟夫变得狂妄自大，严重脱离现实。他认为，1813年拿破仑之所以解除他在西班牙的指挥权，是因为“嫉妒他”。约瑟夫还坚称，“没有军队，没有弟弟”，他也能成功统治西班牙，欧洲其他国家会承认他。[80]当然，要是马尔蒙不曾编造这些话，那约瑟夫纯粹就是痴人说梦。

3月16日，拿破仑特意对约瑟夫下令：“不管发生什么，你绝不能让皇后和罗马王落入敌手……留在我的儿子身边。别忘了。我宁愿见他在塞纳河里淹死，也不想见法国的敌人俘虏他。我认为，被希腊人俘虏的阿斯蒂阿纳克斯（Astyanax）的故事是史上最悲伤的一页。”[81]男婴阿斯蒂阿纳克斯是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之子，欧里庇得斯和奥维德称，他被人扔下城墙，不过塞内加说他自己跳下了墙。“轻吻我的儿子，”同日，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他的话不那么夸张了，“你跟我说的一切都让我盼着他快快长大；他快满三岁了。”[82]

3月13日，拿破仑力克兰斯。20日和21日，他在奥布河畔阿尔西（Arcis-sur-Aube）对战施瓦岑贝格的奥军与俄军，此战既是其军事生涯中第四次防御战，也是最后一次。奥布河水流湍急，河水呈焦糖色。皇帝只有23000名步兵与7000名骑兵，他以为自己的对手是联军后卫，可事实上，波希米亚军团的75000多人屯于河上桥梁的对面。1814年战役历时六十五天，其间，拿破仑走了1000英里，在48个不同的地点过夜。然而，尽管他如此调动，他的三场败仗——拉罗蒂埃之战、拉昂之战、阿尔西之战——都归咎于在同一地点待了太久，比如说21日那天，他就在阿尔西耗了太长时间。战斗中，一发榴弹炸出了拿破仑胯下坐骑的内脏，但他本人无伤。“我想光荣战死于争夺一寸寸国土之时，”他后

来回忆此战时道，“我故意暴露自己。炮弹飞过我身边，它们划破了我的衣服，但都没击中我。”[83]日后他经常说，阿尔西、博罗季诺与滑铁卢是他最有可能战死之地。

3月21日，拿破仑前往圣迪济耶（Saint-Dizier），他又盼着在此切断联军的交通线。只要巴黎坚持得够久，他就能进攻敌军后方。可是巴黎人能忍受围城吗？或者说，他们会像其他法国人一样崩溃吗？同日，奥热罗任奥军不费一卒拿下里昂。拿破仑仍然指望巴黎的工人和国民自卫军会在街上设置路障，阻止联军进城。24日，他致信科兰古：“唯有剑能了断当前纷争，不管是这样还是那样。”[84]

23日，联军抓获一名信使，此人身上有拿破仑致玛丽·路易丝的信。他在信中说，自己正前往马恩河，“从而驱使敌军尽量远离巴黎，并接近我的位置”。联军也截获了萨瓦里致拿破仑的信，发现他恳求皇帝回巴黎，因为政权正在瓦解，还有人公然策划反叛。[85]因为这两封信，联军高级指挥官确认了进军巴黎的计划。拿破仑分别派轻骑兵和近卫军去奥布河畔巴尔和布列讷，尽全力袭扰联军。次日，他在圣迪济耶附近打了一系列小仗，击败了成群的俄军骑兵，但联军主力正在向严重疏于防务的巴黎集中。[86]首都缺乏强大的防御工事，拿破仑日后完全承认了这一错误。他计划在凯旋门和蒙马特尔（Montmartre）胜利殿的顶端各安放一长列加农炮，但这两个炮台都没完工。[87]

3月27日，麦克唐纳给拿破仑带去了敌军的当日公告。此公告宣称，25日，马尔蒙和莫尔捷在费尔-尚普努瓦斯（Fère-Champenoise）之战中告败。皇帝不相信，并争辩道，既然这是29日公告，那它定是联军的宣传手段。德鲁奥能提明智的建议，故拿破仑昵称他为“大军团圣贤”。德鲁奥指出，印刷工制作这份公告时误把“6”印倒了。“不错，”拿破仑检查时惊叫道，“那一切都变了。”[88]现在他得不计一切代价去巴黎。当晚，他命令军队沿通往特鲁瓦的道路离开圣迪济耶，借塞纳河掩

护左翼，并准备进攻右侧的布吕歇尔。

28日晚，巴黎诸人开会，商谈良久。约瑟夫已尽失勇气，他对摄政会议说，拿破仑希望皇后和政府从首都逃往卢瓦尔河（the Loire）上的布卢瓦（Blois）。约瑟夫举出一个月前的信为证，说服了摄政会议，但拿破仑下达此令后曾两度更改它。塔列朗（他已着手起草拿破仑倒台后自己的临时政府下辖大臣的名录）、弑君者康巴塞雷斯（他不想落入波旁王朝手中）、克拉克（没过多久，路易十八就封他为法国世袭贵族）和皇后本人（“她迫不及待地想走”）支持约瑟夫。[89]萨瓦里、帕基耶与立法院议长马萨（Massa）公爵认为，要是皇后留下，她可为自己与儿子争取到好得多的条件。奥尔唐斯也警告她：“离开巴黎就是丢掉皇冠。”然而，3月29日上午9点，皇室车队与1200名老近卫军士兵从首都前往朗布依埃，于4月2日到达布卢瓦。[90]康巴塞雷斯带着装有国家印章的桃花心木大盒，“一些忠诚的朋友没有抛弃他，与他同行”。[91]

1814年3月30日（周三），拿破仑的军队用最快的速度从特鲁瓦经桑斯（Sens）去巴黎。此时，施瓦岑贝格的30000名普鲁士人、6500名符腾堡人、5000名奥地利人、16000名俄国人在蒙马特尔等巴黎郊区对付马尔蒙和莫尔捷的41000人。3月29日，约瑟夫发布宣言：“让我们拿起武器，保卫这座城市，保卫它的纪念碑与财富，保卫我们的妻儿，保卫我们珍爱的一切。”然而，30日的战斗刚打响，约瑟夫就离城而走。[92]马尔蒙和莫尔捷很难算得上陷入绝境，但两人认为形势不可逆转，加之施瓦岑贝格威胁毁灭巴黎，他们便屈服了。次日早上7点，双方开始商讨献城事宜。[93]莫尔捷军出城，前往巴黎西南边，但接下来几天，马尔蒙军的11000人留在原地。随着敌军接近，荣军院院长、老元帅塞吕里耶监督下属烧毁并藏匿战利品，包括法军缴获的1417面军旗以及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佩剑和肩带。

3月30日晚上10点后，皇帝到达瑞维西（Juvisy）的驿站法兰西之心

（Le Coeur de France），此地距巴黎仅14英里。不多时，贝利亚尔将军来了，他告诉拿破仑，双方只打了一天，尚未分出胜负，但巴黎投降了。皇帝叫贝尔蒂埃过来，问了贝利亚尔一堆问题，他说："要是我早到一步，一切尚有救。"[94]他筋疲力尽，坐了一刻钟，双手掩面。[95][96]他打算不顾巴黎形势，就这么向那儿进军，但被将军们劝阻了。[97]于是他没去巴黎，反而成了继英国占领期（1420～1436年）之后第一个丢掉首都的法国君主。拿破仑派科兰古去巴黎求和，自己则前往枫丹白露，在31日早上6点时到达目的地。法军在枫丹白露的森林中对旗帜与鹰旗实施"信仰行动"（auto-da-fé）[98]，不过其中一些躲过营火，今展示于巴黎陆军博物馆（Musée de l'Armée）。[99]

4月1日，联军穿过圣但尼门，进入巴黎，其袖子上缠着白色绶带，其筒帽上缀着绿色小枝。民众总是喜气洋洋地欢迎得胜之师，巴黎百姓亦然。拉瓦莱特看见"女人们穿得像过节，她们几乎高兴疯了，一边挥手帕一边喊'亚历山大皇帝万岁！'"，这令他特别恶心。[100]亚历山大的军队在香榭丽舍和战神广场宿营。仅仅十八个月前，俄国人烧掉了莫斯科，他们宁愿焚毁自己的城市也不向敌人献城，但无迹象表明巴黎人也有此意图。有件事或可说明帝国其他地区多么反复无常。某米兰代表团去巴黎恭贺皇帝战胜所有敌人，他们打算称呼他为"拿破仑大帝"。路上，代表团听说首都被围，但仍决定前进。他们到巴黎后，立刻祝贺联军"推翻了暴君"。[101]

十五年前，塔列朗支持拿破仑的雾月政变，如今他亲自上阵了。1814年3月30日，塔列朗成立临时政府，旋即与反法同盟议和。[102]除了让波旁王朝复辟，沙皇亚历山大也考虑过其他安排，如立贝纳多特或奥尔良家族（Orléans）成员为王，也许他甚至想到为罗马王建立摄政制度，但塔列朗说服沙皇与反法同盟其他领导人接受路易十八。另一位弑君者富歇也进入临时政府。4月2日，元老院颁布元老院令，废黜皇帝，邀请"路易·格扎维埃·德·波旁"（Louis Xavier de Bourbon）即位。全体法

军将士曾发誓效忠拿破仑，临时政府也解除了他们的誓言。消息传至军中之后，有人指出，高级军官在认真考虑此事，但其他官兵都面露鄙夷之色。[103]（当然，人们在对待这些效忠誓言的庄严性时可能会道貌岸然——拿破仑也曾发誓忠于路易十六与共和国。）

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宫考虑不断减少的选择。他自己仍想进军巴黎，可马雷、萨瓦里、科兰古、贝尔蒂埃、麦克唐纳、勒菲弗、乌迪诺、奈伊、蒙塞一致反对这个决定。后来有说法称奈伊粗鲁地直谏皇帝，但他不曾那样做；[104]有几个人主张去布卢瓦与皇后会合。矛盾的是，1812年和1813年，拿破仑分别在俄国和莱比锡大败，元帅们并未逼他退位，但1814年他仍能打胜仗时，他们的确赞成他下台了，虽说这次战役中法军兵力远远少于敌军的。皇帝曾反复声称只会做对法国最有利的事，元帅们刻意提醒他这句话。[105]拿破仑怀疑，他们是想保护他所赏赐的城堡和财富，所以才要他退位。激辩中，他说出了这一看法。

1814年，拿破仑曾命令让他退位的一些元帅——麦克唐纳、乌迪诺，特别是维克托——打出不可能的战绩，若其战果仅至超常水平，他就痛斥他们。尽管如此，这些元帅之所以要他退位，其真实理由并不是自私，而是对战略形势的看法。他们认为，从所处的战略地位看，哪怕法军继续在法国内部作战，这场战役也注定失败。只有拿破仑退位，战争才能结束，所以元帅们这样做合乎情理，即使他们态度恭敬。4月3日，拿破仑检阅近卫军与其他部队，他说想进军巴黎，他们便高呼“皇帝万岁！”然而，不管再来多少次检阅，元帅们都知道现在的兵力根本不够（如果说这场战役里他们曾有足够兵力的话。）[106]麦克唐纳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不想让首都落得莫斯科的下场。[107]奈伊和麦克唐纳希望拿破仑立刻退位，以便在一片残局中挽救摄政制度。拿破仑派他俩和科兰古去巴黎，想看看法国是否仍有可能建立摄政制度。可是4月4日，马尔蒙率其军径直进入联军军营，向敌人投降，他还带上了所有武器与弹药。正因为此事，沙皇要求拿破仑无条件退位。[108]亚历山大率其浩

大的军队横穿整个欧洲，如今他不会答应比无条件退位更宽容的条件了。

终其余生，拿破仑一遍遍地回顾马尔蒙的背叛行径。皇帝说，自己“一路带大了16岁的马尔蒙”，此言稍显夸张，不过情有可原。[109][110]马尔蒙则说，拿破仑“是个骄傲的恶魔”，向来“疏忽大意、冷漠无情、懒惰倦怠、疑神疑鬼、反复无常，而且一直优柔寡断”。[111]拿破仑自然骄傲，但他肯定不懒，若说他疑神疑鬼，那么拉古萨（Ragusa）公爵马尔蒙曾是主要受益人。“忘恩负义的混蛋，”拿破仑说，“他会比我更不爽。”拉古萨（ragusard）成了叛徒的代名词，近卫军中原隶属马尔蒙的连也得绰号“犹大连”。三十年后，老迈的马尔蒙流亡威尼斯。甚至在那时，小孩们还跟着他，一边指指点点一边叫喊：“那就是背叛拿破仑的人！”[112]

---

[1] Crouzet，François，‘The Second Hundred Years War’*French History* vol.10 1997，p.441

[2] Ashby，Ralph，*Napoleon against Great Odds* 2010，p.183

[3] Elting，John，*Swords around a Throne* 1986，p.329

[4]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830 p.875，June 4，1807

[5] Ashby，Ralph，*Napoleon against Great Odds* 2010，p.4

[6] 威灵顿完全赞同这一评价。1814年，有人问他是否和拿破仑交过手，他回答：“没有，我非常高兴没遇上他。不论何时，我宁愿听说有4万人援助法军，也不想听到他来指挥了。”Longford，*Years of the Sword*，pp.248-9.

[7] Dziewanowski，Lieutenant M.K.，‘Napoleon：Legend and Propaganda’*Military Affairs* vol.9 issue 1 January 1945，p.91

[8] Las Cases，*Memorial* Ⅰ p.232

[9] 今滨海塞纳省（Seine-Maritime）。——译者注

[10] Richardson，Nicholas，*The French Prefectoral Corps 1814-1830* 1966，pp.44-6，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25

[11] Daly，Gavin，*Inside Napoleonic France* 2001，p.255

[12] Pigeard，Alain，*La conscription au temps de Napoléon* 2003，pp.269-70

[13] 1法尺为12法寸，约合0.325米；1法寸约合0.027米。此处的身高要求仅指青年近卫军狙击兵的身高要求，不包括其他兵种。Alain Pigeard，*L'Armée de Napoléon 1800-1815*，p.294.——译者注

[14] Price，Munro，'Napoleon and Metternich in 1813'*French History* vol.26 no.4 December 2012，p.500

[15]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61

[16]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67

[17] Markham，Felix，*Napoleon and the Awakening of Europe* 1954，p.174

[18] Guérard，Albert Léon，*Reflections on the Napoleonic Legend* 1924，p.94

[19] D'Abranès，*At the Court* p.21

[2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93

[2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98

[22]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Ⅵ p.289

[23]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13

[24]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48

[25]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145，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Ⅵ p.301

[26] Boigne，Countess de，*Les mémoires de la Comtesse de Boigne* 1999，pp.280-81

[27]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138

[28] 1814年战役中，普军与奥军分别参加了一半的战斗，但沙皇执意攻克巴黎（拿破仑在

科西嘉的老对头波佐·迪·博尔戈伯爵建议他这样做），因此除了蒙特罗之战，俄军参与了所有的主要战斗。

[2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01

[30]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9

[31]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p.77-80

[3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01

[33]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63

[34]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79，ed. Fleischmann，Théo，*L'Épopée Impériale* 1964，pp.346-7

[35]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06

[36] Stanhope，5th Earl，*Notes of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uke of Wellington 1831-1851* 1888，p.6

[3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02

[3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02

[39] 事实上，除了哥萨克，1814年，在法国的联军纪律非常严明。圣迪济耶某博物馆纪念拿破仑的1814年战役，馆内藏有联军军官签署的征收单，它用于向农民和商人支付货款。

[40]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94

[41] ed. Gallatin，Count，*The Diary of James Gallatin* 1914，p.53

[4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20

[43]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07

[44]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09

[45]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09

[46] 1814年时，如果波旁王朝复辟，塔列朗、富歇之流也能保住自己的地位，所以他们可以抛弃拿破仑了。假如很久以前波旁王朝就回归，政府将处决这类弑君者，哪怕他们倒戈。

[4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02

[4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06

[49]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12

[50]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13，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97

[51]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14

[52] 蒙米拉伊之战的战场不是今日纪念碑所在地，而是马尔谢附近的村庄及其四周。当地人称这场战斗为马尔谢-蒙米拉伊之战。奥拉斯·韦尔内曾描绘这一地区，若参观战场便可发现，韦尔内的杰作显然非常精确地刻画了此地的地理环境。这幅画今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

[53]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102

[54]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15

[55]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496

[56]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p.216-17

[57] Innocenti，Claudio，‘Souls Not Wanting：The Marshalate’s Betrayal of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56

[58] 希莫尼·约瑟夫（Simonyi Josef）上校率匈牙利骠骑兵进入枫丹白露宫，然后他把烟斗里的灰倒在拿破仑的御座上。希莫尼是刻意模仿先代匈牙利骠骑兵指挥官哈迪克·安德烈亚斯（Hadik Andreas）伯爵。1757年，哈迪克大胆突袭柏林，还把烟斗里的灰倒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御座上。Hollins，*Hungarian Hussar*，p.44.

[59]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62，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04

[6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15

[61]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116

[6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17

[63] 据说，当日拿破仑说了句话："别害怕，我的朋友们。能炸死我的加农炮炮弹还没造出来呢。"遗憾的是，这句话似乎是《法国概况日报》（*Journal Général de France*）记者日后杜撰的言论之一。

[64] ed. Fleischmann，Théo，*L'Épopée Impériale* 1964，p.358

[6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17

[6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16

[6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25

[6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p.322-3

[6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21

[70] Lentz，Thierry，*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p.570

[71]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33

[72]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34

[73] Foch，Marshal，'La battaille de Laon'*Revue de France* May 1921，p.11

[74]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p.236-7

[75]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37

[76]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38

[77] 这封信藏于国家档案馆，19世纪50年代出版的《拿破仑通信集》初版未收录它。

[78] AN 440 AP 12

[79] Ross，Michael，*The Reluctant King* 1976，p.228

[80] Marmont，*Memoirs* p.69

[81]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41

[82]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41

[83]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425，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27，McLynn，Frank，*Napoleon* 1997，p.584，Anon.，'More about Napoleon'p.228

[84]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45，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64

[85] Chardigny，Louis，*L'Homme Napoléon* 1986，pp.154-5

[86] Ashby，Ralph，*Napoleon against Great Odds* 2010，p.272

[8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87-8

[88]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45

[89]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46，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p.398-402

[90]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49

[91]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405

[92]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49

[93]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121，Mikaberidze，Alexander，'"The Russian Eagles over the Seine"：Russian Occupation of Paris in 1814'*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pp.155-6

[94]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444

[95] 拿破仑陷入逆境时常摆出这姿势，但此举或许是头痛产物。他对医生说，"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头疼"不时困扰他"。BL Lowe Papers 20156 fol.28.

[96]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122

[97] ed. Gallatin，Count，*The Diary of James Gallatin* 1914，p.53，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2216

[98] 原指异端裁判所强迫被定罪的异教徒公开忏悔。忏悔仪式后，这些异教徒将受刑，最严厉的刑罚是火刑。后来这个词一般指在情势危急之日焚烧东西。——译者注

[99] INV AA 1751-1758，1761

[100]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123，Mikaberidze，Alexander，'"The Russian Eagles over the Seine"：Russian Occupation of Paris in 1814'*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p.158

[101] Bourrienne，Louis-Antoine Fauvelet de，*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36，Ⅳ p.230

[102] Waresquiel，Emmanuel de，*Talleyrand* 2011，p.125

[103] Lentz，Thierry，*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p.568

[104] Lentz，Thierry，*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p.569

[105] Innocenti，Claudio，'Souls Not Wanting：The Marshalate's Betrayal of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51

[106] Houssaye，Henry，*Napoleon and the Campaign of 1814* 1914，p.502

[107] ed. Rousset，Camille，*Recollections of Marshal Macdonald* 2 vols.1892，Ⅱ pp.246-7

[108] Lentz，Thierry，*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p.572

[109] 马尔蒙生于1774年，根据其回忆录推断，1789～1791年，他在第戎初遇拿破仑。——译者注

[110]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 p.183，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65

[111] Cronin，Vincent，*Napoleon* 1971，p.554，Raguse，Duc de，*Mémoires du Maréchal Marmont* 9 vols.1857，Ⅵ p.274

[112] Houssaye，Henry，*Napoleon and the Campaign of 1814* 1914，p.499

第二十九章 厄尔巴

1815年，我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因为之后的历史平庸无奇。

——梅特涅，《回忆录》

真正的英雄精神在于战胜厄运，不论它们对战斗提出何等挑战。

——1815年，“诺森伯兰号”上的拿破仑

奈伊、麦克唐纳、勒菲弗、乌迪诺明显不愿参与内战，反法同盟也在4月5日告诉科兰古，他们会让拿破仑终身统治意大利海岸线上的地中海岛屿厄尔巴岛。皇帝随即在枫丹白露宫签发临时退位诏书，供科兰古用于和谈。[1]“你们渴望休息，”他对元帅们说，“好吧，你们将实现愿望。”[2]退位只限于他自己，与他的继承人无关。他想让科兰古对此保密，因为涉及厄尔巴岛、保障拿破仑及其家人享有财产与人身安全的条约签订后，他只需确认一次退位之事。然而，消息自然很快走漏，官员和廷臣于是离开王宫，去找临时政府讲和，宫中遂空空如也。在离开的大群人中，国家参政约瑟夫·珀莱·德·拉洛泽尔说：“人们会认为皇帝已经入土。”[3]儒尔当、奥热罗、迈松（Maison）、拉格朗日、南苏蒂、乌迪诺、克勒曼、勒菲弗、于兰、米肖、塞居尔、拉图尔-莫堡（Latour-Maubourg）等人声明效忠路易十八，4月7日，《箴言报》专栏都没有足够版面登载他们所有人的宣言。[4]政府甚至任命贝尔蒂埃在路易十八的近卫军中指挥一个军。[5]“陛下伤心欲绝，很少开口。”鲁斯塔姆回忆那些日子时如此说道。[6]路易十八原先住在拉脱维亚叶尔加瓦宫，1800年，他从此地致信拿破仑，要求对方还他王位。1807年，路易十八迁至英格兰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哈特韦尔邸宅（Hartwell House），他一得知拿破仑退位，就立即准备回法国收回王座。

然而，哪怕拿破仑失去了军官和总参谋部，他要是愿意，他仍可发

动内战。4月7日晚上，退位流言蔓延，枫丹白露的4万名士兵于是离开住处。他们擎着武器与火把游行，高喊“皇帝万岁！”“打倒叛徒！”“去巴黎！”[7]奥尔良、布里亚尔（Briare）、里昂、杜埃、蒂永维尔、朗多（Landau）等地出现类似场景，在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等地，军队公开焚烧波旁王朝的白旗。奥热罗军差点哗变，忠于拿破仑的卫戍部队试图在安特卫普、梅斯、美因茨发动起义。里尔的士兵公开造反，真的对军官开枪，迟至4月13日，这场三日反叛才结束。[8]正如戴高乐日后所评论的：“他给士兵带来的苦难最多，但他们恰恰是最忠于他的人。”[9]忠诚士兵的抗议震动了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他警告战争大臣巴瑟斯特（Bathurst）勋爵：“拿破仑还待在枫丹白露，他身边的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忠于他，这是危险的迹象。”经过五天的谈判，1814年4月11日，卡斯尔雷的警告终于促使反法同盟签署《枫丹白露条约》。[10]

科兰古、麦克唐纳携条约从巴黎至枫丹白露宫，现在只要拿破仑签字，和约就会生效。皇帝请他们用晚餐，发现奈伊没来，因为他留在首都，与波旁王朝讲和。[11]《枫丹白露条约》规定：拿破仑使用皇帝头衔，终身统治厄尔巴岛；整个波拿巴家族将得充裕钱款，尽管约瑟芬那高得骇人的赡养费减至每年100万法郎，拿破仑自己每年可获250万法郎，玛丽·路易丝能分到帕尔马、皮亚琴察、瓜斯达拉这三个意大利公国。[12]4月13日，皇帝致信皇后：“我会招你厌，但那是我已老去、你尚年轻之时……等你既厌倦我的厄尔巴岛，也开始讨厌我时，你还有至少一座宅邸与一个美丽的国家。”他补充道：“我很健康，我的勇气不曾受挫，若你安于我的厄运，自认仍可与我幸福地共享命运，那我将格外健康勇敢。”[13]他还不明白，哈布斯堡家族之所以愿把女儿嫁给一个波拿巴，是因为那个波拿巴是法兰西皇帝，如今他仅仅是厄尔巴岛皇帝，他们就觉得这桩婚事毫无益处了。拿破仑找到一本关于厄尔巴岛的书，对博塞说：“那儿的空气对身体非常好，当地居民也是杰出人士。我的日子不会太差，我希望玛丽·路易丝也别太难过。”[14]按照皇帝的命令，皮

埃尔·康布罗纳（Pierre Cambronne）将军率一支骑兵去54英里之外的奥尔良，欲接皇后和罗马王去枫丹白露宫。4月12日，他们到达目的地，但仅仅两小时前，梅特涅派来的奥地利代表团已把皇后及其随员带到朗布依埃城堡，他们告诉她，其父将来此同她会合。一开始，玛丽·路易丝坚称没有拿破仑的准许，她不能离开，但奥地利代表轻松地说服她改变主意，尽管她致信丈夫时称自己是被他们强行带离。如果她曾打算与他相伴，没过多久她也彻底抛弃了那些计划，转而去了维也纳。她并不想要不太难过的日子。

12日，拿破仑和科兰古、麦克唐纳吃完晚餐，当晚剩余时间和13日凌晨，他试图自杀，尽管他致信玛丽·路易丝时态度乐观。[15]他在小雅罗斯拉韦茨险些被哥萨克俘虏，从那以后，他就在脖子上挂了个丝绸小包，里面装着一剂混合毒药，“其大小和形状像一片蒜瓣”。[16]他没有尝试其他自杀方式，重要原因之一是鲁斯塔姆与他的侍从蒂雷纳伯爵（Comte de Turenne）亨利（Henri）拿走了他的手枪。[17]拿破仑本人日后解释道：

> 我的生命不再属于我的国家，因为最后几天的事，我又能处置自己的性命了。“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么多苦难？”我沉思，“谁又知道呢，说不定我的死可让我的儿子继位？”法国已得救。我不再犹豫，从床上跳起来，往毒药里掺了一点水，带着某种幸福感喝下了它。但它放得久了，已经失效。可怕的痛苦导致我呻吟，有人听见了动静，医疗援助便来了。[18]

皇帝的贴身男仆于贝尔（Hubert）睡在紧挨他卧室的房间里。此人听见拿破仑呻吟，便找来伊万医生。伊万让皇帝呕吐，他的法子可能是强迫对方吞服壁炉炉灰。[19]

晚上，马雷和科兰古也应召而来。拿破仑显然不会死了，次日上午，他随即在朴素的独脚桌边签署条约，同意逊位，“没有继续犹豫”。签字地点是映红耀金的前厅，现在它叫退位室（Abdication Room）。“盟国已宣布，拿破仑皇帝是恢复欧洲和平的唯一障碍，”条

约写道，“拿破仑皇帝信守誓言，声明他和他的继承人放弃法兰西与意大利的君位。为了法兰西的利益，他愿意牺牲一切个人利益，哪怕是生命。”[20]

4月13日上午9点，麦克唐纳来皇帝的寓所取签过字的条约，此时马雷和科兰古尚在。麦克唐纳发现，拿破仑“坐在炉火边，穿着简单的麻纱（轻薄棉纱）晨衣。他裸着双腿，踩着拖鞋，双手托头，膝盖撑着胳膊肘……他的脸泛黄发青”。[21]对此，拿破仑只是说：“前夜一直病得厉害。”他对忠诚的麦克唐纳说了些溢美之词：“我不太了解你，我对你有偏见。我满怀好意地为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事，结果他们丢下我，忽视我。我没给过你什么，你却仍然忠于我！”[22]皇帝赠予麦克唐纳穆拉德贝伊的佩剑，两人拥抱，然后元帅携签好字的条约赴巴黎。此后，他们再未见面。

拿破仑自杀未遂后，鲁斯塔姆逃离了枫丹白露宫。他后来说，假如皇帝成功自尽，他害怕人们可能会错怪他，把他当成波旁和盟国的刺客。[23]

4月15日，陪拿破仑去厄尔巴岛的将军人选定下来了：贝特朗、德鲁奥、皮埃尔·康布罗纳。一小股帝国近卫军也将随行，他们共有600人。根据《枫丹白露条约》某特殊条款，反法同盟已经承诺，它们将保护厄尔巴岛免遭“柏柏里国家”（即北非国家）侵扰。（厄尔巴岛所处的地中海海域，柏柏里海盗猖獗。）次日，四位盟国专员来到枫丹白露宫，他们要去厄尔巴岛与皇帝相伴，尽管只有英军上校尼尔·坎贝尔（Neil Campbell）爵士和奥军将领弗朗茨·冯·科勒（Franz von Koller）真的住到岛上。拿破仑和坎贝尔关系不错，此人曾在费尔-尚普努瓦斯之战中负伤。当时，一个俄国人错把坎贝尔当成法军军官，用枪刺他的后背，与此同时，另一个俄国人挥舞马刀砍他的脸，纵然他已大喊：“英军上校！”（Angliski polkovnik！）坎贝尔欣喜地得知，卡斯尔

雷命令他“去厄尔巴岛照顾前法国政府首脑”。（这种说法表明，拿破仑的确切地位已然很不确定。）[24]

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宫阅读巴黎的报纸。据费恩回忆，报纸的辱骂“没给他留下多少印象，它们的仇恨达到荒谬程度时，他也只是遗憾地微笑”。[25]他告诉弗拉奥，2月时未接受沙蒂永和平条款一事令他高兴：“假如我在立誓护得法国领土完整之日签署条约，导致它损失单单一个村子，我都会更悲伤。”[26]他一点也不肯违背关于法国荣誉（la Gloire de la France）的誓言，这是他重新掌权的关键因素。眼下，拿破仑对其贴身男仆康斯坦说：“好吧，我的儿子，收拾好你的大车，我们要去种卷心菜了。”[27]然而，摇摆不定的康斯坦[28]没这打算。在服侍了主人十二年后，他在4月19日晚上带着5000法郎现金逃走了。（萨瓦里下令替拿破仑藏匿7万法郎，这笔钱比法兰西银行行长的年薪多出许多。[29]）

坎贝尔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17日，他会见了拿破仑，之后在日记中写道：

> 我眼前是一个看上去活跃的矮子。他飞快地从寓所这头踱步至那头，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他穿着上绣金色肩章的绿色旧制服与蓝色长裤，脚踩红色长筒靴。他没刮胡子，没梳头发，上唇和胸口落满鼻烟灰颗粒。他意识到我来了，迅速转身冲我打招呼，礼貌地向我微笑。他显然努力地故作镇定，以掩饰紧张与焦虑。[30]

拿破仑抛出坎贝尔开始熟悉的连珠炮般的问题，问英国人其伤口、军事生涯、俄国勋章、英国勋章。他得知坎贝尔是苏格兰人后，又向对方询问诗人莪相。话题接着转到半岛战争的各场围城战，他称赞了英军将领的才干。4月10日，威灵顿和苏尔特在图卢兹交手，各自折损3000多人。拿破仑“急切地”问起不幸的堪称多此一举的图卢兹之战，[31]他“非常赞赏”威灵顿，打听其“年龄、习惯等”，并评价道：“此人精力充沛，具备这一素质才能打胜仗。”[32]

“你的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拿破仑对坎贝尔说，“我最尊重你的民族。我很坦率地说，我曾是你的民族的最大敌人，但现在不是了。同样，我曾想提升法兰西民族，但我的计划失败了。这都是天意。”他之所以说出部分恭维之辞，可能是因为他不愿乘分给自己的法军轻型巡航舰“山林女仙号”（Dryade）去厄尔巴岛，想改乘英军战舰。也许他既考虑到海盗问题，又担心被支持国王的船长或船员刺杀。[33]会面结束时，拿破仑热诚地说：“非常好，我任你差遣。我是你的人，完全指望你了。”然后，他鞠了一躬，“丝毫不带傲慢神气”。[34]很多英国人发现他惊人地讨人喜欢，个中原因显而易见。商谈条约之时，拿破仑指示科兰古询问自己是否可去英国流放，他认为厄尔巴社会不及伦敦市“单单一条街”。[35]

法国新任战争大臣不是别人，正是1808年率其军在西班牙拜伦投降的杜邦将军。杜邦下令，拿破仑到达厄尔巴岛前，“必须挪走”岛上“所有属于法国的库存”。4月18日，皇帝得知此事，于是他拒绝离开枫丹白露，理由是小岛今后易遭攻击。[36]然而，次日他还是送走了行李（但不包括其金库里的48.9万法郎，他将带这笔钱上路），并向宫中尚存的支持者分发书籍、手稿、佩剑、手枪、勋章和硬币。沙皇亚历山大去朗布依埃拜访玛丽·路易丝，拿破仑听说后发火了，这可以理解。他抱怨道，征服者去见悲伤的妻子是“希腊式”做派。（也许他想到了亚历山大大帝接纳大流士家族一事。）沙皇还拜访了约瑟芬，拿破仑便又大骂。“呸！他先是和奈伊吃早饭，然后去马尔迈松看她，”皇帝说，“他图个啥？”[37]

4月中旬，贝尔蒂埃的前副官夏尔-特里斯坦·德·蒙托隆（Charles-Tristan de Montholon）将军造访枫丹白露宫，他带来一份逃往卢瓦尔河上游的计划（这套方案有些姗姗来迟）。“昔日，宫中有一群廷臣，阔大走廊都挤不下他们，如今，除了巴萨诺公爵（马雷）和副官维克托·德·比西（Victor de Bussy）上校”，蒙托隆“发现走廊空无一人。整个宫

廷、皇帝的全部私人侍者……抛弃了不幸的主人，匆匆赶往巴黎”。[38]此言并非全部真相。贝特朗将军、古尔戈将军、让-马丁·珀蒂（Jean-Martin Petit）将军（老近卫军指挥官）、廷臣蒂雷纳、廷臣梅格里尼（Megrigny）、私人秘书费恩、翻译弗朗索瓦·勒洛涅·迪德维尔（François Lelorgne d’Ideville）、副官阿尔贝·富莱·德·勒兰格（Albert Fouler de Relingue）将军、副官茹阿纳（Jouanne）骑士、副官拉普拉斯（la Place）男爵、助手路易·阿塔兰（Louis Atthalin）、波兰人科萨科夫斯基（Kossakowski）将军、波兰人翁索维奇（Wąsowicz）上校继续侍奉拿破仑，直到最后关头。科兰古和弗拉奥不在宫中，但这两人依然忠于他。[39]此后，蒙托隆一直服侍皇帝，再未离开。在政治灾难中，忠诚与感恩都是罕事，但拿破仑仍有能力激发这两种情感，尽管他无力回报。“我从枫丹白露宫去厄尔巴岛时，并无重返法国的雄心壮志。”他后来回忆道。这些最后的忠诚随员只能盼来波旁王朝的敌意。[40]想报复的不止波旁家族。一群暴民从米兰元老院中拖出拿破仑在意大利的财政部长朱塞佩·普里纳（Giuseppe Prina），花了四小时实施私刑，杀死了他，然后把税收记录塞进尸体的嘴里。

1814年4月20日（周三），拿破仑离开枫丹白露宫，前往厄尔巴岛，这一幕当属拿破仑史诗中最伟大的场景之一。宽阔的枫丹白露宫白马庭（Cour du Cheval Blanc）——如今它叫告别庭（Cour des Adieux）——铺就雄壮背景，其庞大的马蹄形复式楼梯构成舞台，老近卫军队列则是心怀恰当感恩与悲伤之情的观众。（杜邦的恶意命令被取消了，但巴黎的信使尚未送来相关保证，所以专员们甚至不确定拿破仑是否真的会走。上午9点，宫廷司礼官贝特朗将军肯定了他会走，于是他们松了一口气。）拿破仑先在宫殿上层的一间觐见室中分别接见盟国专员。他和科勒恼火地谈了半个多小时，说自己仍然被迫与妻儿分离。谈话中，“泪水真的滚下他的脸颊”。[41]他也想知道科勒是否认为英国政府会允许他住在英国，奥地利人的反驳道出应有之义：“会，陛下，因为您从未在那个国家打仗，和解要更容易。”[42]科勒后来说，布拉格会议提

供了“非常有利的”媾和“机会”，拿破仑回答：“我的计划也许出错了。我在战争中造成了损害，但那些都像一场梦了。”[43]

拿破仑同士兵和仅剩的几个廷臣握手，“匆匆走下”大楼梯。然后，他命令两排老近卫军（grognards）围住他，对他们说话。他语调坚决，可普鲁士专员弗里德里希·冯·特鲁克泽斯-瓦格德堡（Friedrich von Truchsess-Waldburg）伯爵回忆道，他的嗓音不时激动地颤抖。[44]坎贝尔等人记下的演讲内容中有大段重复文字，这既是因为那些话代表此次大危机中他的口才，也是因为它们大致体现了日后他力图讲述这段历史时使用的论据。

> 老近卫军的军官们、军士们、士兵们，永别了！二十年来，我一直见你们勇敢忠诚，沿着荣誉之路进军。全欧洲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敌人瞒着我们进行了三次行军，已经进入巴黎。我向首都进军，想把敌军赶出来，他们在那儿待不过三天。在此形势下，你们在同一地点表露高尚情感，我感谢你们，但是一部分军队没有这种感情，他们抛弃了我，迈向敌营……凭借仍然忠诚的三股军队以及人民大众的同情与努力，我可以退往卢瓦尔河或要塞，继续打上好几年。然而，内外交战的烽火将撕裂美丽祖国的疆土。就算我们愿意承受所有这些牺牲与灾难，一个党派已经控制了巴黎，我们还能指望借助巴黎的影响力战胜联合的欧洲吗？在此形势下，我只考虑国家利益与法兰西的安宁。我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权利，还准备献出生命，因为我的一生旨在追求法兰西的幸福与荣耀。士兵们，你们总是忠于责任与荣誉的道路。向你们的新君主尽忠。从今往后，让你们的伟大壮举尽皆流传后世将是最快乐的事业……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不能拥抱你们每一个人，所以我让你们的将军做代表。[45]

然后，拿破仑亲吻珀蒂的双颊，并宣布：“我要拥抱这些鹰旗，它们在那么多光荣的日子里指引我们。”他三次拥抱其中一面旗帜，用时长达半分钟，接着他举起左手，说：“再见！不要忘记我！永别了，我的孩子们！”近卫军乐队随后鼓号齐鸣，奏响称颂曲《为了皇帝》（*Pour l’Empereur*）。拿破仑在音乐声中走上马车，迅速驶离。不消说，官兵们流泪了，就连在场的一些外国军官都哭了，还有人痛不欲生，其余的人则高喊“皇帝万岁！”

拿破仑一行共有14辆马车，由一队骑兵护送。夜幕降临，车队与护

卫到达近70英里外的布里亚尔，拿破仑住进驿站。“再见了，亲爱的路易丝，”他致信妻子，“爱我，想想你最好的朋友和儿子。”[46]接下来六天，他先后在讷韦尔、罗阿讷（Roanne）、里昂、栋泽尔（Donzère）、圣卡纳（Saint-Canna）、吕克（Luc）过夜。4月27日上午10点，他到达南部海岸的弗雷瑞斯。500英里的旅程途经保王传统浓厚的法国南部，并非平平安安。在不同场合下，拿破仑得分别穿戴科勒的制服、俄军斗篷乃至波旁帽徽，以防被认出。在奥朗日（Orange），好几块大石头从车窗砸进皇帝的车里；在阿维尼翁，人群损坏马车上的拿破仑之鹰，还逼迫一个侍从喊“国王万岁！”，否则就杀了他（一年后，布吕内元帅在阿维尼翁被保王党刺客刺杀，其尸体被扔进罗讷河）。4月23日，拿破仑在瓦朗斯遇见奥热罗。老元帅曾是1796年意大利战局中拿破仑的首批师长之一，除了荣誉军团红绶带，前者已经不戴后者授予的任何饰物。如今，奥热罗“骂拿破仑野心勃勃，为个人尊严浪费鲜血”。元帅还相当直率地对皇帝说，他应该死在战场上。[47]

根据坎贝尔的安排，海军上校托马斯·厄谢尔（Thomas Ussher，后升任将军）在弗雷瑞斯接拿破仑上皇家海军巡航舰“无畏号”（Undaunted）。皇帝在弗雷瑞斯遇见了波利娜，她提议随他流放。波利娜对丈夫们不忠，但哥哥倒台后，她却非常忠于他。28日上午，拿破仑原想离开法国，但他错过了涨潮。午饭时，他吃了一只变质的小龙虾，结果呕吐了。直到晚上8点，他才起航。若依皇家海军惯例，日落后他们不鸣炮，但拿破仑登船后坚持要礼炮，于是英军比照君主待遇，用21响礼炮声向他致敬。[48]（《枫丹白露条约》确认了他是退位君主，享有相应礼节规格。）他离开时的码头正是十五年前他从埃及回来时登陆的码头，这种呼应真令人伤感。[49]厄谢尔上校检查了皇帝的佩剑，确保他可以轻松地拔剑出鞘，以防万一他需在众人面前自卫。可事实正相反，厄谢尔发现了一桩“最有趣的事”——拿破仑离开时人群向他欢呼。[50]坎贝尔指出，在整个旅程中，“拿破仑对我们所有人……抱着最大的热忱……随他而行的军官说，他们从没见他比现在更放松”。[51]

拿破仑对坎贝尔说，他认为英国人会强迫波旁王朝签订商业条约，这将导致波旁家族“在六个月内被赶走”。[52]他要求巡航舰在阿雅克肖登陆，向厄谢尔讲述自己的童年轶事，但科勒恳求上校不要考虑此事。或许科勒担心，要是拿破仑逃入阿雅克肖的山中，他可能会制造混乱。[53]

5月3日晚上8点，“无畏号”在厄尔巴岛主要港口费拉约港抛锚。次日下午2点，拿破仑下船。他上岸时，专区区长、当地神职人员、地方官前来迎接，他们带上了小岛的礼节性钥匙，但最重要的欢迎是人海中响起的呼声：“皇帝万岁！”“拿破仑万岁！”[54]他们在海港炮台上升起他设计的旗帜，那是一面白旗，上映镶嵌蜜蜂的红色对角线。在埃劳战场上，拿破仑曾授予一名中士荣誉军团星章。他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在人群中认出此人，对方立刻哭了。[55]众人列队前往教堂，聆听《感恩赞》，然后拿破仑去市政厅会见了岛上首要的显贵。最初几天，他住在市政厅，后来他住进宽敞舒适的穆里尼别墅（Palazzina dei Mulini），该地俯瞰费拉约港。他还把圣马蒂诺别墅（Villa San Martino）当作夏宫，站在此地台阶上可清楚地纵览小镇。[56]登陆后第二天，拿破仑视察了费拉约港的防御工事，第三天，他又巡视那里的铁矿。他很快就会严重缺钱，所以铁矿需要创造财富。

拿破仑认为他的钱不能满足需要。他从法国带来50万法郎，此外，司库佩吕斯给他汇了258万法郎，玛丽·路易丝也寄来91.1万法郎，所以他的钱加起来不足400万法郎。[57]根据《枫丹白露条约》，理论上他每年可得250万法郎，但波旁王朝其实没给他汇过一分钱。1814～1815年，厄尔巴岛总岁入分别为651995法郎、967751法郎，但1814年，拿破仑的民生、军事与家庭开支达到180多万法郎，1815年，这些开支将近150万法郎，因此他的钱只够再撑二十八个月，尽管他与五位贴身男仆显然能采取节俭措施。更糟的是，12月时，波旁王朝扣押了波拿巴家族的动产与地产。[58]

1803年，厄尔巴岛被割让给法国。当时拿破仑写道，岛上有“宽厚勤恳的居民、两个优良港口、一个富饶铁矿”，但既然他是厄尔巴君主了，他就把占地2万英亩的小岛称作“小王国”（royaume d’opérette）。[59]其他君王可能都会在环境优美、气候温和、氛围宜人的小岛上放松，尤其是刚刚经历了两年艰难岁月的人，可拿破仑没有。因个性使然，他精神抖擞地投身小岛生活的每个方面，并且一直找机会回国，如果法国政治环境改善，他将从坎贝尔身边溜走，返回法国。拿破仑在厄尔巴岛待了近十个月，其间他办成下列事务：组织新王国防务，向11400名居民中的最穷苦者发钱，在波焦（Poggio）外的公路上安设一座喷泉（今天，它仍然提供新鲜的凉饮用水）；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在费拉约港市政府留下一座图书馆，其内有1100卷藏书），与宠物猴热纳尔（Jénar）玩耍，一边哼唱意大利咏叹调一边沿着海边山羊道漫步；在大街上种植桑树，建成林荫道（或许他终于摆脱苗圃诅咒了）；改革关税与消费税，修补营房；建造一家医院，设立数座葡萄园；让费拉约港的部分地区首次铺上路面，并灌溉土地。他还组织人员定期收垃圾，并颁布法律规定一张床最多只能睡五个小孩，成立上诉法院，并组建了一个旨在拓宽道路、修建桥梁的视察团。无可否认，和拿破仑昔日的领土比，厄尔巴岛好比小人国，但他想让它成为全欧洲治理得最好的小王国。[60]他对最小细节的兴趣不但未曾消减，甚至还延伸到他要给猎狗喂什么面包上面。[61]

拿破仑长胖了，但他仍做完了所有这些事。5月20日，坎贝尔发现他爬不上一块岩石，于是写道：“虽然他不知疲倦，但他胖得走不了多远。道路崎岖时，他被迫挽着别人的胳膊。”[62]这种状态会让其他人变迟钝，可拿破仑不同。“我从没见过任何人在任一人生境遇中展示如此强大的个人活力与不息的毅力。”坎贝尔指出，“他看上去相当喜欢动个不停、让那些陪他的人累垮……昨天清晨5点至下午3点，他在烈日下步行造访巡航舰与港口，现在……他骑马骑了三小时，事后跟我说，这是为了‘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63]

1814年5月29日（周日）中午，约瑟芬在马尔迈松因肺结核过世，享年50岁。五天之前，马尔迈松举办舞会，舞会散场后，她在凉夜中陪沙皇亚历山大外出散步。“她是愿随我去厄尔巴岛的妻子。”拿破仑后来说。他下令为她哀悼两日。（1800年，他下令为乔治·华盛顿哀悼十日。）贝特朗夫人告知了他约瑟芬的噩耗，她日后说：“他面不改色，只是大喊：‘啊！现在她幸福了！’”[64]上一年，拿破仑给约瑟芬写了有记录可查的最后一封信，其结尾是：“再见了，我的爱人，告诉我你安好。我听说你像诺曼农夫的贤妻一样发胖了。拿破仑。”[65]这句幽默亲昵之语终结了据信是史上最浪漫爱情之一的恋情。她的生活开销甚至超出丰厚收入，但她接受了新身份——前皇后。拿破仑迷信地想，给他带来好运的是不是约瑟芬。他发现了一个巧合：离婚之后，他的运势也变了。11月，他和前来拜访的两位英国议员交谈。谈到她可能死于债务时，他感到惊讶：“再说了，当初我每年都替她付裁缝的账单。”[66]

8月上旬，太后从罗马来厄尔巴岛，陪伴儿子流放。坎贝尔发现，她“非常友善自然。这位年长的女士长得很美，她个头中等，身材匀称，肤色靓丽”。[67]周日晚上，莱蒂齐娅与拿破仑吃饭、玩牌。她抱怨：“儿子，你出老千。”他回答：“妈，你有钱。”[68]三个月后，波利娜来了，兄弟姊妹中只有她来访。拿破仑在两处住宅内都给玛丽·路易丝和罗马王留了房间，并装饰它们，此举或是令人心伤的乐观行为，或是可疑的宣传手段，抑或兼而有之。8月10日，玛丽·路易丝致信拿破仑。她说，尽管她承诺尽快来陪他，但她得按照父亲的旨意返回维也纳。[69]8月28日，拿破仑从焦韦山（Monte Giove）上的马尔恰诺马东纳隐修院（hermitage of La Madonna di Marciano）给她写信。在现存的318封拿破仑致玛丽·路易丝的信件中，这是最后一封信，它凸显了他处理数据时惯有的严谨态度：“我在海拔3834英尺的隐修院，它俯瞰四周的地中海，位于栗子树森林中。太后住的村子在隐修院下方958英尺处。这座港口非常宜人……我渴望见你和我的儿子。”他在结尾处写道：“再见了，我的好路易丝。全部属于你的拿。”[70]然而，玛丽·路易丝已经找

了个骑士护送她回维也纳，此人便是时髦的独眼奥军将领亚当·冯·奈佩格，1813年战局中，拿破仑曾在波希米亚击败他。奈佩格据信“技巧娴熟，精力充沛，乃当世严谨之辈，亦是高明的廷臣与出色的音乐家”。[71]奈佩格年轻时和一个已婚妇女私奔，当他负责照顾玛丽·路易丝时，他也已经结婚了。到9月时，他俩已成情人。[72]

马尔恰诺马东纳隐修院（今人爬三小时山后可至此地）是浪漫的隐居地点，此地视野极佳，可纵览岛屿海湾与海口，科西嘉与意大利本土的海岸线也能映入观者眼帘。9月1日，玛丽·瓦莱夫斯卡带着4岁大的拿破仑亲生子亚历山大来隐修院，母子俩陪他住了几天。1812年，瓦莱夫斯卡同丈夫离婚。拿破仑在娶玛丽·路易丝之前和她断绝情人关系，并赠予她那不勒斯的土地，如今她也失去了地产，但忠诚驱使她来到他身边，不论这相伴时间多么短暂。德鲁奥警告拿破仑，岛上闲言已经泄露了他的秘密。事实上，所有人都以为皇后来了，当地某市长还爬上山，想正式向“皇后”致敬，所以玛丽只好离开。[73]

拿破仑数次会见来访的英国辉格党贵族与政客。11月中旬，他见了第一批辉格党人：议员乔治·维纳布尔斯-弗农（George Venables-Vernon）与其同僚约翰·法扎克利（John Fazakerley）。他们聊了四小时。12月上旬，他两次接见埃布灵顿子爵，他俩一共谈了六个半小时。平安夜，他会见了未来的首相约翰·罗素（John Russell）勋爵。次年1月中旬，又有两个英国人——约翰·麦克纳马拉（John Macnamara）与英国大臣格伦伯维（Glenbervie）勋爵之子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来访。这些人头脑聪颖、广结人脉、言谈老成，他们都惊叹道，拿破仑拥有敏锐的理解力，并且愿意谈论任何话题：他仰慕英国上院，打算在法国建立类似的贵族体制；他计划靠一夫多妻制巩固殖民地；他还谈到表里不一的沙皇亚历山大、威灵顿公爵的“杰出才干”、维也纳会议、奥地利大公卡尔的平庸之处、意大利人（“懒散孱弱”）、昂吉安公爵之死和皮舍格吕之死（他不将这俩人的死亡归咎于自己）、

雅法屠杀（他承认这是他的错）、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他管普鲁士国王叫“一个下士”）、他麾下元帅的相对优势、英国骄傲与法国尊严的区别、他在埃及逃脱割礼的故事。[74]

“你们英国人的士兵很勇敢，”在某次邂逅中，拿破仑说，“他们是最好的战士。”[75]英国人报称，他“谈话时兴高采烈，心情愉悦，举止文雅”，并捍卫自己的履历。有一次他指出，虽然他没烧莫斯科，英国人却在当年8月纵火焚烧华盛顿。[76]也许拿破仑盼望最终能搬到伦敦，他试图给英国人留下好印象，但他的聪颖机智和直率坦诚的确诱使拜访者们放松了警惕。“就我而言，”他经常说，“我无足轻重了。我的时代结束了。”他也常常说：“我死了。”[77]然而，他数次询问波旁王朝有多受欢迎，驻法国南部的英军和法军各部队又屯于何处。皇帝问坎贝尔这些问题时更不含蓄，以至于1814年10月，英国专员致信卡斯尔雷，警告对方拿破仑可能谋划回国。[78]然而，监视他的皇家海军只多了一艘巡航舰“山鹑号”（Partridge），他自己甚至获得16炮双桅船“无常号”（L’Inconstant），它成了厄尔巴海军的旗舰。

在梅特涅和塔列朗鼓动下，1814年9月15日，欧洲大国召开维也纳会议，想借此解决所有大分歧——这些争议涉及如何处置波兰、萨克森、莱茵邦联与那不勒斯国王缪拉。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争与革命后，欧洲版图需重新划定。各国希望靠普遍协议实现永久和平，所以它们各自的迫切需求得彼此相容。[79]拿破仑倒台后，国家间长期存在的一些领土争端复燃。1815年2月下旬，他决定离开厄尔巴岛——尽管从形式上看，维也纳会议一直开到当年6月——但涵盖主要问题的协议大纲此时已拟好，他并不走运。

1814年5月，联军护送路易十八回巴黎。我们不知道拿破仑究竟在何时决定夺回君位，但他密切关注路易十八登基后波旁王室犯下的无尽错误。他越发相信，波旁王朝很快将经历他所谓的“利比亚风暴”，那是

风速堪与飓风比肩的猛烈的沙漠热风，当时人们认为它源自利比亚属撒哈拉（Libyan Sahara）。[80]国王签署内容广泛的宪章，承诺回国后保障民权，可民众怕政府暗暗打算重建旧王朝制度。当局未能打消这种恐惧感，事实上，他们离那一点差得远。官方称，现在是路易十八治下的第19年，似乎1795年其侄路易十七死后，他就一直在统治法国，而国民公会、督政府、执政府、帝国只是打断正统统治的非法政权。波旁王朝同意恢复1791年疆界，于是法国的109个省减至87个。[81]旧王朝时代的间接税增加，食物价格上涨。天主教会重掌革命前的某些权势与名望，激怒了自由派与共和派。[82]雷恩举行官方仪式，纪念“殉道者”朱安党人。政府从马德莱娜公墓（Cimetière de la Madeleine）中挖出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遗体，非常隆重地把他们葬入圣但尼修道院（Abbey of Saint-Denis）。凡尔赛的建筑工程重启，国王还任命了一位“首席推椅人”（pousse-fauteuil），他的工作内容只有一件事——当国王坐在桌旁时推入他的椅子，但政府取消了津贴，就连伤残老兵也拿不到钱了。[83]拿破仑在卢浮宫内聚集的画作被取走，回到占领国手中。

不出拿破仑所料，英法重新签订大革命前的1786年贸易协议。法国降低或取消一些英国货的关税，导致本国制造商遭遇新一轮萧条。[84]英国政府派威灵顿当驻法大使，这几乎无助于改善事态。[85]“任命威灵顿勋爵一定让军队火冒三丈，”拿破仑对埃布灵顿说，“国王对他的深切关照亦将如此，这好比把他的个人感受置于国民情感的对立面。”[86]皇帝后来谈了他眼中波旁家族该做的事。“他不应自称路易十八，而应自称新王朝奠基人，他也根本不该触及旧怨。要是他那样做，十之八九永远不会有什么东西诱我离开厄尔巴岛。”[87]

波旁王朝针对军队的政策最令它自拆台脚。二十年来，三色旗指引法军士兵在全欧洲决胜沙场，如今，白旗与百合花旗代替了它。荣誉军团勋章降级，论地位不及旧王朝勋章（牢骚兵立刻给某款旧王朝勋章起了个绰号——“臭虫”）。[88]曾与法军对战的流亡者就任高级军官，新的

王家近卫军取代了帝国近卫军。1806年，拿破仑创立中年近卫军，它享有大量战场荣誉，如今却被彻底取消。[89]遭人鄙视的杜邦让大批军官退役，另有3万名军官只能领半薪。[90]与此同时，政府依然积极搜寻逃兵役者。[91]“我读官报时发现，只有贵族夫人出席市政厅舞会，”拿破仑日后回忆道，“军官夫人都没去，于是我第一次产生了希望。”[92]1814年8月15日，很多士兵严重抗命，公然庆祝拿破仑的生日。加农炮鸣炮致敬，战士们高喊“皇帝万岁！”，哨兵只向身佩荣誉军团勋章的军官举枪致敬。

拿破仑决定拿一切去赌君位，而波旁王朝的错误当然不是唯一原因。弗朗茨皇帝也犯了错——不让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去找女婿。此外，他的花销实际上达到收入的2.5倍。他还觉得生活非常无聊，冲坎贝尔抱怨道，自己“被关在这座监狱里，与世隔绝。没有有趣活动，没有学者陪伴，我的社会也无多样性”。[93][94]另一个因素是报纸文章与维也纳会议传出的流言，这些言论称，盟国计划强迫他离开厄尔巴岛。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提出，可以把澳大利亚小殖民地植物湾（Botany Bay）当作终点，这一建议令人十分紧张。亦有人提到格外偏远的圣赫勒拿岛（St Helena），它是大西洋中部的一个英属小岛。[95]

1815年1月13日，拿破仑和约翰·麦克纳马拉聊了两小时，他高兴地得知法国“骚动不安”。[96]对于在莫斯科待了太久这一点，他表示认可，并且说：“我错在试图征服英国。”他坚称自己已卸下国际事务中的职责。“历史上有三位伟人，”麦克纳马拉说，“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这时，拿破仑定定地看着他，一言不发。麦克纳马拉“认为，他看到皇帝的眼睛湿润了”。麦克纳马拉的说法是拿破仑从学生时代起一直想听的话，最后他回答：“要是我在莫斯科会战[97]中被炮弹击毙，你的话就没错，但我后来的挫折将抹去我早年的一切荣耀。”[98]他补充道，威灵顿是个“勇士”，可此人不该当大使。谈话中，拿破仑经常大笑。麦

克纳马拉说，摄政王子憎恨其妻不伦瑞克的卡罗琳，他欣然接受拿破仑同约瑟芬离婚，因为他可以循此先例休妻，皇帝闻言后忍俊不禁。麦克纳马拉问拿破仑是否害怕刺杀。他说，“我不怕被英国人暗杀，他们不是刺客”，但他承认自己得提防附近的科西嘉人。[99]拿破仑走后，麦克纳马拉对贝特朗说，皇帝“一定脾气非常好，从来不会情绪激动”。贝特朗微笑着回答：“我比你多了解他一点点。”[100]

2月初，坎贝尔发现，拿破仑已经“暂停道路修缮工作，他也搁置了其乡间住宅的尾期修造工程”，原因完全是费用问题，而且他打算卖掉费拉约港市政厅。[101]坎贝尔再次警告卡斯尔雷：“要是扣下退位时承诺付给他的钱，他又面临金钱压力，我想他会狗急跳墙。”[102]后来，沙皇亚历山大痛斥塔列朗不向拿破仑支付属于他的钱：“要是我们对他食言，我们怎能指望他信守诺言？”[103]

1815年2月，拿破仑的前秘书弗勒里·德·沙布隆（Fleury de Chaboulon）来访，并捎来马雷的信。马雷称，法国已经充分准备好迎接皇帝回来。拿破仑问弗勒里军队的态度。弗勒里说，士兵们被逼着喊“国王万岁！”，但他们常常轻声加点内容，喊成“罗马王万岁”。[104]“所以说，他们仍然爱我？”拿破仑问道。“是的，陛下，容我大胆说句，他们比以前更爱您。”法国的很多消息来源与驻法谍报网向拿破仑提供了与此言一致的信息。他的谍报网里有个来自格勒诺布尔的医生约瑟夫·埃梅里（Joseph Emmery），此人帮他制订了接下来的远征计划，他日后写遗嘱时留给对方10万法郎。弗勒里说，军队斥责马尔蒙，说联军打赢怪他，拿破仑于是宣称：“他们说得没错。要不是拉古萨公爵那臭名昭著的背叛行径，联军会输。我掌控了敌人的后方与一切资源，一个人都逃不掉，他们会发布（自己的）第29期公报[105]。”[106]

2月16日，坎贝尔乘皇家海军军舰“山鹑号”离开厄尔巴岛，“因为健康原因，我旅行至离这不远的大陆”。坎贝尔或是需要去佛罗伦萨拜访

其耳科医生，或是需要探访其情妇米尼亚奇（Miniacci）伯爵夫人，抑或两种情形兼而有之。[107]拿破仑的机会来了。次日，他下令整修“无常号”。这条船装载短途航程储备，还被漆成皇家海军舰艇的颜色。[108]坎贝尔到佛罗伦萨后，卡斯尔雷的副手、英国外交部官员爱德华·库克（Edward Cooke）对他说：“你回厄尔巴以后可以跟波拿巴说，欧洲差不多忘了他了，现在没人惦记他。”[109]几乎与此同时，太后对儿子说：“是的，你必须去，这是你的命运。你活着不是为了死在这荒岛上。”[110]波利娜一直是兄弟姐妹里最慷慨的人，她送给哥哥一条非常昂贵的项链，叫他拿去卖钱，好为接下来的冒险筹资。拿破仑的贴身男仆马尔尚设法安慰波利娜，称兄妹将很快重逢。波利娜颇有先见地纠正了马尔尚，她说这次告别是永别。[111]一年之后，有人问拿破仑，德鲁奥是否真的力劝他不要离开厄尔巴岛，他回答不是。不管怎么说，他草率地反驳道：“我不会屈从建议。”[112]离岛前夜，他阅读了奥地利皇帝查理五世的传记，等他走后，书就摊在桌上。拿破仑的老家政工没有碰这本书以及四处散落、“撕成小片的书写纸”。事后不久，英国来访者很快就询问家政工，她“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淳朴地说他向来脾气好”。[113]

1815年2月26日（周日）晚，拿破仑乘“无常号”离开厄尔巴岛。重300吨的16炮双桅船刚起锚，船上的607名老近卫军掷弹兵就得知他们要去法国。他们高呼：“巴黎或死亡！”拿破仑带上了贝特朗、德鲁奥、康布罗纳、铁矿矿主庞斯（Pons）先生、医生舍瓦利埃·富罗（Chevalier Fourreau）、药剂师加特（Gatte）先生。他们计划用八艘小船征服一个欧洲大国，除了“无常号”，船队里规格最大的三艘船分别重80吨、40吨、25吨。八艘船载有118名波兰枪骑兵（无马）、一个不足300人的科西嘉营、50名宪兵、约80名平民（包括拿破仑的仆人）——这支军队一共有1142人与2门轻型加农炮。[114]一阵和煦的海风送船队去法国，路上，他们差点撞上了法国海军的两艘巡航舰。拿破仑在甲板上待了很久，同军官、士兵、水手聊天。枪骑兵指挥官扬·耶马诺夫斯基（Jan

Jermanowski）上校记载道：

> 他们在他身边躺着、坐着、站着、溜达着，亲切地问个不停。他们很不慎重，好几次问他怎么看待活着的某人、某国王、某元帅、某大臣，还讨论他自己的战局中乃至内政政策中臭名昭著的部分。可他毫无保留地回答，没有露出一丝愤怒或不耐烦。[115]

在此过程中，拿破仑坦率地说了“现在想做的事、做此事的困难、他的手段、他的期盼”。

3月1日（周三），“无常号”到达法国南部海岸，驶入儒昂海湾。下午5点，拿破仑的军队下船。“关于这个计划，我考虑了很久，想得非常周到了，”队伍将要上岸前，他鼓动他们道，“我不用详述成功后我们将获得何等荣誉与利益。从年轻时起，我等军人就见多了死亡形态，对我们来说，失败后的下场也不可怕。我们知道那是什么，却不在乎，因为一次挫折就能招来最恶劣的境地，而我们曾千百次地面对它们。”[116]次年，他回忆登陆之事时道：“一大群人一下子围上来，他们惊讶地看到我们出现，又震惊地发现我们的兵力那么少。人群里有个市长，他见我就带了这么点人，便对我说：‘我们正要安静下来好好过日子，你又跑来给所有人惹事。’”[117]人们能和拿破仑说这种话，说明很少有人认为他是暴君。

拿破仑知道，普罗旺斯和罗讷河下游谷地盛行保王主义，他最需要做的事则是避开波旁军队，于是他选择经阿尔卑斯山脉的山路去格勒诺布尔的兵工厂。他派拉穆雷（Lamouret）上尉带20人去昂蒂布，当地卫戍部队逮捕并关押了他们，这证明他的直觉没错。拿破仑的人手不足以攻打土伦，他也清楚，至少在兵力增加前，他得抢在自己归来的消息传开前进军。“因此我急忙赶去格勒诺布尔，”他后来对秘书古尔戈将军说，“那里有军队、滑膛枪、加农炮，它是个中心。”[118]他的资本只有快速行动的能力（他立刻为枪骑兵买了马）和宣传天才。上岸后，他分别对法国人民和法军发布宣言，在船上时，所有识字的人就做好了这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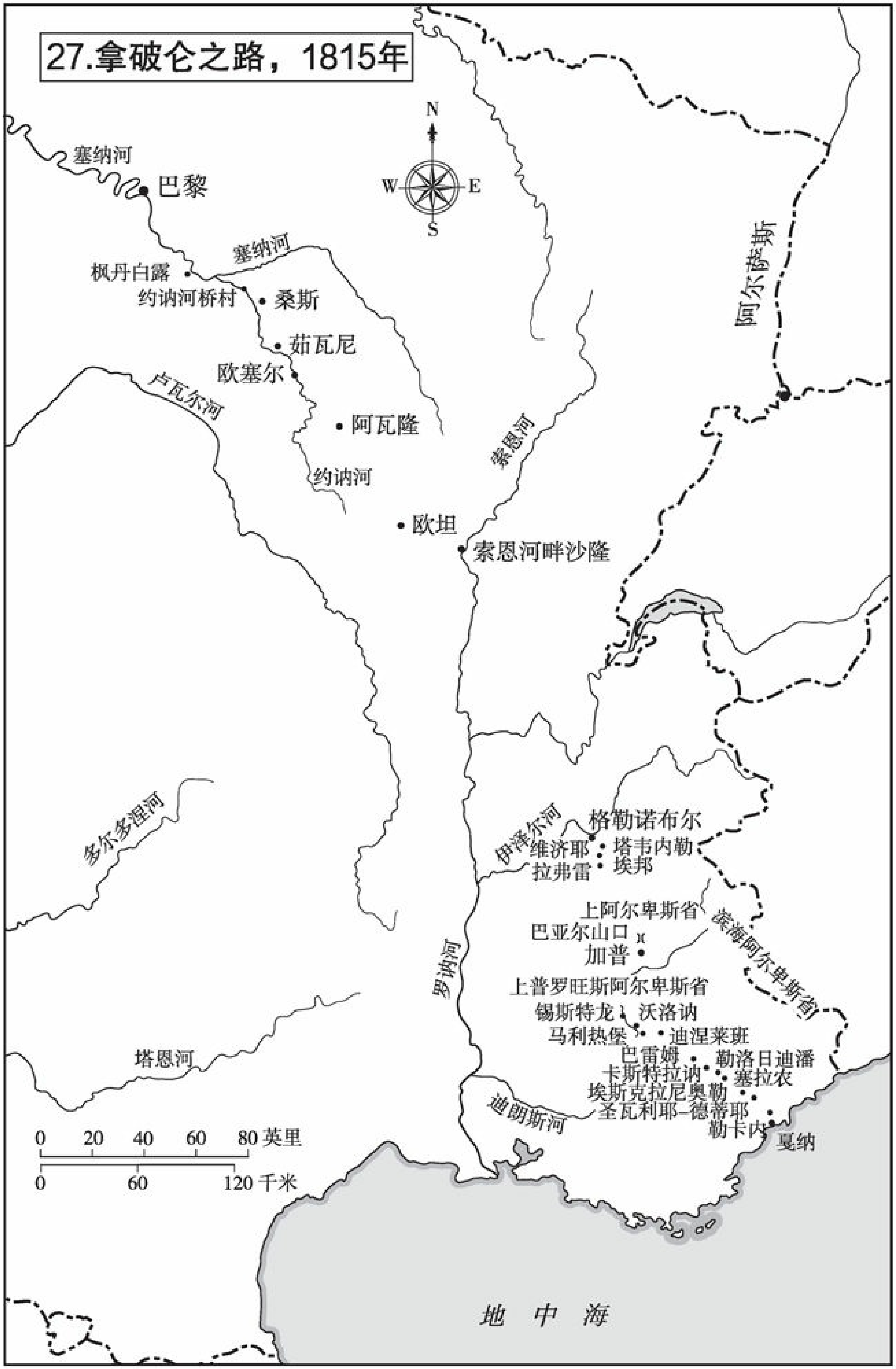
篇宣言的手抄副本。

致军队的宣言称，1814年之败完全归咎于马尔蒙和奥热罗的背叛："我们的队伍中出了两个叛徒，这两人背叛了我们的桂冠、他们的祖国、他们的君主、他们的恩人。"[119]接着他抛开了好战性，宣布道："我们必须忘记自己曾是各国之主，但我们绝不能容忍任何人干涉自己的事。"致民众的宣言则称，巴黎失陷后，"我的心碎了，但我的精神仍然坚毅……我把自己流放到海中岩石上"。[120]拿破仑说，他之所以动手，仅仅是因为路易十八想靠二十五年来一直"与人民为敌"的家伙恢复封建权利与统治，尽管波旁王朝肯定还没复兴封建主义。"法国人，"他接着说，"在流放途中，我听到了你们的怨言和愿望。你们要求得到自己选择的政府，只有它才合法。你们埋怨我久久沉睡，斥责我为一己安逸牺牲国家的伟大利益。"于是乎，"虽然困难重重，我还是来到你们中间。我来赢回我的权利，那也是你们的权利"。[121]此言当然是极其夸张之辞，但拿破仑知道如何取悦士兵（他们想拿回荣誉与全薪）、富农（他们害怕恢复封建税赋）、数百万名国有财产所有人（他们想保护财产，因为流亡者和教士回来了，这些人欲取回1789年前的资产）、工人（泛滥的英国货物打击了他们）、帝国公务员（保王党人接替了他们的工作）。[122]因为波旁王朝失败得太彻底，就算经历过1812年与1813年的败仗，拿破仑也能在一年之内聚集相当广泛的国内同盟。

登陆那天，拿破仑在戛纳的沙丘宿营，该地靠近今十字大道（Boulevard de la Croisette）。营地对面则是一座陈年小教堂（今圣母院）。次日凌晨2点，他同康布罗纳的前卫会合，这支队伍包括无马的枪骑兵与2门加农炮。拿破仑没去普罗旺斯地区首府艾克斯，而是取道通过勒卡内（Le Cannet）的路。他走了15英里上坡路，到达格拉斯，因为城中只有5把滑膛枪可用，市长投降了。皇帝一直休息到中午时分，然后他丢下辎重和加农炮，用骡子驮运补给，沿山路北上。海拔较高处覆盖着冰雪，一些骡子滑倒了，有些地段的隘路狭窄得仅容一人通行。

拿破仑随掷弹兵步行，他们亲昵地戏弄他，叫他的绰号，如“我们的小平头”（Notre petit tondu）、“仗剑的让”（Jean de l’Epée’）。[123]

1934年，法国政府创设“拿破仑之路”（Route Napoléon）来拉动旅游业。这条路上安设了壮观石鹰，少数鹰像今仍可见。拿破仑经过的每一个城市和乡村都张贴告示，自豪地宣布这一事实。这次行程后来成了传奇般的北上之旅，我们可以看到他沿途住过的很多地方。拿破仑从滨海阿尔卑斯省出发，经过下阿尔卑斯省（Basses-Alpes）[124]、上阿尔卑斯省（Hautes-Alpes），3月7日晚他抵达伊泽尔省（Isère）格勒诺布尔，只用六天就走了190英里。拿破仑或是步行，或是骑马。他走过挺拔高原与平坦原野，穿过光秃岩石与葱郁草场，经过瑞士风格的村庄；他翻越海拔6000英尺、陡然下倾的雪山，并沿盘绕的傍山滨海路下山。今天，拿破仑之路是公认的世界级优质自行车与摩托车骑行路线。



27.拿破仑之路，1815年

离开圣瓦利耶（Saint-Vallier）之后，拿破仑经过了下列地区：埃斯克拉尼奥勒（Escragnolles）的村子，他在此地再度停留；塞拉农（Séranon），他在当地的布龙代尔城堡（Chateau de Brondel）过夜，该城堡是古尔东（Gourdon）侯爵的乡间住宅；勒洛日迪潘（Le Logis-du-Pin），他在那儿喝肉汤。3月3日，他到达卡斯特拉讷（Castellane），在其专区用午餐，该地位于今马塞尔索韦尔广场（Place Marcel Sauvaire）。在卡斯特拉讷，康布罗纳要求市长提供5000份肉、面包和葡萄酒，拿破仑的军队（仍然少于1000人）于是有了数日补给。（坎贝尔认为，康布罗纳“是个拼老命、没教养的恶棍”，所以他正好适合干这种冒险之事。[125]）当晚，拿破仑待在巴雷姆村（Barrême），住进主干道上塔尔唐松（Tartanso）法官的家。3月4日，他到达迪涅莱班（Digne-les-Bains），在小宫殿旅馆（Petit-Palais hotel）休息，大军团的一些老兵来此投奔他。迪涅居民恳求驻军指挥官、支持波旁王朝的尼古拉·洛韦尔多（Nicolas Loverdo）将军不要把他们的城镇变成战场。洛韦尔多发现自己缺少忠诚的士兵，于是没开战。拿破仑遂继续推进，他在马利热城堡（Chateau de Malijai）过夜，该地如今是市政厅。[126]

次日上午，即3月5日（周日）上午时，拿破仑在沃洛讷村（Volonne）停下。当地人传说，他在亨利四世建造的喷泉边喝水。在相当壮观的锡斯特龙堡垒（castle of Sisteron）面前，他首次遇上真正的考验。这座大堡垒的大炮可以轻易摧毁迪朗斯（the Durance）河上唯一的桥。他非但没有停下，还在金臂旅馆（Bras d’Or hotel）同市长和显贵吃午餐，饭后不久便动身。假如站在锡斯特龙堡垒的钟楼顶端俯瞰，则视野中的迪朗斯河流域长达40英里。拿破仑没有其他渡河点。或是因为疏忽，或是因为节俭，或是因为指挥官需要一个不毁桥的借口，堡垒中并无火药。从那以后，只要康布罗纳趁拿破仑来之前对各市市长采取哄骗、协商、行贿的手段，并在必要时威胁他们，就没有桥梁被毁。

拿破仑后来回忆道，他到达加普（Gap）时，“一些农民从口袋里掏出印着我肖像的五法郎硬币，喊道：‘是他！’”[127]。[128]针对上下阿尔卑斯省的居民，他在加普写了一篇宣言：“我的归来驱散了你们的所有焦虑，保全了所有财产。”其他文字则称，他反对那些“想要恢复封建权利、毁灭阶级平等、取消国有财产售卖”的人，此举乃特意夸大波旁治下可能发生的恐怖事件（但它们尚未出现）。[129]3月6日下午2点，拿破仑离开加普。此地之后，地势陡然升高，直上海拔3750英尺的巴亚尔山口（Col Bayard）。当晚，他睡在科尔城（Corps）主街的宪兵营地。

旅途中最富戏剧性的时刻很快到来。几天后，在拉弗雷镇（Laffrey）以南几百码的地方，拿破仑在两座山林夹着的狭窄地带碰上第5战列步兵团的一个营，该地如今叫相遇草地（La Prairie de la Rencontre）。波拿巴分子的传说称，拿破仑站在这个营面前，完全处于其射程之内，保护他的帝国近卫军人数少得多。接着他往后一扔标志性灰大衣，指着自己的胸口，问士兵是否想对他们的皇帝开枪。士兵扔掉滑膛枪，围住他，这证明他的魅力仍有效力。[130]两名军官曾告知拿破仑，团里的士兵支持波拿巴，但若保王党军官开了区区一枪，结果就截然不同了。萨瓦里当时不在场，而他的说法所含英雄色彩要少一点。照萨瓦里的话，那一天，拿破仑靠谈话风格和提问习惯赢得胜利：

> 皇帝走近了，这个营依然鸦雀无声。指挥官命令士兵举起滑膛枪瞄准，他们照办了，我们无法知道要是他下令开火会发生什么事。皇帝没给营长时间，他和士兵们聊天，像往常一样问：“喂，你们在第5团过得怎样？”他们回答：“非常好，陛下。”然后皇帝说：“我回来看你们了，你们中有人想杀我吗？”士兵们大喊：“噢，没有！”于是皇帝照例检阅他们，进而掌控了第5团。营长看上去不高兴。[131]

拿破仑本人也讲过这个故事。他说自己愉快地对待士兵，拿他们当老战友。“我走上前，向一个士兵伸出手，说：‘什么，你这个老流氓，你要冲你的皇帝开枪吗？’他回答，‘你瞧’，并且给我看滑膛枪，只见里面没子弹。”[132]他认为身边的老兵也是成功的因素：“这件事靠的是近卫军熊皮帽。它们引人回忆我的光辉岁月。”[133]值此紧张时刻，不管拿

破仑是慷慨陈词还是与人交谈，他都显示了极大的勇气。拉弗雷也是个分水岭，因为倒戈的不再是农民或国民自卫军——正规军第一次倒向拿破仑。

在维济耶（Vizille），群众向拿破仑欢呼，夏尔·德·拉贝杜瓦耶（Charles de La Bédoyère）带第7战列步兵团投奔他。在塔韦内勒（Tavernelles）时，他在维吉耶（Vigier）夫人咖啡馆休息。在埃邦（Eybens），他泡了个脚，这对他来说已然非常受之无愧。3月7日晚11点，拿破仑进入格勒诺布尔。镇民拆掉城门，将大门碎片呈给他，以此当作他们忠心的纪念品。“从戛纳去格勒诺布尔时，我是个冒险者，”拿破仑后来说，“到达格勒诺布尔后，我又成了君主。”[134]他不肯去省长官邸留宿，而是住进蒙托日街（rue Montorge）三条海豚旅馆（Les Trois Dauphins）2号房，此举显示了其惯有的公关天才。旅馆老板是意大利与埃及战局的老兵之子。1791年拿破仑驻于瓦朗斯，当时他曾在这座旅馆留宿。（出于敬意，司汤达亦在1837年住进三条海豚旅馆2号房。）不管住在那儿多不舒服，他也在里昂弥补了缺憾。某日上午，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被迫仓促离开其住所大主教宫殿（今市图书馆），同日，拿破仑入住他的房间。他在里昂检阅了如今已颇具规模的军队，批评一个营在实施机动时表现不够好。他后来说，这样做“有很大效果，表明他有信心夺回权力”。[135]值此关键时刻，如果他持恳求态度，士兵会立刻察觉。相反，甚至在他战败并退位后，他们仍愿意追随他。

3月5日中午，沙普空中可视信号系统将拿破仑归来一事传至巴黎，但政府直到7日才公布消息。[136]新任战争大臣苏尔特派奈伊、麦克唐纳、圣西尔解决此事，奈伊告诉路易十八：“我向你保证，我要抓住波拿巴。我会把他关进铁笼子，然后带给你。”[137]苏尔特给军队的命令称，只有叛徒才会投靠拿破仑，“现在这家伙只是个冒险分子，他最后的疯狂揭示了他是什么货色”。[138]尽管如此，仅有的两位陪伴拿破仑征战滑铁卢的元帅就是奈伊和苏尔特了。

3月13日，拿破仑离开里昂。当日，仍在开会的盟国颁布了《维也纳宣言》：

> （拿破仑）带着骚乱与动荡的计划返回法国，他让自己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并向世界宣告，不能与他媾和或停战。有鉴于此，各国宣布：拿破仑·波拿巴已将他本人置于国民与社会的关系之上，身为世界的敌人和扰乱者，他把自己变成公众的复仇对象。[139]

拿破仑继续北上。14日晚，他在索恩河畔沙隆（Chalon-sur-Saône）；15日晚，他在欧坦；16日晚，他在阿瓦隆（Avallon）；17日晚，他在欧塞尔（Auxerre）的省长官邸。路上，大批热情的群众向他欢呼，更多部队前来投靠。隆勒索涅（Lons-le-Saunier）的奈伊元帅有3000人，拿破仑派两个军官乔装去见他。他们告诉元帅，皇帝说了，要是他改变阵营，“我会像在莫斯科会战次日时那样接你”。[140]奈伊离开巴黎时一心想和拿破仑交战，但他不想发动内战，哪怕他能说服士兵开火。“我置身暴风雨中，”他后来谈到自己的决定，“昏了头。”[141]3月14日，奈伊带着勒古布将军、布尔蒙将军（他俩都非常不情愿）以及几乎所有部队改投拿破仑，只有少数保王党军官没有倒戈。“唯独拿破仑皇帝有权统治我们的美丽祖国。”奈伊告诉他的部队。[142]他后来说，军中盛行波拿巴主义，他不能“徒手逆转大潮”。[143]

18日上午，拿破仑和奈伊在欧塞尔相会，但是元帅带来了一份文件，此文件警告皇帝，要他“考虑法国人民的福祉，努力弥补他的野心所酿罪孽”，所以这次重逢冷冷冰冰、一板一眼。[144]拿破仑没有像“莫斯科会战次日时”一样对待奈伊，而是询问他军队士气、东南部省份的情绪以及他向第戎行军的经历。奈伊简要回答一番，然后奉命进军巴黎。

19日，拿破仑在茹瓦尼（Joigny）用午餐，下午5点他到达桑斯。晚上，他在约讷河桥村（Pont-sur-Yonne）吃饭并过夜。3月20日（周一）凌晨1点，他前往枫丹白露宫，阔别白马庭十一个月后，他返回此地。

当日凌晨1点30分，在杜伊勒里宫，人们把痛风患者路易十八抬进他的马车（考虑到他的体重，这不是个轻松活），然后他逃离巴黎。路易十八先是去里尔，当地卫戍部队似乎态度不善，于是他进入比利时，在根特（Ghent）静待事态发展。拿破仑向来尊敬周年纪念日，他想在20日进入巴黎，因为那天是罗马王的4岁生日。果然，当晚9点，他进入杜伊勒里宫，再次成为事实上的法兰西皇帝。

杜伊勒里宫庭院挤满士兵与平民，他们来见证皇帝的回归。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有多种说法，但所有版本一致认为，拿破仑的归来引发了激烈的喧闹与普遍的拥护。莱昂-米歇尔·鲁捷（Léon-Michel Routier）上校曾在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加泰罗尼亚作战，他和战友在杜伊勒里宫楼钟旁走动聊天，这时

> 非常简朴的马车突然出现在河上侧门边，车旁没有任何护卫，有人宣布皇帝回来了……马车进来了，我们都冲过去围住它们，并且看见拿破仑走出马车。接着人人都激动得发狂，我们混乱地向他扑去，我们围着他，我们紧紧拥抱他，我们差点害他窒息……这是史上独一无二之刻，每当回忆当时之景，我的心仍会快乐地怦怦狂跳。像我这样幸福的人见证了这次奇迹般的回归，见证了在十八天内不费一滴血就穿越200英里法国国土的旅程之果。[145]

直到当日早些时候，蒂埃博将军还在守卫巴黎南部，对抗拿破仑。就连他也觉得，“无可阻挡的狂潮瞬间爆发……你会觉得天花板要塌了……我好像又变成了法国人。我激动万分，大叫大嚷，力图向人群证明我要向他效忠，什么也比不上我那时的激动心情与呼喊”。[146]拉瓦莱特回忆道，拿破仑走上杜伊勒里宫楼梯，他“像盲人一样，步履缓慢，半闭两眼，向前伸出双臂，只用微笑表达自己的喜悦”。[147]欢呼的支持者挤得太猛了，结果他进入寓所后，人们费了一番功夫才关上门。当晚，莫利安来道贺，皇帝拥抱他，说：“够了，够了，我亲爱的，恭维的时刻已然结束，他们让我来时它就过去了。”[148]

始自儒昂海湾的传奇旅程结束后，巴黎轻松地完成政权更迭。有人

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晚，杜伊勒里宫觐见室地毯上印着的百合花可以被抹去了，而在花下面仍然可见昔日拿破仑帝国的蜜蜂。“所有女士立刻着手工作，”一名目击者谈及西班牙王后朱莉、荷兰王后奥尔唐斯以及回来侍奉她俩的侍女时道，“不出半小时，地毯又变成了帝国的，她们非常开心。”[149]

---

[1] Lentz，Thierry，*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p.570，ed. Cisterne，Raoul de，*Journal de marche du Grenadier Pils* 1895，p.250，ed. Park，Julian，*Napoleon in Captivity* 1827，p.36

[2] Houssaye，*The Campaign of 1814* p.507，Lentz，Thierry，*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p.573，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212

[3] Houssaye，Henry，*Napoleon and the Campaign of 1814* 1914，p.507

[4] Houssaye，Henry，*Napoleon and the Campaign of 1814* 1914，p.508

[5] SHD GR6.YD/1

[6]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191

[7] Houssaye，Henry，*Napoleon and the Campaign of 1814* 1914，p.508

[8] Houssaye，Henry，*Napoleon and the Campaign of 1814* 1914，p.511

[9] Kauffmann，Jean-Paul，*The Black Room at Longwood* 1997，p. ⅹⅶ

[10]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32 n.31

[11] ed. Rousset，Camille，*Recollections of Marshal Macdonald* 2 vols.1892，Ⅱ p.197

[12]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7

[13]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58

[14]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423

[15]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258；Philip Dwyer dates it to April 7 in eds.Dwyer，Philip and McPhee，

Peter，*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2002，p.191；Wairy says April 11 in ed. Jones，*Napoleon*：*An Intimate Account* p.420

[16] Saint-Denis，Louis Étienne（Known as Ali），*Napoleon from the Tuileries to St Helena* 1922，p.66

[17]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p.196-7，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62

[18] Montholon，General Count Charles-Tristan de，*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46，Ⅲ p.135，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259

[19]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63

[20] Lentz，Thierry，*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p.574，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259

[21] ed. Rousset，Camille，*Recollections of Marshal Macdonald* 2 vols.1892，Ⅱ p.199

[22] ed. Rousset，Camille，*Recollections of Marshal Macdonald* 2 vols.1892，Ⅱ p.199

[23]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198

[24]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4

[25]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264

[26]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p.71-2

[27] ed. Jones，*Napoleon*：*An Intimate Account* p.420

[28] 原文为"the inconstant Constant"，因水平有限，难以表现原文妙处。——译者注

[29]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30

[30]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8

[31] 拿破仑签署退位诏书时，威灵顿和苏尔特尚不知情，导致图卢兹之战爆发，故此才说双方是多此一举。——译者注

[32]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9

[33]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p.37-8，46

[34]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20

[35]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27

[36]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25

[37]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27

[38] Montholon，General Count Charles-Tristan de，*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46，Ⅰ p.1

[39] Wolff，Sir Henry Drummond，*The Island Empire* 1855，pp.158-9

[40]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67

[41]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p.31-2

[42]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32

[43]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33

[44] Wolff，Sir Henry Drummond，*The Island Empire* 1855，p.159，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267

[45]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p.34-5，Wolff，Sir Henry Drummond，*The Island Empire* 1855，pp.159-60，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Ⅶ pp.212-13，AN 400AP/5

[46]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69

[47]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39

[48]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47

[49] BNF NAF 20071 p.2

[50] ed.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32

[51]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47

[52] ed.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36

[53] ed.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46

[54] ed.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51

[55] ed.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52

[56] 1851年，拿破仑的一位远亲扩建圣马蒂诺。新增建筑豪华得离谱，其室内有一个杰出展览，展示了拿破仑的漫画的原件。圣马蒂诺的这个展览值得一看。

[57]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p.62

[58]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p.64，ed.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52

[5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4，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31

[60] ed.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52，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62，Wolff，Sir Henry Drummond，*The Island Empire* 1855，pp.8-9，Houssaye，Henry，*The Return of Napoleon* 1934，p.4

[61] ed. Tarbell，Ida M.，*Napoleon's Addresses*（Boston）1897，p. x ⅶ

[62]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74

[63]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81

[6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8 n.2 and p.56

[65]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234

[66]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99

[67]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05

[68] Christophe，Robert，*Napoleon on Elba*，1964，p.138

[69]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77

[70]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77，ed. Palmstierna，C.-F.，*My Dearest Louise* 1955，pp.222-3

[71] Saint-Amand，Imbert de，*Marie Louise and the Decadence of the Empire*（New York）1902，p.2

[72] ed. Palmstierna，C.-F.，*My Dearest Louise* 1955，p.223

[73] Pocock，Tom，*Stopping Napoleon* 2004，pp.211-12，Sutherland，Christine，*Marie Walewska* 1979，pp.218ff

[74] Kissinger，Henry，*A World Restored* 1957

[75]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82，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p.27

[76]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95

[77]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105

[78]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95，ed. Gallatin，Count，*The Diary of James Gallatin* 1914，p.54

[79]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40

[80]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95

[81] ed. Rowe，Michael，*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Napoleonic Europe* 2003，p.22

[82]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280.Some priests even refused the sacrament to purchasers of *biens nationaux.* Alexander，Robert S.，*Bonapartism and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in France* 1991 *Napoleon* 2001，p.3

[83]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p.28-42，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1714 p.30

[84] Daly，Gavin，*Inside Napoleonic France* 2001，p.256，McPhee，Peter，*A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2004，p.88

[85] 1818年，波拿巴分子、前军人马里-安德烈·康蒂永（Marie-André Cantillon）欲趁威灵顿乘车归宅时刺杀他，但康蒂永射出的子弹不知所踪，所以他和同谋被无罪释放。

[86] Ebrington，Lord，‘A Conversation with Napoleon at Elba’*Macmillan’s Magazine* December 1894

[87] Bodleian MS Curzon e.1.p.18

[88] Fleischmann，Théo，*En écoutant parler les grognards de Napoléon* 1962，p.31

[89] Alexander，Robert S.，*Bonapartism and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in France* 1991 *Napoleon* 2001，p.4

[90] 要想知道被迫领半薪有什么影响，可参见霍雷肖·纳尔逊的愿望。1788～1793年，他的薪水减为半薪，于是他赤裸裸地渴望与法国重新开战。Knight，*The Pursuit of Victory*，pp.118-30.

[91]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65

[9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67

[93] 然而，当拿破仑真的遇上这种多样性时，他却成了卖弄学问的学究。举个例子，1815年1月，挪威绅士昆德措（Kundtzow）来见他。“挪威有多少人口？”拿破仑问昆德措。对方回答：“200万，陛下。”拿破仑纠正昆德措道：“180万。”North ed.，*Napoleon on Elba*，p.171.

[94]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p.14，159

[95]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p.140 n.75，165，Holland，Lord，*Foreign Reminiscences* 1850，p.196

[96]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 pp.178-83

[97] 指博罗季诺会战。——译者注

[98]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 p.183

[99]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 p.187

[100]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 p.188

[101]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66

[102]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77

[103]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77 n.86

[104] 喊“罗马王万岁！”（Vive le Roi de Rome！）是在喊完“国王万岁！”（Vive le Roi！）后加了点内容。——译者注

[105] 指1812年战局第29期公报，详见第二十五章。——译者注

[106] Fleury de Chaboulon，Baron，*Memoirs of the Private Life*，*Return and Reign of Napoleon in 1815* 2 vols.1820，Ⅰ pp.55-6

[107]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72，Pocock，Tom，*Stopping Napoleon* 2004，p.216

[108] Kircheisen，Friedrich，*Napoleon* 1931，p.685

[109]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72

[110] ed. Hanoteau，Jean，*The Memoirs of Queen Hortense* 2 vols.（New York）1927， II p.213

[111] Fraser，Flora，*Venus of Empire* 2009，p.216

[11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25

[113]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66 n.2

[114]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p.188-9，Mudford，William，*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Battle of Waterloo* 1817，p.56

[115]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55

[116]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55

[11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72

[11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78

[11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1682 p.3

[12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1681 p.1

[121] eds.Dwyer，Philip and McPhee，Peter，*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2002，pp.195-6

[122] Jarrett，Mark，*The Congress of Vienna and its Legacy* 2013，p.158

[123]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57

[124] 今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Alpes-de-Haute-Provence）。——译者注

[125]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79

[126] “拿破仑在这住过，”村子入口的告示写道，“你干嘛不住呢？”

[127] 这款独特硬币并非理想的指示物，因为上面印着的拿破仑年轻许多。硬币上的侧面像准确刻画了彼时他的形象：一头浓密卷发，下颚轮廓分明，头戴月桂树叶王冠。

[12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7

[12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1684-6 pp.6-7

[130]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p.41-2，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58

[131]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Ⅶ pp.351-2

[13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55

[133]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83

[13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75

[135]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90

[136] Houssaye，Henry，*The Return of Napoleon* 1934，p.66，Reiset，Le Vicomte de，*Souvenirs du Lieutenant Général Vicomte de Reiset 1814-1836* vol.Ⅲ 1899，Ⅲ p.75

[137] Waresquiel，*Les cent jours* p.241

[138] Houssaye，Henry，*The Return of Napoleon* 1934，p.67，BNF Micr D71/86，*Le Moniteur* 9/3/1815

[139] Thornton，Michael，*Napoleon after Waterloo*（Stanford，CA）1968，p.54

[140] Atteridge，A.H.，*Marshal Ney* 2005，p.170

[141] Atteridge，A.H.，*Marshal Ney* 2005，p.170

[142] Houssaye，Henry，*The Return of Napoleon* 1934，p.110

[143] Houssaye，Henry，*The Return of Napoleon* 1934，p.108

[144] Atteridge，A.H.，*Marshal Ney* 2005，p.172

[145] ed. Fleischmann，Théo，*L'Épopée Impériale* 1964，pp.390-91，ed. Routier，Colonel Léon，*Récits d'un soldat de la République et de l'Empire* 2004，pp.175-6

[146]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p.418-19

[147]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154

[148] Villemain，Abel-François，*Souvenirs contemporains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2 vols.1854，Ⅱ p.48

[149]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150

第三十章 滑铁卢

我觉得幸运正弃我而去。我再无终将胜利之感。如果时机成熟时不做好冒险准备，人将一事无成。

——拿破仑论滑铁卢战役

白天，主将应多次自问，若敌军此刻在我面前、右侧或左侧出现，那将如何？

——拿破仑军事箴言第8条

1815年3月21日（周二）凌晨3点，拿破仑上床入眠，此时他已在很大程度上重建政府。《维也纳宣言》表明，盟国不会让他重登帝位，所以他得让法国做好抵御入侵的准备，但他希望情况和1814年的不同，也就是说，经历过波旁王朝这一选项后，法国平民会积极拥戴他。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确如此，接下来几个月，新兵人数达到兵站最大负荷量。这是法国人决定向谁真正尽忠的痛苦时刻。波拿巴家族的情形如下：23日，拿破仑亲切地迎接约瑟夫，已经不怀疑哥哥想勾引玛丽·路易丝了；吕西安离开罗马，结束自找的流亡生活，拿破仑完全原谅了他，“立刻允许”他露面；热罗姆就任第6师师长；红衣主教费施回国；奥尔唐斯成了杜伊勒里宫女主人；路易没有来；欧仁听从岳父拜恩国王的话，也没有来。1月1日，玛丽·路易丝给拿破仑写了最后一封信。如今她留在奥地利，热盼他战败。[1]4月6日，这位深陷热恋的女人致信朋友，提及自己与奈佩格将军分别后度过的确切天数——十八天。没过多久，玛丽·路易丝最后一次给拿破仑捎去口信，要求分居。[2]

波旁王朝怀疑拿破仑归来是广泛阴谋的产物，但康巴塞雷斯这种资深政客听闻消息后着实惊讶不已，这一点否认了波旁王朝的猜测，证明回归是一个人凭意志力与机会主义所获的成果。[3]康巴塞雷斯不情愿地返回司法部，他抱怨道：“我只想休息。”[4]拿破仑保证当一个立宪制君

主，尊重法国人的公民权利，少数人真信了，于是支持他，坚定的共和党人卡诺就是其中一员，他去了内政部就职。[5]其他大臣中，拉瓦莱特等人是彻头彻尾的波拿巴分子，德克雷、莫利安、科兰古、达吕分别返回海军部、国库部、外交部、战争管理部。马雷就任国务卿，布莱·德·拉默尔特与勒尼奥·德·圣-让·丹热利重掌参政院要职，莫莱又任路桥总监。[6]萨瓦里执掌宪兵。就连富歇也获准返回警务部，此事说明，就算富歇向来不可靠，他也不可或缺。总的来说，拿破仑迅速聚集能人与经验丰富者，假如他设法清算军事形势，这些人能让行政机关高效运转。波旁王朝让拉普指挥一个师，拿破仑见到他后便开玩笑，给了他的心口一拳（或许打得有点疼）："什么，你这流氓想杀我？"然后，拿破仑任命他为莱茵军团司令。拉普逝世后，其自传出版，此书称，"拿破仑徒劳地想戴上严肃面具"，但"友善感情总是占据支配地位"。[7]皇帝拒绝了少数写信要求重投帐下的人，如鲁斯塔姆。"这人是个懦夫，"他对马尔尚说，"把信丢进火里，别再跟我提这事。"[8]上一年，鲁斯塔姆趁夜逃离枫丹白露宫，所以拿破仑不想让他担任主要警卫，这可以理解。路易-艾蒂安·圣德尼（Louis-Étienne Saint-Denis）接替了鲁斯塔姆的职务。圣德尼是法国人，出生在凡尔赛，但是从1811年起，拿破仑就把他打扮成马穆鲁克，叫他阿里。

拿破仑重新掌权后，《箴言报》再改报道政策。3月21日，该报用四页篇幅宣告他胜利归来的消息，这些文字里至少有26个大写的"NAPOLEON"。[9]早上6点，拿破仑起床，他只睡了三小时。下午1点，他在杜伊勒里宫庭院举行大阅兵。指挥官亚历山大·库德勒（Alexandre Coudreux）向其子如此描述他的到来：

> 皇帝骑在马上，检阅所有的团，上个政府一度把这些勇士当成凶手、马穆鲁克和土匪，这样一个人露面后，他们焕发热情，热烈欢迎他。四个小时中，军队一直处于武装状态。拿破仑同围着他的军官和军士讲几分钟话，只有这时候，欢呼声才会暂停。皇帝讲话时使用一些专属于他的辞藻，它们优美动人、朝气蓬勃，总能让我们忘却所有的不幸、蔑视所有的危险！（"皇帝万岁！"与"拿破仑万岁！"的呼声）重复了成千上万遍，（而且）整个巴黎一定都听见了。我们所有人兴高采烈，不分等级与军

衔，彼此拥抱。超过5.5万名巴黎人见证了如此美好的景象，面对我们流露出的高尚慷慨之情，他们全心全意地鼓掌。[10]

拿破仑的工作准则未变，从重返杜伊勒里宫到滑铁卢会战历时三个月，其间他写了900多封信，绝大部分涉及在法国重建战时体制，以便及时应付将要来临的敌对状态。23日，他命令贝特朗把厄尔巴岛的各种东西带去巴黎，包括一匹特定的科西嘉马、他的黄色马车、他剩下的衬衣。[11]两天后，他已然致信侍从长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费臧萨克（Anatole de Montesquiou-Fezensac）伯爵，谈论当年的剧院预算。[12]

1813年和1814年战局中，达武没有率兵对付法国的敌人，而是困守汉堡，对他来说，这种大材小用堪称可耻，但除了勒菲弗，元帅里只有他立刻去杜伊勒里宫报到。拿破仑退位后，少数元帅拒绝向路易十八宣誓效忠，达武是其中之一。可是皇帝犯了个大错，他任命达武为战争部长、巴黎总督、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所以他在比利时战场上没法调用最好的元帅。有人推测，两人私交不佳可能是决策的背后原因。亦有人如此猜想：拿破仑认为，万一巴黎被围，他需要达武守城。然而，要是他不能在野战中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谁掌管巴黎都无意义。[13]皇帝的确充分理解这一点，5月12日，他对达武说："我们需要担心的最大厄运是，我们在北方太缺兵力，早早战败。"[14]滑铁卢会战那天，达武却在签署关于和平时期军饷等级的官僚文件。[15]多年后，拿破仑后悔没有改派克洛泽尔将军或拉马克（Lamarque）将军去战争部。[16]当时，他给达武寄去一大堆惯常信件，以5月29日的信为例：他用锐利目光检阅将赴贡比涅的五个炮兵营，然后写道，"我发现好几个大炮弹药箱没有小罐油或全部备件，这不符合命令的要求"。[17]

19位现役元帅中（4月15日，格鲁希获得元帅权杖），只有达武、苏尔特、布吕内、莫尔捷、奈伊、格鲁希、圣西尔、马塞纳、勒菲弗、絮歇这10人宣布忠于拿破仑（算上缪拉的话有11个。缪拉是实打实的第一个叛徒，但他决定效忠拿破仑，事实证明，这种堂吉诃德式决策是自

杀之举）。[18]然而，直到4月10日，马赛的马塞纳才发布宣言，支持“我们选出来的君主、伟大的拿破仑”，然后他什么也没做。[19]类似地，圣西尔留在自家庄园，勒菲弗、蒙塞、莫尔捷等人病得太重，不能征战。（莫尔捷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但他仍指挥帝国近卫军。）[20]拿破仑认为贝尔蒂埃将回到他身边，他打趣道，除了强迫参谋长穿路易十八的近卫军的制服来杜伊勒里宫，自己不会实施报复。可是贝尔蒂埃离开法国，去了拜恩班贝格，6月15日，他跌出窗外，告别人世。尚不清楚贝尔蒂埃之死是自杀、谋杀还是意外（其家族有癫痫病史），但真相很可能是自尽。[21]近二十年来，拿破仑的参谋长格外贴心地为上司效劳，我们只能猜测是何等内心冲突与绝望才催他走上绝路。失去贝尔蒂埃一事狠狠打击了未来几周的情势。

元帅中，14人参加过奥斯特利茨战役，15人参加过耶拿战役，17人参加过波兰战局，15人参加过伊比利亚战局，12人参加过瓦格拉姆战役，13人参加过俄国战局，14人参加过莱比锡战役，11人参加过1814年战役，但只有格鲁希、奈伊、苏尔特这三人参加了滑铁卢战役。拿破仑可用的人手不多，为了击败威灵顿，他得让经历过战场考验的人来指挥北方军团左翼，于是他召来奈伊。迟至6月11日，奈伊才来到军中，可他已然厌战，在整场战役中，他的表现相当不尽如人意。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提出，奈伊“适合指挥1万人，但超过那个数，他的能力就跟不上了”。[22]皇帝应该让苏尔特代替奈伊指挥左翼，苏尔特却领到参谋长之职，他干得也很差劲。拿破仑没有任命絮歇或苏尔特的副手弗朗索瓦·德·蒙蒂翁（François de Monthion）将军为参谋长，相反，他派絮歇去阿尔卑斯军团，浪费了元帅的才干，而且他不喜欢蒙蒂翁，于是分给此人次要职务。

其他元帅的情况如下：1814年，马尔蒙和奥热罗已背叛拿破仑；维克托仍然忠于波旁王朝；到目前为止，儒尔当在政治上一直不可靠，现在他是法国世袭贵族、贝桑松总督、第6军区司令；麦克唐纳和乌迪诺

保持消极中立。乌迪诺的部队宣布忠于拿破仑，于是他返回巴勒迪克的家宅。据说，皇帝提出任用乌迪诺时，他回答：“我不会为任何人效力，陛下，因为我不会为您效力。”[23]

拿破仑先后在里昂和杜伊勒里宫发布一系列宣言，马上废止波旁王朝治下很多特别不受欢迎的改革措施。他叫停法庭、勋位和勋章的变化，复原三色旗与帝国近卫军，扣押波旁王室的财产；他废除荣誉军团的变动，恢复各团的旧数字番号（波旁王朝很不尊重军人心理，给各团改取了保王主义的名字）。拿破仑还解散立法机关，并号召帝国选民团6月时来巴黎战神广场集会，届时，他们将称颂他正在酝酿的新宪法，并“辅助”皇后与罗马王的加冕事宜。[24]“巴黎失守后，不论人们做了什么、写了什么、说了什么，”他承诺道，“我永远当作不知情。”[25]皇帝信守诺言，这是重建国民团结的唯一合理基础，但此举并未阻止旺代人再度反抗，他只好拨给卢瓦尔军团2.5万人，让拉马克率该军团镇压起义。卢瓦尔军团包括新组建的青年近卫军，他们本可在滑铁卢发挥宝贵作用。拿破仑也得派兵去马赛（直到4月中旬，当地才升起三色旗）、南特、昂热、索米尔等很多地方，除了1814年战役，过往战局中他不必这样做。[26]

拿破仑承诺重新掌权后废除令人反感的间接税，他如约而行，但战事将至，减税削弱了筹集军费的能力。[27]戈丹重任财政部长，4月3日，他得知，为了置办未来战局中的军队物资，皇帝还需要100万法郎。“大臣们留给自己的都远远超出其实际需要，考虑到这一点，”拿破仑对戈丹说，“我认为其他预算皆可削减。”[28]（尽管他采取节俭措施，但他仍为皇室预算觅得20万法郎，用于“音乐家、歌手等”。[29]）戈丹大举动用皇室年俸，从巴黎总出纳处取走价值300万法郎的金银，靠木材税募得67.5万法郎。他还向法兰西银行贷款126万法郎，并售卖价值38万法郎的南部运河股份。最后加上1816年公债等政府资产的出售额、盐矿等产业的税收收入，戈丹一共筹得17434352法郎。[30]在这场战役

中，拿破仑必须迅速行动，立刻取胜，因为法国显然无法承受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事。

拿破仑声称，他希望在法国实行自由统治。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他召回在国内旺代流放的稳健派人物邦雅曼·康斯坦，要求此人起草新宪法——《帝国宪法附加法案》（Acte Additionnel aux Constitutions de l’Empire）。附加法案设立参照英国模式与皇帝分享权力的两院制立法机关，规定两阶段选举制、陪审制、言论自由乃至弹劾大臣的权力。邦雅曼·康斯坦曾出版小册子，说拿破仑像成吉思汗和阿提拉。如今他在日记中写道，拿破仑“听取谏言”。[31]皇帝后来解释道，他想靠新宪法巩固“后期的一切革新举措”，好让任何人都更难复辟波旁王朝。[32]此外，他取消了所有的审查制度（措施很彻底，以至于法国媒体可报道敌军将领的声明），彻底废除奴隶贸易，邀请斯塔埃尔夫人与美国革命战争英雄拉斐特（Lafayette）侯爵加入他的新同盟（他们都不信任他，因此拒绝了[33]），还下令不得拘留或骚扰英国人。他也对参政院说，自己已完全打消关于帝国的念想，“此后，我的思虑只会指向”法国的“幸福与巩固”。[34]4月4日，他致信欧洲各国君主：“世界已见证伟大战局的奇观，从今往后，它最乐意见到的竞争是和平利益的竞争，它最乐意见到的冲突是人民福祉的神圣冲突。”[35]

历史学家常常嘲讽这些措施与声明，然而，1815年时法国已筋疲力尽至斯，民众大都渴望和平，所以说，如果拿破仑继续掌权，他非常可能重建执政府时代团结国民的和平政府。可是老敌人不相信他会放弃帝国野心，他们肯定不会冒着他重建帝国这一风险。老对头们也猜不到，他只剩六年寿命了。相反，一名英国议员称，人们认为“只要此人在”，和平“一定永远不稳……他统治时需常整军备，而敌对状态的筹备比战争本身叫人更不能忍”。[36]此言不无道理。盟国仍在维也纳开会，3月25日，它们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共同对抗拿破仑。

拿破仑利用迅速复位的优势，重启巴黎的各种公共项目，包括巴士底狱的大象喷泉、圣日耳曼的新市场、奥尔赛滨河路（Quai d’Orsay）和卢浮宫的外交部。[37]塔尔马回音乐学院任教（波旁王朝关闭了学院）；艺术界和医学界中，卢浮宫馆长德农、画家大卫、建筑师方丹、医生科维萨尔各归旧职；卢浮宫再度悬挂卡尔·韦尔内创作的马伦戈图；元老院和立法院内摆上拿破仑战争中缴获的一些军旗。[38]3月31日，拿破仑探访荣誉军团已故成员的孤女，波旁王朝削减了她们在圣但尼的学校的资金。同日，他在原有基础上重建法兰西帝国大学，拉塞佩德伯爵重任校长。法兰西学院亦恢复拿破仑的院士身份。3月，杜伊勒里宫举办音乐会，庆祝皇帝归来。音乐会上，号称“火星小姐”（Mademoiselle Mars）的36岁著名女演员安妮·伊波利特·布泰·萨尔韦塔（Anne Hippolyte Boutet Salvetat）和第二次意大利战局中拿破仑的老情人乔治小姐都佩戴紫罗兰花枝。拿破仑在春天回归，波拿巴分子受此启发，以紫罗兰花枝为新徽章。

然而，大部分法国人越发相信灾难正在逼近，这些公关活动都不能打消此念。4月，征兵范围打破先例，扩大至已婚男士。激进作家约翰·卡姆·霍布豪斯（John Cam Hobhouse）时年28岁，客居巴黎，日后他成了英国的内阁大臣。当年4月，霍布豪斯指出：“只有真正的军人和某些省的居民欢迎拿破仑，甚至在他们面前，兴许他也只是相对受欢迎。”霍布豪斯是狂热的波拿巴分子，就连他也得承认：圣日耳曼的贵族憎恨拿破仑；店主们想要和平；皇帝驰过全城时，各团动情高呼“皇帝万岁！”，但民众并无回应，他们“既不闹腾，也不称颂，只能听见一些轻声嘟哝和低语”。[39]4月中旬，玛丽·路易丝和罗马王（宣传人员称母子俩为“玫瑰与玫瑰蕾”）显然没从维也纳回来，这进一步警告巴黎人战争不可避免。[40]

4月16日，在杜伊勒里宫，霍布豪斯观看拿破仑检阅国民自卫军的24个营。现在，国民自卫军接受20～60岁这一年龄段中所有的体格健壮

者。军队花了两小时列队走过，而霍布豪斯的站位离拿破仑仅10码远，所以他有机会好好观察自己的英雄。霍布豪斯认为，拿破仑和他的画像一点都不像。

> 他脸色煞白，如同死人；他下颚前凸，不过没有我听说的那么明显；他嘴唇薄薄，但有些扭曲……他的棕发又深又暗，稀稀拉拉地盖在太阳穴上；他的额头秃了……他上身不胖，但小肚子鼓得厉害，以至于马甲下的亚麻衣服都露出来了。他一般站着，双手在身前交握或交叠……他玩弄自己的鼻子，吸了三四回鼻烟，并看表。他叹气或咽口水，胸腔似乎在忙活。他几乎不说话，但他开口时会露出某种宜人的微笑。在冗长的仪式中……他一直带着沉静的不耐烦神色。[41]

一些士兵走出队伍，向掷弹兵岗哨请愿，此乃革命军的残留传统，但其他人好像不敢这样做，于是拿破仑示意收集他们的诉求。请愿者中有个6岁小孩，他穿着劳工队制服，戴着配套的假胡子，站在战斧一端向皇帝递交请愿书，他“接过来，聚精会神地阅读（它）”。[42]

1815年4月22日，邦雅曼·康斯坦发布附加法案。政府将法案交付全民公决，结果1552942人赞成，5740人反对。不过，我们看待这些数字时，要像对待先前的全民公决一样保守。（举个例子，有人既投赞成票又投反对票，这种错票就被当作赞成票。选民总投票率只有22%。[43]下塞纳省共计只有11011张赞成票与34张反对票，相对而言，在1804年的全民公决中，该省有62218人投票。[44]）拉瓦莱特每日向拿破仑汇报，他回忆道，“我从没见皇帝比现在更泰然自若”。拉瓦莱特认为，这是因为附加法案通过了。附加法案蕴含所谓的“革命波拿巴主义”，设法借此淡化自由派、稳健革命派、雅各宾派、波拿巴派的政治差别。[45]

总体看来，联盟派（fédéré）民兵运动系自发产生。联盟派不断壮大，到1815年4月下旬时，法国已有成千上万人加入此运动，他们认为巴士底狱陷落时法国具有民族团结感，希望恢复这种意识。[46]联盟派每两周集会一次，要求成员用书面承诺、口头宣誓这两种形式声明对波旁势力动武。在国内的很多地方，联盟派都让保王党保持安静（这一状

态至少持续到滑铁卢会战。战后，联盟派遭到残酷镇压）。[47]法国境内，革命波拿巴主义只在激烈反对波拿巴派的地区——佛兰德、阿图瓦、旺代和南部——无所适从。其他地方，它渗透到地区社会各阶层。在雷恩，中产阶级主导当地联盟派组织；在第戎，联盟派由工人组成；在鲁昂，联盟派则与国民自卫军混同。联盟派对战争没有影响，但其说明拿破仑在国内享有人民的广泛支持。这也意味着，滑铁卢之战后，要是他愿意，他或可挑起游击战。

拿破仑搬去爱丽舍宫，因为那儿有僻静的花园。5月15日，反法同盟正式对法宣战。两天后，莫莱在爱丽舍宫看见他，发现他"虽忧郁消沉但镇静"。他们谈到国家可能被瓜分。[48]然而，拿破仑在公共场合照常保持冷静。当月晚些时候，他在杜伊勒里宫检阅常规部队的5个营与青年近卫军的4个营。他揪掷弹兵的鼻子，还跟一名上校开玩笑，打了此人的脸。接着，"那名军官走开，微笑着展示被打红的脸颊"。[49]

6月1日，政府在巴黎军校外的战神广场举行盛大的露天仪式"五月广场"（Champ de Mai，它的原名和战神广场的易混淆）并批准了附加法案。"阳光照耀6万把刺刀，"蒂埃博回忆道，"似乎要点燃这一大片土地。"[50]这场典礼松松地建立在查理曼的某项传统上，系宗教、政治与军事的奇怪混合体。拿破仑穿着类似加冕斗篷的紫色服装，向在座的法国人（1.5万人）和更加乱哄哄的群众（10万多人）讲话。"身为皇帝、执政与军人，我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他说，"不论坐享荣华还是身陷逆境，不论征战、执政、称帝或流放，我的思绪和行动始终以法国为唯一宗旨。我像雅典国王[51]一样，为人民牺牲自己，以图履行承诺，即护得法国的天然领土完整，守护它的荣誉与权利。"[52]他接着解释道，法国所受待遇激起众怒，促使他重掌权力，他也相信可达成长期和平，因为盟国已同法国订立条约。盟国正撕毁条约，它们在荷兰屯集兵力，瓜分阿尔萨斯-洛林，并准备开战。这篇演说的结尾如下："我自己的光荣、荣耀、幸福和法兰西的不可分离。"不用说，演讲之后是长久的欢

呼，接着军队、各省代表、国民自卫军排成密集队伍，列队而过。[53]整个宫廷、参政院、高级法官、高级外交官、军官皆着制服出席，女士们则佩戴钻戒。这次壮观的盛典包括100门礼炮齐射、鼓乐、浩大圆形露天剧场、炫示各省名称的鹰旗、镀金马车、庄重誓言、《感恩赞》合唱、身披红外套的枪骑兵、大主教主持的祭坛、服装鲜丽的信使。[54]举行弥撒时，拿破仑用观剧望远镜扫视群众。霍布豪斯得承认，皇帝“猛地坐到御座上，裹起斗篷，他看上去非常笨拙又相当矮胖”。

上月选举后，不少立宪主义者、自由派人士、地下保王党人和雅各宾分子当选议员，即便如此，两天后，新当选议员几乎轻而易举地向皇帝宣誓效忠。拿破仑的老对头、前元老院议员朗瑞奈伯爵当选下院议长，拉斐特也成了议员，但立法机关不大可能马上给他招来很多麻烦，因为下院立刻分散注意力，激烈争论议员能否把纸条藏进帽子，供发言时查看。次日晚上，协和广场举行盛大的烟火表演，火焰描画出拿破仑从厄尔巴岛乘船而来的场景。一名目击者记载道：“群众高呼‘皇帝和烟火万岁！’，君主立宪制开始了。”[55]当然了，新制度不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因为拿破仑是自己的首相，任命所有大臣，但这种体制也不是1814年前的绝对独裁制，看起来它可能走向自由化。

拿破仑知道，只有战场才能最终决定他的胜负。6月7日，他命令贝特朗准备好自己的望远镜、制服、马匹和马车，“以便我能在下令后两小时内动身”。他补充道：“因为我会常常扎营，配备铁床和帐篷乃要务。”[56]同日，他告诉德鲁奥：“今天早上两个营离开了，我难过地发现。他们每人只有一双靴子。”[57]两天后，即1815年6月9日，反法同盟签署《维也纳条约》。条约第一条重申，盟国意在强迫拿破仑下台。第三条则声明，它们同意绝不放下武器，除非他倒台。[58]

早在3月27日，拿破仑就对德鲁奥说“北方军团将是主力”，因为最近的联军部队位于佛兰德，而他肯定不想等施瓦岑贝格返回法国。[5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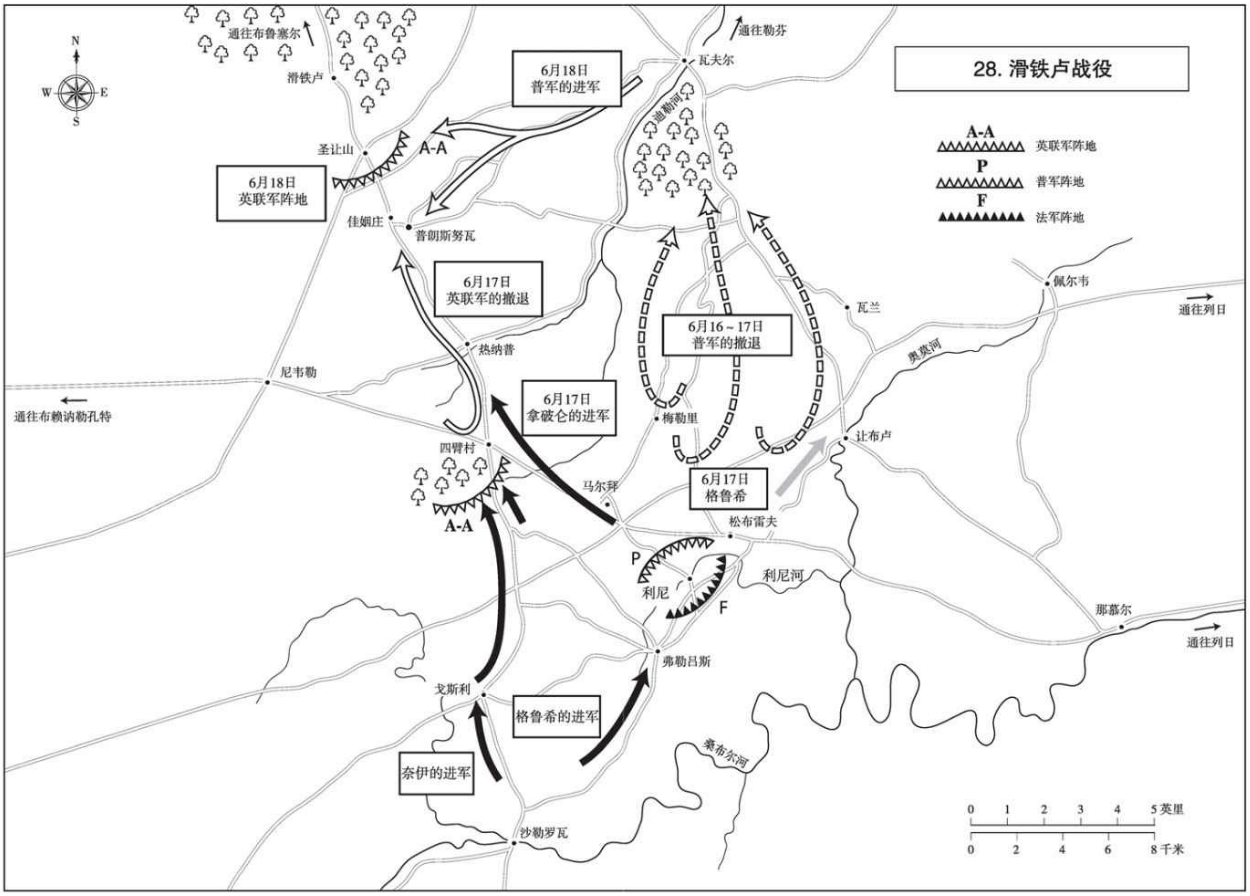
月12日（周一）清晨4点，拿破仑离开爱丽舍宫，去阿韦讷（Avesnes）指挥北方军团，次日，他在那儿与奈伊用餐。15日中午，他已到达比利时沙勒罗瓦（Charleroi），预备在弗勒吕斯附近迎战布吕歇尔的普军。他想先击败布吕歇尔，再对付威灵顿的英国-荷兰-比利时-德意志联军。在威灵顿的军队中，39%的人是英国人，49%的人以德语为母语。

拿破仑后来说："他依靠的主要策略是，假如在比利时挫败英军……他足以让英国政府产生变动，那样的话，他就有机会立刻缔结普遍的停战协议。"[60]1814年之前，法兰西帝国的版图一直包括布鲁塞尔，夺取此地也可鼓舞士气。开战是冒险，但更冒险的是按兵不动，坐等奥军和俄军准备好再攻巴黎。纵观整个欧洲，28万名法军士兵将对付80万名联军士兵，尽管数周后奥军才会上战场，而俄军也要几个月后才能到。"要是他们进入法国，"6月14日，拿破仑从阿韦讷指示军队称，"他们会找到自己的坟墓……对所有法国勇士来说，现在不是胜利就是死亡！"[61]

战役开局阶段，拿破仑恢复了上一年他展示的最佳战略能力。一开始，法军散布在宽175英里、纵深100英里的地区，甚至比联军更分散，但他趁机佯攻西边，然后采用经典的营方阵系统，在中部集中兵力。6月6～15日，拿破仑调动北方军团的12.5万人，让部队在马谢讷（Marchienne）、沙勒罗瓦、沙特莱（Chatelet）过河，而联军并无任何重要的反应。4月5日，威灵顿已从维也纳飞速赶来，眼下，他只好让军队沿62英里宽的前线列队，与此同时，他设法守住通往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根特（Ghent）的道路。6月15日晚，威灵顿同样沮丧地承认："天哪，我被拿破仑耍了。"[62]

近二十年来，拿破仑一直在敌军交合处进攻，凭借速度和战术能力，现在他又可以用这招了。法军有一半人是刚入伍的新兵，他的机动因而更显不凡。西班牙、俄国和奥地利战俘营释放了法军老兵，但最初

的热情与冲劲过后，只有1.5万名志愿者从军，所以征兵弥补了兵员缺口。法军军心不稳，15日上午，前朱安党领袖布尔蒙伯爵与其部下改投联军，更加动摇士气。[63]苏尔特、奈伊、克勒曼、布尔蒙等将领曾宣誓效忠波旁王朝，但后又获准归队，有士兵便提出质疑，这不难理解。士气低迷导致军纪松弛。帝国近卫军在比利时肆意劫掠，嘲笑奉命来阻止他们的宪兵。[64]法军也缺少装备，第14轻步兵团没有筒帽，第11胸甲骑兵团没有胸甲。（6月3日，拿破仑漫不经心地对达武说："打仗不需要胸甲。"）3月13日，拿破仑在里昂重建帝国近卫军，而普军则报称，近卫军的一些营看起来更像民兵，他们没有戴可怕的熊皮帽，反而戴着某种便帽或两角帽。波旁王朝解散了中年近卫军，直到上个月，拿破仑才召回他们。



6月16日，拿破仑兵分三路。奈伊位于左翼，率三个军攻打四臂村（Quatre Bras）路口，以图阻止两路敌军会师。南北走向的布鲁塞尔-沙勒罗瓦干道与东西走向的那慕尔-尼韦勒（Namur-Nivelles）公路在四臂村交汇，那慕尔-尼韦勒公路至关重要，它是布吕歇尔和威灵顿的主要横向联络线。格鲁希与其军组成右翼。拿破仑、帝国近卫军和另一个军留在中路。[65]当天晚些时候，奈伊在四臂村战斗，他的对手先是奥兰治亲王，后是威灵顿本人。此时，拿破仑和格鲁希在利尼进攻布吕歇尔。“你必须去那个尖顶，”皇帝对热拉尔说，“然后把普军赶走，越远越好。我会支援你。我已对格鲁希下令。”[66]这些划定任务的命令听来随意，但热拉尔将军经验丰富，知道对方希望自己做什么。值此时刻，拿破仑命令埃尔隆将军的军（2万人）去利尼进攻暴露的普军右翼。埃尔隆原归奈伊指挥，先前他去四臂村时，苏尔特把他调离奈伊麾下。

拿破仑在利尼取得可观胜绩，如果埃尔隆如期而至，他将会击溃敌军，但事态与之相反。埃尔隆正要参战时，奈伊却下达紧急迫切的命令，说四臂村需要他，于是他转身去四臂村战场。[67]还没等埃尔隆去四臂村发挥作用，苏尔特又要他掉头回利尼。筋疲力尽的埃尔隆军来得太迟了，也没赶上利尼之战。因为奈伊、苏尔特和埃尔隆之间存在混乱，拿破仑在利尼失去了决定性的胜利。利尼之战中，布吕歇尔折损约17000人，拿破仑折损11000人。晚上，普军被逐出战场。[68]与此同时，奈伊损失4000人，而且他没能拿下四臂村。

“我也许会输，”之前在1796年，拿破仑就曾对皮埃蒙特信使说，“但人们绝不会看到我因自负和懒惰浪费时间。”[69]普军似乎正沿其补给线退往东边的列日（Liège），所以6月17日（周六）天一亮拿破仑就能攻击威灵顿，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上午8点才起床。接着他又浪费了五个小时：他阅读巴黎送来的报告，造访利尼战场，并指示部下照顾伤兵；他对被俘的普军军官讲话，论及普鲁士外交政策；他还“用惯有的随和语气”同自己的将军聊各种政治话题。[70]直到中午时分，拿破仑才派格鲁希率一个庞大的军（36000人与96门大炮）追赶普军，照他设想，次日他会和威灵顿大战，可他没有集中兵力，却分兵了。[71]“那么，格鲁希，跟上那些普军，”他说，“用兵刃抵着他们的肾，但你务必通过左翼与我保持联系。”[72]然而，拿破仑派出格鲁希时违背了自己的军事箴言：“战斗前日不可分兵，因夜间局势或生变。敌军可能撤退，亦可能等来大批援军，重启攻势，并置你先前的阵地于险境。”[73]

拿破仑造访利尼战场，从而获知了普军作战序列、敌人的哪个军受损最严重，但这些情报不足以弥补放走普军的损失。要是他在16日或17日一大早派格鲁希出击，普军也许走不脱。苏尔特派帕若尔去那慕尔侦察。帕若尔缴获一些大炮，抓获若干战俘，拿破仑于是更加相信，大部分普军正沿其补给线混乱地撤退。[74]当日及之后，他的很多言论都表明，他以为普军已在利尼受重创，不能在战役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结

果，法军再也没派人侦察北边。

格鲁希比普军晚走十五个小时，他也不知其行军方向。布吕歇尔在战场上遭遇脑震荡，其参谋长奥古斯特·冯·格奈泽瑙（August von Gneisenau）不但没有下令向东，反而命令普军退往北边，以便和威灵顿的军队保持近距离。照威灵顿的说法，这次反常调动是19世纪最重要的决策。此后五年，拿破仑在脑海里反复重演滑铁卢会战，他给失败找了很多借口，但他承认，自己应该要么让更积极的旺达姆或絮歇拖住普军，要么让帕若尔率单单一个师对付普军。“我本该带上所有的其他部队。”他悔恨地总结道。[75]

直到6月17日晚些时候，拿破仑才悠然地去四臂村。下午1点，他到达该地，与奈伊会合。此时威灵顿已知利尼之战，他在倾盆大雨中谨慎地退往北边，亦有充足时间在圣让山（Mont Saint-Jean）山岭建立阵地。威灵顿把司令部设在滑铁卢村，圣让山位于该村以南几英里处。他先前侦察过圣让山，已然察觉它是非常优良的防御战场。圣让山仅宽3英里，有很多“隐藏”地面，某条山脊前还矗立着乌古蒙（Hougoumont）和拉艾圣（La Haie Sainte）这两座石质大农舍。“公认的战争准则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如敌人所愿行事，”拿破仑曾说，“原因就是它本身，因为这是敌人所愿。由此可见，应当避开敌人曾调查或侦察的战场。”[76]他在博罗季诺没投入近卫军，在莫斯科和莱比锡待了太久，在莱比锡和滑铁卢战役中分兵，最后，他又在敌人选择的战场发动决定性会战。拿破仑之所以干出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他违背了自己的军事箴言。

6月17日，拿破仑花了些功夫检视在利尼表现出众的营，并训斥其他的营。他认出了第22战列步兵团上校奥多阿尔，此人曾隶属近卫军。拿破仑问奥多阿尔，他带了多少人列队行军（1830人）、昨日他损失了多少人（220人）、他如何处置普军丢弃的滑膛枪。[77]奥多阿尔说普军的枪被毁掉了，拿破仑则说国民自卫军需要那些枪。他开出悬赏，称每

收集一杆枪可得3法郎。除此以外，17日上午，法军彻底一反常态，呆滞不动。

几十年后，热罗姆和拉雷声称，利尼之战后，拿破仑的痔疮发作，令他丧失了行动能力，所以他无精打采。[78]“弟弟，听说你患了痔疮，”1807年5月，拿破仑曾致信热罗姆，“最简单的疗法就是敷上三四条水蛭。十年前我用过这招，然后我再没疼过。”[79]但他实际上还疼？这也许解释了为何滑铁卢会战中他几乎不骑马（下午3点，他一度造访大炮群，傍晚6点，他骑马经过战场前线），为何他两次退到位于战线后方1500码处的罗索姆（Rossomme），在那儿的农舍待了短短一阵。[80]他大骂听差居丹（Gudin），因为当日上午，居丹在勒卡尤（Le Caillou）扶他上马时用力过猛。后来他道歉了：“你帮人上马时最好温柔点。”[81]滑铁卢会战中，奥古斯特·佩蒂耶（Auguste Pétiet）将军任苏尔特的参谋，此人回忆道：

> 对45岁的人来说，他的将军肚大得超常。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战役中，他待在马上的时间比以前少得多。他下马来查看地图，或发信件、收报告，这时部下们就在他面前摆上一张冷杉木小桌子、一把冷杉木粗糙椅子，他能在那椅子上坐很久。[82]

根据某些历史学家的诊断，拿破仑也有膀胱炎或嗜睡症，但贴身男仆马尔尚说，这段时间主人没得膀胱炎，嗜睡症之说亦缺乏可信的证据。“这是皇帝一生中最显精力、威信、领导力的时刻。”拿破仑最亲近的副官之一弗拉奥回忆道。[83]然而，1815年时，拿破仑年近46岁，身材肥胖，不具备25岁左右时那股强大能量。到6月18日为止，他在六天中只睡了一晚好觉。弗拉奥解释道，他之所以无所作为，只是因为，“经历了激战和前日那种行军后，黎明时才能指望我军行动”。[84]1814年时这些因素亦存在，拿破仑却在五天内连战四场。

事实上，并无确凿证据证明，6月18日那天，拿破仑的任何决策源自身体状态，而非误判与所获的错误情报。“战争中，”次年，他对一位

俘获自己的人说，“谁犯错最少，谁就是赢家。”[85]威灵顿曾研究拿破仑的战术和军事生涯，滑铁卢战役中他严谨地部署军队，走遍战场。相形之下，拿破仑、苏尔特和奈伊打出了拿破仑战争中指挥最不力的战斗之一。滑铁卢会战开始之前，拿破仑遇上的最棒的沙场军人是卡尔大公，所以威灵顿这种水准的战术大师出现时，他根本没做好准备，再说了，威灵顿从没败过。

17日，拿破仑在四臂村遇见埃尔隆，说：“你害了法国的事业，将军。”另一个版本出自埃尔隆本人，他更愿意把皇帝的话记成这样：“法国败了，我亲爱的将军。你去骑兵最前头，尽力逐走英军后卫。”[86]当晚，拿破仑仿佛快要对战英军骑兵后卫。天降大雨，他延缓了追击速度，法军前卫也把英军骑兵后卫赶往北边的圣让山山脊，但正如埃尔隆回忆录所说的，他没有参与骑兵冲锋。[87]然而，拿破仑确有时间停在负伤的英军第7骠骑兵团上尉埃尔芬斯通（Elphinstone）面前。他从身后裤袋掏出酒瓶，给埃尔芬斯通倒了一杯葡萄酒，还让医生照料此人。[88]他憎恨英国政府，但他大可友好对待单个英国人。

埃尔隆力劝拿破仑停止进攻英联军后卫，晚上7点左右，他叫停了攻势，说：“让部队做汤，整理好他们的武器，我们且看中午会怎样。”[89]当晚，他巡视前哨，吩咐士兵好好休息，因为，“如果明天英军还在，他们就是我的囊中之物”。[90]他把勒卡尤农舍当作司令部，在其一楼睡行军床，而苏尔特在二楼睡稻草。拿破仑知道自己要收报告，所以他不想多走3英里来返回热纳普镇（Genappes）。夜里，科尔比诺、拉贝杜瓦耶、弗拉奥等副官冒雨骑马，他们穿行在各个军中，记录军队的调动与位置。

据拿破仑的法国警卫“马穆鲁克阿里”回忆，在房间布置好之前，他睡在一捆稻草上。“他占有房间后……我们给他脱靴，这有些麻烦，因为它们湿了一整天。他脱掉衣服后上床。那天晚上，他没怎么睡，每分

钟，来来往往的人都会打扰他。这个是来汇报的，那个是来接令的，诸如此类。”[91]至少拿破仑是干爽的。“我们的厚大衣和裤子粘了好几磅泥泞，”第1掷弹兵团（Grenadiers à Pied）中士伊波利特·德·莫迪（Hippolyte de Mauduit）回忆道，“一大群士兵丢了鞋子，光着脚走到宿营地。”[92]此言最能证明拿破仑对鞋子的执念没错。

拿破仑日后对拉斯卡斯说，凌晨1点，他和贝特朗侦察，查看威灵顿的军队是否还在。他可能撒谎了（尽管没有证据）。凌晨2点，他被叫醒，然后收到四小时前格鲁希写下的信。格鲁希报称，他在瓦夫尔（Wavre）附近遇上普军，认为那可能是主力部队，但他碰上的只是布吕歇尔的后卫。十小时后拿破仑才回信，尽管当日上午晚些时候，他已经知道威灵顿会守圣让山。他没有立刻命令格鲁希返回战场进攻威灵顿左翼，这是个巨大的错误。

“啊，我的天哪！”次年，拿破仑对古尔戈将军说，“6月17日的雨和滑铁卢之败的关系也许比人们想的更大。要是我不那么累，我会在马上待一整晚。看起来非常小的事常有非常大的影响。”[93]拿破仑深信自己赢在全面侦察战场，如埃克米尔会战，但那场雨的真正意义在于，18日那天，炮兵指挥官德鲁奥将军建议等土地变干再开战，这样的话，他可以更轻松地安放大炮，加农炮炮弹射出后也能弹得更远。德鲁奥后来终生懊悔这一提议，因为他和皇帝都不知道布吕歇尔已经避开格鲁希，当日早上，此人再度向威灵顿承诺，下午时普军至少有三个军能到战场。事实上，威灵顿之所以决定在圣让山开战，完全是因为他知道普军会来。

6月18日（周六）上午11点后，拿破仑才发动进攻，要是他把开战时间改为日出时分（凌晨3点48分），那么在比洛军突然猛攻法军右翼前，他能多出七小时来击破威灵顿的战线[94]。[95]他命令奈伊喂饱士兵、检查部队装备，“以便9点整时每个人能做好准备，可以一战”，但9

点后又过了两小时，战斗才开始。[96]会战爆发前，在勒卡尤农舍，拿破仑和高级军官在紧挨其卧室的餐厅举行早餐会议。苏尔特、雷耶、富瓦等多名将领曾在西班牙对战威灵顿，他们建议皇帝不要太指望轻松突破英军步兵，他回答："威灵顿打败了你们，你们就觉得他是个好将军。我说他是个差劲的将军，英军也是差劲的部队。这就是一顿午饭的功夫！"苏尔特显然不信，只好说："但愿如此！"[97]拿破仑经常真心称赞威灵顿和英军，这番看上去骄傲自大的评价与他之前的话截然相反。这肯定是因为，离大战就剩几小时了，他需要鼓励部将。

早餐会议上，热罗姆告诉拿破仑，6月16日，威灵顿在热纳普的西班牙国王旅馆用餐，旅馆侍者无意中听见一位副官说，普军将在苏瓦涅森林（Forêt de Soignes）前方与英联军会合，该地正好位于圣让山之后。事实最终证明，这条消息准得可怕，而拿破仑却回答："弗勒吕斯（即利尼）之战那种战斗后，普军还被庞大军队追赶，所以两天之内，他们不可能与英军联上。"他接着补充道："即将爆发的战斗会拯救法国，名垂世界史册。我要让炮兵开火，派骑兵冲锋，迫使敌人暴露位置。等我比较清楚英军在哪儿后，我就派老近卫军直取他们。"[98]侍者汇报了太贫嘴的副官的对话，拿破仑没有据此情报更改整个战略，这情有可原，然而，就连他自己的相关解释也说明，他打算采取的战术根本就不精明。威灵顿预计拿破仑会派法军左翼实施大规模侧翼机动，遂派17500人去阿尔（Hal）[99]防备这招。结果，拿破仑的计划不比他在埃劳、博罗季诺、拉昂采取的方案出彩。

上午9点30分，拿破仑离开勒卡尤。据他的传令兵雅尔丹·艾内（Jardin Ainé）回忆，他"前进半里格，在一座丘陵上站定，在那儿他可以观察英军调动。到达丘陵后，他下马，用野战望远镜努力搜寻敌军战线的任何动向"。[100]他选择了佳姻庄旅馆（La Belle Alliance inn）附近的小土丘，在桌子上铺开地图，其坐骑立于附近，并未卸鞍。[101]"我用望远镜看见他走上走下，"富瓦回忆道，"他穿着灰大衣，经常趴在放置

地图的小桌上。”[102]晚上的雨停了，18日白天，天气阴沉却干燥。苏尔特建议早早进攻，但拿破仑答道，他们“必须等待”，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是想等大炮群能更轻易地穿过泥泞。据上校蒂雷纳伯爵与蒙蒂翁回忆，会战前两小时，皇帝感到疲惫，他“在桌边坐了很久……而且……他们经常看见他架不住瞌睡，睁不开眼睛，一头倒在眼前摊开的地图上”。[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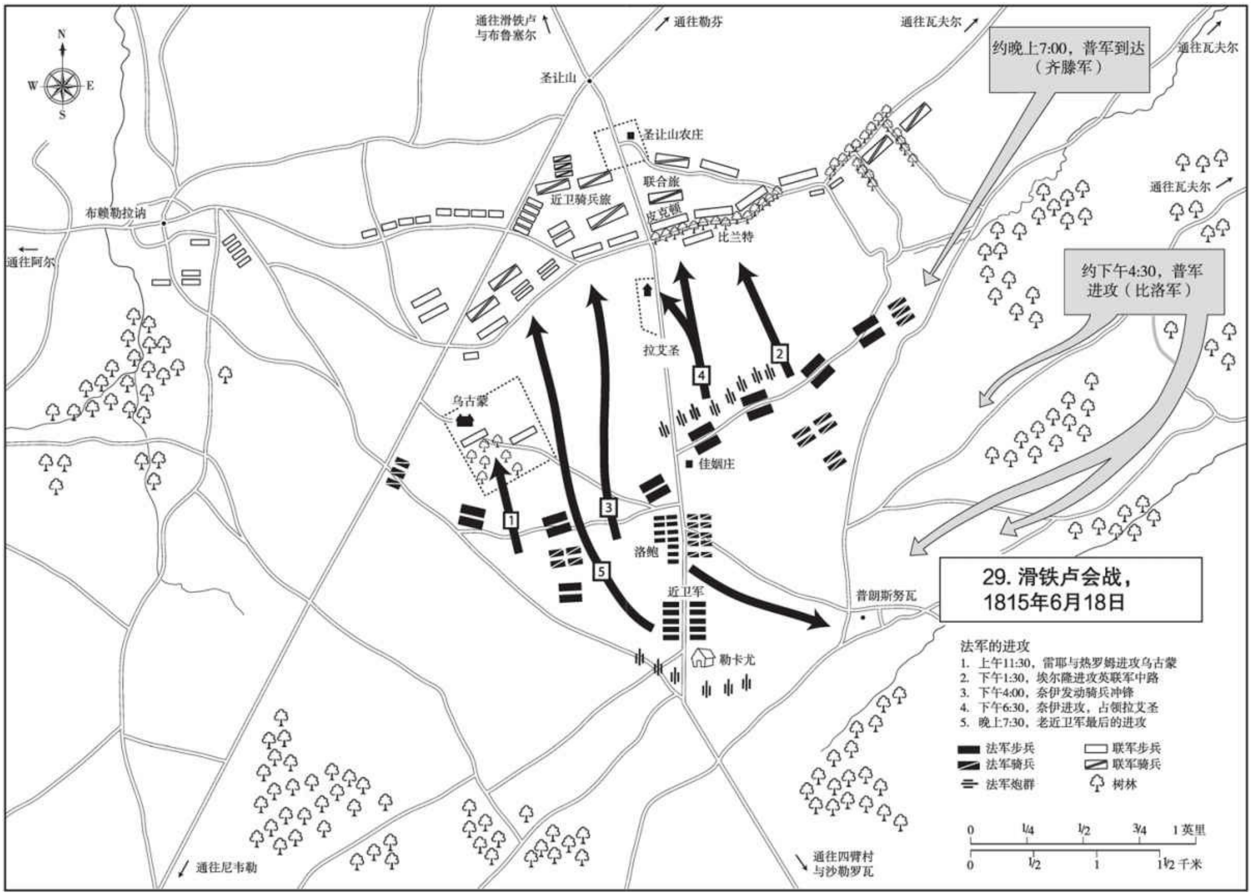
中午，拿破仑致信格鲁希，命令对方立刻与己会合，下午1点，他再度下达此令。[104]可那时已经太迟了。（下午6点前，其中一封信甚至一直没送到。）拿破仑日后声称，此前他就要格鲁希返回，但我们并未找到这类命令，格鲁希也激烈地否认此事。[105]万塞讷战争部档案的文件堆叠如山，它们见证了格鲁希和热拉尔的争执。近午时分，大炮群开火，两人都没有收到拿破仑的直接命令，遂争论格鲁希应该怎么做。他得继续去瓦夫尔对付普军后卫，还是无论如何都去大炮群轰鸣处？[106]

在半岛战争中，威灵顿打过好几场防御战，如1808年维梅鲁会战、1809年塔拉韦拉会战、1810年布萨库（Bussaco）[107]之战，他有信心守住阵地。威灵顿是英籍爱尔兰贵族、严肃强硬的托利党人，为人坚忍不拔，直截了当。他仰慕拿破仑，称对方为“战场第一人”，但撇去这一点，他就蔑称对方为政治暴发户。“此人的政策就是恐吓，”滑铁卢之战后，威灵顿说，“抛开军事不谈，他就是乔纳森·怀尔德（Jonathan Wild）。”怀尔德是臭名昭著的罪犯，1725年，他在泰伯恩（Tyburn）被绞死。[108]威灵顿选取的阵地严重限制了拿破仑的战术选择：乌古蒙掩护其右翼；森林掩护其左翼；其中路位于设防农舍拉艾圣后方几百码处，占据下陷的横向公路。[109]可是威灵顿这样做非常冒险，因为他背靠苏瓦涅森林，如果拿破仑强迫英联军退出公路，他不可能有序撤离。

上午11点左右，滑铁卢会战开始。雷耶军的炮兵为热罗姆师开道，该师将进攻乌古蒙、牵制英联军，富瓦师跟随其后。热罗姆未能攻克农

舍，随着战事推移，乌古蒙不断引来法军士兵。不知为何，法军没有试着用骑兵炮炸碎农舍前门。当天，威灵顿支援乌古蒙，它和拉艾圣都成了无价的“防波堤”，扰乱并汇聚前进的法军。热罗姆英勇战斗，当他的师减员到只剩两个营时，拿破仑召回他，说：“弟弟，我后悔这么晚才认识你。”[110]热罗姆日后回忆道，此言安抚了“他心中郁积的诸多伤痛”。

拿破仑用83门大炮组成大炮群，下午1点，他开始炮轰威灵顿的战线。轰击造成的损害不及应有水平，或许这是因为威灵顿命令部队躺在山脊之后。1点30分，拿破仑发动主要的步兵攻势。埃尔隆军攻击威灵顿的中左翼，该军在长有齐胸高黑麦的泥泞田地上穿行，经过左侧的拉艾圣。就像奥斯特利茨会战中对付俄奥联军时一样，埃尔隆军打算把威灵顿的阵线一切为二，再分别碾压之。中左翼是威灵顿最薄弱的位置，故而是正确的进攻地点，但埃尔隆执行计划时犯了错。



进攻开始时，埃尔隆派出整个军，让所有的营结成250人宽的多排横队。或许他想增强接敌时的火力，但此举完全违背了法军的常规模式，即组成纵队后实施机动，再展开成横队。埃尔隆的布局导致整个队列臃肿笨重，难以控制，极易受损。皮埃尔·迪蒂（Pierre Duthilt）上尉隶属马尔科涅将军的师，他回忆道，那是个“奇怪的编队，我们无法组成方阵对付骑兵冲锋，敌军炮弹也能在队伍中犁过20排，所以我们付出了高昂代价”。[111]埃尔隆军的进攻旨在钉住敌军前线，地位至关重要，虽然没人知道该军所用队形是谁的点子，但埃尔隆必须为如此重要的战术决策负最终责任。[112]拿破仑的另一条箴言称：“若步兵、骑兵或炮兵单打独斗，则它们如同无物。”可这一回，埃尔隆率步兵进攻，其他兵种却没有充分掩护他，他也没钉住威灵顿的前线，随后被击退。[113]埃尔隆军不但没达成目的，还被英军骑兵的联合旅（Union Brigade）与近卫骑兵旅（Household Brigade）冲击。他们逃回法军战线，丢了十二面

鹰旗中的两面。埃尔隆撤退后，下午3点，英军骑兵紧接着被赶离大炮群，拿破仑随即来到炮兵指挥官让-雅克·德沃·德·圣莫里斯（Jean-Jacques Desvaux de Saint-Maurice）将军身边，以便在更近处观察战场。德沃和皇帝并肩骑行时，一发加农炮炮弹把他炸为两半。[114]

普军的三个军来了，下午1点30分左右，拿破仑右翼所在地开始显现打头的一个军。法军猎骑兵某中队在瓦夫尔和普朗斯努瓦（Plancenoit）之间俘虏一名普军骠骑兵，这提前警告了拿破仑普军会来，他已经花了近半小时调兵去右翼。此刻他下令告诉军队，地平线上那些穿着深色外套的人是格鲁希军，他们要来此赢取胜利。随着时间流逝，他的谎言逐渐破产，这打击了士气。下午，为了对付普军，拿破仑被迫逐渐增派军队去右翼。4点，比洛的普军士兵（3万人）在弗里谢蒙（Frischermont）和普朗斯努瓦之间进攻洛鲍的法军步兵与骑兵（7000人）。[115]上午时，拿破仑有7.2万人和236门大炮，威灵顿有6.8万人与136门大炮，因此法军兵力占上风。一旦联军合兵，他们就可部署10万人与200多门大炮，所以拿破仑立刻陷入严重的兵力劣势。

下午4点左右，奈伊对威灵顿的中右翼发动一系列大型骑兵冲锋，一共调用1万人。继缪拉驰骋埃劳之后，这是规模最大的骑兵冲锋，但我们仍不清楚下令之人究竟是谁（若确有此人的话），因为拿破仑和奈伊事后都不承认那是自己所为。[116]“奈伊在摧毁马上要赢的战斗，”拿破仑看到他冲锋后告诉弗拉奥，“现在却必须支援他，因为那是我们唯一的机会。”[117]皇帝认为，这次冲锋“太早了，时机不当”，但他对弗拉奥说：“奈伊派部队去深谷对面对付敌人，命令（你）能找到的所有骑兵协助他们。”[118]今人可在戈登纪念碑（Gordon Monument）看到道路有多深，但它不是深谷。弗拉奥日后豁达地说：“战争中，有时只能靠坚持错误来弥补错误。”[119]不幸的是，对拿破仑来说，这次的情况不属于弗拉奥所谓的“有时”。

此时，威灵顿的步兵组成13个方阵（其实它们呈矩形），迎击骑兵。奈伊曾在四臂村突破第42、第69步兵团的方阵，1807年和1813年，法军骑兵也在霍夫和德累斯顿分别冲破俄军与奥军的方阵，但战马天生不愿冲入闪亮的刺刀丛，所以英军方阵在骑兵面前几乎固若金汤。炮兵和步兵横队尤能克制方阵，但法军骑兵冲锋时，没有炮兵和步兵支援，这证实了某种猜测：拿破仑和奈伊并未刻意下令，发生冲锋是一次意外。13个方阵中，没有一个被击破。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承认，“那一天，英军凭良好的纪律赢得胜利”，然后他指责重骑兵指挥官居约将军，说此人没有得令就冲锋。此言毫无道理，因为居约只参加了第二波冲锋。[120]

那群才能突出、经验丰富的法军三兵种战场指挥官曾在那么多的战斗中协调行动，但这一回，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未能协同作战，此乃滑铁卢会战之谜。[121]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拿破仑最爱的兵种——炮兵。整场会战的各大重要阶段，炮兵一直错失密切支援步兵的机会。很多法军骑兵筋疲力尽，战马喘着气，下午4点15分后，大股普军也来了，所以拿破仑理应尽力撤退。[122]事实正相反，6点后的某时，奈伊成功占领战场中部的拉艾圣及其附近的地洞，它叫沙坑（Sandpit）。奈伊让射程为300码的骑兵炮上前，所以他能用滑膛枪和加农炮轰击威灵顿的中路，以至于组成方阵的第27恩尼斯基林步兵团（27 Inniskilling Regiment of Foot）折损了90%的兵力。会战迎来关键时刻，在数量庞大的普军碾压法军之前，这是他们突破英军阵线的最好机会。奈伊派副官奥克塔夫·勒瓦瑟（Octave Levasseur）恳求拿破仑派出更多部队，以便利用这种局面，但皇帝的骑兵疲惫不堪，他自己的司令部也在普军炮兵射程之内，于是他拒绝了。“部队？”他讽刺地对勒瓦瑟说，“你让我上哪儿找？要我给你变出来吗？”[123]事实上，他说这句话时，近卫军还有十四个营未参战。半小时后，拿破仑改了主意，但威灵顿已用不伦瑞克人、汉诺威人以及一个荷兰-比利时师填上了中路的危险缺口。

拿破仑骑过战场前线，他随即命令中年近卫军组成一串方阵，沿通往布鲁塞尔的主干道前进，此时已是晚上7点左右。滑铁卢会战后期，负责进攻的帝国近卫军仅占其总野战兵力的三分之一，剩下的人要么与普军争夺失守的普朗斯努瓦，要么掩护撤退。拿破仑命令奈伊支援近卫军，可近卫军上阵时，一个步兵师还未离开乌古蒙的树林，也没人召回尼韦勒公路上的任何骑兵旅。[124]威灵顿的战线又有严密防守了，近卫军上坡攻击它时，没有骑兵团掩护其侧翼，只有雷耶军的少数部队提供支援。近卫步兵一共可用96门大炮，但只有12门参与进攻。

150名乐手走在近卫军前头，演奏阅兵式上的凯旋曲，但近卫军没带鹰旗，此举或可说明攻击乃孤注一掷。[125]拿破仑来到拉艾圣西南边的射击死角，该地位于通往山脊的长斜坡脚下。近卫军列队走过他身边时，纷纷欢呼“皇帝万岁！”[126]开始时，近卫军的八个营出动，其总人数很可能不足4000，他们靠一些骑兵炮掩护自己。然而，近卫军在路上甩下三个营，让他们留作预备。更硬的地面有利于威灵顿的炮兵，正如勒瓦瑟回忆的，很快，“子弹和葡萄弹袭来，路上遍布死伤者”。威灵顿用来承受攻击的大量火力（既有滑膛枪子弹，又有葡萄弹）瓦解了帝国近卫军的意志，于是他们沮丧地退回。有人喊道：“近卫军撤退了！”（La Garde recule！）自从1799年执政卫队成立，一切战场上都不曾响起这句话，直到此刻。这个信号一出，法军的整条前线开始崩溃。几天后，奈伊在上院就滑铁卢会战发言，他说自己没听到这句话。可是当晚8点左右，战场上有人喊，“谁来救救我们！”（Sauve qui peut！），士兵们扔掉滑膛枪，试图趁天黑前逃走。事态已然明朗，拿破仑便拽过一位将军（不知其名）的胳膊，说：“来吧，将军，事情结束了。我们输了。我们走吧。”[127]

老近卫军在沙勒罗瓦-布鲁塞尔公路两侧组成两个方阵，掩护大军匆匆撤退。在佳姻庄以南约300英里处，珀蒂将军指挥第1掷弹兵团第1营结成方阵，拿破仑躲进该方阵中。[128]“全军极其混乱，”珀蒂回忆

道，“不管是步兵、骑兵还是炮兵，所有人都四散奔逃。”方阵稳步撤退时，皇帝命令珀蒂奏响振奋人心的鼓乐《掷弹兵》（*Grenadière*），以便集结“被逃命的人流困住”的近卫军。“敌军紧紧跟在后面，我们害怕他们突破方阵，只好向被追击的人开火……现在天几乎黑了。”[129]

在罗索姆以远某地，拿破仑、弗拉奥、科尔比诺、拿破仑的传令兵雅尔丹·艾内、一些军官、猎骑兵值勤中队离开方阵，沿主干道骑行而下。皇帝在勒卡尤换了马车，但他发现奔逃的士兵阻塞了热纳普的路，遂丢掉马车，骑马驰过四臂村和沙勒罗瓦。[130]据弗拉奥回忆，他们去沙勒罗瓦时遇上拥堵人潮，结果骑马比走路快不了多少。“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非常不安，但他本人没有露出丝毫害怕的迹象。”弗拉奥论及拿破仑道，“然而，疲惫和前几天的辛劳压垮了他，有好几次，他克制不住涌上来的睡意，要不是我撑着他，他就从马上栽下去了。”[131]清晨5点左右，一行人经过沙勒罗瓦。艾内记载道，皇帝“发现，右边的草坪上有个小火堆，那是一群士兵弄出来的。他在火边停下，烤火取暖，还对科尔比诺将军说，‘我亲爱的先生，我们干了件好事’”。甚至在那时，拿破仑也能开玩笑，不论他的笑话多么糟糕。据艾内回忆，“当时”，皇帝“变了很多，其脸色非常苍白，其神情相当憔悴。他喝了一小杯葡萄酒，吃了某侍从武官口袋里的一小块面包。过了一会儿，他上马，询问马匹能否疾驰”。[132]

在拿破仑战争中，博罗季诺会战是伤亡人数最高的单日战斗，滑铁卢会战仅次于它。法军有25000～31000人伤亡，另有很多人被俘。[133]威灵顿损失了17200人，布吕歇尔又损失了7200人。1815年，拿破仑麾下有64名高级将领，其中26人在那一年遇难或负伤。“不可思议的一天”，他后来如此评价滑铁卢会战。他承认，“自己并没有完全理解这场战斗”，并将战败归咎于“命运异数的组合”。[134]然而，真正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他和他的高级指挥官究竟主动犯了多少错误。会战前一天，他呆滞不动；他调派格鲁希时犯下战略错误；他未能协调进攻；拉艾圣

陷落后，他不肯利用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机会。看看利尼之战后拿破仑的表现，我们便会回想起近二十年前他征战意大利时那些更呆板的奥军敌将。滑铁卢会战中，威灵顿和布吕歇尔赢得当之无愧，不止如此，拿破仑也输得非常理所应当。

---

[1]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3

[2]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81

[3] AN 286 AP3 dossier 32

[4]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213

[5] 拿破仑像使唤之前所有的内政部长一样对待卡诺。“你会发现，”5月中旬，拿破仑论及列明军队部署的表格时道，“印出的报告漏掉了东比利牛斯省。”CN28 no.28198.

[6] BNF Micr D.71/86 *Le Moniteur* 21/3/1815

[7]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4

[8]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ｘｘｘｖ

[9] BNF Micr D.71/86

[10] ed. Schlumberger，Gustave，*Lettres du commandant Coudreux* 1908，p.245

[1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1696 p.20

[1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1711 p.29

[13] Gallaher，John，‘Davout and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p.7

[14]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1896 p.177

[15] SHD GR16/C21 and SHD GR 15.C/39

[1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87

[1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 21987 p.241

[18] 原文有误：圣西尔保持中立；奥热罗宣布效忠拿破仑，但是拿破仑未接受他。——译

者注

[19] Marshall-Cornwall，James，*Marshal Massena* 1965，p.259

[20] Jourquin，Jacques，*Dictionnaire des marechaux du Premier Empire* 1999，pp.70-71

[21] SHD GR6.YD/1，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420，Macirone，Francis，*Interesting Facts Relating to the Fall and Death of Joachim Murat* 1817，pp.146-8

[22] Chandler，David，*On the Napoleonic Wars* 1994，p.112

[23] ed. Stiegler，Gaston，*Récits de guerre et de foyer* 1894，p.307

[24]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p.116-17

[25]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118

[2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s.21813，21948 pp.102，214

[27] Mudford，William，*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Battle of Waterloo* 1817，p.193

[2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1761 p.66

[2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1876 p.162

[30]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p.73

[31] Charvet，P.E.，*A Literary History of France* vol.Ⅳ 1967，p.57

[32]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72

[33] 奥地利人监禁了拉斐特五年，1797年，拿破仑设法释放了他，但感激之刻早就过了。

[34] Beslay，Charles，*Mes souvenirs* 1873，p.50，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p.88，122-4，McPhee，Peter，*A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2004，p.88，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s.21743 and 21753 pp.51，60

[35]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1769 p.76

[36]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160

[37]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126

[3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1713 p.29

[39]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87

[40] ed. Palmstierna，C.-F.，*My Dearest Louise* 1955，p.226

[41]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18

[42]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18

[43] Bluche，Frédéric，*Le plébiscite des cent jours*（Geneva）1974，p.36 n.109，ed. Fontana，Biancamaria，*Benjamin Constant*：*Political Writings* 1988，pp.11-13，eds.Dwyer，Philip and McPhee，Peter，*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2002，p.199

[44] Daly，Gavin，*Inside Napoleonic France* 2001，p.257，ed. Rowe，Michael，*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Napoleonic Europe* 2003，p.29

[45]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150

[46] Emsley，Clive，*Napoleon*：*Conquest*，*Reform and Reorganisation* 2003，p.116，Daly，Gavin，*Inside Napoleonic France* 2001，p.258

[47] Alexander，Robert S.，*Bonapartism and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in France* 1991 *Napoleon* 2001，p.284

[48]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225

[49]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189

[50]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420

[51] 拿破仑很可能指科德鲁斯国王（King Codrus）。公元前1086年，特尔斐神谕（Delphic Oracle）预言到，只有雅典国王安然无恙，多利安人才会成功入侵。科德鲁斯遂唆使多利安人杀害自己。

[52] BNF Micr D.71/86，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1997 P.246

[53] *Le Moniteur* 2/6/1815

[54]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p.190-94，Williams，Helen Maria，*A Narrative of the Event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France* 1815，p.160

[55] Williams，Helen Maria，*A Narrative of the Event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France* 1815，p.166

[5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2030 p.265

[5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2030 p.265

[58] Thornton，Michael，*Napoleon after Waterloo*（Stanford，CA）1968，p.56

[5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1733 P.44

[60]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p.45-6

[6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2052 p.281

[62] Davies，Huw，*Wellington's Wars* 2011，p.226

[6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1999 p.249

[64] Houssaye，Henry，*Le dernier jour de Napoléon à la Malmaison* 1914 *1815* 3 vols.1917，Ⅲ p.48

[65] Chandler，David，*Campaigns of Napoleon* 1965，p.1040

[66] Muir，Rory，*Tac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Battl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98，p.147

[67] Hayman，Peter，*Soult：Napoleon's Maligned Marshal* 1990，p.227

[68] Field，Andrew，*Waterloo* 2012，p.29

[69]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88

[70] Gardner，Dorsey，*Quatre Bras*，*Ligny and Waterloo* 1882，p.127

[71] Macbride，Mackenzie，*With Napoleon at Waterloo*（Philadelphia）1911，p.182

[72]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117

[73] Field，Andrew，*Waterloo* 2012，p.31

[7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89

[75]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150

[76]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128

[77] Fantin des Odoards，Louis-Florimond，*Journal de Général Fantin des Odoards 1800-1830* 1895，p.431

[78] Albermarle，Earl of，*Fifty Years of My Life* 2 vols.1876，Ⅱ p.21，*Quarterly Review* July 1875 p.225，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308

[79]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797 p.862

[80] Adkin，Mark，*The Waterloo Companion* 2001，p.79

[81] Albermarle，Earl of，*Fifty Years of My Life* 2 vols.1876，Ⅱ p.23

[82] Pétiet，Général Baron Auguste，*Souvenirs militaires de l'histoire contemporaine* 1844，pp.195-6

[83]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125

[84]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120

[85] Forsyth，William，*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53，Ⅰ p.140

[86] Germain，Pierre，*Drouët d'Erlon* 1985，pp.175-6，Field，Andrew，*Waterloo* 2012，p.32，D'Erlon，Le Maréchal Drouet，Comte，*Vie militaire* 1844，p.96

[87] D'Erlon，Le Maréchal Drouet，Comte，*Vie militaire* 1844，pp.96-7

[88]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17

[89] D'Erlon，Le Maréchal Drouet，Comte，*Vie militaire* 1844，pp.96-7，ed. Maricourt，Baron André，*Mémoires du Général Noguès* 1922，p.270

[90] Field，Andrew，*Waterloo* 2012，p.33，Macbride，Mackenzie，*With Napoleon at Waterloo*（Philadelphia）1911，p.183

[91] Saint-Denis，Louis Étienne（Known as Ali），*Napoleon from the Tuileries to St Helena* 1922，p.113

[92] Mauduit，Hippolyte de，*Les derniers jours de la Grande Armée* 2 vols.1847-48，Ⅱ p.231

[93]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43

[94] 拿破仑就任第一执政后马上解散军中的气球侦察部队（aérostatier），事实证明这是个灾难性决策。如果他在滑铁卢用气球侦察，他能提前三个多小时发现普军来了。Chandler ed.，*Military Maxims*，pp.19-20.

[95] Gardner，Dorsey，*Quatre Bras*，*Ligny and Waterloo* 1882，p.37 n.18

[96] SHD GR15/C5/18 June 1815

[97] Hayman，Peter，*Soult*：*Napoleon's Maligned Marshal* 1990，p.228，Houssaye，Henry，*Le dernier jour de Napoléon à la Malmaison* 1914 *1815* 3 vols.1917，Ⅲ pp.244ff

[98] ed. Girod de l'Ain，Maurice，*Vie militaire du Général Foy* 1900，pp.278-9

[99] 今哈勒（Halle）。——译者注

[100] Macbride，Mackenzie，*With Napoleon at Waterloo*（Philadelphia）1911，p.183

[101] Gardner，Dorsey，*Quatre Bras*，*Ligny and Waterloo* 1882，p.222

[102] Adkin，Mark，*The Waterloo Companion* 2001，p.79

[103] Gardner，Dorsey，*Quatre Bras*，*Ligny and Waterloo* 1882，p.236 n.148，Albermarle，Earl of，*Fifty Years of My Life* 2 vols.1876，p.21，*Quarterly Review* July 1875 p.225

[104] SHD GR15/C5/18 June 1815，Houssaye，Henry，*Le dernier jour de Napoléon à la Malmaison* 1914 *1815* 3 vols.1917，Ⅲ pp.191-2，Hayman，Peter，*Soult*：*Napoleon's Maligned Marshal* 1990，p.230

[105] Field，Andrew，*Waterloo* 2012，p.43

[106] SHD GR15/C5/18 June 1815

[107] 今作"Buçaco"。——译者注

[108] ed. Jennings，Louis J.，*The Croker Papers*，3 vols.1885，Ⅰ p.340

[109] 战后，人们在威灵顿的战线上修筑了高141英尺的假山铁狮山（Lion Mound），所以今人几乎看不出阵线轮廓。

[110] Bonaparte，Jérộme，*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du Roi Jérome et de la Reine Catherine* vol.Ⅶ 1866，Ⅶ p.95，Boudon，Jacques-Olivier，*Le roi Jérộme* 2008，p.442

[111] ed. Levi，*Mémoires du Capitaine Duthilt* pp.391ff

[112] 埃尔隆之所以如此决策，可能是因为奈伊、埃尔隆、师长皮埃尔·德·比内·德·马尔科涅（Pierre de Binet de Marcognet）将军都在西班牙打过仗，他们知道，法军试图展开成横队时，英军便会集中火力攻击其侧翼，其常常能成功阻止变队。然而，让部队排成宽战线后，指挥很快就会失效，因为士兵离军官和军士太远了。Interview with John Lee，June 21，2013.

[113]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187

[114] Linck，Tony，*Napoleon's Generals*：*The Waterloo Campaign* 1993，p.62

[115] Davies，Huw，*Wellington's Wars* 2011，p.239

[116] Roberts，Andrew，*Waterloo* 2011，pp.126-8

[117]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126

[118]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p.126，129

[119]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129

[120]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89

[121] 后人推演滑铁卢会战时，法军经常取胜。扮演拿破仑者早早进攻，最多用一个师掩蔽乌古蒙，并派雷耶军剩余兵力支援埃尔隆的历史性进攻。埃尔隆军组成纵队，洛鲍军的两个师与其相伴，骑兵预备军提供密切援助。奈伊率骑兵冲锋时，步兵和炮兵支援他。早在普军到来之前，奈伊就冲垮了威灵顿的方阵。

[122] D'Erlon，Le Maréchal Drouet，Comte，*Vie militaire* 1844，pp.96-8

[123] ed. Brett-James，Antony，*The Hundred Days* 1964，p.139

[124] Ropes，John，*The Campaign of Waterloo*（New York）1892，p.337

[125] Levasseur，Octave，*Souvenirs militaires* 1914，pp.303-4

[126] Fuller，J.F.C.，*The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1970，p.204

[127] Williams，Helen Maria，*A Narrative of the Event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France* 1815，p.184

[128] 此地位于今维克托·雨果纪念碑（Victor Hugo monument）的正南方，与纪念碑同处道路一侧，其后拐弯处通往普朗斯努瓦。

[129] Smith，G.C.Moore，‘General Petit’s Account of the Waterloo Campaign’*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8 no.70 1903

[130] 普军少校冯·凯勒（von Keller）缴获了马车，他在车里找到拿破仑的帽子和佩剑，还发现一对手枪、一顶绿色天鹅绒帽子、一张铺着美利奴羊毛垫的钢床架、一副钻石冕、一件御用斗篷、好几盒钻石、一个银制大钟。今人可在伦敦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看到马车及车内的很多物品。

[131]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131

[132] Macbride，Mackenzie，*With Napoleon at Waterloo*（Philadelphia）1911，pp.184-5

[133]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539

[13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87，Lancesseur，Pierre de，*L’Enigme de Waterloo* 2012，p.146

第三十一章 圣赫勒拿

灵魂耗尽了肉体。

——拿破仑致玛丽·路易丝

他客居波斯平原中部，永远怀念故国。

——拿破仑论地米斯托克利

战后，拿破仑致信约瑟夫：

> 我们并未一败涂地。我估计，军队重新集结后尚有15万人，联盟派和国民自卫军可提供10万人（他们中适合战斗的人），团级兵站还能再出5万人。所以说，我可以投入30万名整装待发者对付敌人。我要用马车挽马拉炮。我会征募10万人，并收缴保王党与国民自卫军中不适合服役者的滑膛枪，从而武装他们。我将组织普遍征兵……碾压敌人，但人民必须帮助我，而非大声提建议，吵得我什么也听不见……奥军行军慢，普军害怕农民，不敢太上前。仍有时间挽救形势。[1]

拿破仑认为，如果他成功聚集格鲁希（格鲁希军脱身了，且毫发无损）、拉普、布吕内、絮歇、勒古布麾下所有兵力，并可攻击拉长的联军补给线，边境大要塞守军也坚守至解围，那么他或能赢得喘息机会。[2]经历了滑铁卢会战那样的溃败后，他还能认真思考这些事务，别的姑且不论，这说明他拥有非凡的意志力与持久的精力。苏尔特命令全体指挥官集中掉队者，去拉昂、拉费尔（La Fère）、马尔勒（Marle）、圣康坦（Saint-Quentin）、贝泰勒（Bethel）、韦尔维耶（Vervier）、苏瓦松、兰斯集结，未受损的各部队正驻守上述地区。[3]与此同时，热罗姆和莫朗也在菲利普维尔（Philippeville）与阿韦讷召集了部分军队。

拿破仑知道，为了战斗，他需要在波旁宫（Palais Bourbon）开会的议院支持自己，所以他迅速骑马赶往巴黎，甚至乘邮车，以图领先战败

的消息一步。皇帝一行途经罗克鲁瓦（Rocroi），在当地旅馆吃晚饭，老板不接征收单，非要他们付300法郎现金。如果说拿破仑的权威衰退了，这无疑是征兆之一。[4]6月21日（周三）早上7点，拿破仑到达爱丽舍宫，他召集家人和大臣，并且泡澡，他已经好几天没洗过澡了。埃及战局和莫斯科会战后，拿破仑也曾径直奔回巴黎，但这一次，他的回归显得有些绝望。就连约翰·卡姆·霍布豪斯也发现，自己的英雄“急躁慌张，完全无法为他开脱”。他迅速返回，却只鼓励了敌人，尽管两个多星期前，他们还在五月广场仪式上庄重宣誓忠于他。[5]

6月18日，巴黎的101门加农炮轰鸣，宣告利尼胜绩。官方称，法军在利尼击败了威灵顿和布吕歇尔，但此后一直没有公报，于是巴黎人开始担心。拿破仑打算一回来就“带着战场尘埃”（一位支持者的说法）去波旁宫，呼吁立法机关爱国。[6]康巴塞雷斯、卡诺、马雷匆匆应召而来，他们都支持此念，庭院中，他的马车也准备好了。可是大部分大臣认为，考虑到议员情绪狂热，去见他们太危险了。[7]于是皇帝没去议院，而是送去一封信，声称自己已返回巴黎，“与我的大臣们商谈拯救国民的措施”。[8]他日后悔恨没有亲自去：“我可以打动他们、领导他们，我的口才能鼓舞他们。我会砍掉郎瑞奈、拉斐特和另外十个人的脑袋……我得说，我不敢去。”[9]

拿破仑也没获得支持。拉斐特迅速填补了权力真空，在上下两院中各挑五人行使大臣权责，此举实际上是议会政变。[10]勒尼奥·德·圣-让·丹热利和吕西安力图阻止议员这样做，但拉斐特谴责拿破仑时能言善辩，令人信服。吕西安指责拉斐特背叛，他回答：“我们跟着你哥哥去了埃及沙漠，去了俄国荒原。法国人的尸骨散落各地，见证了我们的忠诚。”[11]当日，部队开始进入首都，士兵没有武器，情绪低迷，他们“一边走，一边逢人就说一切都完了”。[12]

6月21日，拿破仑撰写公报，辩称滑铁卢会战就要赢了，这时，“邪

恶的罪人”（malveillants）喊道，“谁来救救我们”，所以“一瞬间后，全军只剩一片混乱”。公报结尾写道：“这就是圣让山会战的问题，它为法军赢来荣誉，但如此致命。”[13]少数人相信他，但他三次使用词语“致命”（funeste），巴黎人便确信这是一场灾难，眼下，这对他保住君位的机会来说也是致命的。当晚，拿破仑可能又想服毒。1818年，皇帝的药剂师卡代·德·加西古告诉蒂埃博将军，1815年6月21日，他奉召来爱丽舍宫。原来拿破仑像上年一样服毒了，但接着又改变主意。加西古吓坏了，设法给他催吐，然后开了一些药液。[14]虽然没有其他证言，但加西古很可能说了实话。

次日中午，就连最忠实的大臣——拉瓦莱特、萨瓦里、科兰古——也主张道，退位不可避免，于是拿破仑再度逊位。“如同他在战场上行使特有组织力时常做的那样，他迅速下定决心”，口述一份文件。[15]此文开头写道：

> 法兰西人民！凭借集中起来的一切努力与意愿，凭借所有国家机关的支持，我发动了旨在维持国家独立的战争。我有理由期盼胜利，凡是反对我的盟国宣言，我一概勇敢面对。情况看来有变。我牺牲自己来弭平法国之敌的仇恨……我的政治生涯结束了，我宣布我的儿子继承法兰西皇位，并使用帝号拿破仑二世。现任大臣将组成临时政府委员会。我传给儿子的利益驱使我邀请议院立刻依法建立摄政制度。为了拯救公众、维持国家独立，必须团结一切。[16]

拿破仑仍然盼望立法机关任命他为法军总司令，派他对付进犯的联军，但他也对拉瓦莱特说，要是即将成立的临时政府不需要自己效力，他就想去美国当一个安静的平民。[17]美英战争打了三年，两国刚刚媾和，所以说，如果他能去美国，美国政府八成会允许他在本国隐居。据拉瓦莱特记载，拿破仑退位后，“那一整天，他一直保持冷静。他建议军队去某些位置，也提出未来与敌议和（时）采用何种方式”。[18]

临时政府感激地接受退位声明，并做出如下人事安排：麦克唐纳就任法军总司令；拉斐特出任国民自卫军司令，乌迪诺任其副司令；卡诺

获准保留旧职，继续担任内政部长。6月24日，富歇成为临时政府主席。塔列朗四任外交部长。[19]《帝国日报》（*Journal de l'Empire*）宣布，“拿破仑·波拿巴”已去马尔迈松。如果波拿巴派首要报纸都不用帝号，那么他肯定确已告败，因此，称呼的改变令民众大为震动。然而，有些人赤胆忠心，仍然坚持战斗。滑铁卢会战过去八天后，莱茵军团上校保罗-亚历克西斯·德·梅尼（Paul-Alexis de Menil）男爵率第37战列步兵团在塞尔茨森林（Seltz Forest）作战。直到8月和9月，吉韦、沙勒蒙（Charlemont）、隆维（Longwy）、梅济耶尔、沙勒维尔（Charleville）、蒙梅迪（Montmédy）等城镇才投降。

这是拿破仑最后一次离开巴黎。临行前夕，他和维旺·德农告别，对方不安又激动。他把手放在德农的肩膀上，说：“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要多愁善感，在这种危机中，人要冷静（sang froid）行事。”[20]德农记述埃及和埃及战局，设计铜制纪念章，鼓励帝国艺术风格，并管理卢浮宫，他对波拿巴主义中文化层面的贡献仅次于拿破仑本人。拿破仑倒台后，军队之外的很多杰出人士都感到遗憾，德农是其中之一。

换一个没那么自信的人，逃跑路线或许就规划好了。6月25日，拿破仑携奥尔唐斯、贝特朗、马雷从巴黎去马尔迈松，7月15日，他向英军投降。在6月25日到7月15日之间，他完全一反常态，举棋不定。联军和波旁王室正接近巴黎，准备再度复辟波旁王朝，普军派骑兵巡逻队去更远处，于是拿破仑的选择余地开始变窄。他待在马尔迈松，向临时政府申请去美国的通行证，并请求政府拨两艘巡航舰，从罗什福尔送他去美国。[21]此举荒唐可笑。皇家海军74炮军舰“柏勒洛丰号”（Bellerophon）正封锁罗什福尔港，不管是富歇的政府还是谁给他签发通行证，皇家海军都会统统不认。[22]6月26日，拿破仑在马尔迈松接见瓦莱夫斯卡，与她道别。

29日，富歇的特使德克雷与布莱·德·拉默尔特告诉拿破仑，政府

把“萨勒号”（Saale）与“美杜莎号”（Méduse）这两艘巡航舰拨给他使用，而且普军正在接近，所以他需要离开马尔迈松。他去了约瑟芬过世时住的房间，最后一次同母亲和奥尔唐斯告别，除此以外，他再未逗留。下午5点30分，他和贝特朗、萨瓦里离开马尔迈松。拿破仑的首席厨师费迪南（Ferdinand）决定不走，因为他去厄尔巴岛后没拿到说好的报酬。“要是我去了美国，”拿破仑后来沉思道，“或许我们能建立一个国家。”[23]7月2日，他到达德塞夫勒省（Deux-Sèvres）的尼奥尔，但他还没打定主意。同行者意见不一，有人认为他应当去奥尔良找军队，也有人提出，一艘美国商船停泊在海岸线外8英里处，他应该设法偷渡上船。[24]

拿破仑不但没有听取建议，反而住进罗什福尔海军军区司令部。他在那待了十二天，研究如何让“萨勒号”、“美杜莎号”、一艘20炮轻型巡航舰以及一艘双桅船躲过“柏勒洛丰号”。“美杜莎号”上的海军上校菲利贝尔（Philibert）不肯参与任何进攻，两名年轻的海军军官——让蒂（Genty）上尉与多雷（Doret）少尉——便毛遂自荐，提议用小帆船送拿破仑横渡大西洋。让蒂和多雷违规了，结果被法国海军部除名，直到19世纪30年代波旁王朝垮台，他们才返回军队。[25]

7月5日，约瑟夫到达罗什福尔。他慷慨地提出和弟弟换身份，因为他们相貌相仿。[26]拿破仑没有抓住时机，又犹豫了。三天后，波旁王朝正式重掌权力，于是他失去了巡航舰的控制权。此时，海军将领亨利·霍瑟姆（Henry Hotham）爵士已派莱萨布勒（Les Sables）的皇家海军舰艇去吉伦特（Gironde）搜寻他。拿破仑也拒绝了数个别的冒险机会，如趁夜乘一艘丹麦船脱身。9日，他在艾克斯岛（Île d’Aix）检阅部队，当地民众向他欢呼，但他睡在“萨勒号”上，该船停在“柏勒洛丰号”附近。

按照拿破仑的命令，7月10日，萨瓦里和侍从拉斯卡斯侯爵登上“柏

勒洛丰号”，同船上的38岁海军上校弗雷德里克·梅特兰（Frederick Maitland）商议他的投降条款。拿破仑得躲开波旁势力（7月12日，罗什福尔升起波旁旗帜）和普军，因为他们会处决他。他后来说：“知道了奥皇对付自己的方式后，他根本无法接受其好意。”[27]7月14日，协商重启，谈判人为拉斯卡斯与夏尔·拉勒芒（Charles Lallemand）将军，后者曾在滑铁卢会战中指挥猎骑兵。梅特兰声称，拿破仑将在英格兰享受良好待遇，当地天气比他想的更好。[28]拿破仑以为这意味着他是英国的客人，将受该国庇护，不会沦为战俘。然而，这个海军军官无权缔结正式协议，如此解释他随口说出的话堪称荒唐。事实上，梅特兰言明他仅仅有权保证拿破仑安全抵达英国水域。[29]甚至在此时，拿破仑仍可采纳约瑟夫的建议，走陆路去更偏南的港口，等他到吉伦特后，事情或许仍有转机。可他没有那样做，而是在6月13日同哥哥告别。拿破仑曾从科西嘉、埃及、厄尔巴起航，但比起这类冒险的航行，如今他更喜欢尊严和一定程度的安全。

14日午夜左右，拿破仑致信摄政王。“王子殿下，”信件开头写道，“我暴露在分裂我国的党派和欧洲诸国的敌意前，已然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并像地米斯托克利一样来到英国人民身边。我愿意接受英国法律的保护，请求殿下您给予我这一权利，您是我最强大、最恒定、最慷慨的敌人。”[30]这一回，拿破仑所受的古典教育失效了，因为雅典名将地米斯托克利实际上和波斯人一同对付他的雅典同胞，但拿破仑根本没有这类念头。不过，用“恒定”评价英国倒是没错。光是1815年，英国就资助了至少30个欧洲国家，上至最大国度（普鲁士得210万英镑，俄国得200万英镑，奥地利得160万英镑），下至西西里（该国得33333英镑）。[31]奥法之战、普法之战、俄法之战分别长达108个月、58个月、55个月，但在1793～1815年，英法之战总计长达242个月。二十年来，皇家海军封锁法国，在特拉法尔加葬送法军作战舰队。1808～1814年，英军征战伊比利亚半岛，这六年中，威灵顿不曾离开一天。英军还发动1801年埃及远征、1806年卡拉布里亚远征（英军赢得马伊达之战）、

1807年哥本哈根远征、1809年瓦尔赫伦远征（一次灾难性的远征）、1814年贝亨奥普佐姆（Bergen op Zoom）远征（该地位于荷兰，这次远征也失败了）。蒂尔西特会议之后，欧洲大部分地区（除了葡萄牙和西西里）都和拿破仑达成妥协，即便如此，英国仍然保留反抗其霸权的火焰。

拿破仑召集顾问开会，说："我不认识摄政王，但根据我对他的所闻，我便不禁仰赖他的高尚人格。"[32]这回拿破仑的信息也是错误的，因为摄政王是所有英国君主中最卑鄙的人之一。1830年，乔治四世去世，《泰晤士报》如此报道："已故国王是同胞们最不愿惋惜的死者。谁会为他流泪？哪颗没被金钱收买的心脏会悲伤地搏动？……假如说国王曾有朋友、来自任何阶层的忠实朋友，我们就要反驳，因为我们从未听说他或她的名字。"[33]摄政王只会宽待其裁缝、装饰设计师、情妇，恳求的皇帝拿不出任何他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没收到任何回信。吕西安曾在伍斯特郡过着文雅的软禁生活，拿破仑可能盼着能像弟弟一样，抑或住进他在厄尔巴岛上接见的辉格党贵族的乡间住宅。

1815年7月15日（周六）早上8点，拿破仑登上"柏勒洛丰号"，向梅特兰上校投降。联络官贝克（Beker）将军负责他和临时政府的联系，于是他允许贝克不随行，以免任何人指控对方把他出卖给英国人，此乃得体之举。[34]贴身男仆马尔尚回忆道，"每个人都流露出最深切的悲痛，英军快艇接皇帝上船时"，对岸的军官和水手中响起"最令人心碎的呼号'皇帝万岁！'"，直到他抵达"柏勒洛丰号"。[35]有人绝望地踩帽子。拿破仑登上"柏勒洛丰号"后，海军立正，水手操纵桅杆，但没有人向他鸣炮致敬，因为还要等好一阵子才到皇家海军条例规定的白日开炮时间。拿破仑一边脱帽，一边对梅特兰说了第一句话："我登上你的船，将自己置于英国法律的保护之下。"[36]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终于结束了。

梅特兰把自己的舰长室让给拿破仑。他返回甲板后，上校带他参观船只。拿破仑问梅特兰是否觉得自己有机会逃走，但英军上校让他确信，“柏勒洛丰号”74炮战列舰抵得过三艘巡航舰，所以逃跑困难“重重”。[37]两人在船上走动，拿破仑轻拍一位见习船员的头，友善地揪他耳朵，还向他询问水手长、船员、他自己的职责。另一位见习船员乔治·霍姆（George Home）说，拿破仑“看上去相当自在，他就像乘坐自己的御用游艇轻松旅行一样，完全把这里当家了”。[38]他很快赢得船上所有人的心。一名军官写道：“他的牙齿很整齐，像象牙一样白，我从未在任何人脸上见到如此有魅力的嘴唇。”梅特兰自己也承认：

> 我替他惋惜，与此同时，或许我还遗憾地想，他拥有那么多迷人特质，享有如此非凡的地位，却沦落到我见他时的境地。一个英军军官竟偏爱给祖国带来那么多灾难的人，这种事看上去令人惊讶，但他非常擅长取悦他人，以至于像我一样和他同桌共处近一个月的人大都怀着这种惋惜与遗憾。[39]

在前往英国的航程中，拿破仑“没有消沉低落”，他享受了对待国家元首的正式尊贵待遇。他投降后没多久，霍瑟姆（Hotham）将军上船。拿破仑给梅特兰和霍瑟姆看其流动图书馆以及宽30英寸的行军床。他用磕磕巴巴、别人几乎听不懂的英语问了许多问题，并且说，如果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还活着，“事情绝不会到如此地步”。[40]在次日晚餐时，他拍了拍梅特兰的头，说：“要不是你们英国佬，我就成了东方皇帝；但只要有一片水域能行船，你们一定会去那挡我们的道。”[41]

对英国来说，如何处置战俘是个棘手的问题。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后建立百日王朝，结果各方死伤总人数几乎达到10万人。不能再冒此景重现的风险了。[42]7月20日，利物浦勋爵致信身在维也纳的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告知对方英国内阁的意见：

> 我们的想法十分坚决，不会答应把他囚禁在我们的国家。他可能引发非常好的法律意见，那将特别尴尬……他能立刻诱发好奇心，接下来几个月，或许他还会招来同情。只要他在英国，确切地说，只要他在欧洲的任何角落，他就会促使法国保持一定程度的骚乱……在这个世界上，圣赫勒拿岛最能算得上为此人打造的监狱……当地状

> 态格外良好，只有一处……可容船舰抛锚，我们也能排除一切中立国船只……待在离欧洲那么远的那种地方，人根本没法搞阴谋。在他严重脱离欧洲世界之后，人们也会马上忘了他。[43]

拿破仑在军政生涯中说过一些过于乐观的话，但其敌人亦然。

7月23日，拿破仑最后一次见到法国，他“多次忧郁地”看着“海岸线”，但几乎没说什么。[44]次日，“柏勒洛丰号”停在英国南部海岸的托贝（Torbay），游客们立刻按捺不住“对他的好奇心”，有人甚至从格拉斯哥（Glasgow）那么远的地方赶来，只为瞅他一眼。事实上，“柏勒洛丰号”被迫派其小船环绕自己，阻止游人过来。拿破仑走上甲板，在跳板上与钢窗边露面，从而取悦公众，还说托贝令他想起费拉约港。梅特兰指出，拿破仑“只要看到衣着考究的女人，就会向她们脱帽鞠躬”。[45]

27日在普利茅斯（Plymouth），拿破仑享受的名人待遇甚至更胜一筹。三天后，梅特兰估计，多达1000艘游船围着“柏勒洛丰号”，平均每艘船载客8人。与此同时，拿破仑“常常在沙发上睡着，这两三年间，他变得非常懒散了”。梅特兰和他的交情只有十二天，所以这是句奇怪的评价。[46]然而，7月31日那天，宜人的过渡状态结束了。当日，海军将领基思勋爵以及战争次长亨利·邦伯里（Henry Bunbury）爵士登上“柏勒洛丰号”。他们称呼拿破仑为“波拿巴将军”，并且告诉他，他命中注定要去圣赫勒拿岛。就这一点而言，之前他阅读英国报纸时已获知警告。基思和邦伯里还说，他能带3个军官、12个家仆，但不能带走萨瓦里和拉勒芒将军。萨瓦里和拉勒芒将去马耳他岛服刑，因为前者谋杀昂吉安公爵，后者背叛波旁王朝。

拿破仑答复基思（他的话或是高卢式宏大气魄，或是荒唐做作，视读者诸君心意而定），声称“自己宁愿血染‘柏勒洛丰号’甲板”也不去圣赫勒拿岛，英国政府的决策“将给未来的英国历史蒙上一层阴云”。[47]他补充道，圣赫勒拿岛的气候会让他在三个月内丧生。基思和邦伯里走

后，拿破仑对梅特兰说：“这比帖木儿的铁笼子还糟。我情愿落入波旁王朝手中。除了其他羞辱……他们还叫我将军，真不如叫我大主教。”[48]一些随员脑子更发热，他们赞同他的看法，认为死在圣赫勒拿岛上“非常可耻！”，“不如为保卫自己而死，或是点燃弹药库”。贝特朗的英籍妻子范妮（Fanny）歇斯底里，忧郁消沉，当晚，她试图跳下舷窗。蒙托隆将军在窗边拽回范妮，阻止了她投海自沉。[49]

拿破仑又给摄政王寄去一封信，抗议道：“我不是战俘，我是英国的客人。”尽管如此，8月7日左右，他转到80炮皇家海军军舰“诺森伯兰号”（Northumberland）上，乘坐这艘船前往4400英里之外的圣赫勒拿岛，其舰长是海军少将乔治·科伯恩（George Cockburn，上一年，此人和其他指挥官一道烧毁了华盛顿）。[50]拿破仑的随员有26人，他们愿意追随他去地球另一端。另有不少人申请陪他去，如妹妹波利娜和梅纳瓦尔，但英国政府不允许。随员如下：亨利·贝特朗将军，他那明显不情愿的妻子，他们的3个孩子；蒙托隆，他的漂亮妻子阿尔比娜，他们的3岁儿子特里斯坦（Tristan）；埃马纽埃尔·德·拉斯卡斯（Emmanuel de Las Cases）侯爵（他谙熟文秘技能，能讲一口流利英语，不过他假装说不好英文）及其子（13岁）；加斯帕尔·古尔戈将军；贴身男仆马尔尚与诺韦拉（Noverraz）；贴身男仆/警卫“马穆鲁克阿里”；马夫兼车夫阿尔尚博（Archambault）兄弟，两人分别叫阿希尔（Achille）与约瑟夫（Joseph）；脚夫真蒂利尼（Gentilini）；御膳总管弗兰切斯基·奇普里亚尼（Franceschi Cipriani）；司酒官兼糕点师皮埃龙（Piéron）；厨师勒帕日（Le Page）；科西嘉籍门房兼理发师圣蒂尼（Santini）；灯夫兼玩具制作人鲁索（Rousseau）。蒙托隆和贝特朗也带了4个仆人。[51]拿破仑的医生路易·曼戈（Louis Maingault）不肯同去，于是“柏勒洛丰号”的军医、爱尔兰人巴里·奥马拉替他去。除了拿破仑，所有人的佩剑都被收走。科伯恩还没收了4000枚金拿破仑，他留给他们的钱只比玩牌用的零花钱多一点。[52]（不管怎么说，有8个随员的藏钱腰带没被发现。他们一共藏匿了25万法郎，在圣赫勒拿岛上，这笔钱相当于5000英

镑。[53]）

在“诺森伯兰号”上的第一夜，前皇帝和船上英军军官玩21点，输了七八枚拿破仑。正如某人回忆时所言，他“心情非常好，和所有人聊天”，“晚餐时，他大吃大喝，几乎尝了每一道菜。他称赞一切，看起来非常安于他的命运”。[54]虽然拿破仑捞不到任何好处，但在十周的航程中，他至少在晕船不“厉害”时彰显了魅力：他询问驻印度英军的状态和特性，断言自己一直盼着格鲁希来滑铁卢；他宣称沙皇亚历山大“比欧洲其他君主更活跃、更聪明，但此人极其虚伪”；他声称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815年私下承诺不与他交战；他向船上牧师询问英国国教；8月23日，军舰驶过马德拉岛（Madeira），他便问英国驻马德拉总领事该岛的出产、海拔与人口。此外，拿破仑谈论夺取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的计划，预言贝纳多特在瑞典待不下去，管德塞叫“他所知的最好将军”。他还否认曾与女演员圣奥班（Saint-Aubin）风流：“和最漂亮的女人做爱最难。”[55]

航程中，拿破仑的日程安排大都如下。上午10～11点，他起床，在卧室吃早餐（肉和葡萄酒），然后一直待在那儿。下午3点，他穿好衣服，在甲板上走短短一段路，接着和蒙托隆下棋（蒙托隆一般故意下输），直到5点时晚饭开动。据科伯恩记载，晚餐桌上，拿破仑“大快朵颐，很少说话。他喜欢精加工过的各种肉类，从来不碰蔬菜”。[56]饭后，他和科伯恩在甲板上走九十分钟。晚上8～10点，他玩牌，随后就寝。拿破仑上英语课，抱怨天热，在甲板上冒雨散步，而且长胖了。他也同古尔戈解数学题，开平方根和立方根。8月15日，他提到先前的生日，“噢，多么不同啊！”直到晚上11点30分，他才上床休息。[57]同日，玛丽·路易丝致信弗朗茨皇帝，谈论自己的丈夫：

> 我希望他得到友善宽厚的待遇，亲爱的爸爸，我恳求您确保这一点……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他的命运操劳。他没有让我不高兴，而是让我的生活变得淡漠冷静（ruhige Indifferenz），我欠他的情。[58]

拿破仑想看特内里费岛（Tenerife）的山峰，科伯恩乐于助人，遂修改航线，驶过加那利群岛（Canarias）的戈梅拉岛（Gomera）和拉帕尔马岛（La Palma）之间。9月23日，“诺森伯兰号”穿过赤道，前皇帝下令将100枚拿破仑扔出船舷外，把它们送给海神涅普顿。贝特朗认为扔得太多，科伯恩则说，他觉得涅普顿拿到5枚就高兴了。[59]下一周，拿破仑谈到滑铁卢会战时道，“啊，要能再来一遍就好了！”此后五年，他常常会说“再来一遍”。

10月14日（周六），拿破仑一行的目的地终于映入眼帘。火山岩小岛圣赫勒拿岛仅仅占地85平方英里，其周长只有28英里。圣赫勒拿距安哥拉（Angola）1150英里，距巴西2000多英里，距最近的陆地阿森松岛（Ascension Island）也有700英里，它号称“最远离世上一切地方之地”。[60]17世纪中期至1834年，大英帝国把这块位置极偏远、名声极暗淡的微小领土当作补水站，供来往印度的船只使用。1815年，圣赫勒拿岛上有3395名欧洲人、218名黑奴、489名中国人、116名马来人。[61]圣赫勒拿岛管理者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同意支付监禁拿破仑的费用。

若走水路去圣赫勒拿岛上的唯一城镇詹姆斯敦（Jamestown），便可看到一幅壮观画面：600英尺高的黑色悬崖在小港口两侧陡然升起，令人望而生畏。10月15日，拿破仑靠着马尔尚的肩头，透过他在奥斯特利茨所用的望远镜观察小岛。“这个地方无趣，”他说，“我情愿留在埃及。”[62]两艘皇家海军巡航舰一直在圣赫勒拿岛巡逻，岛上亦有很多彼此联络的信号站，只要任何方向有船来，信号站都能发现它。所以，拿破仑一定知道，他会葬身于此。

10月17日，圣赫勒拿岛盛行的东南风猛烈地刮过。拿破仑下船，他被带往亡林高原（Deadwood Plateau）上的长林（Longwood），在那稍事停留。长林已经布置好了，可供他居住。[63]这座房子原是小岛总督

的住宅，但它高出海平面1500英尺，导致它在和煦的热带小岛上自成与众不同的小气候区，所以一年之中，总督只在长林住三个月。圣赫勒拿岛上的英军军官言之凿凿，称小岛“或许”拥有“世上最温和、最有益健康”的气候。1805年，威灵顿从印度回国时途经圣赫勒拿岛，他写道：“据我生平所见，当地气候显然最有利于健康。”[64]可是这些访客大都待在詹姆斯敦城中或其周边地区。相形之下，每年有300多天，长林云遮雾罩。[65]当地湿度一般是74%，但非常容易达到100%。因此，所有东西虽湿得不严重，但一直不干，就连墙纸也不例外。树木被风压弯，全长了苔藓。拿破仑的扑克牌得在烤炉里加热，以防它们粘在一起。

长林也闹白蚁、老鼠、蠓虫、蚊子和蟑螂。今天，前句列出的最后三害仍在该地肆虐（尽管长林住客、法国名誉领事米歇尔·当夸纳-马蒂诺精心地修复并维护住宅）。夏季，即9月至次年2月，长林气候一直湿冷，这意味着拿破仑与其随员总是患上支气管炎、黏膜炎、咽喉炎。然而，除了3英里外的总督府，只有长林又大又偏僻，足以安置前皇帝及其廷臣与仆役班子，而且高原上的长林引人注目，因此附近的亡林营房看守它时更方便。长林旗语通信站向总督汇报拿破仑在做什么，所报事项有六种，上至“波拿巴将军一切安好”，下至“波拿巴将军不见了”。[66]

人们花了七周时间翻新并扩建长林，在此期间，拿破仑住进比长林更靠近詹姆斯敦的漂亮平房荆园（The Briars）。他和东印度公司总经理威廉·巴尔科姆（William Balcombe）一家共处，分到一个房间与花园里的一座阁楼。[67]荆园的七周成了他在圣赫勒拿岛上度过的最快乐时光，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和巴尔科姆之女贝琪建立了纯洁又迷人、令人不可思议的友谊。巴尔科姆家有4个孩子存活下来，贝琪在他们中排行第二，她现年14岁，生气勃勃。她说法语时可能不讲究语法，但别人能听懂，而拿破仑像长辈一样宠爱她。贝琪说，一开始，她所受教导告诉她，拿破仑是“巨大的食人魔或巨人，他的额头中心长了一只燃烧的大

眼睛，他用嘴里伸出的长长獠牙把小女孩咬成碎片，然后吞噬她们”[68]，但她立马就喜欢上他了。“画布无法表现拿破仑的微笑和眼神，这些是他的首要魅力，”她后来写道，“他的深棕色头发像小孩的发丝一样柔顺丝滑。事实上，他的头发对男人来说太顺滑了，因为它非常软，以至于显得稀薄。”[69]

拿破仑拿欧洲各国首都考贝琪，两人的友谊随之开始。他问俄国首都是哪座城市，她回答：“现在是圣彼得堡，以前是莫斯科。”于是“他突然转身，其锐利目光全盯着我的脸，然后他严厉地问，‘谁烧了莫斯科？’”。她吓得目瞪口呆，直到他忍俊不禁：“是是是。你非常清楚是我烧的！”少女纠正他：“先生，我想是俄国人烧的，他们要赶走法国人。”[70]拿破仑大笑，于是他和“贝琪小姐”（Mademoiselle Betsee[71]）、“小猴子”（lettle monkee[72]）、“娃儿”（bambina）、“小迷糊”成了朋友。他们一起唱歌，并且一边哼着跑调的“亨利四世万岁”（Vive Henri Quatre）一边在房间里齐步走。“我从没见过谁比拿破仑更能忍耐小鬼的肆意胡闹，”贝琪回忆道，“每逢开心事或快乐事，他似乎都像小孩一样高兴。我经常严重挑战他的耐性，但我从未见他失态，也从未见他变回他那地位或年纪的样儿。”[73]

拿破仑和巴尔科姆一家同住，他下棋、打桌球、玩惠斯特牌（和贝琪玩，赌注是水果糖）、“抢位置”（儿童游戏）、捉迷藏、打手枪、传播岛上闲言。很多时候，他泡热水澡，看云朵从长林飘落，在日落后“听成千上万只蟋蟀鸣叫”，还驾着他的爱尔兰旅游马车疾驰在为数不多但险峻陡峭的小岛公路上。拿破仑卸下职责，充分享受轻松生活，几近返老还童。贝琪的弟弟亚历山大（Alexander）叫他波尼（Boney，意为“瘦骨嶙峋”），这是英国人给他起的绰号，但他不懂他们在影射什么，特别是拉斯卡斯解释了绰号的字面意义后。拿破仑指出：“我一点也不瘦。”这一点已然再明显不过。[74]

拿破仑告诉贝琪，玛丽·路易丝“和蔼可亲，是出色的贤妻”。他还说，“如果她获准随他来圣赫勒拿岛，她会来”，此言不像前句那么可信。他还称赞波利娜、乔治小姐、阿尔比娜·德·蒙托隆（Albine de Montholon）的美貌。贝琪称，阿尔比娜“身材高挑优雅，故而为人称道”。在去圣赫勒拿岛途中，阿尔比娜怀孕了，孩子受洗时得名拿破仑-玛丽-埃莱娜（Napoléone-Marie-Hélène），但其生父据信不是拿破仑。然而，阿尔比娜后来成了拿破仑的最后一个情妇。[75]贝特朗夫人、古尔戈等人都如此认为，因为她的房间在他的食品储藏室对面。事实上，贝特朗夫人嫉妒阿尔比娜，哪怕她自己曾拒绝了拿破仑的勾引。[76]阿尔比娜看起来非常理解拿破仑。“他的火焰需要燃料，耗尽了他和他身边的人。”她日后写道。1818年1月26日，阿尔比娜又诞下一女约瑟芬-拿破仑（Joséphine-Napoléone），她很可能是拿破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私生孩子。可是阿尔比娜返回欧洲后，1819年9月30日，约瑟芬-拿破仑在布鲁塞尔佳景庄（Hôtel Belle-Vue）夭折。［阿尔比娜之所以离开，要么是出于她所谓的“健康原因”，要么是因为她想逃离圣赫勒拿岛，以便继续和巴兹尔·杰克逊（Basil Jackson）少校欢好。圣赫勒拿岛总督副官杰克逊曾是滑铁卢的老兵。阿尔比娜离岛后过了一周，杰克逊跟着她去了布鲁塞尔。］[77]

一些当代作者认为，这种三角关系（ménage-à-trois，如果算上杰克逊，也能说是四角）意味着蒙托隆恨拿破仑，但事情不一定是这样。在法国贵族界，这是常见的安排。拿破仑已经睡过马雷和国家参政迪沙泰尔两人的妻子、沙普塔尔的情妇、波利娜的侍读女郎，可见他的宫廷显然承认初夜权（droit de seigneur）理念。阿尔比娜回欧洲后，俯首帖耳的蒙托隆留在圣赫勒拿岛，终其一生，他都是首要的波拿巴分子。1840年，拿破仑的侄子政变未遂，蒙托隆也参与了此事，结果坐了七年牢。假如蒙托隆痛恨拿破仑，他很可能不会做出这些事。

1815年12月10日，拿破仑搬入长林，心情沉重。贝特朗住在附近的

哈特门（Hutt’s Gate），其房子是一座木屋。贝特朗告诉拿破仑，他的“新宫殿”准备好了，他回答：“别叫它我的宫殿，叫它我的坟墓。”[78]长林包括桌球室（因为东印度公司有大量绿油漆，桌球室墙壁绿得刺眼，令人震惊）、客厅、餐厅、图书馆、仆役宿处以及蒙托隆一家的卧室。英国政府坚称，拿破仑只享有“退役将军”的地位，它害怕得罪波旁王朝，所以拿破仑绝不能被称为皇帝（哪怕乔治三世治下的前四十二年中，英国国王根据中世纪的权利，在头衔中正式写入“法兰西国王”）。[79]于是英国人常常叫他先生、“阁下”或“波拿巴将军”。一份请柬送至长林，邀请“波拿巴将军”参加舞会，拿破仑俏皮地说：“把这张卡片送给收件人，我在金字塔和塔博尔山最后一次听人说起他。”[80]

战争大臣巴瑟斯特勋爵不准拿破仑看报纸，他的理由是保障国家安全，但消息仍然渗透进长林。[81]拿破仑听闻约瑟夫成功逃脱抓捕，如今住在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博登敦（Bordentown），于是“思索了一阵子”（他无疑在想，假如自己采纳替身策略会怎样），“然后说感到满意”。[82]1815年8月19日，波旁王朝实施骇人暴行，枪决拉贝杜瓦耶将军。拿破仑哀悼拉贝杜瓦耶之死，但波旁王朝枪毙奈伊元帅之事传来后，他的反应却丢人现眼。拿破仑对古尔戈说：“奈伊应有此下场。他在战场上是无价的，所以我为他惋惜，但他太冲动、太愚蠢，除了打仗干不了别的事。”[83]拿破仑后来说，1814年时奈伊在枫丹白露宫背叛了他，这些话解释了他的怒火。[84]

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在卡拉布里亚处决缪拉，起初，拿破仑的反应和他对奈伊的并无不同：“缪拉应有此下场。”不过前皇帝继续反思，说：“这都是我的错。我应该让他一直当元帅，根本不该封他为贝格大公，更不用说那不勒斯国王。他昏了头。他野心包天。”[85]为防别人认为此言虚伪，拿破仑补充道：“我一步步崛起，但缪拉想一步登天。”拉瓦莱特被关进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Conciergerie prison），他将因叛国罪被处决，其妻（此前，拿破仑认为她是个“小傻瓜”）却和他调包，让

他穿她的衣服逃走。拉瓦莱特脱身一事轰动巴黎，拿破仑听闻后心生敬佩。[86]（向来“宽大”的波旁王朝监禁了拉瓦莱特夫人，直到她发疯。）1816年，玛丽·瓦莱夫斯卡嫁给波拿巴分子奥尔纳诺（Ornano）公爵，拿破仑听说后声称自己“欣慰”。前皇帝说，他一度每月给她1万法郎，“她一定攒下不少，所以她富有”。[87]玛丽没有多少时间来享用这些钱了，次年，她在公爵的流亡地列日去世，死因是肾脏衰竭。在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与古尔戈讨论他和女人交往时的“上好运势”（bonnes fortunes），他非常乐意说出情妇的名字，但坚称自己只有六七名情妇，而真实人数至少多出两倍。[88]

让拿破仑这种大人物待在这么小的岛屿上，他的监禁生活自然不会舒适，而且绝不愉快，不过相对而言，这种日子尚可忍耐，但是1816年4月14日，情况有变。当日，赫德森·洛（Hudson Lowe）抵达圣赫勒拿岛，并接替和蔼的马克·威尔克斯（Mark Wilks）上校任新总督。拿破仑初会洛时送给他一只金表，该表今展示于伦敦国家陆军博物馆（National Army Museum），但两人迅速交恶。拿破仑的命运已经让他自己窝火，而新任监狱看守一丝不苟、机械刻板、死守规矩，不适合担当此任。蒙托隆后来承认，“从天堂下凡的天使都不能取悦圣赫勒拿总督”，可洛的军事履历几乎意味着冲突不可避免。[89]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藏有未出版的洛自传，他在书中写道，1794年2月上旬，纳尔逊夜袭科西嘉圣菲奥伦佐海湾（San Fiorenzo Bay）的国民公会多面堡，他参加了这次攻击，并指挥一个连。

> 然后，全军冲上去。和我一同向前的队伍进入缺口，发现法军卫戍部队的尸体堵死了口子，他们都隶属拉费尔团，奉命守卫此地……很多人堆叠在缺口上，我们为了前进，只好踩过死人和垂死者。[90]

几个月前，拿破仑才离开拉费尔团，此刻，洛和王家科西嘉突击营（Royal Corsican Rangers）并肩作战，正践踏其战友的伤残之身或尸体。王家科西嘉突击营是一支反法的科西嘉部队，被拿破仑蔑称为叛

徒，而洛最后亲自指挥他们。

洛也曾在巴斯蒂亚和卡尔维（Calvi）战斗，并住进阿雅克肖波拿巴宅，然后他在葡萄牙和梅诺卡岛服役，还去埃及指挥科西嘉突击营。1801年，驻埃及法军投降，这是拿破仑的执政府受辱之刻。当时洛在埃及，他也与此相关——押送开罗的败军去登船地罗塞塔。洛在卡普里（Capri）待了两年，他主管印刷厂，确保那不勒斯等意大利城市秘密张贴布告，宣告半岛战争中联军的所有胜绩。[91]拿破仑不会尊重此举，他认为士兵不该干这种事。不止如此。洛还认识沙皇亚历山大，并且深深仰慕他。洛参加了莱比锡会战，在战后加入布吕歇尔的参谋部，他也敬重此人。拿破仑在拉罗蒂埃和拉昂战败时，洛在场。马尔蒙投降后，洛进入巴黎。1815年年初，洛甚至提议在滑铁卢山脊设防（不过他没有参加滑铁卢会战，当年7月，他率领一支军队把布吕内赶出了土伦）。[92]所以说，洛在总离队时间不超过十二个月的三十四年服役生涯中多次见证拿破仑最惨的耻辱与败仗，还逆转了他最早的胜利。两人不可能惺惺相惜，洛也不大可能认为拿破仑的人格中有丝毫迷人之处。“你仅仅指挥过科西嘉叛徒，”两人最后一次面谈时，拿破仑嘲讽洛道，“你算不上将军，只是个文员。”[93]

拿破仑的支持者把洛刻画成无知又残忍的虐待狂，但他不是这种人。他们也把洛塑造成粗鲁冒失、傲慢自大、心胸狭窄之辈，这倒没错。第五代阿尔比马尔（Albemarle）勋爵曾在滑铁卢作战，据他记载，科西嘉突击营的不少军官认为，洛“不讲礼貌，暴躁傲慢”。[94]威灵顿甚至更严厉地说，洛是“非常糟糕的人选，这家伙缺乏教养和判断力。他是个蠢货，对世界一无所知，就像所有对世界一无所知的人一样，他猜疑且嫉妒”。[95]拿破仑和其他英国人关系很好，如福克斯、康沃利斯、雅茅斯、坎贝尔、麦克纳马拉、埃布灵顿、罗素、法扎克利、维纳布尔斯-弗农、道格拉斯、厄谢尔、梅特兰、奥马拉、科伯恩、巴尔科姆一家以及圣赫勒拿岛上的很多访客，考虑到这一点后，英国派这

样一个冷漠无情、严格执行纪律的人当总督真是浪费机会。英国本可让拿破仑开口，盘问前十六年中欧洲宫廷的无数政治秘密。他已经和科伯恩说过瑟堡港的水雷，这是有用的海军机密。

拿破仑和洛的住处仅隔3英里，但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他拒绝见洛的次数超过六次。此后，两人爆发了规模特别小的战争，直到五年后拿破仑去世。洛埋怨长林烧的木柴太多；贝琪骑了拿破仑的马后，洛训斥威廉·巴尔科姆；洛不让人给拿破仑的钢琴重新调音，也不让人给他送历史书、罗马王半身像、上刻帝号“N”的象牙棋子。［英国完全禁止拿破仑联系其子。罗马王不能学法语，1818年，他受封奥地利头衔赖希施塔特（Reichstadt）公爵。］洛规定，1818年圣诞节后出生的孩子都不是奴隶，但他不准拿破仑花钱替马来人托比（Toby）赎身，此人是巴尔科姆家的老奴/老园丁。[96]更有甚者，拿破仑请求看看海军上校默里·马克斯韦尔（Murray Maxwell）的王蛇（它能吞下一头山羊），洛拒绝了；拿破仑赠予岛上高级牧师鼻烟盒，洛认为他试图贿赂官僚，不许牧师收。[97]

1820年5月，洛干了一桩最荒唐的事。当时洛向巴瑟斯特勋爵报称，蒙托隆告诉岛上法国专员蒙舍尼（Montchenu）侯爵长林的蔬菜长势喜人，还说要把花园厨房里的绿豆和白豆送给侯爵。洛认为此举含有深沉的政治用意，因为绿色是波拿巴派的颜色，白色是波旁王朝的颜色。“我觉得，”洛的报告写道，“要是侯爵一概不收，或仅限于索要白豆，他的行为会更得体。”洛不止一次向战争大臣（估计巴瑟斯特完全不知所措）提到豆子颜色的问题。[98]拿破仑想学英语，让人送来一本儿童寓言，其中一则故事写道，病狮坚毅地挺过其他动物的攻击，直到它的脸最终被驴子踢中。“我可以忍受一切，但这个不行。”狮子咽气前说。“这讲的是我和你的总督。”拿破仑告诉贝琪。[99]

然而，挑衅和多疑也非限于一方，拿破仑亦有份。他修了墙，挖了

壕沟，以便挡住洛的哨兵的视线；他让人挪走椅子，所以洛和他谈话时被迫站着，如同会见国家元首；他叫人在桌球室百叶窗上剪开小孔（事实上，根据圣赫勒拿岛民的说法，他亲自用小折刀剪了洞），从而暗中监视花园里的岗亭，即便该岗亭背屋而设，并未面向房子。[100]拿破仑管洛叫“西西里走狗”，他经常说，总督是“英国寡头政权”（即英国政府）派来的刺客，房子周围的卫兵都奉命来杀他，有一天他会被刺刀戳中，“意外”身亡。[101]“我忍不了红色，”反英情绪发作时，他曾说，“这是英国的颜色。”[102]

洛想把监禁拿破仑的年费从2万英镑减至1.2万英镑（相当于从40万法郎减至24万法郎），这是两人的主要争议点。费用之争细至长林所用黄油的价格和质量。洛很难明白为何拿破仑需要糕点师和灯夫，不过，尽管贝特朗抗议削减费用，长林住户几乎不缺物资。[103]举个例子，1816年最后三个月，3700瓶葡萄酒（包括830瓶波尔多葡萄酒）被送至长林。[104][105]

虽然洛不可能知道，但拿破仑从没想过逃离圣赫勒拿岛。在人生的其他阶段，他追求冒险，在罗什福尔之前，他的海上出逃记录（科西嘉、埃及、厄尔巴）也不错，考虑到这两点，他不打算逃跑也就显得有些奇怪了。囚禁前期，拿破仑的确搞过假逃跑的恶作剧。他突然骑上悬崖，甩下他的传令军官、第53团上尉托马斯·波普尔顿（Thomas Poppleton）。可是科伯恩未能警觉，并对波普尔顿说，他很可能会发现拿破仑回长林了，诚如此言。[106]随员经常讨论逃跑，商议了很多计划，包括拉塔皮（Latapie）上校和拉勒芒将军共同制定的方案。拉勒芒在马耳他岛过了两个月囚徒生活，然后逃走了。[107]［葡萄牙监狱岛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Fernando de Noronha）距巴西海岸线220英里，拉塔皮打算攻占该岛，煽动岛上的2000名囚犯造反，并率他们乘船去圣赫勒拿岛，从而解救拿破仑。拿破仑自己指责整个想法：“他俩发明一则无稽之谈，好让赫德森·洛爵士[108]的恼火更具威信。”[109]］古尔戈夸口

称，他们经常讨论，如果拿破仑“躲进一篮脏衣服、一桶啤酒、一箱糖里，他或可脱身”。但古尔戈补充道，皇帝明确地说他既不会伪装自己，也不会为了逃跑做出一丁点实质性努力，因为那样的话，他会大丢面子。[110]此外，洛疑心深重，所以白天时他至少在长林附近布置125人，晚上时则至少布置72人。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待了五年半，这比他的第一执政任期更长。下个世纪，长林毁于白蚁，需要重建。除了长林，拿破仑只能在岛上留下一个纪念物——回忆录。1802年，他说“丧钟敲响时，自己不会遗憾，也不会担心身后评说”，但流放圣赫勒拿岛后，他的首要活动就是毫不掩饰地试图影响后世评价。[111]他非常善于赋予他要讲的故事非凡特性，亦具备斐然文采。“演讲者必须劝服他人，”拿破仑对贝特朗说，“同样，历史学家也必须令人信服。”[112]于是，1816年6月，他开始对拉斯卡斯父子、古尔戈、蒙托隆口述过去的事，间或也讲给奥马拉听，有时他一天能讲十二个小时。拿破仑去世两年后，拉斯卡斯出版了他的口述内容，即四卷本《圣赫勒拿回忆录》（*Le 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19世纪，它是卖得最好的国际畅销书。[113]拿破仑讲完自己的事后，口述了一本论尤利乌斯·恺撒的书。此书有238页，正如我们所见，它富含自传色彩。

拿破仑在整张桌球桌上摊开地图，用桌球固定它们，并借助他的公报回忆那60场战斗的场景。一位访客问，为何他能记住每次行动的参战部队细节，他回答：“夫人，这好比情夫回忆其前情妇。”[114]然而，就像其他追忆生平的政客一样，他回想的事实根本不准确。他说：“我的人生是怎样一部小说啊！”拿破仑复述的人生中，虚构和事实成分必然占据同等分量。[115]他夸大成就，淡化败绩，假装自己推崇泛欧主义，但他从未采取这类政策。（拉斯卡斯甚至插入了第二十章提到的假文件。）不出所料，拿破仑想靠回忆录战胜诋毁者。[116]“我的生涯里肯定有很多错误，”他说，“但阿尔科莱、里沃利、金字塔、马伦戈、奥斯特

利茨、耶拿、弗里德兰是花岗岩，嫉妒之齿拿它们毫无办法。”[117]拿破仑也觉得需要抹黑历史上其他伟人（除了尤利乌斯·恺撒），他之所以这样做，估计是为了给自己的脸上贴金。所以，古斯塔夫·阿道夫没有实施多少彰显才华的机动，弗里德里希大王不懂“炮兵”，“亨利四世根本没有丰功伟绩……圣路易是个傻瓜”，就连亚历山大大帝也不曾采取“体现伟大将才的卓越机动”。[118]在拿破仑死后、回忆录出版前，古尔戈发表了拿破仑口述的一些记忆。格鲁希元帅阅读后，认为古尔戈的文字严重篡改并歪曲了自己和奈伊元帅在滑铁卢的表现，于是他写了一本小册子《质疑所谓的拿破仑的历史回忆录真实性》，声称这些话不可能是拿破仑说的。[119]可拿破仑的确说了。

1820年，拿破仑患病，至少在此之前，他在长林的每日作息如下。早上6点，他起床，喝茶或咖啡，洗漱，刮面，还用古龙水做全身按摩。（“用力搓，”他对自己的贴身男仆说，“就当你是给驴子搓。”）[120]上午10点，他吃午饭，然后口述回忆录，接着他泡澡，一泡就是一至三小时，有时他甚至在浴缸里吃饭。傍晚时分是会客时间，他会站在客厅壁炉边，把帽子夹在胳膊下。会客结束后他走去贝特朗家，随后返回长林，在晚饭前修正口述文本。[121]晚餐时，他回忆伟人与伟大事件，令高级随员入迷，但晚饭后，他对他们大声朗读高乃依、伏尔泰、莪相、荷马的作品，有时还读《圣经》，这令他们厌烦。直到晚上11点，他才停止读书，上床就寝。[122]拿破仑的小宫廷中，有两人在暗中谋划这样一件事：要是他提出再读一遍伏尔泰所著悲剧《扎伊尔》（*Zaïre*），他们就让那本书“丢失”。[123]

1816年6月中旬，海军将领普尔特尼·马尔科姆（Pulteney Malcolm）来到圣赫勒拿岛，接替科伯恩任岛上高级军官。拿破仑喜欢让马尔科姆夫妇陪伴自己，滑铁卢会战前一天，他恰好帮过马尔科姆夫人的弟弟埃尔芬斯通上尉。马尔科姆夫妇与拿破仑多次面谈，事后，马尔科姆夫人迅速记下这些详细长谈。[124]马尔科姆发现，拿破仑“比其画像高瘦一

些……他的举止平易近人”。他们讨论的话题有：海军元帅圣文森特勋爵的痛风、小皮特的个人所得税（“几乎所有人都抱怨这种税，此举表示他们都要交税”）、奴隶制的“可耻处”、波旁王朝的命运、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纳尔逊所用战术、为何说滑铁卢会战中威灵顿冒了太大风险。谈话还涉及昂吉安公爵与雅法屠杀，这说明马尔科姆夫妇可以和拿破仑聊任何事。[125]在单单一次会面中，他们就谈到苏格兰贵族制、威灵顿和纳尔逊如何选择头衔、谢里登（Sheridan）的剧作《对手》（*The Rivals*）、约翰·弥尔顿的共和主义、莎士比亚之后英语有多大改变、德莱顿（John Dryden）和艾迪生（Joseph Addison）是否让英语走向现代化。拿破仑询问拜伦，对比意大利诗歌与散文，然后他坐下，同马尔科姆夫人下棋。据马尔科姆夫妇记载，拿破仑经常大笑。有一回，冷藏业先锋莱斯利（Leslie）教授把他发明的新型冰淇淋机带到岛上，拿破仑看到后设法打碎了机器的温度计，并恰当评价自己的笨拙行为：“符合我的水平。”[126]

为了打发无聊时光，如果有船只在圣赫勒拿岛再补给，拿破仑就接见船上下来的数十名访客。1817年6月7日，他会见正要去中国的西藏探险者托马斯·曼宁（Thomas Manning）博士。拿破仑想知道拉萨的达赖喇嘛有多少岁入，并“提出成百上千的问题，询问中国人及其语言、风俗等”。除此之外，圣赫勒拿岛上的生活单调乏味，而长林鼠灾不时增添趣味。有一次，拿破仑对贝琪说：“他正要戴帽子时，一只大老鼠从里面跳出来，吓了他一跳。”[127]他也模仿伦敦货郎的著名叫卖声，借此自娱自乐。

从1816年10月下旬开始（距拿破仑的死期还有整整四年半），拿破仑开始露出重病迹象。这既是因为他和洛交恶后不再经常骑马，在某种意义上成了隐士，也是因为他很少吃果蔬，还拒绝服用给他开的药，只同意泡热水澡，而且泡澡时间越来越长。（给他开的药包括吐酒石、氯化亚汞、树皮熬的汁，所以拒绝服药也许没多大害处。）此外，对于置

身这片“被诅咒的”“可怕的”“糟糕的”“令人伤心的”（不同场合下，他有不同说法）礁石上的命运，拿破仑越发感到消沉，这也折磨着他。[128]

巴里·奥马拉定期向洛汇报其病人的身体状况，他每周写下详细总结，有时每天都写。根据这些文件，我们可以获知拿破仑的症状。奥马拉诊断后，认为病人患有肝炎，1817年10月，他和洛为此争吵。洛认为，这种结论一出，人们会指责英国政府把拿破仑送来这个骨子里有些不健康的地方。吵架后，因为拿破仑不肯见洛任命的医生亚历山大·巴克斯特（Alexander Baxter），他只好记下奥马拉的口述内容，然后向总督报告。这种荒唐局面一直持续到1818年8月，当月，洛把奥马拉赶出圣赫勒拿岛。（此时古尔戈也被洛赶走了，因为他试图联系吕西安·波拿巴。）

1816年10月20日，奥马拉报称，拿破仑（洛坚持要求奥马拉在报告中称他为“波拿巴将军”）抱怨道，他的“牙龈松软……轻轻一碰就流血，脸色也更苍白了”。[129]此后，拿破仑的病况如下：“呼吸困难”（10月21日）；下肢“肿胀发冷”（11月10日）；患有“间歇性神经性头痛（多年宿疾）……和轻微腹泻”（1817年3月5日）；“脸颊稍肿，牙龈发红”（3月28日）；“脸颊肿大……极其疼痛”（6月30日）；患有“严重的黏膜炎”（7月3日）；“脚踝水肿（膨胀）……晚间想休息，常有尿频倾向”（9月27日）；“右疑难症区”有钝痛，“右肩有类似感觉”，脉搏从一分钟60下升到68下，肠子易受刺激，脸颊疼痛，肋骨疼痛（10月9日）。奥马拉据此推测，“要是这些症状存留或加剧，那么完全有理由认为，他的慢性肝炎发作了”（10月1日）。

1817年秋，奥马拉拔掉了拿破仑的一颗牙，这是后者一生中唯一一次做手术。10月9日，拿破仑的“右肋钝痛，痛感更加深入体内，他的双腿有些消肿”；“右肋感觉不变。昨夜，他有一些心悸症状……更确切地说，肩胛骨下剧痛，右肋断断续续发痛，一定程度上影响呼吸……昨

日，他在阳台台阶上坐了很久，这很可能是疼痛原因……”（10月11日）；“右肋钝痛，想睡觉”（10月13日）。[130]拿破仑寿数未尽，但他的身体显然不好。

1817年末，拿破仑苦于消沉、肝病、胃疼，或许他还得了乙肝。“想到夜晚就令人不快。”他对贝特朗说。[131]1814年，他试图在枫丹白露宫自杀，1815年，他可能也试着在爱丽舍宫自杀，但不管怎么说，眼下他似乎没有认真想过自我了断。只有一条线索表明他兴许曾在圣赫勒拿岛上考虑过自杀，它出自他去世半个多世纪后的二手材料：1877年，阿尔比娜·德·蒙托隆的情夫巴兹尔·杰克逊出版回忆录，此书称，在圣赫勒拿岛上，古尔戈“会……说奇怪的话，有一回他谈论烧炭自杀，甚至不仅仅是暗示拿破仑曾和他提起自裁”。[132]（烧炭可产生一氧化碳。）到1818年时，拿破仑的状况的确如下：他写完了回忆录；他再也见不到家人；他抱怨记忆力下降、性欲衰退；他显然病了，经常疼痛。他可以立刻鼓起勇气自杀，而且他缺乏宗教信仰，所以“我没有害怕地狱的妄想”。[133]“死亡不过是无梦长眠”，“至于我的身体，它会变成胡萝卜或芜菁。我不怕死。在军中时，我见过许多正和我说话的人死去”。[134]

“人有权自尽吗？”1786年，拿破仑在其随笔《论自杀》中问道。“有，只要他的死不伤及他人，且生命于他而言是痛苦。”[135]拿破仑知道塞内加、普林尼、马提雅尔、塔西陀、卢坎都歌颂自杀。[136]然而，就1802年掷弹兵戈班（Gobain）殉情自杀一事（当月第二起殉情事件），拿破仑发布当日公告，严肃地说：“士兵应该知道如何克服其激情的痛苦与忧郁。不断承受精神痛苦与坚守在葡萄弹雨下彰显同等勇气。在懊丧面前不战而降并自尽，此乃征服战场前就放弃战场。”[137]马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自杀后，同时代人称赞此人的行为，但拿破仑在其所著的恺撒传记里问道：“他的死对谁有用呢？恺撒。让谁高兴呢？恺撒。给了谁致命打击呢？罗马和他的党……蔑视和绝望催他自尽。加

图之死是伟大灵魂的弱点、斯多葛信徒的错误、他自己一生的污点。”[138]拿破仑之所以没有在圣赫勒拿岛上自杀，很可能是因为那会让他的敌人高兴得不得了。正如他本人所说的：“活着受罪比死亡更需要勇气。”[139]1817年6月，他对马尔科姆夫妇说：

> 我赢得了法兰西帝冠与意大利铁王冠，现在英国给了我一个比它们更大更光荣的荆棘冠，因为这是救世主戴过的冠冕。针对我的压迫和一切侮辱只会为我增光，我的声誉中最光辉的部分归功于英国的迫害。[140]

这句典型的夸张之言异常渎神，在很多层面也不符合事实，但是对统治过大半个欧洲的人来说，住在圣赫勒拿岛上的确是严惩（尽管波旁王朝和普鲁士想实施明显更严酷的惩罚——处决）。当年夏天，圣赫勒拿岛发生轻微地震，拿破仑便对一名副手说：“我们这座岛和我们所有人都该被吞掉。一起死真叫人开心。”[141]他抓住所有可让他获释的政治前景，提到“法国叛乱”、霍兰勋爵就任首相、路易十八死亡。他还说，摄政王的独女夏洛特（Charlotte）公主成为英国女王后，“她会让我回欧洲”。事实上，这些猜想根本不具备解救拿破仑的可能性，特别是1817年11月之后。当月，夏洛特死亡，没有同情心的摄政王之弟取代她成为继承人，他后来成了国王威廉四世（William IV）。[142]

1818年，巴尔科姆一家离开圣赫勒拿岛，奥马拉被打发走，拿破仑此前常常念叨的科西嘉人奇普里亚尼也去世了。贝琪临走前发现，某次发病后，拿破仑的健康水平严重恶化了。她写道：

> 疾病破坏并改变他的样貌，见他这样让人忧伤。他的脸简直是蜡黄色，两侧脸颊都有肉块下垂。他的脚踝肿得厉害，以至于肌肉几乎是挂在鞋子两侧。他非常虚弱，无法站立，除非他把一只手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并把另一只手搭在侍者肩上。[143]

拿破仑和贝琪永别，说：“你很快就会驶往英国，留我在这片令人悲伤的礁石上等死。看那些可怕的山，它们是我的狱墙。”他一直清楚礼物的力量：贝琪哭着把脸埋进他的手帕里，他就把这块手帕送给她；

她想要他的一缕头发，他便让马尔尚剪了四缕，分别赠给她和她的家人。[144]

多年来，历史学家们认为拿破仑患有如下疾病：淋病、胆结石、癫痫、偏头痛、消化性溃疡、疟疾、布氏杆菌病、变形虫肝炎、痢疾、坏血病、痛风、脑下垂体过度活跃、裂体血吸虫病、胀气、消化不良、肾病、性腺机能减退症、心脏衰竭、膀胱炎、躁狂抑郁症以及各种综合征，如克兰费尔特综合征、弗勒利希氏综合征、佐林格-埃利森综合征。[145]除了痔疮、他小时候染上的轻度肺结核（已彻底痊愈）、结石性膀胱炎、疥疮、头痛这些他来圣赫勒拿岛之前就有的病，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否认几乎所有诊断结果。1947年，《拿破仑的每日行程》（*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le jour*）首次出版，此书特别详细地记录了成年拿破仑每日在何地做何事。书中内容显然说明，他很少因为生病而休息。事实上，迟至1815年1月，他还夸口："我这辈子就没生过病。"[146]征战时，他得过流感。在瓦格拉姆会战日、博罗季诺会战日、莱比锡会战第三日以及或许也能算上的滑铁卢会战日，他的身体状况也许的确低于一般水平，但我们不能认为疾病可能影响了上述任一战斗的决策，因为他的病没那么严重。

1818年，这一切都变了，拿破仑开始出现下列症状：长期腿肿、更易头痛、经常呕吐、缺乏食欲、"漏汗"、心悸、右肋疼痛、严重便秘、精神状态非常低落（这不出所料）。[147]1818年初期至中期，杀手胃癌在他体内扎根，但过了两年多，医生才正确地诊断出他患有胃癌。1818年年初某月，拿破仑压根儿就没出门。"从一开始，"亡林营地成员、第66步兵团助理军医沃尔特·亨利（Walter Henry）指出，"拿破仑似乎就知道他的病有何特征。他说（那是）胃病，害父亲35岁时辞世，而（波利娜·）博尔盖塞公主也有患此病的危险。"[148]波利娜和卡罗琳分别在44岁和57岁时死于癌症，拿破仑的亲生子夏尔·莱昂也死于胃癌，尽管那时他已81岁。[149]（假如拿破仑能活这么久，那么1848年其侄当选总

统时，英国会释放他。）

1809年，拿破仑对科维萨尔说他想学解剖，于是人体部位被带到马尔迈松，午饭前，两人在他的书房里解剖这些肉体。约瑟芬发现，拿破仑的“脸色比平常更苍白，他吃不下饭”。她劝科维萨尔不要在午饭后继续解剖，他随后为此感谢她。[150]拿破仑在战场上见过那么多失去内脏的尸体，考虑到这一点，他对解剖的反应显得神经质，可谓怪哉。然而，这次短暂的课程帮助他理解了人体机理，他所学知识肯定足以在1818年时告诉他，自己的病危及生命。

许多年来，人们提出各种富含想象力的阴谋论，声称蒙托隆和/或其他人毒杀拿破仑，给他下了砒霜，理由是其头发据说含有高浓度的砷。可是不少同时代人（如约瑟芬和罗马王）的头发样本所含砷浓度与他的差不多高，去圣赫勒拿岛之前的不同人生阶段中，拿破仑的头发也留下了含砷量高的记录。举个例子，拿破仑的头发的含砷量为百万分之十点三八，这还不及乔治三世的水平，后者的头发的含砷量为百万分之十七。[151]太后和费施派来弗朗切斯科·安托马尔基（Francesco Antommarchi）医生（拿破仑根本不肯见洛选派的医生），1819年9月，他开始医治拿破仑。安托马尔基勉强具备行医能力，如果拿破仑有更好的医生，他的确可能会受益，但胃癌一旦扎根，做什么都无力回天了。[152]拿破仑死后第二天，其尸体被放在桌球室的一些木板上，下边有支架支撑。七名英国军医和安托马尔基实施验尸，剖开尸体。官方尸检报告称：

> 几乎整个胃部内表面都长着大块肿瘤，抑或出现正在癌变的纤维病变，幽门附近特别明显。看来，只有靠近食道终点的一小块贲门顶端处于健康状态，胃里近乎充满大量咖啡渣般的体液。肝脏左叶的凸起表面粘着隔膜。[153]

在抑制胃酸的医疗手段出现之前，良性胃溃疡常常演变成恶疾。从拿破仑患病的症状和时间过程来看，情况可能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他

一开始就得了癌症，癌细胞不断扩散，直到占领了几乎整个胃。验尸报告表明，癌细胞扩散至淋巴结以及与胃相连的组织，但未波及肝脏。胸腔里有黏液，说明此处曾被感染（早年的肺结核或此前某时的细菌性肺炎），但这和他的死亡无关。胸膜和心包里有染血液体，原因可能是胃穿孔诱发感染性休克。咖啡渣般的体液则是血液，胃酸和消化酶使它变成暗棕色。[154]

医生的诊断结论都是癌症，只有安托马尔基除外。贝特朗和蒙托隆向安托马尔基施压，强迫他说拿破仑得了胃肝炎，这样的话，人们可以指责“英国寡头政权”把拿破仑关在环境不利于其健康的长林。[155]验尸报告第三页写道，“肝脏可能大得有点不正常”，此言暗示道，拿破仑虽死于癌症，但他或许同时患有肝炎。[156]于是，洛删掉了这句话，我们在出版的报告里读不到它。阴谋论者执着于此，可这句话基本上无关紧要，因为正如在场医生沃尔特·亨利描述拿破仑的胃部时所说的：

> 这个器官的紊乱区域非常大，事实上，它全都溃烂了，像蜂巢一样。病灶核心恰恰是拿破仑曾多次指出的部位——幽门或连接肠子的胃部末端（有好几次，他提到自己最后的疾病时都这样说）。我把手指伸进溃疡在那儿引发的孔。溃疡穿透了胃部，但邻近器官肝脏的轻微黏附阻止了它扩大。[157]

沃尔特·亨利补充道：“拿破仑的胃没有一点地方是健康的，只要他带着这种器官活下来，那就是奇迹。”[158]

拿破仑在悲伤中度过了50岁生日，他忧愁地回忆往事。“我变得铁石心肠，”他说，“我从没爱过谁，约瑟芬除外，或许我稍稍爱她。27岁那年，我第一次见到她。我真心喜欢玛丽·路易丝。”[159]1821年1月，随员在桌球室内安放一架跷跷板，好让皇帝锻炼身体，但他很少用跷跷板。[160]2月，他把安托马尔基的一些药扔出窗外，几乎每天都会呕吐。[161]当月晚些时候，“干咳、呕吐、几乎无法忍受的肠部灼痛、全身兴奋、焦虑、焦渴感”折磨着他。[162]拿破仑人生的最后阶段，身边之人痛苦地看着他衰弱。他的脸被比作兽脂，亦有人比较他和幽灵的相似之

处。

红衣主教费施派来博纳维塔（Buonavita）教士。1821年3月17日，拿破仑接见了博纳维塔，告诉此人应该对太后及波拿巴家族说什么。教士“发现疾病残害了他的容貌，心生哀伤，与此同时又被他的冷静和无奈深深触动”。拿破仑试图和蒙托隆上马车，但他进不去，于是“他回来了，打着寒战”。蠓虫群聚长林，蚊子亦在此筑窝。[163]“难道你不觉得，死亡对我来说是天赐解脱？”3月下旬，拿破仑问安托马尔基时道，“我不怕死，但既然我根本不会加快死亡进程，我也不会抓住任何救命稻草。”[164]

英国医生托马斯·阿诺特（Thomas Arnott）告诉洛，安托马尔基谎报拿破仑发烧，迟至4月6日，此人还说：“波拿巴将军压根没有重病，他的问题最可能出在精神上。”[165]于是洛被说服，坚持认为拿破仑至多患了疑难病症。阿诺特承认，拿破仑的一脸大胡子看上去“可怕”。（两天后，他刮了胡子。）其他人向洛报称，拿破仑的脸“非常白，如同死人”，他的卧室肮脏不堪，“但寝具尤脏，波拿巴将军有时会吐在上面。他咳嗽，经常吐痰，根本不会转头来避开床铺，只吐在眼前”。[166]人生的最后六个月中，拿破仑的体重掉了22～33磅，但他去世时，其心脏上的脂肪还有1英寸厚。不管怎么说，从安托马尔基给他制作的模制遗容看，他的双颊明显凹陷。

1821年4月15日，拿破仑立下了遗嘱。“五十多年前，我在使徒与罗马的教义中呱呱坠地，”遗嘱开头写道，“如今，我在它怀中与世长辞。我希望把我的骨灰安葬在塞纳河畔，安葬在我如此珍爱的法兰西人民之中。”[167]他把财物分给家人、仆役和昔日的将军，其中的数百万法郎实际上不是他的。康蒂永刺杀威灵顿未遂，拿破仑给此人留了10万法郎，说，“那个寡头政客有权送我去圣赫勒拿礁石上等死”，康蒂永“同样有权杀他”。[168]拿破仑对洛的指控像对威灵顿的一样拙劣：“英国寡头政

权和它雇佣的刺客谋害我，致使我过早辞世。”[169]他声称，“因为马尔蒙、奥热罗、塔列朗、拉斐特背叛”，法国在1814年和1815年遭到入侵，但他补充道，“我宽恕他们，愿法兰西的后代如我一般宽恕他们”，不过此言的真实性几何就存疑了。

拿破仑也在遗嘱中分配了很多不属于他的物品，比如“我从波茨坦带来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闹钟”。遗嘱还列出其衣柜所含物件，包括“1对吊带、4套白色羊绒衬衣裤、6条领巾、6件法兰绒马甲、4条内裤……1个塞满鼻烟的小盒……1双拖鞋、6条腰带”，等等。[170]他“留在牙医那的金制盥洗用具盒”给罗马王。拿破仑没有放下给别人做媒的癖好，要贝西埃之子娶迪罗克之女，还要马尔尚娶老近卫军官兵的遗孀、妹妹或女儿。对昂吉安公爵一事，他不知悔改，说：“法兰西人民的安全、利益、荣誉需要我这样做……假如遇上类似情况，我会采取同等行动。”[171]拿破仑给约瑟夫留了一对金鞋扣，给吕西安留了“一对金制吊袜带小搭扣”，给热罗姆留了一只金领钩。[172]他送发束给玛丽·路易丝、太后、所有兄弟姊妹、侄子、侄女，把“最多的一束留给我儿子”。比起家人（除了罗马王），他的遗嘱对仆役们慷慨得多，不过他的确说：“我和最珍爱的配偶玛丽·路易丝在一起时总是非常高兴。最后时刻，我对她怀有最多温情。”玛丽·路易丝和奈佩格缱绻风流，在拿破仑生前，他们一共生了两个孩子。他死后，他俩成婚。假如他知晓此事，他可能不会写下这句话。[173]

“我感谢既善良又非常杰出的母亲，”拿破仑写道，“感谢红衣主教（费施），感谢我的兄弟约瑟夫、吕西安、热罗姆，感谢波利娜、卡罗琳、朱莉（约瑟夫之妻）、奥尔唐斯、卡塔琳娜（热罗姆之妻），感谢他们一直关心我。”[174]考虑到卡罗琳曾背叛他，把她列入名单显得格外宽大。上年8月，埃莉萨在意大利去世。路易不在名单里，但拿破仑也原谅了“1820年他出版的诽谤之词，它充斥着伪命题与伪证”。（路易出版了一本历史文献摘要，谈论他治下的荷兰。书中，他反抗拿破仑以保

护荷兰的内容引人瞩目。）

4月26日，拿破仑呕血，次日，他吐出咖啡渣一般的深色液体。他要求把覆顶行军床搬到通风更好的客厅。贝特朗发现，他几乎没力气吐痰，所以他的马甲染上了红色唾液。[175]据马尔尚回忆，他仍然“端庄、冷静、友善”，就算他在抱怨右肋的疼痛“像剃须刀一样刮过我的身体”。[176]

在4月29日之前，拿破仑遗嘱的八份附件就已拟出，其中几份的订立日期经篡改后提前至27日。29日和30日，他开始不断重复自己的话。拿破仑的遗言要么是“法兰西……陆军……陆军统帅”，要么是“法兰西……陆军统帅……约瑟芬”。此时他丧失了语言能力，其遗言是一通胡言乱语，别人几乎听不清。尽管如此，他最后的清晰发言更有趣。[177]拿破仑曾给贴身男仆兼遗嘱执行人马尔尚口述关于恺撒的书。马尔尚在此书的一份抄本上记载，5月2日晚上8～9点，拿破仑口授道：“我在阿雅克肖的地产留给儿子；萨利讷（Salines）郊区的两座房子及其花园；阿雅克肖之内，我所有可获5万法郎年租金的不动产。”[178]马尔尚用铅笔在书的序言页记下皇帝的话，然后他小心地把纸片缝入凸印皇帝的盾徽的红色小皮盒衬里。马尔尚的后人把盒子赠给拿破仑时代历史学家亨利·拉舒克，如今，拉舒克家族仍然拥有此盒。所以说，叱咤欧洲之后，走完近现代世界中最冒险的人生之后，临终病榻上的拿破仑回到了三十年前努力协商桑树事务之时，他又成了小贵族阶级里的科西嘉地主，急于保护家族的财产权利。

5月3日，安杰洛-保罗·维尼亚利（Angelo-Paulo Vignali）教士私自为拿破仑行临终涂油礼。终其一生，拿破仑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天主教徒，他曾对一位教皇开战，还曾监禁另一位，但临终之时，教会重新接纳了他。濒死之刻，拿破仑要贝特朗在他死后替他阖眼，“因为死人一般会继续睁眼”。经历了60场战斗之后，他必然会注意到这一点，并为

之久久不安。[179]4日，拿破仑苦于长时间打嗝，晚上，他神志不清，询问儿子的名字。次日上午，即1821年5月5日（周六）上午，狂风呼啸，暴雨倾注。下午，拿破仑三次叹气，每次叹气之间都间隔很久。5点49分，小岛上的日落鸣炮刚刚结束，51岁的前皇帝溘然长逝。[180]夏多布里昂所谓的“赋予肉体生命的最强大的生灵气息”消散了。

拿破仑葬在美丽的景点托贝特喷泉（Torbett’s Spring），他的葬礼配有全套军事荣典。托贝特喷泉距长林1英里，不时被柳树隔断，他生前也来过此地。遗体穿着猎骑兵上校制服。英军第66团和第20团的掷弹兵沿着山羊道，把棺材抬到墓地，一位目击者遂指出：“讽刺的是，皇帝在绣有金字‘塔拉韦拉’、‘阿尔武埃拉’（Albuera）、‘维多利亚’、‘比利牛斯山脉’的团旗下安葬，这些文字如同奇怪的嘲讽。”[181]15门礼炮轰鸣三次，滑膛枪三度齐射，“山谷间传来一连串清晰的回声”。[182]然而，拿破仑的墓碑上没有文字。甚至在前皇帝死后，洛也不准其墓碑印上帝号“拿破仑”，他提出刻上不具帝王内涵的“拿破仑·波拿巴”，贝特朗和蒙托隆不同意，结果墓碑成了无字碑。[183]（墓碑今展示于长林庭院，仍无文字。）1840年，贝特朗和古尔戈把拿破仑的遗骨从岛上墓地带到巴黎。12月2日，即奥斯特利茨会战和皇帝加冕纪念日，巴黎为他举行盛大的葬礼。当日天寒，但是葬仪队伍穿过巴黎时，据估计有100万法国人排在其路线两侧。拿破仑葬在荣军院，苏尔特、蒙塞、乌迪诺、格鲁希这四位元帅出席了葬礼。其他人中，贝纳多特、马尔蒙和维克托尚在人世，但他们已经反对他，所以没来。

拿破仑死后，路易·马尔尚（Louis Marchand）给长林图书馆开出清单，上列370本书。书单证明，皇帝的文学品味和兴趣不拘一格。单上书籍包括《诺桑觉寺》，《失乐园》，约翰逊博士的《词典》与《高地游记》，各种军事列表，《鲁宾逊漂流记》，埃及史，乔治三世的传记，伏尔泰的《卡尔十二世》（他在莫斯科读过此书，包括它对俄国天气的苛责），夏多布里昂的《君主制》，至少20本关于宗教的书，喜剧

小说《拉克伦特堡》，拜伦的不少作品，莎士比亚的一些作品，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本关于“风情”的书，《德布雷特贵族》，八卷《旁观者报》，埃德蒙·伯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此书激烈反对雅各宾主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要是他遵循斯密的理念，或许能给自己省去很多麻烦），纳尔逊将军的传记。[184]

书单上自然也有很多古代史书籍，如不久前才出的新版《伟大统帅传记集》（科奈利乌斯·奈波斯著），四十多年前，拿破仑初读这本书。去圣赫勒拿岛时，他可以确信，如果当代人撰写《伟大统帅传记集》，则书中必有一章讲他。他在布列讷军校产生凌云壮志，此后从未动摇理想，并最终实现抱负。拿破仑改革了领导艺术，开创帝国，留下传承数代的法律，可与古代巨人比肩。

NAPOLEON

[1] ed. Lecestre，Léon，*Lettres inédites de Napoléon* Ⅰ *er* 2 vols.1897，Ⅱ pp.357-8

[2]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191

[3] SHD GR17.C/193

[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

[5]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240

[6] Montholon，General Count Charles-Tristan de，*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46，Ⅰ p.4

[7] 富歇没出席会议，这据信是不祥之兆，因为众所周知，他从不和败者为伍。约瑟夫建议逮捕富歇并把他关在万塞讷，但拿破仑未听其言。皇帝后来说，他希望自己当初枪毙了富歇。Latimer ed.，*Talks*，p.195.

[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2062 p.299

[9] Villepin，Dominique de，*Les cent jours* 2001，p.450

[10] Williams，Helen Maria，*A Narrative of the Event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France* 1815，pp.189-91

[11]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244，Unger，Harlow，*Layfayette* 2002，p.345

[12]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25

[1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2061 p.293，*Le Moniteur* 21/6/1815，BNF Micr D.71/86

[14] ed. Calmettes，Fernand，*Mémoires du Général Thiébault* vol.Ⅴ 1895，Ⅴ pp.373-4

[15] Montholon，General Count Charles-Tristan de，*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46，Ⅰ p.7

[1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2063 p.2-99，BNF Micr D.71/86，*Le Moniteur* 23/6/1815

[1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172

[18]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171

[19] BNF Micr D.71/86，*Le Moniteur* 24/6/1815

[20] ed. Jennings，Louis J.，*The Croker Papers*，3 vols.1885，Ⅰ p.62

[21]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Ⅷ pp.175-6

[22] ed. Jennings，Louis J.，*The Croker Papers*，3 vols.1885，Ⅰ p.328

[23]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64

[24] ed. Jennings，Louis J.，*The Croker Papers*，3 vols.1885，Ⅰ p.68

[25]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2 n.2

[26] Markham，J.David，‘Napoleon’s Last Hours in Franc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39

[27]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48

[28] Markham，J.David，‘Napoleon’s Last Hours in Franc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42

[29]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p.175-6，Bodleian MS Curzon d.2 *passim*

[3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2066 p.301

[31] Sherwig，John M.，*Guineas and Gunpowder*（Cambridge，MA）1969，pp.345，368

[32]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Ⅳ p.161

[33] *The Times* 15 July 1830

[34]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P.535-60

[35] Markham，J.David，‘Napoleon’s Last Hours in Franc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47

[36] ed. Jones，Proctor Patterson，*In Napoleon’s Shadow*（San Francisco）1998，pp.285-6

[37] Markham，J.David，‘Napoleon’s Last Hours in Franc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48，Home，George，*Memoirs of an Aristocrat*，*and Reminiscences of the Emperor Napoleon* 1837，p.212

[38]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77

[39] Home，George，*Memoirs of an Aristocrat*，*and Reminiscences of the Emperor Napoleon* 1837，p.227

[40] Markham，Felix，'The Emperor at Work'*History Today* September 1963，p.587

[41]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85

[42]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98

[43] ed. Londonderry，2nd Marquess of，*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Viscount Castereagh* 12 vols.1848-53，Ⅹ p.415

[44]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107

[45]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118

[46]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137

[4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5，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130

[48]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141

[49]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154

[50]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173

[51]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p.15-16，ed. Kemble，James，*St Helena During Napoleon's Exile* 1969，pp.7-8，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p.12，80，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40

[52]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189，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15

[53]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51

[54]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p.17-18

[55]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29-31

[56]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60

[5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9，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40

[58] Palmer，Alan，*Napoleon and Marie Louise* 2001，p.201

[59]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1

[60]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1，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3

[61] Blackburn，Julia，*The Emperor's Last Island* 1991，p.5

[62] Tulard，Jean，*Dictionnaire Napoléon* 1989，p.505

[63]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11

[64]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13

[65] Interview with Michel Dancoisne-Martineau at Longwood 4/5/2013

[66]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37

[67] Tyrwhitt MSS Osborn fc112 no.22

[68]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p.34，135

[69]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p.42-3

[70]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p.43-4

[71] 原文如此。——译者注

[72] 原文如此。——译者注

[73]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55

[74]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56

[75]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p.83-5，166

[76] Bodleian MS Curzon e1.p.12，ed. Kemble，James，*St Helena During Napoleon's Exile* 1969，p.2，Giles，*Napoleon Bonaparte* p.111

[77] Montholon，Albine de，*Journal secret d'Albine de Montholon* 2002，p.8

[78] Vernon，B.J.，*Early Recollections of Jamaica to Which are Added Trifles from St Helena* 1848，p.168

[79] Rosebery，Lord，*Napoleon*：*The Last Phase* 1900，p.62

[80]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22

[81] Brunyee，Paul F.，*Napoleon's Britons and the St Helena Decision* 2009，p.81

[8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42

[83]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91

[84] ed. Park，Julian，*Napoleon in Captivity* 1827，p.36

[85]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21

[8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45

[8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59

[8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45

[89] Forsyth，William，*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53，Ⅰ p.137

[90] BL Add.MS 56088 fols.89-90

[91] BL Add.MS 56088 fols.97ff

[92] BL Add.MS 56088 fol.101

[93]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p.55-6

[94] Albermarle，Earl of，*Fifty Years of My Life* 2 vols.1876，Ⅱ p.103

[95] Rosebery，Lord，*Napoleon*：*The Last Phase* 1900，p.68

[96]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17，BL Add.MS 80775 143，20202 fol.42，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15

[97] BL Lowe Papers 20202 fol.20

[98] Unwin，Brian，*Terrible Exile* 2010，pp.184-5，Forsyth，William，*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53，Ⅲ pp.224-5

[99]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88

[100]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199

[101] ed. Walter，Gérard，*Le Comte de Las Cases* 2 vols.1956，p.ⅷ

[10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240-42

[103]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p.77

[104] 拿破仑在巴黎的银行家拉菲特（Lafite）定期给他汇款，监禁期间，就他自己的钱而言，他一共花了1818245法郎，其中100多万法郎最后用于何处仍是个谜。Branda，*Le prix de la gloire*，p.81.太后每年寄6万法郎，以改善儿子的经济处境。然而，费施、约瑟夫、吕西安、热罗姆起初承诺汇来10万法郎，后来什么也没给。Martineau，*Napoleon's St Helena*，p.62.1821年，拿破仑的班子返回欧洲，欧仁补偿了他们650768法郎。

[105]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304

[106]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p.67-9

[107] ed. Park，Julian，*Napoleon in Captivity* 1827，pp.149，153-5

[108] 1816年，洛加封骑士。

[109] ed. Park，Julian，*Napoleon in Captivity* 1827，p.161

[110] ed. Park，Julian，*Napoleon in Captivity* 1827，pp.166-7

[111]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138

[112] Bertrand，Henri-Gratien，*Cahiers de Sainte-Hélène* 3 vols.1951，Ⅱ p.344

[113] Tulard，Jean，*Napoleon*：*The Myth of the Saviour* 1984，p.346，ed. Woloch，Isser，*R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tanford，CA）1996，p.36

[114]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86

[115] Rouart，Jean-Marie，*Napoléon ou la destinée* 2012，p.9

[11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08

[117]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301

[11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207，210，218

[119] Grouchy，Count de，*Doubts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Historical Memoirs Attributed to Napoleon*（Philadelphia）1820，pp.3-4

[120]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39

[121]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197

[122]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49

[123] Healey，F.G.，*The Literary Culture of Napoleon* 1959，p.82

[124]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7

[125]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p.29，31-2，Bodleian MS Curzon e.1.p.17，O'Meara，Barry，*Napoleon in Exile*，*or*，*a Voice from St Helena* 2 vols.1820，Ⅰ pp.284-6

[126]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50

[127]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63

[128]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82，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103

[129] BL Lowe Papers 20156 fol.2

[130] BL Lowe Papers 20156 *passim*

[131] Bertrand，Henri-Gratien，*Cahiers de Sainte-Hélène* 3 vols.1951，Ⅰ p.118，AN 390/AP/32

[132] Jackson，Basil，*Notes and Reminiscences of a Staff Officer* 1903，p.153

[133]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309，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258-60

[13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76，Constant，Louis，*Memoirs of Constant* 4 vols.1896，Ⅰ p.162

[135]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1 p.579，Browning，Oscar，

Napoleon，*the First Phase* 1895，pp.283-4

[136] Griffin，Miriam，‘Philosophy，Cato and Roman Suicide’*Greece & Rome* vol.33 no.1 April 1986，p.1

[13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92

[13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2 p.70

[139]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45

[140]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152

[141]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65

[14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201-3

[143]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54

[144]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82

[145] Richardson，Robert，*The Apocalypse of Napoleon* 2009，p.223，Weider，Ben and Hapgood，David，*The Murder of Napoleon* 1982，pp.175-6，ed. Jones，*Napoleon*：*An Intimate Account* p.425，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310

[146]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 p.185

[147] BL Lowe Papers 20156 fols.3 off

[148] Henry，Walter，*Trifles from My Portfolio* 2 vols.（Quebec）1839，Ⅱ p.5

[149] Bruce，Evangeline，*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95，p.500，Fraser，Flora，*Venus of Empire* 2009，p.250，Hibbert，Christopher，*Napoleon*：*His Wives and Women*（New York）2002，p.331

[150]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24

[151] Richardson，Robert，*The Apocalypse of Napoleon* 2009，p.229

[152] Bodleian MS Curzon e1.pp.2-3

[153] Bodleian MS Curzon c.2.pp.1-2

[154] My thanks for Drs Guy O'Keeffe and Michael Crumplin

[155] Richardson，*Napoleon's Death* p.166，Henry，Walter，*Trifles from My Portfolio* 2 vols.（Quebec）1839，Ⅱ p.10

[156] NYPL Napoleon Ⅰ folder 3

[157] Henry，Walter，*Trifles from My Portfolio* 2 vols.（Quebec）1839，Ⅱ p.10

[158] Henry，Walter，*Trifles from My Portfolio* 2 vols.（Quebec）1839，Ⅱ p.10

[159]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9

[160] eds.Chevallier，Bernard，Dancoisne-Martineau，Michel and Lentz，Thierry，*Sainte-Hélène，Île de Mémoire* 2005，p.70

[161] Henry，Walter，*Trifles from My Portfolio* 2 vols.（Quebec）1839，Ⅱ p.5，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t St Helena* 1949，p.246

[162]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t St Helena* 1949，p.247

[163]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t St Helena* 1949，p.248

[164]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t St Helena* 1949，p.248

[165] BL Lowe Papers 20157 fol.3 Arnott

[166] BL Lowe Papers 20157 fol.3

[167] AN 400AP/5

[168] ed. Jonge，Alex de，*Napoleon'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1977，p.78

[169] ed. Jonge，Alex de，*Napoleon'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1977，p.36

[170] ed. Jonge，Alex de，*Napoleon'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1977，p.46

[171] ed. Jonge，Alex de，*Napoleon'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1977，p.36

[172] ed. Jonge，Alex de，*Napoleon'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1977，p.46

[173] "我对他从来没有强烈感情，"拿破仑死后，玛丽·路易丝写道，"但我不会忘记，他是我儿子的父亲。人们大都认为他待我恶劣，但事实远非如此，他总是对我表露最深敬意，只能期盼政治婚姻当事人做到这地步……我可以祝愿他长命百岁、幸福安康，只要他远离我。"Palmer，*Napoleon and Marie Louise*，p.213.

[174] ed. Jonge，Alex de，*Napoleon'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1977，p.36

[175] Richardson，*Napoleons Death* p.163

[176] ed. Marchand，Louis，*Précis des Guerres de César*，*par Napoléon* 1836，p.3

[177] ed. Marchand，Louis，*Précis des Guerres de César*，*par Napoléon* 1836，p.15，Richardson，*Napoleon's Death* pp.163-4，Antommarchi，Francesco，*The Last Days of Napoleon* 2 vols.1826，Ⅱ p.152

[178] ed. Marchand，Louis，*Précis des Guerres de César*，*par Napoléon* 1836，p.14

[179] Albermarle，Earl of，*Fifty Years of My Life* 2 vols.1876，Ⅱ p.105

[180] Henry，Walter，*Trifles from My Portfolio* 2 vols.（Quebec）1839，Ⅱ p.7，Richardson，*Napoleon's Death* p.164，Antommarchi，Francesco，*The Last Days of Napoleon* 2 vols.1826，Ⅱ p.105

[181] Henry，Walter，*Trifles from My Portfolio* 2 vols.（Quebec）1839，Ⅱ p.11

[182] Henry，Walter，*Trifles from My Portfolio* 2 vols.（Quebec）1839，Ⅱ p.11

[183]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16

[184] BNF NAF 25548

结语：拿破仑大帝

尤利乌斯·恺撒之后，欧洲最伟大的军事家。

——温斯顿·丘吉尔论拿破仑

他曾是大智大勇之人。

——拿破仑论尤利乌斯·恺撒

邪恶精神："……我的论点是，战争构造上佳历史，但和平读来乏味。于是我支持波拿巴，因为他能取悦后世。"

——托马斯·哈代，《列王》

何等统治者才能赢得"大帝"或"大王"之称？亚历山大、阿尔弗雷德、查理曼、彼得、弗里德里希、叶卡捷琳娜都是大人物，深深影响其所属时代的历史。然而，我们不费什么功夫就能想到影响同样深远、成就同样显赫的另一群人，如"红胡子"弗里德里希、英国国王亨利二世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与女王伊莎贝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查理曼之后、拿破仑之前，他统治的欧洲领土最多）、"太阳王"路易十四等，这些人确实在人性上往往更胜一筹（至少依今日标准看），但他们却无这种称呼。[1]为何本书主角配得上"大帝"之称呢？

拿破仑·波拿巴是现代法国奠基人，一个时代也以他命名。1793年拿破仑来法国时，他几乎还是个一文不名的政治难民，仅仅六年后，他就靠军事政变上台。他其实是个军官，这一身份是他余生中的首要定位。大量文字论述他的科西嘉血统、他的小贵族出身、他汲取的启蒙思想、古代世界赋予他的灵感，但布列讷军校与巴黎王家军校的教育甚至

比上述因素更具影响力，他的大部分信念和设想也出自陆军思潮。军队既让他深深信奉实用智慧的重要性、以才能为基的等级制、法律与秩序、艰苦奋斗、勇毅身心，也令他厌恶自私的律师与政客。从严格意义上说，拿破仑是贵族，大革命见证了他满腔热忱地接纳了其早期信条，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性政府、精英政权、激进民族主义。所有这些理念正好适合于他那些将有利于法国陆军的设想。相形之下，他又认为结果平等、无序社会、代议制政体、媒体自由（他认为这是鼓励煽动行径的许可证）与军事原则冲突。曾有短短一阵，他拥护雅各宾主义，即便在那时，他也不提倡平等主义。情况差不多是这样的：身为深受军事思潮和气质熏陶的法军军官拿破仑崭露头角，证明自己对大革命有益，然后夺权，并维持统治。

拿破仑24岁时拜将。战果是评价任何将军的最终标准。拿破仑的征服以失败告终，最后他沦为屈辱的阶下囚，然而，他的军事生涯短暂却充实，终其一生，他一共打了60场战斗和围城战，仅仅输了7场：阿克会战、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莱比锡会战、拉罗蒂埃之战、拉昂之战、阿尔西之战、滑铁卢会战。拿破仑拥有非凡的战斗感觉和战场决策力。他的60片疆场中，我去过53处。当我走过战场时，他对地形的直觉、他判断距离和选择战场的精准度、他的时机感常常令我震惊。“战斗中某刻，最小的机动决定战局、赢来优势。”他写道，“正如洪峰起于滴水。”[2]他当然从不对自己拥有作为一位军事领导人的才能缺乏信心。在圣赫勒拿岛上，有人问他，为何参观无忧宫时不拿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佩剑，他回答：“因为我有自己的。”（事实上，他的确把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佩剑带至荣军院。）

七年战争中，法国落败，击败它的重要对手之一正是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剑。从那以后，法国军事战略家与军事理论家思索如何改善法军步兵、骑兵与炮兵以及如何大大提高三个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他们提出了很多重要观点。拿破仑深入钻研吉贝尔、格里博瓦尔、布尔塞、萨克

斯元帅等人的著作，在战场上践行他们的思想。他没有发明营方阵、中央位置战略、混合队形、敌后机动乃至军系统这些理念，但他的确完善了它们。因为这些理念，他能打任何一种军事战斗，还能把几乎所有局势转化为对己方有利。单单是1796～1797年的意大利战局，他就不断钉住敌军，并击退其一股侧翼（他在蒙特诺特击退右翼、在罗韦雷托击退左翼），有时一并击退两翼，如蒙多维之战。他善于鼓励士兵攻上窄桥，如洛迪之战、阿尔科莱会战；他精于靠直觉从情报中判断形势，如马伦戈会战前；他长于追赶败退的敌军，如米莱西莫之战、普里莫拉诺之战。在洛纳托和里沃利，他阻止敌军进攻自己的后方，并成功反击。在卡斯蒂廖内，他用两个军包夹敌军，并攻击其后方。战局中可能产生各种战术形势，一代宗师（virtuoso）才会次次胜出，近二十年来，拿破仑的表现一向如此。事实上，1814年香槟战役中，他在五日内连续赢取四场独立的战斗，彰显了其最佳将才的一部分。

普遍征兵令造就了革命军，按照昔日标准，这支军队不仅非常庞大，而且焕发爱国热情。鼓舞军队需要至关重要的军旅精神，拿破仑自封皇帝后马上意识到，若想塑造军旅精神，他要动用超出纯粹革命品格的东西。于是，他迎合军人的荣誉观，激发他所谓的军事勇气的“神圣火焰”，如撰写宣言、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说、发布当日公告，最重要的则是创立荣誉军团。[3]拿破仑设法融合旧王朝军队和革命军的元素，开创新型军事文化。这种文化受荣誉、爱国主义、对他本人的狂热个人崇拜鼓舞，指引他的军队穿过埃及沙漠，横渡欧洲大河，最终走向灾难之地——俄国冰冻荒原。

马伦戈战役和奥斯特利茨战役之间有五年和平时间，在此期间，拿破仑教授军队如何实施机动，此后很多战役中，他能靠这些机动获得出色的战果。因为皇家海军阻挠，他一直没机会率屯于布洛涅的英格兰军团侵英，尽管如此，军队连续操练三年，拔营东进时，士兵已经被训练到完美地步。18世纪，军队带着大型辎重队，征收战役所需物资，因此

士兵行军时蔚为壮观，但革命军及后来的拿破仑大军不同，他们靠分兵（限度受严格控制）来因地自给。于是，如果指挥官和拿破仑一样精力旺盛，那么法军行军速度和敌军的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拿破仑明白，当代战争（他的战争）赢在闪击敌人的野战军主力，所以他不会为了围城放慢脚步。凭借所知地形学与数学，他在土伦、耶拿、瓦格拉姆、蒙特罗等很多地方把炮兵运用到极致。哪怕看上去就要战败，他仍可镇定自若，并分析形势，有时甚至保持幽默感，如里沃利会战和瓦格拉姆会战。对拿破仑来说，其他指挥官可能视为潜在危机的事是个机会。举个例子，当他得在严重拉长的交通线末端战斗时（如奥斯特利茨会战和弗里德兰会战，但博罗季诺会战不在此列），暴露的战略位置似乎鼓励他采用更大胆的战术。拿破仑的将才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保持主动权。他的60场战斗中只有5次防御战（金字塔会战、马伦戈会战、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莱比锡会战、拉罗蒂埃之战），其余的都是进攻战。

最重要的是，拿破仑行动迅捷，此乃个人性格。我们已经见识过下列记录：1807年7月，他在四天内从德累斯顿抵达圣克卢；1808年9月，他在五天内从巴黎抵达爱尔福特；1809年1月，他在六天内从巴利亚多利德抵达巴黎。拿破仑大军在穿越欧洲以及在战场上时，也往往快敌一步。1805年8月29日，英格兰军团撤营，到10月5日时，该军团已至多瑙河畔，开始包围乌尔姆城中的马克。二十天行军中，苏尔特军走了400英里，达武军不曾停留一整天，走了370英里。两军到达时，没有一人因开小差或患病脱队。“行动，行动，速度！”1809年4月，拿破仑致信马塞纳。这是他最典型的指挥方式，只有兵力太多导致他不能亲自监督每个方面时（如1812年俄国战局），军队才变得臃肿笨重，无法实施为他带来早年胜绩的大规模包围机动。拿破仑也没意识到敌人已从他身上学习良多。卡尔大公、巴克莱·德·托利、冯·沙恩霍斯特分别在奥地利、俄国、普鲁士主持深层次军事改革，他们既向拿破仑与其作战方式致敬，也对他构成威胁，等他醒悟时已然太迟。1812年，欧洲所有军队都

采用拿破仑的军系统，他们效仿此前赋予拿破仑大军优势的革新举措，有时甚至加以改进。

海洋是另一个关键领域，就此而言，拿破仑的问题在于他几乎一无所知。尽管他出生在海港，但他从没弄懂海军机动，甚至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他还相信能建立入侵舰队，有朝一日羞辱英国，结果他把太多太多财力、人力、物力砸进注定一败涂地的事业。然而，他的确是陆军天才。威灵顿公爵曾被问及谁是当代最伟大的统帅，难怪他如此回答："拿破仑，前无古人，今无匹敌，后无来者。"[4]

拿破仑算不上伟大的征服者，即便如此，他仍是近代史巨人，因为其政绩不输战绩，而且其政绩存续时间长得多。1794年7月，恐怖统治结束，可雅各宾派仍然强大，但是1795年10月，拿破仑在巴黎街头用葡萄弹扫射雅各宾派与葡月暴动中的其他反叛者，从此以后，雅各宾派在政界便黯然失色。法国人经历了恐怖统治与腐败混乱的督政府时代，大都渴望安稳的共和国，拿破仑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他眼中的理想社会似乎只是超大型军队，而总司令是其军政统帅。"大革命的传奇已经结束，"某次参政院早会上第一执政说，"现在我们必须让它的历史开始。"[5]18世纪，欧洲出现开明独裁者，他们首次建立理性政府，改善臣民生活。从很多方面看，拿破仑是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开明独裁者。歌德说，拿破仑"一直被理性启迪……永远处于开明状态"。[6]他是马背上的启蒙者。

1804年，拿破仑自封"法兰西共和国皇帝"，表面上看这个概念自相矛盾，事实上它却切实刻画了其统治特征。他刻意仰赖并维护法国大革命的最好层面，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性政府、精英政权。与此同时，他丢弃无法维系的十日一周制革命历，抛开荒唐的至上崇拜，并了结共和国衰亡时出现的腐败、任人唯亲、超级通货膨胀。精英政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财产权、宗教宽容、世俗教育、健全财政、高效政府

等概念是巩固并激励现代民主政治的最佳理念，在十六年统治生涯中，拿破仑从大革命旋涡中挽救了很多这类概念，他把这些东西写入法典，并巩固它们。和那个时代的许多欧洲国家一样，拿破仑政权审查媒体，动用秘密警察（他们建立了效率较高的监视系统）。他举行全民公决，似乎给了法国人民政治发言权，但这些活动一般受人操纵。可他的确赢得了全民公决，就算他夸大了胜果。拿破仑不是极权独裁者，也没兴趣控制臣民生活的所有方面。他行使非常庞大的权力，但科西嘉族间复仇风俗并未驱使他变得暴虐无道、报复心切。富歇、缪拉、塔列朗等人不断背叛他，假如拿破仑变成了那种人，他几乎不会忍这么久。我们用一只手就能数出政治因素致使拿破仑处决了多少人，即昂吉安、帕尔姆、霍弗、皮舍格吕（可能死于他之手）、卢维杜尔（实际上死于他之手），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原谅他在雅法屠杀土耳其战俘，也不能免除他试图重新征服圣多明各的责任，这两件事的残忍层面中定有种族因素（尽管他本人没参加圣多明各远征）。拿破仑的确一度在法属西印度群岛恢复奴隶制，但是1815年，他最终在法属殖民地全境废除了奴隶制。

1815年年末，法国被迫恢复前拿破仑时代的疆界，可是拿破仑重新构建的国家已然稳固，足以让波旁王朝无法在复辟后逆转局面。于是，他的很多内政改革措施存续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拿破仑法典》为现代欧洲的大量法律奠定了基础，在五片有人口定居的大陆上，都有国家（一共40个）移植法典各方面的内容。他在塞纳河上架桥，修筑水库、运河、阴沟，这些工程今天仍发挥效用；他沿塞纳河修建长2.5英里的石砌滨河路，如今，法国外交部位于这条路的某段之上；他设立审计院（Cour des Comptes），两个多世纪后，它依然检查公共开支记录。中学继续提供优质教育。参政院仍在每周三开会，以便审查法国的法律议案。拿破仑自夸道，他扔下“花岗巨岩”，支撑法国社会，这些“花岗巨岩”传承至今。有人向拿破仑的母亲道贺，称赞其子的成就，她回答：“但愿长久！”（Mais pourvu que ça dure！）[7]的确长久。

1792年，法国成了革命急先锋，一心向欧洲其他地区输出大革命的价值和理念。欧洲君主根本不吃这一套，于是他们组成七个反法同盟中的第一个，从而抵御侵蚀。拿破仑正是继承了这些战争，凭借其军事能力，他一度赢取胜利结局。一百四十年前，英国已经发生了政治革命，所以它享受大革命带给法国的种种利益。拿破仑先是谋划侵英，然后试图靠经济战绞杀英国、迫使它臣服。不出所料，这些威胁举动必然导致英国历届政府决心推翻他。同样不出所料的是，统治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的王朝也不愿接受他提出的媾和条件。因此，拿破仑被宣战的频率远远高于他主动宣战的频率：1800年，奥地利对法宣战；1803年，英国对法宣战；1805年，奥地利入侵法国盟友拜恩；1806年，普鲁士对法宣战；1809年，奥地利对法宣战。1807年和1808年，法军分别攻击葡萄牙和西班牙，1812年，法军侵略俄国，这些战事的确是拿破仑挑起的，因为他想贯彻大陆体系（不过正如我们所知，1812年，沙皇也在计划进攻他），可是1813～1815年的敌对状态全是出于别国对他宣战。他在每次敌对状态前求和，事实上，从1803年《亚眠条约》废止到1812年，他至少四次给英国送去不同的求和提议。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一共牺牲了约300万名军人与100万名平民，法国人占到140万（帝国时期，死者有91.6万人，其中战死者不足9万）。[8][9]拿破仑自然必须为这些死亡负重责。“要是某人永远考虑人性、只考虑人性，”拿破仑曾说，“他就别打仗了。我不知道怎么靠多愁善感的计划作战。”但他不能被指控为那个时代唯一的战争贩子，甚至不能被指控为首要的战争贩子。从1688年光荣革命到1815年滑铁卢会战的这一百多年中，几乎有一半时间英法都在打仗，而革命战争爆发时，拿破仑只是个中尉。

“国际秩序有两种建立方式，”亨利·基辛格论及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时道，“一是通过决心与征服建立，二是通过弃权与正统建立。”[10]拿破仑只能选择决心与征服，并遵循此径。他夸口道，自己“属于开创帝国的种族”，但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三部中反复所见，他非常清楚其政权合法性有赖于维持欧洲境内的法国势力，有赖于他所谓的他的荣耀、法

兰西的荣耀。1810年或1812年时，拿破仑的实力强劲，但他明白，他征服的土地尚未历经足够时间，还不能赋予他的政权正统地位。一些杰出历史学家断定，拿破仑帝国根本不能维系，因为它的性质是殖民帝国，而一个欧洲民族无法长期统治另一个欧洲民族。可是，土耳其人统治了希腊363年，西班牙人统治了荷兰158年，奥地利人统治了北意大利与荷兰80年。“化学家能用一种粉末制成大理石，”拿破仑说，“但它需要时间来固化。”[11]假如他没有犯下一些关键的军事错误，他的欧洲秩序很可能稳固下来：涅曼河与英吉利海峡分别是帝国两界，奥地利是不情愿的盟友，普鲁士是一蹶不振的附庸国，拿破仑的内政改革或许也能在法国境外扎根。然而，从1810年开始，欧洲旧王朝君主（梅特涅灵活地指点他们，塔列朗暗中鼓励他们，卡斯尔雷资助他们）动用一切力量驱逐他。[12]拿破仑倒台后，正统政权再度强行实施明显更保守的统治，这种治国方式最终被大革命催生的民族主义推翻。19世纪，普鲁士统治了德意志，然后它把自己的秩序强加给欧洲大陆。普鲁士政权远远不及拿破仑的温和，其欧洲秩序最终瓦解。假如在那个年代，开明的法国统治欧洲，有谁能说情况会更糟呢？

最后，拿破仑有魅力。现在拿破仑基金会郑重提供33000封信，本书即以此为基。这些信是出色证言，证明他思绪宽广。他和天文学家、化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的通信说明，他尊重他们的研究，还能参与其中，鲜有政客能做到这一点。“我不停工作，经常沉思，”1809年3月，皇帝告诉勒德雷尔，“假如我看上去总能备好一切答案、满足一切要求，那是因为我动手前已沉思许久，并预见到可能发生什么。在别人没料到的场合，突然悄悄告诉我如何说话、如何行事的不是天才，而是反思和沉思。”[13]拿破仑相当聪明，他治理国家时不断运用自己的智力，就此而言，他很可能是史上无人能及的统治者。

拿破仑划分生活的能力达到了非凡水平，甚至远远超出大部分伟大领袖。他可让脑海中某区域同其余区域的思绪完全隔离，他自己把这比

作开关橱柜抽屉。[14]博罗季诺会战前夕，副官们来来往往，一会儿给元帅送去命令，一会儿捎来将军的报告，而他还能口述为荣誉军团成员遗孤建立女子学校的设想。他占领莫斯科后，很快制定法兰西喜剧院新管理规章。他拥有不知疲倦、刨根究底的精力，所以对他来说，帝国上下没有一处太渺小的细节。他指示某省长别带年轻情妇去观剧，批评默默无闻的某乡村神父在皇帝生辰日不好好布道；他警告某下士，称对方喝了太多酒；他告诉某半旅，他们可在军旗上绣金字“无双”。从拿破仑的信件和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充满魅力，间或坦率地评价自己，并具备一种极好的幽默感，使他可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开玩笑，哪怕正面临灾难。熟悉他的人提供无数证言，佐证其人格魅力与无尽精力。他可能失态，有时其怒火会如火山爆发，但他发火常常事出有因。拿破仑亦有缺陷：他偶有冷酷无情之时，但这种状态绝不会一直持续；随着年岁渐长，他越发自恋，也愈发质疑人性。拿破仑自然野心勃勃，但他具备非凡的精力、管理能力、看上去近似照相机的对人和资料的记忆力、训练有素又机敏深刻的头脑、对法国可获成就与如何规划欧洲的清晰思绪，如果算上这些，我们就不应该对其野心感到惊讶了。拿破仑废黜了弟弟路易的荷兰王位，就连后者最后也说：“拿破仑需要克服困难，并对抗无数内奸外敌，各种陷阱包围了他。他一直紧绷思绪，从不停止行动，还得应付超常疲惫感。假如我们回顾这一切，批评之声就会立刻融于仰慕之情。”[15]

拿破仑所受批判中最常见的是：他决定在1812年侵俄，当时他患有某种“拿破仑情结”（Nepoleon Complex），也就是说，不管牺牲多少臣民与士兵，他也要实现统治世界的傲慢愿望。然而，他并不渴求俄国领土，他只是想强迫沙皇践行五年前在蒂尔西特做出的实施经济封锁的承诺。他自信能取胜，事后诸葛亮或许认为他目中无人，但他的自信也没到那地步：他曾经两次大败俄军；他原计划最多打一个月，没想过深入敌境；他的兵力远远超出俄军西方第一军团的两倍；他以为沙皇会求和，根本没料到俄国人会实施如此严格的焦土防御，以至于自己烧掉莫

斯科；战争爆发后、斑疹伤寒开始摧毁其中央军队后，他经常考虑停在维捷布斯克、斯摩棱斯克等地；进入莫斯科后，他立刻非常在意俄国的凛冬，在冬季变得不可忍耐前，他留出足够时间让部队返回斯摩棱斯克营地。拿破仑制定了成千上万的军事决策，可是1812年10月25日晚上的决定毁灭了他。

所以说，虽然效仿古希腊戏剧的某当代剧作以及强加给拿破仑的数十篇历史解读都认为他是注定受天罚的怪物，但他不是那种生物。事实正相反，决定论者分析历史时用庞大的客观力解释事件，淡化个人作用，而拿破仑的人生和履历批判了他们。我们应该认为这一点振奋人心，因为正如皇家海军军舰“柏勒洛丰号”上的见习船员乔治·霍姆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他告诉了我们，像我们一样的渺小个人在短短一生中能成就什么。”[16]

拿破仑可称大帝吗？当然。

---

[1] 不过，伊丽莎白·詹金斯为伊丽莎白一世写了本不错的传记——《伊丽莎白大王》。

[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2 p.82

[3] Hughes，Michael，*Forging Napoleon’s Grande Armée* 2012

[4] Longford，Elizabeth，*Wellington*：*Pillar of State* 1972，p.413

[5]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66

[6]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52

[7] Hazareesingh，Sudhir，‘God of War’*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 February 2012，February 12，2005

[8] 大部分欧洲军队中，病死者多于战死者。事实上，1793～1815年，皇家海军有6663人战死，另有13621人死于沉船、火灾，抑或溺毙。此外，病死者特别多，达72102人，他们大都死在西印度群岛。

[9] Gates，David，*The Napoleonic Wars 1803-1815* 1997，p.272

[10] Kissinger，Henry，*A World Restored* 1957，p.172

[11]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93

[12] 君主们谴责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此言自然纯属虚伪之辞。英国在全球特别是亚洲大肆扩张。叶卡捷琳娜大帝、弗里德里希大王、约瑟夫二世都试图拓展其欧洲领土，人们对这一切记忆犹新。这些征服者的继承人本身并不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只是反对成为输家。

[13] Lt-Col Pierron，'Les Methodes de Guerre Actuelles'（Paris 1878），*RUSI Journal* vol.23，no 99 1879

[14] *Quarterly Review* 1833 pp.179-84

[15] Bonaparte，Louis，*A Reply to Sir Walter Scott's History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9，p.39

[16] Home，George，*Memoirs of an Aristocrat*，*and Reminiscences of the Emperor Napoleon* 1837，p.223

尾声

1815年6月，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来，维也纳会议亦于同年结束。此后，大国联合起来，共同压制欧洲人民要求自由宪法和民族自决的呼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君主，其统治方式越发趋向神秘与专制。1825年，沙皇去世，他生前一直镇压那不勒斯、希腊和德意志的自由派起义。奥皇弗朗茨一世越发依赖梅特涅。他收回了奥地利的古老领土，建立保守的神圣同盟（Heilige Allianz），但再未重建神圣罗马帝国。1835年弗朗茨去世，享年67岁。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亦变成顽固保守分子，1813年他承诺制定普鲁士宪法，日后却忽视诺言。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去世。梅特涅仍然在欧洲外交舞台上扮演主角，维持维也纳会议确立的均势体系，直到1848年革命爆发，彼时他被迫乔装成洗衣妇，逃出维也纳。1859年，梅特涅去世。庇护七世也转而反对启蒙运动，《维也纳条约》把教皇国还给他后，他便在教皇国重塑专制主义。1823年，教皇去世。1820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七世被迫接受自由宪法。1823年，西班牙人民把费迪南德赶下台，法国又帮他复位。由于他渴望复仇，事后他疏远了法国。1833年，费迪南德七世去世，无人哀悼。

1815年，波旁王朝再度复辟，多亏了拿破仑的法律与政治改革，波旁家族无法重建旧日的统治方式。路易十八的弟弟、保守分子阿图瓦伯爵试图阻挠任何民主化的让步，自由宪政派则推动法国效法英国，从而实施君主立宪制。路易十八在位时，他一直设法在两派之间行事。1824年，路易十八去世，阿图瓦伯爵继位，是为夏尔十世。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夏尔十世倒台，更温和的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

夏尔的表弟）登基。夏尔流亡国外，1836年，他在意大利身亡，顽固保王党人的愿望随之破灭。

滑铁卢之战后，拿破仑的家人大都住在罗马，受教皇保护，其母莱蒂齐娅亦然，她和自己同母异父的兄弟费施在此隐居。莱蒂齐娅85岁时已失明，她缩在扶手椅里，向女伴罗莎·梅利尼（Rosa Mellini）口述回忆。“人人都说我是世上最幸福的母亲，”她说，“但我的人生一直悲伤痛苦。”1836年2月，莱蒂齐娅逝世。三年后，费施在绝妙的艺术藏品之中过世。他把其中很多藏品捐给了阿雅克肖市和里昂市。路易继续在罗马追求文学事业，但1840年，他化名后造访荷兰，而昔日的臣民认出路易，向他欢呼。1846年7月，路易在里窝那去世。路易的妻子奥尔唐斯和他长期分居，1817年，她在瑞士买下阿雷嫩贝格城堡（chateau of Arenenberg），此后一直住在那儿。1837年10月，奥尔唐斯去世，享年54岁。后来，她和弗拉奥将军的私生子被拿破仑三世封为莫尔尼公爵。洛伊希滕贝格公爵欧仁·德·博阿尔内同妻子和7个孩子平静地生活在慕尼黑，他的一个女儿日后成了巴西皇后。1824年2月，欧仁过世。1823年，他的另一个女儿约瑟芬公主嫁给贝纳多特之子、瑞典王储奥斯卡（Oscar）王子。约瑟芬与奥斯卡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娶了沙皇尼古拉一世（Tsar Nikolai I）之女。

滑铁卢之战后，吕西安被捕，但他获准在教皇国隐居。1840年6月，吕西安去世，留下两次婚姻的结晶——11名子女。约瑟夫住在新泽西州博登敦，长达十六年，他自称叙维利耶（Survilliers）伯爵。1820年，他明智地拒绝了墨西哥王位。约瑟夫曾在英格兰萨里郡（Surrey）短暂居住。他成功捍卫了二弟的名誉。1844年7月，约瑟夫在佛罗伦萨过世。1816年，热罗姆在流亡地的里雅斯特定居。他自称蒙福尔（Montfort）伯爵，但一直认为自己是君主。1847年，热罗姆返回法国。1850年，他成为荣军院院长，后来又担任元老院议长。1860年，热罗姆去世。缪拉被处决后，卡罗琳·缪拉再婚，此后她一直住在佛罗伦

萨，并使用自封头衔利波那（Lipona，这个词是“Napoli”倒过来）伯爵夫人。1839年5月，卡罗琳过世。波利娜声称，哥哥逝世的消息传来时，她正要去圣赫勒拿岛。卡米洛·博尔盖塞已经和一个情妇交往了十年，但他仍允许波利娜搬回他在佛罗伦萨的房子，三个月后，即1825年6月，波利娜去世。（博尔盖塞被卷入波拿巴分子的阴谋，直到1832年他过世。）

荷兰国王路易的三个儿子中，夏尔-路易-拿破仑（Charles-Louis-Napoléon）最小。1831年，夏尔参加意大利革命；1836年，他试图从斯特拉斯堡入侵法国；1837年，他造访美国；1840年，他又想入侵法国，结果被捕，但他在1845年越狱。1848年，夏尔凭借990万张赞成票当选总统。1851年，他实施政变，成为皇帝拿破仑三世。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推翻了拿破仑三世。1873年，他死在流放地。所以说，1796年时始于阿雅克肖的帝国时代历经104年，在肯特郡（Kent）的奇斯尔赫斯特（Chislehurst）灰飞烟灭。拿破仑三世生前一直佩戴叔叔赠给外祖母约瑟芬的婚戒。

拿破仑去世后过了四个月，玛丽·路易丝与庶民奈佩格缔结婚姻。在拿破仑死前，他们已有两个私生子女，后来他们又添了一个婚生孩子。1829年，奈佩格去世，然后玛丽·路易丝嫁给邦贝勒（Bombelles）伯爵。从1814年起，她统治过帕尔马、皮亚琴察和瓜斯特拉。1847年12月，玛丽·路易丝去世。

拿破仑的孩子们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马尔蒙教导罗马王、赖希施塔特公爵拿破仑二世，他试图让学生憎恨其父，未能成功。罗马王加入奥军，但1832年7月22日，他在美泉宫死于肺结核，年仅21岁。罗马王的模制遗容今展示于罗马拿破仑博物馆（Museo Napoleonica）。1940年，阿道夫·希特勒欲促进奥地利与法国维希政府的友谊，遂把罗马王的遗体运至荣军院。玛丽·瓦莱夫斯卡去世时，其子亚历山大·瓦莱

夫斯卡伯爵只有7岁，但亚历山大的叔父、某法军军官让他接受了良好教育。他加入外籍兵团，征战北非，后任驻伦敦大使。在职期间，亚历山大安排了堂兄拿破仑三世的访英之旅以及维多利亚女王的访法之旅。亚历山大还当选立法院议长。1868年，他在斯特拉斯堡死于心脏病，享年58岁。拿破仑曾与埃莱奥诺尔·德努埃勒·德·拉普莱涅生下莱昂伯爵夏尔·德努埃勒（Charles Denuelle），他长大后特别像生父，以至于街上行人都会盯着他看。奥尔唐斯曾送给莱昂一枚纽扣，1832年2月，他和威灵顿的传令兵决斗，认为这枚纽扣救了他一命。莱昂后来成了喜欢争吵的酗酒浪子，拿破仑三世替他偿债，给他津贴，但他仍因贫困患上胃癌。1881年4月，他在蓬图瓦兹（Pontoise）病逝。1812年战局中，莱昂的母亲守寡了。1814年，她嫁给夏尔-埃米尔-奥古斯特-路易·德·吕克斯堡（Charles-Émile-Auguste-Louis de Luxbourg）伯爵，两人一直相伴，直到三十五年后他去世。1868年，埃莱奥诺尔过世。

再看拿破仑的元帅们。1835年，某次阅兵式上发生爆炸，导致莫尔捷等12人身亡。凶手是一名心怀不满的意大利人，他本想刺杀路易-菲利普国王。在莫尔捷的葬礼上，国王落泪。达尔马提亚公爵让-德-迪厄·苏尔特流亡德意志，他在那一直待到1819年，但他后来成了波旁王朝的大臣以及路易-菲利普的首相、战争部长。出任战争部长期间，他奉行改革。1838年，苏尔特代表法国出席维多利亚女王加冕礼，威灵顿设宴为他庆祝。1851年，苏尔特去世。1818年，贝纳多特继承瑞典王位，此后一直统治该国。1844年，贝纳多特过世，他的后代至今仍是瑞典君主。儒尔当元帅不肯加入审判奈伊的军事法庭，但1819年，他加封伯爵，并进入上院。他支持1830年革命，三年后去世。拉古萨公爵马尔蒙曾是罗马王的短期教师。1852年，马尔蒙去世，在拿破仑的元帅中，他是最后一个辞世的。马尔蒙死后，他的回忆录出版，某个评论者把他比作“一位神枪手，躲在自己的墓碑后，冲那些无法回击的人开火”。

然后是拿破仑昔日的大臣们。第二次复辟时期，让-雅克-雷吉斯·德

·康巴塞雷斯逃往布鲁塞尔，但他在1818年获准回国，此后他过着非常舒适的退隐生活。1824年，康巴塞雷斯去世。复辟时期，路易-马蒂厄·莫莱就任路桥总长，后改任海军大臣。在路易-菲利普国王治下，他成了外交大臣，并且在1836～1839年出任首相。1855年，莫莱过世。路易十八将阿尔芒·德·科兰古列入危险分子名录，而沙皇亚历山大说服国王抹去了他的名字。1827年，科兰古去世。路易-菲利普封巴萨诺公爵于格·马雷为法国世袭贵族，1834年，他当了八天法国首相。1839年，马雷逝世。1828年，勒内·萨瓦里出版了八卷本回忆录。1831年，他曾短暂出任驻阿尔及利亚法军总司令，在职期间，他显得非常冷酷。1833年，萨瓦里去世。

拿破仑死后，圣赫勒拿岛上的班子迅速解散。亨利·贝特朗返回巴黎，入住尚特雷纳街上拿破仑和约瑟芬的旧宅。1844年1月，贝特朗去世。1840～1846年，蒙托隆伯爵和拿破仑三世一同在哈姆监狱（Ham prison）服刑。蒙托隆曾伴三世的叔父度过六年，现在又陪了他六年。1853年8月，蒙托隆在巴黎过世。阿尔比娜·德·蒙托隆早已和丈夫分居，她待在布鲁塞尔，继续与巴兹尔·杰克逊欢好。1848年3月，阿尔比娜的孙辈们举办舞会为她庆祝，她在舞会上逝世。1823年，埃马纽埃尔·德·拉斯卡斯出版四卷本《圣赫勒拿回忆录》。终其一生，他不断发布修订版。1831年，他当选下院议员。1842年，拉斯卡斯过世。路易·马尔尚在欧塞尔过上了舒适生活，并撰写回忆录。1822年，贝琪·巴尔科姆嫁给查尔斯·埃布尔（Charles Abell），他日后抛弃了她。贝琪带着他们唯一的孩子搬到澳大利亚悉尼，但她后来回到伦敦教音乐。她出版回忆录时，拿破仑三世授予她阿尔及尔（El Djazaïr）的土地，但她选择留在伦敦。1871年，贝琪在伦敦去世。1825年，弗朗切斯科·安托马尔基出版《拿破仑的最后时刻》。1833年，他试图出售拿破仑的模制遗容副本，但这些东西应当属于弗朗西斯·伯顿（Francis Burton）医生，所以他因制作人身份问题被诉。安托马尔基在其墓碑上刻下墓志铭：“为皇帝和穷人服务的意大利医生。”拿破仑死后，赫德森·洛爵士离开圣赫勒拿

岛。1825～1830年，他在锡兰指挥英军，但未就任锡兰总督。1844年1月，洛爵士过世，享年74岁。1836年6月，维尼亚利医生在科西嘉岛的家中被谋杀。

接下来是拿破仑的其他追随者。1815年，夏尔·勒菲弗-德努埃特将军负伤，后移居美国。1822年，勒菲弗-德努埃特回国，但他所乘船只中途失事，导致他溺毙。让·拉普成了议员，代表上莱茵省（Haut-Rhin），后来他出任路易十八的司库。1821年10月，拉普去世。1815年后，雅克-路易·大卫在布鲁塞尔定居，再度描绘古典题材。1825年，大卫逝世。安托万-让·格罗发现，他的新古典风格历史画作越来越不好卖。1835年，格罗过世。鲁斯塔姆最后穿上马穆鲁克戏装，在伦敦表演节目。1845年12月，鲁斯塔姆去世，享年65岁。1827年，克洛德-弗朗索瓦·德·梅纳瓦尔出版回忆录。1840年，他参加了拿破仑遗体迁回巴黎的典礼。1850年，梅纳瓦尔在巴黎过世。1812年，奥克塔夫·塞居尔在俄国受伤，然后被俘。他活了下来，并于战后回国。1818年，塞居尔发现妻子不忠，遂投塞纳河自尽。

拿破仑的数名敌人与诋毁者落得悲惨的下场。1829年，路易·德·布列纳出版了恶毒回忆录，诬蔑拿破仑。1834年，他在卡昂疯人院去世。1838年，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贫病交加，死在租来的破房子里，享年54岁。1822年8月12日，卡斯尔雷勋爵用小折刀割喉自杀。激进诗人庆祝此事，但英国失去了它最伟大的外交大臣之一。

拿破仑的其他敌人结局如下。波旁王朝治下，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多次出任大臣和大使，但他一直反对路易·菲利普，给对方起了绰号“资本家国王”。1848年，夏多布里昂逝世，其遗著《墓后回忆录》（*Mémoires d’Outre-Tombe*）痛斥拿破仑，骂他是暴君，就处决昂吉安公爵一事，此书骂得格外厉害。1830年，波旁王朝被推翻，邦雅曼·康斯坦就任参政院参政，但那年他过世了。保罗·巴拉斯曾见波旁人士没

收康巴塞雷斯的身后文件。1829年1月29日晚上11点，巴拉斯去世，当日早些时候，他把教子保罗·格朗（Paul Grand）叫来床边，将回忆录托付给对方。次日，当局来清理巴拉斯的文件，但他们来得太迟了。由于各种私人与法律原因，直到19世纪80年代，巴拉斯回忆录才出版，结果这本书充斥着诽谤之词，以至于没多少史料价值。1837年，伊波利特·夏尔将死，他在病榻上要别人烧掉约瑟芬的来信，只有5封信保存下来。卡尔·冯·施瓦岑贝格满载荣誉与勋章，但他在1817年患上中风。三年后，施瓦岑贝格造访莱比锡战场，出席莱比锡会战七周年纪念典礼，可是他的中风复发了。10月15日，施瓦岑贝格逝世。1840年，西德尼·史密斯爵士葬于拉谢斯公墓，其棺椁裹着英国国旗。三篇致他的颂文皆出自法国人之手。史密斯曾在阿克逆转拿破仑的命运，他虽是荣誉军团成员，但军团没给他派去传统仪仗队。

贝内文托亲王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的一名助手说，拿破仑之死是“事件”，他批评了对方，说此事不过是“消息”。塔列朗继续侍奉一切愿意接纳他的政权，他是波旁王朝的外交大臣与高级侍从，1830年革命后他是路易-菲利普的驻伦敦大使。1838年，塔列朗去世，当时国王守在他床边，巴黎红衣主教给他行临终涂油礼。

威灵顿公爵听说拿破仑死了，便对友人阿巴思诺特（Arbuthnot）夫人说：“现在我也许能说，活着的将军里我最成功。”他和拿破仑的两个情妇——朱塞平娜·格拉西尼与乔治小姐——风流。1828～1830年，威灵顿当上首相，他干了两年，政绩平平。1852年，威灵顿去世，享受了对他来说非常当之无愧的国葬大典。1840年，威灵顿听闻拿破仑迁葬巴黎的盛大场面，他评论道，“迟早有一天，法国一定会让此事变成对英国的胜利”，但就他个人而言，“我他妈一点也不在乎！”

参考文献

著作

关于拿破仑的参考文献出了名的多。打着他的名头出版的图书数量比自他死后已经过去的天数更多。我的个人网站（www.andrew-roberts.net）上有我写作本书时参考的所有书籍，但限于版面原因，我只在这份参考文献中列出自己引用过的作品。除非另有说明，所有的书都是在伦敦或巴黎出版的。

有拿破仑签名的33000封信全部收录进了拿破仑基金会从2004年起出版的*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这一出版事业是拿破仑时代学术研究的里程碑，它既是不朽的，又是无价的。本书引用*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时将它写为“CG”，以下是引用过的卷册的编号：

Ⅰ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

Ⅱ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

Ⅲ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

Ⅳ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

Ⅴ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

Ⅵ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

Ⅶ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

Ⅷ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

Ⅸ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

Ⅻ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

本书引用由Henri Plon编辑、于1858年出版的拿破仑通信集*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时将它写为“CN”。

Adams，Henry，*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Jefferson and Madison* 1967

Adams，Michael，*Napoleon and Russia* 2006

Adkin，Mark，*The Waterloo Companion* 2001

Adlerfeld，Gustavus，*The Military History of King Charles* Ⅶ *of Sweden* 3 vols.1740

ed. Ainé，Desgranges，*Histoire de l'expédition des français en Égypte* 1839

Albermarle，Earl of，*Fifty Years of My Life* 2 vols.1876

Albion，Robert Greenhalgh，*Forests and Sea Power* 1927

Aldington，Richard，*Wellington* 1946

Alexander，Robert S.，*Bonapartism and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in France* 1991 *Napoleon* 2001

Alison，Sir Archibald，*The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Bourbons* vol.1 1843

Allison，Charles W.，*Ney*（Charlotte，NC）1946

eds.Ambrose，Douglas and Martin，Robert W.T.，*The Many Faces of Alexander Hamilton*（New York）2006

Anonymous，*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from the Army of General Bonaparte in Egypt*，*Intercepted by the Fleet under the Command of Admiral Lord Nelson* 3 vols.1798，1799 and 1800

The Concordat Between His Holiness Pope Pius Ⅶ *and Bonaparte Chief Consul to the French Republic*（Dublin）1802

A Short View of the Causes Which Led to and Justified the War with France 1803

The Atrocities of the Corsican Daemon，*or*，*a Glance at Buonaparte* 1803

Description des cérémonies deset des fêtes qui ont eu lieu pour le coronnement de leurs majestés 1807

An Exact and Impartial Account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Which have Occurred in Aranjuez，*Madrid and Bayonne* 1808

Relation de la bataille de Mont St Jean par un Temoin Occulaire 1815

Napoleon's Appeal to the British Nation on His Treatment at St Helena 1817

A Review of Warden's Letters from St Helena Containing Remarks on Bonaparte's Massacres at Jaffa and El Arish（Boston）1817

The Battle of Waterloo（New York）1819

Memoirs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27

Life of Napoleon Bonaparte （Philadelphia）1845

Antommarchi，Francesco，*The Last Days of Napoleon* 2 vols.1826

ed. Appleton，D.，*The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of Napoleon Bonaparte With His Brother Joseph* 2 vols.1855

Arnault，A.V.，*Memoirs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Boston）1833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

Arnold，James，*Crisis on the Danube* 1990

Arnold，James R. and Reinertsen，Ralph R.，*Crisis in the Snows* 2007

Ashby，Ralph，*Napoleon against Great Odds* 2010

Ashton，John，*English Caricature and Satire on Napoleon* Ⅰ 2 vols.1884

Assier，Alexandre，*Napoléon* Ⅰ *à l'École Royale Militaire de Brienne*

1874

Atteridge，A.H.，*Marshal Ney* 2005

Aubry，Octave，*St Helena* 1936

Aulard，François，*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01

Austin，Paul Britten，*1812* 2000

Authority，*Preliminary Articles of Peace between His Britannick Majesty and the French Republick* 1801

Babbage，Charles，*Reflections on the Decline of Science in England* 1830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

Baldet，M.，*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s armées de Napoléon* 1964

ed. Baldick，Robert，*The Memoirs of Chateaubriand* 1961

Barbé-Marbois，François，*History of Louisiana* 1829

Baring-Gould，S.，*The Life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97

Barnett，Correlli，*Bonaparte* 1978

Barral，Georges，*Histoire des sciences sous Napoleon Bonaparte* 1889

ed. Barrès，Maurice，*Memoirs of a French Napoleonic Officer*：*Jean-Baptiste Barrès* 1988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

Bell，David A.，*The First Total War* 2007

ed. Bell，Nancy，*Memoirs of Baron Lejeune* 2 vols.1897

Benbassa，Esther，*The Jews of France*（Princeton）1999

Bergeron，Louis，*France Under Napoleon*（Princeton）1981

Berlier，Théophile，*Précis de la vie politique de Tbéophile Berlier* 1838

Bertaud，Jean-Paul，*Bonaparte prend le pouvoir* 1987

La France de Napoléon 1987

Le duc d'Enghien 2001

Quand les enfants parlaient de gloire 2006

Berthier，Louis-Alexandre，*The French Expedition into Syria* 1799

Relation des campagnes du Général Bonapart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1801

Bertrand，Henri-Gratien，*Cahiers de Sainte-Hélène* 3 vols.1951

Napoleon at St Helena 1952

ed. Bertrand，Pierre，*Lettres de Talleyrand à Napoléon* 1889

Beslay，Charles，*Mes souvenirs* 1873

ed. Bierman，Irene A.，*Napoleon in Egypt* 2003

Bigonnet，M.，*Coup d'état du dix-huit Brumaire* 181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

Blackburn，Julia，*The Emperor's Last Island* 1991

Blaufarb，Rafe，*The French Army 1750-1820* 2002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

Blond，Georges，*La Grande Armée* 2005

Bluche，Frédéric，*Le plébiscite des cent jours*（Geneva）1974

eds.Bogle，James and Uffindell，Andrew，*A Waterloo Hero* 2013

Boigne，Countess de，*Les mémoires de la Comtesse de Boigne* 1999

Boissonnade，Euloge，*18 Brumaire An* Ⅶ 1999

Bonaparte，Caroline，*Memoirs*（New York）1910

Bonaparte，Jérộme，*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du Roi Jérome et de la Reine Catherine* vol.Ⅶ 1866

Bonaparte，Joseph，*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10 vols.1855

Bonaparte，Louis，*A Reply to Sir Walter Scott’s History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9

Bonaparte，Lucien，*Memoirs of Lucien Bonaparte*，*Prince of Canino* 2009

Bonaparte，Napoleon，*The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of Napoleon Bonaparte with his Brother Joseph* 2 vols.1855

Supplément à la 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 1887

Boswell，James，*An Account of Corsica* 1769

Boudon，Jacques-Olivier，*Le roi Jérộme* 2008

Les habits neuf de Napoléon 2009

ed. Boudon，Jacques-Olivier，*Napoléon et les lycées* 2004

Boulay de la Meurthe，Count F.J.，*Boulay de la Meurthe* 1868

Bourgogne，Adrien，*Memoirs of Sergeant Bourgogne* 1929

Bourgoing，Chevalier，*Quelques notices sur les premières années du Buonaparte* 1797

Bourne，George，*The History of Napoleon Bonaparte*（Baltimore）1806

Bourrienne，Louis-Antoine Fauvelet de，*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36

Bowden，Scott，*Napoleon’s Grande Armée of 1813* 1990

Bowle，John，*Napoleon* 1973

Boycott-Brown，Martin，*The Road to Rivoli* 2001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

Napoléon et ses hommes 2012

Branda，Pierre and Lentz，Thierry，*Napoléon*，*l’esclavage et les colonies* 2006

Bredin，Jean-Denis，*Code civil des Français bicentenaire de 1804 à 2004* 2004

eds.Brenner，Michael，Caron，Vicki and Kaufmann，Uri R.，*Jewish Emancipation Reconsidered* 2003

Brett-James，Antony，*Europe Against Napoleon* 1970

ed. Brett-James，Antony，*The Hundred Days* 1964

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New York）1966

Brice，Raoul，*The Riddle of Napoleon* 1937

ed. Brindle，Rosemary，*Captain Joseph-Marie Moiret* 2001

Guns in the Desert 2002

With Napoleon’s Guns 2005

Campaigning for Napoleon：*Maurice de Tascher 1806-1813* 2006

Broers，Michael，*Europe under Napoleon 1799-1815* 1996

Napoleonic Imperialism and the Savoyard Monarchy 1997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in Italy 2002

The Napoleonic Empire in Italy 1796-1814 2005

Napoleon’s Other War 2010

ed. Broglie，Duc de，*Memoirs of the Prince de Talleyrand* 1891

Brookner，Anita，*Jacques-Louis David 1980*

Brown，Howard G.，*War*，*Revolu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State* 1995

E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06

Brown，Peter Hume，*Life of Goethe* 2 vols.1920

Browning，Oscar，*Napoleon*，*the First Phase* 1895

ed. Browning，Oscar，*England and Napoleon in 1803*，*the Despatches of Lord Whitworth* 1887

Bruce，Evangeline，*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95

Brunyee，Paul F.，*Napoleon’s Britons and the St Helena Decision* 2009

Bruyere-Ostells，Walter，*Leipzig* 2013

Buckland，C.S.B.，*Metternich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rom 1809 to 1813* 1932

ed. Bulos，A.，*Bourrienne et ses erreurs voluntaires et involuntaires* 2 vols.1830

Burdon，William，*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Bonaparte* 1804

Burrows，Simon，*French Exile Journalism and European Politics 1792-1814* 2000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

Butterfield，Herbert，*The Peace Tactics of Napoleon 1806-1808* 1929

ed. Caisse，A.du，*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Prince Eugène* 10 vols.1858-60

ed. Calmettes，Fernand，*Mémoires du Général Thiébault* vol.Ⅴ 1895

Campbell，Neil，*Napoleon at Fontainebleau and Elba* 1869

Carnot，Lazare，*Reply of L.N.M.Carnot* 1799

Mémoires historiques et militaires sur Carnot 1824

Carpenter，Kirsty，*Refuge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Émigrés in London 1789-1802* 1999

eds.Carpenter，Kirsty and Mansel，Philip，*The French Émigrés in Europe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Revolution 1789-1814* 1999

Cartwright，Frederick and Biddiss，Michael，*Disease and History*

1972

ed. Castellane，Boniface de，*Journal du Maréchal de Castellane* vol.1 1896

Castelot，André，*La Campagne de Russie* 1991

ed. Castle，Alison，*Stanley Kubrick's Napoleon* 2009

Cate，Curtis，*The War of the Two Emperors*（New York）1985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

Chadwick，Owen，*The Popes and the European Revolution* 1981

Champagny，J.-B.Nompère de，*Souvenirs* 1846

Champfleury Jules，*Histoire de la caricature* 4 vols.1885

Chandler，David，*Campaigns of Napoleon* 1965

Napoleon 1973

Dictionary of the Napoleonic Wars（New York）1993

On the Napoleonic Wars 1994

Jena 1806 2005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

Napoleon's Marshals 1987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

Chardigny，Louis，*Les maréchaux de Napoléon* 1977

L'Homme Napoléon 1986

ed. Charles，David W.，*Victor Marie du Pont* 1961

Charvet，P.E.，*A Literary History of France* vol.Ⅳ 1967

Chateaubriand，F.A.de，*Of Buonaparte and the Bourbons* 1814

ed. Chatel de Brandon，Laurence，*Cambacérès*：*mémoires inédits* 2 vols.1999

Chevallier，Bernard，*Empire Style* 2008

eds.Chevallier，Bernard，Dancoisne-Martineau，Michel and Lentz，Thierry，*Sainte-Hélène*，*Île de Mémoire* 2005

Chlapowski，Dezydery，*Memoirs of a Polish Lancer* 2002

Chrisawn，Margaret，*The Emperor's Friend* 2001

Christophe，Robert，*Napoleon on Elba*，1964

Chuquet，Arthur，*La jeunesse de Napoléon* 3 vols.1897-99

ed. Cisterne，Raoul de，*Journal de marche du Grenadier Pils* 1895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

Clary-et-Aldringen，Prince Charles de，*Trois mois à Paris lors du marriage de l'Empereur Napoléon* Ⅰ *et de L'Archduchesse Marie-Louise* 1914

Cobb，Richard，*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 1970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

Coignet，Jean-Roch，*Captain Coignet* 2007

Cole，Hubert，*Fouché* 1971

The Betrayers 1972

Cole，Juan，*Napoleon's Egypt*（New York）2007

Collins，Irene，*The Government and the Newspaper Press in France 1814-1881* 1959

Napoleon and His Parliaments 1979

Connelly，Owen，*Napoleon's Satellite Kingdoms*（New York）1965

Blundering to Glory 1993

Constant，Louis，*Memoirs of Constant* 4 vols.1896

Coston，F.G.de，*Biographie des premières années de Napoléon Bonaparte* 1840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

Coxe，Peter，*The Exposé* 1809

Croker，John Wilson，*An Answer to O’Meara’s Napoleon in Exile* 1823

Cronin，Vincent，*Napoleon* 1971

Crook，Malcolm，*Toulon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91

Napoleon Comes to Power 1998

ed. Crook，Malcolm，*Revolutionary France 1788-1880 2002*

Crowdy，T.E.，*Incomparable*：*Napoleon’s 9th Light Infantry Regiment* 2012

Currie，Laurence，*The Bâton in the Knapsack* 1934

D’Abrantès，Duchess，*Memoirs of Napoleon*，*his Court and his Family* 2 vols.1857

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

Daly，Gavin，*Inside Napoleonic France* 2001

Darnton，Robert，*The Devil in the Holy Water* 2010

Davies，Huw，*Wellington’s Wars* 2011

Davies，Norman，*Vanished Kingdoms* 2011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

Davis，J.A.，*Conflict and Control* 1988

Decaux，Alain，*Napoleon’s Mother* 1962

DeConde，Alexander，*This Affair of Louisiana* 1976

Denon，Vivant，*Travels in Upper and Lower Egypt* 3 vols.1803

D’Erlon，Le Maréchal Drouet，Comte，*Vie militaire* 1844

Derogy，Jacques and Carmel，Hesi，*Bonaparte en terre sainte* 1992

Desbrière，Édouard，*Projets et tentatives de débarquement aux îles Britanniques* 5 vols.1900-1902

Desgenettes，René-Nicolas，*Histoire médicales de l’Armée d’Orient* 1802

Dubois，Laurent，*A Colony of Citizens*（Chapel Hill，NC）2004

Dubroca，Louis Jean，*Life of Bonaparte*，*First Consul of France* 1802

Duffy，Christopher，*Austerlitz* 1977

ed. Dufourcq，Albert，*Mémoires du Général Baron Desvernois* 1898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

ed. Duruy，George，*Memoirs of Barras* 4 vols.（New York）1895

Dwyer，Philip，*Talleyrand* 2002

Napoleon：*The Path to Power* 2008

ed. Dwyer，Philip，*Napoleon and Europe* 2003

eds.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

eds.Dwyer，Philip and McPhee，Peter，*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2002

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

Napoleon and Viscount Ebrington 1823

Ellis，Geoffrey，*Napoleon’s Continental Blockade* 1981

Napoleon 1997

The Napoleonic Empire 2003

Elting，John，*Swords around a Throne* 1986

Emsley，Clive，*The Longman Companion to Napoleonic Europe* 1993

Gendarmes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1999

Napoleon：*Conquest*，*Reform and Reorganisation* 2003

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

ed. Ernouf，Baron，*Souvenirs d’un officier polonais* 1877

Esdaile，Charles，*The Wars of Napoleon* 1995

The Peninsular War 2002

Fighting Napoleon（New Haven，CT）2004

Espitalier，Albert，*Vers Brumaire* 1914

Etruria，Maria Louisa，Queen of，*Memoirs of the Queen of Etruria* 1823

Evstafiev，Alexis，*The Resources of Russia*，*in the Event of a War with France* 1812

Eyck，F.G.，*Loyal Rebels*（Maryland）1986

Faber，Theodor von，*Sketches of the Internal State of France* 1811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

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

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

Mémoires 2001

Fantin des Odoards，Louis-Florimond，*Journal de Général Fantin des Odoards 1800-1830* 1895

Field，Andrew，*Waterloo* 2012

Fisher，H.A.L.，*Studies in Napoleonic Statesmanship* 1903

Bonapartism 1961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

Fleischmann，Théo，*Histoire de la ferme du Caillou* 1954

Napoléon en bivouac 1957

En écoutant parler les grognards de Napoléon 1962

Napoléon et la musique 1965

ed. Fleischmann，Théo，*L'Épopée Impériale* 1964

Fleury de Chaboulon，Baron，*Memoirs of the Private Life*，*Return and Reign of Napoleon in 1815* 2 vols.1820

Florange，Charles and Wunsch，A.，*L'Entrevue de Napoleon et de Goethe* 1932

Foladare，Joseph，*Boswell's Paoli* 1979

ed. Fontana，Biancamaria，*Benjamin Constant*：*Political Writings* 1988

Fontanes，Louis，Marquis de，*Parallèle entre César*，*Cromwell*，*Monck et Bonaparte* 1800

Foord，Edward，*Napoleon's Russian Campaign* 1914

Forrest，Alan，*Conscripts and Deserters* 1989

Napoleon's Men 2002

Napoleon 2011

eds.Forrest，Alan and Jones，Peter，*Reshaping France* 1991

eds.Forrest，Alan，Hagemann，Karen and Rendall，Jane，*Soldiers*，*Citizens and Civilians*：*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 1790-1820* 2009

eds.Forrest，Alan and Wilson，Peter H.，*The Bee and the Eagle* 2008

Forsyth，William，*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53

ed. Foster，Vere，*The Two Duchesses* 1898

Fox，Robert，*The Culture of Science in France 1700-1900* 1992

Foy，General，*Discours du Général Foy* vol.Ⅰ 1826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under Napoleon 2 vols.1829

France，*Constitution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1800

Fraser，Edward，*The War Drama of the Eagles* 1912

Fraser，Flora，*Venus of Empire* 2009

Fraser，Ronald，*Napoleon's Cursed War*（New York）2008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

Freedman，Lawrence，*Strategy* 2013

French Government，*Code civil des français* 1805

Friedman，Dr Reuben，*The Emperor's Itch*（New York）1940

Fuller，J.F.C.，*The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1970

Gachot，J.Édouard，*Siège de Gênes* 1908

Gaffarel，Paul，*Bonaparte et les républiques italiennes* 1895

Gallaher，John G.，*The Iron Marshal* 2000

Gallais，M.，*Histoire du Dix-Huit Brumaire* 4 vols.1814-17

ed. Gallatin，Count，*The Diary of James Gallatin* 1914

Gardner，Dorsey，*Quatre Bras*，*Ligny and Waterloo* 1882

ed. Gamier，Jacques，*Dictionnaire Perrin des guerres et des bataille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2004

eds.Garnier，Jacques and Tulard，Jean，*Nouvelle bibliographie critique des mémoires sur l'époque napoléonienne* 1991

ed. Gaskill，Howard，*The Reception of Ossian in Europe* 2006

Gates，David，*The Napoleonic Wars 1803-1815* 1997

ed. Gaudin，Martin，*Mémoires*，*souvenirs*，*opinions et écrits du Duc de Gaëte* 1826

Germain，Pierre，*Drouët d'Erlon* 1985

Geyl，Pieter，*Napoleon*：*For and Against* 1949

Gibbs，Montgomery B.，*The Military Career of Napoleon the Great*（Chicago）1895

ed. Gielgud，Adam，*Memoirs of Prince Adam Czartoryski* 2 vols.1888

Gildea，Robert，*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The French 1799-1914* 2008

Gill，John H.，*With Eagles to Glory* 1992

Thunder on the Danube 3 vols.2008-2010

Gillevoison，C.A.G.Duchesne de，*Le Maréchal Moncey* 1902

Gilmour，David，*The Pursuit of Italy* 2011

Girod de l’Ain，Général，*Dix ans de mes souvenirs militaires* 2000

ed. Girod de l’Ain，Maurice，*Vie militaire du Général Foy* 1900

Giubelli，Antonio，*Napoleon on the Island of Elba* 2008

Godechot，Jacques，*Les institi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1985

Gonneville，Aymar-Olivier de，*Recollections of Colonel de Gonneville* 2 vols.2009

Goodspeed，D.J.，*Bayonets at St-Cloud* 1965

Gourgaud，General Baron Gaspard，*The Campaign of 1815 1818*

Napoleon and the Grand Army in Russia 1825

Journal de Sainte-Hélène 2 vols.1944-47

ed. Gourgaud，General Gaspard，*Memoirs of the History of France During the Reign of Napoleon dictated by the Emperor at St Helena* 2 vols.1823

Grainger，John D.，*The Amiens Truce* 2004

ed. Gray，Daniel Savage，*In the Words of Napoleon*（Troy，AL）1977

Gray，Denis，*Spencer Perceval* 1963

Grimsted，Patricia Kennedy，*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Alexander* Ⅰ（Oakland，CA）1969

Grouchy，Count de，*Doubts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Historical Memoirs Attributed to Napoleon*（Philadelphia）1820

Grouchy，Marquis de，*Mémoires de Maréchal de Grouchy* 5 vols.1873

Gueniffey，Patrice，*Le Dix-Huit Brumaire* 2008

Guérard，Albert Léon，*Reflections on the Napoleonic Legend* 1924

Haig，Diana，*Walks Through Napoleon and Josephine’s Paris* 2003

Hales，E.E.Y.，*Napoleon and the Pope* 1961

Hamelin，Antoine，*Douze ans de ma vie* 1926

ed. Handel，Michael，*Leaders and Intelligence* 1989

ed. Hanoteau，Jean，*The Memoirs of Queen Hortense* 2 vols.（New

York）1927

With Napoleon in Russia 2 vols.1935

Harris，Robin，*Talleyrand* 2007

Hastier，Louis，*Le grand amour de Joséphine* 1955

Hayman，Peter，*Soult*：*Napoleon's Maligned Marshal* 1990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The Napoleonic Source Book* 1990

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

Napoleonic Cavalry 2001

Napoleonic Infantry 2001

Hazareesingh，Sudhir，*The Saint-Napoleon*（Cambridge，MA）2004

Headley，J.T.，*The Imperial Guard of Napoleon* 1851

Healey，F.G.，*The Literary Culture of Napoleon* 1959

eds.Hennet，Léon and Martin，le Commandant，*Lettres interceptées par les Russes* 1913

Henry，Walter，*Trifles from My Portfolio* 2 vols.（Quebec）1839

Herold，C.，*The Mind of Napoleon*（New York）1955

Bonaparte in Egypt 1962

The Age of Napoleon 1963

Hibbert，Christopher，*Napoleon*：*His Wives and Women*（New York）2002

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

Lieutenant Woodberry 2013

Higonnet，Patrice，*Paris* 2002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

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

Holland，Lord，*Foreign Reminiscences* 1850

Hollins，David，*Hungarian Hussar 1756-1815* 2003

Holtman，Robert B.，*Napoleonic Propaganda*（Louisiana）1950

The Napoleonic Revolution（Philadelphia）1967

Home，George，*Memoirs of an Aristocrat*，*and Reminiscences of the Emperor Napoleon* 1837

eds.Horn，Colonel Bernd and Walker，Robert W.，*Le Précis de leadership militaire*（Ontario）2008

Horne，Alistair，*Napoleon*，*Master of Europe 1805-1807* 1979

How Far from Austerlitz？1996

The Age of Napoleon 2004

Horward，Donald D.，*Napoleon and Iberia* 1994

Houssaye，Henry，*Napoleon and the Campaign of 1814* 1914

Le dernier jour de Napoléon à la Malmaison 1914 *1815* 3 vols.1917

The Return of Napoleon 1934

ed. Howard，J.E.，*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vol.Ⅰ 1961

Howard，Martin，*Napoleon's Doctors 2.006*

Hozier，Captain H.M.，*The Invasions of England* vol.Ⅱ 1876

Hughes，Michael，*Forging Napoleon's Grande Armée* 2012

Israel，Jonathan Ⅰ.，*The Dutch Republic* 1995

ed. Iung，Theodore，*Lucien Bonaparte et ses mémoires* 3 vols.1882

Jackson，Basil，*Notes and Reminiscences of a Staff Officer* 1903

James，C.L.R.，*The Black Jacobins* 1938

Jarrett，Mark，*The Congress of Vienna and its Legacy* 2013

Jefferson，Thomas，*Memoirs*，*Correspondence and Private Papers* 4 vols.1829

Jenkins，E.H.，*A History of the French Navy* 1973

ed. Jennings，Louis J.，*The Croker Papers*，3 vols.1885

ed. Jimack，Peter，*A History of the Two Indies* 2006

Johnson，David，*Napoleon’s Cavalry and its Leaders*（New York）1978

Johnson，Paul，*Napoleon* 2003

ed. Johnston，R.M.，*The Corsican*（New York）1930

In the Words of Napoleon 2002

eds.Jomard，E.F.，et al.，*Description de l’Égypte* 21 vols.1809-23

Jomini，General Baron A.H.de，*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Campaign of Waterloo* 1853

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 1854

Life of Napoleon 4 vols.（New York）1864

ed. Jones，Proctor Patterson，*Napoleon* 1992

Napoleon，*How He Did It* 1998

In Napoleon’s Shadow（San Francisco）1998

ed. Jonge，Alex de，*Napoleon’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1977

Jonquière，Clément de la，*L’Expédition d’Égypte 1798-1801* 4 vols.1908

Jordan，David P.，*Napoleon and the Revolution* 2012

Jourdan，Annie，*Napoléon* 1998

Jourquin，Jacques，*Dictionnaire des marechaux du Premier Empire* 1999

ed. Jourquin，Jacques，*Journal de Capitaine François* 2 vols.19184

eds.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Florida）1989

eds.Kagan，Frederick W and Higham，Robin，*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sarist Russia* 2002

Karlen，Arno，*Napoleon's Glands* 1984

Kauffmann，Jean-Paul，*The Black Room at Longwood* 1997

Kemble，James，*Napoleon Immortal* 1959

ed. Kemble，James，*St Helena During Napoleon's Exile* 1969

Kerckhove，J.L.R.de，*Histoire des maladies observées à la Grande Armée en 1812* 1836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

Kiley，Kevin，*Artillery of the Napoleonic Wars* 2004

Once There Were Titans：*Napoleon's Generals and Their Battles* 2007

Kircheisen，Friedrich，*Napoleon* 1931

Kissinger，Henry，*A World Restored* 1957

Knapton，Ernest John，*Empress Josephine*（Cambridge，MA）1963

Knight，Roger，*The Pursuit of Victory* 2006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

Koebner，Richard，*Empire* 1961

Kolli，Baron de，*Memoirs of the Baron de Kolli* 1823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

La Bédoyère，Charles de，*Memoirs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35

Lachouque，Henry and Brown，Anne S.K.，*The Anatomy of Glory* 1978

Lacour-Gayet，G.，*Talleyrand 1754-1838* 1933

ed. Lacour-Gayet，Robert，*Mémoires du Comte Beugnot* 1959

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

Lancesseur，Pierre de，*L'Enigme de Waterloo* 2012

Langeron，L.A.-A.，Comte de，*Mémoires de Langeron* 1902

Lanzac de Laborie，Léon de，*Paris sous Napoleon* vol.Ⅱ 1905

ed. Lanzac de Laborie，Léon de，*Mémorial de J.de Norvins* 3 vols.1896

eds.Larichev，E. and Ostarkova，Ⅰ.，*Paris-St Petersburg 1800-*

1830（Moscow）2003

Las Cases，Comte Emmanuel de，*Memoirs of Emanuel Augustus Dieudonné Count de Las Casas* 1818

Le 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 4 vols.1823

Memorial de Saint-Hélène：*Journal of the Private Life and Conversations of the Emperor Napoleon at St Helena* 4 vols.1823

The Life，*Exile*，*and Conversations of the Emperor Napoleon* 4 vols.1835

Laskey，Captain J.C.，*A Description of the Series of Medals Struck at the National Medal Mint by Order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1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

eds.Laven，David and Riall，Lucy，*Napoleon's Legacy* 2000

ed. Lecestre，Léon，*Lettres inédites de Napoléon* Ⅰ[er] 2 vols.1897

Lefebvre，Georges，*Napoleon 1799-1807* 2 vols.1935

The Directory 1964

Leggiere，Michael，*Napoleon and Berlin* 2002

Lentz，Thierry，*Roederer* 1989

Le 18-Brumaire 1997

Dictionnaire des ministres de Napoléon 1999

Le Grand Consultat 1799-1804 1999

Savary 2001

Napoléon et la conquête de l’Europe 1804-1810 2002

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

La France et l’Europe de Napoléon 1804-1814 2007

La conspiration du Général Malet 2012

Napoléon diplomate 2012

ed. Lentz，Thierry，*Le Sacre de Napoléon* 2003

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

Lentz，Thierry and Imhoff，Denis，*La Moselle et Napoléon* 1986

Lentz，Thierry and Macé，Jacques，*La mort de Napoléon* 2009

eds.Lentz，Thierry et al.，*Quand Napoléon inventait la France* 2008

Levasseur，Octave，*Souvenirs militaires* 1914

Levy，Arthur，*Napoléon intime* 1893

Lewis，Gwynne，*France 1715-1804* 2004

eds.Lewis，Gwynne and Lucas，Colin，*Beyond the Terror* 1983

ed. Lewis，Theresa，*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of Miss Berry* vols.Ⅱ and Ⅲ 1866

Lieven，Dominic，*Russia against Napoleon* 2009

Linck，Tony，*Napoleon's Generals*：*The Waterloo Campaign* 1993

Lipscombe，Nick，*The Peninsular War Atlas* 2010

ed. Lloyd，Charles，*The Keith Papers* 3 vols.1955

Lockhart，J.G.，*The History of Napoleon Buonaparte* 2 vols.1831

ed. Londonderry，2nd Marquess of，*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Viscount Castereagh* 12 vols.1848-53

Longford，Elizabeth，*Wellington*：*Years of the Sword* 1971

Wellington：*Pillar of State* 1972

Lullin de Châteauvieux，Jacob Frédéric，*Manuscript Transmitted from St Helena by an Unknown Channel* 1817

ed. Luvaas，Jay，*Napoleon on the Art of War* 1999

Lyons，Martyn，*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1975

Napoleon Bonaparte and 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94

Macbride，Mackenzie，*With Napoleon at Waterloo*（Philadelphia）1911

MacCulloch，Diarmaid，*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2009

Macirone，Francis，*Interesting Facts Relating to the Fall and Death of Joachim Murat* 1817

McLynn，Frank，*Napoleon* 1997

McPhee，Peter，*A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2004

Madelin，Louis，*The Consulate and the Empire* 1934

ed. Madelin，Louis，*Lettres inédites de Napoléon* Ⅰ*er à Marie-Louise* 1935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

ed. Malmesbury，3rd Earl of，*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Harris*，*1st Earl of Malmesbury* vol.Ⅳ 1844

A Series of Letters of the First Earl of Malmesbury vol.Ⅱ 1870

Mansel，Philip，*Louis* ⅩⅧ 1981

The Eagle in Splendour 1987

The Court of France 1789-1830 1988

Prince of Europe 2003

Marbot，Baron de，*Mémoires du Général Baron de Marbot* 3 vols.1891

ed. Marchand，Louis，*Précis des Guerres de César*，*par Napoléon*

1836

ed. Maricourt，Baron André，*Mémoires du Général Noguès* 1922

Markham，David，*Napoleon's Road to Glory* 2003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

Markham，Felix，*Napoleon and the Awakening of Europe* 1954

Napoleon 1963

Marshall-Cornwall，James，*Marshal Massena* 1965

Martin，Andy，*Napoleon the Novelist* 2001

Martin，Brian，*Napoleonic Friendship* 2011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

Napoleon Surrenders 1971

Masséna，André，*Mémoires* 1848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t Home* 2 vols.1894

Napoléon et les femmes 1894

Napoléon dans sa jeunesse 1907

Napoleon and his Coronation 1911

The Private Diaries of the Empress Marie-Louise 1922

Napoleon at St Helena 1949

eds.Masson，Frédéric and Biagi，Guido，*Napoléon inconnu* 2 vols.1

Maude，F.N.，*The Jena Campaign* 2007

The Leipzig Campaign 2007

Mauduit，Hippolyte de，*Les derniers jours de la Grande Armée* 2 vols.1847-48

Melvin，Frank Edgar，*Napoleon's Navigation System*（New York）1919

Memes，John，*Memoirs of the Empress Josephine*（New York）1832

Méneval，Baron Claude-François，*Napoléon et Marie Louise* 3 vols.1843-45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

Menzl，Wolfgang，*Germany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vol.Ⅳ 1898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

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Ⅰ and Ⅱ 1880

Mikaberidze，Alexander，*The Battle of Borodino* 2007

The Battle of the Berezina 2010

ed. Millet，Stanislaw，*Le Chasseur Pierre Millet* 1903

Mollien，Comte，*Mémoires d’un ministre du trésor public* 3 vols.1898

Montefiore，Simon Sebag，*Jerusalem* 2011

Montesquiou，Anatole de，*Souvenirs sur la Révolution，l’Empire，la Restauration et le Règne de Louis-Philippe* 1961

Montesquiou-Fezensac，Raymond de，*The Russian Campaign 1812* 1970

Montholon，Albine de，*Journal secret d’Albine de Montholon* 2002

Montholon，General Count Charles-Tristan de，*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46

Moorehead，Caroline，*Dancing to the Precipice* 2009

Moreau，Jean，*Bonaparte and Moreau*（Philadelphia）1806

ed. Moreh，Schmuel，*Napoleon in Egypt* 1993

Mossiker，Frances，*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64

Mowat，Robert，*The Diplomacy of Napoleon* 1924

Mudford，William，*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Battle of Waterloo* 1817

Muir，Rory，*Britain and the Defeat of Napoleon* 1996

Tac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Battl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98

Nafziger，George，*Napoleon’s Invasion of Russia*（Novato，CA）1988

Napoleon at Dresden 1994

Imperial Bayonets 1996

Napoleon at Leipzig 1997

Nafziger，George，Wesolowski，Mariusz T. and Devoe，Tom，*The Poles and Saxons during the Napoleonic Wars*（Chicago）1991

Namier，Sir Lewis，*Vanished Supremacies* 1970

Nasica，Abbé T.，*Mémoires sur l’enfance et la jeunesse de Napoléon* 1852

Nepos，Cornelius，*Vies des Grands Capitaines* 1818

ed. Nesbitt，Nick，*Toussaint L’Ouverture* 2008

Nester，Wiliam R.，*Napoleon and the Art of Diplomacy* 2011

Nicolson，Nigel，*Napoleon* 1985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

ed. North，Jonathan，*With Napoleon in Russia* 2001

Napoleon on Elba 2004

With Napoleon’s Guard in Russia 2013

Odeleben，Baron Ernst von，*A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axony in 1813* 1820

Olivier，Daria，*The Burning of Moscow* 1966

eds.Olsen，John and van Creveld，Martin，*The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Art from Napoleon to the Present* 2011

O’Meara，Barry，*Napoleon in Exile*，*or*，*a Voice from St Helena* 2 vols.1820

Orieux，Jean，*Talleyrand*（New York）1974

ed. Orwicz，Michael R.，*Art Cri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1994

Ott，Thomas，*The Haitian Revolution 1789-1804*（Knoxville，TN）1973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

An Encyclopaedia of Napoleon’s Europe 1984

Bernadotte 1990

Napoleon and Marie Louise 2001

Napoleon in Russia 2003

ed. Palmstierna，C.-F.，*My Dearest Louise* 1955

Paoli，François，*La Jeunesse de Napoléon* 2005

Paret，Peter，*The Cognitive Challenge of War* 2009

Paris，William Francklyn，*Napoleon's Legion* 1927

ed. Park，Julian，*Napoleon in Captivity* 1827

Pawly，Ronald，*Napoleon's Red Lancers* 2003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

Pellapra，Emilie de，*A Daughter of Napoleon*（New York）1922

Peltier，John，*The Trial of John Peltier，Esq，for a Libel Against Napoleon Buonapart*é 1803

Percy，Pierre-François，*Journal des campagnes du Baron Percy* 1986

Pétiet，Général Baron Auguste，*Souvenirs militaires de l'histoire contemporaine* 1844

Petit，Joseph，*Marengo* 1801

Peyrusse，Guillame，*Mémorial et archives de M.le Baron Peyrusse*（Carcassonne）1869

Pigeard，Alain，*L'Armée de Napoléon 1800-1815* 2000

La conscription au temps de Napoléon 2003

Napoléon amoureux 2007

ed. Plenel，Edwy，*Joseph Fouché，minister de la police* 1993

Plumptre，Anne，*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Residence in France 1802-1805* 3 vols.1810

Pocock，Tom，*The Terror Before Trafalgar* 2002

Stopping Napoleon 2004

Pontécoulant，Philippe-Gustave，*Napoleon à Waterloo* 2004

ed. Pope，Stephen，*The Cassell Dictionary of the Napoleonic Wars* 1999

Popkin，Jeremy，*The Right-Wing Press in France 1792-1800*（Chapel Hill，NC）1980

Poultier，François，*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in Europe*（New York）1798

Pradt，Abbé de，*Histoire de l'ambassade dans le Grand Duché de Varsovie* 1815

Prat，Louis-Antoine and Tonkovich，Jennifer，*David*，*Delacroix and Revolutionary France* 2011

Price，Munro，*The Perilous Crown* 2007

Prinzing，Friedrich，*Epidemics Resulting from Wars* 1916

ed. Quentin，Roger，*André Peyrusse* 2010

ed. Raeff，Marc，*The Diary of a Napoleonic Foot Soldier* 1991

Ragsdale，Hugh，*Détente in the Napoleonic Era* 1980

Raguse，Duc de，*Mémoires du Maréchal Marmont* 9 vols.1857

Ramon，G.，*Histoire de la Banque de France* 1929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

Reiset，Le Vicomte de，*Souvenirs du Lieutenant Général Vicomte de Reiset 1814-1836* vol.Ⅲ 1899

ed. Rémusat，Paul de，*Memoirs of Madame de Rémusat* 3 vols.1880

A Selection of the Letters of Madame de Rémusat 1881

ed. René，François，*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s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

Reynier，General Jean，*Mémoires du Comte Reynier* 1827

Ribbe，Claude，*Le crime de Napoléon* 2005

Richardson，Hubert N.B.，*A Dictionary of Napoleon and His Times* 1920

Richardson，Nicholas，*The French Prefectoral Corps 1814-1830* 1966

Richardson，Robert，*The Apocalypse of Napoleon* 2009

Riehn，Richard，*Napoleon’s Russian Campaign*（New York）1991

Ripaud，Citizen，*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Arts* 1800

Robb，Graham，*Parisians* 2010

Roberts，Andrew，*Waterloo* 2011

Rodger，A.B.，*The War of the Second Coalition 1798-1801* 1964

Rodger，N.A.M.，*Command of the Ocean* 2006

Roederer，Pierre-Louis，*Autour de Bonaparte* 1909

Bonaparte me disait 1942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

Ropes，John，*The Campaign of Waterloo*（New York）1892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

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

ed.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

Rosebery，Lord，*Napoleon*：*The Last Phase* 1900

Rosen，Lew，*Napoleon's Opera-Glass* 1897

Ross，Michael，*The Reluctant King* 1976

Rostopchine，Fyodor，*L'Incendie de Moscou* 2000

Rothenberg，Gunther E.，*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77

The Napoleonic Wars 1999

The Emperor’s Last Victory 2005

Rouart，Jean-Marie，*Napoléon ou la destinée* 2012

ed. Rousset，Camille，*Recollections of Marshal Macdonald* 2 vols.1892

ed. Routier，Colonel Léon，*Récits d’un soldat de la République et de l’Empire* 2004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

ed. Rowe，Michael，*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Napoleonic Europe* 2003

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

ed. Sadler，Thomas，*Diary*，*Reminiscenc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Henry Crabb Robinson* 3 vols.1869

ed. Sage，Robert，*The Private Diaries of Stendhal*（New York）1954

Saint-Amand，Imbert de，*Marie Louise and the Decadence of the Empire*（New York）1902

Marie Louise，*the Island of Elba*，*and the Hundred Days*（New York）1902

eds.St-Cère，Jacques and Schlitter，H.，*Napoléon à Sainte-Hélène* n.d.

Saint-Chamans，Gén.Comte Alfred de，*Mémoires du Général Comte*

de Saint-Chamans 1896

Saint-Cyr，Laurent Gouvion，*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militaire* 4 vols.1831

Saint-Denis，Louis Étienne（Known as Ali），*Napoleon from the Tuileries to St Helena* 1922

Souvenirs du Mameluck Ali 1926

Saint-Hilaire，Émile de，*Napoléon au Conseil-d’État* 1843

eds.Saint-Pierre，Louis and Saint-Pierre，Antoinette，*Mémoires du Maréchal Soult* 1955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

Sarrazin，General，*Confession of General Buonaparté to the Abbé Maury* 1811

History of the War in Spain and Portugal 1815

Sauzet，Armand，*Desaix*，*le sultan juste* 1954

Savary，Anne-Jean-Marie，*Memoirs Relative to the Duke D’Enghien* 1823

Savatier，René，*L’Art de faire les lois* 1927

Schlabrendorf，Graf Gustav von，*Bonaparte and the French People* 1804

Napoleon and the French People Under his Empire 1806

ed. Schlumberger，Gustave，*Lettres du commandant Coudreux* 1908

Schneid，Frederick C.，*Soldiers of Napoleon’s Kingdom of Italy* 1995

Napoleon’s Italian Campaigns 1805-1815 2002

Napoleon’s Conquest of Europe（New Haven，CT）2005

Schom，Alan，*Napoleon Bonaparte* 1997

Schroeder，Paul，*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1994

Schur，Nathan，*Napoleon in the Holy Land* 1999

ed. Schwartz，Bernard，*The Code Napoleon and the Common-Law World*（New York）1956

Schwarzfuchs，Simon，*Napoleon，the Jews and the Sanhedrin*（Philadelphia）1979

Sciout，Ludovic，*Le Directoire* vol.4 1895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

Ségur，Paul de，*Napoléon et la Grande Armée en 1812* 1824

Shepherd，Rev.William，*Paris in 1802 and 1814* 1814

Sherwig，John M.，*Guineas and Gunpowder*（Cambridge，MA）

1969

Shmuelevitz，Aryeh，*Napoleon and the French in Egypt and the Holy Land*（Istanbul）2010

Shoberl，Frederic，*Narrativ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Events which Occurred in and near Leipzig* 1814

Simms，Brendan，*The Impact of Napoleon* 1997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Germany 1779-1850 1998

Europe：*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2013

Simonetta，Marcello and Arikha，Noga，*Napoleon and the Rebel* 2011

Six，Georges，*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es généraux et amiraux français de la Révolution et de l’Empire 1792-1814* 2 vols.1934

Sked，Alan，*Radetzky* 2011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

Napoleon’s Regiments 2000

1813 Leipzig 2001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Napoleon’s Empire 2005

‘*Charge*！’2007

Smith，Sir William Sidney，*The French Expedition into Syria* 1799

Solé，Robert，*La conquête de l’Égypte* 2006

Soltyk，Roman，*Napoléon en 1812* 1838

ed. Soult，fils，*Mémoires du Maréchal-Général Soult* 3 vols.1854

Sparrow，Elizabeth，*Secret Service* 1999

Shadow of the Guillotine 2013

Staël，Madame Germaine de，*An Appeal to the Nations of Europe against the Continental System* 1813

Dix années d’exil 2 vols.2000

Stanhope，5th Earl，*Notes of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uke of Wellington 1831-1851* 1888

Starke，Mariana，*Letters from Italy Between the Years 1792 and 1798* 2 vols.1800

Stendhal（Henri Beyle），*The Red and the Black* 2004

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 2006

ed. Stiegler，Gaston，*Récits de guerre et de foyer* 1894

eds.Stoker，Donald，Schneid，Frederick and Blanton，Harold，*Conscription in the Napoleonic Era* 2009

Stourton，James and Montefiore，Charles Sebag，*The British as Art Collectors* 2012

Strathearn，Paul，*Napoleon in Egypt* 2007

ed. Stryjenski，Casimir，*Mémoires de la Comtesse Potocka* 1897

Stuart，Andrea，*Rose of Martinique* 2003

Suchet，Marshal Louis Gabriel，*Memoirs of the War in Spain* 2 vols.1829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

Sutherland，Christine，*Marie Walewska* 1979

Swanson，William C.，*Napoleon's Dual Courtship*（privately published）1923

ed. Tarbell，Ida M.，*Napoleon's Addresses*（Boston）1897

Thiard，A.M.T.，*Souvenirs diplomatiques et militaires* 1900

Thibaudeau，Antoine，*Bonaparte and the Consulate* 1908

Mémoires sur la Consultat 1799 à 1804 1913

Thiers，Louis Adolphe，*History of the Consulate and the Empire of France under Napoleon* vol.Ⅻ 1893

Thiry，Jean，*La machine infernale* 1952

Thody，Philip，*French Caesarism from Napoleon to Charles de Gaulle* 1989

Thornton，Michael，*Napoleon after Waterloo*（Stanford，CA）1968

Thrasher，Peter，*Pasquale Paoli* 1970

Thuillier，Guy，*Regards sur la haute administration de France* 1979

Tissot，P.F.，*Souvenirs historiques sur la vie et la mort de F.Talma* 1826

Histoires de Napoléon 2 vols.1833

Tolstoy，Leo，*War and Peace* 1869

Tomiche，Nada，*Napoléon écrivain* 1952

Tone，John L.，*The Fatal Knot* 1994

Tone，Theodore Wolfe，*The Life of Theodore Wolfe Tone* 1828

ed. Tortel，Christian，*Avec Bonapart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1976

eds.Tortel，Christian and Carlier，Patricia，*Bonaparte de Toulon au Caire* 1996

Tranié，Jean，*Napoléon et son entourage* 2001

Tranié，Jean and Camigniani，J.-C.，*Napoléon Bonaparte，la première campagne d'ltalie 1796-97* 1990

Troyat，Henri，*Alexander of Russia* 1982

Tulard，Jean，*L’Anti-Napoléon* 1965

Napoléon et la noblesse d’Empire 1979

Le grand empire 1982

Napoleon：*The Myth of the Saviour* 1984

Napoleon：*une journée particulière* 1994

Murat 1999

Les vingt jours 1-20 March 1815 2001

Napoléon：*les grands moments d’un destin* 2006

Dictionnaire amoureux de Napoléon 2012

ed. Tulard，Jean，*Proclamations*，*orders du jour*，*bulletins de la Grande Armée* 1964

Bibliographie critique des mémoires sur le Consultat et l’Empire 1971

Cambacérès，*lettres inédites à Napoléon* 2 vols.1973

Dictionnaire Napoléon 1989

La Berline de Napoléon 2012

eds.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

Turnbull，Patrick，*Napoleon’s Second Empress* 1971

Uffindell，Andrew，*The Eagle's Last Triumph* 1994

Napoleon's Immortals 2007

Napoleon's Chicken Marengo 2011

Underwood，Thomas Richard，*A Narrative of Memorable Events in Paris in the year 1814* 1828

Unger，Harlow，*Layfayette* 2002

Unwin，Brian，*Terrible Exile* 2010

Vandal，Albert，*Napoléon et Alexandre* Ⅰ 3 vols.1893

L'Avènement de Bonaparte 2 vols.1907

Van-Ess，Willem Lodewyk，*The Life of Napoleon Buonaparte* 4 vols.（Philadelphia）1809

Vaughan，C.R.，*Narrative of the Siege of Zaragoza* 1809

Vernon，B.J.，*Early Recollections of Jamaica to Which are Added Trifles from St Helena* 1848

Villefosse，Louis de and Bouissounouse，Janine，*The Scourge of the Eagle* 1972

Villemain，Abel-François，*Souvenirs contemporains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2 vols.1854

Villepin，Dominique de，*Les cent jours* 2001

Volney，Constantin de，*Voyag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1787

Vossler，Lieutenant H.A.，*With Napoleon in Russia 1812* 1998

Wairy，Constant，*Mémoires de Constant* 1831

ed. Walter，Gérard，*Le Comte de Las Cases* 2 vols.1956

Warden，William，*Letters Written on Board HMS* Northumberland *and at St Helena* 1817

Waresquiel，Emmanuel de，*Talleyrand* 2011

Watson，Stephen，*The Reign of George* III 1960

Weider，Ben and Forshufvud，Sten，*Assassination at St Helena Revisited*（New York）1995

Weider，Ben and Hapgood，David，*The Murder of Napoleon* 1982

Weigley，Russell，F.，*The Age of Battles*（Bloomington，IN）1991

ed. Weit，Gaston，*Nicolas Turc*，*chronique d'Égypte l798-1804*（Cairo）1950

Weller，Jac，*Wellington in India* 1972

ed. Wellington，2nd Duke of，*Despatches*，*Correspondence and Memoranda of Field Marshal Arthur*，*Duke of Wellington*，*K.G.*15 vols.1858-72

Welschinger，Henri，*La censure sous le premier empire* 1882

Le duc d'Enghien 1888

Wesling，Molly，*Napoleon in Russian Cultural Mythology*（New York）2001

Wheeler，H.B.F. and Broadley，A.B.，*Napoleon and the Invasion of England* 2vols.1907

Whitcomb，Edward A.，*Napoleon's Diplomatic Service*（Durham，NC）1979

Williams，Helen Maria，*A Narrative of the Event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France* 1815

Williams，John R.，*The Life of Goethe* 1998

Williams，Kate，*Josephine* 2013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

Wilson，Peter H.，*War*，*Society and State in Württemberg 1677-1793* 1995

Wilson，Sir Robert，*History of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Egypt* 1802

Brief Remarks on the Character and Composition of the Russian Army in the Years 1806 and 1807 1810

Campaigns in Poland in the Years 1806 and 1807 1810

Narrative of Events during the Invasion of Russia by Napoleon

Bonaparte 1860

Wilson-Smith，Timothy，*Napoleon and His Artists* 1996

Napoleon：*Man of War*，*Man of Peace* 2002

Winograd，Lee，*Strategical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Battle of Acre during Napoleon's Holy Land Campaign*（Tel Aviv）1973

Wolff，Sir Henry Drummond，*The Island Empire* 1855

Woloch，Isser，*Jacobin Legacy*（Princeton，NJ）1970

The French Veteran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Restoration 1979

The New Regime：*Transformations of the French Civic Order 1789-1820S* 1994

Napoleon and His Collaborators 2001

ed. Woloch，Isser，*R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tanford，CA）1996

Woolf，Otto，*Ouvrard*：*Speculator of Genius* 1962

Woolf，Stuart，*Napoleon's Integration of Europe* 1991

Wright，Constance，*Daughter to Napoleon*（New York）1961

ed. Wright，O.W.，*History of Charles* Ⅻ *by M.de Voltaire* 1887

Yevstafiev，Aleksye Grigoryevich，*The Resources of Russia in the Event of a War with France* 1813

ed. Yonge，Charlotte M.，*A Man of Other Days* 2 vols.1877

Memoirs of Marshal Bugeaud vol.Ⅰ 1884

Zamoyski，Adam，*Holy Madness* 1999

1812：*Napoleon's Fatal March on Moscow* 2005

Zarzeczny，Matthew，*Meteors that Enlighten the Earth* 2013

Ziegler，Philip，*The Sixth Great Power* 1988

Zweig，Stefan，*Joseph Fouch*é 1930

文章、随笔与未发表论文

Abel，Jonathan，'Jacques-Antoine-Hippolyte，Comte de Guibert's Military Reforms'*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

Abramova，Inna，'Les médailles relatives à la guerre de 1812 et à Napoléon du Musée de Vitebsk'*Études Napoléoniennes* nos.31-34 1994

Alexander，Don W.，'French Replacement Methods during the Peninsular War'*Military Affairs* vol.44 issue 4 December 1980

Alger，J.G.，'Napoleon in Egypt'*Westminster Review* vol.150 no.4 1898

'British Visitors to Paris 1802-1803'*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4 October 1899

Allégret，Marc，'Autour de la rédaction du Code Civil'*Revue du Souvenir Napoléonien* no.495 April-June 2013

Anonymous，‘Bonaparte’s Campaign in Russia’*Edinburgh Review* no.24 February 1815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s éxpeditions en Égypte et en Syrie par J.Miot’*Quarterly Review* no.25 April 1815

‘Letters from France’*Edinburgh Review* no.51 February 1816

‘Descente en Angleterre’*Notes and Queries* 21 July 1855

‘Marshal Marmont’s *Memoirs’Edinburgh Review* no.106 July 1857

‘The Napoleon Correspondence’*Edinburgh Review* no.258 Oct 1867

‘More about Napoleon’*Quarterly Review* vol.139 July 1875

‘The Unpublished Letters of Napoleon’*Quarterly Review* vol.187 1898

‘The French Expedition to Egypt in 1798’*Edinburgh Review* no.208 July 1908

Arboit，Gérard，‘1812：Le reseignement Russe face à Napoléon’*Revue de l’Institute Napoléon* no.204 2012

Arnold，James R.，‘A Reappraisal of Column versus Line in the Peninsular War’April 2004 *Napoleon Series* website

Beaucour，Fernand，‘Les besoins en voitures pour le chauffage de l’armée au Camp de Boulogne en Janvier 1804’*Études Napoléoniennes* nos.31-34 1994

Beerbuehl，Margrit Schulte，‘Crossing the Channel：Nathan Mayer

Rothschild and his Trade with the Continent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Blockades 1803-1808’*The Rothschild Archive Review of the Year* 2007/8

Bertaud，Jean-Paul，‘Napoleon’s Officers’*Past and Present* no.111 1986

Biagi，Guido，‘A Coincidence in Napoleon’s Life’*Century Magazine* November 1894

Billings，Mark，‘Napoleon：A Dealer of Hop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

Blaufarb，Rafe，‘The Ancien Régime Origins of Napoleonic Social Reconstruction’*French History* vol.14 no.4 2000

Boisson，Daniel，‘Maréchaux et généraux français tués et blessés en 1812’*Les Amis du Patrimonie Napoléonien* no.35 July 2012

Brack，General de，‘Waterloo’*La Revue de France* vol.4 July 1932

Branda，Pierre，‘Did the War Pay for the War？An Assessment of Napoleon’s Attempts to Make his Campaigns Self-Financing’*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

Brier，Bob and Wood，Mary Mendenhall，‘Napoleon in Egypt：The Battle of Chobraki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

Broers，Michael，‘The Napoleonic Police and Their Legacy’*History Today* May 1999

‘Cultural Imperialism in a European Context？’*Past and Present* no.170 2001

‘Napoleon，Charlemagne and Lotharingia：Acculturation and the Boundaries of Napoleonic Europe’*Historical Journal* vol.44 2001

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

Bryant，Mark，‘Graphic Warriors：War Cartoonists 1792-1945’*The London Library Magazine* Winter 2011

Burrows，Simon，‘Culture and Misperception：The Law and the Press in the Outbreak of War in 1803’*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18 1996

Byrd，Melanie，‘The Napoleonic Institute of Egyp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

Chandler，David，‘Napoleon and Death’*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

Chaplin，Dr T.H.Arnold，‘Napoleon’s Funeral：A Lost Record’*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0 September 1915

Choffat，Thierry，‘La Bérézina：victoire française’*Centre d’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sur la Bonapartisme* no.48 Spring 2013

Cook，John，‘Bernadotte 1806：Is There a Case for the Defence？’*Napoleon Series* website

Crook，Malcolm，‘Time for a Hero？Reappraising Napoleon on the Bicentenary of his Rise to Power’*History* vol.87 issue 288 October 2002

Crouzet，François，‘The Second Hundred Years War’*French History* vol.10 1997

Dague，Everett，‘Henri Clarke，Minister of War，and the Malet Conspiracy’*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

Davies，Huw J.，‘Diplomats as Spymasters：A Case Study of the Peninsular War 1809-1813’*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76 no.1 January 2012

Davies，Peter，‘Who Killed Napoleon Bonaparte？’*The Waterloo Journal* vol.32 no.3 Winter 2010

Desclaux，Dr，‘A propos de la “Gale” de Napoléon’*Journal des Patriciens* April 1932

‘Détenu’，‘The Journal of a Detenu：An Eye-witness of the Events in Paris’*London Magazine* September 1825

Dhombres，Nicole，‘Napoléon et les scientifiques Part Ⅰ：1779-1798’*La Revue du Souvenir Napoléonien* no.350 1985

Dufraisse，Roger，‘Napoleon et l’Empereur’*Études Napoléoniennes* nos.31-34 1994

Dunne，John，‘Napoleon’s Mayoral Problem’*Modern & Contemporary French History* vol.8 2000

Dupâquier，J.，‘Problèmes démographiques de la France Napoléonienne’*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ol.17 1970

Dusoulier，Louis，‘En vendant La Louisiane’*Les Annales de les*

Compagnons de l'Empire no.4 2003

Dutcher，George Matthew，'Napoleon and the Napoleonic Period'*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4 no.3 September 1932

Dwyer，Philip G.，'From Corsican Nationalist to French Revolutionary：Problems of Identity in the Writings of the Young Napoleon 1785-1793'*French History* vol.16 2002

'Napoleon Bonaparte as Hero and Saviour'*French History* vol.18 2004

'"It Still Makes Me Shudder"：Memories of Massacres and Atrocities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War in History* vol.16 no.4 2009

Dziewanowski，Lieutenant M.K.，'Napoleon：Legend and Propaganda'*Military Affairs* vol.9 issue 1 January 1945

Ebrington，Lord，'A Conversation with Napoleon at Elba'*Macmillan's Magazine* December 1894

Eidahl，Kyle，'Marshal Nicolas Charles Oudino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

Ela，Alfred，'Napoleon's Wounds'*The Boston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 vol.174 nos.22 and 24 June 1916

Epstein，James，'Politics of Colonial Sensation：The Trial of Thomas Picton and the Cause of Louisa Caldero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June 2007

Esdaile，Charles，'Spanish Guerrillas：Heroes or Villains？'*History*

Today no.38 April 1988

‘Recent Writing on Napoleon and His Wars’*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73 issue 1 January 2009

Feinberg，Herb，‘North to Palestine：Napoleon Marches Against the Turks’*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

Field，Andrew，‘The Famous Words：The Capture of Cambronne at Waterloo’*Waterloo Journal* vol.35 no.1 Spring 2013

Fitzsimmons，Michael P.，‘The Debate on Guilds under Napoleon’*Proceedings of the Western Society for French History* vol.36 2008

Foch，Marshal，‘La battaille de Laon’*Revue de France* May 1921

Forrest，Alan，‘Propaganda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in Napoleonic France’*French History* vol.18 2004

Friedman，Elias，‘On the Affair of the Murder of the French Soldiers in the Carmelite Monastery during Napoleon’s Campaign’*Ariel Journal on the Land of Israel* no.37 March 1985（in Hebrew）

Gallaher，John，‘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Strategy：The Dresden Phase of the Leipzig Campaign’*Military Affairs* vol.49 issue 2 April 1985

‘Davout and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

Gates，David，‘The Wars of 1812：A French Perspective’*Mars & Clio* no.34 Summer 2012

George，Christopher T.，‘The Eroica Riddle：Did Napoleon Remain Beethoven’s “Hero”？’*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

Gichon，Mordechai，‘Jaffa，1799’*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

‘East Meets West：The Clash Between French and Oriental Society during Napoleon’s Campaign in Egyp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

Gill，Conrad，‘The Rel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France in 1802’*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24 1909

Glover，Richard，‘The French Fleet 1807-1814’*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39 no.3 September 1967

Grab，Alexander，‘Army，State and Society：Conscription and Desertion in Napoleonic Italy 1802-1814’*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47 1995

‘State Power，Brigandage and Rural Resistance in Napoleonic Italy’*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vol.25 1995

‘The Ge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talian Peninsula Under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

Griffin，Miriam，‘Philosophy，Cato and Roman Suicide’*Greece & Rome* vol.33 no.1 April 1986

Groutso，Igor，‘Le sort des aigles napoléoniennes pendant le campagne de 1812’*Études Napoléoniennes* nos.31-34 1994

Hartley，Janet，‘Napoleon in Russia：Saviour or Anti-Christ？’*History Today* vol.41 no.1 1991

Harvey，A.D.，‘European Attitudes to Britain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Era’*History* vol.63 1978

Hayman，Neil M.，‘France Against Prussia：The Jena Campaign of 18o6’*Military Affairs* vol.30 issue 4 Winter 1966

Hazareesingh，Sudhir，‘Memory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The Legend of Napoleon Revisited’*French History* vol.18 2004

‘God of War’*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 February 2012

Hicks，Peter，‘The Napoleonic “Police” or “Security” State in Context’*Napoleonica La Revue* nos.2-10 2009

‘Late 18th Century and very early 19th Century British writings on Napoleon：Myth and History’*Fondation Napoléon* website

Hochel，Marian，‘Dominique-Vivant Denon：Napoleon’s Chief Arts Adviser’*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 1 no.4 November 2011

Hollins，Dave，‘The Hidden Hand：Espionage and Napoleon’*Osprey Military Journal* vol.2 no.2 25 March 2000

Holmes-Wilson，Captain C.，‘Nelson and Napoleon：A Criticism of Sea Power’*Minutes of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Artillery Institution* vol.30 1903-4

Horward，Donald D.，‘Masséna and Napoleon：Abandonment in Portugal’*Military Affairs* vol.37 issue 3 October 1973

'Napoleon in Review：A Bibliographical Essay'*Military Affairs* vol.43 issue 3 October 1979

Innocenti，Claudio，'Souls Not Wanting：The Marshalate's Betrayal of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

Jourdan，Annie，'Napoleon and History'*French History* vol.10 1996

'The Grand Paris of Napoleon：From a Dream of Magnificence to a Dream of Utility'*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

Keene，Edward，'The Treaty-making Revolu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34 no.3 September 2012

Lamy，Gautier，'La cavalerie française de 1813'*La Revue Napoléon* no.9 June 2013

Lewin，Peter K.，Hancock，Ronald G.V. and Voynovich，Paul，'Napoleon Bonaparte：No Evidence of Arsenic Poisoning'*Nature* vol.299 14 October 1982

Lochet，Jean，'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ande Armée and its Cavalry in Russia 1812'www.magweb.com

Lugli，Alessandro et al.，'Napoleon Bonaparte's Gastric Cancer：A Clinicopathologic Approach to Staging，Pathogenesis，and Etiology'*Nature Clinical Practice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vol.4 no.1 2007

Maamar，Sayah，'Propos critiques sur l'Université Impériale vers 1810'*Études Napoléoniennes* nos.31-34 1994

McErlean，J.M.P.，'Governor Raffles'Fifteen Minutes with

Napoleon'*The Waterloo Journal* vol.27 no.1 Spring 2005

Markham，Felix，'The Emperor at Work'*History Today* September 1963

Markham，J.David，'Napoleon's Last Hours in Franc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

'Was Napoleon an Anti-Semite？Napoleon，the Jews and Religious Freedom'Speech to the Symposium on the Bicentenary of the Sanhedrin，Tel Aviv，Israel 31 May 2007

Mikaberidze，Alexander，'"The Russian Eagles over the Seine"：Russian Occupation of Paris in 1814'*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

Murphy，Orville T.，'Napole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How Much Did He Owe to the Past？'*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

Nester，William，'Napoleon，Family Values and the Fate of Europ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

Norris，A.H. and Bremner，R.W.，'The Lines of Torres Vedras'*The Brit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Portugal* 1986

O'Brien，David，'Antonio Canova's Napoleon as Mars the Peacemaker and the Limits of Imperial Portraiture'*French History* vol.18 no.4 2004

Ocampo，Emilio，'Rescuing Napoleon from St Helena'*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

Packwood，Allen，‘A Tale of Two Statesmen：Churchill and Napoleon’*Finest Hour* no.157 Winter 2012-13

Parker，Harold T.，‘Why Did Napoleon Invade Russia？’*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

Paz，Ignacio，‘1808，the Point of Implosion for the Napoleonic Empire’*Napoleonic Series* website

Pierron，Lt.-CoL.，‘Les methodes de guerre actuelles’（Paris 1878）*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Journal* vol.23 no.99 1879

Pratt，Fletcher，‘Vignettes of Napoleon in Italy 1796’*Journal of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vol.2 issue 2 Summer 1938

Price，Munro，‘Napoleon and Metternich in 1813’*French History* vol.26 no.4 December 2012

Promyslov，Nikolay，‘The Grande Armée’s Retreat as Seen from the Intercepted Soldiers，Correspondenc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

Reid，Loren，‘The Last Speech of William Pitt’*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vol.49 issue 2 1963

Riaud，Xavier，‘Napoleon and His Teeth’*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

Rose，J.Holland，‘A Document Relating to the Continental System’*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no.69 1903

Ross，Steven，‘Napoleon and Manouver Warfare’28th Harmon

Memorial Lecture in Military History，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Colorado 1985

Rossetti，Marie-Joseph，‘Journal du Général Rossetti’*La Revue de France* vol.5 March 1933

Rowe，Michael，‘Between Empire and Home Town：Napoleonic Rule on the Rhine 1799-1814’*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42 1999

Sainsbury，J.，‘Thirty Facsimiles of the Different Signatures of the Emperor Napoleon and a Sketch of the Events Connecting Them’1836

Schmidt，H.D.，‘The Idea and Slogan of “Perfidious Albio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no.14 1953

Schmitt，Hans，‘1812：Stein，Alexander Ⅰ and the Crusade against Napoleon’*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31 March 1959

Schneid，Frederick C.，‘The Dynamics of Defeat：French Army Leadership，December 1812-March 1813’*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63 issue 1 January 1999

Schroeder，Paul W.，‘Napoleon’s Foreign Policy：A Criminal Enterprise’*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

Sibalis，Michael，‘Conspiracy on St Helena？（Mis）remembering Napoleon’s Exile’*French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vol.4 2011

Siegfried，Susan L.，‘The Politicisation of Art Criticism in the Post-Revolutionary Press’in ed. Orwicz，Michael R.，*Art Cri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1994

Smith，G.C.Moore，‘General Petit’s Account of the Waterloo Campaign’*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8 no.70 1903

Sparrow，Elizabeth，‘The Alien Office 1792-1806’*Historical Journal* vol.33 no.2 1990

Stark，Nicholas，‘Society：Friend or Enemy of the Blacks’*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

Uffindell，Andrew，‘Napoleon Fights for Paris’*Military Illustrated* no.251 April 2009

Vaskin，Alexander，‘Three Mistakes of Napoleon’*Nezavisimaya Gazeta* 30 August 2012

Weider，Ben，‘The Assassination of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

‘Napoleon and the Jews’*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

Weigall，Arthur，‘Napoleon’s “Great Adventure”’*Blackwood’s Magazine* no.191 April 1912

Whitcomb，E.A.，‘Napoleon’s Prefect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no.79 1974

Woloch，Isaac，‘Napoleonic Conscription：State Power and Civil Society’*Past and Present* no.111 1986

Wood，William J.，‘Forgotten Sword’*Military Affairs* October 1970

Woolf，Stuart，‘French Civilisation and Ethnicity in the Napoleonic Empire’*Past and Present* no.124 1989

‘The Construction of a European World-View in the Revolutionary-Napoleonic Period’*Past and Present* no.137 1992

Yale Center，‘Nelson and Anti-Napoleon Verse’Yale University pamphlet[n.d.]Yarrow，Dr H.，‘The Death of Napoleon on St Helena’*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Waterloo Committee* December 1982

一些关于拿破仑的网站

Fondation Napoléon www.napoleon.org

Musée de l’Armée www.invalides.org

Napoleonic Alliance www.napoleonic-alliance.com

Napoleonic Guide www.napoleonguide.com

Napoleon Internet Guide www.napoleonbonaparte.nl

Napoleonic Literature www.napoleonic-literature.com

Napoleonic Series www.napoleonseries.org

La Souvenir Napoléonien http：//www.souvenirnapoleonien.org

War Times Journal www.wtj.com

档案

Prince Piotr Bagration，Russian State Military Historical Archive，Moscow

Antoine-Alexandre Barbier，Bibliothèque National de France，Paris

Hortense de Beauharnais，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Marshal Alexandre Berthier，Bibliothèque National de France，Paris，and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Vincennes

General Henri Bertrand，Bibliothèque National de France，Paris

Sir Charles Blagden，Beinecke Library，Yale

Caroline Bonapart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Elisa Bonapart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Jérome Bonapart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Joseph Bonapart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and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Vincennes

Josephine Bonapart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Letizia Bonaparte（Madame Mèr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Louis Bonapart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Lucien Bonapart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Emperor Napoleon Ⅰ，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Pauline Bonapart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Theodore D.Buhl，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Yale

Cabinet d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Jean-Jacques Cambacérès，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Vicomte de Charrier-Moissard，Bibliothèque National de France，Paris

Thomas Cholmondeley（Lord Delamore），Beinecke Library，Yale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e la Justic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Conseils d’Administration de la Légion d’Honneur，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Conseils d’Administration de la Maison de l’Empereur，Archives Nationales，Paris，and Bibliothèque National de France，Paris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es Relations Extérieurs，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Conseil d’État，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Lord Curzon，Bodleian Library，Oxford

Comte Pierre-Antoine Dam，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Vincennes

Louis-Nicolas Davout，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Vincennes

Sir William Fellowes，Beinecke Library，Yale

French Foreign Ministry，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La Courneuve

Sir William Gell，Beinecke Library，Yale

Sir John Harper，Beinecke Library，Yale

Keith Hearl，Rhodes House Library，Oxford

General Lazare Hoch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Marshal François-Christophe Kellermann，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General Jean-Baptiste Kléber，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Stanley Kubrick，Londo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London

La Grande Armée，Service Historiques de la Défense，Vincennes

Jean Lannes，Service Historiques de la Défense，Vincennes

General Bernard Lauriston，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Sir Hudson Lowe，British Library，London

Susan Marie Mackenzie，Beinecke Library，Yale

Hugues Maret，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Vincennes

Marshal Joachim Murat，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Vincennes

Comte Louis de Narbonn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François de Neufchâteau，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Frederick Sheldon Parker，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Yale

Louis-Marie de la Revellière-Lépeaux，Beinecke Library，Yale

Count Pierre-Louis Roederer，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Fyodr Rostopchin，Russian State Military Historical Archive，Moscow

Marshal Gouvion Saint-Cyr，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General Barthélemy Schérer，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Marshal Nicolas Soult，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Adolphe Thiers，Bibliothèque Thiers，Paris

Sir Thomas Tyrwhitt，Beinecke Library，Yale

Marshal Claude Victor-Perrin，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Jane Waldie Watts，Beinecke Library，Yale

War Ministry，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Vincennes

Sir Nathaniel Wraxall，Beinecke Library，Yale

索引

（以下页码皆为本书页边码，加粗页码表示地图所在页，“拿破仑”在小标题中缩写为“N”。）

Abdullah，Pasha of Damascus 194

Abensberg，battle of（1809）503

Aberdeen，Earl of 310，695，701

Abo，Treaty of（1812）570，638

Aboukir，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1801）295

Aboukir，battle of（1799）200-201

Aboukir Bay，battle of（1799）177-8

Abrantès，Laure，Duchess d’ｘｘｘiv，58-9，68，819

on Josephine 69

on Lucien Bonaparte 210

on Cambacérès 216

on Pauline Bonaparte 302

on coronation 355

on N’s son 565

Académie Celtique 14

Académie Française 244

Acre 180，185-205

siege of 181，192-4，195-7

Acte Additionnel aux Constitutions de l’Empire（1815）745，748

ratification 749

Acton，Sir John 358

Addington，Henry，Viscount Sidmouth 319

and Louisiana Purchase 325-6

Ajaccio，Corsica 3，4，33，34，202

fighting（1792）37

Albe，General Louis d’684

Albenga，Italy 81

Albert，General Joseph，at Berezina river 627

Alexander the Great，N’s inspiration 165，168，174，186，187

Alexander Ⅰ，Tsar of Russia 295-6，729

N’s view of 359

and Austerlitz 381，390

peace proposals 400，613-14

meeting with N at Tilsit 456-8

and conference at Erfurt 488-93

and N’s proposed marriage to Anna Pavlovna 538，547

army reforms 539

N’s letters to 542，556，563-4，585，586

and Swedish throne 547

relations with N 549，550，573-4

preparations for war（1810-12）551，557，560-66，570

ukaz on Russian trade with neutral countries 557，561

and Poland 561-2

and Austria 562

and Prussia 562

and Turkey 572

on N（after Russian campaign）635

at Lützen 647

at Leipzig 677

Talleyrand and 705

in Paris 710，711

visit to Josephine 718

visit to Marie Louise 718

after Napoleon 815

Alexandria（Egypt）168，200

British siege of 297

Allemand，Captain Zacharie 364

Allonville，Comte d’557

Alps，crossing of（1800）251，252-3，256

Alsace，and Jews 402-3

Alvinczi，General József（Austrian army）119，126，127

at Arcole 121-3

Amberg，battle of（1796）78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27

see also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miens，Peace of（1802）294-9

initial approaches 294-7

signing of 297-9，307

terms 298，307-8

lack of commercial treaty 308

resumption of travel between France and Britain 309-10

Amiens，Peace of（1802）-*cont.*

failure of implementation 313-14，319-20，321-2

and preparations for war 321，322-6

collapse of 324-5 Amsterdam 398

Andréossy，General Antoine 151

as envoy to London 323

in Constantinople 572

Angély，Michel Regnault de Saint-Jean d’772

and N’s return（1815）741

Annual Register（journal）316*n*

anti-Semitism 404-5

Antommarchi，Francesco，doctor 796-7，798，799，819

Aosta（Italy），Fort Bard 253

Archambault，Achille and Joseph，St Helena 779

Arcis-sur-Aube，battle of（1814）707

Arcole，battle of（1796）121-3

Aréna，Barthélemy，deputy 225

Aréna，Joseph Antoine 288

aristocracy，N’s new 464-6

Arnault，Antoine-Vincent，historian 170

Arnhofen，battle of（1809）506

Arnott，Thomas，doctor 798

art treasures

from Italy 85*n*，87-8，89，105-6，107，129-30，151

from Malta 167

from Egypt 179-80

from Berlin 423

from Moscow 612，629

from Spain 660

artillery

prestige of 16-17

technological advances 25

and crossing of Alps 251，253

and casualty rates 445

Borodino 604 and *n*

lost in retreat from Moscow 621，624

Leipzig 681

shortage of（1814）688

arts，N’s patronage of 543-5

Aspern-Essling，battle of（1809）512-16

al-Attar，Hasan 177

Atthalin，Louis 719

Aubry，Captain，war minister 58

Auersperg，Field Marshal Prince von 376

Auerstädt，battle of（1806）420，421

Augereau，Marshal Pierre 75，79，89，109，111，344，345，744

Castiglione 112

in Italy 115-16，119-20，121-2

and Fructidor Coup 146-7

and Brumaire coup 223

and Concordat（1801）274

Jena 413，414，418，419

in Prussia 426

Eylau 439，442，443，444

and 1814 campaign 703

surrender of Lyons 707

Augusta，Princess，of Bavaria 321

marriage to Eugène 395

Austerlitz，battle of（1805）383-4，385，386-7，388-90

manoeuvres towards 368-9，375-8，378-9，381-3

Pratzen heights 377，381，384，385

post-battle address 389-90

casualties 390

aftermath 391-2

profits from 395-6

Austria

declaration of war（1792）38

invasion of France（1792）39

counter-attack（1795）64

and N’s campaign in Italy（1796）81-2，90-91

and relief of Mantua 108-9，119，123

peace with after Italian campaign（1797）138-60

N’s proposal of peace （1799）237

renewal of hostilities （1800）249，250-51

armistice（1800）285-6

and Peace of Lunéville （1801）290，291

and Third Coalition 364-5

preparation for war（1805）366-8

rearmament（1808）485，496

and War of Fifth Coalition 498，502，526

and Treaty of Schönbrunn（1809）532-3

and Russia 569

mobilization（1813）640

rearmament（1813）652

and second Treaty of Reichenbach（1813）659

declaration of war（1813）663

and Sixth Coalition 663，693，694，695，701

see also Francis Ⅱ，Emperor

Austrian army

Marengo campaign 250-69

and Austerlitz 377-8，381

corps system 498

at Wagram 518

troops for Russian campaign 570

Autun，N’s education at 10-11

Auxonne

School of Artillery at 24-6

riots（1789）29

Avignon 721

Avrillon，Mademoiselle 472

Azara，Chevalier d’，Spanish ambassador 321

Babeuf，François-Nöel，journalist 144

Baciocchi，Felice（Prince of Lucca），marriage to Elisa Bonaparte 143，361

Baden，grand duchy of 393

Baden，Prince Karl of 321

Bagration，General Pyotr

Austerlitz 388

in Poland 437

Eylau 439，442

Heilsberg 450

Russian Second Army 580，581

strategy of withdrawal 585

at Smolensk 594

Borodino 605

Bailén，battle of（1808）485-6

al-Bakri，Sayyid Khalil 179

Balashov，General Alexander 585，586

Balcombe，Betsy 782-4，787，792，795，819

Balcombe，William，East India Company superintendent，St Helena 782，787-8，795

balloonists，military 759*n*

Balsamo，Joseph，occulist and fraud 401 and *n*

Bamberg，Prussia 413

bankers 245

Banque de France 246

run on，before Austerlitz 370

Barbé-Marbois，François，Marquis de 147

and Louisiana Purchase 325

Barbier，Antoine-Alexandre，N’s librarian 569，595*n*

Barclay de Tolly，General Michael 438，539，808

Eylau 438，439

as war minister 557，562

Russian First Army 580

strategy of withdrawal 581，598

at Vitebsk 592

N’s pursuit of 594

at Smolensk 594，596

dismissal 598

Dresden 668，670

at Kulm 672

Baring，Sir Francis 548

Barings Brothers 325-6

Barral，Comtesse de 467

Barras，Paul，member of Directory 51，144，156，209，820

and Sections’rising 65

and Josephine 70

and choice of N to command Army of Italy（1796）72

N and 94-5，148，214

and Fructidor Coup 146-8

and Brumaire plot 214，219-20

Barrès，Captain 685

Bartenstein，Convention of（1807）449

Barthélemy，Marquis，member of Directory 147

Barthélemy，Marquis de，member of Directory 144

Bassano，battle of（1796）119-20

Bassano（Italy）115

Baston de Lariboisière，General Jean-Ambroise 456

Bathurst，Lord，secretary for war 714，785

‘Battle of the Nations’*see* Leipzig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de 134，601，607

memoirs ｘｘｘｖ

as Prefect of the Palace 360-61

chamberlain 472，656

Bautzen，battle of（1813）651-4

Bavaria 393

treaty of friendship 299

alliance with France 394-5

declaration of neutrality 672

declaration of war（1813）674

Bavaria，Crown Prince Ludwig of507

Baxter，Alexander，doctor 792

Bayonne，conference between N and Ferdinand 479-84

Bayonne，Treaty of（1808）482

Beauharnais，General Vicomte Alexandre de 69

Beauharnais，Eugène（Josephine’s son）69，70，71，219

as aide-de-camp in Egypt 163

marriage to Princess Augusta of Bavaria 321，395

as viceroy in Italy 362

at Raab 518

Wagram 519，522

and Army of Italy in Poland 571

and Russian campaign 581

at Borodino 605，606

on retreat from Moscow 623

at Berezina 626

command of Grande Armée in Russia 630-31

withdrawal to Berlin（1813）639

Lützen 646

and Army of Italy 688

and N’s return（1815）740

last years 816

Beauharnais，Hortense de（Josephine’s daughter）71，155，287，709，773-4

marriage to Louis Bonaparte 304，398

illegitimate child 534

on Josephine’s divorce 535

on N 636

support for N’s return（1815）740

affair with Flahault 816

later years 816

Beauharnais，Josephine（daughter of Eugène）816

Beauharnais，Josephine（Marie-Josèphe-Rose Tascher de la Pagerie），Vicomtesse de *see* Bonaparte，Josephine

Beauharnais，Stéphanie de，marriage to Prince Karl of Baden 321

Beaulieu，General Johann，Austrian commander 81-2，89

Beaumont，General，in Prussia 426

Beauregard，Marquis Henry Costa de，Savoyard colone l86，87

Beauvoison，Colonel Joseph 180

bee，as N’s personal emblem 348，739

Bégos，Captain Louis 627

Beker，General 776

Belgian National Guard，and Russian campaign 572

Belgium698，703，750-51

Bellerophon，HMS 774，775，776-7，778-80

Belliard，General Auguste 306，593，709，718

Borodino 605-6

Belloy-Morangle，Jean-Baptiste，archbishop of Paris 274

Bennigsen，General Levin von 295，433

at Pultusk 431-3

retreat to Alle 436-8

Elyau 439-45

attack at Guttstadt 449

Friedland 450，451-4

Leipzig 676，681

Berezina，River 625-6

crossing of 626-9

Dutch engineers at 626-7

Berlier，Major，Augustin 54

Berlier，Théophile 289-90，349

on Brumaire coup 222，224

Berlin 639

fall of 423

Charlottenburg Palace 424-5

N in 424-5

abandoned by Eugène 643

Berlin Decrees（1806）427-8

Bernadotte，Marshal Jean-Baptiste 132，145，344，399，437

marriage to Desirée Clary 60，145，547

and Brumaire coup 217-18

taking of Munich 372

Austerlitz 380，381，382，383，385

relations with N 385，421

and Jena 414，418，421

in Poland 426，436

Wagram 519，522，818

and Leipzig 674，676，681

as King of Sweden 547，638；treaty of friendship with Russia 570；and Northern Army（1813）664

Bernier，Étienne-Alexandre，Vendée leader 242，272

Bernkopf，Captain Joseph 253

Bernoyer，François 166

Berry，Mary，on Tuileries 247-8

Berthier，General César-Gabriel 61

Berthier，Marshal Alexandre，N’s chief-of-staff 80-81，91，344，345，399

in Italy 83

N’s reliance on 106

Egypt 163

as war minister 233

command of Army of the Reserve 238，250-51

Marengo 263，266

and plans for invasion of England 328-9

filing system 365-6

Austerlitz 383

Jena 413，418，421

and war with Austria（1809）501，502-3

created prince 531

and marriage of N to Marie Louise 540

and Jérôme 585

in Russia 595

at Berezina river 627

and Louis ⅩⅧ 713

death（suicide）743

Berthollet，Claude-Louis，scientist 89

Bertin brothers 243

Bertrand，General Henri ｘｘｘｖ，170，718，774，801-2，818

Lützen 646，647

Bautzen 652

Leipzig 676

and Elba 716，719

with N in 1815 return to France 730

at Waterloo 758

on St Helena 779，784

Bessières，Marshal Jean-Baptiste 100，344

in Egypt 163

Consular Guard 253

Austerlitz 383，388

in Prussia 426

in Spain 485，486

in Germany 502

Aspern 513

Wagram 519，524

Borodino 606-7

Maloyroslavets 618

death 646-7，685

Beurnonville，General Pierre de 224

Beyts，François 237

Bidasoa，River，Wellington’s crossing of 674

Bigarré，Major，Austerlitz 388

Bigonnet，Jean-Adrien 221，224

Bigot de Préameneu，Félix，and Code Napoléon 276

Billon，Captain François-Frédéric 442

Binasco，burning of 98-9

Binet de Marcognet，General Pierre de 764 and *n*

biographies，British 317

Biot，Colonel Hubert 702

Blaze，Captain 268，469，638

Eylau 442

in Spain 482

in Austria 510

Blin，Joseph，deputy 224

Blücher，General Gerhard von 643

surrender of Lübeck 422

and Army of Silesia 663-4，693，700-701

and Leipzig campaign 665，674，675

Katzbach 672

crossing of Elbe 674

Leipzig 676，680，682

Brienne 693-4

and1814campaign 694

Champaubert 699

Craonne 704

Ligny 754，755

and Waterloo campaign754，759

Bobr，French eagles burned at 626

Bodin，Louis，army contractor 159-60

Bohemia 672

Bologna 105

Bon，General Louis-André 121

in Egypt 163

Holy Land 186

death 195

Bonaparte（Buona Parte）family 3-4，6，7-8

support for Revolution 29-30

split from Paolist nationalists 33-4，41

exile from Corsica 44-5

with N in Milan 143

relations with Beauharnais 352，536-7

and support for N’s return（1815）740-41

under papal protection in Rome 816

Bonaparte，Carlo（father）5，6

death7，17-18

recognition as noble 9-10

financial problems 18-19

Bonaparte，Caroline（Maria-Annunziata）7，352，796，816

marriage to Murat 144

and N’s marriage to Marie Louise 541

Bonaparte，Charles（son）*see* Bonaparte，Napoléon-François-Joseph-Charles

Bonaparte，Charles-Louis-Napoléon（son of Louis），as Napoleon Ⅲ 817

Bonaparte，Charlotte（daughter of Lucien）475

Bonaparte，Elisa（Maria-Anna）（sister）7，352，393，502*n*，686

marriage to Felice Baciocchi 143，361

Bonaparte，Jérôme（Girolamo）（brother）7，68，304

marriage to Princess Caterina of Württemberg 321，395

marriage to Elizabeth Patterson 343

as King of Westphalia 397，461

and Russian campaign 581，584-5

N and 644

support for N’s return（1815）740

Waterloo 756，760，761

after Waterloo 771

last years 816

Bonaparte，Joseph（elder brother）5，7，8，18，706-7

early career 15-16，24，27，31，33

marriage to Julie Clary 53

as diplomat 67，108

in Italy 107

and Compagnie Bodin scandal 159

in Egypt 163

and Josephine’s affair with Charles 171

and negotiations with Vatican 272

and treaty with America 286

and Peace of Amiens 308

as heir to N 311，343，536

as Grand Elector 342

as King of Naples 397，399

and Army of Naples 447-8

as King of Spain 480，482，483，486，501，692

and Talavera 531

relations with N 660，705-7

and Vitoria660

and Marie Louise 705-6

and escape of Marie Louise and son from Paris 708-9

support for N’s return（1815）740

last years 816

Bonaparte，Joseph（grandfather）9

Bonaparte，Josephine（wife）68-71，311

incarceration（1794）69-70

marriage to N（1796）70-72

N’s letters to 82，92-3，99-100，102-4，107-8，124

affair with Hippolyte

Charles 93，100，159-60，171，207

relations with N 104，207-8，330-31

travels to Italy 107-8，110，116，124

extravagance 155，207，247-8，468

and Compagnie Bodin scandal 159-60

and *machine infernale* bomb attack 287

Bonaparte，Josephine（wife）*-cont.*

and Hortense 304

and d’Enghien 336-7

coronation 352，353-6

religious ceremony 352

at Mainz 413，431

divorced by N 535-7，538

descendants 537

patronage of arts 544

death 723-4

Bonaparte，Letizia（Maria-Letizia Ramolino）（mother）3，5，6-7，8，11，60

as widow 19，60

and d’Enghien affair 336-40

and coronation 352-3，356

and civil marriage of N to Marie Louise 541-2

on Elba 724，730

N’s farewell to 774

funds for N on St Helena 789*n*

last years in Rome 816

Bonaparte，Louis（brother）7，343，813，816

schooling 34-5，58，67

marriage to Hortense Beauharnais 304，398，816

as Constable of France 342

as King of Holland 397-8，549-50

and N’s return（1815）740

at Rochefort 774

Bonaparte，Luciano，archdeacon of Ajaccio（great-uncle）4，6，19，36

Bonaparte，Lucien（Luciano）（brother）7，24，30，114，816

marriage to Christine Boyer 54，305

and Brumaire coup 209-10，222，223，224-5

as interior minister 239，304

and plebiscite results 239-40

marriage to Alexandrine Jouberthon 305

and coronation 352

support for N’s return（1815）740

and deposition of N（1815）772

Bonaparte，Marie Louise *see* Marie Louise，Archduchess of Austria

BONAPARTE，NAPOLEON

reputation and legacy ｘｘｘｉ，805-14

early years

birth 3

love of reading 8-9，12-14，2.0，25

education 8-9，10-15；ability in mathematics 11，16；at École Royale Militaire 16-18，806；languages 11-12

Corsica

views on 14-15，21-2，40-41

return visits 19，24，30-34，36-8

with National Guard in 40-41

and recapture of（1796）45

expedition to recapture（1795）57

last visit（1799）202

and Revolution 26-8，29-52，806

view of monarchy 39

Jacobinism 40-41，806

arrest and imprisonment（1794）55-6

early military career

commissioned 19-20

at School of Artillery at Auxonne（1788-9）24-6

return to Auxonne（1791）34-5

promotion to first lieutenant，4th Regiment of Artillery 35-6

with Corsican National Guard（1792）37

deemed to have resigned（1792）37，38

with Corsican Volunteers（1792）40-41

first command（Sardinia）（1793）42-3

transfer to Army of the South（1793）45

rapid promotion in 1790s 52

as artillery commander of Army of Italy（1794）53

promotion to brigadiergeneral（1794）54

in Paris on half pay（1795）58

rejection of appointment in Vendée 58，60，61

attachment to Topographical Bureau 61-2

as second-in-command of Army of the Interior（1795）65-6

and Vendémiaire（1795）65-7，809

command of Army of the Interior（1795）67-8

command of Army of Italy 72

relations with Directory 79，80，83，91-2，93-5，101-2，106，114，142，148，155-6

as military commander 133-4，805-8

attention to detail（micro-management）48-9，54，330，448-9

personal bravery 49，50，122，265-6

ignorance of naval warfare 57，297，363，375，809

ability 72-3

capacity for hard work 79

relations with soldiers 79-80，380，382，432，510

on pillaging and‘living off the land’84-5

speed of marching 85，808

speeches to troops 90，165-6，389-90

nickname of *le petit caporal* 91

post-battle reports（exaggeration in）92，197，268，639

public adulation 94，133-4，154

and use of punishments 99，125 and *n*，126，178-9，181and *n*，182

and aides-de-camp 101

concern for soldiers 125-6，134-7，807

appointment of officers 133-4，345*n*，671-2

and *esprit de corps* 134，807

military philosophy 134-7

military reviews 135

role of luck 269

bulletins 372，455-6，576，629-30，772

underestimation of British 394

and peace negotiations 656-7

military strategy 806-8

early grasp of 61-2

‘strategy of the central position’82，133

manoeuvre sur les derrières 88

bataillon carré system 112-13，116，646，751

ordre mixte 132

military campaigns and battles *see individual campaigns and battles*；Sixth Coalition，war of；Third Coalition，war of

foreign strategies 91-2，499

in Syria/Middle East 186

plans for invasion of England 327-32，357-8，364-5

'Continental System'427-31，548-9，560-61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806

and early Italian nationalism 95-6，118，241

religious reforms in Italy 118

negotiation of treaties 138-40，142

role in Fructidor Coup 146-8

peace negotiations with Italy 148，149-51，154

reforms in Egypt 169，174

and Brumaire coup（1799）206-28

policy of national unification 238-46，809-10

marriage alliances 304-5，320-21

concern with minutiae of administration 351，367，401-2，467，549，742，813

enlightened authoritarianism 809-10，812-13

see also N-，as emperor；N-，as First Consul（*below*）

as First Consul

appointment as Consul 225，231-49

moves into Tuileries 246-8

religious settlement（1800-1801）270-75

and Code Napoléon 275-9，809，810

social reforms 279-81

and Conseil d’État 281-4

declared Consul for life 310-11

as emperor 809-10

and renewal of war against Austria 250-51

campaign for imperial throne 341-2

proclamation as 342

and succession 342，343，533-4

appointment of Marshals 344-5

and use of honours 349-50，399-400，464-6 and *n*，531

strategy in Europe 362-3，459-60，490-91，493，499

view of Austria 365，499

and Joseph as king of Naples 397，399

imperial household468and *n*，469

and Portugal 473-5

and Spain 474-5，478-88，493-7

and height of empire 527-51

excommunication by Pius Ⅶ 530

political errors（1810）550-51

preparation for war with Russia 556-79

coup against（Malet）（1812）622-3

on return from Russia 636-7，639-42

Concordat with Pius Ⅶ（1813）639-40

government after Leipzig 685-7

and prospect of failure（1814）690-91

options for peace terms（1814）691-2

deposition and abdication（1814）710，711，713-16

exile on Elba 722-30

decision to retake throne 726，727，728-9

escape from Elba 729-31

Hundred Days（***return to France1815***） 730-39

size of force 730-31

proclamations at Golfe-Juan 731-2

Hundred Days*（*return to France 1815*）*-cont.

Route Napoléon（to Grenoble）732，733，734-7

reversal of Bourbon reforms 744-5

proposals for European peace 746

ratification of Acte Additionnel 749

Waterloo campaign 750-69

return to Paris after Waterloo 770-73

second abdication 772-3

contemplation of escape from France 774-6

surrender to Royal Navy 774，776-7

last years on St Helena and death 778-802

will 799-801

death and burial 801

remains reinterred 801-2

appearance 58-9，68，75，101，149，177，247

dress 469-70

on Elba 717

in1815：747，777

character 812-14

Corsican accent 9

handwriting 9，16

heroes 12，13，136，158，284，491

social and political beliefs 17-18，25-6，29，38，97-8

religious views 22，32-3，99，258，271-2，401

confidence 72-3，75

identity as French 73

spelling of name 73 and *n*

and public image 106

use of histrionics 149

view of women 157-8，278，281，460-61*n*

and *savants* on Egyptian expedition 165，167

relations with Muslims in Egypt 169-71，174-7

conservatism 243

dynamism 282-3

impatience 371，471-2

speed of travel 462，499，555，595-6，808

dislike of dissent 466-7

relations with staff 472

emotional self-control 641

enlightenment 809-10，812-13

health 8，795

scabies 49-50

complaints about 148-9，434

fever at Borodino 601

reports in letters 630，653-4

at Dresden 668，671

Leipzig campaign 672，681

suicide attempts 715，772

haemorrhoids 756-7

at Waterloo 756-7，760

deterioration on St Helena 792-4，795-9

depression 793

alleged arsenic poisoning 796

stomach cancer 796-8

personal life 468-73

courtship of Désirée Clary 53-4，56-7，59-60

social life in Paris（1795）58-9

marriage to Josephine de Beauharnais（1796）70-72

acquisition of art from Italy 85*n*，87-8，89，105-6

wealth 143，247-8

election to Institut de France 156-7

divorce from Josephine 171，535-7，538

affair with Pauline Fourès 182-3

reconciliation with Josephine 207-8

mistresses 330-31，361and *n*，399-400，437*n*，533，780-81；Marie Colonna-Walewska 435，437，462-3，517，534

daily regime 470-71，790-91

marriage to Marie Louise of Austria 539-43，655

parting from Marie Louise and son 692

relations with family 7-8，304-5，398-9，461-2，772

and mother 6，7，11，724，730，774，789*n*

allegations of illegitimacy 10

Joseph15-16，660，705-7

and father 18-19

Jérôme 644，740

Pauline 692，721

and will 799-800

letters ｘｘｘｖ-ｘｘｘvi，48-9，297-8*n*，359，412 and *n*，435*n*，812

to Joseph Fesch 15-16

to Joseph 29，39，58，59-60，707

to Directory 94-5

to Josephine 82-3，92-3，99-100，102-4，107-8，124，373，462；published（1833）104

intercepted，published by British goverment 171-2

from Egypt 180 and *n* to Cambacérès 305-6

on administrative detail 351，367，402，448-9

on art of ruling 362

from Prussia 423

from Poland 446，447

to Jérôme 461-2

dictation and secretaries 471-2

from Vienna 531-2

to Marie Louise 540，615-16，645，650，653，706，714-15，724-5

from Russian campaign 575

to Berthier（1812）575

reading and books

purposeful love of reading 8-9，12-14，20，25

interest in history 12-13

admiration for Rousseau 13，22

collection of books for Egypt expedition 163，165

collection of books for Russia 569，595-6*n*

library at Longwood 802

writings and essays 21-4，25-6

‘On Suicide’21-2，794

The Hare 22

history of Corsica 24，27，31，32，34

‘A Parallel between Love of Glory and Love of Country’24

‘Dissertation sur l’Autorité Royale’25

melodramas 26

‘New Corsica’31

‘Dialogue sur l’Amour’35

and Lyons Academy essay prize（1791）35

pamphlets on Corsica 43-4

Le Souper de Beaucaire 45-6，56

Clisson et Eugénie 62-3

Caesar’s Wars 464-5，790

notes for autobiography 625

memoirs（on St Helena）789-91

Bonaparte，Napoléon-François-Joseph-Charles（son by Marie Louise）6，564-5，817

Bonaparte，Napoléon-Louis-Charles（son of Louis）311，482，533-4

Bonaparte，Pauline（Maria-Paola）（sister）7，352，779，796，816

marriage to Charles Leclerc 143-4，343-4

and death of Leclerc 302

marriage to Don Camillo Borghese 302

infidelities 343-4

bodyguard in Russian campaign 572-3

loyalty to N 692，721

on Elba 724，730

Bonaparte，Stéphanie（daughter of Joseph），marriage to Karl Ludwig of Bavaria 395

Bonnet，General，Lützen 647，650

Bonneuil，Michelle de 333

Bordessoulle，General Étienne

Dresden 669

Leipzig 677

Borghese，Don Camillo Filippo Ludovico 530，816

marriage to Pauline Bonaparte 302

Borghetto，battle of（1796）100

Bormida，River 259，262-3

Borodino，Kutuzov at 598-9

Borodino，battle of（1812）601，602-3，604，606-8

battlefield 601，604

aftermath 609-10

Boswell，James on Ajaccio 4

Account of Corsica 19，30

Bouchotte，Jean-Baptiste，war minister 48，55

Boudet，General Marengo 264，266

Aspern 515

Boulay de la Meurthe，Antoine 774

Council of Five Hundred 209

and new constitution（1799）232

and N’s return（1815）741

Boulogne，invasion camp at 329，331-2，350

Bourbon，House of

requests for restoration 248-9

restoration 713-14

Bourbon，House of ⅩⅧ second restoration（1815）815-16

see also Louis

Bourcet，Pierre de 112，806

Principes de la guerre des montagnes（1775）78

Bourcier，General François 425

Bourgoin，Marie-Thérèse 330

Bourgoing，Chevalier de 10

Bourmont，Comte Louis de 242，290

defection to N（1815）737，751

Bourrienne，Louis-Antoine de，private secretary 5，38-9，150，471，472

memoirs ｘｘｘⅳ，819

on Fructidor Coup 147-8

on N’s intention to divorce Josephine 171

as governor of Hamburg 429

and trade licences 548

Bouvet de Lozier，Athanase Hyacinthe 347

Boyen，General von 643

Boyer，Christine，marriage to Lucien Bonaparte 54

Boyer，General Pierre，in Egypt 168

Brandt，Captain Heinrich von 610

bread

prices 311-12

riots 560，568

Brescia，‘Surprise of’（1796）110

Breslau，Blücher at 664

bridges and bridgeheads 90*n*

Berezina 626-9

Brienne，battle of（1814）693-4

Brienne-le-Château，Royal Military School of 11-15，16 brigandage，rural 240-41

Brno（Brünn），surrender of 377

Broglie，Duc de 242

Brueys，Vice Admiral François 166

and loss of fleet at Aboukir Bay 177-8

Bruix，Vice-Admiral Eustache 209，296，331

Brumaire coup（1799）206-28

N’s role in 212-15

plans for 217-18

alleged attack on N in Orangery 221-2，223-4，225-6

abolition of legislature 226-7

Brune，Marshal Guillaume 126，329，344，721，743

Brunny，Madame de 10

Brunswick，Duke of 414，420

Brussels 751

Bry，Jean de 307

Bubna，Colonel Count Ferdinand 532，655

Bucharest，Treaty of（1812）572

Bugeaud，Thomas 381-2

Bülow，General von 643，665

Dennewitz 672

Leipzig 681-2

Waterloo 759，765

Bunbury，Sir Henry 778-9

Buonaparte，Francesco 3

Buonavita，Abbé 798

Burdon，William，biographer 7-8

Burke，Edmund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42

on N’s reputation 67

Bursay，Madame Aurore，actress 614

Burton，Dr Francis 819

Bussy，Colonel Victor de 718

Buttafuoco，Matteo 5，34，41

Buxhöwden，General Friedrich von 381，433

Austerlitz 389

Byron，Lord 310

Cabanis，Pierre 306，307

Cacault，François，French agent in Rome 106，129

Cadibona，battle of（1800）249

Cadoudal，Georges 242，289，317

conspiracy to assassinate N 333-6，346-7

Caffarelli du Falga，General Louis 163，167，195

Cairo

marches to 169-71，172-3，199

N’s reforms 173-4

celebration of Prophet’s birthday 178-9

uprising 181-2

Calder，Admiral Sir Robert 363

Caldiero，battle of（1796）120

Caldiero，battle of（1805）375

calendar，restoration of（1801）273

Calliano（Italy）115

Cambacérès，Jean-Antoine-Régis 399，467，818

memoirs ｘｘｘｖ

and Brumaire coup 215-16

as Second Consul 234，238

and Code Napoléon 276

letters to N 305-6

constitutional purge 306-7

and plans for invasion of England 327

and d’Enghien 336

and Russian trade *ukaz* 557

and Malet’s attempted coup（1812）622-3

and Marie Louise as regent-designate 640

and flight of Marie Louise 708-9

and N’s return（1815）741

Cambacérès，Jean-Jacques-Régis，as justice minister 210

Cambronne，General Pierre 716，730，732，734-5

Campaign of 1814：688-712，**696-7**

Campbell，Colonel Sir Neil，and N on Elba 716-18，720，721-4，726，729-30

Campo Formio，treaty of（1797）148，150-51

and Congress of Rastatt 150，151，154

Camus，Armand-Gaston，president of Institut de France 157

canals 328

cannibalism，on retreat from Moscow 624

Canova，Antonio，sculptor 95，531，544

Cantillon，Marie-André，attempted assassination of Wellington 727*n*

Cape Finisterre，battle of（1805）363，364

Cape Town 320

Caprara，Cardinal Carlo，papal legate 272，356，406

caricaturists，British 317

Carnot，General Lazare 61，65，72，123

member of Directory 144，147，209

as minister of war 238，251

and N’s return（1815）741and *n*

as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773

Cartreaux，General Jean-François 45，47，49

Caselli，Charles，papal adviser 272

Castaños，General Francisco 485

Castellane-Novejean，Boniface de，Russia 587，631

Castellane-Novejean，Boniface de，prefect 245

Castiglione，battles of（1796）111，112-13

Castlereagh，Lord 333-4，686，729，778，819

N’s peace offer to（1812）573

and N’s abdication 714

casualties 811

Castiglione 113 and *n*

siege of Mantua 116，125

Rivoli 128

and care of wounded 135-6，434-5

Aboukir 200

Marengo 267

Austerlitz 390

Jena 420，421

Hof 438

Eylau 444-5，447

increased rates 445

Heilsberg 450

Friedland 455

French army in Iberia 497

Aspern-Essling 516

Wagram 525-6

Talavera 531

Ostrovno 592

Smolensk 597

Borodino 607-8

Maloyroslavets 619

Russian campaign 634-5and *n*；from disease 587-8；retreat from Moscow 629-30

Lützen 650

Bautzen 653-4

Leipzig 680，683，684

Brienne 694

Lâon 705

Waterloo 768-9

Caterina，Princess，of Württemberg 321，395

Cathcart，Lord，British ambassador to Russia 614

Caulaincourt，Auguste de 606

Caulaincourt，General Armand de ｘｘｘiv-ｘｘｘｖ，399，412，818

and d’Enghien 336，337

and N’s second marriage 537，538

opposition to war with Russia 566，567

on loss of horses in Russia 587-8，592

at Borodino 606

and N’s return from Russia 631，634

and proposal of peace to Russia（1813）652，654

at Prague Congress 660-61

as foreign minister 685

and abdication of N 713，714-16

and N’s return（1815）741

censorship，abolition（1815）745

Cerea（Italy）115-16

Cervoni，Colonel Jean-Baptiste 47

Ceva，Italy 78

Chaboulon，Fleury de，secretary 729

Châlons-sur-Marne，artillery school 58

Champagny，Jean-Baptiste Nompère de，foreign minister 489，566

Champaubert，battle of（1814）699

Championnet，General Jean-Étienne 154

Chaptal，Jean，interior minister 238，2.82，471

on religious settlement 270，271

Chardon，Abbè 11

Charleroi 750，768

Charles，Archduke *see* Habsburg，Archduke Charles

Charles Emmanuel Ⅳ，King of Piedmont 117，148，313

Charles，Hippolyte 820

affair with Josephine 93，100，159-60，171，207

with Josephine in Italy 107，108

Charles Ⅳ，King of Spain 474，475

abdication（1808）478，479

cedes throne to N 480，482

retirement to Rome 483

Charles X，King of France 815-16

Chas，Jean，*Réflexion sur l’bérédité du pouvoir souverain* 342

Château Navarre 537

Château-Thierry，battle of（1814）700

Chateaubriand，François-René de 339，819-20

Le génie de christianisme 275

Châtillon，Congress of 695-8，699

Chaumont，Treaty of（1814）703-4

Chauvet，Félix，chief *ordonnateur* of Army of Italy 48，73，79，81

Chénier，Marie-Joseph，poet 290

Cherasco（Italy），armistice with Piedmont at 86-7

Chernyshev，Colonel Alexander 563，570

Chevalier，Alexandre 288

Chézelles，General Samuel-François L'Héritier de 673

Chichagov，Admiral Paul 624，626，629

Chlapowski，Dezydery Adam，aide-de-camp to N 109，496，503，506

at Vienna 511

Chobrakhyt（Chebreis），Mamluk attack at 170-71

Choiseul，Duc de 5

Chouan royalists Vendeée 43，57

and assassination plots 288，290

and Cadoudal conspiracy 333

Cintra，Convention of 487

Cipriani，Francesco，St Helena 779，795

Cisalpine Republic constitution 145

renamed as Italian Republic 241

Cispadane Republic，creation of 118

Civil Code（1804）278，339

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1790）32-3

civil war，threat of（1814）713-14

Clarke，General Henri 62，123，148，412，646，709

Clary，（Eugénie）Désirée

N’s courtship of 53-4，56-7

rejection of N 59-60

marriage to General Bernadotte（and queen of Sweden）60，145

Clary，Julie，marriage to Joseph Bonaparte 53

Clary，Nicolas 107

Clausewitz，Carl von and N’s Russian

campaign 570

and Tauroggen 630

Clauzel，General Bertrand 660，743

clergy，rural parish 271

Clichy，royalist club 144，145

Cobbett，William 8，310

Cobenzl，Count Ludwig von，Austrian plenipotentiary 148，149

and Peace of Lunéville 290，291

Cockburn，Rear-Admiral Sir George，HMS *Northumberland* 779-80

Code Napoléon 275-9，528，809，810

patriarchal bias 277-8

and women 277-8

Coignet，Sergeant Jean-Roch 584-5

coinage，standardization 2-79

Colbert，Brigadier 323

Colbert，Jean Baptiste 315

Collot，Jean-Pierre 222-3

and Brumaire coup 214

Colombier，Caroline de 20

Comédie-Française 614

Commission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165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 64

creation（1793）41，42

communication，lines of

Italy 88，98，111，114

in Spain 494

Russia 587，595

Dresden 651，655-6

communications，telegraph503 and *n*，546，736

Compagnie Bodin（army contractors），war profiteers and 159-60

Compagnie Flachat（army contractors）118，159

Compagnon，Colone l36

Compans，General Jean，Borodino 605

Compoint，Louise，companion to Josephine 107

Concordat（1801）272-5

Concordat（1813）639-40

Condorcet，Marquis de 306

Congreve’s rockets，at Leipzig 675，682

Consalvi，Cardinal Hercules，Vatican secretary of state 272-3

conscription 42，211，425，448，488，499-500

popular opposition to 637-8，673，685，690

Conseil d’État

in1799Constitution 233，235

N’s use of 281-4

auditeurs 283

powers of 312

as Imperial Council 347

Constant，Benjamin，writer 290，306，339，467，820

exiled 307

and new constitution（1815）745，748

Constant，valet 717

Constantine，Grand Duke of Russia 388，389，458

at Kulm 672

Constitution of the Year Ⅲ（1795）63-5，146，217

end of221，226

Constitution of the Year Ⅷ（1799）232-3，234-7

role of First Consul 232-3

and property rights 234-5

plebiscite 239-40

Constitution of the Year Ⅹ（1802）310，312

Constitutional Monarchy（1815）750

Consulate 249

established by Brumaire 225，231

N as First Consul 232-3

new decrees 233

extension（1802）310

Conté，Nicolas，balloonist 179-80

‘Continental System’（Berlin Decrees）427-31，811

N’s belief in 362，560-61

and Prussia 459

effect on Russia 490-91

Papacy and 529

‘Le Nouveau Système’548-9

Cooke，Edward 730

Copenhagen，battle of（1801）296

Corbineau，General Claude 446

Waterloo 768

Corbineau，General Jean-Baptiste，Dresden 672

Corbineau，Major Hercules，Wagram 523

Cornwallis，Lord，and Peace of Amiens 299，300

Coronation，as Emperor

heraldic insignia for 347-8

preparations for 351-3

ceremony 353-6

crowns 355

David’s painting 356

Corps Legislatif guard，and Brumaire coup 223-4

corps system

French army 365-6

Austrian army 498

adoption by European armies 643，808

Corsica 3-6，7-8，9-10，41

revolt（1793）21，43-4

and French Revolution 29，30-34，37-8，40-41

National Guard battalions 36，37

as French province 40-41

British occupation 43，45，106-7，124

collapse of Jacobin power 44-5

expedition to recapture（1795）57

French control re-established 108，124-5

N’s last visit（1799）202

Corvisart，Jean-Nicolas，doctor 49，434，796

Coste，Trenta 32-3

Coudreux，Commandant Alexandre 742

coups

Fructidor（1797）146-8

Brumaire（1799）206-28

‘Prairial’（1799）209，220

Malet’s attempted（1812）622-3

Talleyrand’s planned（1814）698-9，708

Courrier de l’Armée d’Italie 130

Coutard，Colonel Baron Louis 503，506

Craigmillen，Cuming de 15

Crancé，Edmond Dubois de，war minister 219

Craonne，battle of（1814）704-5

Crétet，Emmanuel，member of Conseil 283，347

Croker，John Wilson 104

Cromwell，Oliver，role-model for N 202

Cruikshank，George 317

Cuesta，Captain-General 531

Cult of the Supreme Being（pantheist）（1793）32

currency

paper money 246

standardization of coinage 279

customs revenues 430

Czartoryski，Prince Adam 542

and Poland 561-2，563

Dalberg，Karl，archbishop of Mainz 406

Prince Primate of Rhine Confederation 490

Dallemagne，General Claude 89，110，111

Damanhour（Egypt）178

Dampierre，General Achille de，Marengo 259，263

dancing lessons，at Valence 20-21

Dancoisne-Martineau，Michel，French consul on St Helena 782

Danican，General 66

Danton，Georges 54

Danube，River 371

Danzig 436，448，565，575

Daru，Intendant-General Pierre 356，364，365

Poland 447

and Tilsit settlement 467

Borodino 607

and N’s return（1815）741

Daumesnil，Major Pierre，Wagram 523

Daunou，Pierre 290，306

Daure，Jean-Pierre 192

David，Jacques-Louis，painter 356，543，819

Davidovich，General Baron 115，120

Davout，Marshal Louis-Nicolas 11，344，345

Egypt 162-3

Austerlitz 380，381，384-5，388，389，390

Jena campaign 413，415，418，421

Auerstädt 420-21

in Poland 426，433，436

Eylau 438，442-3

Friedland 449-50

in Germany 502

Landshut 503，506

Wagram 522-3，524

created prince 531

and Russian campaign 563，570，584-5，635

Saltanovka 592

Borodino 604-5

and route to Smolensk 619-20

at Berezina 626

command of Grande Armée in Russia 631

governor of Hamburg 646，664，675，684

as war minister（1815）742-3

De Bry，Jean，prefect 689

Decaen，General Mathieu，in India 318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1789）27

Deerès，Admiral Denis 322-3，324，331，599，774

and N’s return（1815）741

Defrance，General Jean，Leipzig 681

Dego，battle of（1796）84

Dejean，General Jean 401-2

war administration minister 493

Delmas，General Antoine-Guillaume，and Concordat（1801）274

Delzons，General Alexis 617，619

Denmark 296，686

Dennewitz，battle of（1813）672

Denon，Vivant 773

in Egypt 165，179，202

Description de l’Egypte（1809）203-5

medals for Austerlitz 393-4

departments（regions）244

Deroy，Count Bernard 501

Desaix，General Louis

Egypt 162-3，173，185

at Marengo 259，262，264，266

death 267，268

Desbrière，Captain Édouard，*Projets et tentatives de débarquement aux îles Britanniques* 328

Desforges，Thomas 288

Desgenettes，René-Nicolas military doctor in Egypt 163

and plague victims in Jaffa 192，198-9

Desmoulins，Camille，journalist 27，54

Despinoy，General Hyacinthe 109，113

Dessaix，General Joseph，Borodino 599，605

Dessolle，General Jean-Joseph 334

Destutt de Tracy，Antoine 306

Desvaux de Saint-Maurice，General Jean-Jacques，Waterloo 764

d'Hilliers，General Louis Baraguey 141-2

Digeon，General Alexandre 701-2

Directory，the（executive government）64，144-5

responsibility for army 78，87-8，93-4

N and 79，80，83，91-2，93-5，114，155-6

and Italian campaign 101-2

and German campaign 106，115

and popularity of N 117-18

balance of power with N 139-40，142 and *n*，148

tensions with Assembly 145-6

Brumaire coup against 208

failures of 211-13

diseases

scabies49-50 and *n*

ophthalmia 170

plague（Jaffa）191-2and *n*，198-9

malaria 193，301

of malnutrition 252，257

yellow fever 301

typhus fever 588-9，684，693

dysentery 589

enteric fever 589

divorce，under Code Napoléon 277-8

Doguereau，General Jean-Pierre 170，173

retreat from Acre 197

Dokhturov，General 617

Dolgoruky，Prince Peter Petrovich 380

Dolomieu，Déodat de，mineralogist 165

Domairon，Louis 16

Dombrowksi，General Henri 453

Domingue，Joseph‘Hercules’303

Dommartin，General Éléazar August Cousin de 47

in Egypt 163，173，181

donation system 466

Donauwörth 371，503

Doppet，General François 49

Doret，Ensign 774

Dorogobuzh 598-9，622-3

Dorsenne，General，Aspern 515

Douglas，Sir Andrew 10

Douglas，Frederick，Elba 725

Drake，Francis，British envoy in Munich 332

Dresden

N at 574-5，651，655-7，673

Sixth Coalition advance on 643-4

French evacuation of 644

secret meeting of N and Metternich 657-9

N’s birthday celebrations（1813）662-3

Dresden，battle of（1813）665，**666-7**，668-71

Drissa，Russian First Army at 588，591

Drouet，General Jean Baptiste（Comte d’Erlon）501-2

in Portugal 546

Drouot，General Antoine 25

Lützen 650

1814 campaign 700，701

Craonne 704

to Elba 716

with N in 1815 return to France 730

Waterloo 759

du Belloy，Cardinal 355

du Pont，Victor，American consul-general 291，294

du Teil，General Baron Jean-Pierre，artillery pioneer 25，26，36

du Teil，General Jean 45

Dubois，Louis，prefect of police 289

Ducos，Pierre Roger 209，210

and Brumaire coup 217

as consul225，231

as vice-president of Senate 234

Dugommier，General Jacques 50-51

Dugua，General Charles 186

Duhesme，General Philibert，crossing of Alps 253

Dujardin，Major Guillaume 224

Dumas，Alexandre ｘｘｘiv

Dumas，General Mathieu 64，349

in Spain 494-5，499

Borodino 607

Dumas，General Thomas-Alexandre

in Egypt 163

and crossing of Alps 251

Dumberion，General Pierre 53

Dumolard，Joseph，deputy in National assembly 144，145-6，147

Dumouriez，General Charles 40，44

and d’Enghien 335-6

Dupas，Colonel Pierre-Louis 90

Dupont，General Pierre surrender at Bailén 485-6

as minister of war 718

Dupuy，General Dominique 181

Dupuy，Père 32

Duroc，Grand Marshal Géraud 211，360，399，418

aide-de-camp to N 101

envoy to Russia 296

N and 509

and N’s decision to move on Smolensk 595

death 653-4

Durutte，General Pierre 644

Dutheil，Nicolas，writer 316

Duthilt，Captain Pierre，Waterloo 764

eagle，as imperial symbol 347

eagle standards 357

losses 446-7，684

burned at Bobr 626

distributed at Leipzig 675

Éblé，General Jean-Baptiste，engineer 25，577

and bridges over Berezina river 626，627，628

Ebrington，Viscount，Elba 725，727

École Royale Militaire，Paris 16-18

teachers at 16-17

economy

financing of army 79，87

under Directory 87，211-12

and Brumaire coup 226，238-9

plans to stimulate 245-6，314-15

internal market 275

French compared with British 360

and revenues from wars 395-7

effect of British blockade on 427-8

budget deficit（1812）642

shortage of treasury funds（1813）685-6

see also Stock Exchange；taxation

Edinburgh Review 428

education

primary 273

centralized 275，280

secondary 280-81

standard curriculum 280

Eggmühl，battle of（1809）508-9

Egypt

plans for invasion 158-9

reasons for invasion 161，162

Napoleonic rule over 169，185

N’s negotiations with Muslims 169-71，174-7

pyramids 172

Arab witnesses to French Occupation 176-7

French army stranded in 178，295，296-7，298

salt-water marshes on Red Sea 184 and *n*

cultural and artistic influences203-5，544

Egyptian campaign（1798-9）161-84，164

commanders162-3

savants 165，167，179-80，183-4，201，203，205

voyage from Toulon 166-8

General Orders for 168

loss of fleet 178

army morale 199

N’s secret departure 01-2

El-Arish，fort 187-8

Elba，island of 107，723-6

French annexation 312

offered by Allies to N 713，715

journey to 716，721-2

Palazzina dei Mulini 722

Villa San Martino 722

hermitage of La Madonna de Marciano 723，724

British visitors 725-6

Elbe，River

Grande Armée at 573

retreat of Allies across（1813）650

Elchingen 372-3

Elders（upper house）

Brumaire coup and 217，218-19，227

N’s address to 220-21

Elliott，Grace 69

Elphinstone，Captain 758

Embaleh，battle of（1798）172-3

emblems

bee 348，739

violets 747

émigrés，N’s enticements to return 241-2

Emmendingen，battle of（1796）78

Emmery，Joseph 729

Emmet，Thomas 310

Empire style 544-5

employers，Code Napoléon and 278

Enghien，Due d’

and Cadoudal conspiracy 335-40

court martial and execution 338-9

Enlightenment 22，29

in Italy98

and French Empire 528-9

Erfurt，N at（1813）646

Erfurt，conference（1808）488-93

Erlon，General Jean-Baptiste d’660

and Waterloo campaign754，757-8

Waterloo 764 and *n*

Espagne，General Jean d’，Aspern 513

Espoz y Mina，Francisco 482

Essling *see* Aspern-Essling

Etruria，kingdom of 291

Europe

after Campo Formio（1797）**152-3**

economic crisis（1811-13）560

resistance to French expansion 810-12

after Napoleon 812，815

Eylau，battle of（1807）438-45，**440-41**

aftermath 446-7

Faber，Theodor von 555

Fain，Agathon，private secretary 471，472，719

memoirs ｘｘｘｖ

Faipoult，Citizen 87

minister in Genoa 9

Falcon，Colonel 421

Farhi，Haim，at Acre 192

Fazakerley，John，Elba 725

fédéré（anti-Jacobin）movement（1793）45，46，48，51

fédéré militia movement（1815）748

Ferdinand，Duke of Parma，death（1802）314

Ferdinand Ⅲ，Grand Duke of Tuscany 107

Ferdinand Ⅳ，King of Naples and Sicily 358

Ferdinand Ⅶ，King of Spain 478，479-80，815

as Prince of the Asturias 475，482-3

and Treaty of Bayonne 480，482

return to Spain 692

Fère-Champenoise，battle of（1814）708

Fersen，Baron Axel von 154

Fesch，Joseph（uncle）15，36，143，343，399

at coronation 352

support for N’s return（1815）740

last years in Rome 816

fêtes 312

to celebrate Lunéville 291，294

feudalism 528

Fiévée，Joseph 216

Fifth Coalition，War of 498

Fiorella，General Pascal 113

fire service，creation of *sapeurs-pompiers* 543

Five Hundred（lower house）

Brumaire coup and 217，227

N’s expulsion from Orangery 221-5

Flahaut de la Billarderie，Colonel Comte Charles de 599，703

and Hortense Beauharnais 398，534

Waterloo 765，768

Flegny，Himbert de，prefect 690

Florence，art from 107

Fontaine，Pierre，architect 9

Fontainebleau

N at（after fall of Paris）710，718-19

N’s departure from for Elba 719-21

N’s return（1815）738

Fontainebleau，Treaty of（1807）474

Fontainebleau，Treaty of（1814）714，721，722

Fontanes，Louis

chancellor of Imperial University 244

Parallèles...（pamphlet）304-5

Foster，John Leslie，Irish MP 309

Fouché，Joseph，police chief 210，233，399

and Brumaire coup 214-15

and assassination plots 288-9

and Cadoudal conspiracy 333，334-5，336

and Talleyrand 500，698-9

secret negotiations with Britain 547-8

summoned to Dresden（1813）651-2

and N’s return（1815）741

after Waterloo 771*n* Fourcroy，Antoine，education minister 280

Fourès，Pauline 183

Fourier，Joseph，mathematician 165

Fourreau，Chevalier 730

Fourth Coalition，War of 396

Fox，Charles James 309-10

death 400-401

Foy，General Maximilien 85，546

Waterloo 761

France ｘｘｖ，527

population 271

and Russia 286-7，556-64

N’s reforms of social hierarchy 464-6

allies in 1813 645-6

prospect of returning to pre-1791borders 645，685，695，810

border fortresses 688

and invasion by Allied armies（1814）688-712，**696-7**

popular desire for peace（1814）689-90

surrender of towns to Allied armies 701

under Louis ⅩⅧ 726-8

return to 1791

borders 727

support for N’s return 729，732

new constitution（1815）745，748

provisional government（after Waterloo）771-3

N as founder of modern 805，809-10

imperialism of Napoleonic Empire 811-12

see also French Empire；French Republic

Francis，Emperor of Austria 78

after Napoleon 815

Francis Ⅱ，Emperor of Austria 132，237，393

N’s offers of peace terms 116-17，269

interview with N after Austerlitz 391-2

and abolition of Holy Roman Empire 407

and decision for war（1808）500

and armistice after Wagram 526，532

deterioration in relations with N 636，651，665

N’s letters to 650，652，665，703

and rearmament（1813）652

François，Captain Charles 191

Frankfurt bases of peace（1813）685，686，690-91

British opposition to terms 686

French acceptance 686

N’s request for renewal of 703

Frederick Augustus，Elector of Saxony 432-3，459

Frederick the Great Sans Souci palace 423

as N’s hero 527

Frederick Ⅱ，Elector（King）of Württemberg 380，393，663

Frederick William Ⅲ，King of Prussia 375，407，424

ultimatum to France（1806）411-12

Jena 413-14，420，422

rejection of peace terms（1807）448

at Tilsit 457

and Russia 549

reforms 642-3

at Lützen 647

at Dresden 668

at Leipzig 677

after Napoleon 815

freedom of speech 243

see also press freedom

freemasonry 154

Freiburg，battle of（1813）684

French Armies

Army of Italy 57，72-3，78，82；need for reinforcements（1796）117，118-19；rewards for，151

Army of the West 57

Army of the Rhine and Moselle 78

Army of the Sambre and Meuse 78

Army of England 151；renamed as Army of the Ocean Coasts 328；renamed as Grande Armée，241

Army of the Reserve 238，250-51

Grande Armée 241，367；records（after Russian campaign），634-5 and *n*

Army of Portugal 545-6

Army of the North（1815）750，751

French army

and support for overthrow of monarchy 30

Directory’s responsibility for 78，87-8

‘wretched state’of（1796）78-9

financing of 79，87

discipline 80*n*

footwear 80，425，569

Orders of the Day 80 and *n*

living off the land 84-5，808

speed of marching 85，133

contractors 118，159-60

regimental *esprit de corps* 134

and Brumaire coup 235

‘canteen’system 250

demobilization after Lunéville 291

corps system 365-6

pensions for widows of Austerlitz 392

horses for 425，578-9，587-8，592，593

uniforms of British

manufacture 428-9

ambulance service 434-5

in Iberian peninsula（1808）493-7

size，at Wagram 516；Russian campaign 575-6，612；at

Borodino 599；at end of 1813：685；in 1814：688-9

reorganization（1812）563

reinforcements for Russian campaign 573-4，615

multi-national composition（1812）577

size（in1812）577

army groups（1812）578

retreat from Moscow 621-2，623-5

rebuilding after Russian campaign 637，638，645

cavalry，lack of （1813-14）644，647，651，653，686；before Leipzig 663

at Lützen 647

provisions 655；in Poland 446；for Russian campaign 567，576，588-9；for Waterloo campaign，745，751-2

desertion of Saxon battalions at Leipzig（1813）673，681

Bourbon alienation of 727-8and *n*

continuing loyalty to N 728

N’s proclamation to（1815）on landing in France 731-2

defections to N on Route Napoléon 735-6

morale at Waterloo 751

retreat from Waterloo 767-8

after Waterloo 770-71

N’s influence on 806-8

French army-*cont.*

units：Régiment de la Fère（N commissioned into 1785）19-20；Black Pioneers 303；Imperial Guard 346；‘Polish Legions’425；Bavarian division 448；Corps of Observation 637，644，656；National Guard 747；Waterloo 767

see also conscription；French Armies；French generals；*individual battles and campaigns*；Marshals of France；soldiers

French Empire

application of Code Napoléon 278-9

establishment 347-50，356height of 527-51，**558-9**political support for N 528

uniformity of administration 528-9

as French construct 529

after 1812 war 637-8

and prospect of returning to pre-1791borders 645

French generals and marshals

from military school at Brienne 11

artillery commanders 25

turnover in 1790s 52

social origins 345

titles and *dotations* 345

in1815 742-4

after Napoleon 817-18

French Guiana，deportations to 289

French language，official 280

French navy 158，322-3

L'Orient 166，178

flotilla for invasion of England 328-9

opposition to planned invasion of England 331

N's attempts to rebuild 375，484-5*n*

and smuggling 429-30

French Republic

and Corsica 5，6

declaration of war on Austria and Prussia（1792）38

declaration of Republic 40

declaration of war on Britain and Holland（1793）41

mass conscription 42

Constitution of the Year Ⅲ（1795）64-5，146，217

economy under Directory 87，211-12

Brumaire coup（1799）206-28

Constitution of the Year Ⅷ（1799）232-3，234-7，239-40，244

Constitution of the Year Ⅹ（1802）310，312

French Revolution 809

outbreak（1789）26-8

and Corsica 29，30-34，37-8，40-41

abolition of symbolic aspects 241

see also Terror，Reign of

Fréron，Louis-Stanislas 51

Friant，General Louis 591

Austerlitz 384，390*n*

at Eylau 444

Wagram 523

Borodino 605

Friedland，battle of（1807）450-56，**452**

Frochot，François，member of Conseil 623

Frotté，Comte Louis de 242

Fructidor Coup（1797）146-8

Fuentes de Oñoro，battle of（1811）566

Galitzin，Prince Andrei 433

Gallo，Marquis de 138，141

Ganilh，Charles 306

Ganteaume，Rear Admiral Honoré 183，295，331

Gap 735

Garat，Dominique 306

Garda，Lake 109-10，114

Gardanne，General Gaspard 259

Marengo 262，263-4

Gasparin，Thomas 51

Gasparin，Thomas de 47and *n*

Gassicourt，Cadet de 517，772

Gatte，M.pharmacist 730

Gaudin，Martin，as finance minister 233-4，745

and bankers 245-6

Gauville，Captain Adolphe 676

Gaza City 188

Gazan，General Honoré 418，660

gendarmerie，reorganized 240-41

Genoa 55

and Corsica 4-5

riots 142-3

besieged 249，252，256-7

surrender 257

Gent，Lieutenant，French navy 774

Gentilini，footman，St Helena 779

George Ⅲ，King of England45 and *n*，237，321

on Peace of Amiens 318-19

George Ⅳ，King，as Prince Regent 776，794-5

George，Mademoiselle（Marguerite Weimer）656，747，820

Gérard，François，painter 469，543，601

Austerlitz 388

Gérard，General Étienne 701

Leipzig 677

Gèricault，Thèodore，painter 543

Germany**292-3**

First Coalition campaign（1792-7）115，131

N’s northern campaign（1797）131-2

Imperial Rescript（rationalization） 320-21，406

Jews in 404

Rhine Confederation **405**，406，407

modernization 528

incipient nationalism 535

see also Bavaria；Prussia；Rhine Confederation

Geyl，Pieter ｘｘｘｉ

Gillray，James 310，317

Girard，General Jean-Baptiste

and Leipzig campaign 664-5，672

at Magdeburg 664

Hagelberg 672

Girardin，Louis de，prefect 690

Girodet，Anne-Louis，painter 543

Girona，French siege of480-81，486

Girondin Club 30*n*

Girondins

arrest of 44

defeat of Jacobins 55，57-8

and new constitution（1795）63-4

Giulay，General 377

Glasse，Rev.G.H.310

Gneisenau，General von 642-3

Waterloo campaign 755

Godoy y Álvarez de Faria，Don Manuel，Spanish premier 474，475，480

overthrown（1808）478-9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ⅹⅹⅹⅵ，491-2，634，809

Gohier，Louis ⅹⅹⅹⅴ，208，219-20

Golitsyn，Prince 502

Golymin，battle of（1806）433

Gonneville，Lieuteant Aymar-Olivier de 450

Gourgaud，General Gaspard 7，271，621，694，718，731，801-2

Russian campaign 590，620-21

Waterloo 759

St Helena 779，780，789，792

Goya，Francisco，painter 543

Grandeau，General Louis 684

Grassini，Giuseppina，singer 258，269，294，361*n*，820

Gravina，Admiral Federico，Spanish ambassador 340

Great Britain 151，359，811

and war with French Republic 42

occupation of Corsica（1793-6）43，45，106-7

Gordon Riots（1780）66*n*

N’s plans for invasion of 158，327-32，357-8，363

N’s proposal of peace（1799）237

religion 274*n*

penal code 278 and *n*

and Peace of Amiens 294-9，318-20

and Russia 296

and slave trade 301-2

resumption of travel to France 309-10

admiration for N in 310

press propaganda 315-17

biographies of N 317

preparations for war（1803）321，322，323-4

declaration of war（1803）324

defences against invasion threat 331

plots against N333-4

N’s views of 359 and *n*，360

peace negotiations（1806）400-401

N’s strategic plans against 427-31，473-4，487-8，809

Orders-in-Council 428

and War of 1812 428，561

trade 430，560-61

and Portugal 487

and opposition to N in Spain 494

subsidy to Austria 498

Napoleonic art in 544

economy 560-61

subsidies to Sixth Coalition 644，654-5

opposition to terms of Frankfurt peace proposals（1813）686

consistency of opposition to N 775-6

N’s request for exile in 775

see also Peninsular War；Royal Navy

Great St Bernard pass 251，253

Grégoire，Henri，bishop 307

Grenoble 732，734，736

Grenville，William，Prime Minister 400

Gribeauval，Jean-Baptiste de，new artillery practice 17，806

Gros，Antoine-Jean，painter 543，819

Bonaparte Visiting the Plague House at Jaffa 192

Gross-Beeren，battles at（1813）665

Grouchy，Marshal Emmanuel，Marquis de 344，345

Eylau 442

Friedland 453

1814 campaign 700

and N（1815）743

and Waterloo campaign 754，755，758-9，761

Waterloo 765，769，770

Gudin，General 597，598

Guérin，Jean-Urbain，painter 543

Guérin，Pierre-Narcisse，painter 182

Guibert，General Comte Jacques de 112，366，806

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1770）17

Guinguené，Pierre-Louis 307

Günzburg，battle of（1805）372

Gustav Ⅳ Adolph，King of Sweden 449

Guyot，General 701-2

Waterloo 761，766

Gyulai，Count Ignaz

at Dresden 669

Leipzig 676

Habsburg，Archduke Charles von

and Italy（1796-7）78，115，131，132

armistice（1800）285-6

Austerlitz 375，390

army reforms 498，808

and War of Fifth Coalition 498，501，502

at Landshut 506，507-8

and surrender of Vienna 511-12

and Aspern-Essling 512-13，514，515-16

Wagram 518-19，522-6

armistice after Wagram（1809）526

and marriage of N to Marie Louise 540

Habsburg，Archduke Johann von 512，518

Hohenlinden 285

Wagram 523

Habsburg，Archduke Joseph von，Marengo 263

Hadik，Count Andreas 701*n*

Hagelberg，battle of（1813）665，672

Haifa 193

Haiti *see* Saint-Domingue

Hamburg，Hanseatic revolt 644

Hamelin，Antoine 93，107

Hanau，battle of（1813）684

Hanover，invasion of（1803）327

Hansa towns 428

annexation 556

Hardenberg，Baron Karl von 392-3，642

harvests，bad

（1801）311

（1811-13）560，568

Hatzfeld，Prince Franz Ludwig von 423

Haugwitz，Count Christian von 380，392-3，407-10

Hautpoul，General Jean-Joseph d’11

Jena 420

Hof 438

Eylau 444

Hawkesbury，Lord *see* Liverpool，Earl of

Hédouville，General Gabriel d’214，242

ambassador to Russia 339

Hédouville，Théodore d’，diplomat 496

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at Jena 415，418

Heilsberg，capture of 450

Heligoland 429

Hely-Hutchinson，Colonel John 451，454

Henry，Walter，surgeon 796，797-8

heraldry

for coronation 347-8

personal 348

Hercules Ⅲ，Duke of Modena 94

Hiller，Baron Johann von 507-8

Hobhouse，John Cam 747，749，771

Hoche，General Lazare 52，57，139

and Josephine 70

as war minister 145

Hof，battle of（1807）438

Hofer，Andreas，and Tyrol rebellion 512，533

Hohenlinden，battle of（1800）285

Hohenlohe，Prince Friedrich von 414，415，419，420，423

Holford，George 334

Holland 393，397-8

Franco-Dutch convention（1801）307-8

Louis Bonaparte as king 397-8，549-50

annexation 550

Holland，Lord 158，311

and Lady Holland 310

Holstein-Oldenburg，Prince George of 491

Holy Land

N’s invasion 186

scorched earth tactics 198

Holy Roman Empire 154

Final Declaration of the Imperial Deputation（1803）320

crown of 361-2

formal abolition（1806）406，407

Home，George 814

Hompesch zu Bolheim，Ferdinand von，Grand Master of Knights of St John 167

Hood，Admiral Alexander，in Toulon 46

Hopes bank 325-6

Horselberg，battle of（1813）684

horses 425

lack of（1813-14）646，650，653，654，688

Russian campaign 578-9，587-8，592，593，617；retreat from Moscow 621，623

Hotham，Admiral Sir Henry 774，777

Houdon，General Pierre-Victor 61

Huguet-Château，General Louis 702

Hulin，General Pierre-Augustin

and court martial of d’Enghien 338

as governor of Paris 623

Hyères 591*n*

Ibrahim Bey 180

Illari，Camilla，nursemaid 9

Imperial Council，and coronation 347

Imperial University 244，281

India 318

N’s ambitions in 186

French claims under Peace of Amiens 298

industrialization 315

‘Infamous Decree’，against Jews（1808）404

Ingres，Jean-Auguste，painter 247，543

Institut de France 162

N elected to 156-7

N reinstated as member 746

Institut d’Égypte 179-80

destruction（2011）205

intelligence gathering 109，412

before Marengo 262

spies 310

Ireland 329-30

Isnard，Maximin 306

Italian campaign（1796-7）74-102，**76-7**，807

preparations 72-3

N’s early victories 83-4

siege of Mantua 100-101

later stages 105-37

peace treaties 138-60

see also Marengo

Italian Republic 241

N elected as chief magistrate 305，306

Italian Revolution（1831）817

Italy

art treasures from 85 *n*，87-8，89，105-6，107，129-30，151

creation of Lombardic Republic 95-6

giacobini governments 95-7

revolt against French occupation 98-9

creation of Cispadane Republic 118

N’s religious reforms 118，129-30

Ligurian Republic 142

Cisalpine Republic 145

N as king of 361

see also Genoa；Naples；Piedmont；Two Sicilies，Kingdom of

al-Jabarti，Abd al-Rahman 176-7

Jackson，Major Basil 784，793，818

Jacobin Club 30

Jacobins 55，640

collapse of power in Corsica 44-5

and assassination plots 288-90

Jaffa，siege of 188-91

massacre 189-91

plague 191-2 and *n*，198-9

retreat to 197-8

Janvilliers 700-701

Jar din Ainé，N’s orderly 760，768

Jefferson，Thomas，American President 302

and Louisiana Purchase 324

Jena，battle of（1806）**416-17**，418-21

Cospeda ravine 419

aftermath 422-3

Jena campaign 391-421

Jermanowski，Colonel Jan，with N in return to France（1815）730-31

Jerusalem 191*n*

Jessaint，Claude de，prefect 690

Jews 402-5

in Alsace 402-3

‘Infamous Decree’（1808）404

Jezzar，Ahmed，pasha of Acre 180-81，183，185，192.

and siege of Acre 193-4，197

João，Prince of Portugal 473

Johann of Liechtenstein，Prince 390

Jomini，General Baron Henri de，military historian 259，588

at Jena 419

Dresden 668

Joseph Ⅱ，Emperor of Austria 161

Jouanne，Chevalier 719

Joubert，General Barthélemy 120，126，127，209，210

Jouberthon，Alexandrine，marriage to Lucien Bonaparte 305

Jour dan，Marshal Jean-Baptiste 344，818

Würzburg 78，115，210

Talavera 531

and Vitoria 660

Journal de Bonaparte et des Hommes Vertueux（1797）130

Journal de Paris 243，393

Journal des Débats 243

judiciary，N’s reforms 241

Julius Caesar，as N’s hero 136，284

Jullien，Marc-Antoine，editor 130

Junot，General Andoche 306

as aide-de camp to N 47，54，73

marriage to Laure d'Abrantès 59

in Italy 107，111

and Venice 139

informs N of Josephine's affair with Charles 171

invasion of Portugal（1807）474-5，478

surrender to Wellington in Portugal 487

in Russia 597-8

insanity598 and *n*

Kaliningrad 426

Kalisch，Treaty of（1813）643-4

Kaluga（Russia）617，619-20

Karl Ludwig，Prince of Bavaria 395

Katzbach river，battle of（1813）672

Keats，John 310

Keith，Admiral Lord257，258，333，778-9

Keller，Major von 768*n*

Kellerman，General François-Étienne 689，701

Marengo 263，264，266，267，268-9

Kellermann，General François-Christophe 40，121，147

Army of the Alps 93-4

as honorary marshal 344*n*

Kellermann，General François-Étienne 110

Kéralio，Chevalier de 14

Kerckhove，J.R.L.589-90

Kilmaine，General Charles‘Brave’89，109

Castiglione 113

Kissinger，Henry 811

Kléber，General Jean-Baptiste

in Egypt 163，178，201，203

Holy Land 186

battle of Mount Tabor 194-5

Klein，General Dominique，Jena 420

Kleist，General Friedrich von 672，700

and Lâon 705

Klenau，General Johann von Dresden 668

Leipzig 676-7

Koller，General Franz von，and Elba 716，719，722

Kollowrath，General Johann 385

Eggmühl 508-9

Wagram 524

Königsberg 436，438，450，451，455

Kosakowski，General 719

Kosen，battle of（1813）684

Krasnoi，battle of（1812）624，625

Krettley，Captain，on Jaffa 190

Kronach，Prussia 413

Kundtzow，Mr 728*n*

Kurakin，Alexander，Russian ambassador 556，568-9，586

Kutuzov，General Mikhail，Prince 367-8，615

and Austerlitz 381，385

to replace Barclay 598-9

at Borodino 606，607

refusal of armistice 617

Maloyroslavets 618，620

‘parallel mark’strategy 621，624

Krasnoi 625

at Berezina river 626

at Borisov 629

death（1813）646

La Bédoyère，Charles de 736，785

la Cuesta，Don Gregorio de 485

La Favorita，near Mantua 116，128

La France Vue de l’Armée d’Italie 130

La Harpe，Frédéric de，tutor to Tsar Alexander I 295-6

La Plaigne，Éléonore Denuelle de 400，534，817

La Révellière-Lépeaux，Louis de 72

member of Directory 144，209

La Rochefoucauld-Dubreuil，Jean de 290

La Rothière，battle of（1814）694

La Tour du Pin，Lucie de 285，468*n*

La Vallette，General Antoine 111

Labaume，Captain Eugène 618，621-2，631

The Crime of 1812 621-2

labour laws，Code Napoléon 278

Lacépède，Bernard，naturalist 349

as chancellor of Légion d’Honneur 449

as chancellor of University of France 746

Lachouque，Henry 800-801

Lacretelle，Charles de，Académie Française 244

Lacuée，General Jean-Gérard，military administrator 61，238，347，434，569

Lafayette，Marquis de 746，773

and aftermath of Waterloo 771-2

Laffrey 735-6

Laforest，Antoine，French ambassador in Berlin 410

Lagrange，General Joseph 186-7

Laharpe，General Amédée 75，89，91*n*

l’Ain，Captaun Girod de599

Lainé，Joseph 687，698-9

Lalande，Jérôme de 124

l’Albe，General Bacler de 251-2

Lallemand，General Charles 775

Lamarque，General Jean-Maximilian 743，745

Lamouret，Captain 731

Lampedusa，island 323

Landgrafenberg 418 and *n*

Landshut Manoeuvre（1809）503，**504-5**，506-8

Langeron，General Comte Louis de 623

at Berezina river 629

Leipzig 682

languages，France 279-80

Lanjuinais，Comte Jean-Denis 8，307，310，699

Lannes，Marshal Jean 89-90，91，126，344

and revolt in Pavia 98

in Italy 121，122，258

as quartermaster-general in Egypt 163

Holy Land 186

at Acre 196

crossing of Alps 253，256

Marengo 263，264，266，267

Austerlitz 380，383，388

Jena 414-15，418-19，420

in Prussia 426

Pultusk 433

Friedland 451，453，454

in Germany 501-2，508

N and 509

Aspern 514，515

death 516-17

Lâon，battle of（1814）705

Laplace，Marquis de 16，233，239，595*n*，719

Laplane，General Jean de 684

Lapoype，General Jean 47，51，684

Marengo 259，262，264

Lariboisière，General Jean de 25，617

Larrey，Dominic，surgeon 434，674

and typhus 588

Borodino 607-8

and retreat from Moscow 624

on N at Waterloo 756

Las Cases，Marquis de，chamberlain 775，819

St Helena 779

and N’s memoirs 790

Lasalle，General Antoine de 415，422

Aspern 514

Wagram 525

Laumond，Jean 347

Lauriston，General Jacques de 297

Landshut 507-8

as ambassador to Russia 567，568

in Russia 615

Observation Corps of the Elbe 644

Lützen 647

Bautzen 653

Leipzig 681-2

Lavalette，Antoine，aidede-camp to N 124，144，225，500，785

and Brumaire coup 222

on Josephine 537

on Malet’s attempted coup 623

and N’s return（1815）738-9，741

on 1815 plebiscite 748

Law of the Maximum（price restraints）212

Le Couteulx de Canteleu，Jean-Barthélémy，manufacturer 246

Le Sueur，Jean-François，*Ossian*（opera）14

Le Tourneur，Étienne-François 72

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 286-7

collapse of 296

Lebrun，Charles-Françoi s276，399

as Third Consul 234

Leclerc，General Charles Victor-Emmanuel 151，224

marriage to Pauline Bonaparte 144

and Saint-Domingue expedition 300-302

Lecourbe，General Claude 346

defection to N（1815）737

Lefebvre，Marshal François-Joseph 219，221-2，344*n*，345

in Poland 436，448

Bavarian Corps in Germany 501-2

Landshut 503，506

and N（1815）743

Lefebvre-Desnouettes，General Charles 484，819

legal system

reforms of judiciary 241

Code Napoléon 275-9

Legendre，General 485

Légion d’Honneur 464，807

founding of 348-50

Maison d’Éducation 349，746

Legislative Body

in 1799 Constitution 236，244

voting system 236

and Code Napoléon 276

purge（1802）306-7

and electorate 312

1813 session 641-2

and Frankfurt peace terms 686-7

oath of allegiance to N（1815）750

Legitimists 528

Legrand，General Claude

Austerlitz 383，384

Eylau 442

Aspern 513-14

Leipzig 631，634，646

Allied advance on 674

N at 674-5

Leipzig，battle of（‘The Battle of the Nations’）（1813）675-7，**678-9**，680-83

British rocket section 675，682

battlefield 676

N’s mistakes at 680-81

N’s proposals to Emperor Francis 680

N’s participation 682

N’s retreat from 683-4

Leipzig campaign（1813）**648-9**，662-87

secret meeting with Metternich in Dresden 657-9

splitting of army by N 664

Lejeune，Colonel，Wagram 522

Lejeune，Louis-François，painter 382，433

Lemarois，General Jean 684

Lenoir，Richard，businessman 315

Leoben，Preliminaries of（1797）139-41

Léon，Comte（Charles Denuelle）（illegitimate son of N）400，534，796，817

Lepic，Colonel Louis，Eylau 443

Lestocq，General Anton von 426，436

at Eylau 438，444

Friedland 455

Leuchtenberg，Josephine of（daughter of Eugène）653

Levasseur，Octave 761，766，767

Lévis，Duc de 536

Lezay-Marnésia，Adrien de，prefect 689

Liébert，General Jean-Jacques 335

Ligny，battle of（1815）754，755

Ligurian Republic，N’s constitution for 142

Limoelan，Joseph Picot de，Chouan 287，288

L’Inconstant（ship）729-31

Linois，Admiral 296

Lion，Dieudonné 507

Lithuania 581-2

Liverpool，Earl of 776，777-8

as Lord Hawkesbury 333，431；peace

negotiations（1801-2）294-5，296，297，300；on press freedom 316

Livingston，Robert，American negotiator 325，326

Lloyd’s of London 430

Lobanov-Rotovsky，Prince Dmitry，and Tilsit 456

Lobau，General Georges Mouton de，Count 370-71，596

Landshut 508

Waterloo 765

local government 555-6

reforms 244-5

administrative reforms 2-79

Lodi，Italy，storming of bridge at 90-91

Lolorgne d’Ideville，François 719

Lombardic Republic 95-6

Loménie de Brienne，Étienne-Charles de，finance minister 26

Lonato，battles of（1796）111，112

Louis（Bourbon），King of Etruria（Tuscany）286，291

Louis，Prince of Bavaria 501

Louis ⅩⅤ，King of France5 Louis ⅩⅥ，King of France attempted escape from France（1791）36

captured by mob（1792）38-9

execution 41

Louis ⅩⅧ（Comte de Provence），King of France 248-9，815

restoration（1814）710，713-14

policy errors 726-8，732

flees Paris 737

and return of N 737

Louis-Philippe，King 816

Louise，Queen，of Prussia 424

and Magdeburg 460-61

death 549

Louisiana Purchase 324-6

Louisiana territory 286

Louvre，Musée du，art treasures from Italy 88

Lovell，Daniel，*Stateman* 310

Loverdo，General Nicolas 734

Lowe，Sir Hudson 819

governor of St Helena 786-9

and N’s illness 792，798

and O’Meara 792

Lübeck，capture of 421，422

Luccesini，Marquis Girolamo de 299，422

Lullin de Châteauvieux，Frédéric ｘｘｘvi

Lunéville，Peace of（1801）290，291，292-3

violations of 313-14

Lusignan，General Marquis de 127

Lusigny，armistice proposals（1814）703

Lützen，battle of（1813）646-7，650-51

Luxembourg Palace，N and Josephine at 227

luxury trade 469

revival 248

Luynes，Duc de 242

lycées，establishment 280-81

Lyons

The Hero’s Return（play）（1799）206

surrendered（1814）708

N at 736

Lyons，Consultation of 305-6

Macdonald，Marshal Jacques 210，344，345，526，744

Wagram 519，524-5

Russia 596，609，634

Lützen 646，647

Bautzen 652

Leipzig 665，677，681，683

Katzbach 672

Château-Thierry 700

and N’s abdication 711，716

in command of armies（1815）773

Mack von Leiberich，General Karl，at Ulm 367-8，373

Macnamara，John，Elba 725，728-9

Macon，General Pierre 376

Madrid

El Dos de Mayo revolt against Murat 480，481

recapture of（1808）494

Magdeburg 413，415，644

surrender of 422

to Westphalia 460-61

Maghrebians188 and *n* Mahmud Ⅱ，Sultan 572

Maillard，Colonel 37-8

Maingault，Louis 779

Mainz 413，693

Maitland，Captain Frederick，HMS *Bellerophon* 775，776，777，778

Malcolm，Admiral Sir Pulteney，St Helena 791

Malcolm，Lady 791

Maleszewski，Colonel 575

Malet，General Claude-François de，attempted coup（1812）622-3

Malmaison château 207，468，473，537

N at（after Waterloo）773-4

Malmesbury，Earl of 324

Maloyaroslavets 617

Maloyaroslavets，battle of（1812）618-19，620-21

Malta 162，286

N’s administration 167-8

British control of 297，323

and Peace of Amiens 307，308-9

Order of Knights of St John and 308

Mamluks

in Egypt 170-71，172-3

Gaza City 188

Manhès，General Charles 394

Manin，Doge Ludovico，Venice 139

Manning，Dr Thomas，visitor to St Helena 791-2

Mantua 98

siege of 100-101，108-9，110，114-16，118，123，125-6

fall of 128-9

maps 412

Poland 426

Spain 474

Marbeuf，Comte de 5，6，9，10

Marbot，Jean-Baptiste de 206

Austerlitz 388，389

Eylau 442

Marchand，General Jean-Gabriel，Friedland 454

Marchand，Louis，vale 730，800-801，802，819

St Helena 779

Marengo，battle of（1800）259，260-61，262-9

campaign 250-59，**254-5**

analysis 267-9

visit to battlefield（1805）362

Marescot，General Armand de 485

Maret，Hugues-Bernard，foreign minister 209，566，567，818

and abdication 715-16，718

and support for N’s return 729，741

and N’s second abdication 774

Maria Carolina，Queen of Naples and Sicily 358，394，460-61*n*

Maria Feodorovna，Dowager Empress of Russia 458，460*n*

María Luisa of Parma，Queen of Spain，and Godoy 475，480

Marie Antoinette，Queen of France 38-9，41

Marie Louise，Archduchess of Austria 533，665

marriage to N 539-43

birth of son 564-5

at Dresden 574-5

and Malet's attempted coup（1812）623

provision for regency of 640

character 704

Joseph and 706

flight from Paris（1814）709

provisions for after abdication 714-15

moves to Vienna 715

affair with Neipperg 724-5，741

and N's return（1815）740-41

refusal to leave Vienna（1815）747

on N in exile 780-81，799-800and *n*

marriage to Comte de Bombelles 817

marriage to Neipperg 817

Markov，Count，Russian ambassador 321

Marmont，Marshal Auguste de 25，89-90，344，345，744，818

as aide-de camp to N 47 in Egypt 163，200

and training for invasion of England 357-8

Austerlitz 380

Wagram 519

Znaïm 526

in Spain 566

Salamanca 599-600

Lützen 646，647

Bautzen 652

Dresden 669

at Töplitz 672

Leipzig 677，680，682

and Lâon 705

and capitulation of Paris 709，711-12

Marshals of France

appointment of 344-5

declared for N（1815）743

Martín Diez，Juan 482

Masséna，Marshal André 53，75，344，345

in Italy（1796）75，89，91，109-10，111，115-16，119-20

and pillaging 85 *n*

Castiglione 113

at Rivoli 126-7

besieged in Genoa 249，252，256-7

conquest of Naples 394

in Germany 502

at Landshut 503，507

Aspern 514，515

Wagram 522，524

created prince 531

and N（1815）743

Mathis，Baroness Christine de 535

Mattei，Cardinal Alessandro，papal negotiator 129

Mauduit，Sergeant Hippolyte de 758

Maximilian-Joseph Ⅳ（Maximilian I），Elector（King）of Bavaria 366-7，394-5

Mazis，Alexandre de 35

Meaux，Allied armies at 702

Mecklenburg 644

medals，commemorative 120，131

Marengo 268

for invasion of England 328

for Austerlitz 393-4

Medina del Rioseco，battle of（1808）485

Megrigny，Baron 719

Mehée de la Touche，Jean-Claude-Hippolyte，spy 332

Melas，General Michael von 249，251，256，257，258-9

Marengo 259，265

Melbourne，Lord 310

Mellini，Rosa，companion to Letizia Bonaparte 816

Melzi d’Eril，Francesco 95，257，306，362

Méneval，Claude-François de，private secretary 17，471，472-3，779，819

memoirs ｘｘｘｖ

on Russia 563

Menil，Colonel Baron Paul-Alexis de 773

Menou，General Jacques-François 64，174

in Egypt 163，201，203，297

Merlin de Douai，Philippe，member of Directory 147，209

Merveldt，General Count Maximilian von 141，680

metric system 279

Metternich，Prince Klemens von 4，320，500-501

on Josephine 70

first meeting with N 410-411

and Talleyrand 500

and Treaty of Schönbrunn（1809）533

on Russian campaign 570

meetings with Nat Dresden 574，657-9

and Russia 616

proposal for peace settlement 640

N’s view of 652

and Prague peace conference（1813）655，659-60，661

and Austria in Sixth Coalition 663

and Frankfurt peace terms（1813）686

N’s request for armistice（1814）691

and Holy Alliance 815

Meynier，General Jean-Baptiste 75

Michaud，General 701

Milan 89-90，91

N’s triumphal entry（1796）95-6，98

N and Josephine in 116

N at（1800）257-8

N crowned in 361

Milhaud，General，Eylau 442

Millesimo，battle of（1796）83-4，86

Miloradovich，General，at Borisov 629

Minsk 585

captured by Davout 588

Miollis，General Sextius 529

Miot de Melito，André-François

French minister to Tuscany 101，102，123

and Berthier 106

and re-occupation of Corsica 124

with N in Milan 143

on Tuileries 299

Mirabeau，Comte de 33

Modena 105

Modena，Duke of 140-41

Molé，Comte Louis-Mathieu 640，641，645，818

as minister of justice 238，636

on Conseil 283

as finance minister 470

on new recruits（1812）637

and N’s return（1815）741

Molitor，General，Wagram 522

Möllendorf，General Joachim von 414

Mollien，Nicolas-François treasury minister 238，548，685-6

and N’s return（1815）739，741

Molodechno（Maladzyechna），N’s bulletin from 629-30

Mombello palazzo，Milan，N at 143-4

Moncey，Marshal Bon-Adrien de 251，257，344，623

Mondovi，battle of（1796）84

Monge，Gaspard 10，89，167

Monge，Louis 16

Moniteur Universel（journal）130，140，226，244

N’s use of 316

on British government 317

and N’s return（1815）742

Monnier，General，Marengo 264，265，266，267

Monroe，James，American negotiator 325

Montalivet，Count Jean 703

Montbrun，General 506

death at Borodino 606

Montenotte，battle of（1796）83

medal 131

Montereau，battle of（1814）702

Montesquiou，Madame de 574

Montesquiou-Fezensac，Comte Anatole de464，571 *n*，665

grand chamberlain 742

Montfort，Colonel 683

Montgelas，Count Maximilian von 529

Monthion，General François de 744

Montholon，Albine 779，783-**4**，793，818-19

Montholon，General Charles-Tristan de 718，719，779，780，784，786

St Helena ｘｘｘiv，779

and Napoleon Ⅲ 818

Montmirail（Marchais-Montmirail），battle of（1814）700 and *n*

Montrond，Talleyrand’s secretary 222

Monvoisin，Captain 67

Moore，General Sir John

retreat to Corunna 495

death of 500

Morand，General

Wagram 523

Borodino 605

Lützen 650

after Waterloo 771

Moreau de Saint-Méry，Médéric 314

Moreau，General Jean 78，79，139，210，349

and Brumaire coup 217-18，219-20

and re-engagement with Austria 249，250-51

crossing of Rhine（1800）252

and Concordat（1801）274

Hohenlinden 285-6

and Cadoudal conspiracy 334，335，346

and Malet’s coup 622

Dresden 668，671

Mortefontaine，Treaty of（1800）286

Mortier，Marshal Édouard Adolphe 327，344，345，817-18

Austerlitz 380

Friedland 453，454

destruction of Kremlin 617-18

Lützen 650

Leipzig 677

and capitulation of Paris 709

and N（1815）743

Moscow

as N’s objective **583-4**，592-3，597

burning of 610-12

French army in 610-17

shortage of supplies 612

destruction of Kremlin 617-18

Moulin，General Jean-François 209，220

Mount Tabor（Mount Hamoreh），battle of（1801）194-5

Mozhaisk（Russia） 609-10

Muiron，Colonel Jean-Baptiste 51

as aide-de-camp 58，122

Muiron（French ship）202-3

Munich 372

Murad Bey，Mamluk ruler of Egypt 170-71，172-3

Murat，Caroline 400

Murat，Marshal Joachim344，345，399，500

Vendémiaire 65

and Mantua 108，121

illness 110

marriage to Caroline Bonaparte 144，305

Holy Land 186

and Brumaire coup 224

crossing of Alps 253

Marengo 263

and d’Enghien affair 337

Trochtelfingen 373

at Vienna 376

Austerlitz 380，383，388

Jena 413，415，420

in Prussia 426

at Hof 438

Eylau 439；cavalry charge，443-4

Friedland 451

in northern Spain（1808）478

Madrid 479；and El Dos de Mayo revolt 480，481

as King of Naples 482，630-31，692

Russian campaign 578-9，592-3，609，620，630-31

Ostrovno 592

Borodino 606-7

Tarutino 617，619-20

abandonment of Poland 637

and Leipzig 664，675，677

Dresden 669，670

at Töplitz 672

defection to Allies 685，692

and N（1815）743

execution 785

Murray，William Van，American envoy 286

Mustafa Pasha，Turkish commander 200

Nangis，battle of（1814）701-2

Nansouty，General Étienne 11

Jena 420

Friedland 453

Aspern 514

Napier，Sir Charles 308 *n*

Naples 101，686

peace treaty（1796）117

conquest of（1806）394

Joseph Bonaparte as king 397，399

Murat as king 482，630-31，692

see also Two Sicilies，Kingdom of

Napoleon Ⅲ，Emperor（Charles-Louis-Napoléon，son of Louis Bonaparte）817

Napoléon-Vendée，new town 486，487

Narbonne-Lara，General Comte Louis de，aide-de-camp to N 242，573

National Assembly，opposition to N in 144，145-6

National Convention（1793）44

Nazareth 195

Neipperg，General Adam von 665

and Marie Louise of Austria 724-5，817

Nelson，Admiral Horatio，Lord 124，364

and French fleet bound for Egypt 166

Aboukir Bay 178

Copenhagen 296

at Toulon 327

West Indies 363

Trafalgar 364，374-5

neo-classical style 544-5

Neufchâteau，François de，member of Directory 147

Neverovski，General，at Krasnoi 596

Ney，Marshal Michel 52，344，345，764*n*

Switzerland 313-14

and Austerlitz 371

Jena 415，418，419-20

and Magdeburg 422

in Prussia 426

and Königsberg 436

at Eylau 438，444

Ney，Marshal Michel-*cont.*

at Guttstadt 449

Friedland 454-5

at Danzig 563

at Smolensk 596

at Valutina-Gora 597-8

Borodino 605，606

and retreat from Moscow 622，625，635

at Berezina river 626

Lützen 646，647，650

Bautzen 653

Leipzig 665，680，682

Dresden 668，669

attack on Berlin 672

at Marchais 700

and1814campaign 703

and abdication710-11

defection to N（1815）736，737-8，743

Waterloo 744，750，754，764，766

execution 785

Nice

N at（1793）45

captured by Melas 256

Niemen，River 574

crossing of 576-7，580

Nisas，Carrion de，playwright 108

Nizam，Ibrahim，co-commandant 188

Nodier，Charles，novelist 318

Normandy，bread riots 568

Northumberland，HMS，voyage to St Helena 779-80

Norvins，Jacques de，at Friedland 454

Nouvelles Politiques（newspaper）130

Noverraz，Jean-Abram，valet，St Helena 779

Odeleben，Baron Ernst vo n 662-3，675，683

Oder，River

Grande Armée at 573

as border of French Empire 645

Odoards，General Fantin des 612，756

O’Hara，General Charles，captured 51

Oldenburg，duchy of annexation 556-7，564，568

compensation for annexation 568-9

Oldenburg，Duke Peter of 556

Ollioules，Toulon 47

arsenal 48，49

Olsufiev，General Zakhar Dmitrievich 699

O’Meara，Dr Barry 272

on St Helena 780，795

and N’s illness on St Helena 792-3

Ordener，General Michel 336

Oriani，Barnaba，astronomer 97

Orsha（Russia）625

Orthez，battle of（1814）703

Ossian（James Macpherson），poet 13-14

Ostermann-Tolstoy，Count Alexander 433

Eylau 443

Ostrovno 592

Ostrolenka（Poland）447

Ostrovno，battle of（1812）592

Ott，General Karl von 258

siege of Genoa 252，256-7

Marengo 264，265

Otto，Louis-Guillaume 366-7

peace negotiations（1801-2）294-5，297，300

and British press 315-16 ambassador to Vienna 572

Ottoman Empire 161，185

Oudinot，Marshal Nicolas 344，345，744，773

Austerlitz 383，389

Friedland 450，451，453，454

in Germany 502

at Landshut 503

in Bavaria 506

Aspern 515

Wagram 522

Russia 563，596，635

at Berezina river 626，627-8

Bautzen 652-3

and Berlin 664，672

Leipzig 664，665，677

Brienne 694

1814campaign 701，703

Ouvaroskoe（Russia）621

Ouvrard，Gabriel，banker 245，548

painters，French 543

Pajol，General 702

and Waterloo campaign 755

Palafox，Don José de 483，484

Palm，Johann，Württemberg publisher，trial 411

Paoli，Pasquale，Corsican nationalist leader 4-5，10，28

N and 6，21，27，33-4

and French Revolution 31，37

return to Corsica 33

opposition to French Republic 41

and Great Britain 43-5

and Sardinian expedition 43

Papacy

N’s view of 271

secret negotiations with 272-4

N’s relations with 529-30

excommunication of N 530

Papacy Ⅶ

see also Pius

Papal states

armistice with（1796）105-6

N and 129-30

annexation of（1809）530

authoritarianism in 815

Paris ｘｘⅵ-ｘｘⅶ

food riots（1792）37

rising of‘Sections’（1795）64-7

Jar din des Plantes 89

N in（1797-8）155-9

N’s house in rue Chantereine 155，207，208，818

St Sulpice banquet 215

bridges and quays 810

N’s return after Marengo 285-6

industrial exhibition（1802）315

threatened by Allies（1814）698-9，708-9

N’s march on 709-10

capitulation to Allies（1814）710

N’s entry（1815）738-9

public works（1815）746，810

N’s final return after Waterloo 771-3

see also Tuileries

Parma，Duke of 89，116

Partouneaux，General Louis 629

Pasquier，Étienne-Denis police prefecture 238，693

on bread riots 568

Passarge，River 450

Patterson，Elizabeth，wife of Jérôme Bonaparte 343，395

Paul I，Tsar of Russia 185，286

assassination 295

Pavia 98

Pavlovna，Grand Duchess Anna 537-8

Pavlovna，Grand Duchess Catherine 491，563，570

Pedicoste，battle of（1763）5

Pelet de la Lozère，Joseph，State Councillor 316，319，328-9，339，392

Pellapra，Françoise-Marie de361 and *n*

Pelletier，General Louis 110

Peltier，Jean-Gabriel，émigré newspaper editor 316，317-18

Penal Code（1810）278

Peninsular War **476-7**，531，546，561，566，599-600

living off the land 85 *n*

Vitoria 659-60

see also Portugal；Spain

pépinière（mulberry orchard）18-19

Perceval，Spencer，Prime Minister 317-18，431

and Peninsular War 561

Percy，Baron Pierre，surgeon-in-chief 434，455

Pérignon，General Dominique-Catherine de 345

as honorary marshal 344 *n*

Perrée，Rear Admiral Jean-Baptiste 172

Perregaux，Jean，Swiss banker 246

Petiet，Claude，state councillor 258

Pétiet，General Auguste 757

Petit，General Jean-Martin 718，720

Waterloo 767-8

Petit，Joseph 262，265

petitions，under1799Constitution 236-7

Petty，Lord Henry（Marquess of Lansdowne）310

Peyrusse，Guillaume 612

Peyrusse，Louis-André，on Jaffa 189-90

Pezza，Michele 394

Phélippeaux，General Antoine 11

with Royal Navy 192

Philibert，Captain，French navy 774

Phull，General Ernst von 557，571

Piacenza 88-9，258

Pichegru，General Charles 11，144，147，210

and Cadoudal conspiracy 333，334，335，340

Pichon，Louis，ambassador to America 343

Piedmont（Italy）75，78

declaration of war 41-2

campaign（1794）53，54-5

armistice 86-7

annexation（1802）313

Piéron，butler，St Helena 779

Pignatelli，Prince de Belmonte-101-2

Pijon，General Jean-Joseph 111

pillaging 84-5 and *n*

Russia 590

during 1814 campaign 698

Pils，François 626

Pitt，William，the Younger 42，294-5，342

and Third Coalition 358

foreign policy 359-60

death 400

Pius Ⅵ，Pope 105，118

and peace（1797）129-30

death 271

Pius Ⅶ，Pope 271，274

officiation at Coronatio n351-2

quarrels with N 399

refusal to join blockade against British trade 529-30

arrest by General

Radet 530-31

Concordat with（1813）639-40

return to Rome（1814）692

and reinstatement of Papal States 815

Piverou，Citizen 162

plague，at Jaffa 191-2and *n*，198-9

Plagwitz，battle of（1813）672

Platov，General，at Borodino 606

plebiscites

（1800）239-40

（1802）311

（1804），to establish hereditary empire 348

（1815）748

Pleischwitz，Armistice of（1813）654-5

Pleisse，River 683

plots，assassination 287-90

bomb（*machine infernale*）287-8

hand grenades 288

knife attack 288

Cadoudal conspiracy 333-41，346-7

Friedrich Staps 534-5

Plumptre，Anne 88

Plymouth 778-9

Po，River 86

crossing of（1796）88-91

Poland **408-9**，425，431-8，538，569

winter weather 434，435，436，437-8

partitions 459

Polignac，Armand de 347

Polish campaign 425-45

Pomerania，Swedish，annexation 570

Pondicherry，India 307

Poniatowski，General Prince Józef 345，432，518，563

and Russian campaign 584-5，631

at Smolensk 596

Borodino 605，608

Lützen 646

Leipzig 676，683-4

death 683-4，685

Pons，M.，inspector of mines 730

Ponsard，Captain Jean-Marie 223-4

Ponte Nuovo，battle of（1769）5，33

Poppleton，Captain Thomas 789

Portalis，Jean-Étienne，minister 238

and Code Napoléon 276

Portalis，Joseph-Marie，minister 238

Portland，3 rd Duke of 401，430-31

portraits 543-4

first prints and engravings of N 130-31

Bonaparte at the Corps Legislatif（print）226

N as First Consul（Ingres）247

Portugal

declaration of war 41-2，487

N’s attack on（1807）473-5，478

deposition of Braganza royal family 474，475，478

Masséna in 545-6

Lines of Torres Vedras 546

see also Peninsular War

Posen，Poland，N in 431

Potocka，Countess Anna 20 *n*，435

Potsdam，N at（1806）423

Potsdam，Treaty of（1805）375，392

Pouchelon，Colonel 591

Pouzet，Colonel Pierre，Austerlitz 385

Pozzo di Borgo clan 41

Pozzo di Borgo，Count Charles-André 33，41，693*n*

Pozzo di Borgo，Matteo 37

Pradt，Abbé de，ambassador to Warsaw 571，631

Prague，Congress of（1813）655，659，660-61

Metternich’s demands 661

‘Trairial’coup（‘parliamentary day’）（1799）209，220

prefects，of departments 244，245，689-90

press 130-31

block on foreign newspapers 243，316

British 315-17

and peace 393

duty on newspapers 401

press freedom

restrictions 211，242-4

abolition of censorship 745

Pressburg，Treaty of（1805）393，394

Primolano（Italy）115

Prina，Count Giuseppe 719

Pripet Marshes 593

propaganda

N and power of 130

in Egypt 175

British 196，316-17

post-Marengo report 268

Provence，Royalist revolt 211

Provence，Comte de *see* Louis ⅩⅧ

Provera，General Giovanni di（Austrian army）119-20，126-7

at Arcole 122

surrender 128

Prud’hon，Pierre-Paul，painter 543

Prussia

declaration of war（1792）38

invasion of France（1792）39，40

neutrality 367，637

alliance with Austria and Russia 375，377

and France 392，407，410

and Russia 407，410，412，426，569，637

advance into **408-9**，413-16

ultimatum to France（1806）411-12

French advance through 422-4

and Tilsit 456，459-61

and Continental System 459

major reforms 642-3

treaty with Russia 642-4

and Sixth Coalition 663-4，693，700-701，705

Prussian army 414-15

and Russian campaign 570

modernization 643

Waterloo 754，755，764-5

Prussian campaign 391-421

Publiciste（journal）243

Pultusk，battle of（1806）433-4

Puthod，General Jacques，Plagwitz 672

Pyrenees，Wellington’s crossing of 674，687

Quasdanovich，General Peter von

in Italy 109-10，111，119-20

at Rivoli 126，128

Quatre Bras，battle of（1815）754

Querelle，Dr，and Cadoudal conspiracy 333，334-5

Quiberon Bay 60

Raab，battle of（1809）518

Radet，General Étienne，arrest of Pius Ⅶ 530

Radetzky，General Joseph 660-61

Ramleh monastery 188

Rapp，General Jean 268，287，535*n*，819

Austerlitz 388

and Jena 413

as governor of Danzig 429，575，675，684

in Warsaw 435-6

on N’s divorce from Josephine 536

at Borodino 605

and N’s return（1815）741

Rastatt，Congress of 150，151，154

Ratisbon（Regensburg）502，506

storming of 509-10

Raynal，Abbé，*Histoire philosophique*...（1770）31-2

Réal，Pierre-François 209

Regency，provision for（1813）640

Regnaud de Saint-Jean D’Angé1y，Michel 130，168

and Brumaire coup 209

Régnier，Jacques，writer 316

Reichenbach，Treaty of（1813）654-5

Reichenbach，Treaty of（1813），Second 659

Reille，General Honoré 660

Waterloo 761，767

Reims 706，707

religion，social utility of 272

religious toleration274and *n*，277

Jews and 403-4

Relingue，General Albert Fouler de 719

Rémusat，Claire de ｘｘｘｉ-ｘｘｘiv

Rémusat，Comte Charles de，chamberlain 470

Repnin-Volkonsky，Prince Nikolai 388，400

Reubell，Jean-François 72

member of Directory 140，144

Revolutionary Bonapartism（1815）748

Rey，Captain 627

Rey，General Gabriel 126-7，128

Reynier，General Jean-Louis

in Egypt 163，173，186

and Russian campaign 584-5

Lützen 646

Leipzig 681

Rhine

crossing of（1797）139

crossing of（1805）370

French fighting retreat to（1813）684

Rhine Confederation **405**，406，407

N as Protector 459

defection of Mecklenburg 644

abolition（1813）672

Ricard，General，at Lützen 647，650

Ripaud，Citizen 205

Rivière，Charles，Marquis de 347，638

Rivoli，battle of（1796）126-8

Rivoli（Italy）109-10，123

roads and road-building 85

Robespierre，Augustin 46，54，56

Robespierre，Maximilien，Jacobin leader 32，55

and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 42

and Reign of Terror 44，54-5

Robinson，Henry Crabbe，on Peace of Amiens 298-9

Rochambeau，Vicomte de 303

Rochechouart，Comte de，on Berezina river 628-9

Rochefort 774

Roederer，Pierre-Louis211and Brumaire coup 209，213

on Conseil 243-4

on religion 272

Rohan，Archbishop Ferdinand de 540

Röhrig，Johann 682

Roliça，battle of（1808）487

Roman Catholic Church Revolutionary condemnation of 32-3

and land transfers 270，273

N’s religious settlement（Concordat）（1800-1801）270-75

Organic Articles（regulations） 274，277
Concordat（1813）639-40
restoration of powers（1814）727
Roman Catholic Church Ⅵ，Ⅶ
see also Papacy；Papal States；Pius
Rosetta Stone 205
Rosily-Mesros，Admiral François de 296，484
Rossbach，battlefield 423
Rossetti，Major Marie-Joseph 591-2
Rostopchin，Fyodor，governor of Moscow 610-11
Rottembourg，General Henri 404
Rousseau，Jean-Jacques 8，13，22
Rousseau，lamplighter，St Helena 779
Roustam Raza，N’s bodyguard 201，418，741，819
at Eylau 444
and abdication 715
and N’s attempted suicide 716

Route Napoléon（to Grenoble）732，733，734-7

Routier，Colonel Léon-Michel 738

Roverbella（Italy）110

Rovereto（Italy）115

Rowlandson，Thomas 317

Royal Navy 162，430 *n*，811 *n*

at Toulon 47，48

Quiberon Bay 60

evacuation of Corsica 124-5

Acre 192

blockades 211，327，375，427-31

and evacuation of Genoa（1800）257

French fear of 297

capture of Spanish bullion ship 350-51

and N on Elba 726

N’s surrender to 774，776-7

see also Nelson，Admiral Lord

Royalists

Chouan（in Vendée）43，57，288，290

and Directory 144-5

purge of（1797）147-8

revolts 211

Rüchel，General Ernst von 410

Rumbold，Sir George，diplomat 351

Rumiantsev，Count Nikolai 489，538，568

rural communes，and parish clergy 271

Rusca，General Jean-Baptiste 125

Russell，Lord John，Elba 725

Russia

and Turkey 185，550

and Second Coalition 212，237

and 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 286-7，296

peace with Britain 296

and d’Enghien affair 339

and Third Coalition 358

and Prussia 407，410，412，426，569，637，642-4

relations with France 410，542

N’s plans for 425，814

and Tilsit 459-61

effect of Continental System on 490-91，549

and Treaty of Schönbrunn（1809）532-3

and French annexation of Oldenburg 556-7，564

economy 557

and Austria 569

serfs 615

winters 616-17

invasion of Pomerania（1813）638

Russian army 426 and *n*

Austerlitz 367-8，375，377-8，381

Eylau 438，444

size 549，562，567-8，594，615，643

reforms（1811）562-3，571

generals 579

disposition 580-81

strategic withdrawal from Poland and Lithuania 581，585，586

Cossacks 615，629，695

advance into Prussia（1812-13）638-9，644

losses in 1812 war 638

and 1814 campaign 704，707

Russian campaign（1812），French army 556-79，**583-4**，639

advance towards Poland，Grande Armée at the Elbe 572

N at Dresden 574-5

N’s strategy for 575-6，814

bulletins 576，629-30

weather，heat 578，581，584，593-4；cold and snow 584-5，589，616-17，621-2

supply problems 587-8，590-91，621-2

typhus 588-90

army administration 600-601

capture of foragers 600

Borodino 601，604，606-8

in Moscow 610-17

Grande Armée losses 612

N’s options after Moscow 612-13，619-21

retreat from Moscow 617-31，634-5

council of war（at Gorodnya）619-21

conditions 623-5

N’s return to Paris 630-31，634

Ruty，General Charles-Étienne 25

Saalfeld，battle of（1806）415

Sacken，General von 699-700，702

Sahuguet，General Jean-Joseph de 114

St Helena 782

decision about N’s exile on 776-7

N’s staff 779

voyage to 779-81

Longwood 781-2，784-5

limited news 785

costs of imprisonment 788-9

N’s daily routine 790-91

visitors and interviews 791-2

library 802

St Napoleon，saint’s day 406

St Petersburg，Treaty of（1805）358

Saint-Aignan，Baron de 685

Saint-Chamans，Colonel Alfred de 446

Saint-Cloud，palace of 217-18

Saint-Cyr，General Claude Carra

Marengo 264

Aspern 514

Wagram 522

Saint-Cyr，Marshal Laurent de Gouvion 327，344，345，364

Russia 596

Dresden 665，668，669，670，675

at Töplitz 672

and N（1815）743

Saint-Denis，Louis-Étienne（‘Mamluk Ali’）741，758

St Helena 779

Saint-Dizier，N at 707，708

Saint-Domingue，expedition after slave revolt（1802-3）300-303

Saint-Hilaire，Étienne，zoologist 165

Saint-Hilaire，General

Austerlitz 385，388，390

Jena 419

Eylau 442，443

Aspern 514

Saint-Just，Louis，and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 42

Saint-Régant，Robinault de 287

Saint-Sulpice，General 508

Salamanca，battle of（1812）599-600

Saliceti，Antoine-Christophe，Corsican deputy to National Assembly 30-31，37

arrest of Paoli 44

exile from Corsica 44-5

as political commissioner 47，51，55

and Army of Italy 87

and re-occupation of Corsica 124

and N’s political powers 142

Salò，Lake Garda 109

Saltanovka（Mohilev），battle of（1812）592

Salvetat，Anne Hippolyte Boutet（Mademoiselle Mars）747

Samhoud，battle of（1799） 185

San Ildefonso，Convention of 286，324

Santarém（Portugal）546

Santini，usher-barber，St Helena 779

Saragossa

French siege of 480-81，484，486

revolt under Palafox 484

fall of（1809）501

Sardinia，expedition to‘liberate’（1793）43

Sarrazin，General Jean，*Confession of General Buonaparte*（1811）67

Sauret，General Pierre-François 109，114，121

savants（intellectuals）

Egyptian campaign（1798-9）165，167，179-80，183-4，201，203，205

Légion d’Honneur for 349

Savary，Anne-Jean-Marie-René，Desaix’s aide-de-camp 268，818

and arrest of Pius Ⅶ 530

as chief of police 548，623，703

and N’s return（1815）741

Saxe，Marshal de 366，806

Schadow，Johann Gottfried，caricaturist 317，460

Scharnhorst，General von 642-3，808

Scheler，General von 590-91

Schérer，General Barthélemy 57，210-11

Schimmelpenninck，Grand Pensionary 398

Schneidhart，battle of（1809）506

Schönbrunn palace 376

Schönbrunn，Treaty of（1805）392，407

Schönbrunn，Treaty of（1809）532-3

School of Artillery，at Auxonne 24-6

Schwarzenberg，Prince Karl von，Austrian ambassador 541，570，820

ball for N’s wedding to Marie Louise 542-3

and Russian campaign 584-5，634

Russia 596，609，616

and Army of Bohemia（1813-14）663，665，693，701

Dresden 665，668，670-71

and Leipzig 674，675，676，677，681

and 1814 campaign 694，695

at Arcis 707

and fall of Paris 709

scorched earth policies

Holy Land 198

Torres Vedras 546，586

Russia 586

Sébastiani，Colonel Horace 218，219

Levant tour 312-13，319

in Turkey 410

Sebottendorf，General，Austrian army 90

Second Coalition，War of 211

start of 187

Second Polish War *see* Russian campaign（1812）

‘Sections’，rising of（Vendémiaire）（1795）64-7

security laws 290

Ségur，Octave 600，818

Ségur，Comte Louis-Philippe de 242，347

Ségur，Comte Philippe de，aide-de-camp 242，342，347，373，620-21

on Cadoudal conspiracy 333

Selim Ⅲ，Sultan161-2，176，186

Sénarmont，General Alexandre-Antoine 25，436

in Poland 436

Friedland 454-5

in Spain 531

Senate

1799 Constitution 235-6

increased powers 312

1813session 641-2

and Frankfurt peace terms 686

oath of allegiance to N（1815）750

sénatus-consulte，use of 289，306-7

Serbelloni，Duke of 95，145

Sérurier，General Jean 4-5，89，114，121，709

and siege of Mantua 109，126

as honorary marshal 344 *n*

Seurre，riot（1789）26

Seventh Coalition 746

declaration of war 748-9

and Treaty of Vienna（1815）750

al-Sharqawi，Sheikh 173

Shephard，Rev.William 88

Shoberl，Frederic，British journalist 674

Sieyès，Abbé Emmanuel 65

and Brumaire coup 210-11，217，218-19，222

as consul 225，231-2

and appointment of consuls 234

as president of Senate 234

Simonyi，Colonel Josef 701 *n*

Sinai desert 187

Sinai，Mount 183-4

Sisteron 734-5

Sixth Coalition 643-4

Treaties of Reichenbach 654-5，659

Austria and 663，693，694，695，701

Treaty of Chaumont（1814）703-4

Vienna Declaration（1815）737

Sixth Coalition，War of

Lützen 646，647，650-51

Bautzen 651-4

Treaty of Reichenbach 654-5

Allied strategy 660-61

1814 campaign 693-709，696-7

N’s personal command 693-4

slave trade

reintroduction 301-2

abolition（1815）745，810

Smith，Commodore Sir Sidney 259，340，350，820

at Acre 192，196

Smith，Sir Spencer 310，334，337

Smithson，James 310

Smolensk 594-5，598

N’s decision to move on 594-6

choice of routes to 619-21

return to 624-5

Smolensk，battle of（Manoeuvre）（1812）596-7

Smorgoniye（Russia）630

smuggling，of British goods 429-30，530，556

Śniadecki，Jan，astronomer at Vilnius 581，584

social reforms 279-81

Société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 14

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Constitution 30，36

soldiers

N’s relations with 79-80，380，382，432，510

N’s concern for 125-6，134-7

care of wounded 135-6，434-5

conditions in Poland 434

suicides（1806）434

desertions in Russia 590

suicides in Russia 590，622

prisoners-of-war in Russia 621，622，631

Solignac，General 348

Soltyk，Count Roman 581，601

Somosierra，battle of（1808）495

Sor，Charlotte de ｘｘｘiv

Sorbier，General Jean，Borodino 607

Sorbonne university 281

Souham，General Joseph 335

at Lützen 647，650

Soult，Marshal Nicolas Jean-de-Dieu 249，344，655，818

and invasion of England 328

Austerlitz 380，383，384，385，388，389，390

Jena 414-15，418，419，420

in Prussia 426

Eylau 442-3

Friedland 450

in Spain 494，496，500，660

against Wellington in France（1814）688

Orthez 703

as war minister（1815）736-7

and N（1815）743

and Waterloo campaign 754，755，756-7；aftermath 770-71

Spain

declaration of war 41-2

and Convention of San Ildefonso 286

and N’s overthrow of Portuguese monarchy 474-5

weakness of 474-5，479

guerrilla war against French 481-2，494，566

new constitution（1808）483-4

and French defeat at Bailén 485-6

insurrection against Joseph 486

French army in 493-7，566

see also Peninsular War Spandau，surrender of 422

Spanish navy，N’s interest in 479，484

Spencer，Walter 333-4

Speranski，Count Mikhail 295

Stadion，Count Johann von 77，655

Staël，Madame Germaine de ｘｘｘⅵ，157-8，307，460-61 *n*，745-6

Standelet，Commodore Pierre-Jean 193

Staps，Friedrich，assassination attempt 534-5

Starke，Mariana 79

Stedingk，Count，and Leipzig campaign 665

Stein，Baron vom 642

Stendhal（Marie-Henri Beyle），on N in Berlin 424

Stettin，surrender of 422

Stock Exchange（Bourse）

and Brumaire coup 226

and news of Marengo 267

government bonds 315，392

confidence after Tilsit 467

Suard，Amelie 243

Suchet，Marshal Louis 344，422

Jena 418，419

fighting Wellington（1814）688

and N（1815）743

Suckow，Lieutenant Karl von 590

Sucy de Clisson，Simon 61，62

Suez 183-4

sugar

trade 300

production from beet 430

Sulkowski，Joseph，aide-de-camp to N 101

in Egypt 170，181

Suvurov，Marshal Alexander 251

Sweden 296，449

and Third Coalition 358

Bernadotte as king of 547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France（1813）638

and Sixth Coalition 645

Switzerland 319-20，393

reorganization under Act of Mediation（1802）313-14

Syria181，183

Tagliamento，battle of（1797）132

Taillis，General Adrien du 684

Talavera，battle of（1809）531

Talleyrand，Charles-Maurice de 399，729，820

as foreign minister 146，148，151，233，489，773

relations with N 146，155，489-90

N’s letters to 149-50

and Egypt 180

and Brumaire coup209，210-11，220，222-3

fête to celebrate Lunéville 291，294

and press 316

and d’Enghien 336 and *n*，337

on Austria 392

and Ferdinand of Spain 482-3

selling of secrets 490，500

and Fouché 500

planned coup（1814）698-9，708

and fall of Paris 705

provisional government（1814）710

Tallien，Jean-Lambert 65

Tallien，Thérésa 70

Talma，François-Joseph，actor 62

Talot，Louis，deputy 224

tariffs 315

Tarutino，battle of（1812）617

Tascher，Gaspard 68

Tauentzien，General Bogislav von418-19，643

Tauroggen，Convention of（1812）630

tax reforms 238-9

Consulate 234

taxation

British income tax 396

revenues 396

droits réunis（discretionary taxes）396，683，688，724；extended（1814）688；abolition by N（1815）745

butter and egg markets 401

to service deficit（1812-13）642，685-6

telegraphs

Chappe system 503 and *n* 736

Royal Navy 546

Terebenev，Ivan，caricaturist 317

Terror，Reign of（1793）44，54-5，63-4，69

Tharreau，General Jean，Aspern 514

theatre，suppression（1795）68

Thermidor 55，56，69

Thiard，Théodore de，chamberlain 353-4

Thibaudeau，Antoine，councillor of state 238

Thiébault，General Paul 208-9，213，252

Austerlitz 377，380，382-3

on war of Sixth Coalition 673

and N’s return to Paris 738-9

Third Coalition 342，358

War of 366-90，393，396

Thomé，Grenadier 222，225-6，227

Thomson，Sir Benjamin 330

Thouin，Andre，botanist 89

Tilly，Jean，consul in Genoa 55

Tilsit，Treaties of（1807）456-61

terms of 458-9，460-61，557

Tipu Sahib 186

Tisenhaus，Sophie de 635

Tocqueville，Alexis de 64

Tolentino，peace treaty with Papal States 129-30

Toli，Francesco，spy 258

Tommasi，Giovanni Battista 309

Tone，Wolfe 158

Töplitz，battle of（1813）672

Topographical Bureau（Historical and Topographical Bureau，war ministry）61-2

Torbay 778

Tormasov，General Alexander，Russian Third Army 580-81

at Gorodeczna 596

Torres Vedras，Lines of 546

Toulon

Bonaparte family at 45

siege of（1793）46-52

Fort Mulgrave 48，50-51

blockade 327

Toussaint l’Ouverture，Pierre 300-303

death 303

Trachenberg，Sixth Coalition meeting at 660，665

trade

Peace of Amiens and 308

effect of British blockade on 427-8

effect of Continental System on 428-31，548-9，560-61

British 430，560

Russian 557

and War of 1812 561

Trafalgar，battle of（1805）374-5，479

Tribunate

in 1799 Constitution 236，244

and Code Napoléon 276

purge（1802）306-7

abolition（1807）466

Trielhard，Jean-Baptiste 209

Trochtelfingen，battle of（1805）373

Tronchet，François 282

and Code Napoléon 276

Truchsess-Waldburg，Count Friedrich von 719-20

Truguet，Admiral Laurent de 43，331

Tuileries

invaded by mob（1792）38-9

Bonapartes in residence at 246-8

resemblance to royal court 299-300

N’s return（1815）738-9

Turenne，Henri，Comte de，chamberlain 715，719，76o

Turin，Piedmont 78

Turk，Niqula 177

Turkey 60

peace with 299

treaty with Russia（1812）572

Turkish forces

at Acre 193-4

at Aboukir 200

Tuscany，to France 291

Two Sicilies，Kingdom of，treaty of neutrality（1804）358

Tyrol，Hofer’s revolt 512，533

Ubri，Peter Yakovlevich，Russian envoy in Paris410

Ulm 367-8，372-3，378-9

United Irishmen，N’s negotiations with 329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Quasi War’with 211，286

and Louisiana Purchase 324-6

and War of 1812：428，561

Russian trade and 557

University of France 157，746

Ussher，Admiral Thomas，HMS *Undaunted* 721，722

Valais region 313，314

Valence

N at（1785-6）20-21

N at（1791）35-6

Valencia，French siege of 480-81

Valenza 258

Valladolid，N at 496

Valmy，battle of（1792）40

Valutina-Gora（Lubino），battle of（1812）597-8

Vandamme，General 502

Austerlitz 385，388，390

Landshut 503，507-8

Dresden 670

at Kulm 672

Vauban，Sébastien de，military engineer 688

Vaubois，General Claude-Henri de 114，120

Vauchamps，battle of（1814）700-701

Vaux，Comte de 5

Venables-Vernon，George，MP，Elba 725

Vendée

Chouan uprising 43

royalist uprising 57

Royalist revolt 211

offer of amnesty 242

uprising（1815）744-5

Vendémiaire revolt 65-7

‘whiff of grapeshot’66-7，809

Venice124，139

ceded to Austria 140

N’s war with（1797）141-2

Verdier，General Jean-Antoine 453

Verdun，fall to Prussians（1792）40

Vernet，Carle，painter 543

Vernet，Horace，painter 543，700*n*

Verona 120-21

uprising（1797）139

Versailles，Palace of，storming of（1789）27

Vial，General Honoré 127

Vicenza 119-20

Victor Amadeus Ⅲ，King of Piedmont-Sardinia8 7

Victor（-Perrin），Marshal Claude 51，129，344，345，744

crossing of Alps 253

Marengo 259，262-3，264

kidnapped at Stettin 448

Friedland 454

Talavera 531

in Russia 624

at Berezina river 626，628

Dresden 669

Leipzig 681-2

and 1814 campaign 701

Craonne 704-5

Vienna 131

Grande Armée advance to 375-6

bridge of boats 511-12，513

Lobau Island 511-12，515-16，518，523-4

surrender of 511-12

Vienna，Congress of（1814）726，815

Vienna Declaration（1815）737，74。

Vienna，Treaty of（1815）750，815

Vigée-Lebrun，Élisabeth，painter 543

Vignali，Abbé Ange-Paul 801，819

Villemarest，Charles Maxime de ｘｘｘiv

Villeneuve，Rear Admiral Pierre de 178，296，331，365

and chance to invade England 363-4

Trafalgar 374-5

Villetard，Joseph，French legation 141

Vilnius

Tsar Alexander at 573

N in 581-2

Vimeiro，battle of（1808）487

Vionnet，Major Louis Joseph，Borodino 608

Vistula，River 425，630

French army on 432，434

Vitebsk 592，593-5

Vitoria，battle of（1813）660

Vitry-le-François 693-4

Vizille 736

Volkonsky，Prince Sergei 615

Volney，Constantin de 161

Voltaire 97

Voltz，Johann Michael，caricaturist 317

Vousowitch，Colonel 719

Vyazma，battle of（1812）621

Vyazma（Russia）599

Wagram，battle of（1809）518-19，**520-21**，522-6

assault on Aderklaa 519，522

Markgrafsneusiedl 522-3

Wagram campaign 498-526

Walcheren Island，Holland，British expedition 526

Walewska，Countess Marie Colonna-435，437，462-3，517，541，817

pregnancy 534

birth of son Alexandre 539

visit to N on Elba 725

at Malmaison 774

marriage to Due d’Ornano 785

Walewski，Alexandre（son by Marie Walewska）539，725，817

Walpole，Thomas 431

Walter，Jakob 577

on Berezina river 628

War of 1812，between Britain and United States 428

war，profits from 395-7

Warsaw 431-2

Warsaw，Grand Duchy of 542，567

Washington，George 233

Washington，DC 726

Waterloo，battle of（1815）**752-3**，761-9，**762-3**

preparations for 750-60

N’s errors at 755-6，757，764，765-6，768-9

battlefield 756

Hougoumont 756，761

La Haie Sainte 756，761，764，766，767

Le Caillou farmhouse 758，768

Mont Saint-Jean 758，759

N’s breakfast conference 759-60

Forest of Soignes 760，761

La Belle Alliance inn 760

war-gaming 766 *n*

aftermath 770-71

and N’s return to Paris 770-73

Watrin，General François

crossing of Alps 253

Marengo 266

weights and measures 275

metric system 279

Weimer，Marguerite（Mademoiselle George）656，747，820

Wellesley，Lord 548

Wellington，Arthur Wellesley，Duke of

and Indian campaigns 85 *n*，186

and Convention of Cintra（1808）487

N’s view of 487，759

Talavera 531

in Portugal 546

retreat to Portugal（1812）600

crossing of Pyrenees 674，687

in south-west France 688

Orthez 703

as ambassador to France 727

and Waterloo campaign 750，751

Waterloo 756，757，761，761 and *n*，765，766

on N 809，820

West Indies，British in 327

Westphalia，N’s plans for 461-2

Weyrother，General Franz von 381

Whitworth，Lord，British ambassador 314，319，321-2，324

Wickham，William 337

Wilks，Colonel Mark，governor of St Helena 786

Willem V，Prince of Orange-Nassau 307

Wilson，Sir Robert，Russian liaison officer 624

Wittgenstein，General Peter at Polotsk 596

and French retreat from Moscow 624

at Berezina river 626，628

Allied army at Leipzig 646

at Lützen 647，650

at Bautzen 651

Dresden 668

Nangis 701

Wolzogen，Count Ludwig von 557

women

and Code Napoléon 277-8

lack of education for girls 281

ban on miscegenation in Saint-Domingue 301

Maison d'Éducation for daughters of recipients of Légion d'Honneur 349

Wrangel，Baron Friedrich von 549

Wrede，Prince Carl-Philippe 501

Wagram 525

Wright，Captain John Wesley，and Cadoudal conspiracy 333，340-41

Wurmser，General

and siege of Mantua 108，109，110，111，114-16，118，126，128

Castiglione 112-13

Württemberg 369

as kingdom 393

Württemberg，Prince William of，at Leipzig 672，677

Würzburg，battle of（1796）78，115

Yelin，Philipp，*Germany's Profound Degradation* 411

Yorck von Wartenburg，General Johann 630，638，642

Leipzig 680

Montmirail 700

and Lâon 705

Zeitgeist，of modernization 529

Znaïm，battle of（1809）526

Zurich，Second Battle of（1799）237

译后记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前辈和同人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由衷的谢意。我尤其要感谢《鏖战欧罗巴——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译者吴畋的悉心指导以及中国拿破仑论坛版主黎炜健在资料查询和译稿审阅上的长期支持。

由于个人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谅解并批评指正。

补充一点，国内曾翻译不少拿破仑时代的作品，其中一些译名存在争议。本书译名主要依照新华社标准，与常见译名有一定区别，故列出对照，供读者参考。

本书译名	常见译名
柏柏里（Barbary）	巴巴里
拜恩（Bavaria）	巴伐利亚
巴格拉季翁（Bagration）	巴格拉季昂
本尼希森（Bennigsen）	本尼格森
布列讷（Brienne）	布里埃纳
布列纳（Bourrienne）	布里昂

布洛涅（Boulogne）	布伦
布吕内（Brune）	布律纳
昂吉安（Enghien）	当甘
弗里德里希（Frederich）	腓特烈
海尔斯贝格（Heilsberg）	海尔斯堡
约翰·穆尔（John Moore）	约翰·摩尔
康沃利斯（Cornwallis）	康华里
柯尼希斯贝格（Königsberg）	柯尼斯堡
拉斐特（Lafayette）	拉法耶特
曼托瓦（Mantova）	曼图亚
莫尔捷（Mortier）	莫蒂埃
奈伊（Ney）	内伊
纽伦贝格（Nuremberg）	纽伦堡
维梅鲁（Vimeiro）	维米埃罗
维斯瓦河（Wisła）	维斯杜拉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拿破仑大帝：全2册/（英）罗伯茨（Roberts，A.）著；苏然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4（2019.10重印）

ISBN 978-7-5097-8717-5

Ⅰ.①拿… Ⅱ.①罗…②苏… Ⅲ.①拿破仑，B.（1769～1821）-传记 Ⅳ.①K835.6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2447号

拿破仑大帝（上、下册）

著者/〔英〕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

译者/苏然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37.375 插页：1 字数：845千字

版次/2016年4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6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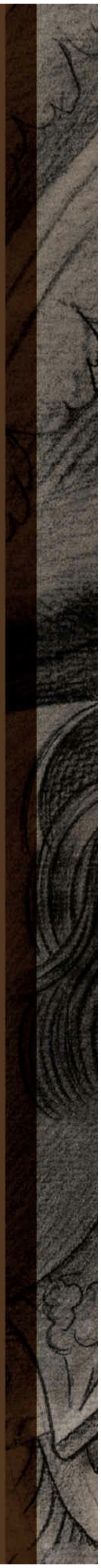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978-7-5097-8717-5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4-7476号

定价/158.00元（上、下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宋 涛

的确是书籍界的拿破仑式胜利，典雅的辞藻、史诗式规模、小说般细节，置身卧室宛如置身疆场，很容易就会不能自已，愿随骑兵冲锋之势一道奔驰。终于，我们有了一本完整的传记。

——西蒙·西拜格·蒙蒂菲奥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旗帜晚报》**

杰作……这本传记篇幅浩大、内容丰富、见解深刻、语句风趣、观点人道，表达了无可辩驳的倾慕之情……罗伯茨之作当然是又一部杰出的叙述体拿破仑传，可它不止于此——它也是关于治国经纶的论文以及对历史本身的反思……读来愉悦至极。

——丹·琼斯（Dan Jones），**《每日电讯报》**

简直令人心潮澎湃……（拿破仑是）一个诸多矛盾的集合体，而罗伯茨之作囊括一切旨在塑造其人光辉形象的证据。此书理应内容丰富，它也的确如此，然而其节奏轻快，从未过分耽于显然渊博的学术研究……罗伯茨提出在欧洲寻觅皇帝的纪念碑，这本出色传记是个不坏的开始。

——伯纳德·康沃尔（Bernard Cornwell），**《星期日邮报》**

不可思议的可读性、精妙绝伦的例证……扣人心弦……罗伯茨不知疲倦地追踪其言行记录，造访战场、宫殿和流放地遗迹，所有这一切经充分描绘后融入口吻冷静如资深历史讲述者的叙述……只要人们争论信仰、财产、国王与欧洲的未来，拿破仑就是重要人物，而且仍将是重要人物。关于他究竟为何有此特性，此书开辟了新时代。

——马克·马佐韦尔（Mark Mazower），**《卫报》**

甲骨文官方微信

ISBN 978-7-5097-8717-5

定价：158.00元（上、下册）